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二・經部・書類

尚書集注述疏三十五卷　附讀書堂答問一卷　〔清〕簡朝亮撰……一

2273/05

尚書集注述疏三十五卷

門弟子雒讀校栞
讀書堂答問坿後

尚書集注述疏序

孔子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其爲人也疏通知遠書敎也故書之失誣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今之爲尚書者其誣有三焉東晉僞古文其誣一也書序孔子作其誣二也執漢學之失其誣三也昔者漢孔氏安國獻古文尚書此秦燔書時所壁藏者也其爲伏生壁本今文所有者二十九篇其逸書多十六篇惜不終立之也晉永嘉之亂而古文亡矣東晉梅賾獻孔傳古文尚書其爲今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諸馬鄭古文本也而其餘則僞者二十五篇蓋經附傳而出焉僞傳之罪小傳可從而可違者也僞經之罪大經可從而不可違者也宋朱子不既疑於東晉古文哉蔡氏沈受朱子之命而爲

書傳也固疑之矣故其爲牧誓傳曰此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大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此獨爲全書乎蓋疑其有僞者也特未皆辯之明爾今之辯僞者皆明其僞之所從出矣然辯僞如惠氏猶謂僞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何以使天下明僞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僞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是以帝位等臣位也是誣也堯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讓于稷契暨皋陶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讓之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皋陶也故堯典言堯讓四岳帝位岳不受岳雖知有舜不以讓也其舉舜者以帝命而舉之也非自岳讓之也其後言堯讓舜帝位舜讓于德曷嘗言舜讓于何人哉僞大禹謨曰枚卜功臣非

也夫禹以諸功臣皆可讓帝位也者則其先何爲而獨讓皋陶乎既獨讓皋陶則皋陶在諸功臣之上與所謂義鈞從卜者異矣雖禹讓而帝未命之禹何不再言皋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諸功臣可卜而讓之則其先獨讓皋陶非禹之誠也聖人而猶有不誠者乎僞大禹謨言益贊于禹者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爲辭而曰至諴感神矧茲有苗是益爲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爲有苗之不若也顧氏謂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皆誣也周語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即可近之義也僞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是誣也左傳稱吳公子光云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閻氏以爲此任威滅愛之言而謀逆如公子光者喜聞之爾非書辭也僞允征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則以所聞者爲書辭矣是誣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威愛所宜兼濟也豈古之書辭而不及兵家言邪僞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此襲禮緇衣所稱尹吉者而竄之也然則伊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將伊尹亦有九有而與湯共天下乎是誣也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史記言楚子伐隨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觀政猶觀兵也史記言武王先伐紂二年而東觀兵矣僞大誓曰觀政于商以史記之誣誣之也左傳以兵諫爲愛君春秋之邪說

也程子以爲今日而天命絕則紂獨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絕則紂君也武王爲臣敢以兵脅君乎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蓋武王既事則諸侯奉之爲天子故柴祭天也僞大誓曰類于上帝是始事伐紂武王以諸侯而祭天也是誣也易言湯武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實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也孟子所謂天吏也孟子稱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救民者豈以諸侯而祭天妄爲應天者邪僞湯誥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此襲論語所稱湯祭上帝者而竄之也亦誣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是湯先自爲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論語所稱者墨子引之稱曰湯說其湯說有今天大旱之辭蓋湯既克夏大旱七年而禱雨於天也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說今湯說猶金縢之說也禮曰殷人牲用白今用元牡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非未變夏禮也猶周人牲用騂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也然則禱雨之說非將伐桀而祭上帝也故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猶論語言天厭之又言獲罪於天皆以天道言之非祭天而爲是言也故禮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禮別嫌疑其義精也曲禮言諸侯曰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言武王之興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蓋伐紂時不稱王也僞武成曰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是誣也將伐紂而武自王是貪商也則武王之志荒矣樂記稱孔子之辯武音者猶是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爾夫牧誓稱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爲祝辭則無追加之者也禮坊記曰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蓋君陳爲人臣愛君之辭猶大誓爲人子愛親之辭也今僞者以成王告君陳則爲人君告臣之辭是導諛也是誣也閻氏曰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僞畢命曰嘉績多于先王此美子孫之臣

稱先王而自多非善則稱親之義也亦誣也蔡仲之祖文王也卽成王之祖也雒誥稱周公告成王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然則成王告蔡仲當言我文祖矣僞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以成王而稱文王曰乃祖既無美稱且若成王與蔡仲不同祖者誣其祖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所謂性善也僞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僞孔傳謂民心無中從汝取中也夫民心苟無中又何能從汝而取中乎荀子曰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惡以詆孟子者也今僞君牙以荀子性惡之意而僞焉則誣民也夫伏生今文無書序也今謂孔子作書序斯誣矣哉朱子謂其爲周秦閒人作也蔡氏從而辯之大義章

矣甘誓曰大戰于甘猶易所謂龍戰于野也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夫王師大戰不可以言與戰也誣啟之不競也蔡氏曰大戰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猶書王伐鄭不曰與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啟之賢征有扈之無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與戰若敵國者何哉孟子曰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序曰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不其疏乎故僞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僞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蓋僞者以爲大甲以孫繼祖湯沒而大甲立稱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湯崩踰月大甲卽位遂以二十六月而服闋也此非禮之大者

也公羊傳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今於先君崩年而卽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曾謂伊尹爲相而有是乎則僞古文因序之疏而益其誣也然漢學如馬鄭無不從序者而序有失焉故漢學之失有因序而爲誣者矣君奭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國以知事据經而明也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謂之不誣不可也而馬鄭皆從之不有蔡傳不使周召元老終古皆疑乎康誥之首蘇氏謂雒誥脫簡者是也經曰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又曰乃洪大誥治其爲雒誥之首可知也序者不察而以爲成王封康叔之書失之者大矣康誥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蓋康叔武王之弟此武王封康叔而誥之也康叔

監諸侯。故曰孟侯。康叔於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則既爲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稱之。蔡氏所繇辯序也。不辯乎此。亂賊託焉。漢王莽說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何其誣之甚也。以左傳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繇曰。晉及魯衞。王母弟也。祝佗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且參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蓋叔者母弟之稱也。魯衞武王母弟。晉成王母弟也。夫以衞爲王母弟。分物以封。則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則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佗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蓋有繇也。古之稱王。天子也。非後世所謂諸侯王也。大誥稱王若曰者。此周公奉成王命而東征也。鄭氏曰。王周公也。周公

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嗚呼。周公爲臣。可居攝王位而權稱王哉。王莽擬大誥。爲攝皇帝若曰之文。胡爲乎鄭不戒於莽賊也。夫君幼而臣攝政。則可。攝位稱王。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書隱公之攝位也。周公攝政。非攝位也。鄭釋大誥之誣。因康誥序爲之也。今江氏王氏孫氏於此皆從鄭焉。非執漢學之失而不辯邪。凡若此者。皆三誣之宜去者也。故必去其三誣。則孔子所謂書敎者宜明也。書敎宜明。則孔子所謂其國敎者宜明也。體朱子之意。求漢學之是。以明孔子之書。辯序而察之。使僞古文不得託於序也。其可乎。禮之爲記。雖猶有失。然記者初非僞經也。揚雄擬經。漢史猶以春秋誅僭王者誅之。況乎其僞經也。今僞古文。雖不得僞者之主名。亦以春秋誅不得名之賊誅之而已矣。僞者或襲尚書逸文而竄之。其佗百家。亦雜采焉。彼徇僞而不去者。豈不以懼遺所襲之義。遂忘所竄之非義歟。今萃逸文而明之。則其義之襲逸文者。皆存乎其閒。而於彼何所遺也。其雜采而義者。於所襲百家之書而明之。則其義亦豈遺乎。夫僞者雖所襲之義。而既在僞古文也。則皆失其浩然之氣者。何也。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今有瀘物。而盜竊焉。好古者欲觀瀘物。與其從盜之家而觀之。則瀘物雜乎盜物。而爲之不尊也。奚若執盜誅之。而還瀘物於其主。迺從其主之家而觀之。然後見瀘物皆煥然如初也。

高宗純皇帝定四庫書。凡辯僞古文者。無不采錄。蓋以經義者萬世之公義。將以俟後之攷之者也。夫孔子以書敎知其國敎

者。於何爲而觀其深也乎。大傳稱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蓋七觀皆觀國之光也。其餘則可以推矣。鴻範者通皇極於四海者也。紀天之數而無不徵之於人。非人無以立政。非政無以用數也。故八政八曰師。師者兵也。無兵。則諸政必亂。食貨皆可奪。而四海之賓者將不賓矣。兵居八政之終。非以爲可後也。所以成諸政之終也。雖然。兵不可後。而徒言兵不可也。立政者能官人以立政。其兵遂彊也。謀憸人之面。則政不立而兵不彊。用吉士之心。則政必立而兵必彊。故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能官人以立政者。其兵能若此也。此非堯典之

柔遠能邇者乎。皐陶謨以知人而安民。莫安於此矣。顧命之訓。其言柔遠能邇也。曰。張皇六師。其言昔君文武也。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皆此意也。文侯之命。苟不徒曰。其歸視爾師。而平王與文侯謀六師而立政也。東周豈不可復興哉。繇是推之。書教所以繫於其國也。故釋書者不可不慎也。史記言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蓋微子去之。卒得之爲客而封宋也。則史記謂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軍門。面縛膝行而前者。非所以教孝也。大傳言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蓋箕子未嘗受封也。所謂我罔爲臣僕也。雖在朝鮮。終身稱箕子焉。爾箕子者故商之封也。則大傳言箕子受封。以臣禮朝周者。非所以教忠也。此一人之說

且古說也。猶得失半之。不皆古義也。則擇羣言者。可不愼乎。凡說經者。雖添文以明經義。而於經實無添文。孟子稱孔子釋烝民之詩。今可攷也。金縢曰。王亦未敢誚公。蓋示天下以成王之明。足以爲教也。鄭以欲誚未敢釋之。欲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經無欲誚之文。而鄭添之。則成王不疑周公之心。無以白於天下矣。漢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矣。然爾雅訓詁。或一名數義。或不備焉。非旁通佗經。案之本文。將失其大義矣。爾雅曰。食僞也。此左傳食言之義也。孫氏執之。謂僞古通爲。以釋堯典食哉惟時。而於蔡氏釋以孟子不違農時者。反不從之。是不知堯典咨牧道在養民。當教之以重民食也。尚書古

文梅本。其爲今文所有而取諸馬鄭古文本者。二十八篇。其竄之者甚微。今幸猶有所据。皆復其始也。今古文異流同源。宜通之矣。使取其長。猶今本論語合古文齊魯之長也。今自雒誥之首脫簡而外。諸篇皆無脫簡。亦無闕文。惟稽其篇次。稍失之爾。或疑其譌且脫者。以爲壁本之殘。或牽於僞孔傳序。以爲伏生口傳之失也。或以爲佶屈聱牙。遂不攷於諸經。而不知古聖賢人爲文之灋也。故必知諸經有代爲設辭之文。然後梓材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逆而倒敘斷而遙接之文。然後雒誥之義皆通。必知諸經有因時變稱之文。然後顧命之義皆通。義在文中。聖門以經學稱文學者。謂斯文皆斯道也。朝亮不敏。謹爲尚書集注述疏。凡尚書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

上下。都爲三十五卷。其明今古文之傳者。詳卷首尚書大名下焉。其大誓逸文擇次二十九卷中。存二十九篇之略也。書序辯。附卷末上。僞古文附卷末下。欲其備攷也。僞逸文則附僞古文後焉。禮曰。毋勦說。今之所集皆述也。敢勦說乎。其純采之則名。其不純采之。與或爲公言則不名。無非述者。易文言四德。采之穆姜而不名。今攷於傳。蓋不純采之。且或爲公言也。論語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其語皆然。與所稱周任之言者不同也。其不純采之若亦名焉。將必錄而辯之。則蕪矣。此孔子所以述而不作。皆爲文言也。朱子稱蘇氏釋書之文。以爲過人。蓋知言矣。後世言經。言不悉文。或苦其蕪。今不敢不戒之也。凡要義於注登之。異文異說之要。於疏存之。徵引則取其義之著者。義同則取其

言之文者注文宜簡疏文宜詳其或徵引詳於注中者以經之古言古義非此不明從鄭禮注之例也徵引之字彼此不同則以可通者明之從釋文及諸經疏之例也義之先後貫乎章句外注或申其義或總其義皆與內注相參而經之脈絡通焉從朱子四書注之例也古經善文或句中有圖今疏後或附圖雒誥以圖及獻卜之義也疏原其始前人之注後人疏之其注而自疏非從唐之道德經注疏例也易傳固有其例也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又自申之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蓋說八卦皆然僞孔傳非不多所襲也討其所襲之義復其所襲之名而注不登僞孔矣亦誅絕之也非鄭棄鄧析而用其竹刑如左傳云也其僞傳之非義而可惑者則疏皆辯焉自維固陋少之日手寫尚書綴而讀之迨游九江朱先生之門時講習之若有窺者既不自休博稽尚書家言樸學可觀其義猶將待發也久而鄉居草堂與諸學子辯難而令鈔所屬草者八年旋以時義旅於陽山之將軍山與諸學子居山堂夙夜從事如鄉居時者又三年百爲皆廢終食不忘胥勉勉乎尚書述草蓋自草創以來既十有一年矣所以艱屯無悔必蘄草畢者自以讀書報國愧非其才惟素所習孔子之書或猶可竭力於斯以無忝君父之教云爾今草甫畢諸學子數請校栞之願得爲禮之肆簡也適如其志以草畀焉庶幾共明書教將知違而求之深也

光緒二十有九年正月八日順德簡朝亮序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嗚呼治經之事豈一日乎哉諸學子而校栞尚書述草焉則五年於斯率僦居廣州城集同門千金以資栞者其草則自陽山山堂八百里月郵以至皆旋定而旋發也其始手書詒校者曰昔程子爲易傳其草不遽以授人有問者則曰尚冀少進乎迨寢疾而後授之此其慎也朱子爲論語集注孟子章句先後得其草者數栞之則見其數改之其將沒而猶改之者則所爲大學誠意注文也朱子豈不欲如程子邪世變愈大非栞之則其草難存不得已也今尚書述草非敢有然矣惟其改之則所懷也二三君子將於校栞時而能助乎季漢武侯曰昔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此以政事而念幼宰之勤渠也書以道政事今從事在書不曰是亦爲政乎雖十反宜也凡經義皆大而微有素所存疑乃決疑於斯須者今之發草時或遞至山下遽追而改定此所謂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也則亦何疑於辯難乎二三君子心力方彊惟經義足以生浩然之氣古之人所以爲無競者皆至今存也其完文然也其逸文猶然也其大略不可不先明之也大甲之逸文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夫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王者子民則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親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

君也。民能相與安矣。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故二君而啓其爭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無能相與安矣。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殆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孟子曰。民爲貴。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蓋天子之貴。由民以爲君。當無賤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苟得民。則四方皆與君之矣。苟不得民。則四方無與君之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故曰。辟則爲天下僇矣。明無與君之也。繇是言之。民依於君。君依於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經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稱民權。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經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職。

而不逞君權。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萬世不可以佗求者也。夏書之逸文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夫衆者民衆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傳戴皇天之戴。謂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乾爲天。爲君。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萬國之衆。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此以知民不當挾衆而自主矣。蓋衆非元后何戴焉。以如易能以衆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衆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衆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失衆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衆而自彊矣。蓋后非衆無以守邦焉。召誥言有王元子者曰。用顧畏于民碞。夫碞險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民險矣。而后以守邦者。亦民險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碞者。豈以爲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碞也。蓋以是爲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

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爲諴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碞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碞在也。若宋之義民是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碞也。而其險昭然矣。不知者。以爲民碞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衆而訕言犯上

而作亂。皆民碞也。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於召誥之義哉。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以民爲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無不從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託於大誓者。以人欲爲天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於外物焉。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性之欲之正也。人性之欲。有雜人欲而化於外物焉。故樂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必絕之矣。而妄以爲

天必從之乎。夏書之逸文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夫遒。聚也。振木鐸而行。則聚衆聽焉。故曰遒人。徇偏也。杜氏曰。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是也。此漢志所謂行人采詩者也。師。衆也。官師者百官之衆也。規。正也。詩序曰。沔水規宣王也。相規者相與規正其君。若無逸所謂胥教誨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謂藝人也。國語曰。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蓋言工執藝事以諫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況其爭之多乎。夫諫者爭也。以公義爭其不義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專也。而願聞其過。是故諫無

常職。人人可以盡言於吾君。遒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諫也。偏乎百工。則衆矣。詩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國語曰。庶人傳語。又曰。風聽臚言于市。皆衆諫之義也。然而古之士民。其氣不囂者。何也。非挾衆故也。以義之正者爲公。非以言之衆者爲公也。夫諫者何爲而知義之正乎。古之學校。六經之術明也。盤庚曰。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此盤庚將遷而告民也。誕。大也。亶。誠也。有衆。民也。造。至也。勿褻者。戒其慢也。庭者。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古者君有大事。則有庭詢之禮。臣民集焉。鴻範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者也。古之爲君者。此其不與臣民相隔也。然豈詢之而不察之。徒聽於庭議之衆哉。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

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故凡庭詢者。非不察之而徒聽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學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也。朱子所以必言窮事理爲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於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窮事理爲言。蓋以人臣之義。正君而救民。莫大於是也。當盤庚時。以河患遷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違君。雖民有箴言。皆伏之不聞矣。盤庚苟不察之。徒聽於衆。將不以庭議沈其國邪。善夫盤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惡。釋其民之疑。不廢庭詢。而庭詢有正。不可以衆挾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設中

于心者。而能然乎。大誥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此大告東征也。管叔率羣弟流言誣周公。殷武庚從管叔而叛周。成王大告東征而察天人之際也。非空言也。實事也。實理則實事之繇也。夫造爲也。爲猶作也。哲智也。鴻範曰。明作哲。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君之於民。以哲智導而行之。則民無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爲大學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卽大學致知之至也。此大學之宗也。朱子本之以釋大學者也。今言弗作哲以導民康安。況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臯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後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則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謂此也。爽明

也。詩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於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卽民獻之十夫。皆民之賢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猶無逸所謂訓告迪哲也。亦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蓋上帝命討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導而行之。非知無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則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於此見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蓋十人迪哲。則大命討賊之義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卽邦由是定。非昏亂之邦矣。當是時。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專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爾。何其明哉。十人迪哲。二公當在焉。其不疑蓋有繇也。故成王之所謂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於能

察奸謀而定天下之大艱也。豈類小智不明者之所謂格知乎。仲虺之誥之逸文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夫自爲者自己爲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爲者。通上省文也。疑猶禮言師保疑丞之疑。故與師友竝言。若疑則謀於人也。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若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國語言晉文之長事賈它也。得疑者存。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來樂毅也。皆自爲得之也。非繇敵國爲之也。非繇異國爲之也。士雖有繇敵國異國而來者。非受命於其國之君臣而來閒我也。故我得之以爲己用焉。師其所當師。友其所當友。疑其所當疑。誠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

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幽王所以亡也。故曰。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謀國者宜何如自省哉。左傳言楚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之奔晉者。皆怨楚也。乃爲晉謀。以害楚焉。故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此霸國餘烈云爾。其猶近於自爲得之者歟。周書之逸文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夫農者平地山澤之三農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備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功易事也。三寶者所以通有無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此禹貢所謂惟金三品也。而周監於夏焉。則周

之三寶可推矣。斷而不續曰絕。虞者山澤之虞也。財者貨財也。竭而不生曰匱。微而不多曰少。蓋足民之食。其原出於農。備身之事。其原出於工。行幣之寶。其原出於商。取地之財。其原出於虞。故史記引此而說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於此也。今不出焉。則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今周書約九職而統言之。其言農也。而三農與園圃臣妾統焉。其言工也。而百工與嬪婦閒民統焉。其言商也。而商與賈統焉。其言虞也。而虞衡與藪牧統焉。故農者民生之本也。

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龍斷之商。工商者濟乎農而資乎虞也。虞者農工商所繇賴也。此與九職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無遺矣。豈待佗求哉。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柰之何奪而失任。使其利原之不出也。或曰。三寶之金。不憂其困歟。曰。自周書言之。則不憂也。農出其三農之貨。工出其百工之貨。虞出其山虞澤虞之貨。中邦之貨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貨乎其閒。其資於貨者多也。其資於金者不多也。貨之生不窮。而金之生有窮也。此以本富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說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則天子之言矣。蓋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稱焉。起者所繇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鄭氏謂羞猶辱也。惟口起羞者。鄭氏謂當慎言是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所以謂無言不讎也。甲胄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佗無不知矣。故特言甲胄也。惟甲胄起兵者。當陰備。不使疑忌也。兵慮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胄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此兵所繇起也。或曰。甲介也。禮曰。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蓋禍患所繇者口與甲胄。則其大者焉。衣裳者國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當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

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況章服乎。干戈者國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鄭氏謂當恕己。不尙害人是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以其能省故也。蓋喜怒所用者衣裳與干戈。則其大者焉。且說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胄干戈之閒。何哉。易之師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師之道。錫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錫命之言也。衣裳者錫命之用也。甲胄干戈者行師之用也。忝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於是乎甲胄無謀。干戈不戢矣。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晉文

所以伐書而數之也。嗚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蓋經義者經術也。古之人於此察焉。則皆以卓立於地圜九萬里中。而不知其佗有何競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辯也。後世行事。或迂經義。而巧者又託經義以爲言。若宋事之於周官。則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經術則安得正之邪。且治書貴知要也。孔子贊易。奚其必三陳九卦歟。奚其必於顏氏之子而稱不遠復歟。春秋非惟言亂臣賊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皆知要也。今將有白。亦云遠矣。悠悠手書。願無忽焉。既而諸學子得手書。儆而從事。疑問之來。筆以答之。雖八百里。若一堂爾。則所助者多也。若何猷問堯典曰觀四岳羣牧。而疑觀見爲上下之通稱。問召誥節性。而疑與孟子不同。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陳汝康問堯典如五器。欲從馬氏五玉之說。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稱。則因而添疏詳之矣。若張子沂問古文大誓馬氏傳之。而疑馬所言者。惟曰今文大誓。問金縢周公居東。据通鑑之論本乎詩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則因而廂舊本馬說有譌。實曰今之大誓。而鴟鴞詩亦添疏詳之矣。其高宗肜日疏言禰義者。皆以諸疑問而益詳也。昔范氏爲穀梁傳集解。羣子有說。皆列名其中。今所問不常。列之難一。未從范氏之例也。故爲後序以志之。亦以志校栞終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後。今既爲前序。又爲後序。緜杜氏左傳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問在校栞時者。及在其先者。張子沂編爲壹卷。曰讀書堂答問。今以附尚書述草之後。俾讀者參焉。蓋尚書述草。憖十有五年。而朝亮則今五十有七也。願與諸學子爲心力之爲。志乎古而觀其深。韓子有言。終吾身而已矣。光緒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尚書集注述疏目錄

卷首
尚書集注述疏序 又後序在全書後
尚書大名
尚書原目
卷一
虞書堯典
卷二
虞書皋陶謨
卷三
夏書禹貢

卷四
夏書甘誓
卷五
商書湯誓
卷六
商書盤庚
卷七
商書高宗肜日
卷八
商書西伯戡黎
卷九
商書微子
卷十
周書大誓
卷十一
周書牧誓
卷十二
周書洪範
卷十三
周書金縢
卷十四
周書大誥

卷十五
周書康誥
卷十六
周書酒誥
卷十七
周書梓材
卷十八
周書召誥
卷十九
周書洛誥
卷二十

周書多士
卷二十一
周書無逸
卷二十二
周書君奭
卷二十三
周書多方
卷二十四
周書立政
卷二十五
周書顧命

卷二十六
周書費誓
卷二十七
周書呂刑
卷二十八
周書文侯之命
卷二十九
周書秦誓
卷三十
逸文　凡逸文知篇名者五十七條
卷三十一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而有繫代者三十五條
卷三十二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亦無繫代者二十九條
附錄
卷末上
書序辨
卷末下
僞古文　附僞逸文三條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凡尚書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上下都爲三十五卷

讀書堂答問壹卷

尚書集注述疏卷首

順德簡朝亮述

尚書

此尚書大名也。尚古通上。謂上代之史書也。孟子言尚論古之人。而必曰讀其書。

述曰。尚書者大名也。大名亦謂之大題。漢唐之本。大名列下。小目列上。諸經皆然也。若毛詩。若禮記。此大名也。則列下焉。若周南。若曲禮。此小目也。則列上焉。本下而末上。卦象之宜也。宋元以後。大名列上。小目列下。雖不同。從之可也。先大而後小。物分之序也。孔氏穎達書疏引鄭氏康成書贊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孔氏謂鄭溺於尚書緯璿璣鈐之說是也。夫天不言。豈有書乎。書疏引王氏肅書注序云。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夫史錄君臣。豈惟上之書乎。亦豈惟言之書乎。班氏固漢書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此別乎春秋。亦其大略爾。尚書豈記言而不記事哉。禮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此互文也。今漢志其相反也。僞孔安國傳序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夫書訖秦誓。未可概之上古也。墨子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蓋尚書之名。舊名也。不自伏生始矣。周官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然則堯典之上。非無書也。孔子不錄之。何哉。爲其可以爲典者未備也。易云。古者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今周易存焉。然易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不猶有待乎。周官疏引世本云。倉頡造文字。許氏慎說文序以爲黃帝史倉頡也。晉書錄衞恆之說。則兼以沮誦言之。此易所謂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也。故易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又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蓋遞明之也。尚書大傳云。遂人以火紀。故託遂皇於天。伏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此其言三皇者矣。而其言五帝者。以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故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其將据易推之歟。易云。蠱者事也。蠱則飭也。事之飭者。莫飭於堯。故論語贊堯煥乎其有文章。而論語二十篇以堯曰篇終焉。然易言三五則有闕。黃帝之上。雖及之而不詳也。遂與燧通。疏與蔬通。伏戲卽包犧也。昭十七年左傳言少皡氏以鳥名官矣。豈以郯子所知者而遂已邪。其曰鳳鳥氏厤正也。此厤數之始。而未若羲和之爲曆至於今也。其曰祝鳩氏司徒也。此教孝之始。而未若契之爲敎至於今也。其他從可知也。孔子雖問官於郯子。而論語則不書。以典之未備故也。大戴禮踐阼篇言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矣。師尚父道書之言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其可以爲典者也。堯典之欽明。其義也。然其書不多。則不能成一代之書。故記於禮焉。昭十二年左傳言楚靈王謂左史

倚相云。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云。皆古書名。鄭外史注云。所謂三墳五典。是皆未嘗言之鑿也。鄭中候注云。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而外史注則不及之也。僞孔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是何其言之鑿乎。左傳疏引賈氏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灋。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又引張氏衡云。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云。墳。大防也。書云。典朕三禮。又引馬氏融云。五典。五行也。是皆無徵文也。其爲書所不錄邪。將名異實同。而書所

已錄邪。今無繇稽也。司馬氏遷史記。五帝本紀。采世本大戴禮帝繫五帝德篇。其言五帝者。與大傳同。史記云。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蓋言孔子所不言。難乎其爲雅言也。今史遷之書。雖自謂擇其言尤雅者。其繫世猶多失焉。司馬氏光。資治通鑑。續左氏春秋傳。不追言上古。此据書而知史灋者也。繇。與由通。書疏引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灋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此緯文不足据也。白虎通言帝魁書者略同。墨子云。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此言其所讀之策。非以

書惟百篇。如舊序也。漢志云。周書七十一篇。班氏自注所謂周史記者。劉氏向云。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然孔子所論。豈百篇已乎。定四年左傳。於魯云。命以伯禽。於晉云。命以唐誥。此孔子無不論之者。而序之百篇。今不及焉。大傳稱子夏云。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揚雄灋言云。說事者莫辯乎書。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然則尙書之傳。何以言今古文乎。此其當辯之必明者矣。史記儒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史記言逸書者。以未得立。則謂之逸也。其言伏生者。漢書儒林傳同。焚與燔通。顏師古漢書注。引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敎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衞宏言屬讀者。是二十九篇有書在也。其曰傳言者。謂解故章句之言。非謂無書而口傳之也。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凡百篇。而爲之序。

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歆移博士書云。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閻氏若璩云。漢書以壞宅在武帝末。王充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魯共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不得云末。況壞宅在共王初。即景帝初。安得武帝末邪。此蓋据漢書景十三王

傳謂共王初好治宮室也。且据傳共王以景帝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也。壁中古文者。荀悅漢紀以爲孔鮒藏之。隋書經籍志。以爲孔惠。僞家語以爲孔騰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朱氏彝尊云。司馬遷受書於安國者也。遷爲孔子世家稱安國蚤卒。而遷自序云。子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漢紀言古文尚書者。與漢志同。所異者惟曰。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漢書脫家字爾。或曰。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則天漢三年也。奚見安國不卒於天漢後乎。是不然矣。閻氏云。兒寬傳言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巫蠱事在武帝征和元年。遞於二年。其相距者。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爲博士。縱年最少如賈誼。亦當年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而獻書。縱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胡得爲蚤卒乎。王氏鳴盛云。世家言孔氏子孫皆年四十五十爾。皆不謂之蚤卒。而獨言安國蚤卒。則安國之年。惟以四十爲斷也。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武帝元鼎元封之閒。是也。則必不卒於天漢後矣。稱說文作偁。今文者。漢原於秦之隸書也。伏生尚書。蓋今文也。亦自

古文而變之爾。古文者。古字也。其形若科斗蟲然也。書疏引鄭書贊云。今所謂科斗書。即周之古文。是也。說文序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史記謂孔安國能言伏生尚書者。明其先治今文而後得古文也。此今古文之所繇也。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云。爲五十七篇。顏注引鄭書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書疏引鄭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漢志作於顯宗時。武成亡矣。王氏云。既亡其一。蓋四十五卷爾。而云四十六者。虛其一。存原數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

卷。為五十八篇。此四十五者。去序言之。譚在建武前。武成尚存。故曰五十八也。江氏聲云。五十七篇。不數序也。非也。夫既以序登經卷。豈不數其篇乎。漢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云。建武時亡六篇矣。今志於武成。不言建武時亡者。文未備也。漢書實班氏未畢之書。彼八表。天文志。且待其妹昭續成之也。然史籀六篇之亡。志存原數。則武成從可推也。今以古文原數言之。四十六卷者。加序之數也。今文二十九卷。而古文有之者。其內盤庚三篇卷同。大誓三篇卷同。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卷同。蓋三十四篇也。古文多十六卷。其內九共。九篇卷同。蓋二十四篇也。此劉向別錄所謂五十八篇也。今據書疏所引者。以古文原第言之。堯典。卷一也。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而卷終焉。舜典。卷二也。汨作。卷三也。九共。卷四也。九篇卷同。大禹謨。卷五也。臯陶謨。卷六也。自曰若稽古至帝拜曰俞往欽哉。而卷終焉。棄稷。卷七也。禹貢。卷八也。甘誓。卷九也。五子之歌。卷十也。允征。卷十一也。湯誓。卷十二也。湯誥。卷十三也。咸有一德。卷十四也。典寶。卷十五也。伊訓。卷十六也。肆命。卷十七也。原命。卷十八也。盤庚。卷十九也。三篇卷同。高宗肜日。卷二十也。西伯戡黎。卷二十一也。微子。卷二十二也。大誓。卷二十三也。三篇卷同。牧誓。卷二十四也。武成。卷二十五也。洪範。卷二十六也。旅獒。卷二十七也。金縢。卷二十八也。大誥。卷二十九也。康誥。卷三十也。酒誥。卷三十一也。梓材。卷三十二

也。召誥。卷三十三也。洛誥。卷三十四也。多士。卷三十五也。無逸。卷三十六也。君奭。卷三十七也。多方。卷三十八也。立政。卷三十九也。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也。二篇卷同。冏命。卷四十一也。粊誓。卷四十二也。粊與費通。呂刑。卷四十三也。文侯之命。卷四十四也。秦誓。卷四十五也。書序則卷四十六焉。惠氏棟云。冏命。冏。當為畢之誤也。非也。此据鄭注而有遺爾。詳書序辯。漢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蓋二十九卷者。伏生今文本也。故漢志大書之。大小夏侯從伏生本者。故漢志小注而先之。歐陽雖先立。而不先之也。歐陽變伏生本者。故小注經三十一卷而後之。漢志之例嚴矣。伏生今文。無序也。有大誓焉。今文篇數。即卷數也。史記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矣。漢書說同。明伏生壁本之有大誓也。然馬班皆以為孔子序書。非也。詩非序不明。易非序難次。書與詩易不同。蓋史之所書。書序在斯矣。書而又序。若綴旒然。尚書大傳不悉與序同。以序非孔子作。而今文無序也。詳書序辯及大誓篇。釋文於康王之誥。引馬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然則歐陽分出之篇。將在盤庚乎。將在大誓乎。今無稽也。石經於盤庚亦分之矣。漢志或作歐陽經三十二卷。或作二十二卷。皆以畫之損益而譌爾。今据書疏所引者。以今文原數及原第言之。堯典。卷一也。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而卷終焉。臯陶謨。卷二也。自曰若稽古。至帝拜曰

俞往欽哉而卷終焉。禹貢卷三也。甘誓卷四也。湯誓卷五
也。般庚三篇而一之。卷六也。般與盤通。高宗肜日卷七也。
西伯戡黎卷八也。微子卷九也。大誓三篇而一之。卷十也。
牧、卷十一也。洪範卷十二也。金縢卷十三也。大誥卷十
四也。康誥卷十五也。酒誥卷十六也。梓材卷十七也。召誥。
卷十八也。洛誥卷十九也。多士卷二十也。毋佚卷二十一
也。毋與無通。佚與逸通。君奭卷二十二也。多方卷二十三
也。立政卷二十四也。顧命有康王之誥焉。二篇而一之。卷
二十五也。柴誓卷二十六也。呂刑卷二十七也。文侯之命。
卷二十八也。泰誓卷二十九也。朱氏謂伏生經無大誓。而
以序之一篇列於二十九卷者非也。如大誓果今文無而

古文有也。則漢志於古文當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七
篇。豈當言得多十六篇乎。班氏言張霸者。又何以於二十
九篇外而言采序也。伏生名字史記闕焉。漢書亦同。後漢
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此足
以補之矣。或曰。伏與虙通。伏生為虙子賤之後。而與其祖
字同。亦可疑也。漢志云。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蓋尚書
大傳也。今大傳亡。其存者輯本也。王氏應麟玉海引鄭大
傳序云。蓋自伏生也。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伏生終
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特撰大義。
因經屬指名之曰傳。然則大傳非伏生自為之也。漢書儒
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

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
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受一篇。寬授歐陽
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為博士。高孫地餘為博士。論石
渠。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漢書歐陽生闕名。張生名字
闕焉。漢書儒林傳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又云。夏侯勝。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漢書列傳云。
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蓋五行傳原於伏生也。
凡自伏生而來。此今文家所傳之著者也。漢書儒林傳云。
孔氏古文逸書。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
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
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
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又云。自
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
帝時又立古文。此古文非不嘗立也。既而遂廢焉。史遷從
安國問者。問古文也。漢制。書立今文。學士無不治今文者。
古文則其兼人也。或曰。漢志於說經者言故訓。又言解故。
今其以問故為言歟。非也。於文未適也。從問絕句。故屬下
文。是也。蓋問則無所不問矣。庸生者後漢書所謂庸譚也。
後漢書賈逵傳云。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
與班固竝校祕書。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

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於世。蓋儒林傳序所謂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者。在其時也。杜林傳云。林博洽多聞。東海衞宏長於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朱氏云。漆書古文。

不本乎孔氏。非也。漆書者。古以漆書竹。卽科斗書也。王隱晉書束皙傳。言竹書者。託於斯也。蓋古文尚書者四十六卷也。今漆書者得一卷。馬。斯其寶矣。非謂林之所傳。惟一卷已也。儒林傳所以言林傳古文尚書。不言一卷也。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而訓林之古文。明其本乎孔氏也。說文偁書孔氏。而愼子沖上書云。愼本從逵受古學。攷之於逵。作說文。然則林之古文與孔氏古文同。此馬鄭所以皆傳之也。攷與考通。馬融傳云。融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博洽爲通儒。注尚書。鄭元傳云。元字康成。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元注尚書。尚書大傳。蓋鄭通今古文。而

所注者古文也。卽今文二十九篇。而古文所有者也。逸古文十六篇。鄭未之注焉。以其未得立而逸之。故注亦未之及也。猶其注禮而未注逸禮也。書疏引馬書傳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馬之作傳。所以亦不釋逸古文也。今据書疏所引者。以鄭本言之。盤庚三篇卷同。大誓三篇卷同。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卷同。故以今文二十九篇者爲古文三十四篇。而亦如今文二十九卷也。書疏謂鄭題曰古文尚書。其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蓋言鄭本也。書疏引鄭書贊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此鄭言今文家之失也。劉歆移書所以言博士於古文。深閉固距。猥以不誦絕之也。又鄭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

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此鄭言其古文之學。以孔氏爲師也。顧氏炎武疑孔鄭之學當爲二。而謂無可攷者。蓋未察於斯也。言子安國者。猶公羊傳言子沈子。而著其爲師也。水經注引鄭志云。張逸問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三國志王朗傳云。朗子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蓋諸經疏引肅聖證論者。又引馬昭謂肅僞家語者。皆其難鄭故也。豈於書不與鄭違乎。凡自孔安國而來。此古文家所傳之著者也。嗚呼。古文尚書。幸逃秦火。孔安國家。以得之壁中者。獻於漢廷。當武帝時。表章六經。宜

有立矣。柰之何遭巫蠱事而遂不爲也。及哀帝時。劉歆移博士書爭議立之。諸博士其將必同力乎。柰之何今文家。蔽冒而抑之也。平帝以後。賊莽借六藝爲奸。劉歆黨之。是小人儒也。而古文尚書。立於其時。惡莽者遂廢其所立。柰之何失君子不以人廢言之義也。後漢建初間。賈逵趨白虎觀。於書職言古文。肅宗詔高才生受之。柰之何卒不以立也。馬鄭漢之大儒。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其責也。苟盡釋古文。庶幾習者無難。傳者日衆。柰之何既釋古文。僅如今文得立者二十九篇以釋古文。而逸書十六篇。鄭書注雖或引之。而亦如馬之不釋之也。逸書既不終立。又無釋焉。天下好古求之者幾人哉。雖無兵亂。猶坐待

其亡也。而況於兵亂乎。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又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此牛宏數爲載籍從來之四厄者也。今文既立者。將五百年。且竝亡焉。則古文之晦。晉僅存祕府。而爲中古文。其必亡於永嘉之亂可知也。晉之中古文既亡。於是乎僞古文興矣。嗚呼。後之學者。何不幸也。陸氏德明釋文云。永嘉喪亂。衆家之書竝亡。而古文孔傳始興。陸氏所謂古文者。東晉古文尚書也。孔傳者以爲孔安國爲之也。釋文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此古文孔傳之所錄也。孔

傳序云。漢室龍興。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又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王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

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嗚呼。此其僞孔序乎。其所謂多伏生二十五篇者。僞古文也。其所謂作傳者。僞孔傳也。其古文之篇。爲伏生今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諸馬鄭本也。唐貞觀間。孔氏奉詔爲書疏。天下學術統於斯矣。乃不察其僞而從之乎。陸氏釋文之作。乃猶不察乎。釋文謂馬鄭所注者。皆伏生今文。非古文也。亦其疏矣。書疏謂鄭不見古文。且謂鄭所傳古文逸書。皆張霸之僞也。不尤戾哉。柰之何不僞其僞。而僞其不僞。使僞者亂經而賊道。遂以至於今也。蓋東晉古文。宋朱子既疑之矣。豈不以吳氏棫發其疑乎。朱子於孔傳。則斥之曰。僞也。謂其傳序不類西漢文。凡自朱子而

來。迄於　國朝諸儒。其疑古文而辯之者。詳卷末僞古文。今以孔傳序辯於先焉。夫孔子世家言安國之蚤卒也。司馬遷親從安國遊。所書無可疑者。僞家語云。安國年六十卒。非也。彼魯共王壞宅在景帝初。是安國未生也。巫蠱事。又遭其旣卒。是二者。皆非其得親見之也。今序皆以爲安國親見之辭。則何也。獻書者。漢紀謂其家獻之爾。其獻之惟一時也。今序以爲安國獻書。且獻書者一時。作傳欲獻而有巫蠱事者又一時。閻氏謂其初獻無事。何以不立學邪。是也。抑承詔作傳。雖有事。可不以聞邪。史記言安國讀古文者。蓋謂於後讀之。非初得古文時也。其言以今文讀之者。漢書所謂以今文字讀之也。非序所謂以所聞伏生

之書定之也。如序言。則古文爲伏生所無者。又何以能定之邪。漢志於小學家云。漢興。蕭何以六體試之。蓋試學童也。六體之書。首曰古文。則序言無能知者。非也。史遷十歲。則誦古文矣。序言伏生失其本經。以爲伏生耄年口授。則今文不若孔壁本古文之正也。而不思伏生壁本今文。其求得者。非失之也。後之釋書。動疑其文之譌者。此序言誤之也。漢志錄伏生之傳。繫乎今文經之下。所以尊之也。今漢志何以無孔傳邪。此非惟不繫乎古文經之下也。儒林傳言安國者。何以亦不言其承詔作傳邪。如以爲孔傳未得立則不載。何以漢志及民間易家費氏之說邪。釋文引漢志云。安國獻尚書傳。夫志言獻尚書矣。奚有言獻傳邪。

何陸氏之妄也。孔子易傳。不連先聖之經。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所存。公羊傳皆無經文。今詩毛傳引經附之者。非古本也。詩疏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蓋自馬融注周官始也。今孔傳去漢初未遠。何以傳與經連邪。閻氏云。孔傳文義。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於後人者不同。是也。此以知孔傳之僞也。傳旣僞矣。則經之附傳。而非鄭本所有之經。皆僞也。今據孔序所稱者以梅本言之。其篇之一曰堯典。卷一也。其篇之二曰舜典。卷二也。斯篇闕焉。蓋僞者故爲闕之。使若古本之殘也。其堯典止於帝曰欽哉。則其下爲舜典。可知也。以馬鄭王本皆有其下之文也。其舜典首二十八字。於

後加之者。今詳僞古文。非梅本也。舜典分堯典爲之。則少爲一篇而偷矣。古文此下有汨作焉。有九共九篇焉。僞者無之。凡有而反無者。以其無所襲而不爲爾。其篇之三曰大禹謨。其四曰臯陶謨。其五曰益稷。三篇序同卷同。卷三也。臯陶謨有曁益曁稷之文。僞者竄棄稷之篇曰益稷。從臯陶謨帝曰來禹已下。遂以益稷分焉。亦少爲一篇而偷矣。其篇之六曰禹貢。卷四也。其篇之七曰甘誓。卷五也。其篇之八曰五子之歌。卷六也。其篇之九曰允征。卷七也。其篇之十曰湯誓。卷八也。其篇之十一曰仲虺之誥。卷九也。古文無斯篇。凡無而反有者。以其有所襲而爲之爾。其篇之十二曰湯誥。卷十也。古文此下次咸有一德焉。僞者竄

之。此下有典寶焉。僞者無之。其篇之十三曰伊訓。卷十一也。古文此下有肆命焉。有原命焉。僞者無之。其篇之十四曰太甲上。其十五曰太甲中。其十六曰太甲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二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十七曰咸有一德。卷十三也。此以湯時書而竄太甲時也。其篇之十八曰盤庚上。其十九曰盤庚中。其二十曰盤庚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四也。其篇之二十一曰說命上。其二十二曰說命中。其二十三曰說命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五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二十四曰高宗肜日。卷十六也。其篇之二十五曰西伯戡黎。卷十七也。其篇之二十六曰微子。卷十八也。其篇之二十七曰泰誓上。其二十八曰泰誓中。其二十九曰

泰誓下。三篇序同卷同。卷十九也。蓋今文大誓。馬氏疑之。僞者去之。遂自爲古文泰誓也。不以其多所襲乎。泰今文作大。其篇之三十曰牧誓。卷二十也。其篇之三十一曰武成。卷二十一也。其篇之三十二曰洪範。卷二十二也。其篇之三十三曰旅獒。卷二十三也。其篇之三十四曰金縢。卷二十四也。其篇之三十五曰大誥。卷二十五也。其篇之三十六曰微子之命。卷二十六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三十七曰康誥。其三十八曰酒誥。其三十九曰梓材。三篇序同卷同。卷二十七也。其篇之四十曰召誥。卷二十八也。其篇之四十一曰洛誥。卷二十九也。其篇之四十二曰多士。卷三十也。其篇之四十三曰無逸。卷三十一也。其篇之四十

四曰君奭。卷三十二也。其篇之四十五曰蔡仲之命。卷三十三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四十六曰多方。卷三十四也。其篇之四十七曰立政。卷三十五也。其篇之四十八曰周官。卷三十六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四十九曰君陳。卷三十七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五十曰顧命。卷三十八也。其篇之五十一曰康王之誥。卷三十九也。其篇之五十二曰畢命。卷四十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五十三曰君牙。卷四十一也。古文無斯篇。其篇之五十四曰冏命。卷四十二也。古文此下次費誓焉。僞者竄之。其篇之五十五曰呂刑。卷四十三也。其篇之五十六曰文侯之命。卷四十四也。其篇之五十七曰費誓。卷四十五也。此以西周書而竄東周後

也。其篇之五十八曰秦誓。卷四十六也。此僞者以爲序異者卷異。序同者卷同也。此書疏以爲鄭注尙書。亡逸竝與孔異也。其篇之五十九曰書序。而卷不列焉。夫漢志所謂四十六卷者。加序之數也。去序則四十五也。今僞者乃去序爲四十六卷乎。別錄所謂五十八篇者。合三十四與二十四而言也。古文三十四篇。蓋二十九卷也。故漢志於其考諸今文者。言以考二十九篇。今僞者乃以三十四爲三十三乎。逸古文二十四篇。蓋十六卷也。故漢志於其多爲逸書者。言得多十六篇。今僞者乃以二十四爲二十五乎。是僞者合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篇也。此其篇卷之數若符。而甚非也。今文若康誥。若酒誥。若梓材。皆序同而

卷不同。則何也。古文若汨作。若九共。若大禹謨。若弃稷。若伊訓。若肆命。皆序同而卷不同。又何也。此以知附傳之古文經。其僞者二十五篇也。毛氏奇齡謂梅賾所獻者。特孔傳爾。古文經則傳習在人。非附傳而出也。於是乎爲古文尚書冤詞。將以反朱子之疑者也。彼其妄言。豈不託於隋志乎。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隋志旣云然矣。又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毛氏以爲志言所奏者。言傳不言經也。夫隋志亦唐之所脩爾。豈若漢志乎。隋志以爲經附於傳。言傳則經在其中。故言之略也。釋文則敘之曰。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隋志所不如也。然

据志言之。則古文經所傳。今無有矣。晉亂而衆家書亡。祕府中古文。能獨存乎。志固不言其獨存也。志先言古文絕傳。而後言始得安國之傳。知古文經自其傳始得之也。彼妄言者。亦不得而託也。然則鄭所傳古文逸書。何以知非張霸之僞乎。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迺黜其書。此張霸之爲。皆知其僞也。敘與序通。中書者。祕書也。顏氏謂天子所藏之書是也。其中書而校古文者。卽孔

安國家所獻之書也。所謂中古文也。故校之則無所逃其僞矣。閻氏云。張霸書今不傳。而論衡所引者。猶有其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可令馬鄭見邪。是也。孔氏禮緇衣疏云。衞賈馬所注者。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也。而於書疏則自反其言。又以鄭所傳爲僞。何也。梅本堯典云。帝曰。我其試哉。書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是馬鄭王本卽庸生本也。亦卽孔壁本也。何書疏中亦自反其言而矛盾若斯哉。是故古文逸書。鄭本非僞也。梅本則僞也。經且僞矣。於僞孔傳何不可乎。論語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僞古文所爲泰誓者。今泰誓孔傳與論語孔注。皆不同也。論語言湯之告天者。今在僞古文

湯誥也。孔傳非不以爲湯誥也。論語孔注則以爲墨子引湯誓之文。蓋辯僞者辯之矣。然猶曰。鄭禮注先用韓詩。亦與毛詩鄭箋不同也。且孔注論語。漢書亦不言之也。安知論語注不爲僞乎。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古禮也。漢遵。曰邦。曰盈。曰啟。皆諱焉。故石經之殘。邦書曰國。今微子之命。孔傳則不諱啟爲開也。辯僞者亦辯之矣。然猶曰。此適疏爾。且洪适隸釋致之石經。有執古禮以言漢遵者。史記云。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云。盈而不持則傾。今未聞以爲僞史也。若夫孔傳地名。或後於安國。則其僞之不可申者也。蓋以漢志言之。漢金城郡。自昭帝始也。今禹貢孔傳云。積石在金城西南。是豈安國在武帝時所及

知乎、漢穀城縣、瀍水出焉。魏河南縣始并穀城、諸地志非不詳也。今孔傳云。瀍水出河南北山、梅氏驁蓋辯於斯矣。朱子斥其僞也、信哉。北史儒林傳云、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書疏序云、古文經雖蚤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晉書荀崧傳云。元帝踐祚。方修學校、置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博士各一人。隋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釋文云。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夫東晉古文者、實晚出而非蚤也。孔傳之行。始乎江左。然東晉博士、猶鄭先於孔也。迫於隋而甚微。猶未廢也。迫於唐而遂廢。猶未亡也。宋史藝文志則馬鄭王本始皆不見其

書。而遂亡矣。嗚呼。不僞其僞、而僞其不僞。孰爲速其亡者乎。此君子之所悲也。馬鄭王本自大誓而外。其古文爲今文所有者。二十八篇。猶可以其存於梅本者稽之。雖亡猶存也。而大誓則終滅焉。馬鄭王注亡不皆亡。徒以引之者、百存其一爾。王雖可議。然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嘗不惜其亡也。盖盤庚已下。漢注存者希矣。然則僞者何人也。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

其書、而施行焉。又疏云、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釋文云。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綜今攷之。所謂晉書者。非今晉書脩之於唐者也。今晉書於謐傳不言其得古文尚書。於沖傳亦不言其傳之也。其殆爲王隱臧榮緒之晉書歟。然如其言。則沖果何自而得古文乎。其得古文在少若老之何年也。今晉書言沖與何晏等共成論語集解上之。然集解不以君陳說書云孝乎。朱氏所以疑沖未見古文也。今晉書又言嘉平三年。沖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小同者康成之孫也。然則

沖所講者。必鄭義也。魏志所以言高貴鄉公難博士以尚書鄭義也。今沖何獨授孔書之五十八篇乎。王注之書。實古文而爲今文所有者也。豈徒相類乎。亂其紀綱者。左傳所引夏書文。而僞古文襲之也。肅左傳注、與古文太康說同。左傳疏亦疑肅匿古文而不言也。辯僞者皆据此而推之。閻氏以爲僞古文藉謐名高而行。其載於帝紀者。謐之過也。左思三都賦、得謐一序。行之當時。況其有所載也。王氏以爲僞者。非謐則肅也。經與傳皆一人僞之也。彼說言其所從得爾。竹書紀年、所謂汲郡古文也、而出於晉太康元年、當謐之時。安知其非僞竹書者。竹書與僞經說多同。今載僞經於帝紀。安知非自徵其僞古文者。文選張衡思

元賦注引孔傳云。數廉也。此舊注。而非衡自爲之也。鄭康成在衡後。其注引鄭以爲言。則非衡自爲之矣。摯虞文章流別。謂衡自注者。何也。將以見衡之尊孔傳也。蓋孔傳謐爲之。而摯游於謐之門者。且王肅難鄭。而恐不能勝也。則僞家語焉。安知其非僞古文以求勝乎。其解大相類。而或與孔違者。安知其非故爲異同以自揜也。而如惠氏。疑肅僞者尤多。江氏以爲當作偁於肅也。雖然。莫須有。不可以成獄也。將不如稱僞者以誅之也。誅之曰僞者。斯無所逃其罪矣。春秋之義。賊不得其主名。惟直書其賊之所爲。則其賊之罪。遂萬世無所逃其誅也。僞孔書之文多疏。僞孔傳之文多拙。疏與拙不同。且僞傳。有不得僞經之本意者。

蓋僞於其黨。非必皆一人也。孔叢子亦僞爲之爾。漢志無錄焉。其書言孔壁古文。安國竝爲之傳。又稱其傳曰。臨淮傳義。將以僞扶僞也。蓋僞者同時爲之也。晉書言梁柳邊者。邊猶所也。若禮之言邊坐也。史記鼂錯傳云。受尚書伏生所。宋史云。三老坐前。其例也。齊氏召南云。邊。衍文。上脫從字。言從姑子外弟梁柳得之爾。蓋失邊之義。而易其文也。言前晉者。書疏之文譌也。非孔氏立於西晉也。書疏在唐。而舜典疏有大隨造律之文。亦其譌也。隨與隋通。晉書荀崧傳云。崧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蓋孔者。孔

氏古文尚書也。或據以言前晉立孔氏者。非也。今以崧傳言之。元帝置博士鄭孔等惟九人。崧以舊置十九人。今未能半。上疏請增之。蓋崧在東晉時。孔氏既立。據梅賾言。自鄭沖五傳而至賾也。則以爲武帝之世。孔氏之徒。相傳久矣。此非承置博士而言也。博士雖十九人。豈能徧置於九州乎。九州之中。師徒相傳。雖未置博士者。亦在其中也。鄭沖五傳。如其所言。孤傳而已。然孰非在九州之中也。崧欲有增。則統敘其文。而大言之爾。故其傳於元帝之置博士也。析言之曰。置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博士各一人。其疏。於武帝之置博士也。則未嘗析言之。武帝本紀。亦無言孔氏之立者。今以經次言之。何氏晏則論語也。顏氏安樂

則公羊傳也。尹氏更始則穀梁傳也。其先之以孔氏之尚書宜矣。然何以先於王氏弼之周易也。又何以後於杜氏預服氏虔之左傳也。是不皆次焉。明其不皆立也。蓋統敘之辭也。且以隋志言之。前晉祕府書之古文猶存。當是時使梅賾奏書。必校之以祕府中古文矣。其校之而是也。則梅賾非即傳古文者乎。隋志何以言今無有傳者。其校之而非也。則爲漢百兩篇之黜矣。苟不辯於斯。而以爲西晉立焉。則將疑僞古文與西晉之祕府中古文同。而妄言者惑也。書舜典疏云。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此其自有之明文也。尚何疑哉。郭氏璞於爾雅釋犬。引孔傳云。犬高四尺曰獒。於釋鳥鼠同穴者。引孔傳云。共爲雌雄。

王氏謂璞已爲所欺矣。蓋孔氏既立之久。然後璞死王敦之難也。然尤有疑者。釋文云尚書李顒注十卷。又言其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是知梅賾奏書者也。書大誓疏言李長林集注尚書。於僞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者。何也。且疏言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長林何由爲此言。又何也。蓋疏所謂僞大誓者。實伏生今文大誓之不僞者也。安國通今古文者也。今文尚書之孔傳。猶論語孝經之孔注也。漢書皆不言之也。釋文言爲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其先也。釋文以爲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爾。今安知非餂利者多託而僞乎。如其非僞也。則有孔本今文大誓矣。當時以參古文。則僞古文豈得行乎。自漢僞百兩篇而

外。若僞孟子逸篇。若隋僞孝經閨門章。此僞經者。若僞子夏易傳。若僞魯詩說。若宋僞孫奭孟子疏。此僞經說者。迨於明猶有豐坊之僞石經書今文。僞海外書古文也。餂利之徒。將託於經以希祿賜名高。雖多爲之僞。彼無畏焉。或曰。長林所引者晉人孔安國。非漢人也。世說新語云。孔僕射爲孝武侍中。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云。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禮志引晉安帝義熙二年僕射孔安國之議。蓋議祫禘殷祭之禮也。此晉孔安國名以字行者也。其自有所作乎。雖然。姓名同矣。此汪氏輝祖所以有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也。春秋之義。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姓名同則疑之。

非所以傳信也。然則尚書何以存馬鄭本乎。夫梅本五十八篇。僞古文者二十五篇也。以馬鄭不注逸篇。敢於損益其篇而僞之爾。自大誓而外。其古文爲今文所有者三十八篇。固取諸馬鄭本也。昭昭然矣。今幸猶有所据而去其微竄者。豈不復爲孔壁本古文。所參於伏生壁本今文之經哉。如是則庶幾乎孔子之經也。當東晉時。馬鄭本皆存。故梅本與馬鄭異同。今見於釋文書疏者。皆可攷也。雖王本亦然也。夫馬鄭本立於學官既久。天下之士。孰不知先師棘下生之所傳者乎。使僞者而多竄焉。則自敗矣。段氏玉裁謂僞者安肯與馬鄭不類。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是也。其所竄必不敢多者。其勢使然也。故於堯典之

合者。則分之而已。其慎徽五典已上。則一字不加焉。其加舜典首曰若稽古已下二十八字者。則在梅賾後姚方興之本也。姚本所加者。梁之博士。則以是議之而不用矣。其議曰。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蓋据馬鄭本疑之也。以此知梅本之僞。巧於姚本。其能使人不以馬鄭本疑之者。爲其不多竄也。今文大誓。天下方以馬氏所疑者疑之。乃去其篇。遂兼取大誓在今文外者。而自爲之。天下將不疑其僞古文大誓也。則反於今文疑之矣。此尤僞者之巧也。其他篇則不多竄也。故於臯陶謨之合者。則亦分之而已。其棄稷之篇竄而爲益稷也。則一字之竄焉。亦取諸其篇暨益之文也。若斯者。蓋微竄則有之矣。今

幸猶有所据而去之也。辯僞者以爲其必多竄焉。反援他本之失者以易之。爵亦思其有馬鄭本之善者邪。夫辯僞者若攻疾然。去其邪則止矣。儻攻之過。不亦傷乎。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繇今攷之。酒誥召誥其義如新。當無脫者。諸篇密理。今非闕如也。此馬鄭本之善也。洛誥之首。其脫簡者自書序已然。劉校則未察之。獨至於今爾。論語鄭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後漢書周磐傳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此以

簡編之。則爲策矣。今以言漢志。蓋經師之本。簡之長短同。字之多寡不同。而相校之數。則無不同也。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灋以相參檢。樹之學門。此漢石經也。蔡邕傳謂邕自書丹。是也。蓋異乎唐書譏唐石經之蕪者矣。漢石經書則從今文。其存於洪氏隸釋者。未悉泯也。然今文多譌脫。此劉歆移書所謂初出屋壁朽折散絕者也。馬鄭之注。篇目從今文。經本參古文。蓋有繇也。今經或異文。必悉据石經以易之。是於不譌脫者而反傷之也。說文書偁古文。今經與說文多不同。此安國以隸讀易古文也。故漢書云。以今文字讀之。蓋若杜子春二鄭讀易周官故書者也。所以

適其用也。漢猶近古。且讀易古文。況在今乎。江氏必改從說文。則傷於用之難矣。段氏云。周官不得盡從故書。則尚書不得盡從說文。是也。然而今梅本之文。有非其舊者。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馬氏端臨文獻通考云。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字也。故鄭氏樵通志云。改古隸而從今文。是也。蓋若改共從恭。改御從迓者也。夫共與恭通。其義猶存也。御之義爲治爲迓。又通禦焉。以迓立文。則其義不兼存矣。凡此之類。當時改之。其不合者。謂之野書。此非梅本之舊也。然釋文猶未改也。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陸德明所釋尚書。乃古文。

與唐所定今文異。令陳鄂刪定焉。改從今文。則梅本之存於釋文者。亦改之矣。書牧誓疏云。王肅讀御爲禦。今其文幸存疏中爾。此辯僞者不可不察也。迨於宋而僞又生焉。郭忠恕爲古文尚書釋文。非陸氏釋文也。其所謂古文者。襲古篆爲之也。薛季宣宋之爲書古文訓。則東晉古文皆在也。宋志錄馬融忠經。則有引東晉古文者。皆僞中之僞也。嗚呼。經術苟明。辯僞而通大義。富哉其尚書之用乎。吳志言袁徽與荀彧書。稱士燮曰。交趾士府君達於從政。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蓋謂燮當三國兵爭。竟以通經致用也。或曰。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蓋譏之也。今於尚書

大名下。何其長言之不足歟。是不得已也。是不言之若斯。則不可也。始欲以斯言者。條而分之。如王氏易略例也。既而念條分則難貫矣。据今古文以明僞者非互詳其篇目。無以使疏中如有譜也。且經師之傳。諸經疏多言於大名下者。若禮記大名下。其衮衮言之也。然禮疏博且詳矣。而略於文瀘。使其如史記八書。漢書十志。以史敘一事者。變而敘經之大名。不倍宜其讀邪。今自疚遷延。未繇從之。惟既釋諸篇。將瀘左傳杜解序。穀梁范氏序。而爲之序也。則大名下宜有說焉。姑畧於斯爾。

虞書

堯典

皋陶謨

夏書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大誓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此尚書原目也。凡二十九篇。皆古文經爲今文所有之篇也。

述曰。此二十九篇。有傳之而失其次者若多士。若多方。若費誓皆失其次也。今詳本篇。

尚書集注述疏卷首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一

順德簡朝亮述

虞書

虞舜氏。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虞舜者。受之唐堯。而傳之夏禹。故書紀三聖。獨稱曰虞書。董子所謂三聖相受而同一道也。論語稱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述曰。虞書今存者若堯典。今亡者若舜典。若大禹謨。此三聖之事也。尚書大傳。堯典之前。題曰虞夏傳唐傳。堯典之後。題曰虞夏傳虞傳。禹貢之前。題曰虞夏傳夏傳。蓋有傳則有書矣。書孔疏云。劉向別錄。馬鄭王本。皆題曰虞夏書。

今不從者。以古無兼稱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此虞書專稱也。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此引虞書臯陶謨爲夏書。稱夏則不稱虞也。賦納以言。夏禹之辭。故引爲夏書。猶周書鴻範。箕子之辭。而左傳引爲商書也。謂夏史爲之。繫於夏書。則鴻範周史爲之。何以繫於商書乎。今曰虞書。從古稱也。非自東晉梅本而始然也。許氏說文引唐書曰。稘。三百有六旬。猶伏生唐傳之例也。又引虞書曰。旁逑孱功。猶古稱之例也。大戴禮云。虞史伯夷。此虞史之名僅存者也。董子者仲舒也。引三聖者。見漢書本傳。

堯典

堯唐帝名。典。常也。經也。堯立萬世之常經。史記曰。尙書獨載堯以來。

述曰。陸氏釋文。引馬云。堯謚也。放勳。堯名。非也。白虎通。引禮謚灋云。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此妄爲之辭。今周書謚灋篇無文也。禮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謚以易名。古未有也。商頌云。在武丁孫子。武丁。名也。史記云。帝舜者。名曰重華。名。猶號也。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非二王名也。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此舜名也。帝曰。格汝舜。君名其臣也。舜名則堯亦名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典。經也。說文云。典。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尙書者。衆史之大名也。虞書者。繫虞諸篇之大名也。堯典者。當篇之小目也。宋元以

後。大名列上。小目列下。雖非古而可從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思息吏反又如字　被皮寄反

此總言堯之勳德。冒下文通篇而言也。曰與越通。曰若者。蔡氏謂發語辭。猶召誥言越若來也。稽。考也。曰若稽古。此絕句也。蓋史敘起之文。放勳。堯號。鄭氏讀放如字。大也。勳功也。論語所謂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堯曰放勳者。史稱其號也。欽。敬也。敬者萬幾之本。聖人之要道也。蔡氏謂首以欽言。此書中第一義也。明者。堯無不明。而莫大於知人之明也。文者。萬世人文。繇堯而著也。論語所謂煥乎其有文章也。思。如易敘思无窮之思。季札所以歎唐民思深而知堯德也。蓋敬則明。明則文而思矣。敬貫內外之德。明在內而察於外。文在外而發於內。思在內而通於外。安安者。蔡氏謂無所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也。恭者。敬之著於外也。堯信恭。故惡共工之象恭也。克。能也。堯之敬讓。至於能讓天下也。皆堯德所以爲放勳者也。被。及。表。外。格。至。于。於也。鄭氏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冒莫報反　繇與由同　強上聲　惡烏路反

述曰。文選東都賦注。引曰作粵。漢志引武成云。粵若來。今召誥有此文。粵作越。蓋皆通也。釋詁云。粵。于。曰也。又云。粵于。於也。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呂刑云。若古有訓。此其辭近之矣。蔡氏者。沈也。從學朱子。宋史有傳。詩文王有聲毛

傳云。考。猶稽也。則稽者考也。釋詁云。古。故也。盤庚云。古我先王。古我前后。遠近皆稱古也。三國志高貴鄉公紀。引鄭氏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又引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僞孔傳與王同。王氏鳴盛謂禮儒行注云。稽猶合也。合則同矣。周書周祝篇云。天爲古。易說卦云。乾爲天。虞氏逸象云。乾爲古。此王氏之申鄭也。今攷臯陶謨云。曰若稽古。文與此同。夫臯陶。人臣也。以人臣而同天。是等君也。而可乎。老子云。是謂配天。古之極。非人臣之謂也。孫氏星衍謂堯稱帝。故謂之同天。論語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文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張載注云。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考行古之道者。帝也。白虎通引禮謚灋

云、德象天地稱帝、詩商頌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
此孫氏申鄭附王、以通臯陶謨也。若順、釋言文。今攷易繫
辭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蓋堯
變通古道者也。豈順考行之已乎。周書武穆篇云。曰若稽
古、昭天之道、此其篇首以四言絕句也。則讀曰若稽古帝
堯。失之矣。讀者之失。朱子未之正焉。然朱子固以爲史敘
起之文也。凡言蓋者。釋義之辭。易傳中庸。雖迭用之。猶不
易爾僞傳云、堯放上世之功。書疏以放效言之。非也。經言
勳不言上世也。鄭氏者康成也。後漢書有傳。釋文云。放方
往反。徐云。鄭王如字。今從如字。古之六書。音轉義同。不以
四聲異也。詳下觀刑疏。放文從方。易云。直方大。論語云。固

天縱之將聖。釋詁云。將大也。放之必大也。蔡傳云。放至也。
猶孟子言放乎四海也。言堯之功大無不至也。今不從者。
經言放勳不言勳放也。說文引勳作勛。勛功。釋詁文。孟子
引堯典曰。放勳乃殂落。又引放勳曰。勞之來之則放勳堯
號也。朱子謂史以贊堯。孟子因以爲堯號者。非也。史記云。
帝堯者放勳、大戴禮言帝堯云。高辛氏之子也。曰放勳。皆
稱其號也。後漢書馮衍第五倫傳注。引書緯攷靈耀云。欽
明文塞晏晏。此緯文之異。段氏玉裁以爲其從今文也。塞
者思之聲轉也。後漢書郅壽傳注引鄭書緯注云。道德純
備謂之塞。非經之本義也。晏與安通。漢書古今人表晏孺
子。即左傳之安孺子也。爾雅釋訓云。晏晏柔也。以言此經。

則其義偏矣。釋文引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
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馬据周書謚灋
篇也。文明之訓。亦据昭二十八年左傳也。馬釋思爲塞。純
備者塞實之義也。書疏引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慮深通
敏謂之思。引鄭文明之訓。亦與馬同。今不出馬鄭者。爲汎
也。僞傳云。安天下之當安。傳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欽敬
也。易之文言。乾以言誠。坤以言敬。乾象中實。故言誠。萬物
無不備也。坤象中虛。故言敬。萬物無所私也。乾坤之德。聖
人之心。其虛而敬也。皆其實而誠也。謂聖人言誠。下學言
敬。非也。論語云。脩己以敬。又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言聖人之敬也。臯陶謨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敬之道也。詩文王云。於緝熙敬止。毛傳云。緝熙光明也。中
庸云。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皆言乎其內外也。蔡傳謂
敬體而明用。於義未融也。易以離明爲文。故曰天下文明。
中庸云。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文理之別。繇其明也。密察
之別。繇其思也。易賁彖傳云。文明以止。人文也。止者思不
出位而止其所也。臨象傳云。君子以教思无窮。教思者文
思也。攷工記臯氏量銘云。時文思索。其時文則思濬也。文
在外而發於內。故明夷云。內文明。思在內而通於外。故鴻
範云。思曰睿。睿作聖。言其通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言季札
觀樂云。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則堯之思可知也。朱子以爲敬者其本

能敬斯能明惟明故文而思蓋遜言之也中庸云或安而
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今言安安異於詩之言勉勉也故孟
子云堯舜性之也釋詁云恭敬也鴻範云貌曰恭言在外
也孟子云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故信恭爲美也允
信釋詁文克能釋言文孝經云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非
敬不能讓也書疏引鄭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尙善曰讓
今不出之者鄭以恭通共詩韓奕云夙夜匪懈虔共爾位
此言勉行者不可以言安行也讓義自明可無訓也大戴
禮云放勳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言堯之恭讓也釋言云光
充也僞傳從之今從鄭義蓋義通則取其著者也鄭義見
詩噫嘻疏莊二十二年左傳云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此

易所謂光大也禹貢云西被于流沙被者及也論語云必
表而出之表者外也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
之四海四表者四海之外也立政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在外言四表猶在末言四裔也說文引格作假格至釋詁
文詩抑作格雲漢作假毛傳皆云至也易繫辭傳云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詩大明疏引大誓云格于上天
下地此聖人立三才之極也易傳爾雅一訓爲一也之辭
今注有數訓而爲之者詩關雎毛傳云淑善逑匹也卷耳
毛傳云懷思寘置行列也其例也已訓則多不重訓者省
文也無訓而徑言其義者漢書藝文志云禮以明體明者
著見故無訓也爾雅之釋詩序之文皆異條而同貫焉故

疏者所以疏通之也宜乎其雜而不越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古文烏）

此以德化申言放勳也俊大學引作峻朱子謂明明之也
峻大也蔡氏謂堯之大德卽上文所稱也九族同姓也鄭
氏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是也家之親者也旣已
也睦敬和也平均也言思誼之均章明也言節文之明百
姓百官族姓也鄭氏謂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是也國之
貴者也官族化行則國人可知也昭光協合也萬邦天下
諸侯之國也黎衆也於歎辭變者德之化也時是雍和也
歎衆民化是和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又

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化是和也此德化之序也眞氏
曰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
堯典其大學之祖與（誼與義同大和之大音太與音餘今作歟）

述曰詩雨無正云不駿其德釋詁云駿大也與俊峻皆通
大戴禮夏小正云俊也者大也史記作馴蓋馴者俊之聲
轉也徐廣云馴古訓字今攷周官士訓鄭司農讀訓爲馴
則改讀非古字也或曰訓與順通今攷詩抑云四方其訓
之又云四國順之則訓與順不同也或曰馴順也易文言
云馴致其道又云蓋言順也順德者孝德也今攷孝經云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故於俊德而言親
睦則順義在其中矣漢書平當傳引峻德與大學同而推

其親九族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是也。書疏引鄭云。俊德
賢才兼人者。鄭以明揚爲義。尊賢而親親也。中庸云。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又云。取人以身。則脩身不尤先乎。明德
者脩身也。鄭大學注亦云皆自明明德也。鄭九族義見釋
文。蔡傳從鄭義。而又云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不自亂
乎。桓六年左傳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禮戴尚書歐陽
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
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
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
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
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

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
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但施於同
姓。鄭駮之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
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
族之不虞。此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服皆緦。禮雜記緦麻
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或曰。儀禮喪服
小功章云。爲外祖父母從母。則異姓之服有小功也。雜記
云。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則未卒哭不可也。此鄭
之疏也。孫今攷之。此可以難鄭。而不可以破鄭申歐陽也。

周官云。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禮大
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則異姓不稱族
也。爾雅釋親。於內宗則謂之族。曰宗族。於母妻則謂之黨。
曰母黨。曰妻黨。此九族同姓。萬世不易也。詩常棣毛傳云。
九族會曰和。蓋言同姓之兄弟也。周官者周禮之舊名也。
漢志云。周官經六篇。荀悅云。劉歆以周官爲周禮。故今從
舊則稱周官。而引鄭者稱周禮也。說文云。睦敬龢也。龢與
和通。周官大司徒云。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睦次孝友。明德
而睦。其序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既者盡也。今訓已者。詩汝
墳毛傳義也。詩常棣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既者已也。詩
節南山言師尹之官失德也。其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又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傳云。均平也。則平亦均也。詩
鳲鳩言君子之正國人也。其詩云。其子七兮。毛傳云。鳲鳩
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故平者恩誼之
均也。平大傳作辨。詩采菽毛傳云。平平辯治也。辯與辨通。
詩疏引大傳言之。史記作便。論語鄭注云。便便辨治也。後
漢書劉愷傳注引鄭云。辨別。章明也。士冠禮章甫注云。章
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詩裳裳者華言世祿似續之賢臣
也。其詩云。維其有章矣。鄭箋云。章禮文也。坊記云。夫禮章
民之別。樂記云。樂章德。又言堯樂云。大章章之也。故章者
節文之明也。鄭百姓義見史記集解。蔡傳云。百姓畿內庶
民也。今攷中庸云。子庶民則百姓勸。此百姓之爲庶民也。

論語云。脩已以安人。又云。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蓋緣人而稱百姓。濟衆之病。非畿内已也。楚語云。民之徹
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
以監其官。是爲百姓。然則古之百姓。必其官質而能言。能
使其君聽達之者矣。今攷於經。上言百姓。下言萬邦黎民。
則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自九族推之也。虞書考言以試百
官。禹貢云。錫土姓。非卽楚語之義乎。詩天保云。羣黎百姓。
偏爲爾德。毛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蓋毛不以百姓言羣
黎也。白虎通云。尙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
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

悉備。故姓有百也。非也。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又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此族姓
所繇定也。周語云。司商協名姓。協者吹律合之。而非定之
也。漢書京房傳言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自定者非
必然也。論衡云。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豈足
据乎。百成數也。五五二十五而四之。則鑿矣。昭光。釋詁文。
協。史記訓合。今從之。王充論衡引作叶。從今文也。江氏聲
云。光被四表。言四海之外也。若以九州言萬國。則反小矣。
江說從論衡而失之也。漢書地理志云。昔黃帝方制萬里。
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漢書引邦作國。禮王制鄭注言

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
是惟謂中國耳。鄭義是也。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此非中國。故不言玉帛
也。唐制五玉三帛。中國羣后之摯也。禹貢云。成賦中邦。羣
后之邦也。然則何以不言四海之外乎。臯陶謨云。弼成五
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四海之外。聖人以不
治治之。故言放勳。則言四海之外。言明德化民。則言中國。
此以見聖人治天下之序也。臯陶謨云。光天之下。至于海
隅蒼生。言四海之外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言
中國也。中庸言至聖云。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言自中國而及四海之外也。大戴禮言
堯之德云。四海之內。莫不說夷。蓋內者中國也。黎衆。釋詁
文。蔡傳云。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蔡說與漢書鮑宣
傳注同。蓋如秦所稱黔首也。皓首之民安在乎。禮祭義云。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蓋黔首不足
以盡萬民也。詩桑柔云。民靡有黎。毛傳云。黎齊也。此以音
訓也。齊者衆也。於古文烏。詩文王。毛傳云。於歎辭。時是。釋
詁文。詩般云。於皇時周。其句例也。詩何彼襛矣。毛傳云。肅
敬。雝和也。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
行。言德之化也。眞氏者德秀也。宋史有傳。自大學引明德

之文。司馬氏光稽古錄。遂以脩齊治平言此經。朱子從之。眞氏大學衍義。又以此經冠焉。經術之儒。發明大義。非璅璅章句爲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昊何老反

自此而下六節。以授時申言放勳也。乃者。語辭。羲氏。和氏。司授時之官。蓋此先總命仲叔。下文又分命申命而要其成也。鄭氏謂羲和重黎之後。又疑此爲羲伯和伯者。非也。若順也。元氣廣大曰昊天。厤數也。言以度分之數紀之。象像也。言以機衡之器像之。日月星辰者總其大綱而言。蔡氏謂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五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天時謂之民時者。敬天所以勤民。不違人而言天也。要平聲重直龍反宿音秀

述曰。釋詁云。迺乃也。詩稱迺者。皆語辭。周官賈疏序引鄭云。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使掌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今攷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

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緜是言之。呂刑言乃命重黎。未嘗言乃命羲和也。楚語言重黎氏。言程伯休父。言司馬氏。未嘗言羲氏和氏也。史記厤書謂堯復遂重黎之後。而立羲和之官。揚雄灋言謂羲近重。和近黎。亦意言之爾。重黎氏世敘天地。重司天。黎司地。而羲和則專司天也。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而羲和則專司民時也。且鄭語云。荊子熊嚴重黎之後也。又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蓋鄭語以重黎爲一人也。與楚語異矣。豈始分官而後合歟。然楚語言重黎氏世敘天地。又言別其分主。則分而非合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與黎通。則重黎之所出不同也。夫高辛者帝嚳也。史記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蓋本之鄭語。亦以重黎爲一人也。苟爲一人。則愈非羲和矣。周官六卿。列天地四時。唐制未有聞也。羲和四子。不可以爲六人也。漢書百官公卿表謂命羲和四子。是也。大傳言八伯。曰羲伯。曰和伯。伯者其官。猶王制言八州八伯也。非長乎仲叔之稱也。仲叔者目其人。猶詩言南仲方叔也。經固不言伯也。若順。釋言文。詩黍離疏引許氏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

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鄭駁之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也。鄭義是也。今爾雅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蓋於許所稱。春夏互易。秋冬則同也。釋詁云。厤數也。大戴禮云。帝嚳厤日月而迎送之。周髀云。包犧立周天厤度。蓋治厤非度分無以為數也。管子云。伏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言厤度也。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又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象天必有其器也。經云。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舜之所察。即堯之所象者也。易繫辭傳云。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蓋日月為厤象之先焉。說卦云。離為日。坎為月。言離得乾之二陽。坎得坤之二陰也。說文云。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月闕也。太陰之精。周髀云。日兆月。月光乃出。蓋日猶離火。火則外光。月猶坎水。水則內景也。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陰陽之應。晦朔弦望。所絲準也。日月之行。而歲成矣。詳下三百六旬疏。縣古懸字。周官馮相氏云。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而周官不著其星名。爾雅釋天。著星名十七而已。月令著星名二十六。有建弧。無箕昴鬼張。史記律書著星名二十八。有建罰狼弧。無斗觜井鬼。謂畢為濁。謂昴為留。謂柳為注。蓋不同也。

今攷東方蒼龍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鳥七宿。曰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白虎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元武七宿。曰斗牛女虛危室壁。此二十八宿之名。淮南子時則訓漢書律厤志皆備焉。而虛昴之名著於堯典。則堯時當列二十八宿也。二十八宿。所以紀天之度。皆日之所躔。月之所離。五星之所步者也。五星者東方木曰歲星。南方火曰熒惑。中央土曰塡星。西方金曰太白。北方水曰辰星。此五星之名。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備焉。塡讀若鎮。厤家以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蓋若織之經緯然也。周官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注云。星謂五緯。而書疏於此經。謂鄭以星辰為一。授時無取五緯者。非也。夏小正云。四月初昏。南門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則眾星猶以紀時也。況五星乎。鄭七政注亦云日月五星也。易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文七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此六府之五行在地成形者也。五星則在天成象者也。臯陶謨云。撫于五辰。辰時也。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史記厤書云。黃帝考定星厤。建立五行。則堯之授時。其測五星可知也。經固統言星也。鴻範言五行。又言星辰。則星不得舍五行言也。五星之行。步而紀焉。詳下以齊七政疏。昭七年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蓋東方三次。曰析木。大火。壽星。南方三次。曰鶉尾。鶉火。鶉首。西方三次。曰實沈。大梁。降婁。北方三次。曰諏訾。元枵。星紀。此

十二辰之名。散見於左傳國語爾雅諸書。而漢志皆備焉。月與日一歲十二會。故布周天爲十二次也。十二次者。二十八宿之所分也。以十二子言之。析木寅也。大火卯也。壽星辰也。鶉尾巳也。鶉火午也。鶉首未也。實沈申也。大梁酉也。降婁戌也。諏訾亥也。元枵子也。星紀丑也。故周天者渾圖之象。非可象以平圖之圖也。以意通之可矣。今以圖附堯典後焉。昭元年左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蓋遷閼伯實沈者。帝堯也。名參次爲實沈。堯時未有也。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蓋周初

冬至日在牽牛。其季年則在斗。皆星紀之次也。然則辰名始於周乎。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則大火之次。夏時著之矣。夏承唐虞。則堯時列十二次可知也。其次名殆不盡同也。襄三十年左傳云。歲在娵訾之口。迨昭十一年言之。則云歲在豕韋。蓋豕韋者娵訾之異名也。次有異名。堯時無緜稽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在商爲豕韋氏。鄭語云。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則亦非堯時也。祭灋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之厤象。蓋有緜也。大傳引敬授民時。民不作人。史記漢書同。唐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則諱而作人爾。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嵎音隅暘音陽析星厤反孳音字

此分命以司春也。宅居也。嵎夷禹貢青州嵎夷是也。暘日出也。谷空道也。羲仲居東。當明出地上。故曰暘谷。寅敬也。賓者先候而迎之也。蔡氏謂春分朝方出之日而識其景也。秩敘也。均而敘之。若夏小正月令先後所宜也。作動也。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又曰。震動也。東作者東方春生。萬物皆動作也。中者日夜分也。言無短長也。春分言日中。春陽故與日也。星者昏中之星。南面視之。當午位也。鳥者春分昏中。南方朱鳥之象也。殷中也。蔡氏謂春分陽之中也。厥其也。析散也。蔡氏謂冬寒民聚於奧。至是散處。氣之溫也。孳乳也。尾與娓通。美也。春和則鳥獸乳子而美也。蓋攷民物以知時也。朝直遙反識音志景英上聲

述曰。宅居。釋言文。蔡邕石經宅皆作度。周官縫人鄭注引宅西作度西。蓋聲之近也。或以度日釋之。非也。度日嵎夷。則於經添文矣。後世治厤。唐使人四方觀望。元分測二十七所。皆分官宅居之遺也。所以求里差者也。今攷地周九萬里。其徑之密率。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九分里之八也。以天度準之。東西爲經。南北爲緯。中國居赤道之北。北極常見。南極常隱。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入地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出地一度。此古灋也。今灋。一度準二百里。蓋三百六十步爲里。而里者一百八十丈也。凡北極隱見之度同。則寒暑皆同。偏東偏西。節氣之先後分焉。今灋。東西偏一度者。差時之四分。此里差之大率也。密率

之率讀如孟子變其彀率之率。大率如字讀也。嵎史記作郁。蓋聲之轉也。說文引作堣。釋文云，尚書攷靈耀作禺銕。書疏云。夏侯等書作嵎鐵。蓋異文也。暘亦作崵。說文云。崵山在遼西。一日堣夷暘谷也。今攷後漢書以嵎夷爲東夷矣。蓋今遼海之地也。釋文引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非也。禹貢云。嵎夷既略。又云。萊夷作牧。皆在青州。今日宅嵎夷。而以萊夷亂之乎。說文云。暘日出也。詩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云。隧道也。則谷者空道也。史記索隱云。舊本作湯谷。淮南子云。日出于湯谷。亦異文也。寅敬。釋詁文。禮言迎賓。皆先立以候者也。史記訓敬道。蓋讀賓爲儐也。儐導也。以今瀍言之。天圜繞地。赤道緯居天之中。迤而

絡之者黃道也。中國居赤道之北。黃道南至赤道二十三度半。是爲冬至。日道發南。行於地平上者少。故日短也。黃道北至赤道二十三度半。是爲夏至。日道斂北。行於地平上者多。故日永也。赤道黃道之交。是爲春分秋分。日中道而行。故日中宵中也。當二分日之交。中國於赤道北而視焉。日方及地平卯酉之中。東西正交。而後景中無失也。既出地平。未入地平。則迤於南而非中矣。易晉象傳云。明出地上。明夷象傳云。明入地中。時其出入而迎送之。所以爲善測也。地平者半分周天。言乎人立地上。極目之四際也。攷工記云。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

正朝夕。此測東西之術。而測日從可知也。眡與視通。縣者繩正其槷表也。今瀍測日於二分之午中。亦自堯典推之也。書疏於賓餞云。鄭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孫鄭言之。魯語所謂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也。今不出之者。夕月於經無文也。周官宮伯云。行其秩敘。則秩者敘也。釋詁云。秩常也。史記訓程。蓋常程則有敘矣。周官馮相氏云。辨四時之敘。其義也。大戴禮記夏小正篇。小戴禮記月令篇。皆辨四時之敘。可因以推堯時者也。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周書周月篇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詩采薇云。薇亦作止。毛傳云。作生也。書疏言鄭以作爲生。夫動則生矣。今不別出也。釋詁云。動作也。則作者動也。鴻範云。

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以動靜言也。禹貢云。大陸既作。列子云。宋有田父。暨春東作。言其耕也。僞傳以春耕釋之者。蓋謂人事莫重於農也。以言其餘則不備矣。經何以言百工之庶績也。萬物動作。農事存焉。易繫辭傳云。耒耨之利。蓋取諸益。益初九云。利用爲大作。象震之動作也。月令言仲春仲秋者。皆日日夜分。內經云。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蓋卽周官挈壺氏所掌者也。書疏引馬云。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今不出之者。古今時刻。不必同也。今瀍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凡九十六刻也。大傳云。王者南面視星之中。而知民緩急。蓋民時其不失也。曲禮云。前朱鳥

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四方之象也。南方之次。曰鶉尾。曰鶉火。曰鶉首。朱鳥之象也。師曠禽經云。赤鳳謂之鶉。大傳云。主春者張。天官書云。張。嗉。謂鳥之嗉也。堯典著二分二至昏中星。月令周書周月篇著四時十二月月所在星昏旦中星。蓋因堯典而詳之者也。中星不同者。歲差之綠也。漢儒不知歲差。故中星不同。皆意言之爾。東晉虞喜始明歲差之變。今測定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自堯至今四千餘年。堯時春分日躔在昴。昏中者星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昏中者東井也。夫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既得中星。以日入之度推之。然後日躔可知也。殷中。釋詁文。厥其。釋言文。呂氏春秋仲春紀云。耕者少舍。高誘注云。少舍

少在都邑。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蓋散者析之訓也。蔡義統言凡民。於義尤悉也。孳尾。史記作字微。說文敘云。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尾古通微。戰國策云。信如尾生高。論語作微生高。史記集解引說文云。尾。交接也。今說文無之。今云。尾微也。江氏云。方字尙微也。然仲春則字不微矣。列子云。孳尾成羣。張湛注云。孳尾牝牡相生也。釋文云。交接曰尾。然則尾而後孳。何以經言孳尾。不言尾孳乎。尾古通娓。詩旄邱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云。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詩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釋文引韓詩。美作娓。則尾者美也。好亦美也。美古通媺。周官大司徒云。媺宮室。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譌。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譌五禾反

此申命以司夏也。申。重也。既以大綱總命之。又以專職分命而重申之。義仲亦申命。羲叔亦分命。互文也。其言四時日星者。皆申言厤象中事也。南交。大傳謂堯南撫交阯。又謂中祀大交是也。不言曰明都者。朔方曰幽都。南交當曰明都。互見則省文也。易象南方離明。其義著矣。譌。化也。南譌者南方夏長。萬物皆化育也。致。致日也。言測景而推之也。周官冬夏致日。夏言敬致。而冬不言者。互見也。永。長也。火者夏至昏中東方大火之辰也。正者蔡氏謂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之位也。因者因於前時也。猶左傳言因於前地者。而曰唐人是因。蓋蒙上文而言。蔡氏謂因而又析。以

氣熱也。希疏也。革者皮去毛也。鄭氏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重直龍反傳去聲中祀之中直衆反音仲夏長之長丁丈反皮見之見賢遍反

述曰。申。重。釋詁文。易說卦云。震東方也。不言兌西方也。巽東南也。不言坤西南也。兌正秋也。不言震正春也。坎者水也。不言離者火也。八卦之位。四時五行。皆互見也。召誥云。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服命受命。互文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省文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禮繇義生。互文也。此古經之例也。通乎其例。則讀古經而無所觝矣。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蓋漢交阯郡。今越南之地也。大傳鄭注云。中。仲也。

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南交稱大交。是也。書疏引鄭云。夏
不言曰明都者。三字摩滅也。又引王云。避敬致也。皆非也。
此省文也。非闕文亦非避文也。譌不作訛。周官馮相氏注
引作譌。釋言云。譌化也。易繫辭傳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中庸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其義也。史記索隱作南爲。
詩兔爰首章。爲與羅同韻。蓋爲古音譌也。漢書王莽傳作
南僞。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古通爲。謂人爲之
也。釋詁云。載譌僞也。今不從者。以南言爲。則汎也。東作南
爲。則複也。孫氏謂漢志注云。爲成也。淮南子云。歲旱禾不
爲。謂不成也。然經言西成。不言南成也。釋言云。厎致也。桓
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厎日。謂致日也。攷工記玉人

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此致之之器也。周官馮相氏云。
冬夏致日。月令云。仲夏日長至。仲冬日短至。此致之之繇
也。周官司徒云。以土圭之灋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
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蓋東周之地。夏至之日也。則堯時從
可推也。周髀云。天離地八萬里。又云。冬至日晷長。夏至日
晷短。日晷損益。寸差千里。蓋張衡蔡邕之疑周髀者。將在
斯也。晉書志引鄭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
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隋書志稱劉焯云。今交州
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是
也。永長。釋詁文。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
心也。此仲夏五月。其中星與堯時同也。釋天云。大辰房心

尾也。大火謂之大辰。詩七月云。七月流火。毛傳云。火大火
也。易之言卦氣者。仲冬十一月爲子。北方之正位。陰極則
陽復之一陽生也。季冬十二月爲丑。臨之二陽也。孟春正
月爲寅。泰之三陽也。仲春二月爲卯。大壯之四陽也。季春
三月爲辰。夬之五陽也。孟夏四月爲巳。乾之六陽也。仲夏
五月爲午。南方之正位。陽極則陰。姤之一陰生也。季夏六
月爲未。遯之二陰也。孟秋七月爲申。否之三陰也。仲秋八
月爲酉。觀之四陰也。季秋九月爲戌。剝之五陰也。孟冬十
月爲亥。坤之六陰也。昭元年左傳云。遷實沈于大夏。又云。
唐人是因。謂因於前地也。釋詁云。仍因也。則因者仍於前
之謂也。僞傳云。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非

也。論語云。因不失其親。今但言因。何以知其爲丁壯乎。詩
豳風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非仲夏惟然也。江氏謂說文
云。因就也。又云。就就高也。月令云。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
夫因者不必就高也。孟子云。水之就下。又云。爲高必因邱
陵。爲下必因川澤。則所就不同也。孫氏謂釋詁云。褱因也。
說文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蓋以襄通褱也。然耕者解衣。
何必仲夏邪。希者稀之省文。說文云。稀疏也。又云。革獸皮
治去其毛。革更之。鄭義見詩斯干疏。漢書鼂錯傳云。揚粵
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能暑。亦其義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
秋。厥民夷。鳥獸毛毨。毨先典反

此分命以司秋也。分命史記作申命。蓋以互文釋之。承乃命羲和而言也。言西而不實其地者。天圜繞地。中國地勢偏東。西行者遠。和仲可至則至焉。故所居不實其地也。和仲居西。當明入地中。故曰昧谷。餞者將行而送之也。蔡氏謂秋分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納者入也。西成者西方秋收。萬物皆功成也。宵夜也。秋分言宵中。秋陰故舉宵也。春亦宵中。秋亦日中。互見也。虛者秋分昬中北方虛宿也。亦言殷者蔡氏謂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蔡氏謂暑退而人氣平也。鄭氏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圜與圓同宿音秀

述曰。史記集解引鄭云。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鄭於義未悉也。易文言云。坤至靜而德方。蓋德方非形方也。

大戴禮天圓篇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蓋是言之。易說卦所以於乾言爲天爲圜。而於坤言爲地不言爲方也。內經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也。言地在天圜之中也。中國地勢偏東。攷禹貢九州而可知也。馮古憑字。史記厤書云。幽厲之後。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今攷於經。則堯時疇人。固宅西矣。宅西不言方。不與朔方互文者。嵎夷南交朔方。皆實其地之稱。蓋朔方地名。非以方言也。書疏言夏侯等書。昧谷作柳谷。蓋柳者桺之變文。古書音同假借。谷與穀通。今可攷也。大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三國志虞翻傳注。言翻奏鄭解尚書之失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爲昧。虞謂鄭失者。蓋鄭所傳古文作昧。而以今文作柳者通之也。史記亦作昧谷。從古文也。淮南子云。淪於蒙谷。是謂定昬。昧谷猶蒙谷也。說文云。丣古文酉。蓋西直酉位。日入之時也。故虞以桺谷爲酉谷焉。詩韓奕箋云。餞送之。則餞者送也。納史記作入。公羊傳云。納者入也。莊子云。正得秋而萬寶成。言西成也。釋天云。元枵虛也。北陸虛也。史記天官書云。北宮元武虛。蓋謂此也。釋詁云。平夷易也。則夷亦平也。鄭義見周官司裘疏。毨文從先。義與洗通。周語言姑

洗者。以脩絜言之。白虎通云。洗者鮮也。漢志云。洗絜也。脩理鮮絜。鄭之毨義同也。說文云。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爲器用。讀若選。蓋以音訓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奧。鳥獸氄毛。奧安到反氄如勇反

此申命以司冬也。朔方者實其地之稱。猶嵎夷南交也。非徒言北方也。詩曰。城彼朔方。沿古稱也。蓋北方寒冰。日有不照。宜於朔方準望也。和叔居北。當幽陰之地。故曰幽都。都聚也。陰之聚也。在察也。不言秩者。互文也。非冬無敘事也。察而後敘之。敘而又察之。察以終始。宜言於冬也。冬言朔者。終則有始。如月之朔也。易曰。生生之謂易。言其變終

始不窮也朔易者北方冬藏萬物皆變易也四時變易冬爲萬物之終始故獨言朔易也昴者冬至昏中西方昴宿也言鳥於春而四方之象明言火於夏而十二辰明言虛於秋言昴於冬而二十八宿明皆互見也亦言正者蔡氏謂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鄭氏曰奧內也氄說文作毴謂毛盛也馬氏曰氄温柔貌

述曰引詩者出車文毛傳云朔方近獫狁之國也此毛之實其地也夫獫狁固北方也非實其地則所城者北方何地乎又何以言近獫狁乎蓋其詩先云往城于方未實其地也其後云城彼朔方遂實其地也此與詩烝民所謂城彼東方者不同彼言東方未實其地也則以其下有所謂仲山甫徂齊者遂實其地也史記衛青傳言漢築朔方城以禦匈奴詔書猶引詩言之今甘肅寧夏府之地也釋訓云朔北方也經言北方獨稱曰朔朔易之朔是也曰朔巡守曰朔南暨皆然也徒言北方則曰宅朔可矣何必曰朔方乎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經言幽都非山也墨子云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淮南子云幽都之門高誘注云都聚也禮記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在察釋詁文蓋知所在則察之矣易賁彖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義也朔易史記作伏物大傳云便在伏物北方者伏方也今從朔易者東南西朔作譌成易經文一例也故大傳又云辯在朔易朔始也爾雅舍人注云

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曰朔也蓋終則有始也說文引祕書云日月爲易阮氏元遂以合朔而言朔易也則其義偏矣經言四仲則四孟四季凡十二月之合朔可知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阮氏遂以交朔而言南交也則嵎夷又何說耶釋天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詩小星毛傳云昴留也蓋有司授時二分二至直南方午位凡某象某辰某宿於其昏中也皆紀其度史氏將備書之而又不爲繁辭故互文焉爾不然經或言象或言辰或言宿釋經者執一以求之則固也奧史記作燠馬本作隩釋文引馬云隩煖也鄭義見文選赭白馬賦注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則奧者內也詩豳風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處奧也馬氏者融也後漢書有傳馬義見釋文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朞吉其反有音又

此總命仲叔而要其成也咨嗟暨與也朞者天周一歲也史記曰歲三百六十六日是也十日爲旬有古通又閏者餘分之月定正也以閏月正四時者鄭氏謂使分至啟閉不失其常也成歲者以天周之歲成爲授時之歲也易巳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即朞也易則於授時之歲而言期爾蓋以周髀推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成度在厤成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一日九百四十分以四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也王氏謂

舉全數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周髀曰。日行一度。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一度。此以右旋爲數也。則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可知也。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以左旋爲數也。則日後天一度可知也。蔡氏謂天圜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而不及天行者。卽周髀所推後天之數也。故日後天一度者。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則於歲多五日有奇。所謂氣盈也。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凡十二會。則於歲少五日有奇。所謂朔虛也。蔡氏謂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是也。釐理。工官也。庶衆。績功。咸皆。熙興也。百官衆功。必待授時。此堯所以先授時也。○以上六節言之。堯之授時。豈功在唐之天下已哉。日月星辰者。萬世授時之要也。日景者。萬世求里差之瀍也。中星者。萬世求歲差之瀍也。閏閒四時者。萬世求中氣之瀍也。堯欽以敬之。明以察之。文以經緯之。思以終始之。此堯之授時。所以爲萬世放勳也。髀音比奇音羈差初牙反灋與法同閒去聲

述曰。咨嗟。暨與。釋詁文。朞說文引作稘。謂復其時也。史記朞作歲。漢書律厤志同。蓋歲文從步。自天步言之。則一朞三百六十六日而歲成也。後世所謂歲周。亦所謂歲實也。易云。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天周之歲也。自人之步天言

之。則一朞三百六十日而成歲也。朞亦作期。易言乾坤之策云。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蓋易於授時之歲而言期。本乎天周之歲以成之者也。成歲者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經云。歲二月。此授時之歲也。說文云。旬徧也。十日爲旬。蓋周官所謂挾日也。挾者浹也。有與又通。若春秋十有一年。其例也。鄭義見隱元年公羊傳疏。周官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文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說文云。閏餘分之月。从王在門中。定史記作正。文六年左傳云。閏以正時。定者正也。僖五年左傳云。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注云。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杜說蓋周髀所謂八節者也。昭

十七年左傳云。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此郯子言少皞氏之官。則分至啓閉。堯之前已著也。周書時訓篇言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二十四氣。皆言之備也。夏承唐虞。夏小正云。正月啓蟄。固言之矣。周書周月篇云。月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此周月而可以明堯時者也。蓋三百六十六日。八分之爲八節。二十四分之爲中氣節氣。七十二分之爲

候一候五日有奇。三候一氣。閏無中氣。則四時不失其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十二月分之。則一月當三十度有奇。中氣者。正一月度分之中也。閏無中氣。前月之中氣在閏月之朔。後月之中氣在閏月之晦。文元年左傳云。舉正於中。蓋謂此也。節氣者。遞一月度分之初終也。自漢以來。或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或以雨水爲正月中。以驚蟄爲二月節。或以穀雨爲三月節。以清明爲三月中。或以清明爲三月節。以穀雨爲三月中。雖有不同。皆無不求中氣者也。若夫斗指兩辰之閒。自周而後。歲差不同。堯典固不以斗言也。明史志言回回灋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非堯典之義也。節氣過宮。人所難見者也。晦朔弦望。人所易見者也。授時之灋。用其易見者。而爲之閏月以通之。此堯典所爲不可易也。王氏者。肅也。三國志附王朗傳。王義見書疏。古厤亡矣。漢志言六厤。所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厤者。沈約謂六國及秦時人爲之。爾。周髀者。蓋古句股之數。厤度著焉。其書稱周公受於大夫商高者也。其稱陳子與榮方所言者。雖或失之。然厤度終賴以存也。書疏言蔡邕天文志嘗議周髀之書。則其書古矣。宋太祖時。沮渠茂虔獻其書。今泰西算術。皆繇是推之也。周者。日表立東周也。故曰周髀長八尺。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周髀云。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又云。歲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所謂四分日之一也。漢志謂在天成度。在厤成日者。是也。蓋周天之度。何以知之乎。積日後天之數。則知之矣。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亦周髀義也。天左旋。日月亦從而左旋。其右旋者。因其不及天而見者也。不及天者。後天者也。厤家言日月右旋。今泰西灋同。蓋於度分不及者。不以爲日月後天之數。而以爲日月所行之數。則實測然也。蔡義反之。而實相成也。明史志言太祖以蔡義爲非。此明而未融也。朱子謂厤家以進數難算。祇以退數算之。是也。朱子詩傳從厤家之說者。朱子謂恐人不曉云爾。而蔡言日月不及天者。爲其理之順。數之本然也。易離象傳云。日月麗乎天。明其從天而行也。故天行健。日之不及者幾希矣。非日遲於月也。日者陽也。剛而健也。君道也。月者陰也。柔而順也。臣道也。健行者疾。順行者遲。陰從陽。臣從君。日月之象也。今必若周髀之言右旋者曰。月度疾。日度遲。則日月皆違天矣。是言數而不知理也。豈立言之善乎。周髀所以著後天之數也。詳下璿機玉衡疏。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朔虛者二十九日。故歲之小月六。少六日弱焉。氣盈者大餘五日。小餘四分日之一也。易云。五歲再閏。今以蔡義推之。蓋氣盈者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朔虛者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則一歲所餘。得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矣。

故三歲一閏。踰五歲則再閏。其大較也。迨十九歲所餘。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於時七閏。亦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所謂氣朔分齊也。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蔀。皆周髀義也。後世度所析分損益不同。今瀝。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亦堯典成歲之數也。詩臣工。鄭箋云。釐。理也。毛傳云。工。官也。庶。衆。績。功。咸。皆。熙。興。釋詁文。周語云。熙。廣也。或曰。古者掤爲厤瀝。特重其事。故史先書之。猶少皞氏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厤正也。非也。論語言爲邦。首曰行夏之時。非先授時。不能舉事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方往反允引信反嚚魚巾反

自此而下三節。以知人申言放勳之德也。疇。誰。咨。謀。若。順。時。是。登。升。庸。用也。言誰謀順是升用乎。蓋天下莫不順於失賢。升用得賢。則順矣。易所謂思順尚賢也。放齊。堯臣。允。嗣也。堯嗣子丹朱也。啟。開也。吁。驚異之辭。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訟。爭也。言以不忠信之言與人爭也。可乎。言不可也。蓋異於爭臣爭子之開明者矣。蔡氏曰。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也。此堯之明。深知其子之惡。不以一人病天下也。訟爭讀爭平聲爭臣爭子讀爭去聲

述曰。蔡傳云。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蔡起下文而言。非也。用賢。順事。救災。三者皆履帝位者之常謀。非爲巽位而然也。疇。誰。咨。謀。時。是。登。升。釋詁文。詩兔爰毛

傳云。庸。用也。書疏引馬云。羲和卿官。堯末年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馬承上文而言。非也。登庸非必代羲和也。馬釋時爲四時。自羲和而言之也。蔡傳云。誰訪順時爲治之人而用之乎。蔡於經病添文也。史記云。誰可順此事。此猶是也。易繫辭傳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順者得賢之義也。釋詁云。允。嗣。繼也。允嗣義同。僞傳云。允。國子爵。非也。此從僞古文允征而爲之說爾。啟。史記訓開。書疏云。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稱嚚訟以對。何哉。將以知人不易故也。驩兜舉共工。以爲比周。投之遠裔。放齊舉嗣子。不爲凶人者。非苟爲比也。蓋疏以四岳舉鯀而推之也。然四岳堯所欲巽位者也。則其爲人可知矣。放齊未有聞也。求官而舉嗣子。意亦難知也。以爲聖朝之臣而與之。驩兜其非聖朝之臣乎。雖四罪不及放齊。然三年幽黜。其書或亡。放齊臣品。闕疑可也。說文云。吁。驚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說文云。訟。爭也。孝經云。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此以忠信爭之而可者也。啟明之義也。嚚訟。則嚚然其不可矣。可不可之間。似是而實非。察之固其難也。況父於其子乎。大

學云。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蓋明蔽於愛也。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不肖。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則明之至也。蔡傳云。堯至公至明。今不出之者。明之至則私不得而蔽之。至公在至明中也。經所以獨言堯之欽明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呼端反兜多侯反共音供僝士簡反

予我。采事也。言誰謀順予事乎。易曰。坤順也。坤六二曰。或從王事。蓋順事也。都歎辭。驩兜堯臣。共工共給百工之官。蔡氏謂古之世官族也。禮曰。君前臣名。共工稱官不名。古禮猶略也。方大。鳩聚也。左傳言少皞氏以鳥名官。曰。五鳩鳩民者也。合五鳩以聚之。此大聚之類也。僝布也。言大聚而布事功也。易之萃曰。順以說。故聚。驩兜所以言此為順事之謀也。靜謂未用之時也。庸用。違背也。蔡氏謂靜則言。用則背。是也。象恭者貌僞為恭也。滔漫。史記訓漫天。猶慢天也。滔慢也。詩之蕩曰。天降滔德。蓋驩兜共工比周相薦。然小人有才。先或功多。從古所以敗事也。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共工之類也。非堯之明。則不能知之矣。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李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宋高宗曰。秦檜樸忠過人。朕得一佳士也。游酢薦檜人才可方荀文若。嗚呼。難哉。皞音昊說音悅比毗志反鮮上聲行聞皆去聲酢在洛反

述曰。予我。采事。釋詁文。馬云。采官也。說見釋文。馬亦從釋詁也。今不出之者。上言事。下言功。經文著也。且帝言予事。則其為在官可知也。釋詁云。都於也。詩文王毛傳云。於歎辭。則都義同也。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非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周語云。共工壅防百川。此共工水官也。經言司空平水土。又言垂為共工。此共工非水官也。且其人苟非世官。舉先世官氏而對君。非所宜也。隱八年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蓋官族者官氏。即官名。故對君稱之也。經言流共工。史以官氏稱也。共工既流。垂居其官。僞傳云。共工官稱。傳不以為官氏也。夫共工大惡。既不書名。又不書氏。此豈史灋哉。楚辭天問云。康回馮怒。王逸注云。康回共工名。今無繇稽也。方。史記作旁。士喪禮鄭注云。今文旁為方。周書大匡篇云。旁匡於衆。旁匡猶大匡也。易云。直方大。旁文從方。旁及四方。言其大也。晉語韋注云。方大也。鳩說文引作逑。釋詁云。鳩聚也。蓋大聚所以為功也。蔡傳云。方且。鳩聚。非也。引左傳者昭十七年文。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度山林。鳩藪澤。亦共工之事也。僝說文引作㒞。謂具也。史記訓布。事具則布之矣。中庸云。布在方策。猶具在也。靜。史記訓善。謂善言。其用僻。蓋以靜通靖。故為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說云。靖善也。文十八年左傳云。靖譖庸回。文選注云。回邪僻也。周語注云。違邪也。今不出史

記者蔡於義尤明也廣雅云違偝也背與偝通論語云違之言去之也又云無違言不背也凡違去則背之也違文從韋說文云韋相背也靜與庸對文鴻範云用靜吉用作凶其例也滔慢詩蕩毛傳義也滔德從唐石經今本作慆德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官不滔言順事也蔡傳疑滔天因下文而誤非也引盧杞者見唐書引秦檜者見宋史文若耆荀彧之字也見後漢書三國志可方之方並也詳微子疏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湯音傷於古文烏鯀故本反咈扶弗反圮皮美反异羊吏反載上聲

咨嗟也四岳官名蔡氏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是也四岳不名敬大臣也湯湯水盛貌洪水大水也方今割害也言今之害也蕩蕩水不定貌懷抱襄駕也大阜曰陵浩浩廣大貌滔天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使治水乎僉皆也蔡氏謂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辭鯀崇伯名言衆皆歎鯀能也咈違也言帝不然之也方命者馬氏謂方放也鄭氏謂放棄教命宋王氏謂圜則行方則止蔡氏謂逆命不行也圮敗族類也蔡氏謂敗類與衆不和也楚辭曰鯀婞直以亡身此鯀之惡衆不知之而堯之明則知之也异舉也試用也已古通以亦用也

言今舉之苟用而可乃用之也蓋當時未得能者四岳姑從衆舉故帝亦不得已而戒之往也載年也九年三考也祭瀎曰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蓋鯀之治水亦著其功故三考焉程子謂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彊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功卒不成也鴻古通洪○以上三節言之丹朱共工及鯀之惡皆先察之堯之明也三人雖惡而方子之臣之其後卒棄之堯之思也不自聖而咨於衆衆雖不逮苟可從者從之堯之允恭也皆放勳之德而以敬行之者也婞與悻同鄣與障同

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四岳謂四方諸侯周官疏序引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鄭說非也岳大傳作嶽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此八伯者泰山霍山華山宏山皆有兩伯也今大傳存者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七人也其一人闕焉大傳以四嶽繫八伯謂四方八伯也猶經言四岳羣牧也此四岳以地言非以官言也周語言伯禹云四岳佐之又云祚四岳國命爲侯伯又云此一王四伯周語以四伯稱四岳從所掌也詩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是也嶽與岳通此四伯所以亦稱四岳也非經所謂咨四岳也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經言咨四岳而四岳與衆舉伯夷帝命伯夷曰咨伯則其官名伯不名岳也四伯爲諸

侯之伯。故曰命爲侯伯。蓋四伯居外矣。經之咨四岳。則居
内也。一人而總四岳者也。如謂僉曰者。四岳四人之辭。則
經又稱岳曰。何歟。經稱岳曰。而四可省文。爲其爲一人。故
也。如問四人。而答者一人。則東南西朔。必別書之。如經所
書巡守者。不得統言岳也。苟其統言。則當亦稱僉曰矣。何
必變文也。繇鄭言之。經言巽朕位。將巽位於四人乎。是四
分天下而帝之。以讓而啟爭也。將四人而一人受其讓乎。
則堯當擇一人而讓之。何爲而咨四岳也。經云。咨二十有
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奚可以損益之乎。朱子所以
謂四岳一人者。取諸此也。蔡義從之。是也。凡釋經。非据經
文不可也。或曰。四岳者。許由也。許以國氏也。隱十一年左

傳云。夫許。大嶽之允也。嶽與岳通。周語言四岳云。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又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史記云。堯讓天下
於許由。經所謂巽位四岳者也。今攷莊子云。堯與天下許
由。許由逃之。此豈在官而國氏者乎。四岳之名。不繫大義。
奚可鑿也。曲禮云。國君不名卿老。蓋自堯時而已然也。湯
湯水盛貌。詩氓毛傳文。洪大。釋詁文。詩小戎云。方何爲期。
鄭以方今箋之。詩簡兮云。日之方中。蓋方正其時。於義爲
今也。割文從害。故訓害。或曰。方割大害也。今不從者。言方
今之害。自山陵而滔天。則大害見矣。徒言大害。則未見方
今之害也。莊四年左傳云。盈而蕩。僖三年左傳云。乘舟蕩
公。言不定也。隱元年公羊傳云。母之懷中。言抱之也。襄駕。

釋言文。山高。故水周抱之。陵下。故水上駕之。大阜曰陵。釋
地文。詩雨無正云。浩浩昊天。書今文說曰。元氣廣大則稱
昊天。浩浩者。廣大也。說文云。滔。水漫漫大貌。俾。使。釋詁文。
乂。說文作㞷。謂治也。僉。皆。釋詁文。蔡以諸侯言者。非添文
也。据四岳而明之也。今攷於經。鯀爲崇伯。諸侯也。伯夷爲
諸侯之伯。亦諸侯也。禹平水土於外。皆諸侯之所見也。故
以問四岳而皆對焉。蓋統乎其所領者也。經曰。羣后四朝。
明諸侯來助天子四時之祭也。祭者必先齊而又繹。爲時
多矣。其來者則王覲焉。且饗之。或燕之也。其間遹敷奏焉。
而往則其僚餞之也。爲時亦多矣。送往迎來。帝廷蓋無不
有諸侯在者。故四岳常與之皆對焉。周語云。有崇伯鯀。崇

國。伯爵也。徐幹中論云。苟以衆譽爲賢。則伯鯀無羽山之
難矣。咈。逆。說文義也。馬義見釋文。鄭義見書疏。漢書敘傳
云。諸侯方命。傅喜傳云。傅太后詔曰。放命圮族。朱博傳言
傅晏放命者同。敘傳用經文。二傳用經訓。蓋訓方爲放也。
非破字也。放文從方。放者棄之四方也。桓九年穀梁傳云。
則是故命也。故命。石經作放命。亦其義也。史記訓方爲負。
言背逆之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注云。方猶逆也。此蔡義
之所繇也。義通。則並著焉。王氏者。安石也。宋史有傳。稱宋
者。以別魏王肅之稱氏也。僞傳云。好此方名。非也。言以直
自命。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圮。毀也。蓋物毀則敗矣。釋言
云。圮。敗覆也。詩桑柔云。貪人敗類。成四年左傳云。非我族

類族者類也。鴻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鴻範九疇。彝倫攸斁。此方命圮族之徵也。說文云。异舉
也。試用。釋言文。論語云。毋吾以也。釋文云。以。鄭本作已。孟
子稱無以。猶無已也。蓋古通也。說文云。以。用也。論語云。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史記云。試不可用而已。或曰。可爲不可
者。聲之急也。僖四年左傳云。敢不共給。以敢爲不敢。其例
也。今不從者。爲晦也。經云。嚚訟。可乎。非晦也。蔡傳云。試可
治水而已。夫乃已。非而已之謂也。且堯問能治水者。豈求
多於治水哉。後漢書鄭興傳云。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
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書疏引李顒云。堯雖獨明。衆多不
達。不得不副倒縣之望耳。夫堯之用鯀。豈屈於不達者乎。

以是言堯。淺矣。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試鯀之時。未
得舜。能者故也。書疏引馬云。堯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
亦遂用鯀。何其言之宊也。不大戾俾乂之文乎。書疏云。史
欲彰舜。歸過前人。是史誣鯀矣。其亦宊哉。釋天云。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載者年也。郭注以爲歲取歲星
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是也。
說文云。季。穀熟也。从禾千聲。春秋曰。大有季。其義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
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
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
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否音鄙。鰥故頑反。女于之女而據反。嬀居危反。汭如銳反。嬪毗人反

自此而下三節。以舉舜讓位。申言放勳之德也。朕。我也。古
之通稱。庸命。用命也。巽。馬氏謂讓也。蓋丹朱不肖。堯不傳
位而讓賢也。否。史記作鄙。德者美惡同辭。故曰鄙德。忝。辱
也。明明者。蔡氏謂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
舉也。側陋。卑賤也。史記謂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是也。
師。衆。錫。與也。衆以舜與帝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俞。然也。
予聞者。嘗聞其名。如何者。遂求其實。瞽。亡目也。帝繫曰。瞽
瞍生舜。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
名。傲。慢也。諧。和也。善父母爲孝。烝。進也。蔡氏謂舜能和以
孝。使之進進自治。不至大姦也。試。用也。鄭氏謂試以爲臣

之事也。以女妻人曰女。時。是也。是者。是舜也。女于是者。承
上文有鰥在下而言也。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中正以觀
天下。下觀而化也。刑。灋也。詩曰。刑于寡妻。二女。堯二女也。
蓋堯以二女妻于舜。示其爲灋于二女焉。釐。飭。降。下也。嬀。
水名。水內曰汭。舜所居也。嬪。婦也。虞。地名。遂以爲氏。詩曰。
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堯飭下二女。以
婦道戒之。雖天子之女。必執婦道也。○謹案。以堯之知人。
而欲讓四岳。則其爲人可知矣。惜乎書之已闕也。然猶幸
闕而不闕。今存於書者。固其爲人之大者也。授之以天下。
且不貪焉。非天下之大廉。而能若是邪。孟子曰。好善優於
天下。今觀四岳對堯。述舜生平獨悉。雖布衣故舊。無以過

之。所以物色而勤求之者。必非一日。蓋休休焉好善之無窮也。使受堯之天下。其必不辱矣。若夫堯既得舜。所欲試用之者。無佗焉。自慎徽五典。以至納于大麓。皆試之事也。史若連其文。稱曰。我其試哉。慎徽云云。不亦可乎。而史必連者斷之。何也。舜鰥則五典未備也。女于時。將五典皆備。以觀天下。而化先乎二女。此堯所以謹女歸之禮也。五典所以克從也。史之爲文。至哉。史記不達其義。謂二女妻舜以觀其內。則室矣。吾聞觀其人而妻之。未聞妻之而觀其人者也。妻人讀妻去聲佗與他同

述曰。朕我。釋詁文。天子稱朕。始乎秦制。古不同也。馬義見釋文。易巽彖傳云。柔皆順乎剛。說卦云。巽爲進退。順以進

退。巽讓之義也。帝位言巽者。萃象傳云。上巽也。史記集解引鄭云。言汝諸侯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此鄭以四岳爲四人。而遂言諸侯也。經言汝。不言諸侯也。說卦云。巽入也。言入帝位則不辭。鄭言入處。於經病添文也。吳氏棫云。巽古通遜。今不出之者。巽義自明也。遜古作孫。論語云。危行言孫。又云。巽與之言。蓋古通也。經云。五品不遜。則巽遜別文也。論語云。予所否者。論衡引否作鄙。亦古通也。德爲美辭。而又爲惡辭者。詩言二三其德。孝經言凶德。其例也。春秋家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蔡讀否爲不。言不德也。蓋不如其言鄙德也。易鼎彖傳云。利出否。以從貴也。然則否不可以從貴矣。故曰辱帝位也。忝辱。釋言文。經云。

黜陟幽明。明者陟之。是顯之也。易晉彖傳言康侯。云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其義也。文選注引揚作敭。引側作仄。禮記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猶舉也。凡尊貴居中。卑賤居側。尊貴多文。卑賤多陋。側陋者卑賤也。釋言云。陋隱也。孟子云。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言其隱也。釋詁云。師眾也。又云。錫予賜也。則錫亦予也。予古通與。僞傳云。眾恥己不若。不得已而言之。蓋以其承帝命然後與之也。傳於此失其義矣。夫禹益之讓。讓其官也。四岳烏得以堯之天下讓人乎。四岳辭而帝無後命。眾又烏知堯必終以天下讓人乎。承帝命然後與之。義之宜也。皋陶謨云。用殄厥世。謂丹朱之傲也。蓋世傳則古有天下者之常。史記言五帝者。堯

舜以前。若黃帝顓頊帝嚳。皆傳子孫。故家天下者。非自夏始也。其讓而官天下者。則非常也。得其人則讓。不得其人。則以讓啟爭。不如不讓。雖有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謂傳子則其慮民也深。是矣。故四岳之賢。在師錫之中。而初不遽言者。豈無義乎。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劉熙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恆鰥鰥然。故鰥從魚。魚目恆不閉也。大傳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此舜方三十而稱鰥也。鰥古通矜。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通稱也。僞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書疏謂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疏

之申傳。似矣。而實非也。萬章問於孟子云。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
績。蓋殺舜之謀出於象。而象不自露。則親行其謀者。瞽瞍
也。舜得而捐階下廩。得而出井。而瞽瞍不知者。以其無目
故也。故列女傳說之云。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
飛出。又云。舜浚井潛出。蓋劉向以爲捐階者舜也。飛出者
言其下階之疾也。孟子趙注云。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
去其階。一說捐階舜旋從階下。趙之後說近之矣。不然。將
以爲象捐之邪。瞽瞍捐之邪。何萬章皆不斥言也。以萬章
之言例之。出井者舜。則捐階者亦舜也。說文云。捐弃也。有
所弃則有所取矣。蓋古有反訓。若釋詁以亂爲治。以故爲

今。以徂爲存也。故言捐貲者謂取之也。蓋瞽瞍無目。故弃
階而舜取之也。若不言舜以捐階不死。而遽言再爲浚井
之謀。則萬章之言。何其闕而無序乎。史記云。使舜上塗廩。
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
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此史遷采雜說言之。然笠可翼
下。匿空不可遽爲。不如萬章之言爲可信也。然即如史記。
使瞽叟有目。則舜何以能逃死若斯哉。書疏据史記以言
瞽叟有目。乃身自能然。則惑也。安見瞽者必不能焚廩揜
井邪。史記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敎舜鳥工上廩。龍工入
井。今列女傳脫此文。緜今推之。飛而下階者鳥工也。躍而

出井者龍工也。或曰。舜父非在下者也。呂氏春秋云。帝堯
立。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
然則瞽其官也。詩有瞽云。在周之庭。舜父其猶是歟。是不
然也。舜父在庭。諸臣舉舜。當曰有瞽官某之子某。今經所
稱。非在庭之稱也。或曰。魯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昭八年左
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然則協風之聽。幕殆爲典樂
之命也。命夔典樂。非瞽也。而瞽司樂者也。瞽瞍職命居虞。
雖非在庭。而非在下者也。舜在下者。父不子之也。是亦不
然也。論語言無違。又言不受命。孟子言莫非命也。豈必無
違職命乎。言順乎天理也。幕帥顓頊。所謂無違命也。瞽瞍

厎豫。亦所謂無違命也。烏知其必不在下乎。史記云。自窮
蟬至舜。皆微爲庶人。孟子言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則舜
與二女。必事瞽瞍於畎畝之中。其皆在下無疑也。史記云。
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謂其在下而事之也。漢人之
議曰。舉孝廉。父別居。曾謂大孝者而別居乎。然則萬章問
於孟子云。象往入舜宮。何也。同居而父子異宮。禮也。俞樾
釋言文。三國魏志稱庾峻云。薦舜之本。實由於堯。蓋聖人
欲盡衆心也。此以帝言子聞帝既知之。而姑問之也。非也。
呂氏祖謙云。觀如何之問。足以見堯之心矣。史記云。瞽叟
亡目。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後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
子。常欲殺舜。則母者後母也。呂氏春秋史記。瞍作叟。心不

則德養之釋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說文云奡嫚也讀
若傲又云傲倨也慢惰也嫚侮易也義皆通釋詁云諧和
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克諧不言友者友亦
所以爲孝也釋詁云烝進也詩泮水鄭箋云烝烝猶進進
也釋訓云烝烝遂遂作也詩棫樸云遐不作人甫田云烝
我髦士作之者進之也易大壯上六云不能退不能遂遂
則進矣易晉彖傳云晉進也以音讀之猶進進也江氏謂
楊孟文石門頌云烝烝艾不作乂詩泮水毛傳云烝烝厚
也釋詁云艾養也言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也孫氏謂以
孝烝烝者蔡邕九疑山碑云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則文上
屬也乂不格姦者劉向列女傳云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則

舜自治也今攷論語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子之事親雖
厚養豈遂能使不至於姦乎漢書郊祀志云天下艾安艾
亦治也艾所以治病也江說非也蔡碑用經非引經今据
以離經則固也劉說稱人之孝而謂之靡姦非善言德行
也況在舜乎孫說非也然二說之繇皆欲通孟子而求之
也孟子云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又云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萬章問於孟子云象曰二嫂使治朕棲是妻舜之
後父母與弟猶非自治也奚有於舉舜之時也故孟子云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謂
此也先儒謂孟子据義言之不辯其事之有無將以孟子
爲郢書燕說邪夫孟子於放象者於瞽瞍朝舜者皆辯之

矣則其所不辯者必書有其事也且舜往于田而號泣者
萬章問之未嘗言其在妻舜之後也而孟子答之以言二
女事舜之時豈孟子自言舜事亦無而爲有邪此近說所
以棄蔡義也雖然欲通孟子則蔡義足以通之矣孟子云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史記以爲舜踐
帝位往朝父也孟子云瞽瞍厎豫朱子云書所謂不格姦
亦允若也繇今攷之厎豫者亦允若也非徒不格姦也自
不格姦而漸進之者也閻氏若璩謂有淺深之異是也左
傳云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苟無
舜孝不將如桃應所謂瞽瞍殺人者哉大姦大禍必不免
矣況有象傲以濟其凶也故不格姦者未化之而已處之

尚書集注述疏　卷一　堯典

也處之而未化之則雖得於門外而或失於門內也得於
門外故衆稱其不格姦也失於門內故殺舜之心猶在也
舜不告而娶瞽瞍聞之將如何也象又乘之而施其計矣
當是時雖天子尊之天子之女事之象挾其父將必殺之
天子以孝子故又必不能罪之蓋不如是不足爲頑不如
是不足爲傲不如是不足以章大孝也孟子所以言二女
事舜於畎畝之中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骨月
之間人所難言孝子至是號泣隨之嘑天而嘑父母焉敢
自安乎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號泣者天性之所動也
父子相動於天性之中積久而通之則厎豫也故孟子言
舜五十而慕史記以瞽叟允若繫舜踐位後者皆其實也

孟子據書言之而史遷通今古文者也故遷說符於孟子焉孟子云小弁之怨親親也遂稱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怨慕也如舜得舉之初既得乎親則五十之慕非怨慕矣何爲稱之以明小弁之怨乎蓋厎豫之年舜年已六十矣易彖傳云豫順以動釋言云若順也孟子云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言致順也致順者進進而致之也史記云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史遷雖不訓烝烝蓋以爲漸進也史記酷吏傳敘云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漢之吏治漸進者也故烝烝乂不格姦者未允若也而亦允若之漸於以見焉蔡義本之史遷攻之詩箋與僞傳同其言大姦者則善以左傳而

通於書非僞傳之所有也謂姦爲大姦者非添文也挾頑爲傲則大姦矣然則妻舜之後且謀殺欲奪嫂也此非至大姦者乎夫謀殺而舜能自免舜之智也舜以智爲孝彼雖爲大姦而能使之不至於成則不至大姦矣其漸進而自治終無大姦且遂順焉則亦允若矣使之者以之也亦非添文也承克諧以孝而言也鄭義見書疏又疏引王云試之以官蓋義與鄭同然疏謂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非也是烏知梅本實取諸鄭本乎夫苟鄭本無之則梅本竄之矣今以孟子推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此孟子之問也從許子之道此陳相之答也而其文皆不稱某曰者省文也以据上下文則可知也我

其試哉苟無帝曰安知非其例也此不繇乎漏之也今雖有其文亦無異義梅本又何必竄之也安知非傳鄭本者或漏之而梅本所采之鄭本反不漏乎漢書謂史記載堯典多古文說今史記稱堯曰吾其試哉安知其非古文說乎或以無帝曰者謂此爲四岳之辭蓋四岳言我者我帝也然自四岳言之則下文所謂女于時者於文未適也釋言云試用也又云探試也試用惟以官言詩大東云百僚是試探試則汎言之易象傳云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今攷周子通書云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

茲試矣蔡傳云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蓋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尤切也是皆以妻舜爲試舜也探之也夫觀人者必自其夫婦之閒此六經之義也告之百世敢或異哉然其義自佗人言之則爲義自女氏之主人言之則非義之義矣何也關雎詩人其觀文王也微矣宜其居詩三百之先也若使莘之姒氏其主人曰大姒之行吾以觀周大子而試之也豈不惑乎試之而苟非關雎之德則可以觀文王而何以處大姒也睽占二女漸占女歸易象固不同矣是故孔子知南容三復白圭然後以其兄之子妻之知公冶長可妻也然後以其子妻之蓋皆觀之於先而卒不傷孔子之明也以此知

堯之試舜。以官之者試之。非以妻之者試之也。經固別文而不亂也。孟子云。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又云。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繇是言之。堯以二女女之者。以舜爲賢而尊之。以舜爲友而親之。非試之也。堯以舜觀於天下也。使天下之人觀之。皆曰舜其爲灋於二女乎。則舜遂爲灋於天下矣。易繫辭傳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者易之門也。取諸乾坤。則無所不取矣。是故堯之讓帝位也。蓋取諸巽。堯之釐降二女也。蓋取諸觀。史文猶易文也。釋言云。觀。示也。六書之義古不以四聲異也。其異者自齊梁開始也。觀之音讀。毋徒以沈約四聲譜求之也。莊二十八年公羊傳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解詁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然而春秋之文無異讀也。詩詩三百雖四聲亦同韻也。易文之韻皆然也。釋詁云。賚畀予賜也。台予朕我也。台朕賚畀予也。則予一音而兩義也。釋詁云。胥相也。詩緜云事來胥宇。相視也。桑柔云載胥及溺。相與也。則相亦一音而兩義也。大學一篇。今所謂八條目者。音讀不同。惟治國國治爾奚所取乎。錢氏大昕所以詆譏之也。故不知今音者不可以明今說。不知古音者不可以明古義也。然觀之爲義。自史遷已失之矣。史記堯本

紀云。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此史遷之疏也。夫經言女于時者。承有鰥在下而言也。今曰堯於是妻之者。是改經爲于時女也。承我其試哉而言也。此以妻舜爲試舜者所繇失也。論衡引尚書說云。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蓋今文之說也。論衡辯之反失之矣。周書官人篇云。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今大戴禮以是爲文王官人也。非也。此試之以術焉爾。莊子九徵觀人之術略與此同。而託爲孔子之言。皆非也。論語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孔子之言。皆皋陶謨九德官人之常也。以視試之以術淺深何如也。書疏引鄭云。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非也。段氏云。僖二十三年左傳言公子重耳云。齊桓公妻之。又云。狄人獲二女。納諸公子。秦伯納女五人。書法其不同也。段說申鄭。則疏矣。孟子云。二女女焉。又云。帝之妻舜。蓋通稱也。桓十一年左傳注云。以女妻人曰女。是也。刑灋。釋詁文。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今不出之者。經無文也。傳雖有之。書闕而闕焉可也。春秋書女子。以字繫姓。不書其名。禮也。檀弓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諱禮而及之焉爾。或曰。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篇。史遷据之。旁采世本爲世表焉。自遷言之。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者也。堯爲黃帝元孫。舜爲黃

帝八世孫。舜於堯二女爲曾祖姑。今妻之可乎。禮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夏殷通昏姻於五世之後乎。是不然也。大傳言牧野既退。追王三王。與中庸言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不同。則大傳非可盡据也。易繫辭傳。自庖犧氏迄於黃帝。皆不得詳。尙書獨載堯以來。世表越堯而溯之者。誣也。王符潛夫論。言堯神農之後。舜黃帝之後。則所出不同也。路史餘論。引漢劉耽呂梁碑。言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則所祖自幕而言也。六經無攷。言人人殊。奚爲執世表以相難邪。左傳言幕。國語言幕。史遷不言幕。謂之不誣不

可也。哀元年左傳言虞思妻少康以二姚。姚者舜之姓也。史記云。黃帝姓公孫。舜於堯二女。猶以同姓爭邪。昭八年左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蓋陳爲舜後也。史記云。顓頊者黃帝之孫。然則何不言黃帝姚姓之族也。經云以親九族。使同族爲昏。何必其別族也。使五世後則爲昏。何必其別九族也。舜妻其曾祖姑。是亂族矣。將何以爲觀刑哉。且舜與堯既近屬。舜縣衆舉。堯謂予聞。族之近屬。有孝子而不親。則堯所親者何人也。以經攷之。固知其非同姓也。釐。史記訓飭。詩臣工毛傳云。釐。理也。理猶飭也。降下。釋詁文。飭下者。詩序王姬下嫁之義也。史記云。舜飭下二女。非也。經承堯言。故不稱堯。今以言舜。於經病。添文也。襄二十五年左

傳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昭八年左傳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如陳逆婦嬀。嬀爲賜姓。舜居嬀故也。詩公劉毛傳云。芮。水涯也。鄭箋云。水內曰芮。芮古通汭。水經注云。南曰嬀。北曰汭。殆非古名也。虞。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也。蓋自虞幕居虞。遂以爲氏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蓋言平陽者。因堯都也。言蒲坂者。古虞地也。嬀水出焉。蒲坂。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也。漢志河東郡蒲反縣。不言舜都。蒲反者蒲坂也。爾雅釋親云。嬪。婦也。後漢書荀爽傳云。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勤修婦道。是也。江氏云。帝曰欽哉。將試舜而飭之也。非也。凡命官之辭。經或稱名。

或稱官。烏有不名不官而遽命之乎。必承二女言之。文無可疑者也。禮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經何以不曰往欽哉。所降所嬪。皆言往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徽許韋反　麓音鹿

此言歷試之效。承上文我其試哉而言也。徽。和也。五典。五常之教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鄭氏謂蓋試以司徒之職也。克從者。言無違教也。納。入也。揆。度也。百揆。百官之事皆其揆度也。蓋試以總百官之職也。時敘者。言無廢事也。四門。馬氏謂四方之門。蔡氏謂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

主焉。故曰賓。蓋試以兼四岳之職也。穆穆敬也。言無凶人也。麓山足也。烈暴迷惑也。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蓋言治水之時也。試舜之效。於是乎至矣。蔡氏曰。遇非常之變而不失常。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喪去聲 匕卑履反

述曰。徽史記訓和。大傳云。琴瑟徽弦。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鼓琴循弦謂之徽。則徽者和也。詩思齊云。大姒嗣徽音。鄭箋云。徽美也。蔡傳從詩箋。今不出之者。和然後能美。蓋和則無不美矣。經云五品不遜。謂不和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敎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傳文不如孟子之備也。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祖述乎五典者也。鄭義見史記集解。揆度釋言文。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大戴禮云。百事不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周之冢宰。殆百揆之遺也。馬義見史記集解。周書明堂篇。言四門。曰東門。曰南門。曰西門。曰北門。禮明堂位同。江氏以言此經。謂明堂四門。然堯時無明堂之名也。攷工記云。周人明堂。則其名始於周矣。周官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言四方諸侯。皆賓之也。周官大行人云。朝位賓主之間。賓謂諸侯。主謂天子也。堯爲天子。今曰使舜主之乎。此攝主也。孟子云。使之主祭。亦其義也。書疏云。鄭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不從者。以徒擯不能治凶人也。左傳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釋訓云。穆穆敬也。史記云。賓客皆敬。是也。釋詁云。穆穆美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皆有美德。今不出之者。美德莫如敬也。左傳云。五典克從。無違敎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皆季文子引經而釋之也。大傳云。堯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外。堯聚諸侯。命舜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今不從者。攝政之命。在下文也。僖十四年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卽麓也。非漢錄尙書事之謂也。宋書志引王云。納舜

大錄萬幾之政。僞傳與王同。又僞傳云。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繇傳言之。經何以稱烈風雷雨乎。僞孔叢子與僞傳同。且託孔子之言。皆妄也。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今謂孔鮒爲之者。僞也。迷惑釋言文。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變者。戒非常也。不迷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引易者。震彖文。蓋匕鬯者祭器也。故彖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不台。厎之履反 陟竹力反 台音詒

此言讓舜之決。承上文巽朕位而言也。格來也。命之來也詢。謀也。乃猶汝也。厎致也。言謀事而察言。汝言致可有功

今三年矣。陟登也。汝登帝位者。堯決巽位之辭。蓋堯之讓
舜。其先攝政。其究陟位。讓者之辭。當從其究言之。非堯在
而使舜陟位也。下文言舜受終于文祖。記其攝政也。言舜
格于文祖。記其陟位也。台古文作嗣。聲之近也。史記作台。
漢書同。台畀也。舜讓于有德者。而堯不畀讓也。經不言帝
不台者。蒙上省文也。讓而不畀者。必帝也。論語言孔子者
日。之三子告。不可。其爲文同也。○謹案以下文徵庸三十
言之。則受終攝政者二十八年。其餘考績者二年。今謂之
三年者。帝之此言。在下文正月之中。上日之閒。已及於三
年也。不以帝言繫日月者。帝言皆略日月也。禮曰。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及於三年之一月。遂謂之三年。則此可

推也。蓋堯之於舜。以聖知聖。甫得舜而卽妻之。故其考之
者。既不用三考之常。亦無待三載之終也。或曰。經言咨四
岳。不名大臣。尊之也。舜禹既爲大臣。曰格汝舜。曰來禹。皆
名之。何也。親之也。三聖授受。如家人也。或曰。堯授位四岳。
雖未受之。豈不同授受乎。尊而不親。何也。此中庸所謂尊
賢之等也。論語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言學
之授受也。借而觀之。四岳若狷者也。舜則中行者也。苟不
得舜。堯其卒授四岳與。然以視舜則不如矣。今以孟子而
通於書。治水之時。四岳方在。必待舜得禹而敷治焉。此四
岳誠自知其不如舜也。故帝謂舜爲甥。親之固也。舜與禹
共事之久。素呼禹矣。舜既卽位。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其親

之。何如哉。蓋敬而尊之。而不名之。異也。尊而親之。名之如
家人。異之異也。○以上三節言之讓之爲道。莫大於讓天
下。堯愼舉其人。而不失所讓焉。何其敬而明也。是故放勳
之讓。克讓者也。俾畀音

述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釋詁文。周官小宰鄭注云。乃猶汝
也。釋言云。厎致也。釋詁云。陟登升也。則陟亦登也。易說卦
云。其究爲健。言其究竟之終也。史記自序云。唐堯遜位。虞
舜不台。堯本紀云。舜讓于德不懌。蓋訓不台爲不懌也。漢
書王莽傳引作不台。音義云。台讀曰嗣。今漢書本或作嗣
者。非也。史記集解云。今文作不怡。釋詁云。怡懌康樂也。又
云。康安也。台與怡通。則台亦懌也。不懌猶不安也。堯決巽

位。舜不獲讓。故不安也。梅本作弗嗣。文選典引注引弗作
不。又引韋昭云。古文台爲嗣。三國志魏公卿上尊號奏云。
讓德不嗣。蓋古文也。春秋治兵。公羊傳作祠兵。毛詩嗣音。
韓詩作詒音。聲皆近也。史遷通今古文者也。從不台。不從
不嗣。何也。經云。受終于文祖。以攝政嗣之也。又云。格于文
祖。以陟位嗣之也。豈不嗣云乎。先儒從不嗣。則經無緜明。
所以疑其闕文也。雖然。遷從雅釋矣。而雅釋尤有其著者
焉。釋詁云。畀予賜也。又云。台畀予也。則台者予也。亦畀也。
詩思文云。貽我來牟。釋文云。貽又作詒。蓋文皆從台。謂畀
之也。舜讓于德。不畀經文上下。躍如也。不畀猶不予也。多
士云。惟帝不畀。其例也。予古通與。不與猶不許也。釋詁云。

台予我也此詁義不同不可亂也引禮書三年問文唐虞大臣惟四岳與百揆之謂爾初命禹百揆不得遽疑不名故不以咨禹爲言而言皋陶讓稱來禹者也凡外注於內注則離之矣今離之又離者從朱子注孟子首章之例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古音征

自此而下九節言堯老舜攝以著放勳之德也上日葉氏謂上旬日也若穀梁傳言正月上辛也古史日月多略受終與格祖書月書日合篇終書年則備矣皆史之特書也正月上日在舜三十有三之年也受終者堯老舜攝而終其事也易之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舜之受終攝政非攝位也受終大事告祖行之稱曰文祖

美辭也猶洛誥謂乃單文祖德也史記曰文祖者堯大祖也○謹案蔡氏以舜爲攝位謂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非也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又稱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繇是推之苟攝位也是二天子矣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不即踐位孟子稱之攝位則奚避乎雖避亦僞也朱子曰舜之攝蓋行其事不居其位 大祖之大音太

述曰大傳云上日元日也蓋以爲與下文元日同史記集解引馬云上日朔日也江氏云元之言始月之始日謂朔日也非也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元日曰擇非朔日也易稱元吉元日者吉日也上日有常元日無常經固別文言之也引穀梁傳者哀元年文月令稱上丁亦上日也葉氏者夢得也宋史有傳史記言舜之受終云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此攝政之義也釋文引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今攷禮運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天祖之定名也荀子云王者天大祖謂大祖如天也非謂天爲大祖也經言文祖馬言文萬物之祖於經病添文也且經云肆類于上帝上帝天也今曰文祖天也亦奚別焉史記集解引鄭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今攷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此緯文之妄而鄭從焉亂經也夫緯言五府謂以時而祀

五帝也經云正月上日則其時蒼也非赤也何其不祀于靈府而祀于文祖哉謂義取南離文明以治將五帝而廢其四也釋文引王云文祖廟名王從史記是也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五廟者殷商之禮也今詳逸文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夫夏承唐虞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然則唐虞之禮殆五廟乎五廟者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也堯親九族高曾祖禰其四親也上及大祖禮之宜也書疏引帝繫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引世本說同今不出之者於經無攷懼其誣也然則史遷何以知文祖爲大祖乎蓋以義推之也宗廟之禮以尊統卑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

此舜攝政而先厤象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象天之器也。古制既亡。周髀有北極璿璣七衡之說。可以推之矣。璿璣大傳作旋機。馬氏作璿機。大傳曰。旋者環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馬氏曰。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筩。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貴天象也。七政者。鄭氏謂日月五星是也。不言二十八宿者。日月五星非二十八宿之度。無以紀之。故言七政而可該也。七者之行。列於天官。各有所司。故謂之政。齊者。七政遲疾不齊。厤數以齊之也。蓋厤象大灋。觀象而厤明焉。機衡者象也。齊七政者厤也。機衡之象。堯

既有之。舜又從而察之。故不言作而言在也。易之革曰。君子以治厤明時。言察其變也。舜攝政先之者。猶堯先授時也。○或曰。堯舜而有機衡。何也。曰。天象之動也。非機動者無以象之。機衡授時。萬世利民之大者也。豈所謂機變之巧乎。機平聲 筩音同

述曰。在史記作乃在。或爲乃作。蓋形之誤也。說文云。璿赤玉也。璿與玉變文。左傳云。瓊弁玉英。其例也。璣。今書疏本與史記同。王氏云。機不作璣。馬鄭皆同。璣則改於唐天寶閒爾。段氏云。禹貢釋文。璣音機。而堯典無音。則作機也。馬義見史記索隱。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云。璿機玉衡。渾天儀也。說與馬同。今不出之者。渾天儀之名。漢始有之。不可

以言堯典也。揚雄灋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蓋閎與妄人。漢武帝時人也。耿中丞壽昌。漢宣帝時人也。晉書天文志引春秋緯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緯文不足据也。書疏引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考天象多違。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又引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如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體渾渾然也。蓋以爲渾天得之。周髀失之矣。繇今攷之。則周髀實通於渾天。堯典得周髀而明也。周髀云。天象蓋笠。地灋覆槃。又云。極下者。其地滂

沲四隤而下。蓋中國居赤道之北。人戴北極而行。故灋象若斯也。分渾天之圜體而言之也。周髀云。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月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故曰。極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生暮獲。又云。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皆周髀之通於渾天者也。獲與穫通。或曰。伏生大傳。以北極爲旋機。非象天之器也。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用昬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爲帝車。

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此史遷之發伏義也。晉書志云。北斗。魁四星為璿機。杓三星為玉衡。亦其義也。釋地云。北戴斗極為空同。蓋伏言北極旋機者。謂斗極也。旋又作琁。說苑云。琁機謂北辰勾陳樞星也。此發伏義而不以北斗言也。或曰。北斗樞星。皆有歲差。非萬世之譸也。星經云。琁機。北極星也。玉衡。斗六星也。蓋紫微垣斗六星。繞北辰。終古無歲差。莊子云。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是也。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伏義當然也。緜今攷之。伏義不其然也。微論為斗為北斗。為樞星。苟如其說。將察一星。遂可齊七政乎。且星本無名。自人名之。故星名無常。鳥火虛昴。不知其為星也。經曰星

鳥。曰星火。曰星虛。曰星昴。則知其為星矣。璣衡為星。則經必立文以著之也。周髀云。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樞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此堯典璿機之義也。北極樞者赤道之極也。而黃道之極。根於赤極焉。戴氏震以北極璿璣為黃極者。非也。北極環游四極。故大傳云。旋者環也。又云。旋機謂之北極。伏義猶周髀也。周髀璣與機通。大傳以幾微釋機者。言其義也。故讞言亦以幾乎幾乎稱渾儀也。馬氏以轉旋釋機者。言其形也。大傳以環釋旋。又言所動者大。則其形固具矣。惜夫大傳玉衡之說亡

也。然史記索隱引鄭大傳注云。渾儀中筩為旋機。外規為玉衡也。則伏義從可知也。周髀云。凡為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節。六月為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故曰。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又云。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秋分以往日益南。此堯典玉衡之義也。中衡者。赤道也。赤道外二十四度。則外衡也。赤道內二十四度。則內衡也。張衡靈憲言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者。是也。今讞得二十三度半焉。蓋正其衡為中氣。遞其閒為節氣。七衡之閒。天氣以平。平衡之義也。自內而外。四游園規。運衡生規之義也。衡有橫象。橫古作衡。以衡為

筩。橫而視之。衡橫之義也。馬義據漢制渾儀言之。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周髀不言為筩者。略也。若非為筩。則無以視星宿而察之也。史記正義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也。自漢以來。機衡之制益修。至宋元祐閒。其制漸精。郭守敬又改為簡儀。明代因之。今制有赤道儀。黃道儀。天體儀。地平儀。其大略也。然則機之旋者何也。屈子天問云。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蓋圜則旋之矣。此諸輪之說所繇生也。今攷天之九重。其上者曰宗動天。言其統諸天而左旋也。次曰恆星天。衆星二十八宿也。次曰塡星天。土星也。次曰歲星天。木星也。次曰熒惑天。火星也。次曰太陽天。日也。次曰太

白天。金星也。次曰辰星天。水星也。次曰太陰天。月也。八者皆隨宗動天而左旋者也。八者又皆以迴旋之勢自爲右旋者也。左旋者自東而西也。右旋者漸南漸北。自西而東也。夫堯典鳥火虛昴序分四仲。則左旋矣。易象離日坎月。而八卦之位。四時五行。說卦皆以左旋言也。張子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所以取大輪內轉小輪之喻也。大輪疾。小輪遲。則左旋者亦右旋也。今觀日月五星。宗赤道而循黃道。自人視之。高下遠近贏縮遲疾之不齊。雖左旋而不能無右旋者。迴旋之勢然也。此非僅如槃珠迴旋於平圜上也。蓋迴旋於渾圜南北閒也。近宗動天者。大氣攝之。左旋疾而右旋遲。故左旋之勢。恆星最疾。以次而遲。及月則最遲也。右旋之勢。恆星最遲。以次而疾。及月則最疾也。梅氏文鼎云。右旋者已然之故。而左旋者所以然之理也。梅氏其通於數理之微者乎。恆星之右旋雖遲。然久則其差見矣。今灋定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爲遲也。周髀云。立二十八宿以周天厤度之灋。又云。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各置二十八宿。蓋天度難紀也。以二十八宿紀之。而後天度著。齊七政者齊之以度。七政諸天。皆上紀於恆星天也。經言七政。則二十八宿在其中矣。史記律書云。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是也。十母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蓋六甲之周十二辰之次。皆自機衡察焉。此還說不與天官書同也。周髀云。日主晝。月主夜。則日月所司之政也。天官書云。歲星主春。熒惑主夏。塡星主季夏。太白主秋。辰星主冬。則五星所司之政也。論語云。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以政譬星。則星亦以政言也。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今不從者。厤象授時。觀天文而成人道。爾非以察地理也。禹貢則爲地理之書也。日月遲疾不齊。於閏則齊之矣。詳閏月定時疏。漢劉歆三統術爲五步之灋。以候五星。後世步灋尤詳。皆推堯典之灋而齊之也。今可攷於厤家言矣。蓋星與日同度謂之合。星爲日揜而伏。如月之合朔也。既合之後。星行遲。日行疾。星晨見東方。如月之生明也。始見則順行最疾。已而漸遲。距日九十度而留。如月之上弦也。既留之後。星退行漸疾。距日一百八十度而衝。如月之望也。既衝之後。星退行漸遲。距日九十度而留。如月之下弦也。既留之後。順行漸疾。又與日同度而伏。是爲一終。既合而星後於日則晨見。既衝而星前於日則夕見。此土木火之行也。金水之行疾於日。無衝也。有合伏焉。既合之後。星行疾。日行遲。星前於日。夕見西方。始見則順行漸遲。距日漸遠而留。迺退行漸疾。又與日同度而伏。謂之退合。退合之後。星後於日。晨見東方。迺退行漸遲。距日漸遠而留。迺順行漸疾。又與日同度而伏。是爲一終。故齊者齊其不齊也。厤家言五星之周天者。

填星二十九歲有奇。歲星十二歲。熒惑二歲。太白辰星隨日。一歲一周天也。以右旋言也。書疏引馬云。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今不從者。攷之鴻範。若厤數。若王省各爲之文。今經言厤數。馬以所省言之。於經病添文也。經不言以齊庶政也。周官大司徒疏引尚書緯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文選勵志詩注。引春秋緯云。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然則天圜繞地。而地果動乎。春秋必書地震。何也。蓋地至靜者也。言動者自其靜而明其動也。猶天至動

者也。言靜者自其動而明其靜也。易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春秋所以書地震之異也。非緯文之說所能亂也。今以易言坤之動者。而疑於其靜。將亦以易言乾之靜者而疑於其動乎。樂記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言經術者必知其著焉者矣。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禋音因

此舜攝政而告祭也。肆遂也。類者類于郊祀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上帝者天也。林氏曰。自形體言謂之天。自主宰言謂之帝。禋者精意以享也。宗尊也。所宗者六。王氏据祭灋謂祭四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是也。祭灋言幽宗雩宗。而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故知其爲唐之六宗也。望者望而祭之也。徧者祭皆徧也。蔡氏曰。山川名山大川。謂五嶽四瀆之類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也。雩音于

述曰。肆。史記訓遂。夏小正傳云。肆遂也。蓋肆則無不遂矣。釋詁云。肆故今也。有故則遂爲之矣。遂爲之則今爲之矣。說文云。故使爲之也。周官肆師云。類造上帝。鄭注云。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亦其義也。古尚書說見太平御覽。蓋稱異義所引者也。釋文引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

者。馬說蓋有繇也。禮運云。夫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爲天地。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今不出馬說者。爲鑿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鄭禮注所謂天皇上帝北辰燿魄寶也。据緯言之也。今不從者。不以緯亂經也。林氏者之奇也。宋史有傳。釋詁云。禋祭也。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白虎通云。宗尊也。王義見書疏。王釋六宗。据禮祭灋也。其義今見僞家語。託爲孔子之言。僞孔叢子亦同。禮記疏稱馬昭謂王肅僞家語。蓋與漢志所錄者不同。或曰。僞孔叢子。亦王爲之。皆以難鄭故也。然則何以采其說乎。不以人廢言也。祭灋固不僞也。非多聞而愼言。無以明之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云。今尚

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在六者之閒。居中央。助陰陽變化。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謹案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故祭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鄭駮之云。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

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謂六宗。書疏引鄭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王氏鳴盛云。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則宗者天神也。此王氏之申鄭也。然五代相因。損益不同。無以明其必然也。鄭禮注云。禋之言煙。非也。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云。禋于文王武王。非燔柴之煙也。今尚書說。名實雖相應。然六者之閒。果何謂乎。揚雄謂神遊六宗者。亦意言之爾。大傳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曰。禋于六

宗。釋文引馬云。六宗。天地四時也。馬從大傳。雖古說。而非古義也。類于上帝。既言天矣。今以言禋。其亦言天乎。續漢志劉昭注引虞喜云。六爲地數。則祭地。劉注申之云。六。地數之中。舉中以該數也。禋者。薶祭也。非周禮之祭也。遂云。虞書改土。蓋劉注改禋爲堙也。釋經者而改經以求是乎。書疏引劉歆云。六宗。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又引張髦云。六宗。三昭三穆也。夫以昭穆介於類望之閒。非次也。山及水澤。非尊山川於下乎。金氏榜云。六宗者。方明也。古文尚書伊訓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志引伊訓而釋之。謂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繇來也。覲禮云。諸侯覲

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汪氏中云。六宗之禮。與祀文王同地。故曰宗祀。是不然也。夫宗祀者。周公所以特尊文王也。今言六宗。是六配也。非特尊之義也。經云。日覲四岳羣牧。於方明近矣。以覲禮之方明爲孝經之宗祀。經不遠乎。全氏祖望云。六宗。六物也。昭七年左傳云。歲時日月星辰。謂此也。姚氏鼐云。六宗。六府之神也。文七年左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今以言唐之祀典。皆無徵文也。若夫杜氏佑以爲六帝。則猶鄭禋祀之

失也。故於此辯焉。則王義不可以廢矣。祭瀆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又云。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王義據之。偽傳與王同。續漢志注。言司馬彪難之云。案祭瀆。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可乎。是不足以難之也。經云。類于上帝。以天尊統地卑也。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詩。未嘗言地也。詩序云。郊祀天地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云。不言后土。省文也。蓋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者。亦不言

后土也。經云。望于山川。凡天下山川。不表四方。無以為望也。周官所以言四望也。曲禮云。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此析言之也。周官小宗伯云。兆山川邱陵。各因其方。此統言之也。鄭禮注云。四方。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于坎。是也。或曰。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此祭四方之謂也。非也。釋言云。兆。域也。兆五帝。則言壇不言坎也。經云。徧于羣神。此所謂有天下者祭百神也。然則上下皆明。中為六宗。從可知也。鄭禮注云。壇。折。封土為祭處也。昭。明也。謂壇也。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夜明。月壇也。宗當為禜。幽禜。星壇也。星以昏見。雩禜。水旱壇也。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鄭讀宗為禜。非也。春秋於旱書大雩。此雩禜也。桓五年左傳云。龍見而雩。謂四月常雩也。先無災而雩之。非及有災而禜之也。此雩宗也。舜以攝政告祭。雖在正月。不嫌非時也。類亦非時之祭也。且宗者兼乎禜者也。詩雲漢云。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旱災而禋宗也。則幽宗可推也。釋文云。宗。王如字。是也。然則六宗何以言其二乎。此互見之例也。陳氏祥道云。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鄭禮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孔疏云。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也。繇是推之。相近於坎壇。則知泰折泰壇之相遠也。周官大司樂云。冬日至。於

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志引禮記云。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言相遠也。易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所以相近於坎壇也。寒於坎。暑於壇。壇近於坎。坎近於壇。相推則宜相近也。相近。鄭讀為禳祈。王讀為祖迎。皆非也。張子讀相近如字。是也。張子謂暑近日壇。寒近月坎。則非也。相近於坎壇。亦知四坎壇之相遠也。禹貢云。奠高山大川。奠者不易其方。東南西朔。皆相遠也。六宗。言其二於四方之上者。宗為天宗。方為地道。宜於此焉別之也。言星則知日月。言水旱則知四時寒暑。故六宗必言其二也。六宗皆行於天。月

令所以言祈天宗也。然則水旱何以爲天宗乎。雩者祈雨之祭也。水者雨也。易云。坎者水也。又云。雨以潤之。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月令云。雨水不時。故祭水旱而總之曰雩也。水溢皆天宗也。非孟子所謂旱乾水溢者也。旱乾可言雩。水溢不可言雩也。水溢者祭川谷之神。非雩宗也。然則何以知其爲唐之六宗乎。周書世俘篇云。武王乃告天宗。此周之所宗也。自周而殷。而夏。而唐虞。故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書疏云。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駮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祠也。此孔氏在唐之言也。六宗之廢。廢於異說。釋經者其慎言哉。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望祭也。哀六年左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釋山云。梁山晉望也。此諸侯之望祭也。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四望。此天子之望祭也。公羊傳所謂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也。王制云。天子祭名山大川。釋天之祭名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蓋名不同也。五嶽詳下巡守疏。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大宗伯云。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唐制殆然也。貍與薶埋皆通。徧史記作辯。鄭禮注云。今文辯皆作徧。大宗伯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神者天神。亦人鬼地示之稱也。詩大田云。田祖有神。謂人鬼也。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謂地示也。大司樂云。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邱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經別言山川。則邱陵墳衍。皆羣神也。詩云。遵彼汝墳。謂水厓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衍沃。謂平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祭灋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則古昔聖賢皆羣神也。學記云。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設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又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焉。皆羣神之類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音集

此舜攝政而見諸侯也。輯合也。瑞者執玉爲信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玉也。古者天子命諸侯。錫以圭璧。諸侯朝則執之。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受其所執之玉而冒之。大傳曰。無過者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者留其圭。改過者復其圭。是也。舜以攝政合諸侯。故合瑞也。既盡也。盡月承上文正月而言。覲見也。下見上之通稱。非天子覲禮也。日覲

者日日得覲也牧州牧也諸侯爲一州長也羣牧十二牧
也言四岳者謂四方之羣牧也后君也諸侯君其國也羣
牧統羣后日覲不言羣后班瑞不言羣牧皆互見也班復
還也蔡氏謂班頒同蓋先期以合諸侯既正月則諸侯日
至是政之無慢也諸侯日至則日見之班瑞而歸亦政之
無慢也程子曰諸侯日見不期於一日蓋以少接之則得
盡其詢察也朝直遥反長丁丈反
述曰輯合釋詁文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周官典瑞云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考工記
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又云天子執冒四寸

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言德覆天下也蔡傳以爲圭
剡上冒窒下天子執冒以冒諸侯之圭而辨其信否非也
夫辨諸侯而徒辨其玉乎所謂信者不以信僞言也蓋大
傳復留之義也大傳又云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於天子
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又云瑞也者屬也義則見
屬不義則不見屬皆不以信僞言也周官大宗伯云以玉
作六瑞王執鎮圭其下公侯伯子男文與典瑞同考工記
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者傳重之器天子
之信也周官小行人云成六瑞鄭注云瑞信也皆朝見所
執以爲信其義也桓三年公羊傳云既盡也岳亦作嶽史
記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非也諸侯廪至乃擇吉而見

之此後世之政所以多竊敗也覲見釋詁文曲禮云天子
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舜之攝政孟子所謂
相堯也非爲天子也大宗伯云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經言
朝又言覲皆不繫春秋言之則通稱也經不言四岳羣牧
日覲而言日覲四岳羣牧者非倒文無以明其得覲也隱
四年左傳云王覲爲可又云何以得覲蓋覲王而王覲則
得覲矣故諸侯朝而天子受其朝曲禮亦倒文曰朝諸侯
或疑朝覲爲上下通稱非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
見曰朝此其文以天子主之明下朝上也不以爲相朝也
豈曰上朝下乎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
襄元年左傳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鄭禮注

据傳以爲言也然則禮無大朝小安在其爲上朝下也玉
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故其言天子者則曰視
朝謂臣朝而君視之也苟以爲上朝下焉則孟子所辨瞽
瞍朝舜者郊特牲所記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者不階之禍
乎大行人云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蓋朝覲宗遇
皆謂諸侯朝也而春爲之先則發其例焉不曰諸侯朝而
曰朝諸侯與曲禮文同自天子受其朝言之也秋覲諸侯
夏宗諸侯冬遇諸侯皆以互見而省文也夫宗者天下之
大宗也謂上覲下將可謂上宗下乎故日覲四岳羣牧者
經之倒文爾孟子亦言朝秦楚也論語言儀封人請見而

曰從者見之明其得見也此可以借覲矣昭十六年左傳云宣子私覲於子產此相見之通稱也非此經之下見上也然亦無所謂上見下也後世之文言省覲者謂覲其親也亦下見上之通稱也或曰古有政之慢而不得見者乎是不然也使慢遊若丹朱而傳位焉彼諸侯能日覲邪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八命作牧蓋牧者以諸侯加命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舜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蔡傳云九州之牧非也后君釋詁文孟子云頒白者王制作班白者明堂位鄭注云頒讀爲班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守音狩岱音代贄音至

此舜攝政而巡守也自此而下五節皆史文之以類約記者也歲者凡巡守之歲也天子守天下巡守者巡所守也岱宗東岳泰山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所謂四岳也祭天燔柴故謂祭天曰柴秩者尊卑之敘若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東后東方諸侯也時月日謂義和所授者正定也合而定之所以一正朔也律謂六律竹筩爲之陽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自黃鍾之律九寸而生度量衡焉度謂五度分寸尺丈引也量謂五量龠合升斗斛也衡者平衡謂輕重五權銖兩斤鈞石也同之所以明齊紀也五禮馬氏謂吉凶賓軍嘉也蔡氏謂修之所以同風俗也五玉者若五瑞及琢圭璋以頫聘之類故不曰五瑞而曰五玉也三帛王氏以爲孤及諸侯適子附庸三者所執是也二生一死者鄭氏謂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自五玉以下皆贄也贄所以如賓禮之器也鄭氏謂贄之言至執以自致也五器劉氏謂五禮之器也如猶公羊傳如其意之如五禮之意如之者五器也既修五禮則五器有不如禮者必使如之故不曰五器如之而曰如五器於五器獨斥言贄者方行於巡守之時也終言五器備舉之也既言賓禮之贄而仍曰五器者贄乃賓禮之一端也卒

事終也復反報也周官曰諸臣之復今謂一方事終則使人報堯也大傳言舜巡守者所以言報事還歸也舜攝政之禮然也如岱禮者卽如初也鄭氏謂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格至祭也大傳曰歸格于禰祖藝與禰聲之近也馬氏謂藝禰也特一牛也蔡氏謂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是也受終言文祖者以尊統卑也歸格言禰祖者繇卑達尊也不言出告者從可知也○謹案古巡守之制天子既無深居燕安亦無逸遊蓋天下之事於此行察之矣其巡守不病民者隋王氏曰儀衞簡而徵求寡也華去聲燔音煩蔟音湊洗先上聲蕤儒誰反射音繹龠音藥合音蛤

銖音朱喙音篆類他弔反適與嫡同禰乃禮反告音梏
述曰凡爲史者事非一時類而書之約記成文略其年月
此所謂史家之撮敘濃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舜受終後五
年之二月馬据五載一巡守也然烏知舜始巡守者何年
乎未受終前堯巡守否乎史記云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寍
居朱子据之以爲巡守非舜刱也守史記作狩昭二十三
年左傳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天下者天子之守也孟
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蓋諸侯之國
皆爲天子守焉鄭大傳注云天子以天下爲守是也大傳
云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
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詩云崧高維嶽毛傳

云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
掌四嶽之祀嶽與岳通岱與代通大傳云元祀代泰山貢
兩伯之樂焉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秋祀柳穀華
山貢兩伯之樂焉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此言舜巡
守之四岳也鄭注云元始也宏山恆山也岳今文作嶽大
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此大傳之旁通
者爾非以五嶽言此經也史記封禪書引此經言四嶽又
云中嶽嵩高也其本紀言四嶽不言中嶽公羊何注引此
經而於其下益之曰還至嵩如初禮非也或曰堯時五嶽
中嶽者霍大山也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山鎮曰霍山禹
貢所謂大嶽也中嶽帝都故不巡焉然五嶽之文見於周

官堯時則經無文也今言五嶽則大傳所言安知非伏生
得於尚書未殘之先邪蓋爾雅與大傳同周官大宗伯云
以血祭祭五嶽鄭禮注蓋据爾雅也釋山之末云泰山爲
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
此爾雅言五嶽鄭据之是也泰山曰岱宗白虎通云萬物
相代於東方也應劭風俗通云宗長也爲五嶽之長華說
文作崋白虎通云華之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穫也霍山
曰衡山漢志云其在天也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衡在前居
南方蓋在地之衡山亦其義也衡山之遠古之巡守及焉
古天子習於跋涉者也舜所以納于大麓也王制云南不
盡衡山北不盡恆山今豈不盡乎白虎通云恆者常也萬

物伏於北方有常也釋山云山大而高崧詩崧高毛傳同
此統言四嶽也應劭以詩崧高言中嶽非也其言中央曰
嵩高嵩者高也是也周官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鄭禮注
以職方氏九州稱山鎮者九其五鎮爲五嶽其餘爲四鎮
遂與大宗伯五嶽注不同鄭亦据爾雅也釋山之首云河
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爾雅言五山非言
五嶽鄭据之非也蓋四鎮五嶽天下名山之大者也釋山
之首錯兼乎四鎮五嶽而統之者也五嶽冠四鎮爲雄故
釋山之末備統之以五嶽焉今以職方氏山鎮言之則釋
山之五山皆山鎮也以五嶽言之則五山者五嶽而稱其
四也其不言中嶽嵩高者猶詩周頌般序言巡守而祀四

嶽也五方之嶽望祀皆尊其巡守四方中方之巡分在四
方非以中嶽近所都而不巡也堯典稱羣后四朝亦以中
方之朝分在四方故也緜是推之五嶽者五方也五方者
五行也洪範五行敘於禹貢之時堯時不當不備五嶽也
霍山非五方之中堯時中嶽必主嵩高如大傳云也禹貢
所稱嵩高曰外方堯典則五嶽而稱其四爾禮云中央土
又云播五行於四時故四時不言土而土在其中矣孟子
言四端其不言五常之信亦然也職方氏九州之鎮不言
嵩高者以五嶽可不言中嶽則山鎮固可不言也釋山於
嶽則先言河南華者華在東都之西也於鎮則獨言河西
嶽者嶽謂吳嶽在西都也皆所以尊王都也故嶽兼於先

華之下焉中庸云載華嶽而不重亦兼之而明有尊也此
猶春秋之義錯舉四時五等之爵獨稱諸侯而諸侯之臣
又獨尊其君為公也鄭不察於斯則周官五嶽之義歧矣
鄭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為西嶽豈其然乎詩崧高疏
云必據己所都以定五嶽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斯言正
矣夫四鎮猶四望也大宗伯言四望謂四方也四鎮亦謂
四方非謂四山也昭四年左傳云四嶽三塗陽城大室九
州之險也蓋大室者嵩高別於四嶽而為中嶽也明堂五
室亦以大室居中也漢書云元封元年武帝登禮嵩高置
奉邑名曰崈高崈古崇字蓋古之大室也然則霍山何也
大傳云禹奠南方霍山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萬物盛長

垂枝布葉霍然而大是也霍與藿通漢書鮑宣傳云漿酒
霍肉其例也禹貢稱岱稱衡稱外方岱為泰山衡為霍山
外方為嵩高皆後世異名也詩閟宮云泰山巖巖爾雅釋
山首言岱而末言泰山首言衡而末言霍山備異名也釋
山云大山宮小山霍釋地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
玉焉今南方衡山四旁小而中大何以稱霍乎夫雅釋之
義非一端已也釋草云枹霍首則霍大之義可推也應劭
所謂垂枝布葉者亦奚鑿邪晉語云景霍以為城韋注云
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亦其例也書疏引爾雅郭注云霍山
今在廬江灊縣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
神於此廣雅云霍山謂之天柱此皆自武帝後而言也史

記云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漢志廬江郡灊下注云天柱山在南志不言霍山也然則
禹貢大嶽職方氏嶽山何以稱嶽也稱嶽者其山名云爾
天下之山以四嶽五嶽為尊非名嶽即尊之也中庸稱華
嶽稱二山名也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禹貢於諸
嶽皆稱其名不稱嶽焉非如釋地之稱岱嶽也何獨尊於
霍大山乎謂大嶽故獨尊之禹貢何以又稱嶽陽而不曰
大嶽之陽也莊二十二年左傳云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
配天此以大嶽稱四嶽也周語云祚四岳國賜姓曰姜是
也四岳所在詳禹貢疏柴說文引作祡禮郊特牲云天子
適四方先柴謂巡守也釋天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

今不言地者統於天也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山川豈其祭天祭山川而不祭地乎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覲禮補言祭地者明祭天已統之也不然則祭地反在山川下邪後漢書張純傳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此以漢人喜封禪而言之也管子云古之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禮器引孝經說云封乎泰山考績燔柴禪乎梁甫刻石紀號蓋後世言封禪者言天子之功德也史記封禪書亦以諷漢爾經固無封禪之文也岳與嶽通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大傳與王制同又大傳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

男五獻此尊卑之敘也協白虎通引作叶王制云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則正者定也周官大史云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此言正朔也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故合而定之者懼不一而懲怠也秦氏蕙田云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正三正也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句例同也今不從者言時月日則三正明矣時月日者皆三正所繇分也釋文引鄭云同陰呂律陽律也今不從者以言各有當也周官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典同云掌六律六同之和此陰陽同助之義也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經云律和

聲又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此以陽統陰之義也漢志云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月令云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蓋同者同之也非六同也漢志云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是爲律本黃鐘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始於子在十一月又云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萬物萌動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又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

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君主種物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灋也言陽氣正灋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

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
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
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
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
權謹矣鍾周官月令作鍾史記同族亦作蔟七亦作無中
亦作仲史記律書云九九八十一以爲宮又云黃鍾長八
寸十分一蓋史遷以縱黍言之與漢志言衡黍者不同縱
黍八十一分卽衡黍九十分也黍以廣爲分長過之厚殺
之也今灋衡黍百分得縱黍八十一分以衡者爲律尺以

縱者爲營造尺故古者黃鍾九寸今律尺爲七寸二分有
奇蓋以四率比例爲其體積面冪周徑皆以密率乘除也
古者周徑之率徑一圍三劉宋祖沖之以圜容六邊求之
元趙友欽以圜容四邊求之皆割圜之術屢求句股得徑
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有奇今泰西灋同此周率
之密也不踰律焉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
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自漢灋言之也繇今推之又以今六
寸四分當周尺矣昭三年左傳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則釜六斗四升也釜與鬴通
周官廩人云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
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繇今推之人食不

必二鬴則今量於古有加矣蓋度量古今不同而當其時
不可不同也馬五禮義見史記集解周官大宗伯云以吉
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
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此五者禮之大者也周因
於殷殷因於夏夏因於唐虞五代相因而損益之者也又
馬云三帛三孤所執也五器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
已下不還也今不從者其言三帛義不備也五器五玉文
不同也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彼文相承六器皆玉也此
文不相承也雖禮言還圭卒乃復非五玉之謂也五玉大
傳漢志作五樂史記作五玉今從史記者禮樂並稱或言
禮則樂存焉論語言夏禮殷禮是也禮記所以有樂記也

言五樂而不言五玉則贄不備也蔡傳云五玉五瑞也然
經於上文言五瑞矣今何以不曰五瑞乎蔡於義未悉也
周官典瑞云瑑圭璋以頫聘攷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
以頫聘亦五等諸侯之命使也皆所以爲贄也論語所謂
執圭也經言五玉所以概其餘也蔡傳又云五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
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非也夫東后之覲贄者五玉或
三帛焉爾二生一死何以亦繫於東后之覲乎蓋非脫簡
也書疏引王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
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
附庸執黃王說於三色無徵也其言三等信矣周官典命

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此天子之三孤也漢書百官表所謂少師少傅少保也公之孤天子之三孤皆孤也小國之君附庸也故約王義而出之也贄與摯通大宗伯云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禮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鄭義見隱八年公羊疏及史記正義下引鄭義同又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

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返歸矣每歸用特牛告於文祖今不從者爲未確也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然皋陶謨云自我五禮五庸哉則何也王氏申鄭者謂大宗伯五禮修之平日何待此時是烏知巡守之義皆察其平日所爲乎三帛之說鄭惑緯文今通典引尚書中候者猶存也鄭之釋如於文未適也四時皆歸事勞而日不足矣如鄭之言經當言歸格于東巡下此後以如初統之也何卒言于北巡下乎鄭贄至義見史記正義白虎通云卿大夫贄古以麛鹿今以羔雁

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鹿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曲禮云凡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襄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以爲贄皆賓禮之器也天子巡守諸侯萬國玉帛將之諸侯之卿大夫士不有交相見者乎將懼其失也定八年左傳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則禮器之不明也故五禮之器獨斥言賓禮之贄也五禮之器不可以不備舉也禮器一篇文質多少皆如禮之器也故五玉其器矣三帛二生一死不亦然乎禮器云三牲

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則贄之名器可推矣文二年左傳云作虛器謂臧文仲之居蔡而僭禮也易繫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禮則道之運於無形也器則道之著於有形也說卦傳所稱諸爲者皆其器也曰乾爲君爲父此人之器也故鄭禮注云禮使人成器是也論語所以稱子貢爲女器也曰乾爲玉坤爲布離爲雉兌爲羊此物之器也故陳氏澔禮說云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是也堯典所以稱斯贄爲五器也桓元年公羊傳云如其意也算術家有如數之言亦其義也劉氏者敞也宋史有傳又劉氏云如同也今攷經言同律此言如不言同則同不足盡如之義也

修五禮者。損益隨時。五器雖同。猶未如所修之禮也。或曰。論語云。宗廟之事。如會同。如者。及也。此蒙上文而言。蓋贄及五器。皆修之也。然贄者禮之器也。奚可言贄及五器乎。或曰。五器。五兵也。司馬灋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軍禮之器也。然五器不皆兵也。周官大行人云。十有一歲。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皆堯典之遺也。釋詁云。卒。終也。釋言云。復。返也。說文云。復。行故道也。蔡傳云。卒乃復者。事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緣蔡言之。其事是矣。其文非也。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穀梁傳云。復者。事畢也。今經言復。以爲故道之行。則迂

矣。經言復而蔡言不復。又非經文也。周官宰夫云。諸臣之復。鄭禮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以此言復。猶孟子所謂有復於王也。周官小行人云。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又云。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亦見古復命之遺也。至于北岳。如初。釋文用王本作如西禮。書疏用姚本同。釋文云。馬本作如初。蓋鄭與馬同。今不從王本者。此馬鄭本於文尤善也。馬藝祖義見釋文。詩我將疏引鄭云。藝祖。文祖。僞傳云。藝。文也。言祖則考著。非也。苟無異義。經不變文。廟號尤不可變也。白虎通三軍篇云。王

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其巡守篇文引作祖禰。史記說爲祖禰廟。今從大傳。叶經文也。禰文從爾。近也。諸廟父爲近也。公羊何注云。父死稱考。入廟稱禰。楚語韋注云。暬。近也。或疑藝爲暬者。非也。以禰爲暬御之稱。不倫也。格與假通。易萃彖云。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曲禮云。牛曰一元大武。言特牲也。曲禮云。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鄭禮注云。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此孝子之義也。定四年左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侯國之禮。朱子据之。以爲古天子之儀。衞可推也。隋王氏者。隋之王通也。唐書志有文中

子中說。雖或竄焉。不可謂無通所說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朝直遙反

此舜攝政而巡守有時。歲朝有考也。凡及五年。則天子適諸侯而巡守者一。諸侯朝天子而述職者四。鄭氏謂諸侯歲朝。是也。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於斯見之矣。其制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者。實相維也。敷。徧也。奏。進也。謂進告之也。諸侯來朝。徧進以言。謂無不進言也。明試以功。謂顯用其言以考績也。車服以庸。蔡氏謂周官民功曰庸。大傳謂有功者賞之。是也。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〇謹案。進言之考。稱功不稱罪者。所以開言路也。蓋讒說苟進。則職納言者察之矣。禹言車服以庸。

敢不敬應則能使讒說且不進也
述曰白虎通云所以不歲巡守者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其言之鑿也周制十有二歲而行之何邪巡守之年聖人蓋因時制之爾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皆治天下之道也蔡傳謂天子諸侯一往一來禮無不荅者非立濬之意也魯語云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魯語注引唐固云先王謂堯也五載諸侯四朝唐義是也謂堯爲先王者猶易稱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禮運稱上古爲先王亦其例也魯語而稱堯制者以春秋之世諸侯

罕朝故難稱周制也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禮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王制疏引鄭云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江氏申鄭云東方朝春南方朝夏西方朝秋北方朝冬終歲而徧明年復然故四年四朝也周官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詩韓奕疏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今攷周成王既崩九日四方諸侯未及同軌畢至也顧命云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此來朝之諸侯也公羊傳言東西分陜今謂西方東方統南北言之也則諸侯不以一方一時朝矣故韓北方之國而詩曰韓侯入覲巢南方之國而春秋曰巢伯來朝此孝經所以言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蓋禹貢九州古之幅員四方遠近從時宜而來故舜攝初年旣月而日覲四岳諸侯則常歲可推也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蔡傳云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巡守然則經奚不曰五載羣后一朝乎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雖在周制五歲一朝者亦惟衞服爾堯時事簡於周諸侯歲朝

從可知也釋文引馬云四朝四面朝於方岳之下引王說同僞傳襲之此於經文複矣肆覲東后經不旣言之邪且如馬說是經無言諸侯之來朝也敷奏史記訓徧告說文云奏進也漢書注云敷陳也蔡傳與漢書注同今攷皐陶謨言敷納又言敷同此敷之訓徧於文尤洽也詩長發云敷政優優敷陳之義也詩賚云敷時繹思釋詁云繹陳也則敷不可又訓陳矣箋云敷猶徧也詩般云敷天之下箋云徧天之下敷徧之義也引周官者司勳文釋詁云庸勞也覲禮儀禮篇名詩采菽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車服之義也白虎通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

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此亦推言之爾今無以知堯時必九錫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濬息俊反
　此舜攝政而分治山川也肇始也始分十二州也蔡氏謂
　古之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貢因其舊舜以冀
　青地廣始分冀東爲幷州東北爲幽州分青東北爲營州
　是也舜卽位咨十二牧州各一牧也左傳曰昔夏之方有
　德也貢金九牧則夏復九州矣此聖人之隨時損益也封
　十二山者封域其山以爲一州鎭也蔡氏謂如職方氏言
　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也濬深也深通十二州之川脩
　水利以養民也禹言濬畎澮距川今言濬川者約言之也

　凡川皆治之故不言數也幷府盈反雍去聲澮音繪
　述曰肇始釋詁文大傳作兆鄭大傳注云兆域也爲營域
　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江氏申鄭云周禮小宗伯兆五帝
　于四郊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觀妖祥鄭禮注云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
　紀吳越也元枵齊也諏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
　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
　析木燕也堯時不得聞矣蓋不得如周語稱周之分野也
　今不從鄭者以祭星言之於經病添文也以肇爲兆亦兆
　域十二州也詩元鳥云肇域彼四海箋以肇爲兆其例也
　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故云燕曰
　幽州齊曰營州周官職方氏九州之名於禹貢無徐梁而
　有幽幷故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幷州夫召公封燕太公
　封齊燕齊周稱孫炎以爲殷制無徵文也爾雅周官所稱
　九州殆周采唐虞而或損或益者也爾雅釋文引鄭云舜
　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幷州
　燕以北爲幽州今不出之者以齊衞燕非堯時之稱也漢
　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
　更制九州非也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舜卽位猶咨十二
　牧也引左傳者宣三年文封爲封域者周官所謂所封封
　域也周官有封人之職曲禮云諸侯方祀祭山川方祀其
　山封內之山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諸侯山川不在其

　封者則不祭也鄭大傳注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今不出
　之者封域其山則封祭在其中矣九州之山禹貢詳之爾
　雅不詳幽營之山職方氏云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幷州
　其山鎭曰恆山堯時十二山今無繇稽也濬深釋言文說
　文所謂深通川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扑普卜反眚所景反謐民必反
　此舜攝政而愼刑也典常也象其罪以常刑言有此罪著
　此刑朱子謂象其人之罪是也易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周
　官小司寇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蓋其遺也五刑五等輕重之刑也流者遠去

如水流也。宥。寬也。蔡氏謂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灋可疑。與夫親貴勳勞。則以流寬之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扑夏楚。學校之刑。贖者。所以養恥也。蔡氏謂雖入於鞭扑。而猶有可議者也。馬氏謂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眚。過也。災害也。言過誤之害也。肆。史記訓過。與眚過不同。易曰。大者過也。言罪雖大亦赦也。怙。恃也。恃惡而終。是賊也。鄭氏謂終為殘賊。則用刑之也。眚災者以肆赦赦之。康誥所謂大罪非終。乃惟眚災。不可殺也。怙終者以賊刑刑之。康誥所謂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也。此用灋而得灋外意也。謐。古文作恤。憂而矜之也。今文作謐。慎也。當從今文。憂而矜之。在敬慎之中。而不足以盡敬慎也。蓋象刑者。中正之

施。得其常以通其變。不失入而傷仁。不失出而傷義。春生秋殺。天地之心。敬慎之道也。○蔡氏曰。据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官司寇亦無其文。呂刑。五等之罰。非灋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非所以為平也。帥音率。鐸達各反。灋與法同。夫音乎。夏與榎同

述曰。典。常。釋詁文。大傳云。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太平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或曰。斯所謂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乎。三就者。服之數也。猶禮言繅皆三就也。舜言作服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象服五章。勸有德也。象刑之服。戒有罪也。今攷荀子云。世俗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亂莫大焉。繇是言之。漢武帝詔云。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是亦不然也。荀子云。象天道而作刑。今不從者。經言象不言天也。漢書刑灋志云。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非也。或曰。肉刑自苗民始也。亦非也。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謂苗民始作淫刑。非謂其始作五刑也。法與灋通。呂刑云。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

及于平民。此刑之所繇始也。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此刑之所繇制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非也。四凶之罪。非其人乎。朱氏彝尊云。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而已。繇今攷之。經云。流宥五刑。則流固不在五刑中矣。禹貢五服。莫遠於荒服。而曰二百里流。蓋如水之遠去也。宥。寬。周語文。周官司刺云。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釋文引馬云。流。放也。宥。三宥也。馬於義未悉也。經言五流。又言流放竄殛。則流非放之一端也。流宥非徒三宥也。周官小司寇言八辟云。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

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皆宥也。周官司刑疏引鄭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今攷昭六年左傳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非鄭所据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周公作誓命云。在九刑不忘。此其据矣。今不出之者。經言五刑。不言九刑也。鞭。文從革。垂革之義也。周官條狼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鞭師曹三百。官刑之遺也。爾雅釋木云。槄山榎。詩漢廣云。言刈其楚。荊楚也。皆可爲扑。榎與夏通。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儀禮言鄉射云。司馬搢扑。大射禮同。射禮所以教也。馬義見史記集解。又馬云。金。黄金也。此据漢儒言之。爾周官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淮南子

云。齊桓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角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是金以鑄兵。非黄金也。書疏引鄭駮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價相依附。此鄭於呂刑釋鍰者。是周以銅贖也。然鄭大傳注又以爲其贖者鐵也。禹貢於揚州云。厥貢惟金三品。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今不質言。闕疑也。易訟九二云。无眚。釋文引鄭易注云。眚。過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不以一眚掩大德。襄九年左傳云。肆眚。其義也。詩生民云。無菑無害。詩閟宮菑作災。盤庚云。以自災于厥身。災者。害也。蔡傳云。災謂不幸。今不從者。易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無辜而不幸也。無辜釋之。不得言赦也。若夫不幸連坐。古無連坐灋也。易復上六云。迷復凶。有災眚。釋文引鄭易注云。異自內生曰眚。害物曰災。災眚與眚災義不同。春秋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蓋肆大眚則謂之肆。非常制也。論語云。赦小過。不及大者。家宰位卑也。後世赦令。一切蠲除。謂之大赦。非以眚災言也。史所以稱武侯不妄赦也。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非日月之眚不鼓。杜云。眚猶災也。非也。論語云。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然則日月之食。如君子之過。故曰眚也。乾象通鑑引尚書緯云。當赦不赦。月爲之食。開元占經引石氏云。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眚災肆赦。月食而赦。古無是也。古

者日月之眚。鼓焉而已矣。怙恃。釋言文。鄭義見史記集解。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亦賊也。蔡傳云。賊殺也。非也。宣二年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謂殺而害之也。今殺惡人。乃以爲殺而害之乎。賊刑者。以其賊之實而名其刑也。昭十四年左傳云。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謐。史記訓靜。徐廣引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云。古文作恤。蓋形聲之近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廣韻引作誐以謐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謐。慎。謐。靜也。則靜者慎也。轉注之義也。釋詁云。恤。憂也。恤與卹通。周官典瑞注云。卹

者振救之言矜恤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竄七亂反　殛紀力反

此舜攝政而治四罪。皆上文慎刑之實也。禹既治水。舜乃肇十有二州。舜治四罪。在禹治水之先。而史敘於後者。舜所慎刑。史以類約記焉。非以文之先後爲事之次也。放。逐也。竄。逐其爲惡者也。三苗。三種之苗。猶爾雅言六蠻也。戰國策曰。三苗之居。右有彭蠡。左有洞庭。蔡氏謂三苗在荊揚之閒。恃險爲亂者也。殛。誅也。言誅罰也。鴻範曰。鯀則殛死。謂以殛而死。殛非死罪也。蔡氏謂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山。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山。是也。荊州記曰。崇

山在澧陽縣南。其餘詳禹貢。左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此在堯試舜之時。非舜攝政所治四罪也。鄭氏以四罪爲四凶者。非也。經曰。流宥五刑。放竄殛亦流也。所謂五流三居者也。四罪有死道焉。舜宥之者。共工。驩兜及鯀。堯之用之。未嘗無勞。三苗則俟其改悔故也。而四者之惡。皆罪之而不赦。此天下所以服也。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以上九節言之告祭之禮。朝見之章。巡守之制。厤象而觀天。山川而察地。賞功刑罪而治人。此萬世之文也。文者。敬明所發。其思無窮焉。皆放勳之德。格于上下。堯老舜攝而終其事也。蠡盧啟反　裔尹制反　澧音禮　渾戶本反　敦徒本反　檮徒刀反　杌奴滑反　饕土刀反　餮他節反　螭音離　魅音媚　[illegible]

音措

述曰。州。不作洲。從禮射義注所引文也。大學云。放流之。說文云。放。逐也。竄。史記訓遷。孟子作殺。蓋𣩵之省文也。說文云。𣩵。散之也。遷之者。散之也。引戰國策者。吳起對魏武侯之言也。史記正義云。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也。詳禹貢疏。殛。誅。釋言文。曲禮云。齒路馬有誅。誅者。罰也。昭七年左傳云。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此以殛而死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云。言不舍其罪也。蔡於四罪言四裔者。大戴禮所謂以變北狄南蠻西戎東夷者也。史記與大戴說同。太平御覽引盛宏之荊州記云。崇山在澧陽縣南

七十五里。今在湖南澧州也。引左傳者。文十八年文。共工驩兜及鯀。皆貴臣。而有死道者。曲禮云。刑不上大夫。非謂其無死罪也。謂賜之死而已。書疏引鄭云。驩兜爲渾敦。共工爲窮奇。鯀爲檮杌。三苗爲饕餮。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非也。治四罪與流四凶不同時。据文十八年左傳而明矣。左傳杜預注別言三苗。合言三凶。與鄭同。皆非也。三國志杜畿傳云。殛鯀而放四凶。豈不然乎。史記於堯試舜則言流四凶。於舜攝政巡守而歸則言請治四罪。蓋不以四罪爲四凶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本鴻範以爲言也。書疏引王之難鄭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

禹之勤勞、適使父殛也、今攷禹貢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謂三苗改悔也。是禹未治水而先竄之也、蓋舜攝數年、則治四罪焉。四岳舉鯀、又即舉舜、經言鯀云。九載、績用弗成、史終敘之爾、所謂九載、當及於舜攝數年、非鯀九載後舜始徵庸也。史記云。舜攝政巡守、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是也、堯老舜攝、舜之治事。皆堯命也。左傳所以謂堯殛鯀也。四罪堯臣、矣不可以堯命刑之乎。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殂音徂

此言堯崩不忘。以著放勳之德也、二十有八載者舜受終攝政之年、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放勳帝號。史追書也、殂落死也。蔡氏謂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形魄歸于地。故曰落。是也。堯在位七十載而得舜、舜徵庸三十。堯年百歲矣、其未在位之年。史不書。今不知也。其不惟百歲者乎。後世之史、例書帝年。古史非紀要不書也。父死曰考。母死曰妣。百官哀之。如父母之喪也。禮曰。方喪三年。四海謂九州之外也。言四海則中邦可知也。遏止、密靜也、止靜八音、哀之也。此放勳之德。光被四表者也。相去聲魄音拍

述曰、論衡云。堯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百有餘矣。此以今文舜二十在位者推之。蓋與古文徵庸三十者說不同也、史記集解引皇甫謐云。堯年

百十八。僞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爲天子、皆妄爲之說爾。放勳姚本作帝。此以僞傳不釋放勳爲帝號而竄之也、孟子春秋繁露引作放勳、今從之、信古也。釋詁云、殂落死也。禮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此蔡義之所繇也、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禮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引禮者檀弓文。儀禮云。斬衰爲父、諸侯爲天子、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所謂方喪也、蓋比方之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言不忘也。三載、孟子春秋繁露引作三年。釋天云、唐虞曰載、此史文之常也、夏曰歲、而經稱歲二月。周曰年。則經亦可稱三年。此變文而通言之也。然堯典一篇。曰九載。曰五載。曰三載。則史文不當變也。殆引者之異焉爾。白虎通引作三載。蓋其本文也。遏止、密靜、釋詁文。蔡傳云、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蓋蔡不以百姓爲百官也、今攷孟子引此經而說之云。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諸侯者百官之義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自此至篇終十五節、言舜在位克終。皆足承堯、以著放勳之德及於无窮也、變正月言月正者。明舜不改堯正也、堯正建寅、正月得天時之正、故謂之月正也、夏小正曰、五月

初昏。大火中。與堯時仲夏星火同。蓋堯舜禹以讓相承。正朔同也。論語曰。行夏之時。周官言周正曰正月。言夏正則曰正歲。此以見三正皆有正月。而建寅爲月正也。元日吉日也。月令曰。擇元日。月正元日。在舜六十有三之年也。格于文祖者。告卽位也。堯喪既畢。舜雖避位。而天下歸之。孟子所以稱然後踐位者也。

述曰。書疏引鄭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又引王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爾。夫鄭說本詩緯推度灾也。今緯見宋書禮志。其說妄矣。夏書云。怠棄三正。則自夏以上。唐虞而外。當

有三正迭用。不皆建寅者。且史無異義。何必爲異辭。王說亦未盡然也。論語言吉月。周官言月吉。其異辭非同在篇中也。北史李業興傳。以正月上日爲夏正。謂尚書中候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此從緯以日在營室言之。非若夏小正之足据也。論語言夏時。不言唐虞者。夏承唐虞。從可知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書周月篇言周之改正云。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蓋得天時之正也。月正元日。辥綜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非也。經言文祖。而不及舜之祖者。舜既卽位。當自立祖廟。殆在舜典而亡也。中庸言舜孝云。宗廟饗之。皋陶謨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舜之自立祖廟也。祭灋云。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此言宗堯。非也。堯與舜豈同姓乎。其言祭堯。是矣。蓋舜承堯讓。其祭禮必有以義起者。舜典既亡。今無緐稽也。書疏云。此後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豈其然乎。史記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遷亦自其國言之爾。或曰。自文祖迄堯之廟。舜皆不毀。而主祭之。丹朱相焉。從宜之禮也。受讓之義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也。四岳以一人總諸侯之事。舜卽位而首與之謀也。闢。開也。蔡氏謂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是也。達。通也。史記曰。明通四方耳目。蔡氏謂廣視聽。以決壅蔽。是也。昔王登爲晉中牟令。薦中牟士。而襄王用之。曰。我取登。既耳

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襄王且然。則舜之謀治。孰有先於此者乎。新序曰。天子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壅雍上聲　牟音謀　襜音瞻　幄音握）

述曰。詢謀。釋詁文。說文云。闢開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以見賢路之開也。大傳云。闢四門。來仁賢。此蔡義之所緐也。詩緇衣疏引鄭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灋前也。今不從者。爲未廣也。漢書梅福傳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蓋引此經而說之也。引襄王者見韓非子新序。劉向新

著書名闕亦作辟劉向說苑云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幾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此蓋通下文十二牧言之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奴旦反　任如林反）

咨謀也牧分十二州之長舜即位而統與之謀也牧宜名今以職同而統舉之故不名經所以不稱帝曰咨牧也牧

者養民而安之也鴻範八政一曰食所以養民也蔡氏謂王政以食為先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是也柔安也邇近也王氏謂能安遠者先能安近是也此互文也民勞之詩用此文蓋取自近而遠焉惇厚也德者人性所得於天行之而有得於心者也允信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難阻也謂遠之也任佞也佞人懷惡姦言似可任者也率循也厚己德信仁人而遠佞人所以能安近也蠻夷遂循服焉則能安遠矣臯陶謨所謂邇可遠在茲也此禦夷之上策也明闕中大饑流賊以興宋岳武穆金人之所畏也武穆以忠罹禍外寇陵之悲乎後世之失謀若斯也○謹案蔡氏謂柔者寬而撫之也非也中庸曰

柔遠人也言遠人未柔而王政柔遠人也左傳曰柔服德也柔者非謂寬柔也徒曰寬柔而已遠人之所以彊也所謂柔者王政撫之柔服以安也以言乎邇左傳所謂撫柔此民也（長丁丈反　陶音遥　罹音離）

述曰王制云州有伯白虎通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是也旁古通方古之州牧蓋比諸牧人養而安之牧人宜然也論語言堯以來治道云所重民食王政以食為先也孟子言王道之始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孫氏從食哉絕句以惟時屬下文釋詁云食僞也僞古通為孫氏据之謂勸使有為也此

其說不文迂而義汎乎凡在官者皆當有為何獨於牧言之乎直哉惟清奚不求其句例也柔安邇近釋詁文詩民勞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自中國而四方自近而遠也毛傳云柔安也王義見書疏能者能安也蒙上文也昭十九年左傳云室於怒市於色蓋色蒙怒之文也否則所謂色者何歟詩采芑云鉦人伐鼓蓋鉦人伐鉦鼓人伐鼓互文也論語云近者說遠者來序也僖九年左傳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譏之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僞傳云安遠乃能安

近悖其義矣詩釋文引鄭書注云能恣也民勞箋云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詩疏云伽與恣同今不從者其文迂也然箋因遠近不平言也蔡傳以遠近平言上下經文義未貫也說文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者稱能傑也蔡傳云能者擾而習之也蔡以反訓求之言如周官服不氏之敎擾猛獸也今不從者亦其文迂也或曰能古作耐僖九年左傳云入而能民昭十一年云不能其民能猶耐也今云耐邇則晦矣民勞之詩明用書文今以詩義通之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懼任人之亂德也邇也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服也遠也緜是以定我王蠻夷不敢叛矣顧命云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亂治也自治者邇也文侯之命云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成德者邇也皆與詩義同惇厚釋詁文內則云惇行孝弟其義也樂記云德者得也朱子於四書釋德之義皆以得爲言也元者召誥所謂德元也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漢志云懷任於壬任有懷義佞人孔壬懷惡姦言也周官大司徒賓興六行一曰任言信任也佞人亂義似可任者也蓋反訓也釋詁云阻難也則難者阻也阻則遠之矣率循釋詁文史記云舜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蓋史遷謂稱堯也非也經不言帝則舜咨牧之辭爾資治通鑑漢紀稱嚴尤云匈奴爲害所從來久周秦漢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夫嚴尤之言周非也周之治濟乎堯典詩出車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詩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得人而服之也斯爲上策矣唐紀稱太宗云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引大饑者見明史流賊傳引武穆者見宋史岳飛傳襄四年左傳云以德綏戎遠至邇安此魏絳言和戎之利也蓋其時晉悼公賢而知人晉國以安山戎無終子使孟樂如晉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魏絳因而利之非晉請戎和也是以和戎而遂安也引柔服者宣十二年左傳文後漢書張奐傳云奐遷安定屬國都

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此柔服之德也引撫柔者隱十一年左傳文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稽音啟契息列反陶音遙

奮起也奮庸猶言日起有功也熙光也載鄭氏謂行也易之泰曰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是謂光帝之行亮相采事惠順疇類也百揆相百事而順其事類若鴻範九疇者是

也。舜卽位求能居百揆者。猶堯之求若予采也。孟子所謂堯舜親賢急先務者也。伯禹。崇伯鯀之子。姒姓。後受舜讓。爲夏王。司空。平水土之官。衆舉禹。而稱其今所爲官也。懋。勉也。言禹既平水土。今惟百揆是勉也。經無別命司空之文。蔡氏謂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是也。稽首。頭至地。稽留也。周官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拜之特重者也。稷。田正之官。稷名棄。姬姓。封於邰。爲周之祖。鄭氏謂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是也。契。臣名。子姓。封於商。爲殷之祖。暨。與也。皋陶。臣名。既俞之。而又言汝往者。鄭氏謂然其舉。不聽其讓也。顧氏曰。咨四岳必稱舜曰者。以別上文之帝也。命禹始稱帝曰者。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

也。蔡氏曰。此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也。○謹案禹益諸臣之讓。斯足風萬世矣。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春秋之時。偃衰讓焉。而晉以興。追宣子之讓。楚人以爲晉不可敵也。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晉劉氏爲崇讓論。令除官者皆讓。君子懼其不皆中心之讓也。相去聲㨫古拜字卻他來反衰初危反

述曰。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此奮起之義也。董子對策云。日起有功。熙光載行。釋詁文。鄭載義見書疏。宣十五年左傳云。信載義而行之。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其義也。周書諡灋篇云。載事也。蓋行之則爲事矣。熙載。史記訓美事。今從鄭者。爲下有亮采之文也。皋陶謨云。載采采。釋詁云。采事也。采訓事。則載訓行。其文連也。周語云。熙。廣也。蔡傳云。廣帝之事。今不從者。堯稱放勳。無待廣之也。舜終堯事。奮庸而行。有光焉。雖若廣之。亦終其事爾。此舜事所以書於堯典也。易夬象傳云。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蓋光者行之至也。則廣之在其中矣。且廣之云者。自佗人及史氏言之可也。如舜曰廣之。不嫌於狹視先帝乎。非立言之善也。詩敬之毛傳云。光。廣也。然以言此經。則宜言光。不宜言廣矣。訓詁之文。有不可執一端而害辭者。此類是也。釋詁云。亮。相導也。則亮亦相也。惠。順。釋言文。釋詁云。疇。誰也。疇。類之衆故問其誰也。易否九四云。疇離祉。九家注云。疇。類也。或曰

釋詁云。惠。愛也。惠疇言愛衆也。皋陶謨云。安民則惠。今不出之者。順其事類。則愛衆在其中矣。經稱百揆。以事類言。於文尤洽也。懋與茂通。釋詁云。茂。勉也。周官疏序引鄭云。初。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改命曰司空。以官名寵之。禹登百揆。舍司空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鄭說非也。周官司空既亡。漢人以攷工記補之。王制。漢博士爲之也。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此非必唐虞之制也。山虞澤虞。周官屬司徒。不屬司空矣。以官名寵之。若阿衡師尚父者。後世之文。古未有也。如司空爲特寵。史豈當不特書乎。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禹之兼官。亦其義

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稷田正也鄭稷義見書疏或曰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史尊祖獨於帝命稱棄其餘則諱名而稱稷也非也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古之義也鄭俞義見史記集解顧氏者炎武也明之遺臣僖二十七年左傳言晉文云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襄九年左傳言晉悼云楚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其卿讓于善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當是時也晉不可敵襄十三年左傳言晉之軍禮云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

違也引詩者角弓文崇讓論見晉書劉寔傳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自此而下三節舜因禹所讓者而申命焉皆仍其舊職故稷契皋陶皆不復讓也阻王氏謂難也穀不熟爲飢言戹難於飢也今文阻作祖史記訓始謂始者洪水艱食也然黎民每戹難於飢治天下者常憂之豈獨洪水之始哉后君也君者主也棄爲田正主稷官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播布也布是百穀者天時先後地利高卑五方不同故備其種也稷爲穀之長故以名官申命稷在契先者論語所謂足食民信既富敎之也戹安革反難去聲長丁丈反

述曰周官疏序引鄭於此下三節云此三官是堯時事舜

因禹讓述其成功鄭說非也苟述其成功三臣豈遂居功而無言乎阻難釋詁文穀不熟爲飢釋天文漢書食貨志引黎民祖飢史記集解引徐廣云今文作祖釋文引馬云祖始也與史記說同詩思文疏引鄭云祖讀曰阻時讀曰蒔江氏云古字祖阻皆與且通如商之祖庚卣周之寶和鐘祖皆作且儀禮大射儀云且左還鄭禮注云古文且爲阻此江說之申鄭也然古字本通奚必破字邪周頌云播厥百穀言播則蒔存焉時之破字亦非也王義見釋文后稷列女傳引作居稷蓋形近而誤也如以宅百揆例之經何不以汝作士例之而言汝作稷乎呂刑稱帝命三后謂伯夷禹稷也猶所謂羣后也經云后稷則官名也汝后稷

猶汝共工也漢書百官表應劭注云后主也引國語者周語文播布說文義也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中央土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內經云其穀麻其應春其穀麥其應夏其穀稷其應長夏其穀稻其應秋其穀豆其應冬太平御覽引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此五穀也或曰粟者粱也穀粱傳云戎菽者大豆也內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此六穀也釋草云稌稻明其宜也周官大宰云三農生九穀先鄭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此九穀也皆於百穀而稱其最也詩生民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又云誕降嘉種

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此后稷之善播種也月令云季春乃為麥祈實孟夏麥秋至仲夏農乃登黍孟秋農乃登穀仲秋乃勸種麥周官稻人云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豳風云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又云十月穫稻此天氣之先後也周官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穀宜五種管子地員篇言五方之土云黃唐宜黍秫斥埴宜麥畢埴宜稻麥又言五穀之土云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此地利之高卑也或曰唐者蕩蕩然大也秫者稷之黏者也穀薄也婁婁然倦貌莊子所謂卷婁者也員古通圜穀讀若朴婁讀若縷說文云稷五穀之長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百姓百族生民也生民皆有族姓周官大宰曰宗以族得民是也品謂品節之也五品者五典之敘所謂五倫也遜順也百族生民不相親者以其不順五典之敘也敎以五典則相親矣司徒掌敎之官敷布也孟子稱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布敎之寬也敬則寬而得中矣皋陶謨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蓋五典之敘天性也蔡氏謂自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始有昧其理而不順者敎之以漸則天性不能自已是也申命契在稷後者孟子所謂飽食無敎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也○謹案史之文同而義異義同而文異何也皆以上下文明之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如喪考妣自百官族姓言之而其義安也百姓不親自百族生民言之而其義安也鴻範言畏高明矣又曰高明柔克文雖同義不得同其類然也變百官之文曰百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百官之功言之也變百姓之文曰下民曰黎民下民其咨自洪水之災言之也黎民於變時雍自萬邦之衆言之也黎民阻飢自待食之衆言之也此易所謂雜而不越者也凡書之文可以類求矣大音太勞去聲

述曰契漢書百官表敘引作卨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定四年左傳云殷民七族又云懷姓九宗則生民皆有族姓也禮檀弓云品節斯斯之謂禮遜史記舜本紀作馴殷本紀作訓說文引作愻謂順也周官云司徒掌邦敎蓋自唐虞而已然也敷布說文義也孟子朱注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此堯之敎而舜所同也詩泮水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敎寬也經云扑作敎刑不以其不才而遽棄之亦寬也此寬之中道也中庸云寬柔以敎此失中者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音滑宄音軌
夏大也中國天子禮樂文章天下莫大焉猾詐而亂也蠻
夷亂中國者必詐中國也寇彊盜也左傳曰殺人不忌爲
賊又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宄古通軌士刑官鄭氏謂
士察也服者蔡氏謂服其罪呂刑所謂上服下服也國語
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
用鑽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
刑三次是无隱也虞制兵刑壹官與周官司馬掌兵司寇
掌刑者不同蠻夷猾夏而士察之甲兵之大刑也馬氏曰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此以周制釋之則兵闕矣虞制鞭扑
列五刑之外國語鞭扑列五刑之中又不同也蓋虞制五

刑三代因之而損益焉今其制不得詳其意猶可知也三
就殆三次也原野也市也朝也宅流者之居也三居馬氏
謂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攷諸禹貢殆然
也明者易離爲明察刑之義也史記曰惟明能信申命皐
陶在契後者明刑則民知敎也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以敎祇德○謹案蠻夷猾夏外患也寇賊姦宄內患也
蠻夷猾夏繇寇賊姦宄內外通患也去患有道不脩其治
術不可以去患將何脩而可乎舜咨十有二牧自近而遠
國無任人以德之術也舜命皐陶自內而外明刑知兵以
刑之術也德刑不怠治術之神於是乎舜之天下無患矣
雖及百世有天下者宜何脩焉鉞音越鋸音據鑽借官反笮作格反朝直遙反劓魚

器反剕扶味反辟婢亦反裔以制反祇音支
述曰皐陶唐六典引作咎繇詩時邁云肆于時夏毛傳云
夏大也管仲謂之諸夏魏絳謂之諸華中國有禮樂文章
之華所以爲大也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曲
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防其亂也成十
五年公羊傳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嚴其防也猾大傳
作滑周語韋注云滑亂也史記作猾集解引鄭云猾夏侵
亂中國也今攷方言云小兒多詐而獪謂之猾晉語言卜
伐驪戎云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
勝也釋詁云挾藏也韋注云猾弄也兆似齒牙銜骨弄之
外象戎內象諸夏繇是言之蓋蠻夷之彊敢于弄獪如售

其詐能無亂乎故猾之義明足覘之矣必執說文無猾者
固也遺之也易繫辭傳云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則寇者盜也說文云寇暴也从攴从完當其完聚而寇之
也攴擊也蓋彊盜也引左傳者昭十四年及成十六年文
魯語云毀則爲賊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爲姦今不出之
者左傳之文於義尤悉也夫軌者車行之灋也今以言不
灋者蓋反訓也故古通宄焉非音同假借已也士察釋詁
文鄭義見書疏引國語者魯語文韋注云鑽臏刑笮黥刑
也說文云服治也周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此
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言服而治之
也馬五刑義見史記集解蓋据呂刑言之則周制也書疏

引鄭云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鄭意言之爾周官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非虞制也禮云適夾言適而就之也蓋夾有就之義焉馬三居義見史記集解周官職方氏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以大行人言之要服即蠻服也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周制之所緜也周書云侯甸男邦采衛言中國故不言要也禹貢甸侯綏蓋成賦中邦者也大行人於侯甸男采衛要之下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蓋要爲中國之外夷鎮藩爲九州之外也禹貢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亦其略也皋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此四裔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大學云唯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虞制殆然也宅史記作度孫氏云王制言度地以居民司徒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五流者左右鄉一也郊二也遂三也遠方東西四與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今攷盧植云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采錄則非虞制也且如其說將不爲五宅五居乎王制疏引鄭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鄭破字釋之非也易象傳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說卦傳云離麗也麗于癘而明有察刑之象焉離九四云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刑也上九云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刑之兵也皋陶謨云方施象刑惟明蓋取諸此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八愷云明允篤誠江氏云咎繇者八愷之庭堅也經言明允者美咎繇也非也此申命之辭蓋獄成而孚之義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殳音殊斨音鏘與音餘

工謂國工之百工也舜即位而言誰順我百工乎垂臣名顧命曰垂之竹矢殳也斨也伯與也三臣名史記於益之作虞而曰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蔡氏据此推之謂殳斨伯與當爲垂佐是也官有其佐相偕以和故謂之汝諧也此垂益所讓七人所以帝皆俞之而無別命也命垂在稷契皋陶後者中庸曰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穀與敎刑皆有掌焉既子庶民矣遂順事以來百工政之序也○謹案順百工者順天時地利人事之宜必不可以佗求而戾之也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此天時當順也攷工記曰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此地利當順也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此人事當順也後世或失其職或欲脩其職而失其宜皆不知所以爲順者也且共工者分職爲之也攷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百工一職裨於諸職

者也然王公士大夫之職豈不與百工異乎故舜用垂者用垂之巧也以其為國工專長也殳斨伯與亦以其長佐之也彼禹稷夔龍諸職則非垂之所能者矣而百工之事亦曷嘗為禹稷夔龍諸職攸兼之哉監古銜反悖音背與居之與音預埶與勢同以長之長丁丈反裨音皮

述曰言國工之百工者別於臣工之百工也以經言允釐百工故也曲禮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攷工記言輪人輿人冶氏㮚氏陶人匠人之類所謂百工也史記云垂主工師百工致功垂與倕通莊子云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蓋寓言乎折垂之指言垂巧也呂氏春秋云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

大巧之不可為也此妄以寓言而實之爾禮明堂位云垂之和鍾漢書古今人表殳作朱伯與作柏譽朱斨柏譽列垂與伯益之閒山海經云殳始為侯世本云伯與始為衣今無緐稽也讓于殳斨暨伯與其文與讓于稷契暨皐陶者同明其為三臣也蔡傳疑殳斨能為是器而名之虎熊羆能服是獸而名之殆非也若垂若伯與若益若朱又何說邪釋詁云諧和也諧文從皆相偕以和亦其義也監工者共工之事也月令注云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是也審曲面埶者即制圜開方之瀆也攷工記注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是也故輈人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則古之制圜開方者不旣審乎輪人云謂之國工明其巧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羆彼為反

上下者蔡氏謂山林澤藪也草木鳥獸以時取之所以順物性也舜即位而言誰順我物性乎蓋欲以宜上下也益臣名閻氏曰禹之治水暨益暨稷舜旣命稷仍舊職矣而益習於草木鳥獸禹深知之故特薦之蓋虞廷大公衆薦而不以為黨獨薦而不以為異也虞馬氏謂掌山澤之官朕虞者猶予工之稱鄭氏謂言朕虞重草木鳥獸是也程子所謂天地萬物莫非己也孟子曰益烈山澤而焚之此

洪水之時非烈無以除災也洪水旣平當順而養物矣朱虎熊羆四臣名命益在垂後者中庸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藪蘇后反

述曰史記集解引馬云上謂原下謂隰昭元年公羊傳云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此馬之所据也今不出之者為未備也王制云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以時取之也書疏云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蓋古文也漢書揚雄傳云禹任益虞而上下和此從禹曰以為說也史記云皆曰益可則今文有僉曰之文也姚本欲經文一例故從史記而竄馬鄭王本之舊爾今攷於經書禹曰者明獨薦之義也書夔曰者明獨言之

義也。皆史之特書也。未可執一例而求之也。蓋古文長矣。
閻氏者若璩也。康熙時爲古文尚書疏證辯僞者。采焉。史
記夏本紀云。禹舉皐陶將授政。而皐陶卒。封其後英六。或
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則益非皐陶後矣。列女傳曹大家
注云。皐陶之子伯益也。鄭爲秦詩譜同史記秦本紀云。大
費佐舜調和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史
記索隱云。伯翳尚書謂之益。漢書謂之伯益。蓋以爲一人
之名。而稱之者音轉爾。非也。史記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
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二人之名。
固不同也。文五年左傳云。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
堅不祀忽諸。當是時秦將大矣。而臧文仲不及焉。則爲皐

陶後者非秦也。史遷其信乎。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伯翳
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益之作虞。豈惟能議百物邪。韋注
以伯翳爲伯益。皆非也。閻氏謂孟子言禹薦益於天。今經
言禹讓稷契暨皐陶。而不及益者。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亦
非也。孟子言益相禹七年。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然則益
在舜時。固未可爲百揆也。此禹讓所以不及益也。荀子稱
益皐陶。蓋序益於先。明非皐陶之子也。馬義見史記集解。
鄭義見書疏。周官有山虞澤虞。朕虞不曰予虞者。史之變
文也。猶北嶽不曰朔嶽也。論語云。惟我與爾。又云。吾不與
也。以我爲吾。變文之例也。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古史善
於文。以成文之聲而變之也。漢書王莽傳云。更名水衡曰

予虞。是不知朕之爲言。非以名官也。文十八年左傳言舜
舉高辛氏才子者。有曰伯虎仲熊。今益之所讓。殆其人歟。
讓于朱虎熊羆。其文與讓于夔龍者同。其名皆非如禮所
謂二名者也。明其爲四臣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夔求龜反

典。主也。三禮。馬氏謂天神地示人鬼之禮。是也。上文言五
禮。此言三禮者。舉其重也。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伯
官名。夷。臣名。國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
堯者也。咨伯者。舜稱其官。帝堯老臣。故不名也。詩傳曰。堯
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嶽與岳通。宗。尊也。秩宗。秩

敘尊禮之官。洛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夙早
也。自早而夜。無時不然也。寅。敬也。清。明絜也。易曰。敬以直
內。則無不明絜者矣。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言祭
禮也。夔龍。二臣名。舜命伯夷曰寅。曰欽。禮主於敬也。舜即
位命官。至是乃言禮者。人物既治。而禮行焉。樂記所謂治
定制禮也。○謹案舜於諸臣所讓者皆俞之何也。明乎所
讓者皆其有所長也。故殳斨伯與之長。則以佐共工而諧
矣。朱虎熊羆之長。則以佐虞而諧矣。若夫稷契皐陶。其於
司空則兼長也。皐陶謨以知人而安民。非司空相國之才
而能有是謀乎。則稷契可推也。禮敬而樂和。皆叶於中。非
敬無以爲和。則夔兼長於禮也。禮之敬者。必直而清。譏說

遂以不行。則龍兼長於禮也。以此見古人之才。必神其用。
而達其原。於是乎大義貫焉。其有所長皆無所蔽也。故小
人之陋。竝耕之治。斯其蔽於農也。而稷則無矣。失柔之敎。
斯其蔽於寬也。而契則無矣。尙刑之政。斯其蔽於刑也。而
皋陶則無矣。不節之和。斯其蔽於樂也。而夔則無矣。訐直
之言。斯其蔽於直也。而龍則無矣。其皆無所蔽也。其長皆
可用也。然舜不以其兼長而命之兼職者。何也。用其尤長
者也。其命之舊職者。何也。用其尤長者而久任之也。如是。
則尤長者益長矣。孰無積乎。後世學或分科。既蔽之矣。又
兼職焉。任之暫與久皆病也。何其曠官之衆哉。示與祇同音其相去聲訐音詰

述曰。說文云。敟。主也。典。與敟通。馬義見史記集解。又引鄭
云。三禮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今攷經言五禮。此於祭禮
舉其三焉。鄭說不如馬也。周官云。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
人鬼地示之禮。其義也。引國語者。鄭語文。岳亦作嶽。史記
陳杞世家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齊世家云。其
先祖嘗爲四嶽。蓋與國語同。言其以在外諸侯爲四嶽之
伯也。亦與詩傳同。此異於經所咨之四岳。以一人在內而
領四岳諸侯者矣。詳上舉鯀疏。伯夷在外掌四嶽之祀。而
能禮於神。此佐堯之時也。今舜以之典禮焉。是入而在內
也。白虎通云。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尙書曰。咨
爾伯。不言名也。蓋白虎通所引者。今文也。今曰咨伯者。古
文也。史記云。嗟伯夷。失其義矣。引詩傳者。崧高毛傳文。蔡
傳云。秩宗掌敘百神之官。而以秩宗名者。蓋以宗廟爲主
也。非也。白虎通云。宗。尊也。經曰典朕三禮。則天神地示皆
尊之。非獨在人鬼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主次秩尊卑。則鄭
以宗爲尊也。今不出之者。鄭之言卑於經。病添文也。雖秩
有尊卑。而自祭者言之。皆所以尊之也。夙早。寅敬。釋詁文。
惟史記作維。清史記訓靜。絜禮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則清者明也。明則其絜可知也。詩天保云。吉蠲爲
饎。毛傳云。蠲。絜也。韓詩蠲作圭。亦絜也。祭禮必以絜將之
也。引易者。坤文言文。引詩者。維清文。禮著中和之用。樂生
於禮。必敬以將之。今求諸禮記則樂記存焉。猶可知也。論

語言。樊遲請學稼。孔子以其不知大人之事也。則斥之曰。
小人哉。孟子云。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其言曰。賢者與民
竝耕而食。饔飧而治。此農家者流之妄。爾寬失之柔。非中
庸也。豈禮所謂師嚴者邪。國政尙刑。若史記申不害韓非
商鞅者。蓋其忍矣。樂不節則流。違君子之和也。論語云。惡
訐以爲直者。繇是言之。漢志辯諸家所以必言其蔽也。孔
子告子路所以必言其蔽之以不好學而然也。苟察於斯。
將稷契諸臣之才不亦可見乎。禮記言夔不達禮者。譌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冑直又反永音詠於音烏拊方俯反

自此而下二節。舜因伯夷所讓者而申命焉。亦新命焉。夔爲申命。其自言擊石拊石。則舊職可知。故夔不以讓龍也。龍爲新命。舜不容衆而於後特命之。則命官盡于九人。故龍不得所讓也。上文皆不言命。而於此言之者。互相備也。胄子。蔡氏謂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士之適子也。栗嚴栗也。大學所謂恂慄也。凡人之性。直則不及於温。寬則不及於栗。剛之過則虐。簡之過則傲。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必曰中和。所以去其過不及也。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蓋永者長言以詠。故聲依之也。漢志引永作詠。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人得五行之氣。發爲五

聲。以六律和之。則無過不及。此天地之中聲也。黃鍾之律九寸。九九八十一。以三分損益隔八而得之。遂成十二律。蔡氏謂若黃鍾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餘律皆然。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八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五聲既和。則播於八音而能和矣。倫理也。言樂不相失其倫理也。神者鬼神示之通稱。樂和則神人以和也。舜即位命官。至是乃言樂者。以教化言之。論語所謂成於樂也。以政事言之。樂記所謂功成作樂也。舜命諸臣。而夔獨有言者。舜言樂感神人。其義至微。夔不言。無以發明之也。蓋八音之難和者莫難於石。今重擊磬。或拊而輕擊之。百獸既相率而舞焉。故夔歎言樂和感物。明神人將必有感也。其後皐陶謨稱夔言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言庶尹允諧者。則樂之果足和神人矣。此以見樂和之漸也。適音嫡。恂須倫反。徵音祉。還音旋。匏白交反。

述曰。呂氏春秋云。昔舜以夔爲樂正。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惟聖人能和之。若夔一足矣。此以見夔之知樂。得一夔而已足也。胄子。說文引作育子。史記云。教穉子。詩鴟鴞毛傳云。鬻子。穉子也。育古通鬻。或曰。釋詁云。育長也。謂長子也。此從育之說也。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史記集解引鄭云。胄子。國子也。此從胄之說也。周書太子晉篇云。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詩崧高疏引說文云。胄。允也。禮謂適子爲胄子。今本說文於下

七字脫焉。經云允子。朱言胄子也。馬言教長。於文未適也。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禮注云。國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言樂正之教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言國子。於義未悉也。經獨言胄子者。舉適子以統其餘也。詩幽風以嚴寒爲栗烈。論語云。使民戰栗。言戰戰而嚴栗也。寬嚴者文相反而義相成也。史記集解引馬云。寬大而敬謹。戰栗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禮聘義言玉之德云。縝密以栗。故寬而栗者。其人嚴密不疏。所以成德也。孫氏云。表記曰。寬而有辯。注云。辯別也。猶寬而栗也。詩東山箋云。栗析也。古聲

栗裂同係今攷之嚴栗以成寬則有辯在其中矣周官云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師樂歌皆詩歌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皋陶謨云以詠大傳云七始詠此長言而詠之也釋文云永徐音詠蓋詠文從永其義也徐据漢書藝文志以爲說也月令於木言角於火言徵於土言宮於金言商於水言羽此五聲之發於五行者也漢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此志言五聲之名也自人言之宮舌必中脾之聲也商舌必張肺之聲

也角舌必卻肝之聲也徵舌至齒心之聲也羽舌萃背腎之聲也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管子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此五聲不以六律不能和也漢志云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鐘之長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

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此志言六律之義也鍾與鐘通蔟與族通係志推之黃鐘之宮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參分宮損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參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參分商損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參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至角之數而參分之則餘一而不行矣此五聲所以爲天地之中聲也參分角損一則其數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爲變宮參分變宮益一則其數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爲變徵此變聲也正聲者五變聲者二此周語所謂七律也是故古樂雖亡而古樂之聲至今不亡也周官大師言八音云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白

虎通引樂記云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八音之器也以皋陶謨攷之夔言八音惟不及土將唐虞未有塤以鼓兼革土之音歟周官籥章掌土鼓可推也將雖有塤而不必備言歟周雅言吹壎吹篪而周頌有鼗言八音亦不及壎也壎與塤通說文云倫理也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經獨言神者天神稱神地示亦稱神詩雲漢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是也人鬼亦稱神詩楚茨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是也夔曰以下史記亦有此文非皋陶謨之脫簡也苟爲脫簡則皋陶謨何以此文固在乎蘇氏以爲脫簡謂舜命九官無緣夔獨言功蔡傳從之

非也。此文在皋陶謨。豈夔之言功者哉。夫夔据實言之。於堯典言樂和之始。著於皋陶謨言樂和之終。備蓋此文同。而上下之文不同也。且此經無夔言。則無以見夔之典樂爲舊職矣。其遂受帝命而不以讓龍者。何邪。哀十四年公羊疏。史記集解引鄭云。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蓋鄭不以爲脫簡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鄭以言此經。非也。周官大司樂云。一變而致羽物。又云。四變而致毛物。此非徒以所養者言之也。漢志云。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未察樂和之漸也。夫鳥獸之物。皆任天而動者也。故先感焉。人則不皆任天而動者也。若虞賓丹朱之不

肖是也。故後感焉。神則德之至感者也。非樂和之至。其遽能感之乎。故鳳皇神物也。亦後感焉。皋陶謨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蓋其漸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在力反。讒士咸反。殄徒典反。行下孟反。

堲惡也。讒譖說言也。殄絕也。行行事也。震動也。讒譖之言似達行事。及行其言則殄絕行事焉。蓋是非大亂。窮無所之。故行事以此絕也。孟子所謂邪說害事也。此其所以動驚我衆也。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誠惡之也。納言官名。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命有出納。而官獨名納言者。重開言路也。命出而又納者。復命也。讒言無信。惟允者。察讒言之道也。允出則讒說不得藉發命而行。允納則讒說不得藉復命而行。舜即位命官。而終於命龍者。不察讒言。則凡政敎皆亂也。論語言爲邦。而終之曰遠佞人。佞人殆。佞人者讒人也。雖在舜世猶不能無讒人。後世昧此。欲廣納言而讒說乘之。適以取絕事。無如何也。惡烏路反。譖莊蔭反。

述曰。說文云。堲疾惡也。讒譖也。易說卦云。兌爲口舌。說從兌言。故爲言也。殄絕釋詁文。經云。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又云。朕言惠可底行。蓋言說之繇。所以行事也。蔡傳云。殄行者。傷絕善人之事也。則於經病添文矣。史記集解引鄭云。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則殄行之殄。鄭不遺之乎。史記云。朕畏忌讒說殄僞。蓋僞古通爲。謂行事也。史記正義以姦

僞釋之。非也。殄絕姦僞。又何所驚邪。引詩者。青蠅及烝民文。周官宰夫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鄭禮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繇是言之。逆者納言也。復者納命而納言也。蔡傳於納言云。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省。皆此職也。此蔡据宋言之爾。後世職官沿革。非必盡同古制也。詩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惟允之謂也。唐風詩人。其知納言者乎。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蔡氏謂四岳九官十二牧是也。此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命者。故有此總命之辭。此以見舜之官人。能

遜謀而速斷也。其總命者皆命之以敬而已矣。時亮者時皆相之也。天功者天工也。史記訓天事是也。皋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易之泰曰。輔相天地之宜。相息匠反

述曰。史記集解引馬云。契稷皋陶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之。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書疏云。鄭以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則鄭與馬異也。僞傳與馬同。夫契稷皋陶帝申命之。非述其成功也。曰殳曰斨曰伯與。垂諸之為佐。曰朱曰虎曰熊曰羆。益諸之為佐。總命垂益則其佐七人已統之也。且伯與猶伯夷也。今彊七人為四人。曰殳斨曰朱虎曰熊羆。遂以其名如禮所謂二名者乎。四岳一人以為四人而數之。固非。不數之亦非也。皆不如蔡義也。

書疏引鄭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也。今不出之者。以二十二人之說不同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黜丑律反北音背

黜陟者治道之大也。三載考舜九載殛鯀。自堯時已然也。易之困曰。幽不明也。大傳曰。三歲而小考。九歲而大考。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是也。北古通背。北猶別也。凡相背則分別也。黜陟明則人知自奮而眾功皆興矣。雖三苗亦黜陟而分別之也。蓋禹貢曰。三苗丕敘。謂舜攝政時竄三危者也。皋陶謨曰。苗頑弗即工。則不竄之苗在舜即位初言之爾。迨即位有年。則三苗終分別而即工焉。此言舜即位後以時黜陟之效。自是三載一考。九載三考。在位五十載皆然。論語所以稱舜無為而治也。

述曰。周官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周制之因乎唐虞者也。幽明史記訓遠近。白虎通引三考黜陟。蓋讀幽明下屬焉。皆於文未適也。大戴禮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此其為古訓乎。釋詁云。孟勉也。勉者則必明矣。禮玉藻云。赤韍幽衡。注云。幽讀為黝。蓋幼者黝之省也。黝者闇而不明也。五福六極詳鴻範篇。書疏引鄭云。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檀弓疏引張逸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非也。以禹貢言之。三苗丕敘。則竄西裔者不為惡矣。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文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繇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敎猶未竭也。久喻敎而有苗請服。繇韓言之。有苗在南野。非分之在南野也。久喻敎者。積年分北之道也。呂氏春秋云。舜卻有苗。更易其俗。韓非子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修敎三年乃服。蓋以三年考之也。經云分北三苗。又云陟方乃死。言三苗服化。而舜以巡守死也。淮南子云。舜征三苗道死蒼梧。此妄言也。北篆文作北。與別之作八形相近也。吳志虞翻傳注云。翻奏曰。分八三苗。八古別字。鄭注訓八言八

第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7 版反外

猶別也。誠可怪也。段氏云。說文。𠆢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
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說文。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
也。韓非曰。背厶爲公。吳語韋注云。北古背字。虞不知經文
作北。輒改爲𠆢。而以譏鄭。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庸。召用也。在位者。上文所謂陟帝位也。舜生三十者。非
無事而書。所以紀舜鰥在下之年也。徵庸三十者。試舜三
載。受終攝政二十八載。其試舜末年。卽受終初年。凡三十
年也。在位五十載者。舜格于文祖之後。在帝位凡五十年
也。經曰。朕在位七十載。其爲文同也。堯喪三年。其初喪一
年。卽二十八載之年。迨終喪又二年。今史不書者。史書堯

喪。從可知也。孟子言舜以喪畢避位。是古者喪畢卽位矣。
與周制踰年卽位不同。蓋舜年百一十二歲也。兩三十不
稱載。至五十乃稱載者。省文也。陟方者。陟登其方。謂巡守
也。周頌般之詩曰。陟其高山。序以爲巡守之詩。易之觀曰。
先王以省方。陟方乃死。謂巡守而死也。守與狩通。國語曰。
舜勤民事而野死。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史記曰。舜南巡狩。
崩於蒼梧之野。○以上十五節。言之舜官人之明。禮樂之
文。憂勤之思。君恭而臣讓。皆敬德之符。於放勳者也。自舜
始用之年。終其在位。堯舉舜而舜承堯。書舜之美。皆書堯
之美也。所以繫舜於堯典也。般音盤

述曰。釋言云。徵。召也。布衣召用。若漢徵賢良者。是也。周語
云。惟官是徵。孟子云。以其官召之。皆召用也。書疏稱鄭讀
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
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
百歲也。然則鄭讀登庸二十。此古文也。今曰徵庸三十。則
僞古文爾。今不從鄭何也。釋文云。江左元帝時。梅賾上孔
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
已下。分爲舜典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
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今据釋文。是僞孔傳稱舜年百
一十二歲。實馬王之注也。則馬王本必曰徵庸三十。而非
梅本之僞。亦非姚本之僞矣。蓋孔本堯典終帝曰欽哉。其
下經與傳皆闕也。釋文於僞舜典首云。姚所上凡二十八

字。使孔本有愼徽五典已下之經。姚本敢僞舜典首乎。故
從愼徽五典已下。釋文仍用王本。今書疏雖用姚本。而疏
於此不言馬鄭王本之異。則非姚本之僞也。史記云。堯立
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又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
帝位三十九年崩。此史遷以二十在位推之也。夫堯求巽
位。年已七十。將老而使攝也。乃越二十年而老乎。孟子言
堯老舜攝。何爲引二十有八載以實之乎。經言殛鯀在舜
受終攝政後也。鴻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使如遷說。舜
攝政八年而已。則鯀之治水九載。禹之治水八年。皆在二
十在位之年。及攝政則殛鯀焉。是以子棄父興禹而後殛

緜也。則悖矣。書疏引鄭注。皆言鄭云。今獨言鄭讀此經云者。以經文經句皆異讀也。蓋古文徵庸三十。今文作二十。王充論衡從今文者也。引此經而斷之云。適百歲矣。僞孔離經。曰舜生三十徵庸。曰三十在位。蓋與王讀同。今稱鄭讀此經者。明鄭讀古文三十。爲今文二十。此漢注某讀爲某之例也。又明鄭讀登庸二十爲句也。中庸鄭注云。徵或爲登。此亦同。爾王本作徵。劉恕通鑑外紀引王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載。此王本之經。三十不作二十。可据以明鄭也。釋文不言鄭本三十作二十。知鄭王本同。緜王言之曰。舜生三十徵庸。曰三十在位。曰五十載。曰陟方乃死。然則五十載云何。

其辭闕如也。五載一巡守。五十載非皆陟方也。僞傳云。卽位五十年。此姚之所釆。馬歟王歟。無緜稽也。夫以在位言攝位。而不以言卽位。而添卽位於五十載上。何邪。且王以歷試亦在位矣。則徵用之年。卽歷試在位之年。經何不言三十有一在位邪。蔡傳云。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蔡於史文似矣。然堯喪畢而舜避位。卽帝位者。實三十有二年後也。蔡言居攝。猶王言攝位也。古經之義。有攝政而無攝位。隱元年左傳云。不書卽位。攝也。又云。公攝位而云惠公之薨也。大子少。然則隱以大子少而攝位也。可乎。故隱之攝位。春秋不書之也。不書之者。不與之也。則堯老舜攝

可推也。史記於堯云。令舜攝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避位。又於舜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攝政八年。而皆不云攝位也。豈不然乎。大戴禮云。舜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段氏云。二十以孝聞。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攝天子政。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之五十。則百歲也。非也。如其言。則二十後之十年。未及在位者九年。何以稱三十在位也。大戴禮實多亡闕。三十在位而上當有若所謂徵庸者之文。如以禮文三十在位。卽爲三十徵庸。則其先不言徵庸。何以遽能在位乎。非立言之序也。然則禮文雖闕。三十在位。可爲古文之徵也。帝所者。帝位也。猶詩言自天子所也。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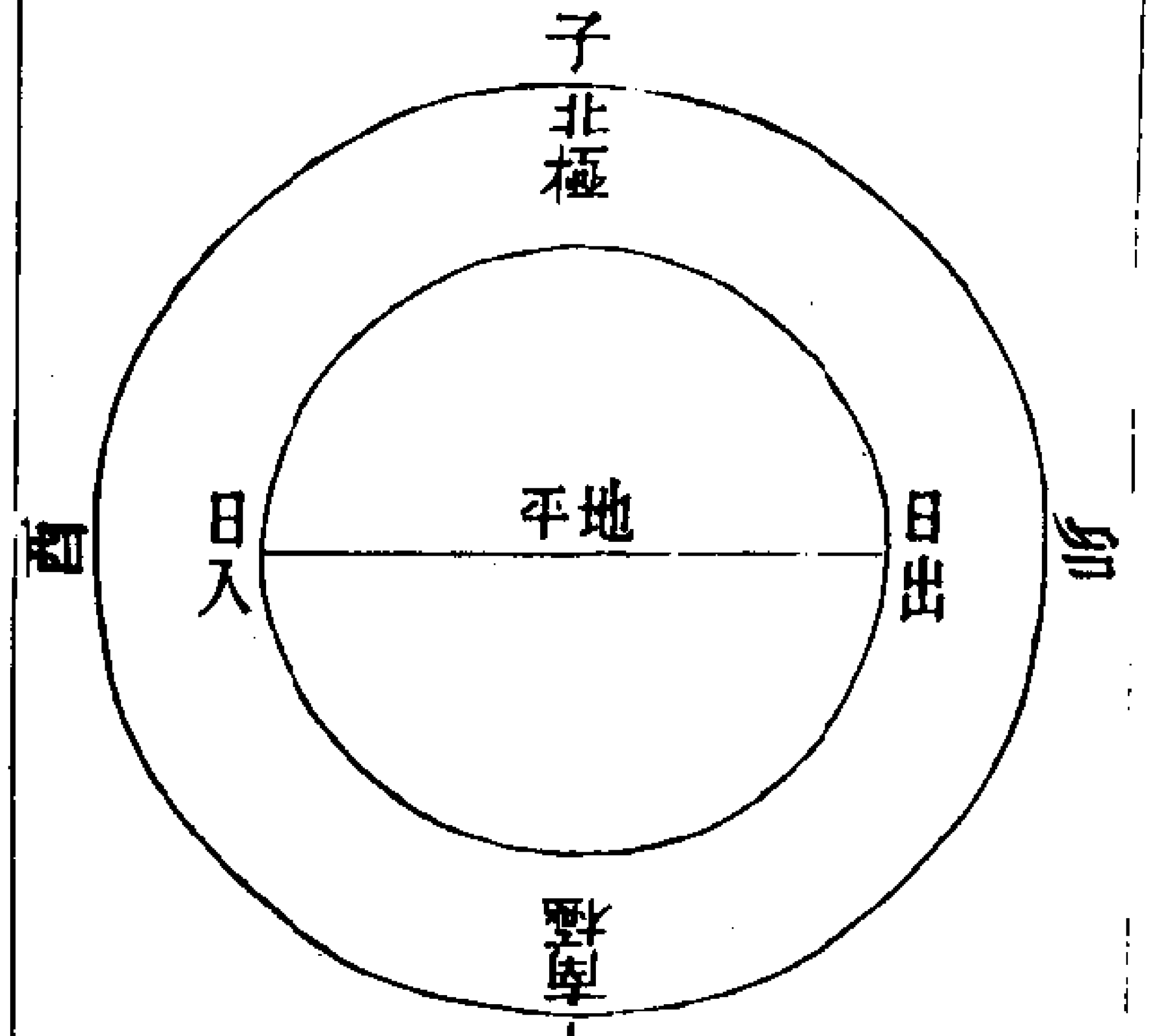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畝之一言。通上爲之。省文之例也。韓子云。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從韓。而不從其以陟爲句。謂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皆非也。竹書紀年。竄僞之書。爾不足据也。詳書序辯。巡守下方。豈不陟南嶽乎。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陟方之義也。詩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列子云。四方悉平。周以喬陟。蓋謂斯也。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如以陟方爲登假。則乃死之文。若綴旒然。經云。放勳乃殂落。豈言殂落而死乎。若夫成王之崩。顧命稱之曰。惟新陟王。此與殷禮言

陟者同矣。然言陟不言方。亦不言方乃死也。引國語者魯語文。祭灋說同。書序云。湯伐桀升自陑。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此或以爲北方之地也。書疏引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蓋鄭不以爲北方也。地志多鑿。地名或同。未可執也。史記云。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今在湖南永州府寧遠縣東南。楚辭多以重華爲言。則舜南巡狩必不誣矣。禮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蒼梧今廣西梧州府也。三妃其二妃之譌歟。抑虞制歟。山海經以爲二女而已。其書雖古。然多誕。亦無繇稽也。大戴禮稱帝嚳四妃。其曰姜嫄生稷。簡狄生契者。今攷生民元鳥諸詩。皆不明其爲帝嚳之妃。則誣也。鄭禮注据之。而謂舜不告而取不立正

妃。但三妃而已。不亦誣乎。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蓋古者妃亦后之稱也。今既曰妃。則正其爲后矣。豈以帝之二女。而事厎㒒之親。猶不序其正乎。書疏引鄭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蓋鄭明堯典之所以書舜事也。然其書舜事。爲史灋之附見焉。不有後於堯時者乎。鄭於義未悉也。或曰。自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史記舜本紀多据此文。此當爲舜典。而舜典非亡也。大學引書。此稱帝典。則古無堯典舜典之名也。非也。孟子引書。固稱堯典矣。舜典既亡。今必以爲盡於舜本紀者。鑿也。段氏云。堯典記事之文。非若後世之求工也。而其工莫尚焉。蓋以左傳季文子釋經者言之。其言舜臣堯之時。舉八愷而無廢事。則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在其時矣。舉八元而無違教。則契作司徒在其時矣。流四凶而無凶人。則皋陶作士在其時矣。皋陶者八愷之庭堅也。史以禹稷契皋陶之美。皆舜之美也。舜之美。皆堯之美也。欲以歸美於舜者歸美於堯。故從愼徽五典已下。二十有八載已上。皆爲檃栝之辭。此史之無意爲文而文獨至也。以放流竄殛類敘於象刑之下。因枝以振葉也。以禹作司空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補敘於詢岳之後。因尾以見首也。前略而後詳。前闇而後明。渾渾無涯。而其工若此。段氏之說。其知古稱經學爲文學者乎。然其所謂補敘者非也。舜即位命官。申命焉。亦新命焉。皆直敘云爾。且易著脩辭之義。若論語所謂草創之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

者。皆非無意爲之也。禮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鄭禮注云。離經斷句絕也。此所謂句讀者也。昔人稱祕省校書之例。句可絕而讀之者。離於句之旁則謂之句。易彖云。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其例也。句未絕而微讀之者。離於句之閒則謂之讀。易象傳云。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其例也。讀之之讀入聲。句讀之讀去聲。音逗。其義亦若逗焉。蓋後世以四聲而異也。凡經之注。繇乎經之句讀而行。有如水之注者矣。古之釋經者皆稱曰傳。今注之稱。漢則有然。自鄭注始也。雖然。水之注不有待疏者乎。治經猶治水。其疏之宜也。此六朝以來羣疏所繇作也。若論語之家。梁皇侃疏其著也。

堯典天象圖



凡堯典述疏言厤象者。皆此圖之說也。以意通之。則圖不多而已具矣。蓋述疏欲句中有圖。如鄭氏通志云也。今舉隅焉爾。

尚書集注述疏卷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

順德簡朝亮述

虞書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為帝謀也。史記曰。帝舜朝禹皋陶相與語帝前。篇中有舜禹之言。而獨曰皋陶謨者。舜禹之言。皆發明皋陶之謀也。為去聲

述曰。皋陶。漢書注引作咎繇。蓋古通也。謨謀釋詁文。梅本自帝曰來禹而下。分為一篇。名之曰益稷焉。書疏云。馬鄭王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又云。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合之。此今古文皆不分也。後漢輿服志云。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蓋即日月星辰至絺繡之文也。蔡邕獨斷亦同。孔氏詩疏。於殷武疏。引弼成五服。於蓼蕭疏。引外薄四海。皆引為皋陶謨。與其書疏從偽古文不同也。偽古文者。省作棄稷一篇。以皋陶謨有暨益暨稷之文。遂竄棄稷曰益稷。而分為一篇爾。今皆復合之。蓋合之而後知其義之相發明也。大戴禮云。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於此謨見之矣。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迪音翟。弼頻入聲。厲力制反

曰若稽古者循堯典敘起之文皋陶曰者史以著臣言於
君之體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明節庶明之明謂所謀
之臣也謀於明者則君之明可知也故曰知人則哲又曰
元首明哉弼輔也違則直以弼之故爲輔也諧者君從臣
弼以相和也必信行其德則能謀於明者而弼輔和中庸
所以言取人以身也欲信行其德則當謀於明者而弼輔
和中庸所以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也此一篇之大要也皋陶申言之舜禹則發明之無
出於此者焉如何者求其實也都歎美辭身修者德之本
也先慎其身修且思永修之則身修而家齊明德以親九
族故厚敘九族之親此允迪厥德之實也厲者王氏謂以

爲砥厲是也衆明砥厲之皆所以輔翼之此謨明弼諧之
實也下文申言不著九族者其本在身修也且九族在典
禮中也茲此也蔡氏謂近可推遠者在此道也昌言美言
也拜者重其言也真氏曰修身親親尊賢則自家可推之
國自國可推之天下中庸九經其祖於此與 砥音止

述曰白虎通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謂
史之爲文與堯典同明其爲聖人之謨也故白虎通又云
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是也蔡讀曰若稽古皋陶非也
史於下文稱曰不稱皋陶曰非敘臣言於君之體也史記
云皋陶述其謨曰則知史之體矣書疏云鄭以皋陶下屬
爲句蓋鄭讀與史遷同釋詁云迪繇道也道爲行道又與
導同繇與由同孟子云由仁義行迪文從由與繇同訓則
導而行之也爾雅釋宮云行道也中庸云而道自道也孟
子云欲有謀焉則就之言君謀於其臣也弼者正弓之器
本作弜說文云丙舌也舌柔而弓剛以柔從剛輔弼之意
釋詁云弼輔俌也則弼亦輔也經云予違汝弼史記說之
云予卽辟女匡拂弼與拂通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拂則
難和故以弼諧爲美也經云其弼直諧則無不受其直也
釋言云都於也詩文王毛傳云於歎辭則都義可推也朱
子云都歎美辭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
野爲鄙謂都爲美也蔡傳於慎厥身修而下不以爲申言
上文而以爲推廣其義於舜禹之言不以爲發明皋陶之

謀而以爲史集記之則經文皆不貫矣修與脩通大學云
先慎乎德言明德也言以脩身爲本也故云身脩而后家
齊蓋九族在其中矣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其義也
厲衛包改作勵非也釋詁云厲作也史記云衆明高翼高
者作而上之也書疏引鄭云厲作也以衆明作輔翼之臣
今不出之者以言弼諧於義未融也王義見書疏楚語引
說命云若金用汝作厲蓋弼諧則以厲爲翼矣茲此釋詁
文昌史記訓美釋詁云昌當也當言者必美言也昌或作
讜孟子趙注云尚書禹拜讜言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承上文而申言之信行其德而身修則知人之有德知人之有德則謀於明者而弼輔和故道在知人知人則庶明厲翼遂信行其德而安民故道在安民楊氏謂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若時猶如是也言皆如是帝堯其猶難之歎是道之大也猶論語稱其猶病諸也蓋知人安民皆言其德蔡氏謂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哲智之明惠仁之愛也懷思也何遷乎有苗猶唐書言賊不足平也能知人而安民雖有不德之人或格而化之或討而治之何足患乎巧好令善孔甚壬佞也利口好言其必善色乃甚佞焉蔡氏謂或以爲共工也驩兜有苗共工四罪言其

三者鄭氏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謹案皋陶既曰巧言又曰孔壬而以令色屬乎二者之閒何也孟子稱孔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彼巧言則利口矣進而孔壬則甚佞矣亂信者託於義而使人信之非其事之實也雖然猶託於義也亂義者則非義之義而使人信之矣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巧言者以莠言爲好言自其利口而出之也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蓋以其善色將之而無媿顏也其巧既甚雖甚佞焉有不以其善色將之者乎故令色屬乎二者之閒其情皆然爾昔漢文帝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張釋之察其非也則諫曰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帝迺止此巧言之可畏者也而君子訥言之信於以亂矣漢成帝以吏民言天變者皆言王氏專政所致而親以之問張禹也則對曰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帝由此不疑王氏此孔壬之可畏者也而春秋戒變之義於以亂矣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皇后懼顧命諸大臣爭不可而密以之訪李勣也則對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此亦孔壬之可畏者也而聖人天下爲家之義於以亂矣若此者皆帝舜所謂讒說者也（好上聲蛇以支反亡與無同勣音績）

述曰楊氏者時也宋史有傳康誥云若保赤子大學引若作如則若者如也釋詁云時是也哲史記訓智釋言云哲

智也詩烝民云既明且哲此分言之也鴻範云明作哲此合言之也釋詁云惠愛也詩棫樸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詩云髦士攸宜言知人也詩假樂云宜民宜人言宜民者當宜人也懷思釋詁文論語包咸注云巧言好其言令從斯義也令善釋詁文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莊十七年公羊傳云書甚佞也或曰釋詁云壬大也論語云巧言令色鮮矣仁皋陶則言其不仁甚大也今不從者論語言仁者云焉用佞此不又及佞乎堯典云而難任人謂佞人也言甚佞則大之義在其中矣鄭義見史記集解而書疏引作馬義者或鄭本於馬歟引詩者正月及巧言文毛傳云莠醜也蛇蛇淺意也鄭箋云碩大也引張釋之及張

禹者見漢書本傳引李勣者見唐書本傳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其言君子信也禮運云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此其言聖人義也耐古能字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行去聲又如字愿原去聲擾而小反

自此而下三節楊氏謂申言知人也載行采事也蔡氏謂亦總也總言德之見於行者有九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是也何者問九德爲何也愿者性情之愨恭者威儀之肅亂治也擾馴也塞實也寬大而嚴栗柔順而自立愿愨而恭肅有治才而敬愼馴擾而果毅正

直而溫和簡易而廉隅剛健而篤實彊勇而好義此九德也蓋有其上者性之美而有其下者學之純朱子謂其變化氣質者也彰著也九德著其有常則吉士也蓋信行其德者身修而思永故以此知人亦決之於有常也○謹案萬世人才未有不繇九德者也人雖有才而不繇九德非人才也立政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萬世人才九德盡之矣武侯治才也漢昭烈知其謹愼則寄以大事焉其得知人之術乎愨苦角反馴音循易以智反

述曰釋詁云奕大也詩噫嘻箋云亦大也易繫辭傳云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言大要也大要所以總之也載行詳堯典疏采事釋詁文易文言云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論語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此以行事知人也又云察其所安此以有常知人也蓋皋陶之術也詩載見毛傳云載始也史記云始事事孫氏申之云言始試之以事今不從者試事爲官人之道然官人必先知人蔡義實知人所從入也經言九德咸事則試事可知也寬栗詳堯典疏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晉公子廣而儉其從者肅而寬此春秋之時猶有皋陶知人之意也易繫辭傳云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中庸云君子中立而不倚柔中者能自立者也禮儒行云其自立有如此者莊子云貌愿而益今性愿者非貌爲也荀子云孝悌原愨又云愿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原古通愿禮者恭之則也

鴻範云貌曰恭恭作肅蓋愿愨之質論語所謂本也若漢書言周勃厚重少文者也故文之以禮焉禮器云不然則已愨恭則無已愨之失矣亂治釋詁文此反訓也治亂曰亂猶詩葛覃言去污曰污治事所以有成者易需象傳云敬愼不敗也周官大宰言教典云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亦反訓也宣二年左傳云致果爲毅論語云求也退故進之擾者緩退毅者果進也韓非子云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求其毅也易文言云直其正也詩小戎言君子之以直興師也其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言其和也若晏子春秋所稱直諫皆非戇直者也易繫辭傳云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此其可也論語云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爲其無廉隅也禮儒行云砥厲廉隅若仲弓之簡德行之
科論語稱其可使南面也周書謚灋篇云平易不訾曰簡
明其廉也堯典云簡而無傲廉則無傲可知也釋詁云簡
大也簡易者得大略也中庸鄭注引廉作辨蓋異文也周
官小宰以六計弊羣吏皆尙廉也其六曰廉辨言廉則辨
在其中矣塞史記訓實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言其實
也文五年左傳甯嬴言陽處父之剛云商書曰沈漸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此不實爲剛之害也剛者
不屈於人又或不知而妄行於是乎不實若論語言子路
之佞且戒其敗也堯典云剛而無虐塞則無虐可知也剛

健篤實易大畜彖傳文彊與强通禮聘義云勇敢强有力
者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若晉書言周處折節讀書卒爲君
子者也彊者多急而任氣韓非子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
自緩求其義也昭元年左傳云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不亦
凶乎書疏引鄭云凡人之性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
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叶乃成其德緐今攷之上九者鄭以
性言之善矣下九者當以學言之鄭以性言之於義未融
也又鄭云寬柔擾三者相類即鴻範柔克也愿亂直三者
相類即鴻範正直也簡剛彊三者相類即鴻範剛克也鄭
言正直者於義未悉也易象列剛柔而尙中行鴻範三德
之象也九德約之則爲三德矣蓋剛克柔克而皆正直者

也愿亦柔亂直亦剛也彰史記作章言章明也彰著猶章
明也引武侯者見蜀志諸葛亮傳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浚息俊反祗音支凝魚陵反

宣著也祗者敬也祗敬重文猶無逸言嚴恭寅畏也蔡氏
謂九德有其三曰宣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曰嚴而祗敬
之益以謹是也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言有家也浚深
也亮相也日著三德其德夙夜深明可爲卿大夫而有家
日謹六德其德相天子事可爲諸侯而有邦此知人而能
官人也蔡氏謂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翕合敷

徧施用也言於九德之人合受之而徧用之皆任事也俊
乂者鄭氏謂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也僚官也與寮通
左傳曰同官爲寮師師者相師其德也百工惟時者百官
不失五辰之時也撫循也蔡氏謂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
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
凝鄭氏謂成也槩音慨

述曰詩淇奧云赫兮咺兮大學引咺作喧韓詩作宣赫宣
者明著之義言明德也釋詁云祗敬也引詩者兩無正文
浚今文作翊史記同釋言云翊明也則翊明爲重文矣大
傳云翊輔也釋文引馬云浚大也馬以浚通駿釋詁云駿
大也今不從者以本義自明也易恆象傳云浚恆之凶始

求深也。莊九年公羊傳云。浚之者何。深之也。日宣所以深明也。亮相詳堯典疏。大學云。伐冰之家。又云。百乘之家。此卿大夫稱家也。周官有家宗人家司馬。其例也。邦者。五等諸侯之國也。此論語所謂有國有家者也。易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貴德也。翕合釋詁文。敷徧詳堯典疏。論語稱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言德之施用也。鄭義見書疏。下引鄭義同。㕣漢書谷永傳引作艾。孫氏謂釋詁云。艾長也。言耆德也。周語云。耆艾修之。釋詁云。僚官也。詩板云。及爾同僚。引左傳者。文七年文。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蓋反言之。相師其非德也。廣雅云。師師衆也。非也。苟以衆言。則惟言百僚可矣。楚辭王逸注云。撫循也。詩

東方未明毛傳云。辰時也。禮月令言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於季夏之末云。中央土。易說卦言八卦之位。坤土位於西南。火金之交也。說卦云。兌正秋也。坎者水也。然則震春木。離夏火。兌秋金。坎冬水。以互文而知也。白虎通云。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其義也。旺古作王。易坤象傳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冰以凝而成也。堯典言授時云。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言功以時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幾平聲

無古通毋。戒止之辭。教謂身教。非敎令也。有邦逸欲。繇上敎之也。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蔡氏謂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之幾藏於微。非常人所豫見。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圖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且至萬焉。可縱欲乎。是也。上文必言日宣日嚴者。以此也。中庸所以言莫顯乎微而愼獨也。曠空也。論衡謂毋空衆官。置非其人。與空無異也。天工人代者人君官人。人臣爲官。皆代天事也。蓋信行其德。自戒逸欲以謹幾。知人之本也。謀於明者而弼輔和。相戒逸欲以謹幾。知人之效也。知人則能官人。而亮天功矣。金氏曰。此結上知人而起下安民。

述曰。無史記作毋。蓋古通也。大學云。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言身敎也。又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敎令

也。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或作吉凶之先見。或曰圖之於微。則有吉無凶。故言吉不言凶也。今蔡以凶禍言者。自逸欲而推之也。論衡者。漢王充所著也。工漢志引作功。後漢書馬嚴傳引此經而說之云。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此人君之義也。孟子所謂天子一位也。堯典言舜之命官云。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此人臣之義也。孟子所謂治天職也。禮運云。其官於天也。禮器云。人官有能也。史記云。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金氏者履祥也。元史有傳。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敕丑力反　衷音中）

自此而下二節楊氏謂申言安民也五典五禮即堯典所稱者也敘者次之有倫也五典者以五常之性而敘之所謂五品也秩者敘之有常也五禮者以五典之理而秩之所謂禮有五經也敕正也自由也謂由行也禮曰由禮庸常也蓋敘秩典禮皆出於天天工人代正之而厚敘由之而常秩則皆爲我之責呂氏以爲中庸天命之性脩道之教者是也同寅協恭蔡氏謂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也亦兢兢業業之義也衷中也天所與人典禮之中即上文所謂德也惇庸而順典禮之中故曰和衷和之以中則無知和而和或至失中者矣猶易言和順于道德也中庸言

中和繇體及用中發爲和也臯陶言和衷繇用及體和不失中也從典禮者爲有德悖德者爲有罪章明也以五服章明其有德也五服詳下文五刑詳堯典章德刑罪皆天工人代之政事宜重勉之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敕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述曰說文云敘次弟也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勑字今相承作勑則作勑非也下文敕天之命史記作敕太史公云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是也說文云敕誡也言誡正之也敕亦作勅後漢書班固傳注云勅正也引尚書曰勅天之命其義同也經云惇敘九族蓋天敘之人從而厚敘之也釋詁云秩常也有常則無不敘者矣秩繇敘生禮繇典定也禮器云禮者體也仲尼燕居云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由禮則體其理之常焉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引禮者經解文庸常釋詁文五庸梅本作有庸釋文云馬本作五庸今從馬者於文尤洽也呂氏者祖謙也宋史有傳白虎通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五常之性五典之原也中庸鄭注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鄭之爲說異乎白虎通以水爲智以土爲信也今攷易坎彖傳云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鴻範云思曰睿以土言也睿者智也蓋鄭自一端言之也易乾文

言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易言四德者四時也而不及信四德非信不行以土之分王言之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知與智通中庸言固聰明聖知孟子言智者知而弗去此智之貞固也故五臟之腎則水也內經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蓋白虎通自全體言之也義古作誼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繇是推之知其等殺智在其中矣誠以行之則信也是故親親者父子之道也樂妻帑和兄弟而順父母者夫婦之道也兄弟之道也順親而信朋友者朋友之道也

信朋友而獲上者。君臣之道也。五典者。五常之敎也。皆五常之性也。莊六年左傳云。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言衷之爲中也。周語云。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韋注云。衷中也。國語言衷。又言和。此和衷之義也。言衷言和而先言明潔。此寅恭以和衷之義也。朱子以經之衷爲中者。是也。釋文云。衷音中。此音從乎義也。吳語云。今天其降衷。盖降衷所以受中也。五常之性。合而言之曰中。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言禮之中。皆命於天也。言禮而典可知矣。易繫辭傳云。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言中行也。禮以中爲體。以和爲用。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又云。知和而

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言和之失中也。或曰。衷中心也。和衷猶同心也。以言典禮則淺矣。雖同心。豈必得中者乎。書疏引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江氏云。曲禮曰。禮不下庶人。鄭未然也。孫氏云。王制葬祭之禮。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江說非也。今不出鄭說者。五禮之訓。鄭於堯典及此經。雖有兩義。皆馬義該之也。懋亦作茂。漢書董仲舒傳稱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王制云。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蓋士者衆之望也。故楊氏以士爲衆焉。亦參乎孟子國人皆曰賢之義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自由也。謂因由也。明者明其善。威者威其惡。有土。有天下也。蔡氏曰。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威。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威。上天下民。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卽天理所在。而吾心之敬。又合天人而一之者也。是也。此結上安民。以終天人之義。（聞去聲）

述曰。上威字。梅本作畏。則經文歧矣。釋文云。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鄭注引作威。當從之。說文云。通達也。則達亦通也。呂刑云。王曰。來。有邦有土。此有邦者卽有土也。經上文言有邦。今不以有土爲有邦者。爲帝舜謀。宜以天下言也。詩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學言平天下云。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其義也。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厎之履反）

惠。順。厎。致也。蔡氏謂皋陶言我所言順。可致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可有功也。贊謂以言助之。所謂謨也。襄。蔡氏謂成也。皋陶謙言予於致功。今未有知。惟予心所思。則曰以言助之。又助庶幾其成爾。

述曰。釋詁云。惠。順也。厎。致。釋言文。儀禮士冠禮云。贊命。鄭注云。贊。佐也。此以言助之也。史記云。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詩芣苢毛傳云。采采非一辭也。今言贊贊。其例也。定十五年左傳云。不克襄事。周書謚灋篇云。因事有功曰襄。蓋助成之義也。書疏引鄭云。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

知思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今不出之者鄭於經病㴩文也蔡傳云思曰之曰當作日蔡以予思日孜孜推之非也大誥云永思艱曰則思曰之義自明也孟子言齊王之臣云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蓋可以反觀矣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昬墊予乘四載隨山栞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孜音茲墊丁念反栞音刊畎音犬澮音繪距音拒粒力入反】

予何言者蔡氏謂禹歎皋陶之言至矣我更何所言也孜

孜無怠也昬墊迷陷也四載者史記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欙隨山謂行山也栞槎識也謂表木也蓋表木以識之也奏猶敷奏以言之奏謂奏告於上也鮮食鳥獸魚鼈之食也距致濬深也九川九州大川也畎廣尺深尺澮廣二尋深二仞皆田閒水道也論語所以稱禹盡力乎溝洫也以攷工記推之自畎而遂而溝而洫而澮今言畎澮蔡氏以爲其餘從可知也先決九川以致之四海次深畎澮以致之川治水之序也播謂播穀艱食穀食無逸所謂稼穡之艱難也懋蔡氏謂勉也蓋勉其遷之也大傳作貿易也交易以徙其貨謂之貿遷變其貨之居積謂之化居穀食謂之粒蓋禹初治水益主山林與益奏言衆民惟鮮食爾及洪水漸平與稷播穀奏言衆民得播而艱食者有穀而無鳥獸魚鼈其未遽得播而鮮食者有鳥獸魚鼈而無穀交易徙其有無以變其積貨於是衆民乃皆穀食然後萬邦興治若此其難也禹追言其難願帝孜孜無怠即以戒逸欲而安民故皋陶師之也【橇子絕反音蕝欙居玉反行山之行去聲識音志貿音茂】

述曰孜孜史記作孳孳大誓云孜孜無怠昬者日昬則迷也溺水亦迷也說文云墊下也蓋下陷也成六年左傳言墊隘者有沈溺之疾其義也四載之乘據史記夏本紀言之也橇漢書作毳如湻云毳以版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孟康云毳形如箕尸子云澤行乘蕝即毳也欙史記河渠書

作橋說文作欙漢書作梮如湻云梮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人轝以行今據經言乘載韋說是也隨山史記訓行山栞衞包改作刊非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杜注云刊除也蔡傳以言此經失之矣說文云栞槎識也夏書曰隨山栞木此古文也史記作栞此今文也而遷於禹貢訓表木焉不然則木者山之美也豈宜統言隨山而刊之乎蔡傳謂除木以通蔽開道者則該於禹貢敷土中矣距史記訓致濬史記作浚攷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

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
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又云。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
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畎與甽通。周官庖人云。鱻薨之
物。鱻古鮮字。注云。鮮謂生肉。禮內則云。冬宜鮮羽。注云。鮮
生魚也。曲禮云。水潦降。不獻魚鼈。則洪水有魚鼈之鮮也。
襄三十年左傳云。惟君用鮮。謂田之鳥獸也。則山林有鳥
獸之鮮也。史記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又云。令益與衆庶
稻。可種卑溼。此遷以稻爲鮮食也。易說卦言震云。其於稼
也爲反生。其究爲蕃鮮。將稻爲鮮食之說歟。孟子云。益烈
山澤而焚之。則益主山林。非同稷播。何爲而予稻也。艱或
作根。釋文引馬云。根生之食。謂百穀。馬據異文也。詩思文

疏引鄭云。禹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戹之食。授以水之
衆鱻食。謂魚鼈也。孫氏謂周官司徒於川澤云。其植物宜
膏物。注云。膏當爲櫜。蓮芡之屬有櫜韜。魯語云。柱能播殖
百穀百蔬。周棄繼之。注云。草實曰蔬。此申鄭之義也。今據
經言乃粒。特明穀食。非以百蔬言也。其言鱻食。是矣。遺鳥
獸焉。訓奏爲授。於文未適也。史記云。與稷予衆庶難得之
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此遷言下鮮食爲食少也。今
據經云。鮮食。不云食鮮。且與上鮮食不自歧乎。蔡傳云。奏
進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然雖在萬世。敢
以播種爲易食乎。禮言進食。言下以奉上。非言上以予下
也。史記訓奏爲予。非經本文也。且經言暨稷播。則進衆艱

食。是矣。何以進衆艱食鮮食乎。以爲始播之時。艱食不足。
兼進鮮食。則經何不再言暨益也。僞傳於上鮮食云。栞木
得鳥獸。於下鮮食云。決川有魚鼈。則洪水魚鼈。豈必待決
川而有邪。僞傳云。衆難得食處。與稷教民播種。則經何不
言庶艱食暨稷播邪。且言奏庶艱食。又何也。懋漢書食貨
志引作楙。與貿通。釋言云。貿市也。易繫辭傳云。日中爲市。
交易而退。言貿易也。釋詁云。遷徙也。遷其有無。則貿存焉。
蔡言懋勉。不以貿言。與漢書注同。亦一義也。孟子云。古之
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有無汎言之也。經之有無。
若汎言之。不以食言。則何以下言烝民乃粒乎。且貿遷亦
常爾。禹何以於思艱者及之乎。孟子云。穀與魚鼈不可勝

食。言食貨之養生也。孫氏云。化古貨字。史記呂不韋傳云。
奇貨可居。此古義也。今據經言有無。有者貨居。無者非貨
居也。且言居可不言貨。漢書食貨志言廢居。是也。釋詁云。
烝衆也。粒今文作立。史記云。衆民乃定。定者立之訓也。詩
思文云。立我烝民。毛傳不破字釋之也。詩思文疏引鄭云。
粒米也。衆民乃復粒食。則古文作粒矣。孟子言粒米。王制
言粒食。謂穀食也。穀食謂之粒。猶禮於飯食謂之飯也。或
疑乃粒不辭。非也。孟子言洪水之時云。草木暢茂。禽獸繁
殖。五穀不登。又言禹之治水云。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蓋
自此經而推之也。詩無衣毛傳云。作起也。興猶起也。史記
云。萬國爲治。則無以見其始興也。詩騶毛傳云。作始也。王

氏念孫云作與乃對文謂始治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
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徯音奚）
稱帝以告者蔡氏謂所以起其聽也乃猶汝也古人質故
稱帝亦不嫌稱汝也慎乃在位者即敬哉有土之義也止
者至善之所止也所謂典禮之中也蔡氏謂事物各有至
善之所而不可遷者是也安者止其所止也所止有至微
之幾焉先察其動之微而後得其事之安康安也惟幾者
即萬幾之義也惟康者蔡氏謂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也
皆所謂信行其德也大學所以言明德之知止而慎獨也
其弼直者所謂謀於明者而弼輔和也若是則人應之而

天命之矣所謂天人之義也禹申言慎乃在位者若是也
丕應大應也徯志待其志而應之也昭光申重休美也易
之大有曰順天休命（重直龍反）
述曰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蓋後世之禮其義不相爾汝也詩云天保定爾此臣報上
而稱爾者自天稱之也金縢云若爾三王此冊祝之辭從
古人之質也易艮象傳云艮止也又云止其所也大學云
在止於至善又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以經求之安汝止能安也惟
幾能慮也惟康能得也故察幾者大學之慎獨也康安丕
大徯待昭光申重休美皆釋詁文史記集解引鄭云天將
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此鄭惑於讖緯而為之說爾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近輔也易之謙曰不富以其鄰蔡氏謂帝反復歎詠以
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也
述曰詩正月毛傳云鄰近也凡鄰必相輔經言四鄰蔡傳
惟以左右言之於義未悉也引易者謙六五文易泰象傳
云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富者以其實言之也失實者實若
虛也陽象實陰象虛謙六五之象居君位而虛中是不富
也未有不能用其鄰者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
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股音古肱古恆反左音佐會音繪彝音夷藻子鎬反黼音斧黻音弗絺陟里反）
蔡氏謂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
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是也蓋翼為明聽皆所以
弼之而為鄰也翼即庶明厲翼之翼為與明聽亦所以翼
之故先言汝翼以見義也左右者導也有民所有之民也
宣力者蔡氏謂布其力也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為者
力為之也觀如易觀其象之觀象者象其物宜也易曰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舜以前古人已
為之也日月星辰者取其在上而照臨也日月會於辰以

星知辰故星辰統爲一章也山者取其鎭靜而生物也龍
者取其隨時而變化也華蟲雉取其有文而耿介也宗彝
虎彝蜼彝虎取其服猛蜼取其智捷而合爲宗彝以祭蔡
氏謂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文秀而清絜也火者取其文
明也粉米白米取其能養也黼象爲斧取其斷也黻者取
其有違而弼直也阮氏謂黻象爲兩弓相背古弗字也鄭
氏謂會讀爲繪絺讀爲黹黹紩也說文引會作繪謂繪會
五采繡也蓋五采者五色之采必先繪以五色而後繡以
五采是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也六者言作繪六者言黹繡
互文也鄭氏謂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

而下是也此即上文服以章德之義明者明此義也六律
陽律也蔡氏謂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六律聲音皆詳堯
典在察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于人之攸忽言失治也
蔡氏謂忽治之反也詩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五言者蔡氏謂詩歌之協五聲者
也出謂用其詩納謂采其詩納而後出而經言出納者且
出且納其聽無窮也蜼力癸反斷丁亂反黹音指紩治質反芮如鋭反
述曰釋詁云左右導也易泰象云以左右民言導之也詩
崧高云四方于宣孔疏云宣布之釋言云宣徧也徧則布
之矣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江氏云治功曰力周官司
勳之義也釋言云觀示也僞傳以言此經非也象其物宜

易繫辭傳文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者
日月星也詩小弁毛傳云辰時也三辰皆以紀時也僞傳
以言此經謂日月星爲三辰則辰者總上之文不以十二
辰言與堯典異矣非也書疏謂十二辰非有形可繪豈其
然乎周官職方氏言九州之山鎭山止以鎭也而生物之
仁在焉論語所以言仁者靜而樂山也易乾文言云時乘
六龍以御天又云乾道變化言龍之飛潛隨時也易說卦
云離爲雉離者文明故曰華蟲離火之烈雉則耿介而烈
於死也楚辭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是之取爾雉禽也以蟲
稱者禮月令云其蟲羽其例也周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
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凡四時之閒祀

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知宗彝爲虎蜼者以周官司
服毳冕知之也二者皆獸之毳者也追享朝享先鄭謂祫
禘也蓋大祭也宗彝之繪虎蜼者將舉其大祭歟將虞之
未備六彝歟書疏引鄭云虞夏以上蓋取虎蜼而已鄭亦
意言之爾禮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爾雅釋獸云
蜼卬鼻而長尾郭注云遇雨則倒懸於樹以尾塞鼻繇是
言之虎者服猛蜼者智捷也然虎彝蜼彝非徒爲虎蜼也
彝以祭宗廟焉則取其孝也非以虎蜼言孝也李氏時珍
云蜼出西南諸山中喜羣行老者前少者後食相讓居相
愛生相聚死相赴柳氏所謂仁讓孝慈者也此其說果爲
蜼邪則於虎又何說邪或曰宗彝一章今以爲虎蜼則二

章矣。侯鯖錄。言貴州思南之山。宗彝巢樹。老者居上。少者
以次居下。少者得果傳於上。則宗彝之孝。一物也。故以爲
一章也。然謂獸名宗彝不亦戾乎。是烏知虎彝蜼彝。以彝
爲一章邪。藻絜可薦。詩所以歌采藻也。班氏東都賦云。鋪
鴻藻。言其文也。說文引作璪。說卦云。離爲火。文明之象也。
攷工記云。火以圜。蓋繪其象也。粉說文引作黺。又引衞宏
云。文如聚米。釋言云。黼黻彰也。攷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僞傳云。黻爲兩己
相背。蓋與爾雅孫炎說同。蔡傳從之。謂取其辨也。然兩己
者何物邪。禮書引白虎通云。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
過。蓋彌違之義也。黻與拂通。弗者拂也。黻者弗也。弫古弗

字。兩弓相背之象也。阮氏者。元也。道光時。以漢學名。或曰。
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會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
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史記
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說文敘云。書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舊文而不鑿。皆古說也。今不
從者。於文未適也。鄭義見書疏。下引鄭義同。司服希冕鄭
注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鄭謂希者字之誤也。黹
紩。釋言文。謂刺繡也。書疏引鄭云。衣用繪。裳用繡。今不從
者。衣從用繪。非可久服也。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五
采備謂之繡。賈疏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
職也。釋器云。黼領謂之襮。詩揚之水云。素衣朱襮。又云。素

衣朱繡。是衣亦繡黼也。大戴禮云。帝堯黃黼黻衣。則舜可
知也。月令云。染采。謂以五色染之也。書疏引鄭云。性曰采。
施曰色。非也。經豈言以五色彰施於五采乎。攷工記云。東
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
元。地謂之黃。蓋黃者中央土之色也。元出於黑。故六者無
元爲五也。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其義也。彰。鄭注大傳
引作章。或曰。釋詁云。會合也。作會言合織之也。禮玉藻繢
綏注云。繢或作繪。說文云。繢織餘也。詩葛覃傳云。精曰絺。
麤曰綌。史記云。堯乃賜舜絺衣。此會與絺皆如字讀也。非
也。以會爲合織。是言五采可矣。經何以又言彰施于五色
乎。絺者夏服。非以統四時也。或曰。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
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
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
而上。王服十有二章。可知也。哀七年左傳云。制禮。上物不
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
天。獨稱袞者。舉一章以統之也。猶論語言禹之美黻冕也。
故釋言云。袞黻也。鄭司服注謂周以日月星辰繪於旂旗。
冕服九章。非也。公九章。王亦九章已乎。今攷周制九章。此
昭二十五年左傳所謂九文也。鄭言周制。不可破也。王之
袞有升龍。公之袞無升龍。白虎通云。傳曰。天子升降。諸侯
降龍。此其殺也。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鄭謂尊其神明。

是也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希冕三章衣繡粉米焉元冕一章衣無文裳黼黻而已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索隱据今文作采政忽漢志作七始詠鄭本作在治曶皆異文也大傳云聖王巡十有二州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又云七始天統也楚語言五色六律七事而曰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將七始之遺歟史記集解引鄭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蓋鄭以曶通笏也笏者備曶忘也然於在治之文不亦窒乎王氏申鄭者以在爲采謂欲取致治之言記之於曶則於經病添文矣今攷論語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中曶蓋古通也漢書揚雄傳云於時人皆曶之曶與忽通故司馬相如傳云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引周書者見芮良夫篇古有采詩之官巡守則陳詩王制云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陳所采詩也卿大夫士或爲詩而聞於朝若周之召穆公吉甫家父寺人孟子之詩可攷也此詩所繇納也詩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既納而定其詩也詩既定於是乎出矣周官云大師敎六詩詩序云關雎風之始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此詩所繇出也舜制殆其然也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五言皆五聲之言也漢志云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

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繇志推之察五言則所察者遠矣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謂背道也背道則直言以弼輔之苟面從而退議則非弼直矣前後左右之輔曰四鄰禮記稱虞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謂此也蔡氏曰此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

述曰違史記訓辟背道者必辟也桓二年左傳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言能弼之也大戴禮云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書疏引鄭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今不出之者以官名沿革不同未可以言虞制也經之所謂四鄰皆弼也豈獨言右弼乎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是也大戴禮言周之前道左充右弼後承者以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分職焉此四輔之名雖不同實四鄰之遺也洛誥云亂爲四輔其義也說苑云伊尹對湯曰明君在上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蓋四輔者商因於虞夏而周因於商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頑音還撻他末反識音志颺音揚否方有反

蔡氏謂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直是也讒說卽堯

典稱舜所塱以告納言之官者讒說皆出於衆頑故曰庶
頑讒說以帝言承之庸之禹言敷納以言則此蓋未薦用
之士而納言者也不在時者謂不在是弼直也侯射侯也
射者正直故卽射以明敎之撻扑也蔡氏謂扑作敎刑使
記而不忘也識志也書以志其善惡所以勸戒也蔡氏謂
如周官書民之孝弟睦婣有學者是也左傳言著於丹書
亦其遺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使不直者爲直是欲竝生
也工樂官納言卽上文納五言謂所采詩也時者以其時
也颺揚也謂道揚之蓋以詩敎也下文颺言臯陶自颺其
詩此則工颺所采詩也格蔡氏謂有恥且格之格言改過
也承蔡氏謂薦也言庶頑讒說改則薦之用之不改則威

之皆章德刑罪之義也（婣與姻同）

述曰儀禮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射侯之遺也禮射義
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可以言中舜使習射是於不
直者明敎之直也蔡傳謂以射明其果頑讒否非也蓋頑
讒者以言與行決之若徒決於射不亦迂乎王氏夫之謂
以與射不與射辨之若禮記稱射於矍相之圃者亦非也
夫讒說者旣不與射矣是遽棄之也撻扑詳堯典疏儀禮
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撻之此射之撻也周官閭胥云凡
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此凡事之撻也非明史言庭杖者
比也周官族師云月吉則屬民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
學者蓋黨正閭胥亦皆有書焉此書其善也襄二十三年
左傳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丹書者錄罪之書此書其惡
也周官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字則識者志也儀禮稱樂
官曰工襄四年左傳云工歌文王之三襄十四年左傳云
工誦箴諫蓋颺言之遺也下文颺言史記訓揚言顧命云
道揚末命其例也昭十三年左傳云奉承齊犧蓋祭者奉
承而薦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應去聲）

俞哉者然之而尤有說也蒼生者海隅之遠天蒼蒼然所

生極光天之下而言也天爲大生雖遠無所不生也詩傳
曰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獻賢也罔無也言帝光被
四表中國黎民之賢皆惟帝臣惟帝知人於賢是舉其舉
之者徧納以言明示衆庶以其言所行有功遂賞車服以
敘功焉誰敢有爭心冒功而不讓敢有不誠應乎蓋庶頑
讒說當格而丕應弼直矣所謂知人何畏乎巧佞也論語
所以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日奏者卽堯典之夙
夜納言也敷奏以言故有敷納也言帝苟不敘功若是則
庶頑讒說終不格而妄冀納言之賞將日與弼直者爭奏
其言是讒與直徧同日奏也則無功矣（冒莫報反 錯音措）

述曰蔡傳云俞哉者蘇氏謂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

然而心不然之辭也又云禹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今不從者心口相違非所以擬禹也帝欲竝生非不以德也皋陶言討罪用刑而禹然之非不以威也易說卦云乾爲天繫辭傳云是以大生焉引詩傳者詩黍離毛傳文詩桑柔云以念穹蒼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皆傳義也晉書言王衍云誤天下蒼生世說云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此以蒼生爲生民通稱失視遠之義也僞傳云蒼蒼然生草木則於經病添文矣蔡傳云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今不出之者以不承天言則不明也釋言云獻聖也論語鄭注云獻猶賢也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敷作賦庶作試蓋聲之近也六詩

有賦亦敷言之義也杜注以賦取釋之非也春秋繁露云貴賤有等衣服有別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蓋引此經而說之也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傳言古車服之制則經之納言者可推也史記云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今不出之者以略曰奏之文也堯典敷奏之敷史遷訓徧今訓布亦不如也蔡傳云遠近敷同日進無功夫無功不可以言日進矣易益彖傳云日進无疆明其功也今以奏爲奏言謂讒與直徧同日奏不添文乎凡蒙上文而釋之者非添文也罔無釋言文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好去聲頟吾格反創七羊反又去聲呱音孤度徒洛反長丁丈反祗音支

丹國名朱所處也虐者戲謔也頟頟猶格格謂舉之也凡行舟候水丹朱好慢遊則不及候無晝夜皆格格雖無水且舉舟以行也左傳曰女有家丹朱作傲虐則朋淫于家非詩關雎之友樂不淫也此皆丹朱之傲所致堯不以天下傳之以是絕其世傳也禹戒舜無若丹朱傲者承上文

慎乃在位而言亦戒逸欲之義也雖舜之聖禹猶以丹朱戒之程子謂處崇高之位所以戒之者當如是也予創若時者禹自言痛懲於丹朱如是也荒大也禹娶塗山氏之女在家者辛壬癸甲四日爾既而生子啟泣聲呱呱弗暇子之惟志平水土大度敷土之功蔡氏謂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分一面而言之爲二千五百里合兩面而言之爲五千里蓋甸服千里而禹貢曰五百里甸服則五服所至今文說謂方五千里是也師者鄭氏謂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收也薄迫也長者蔡氏謂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建五人爲之長也卽就也禹言土功所成弼帝成

五服有土至于五千里緜中而外立師長之官以率之蓋
天工人代各行有功今不窴之苗頑不就工獨無功也可
不念乎帝於是本皐陶及禹所謀者言之蓋所以念之也
迪朕德謂身修無逸欲以立知人敘功之本也時者是三
苗也三苗非功不敘乃功惟敘則頑者當格而應之矣如
既竄之苗禹貢稱三苗丕敘也皐陶爲士而察之其敘者
方將敬其敘其終不敘者方將施以象其罪之刑而必明
此即章德刑罪之義所謂知人何遷乎有苗也堯典稱舜
黜陟幽明分北三苗者緜此謀也謔許約反要平聲率音帥
述曰惟亦作維慢亦作嫚遊亦作游史記云帝曰毋若丹
朱傲維嫚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絶其世予不能

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然則經有帝
曰禹曰之文而梅本删之歟非也釋文於此經不言馬鄭
王本之異明梅本同也傲亦作敖論衡云尚書曰毋若丹
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又云禹曰
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論衡引書不稱
帝曰而自以帝舜敕禹釋之予創若時作予娶若時繫諸
禹曰之下與史記說繫諸帝曰之下不同蓋經無帝曰禹
曰之文說經者以意添之爾漢書言劉向之奏者亦以毋
若丹朱敖爲舜戒禹之辭皆非也丹今在河南南陽府內
鄉縣西南漢志云堯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謂此也傲
說文引作奡或曰奡人名論語云奡盪舟即罔水行舟非

也奡與夏羿同時非禹所聞也或曰帝繫云瞽叟產重華
及產象敖則敖者象也亦非也經言敖不言象也詩淇奧
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詩終風云謔浪笑敖此傲虐之義
也敖古通傲夫傲虐者非佗虐也蓋傲之虐也經言無若
丹朱傲則虐緜傲而生也丹朱雖不肖堯不以比四罪而
猶處之丹淵其爲虞賓也猶以德讓終則非如佗虐者爲
也故曰嚚訟可乎明其虐言之不善也釋訓云格格舉也
書疏引鄭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
頟頟使人推行之今不從者禹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
行舟必未及洪水之時故罔水也僞傳云陸地行舟如其
說何以經不言陸地而言罔水乎朋古文作堋說文云堋

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
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段氏云古文假借以堋爲朋也閻
氏乃謂堋淫者居喪犯淫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信如是則當言喪淫不得言堋淫也堋淫則于野而非
于家矣今据說文言亦如是以明之則段之難閻非也蓋
古禮日中而葬葬日虞虞則反其家矣言堋而淫于家亦
一義也堯以是絶之豈堯在而丹朱居母喪歟蔡傳云朋
比小人淫亂于家蔡以家爲易言反其家之家也夫朱之
家堯之家也小人不得至其家也如謂禮父子異宮經當
言朋淫于宮也且經言淫不言亂也以下文禹娶反觀之
則家者其妻妾也易坤彖傳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凡

以類合者謂之朋。詩云朋酒斯饗。又云錫我百朋。則於物
且稱朋矣。創者刃刃之傷。禮所以言創鉅痛甚也。漢書云。
匈奴亦創艾。詩小毖箋云。懲艾也。此痛懲之義也。塗山今
在安徽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哀七年左傳云。禹合諸侯於
塗山。漢志九江郡當塗縣。自注云。侯國。應劭云。禹所娶塗
山侯國也。有禹虛。水經注引呂氏春秋云。禹娶塗山氏。不
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
癸甲爲嫁娶日也。列女傳云。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詩生
民云。后稷呱矣。說文云。呱。小兒嗁聲。中庸云。子庶民也。鄭
注云。子。猶愛也。詩時邁云。昊天其子之。其例也。詩天作毛
傳云。荒。大也。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書疏詩殷

武疏。王制疏引鄭云。五服已五千。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
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此鄭以堯之五
服服五百里。禹之所弼。服加五百里。則服千里也。非也。帝
畿甸服千里。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自一面言之。相距則
千里矣。非禹有所加也。王制疏引許氏異義云。今尚書歐
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
萬里。謹案漢地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蓋許以五千里爲
一面也。鄭說與許同。如其說。何以經不言至于萬里乎。經
言五千者。以鳥飛準繩而開方言之也。非以人蹟迴曲爲
里灋也。方五千里內之積數。則可以萬里爲灋求之矣。豈
方萬里乎。古今里灋不同。虞之里灋。未可求之漢灋也。必

釋五千爲萬里。於文未適也。弼之爲言數見於篇。此與上
文義同。鄭之釋弼。亦於文未適也。蔡傳云。疆理宇內。人君
之事。非人臣所當專。故曰弼成。今不出之者。以臣之弼君。
凡事皆然。此承上文言之。可無訓也。五服中外詳堯典三
居疏。禹貢五服疏。僖二十四年左傳云。薄而觀之。謂迫視
也。晉語韋注云。薄。迫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此中國所以稱四海之內也。周官大司馬云。二千五
百人爲師。僞傳以言此經。謂一州用三萬人功。非也。大傳
云。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
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蓋師之
爲義。伏以地言。鄭以官言。分地設官。義相因也。下言建長。

亦以官言也。鄭義見詩蓼蕭疏。又鄭云。外則五國立長。使
各守其職。今不從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今言五
長。不言五國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其在
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此唐虞立長之遺也。詩東
門之墠毛傳云。即。就也。史記云。道吾德。乃汝功序之也。繇
是言之。禹言各迪有功。而帝乃自居爲己德乎。帝稱禹功。
禹不辭讓。禹亦自居爲己功乎。蓋失其義矣。且皋陶謨皆
所謀之言也。帝稱禹功。非所謂謨也。康誥云。時乃不可殺。
豈乃汝之謂乎。詩簡兮云。方將萬舞。箋云。方。且也。莊子云。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蓋古之遺言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戛居八反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鼗音桃柷尺叔反敔魚呂反鏞音庸閒去聲蹌七羊反韶時昭反
自此而下二節史敘夔之言樂以明下文之歌所繇作也蓋帝舜朝禹皐陶相語帝前夔於其語終而言樂其言羣后德讓庶尹允諧者亦與皐陶迪德弼諧之義相發明也戛馬氏謂擽也鳴球玉磬也鳴球列首獨言戛擊其餘諸器不言若擊若鼓若吹若播者從可知也鄭氏謂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大傳曰以韋爲鼓謂之搏拊裝之以糠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呂氏春秋曰舜爲二十三弦之瑟蓋虞制也詠歌詩也此皆堂上之樂也格至也虞賓丹朱也蔡氏謂堯之後賓於虞猶微子賓於周

也丹朱亦爲羣后尊賓故別言之在位在助祭之位言賓敬不傲也羣后德讓鄭氏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下者堂下之樂也於此言下則上文爲上可知也管竹管蔡氏謂猶周官所謂陰竹孤竹孫竹之管也漢禮器制度曰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虞鼓未詳也合樂用柷止樂用敔鄭氏謂柷狀如漆桶中有椎撞之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擽之以止樂笙者蔡氏謂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施簧於管端鏞者蔡氏謂大鍾也閒代也堂下之樂與堂上詠歌閒代以作也蔡氏謂以詠以閒相對而言鄉飲酒禮言歌鹿鳴笙南陔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也蹌蹌舞貌簫與箾通舞者所執也韶繼也言繼堯也蔡氏謂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成者樂之一終也蔡氏謂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猶周官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皇靈鳥鄭氏謂雄曰鳳雌曰皇來儀者蔡氏謂來舞有容儀也擽郎翟反縣平聲糠可岡反漆音七桶徒孔反椎直追反撞直江反陔古哀反麗音離
述曰馬義見釋文廣雅云擽擊也書疏言鄭以戛擊總下樂器非也琴瑟豈戛擊者乎禮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注云揩擊謂柷敔僞傳釋戛擊與禮揩擊注同非也經固別言柷敔也釋器云璆琳玉也球與璆通晉語云籧篨蒙璆鄭鳴球義見書疏周官小胥云縣鍾磬儀禮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蓋縣在堂下也今鳴球在上且列首焉明其尊也周官大師云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樂記云治亂以相注云相即拊也以搏拊名器言其可搏拊也蔡傳以搏拊言琴瑟非也弦與絃通白虎通云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德讓義見周官大司樂疏下引鄭柷敔義同又鄭云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今攷郊特牲云王者存二代之後此自周繼夏商言之也鄭以言舜則鑿矣蔡傳云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非也與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祭有定位不可以相讓也況賓位乎蓋德讓者詩所謂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也鄭不連在位而言是也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引管義

者。大司樂文。周官小師注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大司樂注云。陰竹生於山北者。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是也。漢禮器制度者。王制疏所引文也。樂記云。聖人作爲椌楬。詩有瞽傳云。柷木椌也。圉楬也。圉與敔通。爾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白虎通云。柷始也。敔終也。說文云。柷樂木空也。詩鹿鳴云。吹笙鼓簧。白虎通云。匏曰笙。鏞鄭本作庸。釋樂云。大鍾謂之鏞。大司樂疏引鄭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其成也。鄭据禮言之也。周官眂瞭云。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注云。鍾不言頌。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今不出鄭說者。經言笙庸無鍾磬之文也。間代。釋詁文。蹌亦作牄。說文云。牄鳥獸來食聲也。釋訓云。蹌蹌動也。史記云。鳥獸翔舞。舞則動矣。樂記云。韶繼也。引季札者。襄二十九年左傳文。引九變者。大司樂文。引孔子者。樂記文。爾雅釋鳥云。鶠鳳其雌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易漸上九云。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言儀容也。釋詁云。儀匹也。鄭以言此經非也。周官大司樂疏引鄭云。來儀止巢而乘匹。此於上下文爲不類矣。釋文引馬云。鳥獸䇭簴也。馬据攷工記梓人言之也。風俗通云。舜作簫象鳳。此皆不知樂感而爲之說。爾春秋時。齊作韶樂。說苑稱其

感及嬰兒。而論語歎焉。況舜時乎。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於音烏

蔡氏曰。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石音角。最難和也。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攷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此羽可謂之獸也。是也。率舞。鄭氏謂相率而舞也。尹正也。正者長也。言衆官之長信皆和也。○謹案。堂上之樂。亦感鳥獸。堂下之樂。亦感神人。樂成而感鳳皇之靈。則神人與物無不感矣。羣后德讓。則庶尹亦德讓。庶尹允諧。則羣后亦允諧。皆互文也。上節先言神人而後言鳥獸。所以明其立言之序。下節先言百獸而後言庶

尹。所以明其致感之漸也。蓋堯典所謂神人以和者。夔乎是遂明其義焉。贏郎果反

述曰。史記於此經皆約舉其辭。而無二夔曰之文。周官大司樂鄭注。引夔曰作夔又曰。則經有此二夔曰之文矣。說文云。拊揗也。言輕揗之也。釋樂云。大磬謂之毊。言大則有小可知也。引詩者。詩那文。引攷工記者。梓人文。鄭義見周官大司樂疏。君正。釋詁文。詩那云。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而繫之曰。衎我烈祖。又云。庸鼓有斁。而繫之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鞉與鼗通。詩有瞽云。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而繫之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皆堂下之樂。而感神人者也。則經之互文可推也。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省悉井反賡音庚明古音亡叢才公反脞倉果反惰徒臥反墮徒果反

敕戒也帝因皋陶之謀又感夔之言樂用作詩歌先序其意曰敕戒天命惟隨時戒之焉惟隨幾戒之焉卽迪德而天人謹幾之義也喜說也起謂振起也熙興也臣任股肱之勞而喜說則君爲元首之先而振起百官繇是興矣卽弼直而欽四鄰之義也拜手稽首者頭至手又至地也颺言者揚言也易之夬曰揚于王庭皋陶將歌而揚言先序

其意也率謂先率也作爲也憲灋也卽典禮之中可爲灋者也君率臣作爲以興事而謹汝之灋蔡氏謂興事者易至紛更故深戒之是也卽寅恭和衷之義也屢數也省者察以考之也蔡氏謂興事而數考其成則覈實無欺蔽是也卽知人敘功之義也賡續也載成也蔡氏謂續帝歌以成其義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皋陶賡歌而責難於君也良謂賢良也叢脞蔡氏謂煩瑣也惰懈也墮壞也君能知人以官人君聖明則臣賢良衆事繇是安矣所謂謨明弼諧庶明厲翼也君不能知人以官人君兼衆事而煩瑣則臣不任事而懈力萬事繇是壞矣立政所以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也蓋君臣一體帝與皋陶之歌皆皋陶之謨而歌以永之焉帝拜者猶周官言王揖也所以禮皋陶也夬古快反數音朔䉤音核瑣蘇果反懈今賣反

述曰帝與皋陶將歌而先言此詩序之祖也且詩成莫捷於是焉敕史記夏本紀作陟與樂書言相敕者不同蓋不如敕之義長矣說文云敕誡也戒與誡通釋詁云喜樂也說猶樂也釋言云興起也則起亦興也言振興也熙興釋詁文周官大祝辨九𢷎三曰空首注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𢷎古拜字稽首詳堯典篇荀子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說文云率先道也先率亦其義也作爲釋言文憲灋釋詁文屢數詩賓之初筵毛傳義也屢與婁通釋言云婁亟也數猶亟也釋詁云省察也詩大東毛傳云賡續

也賡文從庚說文云賡古文續釋詁云賡續也易大有象傳云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則載者成也書疏云鄭以載爲始謂續帝始所作歌也帝無又歌以始歌爲說非也如從史記賡作更謂皋陶更始之歌則於又歌似矣然帝之歌言臣道也皋陶亦豈更之乎大傳云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所謂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易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又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而必曰大明終始言元首之明也明夷象傳云明入地中六二云明夷夷于左股豐象傳云明以動九三云日中見沫折其右肱言非明則無以爲股肱之良也明古讀若亡與良康爲韻据易及詩之古音也故明都爲望諸焉孟子有良臣之稱

言臣之賢良也凡物聚爲叢叢則煩亂物挫爲脞脞則瑣細今之恆言猶曰煩瑣也釋訓云瑣瑣小也釋文引馬云叢總也脞小也書疏引鄭云總聚小事以亂大政今不出之者於義未融也禮聘義云不敢解惰則惰者解也解與懈通僖九年左傳云臣竭其股肱之力則懈者力之懈也史記樂書云萬事墮壞王氏云墮徒果反與脞惰爲韻此上去聲通釋文謂許規反者非也周官司儀云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周官司士云孤卿特揖蓋揖者拜也說文引揚雄云拜從兩手下是也古者君於臣亦拜也大傳言舜云於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既竭褰裳去之此其傳聞於古歟抑秦漢閒好事者爲之歟此以覘帝與皋陶之歌去之遠矣詩靈臺云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又云庶民子來又云於論鼓鐘何其辭之似也其餘亦襲周詩者爲多其載歌之終猶有戒慎之意焉蓋雖歌卿雲而方憂民去矣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

順德簡朝亮述

夏書

夏者禹有天下之號也國語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其嘉禹者與禹貢在堯老舜攝之時其時唐也虞自唐而與夏焉故据大傳之例禹貢亦稱虞夏書然古無兼稱自禹言之則謂之夏書矣且夏書不從禹始將不失其本乎本禹爲書其錄禹貢成功則禹之所以有天下者也故說文引禹貢爲夏書史記夏本紀錄禹貢焉

祚音胙　姒音似

述曰引國語者周語文湯誓言夏氏諸經皆言夏后氏則

夏以氏稱也左傳屢引夏書矣今可攷者皋陶謨云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禹在虞時也僖二十七年左傳引爲夏書自禹言之也猶堯典云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此舜在唐時也文十八年左傳引爲虞書自舜言之也而禹貢可推矣故繫禹貢於夏書非自東晉梅本而始然也

禹貢

禹貢者史言禹治水成功而致天下之貢也禹名也夏書而稱禹者質也禹灋天子之都有賦無貢諸侯賦以供其國用貢以獻於天子王氏謂摯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是也蓋九州之外其貢皆統於斯矣○或曰禹貢古書也

其裨於今之經術者。何哉。蓋禹貢之書。禹所以能彊中邦之術也。昔者。帝堯爲天子。知人而命禹。禹承天子之命。念天災以修水利。修水利以勸農功。勸農功以成田賦。其賦納也。惟賓穀也。九州之賦等不同。而同於什一也。非禹之足民而足食者乎。其賦兵也。甸服之制。治田以治兵。爲中邦先也。綏服而內。九州之民。皆奮武衞也。非禹之足民而足兵者乎。鴻範八政。以養民之食。始以用師之兵。終。斯天錫禹鴻範。而宣天子之光者邪。夫食與兵者。中邦之大權也。禹俾食與兵皆足。佐天子馭中邦之大權。其何有不足者哉。故山澤之物。禹以中邦諸侯主之。正其貢焉而已。而非中邦者。皆不聞其或敢爭也。是八政之貨。行乎食與兵之間也。而八政之司徒。所以揆文敎者。皆立矣。禹如是。則中邦彊矣。四海雖大。皆惟以皇極德先。而貢中邦天子哉。故言其成功者。則曰。四海會同。蓋八政之賓。莫盛於四海皆賓也。此禹所以能彊中邦之術也。今中邦萬世不可一日而不變通以推其術者也。夫中邦之九州。大矣。孰不欲食與兵皆足者乎。然非成田賦不可也。穀生於農田而不窮。兵出於農田而可用。故田賦宜成也。欲成田賦。非勸農功不可也。貨行乎食與兵之間。從古以來。未有徒先行貨而食與兵繇是而足者。中邦然也。雖非中邦者。其形若不然。其實亦皆然也。八政之司寇。大刑用甲兵。當赴死焉。貨利之民。孰與赴死。民爭貨利。雖日勸農。且棄之矣。一旦有

故。動百萬之衆。能宿飽乎。雖速饋運。而如其無可饋何。故農功宜勸也。欲勸農功。非念天災以修水利不可也。草人土化之灋。尚矣。非不宜求也。而八政之司空。則司水利。其農功之大利也。九州地勢。西北漸高而憂旱。其下者亦憂潦焉。東南漸下而憂潦。其高者亦憂旱焉。則以水無蓄洩之利。故也。歲有天災。豈必洪水。可不念乎。故善經術者。變通以推之。其制。非必古制也。而皆有古制之精意存焉。天下所以重經術士也。若明史徐貞明水利之議可攷也。夫八政之祀。其在禹貢。九山栞旅。是也。苟不得其精意。非亂祀與。將不祀矣。禹則以水利農功而報祭之。其精意也。皆經術也。宋程大昌爲經筵官。進講禹貢。辯古山川。孝宗不喜。謂宰執曰。此闕疑可也。嗚呼。其進講者不求經術之失乎。而後之論者曰。蓋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爾。而不在辯古山川也。則又失矣。夫禹貢非徒辯古山川已也。有經術焉。安見經筵不當講者乎。雖然。議魚鹽。問織皮。辯金三品。則經術之末也。非經術之本也。絜音揭。潦魯皓反。洩音薛。

述曰。周官云。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凡邦國小大相維。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蓋貢以其地所有也。此周官土均所謂以均地貢者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此周官小行人。所謂令諸侯春入貢者也。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其貢可推也。若肅愼氏之貢楛矢也。此於禹灋所謂厥貢者不異矣。鄭大宰注云。嬪貢絲枲也。又引先鄭云。斿貢羽毛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大宰注云。賦謂口率出泉也。此鄭以賦爲丁稅焉。泉者錢也。夫丁稅而算口錢。繇漢武帝始也。漢書貢禹傳言之矣。鄭以漢之斂灋釋周官。非也。蓋自邦中而至邦都。皆賦於任土也。周官云載師掌任土之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皆任土也。任土則宜賦也。此於禹灋所謂厥賦者不異矣。周官云。司會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蓋曰邦中。曰關市。曰山澤。曰幣餘。非田野也。其餘皆田野也。非田野而以田野該之者。明賦以田野之任土爲正也。故禹灋任土。則無關市幣餘之賦焉。帝都冀州。無土貢。有土賦。則山澤該乎土矣。其外八州。有山澤之貢。無山澤之賦。蓋不同也。孟子云。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其禹灋之遺歟。鄭大宰注引先鄭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是也。周官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此先鄭之所据也。鄭注云。家削

三百里。賈疏云。大夫采地謂之家。三百里之內地名削。是也。釋文云。削所教反。亦作稍。鄭注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是矣。夫斥幣棄餘。故算其占賣而賦之。俾勿競焉。非算口錢也。或曰。此周官職幣振邦財之餘也。然邦財而振收之。何以稱賦邪。敖氏繼公云。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其義也。鄭載師注引先鄭云。士田者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鄭注云。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甸縣都詳下文厥賦疏。或曰。賦者出田穀也。貢者獻土物也。書疏以爲有用賦市

以貢者。有賦外采以貢者。何也。繇今攷之。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注以此爲貢之輕重也。則言天子食之矣。於是賈疏据之。以爲用賦制貢之差。謂市其所有而貢焉。今書疏略同。詩甫田疏引鄭志云。凡貢篚之物。市價以當邦賦。蓋鄭說若斯也。然大司徒言封疆者。豈符於孟子乎。夫魯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論語所謂顓臾在邦域之中者。孟子非不知也。而必謂今魯方百里者五。爲非。則周官封疆。必非先王之制也。況所謂其

食者。如以其人所食者言。當承公侯伯子男而言也。豈言天子食之乎。蓋周官非以其人所食者言。而以其地可食者言爾。周官司勳云。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其例也。周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畮與畝通。鄭注云。萊謂休不耕者。是也。周官云。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蓋於斯辨之矣。周官大司馬云。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故大司徒言其食者。固以是推之也。苟推之以開方。雖諸男之地。其可食者亦不少矣。此周官之本意也。然則以其食爲其貢者。非也。彼謂用賦市以貢者。豈所据乎。周官掌葛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

邦賦之政令。此草貢者。猶閭師任民之貢草也。若諸侯九貢。無以草貢稱也。非市以貢之例也。夫市以貢者。後世則有焉。爲乎制其貢者。非以其所有也。或貢其所有。則采以貢矣。然貢而不已。安得不再市以貢乎。蓋山澤之賦繁。民既苦之而不能堪。故也。其市以貢者。亦勢使之然也。而禹貢則無言市以貢者矣。其時。則帝都外八州。無山澤之賦。而其貢皆正制也。則以其所有獻於天子。采而貢焉。宜也。而周官則亦無言市以貢者矣。其時。則邦國雖有山澤之賦。而其賦非繁。其貢亦皆正制也。周官司書所以稱九賦與九貢爲九正也。則以其所有獻於天子。采而貢焉。亦宜也。昭十三年左傳云。子產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

貢重。周之制也。夫所謂貢重者。對其制之輕者而言。非如不正制者之貢重也。僖四年左傳言管仲責楚貢者。惟貢苞茅爾。齊語言桓公責楚貢者。亦惟貢絲爾。則其輕重可推也。古者諸侯之國。其用莫大於軍兵。皆量其賦以供之。天子征伐。而徵諸侯之軍。諸侯皆自供其軍焉。費誓云。峙乃糗糧。又云。峙乃芻茭。明自供也。而其佗祭祀百官賓客荒凶諸用。皆有必須者矣。如大國半用賦而市以貢也。則大國三軍。何以供之。而況其佗用乎。故古之賦以供其國用者。非諸侯之自私也。不如是。無以爲天子守其國而從王事也。古之貢以獻於天子者。非天子之自私也。不如是。無以見諸侯用命而表萬國之忠也。書疏云。賦者上稅下。

貢者下供上。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然則賦無取義乎。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蓋自禹遷而已然也。故孟子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此上稅下之義也。非言賦者無所取也。胡氏云。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也。而言貢則可以該賦矣。蔡傳云。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賦之總名。此蔡以禹貢之貢而蒙之爲賦也。失之矣。況禹貢在堯老舜攝之時。豈言夏遷邪。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蓋周之諱而猶有不諱焉。則夏質未有諱也。而稱禹名者。可無疑於史矣。王氏者炎也。宋

史藝文志著錄焉。今別漢隋王氏。而稱宋王氏者。安石也。則此不別稱而自別矣。易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又云。推而行之存乎通。蓋善經術者有然也。其餘詳下文疏。或曰。禹貢述疏。其言之長矣。不將難讀乎。是不可不察也。昔之說禹貢者。皆多斷經文。經斷則注斷焉。注斷則疏斷焉。其讀似易也。然經之義有貫上下文而明者。乃以斷而遂不明。於是乎經文之讀亦碎矣。非孔門以經學爲文學之道也。此其讀似易而實難也。今不多斷經文。九州惟九節爾。不一州而數節也。經連則注連焉。注連則疏連焉。其讀似難也。然經文則注順之。注文則疏順之。其或從而參變者甚希也。而又往往提綴乎始終一說之閒。則連而有

斷焉。今讀者以疏之義而於注文約之。以注之義而於經文約之。如是。則經之義粲然。實不過落落經文所存爾。此其讀似難而實易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禮記。周官。其注疏有言之長若斯者矣。彼古人豈得已乎。非言之長。則不明也。而惑之者至矣。況世變尤甚邪。然則言之既長矣。何以不分禹貢上中下也。以其義不可也。盤庚一篇而三分之。非古也。今既復盤庚爲一篇矣。而乃分昔人所未分之禹貢也。可乎。夫堯典不分上下。嫌其類僞孔本也。蓋與此不同。而皆不得如作史者可自爲分卷也。其卷既多。則就栞本可斷者而分裝焉。可也。

禹敷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栞苦寒反　奠唐練反

此史敘禹之治水。而先提其要也。鄭氏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也。詩曰。禹敷下土方。此皐陶謨所謂荒度土功也。隨山。史記訓行山。攷工記曰。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埶。與勢通。蓋治水者先行山而隨其勢也。栞木。史記訓表木。蓋栞。槎識也。則爲表矣。此行山隨其勢。乃表木以識土功之高深脩廣也。史記言禹治水者曰。左準繩。右規矩。故周髀於禹言句股瀍焉。今見之乎隨山栞木中矣。奠。史記訓定。蓋定某高山某大川爲某州之主。而主之也。呂刑所謂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也。而土功遂從而定主矣。皐陶謨稱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治水之序也。是九州之川。爲水所緜歸也。而川因山以爲勢。

今行山隨其勢而表木焉。於是乎定高山以定大川。則遂統其衆山川之勢。蓋禹所緜敷土也。行去聲　埶與勢同　槎音查　識音志　髀音比　句音鉤

述曰。敷土。史記作傅土。從大戴禮也。蓋聲近而假借焉。敷布。詩小旻毛傳義也。釋文引馬云。敷。分也。蓋布之則分之矣。鄭義見周官大司樂疏。引詩者長發文。敷古通賦。昭三十二年左傳云。屬役賦丈。言城之土功也。而治水亦然矣。栞。衞包改作刊。非也。漢志作栞。今文也。古文作栞。說文云。栞。槎識也。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是也。說文引皐陶謨。皆曰虞書。引禹貢皆曰夏書。此非引皐陶謨文也。經下文云。九山栞旅。史記漢志皆同。今改作刊。釋爲刊木。於經病

添文也。如以本文言之。則刊者云何。將曰刊此旅乎。不辭甚矣。書疏引鄭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此以刊除言之。鄭釋栞爲刊爾。然經言栞木。非言除道也。除道者。敷土之事也。或刊木焉。或焚木焉。孟子云。益烈山澤而焚之。蓋以去洪水時獸蹄鳥跡之道也。則不惟刊木已也。且山木之美。有不宜刊者。而統言之曰。隨山刊木。可乎。僞傳與鄭略同。說文云。槎衺斫也。今衺斫木以爲識也。周髀云。數之灋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故禹之所以治

天下者。此數之所繇生也。又云。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皆此數也。蓋禹敷土者。以斯而賦丈矣。非槎識之。安能不忒于素乎。周髀。脩不作修。周官司市注云。奠讀爲定。其破字非也。禮言定器者。皆曰奠。則定者。奠之本訓也。周官大司徒云。奠地守。其例也。史記集解引馬云。定其秩祀。今不出之者。蓋定之以主土功。則定祀在其中矣。然經曰。荆岐既旅。曰蔡蒙旅平。曰九山栞旅。則其成功之後也。非此度功之先也。僞傳與馬同。呂刑僞傳云。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書疏云。山川與天地竝生。民應先與作名。古老既死。其名或滅。蓋疏言其補名也。夫補名山川者。則常事爾。非

禹功所繇見也。呂刑何以言平水土之功而特稱此乎。繇今攷之。蓋主名者。山川有名而未有主名。禹則域某山某川。以爲一州主也。此定高山大川之義也。蓋平水土之功於是乎成。故呂刑特稱此焉。爾雅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此爾雅添文。非周公著之也。大戴禮云。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然周公著爾雅。而漢叔孫通及梁文益之。此爾雅釋文可攷也。今之添文。其益之而有失者乎。夫九河者。禹因水之道而播之。則九河非禹所名也。故禹貢統言之曰九河。而不特稱其名。明禹功在疏九河。而不在名九河也。今從釋地已下。釋邱。釋山。釋水。皆統焉。此非惟釋地稱九州之名也。非惟釋邱稱天下有名

邱五也。非惟釋山稱五嶽之名也。非惟釋水稱四瀆之名也。其稱名衆矣。謂禹之先皆無名歟。禮祭灋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則禹之先皆非無名也。山川。亦百物中之物也。故中庸以其爲物稱天地也。山川出財。而無正名可乎。爾雅邢疏。以爲治水後改名也。將黃帝既正名矣。而禹必改名若斯其衆焉。不幾如王莽之紛更邪。釋地言九州者。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蓋幽營者名在舜肇十有二州之數也。則後於禹治水時矣。安見其必皆禹所名也。且釋地之九州。郭注云。此蓋殷制。亦意言之爾。禮祭灋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安見此非古之九州乎。以昭十七年左傳言之。共工氏在

炎帝氏前。黃帝氏在炎帝氏後。是古之九州。先乎漢志所謂黃帝畫埜分州者也。則所名在禹之先矣。若夫釋地言五方者。其言東方有比目魚焉。則云。其名謂之鰈。其言南方有比翼鳥焉。則云。其名謂之鶼鶼。其言西方有比肩獸焉。則云。其名謂之蟨。今曰皆禹所名也。將禹亦主鳥獸乎。此爾雅添文。其益之者。以失解乎呂刑所謂主名者而失之也。而於爾雅本文復不察焉。則失之又失矣。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故孟子言堯憂洪水者。則云。舉舜而敷治焉。遂以舜使益禹者言之也。又云。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然則禹與益皋陶當在八愷中矣。蓋禹敷土。以承舜之敷治也。史記云。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

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蓋傅土者敷土也。山海經云。帝乃令禹布土以定九州。本敷土言之也。周語言伯禹云。封崇九山。決汩九川。而言佐禹者云。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韋注云。共工從孫爲四嶽之官。帥諸侯助禹治水也。則布治也。史記稱湯誥云。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蓋布治及皋陶矣。胡氏云。敷土者。先擇人而賦與之土。猶未知某山某川爲當治也。此禹未出門時事也。非也。洪水之變。雖在神禹。其能閉門無覩而定謀乎。夫禹於一州之閒。其行山也。從而卽表木矣。從而卽定高山大川矣。從而卽敷土矣。遞乎九州而皆然也。其神矣哉。史之爲文。隨山而下。皆以明禹敷土之績也。非先於禹敷土而別言之也。或曰。山海經蓋不經者多矣。何其存之也。蓋以其古書也。漢書藝文志著錄焉。苟辯而存之。豈絕無古之遺言者乎。鄭梓材注言丹雘者亦存之矣。水經注未嘗不援其書也。其詩人葑菲之采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大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冀吉器反壺音胡岐音奇大音太覃音譚厎之履反衡音橫漳音章壤若丈反錯七各反島刀上聲夾音協碣音揭

此史敘冀州之水治也。冀州者帝堯所都也。禹治水之次。非始於冀州。而史先書其水治者。尊帝都也。其外八州以治水之次次之矣。地勢東南漸下。而西北漸高。治水之次

從下向高。則冀州之次可見焉。冀州不以次而次在其閒。此史文之善也。水中可居曰州。蓋中國九州。居四海之內焉。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周官職方氏曰。河內曰冀州。今史於冀州不書界。特異八州者。晁氏謂示王者無外之意也。蔡氏曰。冀州。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其界以餘州所至可見是也。冀州不書界而界在其閒。亦史文之善也。既。已也。言已事也。鄭氏謂載之言事也。事謂作徒役也。壺口。山名。漢志。河東郡北屈縣。壺口在東南。此當在西南。漢志之文譌也。堯典言洪水曰。蕩蕩懷山襄陵。故治水者必有事於治山也。已事則治矣。治者明已事也。互見而省文爾。梁及岐者。蔡氏謂皆冀州山是也。梁。蔡氏

謂呂梁也酈氏曰呂梁之山巨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遠從離石縣而記里焉此當可四百餘里今其文譌爾岐狐岐也酈氏曰勝水出狐岐之山又曰東合文水文水東南入于汾水蔡氏謂狐岐在汾州介休縣也修者蔡氏謂因鯀之功而修之是也禮祭灋曰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此禹之以忠成孝也鴻與洪通廣平曰原大原原名大者大也蓋自廣平者而稱其大焉漢志太原郡晉陽縣其地也至于者統括之辭岳者鄭氏謂霍大山是也下文所謂大岳也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大山在東山南曰陽岳陽則南統及河矣漢志

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縣入河而禹貢不言汾者蓋既修大原而南統及河則治汾可知也禹貢若此類者得其所統則言不繁而事不遺皆史文之善也覃懷地名漢志河內郡懷縣其地也或曰覃延也懷曰覃懷者蓋瀕河而延為平地焉厎績史記訓致功蓋致平土之功也衡古橫字衡漳者鄭氏謂漳水橫流入河也曾氏曰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則河從而漳橫矣是也漢志上黨郡沾縣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昌成縣入大河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縣入清漳此二漳合而皆稱漳也漢志廣平國斥章縣應氏謂漳水出治北入河是也此漳水

東流而衡入河也章與漳通蓋覃懷致功而東北統及衡漳則孟津洛汭降水大陸之閒衆水皆治可知也厥其也此言其州也鄭氏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是也惟語辭白者冀州之土色也凡土色非必皆然若徐州之土五色而經獨言其赤者曾氏謂土會之灋從其多者言也壤柔土也馬氏以為天性和美也蓋其土非壤不能生物故下文曰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明皆定於其土之壤也故九州水治皆先言土者皆當言壤焉其不言壤者互見而省文爾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

下之地征以令地貢以斂財賦繇是推之史言其土之壤者此冀州之賦所繇定也亦其外八州之賦與貢所繇定矣冀州帝都天子自治者也故有賦無貢焉經先言土次言賦次言田特異八州者以賦與土連言明其無貢之土宜兼土賦也以田與賦連言明其成賦之則亦惟田賦也冀州土賦其義猶八州土貢也不言土賦之物者蓋以土貢之物而可推也田賦者蔡氏謂田所出穀米兵車是也下文所以言賦納言奮武衞也三壤之灋上中下也惟三等焉三壤而各有三亦皆上中下也惟其等以九為三焉蓋以九州為其等也此冀州賦與田之等所繇推也亦其外八州田與賦之等所繇推矣其賦之等宜同其田之等

而今皆不同者。蓋地勢有廣狹。人事有衆寡。有彊弱。故不同也。錯雜也。土能以農力生穀而養人者曰田。冀州水治之時。其賦則惟多上之上。而或雜上之中。蓋第一等而雜第二等也。其田則惟中之中。蓋第五等也。朱子曰。賦有九等。乃較九州歲入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什一。是也。蓋兗州厥賦貞而乃同者。什一之同也。恆衞。二水名。漢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恆水所出。東入滱。常山郡靈壽縣。衞水出東北。東入虖池。蓋周官職方氏。次恆山而言川者。則稱虖池嘔夷矣。滱者嘔夷也。聲轉而文異爾。夫天下之水。有古盛而今微者焉。有古微而今盛者焉。此禹貢所稱與周官不同者。以其時之盛者而稱

之也。從順也。既從則水順而不逆行矣。大陸者澤以地名也。漢志。鉅鹿郡鉅鹿縣。大陸澤在北。作者耕作也。既作則澤旁之地皆可耕矣。蓋恆衞在冀州之東北。而大陸近焉。其地勢與兗州之九河相因也。其成功在兗州九河既道時矣。兗州書曰。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大陸可互明也。故此不連上文衡漳敘之。別而敘於厥土厥賦厥田之後焉。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島夷則依止之爲海國者也。皮服者金氏謂卽爾雅所謂東北之文皮也。夾右者如挾之右脅也。碣石海旁山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大碣石山在西南。莽曰碣石。遼西郡絫縣。下官水南入海。又有碣石水南入官。蓋二縣連在海旁也。或曰。言驪成西南者。蓋

本爲東北而謁也。漢志言武帝東至海上者曰。上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則碣石所在可明矣。蔡氏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是也。史於下文言厥貢者。附書曰。島夷卉服。則此皮服之貢可互明也。其不曰島夷貢皮服者。明非制其貢而彼自來貢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此之謂也。凡九州之外。其貢皆附書於貢道所近之州。故冀州無貢。而島夷之貢亦附書焉。九州之終。皆書貢道。所謂大一統也。九州之外。其可達九州者。非無佗道。而四夷貢道。惟各有其一焉。徐氏曰。不使其習知地險也。聖人之意微矣哉。林氏曰。冀州。三面距河。貢道皆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

也。○謹案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不下行。則逆也。孟子言禹之治水者。首曰。禹疏九河。而濟及江淮諸大川。則以次治之也。蓋治水從下治焉。水之性就下者也。兗州最下而爲九河。則治水始於兗矣。禹所謂予決九川。距四海者。明其從下治也。禹所謂濬畎澮距川者。明其治衆山原野。俾小水趨下而歸大川也。朱子据孟子而明禹言治水之義。皆貫於斯矣。尸子曰。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斯豈不符孟子言邪。水經曰。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又曰。南出龍門口。酈氏曰。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卽龍門之上口也。

實爲河之巨阸。其水迄于下口。蓋酈氏以龍門爲下口也。故曰。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蓋酈氏以孟門。梁山皆統於龍門也。自龍門而北有呂梁山。卽冀州梁山也。鑿之則闢之矣。尸子之言。自下流而上。先言龍門。次言呂梁。自上流而下。則言河勢遠奔龍門而不得出。則逆出孟門之上焉。然尸子不言禹於是闢龍門。鑿呂梁。而言禹於是疏河決江。則從下治焉故也。胡氏不察。以爲尸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此呂梁者。卽雍州梁山也。在龍門之南。水患莫大於河。河患莫險於龍門。其逆流而溢雍冀閒者。以此也。而冀州帝都宜急矣。故禹闢龍門。鑿呂梁。治水於是乎始。治

梁而及岐。此岐者。卽雍州岐山也。梁與岐皆在雍州。漢志然也。是不可不辯矣。治水之始。從上治焉。先無究之九河而下行。則帝都不加患乎。何其据尸子而違之也。以冀州而敘雍州之山。則淆矣。非史文之瀍也。漢志亦不察於斯爾。或曰。韓奕之詩不云乎。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卽雍州梁山也。今以經言治梁者爲冀州梁山。則韓奕所歌。禹貢所無矣。何也。夫孟子言禹之決汝焉。爾雅曰。汝有濆。詩。濆作墳。今有汝墳之詩。而禹貢不言汝者。蓋汝入淮而統於淮也。今梁山則統於龍門矣。或曰。江漢非獨荊州水也而荊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此非域於其州也。亦史文之瀍也。何也。蓋江漢而曰朝宗于海。則史文明其非獨荊州水也。

況梁州書曰。岷嶓既藝。而導水則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何其明也。揚州書曰三江既入。而導水於漢則書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於江則書曰。東迆北會于滙。東爲中江。而三江之有南江可明矣。今言雍州梁山。而史於雍州不書之。於導山亦不書之。而於冀州幷書之。其幷書則無文以明其爲雍州梁山也。能勿淆乎。今言雍州岐山。而史於雍州書之。於冀州幷書之。其幷書則無文以明其爲雍州岐山也。則何以別於山異名同。徐州書蒙。梁州書蒙之例也。又能勿淆乎。夫史文之瀍嚴矣。以下文例之。其可書曰。冀州。壺口既載。梁岐其治。大原既修。至于岳陽。今不書之者。蓋以避冀州壺口之連

文也。恐連文而連讀之。不嫌於冀州有壺口之界乎。故倒其文曰。既載壺口。俾勿淆也。其近此文者。倒則皆倒焉。故曰治梁及岐。又曰。既修大原。至于岳陽。以其文相近也。䌛是推之。書冀之梁岐。亦勿淆而已矣。屈音掘酈音歷婡音聳大者大山讀大音太大也其大讀大如字郭與障同瀨音濱橫從之從縱平聲沾音占要平聲長子讀長如字鄴音業斥音析應平聲土會之會音繪十有之有音又種上聲蓺與藝同涖音寇虖音呼池徒多反音它嘔烏侯反挾音協鸓音離遼音僚絫累平聲竝海上讀竝步浪反讀上時掌反闚音規阸音厄下口讀下遐上聲而上讀上時掌反甸音貟

述曰。哀六年左傳云。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謂冀州也。今直隸省順天府。暨永平。宣化。保定。廣平。順德五府。蓋域焉。正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其所至也。河南行省。彰德懷慶二府。暨衛輝府。濬縣西境。蓋域焉。山西行省

太原府。暨汾州平陽潞安澤州大同五府。遼沁二州。蓋域焉。北暨塞外陰山下。西暨蒙古部古稱東受降城者。東暨而暨碣石之北。皆其所至也。治經者可案今地圖而得之矣。省者。中書省也。行省者。行中書省也。此舉例也。其他不言者。從簡也。漢志河東郡平陽縣。應氏云。堯都也。在平水之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也。漢志太原郡晉陽縣。故詩唐國。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鄭詩譜云。堯始居此。後乃遷平陽。是也。漢志中山國唐縣。堯山在南。今直隸保定府唐縣也。應氏云。故堯國也。張氏晏云。堯爲唐侯。國於此。繇今攷之。史記云。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蓋不言其以唐侯爲天子也。括地志云。唐

縣。堯後所封。則不言其故堯國矣。漢志。濟陰郡定陶縣。陶邱在西南陶邱亭。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說文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是也。顧氏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爲中國之稱。桓五年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其謂此歟。蓋自堯時而有此冀方矣。冀文從北。說文云。冀北方州也。淮南子高誘注云。冀大也。蓋中國之大焉。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此古義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蓋洲與州通也。說文云。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非也。夫共工氏之子能平九州。禮祭灋本魯語而言之矣。蓋九州不自堯始也。史記孟子傳云。騶衍後孟子。其語閎大不經。以爲中國名曰赤縣

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此其自誣中國。不經甚矣。徒使彼若漢書所謂夜郎自大者。益以自大也。今明史志述地圜五大州者。環九萬里而皆周試。與之綜實無夸。丕丕乎大地之美。生物之茂。聖人之明。終古而甲五大州者。其惟中國乎。梅氏文鼎謂中國之在地圜。猶人之英華見於其面也。今讀禹貢。則足以知之矣。彼騶衍。中國人也。何欲自隽而甘自誣乎。然其自海而言九州。蓋所謂水中可居者也。彼襲古義而竄之爾。論語云。四海之內。孟子

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非自海而言邪。禹貢言九州者所以必言四海會同也。騶與鄒通。引爾雅者。釋地文。僖二十四年公羊傳云。王者無外。蓋公羊子所聞於子夏者也。猶隱元年傳所謂大一統也。此尊王之大義也。傳以言春秋天王出居。以爲外之也。則失之矣。詩六月云。王于出征。雖出於外也。不亦無外乎。今以言冀州不書界者。宜也。書疏引馬云。冀州不書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蓋所引鄭與馬同。此猶言京師爲衆大之辭也。其以使若言之。於文未洽也。而書疏以旣書州名難之。非也。周官職方氏。於王畿言其外五百里者。此酒誥所稱內服外服之義也。史所以書冀州名也。而不書界焉。此公羊子所稱王者無外

之義也不然則佗州之界亦有以餘州所至可見者何其不於佗州若斯乎詩元鳥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蓋其言千里也而不以千里域之也此詩所以爲善言也易繫辭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則帝堯亦可言王者矣晁氏者說之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胡氏云晁氏說本馬鄭此若班氏議詩說所謂非其本義者豈其然乎詩載見毛傳云載始也史記云禹行自冀州始遂錄冀州既載壺口而下之文無以見其必訓載爲始也史記集解從載絕句焉亦非必史遷之本讀也然其言治水則始於冀州矣書疏云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又云水性下流治水皆從下始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州之水東

北入海不經兖州以冀州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次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帝都不得先也故云自兖已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又云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胡氏則從疏矣繇今攷之史灋所書其敘事有以類約記者焉非皆以事之先後爲事次也若禹既治水舜乃肇十有二州舜之殛鯀在禹治水之先而堯典敘舜殛鯀者在肇十有二州之後則約記四罪也今約記九州自兖已下八州事次蓋如疏說矣若夫冀州帝都先乎八州則不以事次而特先焉疏說非也疏於下文則以九河爲故道矣安見冀之不爲河所經乎且所謂既載而治之者冀西也其水之大者河也冀西之河能不

繇豫趨兖而自爲東北入海乎則其水無去處矣治之於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禹必不然也蔡傳知治水從下始矣而其訓載爲始也則云冀州帝都禹受命所始當經始以殺河勢此不自亂邪釋文引馬云載載於書也然凡言載者當實之若洛誥言功載也錄馬言之經何以不實所載邪僞傳以載於書言之其讀曰冀州既載則經言壺口者若綴旒然可乎鄭載義見書疏周書謚灋篇云載事也詩文王毛傳同引漢志者班氏漢書地理志也北屈者今山西平陽府吉州也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有平山亦名曰壺口平水出焉水經注云尚書所謂壺口也非也此沿漢志以北屈西南爲東南之譌而移其所在也凡鄭注引

地理志者與班氏不皆同蓋其据東漢當代之書也然其同者多矣史記集解引鄭壺口注所引志與班氏同其引鄭梁岐注亦然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此班氏以爲雍州山而言於冀州也今鄭所引志與班氏同故書疏引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鄭以地勢冀下雍高也詩出車毛傳云襄除也夏陽者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也美陽者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僞傳云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猶鄭義也皆非也曾氏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幷言於冀也夫事同而彼此分言史遷之常爾何不可哉凡史遷

幷言者必明其以彼幷此也今何以明之乎

大清一統志云禹方治冀州之水遽及雍州必無此也此足以昭萬世矣酈氏者道元也爲水經注焉北史魏書皆有傳水經者古本題漢桑欽撰也然其書有三國時地理矣豈後人雜之歟易說卦云震動也蔡傳引鄭注云震動天地蓋本文也今本作震天動地非也離石者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也董氏祐誠云今山西保德州河曲縣西南天橋峽河經其中激浪如雷聲聞數十里此所謂呂梁也蓋去後魏離石四百餘里矣水經注云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于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過峘至是乃爲河之巨險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蓋酈氏北人

歷尋斯地其計里當不失大略也二百者四百之文譌也其記里必言離石之遠者以離石爲古著名之地也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酈注稱之以言離石北山矣其著名自秦而然也記里者有記之以古著名之地欲其易知也其曰在某縣某方可若干里非必謂其在某縣界中也水經注非惟若縣志自言所在界中已也蔡傳云呂梁在離石縣東北則本酈注而失其活辭矣後人不察遂以其縣界東北之骨脊山當之謂脊古通呂說文云脊背骨也蓋脊若梁然則誤矣酈注言呂梁云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此形容過甚之辭猶其於孟門言崩浪萬尋也奚可執邪蓋酈注往往浮藻猶存也閻氏於酈注旣疑其里數

矣而又以千仞求實焉安所得其本意乎酈注言泗上之呂梁也以其不能如古所謂懸水三十仞也乃曰蓋維嶽之喻未便極天明矣今豈不然歟釋山云梁山晉望也此雍之梁也蔡傳以言酈注非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傳云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蓋其山在雍河上故秦少梁地也文十年左傳云晉人伐秦取少梁於是梁山爲晉望焉非冀之梁也山海經云狐岐之山勝水出焉狐岐今在山西汾州府孝義縣西與今介休縣連蔡据宋時其山屬介休也蓋其山去河三百餘里蔡傳以河逕言之胡氏辯其非矣而洪水懷山能不治岐乎蓋治山皆所以治水也治水非惟治河也

方氏觀承云岐山在雍則去河亦已遠矣何獨狐岐嫌遠河邪鄣與障通昭元年左傳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蓋汾者周官職方氏所謂冀州其浸汾也故汾與洮皆晉望也元冥水官必先宣而通之然後障而隄之此水官所以爲能也今鯀未宣而障鴻範謂鯀陻洪水焉故河北多鯀隄而九載績用弗成禹因鯀之功而修之乃遂成功者禹決九川既宣而障也廣平曰原釋地文周官職方氏疏引鄭云地理志大原今爲郡名蓋其稱郡者與班氏漢志同晉陽者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穀梁傳云

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公羊傳云。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蓋公穀之義皆同。左傳於經文作大鹵。於傳文作大原。以禹貢推之。則左傳之經文譌矣。其地曰大原者。從中國禹貢之號也。史文之瀘宜然也。詩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自顧氏攷之。詩大原。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也。以言禹貢。非也。大原之大。凡經說作大。凡郡縣名作太。古今字也。鄭岳義見周官職方氏疏。釋文云。岳又作嶽。蓋古通也。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山鎭曰霍山。蓋霍大山也。彘者今山西霍州也。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周官柞氏疏引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釋山無此文。將或脫歟。抑

釋爾雅而以其經目之歟。僖二十八年穀梁傳云。水北爲陽。山南爲陽。范注云。日之所照曰陽。此於義未析也。今攷說文云。陰水之南山之北也。此以陰配陽而言。蓋夏至陰生。日道斂北。則照乎水之南山之北矣。冬至陽生。日道發南。則照乎水之北山之南矣。山高而有南北之蔽焉。水卑則無蔽也。揚雄冀州箴云。岳陽是都。蓋帝都亦以山南統焉。汾陽者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也。汾陰者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蓋漢志所謂北山者也。魏風云。彼汾沮洳。則詩歌之矣。周官職方氏疏。史記集解引鄭云。覃懷爲懷縣。蓋其稱縣者。與班氏漢志同。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也。覃延。釋言文。曾氏者

畋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詩南山云。衡從其畝。釋文云。衡亦作横。從韓詩作由。韓詩云。東西曰横。南北曰由。蓋由亦從也。從與縱通。戰國策云。約從連衡。蓋地勢然也。沾縣者今在山西平定州東南也。大要谷或作大黽谷。譌也。漢志北地郡顏注云。要古要字。故譌作黽焉。今水經注不譌也。昌成者今直隸冀州也。漢志屬信都國焉。鄭衡漳義見周官職方氏疏。又鄭引地理志言漳水出大要谷者。與班氏漢志同。惟云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今以司馬彪續漢志攷之。後漢安平國故信都國。阜城縣故昌成縣也。昌成或作邑成。譌也。長子者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也。漢志顏注云。長讀曰長短之長。是也。鄴者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也。

昔西門豹史起爲鄴令。皆修漳水之利矣。水經云。濁漳水東過武安縣南。酈注云。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漳口也。蓋與漢志言濁漳入清漳者不同。此通典所以言清爲濁所奪也。武安及涉者今亦皆縣也。皆屬河南彰德府焉。斥章者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也。斥猶海濱廣斥之斥。漢志引禹貢。漳作章。蓋古通也。故又作斥漳。水經云。濁漳水東北過斥漳縣南。酈注云。尚書所謂衡漳也。應氏者劭也。後漢書有傳。釋文引馬云。衡水名。書疏引王云。衡漳二水名。今攷衡水卽漳水。無二也。今直隸冀州衡水縣。以此名也。方氏云。自黄河南徙。漳行河之故道。漳復南徙。以支流爲經流。亦古今水道一大變也。厥其。

釋言文鄭土義見書疏蓋日行黃道四時迭行其照乎地圜上者中邦九州適陰陽之中也詳堯典疏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惟與維通凡詩言維者皆語辭也說文云壤柔土也漢志顏注云柔土曰壤其義也馬壤義見釋文蓋以易義言之天道行地道而生也故厥土皆天性焉周官大司徒鄭注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此鄭据周官保章氏星土釋之也詳堯典十二州疏又大司徒鄭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此以言禹貢可矣蓋猶說文馬義也䝿與爾通顧命云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蓋諸

侯貢物亦自土之壤而言也周官十二土即禹貢九州之土也周官十二壤自九州分野而言禹貢三壤自九州分等而言也周官云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此辨五物也鄭注云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灋因別此五者也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元謂䕷當爲櫜蓮芡之實有櫜韜是也釋文云覈音核鄭注云核物李梅之屬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曲禮注云介甲也釋地云下溼曰隰其義也周官云草人掌土化

之灋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此辨九等也鄭注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彊㯺彊堅者輕爂輕脆者故書騂作挈墳作盆杜子春說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蕡麻也元謂墳壤潤解者其義也釋文云緹音抵潟音昔彊其兩反㯺呼覽反蕡扶云反爂孚照反縓七絹反解胡買反盆符粉反草人賈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九等不同者以禹貢九州各爲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有此類也緜今攷之土化九等皆在十二壤中矣曰墳壤曰勃壤而

其餘不言壤者亦土化而爲壤焉鄭釋壤爲解者解猶緩也土緩則柔而和美矣土化之灋雖剛者彊者亦爲柔土也胡氏謂三壤猶十二壤也壤亦土也蓋與柔土曰壤者不同此於義未融也周官云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貢鄭注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蓋土均之灋然也而鄭於大司徒注云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此於任民之貢猶闕焉則疏矣或曰謂九穀者當曰謂九貢蓋與土均注義同若夫任民之貢非周官載師所謂任土者也此王畿有貢異於禹灋焉周官云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之數以任其力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

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蓋任民九功而使自貢也。布者泉也。泉者錢也。出一夫之布。亦無物之貢也。周官云。大府掌九功之貳。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言九功之貢也。惟國中及四郊有之。其貢惟王畿矣。周官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此九功不同九職者。蓋以九職之虞衡而分之。其臣妾不及焉。九職達乎邦國。九功達乎王畿。此京師衆大。九功爲九職之餘也。故使自貢。而非若九職登其九賦也。周官云。司會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明有貢也。此禹灋所無也。昭十三年左傳云。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此周之制也。言食采王畿者有貢也。亦禹灋所無也。周官云。

載師掌任土之灋。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非以任地行任土之灋歟。林氏云。冀州先賦後田者。蓋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厥土之下。蔡傳從焉。今不出之者。此言冀州自治。不卽言無貢而遂言并征。於文未洽也。成賦中邦。皆田賦矣。冀兼土賦。豈以列九等之則乎。此未言之。於義未悉也。園廛之賦。猶橘柚之貢焉。漆林之賦。猶漆絲之貢焉。內服外服。其義鈞也。其以賦名。不以貢名。則天子所自治故也。昭四年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甸服兵車。其有賦馬者歟。書疏引鄭云。此州入穀不貢。鄭言田賦也。而土賦則遺矣。且田賦惟

以入穀言。於義未悉也。詩云。維禹甸之。蓋詩之再見者焉。詩韓奕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賦於天子。鄭以爲甸治而平定之也。定賦者有穀米焉。有兵車焉。詩信南山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灋。此兵車之賦也。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鄭注云。治田出穀稅也。詩甫田疏引鄭禹貢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此穀米之賦也。此二者兼之。則甸治之賦正矣。胡氏惟以入穀言。非也。今以下文攷之。史於甸服明之曰賦納。則甸服而外。盡乎中邦。其皆以甸治賦納。可互明也。而甸服固賦納而先天下矣。史於綏服明

之曰奮武衞。則綏服而內。盡乎中邦。其皆以甸治賦兵。可互明也。而甸服當賦兵而先天下矣。故詩毛傳訓甸爲治焉。此古義之備者也。禹甸之義。通乎中邦。多士云。俊民甸四方。其例也。禹貢五服。先甸服焉。天子之都也。周官九服。在王畿之外。先侯服而次甸服焉。非天子之都也。此外服如內服。皆以甸治言也。周官之制。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采服。曰衞服。五者皆中邦也。周官疏謂其義皆互通也。則五者無非甸治者矣。邱甸之甸。亦治也。以甸服之甸而寄於斯也。甸服之甸。自其大者而合以名之。邱甸之甸。自其小者而分以名之。其義一也。禮少儀云。納甸於有司。鄭注云。甸。謂田野之物。周官云。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

以時入之。以共粢盛。鄭注云。郊外曰甸。此皆自甸治賦納而申其義也。周官云。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注云。貉亦爲禡。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周官云。肆師之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云。於所立表之處。祭造軍灋者。釋文云。甸音田。蓋據小宗伯注。甸讀曰田也。然甸者。治田之謂。獵以治田。故曰大甸。當讀甸如字焉。此皆自甸治賦兵而申其義也。故詩鄭箋謂禹治而邱甸之。是也。謂賦兵則甸出兵車。亦是也。謂甸出兵車一乘。非也。鄭以甸出一乘。而於周官訓甸爲乘。亦非也。周官云。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而令賦貢凡稅斂之事。鄭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司馬灋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卽詩箋以爲甸出一乘者也。今乃遂訓甸爲乘乎。哀十七年左傳云。乘衷甸。蓋衷中也。甸亦作佃。釋文引說文云。春秋。乘中佃。一轅車也。則甸非訓乘也。史記云。齊景公時。晏嬰薦田穰苴。景公尊爲大司馬。其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灋。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灋。蓋其灋有非本先王者矣。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馬注引司馬灋云。成出革車一

乘。詩信南山疏引司馬灋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漢書刑灋志略同。蓋以小司徒鄭注引司馬灋者較之。士卒之數其不同也。或曰。此王畿內外之分也。或曰。此用兵常變之備也。今攷詩魯頌云。公車千乘。遂云。公徒三萬。是一乘三十人也。甲士曰士。步卒曰徒。皆小司徒所謂徒役也。故統稱之曰公徒。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樂記所謂虎賁之士也。是一乘甲士十人也。周官大司馬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蓋千乘則三萬人矣。其餘七千五百人。以需策應也。司馬灋以爲

一乘三十人者。其古灋也。而以爲甸出一乘者。豈其然乎。夫九夫爲井者。實田也。其旁加者。則周官遂人。言十夫有溝焉。蓋旁爲溝地。則加一夫百畮也。故九夫與十夫。數不同而實同。可互明也。非都鄙不同鄉遂也。鄭於甸言旁加。非也。哀元年左傳言夏少康之逃奔有虞也。則云。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蓋一成者非甸方八里已也。一旅者大司馬所謂五百人爲旅也。如成出一乘。則五百人而一兵車爾。雖自守其邑。且不能也。況欲中興乎。論語包氏注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蓋據孟子言之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亦據孟子。而以其地可食之田明之也。裹二十五

年左傳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衰讀若等差之差此子產之言也圻與畿通王畿方千里也同者攷工記所謂方百里爲同也以百里而開方則萬里也方里而井萬里則萬井也蓋孟子與子產同此所以言今魯方百里者五也然則司馬灋言甸出一乘者其必爲大國多數圻者言也非古灋也小司徒言四邱爲甸矣而遂以賦稅爲言賦者以甸治賦兵也稅者以甸治賦納也明乎甸非以出一乘而名之也曰井曰邑曰邱曰甸曰縣曰都而甸次其閒明上下當通之以甸治也今以百里而千乘者推之成者方十里也成有百井則庶幾十乘矣詩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言十乘之能爲兵也少康中興緜一成而始不猶禹灋乎攷工記云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蓋井田水道則溝洫非其始終也緜邸而遂而溝而洫而澮皆緜小而大焉邸與畎通禹濬畎澮其甸治賦兵宜也臯陶作士以司兵故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斯足徵矣文七年左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賦納穀之府也足食也賦兵金之府也足兵也史於下文言財賦者必曰六府孔修豈空言哉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蓋賦之有兵也自禹甸以來有焉鴻範錫禹之治水者八政其始一曰食其終八日師師者兵也

是始終之以田賦之政也春秋時兵謂之賦沿古稱爾論語亦言兵而稱治賦焉周官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制其地而賦民兵也蓋禹甸之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而夏受於唐虞而用之據孟子則三代賦灋不同而什一皆同故畎澮無不皆同苟更畎澮天下騷然三代必無此也蓋詩之歌禹甸者遠矣禮王制疏引許氏異義云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蓋任之緜是始焉周官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此周制賦兵而任之也禮祭義云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蓋任之而五十止焉王

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非古之道也則禹甸可推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湻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蓋雖楚亦有然矣杜注云庀治鳩聚也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防隄也隰臯水厓下溼爲芻牧之地是也左傳孔疏云釋地有十藪又疏謂釋邱云絕高爲之京賈逵以彊爲疆檗也偃豬謂偃水爲豬規度其地使田中之水注之說文云田踐處曰町詩云鶴鳴于九臯毛鄭皆以臯爲澤之坎也魯語云沃土之民逸衍沃是平而美者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

曰沃。蓋疏存異義也。此傳言山林之屬。皆以二者言。或曰。
表者表而列之也。渻者地渥漬也。詩終南鄭箋云。渥厚漬
也。釋文云。渥渻漬也。周語云。王乃渻濯饗醴。韋注云。渻沃
也。攷工記鍾氏云。渻而漬之。㡆氏云。渥渻其帛。鄭鍾氏注
云。渻沃也。廣雅云。渻漬也。其例也。鹵者地鹹鹵也。謂斥土
也。周官小司徒先鄭注引傳言井牧者而明之。後鄭云。隰
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緜鄭言之。此猶管子所
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也。左傳疏引賈說與鄭同。自度山
林而下九事。賈以爲賦之差。其曰度。曰鳩。曰辨。曰表。曰數。
曰規。曰町。皆如曰牧。曰井者。以爲九夫之名。蓋以九夫爲
井而例牧焉。則遂皆一例爾。夫一而十。皆數也。其曰九夫

爲數。以此正名可乎。宜杜不從之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職
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四曰藪牧養蕃鳥獸。又云。載師
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杜義非通於周官邪。井其田野之
衍沃焉。農也。牧其田野之隰皋焉。牧也。井以農而名。其授
牧地者亦以井。故言井。則農見而牧未見也。言井牧。則牧
見而牧在井中亦見矣。周官遂師稱曰經牧者。猶井牧也。
孟子言井地者必自經界始也。故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
井牧其田野。非經則無以爲井也。釋文云。庀匹婢反。町徒
頂反。書疏引鄭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
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鄭以九夫差九等。非也。故疏
辨之云。如鄭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豈容輕重頓至

此乎。錯雜。詩漢廣毛傳義也。釋文引馬云。地有上下相錯。
通率第一。馬言錯者。不以上中言之。於文未適也。周官大
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二曰薄征。周官均人云。凶
札則無財賦。是古之告凶也。或以豐凶言賦等者。非也。周
官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是古之懲惰也。或以勤惰言賦等
者。亦非也。書疏引鄭云。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
田。今不出之者。釋田而未稱其生穀。於文未洽也。易象三
才。爲三畫焉。中畫象人。則在地上矣。乾九二言田者。田在
地上而養人。以九二位中也。釋文引馬云。土地有高下。書
疏引鄭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此以地勢高

下言之。於義未悉也。書疏引王云。土地有肥瘠。亦於義未
悉也。夫高而田瘠。歲收苦之。肥而地下。水害傷之。豈其美
乎。蓋疏既辨之矣。周官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
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卽周官大司徒及
遂人所謂上地中地下地者也。此三等也。蓋周官以其地
爲其等焉。異乎禹貢以九州爲其等者矣。然以此三等推
之。亦九州田等所緜之一端也。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王制云。古
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自漢濞
言之也。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采錄也。蓋步百爲畝。古今
步瀇不同。則畝瀇不同矣。夏貢殷助周徹。其賦瀇之名亦

不同也。其什一之實無不同焉。此孟子所謂堯舜之道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爲夏百畝而稅五十者非也。夫五十稅五。而無稅者又五十乎。是輕於什一矣。此孟子所謂貉道也。夏貢之貢。蓋賦也。非禹貢之貢也。上曲陽者今直隸定州曲陽縣也。漢志稱上以別下也。下曲陽屬鉅鹿郡焉。靈壽者今直隸正定府靈壽縣也。漢志。代郡靈邱縣。滱河東至文安縣入大河。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戶縣入虖池別。從河東至文安縣入海。此皆周官職方氏所稱并州川也。以古冀州分之也。虖池禮記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沱。山海經作滹沱。皆異文也。靈邱者今山西大同府靈邱縣也。文安者今直隸順天府文安縣也。鹵城者今山西代

州繁峙縣也。參戶者今直隸天津府青縣也。或作參合。譌也。虖池別者以其水之派別而名也。水經云。滱水東南過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蓋水經自下所稱。以滱水兼恆水之稱矣。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酈注數見焉。此禹貢三江兼漢稱之例也。而水經滹沱水篇亡。胡氏据例以推之。則云恆卽滱也。衞卽滹沱也。蓋恆衞兼其稱也。以爲苟非兼之。則恆衞之水小矣。曾謂小水而勤禹功哉。然兼之若是也。則經何不言導恆爲滱導衞爲滹沱者乎。故胡氏又云。禹時。滱本名恆也。滹沱本名衞也。然既皆本名。則何有通稱可互受者乎。夫古今之變難知也。陸氏隴其云。今松陽慈汶諸河。皆近衞者。安知禹時不同匯於此

乎。豈可据目前所見而遙斷數千年以前之形勢。繇是推之。則恆亦有然也。今滹沱合漳。而漳又徙焉。恆之下流其屢遷矣。王氏鳴盛云。禹貢之例。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詳。今攷於經。有統之無略之也。禹敷土。其功且濬畎澮焉。則無不施功者矣。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也。而北連其府屬鉅鹿縣焉。大陸澤於是乎起矣。古所以亦名鉅鹿澤也。呂氏春秋所謂趙之鉅鹿者也。漢志。鉅鹿縣。其北則廣阿縣。今直隸趙州隆平縣也。大陸澤則兼而跨之矣。釋地云。晉有大陸。書疏引孫炎云。鉅鹿縣北廣河澤也。廣河淮南子作廣阿。蓋大陸澤跨斯縣也。故亦以斯名。戰國時自三晉言之。則爲趙有爾。此與呂氏春秋

所謂晉之大陸者不同。定元年左傳云。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蓋甯近吳澤。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也。高誘釋呂說者。据左傳言之。是也。凡言禹貢。上下經文。皆宜貫焉。杜氏通典言大陸者。不悉從漢志。乃北以求之。遂暨今直隸深州也。是今寧晉泊亦統之也。則九河於大陸若雁行而北矣。經何以言又北播爲九河乎。水經注則合呂說晉趙二者以求之。遂曰。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爲大陸。則河之所至。先大陸而後降水矣。經何以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乎。且自甯而東北。則與經言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者類矣。經何以不連上文敘之乎。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恆衞大陸者。與班氏漢志同。從順。詳鴻範疏。易繫辭

傳云。耒耨之利。蓋取諸益。故益初九云。利用爲大作。言耕作也。鳥史記作鳥。漢志同。書疏云。孔讀鳥爲鳥。又引鄭云。鳥夷東方之民摶食鳥獸者也。又引王云。鳥夷東北夷國名。蓋疏言僞孔傳與鄭王文同而義異也。或曰。今本作島。此唐天寶時衛包改之爾。釋文引馬云。島夷北夷國。此宋開寶時陳鄂改之爾。非也。蓋馬本作島。故書疏引鄭王作鳥而不及馬焉。大戴禮云。東長夷鳥夷羽民。言舜所東撫也。然如鳥而止於山。經作島夷。於文尤洽也。說文云。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今島國誠往往然也。東北島國若後漢書言倭韓者。是也。王制云。東方曰夷。蓋諸經以四方而言四夷者。統稱也。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

焉。今山東登州府榮成縣有斥山。此据隋志言之爾。太平寰宇記以言爾雅。非也。管子揆度篇云。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言其爲海內玉幣七筴之一也。發國名。大戴禮所謂北發也。朝鮮國名。唐書謂之高麗。而後世則并韓者也。繇是推之。則斥山當爲島夷居矣。管子輕重篇云。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寡人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爲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夫桓公之德不能致遠。而管子欲以輕重之術致之。則妄矣。毤讀若惰。廣雅云。毤解也。言鳥獸毛解也。容者。皮價所受也。受若千金而即若千金。是雖物輕。亦市重也。大傳云。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攝政六年。越裳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此非制其貢而彼自來貢也。質古通贄。或曰。別風當作烈風。淮雨當作淫雨。蓋文之殘爾。書疏引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賦上下。非也。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則西爲右。夾行其山。則其山惟在右矣。然冀州之大。非博觀廣聽。無以定賦則也。豈夾行此山已邪。且豈當書於定賦後邪。書疏引王云。每州記禹往還之水名。然經何以惟言自河而往邪。故僞傳以爲每州治水既畢。皆還帝都白所治也。然臯陶謨言

禹暨益暨稷之奏矣。猶後世奏言也。豈必親之邪。且治水者奚爲迂行而曠日邪。驪成者。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也。絫者。今永平府昌黎縣也。漢則二縣異郡而連矣。皆在海旁。蓋自北海入河者之望也。古之碣石。其不踰於斯乎。

大清一統志云。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南。蓋在樂亭縣東北也。繇漢言之。則在驪成東北。而不在西南矣。山海經云。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今雖水名改矣。地勢遷矣。而或以漢志稱碣石水者。言水以山名。非無故也。戰國策云。燕地方二千里。南有碣石雁門之饒。書疏引鄭禹貢注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蓋漢志無之。如鄭言矣。續漢

志亦無之。而劉昭注則補之。其采鄭所不采者歟。鄭引戰國策說爲戰國策。故今戰國策無其文焉。非闕也。其文亦不類戰國策文也。此猶說文引春秋傳爲春秋也。九門者今直隸正定府稾城縣也。史記索隱引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郡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蓋通典言此在高麗界也。其猶鄭所謂與此名同者歟。而或以漢志稱大碣石者。言別有碣石。則此因以大稱。非無故也。然則漢志於此奚不稱禹貢如壺口例乎。且驪成之地。奚不得此山而得之絫縣乎。絫今攷之。漢志大書曰。河東郡。縣二十四。蓋志文於其下列二十四縣名。皆不稱縣。以總稱縣於其上也。凡諸郡皆然也。故其屬河東郡者。則大書曰北屈。於北屈下小注曰。禹貢壺口山在東南。蓋言所在而無縣字焉。此北屈東南者。本爲西南而譌也。今漢志右北平郡驪成下曰。大碣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蓋言所在而有縣字焉。此非漢志本文。而傳錄者添文也。然則言驪成西南者。安知非本爲東北而譌乎。或曰。蓋若今介休與孝義連者也。而縣域則古今不同。故言狐岐山者。宋曰在介休。今曰在孝義。是不同而同也。則絫與驪成可推也。碣文從石。水經注引漢志文同。漢書本或作揭。亦譌也。書疏引漢志。驪成作驪城。皆譌也。漢志序云。推表山川。以綴禹貢。今禹貢山川。漢志稱之。而未以綴禹貢者。亦數矣。豈惟碣石乎。然莽多襲古。其改稱之曰碣石。則其爲禹貢可知也。漢志。勃海郡。莽曰

迎河。其例也。今議漢志者曰。禹貢不悉綴焉。則滋惑也。而辯者曰。班氏之志。志漢也。禹貢宜不悉綴焉。皆非也。彼其文未備爾。彼自違其序例而無如之何也。彼身陷大戮。故也。漢書實班氏未畢之書。彼八表。天文志。且待其妹昭續成之也。然其時古。其學博。其文絜。其錄禹貢者。古義惟多。尚書家辯而采之。采其無違於經者乎。宜也。引竝海者。漢書郊祀志文。此與史記封禪書同。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東海有碣石山。蓋自東海而統言之也。漢書武帝紀注云。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蓋文氏者漢建安時人也。續漢志有臨渝縣焉。海旁者。以其地而統言之。雖瀕海數十里。亦海旁之地勢也。詩魯頌云。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其義也。著直略反。㫄與旁通。如文氏言。非繇班氏漢志而求之者乎。水經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此其禹貢山澤所在篇文也。殆三國時人雜之者歟。蓋以海㫄爲水中也。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其河水酈注云。漢司空掾王璜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其濡水酈注云。濡水東南至絫縣碣石山。酈注言此山所在者。既引文氏稱在絫縣者言之矣。而又引漢志稱在驪成西南者言之也。且云。漢武帝嘗勒石于此。今枕海有

石如甬道數十里。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世名之曰天橋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胡氏云。鄭注信矣。此山昔爲海苞淪者。今不知何時且蕩滅矣。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人不我欺也。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望滄海。蓋此山雖淪海中。而去北岸不遠。猶可登焉。酈氏家酈亭。距臨渝纔六百餘里爾。以目驗知之。而世疑其言。亦惑矣。酈亭今在直隸順天府涿州也。秦氏蕙田云。碣石闕疑可也。繇今攷之。鄭注其宜察乎。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隱五年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左右以南面言也。顧命云。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此左右以北面言也。其左右皆非以東面西面言也。凡以左右隨地勢言者。皆其例也。蓋與以左右隨人身言者。不皆同。經於導山言碣石者云。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禹自西而東也。經於導水言河者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禹自南而北也。今於碣石言納河者。自西而納東。自南而納北也。禹當北向東轉焉。是夾左碣石入于河矣。無所謂夾右也。不違於經乎。其言禹之納河。以爲河得所入也。納者入也。如納日之納也。漢書溝洫志云。哀帝初。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蓋其上策言放河使北入海也。將恐難者言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而民怨也。則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辟與闢通。賈讓之言。將孟子所謂禹掘地而注之海者乎。夫龍門厎柱及碣石經所言也。而惟鑿惟析惟破。非經所言也。伊闕則經以衆山統之。而不書名矣。呂氏春秋云。禹鑿龍門。蓋本乎尸子也。尸子二十篇。漢志稱之。春秋穀梁傳有尸子焉。淮南子云。禹鑿龍門。闢伊闕。而皆不言破碣石也。今賈讓言之。以爲河從碣石入海也。雖當時其有本歟。然亦以難者故而本之以爲言。安見其不違於經也。如賈讓言。經當曰同爲逆河。至于碣石。入于海矣。豈當曰同爲逆河。入于海乎。夫自周衰而後。四瀆不修其三。以不用禹瀆修河。於是而河徙爾。於是

而濟枯爾。於是而淮奪爾。此禹之所以爲神禹也。如禹破碣石。而今遂滅。豈不以禹破之而使然乎。何以爲神禹乎。夫碣石而苟在逆河水中。是河之衝也。皆海之衝也。則逆河之近。宜有山以衞之。其山宜避之。不宜破之也。其近碣石之地。今可淪者。是其地必非皆石也。則可避之矣。而何爲其破之也。破之則河海之交衝而必滅矣。山滅則河以無衞而奪於海矣。河奪於海則不能距海矣。神禹而不知此乎。故龍門可鑿也。厎柱可析也。以其爲河之衝也。無海之衝也。而碣石必不可破也。以其爲河海之交衝也。此而破之。亦何待後魏酈氏後而乃滅乎。蓋河徙而入海者。不從碣石而入矣。而碣石猶滅也。況河未徙而與海成交衝

者有不速滅乎。詩云。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用豈不然哉。故不破之。則水有山之苞也。破之則山爲水之苞矣。繇是推之。禹無破碣石者也。在海旁不在水中。其義躍如也。史記云。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漢志同。逆作迎。書疏云。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是也。酈氏雜采所聞。而誤於賈讓之言。則言碣石在水中爾。王璜見漢書儒林傳。漢書溝洫志作王橫。張君者或以爲魏博士張揖也。漢志錄王氏言海溢者云。浸數百里。滲古浸字。而王氏不言碣石云何。迨越數世。而言碣石淪海中者。乃以徵於王氏之言。易浸作侵。何也。且既淪海中矣。而又言其石枕海。何也。枕海者以連岸言也。枕海之石既繫之乎案縣矣。則不在驪成西南而異於漢志矣。乃引漢志而不辯之。何也。曾謂目驗者而其辭游若是邪。酈氏言天橋柱者。又謂三齊略記云。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疑卽是也。蓋雜采所聞。謂非其辭游不可也。或曰。碣石在昌黎。自北而西南也。其北曰仙人臺。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崇廣。頂有巨石。人莫能至。所謂天橋柱也。史記秦本紀云。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蓋羨門與高誓者。皆仙人也。此臺所繇名也。其府志以此爲碣石山焉。或曰。始皇刻石者凡六。史記皆書之矣。其五則立石而刻之也。惟碣石則刻其門。蓋其石無須立也。史記封禪書云。二世元年。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

皇之功德。此秦本紀所謂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也。然皆言所立爾。何刻碣石門者獨無重刻歟。二世者胡亥也。史記索隱引漢志顏注云。今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具存焉。蓋顏注時刻石猶未滅也。夫天下古刻石滅者多矣。況無道秦乎。奚得終無惡而滅之也。酈注言漢武帝勒石者。彼豈得其石而徵之邪。如勒石可徵。又何必徵於韋昭說邪。蓋或說皆非無故也。僞傳云。碣石海畔山。不言所在也。山海經郭注云。碣石在臨渝南水中。或曰。在驪成。海邊山。蓋郭注與水經不皆同。或曰。碣石有左右。此右碣石也。然經言右不言左矣。而遂書曰夾右碣石。不已突乎。或曰。今山東武定府海豐縣有馬谷山。顧氏以爲古碣石也。然此在古兗州域矣。豈冀州所書者乎。或曰。入于河。史記。河作海。譌也。而經曰。至于碣石。入于海。何也。蓋入者禹入也。非山入也。知禹入者以承其上文言導者而言也。程氏云。碣石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此意言之爾。其地久陷契丹。非南宋人所灼知也。然則漢志言碣石者當求其本意矣。今引漢志者。其大書右北平郡驪成下。本無縣字也。則所引何以見其爲縣名乎。故移其上文總稱縣者。而錄之曰驪成縣。其小注亦并引之也。故統稱漢志焉。此舉例也。凡所引漢志皆然也。此驪成下言在縣者。縣之爲文。今刪之矣。以上下志文求之。其句例無此文也。漢志右扶風漆下曰。水在縣西。天水郡冀下曰。朱圉

山在縣南梧中聚。此縣之爲文。其本文也。句例當不同。劃之則不辭矣。國與圉通。漢志右扶風武功下曰。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此於武功下小注者多。以其文斷而閒之也。句例當不同。則有縣之爲文以明之。亦其本文也。漢志武都郡武都下曰。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澤在縣西。漢志隴西郡臨洮下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西頃山在縣西。此縣之爲文與武功下同。皆其本文也。今驪成下言在縣者。案以諸文。豈其例乎。此縣之爲文。非其本文也。故言驪成西南。亦殆非其本文也。且卽其本文。亦猶後漢書言史記者。所謂刊落不盡也。釋經之家。奚不求

其本意乎。夫自絫與驪成。言碣石者此班氏之本意也。辯而采之。蓋庶幾矣。頃與傾通。今引漢志者。彼既以禹貢綴之。而此亦不綴之。何也。今方釋此經。異夫以史綴經也。然雍州梁山。今引之亦以綴禹貢者。明乎漢志非徒表詩梁山也。徐氏者文靖也。乾隆時舉經學焉。引洪水者尸子君治篇文。呂氏春秋略同。洪水作鴻水。其義通也。尸子云。河出於孟門之上。蓋佗本有於字焉。或曰。言水逆行出也。或曰。言其水高出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以其深言之。蓋以高測深爾。胡氏者渭也。康熙時以釋禹貢稱。引爾雅者釋水文。水經云。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又云。南入于淮。梁縣者今河南汝州也。鄭氏樵云。洪範五行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於是序五行相生者列五方而次八州焉。其誣甚矣。朱子云。佗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續者。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大原。皆先續後地者。本用功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此朱子以倒文求之而未決。言其故者也。史於篇終云。告厥成功。今曰既載。曰治。曰既修。皆言成功而該用功矣。今之倒文。蓋非以難易殊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濟子禮反兗以吮反雍音邕沮七餘反音睢蠶昨含反墳上聲又平聲繇音遙有音又載上聲漆音七篚音匪織音職漯天答反

此史敘兗州之水治也。自兗而下八州。皆以治水之次次之。蓋治水始於兗者。以其最下也。濟河者。四瀆之二也。經下文導水言濟者曰。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所以界乎豫徐青者也。導水言河者曰。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所以界乎冀州者也。宋鄭氏曰。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界。使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是也。爾雅言九河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般。曰鬲津。此九河而利於分者。皆水之性也。道者水之道也。繇水之性爲之。其故道本然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蓋洪水未治。九河之道則不道矣。今

水治。故曰既道焉。漢志曰。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蓋自漢成帝時言之也。雷夏澤名。漢志。濟陰郡成陽縣。雷澤在西北。鄭氏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元和志曰。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是也。易曰。兌爲澤。蔡氏謂澤者水之鍾也。蓋洪水未治。雷夏之澤則不澤矣。今水治。故曰既澤焉。會同者會合而同一也。桑土者蔡氏謂兗地宜桑也。鄭氏曰。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是也。既蠶者其土可桑以飼蠶。而其土亦可蠶也。蔡氏謂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也。降下也。爾雅曰。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邱。則邱亦絕而高者矣。宅居也。言於是下高邱而居平土也。蓋九州之土多宜桑。水治則皆宅土而既蠶矣。特於最下之兗州言之。則佗州漸高者可互明也。此以見中邦蠶桑之大利焉。黑者兗州之土色也。墳大也。土之性能大者曰墳。馬氏以爲有膏肥也。繇馬氏謂抽也。條長也。蓋其土草木之美。明水治也。兗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中之下。蓋第六等也。貞正也。賦以什一爲正也。無逸曰。以庶邦惟正之供。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作猶大陸既作之作。以田作言也。載者年也。十有三載者禹告成功之年也。史記稱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蓋賦以什一爲正。中邦皆同。惟恤患則有不同。兗州最下。水患至深。其田作而免賦者有年。是不責什一之正也。其田作而減賦者有年。是未及什一之正也。皆不同也。其賦什一之正。則田作十有三年。而乃與八州同。此不言厥賦惟下下者。蓋作之久而乃同。則下下可知也。備見而變文爾。厥貢者其州獻於天子也。漆木汁。可髹飾者。器貢也。絲蠶所吐者。嬪貢也。篚竹器。厥篚者其藏之而貢也。織文織五色采絲而成文者。幣貢也。亦服貢也。浮者貢道之舟所浮也。漯者河之別也。謂別出焉。漢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海。平原郡高唐縣。桑欽言漯水所出。絲是言之。禹治漯水。以引其河也。史記言禹導河至于大伾者曰。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漢志說同。孟氏言二渠者曰其一。則漯川也。此漢志所以言禹治漯水者也。蓋自河之別出者而治之矣。鄭氏稱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此與班氏漢志不同而同。班氏以所治明所出也。若桑欽所言。則再出也。酈氏謂其出於所閒也。然則河之別出者爲漯矣。其以河之東北流者兼稱焉。故曰二渠。達通也。胡氏曰。兗之貢道。自陶邱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也。孟子言瀹濟漯。而經不言瀹者。以貢道見之也。○謹案兗與徐揚特言草木者。林氏謂三州居下流。故特言之。是也。易曰。澤滅木。大過。三州之謂矣。今水治。當詳其草木之美也。易曰。百穀草木麗乎土。今兗與徐先言厥土。次言草木者。王氏謂其土無高下皆然。兼山林言之。是也。揚州先言草木。次言厥土者。王氏謂揚

之土塗泥。不兼山林言之。故先言草木。是也。而兗與徐言
草木。必在土田之閒。揚州言草木。亦連土田敘之者。何哉。
明乎草木以土化美田而生百穀也。周官曰。柞氏掌攻草
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
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
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
則以水火變之。故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毛傳曰。除草
曰芟。除木曰柞。鄭箋曰。萬民治田。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
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孔疏曰。釋釋然土皆
解散。是也。凡草木之美。其始則漸苞也。其中則繇條也。其
終則夭喬也。今三州分言者。互見而省文爾。駭音蟹大史之大音太頹

音夾覆芳服反黼與釜同絜與潔同般音盤鬲音隔今見之見亦燕反數入聲濮音僕飼音嗣惡烏路反溼失入反
汁之十反鬃音油廝音斯所閒之閒去聲瀹音藥柞音作剝北角反薙音替芟音衫耜音似澤澤音釋釋
述曰。周官職方氏云。河東曰兗州。此踰濟矣。故不稱濟焉。
釋地云。濟河閒曰兗州。則猶禹時也。今直隸省大名府開
州。蓋域焉。正定。河閒。二府東南境。其所至也。山東行省東
昌府。暨兗州府壽張。陽穀。二縣。曹州府鄆城縣。蓋域焉。濟
南青州。二府西北境。亦其所至也。河南行省衞輝府延津
縣。皆其所至也。濟漢志作泲。惟史記作維。蓋古通也。兗史
記作沇。說文云。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又云。古文
沇作沿。合山閒陷泥地。是也。蓋所以爲渥地也。釋水云。江
河淮濟爲四瀆。鄭氏者樵也。宋史有傳。稱宋者以別漢鄭

康成之稱氏也。引爾雅者。釋水文。大史之大。釋文音太。黼
從宋本。與釜通。般從漢志注。與盤通。史記集解引馬釋九
河者。從釋水焉。詩般疏引鄭同。又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
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
九河。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
往往有其遺處焉。衰讀若等殺之殺。鄭言齊桓公者。書疏
謂其本春秋緯也。所謂閼八流以自廣也。閼與遏通。漢書
敘傳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枝。則緯言
誣矣。書疏引孫炎云。徒駭者。禹疏九河。衆懼不成。故曰徒
駭。又引李巡云。禹大使徒衆。故曰大史。馬頰。河勢上廣下
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也。胡蘇。其水下

流。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鉤盤。河水曲如鉤盤也。鬲津。河
水可隔以爲津也。爾雅釋文云。或曰。大史者。史官記事之
處。又引孫炎云。絜水多約絜。鉤般釋文引李本作鉤股。此
與書疏所引不同。蓋九河之名。亦意言之爾。書疏云。九河
故道。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大史。因禹立名。是也。九河之次。
詩般疏以鉤般次四焉。以覆釜次八焉。蓋異本也。蔡傳以
簡絜爲一而次六焉。其次九者。則曰河之經流也。非也。朱
子釋孟子言九河者云。曰簡。曰絜。蓋與馬鄭同。引許商者
漢書溝洫志文。鄭言九河遺處者。略與之同。成平者今直
隸河閒府交河縣也。東光者今河閒府東光縣也。鬲者今
山東濟南府德州也。鬲屬平原郡焉。弓高者今河閒府阜

城縣也。弓高屬河閒國焉。書疏云。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蘇疏言之。蓋自許商而後。若唐通典。元和志。宋輿地記。元齊乘。明一統志。諸言九河遺處者。皆据許商說而推之爾。漢志云。勃海郡。成平縣。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平原郡鬲縣。平當以爲鬲津。猶許商說也。水經注云。九河故稱。往往時存。蓋有絲也。漢志云。王莽時。徵能治河者。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

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蓋王橫以爲九河之地。今穿之。亦無益也。宜徙穿東北佗處焉。西山者。自大伾以西也。漢志注云。漸。浸也。此讀若詩漸車帷裳之漸。得之矣。漢志。勃海郡。莽曰迎河。蓋古逆河之地也。其地奚爲而高乎。以海溢浸之。水退而淤高也。往者海溢。已漸浸九河之地。況逆河之地。瀕勃海者乎。此王橫之本意。据本文而可知也。自水經注易浸作侵。失其本意矣。厥後程氏。蔡氏諸家。遞乎胡氏。說漸爲淪。雖立說不同。非又皆

失邪。夫漸非淪也。如以爲九河之地淪於海水。則瀕勃海之地先淪矣。尙何於勃海言地高邪。尙何於禹之九河言韓牧所欲穿處邪。皆忘其本文也。或曰。据胡氏說。九河者自禹疏之也。豈故道乎。非也。易說卦云。乾爲天。坤爲地。艮爲山。坎爲水。蓋山水之性。皆天地之性焉。史記天官書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此非謂禹導山而至于碣石者乎。非謂禹導河而入于勃海者乎。天地之性。其山東北流也。其川必東北流也。流者。行也。大川依高山之勢而行也。故河之東北而九河者。水之道也。皆水之性也。此本乎天地之性而爲之也。非人爲之也。經於導河言播爲九河者。明乎河自播之。禹導而播之。非禹自

播之也。猶其於導漾言流爲漢者。非禹自流之也。於導江言別爲沱者。非禹自別之也。於導濟言溢爲滎者。非禹自溢之也。皆水之性也。禹因其故。而導之爲道焉。則皆成其水利。此禹之智也。如曰禹播爲九河。將曰禹溢爲滎乎。鴻範云。鯀陻洪水。陻者塞也。其不知導之也。其鯀之鑿邪。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此道河卽導河也。大邳卽大

伾也。史遷所謂高地者。卽鄭所謂地平也。蓋兗地皆下。而
兗之東北高於兗之東南。此其下之高也。皆平地焉。皆河
所自至焉。史遷於河至兗之東南平地者。自下而上言之。
則謂兗之東北爲高地矣。鄭於河從龍門大伾來者。自上
而下言之。則謂兗之東北爲地平矣。夫水之性就下焉。其
就下而至於難載之地也。則敗也。其就下而至於可載之
地也。則無敗也。禹廝二渠。其於兗之東南。廝之者寡。則漯
之所達焉。以其就下而至難載之地也。其於兗之東北。廝
之者多。則河之所入焉。以其就下而至可載之地也。然使
河非本乎天地之性。而東北流。河之別非漯原再出。則禹
安能導之若斯哉。故曰。水之道也。皆水之性也。夫導濟言

溢爲滎矣。而遂曰。東出于陶邱北。此水之性也。豈人爲之
者所能哉。此以知禹導河東北行者。行其所無事也。故廝
者分也。分而導之也。釋言云。斯離也。離猶分也。廝與斯通。
漢志作灑。注云。灑分也。其義也。蓋灑猶詩釃酒有藇之釃。
讀若廝。詩釋文云。釃所宜反。毛傳云。以筐曰釃。說文云。釃
下酒也。言去其滓而分下之也。蓋導河猶然也。此廝古通
釃。古字音同則假借也。故廝之者。猶其播之也。雖有事焉。
亦行其所無事也。則其故道本然也。孟子云。禹掘地而注
之海。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掘地以行河水。非廝
之而播之乎。其於河之掘地也。猶其行江淮與漢之水也。
江淮與漢。皆故道也。而九河獨非故道乎。九河之稱。猶三

江九江之稱。皆以其故道稱也。非故道而掘地焉。則不得
謂之行其所無事也。且洪水之變。勢方滔天。其掘故道之
地而去其壅塞也。則可施功矣。苟非故道。彼芒芒者安所
施功乎。胡氏云。讀河渠書。而後憬然如寤。知降水大陸九
河之區。其初不爲河所經也。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
決而北。或決而南。氾濫乎兗豫青徐之域。此所謂行平地
數爲敗者也。及禹治水。乃引而北載之高地。爲大河之經
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名之曰漯。所謂廝二渠也。漯之渠
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先是河皆東注。則猶瀉杯水於
掌上焉。潰而四出也。此胡氏讀史遷書而未深知其意爾。
如其說。河東北行。自禹而始爲之也。然則河皆東注。兗豫

青徐。雖未洪水時。無一日無水患矣。豈惟數爲敗已乎。蓋
所謂數爲敗者。以河東北行而或不利也。於是乎東南行
平地矣。而爲敗者數矣。夫洪水之災。古未有也。其亦知未
洪水時奚若乎。周語云。昔共工欲壅防百川。以害天下。皇
天弗福。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
用殛之于羽山。是古有先鯀而壅防百川者也。周語注云。
堯時共工。與此異也。故引賈逵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
姓也。蓋與共工氏稱霸者不同。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祀爲貴神。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故云。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修及熙爲元冥。世
不失職。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皆以平水土之功而

祀焉。昭十七年左傳言共工氏者。則在大皡氏後。炎帝氏
前矣。禮祭灋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蓋平九州之土也。是古有先禹而平水土者也。則禹平
水土。蓋鯀之愆。豈不求古治水者之故道邪。九河。故道也。
兖州書曰。九河既道。猶沱潛。故道也。荆梁皆書曰。沱潛既
道。然則故道者。其道也。青州書曰。濰淄其道。今不曰九河
其道。何也。此互文也。徐州又書曰。淮沂其乂。夫既道者。必
其道也。其道者。必既道也。既道其道者。必其乂也。其乂者
必既道其道也。不然。將曰淮沂其乂。而非既道其道歟。經
於導淮言會于泗沂者。則其道也。今淮沂而非既道其道
歟。則何以謂之其乂也。蔡傳云。既道者。既順其道也。禹爲

之道也。其道者。氾濫既去。水得其道也。爲之之爲讀去聲。
蔡以其道猶自道也。非禹爲之道也。以經文一例求之。然
則其乂者。猶自乂也。可乎。禹導淮矣。是禹治淮也。非淮自
治也。徐州又書曰。蒙羽其藝。彼山能自藝乎。故其乂其藝
之其。蔡傳皆無以釋之。蓋未察乎互見者焉。成陽者。今山
東曹州府濮州也。唐爲雷澤縣焉。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
志言雷澤者。與班氏漢志同。水經注云。雷澤即舜所漁也。
山海經云。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此
不足徵也。史遷不敢言山海經者。其若斯歟。或曰。在吳西
者。揚州震澤也。雍沮。漢志無說焉。元和志者。唐李氏吉甫
爲之也。其言雍沮者。與括地志同。蓋雍沮二水。唐時猶存。

今以河徙而變矣。胡氏云。雍沮皆濟水所涌出也。周官職
方氏云。兖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
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蓋鄭本作雍。史記漢志皆同。
段氏云。雍者。雝之隸變。是也。今本雍作灉。衞包改之。爾釋
水云。水自河出爲灉。說文云。河灉水在宋。此在古豫州域
矣。豈兖州所書者乎。爾雅注水經注以言禹貢。皆非也。鄭
雍沮義見史記集解。引澤義者。易說卦文。周語云。川氣之
導也。澤水之鍾也。韋注云。導達也。鍾聚也。釋詁云。會合也。
凡合而同者。則無不一焉。樂記云。桑閒濮上之音。注云。桑
閒在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也。鄭桑土義見詩邶鄘衞
譜疏。又鄭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又書疏引鄭云。此

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
除。於是下邱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鄭言尤宜尤
喜者。於義未融也。蓋史敘尤下者。以統佗州焉。爾雅釋蟲
云。蟓桑繭。郭注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是也。秦氏湛云。
予游濟河閒。見一婦不蠶。比戶詈之。知兖人可爲蠶師也。
此秦氏於宋時猶然也。而桑繭之利。豈惟兖尤宜邪。今東
南百越。蓋宜八蠶者多矣。是揚州之土宜桑也。僖二十三
年左傳云。晉公子重耳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言在齊時
也。史記貨殖傳云。齊魯千畝桑麻。其人與千戶侯等。又云。
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云。沂泗以北。宜五穀桑麻。
是青徐之土宜桑也。詩魏風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唐風云。肅肅鴇行。集于苞桑。史記貨殖傳云。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州之土宜桑也。蜀志龐統傳云。潁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往見徽。徽采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是豫州之土宜桑也。詩豳風云。蠶月條桑。孟子言文王之政云。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是雍州之土宜桑也。蜀志稱武侯自表後主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是梁州之土宜桑也。而荊在揚梁之閒。江漢所同。豈其土無宜桑者乎。南齊書韓係伯傳云。襄陽土俗。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是荊州之土宜桑也。荊州書曰。厥篚元纁璣組。夫組者以絲爲之也。周官云。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凡祭祀共黼

畫組就之物。蓋古亦然也。齊語云。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則貢絲者荊州制也。即貢組之義也。典絲注云。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采色一成曰就。疏云。以組爲就也。或曰。鄭言尤宜者。据兖州言貢絲也。今攷周官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史記錄禹貢者。於豫州曰厥貢漆絲絺紵。蓋與漢志作漆枲者不同。江氏云。枲與紵同類。言紵則枲在其中矣。絲則缺焉。當從史記作絲。是也。然則豫州不亦言貢絲乎。而他州之貢。言檿絲言織縞言織貝者。皆蠶事也。禮祭義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言食蠶瀝也。食。與飼通。注云。及早涼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是也。淮南子云。蠶食而不

飲。蓋其性然也。周官云。馬質掌質馬。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鄭注云。質。平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蓋鄭言與者疑辭也。李氏嘉會云。今東南如兖揚。衣被天下。蠶盛而無馬。西北苦寒之地。有馬而無蠶。蓋可知矣。此申鄭也。秦氏五禮通攷從之。非也。夫詩豳風言蠶月者。不斥言其月焉。明其分月而再蠶也。再而不休。且八蠶矣。安有禁乎。凡蠶者無一蠶已也。莊二十二年左傳云。物莫能兩大。此周史言兩姓代興者爾。以言天地之生物。則窒矣。中庸云。萬物竝育而不相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東南之蠶。西北之馬。自

天地言之。非竝育乎。自人道言之。雖厲原蠶之禁。亦何能致東南有馬乎。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昭四年左傳言之矣。詩定之方中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桑田者蠶事也。騋牝者馬政也。詩以其竝育而竝歌之也。如其相害。豈竝歌之乎。緜今攷之。原如大司徒辨其原隰之原。釋文云。原本又作邍。蓋古本也。邍師云。辨其邍隰之名。此與馬質同屬夏官大司馬焉。釋地云。大野曰平。廣平曰原。此宜於試馬行者也。苟有在原而蠶者。奚得試馬行乎。於此而行。不致人之馬訟乎。故禁在原而蠶者。馬質之職也。馬將及行。以馬力所任而齊其行。試馬也。詩駉云。在坰之野。則馬之在原可

知也。禮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
之築宮。蓋近川者以易浴也。故曰。奉種浴于川。此二月大
火候也。繇是推之。則近川之原。若冀州大原徐州東原者。
將有在原而蠶者矣。月令季春云。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
柘。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疏云。植縣蠶薄柱也。縣與懸
通。方氏慤云。籧席之麤者。釋文云。植直吏反。籧居呂反。亦
作筥。圜曰筥。方曰筐。蓋所具者皆蠶桑器也。在原而蠶。不
惟蠶室在原。其諸器亦皆布焉。試馬行者。於此而避之。則
害國馬也。於此而不避之。則害民蠶也。是不如禁原蠶者
而可矣。民在邑而蠶。里巷相從。不其善乎。此以知先王之
經術必非迂也。釋言云。原再也。郭注云。今呼重蠶爲㜃。蓋

㜃非爾雅文也。郭注雜後世文爾。釋文云。原舍人本作㜃。
非古本也。如爾雅作㜃。不當在釋蟲乎。奚爲而在釋言也。
淮南子云。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灋禁之者。爲
其殘桑也。高誘注云。原再也。此漢本淮南子也。今本作螈。
則又㜃之省文爾。繇是言之。禁再蠶者後人說也。漢時有
之。皆失之矣。夫樹桑爲蠶也。不蠶則桑者棄焉。再蠶而求
桑盡桑之用也。是無棄桑矣。而乃謂之殘桑乎。如曰殘桑
者蓋晚蠶傷來歲之桑也。今南中八蠶。曷傷乎。且周書有
言。至于再。至于三。謂八蠶之晚爲再蠶。可乎。周官萍氏云。
禁川游者。今曰禁原蠶者。其爲文同也。僖二十八年左傳
云。原田每每。此釋地所謂可食者曰原也。則不惟廣平曰

原者矣。然在原而蠶謂之原蠶。猶在原而田謂之原田。其
義不同。其爲文同也。禮祭義言蠶于蠶室。猶多方言田爾
田。蠶者猶桑者焉。每讀若梅。詩定之方中毛傳云。零落也。
倌人主駕者。秉操也。馬七尺以上曰騋。鄭箋云。靈善也。星
雨止星見。夙早也。塞實也。淵深也。釋文云。說鄭如字。蓋云。
欲往爲辭說於桑田。是也。匪說文謂非也。直特也。猶一也。
特古通犆。詩柏舟釋文云。特韓詩作直。蓋與犆通也。王制
鄭注云。犆猶一也。論語稱管仲云。人也。此重其人之辭。今
曰匪直也人。猶曰人也匪直。倒文也。詩崧高云。謝于誠歸。
其例也。言牝者貴馬之能產也。此詩美衛文公爲人君者。
言人也非一焉。其人操心者實而深。既勸蠶桑。而馬產又

三千之盛也。則非一焉。毛傳云。非徒庸君。朱子云。非獨此
人。皆義不貫也。或曰。典術云。桑箕星之精。此猶蠶爲龍精
之意也。箕者木位而好風。東方蒼龍之宿也。蠶桑與馬。國
之富彊繫焉。其猶易稱神物者乎。釋言云。降下也。引爾雅
者釋邱文。絕高者橫高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絕猶橫也。
其例也。於兖言之。若詩所謂楚邱旄邱者也。胡氏云。兖州
少山。邱非山比。洪水時猶可居人。益信懷山襄陵謂孟門
也。非汎言九州矣。是何其不思孟子言下者爲巢乎。堯典
言洪水曰浩浩滔天。九州之謂也。周官云。大司徒以土宜
之灋辨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言宅土也。
宅居。釋言文。孟子云。人得平土而居之。其義也。馬墳義見

釋文。下繇義同。詩苕之華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蓋羊有膏肥者其首必墳。牝羊以生子而瘠。則無是焉。而墳壞可推矣。釋文云。墳扶粉反。然讀平聲亦可也。六書之義。古不以四聲而異也。詳堯典觀型疏。僖四年左傳云。公祭之地。地墳。言毒也。晉語注云。墳起也。蔡傳以言此經。非也。若土膏自起。周語所謂土乃脈發者。非土之性能大而然乎。繇古音讀若由。蓋有抽義焉。詩牆有茨箋云。抽猶出也。說文云。蘇艸盛貌。夏書曰。厥艸惟蘇。蓋草作艸。繇作蘇。古文也。條文從攸。古音讀徒由反。蓋條與繇韻也。釋文云。繇音遙。蓋讀若皋繇之繇。則繇條亦韻也。此讀若鳴條之條。詩椒聊毛傳云。條長

也。易彖傳云。貞正也。引公羊傳者。宣十五年文。蔡傳云。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胡氏難之云。然則佗州之賦。皆不正乎。是矣。易繫辭傳韓注云。貞正也。一也。胡氏据之。以為厥賦貞者。謂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為常。十二歲中。始終如一也。至一紀後。乃同佗州。繇今攷之。若是則一而未正矣。經何以言貞乎。且十二歲中。安見其必無或免賦者也。周官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注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也。或以言此經。謂歲問之而後定賦。若貞卜然。非也。凡歲計之時。賦者問歲之既往而定之。異乎卜者問歲之未來而定之也。僞傳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非也。易傳貞訓正者。非易所稱位正

當也。且經豈言州第九乎。或曰。田中下。賦亦中下。正相當也。佗州無田賦同等者。惟兗州則然。亦非也。此以相當者承上文言之爾。然兗賦猶能中下而非下下乎。載史記作年。漢志同。釋文引馬鄭本亦同。蓋所傳者異也。詳堯典疏。蔡傳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灋同於佗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田賦之下。是也。書疏引馬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此馬并繇九年為十三年。而以治水釋作焉。失之矣。孟子云。禹八年於外。尸子云。十年未闚其家。皆於十三年中約言其未成功時也。禹治水豈四三年已乎。史記集解引鄭云。貞正也。治此州

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此鄭讀厥賦而下十字為一句焉。亦失之矣。僞傳云。治水十三年。乃有賦灋與佗州同。蓋襲馬鄭而失之也。乃漢志作迺。釋詁。迺乃義同。書疏引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鄭言篚者不皆然也。此於貢中別之以所藏爾。非以貢篚對文也。其篚為服貢者。如鄭言矣。其為幣貢也。豈必入於女功乎。功與工通。書疏於堯典引鄭禹貢注云。允征曰。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繇鄭言之。則元黃者幣也。允征今詳逸文。漆者桼之假借也。說文云。桼木汁。可以髹物。是也。於兗言之。若詩歌衞文公者所稱樹漆也。說文云。絲蠶所吐也。漢志作枲。蓋

棐古通匪也。說文云。匪器似竹篋。蓋所以藏也。月令季夏
云。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蓋染之而織也。攷工記云。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此分言之也。今統言之。則所織者皆謂之文矣。故樂記
云。五色成文而不亂。其義也。法與灋通。水經注云。陳留風
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閒出文章。天子
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匪織文者也。繇今攷之。漢志。
陳留郡。襄邑縣有服官。蓋漢兗州域也。其郡屬浚儀縣。睢
水出焉。襄邑者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也。浚儀者今河南開
封府祥符縣也。此在古豫州域矣。史記所以言豫州貢絲

者也。酈注以漢兗州言禹貢。非也。漯古文作濕。說文云。濕
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又引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此說文
以爲濕水再出也。蓋續漢志與說文同。鄭漯義見史記集
解。蔣氏廷錫云。禹分河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
水。於是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蓋以漢
志言禹治漯水者別乎言漯水所出焉。非也。以禹貢導水
之例言之。凡水之合者。自下則受通稱。無自上而先被之
也。東武陽者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也。漢志稱東以別南
也。南武陽屬泰山郡焉。千乘者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也。
高唐者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也。戰國策云。齊威王曰。吾
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漁于河。蓋以高唐之漯

言河也。桑欽詳大名疏。古者濟通於漯焉。故不書曰。浮于
濟。迿于漯。達于河。唐書許敬宗傳以爲濟漯不相屬者。不
知古今之變也。孟氏者康也。魏人。漢志顔注稱焉。孫氏云。
今大淸河。故漯水也。達史記作通。漢書同。蓋文異而義同
也。孟子云。草木暢茂。謂洪水時。山林之高者焉。此於禹敷
土中而見之矣。引滅木者易大過象傳文。引麗土者易離
象傳文。周官柞氏鄭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
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
生。又云。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
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是也。耳與爾通。今攷釋名
云。地底也。詩汝墳毛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賈疏從

詩傳焉。其義也。周官薙氏鄭注云。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
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
耜之以耜側凍土剗之。又云。火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
則其土亦和美矣。是也。今攷茲其者孟子所謂鎡基也。袁
與黃通。釋文云。繩音孕。以證反。今讀如字。詩螽斯毛傳云。
繩繩戒愼也。朱子云。繩繩不絕貌。此自毛義而申之也。蓋
用繩者懼其絕焉。戒愼之則不絕矣。凡草結實者如結繩
狀。其子繩繩然不絕也。故含實曰繩。攷工記云。耜廣五寸。
賈疏從記焉。側者耜側入也。其義也。引詩者載芟文。詩疏
引釋訓云。釋釋耕也。此据舍人本也。釋文云。澤澤音釋。釋
蓋古通也。詩皇矣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栵。言啓邦土也。此

柞氏之義也。爾雅釋木云。灌木叢木。栵栭。毛傳從釋木焉。栭者禮內則著之。其子如栗者也。釋文云。栵音例。月令季夏云。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薙氏之義也。周官稻人云。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此亦薙氏之義也。月令鄭注云。潤溽謂塗溼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强檗之地。是也。溽音辱。行。古音杭。釋文云。疆其兩反。然讀平聲亦可也。此月令經文之有韻者也。强檗草人作疆檗。稻人鄭注云。殄絕也。又引先鄭云。芒種稻也。芒種之種。讀上聲。蓋種之以有芒角者之種也。古史之文。有以古音而韻焉。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以古音而互求之。其

互文亦明矣。蓋繇。條。苞。夭。喬。古音皆韻也。詩風雨以瀟膠瘳而韻焉。其例也。詩下泉以蕭韻周。詩碩鼠以苗韻郊。詩斯干以苞韻猶。皆其例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岱音代嵎音隅濰音維淄音緇濱音賓斥音析鹽餘占反絺音希畎音犬枲胥里反音葸鈆夷專反怪如字萊音來檿於檢反厥上聲汶上去二聲

此史敘青州之水治也。海東海也。其別者曰勃海。左傳言齊者曰。東至于海。戰國策曰。齊北有勃海。蓋青之東北逾勃海。而界乎冀州者也。其後舜肇十有二州。則分此爲營州焉。岱泰山也。爾雅曰。河東岱。又曰。泰山爲東嶽。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戰國策曰。齊南有泰山。蓋青之南至岱陰而界乎徐州者也。漢志。泰山郡博縣。岱山在西北。蓋岱陰則其山北焉。國語言齊者曰。正其封疆。西至于濟。此青之西距濟而界乎兗州矣。今不言濟者。宋鄭氏謂以兗州見之也。嵎夷東夷之地也。堯典曰。宅嵎夷。略界也。蔡氏以爲經略者。是也。猶左傳所謂疆以戎索也。曾氏謂不經略則有猾夏之變矣。濰淄。二水名。亦作維甾。漢志。琅邪郡箕縣。維水北至都昌縣入海。泰山郡萊蕪縣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縣入泲。蓋班氏未言屋山。維水所出也。泲與濟通。或曰。入泲者入海之譌也。鄭氏稱地理志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此足以補班氏漢志之遺矣。其道者其水道也。史

記作既道。蓋其道者必既道也。既道者必其道也。此互文也。林氏曰。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順其故道。則治水之功畢矣。比佗州用功最省者也。或曰。青州治水之功省。而防夷之事嚴。故治嵎夷之地先於治濰淄之水焉。比佗州治地特異者也。孟子以周公兼夷狄與禹抑洪水同稱。而青州則其義先矣。經下文於綏服言奮武衛者。所以嚴其經略而衛中邦也。左傳曰。天子經略。古之制也。其古如禹制者乎。白墳者下文三壤之則也。不言壤者省文也。史記曰。齊膏壤二千里。濱涯也。廣者斥土之廣也。斥者。鄭氏謂地鹹鹵也。冀兗徐揚諸州。其海濱之土。皆有斥焉。特於青州之廣斥言之。則佗州斥土可互明也。故禹時

則惟青州貢鹽矣。言廣斥在土田之閒。不連貢鹽敘之者。明乎鬻海爲鹽。不概土而言。田有斥鹵。當兼斥而言也。爾雅於八方而言九府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則斥土有生五穀者矣。周官草人之職曰。凡糞壤。鹹潟用貆。言土化之灋也。斥與潟通。青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上之下。蓋第三等也。其賦則惟中之上。蓋第四等也。厥貢之序。以其多少序焉。揚州先金三品。荆州不先金三品。明其多少之序也。青貢多鹽。其序則先鹽矣。鹽蓋周官所謂以共百事者。物貢也。絺爲之精者。嬪貢也。海物物貢也。錯如厥賦惟上上錯之錯。言其貢無常而雜也。其貢海物惟雜者。明海物所獲無常。不以例求也。徐揚不言海物者。青近帝

都。徐揚則遠。於近取之。不勞遠也。岱畎謂岱之谷。濬爲畎者。明其可田作樹桑麻也。故絲枲出焉。枲麻也。鉛青金也。松者。猶魯頌稱徂來之松也。怪異也。山石不材。其常爾。其有材者。則非常之異也。故曰怪石。此五者皆岱畎之材也。材貢也。鉛及松石。蓋田農宋之。故以岱畎名也。不然。則當惟以岱名矣。萊夷萊山之夷也。作田作。牧畜牧。明水治也。檿山桑也。檿絲蓋山桑上野蠶所吐者。其材中琴瑟弦。則天成之也。此萊土之材也。萊夷以篚貢焉。貴弦歌之材也。汶水名。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是也。貢道不言達于河者。蒙上而省文。爾蔡氏謂因於兗也。○謹案皋陶謨稱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其斯爲中外之防者乎。蓋凡四夷之地。不連屬中邦者。以不治治之。則四海在九州之外也。爾雅所以言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也。諸經所以統四海爲四夷也。其在禹貢書之者不言治功。冀州書曰。島夷皮服。揚州書曰。島夷卉服。此言貢物不言治功也。凡四夷之地連屬中邦者。以其治治之。則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衞也。周書立政所以言夷微盧烝也。明史所以立土司傳也。其在禹貢書之者則言治功。青州書曰。嵎夷既略。梁州書曰。和夷厎績。此言夷地遂言治功也。青州書曰。萊夷作牧。雍州書曰。西戎卽敘。夫戎亦四夷。書戎猶書夷也。非亦言治功乎。其與貢物言之者。連言而省文

爾。梁州書曰。西傾因桓是來。亦言貢物遂言治功也。桓水治功。以夷之貢道見之也。徐州書曰。淮沂其乂。故其下書淮夷者。言貢物不言治功。而治功於淮沂其乂者見之矣。皆史文之善也。自青州而外。厥篚承厥貢而言。皆其州之篚以貢也。徐揚言厥貢者。則附書曰。淮夷蠙珠暨魚。曰島夷卉服。明其下書厥篚者承其州之貢而言矣。青州言厥貢者。則附書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明此書厥篚者卽萊夷之貢而言矣。蓋梁雍有厥貢。無厥篚。青州非附書萊夷。亦無厥篚焉。史文以互明而可知也。瑘音郎邪音爺鹵音魯鬻與煮同概音蓋共音供材中之中去聲

述曰。周官職方氏云。正東曰青州。蓋其制多以禹時。徐揚

地分之也。言禹貢者宜辨古青州域矣。今山東行省登州
萊州二府。暨青州府益都臨朐昌樂壽光安邱臨淄六縣。
蓋域焉。青州府諸城縣東南境。暨樂安博興高苑三縣南
境。其所至也。濟南府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長清
七縣。蓋域焉。泰安府肥城縣。暨萊蕪平陰東阿三縣北境。
亦其所至也。其東北逾勃海而有遼海地者。 盛京奉天
府南境。皆其所至也。胡氏云。朝鮮古青州域也。以箕子所
封故也。今攷大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蓋箕子所以走之朝
鮮者。為此非中邦九州也。以遂其罔為臣僕之志也。而武
王得以封之者。天下宗周。四海之內。皆天子經略也。然則

据箕子所封而定朝鮮為古青州域者。豈所据邪。漢志云。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非也。然其敘朝鮮而歎之曰。可貴
哉。仁賢之化也。非自箕子言乎。蓋不言禹時矣。堯典云。肇
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史記集解引馬云。禹平水土。
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
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爾雅釋文引鄭云。分
衛為并州。其餘引鄭與馬略同。詳堯典疏。蓋鄭言衛者。馬
所未言也。此與馬言燕齊者。皆舉國名而言三州之大略
焉。其三州山川。堯典無文。馬鄭皆不敢質言。此其慎也。周
官職方氏云。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泲。并州。其山
鎮曰恆山。其川虖池嘔夷。金氏云。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

川遼水歟。蓋通典以舜所分并州。謂自衛水以北也。而金
氏本之。遂据職方氏而為之說爾。胡氏從之。且以為衛水
即虖池也。故於鄭言分衛者。則云。若以為康叔所封之衛。
則并冀當以衛漳為界。而冀域北盡於平陽。無是理也。秦
氏從之。今攷職方氏九州封域。蓋與禹貢不皆同。則舜所
分三州能以職方氏言之乎。經曰。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冀
州也。今乃以為青州所統營州之山乎。舜所分三州。至夏
而復合之。故宣三年左傳於夏言九牧焉。是舜所分者一
時之宜也。有未可以禹貢常理言之者矣。況其佗乎。秦制。
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此亦戰國時燕之舊也。
蓋界乎遼水焉。胡氏執之。以言冀與營之界在斯也。而漢

儒近古。博學如許氏。亦猶馬鄭不敢質言。何也。以今之經
無文也。故說文云。嵎山在遼西。一曰。嵎夷暘谷也。堣與嵎
通。暘與暘通。蓋堣夷在青州。許氏不以青州所統之營州
必以遼東為界也。說文云。遼。遠也。故馬於燕齊云然。此與
遼水之遼不同。釋名云。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蓋東方
木色青也。說文云。勃澥。海之別也。蓋自東海而別矣。即裨
海也。列子云。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虛。蓋莊子所謂
尾閭也。其謂百川歸東海者歟。引左傳者僖四年文。引爾
雅者釋山文。岱者堯典所謂岱宗也。引公羊傳者桓十六
年文。言衛侯朔出奔齊也。何注云。越猶走也。山北曰陰。是
也。史記云。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蓋魯在山南也。徐州

也。營州詳堯典疏。博者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東至海。西至岱。此於州域有遺矣。嵎。史記作堣。後漢書云。王制。東方曰夷。夷有九種。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今在遼海閒矣。昭七年左傳云。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杜注云。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是也。莊二十一年左傳云。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言王與鄭厲公地也。杜注云。略界也。孔疏据之以言經略云。此略亦界也。以四海爲界其義也。定四年左傳於封衞云。封畛土略。自武父以東。又云。疆以周索。於封唐云。疆以戎索。杜注云。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衞北界。索灋也。疆理土地以周灋。唐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

故自以戎灋。是也。周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塗與涂通。此中國井田之灋也。孔疏据之而申杜矣。蓋封畛者周灋也。所謂諸侯正封也。以言禹貢。所謂成賦中邦也。經略者兼周灋戎灋而言。以言禹貢。則略嵎夷者非封畛也。猶戎灋也。蔡傳云。略經略。爲之封畛也。此於義未析也。今節焉。史記集解引馬云。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僞傳與馬同。蓋馬以常地言之。故其釋略者失之矣。金氏云。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青州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仲宅嵎夷。故特表於前。此其言特表而言東夷者。是也。若夫九州之地。皆有帝命之官。豈以是而特表乎。如金氏言。彼宅西之地無常。禹貢不書。可矣。而禹貢於

宅南交宅朔方者。其地亦皆不書。何也。濰從史記。漢志作維。其引禹貢作惟。蓋惟與維通也。箕者今山東沂州府莒州也。都昌者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也。萊蕪者今山東青州府博山縣也。其南則今萊蕪縣矣。屬山東泰安府焉。博昌者今青州府博興縣也。鄭濰義見詩齊譜疏。蓋與說文同。又鄭引地理志言淄水者。與班氏漢志同。惟鄭言濰淄所出。而皆不言所入焉。書疏蘇氏書傳引漢志。入沸作入海。如曰。疏或竄之歟。則蘇氏深於漢書者也。史記河渠書云。於齊則通菑濟之閒。言在禹之後而通也。蓋菑卽淄也。濟卽泲也。禹時則菑濟不通焉。水經注云。淄水東北與澠水合。互受通稱。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

水矣。又云。淄水東北入于海。是也。或曰。史記云。濰淄既道。蓋其讀爲既也。易中孚云。六四月幾望。此費氏本也。京氏作近望。荀氏作既望。是近與既通也。詩汝墳毛傳云。既已也。詩崧高云。往近王舅。毛傳云。近已也。鄭箋云。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今詩。記作其。是古字其記通也。今不從者。以同在禹貢篇中。而其既變文。當爲異義也。互文則易說卦有焉。詳堯典申命疏。段氏云。其者將然之辭。非也。禹貢皆告厥成功也。濱從史記。漢書作瀕。說文云。瀕水厓也。涯與厓通。斥史記作潟。漢志同。蓋古通也。史記於此經申之曰。厥田斥鹵。蓋以斥明潟也。且以申土田之義焉。鄭斥義見史記集解。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蓋以

一端言之爾。易說卦云。兌爲澤。其於地也爲剛鹵。是其可執兌西方爲典要乎。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今以襄二十五年左傳言之。則楚南方而稱表鹵焉。夫禹貢青州。東方也。其稱斥也。卽周官草人所謂鹹潟用貆之潟也。草人豈以方言乎。漢志言民歌史起者曰。終古舃鹵兮生稻粱。蓋舃者潟之省文也。顏注云。舃卽斥鹵也。管子地員篇云。斥埴宜大菽與麥。言土化者可無察邪。引爾雅者釋地文。周官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蓋周制幽州之域。其自碣石西而近河者分古冀州域矣。今直隸永平府緣海諸縣皆有產鹽。非斥土之廣也。其在古兖州域者。今直隸天

津府靜海縣東。古名曰豆子䴚。有斥土數十里。天津府鹽山縣東有斥土周百五十里。今長蘆鹺政資焉。亦非斥土之廣也。其在古徐揚域者。漢志。會稽郡海鹽縣有鹽官。今浙江鹺政所司也。此非吳王濞所以煮海而富者邪。其利廣矣。今天下鹽課。淮將半之。其利尤廣矣。其斥土或數百里。或千餘里。以青州視之。則猶非廣也。今山東登州萊州二府。斗入東海中。三面皆海。其斥土面積將二千里。而其佗斥土。若今在青州府者。猶不在此數也。是諸州斥土。皆無若其廣焉。管子云。齊有渠展之鹽。又云。煮泲水爲鹽。言其廣也。煮與鬻通。或曰渠展。海濱土名。猶齊語於海稱渠弭也。渠大也。此周官鍾師注義也。大展者土廣之謂也。齊

語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曰。以魯爲主。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韋注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禆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是也。此皆齊語之倒文也。詩采薇毛傳云。弭弓反末也。詩疏云。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也。蓋禆海之渚而大曲焉。故曰渠弭。今渠展其例也。言其使有蔽於海乎。蓋有渚於渠弭。有牢於環山。皆有蔽於海也。經下文云。萊夷作牧。此萊山之夷也。則山有牢牧也。或曰。青州鹽利獨先。故特言之。非也。管子云。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繇是推之。雖洪水時艱食鮮食。諸州不能乏鹽也。豈獨給於青州乎。禹時青州。山澤有貢無賦。安

所謂鹽利乎。管子云。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此鹽利也。以言齊霸可也。以言禹貢。不可也。說文云。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爲鹽。蓋魯連子所稱宿沙瞿子善煮鹽也。泲通於海。管子言煮泲水者。猶煮海也。周官云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非貢何以共之乎。今山西解州鹽池。禹時在帝都中矣。然不足以共百事也。曲禮云。鹽曰鹹鹺。謂祀事焉。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毛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史記集解引鄭云。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鄭獨言魚者。蓋据釋魚以鱗物該介物也。是名言乎海物矣。徐州書淮夷之貢。曰蠙魚。今書曰海物。不曰海魚。則經不名言之也。林氏曰。旣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同。蓋錯

如錫貢磬錯之錯。非也。夫錯者豈徒言其非一物之雜乎。蓋曰。厥貢海物惟錯。言貢錯之雜。猶賦錯也。僞傳云。錯雜。非一種。蔡傳說同。此與鄭言惟錯者。皆自物非一種而言。未自貢無常例而言也。故蔡傳兼采林說而無破焉。然亦作甽。攷工記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蓋以濬爲之也。𤰝與甽通。管子云。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毋古通無。言時有時無也。僞傳云。然谷也。蔡傳同。然谷豈卽然乎。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小者注大者而以小者爲名也。而其下又云。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大者受小者之注而以大者爲名也。邢疏疑其上下不類者以此也。蓋郭注讀川如字。故

無釋焉。攷工記云。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又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攷工之瀆。自𤰝而遂而溝而洫而澮。皆自小而大也。故其言澮者云。專達於川。蓋川者瀆也。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此所謂大川也。故曰濬畎澮距川。緜是言之。宜邢疏疑釋水所言也。邢疏不得已。乃以其上謂山谷中水自谿而入川者。其下謂山谷中水無谿而入平地之溝者。然於文未適也。上下經文。其所爲名者。非亦小大不類乎。郝氏懿行云。此與攷工記不同。彼田閒水道。此山谷小流也。今試倒其文。則爲瀆注於澮。澮注於溝。溝注於谷。谷注於谿。谿注於川。上下文皆適矣。非也。夫以山農言之。山谷小流。皆田閒水道焉。如郝氏言。將何以正名乎。今

攷說文云。巜水小流也。古文作甽。从田川。篆文作畎。从田。犬聲。段氏云。巜古文也。甽籀文也。今本說文籀誤爲古。是也。然則巜與川通。川古文作巛。故甽从川。今釋水云。注川曰谿。蓋卽注巜曰谿也。注川猶注甽也。注甽猶注畎也。此與攷工記專達於川之川。蓋文同而義異焉。夫山谷之田。不可皆以井田灋爲水道也。故攷工記謂之遂謂之洫者皆略之。而以曰谿曰谷者通乎其閒。此以知禹言濬畎澮者。以其可該山澤平地。三農也。以其爲田閒水道之始終而可該其中也。論語於禹言溝洫者。舉一以爲例也。禹貢於山言畎者。自田閒水道之始而名之也。釋蟲云。蟓桑繭。又云。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郭注云。皆蠶類。邢疏云。

此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蓋蠶絲之類多矣。今絲以岱畎名。則桑田故也。其桑繭乎。凡禮所稱繭事繅絲者。皆以桑繭言也。然則岱畎之絲。何以異於萊土檿絲乎。彼純土性焉。天成之也。此兼田功焉。人助之也。雔讀若讎。周官大宰云。嬪婦化治絲枲。蓋婦功也。故周官有典絲典枲之職焉。釋草云。蕡枲實。枲麻。今岱畎產之。其土性也。亦田功矣。詩齊風云。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言畎畝也。說文云。鉛青金也。本草云。鉛一名黑錫。蓋深青則黑矣。又本草云。鉛五金之祖。非以其所化者多乎。攷工記云。攻金之工。冶氏執上齊。又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此上齊也。言和金也。則鉛之用可推矣。釋文云。齊才細反。引徂來者詩閟宮文。來亦作

徠。毛傳云。徂徠山也。今在山東泰安府東南。蓋岱陽之別
也。而岱陰之畎。其松則尤美焉。說文云。怪異也。漢志注云。
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然何爲而以怪稱乎。山海經云。
苟林之山多怪石。郭注云。怪石似玉。此非無故也。尹文子
云。魏田父得玉。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言石之
非常者也。蓋古有遺言者矣。孔子不語怪而雅言書。則知
古稱怪者。蓋文同而義異焉。美則怪之。非常也。不美則怪
之。亦非常也。猶周書立政。稱吉士有常者曰常人。美辭也。
漢書武帝詔稱茂才異等者。曰非常人。則常人非美辭也。
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言廟之畫壁也。
是豈有不美之觀乎。故釋詁者。當以古言釋之矣。周官云。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蓋田農以其暇而
采羽焉。經下文所以言羽畎夏翟也。今鉛及松石。其以岱
畎名者。蓋亦田農采之矣。明其來自山谷田閒也。周官云。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
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鉛石者卝人所禁也。禹
時青州山澤有貢無賦。與周制當不同。卝人注云。物地占
其形色。知鹹淡也。蓋鉛石物地。禹時稱岱畎矣。管子地數
篇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此山之見榮者也。其言物地
歟。中庸言天之生物也。則云。必因其材而篤焉。攷工記言
六材者。木金皆材也。周官大宰注言八材者。金石皆材也。
然則凡物皆尙材矣。其專以木材言材貢者。非也。史記云。

大公東就國。萊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然則禹
時之貢。萊夷感其治功。非易事也。其後齊滅萊矣。以定十
年左傳攷之。孔子言萊人者。則云。夷不亂華。蓋有繇也。僞
傳云。萊夷地名。此於義未悉也。漢志。東萊郡黃縣有萊山。
左傳杜注以言萊夷是也。今黃縣屬山東登州府焉。作牧
史記訓爲牧。猶其曰大陸既爲也。亦猶堯典平秩南爲之
爲也。言田作也。釋木云。檿桑山桑。詩皇矣云。其檿其柘。毛
傳與釋木同。漢志注云。食檿之蠶絲。可以弦琴瑟。是也。弦
與絃通。枚乘七發云。野繭之絲以爲絃。其物也。蘇氏云。檿
絲出東萊。以之爲繒。其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繇是言
之。宜古以之爲弦矣。登州府志云。檿絲繭生山桑。不浴不

飼。蓋天成之也。或曰。周官大宰云。藪牧養蕃鳥獸。閭師云。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今言萊夷貢所爲牧也。與徐州書淮
夷蠙珠暨魚例同。此孫氏江氏之說本乎金氏也。非也。蓋
此承厥貢而言。如其說。當曰萊夷牧牲。不當曰萊夷作牧
矣。周官云。牧人掌牧六牲。蓋牧牲可言貢也。作牧不可言
貢也。胡氏云。萊夷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
州書大陸既作例同。非也。夫厥貢之中。有厥篚焉。此同時
者也。萊夷作牧之時。安得在貢篚之閒乎。且徐揚貢篚之
閒。其書淮夷島夷者。皆言貢物也。故其義皆貫焉。今以爲
青州貢篚之閒。是其書萊夷者。非言貢物也。則其義不貫
矣。下文厥篚。與上文厥貢。能斷而連之乎。劉氏敞云。青徐

揚三篚皆三夷之貢也此其以厥篚屬淮夷島夷而言非
也胡氏難之云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
亦島夷貢之乎是矣然其以厥篚屬萊夷而言則叶經文
也檿絲固萊夷土貢也胡氏難之反謂青州市萊夷之檿
絲以為篚可乎萊蕪者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也史記集
解引鄭云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入濟此濰
即沭也蓋與班氏漢志同而文濰不同或曰今讀漢志者
曰原山曰汶水出曰西南入沭其從出絕句此續漢志例
也非漢志例也以漢志佗文例之從出絕句者當曰原山
曰汶水所出今無所字焉則讀曰汶水出西南入沭以一
句讀也蓋汶水出原山西南而又西南入沭故班氏貫以

西南之文爾此於其敘佗水出入方鄉殊者變其文濰也
或曰汶水出此出上脫所字焉元和志云汶有五汶源別
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水
經注惟無嬴汶焉漢志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
東至安邱縣入維存異說也今安邱縣屬山東青州府焉
朱虛者今青州府臨朐縣也泰山之別曰東泰山說文引
桑欽說與漢志同其存異義亦同自明永樂九年遏汶不
入濟焉以資運也於是乎南北分流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
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
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浮于
淮泗達于菏淮音懷沂音怡豬音諸埴市力反苞音包翟音狄嶧音繹蠙音賓暨其器反纖音僉縞音稿菏音柯

此史敘徐州之水治也淮者四瀆之一也經下文導水言
淮者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徐之東循海南及淮而
界乎揚州者也泰山曰岱宗青之南至岱陰而徐之北至
岱陽矣詩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又曰遂荒大東至
于海邦淮夷來同蓋魯在徐州也故曰遂荒徐宅其稱禹
制者與林氏曰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
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始別也爾雅曰濟東曰徐州
此徐之西距濟而界乎兗豫矣今不言濟者胡氏謂蒙上
兗濟河之文猶夫青爾淮所東會之水曰沂蓋沂與泗皆
淮所東會焉今曰淮沂言沂則泗可知也漢志泰山郡蓋

縣沂水南至下邳縣入泗故沂治則泗必治矣下文所以
言浮于淮泗也乂治也其乂者其水治也蓋其乂者必既
道其道也既道其道者必其乂也此互文也淮者徐與揚
共之今於徐言淮治者蓋徐有泗沂淮東會之而始大也
以沂見泗故淮治必及沂治言之矣蒙羽二山名漢志泰
山郡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南藝樹
藝也凡山之樹藝不同今復其山之土宜故曰其藝焉大
野澤名大猶鉅也野亦作壄漢志山陽郡鉅壄縣大壄澤
在北豬史記作都聚也言能畜水也周官曰稻人以豬畜
水既豬者必既澤也既澤者必既豬也此互文也下文所
以言九澤既陂也言陂則豬可知也東原原名鄭氏謂東

平郡卽東原也。漢以郡封諸侯。則爲東平國焉。底平者。水治而致平土也。底平者必底績也。底績者必底平也。此亙文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鄭氏曰。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蔡氏曰。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亦謂濟東國云。蓋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徐州貢土五色。而厥土獨言赤者。徐州之土色。其赤惟多也。蔡氏曰。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攷工記有搏埴之工。惟土性黏膩。故可搏也。是也。赤埴墳者皆其壤矣。故管子地員篇稱赤壤焉。漸進也。易象言木漸者。其彖則曰。漸之進也。苞本也。茂也。行葦之詩

所以言方苞也。蓋其草木之美。漸自苞本而茂也。草木不分言厥惟者。約言而省文爾。徐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上之中。蓋第二等也。其賦則惟中之中。蓋第五等也。鄭氏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是也。祀貢也。周書作雒篇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蓋古制之遺也。厥貢言惟者。語助而成文爾。蓋禹貢若此之類。或言或不言。而無可添減者。其辭氣然也。翟山雉。其以夏名者。南方離明。則夏也。易說卦曰。離爲雉。故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蓋夏翟文明。其羽五采成章。若禮所謂有虞氏旂緌者。則以羽飾之。貴文明也。周官所以有夏采之職也。其羽出羽山之畎。曾氏謂其山名羽者。蓋以此也。材貢也。亦旂貢也。經不曰羽山夏翟。而言羽畎者。蓋田農采之。故以羽畎名也。周官曰。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此周政因乎禹制焉。嶧山名。漢志。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鄭氏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此與班氏漢志同。漢志。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蓋嶧山自騶之北而始。絡繹相連屬三百里間。南至于下邳之西而終。爾雅所謂屬者嶧也。故古文以下邳西嶧山。所稱葛嶧山者爲嶧山之陽。蓋自北而南。其山南爲陽。則在下邳矣。古文非以嶧陽爲山名也。

嶧陽猶岳陽之例也。孤桐桐特生者。林氏謂猶孤竹之管也。蔡氏曰。嶧陽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木生以向日爲貴。是也。材貢也。凡木生山南者稱陽木焉。自冬至陽生。日道發南。則木向之以生矣。山東曰朝陽。其東南也。孤桐生東南。視西南尤美焉。應氏曰。采東南孫枝爲琴。其聲淸越。是也。孤桐而弦壓絲。皆天成之也。泗者淮所東會之水也。元和志謂其源有四。因以泗名也。水經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又云。東南過呂縣南。又云。東南入于淮。酈氏曰。言北山非矣。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墟有漏澤。澤西際阜。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矣。呂縣對泗水。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

記曰水出磬石所謂泗濱浮磬者也蔡氏曰石露水濱若
浮於水然是也材貢也淮夷淮北之夷也周詩言召公之
平淮夷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蠙蚌也易說卦曰離爲蚌
蓋蠙者離明之物也故產珠焉材貢也亦器貢也暨及也
魚祀貢也亦物貢也魚不名言之者淮夷之魚非一名得
則貢焉故不名言之也元者其色黑而有赤也纖者顏氏
謂細繒也縞者以不染絲爲之其色皜然白也故經言元
纖而別焉菏者菏澤也經下文導水言濟者曰東至于菏
卽豫州菏澤也不言澤者互見而省文爾以導水明之達
于菏則達于濟矣徐州貢道其所浮者由淮而泗由泗而
菏由菏而濟由濟而漯由漯而河也今惟言達于菏者蒙

上而省文爾蓋因於青也卽因於兗也漢志濟陰郡菏澤
在定陶縣東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
南此說文所謂菏澤水也明乎泗所以達于菏也經言達
于菏則菏澤水在其中矣漢志達作通
詹音瞻夫音乎蓋
縣之蓋古盍反邳
音丕祇其之其音姬鉅音巨稻音蹈乘去聲膩女利反黏
音占脂音支搏音團員與圓同行音杭雒與洛同壜維癸
反驪音離變音刃纛音導苴子余反䊶如誰反音綏旃音
由翮下革反音核絡音駱屬音燭材中之中去聲朝如字
卞音弁蚌步
項反鯿音稿
述曰周官職方氏無徐州蓋青兼之也呂氏春秋云泗上
爲徐州魯也言禹貢者宜辨古徐州域矣今山東行省兗
州府滋陽曲阜泗水寧陽汶上鄒滕嶧八縣濟寧州魚臺
金鄉嘉祥三縣曹州府鉅野縣蓋域焉沂州府郯城費二

縣暨莒州日照沂水蒙陰三縣南境其所至也青州府諸
城縣西南境暨泰安府新泰萊蕪平陰三縣東平州南境
亦其所至也安徽行省鳳陽府懷遠靈璧二縣宿州暨泗
州五河縣蓋域焉江蘇行省徐州府邳州宿遷睢寧二縣
淮安府安東清河桃源三縣海州贛榆縣皆其所至也引
徐宅者詩閟宮文詹古通瞻鄭箋云荒奄也從釋詁義也
說文云奄覆也蓋覆猶被也引爾雅者釋地文晉太康地
記云徐州取徐邱爲名也今爾雅釋文稱焉蓋者今山東
沂州府沂水縣也下邳者今江蘇徐州府邳州也書疏云
沂水出蓋縣臨樂子山非也此誤承漢志上文也周官職
方氏云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周以青兼徐也鄭注云沂山

沂水所出也在蓋賈疏稱鄭禹貢注引地理志言沂水者
與班氏漢志同蔡傳云曾氏曰淮至徐揚之閒始大其患
尤在徐是矣然未据經導淮之文而言於文未洽也胡氏
以揚地較卑難之非也水經注言小沂水者有三焉其一
則逕魯之雩門者論語所謂浴乎沂也此別於禹貢者也
乂治釋詁文史記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而不詳所在
焉殆引之未備歟蒙陰者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也其蒙
山論語所謂東蒙也故漢志云顓臾國在蒙山下祇其者
今江蘇海州贛榆縣也其羽山堯典所謂羽山也故漢志
云鯀所殛皆不誣也胡氏云贛榆地近非荒服放流之宅
也今山東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太平寰宇記云卽殛鯀

處也。非也。夫僞傳分堯典爲舜典焉。故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迫後人不知傳之僞孔也。以爲登州斗入海中。遂以其山名羽山而應之爾。其足徵邪。徐有淮夷。則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衞也。殛鯀於徐之羽山。豈不爲東裔乎。要服二百里蔡。亦在五宅三居中矣。豈必荒服乎。今羽山之西有羽淵。此昭七年左傳所謂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者也。水經從漢志。酈注述左傳。皆於羽山無異義焉。能讀若台。或曰。禹於臯陶謨言驩兜矣。言有苗矣。言共工矣。其於四罪也。惟不及鯀焉。非禹爲父隱歟。今禹貢而言羽山。何也。蓋此言羽山也。非言殛鯀也。且以殛鯀故。遂廢羽山而不治。則以私害公矣。可乎。既治羽山。則必言

之。言之則必書之。此史職也。堯典殛鯀之文。其能削之乎。況此非言殛鯀乎。故禹修鯀之功而郊鯀也。盡公義以報私恩。非惟隱之已也。此聖人之大孝也。蓺漢志作藝。詩南山釋文云。蓺樹也。据孟子言樹蓺五穀也。釋地云。魯有大野。此十藪之一也。史記禮書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蓋大者爲鉅焉。鉅野者。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西也。乘氏者。今鉅野縣西南也。釋文引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馬言深聚也。水經注云。水澤所聚謂之都。蓋都者人所止而聚於斯。今水澤猶然也。畜者。止也。易彖傳云。大畜能止健。大正也。故大畜彖曰。利涉大川。其例也。以都爲豬。六書之假借也。胡氏云。自漢以來。鉅野屢遭河患。元至正四年。河決入

焉。及河南徙。而澤遂爲陸矣。王氏樵云。南旺湖。古大野也。非也。鄭東原義見史記集解。又鄭言大野者與班氏漢志同。而此非引地理志焉。東平者。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也。漢以東原底平。故曰東平。蓋斯原在濟東者。則在汶北矣。僖元年左傳言汶陽之田者。亦卽東原也。水經注本。經與酈注或互竄焉。今所引者從定本也。史記天官書云。絕漢抵營室。索隱云。絕度也。此與爾雅釋水注說絕爲橫渡者例同。蓋釋水自人之所絕者言。天官書自星之所絕者言。於是志乘家則自水之所絕者言矣。此蔡義之所緜也。蔡言埴者本乎劉熙釋名也。又釋名云。土黃而細密曰埴。蔡以其與土赤異也。故節焉。泥或作胒。非也。胒以脂言。何謂

如脂乎。攷工記云。摶埴之工二。謂陶與瓬也。注云。埴黏土也。老子云。埏埴以爲器。言陶瓬之工也。瓬讀若倣。或曰。釋文云。埴鄭作戠。鄭王皆讀曰熾。文選蜀都賦注引鄭禹貢注云。熾赤也。非也。此鄭破字釋之爾。且赤之爲言。經不自複乎。攷工記弓人注云。樴脂膏膱敗之膱。膱黏也。釋文云。樴音職。蓋埴戠古通。猶膱樴也。膱亦通殖。說文云。脂膏久殖。是也。殖者脂膏久則敗而黏也。易豫九四云。朋盍簪。釋文云。簪側林反。虞作戠。蓋戠者簪之聲轉也。虞注云。戠叢合也。緜是推之。叢合則黏矣。管子地員篇。言九州之土也。地員卽地圜也。其篇又云。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青。或赤。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又云。五埴之狀。甚澤

以疏。離坼以臞塉。故云。黑埴宜稻麥。管子本。埴文作殖。唯不作惟。或曰。釋言云。臞瘠也。塉猶瘠也。埴者膩澤而過肥。則患乎黏而不疏。其甚澤以疏者。必以瘠者離坼其閒。此土化之灋也。漸從史記。漢志同。釋文云。漸如字。或作蔪。說文云。書曰。草木蔪苞。其所見本也。苞史記漢志作包。非古本也。徐氏說文繫傳引作漸苞。此南唐時所存古本也。今從之。徐氏不知古本。而曰當作包。非也。文選蜀都賦云。柯葉漸苞。此非晉左思從古本而用之乎。劉逵注云。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書曰。草木漸苞。是也。梅本作包。釋文云。包必茅反。或作苞。馬云。相苞裹也。文選注從馬義也。或引馬作包。非也。釋文引馬者。固在作苞下矣。釋詁。苞茂義同。詩

行葦鄭箋從之。釋言云。苞稹也。郭注云。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是也。蓋苞茂者無不稹焉。漸苞則自本而茂矣。詩斯干毛傳云。苞本也。則行葦傳不釋苞而亦可推也。鄭貢土義見史記集解。社壝詳逸文疏。禮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者黑也。魯語注云。釁兆也。周官注以兆爲釁罅焉。蓋黃土在中央而罅四方也。文十三年公羊傳疏云。燾詁爲覆。引此周書言之。是也。曲禮注云。苴藉也。易大過象云。藉用白茅。其義也。漢書武帝賜齊王策云。受茲青社。蓋東方之封也。故郊祀志云。元始五年。徐州牧貢五色土。各一斗。此王莽襲古而爲之爾。元和志不猶言唐制徐州貢土歟。水經注云。姑幕縣有五色土。亦古徐州域也。姑幕

者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也。爲魯諸邑焉。其東南則齊琅邪也。凡禹貢之文。曰厥曰惟。其爲史記漢書減之者。其辭氣皆不如其本文矣。周官染人注。引畎作甽。詩節南山疏引鄭羽畎注云。羽山之谷。鄭於義未悉也。翟漢志作狄。染人注同。釋鳥云。鸐山雉。翟與鸐通。又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𠷎。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此六者皆雉也。而五彩成章者有二焉。皆自南言之也。易象南曰離。說卦云。兌正秋也。則離正夏也。南離之象爲雉。夏翟也。徐州東南而有淮。其夏翟曰翬曰鷂曰𠷎者乎。而其貢則惟名夏翟矣。周官染人云。秋染夏。蓋擬夏翟而染之也。故

周官且以夏采名官焉。鄭染人注本釋鳥六者言之。而云。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鄭於義未悉也。蓋未察乎自南爲夏翟焉。周官釋文云。𠷎直劉反。又音壽。此如字讀也。昭十七年左傳疏引賈逵据爾雅言五雉者。則云。南方曰翟。其引樊光爾雅注亦同。蓋翟者本文也。翟之文殘。遂譌而爲𠷎爾。或曰。雉尾至夏而光采。此不知易象本然也。禮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又云。有虞氏之綏。周之璧翣。蓋綏者緌之假借也。詩韓奕云。淑旂綏章。其例也。今於有虞氏言旂。又言綏。於夏后氏言綏不言旂。互明之也。璧翣。戴璧垂羽者。以類言之。旂綏當以羽飾之也。故周官夏采注引明堂位言之。而謂緌誤爲綏者。非

第六七册　經　續修四庫全書　1　版正內

也。其以有虞氏言之。是也。蓋禹貢在陶唐氏焉。唐虞相承者也。若周官巾車言翟者多矣。唐制未有若斯之文也。五章之服。雉曰華蟲。皋陶謨則言作會。爾林氏兼車服言之。非也。釋器云。羽本謂之翮。說文以爲羽莖也。鄭嶧義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蓋說文義同。下邳者今江蘇徐州府邳州也。騶者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也。鄒與騶通。釋山云。屬者嶧。郭注云。言駱驛相連屬也。詩魯頌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毛傳云。鳧山也。繹山也。嶧與繹通。詩疏引禹貢嶧陽言之。林氏從之。而未据漢志以申之。於義未悉也。史記正義引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屬也。今猶多桐。此絡繹之文。與郭注從馬旁者義同。然則鄒之嶧山多桐。

而孤桐惟下邳之嶧陽是采也。續漢志云。下邳葛嶧山本嶧陽山。今以應氏風俗通及水經攷之。亦以嶧陽爲山名也。孫氏謂鄭義與班氏漢志不同。亦以此也。蓋未察乎古文說焉。魯頌之言嶧也。固自徐宅歌之矣。其言不該嶧陽邪。周官大司樂云。孤竹之管。鄭注云。孤竹。竹特生者。是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言孤桐也。是其半成琴瑟焉。蓋天成之也。周官大司樂所稱龍門之琴瑟者。其稱此歟。猶禹時稱嶧陽矣。引朝陽者詩卷阿文。釋山云。山東曰朝陽。蓋以日東出也。故傳曰。山南爲陽。則以日南至焉。周官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

堅濡調。是也。濡讀若輭。蓋柔也。釋文云。濡如兗反。釋言云。越揚也。卞者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也。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縣入泲。此自卞言泗者。是矣。其所謂泲。實菏水也。此泲之支也。合泗入淮者也。水經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斯可攷也。泲列四瀆。其能自入海者。泲之本也。漢志以菏水爲泲焉。是本支不分矣。非禹貢導水之例也。漢志顏注。方與音房豫。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也。泲與濟通。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縣入淮。此自乘氏言泗者。非也。今鉅野縣西南爲漢乘氏焉。其所謂泗。實菏水也。水經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酈注所謂南爲菏水

也。其自下合泗焉。二水既合。自下而水名通稱。宜也。今自上而稱菏水曰泗。則名非其名也。非其名者非其實也。非禹貢導水之例也。胡氏所以於漢志皆辯之也。睢陵者今江蘇徐州府睢寧縣也。或曰。睢陵當作淮陰。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泗水出濟陰乘氏。此不稱鄭引地理志焉。呂者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也。今有呂梁洪在東南。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謂此也。呂梁浮石。殆采之久而盡歟。隋志云。下邳縣有磬石山。其自是不言呂梁歟。下邳者今邳州也。樂史云。磬石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其聲清越。蓋宋時然也。然豈所謂泗濱之浮者乎。明嘉靖中。平呂梁之

石害運舟者。則沈石且去焉。安問浮石乎。今陜西西安府耀州。故唐華原縣也。其東有磬石山。出青石。扣之鏗然有聲。白居易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蓋唐時然也。迨宋則又用下邳石矣。曾氏云。浮磬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非也。如曰泗濱浮石。則猶岱畎怪石也。安知其爲磬材邪。今曰泗濱浮磬。是磬之浮於泗濱也。知其爲磬材矣。堯典云。夔曰。予擊石拊石。其言石而知爲磬者。以方言典樂故也。樂記所謂石聲磬也。胡氏据堯典以難曾氏。則云。石。即磬也。然禹貢之爲文。此又異於堯典矣。黄氏鎮成云。浮磬出泗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非也。禹貢言浮者。皆以水言。若於此特以土言。當有

文以明之矣。而猶以泗濱言水乎。釋文引鄭云。淮夷。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書疏引王肅與馬同。僞傳亦同。然馬說非也。蓋据費誓言淮夷徐戎而可知矣。釋文云。蠙又作玭。韋昭薄迷反。蚌也。今攷說文云。玭。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珠之有聲者。蠙。夏書玭。从虫。賓聲。此徐鍇本說文也。周官川師注。以淮夷蠙珠言之。釋文云。蠙。音嬪。其義也。蓋玭从比。蠙从賓。賓者。濱之省也。易說卦云。離。麗也。又云。離爲蚌。蓋蚌之有所麗者。則比連之。而濱近之矣。蚌从丰。蚌以離明而琢美。則丰美也。邦古通封。則古讀蚌者可推也。陸氏佃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蚌珠在腹。而自鼈珠已

上。又云。皆不及蚌珠。此陸氏埤雅說也。繇是言之。則珠之有名者。蚌也。即玭也。其貢之宜也。有聲者。有名之謂也。猶詩言有聲也。故曰。玭珠。珠之有聲者。謂此也。段氏云。當作玭。蚌之有聲者。非也。山海經云。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郭注云。珠母。蚌類。是也。蓋魮者。蚌類。非即蚌也。則玭非即魮也。其狀固不相若焉。玭亦生珠。不生玉也。段氏据之。以爲蚌之有聲者。豈其實邪。薛氏季宣云。文魮。今鰒魚似之。鰒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也。薛氏以言禹貢。段氏因而爲之說。爾。周官玉府注。引詩傳云。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此韓詩傳也。今大戴禮保傅篇有其文。蠙作玭。皆其

物也。或曰。楚語云。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韋注云。珠水精故也。然無以見其爲蠙珠也。非禹貢之用也。釋詁云。及。暨與也。則暨亦及也。書疏云。鄭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水經云。河水東過鞏縣北。酈注云。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此野言爾。文選東京賦注云。長老言鮪從南方來。非也。周頌言漆沮者。則云。有鱣有鮪。衛風言河水者。則云。鱣鮪發發。此何待從南方來乎。胡氏乃疑禹時北方無鮪者。則惑也。周官獻人云。春獻王鮪。鄭注云。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蓋後世然也。夏小正云。二月。祭鮪。則堯時可知也。然則淮夷之貢。其登淮浦之

第五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反内

鮪歟。而暨魚不必其惟鮪也。或曰。詩采薇云。象弭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也。閔二年左傳云。魚軒。服虔注云。魚獸名。蓋詩孔疏稱焉。陸璣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物也。胡氏疑暨魚者暨此也。夫攷工記言天下大獸五。而以鱗者終焉。繇是推之。魚獸亦魚也。不可謂暨魚必無魚獸也。而以魚獸概所暨焉。則非矣。蔡傳云。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胡氏云。蔡以宋制釋禹貢。終無據也。然安知淮白魚非所暨者之一端乎。經固不名言之也。禮器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蓋大饗之祭若斯矣。周官籩人云。膴鮑魚鱐。謂祭籩之實焉。鄭注云。膴膴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幹之。出江淮也。鱐者析幹之。出東海。王

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賈疏云。楅土爲室。又云。糗乾之。釋文云。膴火呉反。鱐所求反。楅皮逼反。幹音乾。又作乾。是也。周官䱷人云。辨魚物。又云。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鱻薨。蓋鱻則腥之也。薨則乾之也。而禹貢可推矣。詩七月毛傳云。元黑而有赤也。說文義同。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攷工記云。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注云。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與。與古通歟。禮閒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此喪服變除以卽吉而漸精也。則纖細於縞矣。蓋細繒也。說文云。繒帛也。詩出其東門傳云。縞衣白色也。詩疏云。不染故色白也。孟子趙

注云。皜皜白甚也。今攷禮朝祭服有元衮。皮弁服有素衣。齊服有元端素端。內則云。殷人縞衣而養老。蓋吉服以元纖縞爲之也。而喪服亦以變除焉。史記集解引鄭云。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僞傳云。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此從鄭而爲之說爾。傳不以纖爲繒而釋元曰黑繒。則於經病添文矣。允征云。厥篚元黃。此猶孟子所稱匪厥元黃也。蓋匪古通篚。厥篚與匪厥。文倒而義同。其元黃對文。皆言實篚之幣色也。猶詩豳風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其對文也。以其一例也。今元言其色而其質不見焉。縞言其質而其色亦見焉。非一例也。則豈元縞對文乎。禮雜記云。委武元縞而后蕤。鄭注云。委武冠卷也。元元

冠也。縞縞冠也。蓋自冠質而言其元縞之色也。今於元縞中而言其質之纖細歟。是縞見其質也。而元不見其質矣。蓋與雜記不同。豫州書曰。厥篚纖纊。其曰纖者言其質也。今曰元纖者。自質而言其色也。此宜與縞兼質色者相次也。蔡傳以元纖縞爲三物焉。其於元之爲文。不猶礙邪。漢志顏注云。元黑也。纖細繒也。言黑細繒。蓋以元纖連言。得之矣。其釋元者。於義未悉也。今節焉。禮閒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纖。禮疏謂其本戴德變除禮言之也。然經曰元纖。則纖有非惟白緯者矣。戰國策云。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蓋魯在徐州也。菏從說文。今本作河。釋文云。河如字。說文作菏。今馬鄭王此注皆亡。以致史記漢志本皆作河。譌也。幸

說文存古本焉。蓋兗青徐揚。四州貢道。其前後爲文。相蒙而遞省也。閻氏云。其敘灉從變。其字灉從簡。眞聖經之筆也。胡氏云。此若作達于河。則前後複而失次矣。必無此書灉也。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湖陵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蓋與漢志同。今漢志譌作河。水經注於泗水篇引漢志云。菏水在南。則漢志原作菏矣。水經注於濟水篇引此經亦作菏。蓋與說文同。定陶者。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漢志。菏澤或作荷澤。譌也。湖陵者。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東南也。漢志。湖陵。莽曰湖陸。迨光武則復名湖陵矣。續漢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蓋章帝以封侯國。亦避陵稱陸焉。水經注云。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又云。東南逕乘氏縣故

城南。故水經云。菏水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蓋湖陸連方與者也。而水出其閒。故自泗水言之。則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謂此也。說文於此言泗受泲水入淮者。蓋亦以菏水爲泲焉。其失與漢志同。經下文導水言濟者。則云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蓋其會汶入海者。自至菏澤而後然也。漢志顏注謂此卽菏澤。是也。或曰。此言菏不言澤。則菏水也。非菏澤也。是不然矣。菏水合泗入淮者也。豈可以言濟水會汶入海者乎。或曰。達于菏。則菏水也。其文自徐州言之也。東至于菏。則菏澤也。其文自導水言之也。漢志以綴禹貢。二者不同。是不然矣。夫菏澤之達于濟水也。徐州之文。非互明於導水之文乎。以爲二者不同。豈經文自歧乎。經言菏澤。則菏水者。菏澤水也。經固統焉。如非統菏水也。則泗水何繇而達于菏澤乎。禹貢之例。其言多統之也。漢志於此以綴禹貢。而又述經文焉。特例也。爲其於經文統之者而明之也。或曰。蘇氏以爲河不作菏。而謂淮泗通河者。若鴻溝也。或爲官渡。或爲汴水。皆自禹以來有之也。是不然矣。史記河渠書。其敘禹功既畢也。則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然則鴻溝在禹之後矣。故閻氏据此而辨蘇氏焉。胡氏云。經所謂浮于濟者。至菏會汶之濟也。豈陶邱滎澤之濟乎。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漯也。非鴻溝也。非官渡汴水也。繇是言之。菏從說文。

則經之本文矣。今本作河。非本文也。僞傳書疏於此無說焉。蔡傳則從今本而失之也。自河徙以來。淮爲河奪矣。則會淮之泗。其爲河奪可知也。而所謂達于菏者。能以禹迹問諸水濱邪。然禹迹雖或湮也。禹貢之經不可以或湮也。故釋經者。終求其義之當焉。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蠡音禮。篠先鳥反。簜徒黨反。夭要平聲。喬音橋。上錯之上時掌反。瑤音遙。琨音昆。卉音偉。貝音背。橘均入聲。柚音右。沿音緣

此史敘揚州之水治也。揚州在淮南。蓋界乎荊州東南也。

則揚州自東海而迆及南海焉。越距南海。史記稱揚越者。張氏謂揚州之南越也。是也。此以州繫國。猶詩稱荊楚也。經下文言東漸于海而又言南暨者。謂南海亦漸及也。此於揚州見之矣。如揚州不及南海。而惟言東海也。經當從徐州書海岱及淮之例焉。書曰淮海及某惟揚州。而不得統言海矣。蓋東海有島夷。南海有島夷。且有尤近中邦者焉。島夷貢道。宜附於海界之州。揚州自東海而迆及南海者。以馭島夷故也。故下文之書貢曰島夷卉服。如越非揚越而隸荊州。彼南海之島夷。其貢也。當踰五嶺而附荊之貢道矣。非馭島夷者所宜也。周詩言召公之平淮夷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遂曰于疆于理。至

于南海。此以陟禹之迹焉。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蓋周詩之義也。而禹之迹如揚州域者。則足以知聖人馭島夷之道矣。彭蠡澤名。漢志。豫章郡彭澤縣。彭蠡澤在西。陽鳥鴻鴈也。鴻鴈隨日而南北焉。故曰陽鳥。攸所也。陽鳥以彭蠡澤陂爲所居。明其澤既豬而水治也。江者四瀆之一也。三江者卽下文導水以北江中江而見南江者也。既入者卽導水所謂入于海也。鄭氏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是也。故經言此於彭蠡既豬之下焉。明乎三江之孔道也。漢志。會稽郡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縣入海。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蓋自彭蠡而下。以水勢所趨。而知三江所分入也。震澤澤名。漢志。會稽郡吳縣。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此澤當在南。漢志之文譌也。厎定。史記訓致定。易曰。震動也。震澤者動而難定也。今水治則致定矣。樂氏曰。荊溪卽漢志蕪湖之中江也。蓋震澤則荊溪東注焉。酈氏曰。南江東注于具區。蓋古之中江。注震澤而入海。南江亦然。北江入海非注震澤也。洪水時三江勢連。必三江入海。然後震澤方致定爾。篠竹箭。簜者竹箭之別名也。敷布也。史記曰。竹箭既布。言已布生也。周官職方氏曰。揚州。其利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漢志。會稽郡山陰縣。會稽山在南。蓋在三江震澤開矣。則經言篠簜者宜相次也。夭者草之少

壯也。喬者木之高而曲也。塗泥者其土溼也。馬氏以爲漸洳也。揚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下之下。蓋第九等也。其賦則惟多下之上。而或上雜中之下。蓋第七等而雜第六等也。此於三壤之則。蓋自下則而登中則矣。是上雜也。以地廣而然也。三品者金之三等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志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是也。幣貢也。亦貨貢也。梁州貢金。則書曰。鏐鐵銀鏤。以鐵在其閒。非言金幣焉。此書稱金三品者。明乎金幣以上中下三等相權也。蓋金三品之名。天下常稱。人皆知之矣。猶易曰。田獲三品。當時皆知其爲上殺次殺下殺之三等也。三品之金。必有掌之者

周官卄人者矢。瑶者玉之次也。曾氏說以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瑶。琨者石之似玉也。篠蓋竹箭可爲矢者。故矢以箭名也。簜蓋可爲簫管者。儀禮言樂器者有簜在焉。齒象齒也。左傳曰。象有齒。若詩言象弭也。革去毛之皮也。周官曰。掌皮冬斂革。若攷工記言犀甲兕甲也。皆器貢也。亦材貢也。羽蓋鳥羽可爲旌旄者。周書王會篇有倉吾翡翠焉。倉吾者蒼梧也。毛蓋獸毛可爲干旄者。爾雅言注旄首曰旌。謂注犛牛尾也。皆械貢也。木材貢也。言惟木而不名言之者。有則貢焉。不以例求也。島夷者吳氏謂東海南海島上之夷。是也。蓋島夷海國。皆近揚州。貢道附焉。卉草也。草服者蔡氏謂木綿之屬。是也。服貢也。蓋禹時島夷在東海

南海中者。皆自貢卉服於中邦。而揚州海界遂以兼之。則島夷皆統乎揚州之牧矣。而所謂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乃無分地不專之患也。此禹時島夷不得因貢道而謀猾夏也。卉服承揚州厥貢而言。明附書乎島夷之貢服焉。則厥篚承揚州厥貢而言。明矣。是揚州之貢篚也。織貝者織錦如貝也。鄭氏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幣貢也。亦服貢也。包裹也。卽苞苴之苞也。史記作包。鄭本作苞。古字通也。橘木果名。攷工記云。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柚條也。亦木果名。生江南。皆物貢也。錫與也。古以爲上下之通稱。此上與下也。言有命與之也。錫貢者漢王氏謂錫命而後貢。不常也。豫州書曰。錫貢

磬錯。此不書錫貢橘柚者。以當見厥包之文。故錫貢在下也。沿者緣水而下也。蓋舟行而緣水之邊。則去岸不遠焉。不言浮而言沿。愼之也。揚州貢道。達于淮泗。則達于菏矣。蒙上而省文爾。蓋因於徐也。卽因於青兗也。其達于淮泗者。或沿于江。由海而達之。或沿于海而達之。不由江也。其遠近從宜。亦如兗徐荆諸州之貢道也。○謹案三品之金。古以爲幣焉。禮於大饗言內金者曰。示和也。又曰。見情也。言金從革而示柔和。炤物而見情狀。故貴之也。此幣貢之幣也。國之所以行禮者資之矣。內與納通。管子言禹之水災曰。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言下幣赤金也。有下幣赤金。則有中幣白金以權之。有中幣白金。

則有上幣黃金以權之。此貨貢之幣也。國之所以利用者資之矣。雖然。幣以行禮。行禮則無所貪也。古之行禮而資於金者。豈多乎哉。幣以利用。利用則無所困也。古之利用而資於金者。豈多乎哉。古之資於金者不多也。此禹貢所以能爲貢金之常制也。不然。貢之無度。雖九州采礦。不數歲。且告空矣。而況貢金三品者。惟揚及荆已乎。自禹時而迄於周。如其礦穿久矣。安見周官卄人之有所掌也。今攷之周官而卄人猶有所掌焉。且爲之厲禁而以時取之。此以見古之資於金者不多也。其故何也。中邦君臣德先。旣無託於行禮者以爲貪。而又有足以威四海之貪者。則禹制賦兵之大可恃矣。而禹制賦納之成於中邦者。不賦金

而賦穀。則中邦無金貴穀賤之困也。皋陶謨稱禹言民食
者曰懋遷有無化居。言以無化有。以有化無。皆以貨易貨
也。貨之不足。以金足之。貨之不行。以金行之。此有不爲食
貨之利用者乎。則中邦無金重貨輕之困也。史記稱周書
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
虞不出則財匱少。蓋三寶者金三品也。商以三寶而通農
工及虞之變。必不可令商反以困之也。此周監於禹制者
也。農出其三農之貨。工出其百工之貨。虞出其山虞澤虞
之貨。中邦之貨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貨乎其閒。其資於貨
者多也。其資於金者不多也。貨之生不窮。而金之生有窮
也。此以本富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四海有操其國三寶

之贏而欲困我農工及虞者。禹制賦兵足以威之。海道之
貢曰。島夷卉服。知禹時無或敢困之也。而金三品之權不
替矣。池亦爾反駆音御滸呼古反辟音闢會稽之會音繪毗房脂反羡似面反區起俱反樂音岳少去聲漸子廉反洳汝庶反殺如字廾號猛反音𥌒弭音敉旄音遂翡父沸反翠七醉反旄音毛聲音茅萋音樓斐音匪炽音止緣平聲炤音照纏音饞嬴音盈
述曰。釋地云。江南曰揚州。其不言淮者。則以淮屬徐州矣。
非禹制也。呂氏春秋云。東南爲揚州。越也。言禹貢者宜辨
古揚州域矣。今浙江行省。暨江西行省盡鄱陽湖。福建廣
東二行省盡海濱。蓋域焉。廣西行省桂林府越城嶺南境。
平樂潯州梧州柳州慶遠南寧思恩七府。鬱林州暨太平
府東北境。其所至也。江蘇行省江寧揚州鎮江常州蘇州

松江六府暨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蓋域焉。安徽行省安
慶廬州池州太平寧國徽州六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
鳳陽定遠二縣。壽州暨泗州盱眙天長二縣。潁州府霍邱
縣。亦其所至也。河南行省光州光山固始二縣。皆其所至
也。揚漢志古本作楊。廣雅云。楊揚也。釋名云。揚州州界多
水。水波揚也。張氏者晏也。漢書注敘例以爲三國時魏人。
蓋其辨古揚州域者也。僞傳云。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傳不
言東。於文未洽也。莊十年公羊傳疏引鄭云。揚州界自淮
而南至海以東也。蓋鄭以爲不及南海矣。然經何以統言
海乎。孫氏云。經下文言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東海
也。然下文不又言朔南暨乎。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朔北

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非也。朔南暨者。蒙上文而言。
蓋北被于流沙。南漸于海。故以暨及言也。豈不言所至邪。
及之者非踰之也。通典云。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蓋杜氏
與鄭同。繇是言之。則五嶺之外而南距海者。南越也。杜氏
以爲非古揚州域矣。故通典云。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
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
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荆州。豈有舍荆而屬揚
蓋杜氏以爲晉以後史之誤也。嶺與領通。胡氏云。晉太康
地志曰。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以爲名。虞之南極也。唐脩
晉書据之。而廣州者交州所分。故於交廣二州。則書曰禹
貢揚州之域。隋書同。此史之誤也。蓋胡氏從杜氏而議之

也。緜今攷之。晉書之說。此本乎堯典宅南交而推之也。又
本乎史記所謂揚越也。夫以越爲揚越者。非其誤也。杜氏
議之。非也。其誤者則以百越皆爲揚越爾。夫揚越在百越
之中。而百越非皆爲揚越也。若漢交阯郡。則百越矣。豈揚
越乎。史記南越尉佗傳云。秦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
海象郡。又云。高帝立佗爲南越王。使和集百越。漢書同。此
以見百越非皆爲揚越也。史記集解言揚越者云。張晏曰。
揚州之南越也。史記正義同。索隱引戰國策云。吳起爲楚
收揚越。蓋揚越者。古稱也。漢書。越作粵。顏注云。本揚州之
分。故云揚粵。亦與張氏義同。詩殷武云。奮伐荊楚。毛傳云。
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其例也。胡氏云。揚越猶於越閩越駱

越之類。又云。其義古無可攷。非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漢
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史記吳起傳云。相楚
南平百越。蓋以揚越在百越之中。遂通言之爾。若辨古揚
州域者。宜如尉佗傳析言之矣。晉書云。漢武帝元鼎六年。
討平呂嘉。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眞交阯
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此言以三郡爲七郡者。不皆然也。
漢志。南海郡。秦置。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日南郡。故秦象郡。
其餘則漢志非据秦三郡而析言之也。在漢志後析言之
者。互有不同。未可執也。且漢志七郡。皆屬交州。而曰。皆粵
分也。此亦非析言揚越也。蓋漢交阯郡。則不在揚越三郡
中矣。大傳云。堯南撫交阯。此在九州之外也。史記舜本紀

云。南撫交阯。又云。北發西戎東鳥夷。蓋皆撫之。其於交阯
一例也。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然則
以交阯爲揚越者。誤也。趾與阯通。揚雄交州箴云。爰自開
辟。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夫獻白雉者越裳也。大
傳云。交阯之南有越裳國。此箴其遺堯有南撫者乎。且交
阯在堯時之南交。而漢交州非惟交阯也。此箴乃概言之
乎。水經葉榆水注引大傳言堯南撫交阯者。而酈氏申之
云。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其以交阯繫荊
州而言。非也。其言故越而在幽荒之外。是也。爾雅釋文引
李巡釋地注云。幽要也。漢交阯郡。今越南之地。古要服荒
服閒也。蓋與揚越當綏服之衞者異矣。中邦九州。地勢偏

東。且迆南焉。五服之制。其爲里數也。絕長補短。互爲乘除。
而虛實之變。於是乎以地勢爲之變矣。青徐揚皆東漸于
海也。而揚又南漸于海也。其要荒之制。不能以西被于流
沙者概之也。亦不能以北被于流沙者概之也。地勢然也。
東海有島夷。而其尤近者。若臺灣之番矣。南海有島夷。而
其尤近者。若瓊州之黎矣。禹以東南數千里之揚州馭之。
俾統乎揚州之牧。則馭之者其任無可閒焉。其地無可委
焉。故舜時十二州。青可分爲營也。冀可分爲幽幷也。而揚
不可分也。古東南地勢。海道之險。猾夏之防。聖人何爲而
能不失於島夷之貢哉。其馭之有道矣。荊州非海邦也。非
海邦而使之馭島夷。則難矣。而貢道不亦非乎。故揚越不

得如荊楚而荊越也。不得舍揚而屬荊也。揚州貢物。越多
有之。詩江漢所謂徹我疆土者。周徹之賦也。而禹甸可知
矣。揚州書曰。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則揚州地廣。故
賦非下下也。詩江漢毛傳云。召虎。召穆公也。鄭箋云。滸水
涯也。式。灋也。以王灋征伐。開辟四方。又云。于。往也。于。於也。
召公往正其疆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孔疏云。
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也。蓋詩
稱南海。非稱東南海也。漢志。南海郡揭陽縣。莽曰南海亭。
蓋郡之極東也。今屬廣東潮州府焉。胡氏以揭揚言之。謂
揚州東南距海者。卽距至斯也。詩所謂至于南海者。亦至
揭陽而止爾。此以申杜氏之說也。皆非也。孟子云。洪水橫

流。氾濫於天下。則揚越亦不免矣。惟揚越衆水易歸海焉。
洪水時無甚患也。故禹貢於揚州統言海矣。則揚越衆水
皆統之也。治山以治水。於水既統言。於山亦不名言也。周
官職方氏云。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今禹貢不及會稽矣。職
方氏云。東南曰揚州。自天下東南稱之也。其不言海者。猶
其稱正東曰靑州。亦不言海也。而海在其言閒矣。不得執
爲皆不及也。馬氏文獻通考從杜氏矣。而易貢賦爲貢道
焉。以爲貢道不及也。亦非也。經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
或沿于江。或沿于海。則沿于海而達之者。揚越及焉。禮檀
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蒼梧者。今廣西
梧州府也。史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今在湖南永州府寧遠縣東南。蓋蒼梧之野。
舜崩於斯。而記禮者則以爲葬於斯爾。孟子云。舜卒於鳴
條。鄭書序注云。鳴條。南夷地名。蓋有緜也。夫舜年百一十
二歲。而猶南巡狩焉。禮祭灋云。舜勤衆事而野死。非誣也。
召公爲周四世之舊臣。論衡稱其年百八十歲。今觀顧命
篇。其涖事者壯夫且不及之矣。則舜之勤事可推也。雖南
巡狩。亦其生平五載一至之方。視若習常爾。豈如周穆王
享國百年而耄荒者乎。詩般云。陟其高山。言巡狩也。易觀
云。先王以省方。故堯典言舜云。陟方乃死。蓋巡狩而死也。
韓子以爲東南下方。不得言陟方。非也。詳堯典疏。三妃亦
詳焉。堯老而舜攝。則舜巡狩矣。今舜不命禹巡狩者。當時

必有故焉。舜典既亡。今無緜稽也。淮南子云。舜征三苗。道
死蒼梧。非也。堯典云。分北三苗。蓋史書其服化矣。而所書
則在陟方乃死之先也。舜豈以征三苗死乎。墨子云。舜西
敎七戎。道死南己之市。此不足徵也。或曰南己者南紀也。
詩四月云。南國之紀。彭澤者。今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暨湖
口縣也。彭蠡。今曰鄱陽湖。周迴四百五十里。呂氏春秋云。
禹爲彭蠡之障。言澤陂也。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彭
蠡者。與班氏漢志同。史記索隱引鄭云。南方謂都爲豬。鄭
以爲聲之轉也。然史記豬作都矣。書疏云。日之行也。夏至
漸南。冬至漸北。日陽也。鴻鴈南北隨陽。是也。禮月令云。仲
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此南來也。則來至矣。

月令云。季冬之月。鴈北鄉。孟春之月。鴻鴈來。此北來也。則來歸矣。蓋來以相因而義轉焉。詳洛誥疏。夏小正戴傳云。鴈以北方爲居。此如人之鄉居也。而旅居則南方矣。故經曰攸居。詩匏有苦葉疏引鄭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鄭以爲陽鳥非惟鴻鴈也。論衡引此經亦自衆鳥言之。非也。易象云。漸女歸吉。蓋女歸者隨陽也。故六爻皆象鴻漸焉。隨陽之義也。以言衆鳥可乎。蔡傳專以鴻鴈言。是也。且云。今惟彭蠡洲渚之閒。千百爲羣。蓋蔡以目驗而言矣。昭二十年左傳云。公如死鳥。杜注云。死鳥衞地。林氏以例此經。謂陽鳥蓋地名也。非也。如其說。當言所居某地矣。今乃言某地所居乎。則窒矣。攸。漢志作逌。攸所釋言文。僞傳

云。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蓋不以言入海也。故傳言下文導水者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然北江非入震澤者也。鄭三江義見書疏。鄭與經言導水者叶矣。其猶漢志之義乎。鄭言荆州九江孔殷者。以爲其孔衆多。蓋鄭之釋孔非也。然鄭於此言三孔者。猶言其三道爾。釋詁云。孔閒也。說文云。孔通也。後漢書西域傳云。不當孔道。其例也。管子國蓄篇云。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隘其利途。言孔道也。徐堅初學記稱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

也。餘今攷之。孔注者即僞傳爾。今僞傳無此記所稱之文。以爲鄭注歟。則此記所稱之文。言其合不言其分也。是與書疏引鄭言其分者不同。蓋徐堅爲此記者。類書而已。欲合鄭孔二家之注而約言之。乃昧其異同。故此記云然。非鄭孔本文也。而鄭注既亡。尚書家蒐亡者。遂以爲鄭注焉。則未察此記之鄭孔合言矣。阮氏辯焉。胡氏据鄭注者据此也。失之矣。且此記所稱似叶於經言導水者。其實非也。導水言漢者。則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入江也。主漢而言也。今曰左合漢爲北江。其不主江而言乎。導水言江者。則云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北會于匯者。漢自北匯澤爲彭蠡。江則自南而北會于匯爲彭蠡。故不言會于彭蠡也。今曰右會彭蠡爲南江。其何以見江之匯澤爲彭蠡乎。岷江以東迆北會于匯而明之。則見其爲南江。此非與南之他水合也。今曰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豈不言與南之他水合乎。以其言與北合者。固與北之漢水合也。蘇氏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蓋與此記所稱者略同。其言豫章江者。則南之他水也。如其說。是導水當言豫章江矣。其南江則不得自岷江東迆北會于匯者見之矣。經何爲省文不言南江邪。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豫章郡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贛者今江西

贛州府贛縣也。今雩都縣屬贛州府焉。水經注以豫章水會湖漢水也。皆稱曰贛水。通鑑梁紀云。陳霸先自南江出湓口。胡注云。贛水謂之南江。引南史以言之。則蘇說亦本南史也。蓋當時南人之稱爾。水經沔水注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蓋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也。此於漢志言三江者近之矣。哀十七年左傳云。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此松江水也。吳語云。吳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韋注云。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蓋引笠澤以言之也。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今山陰縣屬浙江紹興府焉。然漢入岷江爲北江。今以後世岷江之稱而稱北江。則遺乎漢自嶓冢導漾者矣。或曰。

漢志言南江。補經也。非也。經言導水者。上下經文。其於南江闕如也。漢志本經文而明之。豈補之乎。或曰。漢志言三江者。漢志所謂以綴周官也。職方氏云。揚州。其川三江。故漢志於三江綴之。皆曰揚州川。而皆未以綴禹貢也。非也。班氏爲漢志。實未畢焉。其當綴禹貢而不悉綴者。非獨三江然也。此職方三江。安見其異禹貢乎。毗陵者今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也。北江在北。据宋本漢志也。或作江在北。此脫文爾。蕪湖者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也。陽羨者今江蘇常州府宜興縣也。吳者今江蘇蘇州府吳縣也。漢志。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縣入海。此漢志言南江之原委也。而於吳縣下略焉。互見而省文爾。水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縣南爲南江。蓋從漢志而申之也。而水經言禹貢北江。中江。所在者。與漢志同。惟以經不明言南江。故亦省焉。猶續漢志言北江。中江者從班氏矣。而不言南江也。其南江則酈注及焉。石城者今安徽池州府貴池縣也。餘姚者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也。或曰。在吳縣南而東入海者婁江也。此南江之委也。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酈氏謂東南舊瀆難悉。蓋其言南江者有然也。非也。夫至餘姚入海者。固在吳縣南而東入海也。然則江之三道今奚若乎。中江之道。自唐築五堰。始變

之矣。迨明設三壩。中江不復東。則陸行十八里焉。南江之道。今浙江杭州府仁和縣而北。數百里閒。自北魏。則其流壅也。迨唐以障潮故而築海塘。南江豈存禹迹乎。今惟北江之道猶故道也。漢志。臨淮郡海陵縣有江海會祠。海陵者今江蘇揚州府泰州也。在漢時。則爲江入海之地矣。繇是言之。安能以今之水道而疑漢志哉。史記河渠書云。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閒。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言在禹之後而通也。蓋若吳之邗溝是矣。胡氏執之。以爲石城蕪湖水皆自吳爲之也。非禹迹焉。亦失之矣。墨子兼愛篇言禹治水者。備言四方而分舉之也。則云。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南夷之民。言禹

迹也。虙或作處。于越猶於越也。於讀若烏。發語辭。南夷若淮夷也。墨子所謂五湖者。自天下南方而言。則天下南方之五湖也。非惟言周官越語者所謂太湖之五湖也。非惟韓非子所謂洞庭之五湖也。古必有其主名者矣。若文選注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爲五湖。史記索隱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爲五湖。皆自天下南方而言。今不知古之主名何如也。自墨子推之。如震澤者無不在天下南方五湖中矣。則江漢有東流之而注焉。胡氏以爲墨子之誤。非也。管子云。禹疏三江。荀子同。此猶孟子言禹疏九河也。河之委其分有九。江之委其分有三。故皆曰疏焉。蓋疏而分之。則不能無所注矣。墨子之言。通乎管子。不可以人廢言

也。取其言禹迹者。非取其言兼愛也。洮讀若姚。與汾洮之洮讀若桃者不同。滆讀若鬲。吳越春秋云。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釋文引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庾氏揚都賦注同。蔡傳主焉。今攷此三江與職方同。卽與禹貢同。水經注謂此不與職方同。非也。而吳地記與漢志不皆同。則未叶於經言導水者矣。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韋注云。三江。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今攷此三江與禹貢同。而韋注與漢志不皆同。則亦未叶於經言導水者矣。若夫山海經言岷三江者。則古梁州域也。揚氏愼以言揚州之三江。非也。近世多三江說焉。夫水道有古今之變。禹

迹古也。惟近古者能言之。釋經者迨今而求禹迹。如以近古之言而辨近古之言。可也。如於近古之言而疑之。闕疑可也。疑之而乃自爲其言。則言人人殊矣。皆無以爲足徵者也。其奚裨於經術乎。周官職方氏云。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浸五湖。鄭注云。具區五湖在吳南。是也。釋地云。吳越之閒有具區。郭注云。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也。蓋此澤當在南矣。僞傳云。震澤太湖名。釋地注與傳同。非也。震澤者具區也。澤藪也。太湖者五湖也。浸也。蓋太湖。一湖而五分之。故曰五湖。此震澤通太湖而連之。遂蒙其名爾。越語云。越伐吳。戰於五湖。韋注云。五湖今太湖。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虞翻云。滆湖洮湖射湖貴湖並太湖之小支。故太湖得

五湖之名。是也。引震義者易說卦文。周語云。三川皆震。其變異也。今曰震澤。其常稱也。曾氏謂震如三川震之震。非也。樂氏者史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今所引者其太平寰宇記也。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此酈氏注之言中江也。今闕亡矣。釋草云。篠箭。說文引篠作筱。謂可爲矢也。釋文云。簜或作篡。釋草云。簜竹。郭注云。竹別名。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閒。謂簫管之屬。是也。說文云。簜大竹也。竹譜引鄭禹貢注與說文同。今攷儀禮大射儀鄭注云。簜竹也。則不必以大竹專名矣。此郭注之所繇也。周官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續漢志引干寶說以蕩通簜。謂英。刻書也。英蕩若漢竹使符。蔡傳從

焉。掌節云。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則英蕩亦其例也。傳讀去聲。掌節鄭注引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蓋杜說亦破字也。而干氏破爲簜焉。胡氏以爲蔡傳之誤。非也。說文云。書曰。竹箭如榗。孫氏云言夏書竹箭讀箭如榗也。蓋史記篠簜作竹箭。此異文也。周官職方氏竹箭注云。故書。箭爲晉。孫氏以此例之。似矣。然說文何以不言讀如榗乎。此殆逸書爾。或引書說爲書爾。引爾雅者。釋地文。會稽山今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其府屬則連山陰縣矣。蔡傳以經言篠簜者之文。下屬言草木者於文未適也。當上屬焉。蓋與陽鳥攸居一例也。詩桃夭毛傳云。夭夭其少壯也。故傳於詩隰有萇

楚云。夭少也。沃沃壯佼也。蓋沃文以水從夭。今揚州水治。草生沃土。皆少壯焉。釋詁云。喬高也。說文云。喬高而曲也。釋木云。上句曰喬。又云。小枝上繚爲喬。郭注以翹繚上句者言之。句讀若鉤。詩漢廣云。南有喬木。或謂北方無之。非也。詩鄭風云。山有橋松。釋文云。橋亦作喬。又引王云。高也。則鄭介北方而有喬松矣。故釋木言喬者。不以南北言也。馬塗泥義見史記集解。詩汾沮洳毛傳云。其漸洳者。此馬義之所繇也。說文云。溼漸溼也。洳與溼通。歸氏有光云。江左偏霸。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昔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於其中。今其弊正同。此言築隄墾田之害也。蓋以爲塗泥之土。而

墾田日益多。則必有違於水利者矣。今揚越沙田。其礙海道也。水患加焉。顧氏言蘇州諸府之賦重者。則云。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何其言之痛邪。引三品者。史記平準書文。引三等者。漢書食貨志文。詩泮水疏引王云。三品。金銀銅也。僞傳同。蓋原其黃白赤者焉。書疏詩泮水疏引鄭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詩疏中鄭云。三色者。蓋青白赤也。然揚州所產之金。不惟銅矣。繇鄭言之。豈其備乎。漢志言銅獨言赤者。以其用之多者而稱之也。李氏時珍云。惟赤銅爲用最多。是也。漢志豫章郡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顏注云。采者謂采取金之處。是也。鄱陽者。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也。山海經云。句餘之

山。其上多金玉。蓋於會稽之山亦云然。句讀若鉤。句餘山今在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西南四十里。此山海經之不誣也。元和志。饒州樂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今樂平縣屬江西饒州府焉。唐大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遂黜之。此唐書所稱也。宣州者。今安徽寧國府也。若夫揚越則有礦焉。唐志。新州貢金銀。廣州貢銀。新州者。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也。廣州者。今廣東廣州府也。唐志。蒙州貢麩金。賀州貢銀。蒙州者今廣西平樂府永安州也。麩讀若夫。說文云。麩小麥屑皮也。蓋金若麩然。賀州者。今平樂府賀縣也。漢志。丹陽郡。故

郇郡。有銅官。鄣與章通。故漢志云。吳地東有章山之銅。謂此也。吳王濞以之鑄錢。而錢布天下。丹陽者今安徽廣德州也。若此者。揚州三等之金。蓋可知其大略矣。引田獲者易巽六四文。詩車攻毛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蓋毛以上殺。次殺。下殺。言之也。所謂田之三品也。此以射殺之難易分三等焉。乾讀若干。周官丱人鄭注云。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是也。詳青州疏。說文云。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蓋以礦言之也。左右注者左右點也。或曰。丱象土脈形也。管子地數篇云。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此山之見榮者也。皆以礦言之也。言用金之源

流者。顧氏日知錄詳焉。今不具也。引瑤義者詩公劉文。毛傳云。舟帶也。禮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故周官大宰言王享先王者。則贊玉爵焉。內宰言后祼獻者。則贊瑤爵焉。蓋與詩先言玉。次言瑤者義同。曾氏以言此經。是也。說文云。琨石之美者。或曰。釋言云。昆後也。琨文從昆。言其石可後於玉也。釋文云。琨馬本作環。韋昭音貫。蓋聲之轉也。說文以爲重文。爾引象齒者襄二十四年左傳文。詩采薇毛傳云。弭弓反末也。蘇氏頌云。象多出交阯潮循諸州。蓋宋時猶然也。則揚越之象。不惟象郡有之矣。其南海郡非宋循州乎。潮州者今廣東潮州府也。循州者今廣東惠州府也。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

革更之。是也。周官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蓋禮器也。史記錄下文荊州者。毛作旄。而於此揚州作毛。漢志同。蓋旄亦毛也。引爾雅者釋天文。蓋旄旂附焉。詩干旄疏引李巡云。旄牛尾著干首。是也。則旄有羽而亦有旄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然南方則有之矣。定四年左傳於楚云。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則楚者荊州之邦也。說文云。象南越大獸。不亦言之未備乎。史記無惟木之文。漢志亦無之。段氏云。此今文也。蓋古文則有之矣。曾氏云。言惟木者不可勝名也。非也。是不爲貢之無度邪。僞傳云。南海島夷。此傳遺東海焉。今當從吳氏澄之義而備言也。言海國者。采當時圖志。以考乎二十四史。而參之九通。以盡古今之

變。終決其義於六經。可矣。今不具也。釋草云。卉草。郭注云。百草總名。是也。僞傳云。草服葛越。書疏云。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文選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此疏据之以申傳也。然吳豈島夷乎。蔡傳兼之。非也。今節焉。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此南海島夷也。蓋與南史言海州干陁利國出斑布古貝者略同。農書云。古貝者吉貝也。卽木綿也。宋書云。呵羅單國元嘉七年。遣使獻白疊古貝等物。此亦南海島夷也。邱氏濬云。木綿宋元閒始入中國。緜是言之。則木綿當在卉服中矣。然卉非一名也。故統之曰木綿之屬焉。學與從毛者義同。僞傳於冀州云。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則此

卉服亦以爲夷自服矣。書疏申之云。古史立文不次也。是何其皆妄邪。書疏引鄭云。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蓋鄭言夷在此州者。此從鳥夷而爲之說爾。漢志。島夷作鳥夷。以冀州鄭言鳥夷者例之。則鄭本揚州當同。然史記於冀州作鳥夷。於此揚州作島夷矣。蓋互明之也。釋名云。海中可居者曰島。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此島有鳥義焉。鄭說未可執也。若鄭言天子之官有草服者。則有之矣。禮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鄭貝義見書疏。又鄭云。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今不出之者。以

其於兗州織文無別也。釋魚云。元貝貽貝。餘蚔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蓋貽貝者元貝之名。郭注云。黑色貝。是也。餘蚔餘泉皆貝名也。郭注云。今紫貝以紫爲質。以黑爲文。此廣言之也。而貝錦可明矣。僞傳云。織細紵。貝水物。非也。夫旣織貝二之矣。是惟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胡氏辯之矣。然釋者猶曰織貝二之。非不可也。惟言織者當統言之爾。禮玉藻所謂士不衣織者。其統言之也。亦非也。禹貢言厥篚者。曰元纖縞。曰組。曰織。皆織也。如統言之曰織。則淆矣。今曰織文。別其爲五色成文也。曰織貝。別其爲貝錦也。察乎其爲文。則織貝二之不可也。蘇氏云。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爛斑如貝。故曰織貝。蔡傳從之。則

以厥篚承島夷而言矣。非也。厥包橘柚。固不承島夷而言也。禹時揚州織貝。若今織造在江南也。詩木瓜鄭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蓋鄭本包作苞也。漢志說文作包。與史記同。蓋苞者包之假借也。古字以假借而義通矣。易姤九二云。包有魚。釋文引虞云。白茅苞之。蓋虞本作苞有魚也。其用詩野有死麕者。亦包作苞焉。易說卦云。乾爲木果。蓋實象也。史記云。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漢志。巴郡有橘官。此自荆梁言之。則橘非惟揚產也。而禹時揚產爲盛。於柚亦然。釋木云。柚條。郭注云。生江南。緜今攺之。柚與櫾通。山海經云。荆山多橘櫾。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皆荆產也。釋詁。錫予

義同。予古通與。鴻範言皇極云。用敷錫厥庶民。此上與下也。易師象所以稱王三錫命也。經言錫貢。其例也。鴻範言庶民云。錫汝保極。此下與上也。堯典所以稱師錫帝也。經下文言納錫。言禹錫。其例也。王義見書疏。又王言錫貢者云。當繼荆州之無也。非也。今節焉。蓋王以荆州包匭菁茅之包。謂橘柚也。以爲此荆州常貢也。揚州則繼荆州之無而錫貢爾。故讀包一字句焉。僞傳同。書疏於荆州包下引王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此於文未適也。僖四年左傳言管仲責楚者。則云。爾貢包茅不入。非古義乎。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此於文未適也。夫以貢錫言之。經當以錫之

文繫厥貢下矣。若青州言鉛者是也。何以別於後而倒文
爲錫貢乎。且如其說。則經言錫貢也。豈言錫不貢邪。亦於
經病添文也。故錫貢當與豫州義同。周官職方氏云。揚州。
其利金錫。攷工記云。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禹貢不
言錫者。非遺之也。經言金三品者。金幣也。異於徒言金而
不言三品者矣。鑄錢幣者非得錫柔之則不成。是經不言
錫而已統之也。禹貢之文。以統之見義者非一焉。職方氏
攷工記徒言金也。非金錫並言不明也。釋器云。錫謂之鈏。
說文云。錫。銀鉛之閒也。或曰。采礦而雜有錫焉。彼疑禹時
錫利未興者。非也。書疏云。橘柚錫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
爾。荊州大龜。豫州磬錯。皆不常也。皆在篚下。是也。蘇氏云。

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
錫命乃貢。其義也。崔實政論云。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
蓋以錫貢而知也。後世海物。莫盛於嶺海焉。郭璞江賦。韓
子南食詩。今可攷也。而禹貢皆不及焉。胡氏云。唐元和中。
孔戣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又
奏罷之。明州且以爲苦。况粵閩乎。明州者。今浙江寧波府
也。釋文云。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又引馬云。均。
平也。史記漢志與馬本同。史記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沿
順水行也。其所引不同。何也。蓋鄭本受之於馬。其本均沿
異文。皆兩存焉。馬從均如字而釋之。鄭以均通沿而釋之。
其後傳鄭本者。沿譌作松。故釋文正之曰。松當爲沿。是也。

周官均人公旬注云。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爾雅釋文云。徇樊本作徇。又引張揖云。徇今巡。禮祭義注
云。巡讀如沿漢之沿。蓋均有巡義焉。巡與沿古音則近也。
其義亦近矣。馬以爲均平。非也。說文云。沿緣水而下也。蓋
以爲沿者緣也。讀緣平聲。自水之邊而言也。其義則生於
衣緣焉。讀緣去聲。自衣之邊而言也。禮深衣所謂緣邊也。
六書之義。古不以四聲異也。揚州貢道。其由江者。如浮于
江。則恐入海之際。遂浮于海而不得休。故必先緣江之邊
也。而後可緣海之邊矣。荊州則言浮于江。揚州則言沿于
江。明非徒以順水行也。鄭於義未悉也。其由海不由江者。
風利海平。則緣海之邊而漸至矣。大傳云。順流而下曰沿。

蓋鄭略同。而僞傳襲大傳焉。吳語云。吳王夫差曰。余沿江
泝淮。此亦禹時之道也。吳語云。越王句踐命范蠡率師沿
海泝淮。以絕吳路。韋注云。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
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是其以沿海爲循海也。非去
岸不遠乎。哀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云。於邗
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邗江今在江蘇淮安府山陽縣西。邗讀若寒。射讀若繹。蔡
傳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是也。孟子言洪水者。則云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
不言淮注諸海者。朱子云。記者之誤也。又云。蓋一時牽於
文勢。而不暇考其實爾。或曰。此非誤也。孟子七篇。豈如後

世文人者乎。孟子言洪水者。則又云。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蓋孟子固言淮注之海矣。今言淮注之江者。明乎江入海時浮浮湯湯之勢也。夫江入海者雖遠於淮入海者焉。而其閒則雖遠而勢連矣。故詩言淮夷者。必曰。江漢浮浮。又曰。江漢湯湯。自江入海時而通言之。則淮入海者亦可爲淮注之江也。其勢連故也。孟子之言先後乎滕文公篇中。則淮注之江者無不知其注諸海矣。此古書先後互明之灋也。且孟子不曰注之海注之江者。嫌其爲對舉之文也。非活辭也。其曰注諸海注之江者。俾其爲轉承之文也。轉承則注之江而注諸海矣。禹貢不言汝。而汝統於淮。孟子言汝者。蓋本禹貢而通言之也。

其曰疏。曰瀹。曰決。曰排。曰注。皆禹貢不言而孟子通言之也。此如顧氏稱孟子言微子啟非誤者歟。詳微子疏。禮器云。內金。示和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此言諸侯以大饗而貢也。明乎金爲幣貢而不惟貨貢焉。禮器鄭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金炤物。又云。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禮疏云。貢金三品。禹貢文。鄭注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此所引鄭者與詩疏所引不同。殆鄭存異義而兼之。而所引各偏舉歟。不然。則書詩禮三疏皆孔疏也。何不同若斯邪。引管子者山權數篇文。其篇云。禹五年治水。此自禹治水十有三年而言其初災甚之五年也。蓋約敘焉。

或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此三幣不皆以金言。何也。此管子國蓄篇云爾。刀布者錢形如刀。其利流布也。周書今詳逸文。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厲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朝直遙反　沱徒何反　潛昨嚴反　夢莫貢反又音蒙　杶敕倫反　榦干去聲　栝音括　砥音旨　砮音怒上聲　箘巨隕反　簵音路　楛音苦　匭音軌　菁音精　纁音勳　璣音機　組音祖　逾音踰

此史敘荆州之水治也。荆者南條荆山也。曾氏謂此非雍州荆山。是也。衡陽者南岳衡山之陽也。蓋山南曰陽。鄭氏

謂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是也。漢志。南郡臨沮縣。南條荆山在東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蓋以荆山言。則其南爲荆州也。而其北爲豫州矣。以衡陽言。則荆州統五嶺之北也。而揚州統五嶺之南矣。元和志曰。彭蠡以東爲揚州。九江以西爲荆州。此經文之互見也。經言荆與梁者。皆曰。沱潛既道。蓋二州沱潛異道。則可爲界焉。亦經文之互見也。朝者。時來而不失也。宗者。同歸而有尊也。周官大宗伯稱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稱。今以喻水而通言之。非以春夏殊也。鄭氏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是也。蓋以下文導水言之。自荆州大別而漢合江矣。及

揚州彭蠡則爲三江焉。故周官職方氏曰。揚州。其川三江。而又曰。荆州。其川江漢。猶禹時也。九江者總九水之名。非大江所分也。故下文言導江者。不曰播爲九江。而曰過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縣。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鄭氏謂九江從山谿所出也。蓋其引地理志與此同。孔甚也。殷衆也。周官大宗伯稱殷見曰同。蓋諸侯見天子者。小國諸侯合於大國諸侯而同見。則衆矣。今九江小水合於江漢大水而朝宗。故承上文而言其甚衆也。小水合於江漢者不皆書矣。合九江而合之。斯其特異焉。經書其特異者。則其餘可知也。爾雅言水之自出曰。江爲沱。又曰。漢爲潛。蓋沱潛之道自江漢出也。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

鄭氏曰。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爾。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鄭氏於沱爲疑辭。於潛則闕焉。史記河渠書曰。於楚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蓋禹迹多湮矣。雲夢澤名。跨江南北。爾雅曰。楚有雲夢。此十藪之一也。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而漢志言楚地者曰。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此言乎江陵縣以東也。則雲夢所至者遠矣。夢與瞢通。周官職方氏曰。荆州。其澤藪曰雲瞢。蓋澤藪則有水有土焉。今其土可田作而乂治也。冀州大陸既作。不言土作乂者。其澤以大陸爲稱。大陸卽土也。既田作卽其土之乂治也。蓋與此言雲夢者。不同而同。塗泥者其土

溼。猶揚州也。荆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下之中。蓋第八等也。其賦。則惟上之下。蓋第三等也。此田加揚州一等而賦加多等者。蔡氏謂地廣而人工修也。荆州之貢。言羽毛而以齒革次之。其下又以金三品次之。其貢與揚州同而其序不同者。薛氏謂以多者爲先也。左傳稱晉公子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明其多也。管子曰。楚有汝漢之金。蓋金者可爲上幣之黃金也。周官職方氏曰。荆州。其利丹銀齒革。蓋銀者可爲中幣之白金也。國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蓋金者可爲下幣之赤金也。若國語曰。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言鑄兵也。自三品而言。則鑄幣矣。不然。則經奚不曰惟金銀銅乎。言金三

品者。明其卽周書所謂商之三寶也。禹時鑄兵。安知不在梁州之鐵邪。杶木名。琴材也。榦不專名者。林氏謂凡木可爲弓榦者。皆是也。攷工記曰。凡取榦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又曰。荆之榦。此材之美者也。蓋荆州多產榦焉。鄭氏曰。柏葉松身曰栝。是也。栝古通檜。若詩言檜楫也。柏椈也。若詩言柏舟。禮言鬯臼以椈也。皆材貢也。厲砥皆磨石也。麤者曰厲。故鄭氏曰。精者曰砥。是也。砮蓋石可爲矢鏃者。蔡氏謂若肅愼氏貢石砮也。丹。蔡氏謂丹砂也。漢王氏謂丹可爲采者。是也。皆物貢也。蔡氏曰。箘簵。竹名。其材中矢笴。是也。簵亦作簬。戰國策言發矢者曰。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楛木

名。亦矢材也。材貢也。鄭氏謂若肅愼氏貢楛矢也。三邦槩物產下而不名言之者。以物產能久。邦名或有時而改也。厎致也。厥名謂其物善有名者。馬氏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是也。蓋靑州書曰。岱畎絲枲。徐州書曰。嶧陽孤桐。其地可專名矣。今箘簵楛生三邦之閒。而每邦又分生焉。不必皆名善也。則其地無可專名矣。故史記訓之曰。三國致貢其名。明乎史之書灋不同也。包。左傳注引作苞。史記作包。古字通也。匭。匣類。菁茅。蓋茅可爲縮酒者。祀貢也。管子曰。江淮之閒。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左傳言齊桓公責楚者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蓋縮酒之菁茅不得。斷折焉。遠貢而非匭其包茅。將有斷折者

矣。蔡氏謂旣包而又匭之。所以示敬也。元纁者組之色也。元組其色黑而有赤也。纁組其色赤而有黃也。璣珠不圜者。孫氏謂璣組猶織貝。是也。蓋以絲織組。則組文如璣。故曰璣組焉。組所以佩玉也。或以繫圭焉。禮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纁與緼通。聘禮記言圭繅者曰。皆元纁繫。長尺。絢組。今荊州以篚貢元纁之璣組。嬪貢也。納馬氏謂入也。錫與也。蓋入而與之。此下與上也。言獻物與之也。大龜者天子貞卜之元龜也。材貢也。龜筴傳曰。廬江郡。生龜長尺二寸者。輸大卜官。蓋漢之廬江郡。析秦之九江郡爲之。卽禹貢九江也。薛氏曰。九江大龜。其得不時。不可以爲常。又不可錫命使貢也。有則納錫於

上焉。是也。禮曰。龜爲前列。先知也。言大賚之納龜也。胡氏曰。荊州貢道。江北則徑浮潛漢矣。江南則必由江沱而入潛漢焉。蓋江沱潛或由或否。漢則其所必由者。是也。明遠近從宜也。逾越進也。凡水道而中阻陸焉。則有所越而進矣。河在冀州帝都之南。稱曰南河。蓋漢與洛不通。故越陸而進于洛。自洛而達于南河也。沮七餘反。春見夏見諸侯見天子殷見同見之見亦燕反。遄音專。匯音因。跨誇去聲。郢音逞。重平聲。檍音億樹。音谷。蠡與粗同。笴古我反。匭音軌。不共之共音供。綬音受。瓀音輭。玟音文。繅音藻。絢音眩。筴與策同。大卜之大音太。

述曰。釋地云。漢南曰荊州。蓋自大別以西則有漢之名。是荊兼乎梁矣。非禹制也。周官職方氏云。正南曰荊州。此與禹制略同。呂氏春秋云。南方爲荊州。楚也。漢志。九江郡屬

楊州。此漢制云爾。言禹貢者宜辨古荊州域矣。今湖北行省武昌黃州漢陽安陸荊州施南六府。蓋域焉。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應城應山四縣。暨隨州南境。其所至也。湖南行省。蓋域焉。四川行省夔州府東南境。亦其所至也。水經江水注云。荊州蓋卽荊山之稱而制州名矣。鄭荊州義見莊十年公羊傳疏。臨沮者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也。湘南者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也。五嶺之名。曰大庾。其東之始也。曰騎田。曰都龐。曰萌渚。曰越城。皆以次自東而西也。蓋水經溱水等注稱焉。周官大宗伯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繇是言之。此詩殷武所謂莫敢不來王也。老子云。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

下之。則來王者朝宗也。猶朝之朝。讀如字。易坎彖傳云。行險而不失其信。故六三云。來之坎坎。言不失也。釋詁云。逆迷也。鄭朝宗義見書疏。又鄭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鄭据三苗言之也。亦据僖四年公羊傳言之也。今不出之者。以經非專爲荊楚而言朝宗也。詩小雅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豈惟荊楚之謂邪。說文云。淖水朝宗于海也。淖與潮通。論衡言海之朝夕者。引此經而說之。蓋今文說也。朝夕猶潮汐也。尋陽者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也。以漢志攷之。秦置九江郡。文帝析爲廬江郡。而尋陽縣屬焉。故續漢志云。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猶班氏漢志也。蓋漢尋陽在江北。迨東晉咸和中移尋陽於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東晉尋陽者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西也。言九江者奚不於漢尋陽別之邪。尋與潯通。釋文引潯陽記云。九江。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又釋文引張須无緣江圖云。九江。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此皆申漢志也。史記稱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蓋觀於此矣。張須无通典作張須。諸引本或作張須元。此異文也。鄂陵今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

也。漢爲鄂縣。爲九江入大江。蓋有稱江口者。桑落洲今在江西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大江中。水經注云。江水東逕軑縣故城南。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軑者今湖北黃州府蘄水縣也。軑讀若大。湖與州通。太平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即今黃梅縣也。蓋九江之迹。逮乎宋時僅有存者。古今水道之變多矣。非獨九江然也。鄭九江義見書疏。又鄭云。殷猶多也。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非也。經言孔殷。以成功而言。何爲徒言其難者邪。釋言云。孔甚也。周官大宗伯注云。殷猶衆也。詩溱洧毛傳云。殷衆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緜今攷之漢志。豫章郡。莽曰九江。即劉歆說也。然此在古揚州域矣。豈荊州所書者乎。故漢志於九江外別稱湖漢水焉。漢志注云。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其於尋陽言九江。是矣。而謂江自此分爲九。非也。如九江即江之分歟。經言導江。不得言過九江矣。經當從導河書播爲九河之例焉。書曰播爲九江。今經不然也。僞傳云。江於此州分爲九道。蓋與應劭說略同。釋言云。殷中也。史記云。九江甚中。江氏云。甚中猶言水由地中行也。此於文未洽也。蔡傳云。九江今之洞庭也。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此蔡不從漢志也。蓋其說自宋初胡旦始矣。下雋者今湖北武昌府通城縣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此楚地記之所繇也。水經注引山海經。之淵作之浦。蔡傳云。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此蔡本朱子九江辯而言之。而又本乎曾氏也。胡氏云。元當作無。蓋無譌作无。又轉作元也。漢志。武陵郡無陽縣。無水南入沅。此胡氏之所据也。朱子言九江者。去元澧而列瀟蒸矣。蓋未察乎元者無之譌也。以爲亡是水而去之。其去澧者。以導江先至于澧而後過九江也。今蔡傳不去元者。斯沿譌矣。其不去澧者。以澧實合於洞庭。去之不可也。然澧列九江之中。則導江先至于澧而後過九江者。何

邪。以此見下雋九江不可以言禹貢矣。山海經稱洞庭之九江。非禹貢之九江也。猶韓非子稱洞庭之五湖。非周官之五湖也。皆名同云爾。水經云。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未嘗合九江以爲名也。蓋水經之文亦雜出也。如以下雋九江言之。則自九江而沱潛而雲夢。經文之序倒矣。而九江在江漢之下。豈其序乎。蓋下雋九江未至于大別。是漢未入于江也。其序未可以江漢并言也。徐氏所以据經文之序而議之也。今從漢志以求經文。其曰。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此連敘之辭也。自大別漢入于江。則以序而至尋陽九江矣。其曰。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言沱潛者承江漢而

言也。雲夢在九江之上。今倒言之。此約敘之辭也。揚州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其例也。彭蠡之下爲三江。經連敘之。以序而至也。震澤在三江入海之上。經約敘之。則言震澤厎定者乃在三江既入之下矣。非失序也。引爾雅者釋水文。詩召南云。江有沱。其謂荊州者歟。潛。史記作涔。漢志作灊。枝江者今湖北荊州府枝江縣也。水經云。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酈注云。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蓋引漢志言沱者以明之。或議其沱汜不分也。非也。詩召南云。江有汜。此與江有沱者竝歌焉。釋水言水自江出爲沱矣。而又云。決復入爲汜。明汜亦自江決而出也。禹貢不言汜者。以沱統之也。鄭

沱義見書疏及吳志注。鄭疑枝江之沱者。鄭去班氏爲漢志時遠矣。水道不能無變也。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此志不言沱也。而其言首受江者。非水自江出爲沱歟。華容者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曁石首縣也。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縣入江。此志不言首受江也。水經注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酈注云。昔廩君浮舟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繇是言之。則夷水亦首受江也。或以此爲荊州之沱而接梁州者也。巫者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也。夷道者今湖北荊州府宜都縣也。魚復者今夔州府奉節縣也。復讀若腹。或曰。漢水自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北分爲

蘆洑河。逕安陸府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蓋古潛水也。釋
文引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非也。夫沱
曰既道。而不曰既豬。則非湖矣。潛曰既道。言水所流之道
也。豈不流者乎。或曰。韻會云。潛水伏流也。伏亦作洑。引爾
雅者釋地文。十藪之稱。蓋釋地自題其後焉。古雲夢非今
洞庭湖已也。今湖南岳州府華容縣。非漢故縣也。湖北荊
州府監利縣在江北。石首縣在江南。皆爲漢華容地焉。雲
夢在華容之南。則跨江南北矣。而所跨不惟此也。漢志。南
郡編縣。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此所跨在江
陵縣以東也。今江陵縣屬荊州府焉。編者今湖北荊門州
也。西陵者今湖北黃州府麻城縣也。書疏引杜預云。南郡

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此所跨且及江陵以西矣。今枝江縣
屬荊州府焉。司馬相如云。雲夢者方九百里。蓋非失實者
歟。雲夢土作乂。漢志述焉。此經之本文也。史記夏本紀所
錄者。自司馬貞索隱本外。諸本皆錄之云。雲夢土爲治。蓋
作訓爲。乂訓治也。其雲夢土之文與漢志同。惟索隱本錄
之云。雲土夢爲治。蓋土字在雲下夢上也。索隱云。雲土夢
二澤名。又引韋昭云。雲土。今爲縣。屬江夏。而索隱引漢志
申之者。則云。江夏有雲杜縣。蓋明乎古土杜通也。毛詩桑
土。韓詩作桑杜。其例也。雲杜者今湖北漢陽府沔陽州也。
段氏云。索隱引韋說者。韋之漢書音義也。則韋本漢書作
雲土夢矣。蓋與顏本不同。非也。漢志於雲杜下。無言雲土

者。漢高帝本紀云。僞遊雲夢。韋雲夢注云。在南郡華容。此
從漢志也。豈佗義乎。夫言雲夢土者。豈不可省文而言雲
土邪。安見言雲土者。必爲雲土夢也。水經沔水注云。雲杜
縣東北有雲夢城。是雲統乎夢也。而其注引此經者與索
隱本同。蓋水經注本。多後人改定之爾。今本禹貢云。雲土
夢作乂。書疏云。雲夢一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亦得單
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雲夢二字之閒。蓋史文兼上下
也。今攷僞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
爲耕作畎畝之治。此言江南不言江北。非也。於澤中而言
邱。亦非也。然其傳則案雲夢土而言。無以明經文爲雲土
夢焉。僞傳釋徐州元纖縞云。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此何

以不言土在中。明二者云何邪。或曰。今本非梅本之舊也。
有改之者爾。沈氏括云。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
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此沈氏
所爲夢溪筆談也。其以爲唐太宗歟。則胡氏謂唐孔氏書
疏遵詔改之文也。其以爲宋太宗歟。則段氏謂沈氏稱太
宗皇帝時者尊本朝也。稱舊尚書者蜀石經之類也。稱古
本尚書者唐石經之類也。或曰。晁氏公武云。蜀石經尚書。
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此晁氏所爲石
經考異序也。蓋宋監本以前傳雲夢土之本。雖僞蜀亦有
是焉。或曰。唐石經在開成時。以雲土夢刊石矣。然書疏自
唐貞觀時爲之。先與開成石經同。何也。書疏言土在雲夢

朙者甚明。此豈得言衛包改之乎。或曰。以此言唐太宗詔
改者。殆然也。沈氏其傳聞之異歟。將傳沈氏書者之譌歟。
蓋或說皆非無故也。緜今攷之。沈氏稱詔改從古本者。果
誰何之本邪。無徵文也。今從漢志。以其爲古本灼然也。班
氏通今古文者也。謂漢志惟述今文。不述古文者。非也。若
述此經者。蓋善於經矣。爾雅十藪。列雲夢焉。如雲夢爲二
澤也。何不言十有一藪乎。昭三年左傳言鄭伯如楚者。則
云。王以田江南之夢。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孔
疏云。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宣四年左傳言邧夫
人使棄子文者。則云。使棄諸夢中。杜注云。夢澤名。江夏安
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蓋杜以此爲江北之夢也。蓋邧國

在江北也。今安陸縣屬湖北德安府焉。其縣故邧都也。邧
與鄖通。定四年左傳言吳伐楚者。則云。五戰及郢。其言楚
子自郢出奔者。則云。己卯。楚子涉雎。又云。庚辰。吳入郢。楚
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遂云。王奔鄖。杜注云。雎水出新城
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又云。入雲夢澤
中。所謂江南之夢是也。雎與沮通。昌魏者。今湖北鄖陽府
房縣也。蓋郢在江北雎東。言楚子於己卯涉雎者。此西涉
雎。將東拒吳也。言楚子於庚辰後涉雎者。此雎曲而西。再
西涉雎。遂南濟江也。孔疏謂王走西涉雎。又南濟江。乃入
于雲中。是也。緜是言之。雲夢一澤名也。跨江南北。其偏言
者曰雲曰夢。省文也。沈氏据左傳而謂雲在江北夢在江

南者。非也。焦氏循云。楚子由雎南浮于江。又北入于雲中。
蓋由雎達江而北。非濟江而南也。如濟江而南。則由雲至
鄖。其必又濟江矣。傳兩言涉雎。不兩言濟江也。此申沈氏
之說也。亦非也。如其說。傳當言沿江。豈當言濟江乎。濟如
易既濟之濟。言濟江。則雲在江南矣。兩言涉雎者。明吳師
東來。王走愈西而急也。奔鄖言奔。則急可知矣。雖兩言濟
江。亦於義何加也。凡傳言奔者。皆直書奔爾。今一例焉。蔡
傳云。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
治也。蓋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蚤晚也。此蔡
從異本而爲之說爾。兗州書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此禹告
九州成功之年也。今荊州成功之年。猶雲土不同夢作乂

乎。周官職方氏鄭注云。雲夢在華容。蓋與漢志言雲夢所
在者同。今此經鄭注亡矣。釋文亦不言鄭本也。然以周官
鄭注推之。則此經鄭本鄭注當與漢志同。元和志云。禹貢
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此雖以爲二澤
也。而所据禹貢者猶据舊本焉。書疏云。貢物以善者爲先。
然貢物皆善也。豈有物不善而貢之乎。則善而多者。其爲
先也宜矣。薛氏者季宣也。宋史有傳。楚辭云。孔蓋兮翠旌。
此九歌言少司命之禮飾也。王逸注以孔雀翡翠言之。皆
楚產也。以孔羽爲車蓋。禹時未有也。翠旌則有之矣。猶夏
翟羽也。毛史記作旄。漢志同。詳揚州疏。或曰。周官掌皮云。
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則毛不惟旄已也。非也。毳毛常

物。豈勞遠貢邪。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粱山之犀象焉。蓋
齒革也。或曰。粱者衡也。卽衡山也。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
象。其可盡乎。引管子者輕重篇文。韓非子內儲說篇云。荆
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亦黃金也。引楚子者僖二十三年
左傳文。引國語者楚語文。韋注云。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
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僖十八年左傳云。鄭伯
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此
春秋時言楚金也。未可以例禹時也。說文云。杶或作櫄。引
此經言之。襄十八年左傳云。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說
文云。橁杶也。攷工記疏引鄭云。櫄幹栝柏四木名。幹柘幹。
蓋鄭据攷工記言取幹者柘爲上也。然以柘專幹名則經

奚不專名曰柘乎。攷工記注云。爾雅曰。杻檍。又曰。檿桑山
桑。國語曰。檿弧箕箙。是也。釋木云。檜柏葉松身。蓋檜有栝
音。古字通也。鄭栝義見詩竹竿疏。釋文引馬云。栝白栝也。
引檜楫者詩竹竿文。釋木云。柏椈。蓋柏非必爲宮廟材也。
如爲宮廟材者。自荆州之遠而貢之。不幾如後世采皇木
之害乎。詩云。汎彼柏舟。蓋詩之再見者焉。禮雜記云。鬯臼
以椈。杵以梧。注云。所以擣鬱也。椈柏也。此用柏材之例也。
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利松柏。而禹時青州之松。荆州之
柏致貢於冀州帝都者。必其異材而易致也。厲從漢志。猶
詩公劉言取厲也。梅本作礪。與史記同。凡言米之麤者曰
糲。蓋厲者麤也。說文云。厲旱石也。旱者悍之省也。麤則悍

矣。釋言云。厎致也。精而致之。異乎悍者之剛。蓋其柔也。說
文云。厎柔石也。或作砥。其義也。山海經云。荆山石多砥厲。
郭注云。精爲砥。麤爲厲。蓋文倒而義同。文選子虛賦言雲
夢之石者。有元厲焉。此厲石之黑者也。鄭砥義見書疏。又
鄭云。厲磨刀刃石也。今不出之者。以所磨非必刀刃也。莊
二十四年穀梁傳云。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礱
者厲也。密石者砥也。鄭注厲作礪。蓋書疏改之爾魯語云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韋注云。楛木名。砮鏃也。
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是也。肅慎氏國在東北方。其貢在周
武王時。今借證之爾圖經本草云。丹砂今出辰州。謂之辰
砂。辰州者今湖南辰州府也。周書王會篇云。卜人以丹砂。

王氏應麟謂卜人。蓋濮人也。是也。禮檀弓卜人。讀爲僕人
其例也。昭九年左傳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是古荆州域
也。王義見書疏。僞傳云。丹朱類。猶王義也。周官云。職金入
其丹青于守藏之府。言丹朱也。書疏引鄭云。箘簬聆風也。
釋文引韋昭說同。蓋竹以二字名也。說文云。簬箘簬也。夏
書曰。惟箘簬楛。又云。簵古文簬。从輅。蓋簬今文也。史記從
之。簵古文也。漢志從之。楛說文又引夏書作枯。謂枯木名
也。史記云。維箘簬楛。集解云。徐廣曰。一作箭足。杆。蓋箭足
者言箘簬之用也。杆聲近枯。故假借焉。釋文引馬云。楛木
名。可爲箭。此鄭與馬同。鄭楛義見攷工記疏。又鄭云。此州
生聆風與楛者多。三國致之。書疏云。鄭以厥名下屬包匭

菁茅。蓋鄭讀厥名與馬不同。鄭於文未適也。江氏謂鄭讀
與厥包厥篚一例矣。然馬讀不猶告厥成功之厥乎。馬厥
名義見史記集解。僞傳云。箘簵楛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
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蓋傳言三物者。以箘簵
而二之也。非也。傳讀厥名二字句焉。亦於文未適也。呂氏
云。凡杶榦至楛十物。非所常用。必貢則勞民。不貢則或闕。
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胡氏云。此與揚
豫錫貢意同。揚豫惟一物。而此則物多。經所以異其文也。
然物雖多矣。豈不可書其下曰錫貢三邦乎。且如其說。經
當曰厥名三邦底貢矣。今經以厥名屬三邦底貢之下。是
厥名自三邦言之也。馬義無可易矣。蔡傳云。三邦致貢箘

簵楛之有名者。猶馬義也。經曰。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此與
揚州惟木例同。言惟者貫上之辭。經曰惟箘簵楛。此與雍
州惟球琳琅玕例同。言惟者貫下之辭。呂氏言十物者。未
察乎貫下之辭爾。攷工記云。妢胡之笴。鄭注云。妢胡。胡子
之國。在楚旁。林氏云。意者卽三邦之故地歟。非也。漢志汝
南郡汝陰縣。故胡國。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也。此在古豫
州域矣。豈荊州所書者乎。胡氏辯焉是也。三邦今無繇稽
也。或曰。三邦者箘簵楛也。以物產名其邦。若楚邦也。今以
菌爲箘。山海經有菌山。有菌人。殆箘邦也。以路爲簵。周書
王會篇云。路人大竹。殆簵邦也。非也。山海經云。暴山。其上
多䈉箘。是箘與菌異矣。以路爲簵。無徵文也。且楛又何說

邪。楛亦作枯。以枯爲妢胡之胡。亦非也。僖四年左傳杜注
云。尚書苞匭菁茅。左傳釋文云。苞或作包。蓋異文也。漢志
作包。與史記同。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匭猶纏結也。菁茅
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文選吳都賦劉逵注。蓋從鄭焉。又劉注云。一曰。匭匣也。繇
今攷之。匭古音九。鄭讀爲糾。則以纏結言之爾。然茅之纏
結者。不適爲斷折乎。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蓋匭者
受物而軌範之。則匣類也。引管子者輕重篇文。史記封禪
書云。管仲曰。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此猶輕重
篇言禪藉者也。蓋王祭之常。不同禪藉。則以縮酒焉。齊桓
公責楚者。卽管仲責楚也。故管仲云。寡人是徵。則舉桓公

之辭矣。蔡傳云。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
今麻陽縣屬湖南沅州府焉。水經湘水注云。晉書地道志
曰。泉陵縣有香茅。言貢之以縮酒。然以其香言之。而不曰
菁茅。此晉制云爾。泉陵者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也。禮郊
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官司尊彝云。醴齊縮酌。鄭注
云。醴齊濁。泲之以茅。縮去滓也。齊子兮反。左傳杜注云。束
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非也。此誤從周官甸師先鄭注也。
僞傳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此以菁茅而二之。以爲周官
醢人有菁菹也。非也。茅曰菁茅。管子足徵之矣。呂氏春秋
云。具區之菁。則具區者。揚州震澤也。非荊州也。元義詳徐
州疏。易繫辭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周官司服注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黄。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黄是纁也。今攷禮玉藻注云。緼赤黄。蓋纁猶緼也。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此赤而有黄者也。攷工記云。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言染纁術也。鄭注云。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淳沃也。漬猶染也。又引先鄭云。丹秫赤粟。其義也。僞傳云。荆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江氏云。染元纁者暑熱則良。荆州地熛。故篚元纁。猶傳意也。今攷周官染人云。夏纁元。蓋文倒而義同。然言夏者以時言。非以地言也。且禹貢之例。言色者必言其質。故徐州書曰厥篚元纖縞。今之元纁。當以組爲質焉。經文一例也。

異乎逸書所謂厥篚元黄者矣。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今此經言組。非言幣也。胡氏云。元纁之質。蓋纖也。其不言纖者。蒙徐元纖之文。從可知也。非也。此荆於徐。既隔以揚矣。况此言元又言纁。豈可蒙上而省文邪。說文云。璣珠不圜者。今攷徐州蠙珠不入篚焉。今言厥篚。何也。胡氏云。璣貫於組。故篚之。非也。禮言佩玉之組而貫珠者。蠙珠也。非璣也。孫氏者星衍也。嘉慶時以漢學名。禮玉藻疏云。瓀玟石次玉者。蓋佩玉以尊卑而異也。故組亦異焉。自玉藻言之。天子之下。士之上。則言公侯朱組也。大夫純組也。世子綦組也。禹制殆不皆同矣。或曰。經言元纁者。以天子之尊。士之卑。而統言之也。鄭讀純爲緇。聘禮記注云。采成文曰絢。

釋文云。璣音機。馬同。又引馬云。組文也。繇是推之。元纁者組之所以爲文也。詩簡兮毛傳云。組織組也。有文章。其例也。莊九年公羊傳云。納者何。入辭也。馬義見釋文。釋詁云。錫予賜也。納錫。史記訓入賜。於文未洽也。古通與。詩泮水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蓋淮夷得之。以獻魯者焉。非淮夷產也。此異於常貢者矣。毛傳云。元龜尺二寸。蓋元者大也。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引此經言之。今廣濟縣屬湖北黄州府焉。其縣東則漢廬江郡尋陽縣地也。龜筴傳者。漢元成閒褚少孫所補史記也。其傳云。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又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此傳言元龜也。言自漢置廬江郡以來。常歲時生元龜。

今合計之。凡得龜二十枚。輸納矣。言其不常得也。然少孫不能文。則使人讀之艱爾。或且誤以爲常得也。今節焉。如曰九江。洞庭也。則未聞洞庭生元龜矣。引禮者。禮器文。白虎通云。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尺二寸。蓋古禮然也。逾史記作踰。說文云。逾越進也。僞傳云。逾越也。今如曰越于洛。可乎。史記云。浮于江沱涔于漢。此異文也。段氏云。此以浮頌二于字。無逸云。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蓋句例同。釋文云。或作潛于漢。非。此陸氏誤讀而以爲非爾。潛猶涔與灊也。今攷漢志。灊下無于字。於文尤適也。胡氏云。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逾洛。則必泝山源而上矣。其惟丹水乎。漢志。宏農郡丹水縣。水出上雒縣冢領山。東至析

縣入鈞。宏農郡上雒縣。雒水出冢領山。絲是言之。丹水於
洛水中阳一山爾。逾之不遠也。今河南南陽府淅川廳爲
漢丹水縣焉。析者今南陽府內鄉縣也。雒與洛通。上雒者
今陝西商州也。漢志顏注云。鈞水名。是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
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絲絺紵。厥
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瀍音廛 澗居晏反 滎戶扃反 波如字又音播 導道去聲 被皮寄反 壚音盧 紵直呂反 纊音曠 錯七各反
此史敘豫州之水治也。鄭氏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
河。是也。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東北
入雒。宏農郡上雒縣。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河

南郡穀城縣。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宏農郡新安縣。澗
水在東南入雒。洛與雒通。經下文導水言洛者曰。東北會
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導水之序也。今曰
伊洛瀍澗。其序自下而上。與導水不同者。傳氏謂此治水
之序也。波亦作播。馬氏曰。滎播澤名。鄭氏曰。今塞爲平地。
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是也。蓋波與播聲轉
而文異爾。此滎波與大野彭蠡稱澤名者同。故皆曰既豬
焉。經下文導水言濟者曰。溢爲滎。不言滎波者省文也。猶
嶓冢稱嶓也。導者因其道而導之也。菏澤即經上下文所
謂菏也。漢志。濟陰郡。菏澤在定陶縣東。被及也。孟豬澤名。
孟亦作盟。漢志。梁國睢陽縣。盟豬澤在東北。爾雅曰。宋有

孟諸。謂此澤也。諸與豬通。金氏曰。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
十里。王氏曰。二澤相通。故導此被彼焉。顏氏曰。言治菏澤
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是也。厥土者統其土
之高下而言。惟壤者謂可列三壤之則也。壤不言色者。蔡
氏謂其色雜也。壚。鄭氏謂疏也。蓋土性疏而不黏也。其下
土。則墳大而壚疏。此別下土之壤而言。蓋墳壚亦三壤之
則也。使墳壚而非壤焉。則無以言厥田矣。豫州水治之時。
其田則惟中之上。蓋第四等也。其賦則或雜上之上。而惟
多上之中。蓋第二等而雜第一等也。雜者加而非減。則其
錯在先矣。故曰錯上中焉。紵麻屬也。周官職方氏曰。豫州。
其利林漆絲枲。蓋紵猶枲也。纊貢也。史記曰。豫州貢漆絲

絺紵。漢志。絲作枲。則其義不如史記矣。纖不言色者。以其
質貢也。此與徐州元纖不同。纊絮也。史記曰。其篚纖絮。是
也。服貢也。錯磨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磬錯者治
磬之錯也。物貢也。錫命而後貢。蔡氏謂非常用之物也。此
與揚州橘柚同。而其爲文不同者。蔡氏謂橘柚言厥包。則
無嫌屬厥篚之文。故言錫貢在後。此言磬錯。則嫌屬厥篚
之文。故言錫貢在先。是也。此史文之善也。豫州貢道言河。
不曰南河者。蒙上而省文爾。蓋因於荆也。綦音棋 朁音潛
述曰。周官職方氏云。河南曰豫州。釋地云。河南曰豫州。漢
南曰荆州。呂氏春秋云。河漢之閒爲豫州。周也。此非禹制
也。言禹貢者宜辨古豫州域矣。今直隸省大名府東明長

垣二縣。河南行省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汝
州。蓋域焉。山東行省曹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安徽行
省潁州府亳州太和蒙城潁上三縣。其所至也。湖北行省
襄陽府襄陽宜城棗陽光化穀城五縣。均州。蓋域焉。鄖陽
府保康鄖縣。暨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亦其所至
也。爾雅釋文引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
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此春秋緯文爾。蓋有所襲
焉。儀禮鄉射禮注云。今文豫爲序。則緯文襲今文禮說矣。
鄭豫州義見莊十年公羊傳疏。盧氏者今河南陝州盧氏
縣也。伊水所出。從書疏引漢志文也。今本漢志脫所字焉。
熊耳山別延者遠。蔡傳不從漢志。非也。漢志稱賈讓云。禹

辟伊闕。水經注云。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謂
之伊闕矣。今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上雒者今陝西
商州也。鞏者今河南河南府鞏縣也。穀城者今河南府洛
陽縣西北也。替亭山名。据續漢志注稱博物記焉。新安者
今河南府新安縣也。自周語言穀洛鬭而後。瀍澗諸水道
亦數遷矣。漢志。宏農郡黽池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
城入雒。黽與澠通。今澠池縣屬河南府焉。蓋穀與澗源異
而流同。鬭者水爭流也。周官職方氏云。豫州。其川滎雒。雍
州。其浸渭洛。此洛與雒異也。職方氏注云。洛出懷德。懷德
者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也。詩小雅云。瞻彼洛矣。其在斯
歟。今洛與雒通者。文之假借也。漢三老袁良碑云。隱居河

洛。其例也。魏志注引魏略言漢火行忌水。故改洛爲雒。則
誣也。彼漢旁非水乎。奚不改之也。傅氏者寅也。宋儒。滎波
今本與漢志同。書疏云。馬鄭王本皆作滎播。此與史記同。
播者波之聲轉也。史記索隱謂滎播今文也。馬滎播義見
釋文。鄭義見書疏及史記索隱。滎陽者今河南開封府滎
澤縣也。今開封府滎陽縣。非漢故縣也。豬亦作都。周官職
方氏云。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釋文云。溠音詐。鄭注云。
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此周官注以禹貢
滎播而二之矣。非禹貢書既豬之例也。故鄭注禹貢則異
焉。周官之波。不可破爲播也。後漢書馬融傳云。融上廣成
頌曰。浸以波溠。此馬言周官之波也。注云。波水出歇馬嶺。

在汝州魯山縣西北。蓋据水經湍水注言之也。今魯山縣
屬河南汝州焉。禹貢言溢爲滎者。澤也。非川也。周官以滎
爲川。蓋禹迹漸變也。釋水言水之自出者。則云洛爲波。此
與其浸波者異矣。夫洛爲波者奚爲以既豬言邪。山海經
云。婁涿之山。陂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水經注引陂
作波。未可執也。蔡傳云。滎波二水名。此從林氏本漢志顏
注而失之也。僞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此於義未析也。
說文云。潘水名。在河南滎陽。或曰卽滎播也。潘讀若波。此
音同假借也。導史記作道。漢志同。定陶者今山東曹州府
定陶縣也。菏澤詳徐州疏。被猶經下文西被之被。言及之
也。闞駰十三州記云。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

方乃覆被矣。是也。言水而以覆被言。其水勢自高而下也。

孟豬。史記作明都。周官職方氏作望諸。皆異文也。左傳作孟諸。與爾雅同。睢陽者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漢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豬在其中。元至元二十三年而後。歸德府城南北。黃河決之者數矣。故胡氏於此歎禹迹蕩然也。引爾雅者釋地文。管子地員篇云。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又云。五壚之狀。彊力堅剛。蓋猶禹貢之例也。土化之灋。雖剛者彊者亦爲柔土也。韓非子云。文王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此雍州之洛也。非豫州也。鄭壚義見陳祥道禮書。周官草人注云。埴壚黏疏者。蓋埴黏而壚疏也。鄭釋壚者以土性言。不以土色言也。說文云。壚黑剛土也。釋名云。土黑曰壚。壚盧然解散也。蓋以壚爲黑。如言盧弓也。然管子地員篇不言赤壚乎。呂氏春秋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也。亦不以土色言也。九州言厥土者。皆統言其土焉。僞傳云。高者壤。下者墳壚。則於經言厥土者失之矣。史記集解引馬云。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此以下土之下對上中而言。非也。史記云。賦雜上中。蓋錯訓雜也。猶其於揚州曰。賦下上上雜。而冀梁賦錯則無訓焉。蓋互明之也。史記貨殖傳云。陳夏千畝漆。謂陳縣暨陽夏縣也。古豫州域也。陳者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也。陽夏者今陳州府太康縣也。皆古陳國也。絲今本作枲。與漢志同。詳兗州疏。說文云。紵檾屬。又云。檾枲屬。釋草云。枲麻。詩陳風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又云。可以漚紵。陸璣疏云。紵亦麻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言吳季札聘于鄭者。則云。子產獻紵衣焉。蓋鄭亦豫州域也。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也。胡氏云。葛成布有絺之名。紵成布無佗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布也。或曰。纖不言色者。五采具也。非也。經奚不曰采纖乎。說文云。纊絮也。又云。絮敝綿也。今攷漢書文帝紀云。九十以上賜絮三斤。顏注云。絮綿也。此不從說文。蓋天子賜老者必非敝綿也。說文云。厝厲石也。錯與厝通。山海經郭注云。厲磨石也。引詩者鶴鳴文。攷工記云。磬氏爲磬。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蓋摩之以錯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華去聲。厎音氏。嶓音波。旅音呂。璆音求。鏤郎豆反。羆彼皮反。貍音釐。傾起盈反。桓胡觀反。沔音緬。

此史敘梁州之水治也。華陽者西岳大華山之陽也。蓋山南曰陽。鄭氏謂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鄭氏言黑水不言南至。亦不言西至者。闕疑也。漢志京兆尹華陰縣。大華山在南。而黑水則漢志不詳矣。梁與雍皆界黑水焉。經下文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所以明梁與雍之黑水也。蓋經言黑水者三。其實則通言一水也。荊州之荊山。異乎雍州之荊山。經於導山則分言之曰至于荊山。

豈有導荊之文以通言者乎。黑水非荊山之例也。今據經
文言之。三危山在雍之西。於雍則黑水自西河言之。明黑
水在雍之西也。而黑水在梁之西者可互明矣。於梁則黑
水自華陽言之明黑水在梁之南也。而導黑水至梁之西
南而後入于南海者可互明矣。蓋梁界非至南海也。後世
求黑水叶經文而不得焉。則水道湮變故也。言經者乃以
爲黑水有三。梁之黑水與雍不同。與導水亦不同。此執今
之水道。而違古之經文。則必非古之水道矣。薛氏曰。梁州
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者瀘水也。蓋以爲此季漢武侯
所謂五月渡瀘者也。瀘文從盧。盧黑也。古之若水。至朱提
縣西爲瀘水。酈氏言之矣。唐以後則稱金沙江也。山海經

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閒。若水出焉。漢志。蜀郡旄牛縣。若水
出徼外。南至大莋縣入繩。越巂郡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
至僰道縣入江。酈氏所以言自朱提至僰道有黑水也。然
此黑水則入于江矣。非入于南海者也。岷嶓二山名。江漢
之源也。岷亦作崏。嶓者嶓冢之省文也。漢志。蜀郡湔氏道。
崏山在西徼外。而漢志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也。水經曰。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則不直言西縣也。氐道今失
所在矣。魏書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
或曰。其山自西縣四百餘里而延至斯也。故嶓曰嶓冢焉。
冢大也。郡縣志所以言隴東之山皆嶓冢也。徐州蒙羽言
其藝矣。此岷嶓言既藝者。互文也。水治則皆既藝其藝焉。

沱潛者此水道自梁州而言。鄭氏以爲亦自江漢出者是
也。漢志。蜀郡郫縣。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此漢志言沱也。蜀
郡江原縣。鄁水首受江。南至武陽縣入江。此漢志不言沱
也。鄭氏曰。江原有鄁江。豈沱之類與。漢志隴西郡西縣嶓
冢山西漢所出。此漢志不言潛也。鄭氏曰。潛蓋漢西出嶓
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漢別爲潛。卽西漢水也。郭氏曰。
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
下。西南潛出舊俗云。卽禹貢潛也。蓋與鄭氏言潛者略同。
蔡蒙二山名。猶岷嶓荊岐之例也。蔡山今失所在矣。漢志。
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而蔡山闕焉。旅祭山也。蓋陳事而祭
之也。平成也。言陳祭其成功也。旅祭有祈有報。今曰旅平。

則自報祭言矣。言報祭則祈祭可知也。故雍州書曰。荊岐
既旅。成功之辭也。經於梁與雍言旅者。陳氏謂紀梁之山
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
也。是也。蓋梁與雍終始互明。而諸州之旅皆互明矣。下文
所以言九山栞旅也。馬氏曰。和夷地名是也。蓋西南夷之
地。曾氏謂以和川而名也。樂氏曰。和川水在榮經縣北九
十里。是也。蓋水治則和夷致功矣。猶青州言嵎夷既略也。
三壤之則。無不言土性者。青以土色言。則黎以土性言。馬
氏曰。黎小疏也。梁州水治之時。其田則惟下之上。蓋第七
等也。其賦則惟多下之中。而或雜下之上。下之下。中之下。
蓋第八等而雜第七第九及第六等也。故曰三錯焉。鄭氏

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是也。鐵對鏤而言。蔡氏謂柔鐵也。蓋可以治鏤也。銀白金也。鄭氏曰。鏤剛鐵。可以刻鏤也。是也。砮以供兵器。磬以供樂器。皆材貢也。亦物貢也。蔡氏曰。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鐵也。元和志曰。陵州始建縣東南有鐵山。季漢武侯取爲兵器焉。繇是推之。則梁州兵器之貢不惟砮矣。自此而上。其貢皆梁州產也。熊羆狐貍四獸名。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是也。織皮不惟四獸。今言以四獸爲之。貢其可貴者也。鄭氏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是也。西傾山名。漢志。隴西郡臨洮縣。西傾山在西。蓋此雍州之山而接於梁州者也。西戎依山而居。故名

其戎曰西傾。猶崐崘之例也。桓水名。一名白水。鄭氏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蓋其貢四獸織皮者。西傾戎因桓水是來焉。雍州書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則明此織皮屬西傾而言矣。葉氏以此文相屬者是也。是來者猶春秋言寔來也。自浮于潛而下。統言梁州貢道也。而西傾在其中矣。酈氏以此潛爲西漢。沔水名。漢志。隴西郡氐道縣。瀁水所出。至武都縣爲漢。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郡。謂之夏水。入江。瀁與漾通。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蓋橫渡也。今言渡西河也。酈氏言因桓者曰。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所謂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迆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

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是也。蓋入渭則亂河焉。大華之大音太朱音殊提音匙徼古弔反莋才各反巂音髓僰蒲北反湔將先反氐音低郫音皮郪音壽潼音童峒音洞疏平聲冶音野罽紀例反洮音桃寔音實葭音加遡音溯屆音戒迆移爾反邐力紙反褒報平聲衙音牙斜音邪

述曰。周官職方氏。無梁州也。爾雅釋地亦無之。蓋雍豫及荆則兼之矣。牧誓所謂蜀者其邊也。梁州黑水之界。今雖不詳。然徵諸古志。而參之禹貢佗州。則古梁州域猶可辨也。今陝西行省漢中興安二府。商州。甘肅行省秦州階州。暨鞏昌府南境。蓋域焉。湖北行省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暨鄖西縣西境。其所至也。四川行省成都潼川龍安保

寧順慶嘉定雅州七府。資邛眉三州。暨敘州重慶夔州三府江北境。瀘州江北境。松潘廳。蓋域焉。雲南貴州二行省北境。亦其所至也。或曰。梁州蓋以梁道而名也。漢書所謂棧道也。鄭梁州義見莊十年公羊傳疏。華陰者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也。蔡傳於經言黑水者。知其爲通言一水矣。而必求今之水道以實之。則不足徵而多誤焉。通典謂黑水年久湮涸者。明其變也。朱提者今四川敘州府屏山縣也。朱讀若殊。提讀若匙。旄牛者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也。史記注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爲界是也。大莋者今四川寧遠府冕寧縣也。遂久者今寧遠府鹽源縣也。僰道者今敘州府宜賓縣也。漢志。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縣黑水所

出。北至僰道縣入江。此黑水在梁州。而不叶導水經文者也。南廣者。今敘州府珙縣也。符者。今四川瀘州合江縣也。水經沔水注引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蓋酈注言黑水出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也。今南鄭縣屬陝西漢中府焉。此黑水在梁州而亦不叶導水經文者也。岷史記作汶。漢制。縣有羌夷曰道。湔氏道者。今四川松潘廳也。漢西縣。今甘肅秦州兼之矣。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氏道。嶓冢山在漢陽西。蓋後漢西縣屬漢陽郡焉。此鄭所引志與班氏漢志不同而同。續漢志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蓋古說也。山海經郭注云。嶓冢在武都氐道縣南。而晉志武都郡不言氐道焉。蓋失所在矣。魏書者

魏收所爲後魏之史也。今陝西漢中府沔縣爲後魏嶓冢縣焉。蓋嶓冢山今在漢中府寧羌州北也。釋詁云。冢大也。史記貨殖傳云。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蜀志言法正說先主取漢中者。則云。廣農積穀。皆以樹藝言也。鄭沱潛義見書疏及水經潛水注。又鄭云。地理志。今蜀郡郫縣。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潛。其尾入江漢爾。首不於此出。繇是言之。班氏漢志言郫縣之沱者。非鄭意也。鄭去班氏爲漢志時遠矣。水道不能無變也。漢志。漢中郡安陽縣。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鬵與潛通。而漢志不以鬵谷爲潛也。蓋與鄭所引志不同。郫者。今四川成都府郫縣也。江原者。今成都府崇慶州也。武陽者。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也。江州

者。今四川重慶府巴縣也。郭氏者。璞也。晉書有傳。今所引者書疏所采其爾雅音義也。沔陽者。今陝西漢中府沔縣也。漢壽縣。屬梓潼郡焉。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也。唐爲綿谷縣焉。括地志云。潛水今名龍門水。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蓋與郭同。漢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胡氏云。此蜀王杜宇之相開明所鑿渠也。非禹貢沱也。汶江者。今四川茂州也。漢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蓋水經注据之以言禹貢焉。胡氏云。此水本山源。不出於漢。非禹貢潛也。宕渠者。今四川綏定府渠縣也。書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蓋以漢志不言之也。今水經注亦無及者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蓋順帝改青衣縣

曰漢嘉。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也。鄭所引志言蔡蒙在焉。其以蔡蒙爲一山歟。抑文譌也。續漢志云。漢嘉有蒙山。亦不言蔡蒙也。輿地記云。蔡山在雅州嚴道縣。此宋歐陽忞所爲記也。無徵文也。嚴道者。今雅州府雅安縣也。周官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繇是推之。祈祭者。陳其大故也。則陳其成功者。非報祭乎。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蓋祭山亦稱旅也。平成。釋詁文。宣十五年穀梁傳云。平者成也。梁與雍之旅。以言山之終始者明之。陳氏大猷則得之矣。陳氏又云。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此於文未洽也。九州終於雍。非終於梁也。今節焉。馬和

夷義見史記集解。滎經者今雅州府滎經縣也。水經桓水
注引鄭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鄭之釋和。其破字非
也。經下文云。西傾因桓是來。則經有桓之爲文矣。如其說
經何不曰桓夷乎。水經注云。自桓水以南爲夷。此因鄭而
爲之說爾。晁氏云。和夷二水名。此以夷爲水名。非嵎夷之
例也。夷水詳荊州疏。黎史記作驪。言其土黑也。然青與黎
皆以土色言。非也。辨土者不言土性。可乎。釋詁云。黎多衆
也。明其爲大合也。今反訓之。則小疏矣。段氏云。合黎山水
經作合離山。黎之言離也。蓋離者疏也。馬黎義見釋文。書
疏引王義與馬同。蓋古義也。書疏引鄭云。三錯者此州之

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爾。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
益少。今不出之者。其以差少言之。安見其必然也。僞傳云。
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蓋傳并下中爲三錯焉。是以
正爲雜也。經何不曰再錯乎。夫賦錯之義。今觀後世而明
矣。蜀自李冰作都安堰。利其蓄洩。時無荒年。迨及唐宋。蜀
賦亞於吳越。時諺有揚一益二之稱。蓋賦錯不同若此。則
水利之修故也。此胡氏所以通言之也。漢改梁曰益。即蜀
也。鏐從鄭本。今本作璆。與史記漢志同。然梁州豈聞產璆
玉乎。鄭鏐鏤義見史記集解。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
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又云。金謂之鏤。說文釋鏤者與鄭同。
剛鐵者今所謂鋼也。言卓氏者。据史記貨殖傳也。始建者。

今四川資州井研縣也。通典云。資州。貢麩金。今資州也。蜀
佗州貢麩金者亦多矣。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山出銀。蓋朱
提者。縣以山名也。華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砮石。臺登者
今四川寧遠府冕寧縣也。漢書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
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古之遺也。蜀有銅山。禹貢不及
之者。其時揚荊貢銅在金三品中也。故蜀銅未采焉。釋獸
云。熊虎醜。羆。如熊。黃白文。貍狐貒貈醜。疏云。醜類也。說文
引爾雅。貍狐作狐貍。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
者直百金。此惟言其異者爾。釋言云。氂罽也。釋文引李巡
本。氂作毳。說文云。𦋺西胡毳布也。蓋織毛爲之也。後漢書
西域傳云。大秦國織成金鏤罽。其例也。詩大東云。熊羆是

裘。詩七月云。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蓋攻皮爲之也。王制言
西戎者。則云。衣皮。其物也。或曰。熊羆狐貍。梁州之貢也。不
屬織皮而言。非也。夫四獸之可貴者惟皮毛爾。豈貢畜獸
乎。詩韓奕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又云。孔樂韓土。遂云。有
熊有羆。詩豳風則歌狐貍矣。皆雍州域也。何雍州不言貢
四獸邪。傾今本與史記同。漢志作頃。臨洮者今甘肅鞏昌
府洮州廳也。漢志。西傾山在西。或引作在西南。此連下南
部之文而誤也。漢志。蜀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
海。此漢志以綴禹貢焉。失之矣。蓋非其貢道也。言白水者
据水經漾水注也。來漢志作徠。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
曹。六年。春。正月。寔來。釋詁云。寔是也。武都者今甘肅階州

成縣也。江夏郡今爲湖北武昌府焉。引爾雅者釋水文。詩公劉云。涉渭爲亂。其例也。葭萌者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也。漢壽晉改曰晉壽。今爲保寧府廣元縣焉。言岡穴者郭氏所謂峒山也。武功者今陝西鳳翔府郿縣也。衙嶺山今在郿縣西南三十里。嶺與領通。漢志言褒水斜水皆出武功衙領山也。史記河渠書云。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此漢武帝時也。其時褒斜不通。則沔渭不通也。蓋水道湮變爾。非禹迹也。經固曰逾于沔矣。豈曰逾于渭乎。此不得執以疑鄭注也。水經桓水注引鄭云。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

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孫氏云。鄭讀是爲氏。說文云。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欲落墮者曰氏。揚雄賦云。響若氏隤。此申鄭也。段氏讀鄭注。以爲今其下民謂阪爲是。曲爲桓也。然鄭言桓是者迂矣。酈注辯焉。其言織皮者可采也。史記集解引馬云。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無餘道也。非也。馬與鄭皆未察此爲貢道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或謂漢爲沔。蓋與漢志義同。說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此漢志所謂沮水也。水經注云。沔水一名沮水。則以爲通稱也。此與漢志不同。蓋沔上流之瀆既湮變焉。遂以沮水當之爾。沮縣屬武都郡焉。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雍去聲涇音經屬音蜀汭如銳反漆音七沮七餘反灃音豐隰音習球音求琳音林琅音郎玕音干崐音琨崘音倫析思積反搜音蒐

此史敘雍州之水治也。三危山在雍之西。經下文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則黑水在雍之西矣。鄭氏謂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是也。河在雍之東。而曰西河者。蔡氏謂主冀都而言也。弱水說文作溺水。言既西者。鄭氏謂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屬者小來屬大也。水內曰汭。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幵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

縣入渭。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縣入河。蓋涇水來屬渭水之內也。鄭氏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涇屬于渭而入于河。是也。漆沮二水名。漢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西。東入洛。酈氏曰。沮水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濁水與沮水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言漆者。漢志所未言也。既從者。已來從於渭也。漢志。左馮翊褱德縣。洛水東南入渭。水經曰。渭水東過華陰縣北。酈氏曰。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灃與豐通。亦作酆。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禹導之東注也。漢志。右扶風鄠縣。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攸同者。所來同於渭也。荆岐二山名。漢志。左馮

郿褒德縣。北條荆山在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蓋
荆在岐東也。禹治水從下。自東而西焉。則先荆而後岐矣。
既旅者已陳祭其成功也。此因於梁之旅平而言。亦互文
也。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蔡氏謂
蒙上既旅之文也。惇亦作敦。漢志。右扶風武功縣。大壹山
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鳥鼠卽漢
志言渭水所出者也。繫於此言鳥鼠不言同穴者。省文也。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鄭氏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也。
其地在豳。是也。豬野澤名。野亦作壄。漢志。武威郡武威縣。
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蓋自豳之原隰而西至
豬野者。以地勢所專統而然也。猶冀州覃懷厎績至于衡

漳也。三危山名。水經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堯典曰。竄三
苗于三危。左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左傳注謂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也。漢志。敦煌郡
敦煌縣。杜林以爲古瓜州。則其地有三危矣。宅者平土之
居也。故兗州書曰。是降邱宅土。蓋洪水未治。人棲三危之
上。非其宅也。水治則其下可宅矣。丕大也。敘者言其順而
有功敘也。臯陶謨曰。苗頑弗卽工。遂曰。時乃功惟敘。蓋治
苗之道。使之卽工而敘其功。則頑者化焉。禹治水至三危
之役。苗民卽工。故能大其功敘也。蔡氏曰。黃者土之正色。
是也。蓋自土之常性而生也。林氏謂物得其常性者最貴。
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佗州所及也。雍州水治之時。其

田則惟上之上。蓋第一等也。其賦則惟中之下。蓋第六等
也。此田爲絕等。而賦不及多等者。地美而人工未修也。球
亦作璆。蔡氏曰。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是也。器貢
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球琳琅玕焉。積石山
名。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
東北入塞內。此言羌中河水。自積石而入中國也。積石在
中國塞內焉。蓋漢志以行塞外者爲羌中河水也。明入塞
內者爲中國河矣。故漢書西域傳言河東注蒲昌海者曰。
其水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蓋中國
河自塞內之積石始也。河水東注而南出於積石。則東北
入塞內焉。龍門山名。漢志。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山在北。蓋

西河則自北而南出龍門口矣。以西河指龍門而言。指其
近於會者也。雍州貢道。有自積石指龍門西河而來者。有
自渭而來者。而皆自渭汭而亂于河。故相會于渭汭焉。不
言亂于河者。蔡氏謂蒙梁州之文也。不言浮于渭者。言渭
汭而可知也。佗州貢道遠近從宜。亦明其必有會矣。織皮
不言熊羆狐貍者。傳氏謂亦蒙梁州之文也。崐崘析支渠
搜三國名。鄭氏曰。衣皮之民。居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
皆西戎也。又曰。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馬氏曰。崐
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是也。漢志。朔方郡渠搜縣。蓋
古西戎之地北地也。此西戎三國。其地皆連屬雍州者。猶
青州嵎夷之例也。其貢織皮者。則西戎三國焉。此附書於

貢道之下。明其亦遠近從宜而來會也。卽就也。言卽敘者
猶皋陶謨言卽工。言功敘也。故皋陶謨稱禹曰。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遂曰。各迪有功。蓋治戎之道。亦以其卽工爲功
敘焉。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此中邦所
以敘之也。敘之而彼不就。將不來矣。今西戎三國皆會貢
焉。則西戎就敘故也。○謹案經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
戎卽敘。言經者謂此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
石之上。蓋錯簡焉。非也。如其說。則經所謂西戎卽敘者。是
隔上下文而斷之矣。經奚不曰。西戎卽敘。厥篚織皮。如青
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者乎。今經不然也。此其中有大義
焉。此爲春秋殊會之先者也。昔吳有鍾離之會。春秋書曰。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
外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蓋殊會者
內外之防也。今雍州之貢。其道不皆同。其會于渭汭無不
皆同。先書雍州。蓋正會焉。後書西戎。蓋殊會焉。以正會而
殊會。內外之防不潰也。於是乎四海會同矣。雍州於西戎
有然。佗州於諸夷當亦然。其例互明也。特於雍州明其例
者。三國之會則衆也。史之爲文至哉。嗚呼。禹貢之義。史文
之灋。萬世內外之防。此經術也。惜乎言經者未之早辨也。
玕音硯。幾平聲。裹與懷同。闞虎檻反。騶音因。郭音斤。馮音
憑。翊音翼。大壹之大音太。幽音賓。屠音徒。煌音皇。檮音濤
杌音兀。塞先代反。僑音喬。燮息協
反。父方武反。音甫。鰌音由。潰音繪

述曰。周官職方氏云。正西曰雍州。蓋其兼梁州者多也。雍
與雝通。釋地云。河西曰雝州。蓋其兼梁州者不多也。呂氏
春秋云。西方爲雍州。秦也。此非禹制也。言禹貢者宜辨古
雍州域矣。今陝西行省西安同州延安榆林鳳翔五府。蓋
域焉。乾邠鄜三州。暨綏德州。其所至也。甘肅行省蘭州平
涼慶陽三府。暨寧夏涼州甘州三府南境。西寧府東南境。
蓋域焉。肅州安西州循化廳。暨鞏昌府北境。亦其所至也。
釋名云。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鄭雍州義見莊十年公
羊傳疏。史記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蓋經所謂西河也。鄭
旣西義見書疏。釋文引馬云。屬入也。然經有入之爲文。今
何以不曰入而曰屬乎。僞傳云。屬逮也。蓋來屬則無不逮

焉。江氏云。屬注也。据士昬禮記鄭義也。以言此經。於文未
洽也。經下文曰從曰同。皆自來屬之義而生也。詩公劉毛
傳云。芮水涯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隩。釋文。隩或
作奧。校本。奧文作芮。蓋叶詩本文也。汭與芮通。說文云。汭
水相入也。言入內也。涇陽者。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也。陽
陵者。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也。首陽者。今甘肅蘭州府渭
源縣也。船司空者。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北也。鄭屬渭
義見詩谷風疏。又鄭引地理志言涇水者。與班氏漢志同。
周官職方氏云。雍州。其川涇汭。此汭水名也。漢志右扶風
汧縣。弦蒲藪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蓋芮卽汭也。蔡傳以言
此經。謂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非也。渭汭猶洛汭也。閔二

年左傳云。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沿古稱也。黃氏震云。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也。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邪。鄒氏季友云。涇先會汭而後入渭。則經當言汭渭矣。不當先渭而後汭焉。是也。漢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所謂三輔也。汧者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水在縣西。今在陝西邠州也。此非禹貢漆也。詩緜云。自土沮漆。毛傳云。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書疏云。彼漆即在扶風者也。彼沮則未聞。今据經言導渭者云。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蓋此漆在涇東也。彼漆則在涇西矣。非導渭之次也。說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明在涇西也。杜陽者今鳳翔府麟遊

縣也。或作杜陵。譌也。詩潛云。猗與漆沮。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蓋與詩緜同。直路者今陝西鄜州中部縣也。今本漢志云。直路縣。沮水出東。西入洛。此出西東入之譌也。今從書疏所引焉。沮與瀘通。說文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蓋與漢志同。鄭渠者水工鄭國所鑿渠也。其為沮水東注者。今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界也。水經注所謂漢太上皇陵北也。水經注云。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注鄭渠。又東與沮水合。雲陽者今陝西邠州淳化縣也。或曰。今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漆水出焉。則自宋以來之說也。褱德者今西安府富平縣也。周官職方氏云。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此非洛之

源也。褱與懷通。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此洛之源也。歸德者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也。入河者入渭之譌也。華陰縣今屬陝西同州府焉。偽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傳言二水合流為洛水也。此酈注引之矣。然闞駰於此未嘗引偽傳以為言也。蓋駰北魏人。其傳古義有然。偽傳於此亦襲古義云爾。詩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蓋言人之從水而來也。異於此言水之從水者矣。其漆沮亦岐周之二水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蓋文王作豐。以水名其邑也。鄠者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也。上林苑今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或曰。褱德為荊山所在者。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也。非今西安府富平縣也。胡氏

云。荊山之麓。禹從此渡河。故經曰。至于荊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非經意也。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蓋荊山當在斯矣。今富平縣有懷德故城。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而立縣於斯爾。今攷說文云。逾越進也。經言逾于河者。貫上下文之辭。蓋有所越而進也。猶逾于洛。逾于沔之逾也。非惟渡河之謂也。括地志云。荊山在富平縣。此傳之自古矣。志乘家未之有改也。今於下文言導山者詳焉。美陽者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詩緜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言岐山也。武功者今鳳翔府郿縣也。終南左傳作中南。昭四年左傳云。中南九州之險也。詩秦風。則歌終南矣。

漢志云。秦地有南山檀柘。言終南也。蓋其山延袤者有八百里焉。大壹者太一也。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或曰垂山。蓋太一山之北峰也。史記封禪書云自華以西。衰山岳山吳岳。漢書郊祀志。衰山作褱山。岳山作嶽山。吳岳作吳山。徐廣云。武功縣有大壹山。有岳山。繇是推之。蓋岳山者垂山之譌也。史記。岳山本作垂山。猶其衰山本作褱山也。郊祀志。垂山誤作岳山。不知者以爲漢志例嶽不作岳也。故又作嶽山焉。周官職方氏云。雍州其山鎭曰嶽山。鄭注謂吳嶽也。明其爲一山也。今史文豈其複邪。宜顏注疑之也。孫氏云。漢書地理志武功縣岳山誤作垂山。非也。此以不誤爲誤也。隸釋漢無極山碑云。有終

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揚越之篠簜。此不以惇物爲山名也。於文未適也。或曰。此今文說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蓋鄭傳古文。故所引志與班氏漢志義同。鳥鼠詳導渭疏。廣平曰原。下溼曰隰。釋地文。鄭原隰義見書疏及蔡傳。引詩者。公劉文。原隰者地也。非地名。故詩可倒文也。豳與邠通。今陝西邠州也。詩周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此原隰在終南下者也。蓋於終南既旅而統之矣。胡氏自終南下者廣言之。以爲原隰非專地焉。則汎也。豬。鄭本作都。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都野者。與班氏漢志義同。武威者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也。自禹迹言之。此魏書所以美北涼之

河渠也。敦煌者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也。括地志云。敦煌縣三危山。有三峰。故名。引左傳者。昭九年文。蓋檮杌列四凶。在堯試舜時。三苗列四罪。在舜攝政時。二者不同。傳特以四凶儗四罪爾。杜預注謂三苗在四凶中。非也。今節焉。詳堯典疏。杜林傳古文尚書者也。詳大名疏。三危山漢志闕焉。史記集解稱鄭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此河圖括地象之緯文也。太平御覽引之。岐山作汶山。書疏稱鄭引地記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此與地說不同。其言在積石之西南。非也。蓋不以三危在敦煌也。水經禹貢篇注云。山海經曰。三危之山。廣員百里。在鳥鼠山西。其江水篇注云。

山海經曰。三危在敦煌南。與嶓山相接。山南帶黑水。繇山海經言之。蓋河圖記說襲之。而不言敦煌爾。員。如詩景員之員。嶓與岷汶皆通。宅今本與漢志同。史記作度。蓋從今文也。江氏云。度如荒度土功之度。然凡土功皆禹度也。奚獨於三危言之乎。三苗詳堯典皋陶謨篇。敘。史記作序。釋詁云。順敘也。則敘亦順也。詩桑柔云。誨爾序爵。功敘之義也。詩緜言大王之遷岐。詩公劉亦言其遷豳。蓋以地美而得遷焉。明其初人工未修也。雍州地廣沃野千里。或疑其田少者非也。球。今本與漢志同。史記作璆。釋器云。璆琳美玉也。漢志。京兆尹藍田縣山出美玉。今藍田縣屬陝西西安府焉。漢書東方朔傳云。南山出玉石。卽終南也。引爾雅

者釋地文。崐崘虛者。釋邱所謂崐崘邱也。可有所藏者曰虛。漢書西域傳云。于闐國多玉石。蓋璆琳之屬也。說文云。琅玕似珠者。山海經云。崐崘山有琅玕樹。則古雍州域必有之矣。胡氏謂市之境外而貢焉。非也。失土貢之義也。夫貢物統於州牧。豈諸侯市貢而徧乎。且九州物產。有古盛而今微。未可執也。管子輕重篇云。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此管子之術。不可以言禹貢也。崐崘之虛者。以其國言也。琳。鄭本作玪。詩韓奕釋文引鄭云。璆美玉。玪美石。蓋古文說也。詩商頌云。受小球大球。鄭箋以圭珽言之。禮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詩小雅毛傳

云。諸侯璗琫而鏐珌。皆禮器也。皋陶謨云。戛擊鳴球。顧命云。天球。皆樂器也。河關者。今甘肅蘭州府河州也。續漢志云。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蓋不言山在羌中也。故水經云。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今漢志河關下。其讀者曰。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曰。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則誤矣。蓋羌中河水當連讀焉。班氏別中國河而言也。卽以本文言之。羌中者西也。言河水自西行而東北入也。如河水不言羌中。則言東北入者不已突乎。如山在羌中。奚爲而繫之河關下乎。自水經注括地志以來。若閻氏。胡氏。皆誤讀漢志者也。乃曰。大積石山在塞外。小積石山在塞內。而言經者惑矣。漢書西域傳云。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今玉門縣屬陝西安西州焉。史記大宛傳云。張騫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蓋河源南出而注中國也。故大宛傳又云。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蓋不言積石山也。漢書西域傳言河水南出於積石者。史記索隱稱之。謂至積石始入中國也。寘與闐通。源與原通。後漢書桓帝紀云。延熹三年。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都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敗之。唐章懷太子注云。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也。蓋猶續漢志也。通典與後漢書注同。書疏蔡傳亦同。龍支者。今甘肅

西寧府碾伯縣也。此南與今河州連矣。後漢書段熲傳言熲自張掖追寇者。則云。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蓋河首者。禹導河之始也。言自塞內積石山而出塞也。出塞二字句也。二千餘里者。言自張掖追出塞也。其句例猶四十餘日也。張掖者。今涼州府武威縣兼地也。漢書司馬遷傳云。遷生龍門。顏注以東西言之。蓋以爲其山東在冀。西在雍。若門然也。其言東者。今在山西絳州河津縣北也。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其地也。其言西者。與漢志同。夏陽者。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也。或曰。凡貢道言水者。不皆其州之水焉。則言山亦或然。蓋龍門不惟雍州山也。自冀都言之。

則東西龍門皆曰龍門西河矣或曰古說禹鑿龍門故有東西爾然經言龍門不言鑿也淮南子注云龍門水門也魚得過者爲龍故曰龍門此野言爾僞傳云逆流曰會蓋傳言禹與水會也以爲禹還帝都白所治也非也蔡傳云雍州貢道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此釋會者以貢道言之矣然不以爲一州之會焉則不貫上文自積石者言之於文未適也崐崘史記作昆侖漢志作昆崘析支大戴禮作鮮支鄭義見書疏馬義見釋文鄭釋織皮者謂衣皮之民不言貢也今亦出之者以其貢之緜其衣之也臨羌者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也續漢志云金城郡臨羌有崐崘山此鄭所謂別有之山也崔鴻十六國春秋稱馬岌言崐崘者與馬鄭同漢書武帝紀注云應劭曰析支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水經注引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此與漢書注似同而實不同夫析支自河關而言是東緜地至河關千餘里也豈東去者乎此非其本文也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後漢書注謂此本司馬彪續漢書焉此言三危者猶鄭所引地記也水經注引司馬彪云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此與後漢書所本者似同而實不同續漢志河關下言積石在西南河水出者非彪之

言邪則此當言自析支以東濱於河首矣豈以西者乎此非其本文也蓋酈氏以積石在塞外則所謂河首者不自塞內言之必有誤會古人之言者矣大戴禮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言北者對南言之而西北在其閒矣漢渠搜縣屬朔方郡焉今在陝西榆林府懷遠縣北也此西北之戎也故禮以爲北禹貢以爲西皆統言之也周書王會篇云正北方渠叟以鼩犬史記五帝本紀云西戎析支渠廋叟與廋皆搜之聲轉也詩出車云城彼朔方謂北防玁狁焉而其詩遂曰薄伐西戎蓋西戎之迆北也今甘肅寧夏府地皆古朔方城之所及也漢書武帝紀注云臣瓚曰渠搜在雍州西北是也水經注云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則其地可知也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然於古不足徵矣詩板鄭箋云卽就也敘亦作序漢書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卽序禹就而序之此不言西戎就之也如其說繆不當曰卽序西戎乎引禮者曲禮文自織皮而下蘇氏言錯簡矣蔡傳録焉胡氏以梁州西傾諸文例之似矣而云西戎卽敘猶因桓是來也豈其例乎林氏例以冀州所敘先後不同者謂非錯簡也而未言其不同之故也引春秋者成十五年文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岍音研大音太厎之履反析思積反行音杭

自此而下四節。皆史敘禹隨山之大要也。導山者。因其勢而導之也。易之象曰。地勢坤。蓋山川皆地勢也。大川之勢。因乎高山之勢。禹隨山者。所以導山也。導山者。所以導水也。導山以先知其大勢。而後可以施功。導山之序。非治水之次也。治水。則自東南而西北。從其地勢之下。始也。導山則自西北而東南。從其地勢之高。始也。九州及導水所見之山。有不見於導山者。蓋此敘其爲治水大要者焉。其餘則可互明也。岍亦作汧。雍州山。漢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周官職方氏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周官注謂吳嶽也。蓋吳山卽吳嶽也。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蓋山以水名也。岐詳雍州。至于者。統括所導之辭。荊山卽

荊岐之荊也。詳雍州。逾越進也。謂禹逾之也。人可言逾于河。山不可言逾于河。史文蓋不淆矣。河者西河也。蓋至于荊山。或越梁山。或越龍門。而進于西河。遂導壺口焉。則有所越而進矣。故曰。逾于河。此猶逾于洛逾于沔之逾也。如自渭汭而渡河矣。則雷首其先導也。經當曰。亂于河。雷首壺口。今經不然也。禹乘四載。水行乘舟。所涉之川多矣。此禹逾于河與下文禹入于海禹過九江者。則特書焉。胡氏謂書其大者也。壺口詳冀州。雷首冀州山。漢志。河東郡蒲反縣。雷首山在南。大岳卽岳陽之岳也。其不稱大岳者。省文也。詳冀州。自雷首不至于王屋而至于大岳者。因其勢而曲導之也。厎柱析城王屋皆冀州山。厎史記作砥。水經曰。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此漢志所遺也。漢志。河東郡濩澤縣。析城山在西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大行恆山皆冀州山。漢志。河內郡壄王縣。大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蓋恆山接大行者也。爾雅曰。恆山爲北嶽。碣石詳冀州。自碣石而入于海者。禹入之也。承上文禹逾于河而互明也。此言導北條內之北諸山也。大陽之大如字。濩音穫。垣音桓。壄與野同。

述曰。蘇氏云。自此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是矣。然不以其大要言之。則隨山之事。豈盡於導山之文乎。僞傳云。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蓋傳自下文言導水者推之也。然導之爲言。其不在未施功

之先邪。蔡傳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蔡於導水言派別者。其意亦同。此蔡以史文言其義也。然史以記事。有所導之實。然後爲所導之文。非其史文徒然也。九州所見之山。有不見於導山者。青徐之岱也。徐之蒙羽也。梁之蔡蒙也。雍之終南惇物也。雍之三危積石龍門。則導水所見矣。而導山不見焉。導水所見之山。又有不見於導山者。弱水之合黎也。河之大伾也。或曰。此隨山所不及也。非也。泰山爲岱宗。禹必隨之而奠高山矣。禹敷土。濬畎澮。能不隨山導之而至岱畎乎。此可互明也。今不見之何也。岱高山也。非大川所因也。則非治水者大要所存也。故不見之也。而諸山

可推矣。釋文云。嶄文作岍。馬本作開。蓋開者岍之文譌也。史記作岍。與漢志同。釋山云。河西嶽。此吳嶽也。詳堯典巡守疏。吳古通虞。水經注云。吳山國語所謂虞矣。引爾雅者釋水文。釋詁云。之適也。水決之澤。則入澤矣。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今陝西鳳翔府隴州爲漢汧縣焉。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汧者。與班氏漢志同。蔡傳云。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此以逾自禹言之。是矣。然以過訓逾。於義未悉也。逾之爲言。豈如過九江之過乎。僞傳云。此謂梁山龍門西河。書疏云。謂山逾之也。此山勢越河而東。非也。凡言逾者自彼逾此焉。同是物也。逾。則彼無而此有矣。安見山之若是乎。蘇氏言逾者以

山脉言之。非也。夫山脉存山勢之中。禹以治水故而導山導其有形之勢。而無形之脉非所言也。豈如史記蒙恬言地脉哉。徐氏云。壺口山河水注其中。如壺口然。蒲反者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也。雷首。一名首陽。昔伯夷叔齊餓於此焉。論語馬注云。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是也。坂。與反通。詩唐風則歌首陽矣。亦史記所稱襄山也。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山。皆異名也。大岳閻氏謂堯時中岳也。非也。詳堯典巡守疏。大陽者今山西解州平陸縣也。水經注云。砥柱山亦謂之三門。蓋其山如兩柱在河中。則河出三門矣。此其險也。濩澤者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也。吳氏澄云。析城山四面如城。有南門焉。垣者今山西絳州垣曲縣也。

河南通志云。王屋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今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埜王者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也。大行列子作大形。釋文云。行戶剛反。又如字。此古今之音所繇異也。漢志。河內郡山陽縣。東大行山在西北。山陽者今懷慶府修武縣也。胡氏云。大行延袤千里。東大行其支峰乎。漢改恆山曰常山。避文帝諱焉。上曲陽者今直隸定州曲陽縣也。周官職方氏云。幷州。其山鎮曰恆山。注云。恆山在上曲陽。猶漢志也。漢志於此云。有祠。蓋祀恆山也。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爲漢崞縣焉。水經注云。崞縣南面玄嶽。言其南面北嶽恆山也。迨宋時恆山在上曲陽者。則爲遼有焉。此恆山之祀。所以移於故崞縣地也。明時禮官既辯之矣。

引爾雅者釋山文。經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僞傳以爲山入焉。蓋淆於導水之文。而未察其言禹逾者之不淆也。論語云。入于海。其例也。書疏云。馬王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繇今攷之。漢志於荆山則以北條南條分之矣。據經於導山兩言導者而分之也。鄭因而爲四列。蓋詳於漢志也。馬王分西傾爲中條。斯參差矣。蔡傳分南北二條。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蓋亦鄭四列之分也。而江河以爲之紀。故於導岍者曰。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於西傾者曰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於導嶓冢者曰。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於岷山者曰。此南條江

漢南境之山也。蓋蔡說較鄭爲易明矣。然岍岐荊山。則渭北也。豈河北乎。吳氏澄辯之矣。吳說於四之中又分爲二焉。自岍而下。則分以逾于河也。自壺口而下。則分以入于海也。自西傾而下。則分以六言至于者也。然自岍而下。則先有三言至于者矣。奚不悉分之乎。且吳說言北條之北。而不言北條內之北也。則猶未劃然矣。唐天文志稱僧一行言山河兩戒者。以北紀南紀言之。則襲漢志而變之爾。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圉魚呂反大音太華去聲陪步回反

此不言導者。蔡氏謂蒙導岍之文也。西傾雍州山。蓋與梁州接焉。詳梁州。朱圉雍州山。圉亦作圄。漢志。天水郡冀縣。

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鳥鼠詳雍州。下文導渭亦詳焉。自西傾。而先導朱圉。不先導鳥鼠者。因其勢而曲導之也。大華。即華陽之華也。其不稱大華者。省文也。爾雅曰。華山爲西嶽。詳梁州。熊耳。外方。桐柏。皆豫州山。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此伊水所出也。而此山連其郡屬上雒縣焉。蓋別延者二百餘里也。詳下文導洛。漢志。潁川郡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嶽。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爾雅曰。嵩高爲中嶽。嵩猶崈也。桐柏。詳下文導淮。陪尾徐州山。吳氏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是也。經下文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此禹所繇導陪尾也。朱氏謂陪尾言至于者。去桐柏之遠。猶大華言至于者。去鳥鼠之遠。是也。此言導北條內之南諸山也。崈與崇同大室之大亦音太嵩音崧

述曰。冀者。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也。鄉居所聚。謂之聚。梧中。其聚名也。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焉。水經注云。熊耳山。雙峰如熊耳。故名。崈高者。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也。顏注云。崈。古崇字。應劭云。嵩者。高也。蓋猶崈也。或曰。釋山云。嵩高爲中嶽。此漢制云爾。非也。詳堯典巡守疏。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朱圉大華及熊耳外方桐柏者。與班氏漢志義同。若天水改漢陽。則彼志稱後漢之名爾。陪尾。史記作負尾。漢志作倍尾。蓋負。古通倍也。呂氏春秋云。王菩生。禮記鄭注引今月令作王萯生。其例也。泗水縣今屬山東

兗州府焉。閻氏云。周官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蓋言星土也。此賈氏本春秋緯文也。則漢時之說有然矣。或曰。此緯文襲今文說也。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陪尾所在亦同。而云陪尾若橫尾者。蓋彼志以山形言之也。然陪猶倍也。無橫之訓也。續漢志。江夏郡安陸縣。不言有陪尾焉。且安陸之橫尾。近桐柏也。經當連言之。豈當爲至于之文乎。水經從漢志。失之矣。吳氏澄所以改從唐志也。安陸縣今屬湖北德安府焉。朱氏者。鶴齡也。明之遺士。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卽梁州之嶓也。爾雅曰。冢。大也。或曰。嶓冢者以嶓山之大而名也。詩曰山冢崒崩。爾雅曰。山頂。冢。今其山以嶓冢名。則非惟言其頂者矣。詳梁州。荊山卽荊州之荊也。左傳曰。荊山九州之險也。詳荊州。內方大別。荊州山。漢志。江夏郡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蓋荊州內方。與豫州外方。適其山名之各出。爾。金氏言其相爲內外者。非也。禹時。主內外者惟冀都。今冀都豈外豫州山而內荊州山乎。元和志曰。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蓋卽魯山也。酈氏曰。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又曰。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故唐志參乎此而定焉。此言導南條內之北諸山也。崒徂恤反

述曰。引爾雅者釋詁及釋山文。引詩者十月之交文。鄭箋云。崒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其義也。引左傳者昭四年文。竟陵者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也。今其府屬荊門州連之矣。章山在焉。漢陽者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也。斯非所謂漢口者邪。漢志。江夏郡沙羡縣。其地也。羡讀若夷。衡北者衡山之北也。漢志。六安國安豐縣。大別山在西南。安豐者今河南光州固始縣也。此其地不近漢焉。定四年左傳云。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故其言楚者云。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注云。二別在江夏界。故水經注引杜云。二別近漢。無緣乃在安豐也。陳與陣通。史記集解稱

鄭引地理志言荊山內方者。與班氏漢志義同。其言大別者亦同。若章山曰立章山。六安改廬江。則彼志稱後漢之名爾。水經言大別者猶鄭說也。而酈氏沔水注宗杜說焉。特未詳所在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不言導者。蔡氏謂蒙導嶓冢之文也。岷山卽梁州之岷也。詳梁州。陽者岷山之南也。岷山綿地千餘里。其山陽遠矣。衡山卽衡陽之衡也。詳荊州。衡山亦謂之霍山。爾雅曰。霍山爲南嶽。大傳曰。禹奠南方霍山。此非廬江郡灊縣霍山也。九江詳荊州。自衡山而過九江者。禹過之也。承上文禹逾于河而互明也。敷淺原揚州山。蓋與荊州接焉。導山之例。凡言至于者皆山也。敷亦作傅。漢志。豫章郡歷陵縣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蓋川在山南而山以原名也。敷猶詩敷于下土之敷。言其山陽下布爲淺原也。易與陽通。胡氏曰。此其廬山東南之麓與。漢歷陵縣當以是求之矣。蓋以爲經言至于者。統廬山於其中也。是足以知彭蠡三江之大勢矣。故導山遂止焉。此言導南條內之南諸山也。灊音潛

述曰。衡山蓋山海經所謂岣嶁山也。水經注云。衡山東南臨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灊者今安徽六安州霍山縣也。蓋灊之霍山。漢志本稱天柱山。爾若夫古稱霍山。卽衡山之別名。不在灊也。水經以爲在灊者非

也。詳堯典巡守疏。或曰。禹過九江。則禹在江北矣。非也。此禹自西過東。猶江水之過九江也。非自南過北也。僞傳云。衡山連延過九江。蓋以爲山過焉。非也。書疏引漢志。傅昜作博陽。博其譌也。陽則通文。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蒱塘驛。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蓋杜氏以言漢志也。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爲唐潯陽縣焉。胡氏以爲漢志歷陵。莽改曰蒱亭。杜氏遂以蒱塘當之爾。然其山小而卑。不足以望遠焉。其地連廬山。惟登是山也。則彭蠡三江之大勢。皆在望遠中也。禹導山豈當不至此乎。朱子嘗疑之。而於廬山求敷淺原矣。蓋漢歷陵縣音屬鄱陽郡焉。繇是志家失考。遂誤所在爾。今江西南康府

星子縣。疑本漢歷陵地也。蓋廬山跨之矣。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敘云。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有平原也。蓋胡氏不從通典也。水經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此以地言。不以山言。非也。蓋未察其山以原名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詩公劉鄭箋釋原者從焉。周官大司徒鄭注云。高平曰原。非雅訓也。此說文所謂高平之野人所登也。大傳云。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又云。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也。其所謂高平者。惟對下溼而言爾。胡氏謂原有山體。非也。然則山以原名。何以見其爲山乎。蓋敷淺原者自山而敷于下土也。言敷則見其上爲山矣。自山之東南而敷焉。故亦曰敷

陽山。蓋南者山之陽也。東則其朝陽也。敷今本與史記同。引詩者。小旻文。或曰。原水原也。故曰淺原。非也。詩韓奕毛傳言虎淺毛矣。言淺者豈必水乎。淺原者平原也。廬山東南之麓。有川。有平原。其地勢豈不然乎。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自此而下九節。皆史敘禹導山從而導水之大要也。導水者。因其道而導之也。凡水之初。皆有其道。而故道成焉。當洪水時。禹以荒度而知之也。蓋非此則無能敷土矣。故經言禹敷土者。必曰隨山。隨山者奠高山以奠大川。明乎導山從而導水也。導水以先知其故道。而後可以施功。導水者濬川之繇。非濬川之謂也。濬川。則自下而上。從其水道

之流。始也。導水。則自上而下。從其水道之源。始也。九州所見之水。有不見於導水者。蓋此敘其爲治水大要者焉。其餘則可互明也。導亦作道。弱水。卽雍州之弱水也。漢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謂酒泉郡焉。此導弱水。不言自。亦不言山者。或曰。弱水。出雍州徼外。其出非一。其至于雍州者亦非一。今導之至于合黎而始爲一水也。故不從導河積石之例焉。淮南子曰。弱水出窮石山。許氏曰。虮山。或曰。溺水所出。明其非一也。溺猶弱也。黎與離通。水經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餘波者。正流所及之餘也。流沙者。其沙隨風而流行也。漢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鄭氏曰。地理

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繇是言之。蓋居延縣自東北而西北者。皆流沙也。而澤在其間。故兩志不同而同。經下文言西被于流沙。而又言朔暨者。明流沙自西迆而北也。故弱水既西。其餘波遂及于西北之流沙矣。此言導弱水者所至非東流而西流也。其道故道之道上聲披音亦剛音山亂居履反音几

述曰。蔡傳云。此下濬川也。非也。導水者將濬川而然也。周語云。川氣之導也。又云。爲川者決之使導。此言水之導也。易說卦云。山澤通氣。此其所以爲導也。襄三十一年左傳言川者。則以川決使道言之。蓋道者導也。亦言水之導也。當洪水時。非禹先導水焉。何以致水之導哉。導水之導。於導山之導而見之也。此卽在隨山時矣。故經言奠高山者承隨山而言。其言奠大川者。亦承隨山而言。蓋定高山卽定大川也。書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此參以皐陶謨之文。而於禹貢之文。反不見其相承之義矣。胡氏云。導者循行之謂。導山猶曰隨山。蓋隨山時未施功也。然經何以言隨又言導乎。其於導水云。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是何不察導水亦在隨山時未施功之先哉。導菏澤之導。自導沇水之導而來。此異而同者也。隨山者非徒隨之。有因以導之者在也。導山從而導水矣。胡氏言禹治河者。不以故道爲言。則其先安所得導河乎。此其致誤之繇也。故道詳兗州疏。荒度詳皐陶謨篇。

書疏引鄭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繇鄭言之。則經何必別導與自邪。河發源崐崘。行塞外。今導河積石。豈未成流邪。書疏辯之矣。刪丹者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也。說文言弱水者。亦稱桑欽說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弱水出張掖。蓋統言之也。或曰。弱水今山丹河也。淮南子者漢淮南王劉安所著也。括地志云。合黎。一名窮石山。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其言合黎者非也。顧氏祖禹云。弱水至于合黎。非出于合黎也。繇是言之。今窮石所在。未可執也。許氏說文所謂屼山者。或以爲張掖雞山也。然水經闕弱水矣。惟以二者推之。蓋弱水之源。其出非一也。不然。經當如導河積石言山以紀之矣。弱水所出。今必有湮變者焉。蔡傳云。弱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蔡於黑水亦云然。非也。夫略之者。如導河不言自可矣。今乃且不言山。何也。黎漢志述禹貢作藜。刪丹下亦作黎。漢志。酒泉郡會水縣。不詳合黎焉。會水者今甘肅肅州高臺縣也。史記索隱稱鄭引地說言合黎者。與水經義同。史記集解引馬云。合黎地名。蓋地以山名也。僞傳云。合黎水名。亦水以山名爾。居延縣。今在甘肅甘州府北塞外焉。水經注云。居延澤流沙。形如月生五日。流沙與水流行也。此言澤形。酈注時云爾。流沙多變。今不皆然。流沙者風沙也。其在澤者。亦以風沙入水而流爾。鄭義見史記集解。胡氏云。此流沙非下文所謂流沙也。如其說。史

文不自淆乎。詳下文疏。史記集解引馬云。流沙地名。蓋統言之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注云。其水不勝鴻毛。蓋郭亦傳聞之辭爾。或曰。今青海有然也。此弱水在荒服外者。豈在雍州乎。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其地也。程氏以條支弱水言雍州。失之矣。蔡傳辯焉。而柳宗元言西海弱水者。蔡傳稱焉。又失之矣。史記集解引鄭云。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此自弱水言南海者。非禹貢所言也。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虛。西南入海。

此地記之所繇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卽自雍州而至梁州者也。三危。詳雍州。蓋其山在雍州西裔也。南海卽下文所謂南暨者也。梁州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是黑水自三危而至梁州西南也。然後入于南海矣。今導水不言者。以互明於梁州之文也。此導黑水不言自亦不言山者。或曰。黑水出雍州徼外。其出非一。其至于雍州者亦非一。今導之至于三危而始為一水也。故不從導河積石之例焉。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曰。黑水源出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明其非一也。此言導黑水者所入非東海而南海也。

述曰。林氏云。經言禹導黑水者。至于三危。卽曰入于南海。其間數千里。不加修治焉。非也。此未察其以梁州互明者也。況導水時未加修治乎。引水經者據書疏所引文也。今本水經亡此文矣。山海經云。黑水出崑崙西北隅。又云。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此水經之所繇也。書疏云。張掖敦煌在河北。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也。繇是推之。且經不書黑水之源。安知不有伏行地下。絕河而南如濟水者乎。括地志者唐魏王泰爲之也。史記正義引此言黑水者。多誤

會焉。絕者橫度也。漢張掖郡今甘肅甘州府也。唐伊吾縣今新疆哈密也。敦煌縣古瓜州也。唐分沙州。領敦煌縣。今屬甘肅安西州焉。齊氏召南云。今雲南潞江。殆禹貢黑水也。蒙古名曰哈喇烏蘇。蓋哈喇者黑也。烏蘇者水也。今攷潞江出西藏中。在河源之西。入怒夷界。則曰怒江。至雲南界。則曰潞江。南流入南海。此在禹時爲荒服焉。非雍梁二州界也。且如其說。黑水在梁州之西爾。非在南也。經安得與華陽對言乎。而三危又奚据也。楚辭云。黑水元阯。三危安在。蓋屈子疑之。既爲天問矣。今三危在瓜州。於左傳猶可知也。而黑水湮變焉。今之黑水無叶經文者矣。元人以瀾滄江至交阯入海者當之。亦非叶也。書疏史記集解及

通典引鄭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中國無也。鄭言三危者。未決所在焉。鄭据所引志而言者。今以攷班氏漢志。皆如鄭言。續漢志猶班志也。而鄭求中國之黑水焉。不以在荒服者當之矣。瓜州三危。雖西裔也。亦雍州域也。豈荒服乎。滇池者。今雲南雲南府晉寧州也。史記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此不可以言經也。禹主名山川。則經正名者也。孫氏以南海爲居延海之屬者。非也。塞外稱居延澤曰海。豈正名乎。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華去聲伾音丕降音絳播波去聲

爾雅曰。河出崐崘虛。蓋河之自也。此導河不言自者。河出於塞外。中國河患不在河源。禹惟導中國河於塞內積石也。此古聖人內治之明也。積石。龍門。詳雍州。龍門者。河自積石迆邐而南入之門也。此與冀州壺口夾河矣。冀州亦詳焉。自積石而及龍門。三千餘里。經統括書之者。以非其所導之大要也。蔡氏以爲略荒遠者。非也。其所導在雍州域矣。山北曰陰。華陰者。大華之北也。對華陽而言。詳梁州。此大華之北。蓋河自斯而東曲焉。厎柱。詳導山。孟津地名。蓋自斯濟河者也。孟亦作盟。水經曰。河水東過平縣北。酈

氏謂斯有盟津焉。凡大水有小水之從。以衡過之而過從者。曰過。蓋東西過之爲衡。南北過之亦爲衡。此通言之也。洛汭洛水之內也。水經曰。河水東過鞏縣北。酈氏謂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是也。蓋洛之從河以衡過之而過從者也。大伾。山名。爾雅曰。一成伾。此伾猶坯也。隋志曰。黎陽縣有大伾山。蓋河自斯而北曲焉。經於此不言東別爲漯者。以兖州浮漯達河而可互明也。降水亦作絳水。此與冀州衡漳爲通稱者也。漢志。上黨郡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氏引作入漳。謂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是也。經言北過者。明絳水卽衡漳之衡也。故導河不言漳而實統之矣。大陸詳冀州。播布也。九河詳兖州。逆迎也。河與勃海相迎者曰逆河。鄭氏以爲相迎受也。蓋大河而播爲九河。則其道分而利焉。九河而同爲逆河。則其道合而急焉。其沙土不得壅矣。故禹導河。則因其道而導之也。今導其播爲九河而同爲逆河者。則知此河遂入于海矣。漢志。河水至章武縣入海。蓋史記所謂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也。此導四瀆之河也。

謹案禹之導水。在未施功之先。凡導水言爲者。非禹爲之也。經言導沇水者有溢爲滎之爲。明禹不得而溢爲之也。凡導水言爲者。若播之。若同之。皆水之道也。繇水之性爲之也。蓋本乎天地之性而爲之也。猶人之一身。其水之行於上下者。其性然也。非人爲之也。於人而善導之。則無患

矣易曰乾爲天坤爲地艮爲山坎爲水皆自爲之也有性
存焉禹導山從而導水者求順其性也史記曰中國山川
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此天地之性也故河
之東北行者水之性也即水之道也治河者與河爭地而
使之不得不南徙焉何其異於禹導河之術乎故河雖南
徙矣且奪淮矣而未嘗不或時而北行諸史之志紀河之
書今可攷也治河者而攷於斯變而通之以盡利河患乎
哉北方田間之水利興則漕可免免漕而利河則天下之
謀絕海運而乘饑者息矣盟去聲衡音橫邪音俞勃音孛壅音擁
述曰孫氏云河不溯其源聖人闕所不見也非也使其患
在源聖人能闕之乎其在爾雅則固詳之矣釋水云河出

崐崘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
一曲一直蓋詳之也今自西域言之漢使言河源矣唐貞
觀後亦頗言之迨元而遣使求河源以爲出星宿海焉元
史所謂火敦腦兒也然攷諸今使所求者猶未悉矣今使
言河出星宿海西三百里巴顏喀喇山之東麓即崐崘虛
也其水名曰阿爾坦河譯言黃金河也蓋以其色而名山
海經云海內崑崘之虛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
西南流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又
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緜是言之則
積石不在昆侖之西乎矣言其方則皆誕矣爾雅注引此
者東北隅作西北隅殆古本歟水經云崐崘虛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而其言積石在蔥嶺北者通典辯
焉蓋後世言積石在塞外者皆非也蔡傳云河不言自者
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此於義
未悉也漢書溝洫志云齊人延年上書請開大河上領出
之胡中此非欲治水愈於禹邪柰之何其不知塞外陰山
千里也墨子云禹北爲防原泒爲厎柱鑿爲龍門其於龍
門言鑿者蓋與尸子同詳冀州疏夫此龍門也禹未鑿之
前魯語何以稱共工氏爲后土而能平九土乎九土非即
祭灋所稱九州乎防原者謂禹修大原之濊隄也泒者分
水而泒之也猶賈讓所謂析厎柱也水經注引鄭云地說
河水東流貫厎柱觸閼流今世所謂厎柱者蓋乃閼流也

厎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此鄭所未詳者以厎柱爲漢志所
遺也然河既東曲厎柱在南河則叶經文矣平者今河南
河南府孟津縣也衡過之義於經言衡漳者而知矣過從
之義於經言漆沮者而知矣曲禮云奉席如橋衡注云橫
奉之蓋通乎四鄉之席也鄉與嚮通鞏者今河南府鞏縣
也漢志注水經注引鄭云山一成曰伾地喉也沇出伾際
矣然則大伾在河南修武武德之界濟沇與滎播出入自
此蓋鄭推言之也地喉者其如地說稱大陸爲地腹者歟
然不可以言經也修武者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也武德
者今懷慶府武陟縣也皆河北岸也其南岸則爲成皋矣
成皋者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也水經云大邳地在河南

成臯縣北。酈注辯之云。大邳山名。非地名也。邳與伾通。緜今攷之。史記言禹導河至于大邳者。則云。北載之高地。此王橫所謂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是大伾當在黎陽矣。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曲。古之宿胥口也。水經注謂此舊河水北入也。隋志言大伾者。本漢書注臣瓚之說焉。或曰。臣瓚者晉校書郎傅瓚也。故稱臣。水經注則以爲薛瓚也。黎陽者今河南衛輝府濬縣也。說文云。坯丘再成也。蓋與爾雅釋山不同。僞傳云。山再成曰伾。襲說文義也。屯留縣今屬山西潞安府焉。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志自河徙後而別言之也。漢志。勃海郡成平縣。虖

池河民曰徒駭河。明河徙後也。章與漳通。蓋河徙後漳行故大河之道而入海矣。絳水與漳爲通稱。故曰亦入海焉。言皆自入海。昔入河者今不從河徙。爾蓋信都絳水卽發源屯留者也。一則綴禹貢焉。一則不綴焉。一則言入漳焉。一則言亦入海焉。皆互相備。爾如屯留下。非言絳水入漳而言入海也。則信都下言絳水亦入海者。若綴旒然。豈史文之濦邪。信都者今直隸冀州治也。經所謂北過絳水者。謂絳水入漳。漳入河爲衡漳也。非自絳水至信都而言也。安得疑其先至大陸後過絳水乎。書疏疑之何也。書疏謂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是失其本文也。能不疑乎。酈氏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

川脈。無他殊瀆。是也。而又敘故絳他瀆北逕信都者。且云。絳瀆今無水。乃引漢志信都絳水以言之。蓋忘乎此非班氏爲漢志時所有也。是亂之也。而通典目此爲枯絳渠。以儳禹貢焉。則遽移大陸在信都北矣。是愈亂之也。胡氏謂漢志綴禹貢而誤之。非也。鄴者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也。成平者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也。水經注引鄭云。地說曰。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郕降于齊

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爾。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蓋鄭以淇口言降水也。淇口者河之北曲所過也。續漢志云。安平國。故信都。蓋信都縣屬焉。故云。信都有絳水。蓋屯留其出也。故又云。屯留絳水出。鄭引地理志而不及屯留。則無以明絳水入漳者矣。共者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也。漢志。河內郡共縣。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縣入河。蓋志言淇水不言共水也。王氏鳴盛以爲共又改淇則惑也。孫氏云。淇水疑卽共水。以出共山亦名共水也。然則淇水爲本名矣。無惡也。又何待改云共乎。漢志注云。共伯入爲三公者也。酈氏云。本有共名。不因惡降而更稱。是也。然猶曰。

共在禹貢後。安知非更稱乎。今以始封言之。將謂共國以共水而名也。卽降水也。降下。降服。讀降。古音皆同。則共國非卽降國乎。何策封之不祥也。且降水大陸之閒。地說以千里言之。豈有徵文乎。禹故大河在鄴東北入海。則大河故道當不及館陶北矣。館陶者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也。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縣入海。此在武帝塞宣防後也。故溝洫志言塞宣防者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明非禹迹也。水經注云。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非也。孟子云。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非降水也。僞大禹謨竄洚爲降。酈氏爲所誤焉。播布說文

義也。漢志注。從之。逆。迎。詳金縢疏。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緜是言之。河緩斯壅焉。後世猶以河流刷沙而奏功者。河急故也。章武者。今直隸天津府滄州也。漢屬勃海郡焉。漢志。勃海郡。莽曰迎河。襲古義也。胡氏謂河自章武東出爲逆河。從碣石入海。而非從章武者。非也。如其說。則此導河者。經何不書至于碣石入于海乎。此不可以導山既書者而爲互見之例也。亦不可以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而爲略書之例也。何也。經之書河者。自龍門而下。詳矣。凡一曲一直。皆必書焉。今碣石與勃海相距五百餘里。且爲河入海之要道也。而反不書焉。非書瀆也。漢書注引臣瓚云。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蓋失之矣。此未察其自島夷之貢道而言也。經言導山者。不曰至于碣石入于海乎。書疏詩殷疏引鄭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此與漢志言迎河者義同。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蓋本鄭推之也。書疏引王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蓋入者納也。蘇氏云。以一迎八而入于海也。今以九河故道推之。古所謂逆河者。蓋北自今直隸天津府天津。靜海。滄州。鹽山四縣。暨山東武定府海豐。霑化二縣。逆河當出其閒也。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今漢志可攷焉。夫禹釃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在大伾北曲閒也。迨周定

王五年河徙。周譜言之。此魯宣公七年也。周譜言河徙。不言所徙之地。而春秋及史記皆不書。今以水經注推之。蓋河自大伾東而徙矣。自是迄漢。其河雖徙。而東光以下東北至章武入海。猶其故道也。迨王莽時。河決東從千乘入海。而治河者隨之。不求禹迹。自是以來。而河遂南徙焉。其以一淮受全河而不安。則漕之末得休也。東光詳兗州九河疏。千乘者。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也。周譜之說。漢志王橫稱焉。蓋史記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其書古矣。此梁書劉杳傳據桓譚新論而言之也。其卽史遷所讀譜諜者歟。然史記不書河徙。何也。殆以春秋不書而不敢書。愼之也。諜與牒通。引易及史記釋爲義者。詳兗州九河疏。

林氏云凡言爲者皆從此而爲彼也此於義未析也漕運之粟以供帝都漢既然矣顧不多也黃庶書說引馬云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此猶導山以三條分之爾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養去聲滄音倉浪音郎澨音筮匯胡賄反

此嶓冢導水言山不言自者蓋其水上流之名有異於下流之名故不得以所自統言之也導亦作道漢志漾作瀁而漢志述經亦作漾焉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東南至江州縣入江隴西郡氐道縣禹貢瀁水所出至武都縣爲漢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郡謂之夏水入江此漢志互明之文也漢志述經曰嶓冢道漾今曰瀁水所出則明乎嶓冢山延至斯矣水經曰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是也迨漾水湮變焉則氐道遂失所在爾或曰氐道當在西縣南今嶓冢山別延者遠而漢水之重源出焉魏書所以志嶓冢山於嶓冢縣也荊州書曰浮于江沱潛漢導江書曰東別爲沱知沱別於江則明潛別於漢矣此導水言漢不言潛者以其可互明也梁州書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蓋潛不惟西漢也而此潛則西漢也自西漢而逾于沔則明沔爲東漢所流矣以其自嶓冢東西而各出也此導水言漢不言沔者以其可統見也其言漢者如書曰西別爲潛則無

以統乎東漢之佗別者矣此史文之達也鄭氏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是也蓋此武都東漢水所流者異於華容夏水爲江沱者矣其來自江夏則同此世之變名所繇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括地志曰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謂此也鄭氏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水經曰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蓋水以地名也其地有三澨遂以名其水焉導水之例凡言過者皆水也故三澨據經文而可知矣今言所在二者皆在滄浪之水而下大別而上其序皆無失也以上下文言過者推之則必三澨從江以衡過之而過從者與大別詳導山漢自大別而南合江其地所以稱漢口也匯鄭氏謂同也彭蠡北江詳揚州漢自北而南合江其勢東行而同旋大澤則豬爲彭蠡焉是彭蠡者漢合江而爲之也則漢遂東而統爲北江矣故導水者則知其所以朝宗而入于海也此導其統於江而列四瀆者之漢也父方武反邔音忌

述曰漾史記作瀁漢志作養其互見者又與史記同皆古通也引漢志水經及魏書者詳梁州疏江州者卽鄭釋梁州潛者所稱巴郡江州也水經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繇是推之氐道當與西縣遙接焉華陽國志云漢水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此分嶓冢而異名爾其繫武都者當與郭璞說參之矣山海經云漢水出鮒鰅山蓋嶓冢

之異名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瀁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蓋與班氏漢志同。胡氏以漢志爲誤者。非也。華容詳荆州疏。續漢志云。隴西郡氐道。養水出此。蓋養猶瀁也。言出此者。明西漢水不出此也。滄史記作蒼。鄭滄浪義見水經夏水注。而酈氏誤會焉。蒐鄭注者又以酈說雜之也。史記索隱云。馬鄭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之別流也。此言別流者。亦誤申馬鄭云爾。水之正流。所至而變名。非導江東別爲沱之例也。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漁父所歌也。此水經注稱焉。鄭傳古文。故與馬同。武當者。今湖北襄陽府均州也。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今以左傳言之。若文十六年

之言句澨也。若宣四年之言漳澨也。若昭二十三年之言遠澨也。若定四年之言雍澨也。皆自楚言之也。今不知其有爲此三澨者乎。若成十五年之言睢澨也。則宋地也。當不與焉。水經注云。今清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此二澨而非三也。三澨漢志闕焉。句讀若鉤。竟陵者。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也。邔讀若忌。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也。清水今在河南南陽府開矣。鄭三澨義見史記集解。水經注云。馬鄭王以爲三澨水名也。史記索隱引鄭而申之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也。參讀去聲。水經言三澨地者。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文也。蓋言地不言池矣。酈注所据本。地作池。譌也。酈注乃曰。經云。邔縣北池。池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此据池爲說也。然其曰。經云。邔縣北池。則約舉之辭爾。既而池又作沱。則以其上文言荆益之沱而再譌也。今本乃曰。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失之矣。蒼頡篇云。匯。水回也。廣雅云。匯。大也。蓋水之能回者必大矣。鄭匯義見水經沔水注。又鄭云。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今不出之者。鬭之爲言。於文未洽也。夫匯者。水之道也。鬭者。非水之道也。周語所以言穀洛鬭也。或曰。彭。大也。詩易古音。彭讀若旁。其例也。蠡讀平聲。古螺字也。易所謂離爲蠃也。凡水之回旋者。若螺旋然。天下之澤。莫大於三江之匯矣。其水螺旋者獨彭然大也。故曰彭蠡。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

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澧音禮。迆移爾反

此岷山導水。言山不言自者。蓋江與沱之名有異。江與中江之名又有異。而北江該於斯。南江亦該於斯。故不得以所自統言之也。岷與嶓通。漢志。蜀郡湔氐道。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縣入海。蓋岷山導江者。北江中江南江之總源也。漢志。會稽郡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此統漢而東爲北江矣。卽所謂東南至江都入海者也。蓋漢志詳略互見焉。而漢志言中江南江者。亦互明矣。詳揚州。別謂自江別出也。沱卽梁州之沱也。此未至于澧。非荆州也。而荆州之沱。可互明矣。傳氏曰。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澧亦作醴。馬氏曰。醴。水名是也。水經曰。

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東流注之。又曰。澧水東入于江。蓋江自東至而行。澧自東流而從江。是江之於澧。則非衡過之而過從者矣。故不曰東過澧水。而曰東至于澧。九江。詳荊州。蓋九江自尋陽南而從江。以衡過之而過從者也。東陵地名。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蓋地以陵名也。而鄉名繫地焉。水經曰。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又曰。江水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氏謂西南歷尋陽流注于江也。故其說曰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然則東陵與西陵東西相望焉。明東陵在尋陽之東矣。迆衺行也。東迆者。踰東陵之東而衺行至南也。

鄭氏曰。東迆者爲南江。是也。經言北會者。明其自南而北會也。匯者卽漢合江之東匯澤爲彭蠡也。蒙上而省文爾。不言東迆南會于彭蠡。而言東迆北會于匯者。所以明其迆而回旋之勢也。會合也。蓋漢匯固東爲北江矣。而彭蠡澤在江之南。江之東行而衺至彭蠡者。則至南矣。故東迆。則自南旋而北會于漢匯焉。繇是而北會于漢匯者遂東爲中江而入于海矣。其東爲南江者。不言而躍如也。則省文也。故揚州書曰。彭蠡既豬。遂曰。三江既入。以其可互明也。蓋江之北會于漢匯者。蓄勢東行。以北江而見其爲中江。卽以中江而見其爲南江。皆自彭蠡而下。以水勢所東趨者而分爲其道矣。故導水者則知其所以朝宗而入于海也。此導其統漢而列四瀆者之江也。雋徂兖反音吮衺音斜

述曰。湔氏道詳梁州疏。江都者今江蘇揚州府江都縣也。荀子云。孔子曰。江出于嶓山。其始出也其原可以濫觴。蓋其始出者。益州記所謂羊膊嶺者歟。毗陵詳揚州疏。澧今本與水經同。非衞包改之也。史記漢書作醴。馬鄭與之同。蓋古本澧醴竝存也。馬義見史記集解。下雋者今湖北武昌府通城縣也。湖南岳州府巴陵臨湘二縣。亦其地也。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縣乎。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鄭釋澧者非也。今醴陵屬湖南長沙府焉。蓋去江五百餘里矣。經奚以言江之所

至乎。楚辭云。濯余佩兮澧浦。史記索隱引作醴浦。蓋醴與澧通。馬釋爲水名者。無可易也。漢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縣入沅。此澧不作醴。與水經同。入沅卽入江也。漢志。武陵郡臨沅縣。沅水入于江。充者今湖南澧州安福縣也。臨沅者今湖南常德府武陵縣也。周官職方氏云。荊州曰。其川江漢。而不言九江者。何也。蓋九江孔殷。從江漢而朝宗于海者也。周官以江漢統之也。金蘭漢志不言縣焉。水經以爲縣者。蓋三國時置之歟。下雉者今湖北武昌府興國州也。言利水西南注江者。水經注所謂青林口也。繇是言之。水經注言九江者。蓋與水經異矣。此不言九江在下雋也。西陵者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也。漢志。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此言淮水者譌也。漢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縣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縣入決。雩婁者今河南光州商城縣也。水經注云。決水世謂之史水。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以漢志金蘭之淮水爲灌水也。此從譌而爲之說爾。蓋與此於利水言金蘭者不同。胡氏以灌水言之。謂東陵當在河南光州固始縣西南。而南直湖北黃州府黃梅縣之北也。蓋去江六百餘里矣。非也。黃梅古尋陽也。詳荆州疏。蔡傳云。東陵巴陵也。曾氏云。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矣。蓋相爲東西也。胡氏從焉。今攷三國時。吳改夷陵曰西陵。非古稱也。不可以言禹貢

也。今巴陵屬湖南岳州府焉。夷陵者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也。說文云。迆衺行也。引此經而說之。善矣。釋文引馬云。迆靡也。此於文未洽也。鄭東迆義見書疏。會合。釋詁文。經云。東迆北會于匯。以一句讀也。其曰東迆者。可微讀之爾。阮氏謂鄭從東迆絕句焉。非也。阮氏以爲東迆者。南江自石城東出也。北會于匯者。東迆之南江北會于震澤也。孫氏說同。此申鄭義而失之也。經所謂于匯者。蒙上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也。如其說。經不當曰北會于震澤乎。今言震澤而曰于匯。是與上文淆矣。何以明其爲震澤而非爲彭蠡邪。此非史文之譌也。姚氏云。北會于匯者。其巢湖也歟。亦申鄭義而失之也。蓋鄭義不皆存。當据經上下文而推

之矣。石城見揚州疏。巢湖今在廬州府廬江縣北七十里。胡氏云。江自沙羡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此連東迆北爲言。則誤於東陵卽巴陵者也。沙羡見導山大別疏。夫漢統於江。故經言江者通上下文以互明。其於南江躍如也。自鄭氏樵謂經文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朱子稱焉。而蔡傳且疑北會諸文之反戾矣。皆未察於文變故也。且察此于匯爲蒙上文者。何至如吳氏澄疑東匯句當在東迆句上乎。察此于匯爲漢匯者。何至如金氏疑于匯當爲于漢乎。胡氏云。揚子江。昔廣四十里也。瓜洲者江中一洲爾。今瓜洲北連揚子橋。而江面惟七八里焉。蓋胡氏据當時言之也。然則執今之水道而疑古之經文。可乎。僞傳云。有

北。有中。南可知。此於義未融也。以其不自北會者而言南也。經上文云。南入于江。自北而言也。今云。北會于匯。自南而言也。胡氏云。南江無用循行。故導水無文。非也。此省文爾。豈無文乎。胡氏云。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非也。如一水而三之。非分入海焉而名曰三江。不徒多爲名而亂人耳目乎。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沇音兗　溢音逸

此導水不言自亦不言山者。蔡氏謂其出非一也。沇水者濟始出之名也。溢者自地中滿而溢出也。溢亦作軼。滎卽滎波也。詳豫州。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

而南溢爲滎澤。是也。出者旣伏而又出也。吳氏謂平地出水自下而涌也。陶邱地名。爾雅曰。邱再成爲陶邱。菏郎菏澤也。詳豫州。汶詳青州。秦氏曰。又東北會于汶者。又東則一讀焉。又北東入于海者。又北則一讀焉。蓋据經上下文言又東又北者而明之也。漢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縣入河。軼出滎陽縣北地中。又東至琅槐縣入海。水經曰。沇水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此備漢志所不言者矣。漢志。濟陰郡定陶縣。陶邱在西南。此濟所開出也。水經曰。濟水東北至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明其爲會也。蓋濟水之勢。言經者以爲三伏三見焉。蔡氏謂其性下勁疾者是也。此導四瀆之濟

也。涌音湧。讀音逗。槐音懷。聞去聲。見亦燕反

述曰。濟漢志作泲。說文云。泲沇也。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蓋二者不同。史記。泲作濟。則假借也。今本與史記同。房子者今直隸正定府贊皇縣也。蔡傳云。溢滿也。此於義未悉也。孝經云。滿而不溢。廣雅云。溢出也。史記作泆。鄭本同。出說文引作至。譌也。引爾雅者。釋邱文。書疏引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秦氏者。繼宗也。明儒。垣者今山西絳州垣曲縣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亦兼之矣。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瀰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注云。瀰沇聲相近。卽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今原城東北有東邱城。胡氏云。共山今在濟源縣北十二里。故原城今在濟原縣西北二里。是也。武德者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也。滎陽詳豫州疏。漢志云。軼出滎陽北地中。此與鄭豫州注言澤在其縣東者不同而同。胡氏云。蓋澤起縣北。歷其東也。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云。公羊傳曰。直泉。直猶正也。此据昭五年公羊傳也。邢疏引李巡云。水從下上出。曰涌泉。釋水云。濼大出尾下。郭注云。尾猶底也。蓋皆軼出地中者焉。曾氏鞏云。歷城之西。有泉涌出。名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蔡傳稱焉。歷城者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也。戰國時所稱齊歷下者歟。琅槐者今山東青州府樂安縣也。溫

縣今屬河南懷慶府焉。今濟源重出而合流於溫矣。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焉。說文云。滎絕小水也。閻氏云。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蓋濟獨以小水絕河而南者也。或曰。濟絕河不亂者。書疏云。以河濁濟清故也。此從僞傳言濟入河竝流者而爲之說爾。蓋與吳氏言伏而絕河者不同。而吳氏之義符於漢志矣。於說文亦符焉。閻氏辯僞傳而未辯此也。失之矣。水經河水注云。東阿縣有大井。歲嘗煮膠以供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沈氏括云。東阿濟水所經也。又云。阿井水性趣下。清且重。用攪濁水則清。又云。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下皆流水。蓋宋時猶然也。續漢志云。河內溫。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然此枯而非絕

也東漢時非復出乎水經注可攷也若滎澤則東漢時枯矣而杜氏左傳釋例郭氏山海經注言滎陽濟水者皆詳則晉時復出也迨唐章懷太子後漢書王景傳注言濟水者言溫縣而不言滎陽閻氏據之以爲前乎唐而濟復枯也遂至于今矣溫縣濟水入河故道今再變焉道光元年武陟河決既塞而隄下水涓涓不絕百計塡之踰年迺止蓋其地古之濟所繇入河者也史記集解稱鄭引地理志言沇水言泆爲滎者與班氏漢志義同又鄭云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此與班氏漢志作在西南者不同壽張者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也蔡傳云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河不言會也蔡言勢均者於義未悉也江列四瀆而漢附之非勢均也而經言會于匯焉濟列四瀆而汶入之非勢均也而經言會于汶焉何也禮曰四瀆視諸侯則會如諸侯之會也五等諸侯非勢均也而春秋皆書會矣又北東史記作又東北蓋倒文而亦適也今入海之道古之濟亦僅存焉而已古之濟所謂三伏三見者何也經云東流爲濟此以濟之一見而知其先有一伏也經云溢爲滎此以濟之再見而知其先有再伏也經云東出于陶丘北此以濟之三見而知其先有三伏也自是則無伏焉蓋皆據經文以明之而非取諸唐書許敬宗傳所言者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言山而言自者明其山爲淮之自出也而淮亦無異名矣下文言渭洛者皆同蔡氏謂淮與渭洛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爾非也蓋此自爲自出之自焉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其言出者言自出也淮陵者淮浦之譌也水經曰淮水出平氏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傅氏曰胎簪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爾泗沂詳徐州水經曰淮水東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蓋沂入泗而泗統沂入淮明其爲會也此導四瀆之淮也○謹案淮列四瀆其於河也異瀆也其各獨爲瀆者天地之性也即水之道也經言禹分而導之此經術也自宋神宗及金章宗時河決而南徙者漸奪淮矣迨元世祖時會通河成明孝宗時築隄而絕河北流於是乎河淮同瀆焉則以資漕故也而東南之水患多矣夫同瀆則不利其行非異瀆之常也治水者察焉

簪作含反

述曰禮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此言自出之自也其例也平氏者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也桐柏山別延者遠則後世有別名之者矣大復胎簪皆別名也故漢志於大復則繫之曰桐柏大復山續漢志說文與漢志同繇是推之可曰桐柏胎簪山矣淮陵者今安徽泗州盱眙縣也其地距海則遠焉漢志臨淮郡淮浦縣游水北入海水經注謂淮水分爲游水矣則淮水當繇淮

浦入海也。水經云。淮水東至淮浦縣入于海。淮浦者今江
蘇淮安府安東縣也。或曰。淮陵者淮陰之譌也。今淮陰縣
屬淮安府清河縣焉。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也。蓋古義也。漢書平當傳云。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漢書
溝洫志云。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又云。河水溢溢。
商行視。圖方略。非皆以經術治河者乎。行讀去聲。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皆詳雍州。酈氏曰。渭水出首陽縣南谷山。在鳥鼠山西
北。此据後世山名也。非古稱焉。蓋南谷山卽鳥鼠也。後世
又別名之爾。鳥鼠同穴。一山名上從省文。惟稱鳥鼠焉。此
備稱之存本名也。爾雅曰。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蓋山以物名也。漢志稱禹貢導渭者曰。又東至于涇。蓋會
于作至于也。史記亦作至于。此猶導江者曰。又東至于灃。
其言至于者亦水名也。雍州言渭者曰。漆沮既從。蓋渭東
入河。而漆沮東南從之。以衡過之而過從者也。鵌音塗鼵音突
述曰。首陽詳雍州疏。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
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蓋明其別名也。水
經注云。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
流。過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非也。此未察於省
文與備稱者爾。嶓與嶓冢。豈亦非一山乎。水經注引鄭云。
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
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
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鄭不言鼠名者。殆非鄭遺之也。其
引鄭而遺之歟。鄭言二山者。殆從地說而失之也。引爾雅
者釋鳥文。僞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
牡。此二者不同。爾雅郭注竝存之也。或曰。有官隴西者。謂
張氏說然。釋鳥云。鵽鳩寇雉。此鄭所据也。管子霸形篇云。
今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同穴。蓋譏乎違喪不處內之
禮者也。史記云。又東北至于涇。蓋會于作至于。且有北字
焉。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皆詳豫州。洛與雒通。漢志。宏農郡上雒縣。雒水出冢領
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蓋以經推之冢

領山卽熊耳也。後世又別名之爾。獲輿亦熊耳之別名也。
漢志言獲輿曰。熊耳獲輿山。斯繫之主名矣。則亦當言冢
領曰。熊耳冢領山。今不言者。文未備也。山海經曰。洛水出
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曰。熊耳之山。伊水
出焉。郭氏曰。熊耳在上洛縣南。繇是言之。漢志言伊水出
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者。郭氏則以爲在上洛縣矣。明熊
耳之別延者遠也。或曰。讙舉者獲輿之譌也。或曰。讙舉亦
別名之又別也。或曰。山海經其以熊耳獲輿山而統兼乎
熊耳冢領山者也。蓋與漢志不同而同。故水經曰。洛水出
上洛縣讙舉山。今据禹之主名。以通後世之別名。備推之
而可見矣。○謹案導水之序。互明其導山者也。合黎三危

積石。在岍及岐之西北。導山蓋未備也。今合黎則導弱水而至焉。三危則導黑水而至焉。積石則於此導河焉而西北之導山備矣。弱水所至非東流而西流也。黑水所入非東海而南海也。其皆異也。非導之無以明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蓋爾雅自南而北言之。自江而河。其大之至也。自淮而濟。其大之次也。而漢統於江焉。今禹貢自北而南言之。自河而江。自濟而淮。皆四瀆之尊也。故禮曰。四瀆視諸侯。北條之山。自壺口大華而下。河則行乎其間。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而下。江漢則行乎其間。其導之也。皆先乎導濟導淮。其大之至也。北條之北。王屋則濟始焉。北條之南。桐柏則淮出焉。其導之也。皆繼乎導河導江。其大之

次也。故爾雅曰。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四瀆之外。曷言乎渭洛。蓋渭洛皆入河也。導之則盡乎河瀆之勢矣。渭出於鳥鼠焉。洛出於熊耳焉。其山皆北條之南也。而渭行乎岍岐荊山之南。彼北條之北。其所導豈虛乎哉。此九者皆其大要也。原與源通。讙音歡

述曰。上雒華盧氏。詳豫州疏。言漢志文未備者。以班氏未畢其書故也。詳大名疏。書疏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也。非也。史文無例。豈無義乎。蔡傳則求其義矣。而未得焉。以惟求之先後開也。引爾雅者釋水文。引禮者王制文。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栞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隩於報反又於六反讀去入二聲滌音迪陂彼眉反台音詒行去聲

此史總敘九州水治之成功。而明其功以德成也。同。謂同功也。兗州書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水治而九州皆所同功矣。蔡氏曰。隩。隈也。厓內近水爲隩。是也。宅。居也。言四方之隩。已可居矣。九者。蒙九州之文也。栞謂栞木。始事也。旅謂旅平。終事也。蓋九州之山。王氏謂舉始終而見其既治焉。滌者。條達之也。九州之川既自川流而條達其源矣。陂澤障也。國語曰。陂障九澤。又曰。澤不陂障。是廢先王之教也。今九州之澤既障焉。四海者對九州之稱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今九州水治。而四海皆來會

同矣。若貢使之來也。左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蓋府者。金氏謂官府也。孔甚也。鴻範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今九州水治。則五行治而穀皆治焉。是甚修也。禹貢於六府。惟火未遽知爾。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蓋修火之利而佐禹焉。庶。眾也。眾土者。蔡氏謂非特穀土也。財者非穀土而雜出之貨財也。冀州土賦。八州土貢。皆統焉。蓋於此稱土賦則八州所無。稱土貢則冀州所無。以其皆百貨之財。故禹灋統稱之曰財。賦即穀土之田賦也。所出穀米兵車。禹灋不以貨財稱也。三壤者。鄭氏謂上中下各三等也。蔡氏以爲穀土。是也。蓋穀土之三等之中。又各有三。此以九爲三。而成其正灋也。中邦者。九州之中國

也。經不曰成賦九州者。以九州邊裔。或連統夷地。不皆用賦灋也。若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者也。蓋衆土者財賦所出。凡衆土爲色爲質者。交相正辨焉。斯致愼乎雜出之貨財。穀土之田賦矣。而於穀土。皆灋則乎三等之土壤。以成此賦納賦兵者於中邦。此愼賦也。而愼財可知矣。貢有至於四夷。而賦惟及於中邦。故成賦繫之以中邦焉。錫賜也。土者九州諸侯國土也。姓者以所由生而姓之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言立有德以爲九州諸侯也。國語曰。祚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堯以其能佐禹而賜之也。經不言氏者。諸侯以國氏焉。有土。則有氏矣。經所以特言錫土姓也。祗敬也。台朕。皆

我也。我者史之我堯舜及禹也。此如春秋書我者我魯一國人也。距違也。蓋九州水治之成功。至於土工既休。海夷皆會。民賦樂成。繇是胙土而諸侯賀賜。是皆不距違我之行事矣。是奚先而至此哉。惟敬我德以先之。則皆從我之德而不距違我之行事焉。蓋功以德成也。大學曰。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亦斯意也。○謹案禹治水而成功。堯舜用禹治水而成功。其功皆莫大焉。故經曰告厥成功。禹之意自堯舜言成功也。而言禹貢者。又當自禹言成功也。史之文宜兼統之矣。台朕言我者可兼統之辭。而史必敘我功以德成也。豈迂乎哉。魯語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左傳曰。美哉禹功明

德遠矣。然則用禹者其明德不當及邪。夫所謂祗敬台德者。非空言也。實事也。所謂德行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故書曰。洚水警余。其警也。其不先自偷也。其敬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其憂也。其交警於先也。其敬也。敬則能明。知人之哲。鯀殛而禹興。雖用重罪人之子。而天下不以我堯舜疑也。禹聞堯舜之命而遠行焉。忠臣愛君。孝子痛親。其敬也。有繇然矣。故皋陶謨稱禹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斯不亦敬之至邪。而其人才世爲天下灋者。若益若稷若皋陶若四嶽。皆隨我禹宜力矣。非先動於我敬德者邪。繇是言之。禹貢之書。灋度之書也。非

敬則無以變通而行之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灋度。其亦所謂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與。隈烏回反胙與祚皆靖故反樂音落雎音睢

述曰。禮運言大道者云。是謂大同。或以言此經。其於下文。則汎矣。此經言成功。蓋同者若表記之言同功也。僞傳云。所同事在下。傳以爲起下之辭也。然以灃水攸同例之。非必起下焉。卽如傳言。所起者當至九澤既陂而止矣。蓋以九之爲文。承九州而遞來。而其下隔以四海會同之辭也。書疏止於成賦中邦。非文之駐勢也。蔡傳自六府孔修而下分節焉。而錫土姓。又以一言獨分節也。則碎矣。陳史記漢志作奧。此假借也。詩衛風云。瞻彼淇奧。其例也。大學引

詩作隩。釋地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邢疏謂此誤也。當作外爲鞫。詩大雅云。芮鞫之卽。是也。隩又作墺。說文云。墺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襄四年左傳云。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杜注云。九州之道。則九道豪九州言之矣。九山其例也。史記索隱以爲導汧而下九名山者。非也。源與原通。周語云。封崇九山。汨越九原。其義也。說文云。滌洒也。言分釃之也。洒與灑通。周官條狼氏注云。條當爲滌。謂滌除也。然狼藉者除之。則條達矣。蓋滌有條達之義焉。亦分灑之也。滌文從條。其義也。引國語者周語文。詩澤陂毛傳云。陂。障也。引爾雅者釋地文。此四海以地言也。蔡傳以水言非也。周官大宗伯云。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此諸侯見天子禮也。今在堯時。惟言其來會同爾。非如周官諸侯禮也。經云。西戎卽敘。則必有卽就乎會同者矣。而貢使之來。其見於冀徐揚梁雍諸州者。則四海備焉。引六府者文七年左傳文。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五行之官。又云。稷田正也。此六府之官也。詳堯典羣神疏。禮運云。脩火之利。修猶脩也。史記。庶訓衆。厎訓致。史記集解引鄭云。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其財物之稅。皆灋定制而入之也。鄭於致言貢。則經文偏矣。此鄭据周官以貢致用而言之也。然堯時冀州豈有貢乎。鄭三壤義見史記集解。釋詁。灋則義同。蔡傳云。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此言土賦者。於義未析也。九州之賦。

惟冀州有土賦焉。其餘八州。則田賦而外惟稱土貢也。不稱土賦矣。四夷之貢。彼自來貢焉。非制貢及之也。故經曰。島夷皮服。不言貢也。豈言賦歟。詳冀州疏。土壤亦詳焉。或曰。成平也。言平賦也。今攷經言成功。則成賦昭然矣。愼賦者該乎平賦也。引賜姓者隱八年左傳文。釋文云。胙報也。引國語者周語文。韋注云。祚祿也。今以詩說言之。契封商姓子。稷封邰姓姬。皆堯賜也。史記云。商姓子氏。周姓姬氏。則淆矣。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蓋錫土不錫姓者有矣。禮未盛也。經則書其盛者焉。史記集解引鄭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

行。此鄭讀中邦下屬焉。中邦在九州之內。而九州邊裔豈悉中邦乎。鄭言敬說者非也。祗敬釋詁文。鄭言敬者不以爲天子自敬也。失其本矣。說文云。台說也。鄭義同。如曰敬說德先。而不添文釋之。謂誰德乎。且不距違者非卽敬說乎。台朕我。釋詁文。春秋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吳伐我。此春秋我魯也。蓋統魯一國人而書之矣。我義詳康誥疏。金氏云。台朕指禹也。不若作禹自言。王氏炎云。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爲堯舜非也。胡氏從焉。失之矣。夫善則稱君。是豈有伐善之聖人乎。皋陶謨稱禹言治水者。欲帝念艱難也。非伐善也。且經上下文皆史敘之辭。若禹自言台朕者。而無禹曰之文。不已突乎。夫敘問答者或無某曰之文。以其

上下文可知也。如孟子敘許子者。是也。今非其例也。呂氏云。史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盡力焉。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也。此以力與德對言。而不以功與德對言。於文未洽也。陳氏櫟云。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敎化之精微寓焉。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此雖之爲言。於義未融也。非顯微一致也。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蓋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也。僞傳云。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傳汎言之也。書疏云。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然既美禹矣。能不美堯舜乎。蔡傳云。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我之所行

也。此蔡以保成功言也。如其說。經不當次於告厥成功下乎。今何爲而次於斯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引明德者昭元年左傳文。引易者乾文言文。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敎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甸田徧反　銍之室反　秸凡八反　采如字　綏音雖　要平聲　蔡素葛反　漸子廉反　被皮寄反　訖居迄反

此史終敘禹制五服之土而告成功也。蓋互明上文九州中邦之義。而申結不距朕行之意。故禹貢於是終焉。是與篇首言禹敷土者相爲始終也。天子之都方千里。先天下而稱曰甸服焉。今言五百里者。分一面而言之也。國語稱周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此以禹制明周制焉。蓋周曰王畿。不稱甸服。今稱甸服者。周監於夏。本禹制千里也。甸治也。甸以治田。即甸以治兵也。古者寓兵於農焉。服事也。所以事天子也。詩曰。維禹甸之。蓋中邦之事皆然矣。而天子之都特名甸服者。以治田治兵之事而先天下也。賦即田賦也。納者入也。以賦所出穀而入於天子也。蔡氏曰。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稾也。半稾去皮曰秸。是也。蓋甸服內百里。則至近矣。次二百里。次三百里。所納入者其穀有總焉有銍焉有秸焉。以次遞輕

也。自穀食而外。其總銍之用。先備乎戎馬之芻。而客禮用芻者次之。若祭禮則有稾秸之設焉。服者承甸服而言。謂服戎也。猶詩言共武之服也。蓋甸徒而服事於兵戎。亦田賦中事矣。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此非古之道也。祭義曰。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蓋甸徒即服戎也。經於三百里言服者。舉其中而言。明其上下遠近皆服戎也。古者舉國皆兵焉。甸服內次四百里。次五百里。不言納者。蒙上省文也。雖遠而亦納者。欲甸徒省饋運於不知也。義也。亦智也。遠至五百里而止。其所納則遞輕也。仁也。粟穀實也。粟既舂者曰米。鄭氏謂入粟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外不言賦者。以其可互明也。史記曰。甸服外五百里侯

服。蓋其自內服而外服也。則外服諸侯自斯始矣。故曰侯
服焉。侯君也。候也。以邦君候王事而事天子也。馬氏曰。采
事也。各受王事者。是也。侯服內百里。於天子甸服尤近矣。
宜受王事而事天子也。故曰采焉。周制采服者因其名而
遠及之爾。男任也。史記。男作任。於男言邦者。互文也。明皆
爲采邦侯邦也。周書曰。侯甸男邦采衞。亦通上下而稱邦
也。侯服內次二百里。於天子甸服亦近矣。宜分任王事而
事天子也。故曰男邦焉。此男非男爵之男也。蓋男爲侯服
次二百里之名。周制男服者因其名而遞加之爾。諸侯者
若堯典稱羣后也。羣后五瑞。則公侯伯子男五等矣。而古
皆統稱之爲諸侯。此侯服所繇名也。故侯服曰采曰男而

外其餘凡三百里。皆曰諸侯焉。蓋曰采曰男。亦諸侯也。以
其皆近甸服。則爲異稱爾。史記曰。侯服外五百里綏服。蓋
自甸服而侯服而綏服。皆中邦也。惟綏服則爲中邦內外
之防。安中邦者必自斯謀矣。故曰綏服焉。綏安也。以安中
邦而事天子也。揆度也。奮者奮力也。衞者衞禦也。此周制
衞服所繇名也。綏服內近內三百里。則揆文教焉。所以治
內而安中邦也。綏服內近外二百里。則奮武衞焉。所以威
外而安中邦也。此文武非偏分。各以急先務者言之爾。蓋
揆文教則效順而善其武衞矣。三百里亦奮武衞焉。詩曰。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遂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奮武衞則
去逆而行其文教矣。二百里亦揆文教焉。詩曰。武夫洸洸。

經營四方。遂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蓋綏服竝言文武者。
以其可互明也。則綏服而內。盡乎中邦。亦明其皆揆文教
而奮武衞焉。經上文所以自甸服言賦兵也。下文所以統
四海言聲教也。詩曰。允文允武。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皆周監於夏者也。史記曰。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蓋要服三
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衞者。亦九州之內也。若青州嵎夷。徐
州淮夷。梁州和夷。皆然也。其外則九州之外也。是要服介
九州內外之閒。則自斯不可無要約矣。故曰要服焉。要約
也。以奉要約而事天子也。夷馬氏謂易也。蓋要服內近內
三百里。以其治治之。其治皆平易也。故曰夷焉。蔡氏曰。蔡
放也。左傳曰。蔡蔡叔。是也。蓋要服內近外二百里。亦夷也。

而蔡放罪人於此。故曰蔡焉。史記曰。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蓋自斯爲四海而遠矣。故曰荒服焉。荒遠也。雖荒遠而亦
事天子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故曰。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蓋殷制本禹之績也。
蠻馬氏謂慢也。蓋荒服內近內三百里。去九州既遠。其俗
本慢禮也。故曰蠻焉。流者蔡氏謂流放罪人是也。蓋荒服
內近外二百里。亦蠻也。而流放罪人於此。故曰流焉。堯典
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蓋要服之蔡固流放矣。而蔡者所
居猶未若流於荒服者之遠也。堯典曰。蠻夷猾夏。此統要
服荒服而言之也。此所以命皋陶作士而治兵也。即奮武
衞之義也。堯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所以

咨州牧而柔遠也。卽揆文敎之義也。漸覆也。被及也。謂覆及之也。杜氏曰。沙州敦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此西方流沙也。自西迆而北矣。朔北方也。北方流沙。若漢志所謂居延澤者。卽自西迆而北之流沙。遙接焉。今北方瀚海。皆流沙也。曁及也。蓋朔被及于流沙。南漸及于海也。沈氏以爲蒙上文者。是也。敎在近而遠者得聞。謂之聲敎。訖吳氏謂盡也。四海卽東狄戎蠻所在者也。錫者。執贄與之也。圭用元者。蔡氏以爲治水成功。象水之色黑也。蓋五服之土。各五百里。分一面而言之。爲二千五百里。合兩面而言之。爲五千里。此絕長補短而爲數也。其地勢東南至海而漸之。西北不至海。則至流沙而被之矣。

而堯舜及禹。祗台德先者。其德之聲敎。則盡止于四海焉。不以地勢限也。此其不距朕行也。故禹遂執贄與之元圭。而告其治水成功矣。皋陶謨稱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其事也。蓋外者九州之外也。則中邦在九州之內矣。其在中邦之外九州之內者。則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也。經上文言九州之土者。所以言成賦中邦而別之也。刈音艾。稾果考反。共音供。不與之與音預。舂音鍾。任平聲。度徒洛反。鹹音緘。洸音光。易以智反。蔡氏蔡叔之蔡如字。氐音低。辟必益反。濅與浸同。覆浮去聲。瀚音翰。

述曰。書疏云。鄭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鯀疏言之。此鄭從古文說也。蓋誤會乎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史記云。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蓋遷以二千五百里爲一面焉。則甸服自百里而遞分至五百里者。皆甸服五百里內所遞分也。卽千里甸服之分一面爲五百里也。豈弼而增之於其外邪。則侯綏要荒可推也。此遷從今文說也。是也。詳皋陶謨疏。史記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則遷說之誤矣。甸服卽天子之國也。奚言以外乎。經言甸服者。豈別言天子之國乎。釋文於皋陶謨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此馬從古文說也。書疏云。馬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

六千里。賈逵說同。蓋書疏之誤也。賈馬皆傳古文。釋文引馬者。豈若斯乎。則賈說亦非若斯矣。若斯者。豈不爲至于六千乎。引國語者。周語文。韋注云。規規畫也。此於義未悉也。今攷周髀云。圜出於方。蓋算術規圜矩方。今曰規方者。明其絕長補短而爲方也。甸治。詳冀州厥賦疏。引詩言禹甸者。亦詳焉。納漢志作內。說文云。總聚束也。蓋聚而束之。則禾本全矣。詩臣工云。奄觀銍艾。毛傳云。銍穫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艾與刈通。蓋以銍刈禾而穫之。因名所刈禾曰銍焉。秸漢志作戛。釋文云。秸本或作稭。說文云。稭禾稾去其皮。其義也。釋文引馬云。秸去其穎非也。說文云穎禾末也。去穎。則其輕幾何。周官委人云。軍旅共其薪芻。此

芻以飼戎馬也。掌客云。薪芻倍禾。此芻以飼客馬也。秸亦作秸。禮器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注云。穗去實曰秸。禹貢三百里納秸服。此其曰去實者。据爲祭席時言之爾。若納秸時則非去實也。引服義者詩六月文。釋文云。共。王音恭。鄭箋云。服事也。言共兵之事也。古稱兵之器曰兵。稱執兵之人。亦曰兵。詳大誓疏。漢志顏注云。服者謂有役則服之爾。然此當承甸服而言豈汎言服役乎。夏小正云。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今不以言此經者。以經言納秸。則服田之事已見也。蔡傳云。服者服輸將之事也。然經言納者。卽輸將也。奚別言之乎。金氏云。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聖人制賦。自百里而止二

百里焉。粟米不復言納者。蓋行百里行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輸之爾。夫三百里之民。力則勞而賦則省也。然自三百里言之。則自納者豈止二百里乎。合自納與轉輸者言之。不有九百里之勞乎。今据經文。所納之秸則異而所納十一之賦穀則同。安見其省乎。蓋遠者猶賦粟米。則近者賦穀可知也。胡氏必謂納秸者徒納稾而已。然則三百里之民。獨無入穀於天子。而歲爲九百里轉輸之疲民。不自媿乎。緜是言之。則服不以轉輸言矣。僞傳云。秸稾也。服稾役。書疏云。服稾役者。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竝有所納之役也。此以納秸之納爲服焉。非也。或曰。詩生民云。禾役穟穟。毛傳云。役列也。傳釋服爲稾役者。猶禾役也。呂氏

春秋云。得時之麥。二七以爲行而服薄。此服卽秸服也。如其說。秸服之行列。其可納乎。說文云。粟嘉穀實也。鄭粟米義見詩甫田疏。又鄭釋秸者與馬同。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云。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夫人親舂。是也。內與納通。此周制之納粟也。而禹制可推矣。甸服者甸粟之所緜也。周官云。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舂人掌共米物。此粟與米之異也。酒誥云。越在外服。又云。越在內服。此自外而內也。禹貢則自內而外矣。侯君。釋詁文。白虎通云。侯者候也。釋詁云。采事也。馬采義見史記集解。周官職方氏采服疏云。采者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猶馬義

也。夫爲王而有事於民。卽所以事天子也。禹貢之采。以近甸服而名之。周制之采。以遠王畿而亦名之。蓋受王事者。近宜然。遠亦宜然也。猶周制甸服不同禹貢。亦遠近皆宜然也。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非也。夫取其美物而名之曰采。豈聖人正名而示諸侯者乎。江氏以言此經。失之矣。蔡傳云。采者卿大夫邑地也。非也。古者天子之卿大夫。其受地視諸侯。故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世也。此王制參古制言之矣。蓋縣內諸侯者在甸服內也。外諸侯者。在甸服外也。縣內諸侯之祿。卽食采也。當在內服焉。豈在外服諸侯世國之地乎。故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

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即禹貢之大略也其於外而曰采者明乎采者事也如周制外諸侯采服之采也非內諸侯祿食之采也王制云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此非謂其采地不在甸服內也蓋近者以共百官先急之也遠者以爲自御後緩之也葉氏夢得云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王所用也今攷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言王所進用也鄭注云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此於義未析也胡氏執之非也周制天子之卿大夫其采地皆在王畿內矣若周召采地者今可攷焉隱元年穀梁傳云祭伯寰內諸侯寰內者縣內也蓋異於外服之侯服矣亦周監於夏者也男今本與漢志同史記作任從今文也白虎通云男者任也本大戴禮也酒誥云侯甸男衛白虎通引酒誥男作任亦從今文也昭十三年左傳云鄭伯男也蓋鄭者伯爵而男邦焉釋詁后侯義同蔡傳云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蘇氏云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緜今攷之經曰諸侯此統乎五等之諸侯也蓋男爵在斯矣則男邦豈男爵邪以爲小國在內依天子也則侯服而外豈無小國乎將無以依天子乎將聲敎且不訖于侯服而外乎綏安釋詁文揆度釋言文詩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言武之奮力也詩常武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亦言武之奮力也然其奮力必先習之素矣古者田

獵習兵安所往而非奮力乎釋鳥云雉絕有力奮蓋奮者奞在田上也奞讀若迅鳥迅飛也今甸兵奮力則在田上焉詩常武云如飛如翰緜素奮而然也古者士執雉其取其奮力乎亦禮意之一端也謂武衛至綏服始奮之者非也周官職方氏衛服疏云衛者爲王衛禦也周官巾車云革路以即戎封四衛注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是也蓋衛之兵謀禦外則必守內也引敎義者詩泮水文下引詩允文允武同鄭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詩疏云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左耳也引武夫者詩江漢文毛傳云洸洸武貌引吉甫者詩六月文毛傳云吉甫尹吉甫也憲灋也詩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蓋禹貢之義也廣雅云要約也蓋若史記言漢與匈奴爲約也孟子云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此要服之夷也釋詁云夷易也馬夷義見釋文漢書稱班超言待蠻夷者則云宜蕩佚簡易此在西域言之也即平易者無不宜矣釋詁平夷義同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昭元年左傳略同釋文云上蔡字素達反說文作𣂈下蔡如字杜注云蔡放也即此經之古義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蔡灋也受王者刑灋而已馬以蔡與𣂈同則爲刑灋矣然蔡之刑灋豈所以治夷乎書疏引鄭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鄭讀蔡如𣂈焉然賦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釋言云荒奄也

說文云。奄覆也。詩天作毛傳云。荒大也。所覆者大。則遠矣。
詩魯頌云。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此在中邦而言荒遠也。今
荒服之遠。則爲至于五千者之盡焉。釋地云。觚竹北戶西
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此其遠又在荒服之外矣。故以四荒
爲名。而不以服言也。則荒服宜以服言矣。史記集解引馬
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周語荒服注云。荒裔之地。
荒忽無常也。蓋與馬同。而書疏以馬說爲王說焉。錄是言
之。彼既荒忽矣。何以爲服事乎。此非荒服之名義也。漢書
蕭望之傳云。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此以來服言者。非
五服一例也。來服無常。則與聲教訖于四海者違矣。引殷
事者。詩殷武文。毛傳云。辟。君也。鄭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

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來辟猶來王也。以歲時來朝覲
於我殷王。其義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蠻慢也。禮簡怠慢。來
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馬釋蠻者以轉聲爲訓義
也。蓋謂其俗本慢禮也。而其辭若我慢其人者。於文未洽
也。今節焉。馬釋流者。亦非也。史記云。匈奴逐水草遷徙。無
城郭常處。此匈奴則然。而以概荒服。可乎。鄭王制曰流注
與馬義同。書疏引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爾。故云
蠻。蠻之言緡也。說文云。緜不絕也。江氏以爲鄭讀蠻爲緜。
故訓爲緡。蓋緡亦不絕之義也。今攷詩釆芑云。蠢爾蠻荊。
大邦爲讎。則馬以蠻爲慢也。有繇然矣。毛傳云。蠻荊荊州
之蠻也。或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荊蠻來威。不作蠻荊。蓋

於毛傳叶矣。然春秋不書楚爲荊乎。則今本詩文非失也。
風俗通云。蠻者慢也。其古訓邪。王制云。南方曰蠻。今此則
通言乎四方矣。韓在雍州也。而韓奕之詩曰。因時百蠻。衛
在冀州也。而抑之詩曰。用遏蠻方。其例也。堯典言流者。流
放罪人而三居之也。大學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
與同中國。其義也。唯與惟通。馬氏云。大罪投四裔。次九州
之外。次中國之外。此三居也。蓋中國之外。卽四裔之近也。
裔者猶衣之末也。極四裔之遠者。則曰投焉。青州書曰。萊
夷作牧。定十年左傳稱孔子之於萊人也。則斥之曰。裔夷
之俘。且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此其近而非遠者也。詳堯
典疏。漢書溝洫志注云。漸浸也。廣雅云。被加也。蓋覆及之。

則遂加之矣。釋訓云。朔北方也。杜氏者佑也。唐書有傳。敦
煌郡今甘肅安西州兼之矣。流沙今在嘉峪關外焉。管子
云。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楚辭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
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謂此也。靡讀若漢書無不靡滅之
靡。五代史言使于闐者云。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
有聲如雷。禹貢流沙也。蓋瓜州連沙州者也。唐書西域傳
云。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
老駝引項鳴。輒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此自
西迆而北之流沙也。居延澤導水言流沙者詳焉。王制云。
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又云。西不盡流沙。此以地方
三千里言也。與禹制五千里者不同。說文云。漠北方流沙

也。淇與幕通。漢書所謂絕幕也。若今蒙古北瀚海也。沈氏者彤也。康熙時以博學稱。此釋朔南暨爲蒙上文者。善矣。大戴禮言舜者所以言南撫交阯北發息愼也。史記舜本紀同。沈氏言南暨者。以越之五嶺以南屬荆州。非也。閻氏云。揚越屬揚州。此從古義也。於經叶矣。胡氏謂揚越在九州之外。非也。詳揚州疏。漢書賈捐之傳云。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此讀曰朔南暨聲教。蓋失其讀矣。僞傳讀與漢讀同。釋詁云。及暨與也。蓋暨爲及與之義焉。今讀與爲豫。亦古不以四聲異也。然於文未適也。文六年左傳云。樹之風聲。胡氏以此言聲教者是也。若司馬相如言逖聽者風

聲也。釋詁云。訖止也。止則盡矣。史記云。帝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此以禹錫爲錫禹焉。非也。經於篇首云。禹敷土。謂土功也。故於篇終云。告厥成功。則當爲禹告君者矣。易益六三云。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蓋取諸此也。孟子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蓋算術之數。凡地勢長短不均者。虛實乘除。絕彼補此焉。其數則整也。其地則非整也。雖滕之五十里。且然矣。況禹制五千里者乎。故王制言四海之內方三千里者。亦曰。斷長補短。斷猶絕也。漢志云。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其徵也。自言經者不察於斯。以其數之整者而求其地之整焉。於是繪之爲圖。方五千里。甸服在中。其外則侯綏要荒。以

次成方。而蔡傳遂疑冀州北境無二千五百里矣。而顧氏遂謂幽并營三州非分自禹制九州矣。皆此圖非所圖者誤之也。禹時五服絕長補短。其地勢今可知也。其地限今無緜稍也。安可圖乎。禮鄉飲酒義云。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言偏於東海也。此自九州地勢之偏而言也。故九州不近西海焉。北海亦不近也。禮祭義云。夫孝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言四海而指言西北者也。放讀上聲。史記云。于窴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云。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厓。蓋乃北海云。漢書略同。若夫左傳言北海者。則不離東海矣。孟子亦然。楚辭云。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明其不近也。史記張儀傳云。司馬錯曰。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此言秦伐蜀也。蓋蜀爲西戎。史記正義以西戎釋西海焉。是也。卽釋地之義也。管子云。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此管子以爲橢圜也。此地勢之略也。山海經周髀呂氏春秋淮南子言地者。其數皆同。今言地圖九萬里者。天度里數於古不同爾。宣十五年穀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自漢儒言之也。今數三百六十步爲里。而里者。一百八十丈也。天度詳堯典疏。九州中邦。釋地稱之曰齊州。釋言云。齊中

也。然則三代之制奚若乎。詩商頌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自禹制言之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亦自禹制言之也。續者迹也。周書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言殷制也。而言康叔所治者。亦云。侯甸男衛。則周制也。其制皆三代相因而損益之爾。周官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九服在王畿之外也。與禹制幷帝畿爲五服者不同。然其地之不

同則無幾爾。金氏云。禹貢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也。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是舉兩面言之也。禹貢所謂五百里者。千里之分也。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二百五十里之合也。易氏祓云。九服每服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四千五百里。幷王畿千里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制者五百里之藩服爾。然禹制九州之外。其薄四海者咸建五長。卽周官藩服之域。其名雖增。其地未嘗增也。是皆得之矣。蠻服周官大行人謂之要服。蓋本禹所名者變稱焉。自侯而下六服。賈疏謂各舉一邊爲號。皆互而通也。自夷而下三服。賈疏謂亦自互而通。是以大行人總謂之蕃國

也。蕃猶藩也。詳酒誥疏。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蕃與藩通。繇是言之。周官要服則九州之內也。以禹貢通之。其要服三百里夷。而近綏服之衛者。則九州之內也。卽綏服中邦之外也。胡氏云。九州之內。制爲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五服之外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如其說。則所謂州十有二師者。不遺其義乎。失之矣。書疏引鄭皋陶

謨注云。堯制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蓋鄭言九州在要服之內者。据周官於要服下言九州之外也。此以周官通堯制。鄭非失也。禹制卽堯制也。鄭之失。則在於堯制外加禹弼爾。經於青州書嵎夷。於徐州書淮夷。於梁州書和夷。此要服之夷也。蓋堯制九州之內。中邦之外。則言夷矣。而言夷不言蠻也。蓋荒服之蠻。則九州之外也。釋地所謂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統近海及海表言之也。故曰。外薄四海。薄之云者。自九州之外而迫焉。鄭自荒服言四海者。則四海所繇始也。非謂四海盡於荒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制
也。蓋先王者通乎堯舜禹也。猶禮運稱上古爲先王也。此
以禹制明周制焉。侯衛者周書所謂侯甸男邦采衛也。賓
服者綏服也。韋注云。自侯至衛常賓見於王也。王者來王
也。終王者世一見也。此荒服所以亦爲服事也。韋注云。王
謂王事天子也。終謂終世也。蓋周監於夏。雖損益焉。而其
義通矣。周官云。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之
地域廣輪之數。鄭注云。輪從也。從讀縱平聲。賈疏引馬云。
東西爲廣。南北爲輪。蓋猶曰衡從也。周官云。職方氏掌天
下之圖。司險掌九州之圖。蓋分大司徒所掌也。則禹貢宜
有圖矣。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

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
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
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此裴氏所爲禹貢圖之
序也。今其圖亡矣。然得其序而推之。則圖若存焉。率讀若
律。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分若干里爲率也。準望者準天
文經緯而爲地理之望也。道里者人蹟所由也。此與虛空
鳥道不同。自道里言之。則有高下焉。有方邪焉。有迂直焉。
此三者與準望相求。皆以句股之灋求之也。方者正也。邪
者不正也。迂者曲而不直也。裴氏禹貢圖之灋。古灋也。今
內府地圖。古灋皆備焉。胡氏林翼議栞之圖。則本於斯
矣。今以禹貢說而案此今地圖。粲然亦禹貢圖也。故此不

附圖於後焉。

尙書集注述疏卷三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四

順德簡朝亮述

夏書

甘誓

甘地名。馬氏謂有扈氏南郊也。約信曰誓。史記曰。有扈氏不服。敢伐之。將戰。作甘誓。

述曰。馬義見史記集解。有扈氏者。蓋以國氏也。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也。約信曰誓。曲禮文。周官云。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其義也。甘誓。墨子引作禹誓。莊子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亦傳聞之異辭也。呂氏春秋召類篇云。禹攻有扈。以行

其教。蓋與墨子同。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所謂夏后相者。將別一事歟。甘誓。墨子謂之夏書。說文同。

大戰于甘。

此史特書其戰也。易曰。龍戰于野。又曰。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言戰者。君行乾道。以陽克陰也。鄭氏曰。天子之兵。故曰大。蔡氏曰。古者四方有變。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書曰大戰。所以著有扈不臣之罪也。

述曰。鄭義見書疏。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此非不知史文之義也。大戰者。非與戰之謂也。與戰者。敵國之辭也。大戰者。尊王之辭也。桓九年公羊傳云。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其例也。詳書序辨。詩六月云。王于出征。言征不言戰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言爲一方之長也。昭元年左傳云。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言皆不臣也。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此史追敘其將戰之誓也。乃者。語辭。不言召六事之人者。統於其長也。鄭氏曰。六卿者。六軍之將。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及士卒也。蔡氏曰。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長丁丈反。將去聲。

述曰。言乃者。猶堯典之乃命羲和也。鄭義見書疏。詩棫樸

疏。曲禮疏。又鄭云。周禮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鄭以周監二代推之也。今攷夏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此鄭之所据也。蔡傳以周之六卿爲鄉大夫。非也。今攷鄉大夫云。受教灋于司徒。小司徒云。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則鄉大夫豈六卿之謂乎。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扈音戶。勦子小反

有扈氏者。鄭氏謂與夏同姓也。五行者。鄭氏謂四時盛德所行是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三正者。馬氏謂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蓋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大傳曰。三統。三正也。夏正建寅。而言三正者。蓋古者。三正通焉。以

其一爲正朔。天下奉之。而其二者。亦從國俗所自行。若豳風之十月改歲。左傳之時月或不同。可推也。有扈氏不德而威。則侮五行。蓋威者不當爲而亦爲之。其事皆失常也。是與有德以撫五辰者倍矣。不敬而怠。則棄三正。蓋怠者當爲而不爲之。其事皆失時也。是與能敬以授民時者倍矣。二者惡之相因者也。勦亦絶也。天命用是勦絶之。用[illegible]固奉天也。倍音背

述曰。鄭有扈義見書疏。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言所親也。則有扈與觀皆夏之同姓也。釋文引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呂刑云。德威惟畏。此有德而威也。威侮則不德矣。鴻範云。威用六極。其句例也。鄭五

行義見史記集解。月令云。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中央土。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也。互詳皋陶謨五辰疏。馬義見釋文。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又云。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也。詩豳風七月云。一之日觱發。此建子之月也。以日言之者。一陽所生也。其詩於夏之十月。則稱曰爲改歲。以建子也。春秋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左傳以冬爲秋。此經稱周正。傳稱夏正也。左傳。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而卜偃對晉侯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亦以夏正介周正而言也。皆國俗所自

行也。互詳堯典月正疏。史記集解引鄭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也。今不出之者。經言三正。非汎言正道也。且鄭義亦於三統該之矣。蔡傳云。不用正朔。蔡於三正不遺其二乎。夫不用正朔。須厤無存。其事皆失時。則怠棄也。雖用正朔。須厤徒存。其事皆失時。則亦怠棄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非怠棄之端歟。春秋文公六年。則書之曰。閏月不告月。謹其端也。大戴禮言丹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周本紀引大誓言殷紂云。自絶于天。毀壞其三正。亦甘誓之義也。史記集解於大誓引馬云。動逆天地人也。此於甘誓與馬義若自異。而與鄭義若同。然推而言之。於義皆該也。夫三統之正。怠棄焉。毀壞焉。謂其事皆失時也。

則天地人之正道。能無動逆乎。彼紂非不頒正朔也。故於三正統言毀壞爾。不然。何不獨言正朔邪。如汎以天地人言。則經何不如易言三才者云也。勦說文引作剿。謂絶也。勦絶重文者。猶皋陶謨之言祗敬也。恭行墨子引作共行。下文共命亦然。史記同。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右者。鄭氏謂車左車右是也。兵車之灋。甲士三人。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攻治也。御使馬也。御馬之正者。謂進退合於兵灋。蓋御馬之政也。六月之詩所謂閑之維則也。不恭命者。卽下文之不用命也。蔡氏曰。左右不治其事。

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也。

述曰。言兵車之灋者。皆詩閟宮箋文也。蔡傳義同。鄭義見史記集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此甲士之車也。若夫主將之車。則異矣。成二年左傳云。晉伐齊。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郤克傷于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此主將之車也。詩淸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此之謂也。攷工記注云。攻。猶治也。說文云。御。使馬也。詩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言馬閑。謂戎馬也。蔡傳以王良詭遇言之。非也。此田馬

云爾。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此孫子所謂兵者詭道也。古未有焉。然兵灋無常。其不有變之正者乎。正。壘子引作政。史記同。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奴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左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蔡氏謂此以示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是也。奴者沒爲奴也。言輕則奴。重則戮。必無赦矣。上言戮于社者。舉重言也。○謹案甘誓者。用兵之大灋也。誓師而言天討之繇。王者所以不得已而用兵也。用兵之道。莫先於明賞罰。誓師而先明之。王者所以能用兵也。六事者。自六卿而分之。六事不同。而同於能兵。以此見古人無不知兵者也。故車戰之灋。後世能變之。而大灋之不能變者。萬世賚焉。祓音弗釁虛振反從去聲

述曰。說文云。戮。殺也。引禮者。曾子問文。大傳云。古者巡狩。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引左傳者。定四年文。周官小宗伯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蓋祝設之也。周官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是也。詳逸文疏。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蓋陰陽之義也。壘子云。賞于祖者。告分之均也。戮于社者。告聽之中也。不用命。唐石經作弗用命。小宗伯注引作不用命。以上文例之。作不者是也。奴。梅本作孥。周官司厲

鄭司農注。引作奴。漢書王莽傳同。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言沒爲奴也。史記作帑。與孥通。書湯誓疏引鄭湯誓注云。孥。戮其子孫。則鄭於此經。殆亦作孥矣。詩常棣毛傳云。帑。子也。昭二十年左傳云。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非三代聖王之灋乎。夫孥戮者。秦灋爾。蔡傳謂孥戮。重其灋。以整衆也。非也。夫殺有罪者之身。豈不重乎。僞傳謂辱及汝子。蓋傳以戮訓辱也。亦非也。僖二十七年左傳云。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言治兵而不辱之也。今以兵戰。豈治兵已乎。蔡傳謂以上句攷之。不應一戮而二義。是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四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五

順德簡朝亮述

商書

商者。湯有天下之號也。契子姓。始封商。湯爲契後。故稱商。迨盤庚遷殷。遂稱殷。或兼稱殷商。或殷商互稱也。

述曰。史記云。契封於商。賜姓子氏。周語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元王契也。詩長發云。元王桓撥。契至湯十有四世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商國在大華之陽。今陝西商州。張儀所謂商於之地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此商邱。相土所遷。非契所封。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詩蕩云。咨女殷商。大明云。殷商之旅。此兼稱也。詩殷武云。商邑翼翼。微子云。殷遂喪。又云。商今其有災。此互稱也。

湯誓

湯號也。湯名履。都於亳。此湯伐桀而誓師也。亳步各反

述曰。詩元鳥云。古帝命武湯。殷武云。昔有成湯。猶放勳之號也。禮言謚爲周道。謚法有湯者。誣也。史記云。天乙立。是爲成湯。蓋商人以十干爲名。魯語云。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蓋稱曰上甲微。則天乙履可推也。荀子云。天乙湯。其例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又漢志。山陽郡薄縣。臣瓚云。湯所都。今攷後漢改薄縣爲穀熟。亳古通薄。漢志言宋地云。湯止于亳。卽薄也。亦卽相土所遷之商邱也。蓋湯未伐桀。都穀熟。孟子所謂湯居亳。與葛爲鄰也。湯伐桀後。都偃師。盤庚所謂先王適于山也。穀熟今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蓋鄰於葛也。漢志陳留郡寧陵縣。孟康云。故葛伯國。續漢志。寧陵有葛鄉。今在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皇甫謐云。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蓋未察湯之再遷也。尸鄉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盤庚遷殷。卽偃師也。書序云。將治亳殷。則殷亦稱亳也。晉遷新田。亦稱絳。楚遷鄀。亦稱郢。其例也。周語墨子引湯誓者。今皆不在此篇中。然攷此篇辭義皆備。實無闕文。若以所引者次其閒。反傷之矣。或曰大誓三篇。蓋湯誓亦不一篇也。今詳逸文。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台弋之反　殛居力反

稱王者。蔡氏謂史追稱也。格。來。悉。盡。台。我。稱。舉。殛。誅也。蔡氏謂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舉亂也。

述曰。王曰。史記作湯曰。史記於湯誓之後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此遷言湯稱王於桀未敗之前。非也。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夫西伯終身不稱王也。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曰文王者。追王也。禮大傳所謂追王文王昌也。遷以文王追王爲自王。不亦誣乎。則言湯稱王於桀未敗之前。亦

誣也。詩長發云。元王桓撥。又云。武王載旆。此子孫稱湯爲武。猶稱契爲元也。載旆之時。既未稱王。何綠稱武。言武王載旆者。追稱之辭云爾。桀敗之後。天下奉湯以爲王。故曰非富天下也。史記言桀敗而湯遷夏社矣。遂云。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蓋其實也。古稱天子曰王。諸侯畢服者。奉以爲王也。故踐天子位焉。謂卽王位也。安有未卽王位而遽蚤稱王乎。且自稱王而號曰武王乎。此遷說之自歧也。周書殷祝篇云。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湯以此三讓。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大傳與周書同。繇是言之。湯非蚤稱王可知也。後世若漢高祖。明太祖者。猶不蚤稱尊號。而況於湯乎。且亳衆方疑於伐夏。若湯蚤稱王。則衆且疑其自利矣。何終信湯而伐夏哉。互詳僞古文釋言云。格來也。儞舉也。殛誅也。儞今作稱。悉盡。台我。釋詁文。孟子云。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又云。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蓋誅紂猶伐桀也。易革彖傳言湯武者云。順乎天而應乎人。其義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舍上聲。穡音嗇。

恤憂也。我后謂湯也。舍廢也。穡史記作嗇。農也。割正者。割而正之。謂伐夏也。猶周書稱有命曰割殷。猶孟子稱征之爲言正也。蓋湯之伐夏。農月興師。亳衆之言如此者。蔡氏謂亳衆安於湯之德政。桀虐所不及。故憚伐夏之勞。林氏謂湯民蓋由之而不自知者是也。故湯聞衆言。而以正夏之故明告之。

述曰。釋詁云。恤憂也。又云。廢舍也。則舍亦廢也。穡古通嗇。詳盤庚疏。凡割必正之。論語云。割不正不食。其例也。史記正作政。無夏字。梅本作割正夏。僞傳云。我后桀也。正政也。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傳不言夏也。疏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段氏謂經之夏字。淺人據疏增之。是不然也。史記於有夏多罪之下云。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此與今經文先後不同。

又惟作維。而多今夏多罪之文。殆所傳之異歟。夫史遷通今古文者也。或並傳之。而自爲損益歟。則割正夏之義可推也。若割正以夏政言。不以伐夏言。則下言率割夏邑。不亦複乎。蓋割正夏與割夏邑。文同而義不同也。猶鴻範皇極六極之類也。且經言不信不從。皆以衆言湯之不恤。故也。不然。則衆言桀之不恤。又言割政喪亡矣。尚何慮其不信不從乎。蔡傳云。亳衆不知夏氏之罪。非也。曰割正夏。則正其罪矣。非不知也。故下云。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台弋之反。率所律反。遏於葛反。喪去聲。

如台猶柰何。夏罪其柰何。言不必往伐也。故湯聞衆言而以必往之故明告之。率猶皆也。遏止也。言桀之虐政。使民不得有爲。皆遏止衆力也。此統言遠近也。割蔡氏謂剝割夏邑之割。言桀之虐刑也。夏都安邑。此以近者尤甚而言也。怠懈也。衆待亡。故皆力懈也。協和也。言衆皆與上不和也。曷何也。及與也。大傳云。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故民言是日何時喪乎。予寧與汝皆亡。蔡氏謂衆苦桀虐而欲其亡之甚也。德凶德也。剝魚器反

述曰。如台史記訓柰何。不以台我爲訓也。蔡傳云。其如我何。則於經病添文矣。漢書宣帝紀注云。率總計之說也。則

率猶皆也。僞傳以相率釋之。非也。釋詁云。遏止也。剝割夏邑。多方文。史記稱吳起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蓋夏都安邑也。今山西解州安邑縣也。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今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東南。周語云。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注云。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也。蓋夏始都於此歟。漢志臣瓚注引世本云。禹都陽城。是也。漢志潁川郡陽翟縣夏禹國。顏注以爲陽翟禹所封。非禹都也。史記貨殖傳云。南陽潁川。夏人之居也。蓋統言之爾。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則唐亦夏人之居也。詩唐譜以爲晉陽是也。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釋言云。懈怠也。今轉注之。蔡傳云。怠於奉上。此惟自奉上言之。於義未悉也。史記淮陰侯列傳云。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集解云。恐滅亡不久。故也。此率怠之義也。協和。釋詁文。曷盍子引作害。詩葛覃毛傳云。害何也。及與。釋詁文。皆與偕通。孟子云。民欲與之偕亡。書疏言鄭以予爲桀自謂者非也。孝經云。皆在於凶德。此夏德之例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汝。罔有攸赦。賚來去聲

尚庶幾也。曲禮言天子之稱曰予一人。此後王之制然也。湯在夏時。則汎稱爾。猶秦制以前之稱朕也。賚賜也。食言僞言也。蔡氏曰。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奴戮說詳甘誓。攸所

也。〇謹案孟子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言夏民之待湯往救也。今亳衆言我后不恤之者。實所以恤及於天下也。故亳衆卒從誓言而成伐夏之功也。徯音奚

述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今轉注之。賚賜。釋詁文。論語云。周有大賚。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也。釋詁云。食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攸所。釋言文。

尚書集注述疏卷五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六

順德簡朝亮述

商書

盤庚

此左傳所謂盤庚之誥也盤庚商王名祖乙之曾孫也自祖乙遷耿圮于河水盤庚遷殷而臣惑其民有不欲遷者故為是誥焉○謹案孟子言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盤庚其賢聖者乎大傳稱孔子言五誥可以觀仁盤庚其一也盤庚之誥其曲以諭之者仁也其直以決之者仁之義也其先治臣以達於民者仁之智也蘇氏謂盤庚德衰未信於民非也祖乙都耿至於盤庚蓋七世矣盤庚

陽甲之弟也史記曰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繇是言之盤庚之時在位好貨浮言惑民其所從來非一世也史記曰盤庚治亳行湯之政殷道復興今讀盤庚之誥其行湯之政也信哉（耿古幸反圮皮美反中與仲同適與嫡同更平聲比毗志反）

述曰引左傳者哀十一年文史記云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崩弟盤庚立蓋祖乙之曾孫也史記云祖乙遷于邢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書序云祖乙圮于耿釋詁云圮毁也耿在河北水毁之也漢志宏農郡皮氏縣耿鄉今在山西絳州河津縣西殷者偃師也在河南詳湯誓疏杜氏通典以邢為邢州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殆非也揚雄雲州箴云盤庚北度牧野是宅此誤言之爾姚氏鼐據之遂不從史記言盤庚自河北而遷河南者亦非也書疏云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盤庚三篇則今文盤庚為一篇也書疏引鄭云陽甲立盤庚為之臣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下篇盤庚為君時事鄭上篇之說非也上篇云我王來此盤庚稱祖乙非稱陽甲也以遷耿之來自祖乙始也言我王又言先王隨所稱也堯典云熙帝之載此堯崩而舜稱之不言先帝也上篇云王若曰此史敘盤庚之言非盤庚述陽甲之言也商書稱微子若曰父師若曰

史文亦然也繇鄭言之則篇首以君統臣當云陽甲遷于殷不當云盤庚遷于殷矣史記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然則盤庚其追作者歟書序云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則當時之作也言所作者雖不同而釋經則無大異也蘇氏者軾也宋史有傳史記云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蓋自祖乙而遞言之此七世九世所繇推也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進殷之遺老問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之然則盤庚之政雖沒世而不忘也盤與般通大傳引般庚云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其義若難通者或曰般庚云古我先后既

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此其異文之譌也。非逸文之譌也。今古文有多寡異同。其見於石經殘文者。猶不悉沒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率所律反　籲羊灼反　慼音戚

此史敘盤庚告民之由也。殷者湯之舊都。書序稱曰亳殷。蔡氏謂殷在河南偃師。是也。適往也。有居殷所有之居。下文所謂新邑也。率猶皆也。籲呼也。衆衆民也。慼憂也。矢誓也。約信曰誓。蔡氏謂如下文所云也。盤庚之誥而稱誓言者。誓言即所以告之也。猶周書顧命亦稱誓言也。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有居。盤庚皆呼衆民之憂者。告其遷而出約信之言也。亳步各反

述曰。適往。釋詁文。有居者。猶虞書有邦有土之文也。率皆。詳湯誓疏。說文云。籲呼也。慼說文引作戚。僖十五年左傳云。慼憂以重我。則慼者憂也。詩小明云。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則戚亦憂也。孫氏云。貴戚近臣。非也。此告民非告臣也。告臣則自由乃在位而下也。矢誓。釋言文。約信曰誓。曲禮文。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台音怡

自此而下三節。史敘盤庚告民之言也。我王謂祖乙也。爰如左傳爰田之爰。謂遷易也。宅居也。茲謂耿也。劉殺。胥相。匡救也。如台猶柰何。盤庚言我王祖乙之來。既遷居於耿。原重我民。無盡殺死之。今不能相救以生。卜而考之。亦曰。其柰何。言不遷殷。則水患將盡殺生民也。

述曰。以下三節。知非統告臣民者。以上文民不適有居。下文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則知此爲告民未告臣也。故其言曰重我民。告民之辭也。釋詁爰于義同。詩斯干云。爰居爰處。今不訓于者。以有于茲之文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晉于是乎作爰田。疏引服虔云。爰易也。宅居。釋言文。劉殺。胥相。釋詁文。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匡救其災。則匡者救也。如台。詳湯誓疏。周官大卜云。國大遷則貞龜。鴻範云。稽疑言卜也。詩文王有聲云。考卜維王。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

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恪苦角反　斷多管反　矧式忍反

先王謂自湯而下也。服事也。恪敬。寧安也。邑謂國都。若殷武之詩稱商邑翼翼也。五邦。馬氏謂商邱亳囂相耿。是也。史記曰。契封於商。列女傳曰。契封於亳。蓋商以亳稱也。史記曰。湯起於亳。在西方。蓋湯自商遷商邱。亦稱亳焉。孟子所謂湯居亳。與葛爲鄰也。伐桀後遷偃師。亦稱亳焉。書序所謂亳殷也。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是五遷其邦也。蓋古先王五邦不常。則今亦宜遷矣。承繼。斷絶。矧況。烈業也。囂敖平聲　相息亮反　亶丁但反

述曰。服事。恪敬。寧安。皆釋詁文。馬義見釋文書疏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蓋鄭不數商邱也。今攻

帝告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亳者商也。元王契之所封
也。湯之始。居商非遷商也。今當言遷商邱也。僞傳不數商
邱。而數盤庚遷殷。此据序稱盤庚五遷者言之也。則經何
以於先王五邦之下。而盤庚迺言今不承之乎。五邦蓋在
盤庚先矣。先王不自元王契言之者。帝告序云。自契至于
成湯八遷。今五遷其邦。則自湯而下也。盤庚所遷。即湯舊
都。故自湯數焉。書疏稱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文選
張衡西京賦說同。蓋湯之兩遷。前八數之。後五復數之。其
實凡十一遷爾。商及商邱。詳商書大名疏。亳詳湯誓疏。互
詳書序辯。史記云。中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與書序同。序
中作仲。隞作囂。蓋古通也。囂今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

北。秦以置敖倉者也。相今在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南。隋
以屬相州者也。列女傳者漢劉向所著也。承繼。詩權輿毛
傳義也。江氏云。斷從𢇍古絕字也。矧況釋言文。烈業釋詁
文。

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
綏四方。顛都年反　櫱魚列反

顛木。仆木也。由木生條也。櫱伐木餘也。蔡氏謂顛木譬耿。
由櫱譬殷也。永長也。新邑殷也。紹繼。厎致。綏安也。○以上
三節。盤庚告民者略。蓋民不欲遷。由於在位之臣。未告臣。
雖告民無濟也。臣不欲遷。又託於民。則不得不先告民也。
故先告而略焉。仆音赴

述曰。顛木由櫱。皆說文義也。說文引由作甹。引櫱作𣡌。昭
八年左傳以歲言陳云。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言復生
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言杞云。夏肄是屏。又云。杞夏餘也。詩
汝墳云。伐其條肄。毛傳云。肄餘也。櫱猶肄也。永長。紹繼。綏
安。皆釋詁文。厎致。釋言文。姚氏謂此新邑者耿也。祖乙所
遷也。與下文盤庚言殷新邑者不同。蓋以爲自我王來而
下至此。皆民之矢言。而於所謂茲猶不常寧者。則姚說無
以明之矣。釋詁云。矢陳也。以言此經。則曰出言可矣。又曰
陳言乎。矢言者。蓋統謂盤庚用罰之誓言也。此史之特書
也。若民之陳言。安用立文如是乎。若民之誓言。則此之言
安見其誓乎。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斆戶教反　箴之壬反

此史敘盤庚告臣之由也。斆覺悟也。箴馬氏謂諫也。伏謂
遏不上聞也。商有號。未有諡。盤庚無號。故史或稱盤庚。或
稱王。所以見王爲盤庚也。民不欲遷。實在位以浮言動之。
蔡氏謂耿地瀉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巨室總于貨寶。故
胥動浮言是也。然小民蕩析離居。固有欲遷而諫上者。惟
在位遏不上聞爾。今盤庚覺悟于民。必因其在位。以先王
常遷舊事。正在位法度。惟曰無或敢遏小民之所諫。蓋以
達民隱爲要言也。衆衆臣也。下文格汝衆。即告臣也。庭者
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外朝臣民皆在。告臣而民亦聞之也。

潟音昔鹵音魯朝音潮

述曰。說文云。斆覺悟也。學記引兌命云。斆學半。斆者覺悟之教也。馬義見釋文。襄十四年左傳云。工誦箴諫。則箴者諫也。周語云。百工諫庶人傳語。詩序云。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皆小人之箴也。易雜卦云。兌見而巽伏也。巽之象。二陽過一陰於下。故伏也。商頌言元王武王成湯武湯。此王號也。殷有三宗。史記云。大甲稱大宗。大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此廟號也。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檀弓云。死諡周道也。前乎此者堯舜禹皆名也。周官草人云。鹹潟用貆。注云。潟鹵也。成六年左傳云。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韓

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又云。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繇是推之。郇瑕氏今山西解州。蓋在耿都千里之內者也。周官云。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蓋臣民皆在也。周制王三朝。路門內爲內朝。路門外應門內爲治朝。庫門外皋門內爲外朝。殷制雖亡。周因損益。從可知也。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自此而下十節。史敘盤庚告臣之言也。若曰者。史約敘其辭也。猷謀也。黜去也。蔡氏謂謀去汝之私心也。無古通毋。傲慢也。康安也。慢者必從安也。蓋謹而從遷。毋慢而從安。則汝之私心去矣。

述曰。猷謀。釋詁文。漢書云。罷黜百家。廣雅云。黜去也。傲慢。詳堯典疏。蔡傳以傲上爲言。今不出之者。傲則無所不慢。經統言傲。不斥言上也。且傲上與從康對言。於文未適也。釋詁云。康安也。曲禮云。安安而能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匿奴力反聒古括反

圖謀也。必言先王舊人者。蔡氏謂沮遷者皆世臣舊家之

人也。王不稱先者。蒙上省文也。播告謂布令。修者布令文辭之修。易言修辭。論語言爲命修飾。是也。逸過也。言先王謀任舊人共治。凡王布令文辭之修。不隱匿其指意。王用大敬之。既不匿指。則無過言。民用從令大化之。聒聒讙也。膚大也。今汝讙言。民起而信之。則險大。予不知汝所訟。斥其爲匿指之過言也。易曰。險而健。訟。蓋起信其言。眾陷水害。險莫大焉。其言訟言也。沮上聲讙與喧同

述曰。圖謀。釋詁文。孟子稱殷之故家。言舊人也。說文云。播布也。釋詁云。命令誥告也。周語言周之先王云。有文告之辭。又云。布令陳辭。又云。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則商之先王可知也。播古文作譒。說文引王譒告之絕句。非

也。逸過。釋言文。釋詁云。匿微也。匿之則隱微矣。說文云。恉意也。指與恉通。釋言云。指示也。示之則知意矣。易繫辭傳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其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聒而與之語。杜注云。聒讙也。釋文引馬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書疏引鄭云。聒聒難告之貌。綠馬鄭言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膚大。詩六月毛傳義也。險膚猶下文之戎毒也。蔡傳云。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今不從者。苟險陂而膚淺。則不能惑民之深若是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含音涵惕他歷反

荒廢也。言廢之不任也。茲德茲舊人之德也。易曰。食舊德。

此承上文圖任舊人而言。含德所含之德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言坤德也。今言汝含德者。謂自爲含德。猶韓文言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惕懼也。禮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作起也。言今非予自廢舊人之德。惟汝自爲含德。不懼予一人。予之觀汝。明若觀火。予亦自以拙謀起汝過。蓋責人而自責。訓告之道也。故拙謀無斥實之言。

述曰。詩賓之初筵序云。幽王荒廢。則荒者廢也。引舊德者易訟六三文。引含義者易坤文言文。史記言盤庚告諭云。舍而弗勉。何以成德。蓋含或爲舍歟。蔡傳云。非我輕遷。自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綠蔡言之。是盤庚告臣自揚其德也。違於義矣。下文言施實德者。而曰汝有積德。則茲德當自臣言之也。僞傳云。所含惡德。非也。經言德不言惡也。盤庚之言。蓋婉而嚴者也。傳不失之乎。韓文者韓子愈之文也。惕白虎通引作施。易乾九三鄭注云。惕懼也。孫氏云施者惕之緩讀也。詩釋文引韓詩義云。施善也。引禮者玉藻文。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蓋謙稱也。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以一句讀也。拙說文引作炪。段氏云。古文假炪爲拙。是也。類篇引說文云。炪火不光也。儀禮鄉射禮云。作衆賓射。言作起於先也。後漢書注云。斥指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

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紊音問

綱網紘也。紊亂也。臣之從君。民及婚友之從舊人。若網之從綱也。農謂農人。服治也。穡漢書作嗇。農也。謂農事。遷殷以勞成功。若力農之秋成也。丕大也。上文言惟汝含德。此自爲其德。非實德也。汝能從遷而去汝私心。則人皆從遷。是施實德于民。且及于婚姻僚友。予大乃敢大爲稱言。謂汝有積德。不然則若惰農之無成矣。蔡氏謂申言無傲從康。是也。凡言丕乃者。或以大德言。或以大告言。或以大罪言。蓋因義而知其辭矣。此盤庚將大言其臣之德。所以勸告也。戎大也。大毒謂水害也。昬強也。越于也。強其丈反

述曰。詩棫樸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紊亂。服治皆說文義也。釋言云。服整也。治猶整也。穡漢書成帝詔引作嗇。禮稱先農為先嗇其義也。詩伐檀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者有秋也。何言力穡而後有秋乎。襄九年左傳云。其庶人力于農穡。蓋穡不與稼連言。穡亦通嗇也。詩大田云。曾孫之稼。皆通言也。猶賓客之義。大賓小客。然諸經言賓客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丕大。釋詁文。經多稱丕者。猶今人恆言多稱大也。蘇氏云。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非也。經言汝有。不言我有也。盤庚豈教其臣為大言自矜乎。釋詁云。戎大也。又云。粵于於也。則粵亦于也。越與粵通。詩文王鄭箋云。于於也。書疏言鄭讀昬為暋。謂勉也。今不出之者。釋詁云。昬暋強也。蓋其義同。勉猶強也。孫炎云。昬夙夜之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宄音軌。恫土紅反。相去聲。憸音僉。燎力召反。撲普卜反。

吉善也。百姓謂民也。蓋不和善而言于民。則先導其惡矣。姦宄說詳堯典。奉承。恫痛也。陳氏謂痛而承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也。相視。時是。胥相也。蔡氏謂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是也。衆即王命衆之衆。恐沈于衆者。言衆臣皆浮言而不遷。則恐其沈于水。實恐其沈于衆也。武王之盤銘曰。溺于淵猶可游。溺于人。不可救也。燎猋火也。原野火焚。嚮近且不可。則撲滅豈猶可者。左傳曰。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此謂其身之自災。汝雖悔而身何及也。若火之上左傳有惡之易也之文。於文尤善焉。靖馬氏謂安也。咎過也。易以豉反

述曰。吉善。奉承。說文義也。經之下文。於民則曰不吉矣。此於臣則曰不和吉者。蓋臣以浮言動民而使之不從君。於是乎慮民或不吉焉。此非民之不和。實臣之不和也。臣以不和成不吉也。經言百姓者。文同而義異。詳堯典疏。釋言云。恫痛也。陳氏者。大猷也。宋儒。孟子云。安其危而利其菑。

相視。時是。皆釋詁文。憸古文作㤿。說文云。㤿疾利口也。又云。憸詖也。憸利於上佞人也。釋文引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今不出之者。盤庚喻以憸民必非利口佞人也。小民小見則固然矣。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又云。口無擇言。過言者逸口之謂也。引武王者。大戴禮文。蔡傳云。恐動之以禍患。沈陷之於罪惡。蓋失其義矣。大傳稱大誓云。出殃以燎。言焚之也。說文云。燎放火也。以言此經若火之放火。則不辭。引左傳者。隱六年文。左傳云。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左傳所引同。皆有惡之易也之文。若作如。嚮作鄉。蓋所傳者異也。孟子引書。其一書而兩引者。或大同而小異焉。凡悔本異文。

未可皆以爲其竄之也孟子梁惠王篇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篇所引同惟蘇作無罰孟子兼采之所以存異文也馬義見釋文靖與靜通大學云靜而后能安釋詁云靖謀也僞傳以言此經固矣易繫辭傳云无咎者善補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如今反）

遲任蔡氏謂古之賢人是也引此以明任舊人遷新邑之意蓋以至義求之人惟其賢器惟其用有不徒以新舊言者此必遲任有爲之言盤庚引之適宜也（爲去聲）

述曰書疏引鄭云遲任古之賢史今攷論語云周任有言曰馬云周任古之良史鄭說例同皆不知其所據也凡言

有爲一人一事而發者言其一端而已非執以爲至義也禮檀弓云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其例也

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與音預）

曁與也逸豫勤勞也言相及於逸豫之勤勞也孟子言佚道之勞無逸言乃逸所謂逸勤也下文言先后於民乃祖乃父以勞遷爲綏安者亦逸勤之意也謂不敢曰敢急言之也非罰非當罰而罰也世謂世世也事功曰勞世選之者念其勤也大享大祭也功臣從而與享蓋配享也商頌之序曰長發大禘也今以其詩攷之曰有娀方將元王之所自出也曰元王桓撥曰相土烈烈曰武王載旆大享于先王也曰實維阿衡其從與享之也周官言有功者祭于大烝其遺也福者賞也災者罰也有勞者爲福以與享弗靖者爲災以制命不敢以非德妄作也（佚與逸同娍音戚撥北末反相土之相去聲烝音徵）

述曰曁與釋詁文詩白駒云逸豫無期釋詁云豫安也勤勞釋詁文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使臣使民其義同也佚與逸通蔡傳云同其勞逸此以逸勤爲勤逸非也易乾彖傳云大明終始蓋終則有始不可以爲始終也逸勤之文終始之例也敢或作不敢蓋詩文王疏稱許氏異義所引文也然文異而義亦同爾謂不敢曰敢左傳多有

之若所謂敢不共給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是也下文言予亦不敢者亦先王也或曰上文言予不敢動用非罰故下文言予亦不敢也非也上文言非罰則作災之非德也下文兼作福而言乃統以非德承之豈惟曰予亦不敢動用非罰乎孟子云仕者世祿言世世祿之也則世選可推也周官司勳云事功曰勞又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蓋周因殷禮後世配享太廟繇斯道也鴻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所謂乂用三德也威之者災之也福災妄作皆非德之用也僞傳云非罰加汝非德賞汝此於文未適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

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有幼之有音又
難者遷居之難也。蔡氏謂遷非易事。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是也。老成人。若詩之所稱也。弱少之也。幼而無父曰孤。言有幼者。有古通又。蓋孤又幼也。蔡氏謂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老成者不可侮之。孤幼者不可少之。是也。此所謂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各謂衆臣也。蓋各從遷居。則長于其居矣。作猷。爲謀也。少去聲
述曰。定八年左傳云。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志其目也。則志可知矣。侮老成人。漢石經作翕侮成人。唐石經作老侮。書疏引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孫氏謂漢書趙充國傳云。上老之。臧氏鏞謂左傳云。華臣弱皋比之室。此鄭之所据

也。今攷古人傳經有口相傳授。迺著竹帛者。故多異文。未可執也。詩思齊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成人之文也。詩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此老成人之文也。釋文引馬遲任注云。古老成人。書疏引王與馬同。馬王雖非以言此經。然與此經同在篇中。若此經作老侮成人。則馬王釋遲任。豈以老成人相亂乎。蓋馬王本殆與今本同也。今据鄭注。謂鄭本作老侮矣。然鄭本或同今本。惟以侮老爲義。未可知也。釋文書疏皆不言鄭本之異也。鄭言老弱不言侮者。以侮可無訓也。鄭本將爲老侮歟。將爲侮老歟。皆可說也。僞傳云。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此僞傳所釆之雅也。段氏改傳爲老侮。非也。以經求之。侮與弱對言。於文

自適也。老成人。詩辭所同也。無以見此必侮本竄之也。釋詁云。翕合也。或曰。翕侮者衆合而侮之也。或曰。翕侮者狎侮也。此音之假借爾。弱。漢石經作流。孫氏云。鄉飲酒義鄭注云。流猶失禮也。幼而無父曰孤。孟子文。釋言云。作爲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音逸
伐謂聲其罪也。彰明也。衆有遠近。賞罰則無有遠近。衆之用罪者予罰以聲其死罪。衆之用德者予賞以明其善德。詩曰。不臧覆用。此衆之用罪者也。詩曰。何用不臧。此衆之用德者也。臧善也。惟汝衆者言惟汝衆之善也。佚失也。蔡氏謂失罰其所當罰也。

述曰。莊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言聲其罪也。詩采芑云。伐鼓淵淵。言所伐之聲也。釋言云。厥其也。江氏云。誅伐之至死。則經之言厥。何也。臯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章與彰通。史記云。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不臧覆用。詩小旻文。何用不臧。詩雄雉文。或曰。鴻範云。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用罪用德。猶作福作災也。今不從者。以不叶乎伐厥死之文也。中庸言裁及其身者云。愚而好自用。又言大知者云。用其中於民。則罪與德之用可明矣。鴻範云。用靜吉。用作凶。亦其例也。臯陶謨言天討有罪者。亦對天命有德而言。皆以罪與德自其人言之也。臧善。釋詁文。佚與逸通。周語引作逸。釋言云。逸過也。過猶失也。佚文從

失此失之義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呂氏謂轉相告也。整齊汝位。則必在位而正法度矣。法度汝口。則不浮言而有逸口矣。以罰申之。所以戒告也。○以上十節。盤庚告臣者詳。蓋使在位斆于民也。

述曰。史記訓皋陶謨云。決九川。致四海。言轉致之也。則致告可推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造七報反　褻息列反

此史敘盤庚將遷而告民之由也。作者蔡氏謂起而將遷

之辭。耿在河北。殷在河南。故涉河。話會言也。率循。誕大。亶誠也。有衆民也。猶曰有民。湯誓所稱有衆皆民也。造至也。勿褻者。恐民未知禮。先戒其慢也。若周官外朝之灋禁慢朝者也。外朝臣民皆在。告民而臣亦聞之也。○謹案古者君有大事。則有庭詢之灋。臣民集焉。鴻範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者也。古之為君者。此其不與臣民相隔也。然豈詢之而不察之。徒聽於庭議之衆哉。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故凡庭詢者。非

不察之而徒聽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學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也。朱子所以必言窮事理為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於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窮事理為言。蓋以人臣之義。正君而救民。莫大於是也。史記稱易曰。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當盤庚時。以河患遷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違君。雖民有箴言。皆伏之不聞矣。盤庚苟不察之。徒聽於衆。將不以庭議沈其國邪。善夫盤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惡。釋其民之疑。不廢庭詢而庭詢有正。不可以衆挾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設中于心者。而能然乎。邪以遮反俗作耶　善夫之夫音平　挾音脅

述曰。此古文盤庚中篇之首也。漢石經殘文。盤作般。於中篇建乃家三字之下。下篇般庚既三字之上。中空一字。則上篇弗可悔之下。中篇般庚作之上。其必中空一字可知也。此殆歐陽本分今文般庚為三篇者歟。然其分者中空一字而已。殆三篇亦卷同者歟。伏生今文古本。般庚合為一篇。必非空字於中也。今連書之。古本當然。以古史之文起訖自明也。詩無衣云。與子偕作。又云。與子偕行。毛傳云。作起也。則作者起而將行也。書疏引鄭云。作渡河之具。則於經病添文矣。釋詁云。話言也。說文云。話合會善言也。今衆在王庭。則會言也。釋詁云。率循也。誕大也。又云。亶誠也。亶然示之。其必誠者乎。皋陶謨云。予欲左右有民。民所以

稱有衆也。衆可通稱。有衆則民之專稱也。故湯誓既稱之
矣。周官司門云。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蓋言賓客之
至也。則造者至也。釋文引馬云。造爲也。馬從釋詁義也。孫
氏謂詩文王云。造舟爲梁。馬說當然也。今不從者。於經病
添文也。周官云。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禁慢朝錯立族談
者。殆殷禮之遺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自此而下十五節。史敘盤庚將遷而告民之言也。登升也。
荒廢也。此誥之更端也。更平聲

述曰。登升。釋詁文。盤庚乃登進厥民。蔡氏以屬上節焉。則
文不駐矣。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與王命衆悉至于庭。

史文𤄊同。蓋文之宜駐者也。曲禮云。君子問更端。言更爲
發端之辭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鮮上聲

承奉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敬奉其民也。蓋民之承君。
若詩言萬民靡不承者。盤庚則言君靡不惟民之承。林氏
所謂憂民之憂也。保后保安其君也。詩曰。天保定爾。詩人
稱天以保君也。胥慼者相憂也。蓋君之保民。若康誥言用
康保民者。盤庚則言民之保君。林氏所謂民亦憂其憂也。
鮮罕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民相與憂其憂。
雖有天時之災。人力鮮以不勝之也。

述曰。說文云。奉承也。則承亦奉也。詩抑云。萬民靡不承。箋
謂承順。疏以順奉言之。詩泉水箋云。靡無也。與罔訓無者
義同。詩天保云。天保定爾。毛傳云。保安也。慼漢石經作高。
江氏謂洛誥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以罔不惟民之
承保絕句也。鮮屬上讀。后胥高鮮者。釋詁云。胥相也。相視
也。詩緜云。聿來胥宇。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詩皇矣云。度
其鮮原。此下篇所謂適于山也。孫氏云。如江氏說。以不浮
于天時。言不罰之也。高誘淮南注云。浮猶罰也。今攷慼之
作高。此聲轉而譌爾。苟以承保連文。則義存於保矣。下文
承汝。不曰承保汝何也。夫鮮者小山別大山者爾。非高也。
經何不如適于山之文。而曰后胥于鮮乎。或如詩之度其

鮮原乎。謂以平原視之。則小山亦高也。又何不曰后胥高
山乎。史文之善。不其然也。鮮罕。釋詁文。禮表記云。恥名之
浮于行也。坊記云。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蓋
浮之言勝也。周書文傳篇云。人彊勝天。明所以勝也。蘇氏
之義。或爲鮮不以人力勝之也。今不從者。以不叶乎經文
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
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降戶江反　比音彼

先王稱商。今稱殷者。鄭氏謂將遷于殷。先正其號。殆然也。
抑史記言盤庚篇追作。遂追稱殷與。降者下而落之。使不
興也。懷安也。此承上文浮于天時而言。蓋天時方興大虐

之災而殷能降落大災者以先王不安其居也下文所謂先王降凶德者亦此義也厥攸作謂其所爲也易曰利用爲依遷國蓋視民而爲之爾我古后之聞謂我古后遷都之舊聞也承汝上文所謂惟民之承也俾使也使之勞遷也言今敬奉汝故勞使汝惟喜其安與汝同非汝有過比于罪遷也此猶上文告臣者言逸勤之意也蓋欲敬奉之不得不勞使之勞使其遷而後其安可以同之斯所以敬奉之也下文所謂奉畜汝衆者以此也（般與之與平聲）

述曰鄭義見書疏今猶有疑於鄭者未至殷而以殷稱且以稱其先王懼民聽之惑也夫追書之文有以後稱前者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此社制必商有天下之初也

而論語言社者云殷人以柏其不曰商人蓋追稱也釋詁云下降落也釋言云降下也古讀降若洪詩音今可攷也僞傳云我殷家於天降大災然經曰殷降豈謂天降乎此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懷安止也則懷亦安也攸所釋言文引易者益六四文周語云國必依山川蓋益六四互艮則爲山象也詩公劉云于京斯依謂依山也俾使釋詁文蔡傳云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蔡平言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若順懷安也蓋民不欲遷言遷則違其志矣然遷恐不安則願安者民之志也故言我順呼汝而安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以大從其志爾此申言上文康共之意

述曰釋言云若順也又云懷來也蔡傳釋懷從之今懷訓安者從釋詁義也遷來者君之志願安者民之志也言客則厥志之實昭然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忱音沈鞠居六反屬音蜀瘳敕留反）

試用也困謂困於水患也上乃語辭之轉也下乃猶汝也忱誠也言汝乃皆大不宣布汝心敬念以誠而動予一人乎鞠窮濟渡也臭者朽臭也言弗渡則朽敗其舟中之載也屬猶合也曷何也瘳病瘉也言今遷以避水爾誠不合

惟相以沈矣今不其或察後雖自怒何瘉其病哉（瘉與愈同）

述曰釋言云探試也今不轉注之者將遷非探之也試用釋言文說文云以用也今重文者微子云用以容其例也廣雅云乃汝也說文云忱誠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蓋猶宣力之義也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以一句讀也從心從忱可微讀而不可絕句也釋言云鞠窮也鞠與鞫通据詩公劉毛傳云鞫究也節南山傳云究窮也詩瞻卬鄭箋云鞫窮也濟渡釋言文月令於冬云其臭朽蓋水之敗爲朽也說文云屬連也以言此經於義未融也禮大傳云合族屬屬之者合之也故又云屬乎父道屬乎子道言道之合也瘳病

痡。說文義也。漢石經稽作迪。怒作怨。迪者迪知也。亦察之義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勸憂者勸於憂也。蔡氏以爲孟子言樂其所以亡者之謂。是也。盤庚告民之初。既言天之永命斷命者矣。故今言汝不欲遷。是汝不謀永長以思汝災。汝大勸於憂。今其有今日無後日。汝何生命在天乎。蔡氏曰。上天也。下言迓續乃

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述曰。詩大明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在下謂在人。在上謂在天也。論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互文也。言死生富貴皆有命在天也。紂雖不善。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僞傳云。

汝何得久生在人上。此於經病添文也。傳以爲告臣之辭。亦其失也。江氏云。汝何得生在地上乎。病添文而陋也。或言生在天上。則又窒矣。詩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豈可以告民者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迂音于

命汝一者。告汝一於遷而不貳也。倚者身立而不中。迂者心回而不正。蔡氏謂恐浮言之人。使汝邪僻而無中正。是也。蓋不中不正。所由起穢惡以自敗也。

述曰。江氏謂說文云。齅以鼻就臭也。荀子云。臭之而无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臭與嘗對言。是借臭爲齅也。浮言薉惡。齅薉謫聽言也。非也。如其言。則經當曰無以起穢自臭

矣。薉古穢字。中庸云。中立而不倚。說文云。迂避也。又云。避同也。詩大明云。厥德不回。言德之正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五駕反。畜許竹反。古音許又反

迓迎也。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今之遷。是迎天意而續汝斷命于天也。汝威脅汝以威也。畜養也。奉養汝衆。上文所謂惟民之承也。

述曰。迓迎。釋詁文。易師象傳云。君子以容民畜衆。鄭小畜注云。畜養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蔡氏謂先王。是也。稱先王爲神后者。互稱以尊之也。羞進也。懷思也。言我念我先神后之勞遷爾先人。則爾先

人之勞既然矣。我遂大能勉進爾。用思爾亦然也。

述曰。僞傳以神后爲湯。非也。湯稱高后。經有其文矣。羞進。懷思。釋詁文。孟子之義屢云亦然。猶亦若是也。詩禾苓云。苟亦無然。蔡傳云。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蔡之言故。若孟子所謂而然也。

今不從者。念先。念爾義不貫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失于政者。水患不遷。政失之虐也。陳久也。高后。蔡氏謂湯也。蓋下文所謂我高祖也。崇重也。盤庚言高后大乃重降我罪疾也。曰者。代稱其辭也。

述曰。釋詁云。塵久也。孫炎云。陳之久則塵矣。古者塵陳同。

崇重。釋詁文。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比毗志反戕在良反斷多管反

易曰。生生之謂易。蓋易道屢遷。其生無窮也。遷殷而胥匡以生。故曰生生。暨與。猷謀也。既曰前后。曰古后。今曰先后者。五遷諸王。互稱以備之也。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亦其備也。與汝畀汝也。幼孫盤庚也。比輔也。言汝民何不與我幼孫有同遷之輔乎。爽蔡氏謂失也。自上者。以先后在天而言。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此以導其逃罪而言也。

故有失德。先后在天其罰汝。汝逃罪則無能導而行之者。蓋雖乃祖乃父。亦無能救之也。畜民。上文所謂奉畜汝衆也。戕蔡氏謂害也。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故反畜則爲戕矣。綏卽上文厎綏四方之綏。經於民乃祖乃父。言既勞。又言綏者。此以勞遷爲綏安。猶於臣言逸勤也。上言勞。下言綏。互文也。不言既綏。蒙上省文也。共者共乃祖乃父也。言共則乃祖乃父爲我先后畜民可知也。汝共作我畜民。則以勞遷爲奉畜可知也。皆省文也。言古我先后。既勞遷乃祖乃父。是乃祖乃父爲我先后奉畜之民矣。汝今當勞遷。共乃祖乃父爲我奉畜之民。汝若不勞遷以共爲所畜。而反有戕害焉。必非乃祖乃父之心。則在汝心

爾。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以先后故必無縱汝爲戕害者。遂斷棄汝。不救汝死矣。

述曰。引易者。繫辭傳文。蔡傳云。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蔡氾言厚生。不以遷言。則民何以不樂之乎。孫氏謂經言乃不生生者。此責民之不營生也。莊子云。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爲生生。謂此也。下文云。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釋詁云。肩作也。共具也。又下文云。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廣雅云。庸用也。此責臣之營生也。蓋告臣告民。其義不同。非也。何爲乎義博而偏之。文壹而歧之邪。暨與。猷謀。釋詁文。引商頌者。詩那文。魯語云。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其義也。釋詁云。畀予也。予古通與。易

彖傳云。比輔也。下順從也。釋詁云。故今也。此無訓者。以是故之故。於文自適也。詩蓼蕭云。其德不爽。釋言云。爽差也。失猶差也。史記云。爽然自失。是也。詩下武云。三后在天。猶所稱文王在上也。迪道。釋詁文。皋陶謨於德言迪者。蓋導而行之以至德也。盤庚於罪言迪者。蓋導而行之以逃罪也。猶易以道言君子小人之例也。詩十月之交云。曰予不戕。鄭箋云。戕殘也。蓋殘則害之矣。漢石經戕作近。蓋文之譌也。孫氏讀曰汝有近。則以近法言之。釋詁云。則法也。夫既近法前人。何以斷棄之乎。周書者。呂氏春秋所引文也。畜古作嘼。獸文從之。蓋古音畜與讎韻也。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孟子云。畜君者好君也。皆

以音而訓焉。故古音可知也。毛詩以勖寡人。韓詩勖作畜。勖文從冒。亦古音也。詩節南山云。以畜萬邦。謂畜民也。自汝罔能迪而上。蔡傳於此分節焉。則下言不救乃死。其言爲無因矣。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貝音背

亂政謂浮言亂政而不從遷者。同位謂同在位也。具備也。貝海介蟲也。古以貝玉爲貨寶。乃祖乃父者。臣之乃祖乃父也。故謂此臣爲朕孫。丕刑大刑也。迪者導而行之。使高后降禍也。上文言不遷則君有罪。民有罪矣。此則言臣有罪也。蔡氏謂對民責臣之辭。非直爲臣言。是也。禮曰。殷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盤庚之誥。蓋因其俗也。

述曰。釋詁云。亂治也。蔡傳云。治政之臣。今不從者。爲未著其不從遷之罪也。釋詁云。共具也。蓋具則備共之矣。貝海介蟲。說文義也。詩菁菁者莪云。錫我百朋。毛傳云。五貝爲朋。言貨貝也。秦瀍廢貝行錢。禹貢云。惟球琳琅玕。言寶玉也。說文云。祥福也。蓋弗祥則其禍矣。引禮者表記文。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易如字

不易。鄭氏謂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是也。此所謂出矢言也。恤憂也。中者道之不可易者也。言長謹我所困之大憂。有比而無相絕遠。汝分我之所謀所念者以相從於遷。各立中道於汝心。蔡氏謂如是則不爲浮言所動也。比毗志反

述曰。鄭義見書疏。蔡傳云。告汝不易。即告汝于難之意。今不出之者。此再告民。鄭於義尤悉也。恤憂。釋詁文。設中。漢石經作翕中。釋詁云。翕合也。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顚氏田反　劓魚器反　種上聲

吉善也。蔡氏謂不善不道之人。顚隕踰越不恭上命是也。暫遇者。言乘其不備也。以暫遇而外敢爲姦。內敢爲宄。此賊民之因遷爲變者也。劓割。殄絕。遺留。育生也。易猶遷也。

種類也。此將遷而嚴告之。蓋矢言之至者也。隕于敏反

述曰。說文云。吉善也。僖九年左傳云。恐隕越于下。顚猶隕也。說文云。踰越也。蓋越之與踰其義通也。多方云。劓割夏邑。此非罰也。今爲姦宄言之。則新邑以安矣。殄絕。釋詁文。詩雲漢云。靡有子遺。言無留也。釋詁云。育長也。長育則生之矣。易繫辭傳云。爲道也屢遷。故易有遷之義焉。人以類分。猶殖物之種也。哀十一年左傳云。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史記伍子胥傳引作劓殄滅之。蓋所傳者異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試用也。建立也。家民家也。今往新邑。長立其家。生生之道。

於是乎永矣。蓋永命而胥匡以生者。爾民初告之意也。故告民將遷。申言致意。以是終焉。而下文既遷告臣者。又終求乎生生之道也。

述曰。詩緜云。俾立室家。建猶立也。僞傳云。卿大夫稱家。蓋以爲告臣也。失之矣。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此史敘盤庚既遷而告臣之由也。奠定也。蔡氏謂定其所居也。位臣位。正其位者卽上文齊乃位之義也。爰于也。上文言茲予有亂政同位。則既遷必正其位。盤庚敎于民由乃在位。則既遷必正其位。而後安于有衆之民。故下文所言以正位爲大要也。奠居則有王庭矣。不言王庭者。國遷

禮同。從可知也。當時臣民皆在。告臣而民亦聞之也。

述曰。奠定。詳禹貢疏。爰于。釋詁文。書疏引鄭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乃正宗廟朝廷之位。非也。周官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此召誥所謂位成者也。以其爲宗廟朝廷之位。故周官先言之也。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言正位在奠居之後。非鄭說之謂也。經之奠居。周官所謂正位者存焉。蔡傳云。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以安有衆之情。蔡統言之。於義未融也。其言有衆。於文未適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自此而下至終篇。史敘盤庚既遷而告臣之言也。懋勉也。大命者上文所謂永命也。詩曰。大命以傾。今言必無戲怠。

然後大命自我而立也。蔡氏曰。遷國之初。當勤勞盡瘁。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戒以勉之。

述曰。書疏言鄭以大命爲敎令。此於義未融也。引詩者詩蕩文。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比毗志反

敷布也。歷蔡氏謂盡也。百姓謂百官也。蓋以下文皆告臣之辭。知其爲百官也。協比者合以朋比也。既遷之後。莫患乎諸臣懼罪。昔之浮言者。今又讒言。故先釋前罪而無嫌。所以使浮言者自安也。

述曰。詩賚鄭箋云。敷猶徧也。敷徧則布之矣。詩敷政優優。

左傳引作布政。其義也。白虎通云。五藏肝心肺腎脾也。六腑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蓋皆在腹中者也。說文云。歷過也。歷過則盡之矣。易比六三云。比之匪人。言朋比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是謂比周。言合以朋比也。書疏言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優賢揚。蓋文之譌也。文選魏都賦張載注云。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此以譌文而異讀。又遂爲之說爾。漢碑揚作颺。蓋古通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降戶江反

古我先王。蔡氏謂湯也。言湯以遷而將多于前人之功也。下言嘉績者。明其先將多功。其後果多功也。適往也。適于山者往遷亳也。蔡氏謂立政三亳。鄭氏以爲東成皋。南轘

轅。西降谷。蓋亳依山者也。凶德者若上文言不吉之惡。以水災而虐民也。亳依山無水災。我凶德無由興。用是降下而落之矣。嘉績美功也。降谷之降亦戶江反

述曰。適往。釋詁文。三亳詳立政疏。德言吉亦言凶者。韓文所以言德爲虛位也。禮稱兇命有惡德之文。其例也。釋詁云。嘉美也。績功也。又云。績業也。漢石經嘉作綏。江氏以安業釋之。於文亦適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用。以也。析猶厥民析之析。極止也。肆故也。又肆者故今也。

高祖猶高后。謂湯也。盤庚遷殷。卽湯之遷亳舊都。故曰復也。史記所謂盤庚復成湯之故居也。亂治。越于也。言今我民以水蕩而析之者離居矣。民無有定止矣。爾且思其故。謂我曷故震動萬民以遷乎。今其故何謂也。故今上帝不畀我凶德。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于我國家。朕卽及篤厚其敬。恭承上帝續民永命。用永遷地于殷新邑。蓋今以民遷者。謂此之故也。此卽告爾朕志者也。

述曰。說文云。以用也。則用亦以也。釋詁云。極至也。蓋至則止之矣。蔡傳云。今耿爲河圮。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僞傳云。言皆不明己心。非也。蓋以其爲追責之辭。非上文所謂罔罪爾衆也。下文所謂肆

上帝者。亦義不貫也。漢石經。爾謂作今爾惠。震作祇。孫氏謂釋詁云。惠順也。曷盍也。祇敬也。言今爾順我盍敬動萬民以遷也。今不從者。以非旣遷之辭也。釋詁云。肆故也。又云。肆故今也。蓋肆故皆訓今也。詩緜毛傳云。肆故今也。毛以肆訓故今。義皆通也。亂治。釋詁文。及者。上文何及之及也。隱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汲汲者卽及之辭也。釋詁云。篤厚也。僞傳云。我與厚敬之臣。則於經病添文矣。書疏引鄭篇目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盤庚乃謀徙居。又鄭書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又鄭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注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

此鄭言盤庚之遷。以奢侈遷也。若夫河患。則曰山川嘗圮焉云爾。今攷經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上言先王適于山。下言復高祖之德。謂復適于山也。卽山避水。其以河患遷無疑也。經云。惟胥以沈。非譬言也。今以水蕩而民析。於是乎離居。猶幸未沈也。不遷。則不遂沈乎。明河患之大也。鄭必以奢侈言者。蓋經云。具乃貝玉。又云。無總于貨寶。鄭以爲盤庚之惡奢侈也。然盤庚以河患遷。惟奢侈者貪貝玉而橈其遷。非以奢侈遷也。夫河患末如之何。爾其奢侈之俗。惟執政者化之治之而已矣。曷爲遷哉。苟其遷之。而不能化之治之。則新邑奚奢侈之不復憂也。漢書杜篤論都賦云。般庚去奢。乃儉于亳。鄭與所論同。說苑云。

般庚遷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斵。此遷殷之儉。非必以儉之故而遷殷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多力反賁彼義反

沖人。天子之謙稱。言若沖幼無知也。弔。至。由。從也。靈。善也。其謀之善。蔡氏謂時有以為當遷者是也。蓋若小人之攸箴者也。卜者。上文所謂卜稽也。宏。大。賁。飾也。上文以上帝言民命矣。此則徵於人謀及卜焉。言故今我沖人。非廢其謀。惟至從其謀之善者。以其謀各與卜同。各非敢違卜。我用其謀。大此新邑之飾。蓋恭承上帝之實也。○自先王適于山而下至此。盤庚於既遷之後。言其所以遷者。皆以民命故也。故下文以隱痛於衆民者言之。

述曰。後漢書注引謚灋云。幼少在位曰沖。今盤庚非幼。蓋謙稱也。論語言夫人稱小童。亦謙也。釋詁云。弔。至也。詩天保云。神之弔矣。毛傳訓弔。與釋詁同。釋詁云。從。由。自也。則由亦從也。靈。善。宏。大。皆釋詁文。呂刑云。苗民弗用靈。蓋由靈之例也。易序卦云。賁者飾也。僞傳云。賁。大也。非也。蔡傳云。爾衆非敢違我卜。惟欲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也。今不從者。後世調停。模棱兩可。非經義也。釋詁云。墳。大也。樊光注引詩云。有賁其首。賁與墳通。亦大也。今言大此大。則不辭。言大業。則於經病添文矣。江氏謂禮運云。麐鳳龜龍。謂之四靈。易頤初九云。舍汝靈龜。是靈者龜卜也。言我非廢汝衆之謀。以至極必由龜靈。若爾衆各非敢於違卜。則我用以大此大業。此於經亦病添文也。經言各非。不言若非也。僞傳於各非敢違卜者。以君臣用謀言之。則何以處臣之違卜不從遷者乎。蘇氏云。大此郊廟朝市之飾。此於義未悉也。賁飾者文明之象。新邑規模皆是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長丁丈反相去聲

邦伯邦國之伯。州伯也。以遷都言。謂當州之伯也。蓋內諸侯皆統焉。師。衆也。衆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之人。其屬也。尚庶幾也。隱痛也。簡閱。相視也。予其勉而閱視爾。言勤察之也。爾思敬我衆民。此其隱痛之實也。吳氏謂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痛之。是也。蓋國語有民隱之稱。今

盤庚言隱者。隱乎民隱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朱子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蓋惻隱之心。所以能生生也。故下文遂承言之。幾平聲惻音測

述曰。僞傳云。邦伯。二伯及州牧也。今攷隱五年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二伯非在內者也。哀十二年左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今遷都非合諸侯也。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又云。天子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州有伯。八州八伯。蓋天子當州之伯。不以竝言。故不曰九伯。而曰八伯。皆在外者也。八伯與二伯皆無與於遷也。與於遷者。惟當州之伯爾。鄭禮注云。殷之州長曰

伯。虞夏及周皆曰牧。鄭以稱伯爲殷制。殆卽据盤庚稱邦伯者歟。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此鄭之所据也。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則周之九牧。亦稱九伯矣。豈獨殷制然乎。釋詁云。伯長也。九伯者長乎五等之諸侯也。蔡傳以邦伯爲諸侯。蓋以諸侯一邦之長也。然謂之曰伯。則州伯之義著矣。王制云。內諸侯祿也。當州之伯。統乎內諸侯者也。與衆官之長一例也。師衆。釋詁文。釋言云。庶幾尚也。今轉注之。詩柏舟云。如有隱憂。毛傳云。隱痛也。桓六年左傳云。大閱。簡車馬也。廣雅云。簡閱也。釋詁云。相視也。吳氏者澄也。元史有傳。周語云。勤恤民隱。注云。隱痛也。引朱子者中庸注義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鞠居六反

肩任也。好貨上文所謂具乃貝玉也。敢果也。鞠鄭氏謂養也。謀慮也。保居鄭氏謂安其居也。蓋旣遷而胥匡以生。其生無窮。此萬民生生之道也。好貨之臣。知專利而不知厚生。則民雖適有居。何以能安其居哉。盤庚言我肩任爾衆臣。不任好貨。惟果敬其生生。凡臣有鞠養人之安其居者。有謀慮人之安其居者。我敍功而敬之。以其能生生也。此又卽告爾朕志者也。○謹案昔者公劉遷豳。其詩曰。食之飮之。又曰。徹田爲糧。鞠人也。鞠而後可以謀也。其糧曰。君之宗之。又曰。其軍三單。謀人也。鞠則不可無謀也。其卒曰。豳居允荒。鞠人謀人之保居也。公劉能肩其保者也。左傳曰。衞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蓋稱其遷于楚邱時也。農商工。所以鞠也。學所以謀也。故詩美之曰。秉心塞淵。君子皆恭誦焉。歎其爲鞠謀之任能也。王制曰。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衞不咸安矣乎。且鞠之爲生。固也。謀之爲生。何也。國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左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厚生列三事之終者。三事相成。正德利用。所以厚生也。以此知能鞠能謀。皆生生也。此天下萬世保居之政也。於遷言之。而不惟於遷言之也。凡爲國之肩任者。能或舍乎。豳與邠同食之非食之食皆音嗣飮去聲食節之食如字長丁丈反舍上聲

述曰。釋詁云。肩勝也。蓋勝則任之矣。詩元鳥毛傳云。勝任也。詩敬之鄭箋云。仔肩任也。論語云。惡果敢而窒者。則敢者果也。恭僞傳訓奉。蓋本作共也。共古通恭。共亦敬也。鞠養。詩蓼莪毛傳義也。釋詁云。慮謀也。內則云。出謀發慮。則謀者慮也。保安。詩天保毛傳義也。周書芮良夫篇云。以保爾居。蓋安其居也。詩鴻雁箋引大誓云。民之有政有居。蓋有政然後有居也。鞠謀者其政也。皋陶謨云。時乃功惟敍。則敍以功言也。書疏引鄭云。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敍而敬之。此以鞠謀爲謀養。倒而合之。於文未適也。故擇而出之焉。引詩者詩公劉及定之方中文。禮有

大宗小宗。言宗灃也。毛傳云。三單相襲也。荒大也。鄭箋云。大國三軍。單者無羨卒也。又云。塞實也。淵深也。周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鄭之所据也。君之國謀也。宗之族謀也。其軍兵謀也。引左傳者閔二年及文七年文。引國語者晉語文。成十六年左傳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其義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亦其義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若順也。蔡氏曰。若者如我之意。卽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卽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無有不敬也。

述曰。僞傳云。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是何其說之迂也。好貨者敢以情告乎。病添文而室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與毋通。總聚也。凡爲臣者。貪于貨寶。居高奪下。財聚而無遺焉。故謂之曰總。庸車服以庸之庸。蔡氏謂庸民功是也。以萬民生生之功。自爲己庸。上文所謂敘欽者也。式用也。言用布民德也。詩所謂徧爲爾德。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一心者臣與君一心。蓋一心乎生生之道也。永任臣之一心。則必不肩好貨矣。○自嗚呼邦伯而下至此。皆所以正臣位而敍民衆者也。盤庚將遷告民。而要之曰。往哉生生。既遷告臣。而要之曰。生生自庸。國無專利之臣。而後民受安居之利也。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不其然與。大易之道。乾爲君道而大生。坤爲臣道而廣生。承乾者坤。天地之心。蓋一心也。其斯爲生生之謂易者乎。則君之任臣。臣之從君。其心宜相見矣。盤庚既遷。無告民之言者。生生之實。不可告民而徒言之也。王庭之禮。國遷之會。盤庚告臣。萬民聽焉。告臣而行其生生之實。雖不告民。尤深於告也。要平聲

述曰。說文云。總聚束也。董子對策云。身寵而載高位。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周官司勳云。民功曰庸。式用釋言文。詩天保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蓋羣黎者民也。百姓者百官也。盤庚告臣。則惟言民德爾。

尚書集注述疏卷六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七

順德簡朝亮述

商書

高宗肜日（肜音融）

此訓體也故經曰乃訓于王高宗名武丁稱高宗者史追稱之也經言祀暱則禰廟之肜日矣蔡氏曰高宗肜祭史以爲篇（暱乃禮反與禰同）

述曰史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此遷以爲追作也書序云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此序以爲當時之作也今攷經曰高宗稱既崩之廟號則遷言追作者是也高宗肜日非肜于高宗之日猶所謂高宗諒陰也金氏履祥疑祖庚肜于高宗者非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雊工豆反）

越于也有者不宜有也猶春秋書有鸜鵒來巢之類也蔡氏曰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于肜日有鳴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祭湯者非（鸜音衢鵒音谷）

述曰釋詁云粤于也越與粤通說文云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說文之義不可以爲有之通訓也然以言此經則叶矣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肜與融通詩絲衣鄭箋云商謂之融宣八年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夏小正云雉震雊傳云雊也者鳴也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從書序也蔡義不從之者以經有祀暱之文也或曰此其祭湯而及禰乎蓋祫祭也非也祫祭則自契而下矣序言雉升鼎耳於經無文也大傳與序同大傳又云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野鳥也不能升鼎今升鼎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大傳稱孔子之言其傳聞之信歟其稱祖己之言則傳聞之失也非經所謂格王者也孔子之言謂王之能格而稱其德也据經言之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

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是於經何所据邪其說蓋鑿矣漢志又云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或曰南方火也象五常之禮焉故雉者文明之鳥雉雊赤祥失禮之符也大劉之說豈小劉所及乎經言豐暱殆其符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己音紀）

格蔡氏謂正也蓋格其君心之非者也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蔡氏曰高宗祀豐于暱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然後正其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述曰史記以此爲祖己告王之言非也書疏引鄭云祖己

謂其黨鄭亦意言之爾蓋祖己先自言其告王之意必有聞之者故史得而紀之也史記云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夫勿憂者豈格王之言乎孟子云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趙注云格正也漢書孔光傳引此經而説之云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祖己者白虎通謂殷家質以生日名子殷帝有武丁殷臣有祖己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天於兆反）

監視也典常也義者事理之宜也夭短折也中猶閒也言天視下民惟常其義義則降年有永不義則降年有不永非天短折其民民自閒斷其命爾大誓曰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丕天之大律蔡氏曰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祖己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閒去聲）

述曰監視典常釋詁文中庸云義者宜也義與誼通鴻範云六極一曰凶短折此反五福一曰壽而言蓋言天也廣雅云不盡天年謂之夭禮學記鄭注云中猶閒也大誓者漢書郊祀志所引文也今詳逸文蔡傳云典主也又云祈年請命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今不出之者皋陶謨云天敘有典所謂天常也有常則所主可知矣大學云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蓋天命以無常為有常也高宗祀豐于昵與五時祀固不同也書疏引鄭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憒焉故引以諫王也今不從者高宗非愚者也憒猶貪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台音怡）

若順也不順德則有罪矣聽罪猶服罪也孚信命告也蔡氏謂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是也如台猶柰何乃曰孚命其柰何則德何繇正乎蔡氏曰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也（省息井反）

述曰若順釋言文易艮象傳云未退聽也謂未退而聽從猶左傳不聽之謂也凡有罪者必聽從而後服罪也孚命史記作付命蓋聲之轉也孚信命告釋詁文中庸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董子所謂天迺先譴告之也如台詳湯

誓疏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昵乃禮反）

司主也蔡氏謂王之職主於敬民是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蓋敬民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允嗣也天允者天子也昵與禰通近也祀之近者莫近於禰馬氏以為昵考也謂禰廟也言祖宗莫非天子今常祀毋獨豐於禰廟也○謹案禮緇衣稱兌命曰民立而正事言若今凡民立汝之正事即所謂正厥事也兌命又曰純而祭祀是為不敬言專大汝之祭祀則反不敬即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祖己之訓不亦猶兌命乎漢書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蓋聽訓於祖己也然祖己之訓未

嘗有一言之繫若漢志所稱鴻範五行傳者而惟以天之
孚命爲言此春秋記異之遺所繇明也春秋記異以警其
君而不言之繫也若祖已者其殊於覩異不知信者矣其
亦殊於察異不善言者哉後世可以觀矣遂去聲兌讀爲說弋雪反
述曰司史記作嗣或曰司者嗣之省文蓋古通也今從如
字於文尤洽也臯陶謨云天工人其代之孟子云天子一
位所謂天職也故於王以所司言之凡有所司皆其所主
也詩羔裘毛傳云司主也釋詁云允嗣繼也則允亦嗣也
馬義見釋文昵與禰音同其義通也詩泉水云飲餞于禰
釋文引韓詩作坭其例也禰文從爾近也諸廟父爲近也
釋文謂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釋詁云即尼也言即近

也書疏引王言豐禰者與馬義同罔非天允此起下之辭
非承上也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例也蔡傳以典
祀訓主祀令不從者典司同訓於交未適也祀禮有常明
不獨豐也兌命今詳逸文引漢書者杜欽傳也孫氏謂通
典稱賀循議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
弟不繼兄故也賀循之議其本古尚書說歟其即馬鄭祀
昵注歟史記云常祀毋禮于棄道謂毋于棄道者以爲禮
也禮或當作豐蓋盤庚尊禰廟而廢適長前王之祀高宗
以子繼父亦不改焉是棄道也禮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
丁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高宗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
必豐也公羊何注云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

雊之變然後率修常禮如其言則雉雊之變爲廟祀不序
陽甲也陽甲爲祖丁長子雉聞雷則雊於易震爲雷爲長
子缺長子之祀故有此變也史記云祖丁之子陽甲陽甲
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
子武丁立蓋盤庚兄弟四人襲爲君而武丁則以子繼父
也禮器疏引許氏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公羊何注云
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通典稱賀循
議云若兄弟相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也又云殷人
六廟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親
盡無祖禰之神矣案此議則高宗當爲陽甲立廟而以盤
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一廟四室共爲一代至祫祭時兄

弟不異昭穆昭則同爲昭穆則同爲穆也今攷孫氏言高
宗不改盤庚者亦意言之爾於經無文也且孫氏所据者
豈春秋之大義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躋僖公左傳云躋僖公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
傳云逆祀也穀梁傳云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
無昭穆也此三傳義同蓋天子諸侯臣諸父昆弟禮秩然
矣僖公者閔公之兄也閔公即位僖公爲臣閔公薨僖公
即位今文公祭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以臣踰君所以爲
逆也其以父子親祖言之者僖元年公羊傳云臣子一例
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然則兄弟相繼
固異昭穆矣君臣相繼之昭穆猶父子相繼之昭穆也國

語韋注。據臣子一例言之。是也。范氏甯釋穀梁者。徒以昭穆爲喻。非也。大與太通。史記云。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所謂九世者。別兄弟爲世數也。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史記云。帝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大丁立。大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七世而殞也。所謂七世者。亦別兄弟爲世數也。別世數則異昭穆。異昭穆則

異廟矣。昭穆者非他也。宗廟之次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其相繼者。皆昭穆也。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蓋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也。言六廟者。禮緯合湯廟言之爾。謂兄弟相繼。則一廟而同堂異室。此馬氏端臨之說。非曾子問所謂廟無二主者也。古者祭禮之禮行。雖兄弟四人襲爲君。不嫌於毀廟之不祀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鄭禮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

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箋是言之。毀廟在祧者。不猶有壇墠之祭乎。壇墠之祭。遠祖之祧者。行之近親之不得已而祧者亦行之。皆禮之通。其變也。非近親而遠之也。金縢言周公之禱云。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蓋三王皆在廟之近親也。周公於在廟之近親。而祭之壇墠。禮之變而正也。今於不得已而祧之近親。而亦祭之壇墠。亦禮之變而正也。以爲近親而遠之。何周公且行之邪。夫兄弟相繼。於殷禮爲經。於周制爲權。殷禮無徵。孔子既傷之矣。然以詩烈祖疏稱古尚書說者言之。殷自契湯而下。惟三宗不

毀廟爾。則其餘皆毀廟可知也。周因於殷而損益之。蓋壇墠之祭。殆殷之遺也。故言壇墠者。不言其始於周焉。若夫周制立適。與殷禮兄終弟及以及王之終而後傳子者。其制不同。今既國統屢絕。至於兄弟襲爲君。則國頻大喪。百憂危懼。亦祖考在廟之靈所深悲者也。以視禮所謂喪三年不祭者。不尤變乎。迭喪者祔廟而創甚鉅。憫變者毀廟而神罔恫。國之大變。不幸至斯。猶得以常禮爲安乎。然而聖人之制。終有以塞孝子毀廟之哀。何也。古者禘祫之禮行。其毀廟羣主享四時之閒祀。皆再殷感於五年閒也。商頌序云。長發。大禘也。其詩言元王。相土。以及於湯。而伊尹阿衡。亦與享焉。則先王皆與可知也。周頌序云。雝。禘大祖

也。其詩言烈考。以及於文母。與長發義同。則先王皆與可知也。通典引逸禮禘於大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其義也。文二年公羊傳言大祫云。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蓋禘者。追享也。祫者。朝享也。周官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謂禘祫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是也。然則雖在毀廟。其閒享祀於廟者。固亦隆矣。而尤有辯焉。春秋。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云。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服氏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此据左傳言季氏者推之也。夫魯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也。哀於桓僖。非四親也。猶廟存乎。禮郊特

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則服義可旁通矣。蓋未有言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故不毀其廟者也。春秋。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云。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夫齊侯者。靈公也。自靈溯襄。蓋八君矣。非四親而廟存。何也。諂祭也。定元年左傳云。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成六年左傳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春秋皆書之矣。今襄雖被弒。安知非陳無宇諂祭而立襄宮乎。蓋未有言襄與桓兄弟。故不毀其廟者也。江氏永云。昭穆之世。高曾祖禰。不得過四親。昭穆之廟。不必其四也。兄弟相繼。則別立廟焉。親未盡者。廟不毀也。親既盡者。兄弟昭穆同。則廟皆毀焉。江氏之說。遂以爲齊襄宮魯桓宮僖宮。其廟之不毀也。皆以兄弟昭穆同爾。魯桓僖親既盡而廟存。故災焉。齊襄親未盡而廟存。故獻焉。今如其言。以齊世家推之。襄繼以桓。兄弟也。昭穆世同。孝昭懿惠。皆兄弟也。昭穆世同。靈公者。傳其高祖也。桓其曾祖也。惠其祖也。頃其禰也。襄與桓世同。則以爲四親廟存不毀矣。是其時齊有九廟也。今傳言襄宮而已。何以見其必有世同之廟乎。苟有之。何以獨獻於襄宮乎。何以齊侯不親獻。而獻之者爲陳無宇乎。夫禮王立七廟。齊則九廟而踰之也。諸侯繼立。苟世仍惠之兄弟四人者。豈惟九廟已乎。此非諸侯之體也。天子自立廟。雖無所謂踰也。然攷之春秋。兄弟

相繼。昭穆當異而不同。既異矣。必易廟稱。能無毀廟乎。夫唐中宗者。睿宗之兄也。唐會要云。開元四年。別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祔睿宗於太廟。通鑑唐紀同。此後世調停。未可以推先王之禮也。故江氏之說。春秋三傳皆無其義。非三傳之闕也。必古禮無其義也。然則古禮有其義。而春秋三傳皆言之者。孰過於辯逆祀而異昭穆者乎。異昭穆則異廟。異廟則毀廟。蓋兄弟相後也。故兄弟相後若可疑。而無可疑矣。周之懿王。以叔父爲後。則何不可兄弟相後哉。史記云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若不以孝王爲後。而異昭穆焉。又將躋孝王矣。可乎。孝王於懿王。雖叔父也。實臣之也。臣子一例。此禮之權也。

故喪服之禮。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蓋天子諸侯之禮。與卿大夫不同。天子諸侯。臣諸父昆弟也。故公羊傳言仲嬰齊者。以卿大夫而兄弟相後。妄同於天子諸侯。所謂春秋之失亂也。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蓋般者莊之太子也。稱子者未成君之稱。以先君未葬。亦未踰年卽位也。子般卒。而以弟繼之者閔公也。閔元年穀梁傳云。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繇是言之。况其在卽位之君乎。有受國而不繼之如父者乎。此春秋之大義。至精而無以易之者也。雖百世可知也。惜夫明之議大禮者。不据春秋而爭之也。惜夫後世之定大禮者。不据春秋而誤之

也。嗚呼。古之經術大矣哉。或曰。般王之傳。父死子繼。於是乎兄終弟及。謂之及王。不稱嗣王。若漢書孔光傳所謂盤庚殷之及王也。故無逸云。自時厥後立王。其不稱嗣王而稱立王者。統及王言之也。非也。及王者。後世禮家之稱。於經無文也。嗣王者嗣立之王。其在立王。於義無別也。曲禮云。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云。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蓋天子諸侯之稱也。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儀禮經傳通解引逸禮。諸侯遷廟禮云。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然則禮明祝稱者。皆孝嗣之義也。無以諸父昆弟故而異稱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七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八

順德簡朝亮述

商書

西伯戡黎 戡音堪

西伯者。謂周文王方爲西伯也。戡。勝也。黎。殷諸侯之國。說文曰。在上黨東北。鄭氏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是也。蔡氏曰。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伐而勝之。祖伊告紂。史以爲篇。羑音牖

述曰。蔡傳云。此誥體也。非也。史之爲文。惟其所適爾。非必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然也。今据王有答言。祖伊有退言。豈

誥體已乎。亦後世傳體所緐別也。陸氏德明謂六體有正攝。皆非也。書疏詩二南疏引鄭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書疏引王云。王者中分天下。二公治之。謂之二伯。文王爲西伯。蓋不與鄭同。今攷周官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牧者王制所謂州伯也。伯者王制所謂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也。隱五年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二公之制也。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此鄭据以爲州伯也。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蓋率其化也。豈所謂南兼者邪。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此化之所行。非牧之所兼也。詩旱麓毛傳言文王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此王据以爲二伯也。僞孔叢子稱子思述子夏之言云。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文王因之。此襲毛傳而竄之爾。雖然。經曰西伯。對東伯而爲名。王從毛傳。豈不然乎。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此異於八命作牧者矣。蓋伯昌作牧。亦天牧之例也。若夫詔牧者。其猶立政之訓牧夫歟。釋詁云。勝戡殺克也。則戡亦勝也。戡與堪通。釋詁云堪勝也。郭注云。西伯堪黎。說文引作戓。謂殺也。以言此經。言殺黎則不辭。言殺黎侯。於經病添文也。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注云。黎侯國也。今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蓋紂圻千里之内也。鄭義見

書疏。蔡傳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繼爲西伯矣。今不出之者。文王戡黎。非武王也。黎與耆通。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紂囚文王七年。其不與左傳同者。戰國策云。拘之牖里之庫百日。蓋囚之者暫。非久囚七年也。牖與羑通。史記云。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竊歎。崇侯虎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又云。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皆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其不與史記同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蓋不言其以崇侯虎致囚也。緜是言之。所以致囚者不同。囚之久暫不同。則戡黎之先後亦不同。而言戡黎者。皆同以爲文王也。戡黎未久。而文王崩。則武王誅紂。亦去戡黎未久矣。蔡氏言案史記者。以殷本紀而言。蓋小異於周本紀也。史記正義云。牖。一作羑。蓋古通也。羑里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北。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者殷之世臣也。高宗之時有祖己。恐者懼周興則殷亡也。奔走以告。言其急也。祖伊之告。不斥言戡黎。而此特書之者。蔡氏謂史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述曰。蔡傳云。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也。今不出之者。祖伊之邑。非有徵文。奔告非必自邑也。僞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内秉王心。今又克黎。近王圻。緜傳言之。是文王外事殷而内圖王也。論語稱其事殷之至德。何哉。此傳之誣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訖居迄反　相去聲

天子者。天之子也。所以君師乎民者也。特稱天子。欲王之思其實也。訖止也。謂止而絕之也。格人至人也。中庸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至人之謂也。詩傳曰。元龜尺二寸。蓋卜而先知也。先知者皆無敢知吉。蔡氏謂甚言凶禍之必至也。相助也。

述曰。孟子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天子之實也。釋詁云。訖止也。格至也。中庸言禍福者。天命也。言善不善者。人事也。以人事而知天命之吉凶者。至誠也。至誠者。至人也。王符潛夫論云。尚書曰。假爾元龜。假古通格。蓋義同也。爾古作尒。蓋尒者人之譌也。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言命龜也。論衡云。紂七十卜而皆凶。則惟言龜可矣。今從格人者。以易稱人謀鬼謀。必以人事先言也。引詩傳者。詩泮水毛傳也。釋詁云。相助勴也。則相亦助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不有者。言其心所無也。左傳曰。不有寡君。康安也。食者民之所安。王不有安食。則不知所重民食者矣。箕子曰。多瘠

罔詔。謂此也。此非天作之君以養之者也。虞度也。孟子曰。王請度之。蓋度之其心也。天性。天所命五常之理。而具於人心者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率循也。典者天性之常而人所循行。故曰率典。皋陶謨所謂天敘有典也。呂刑曰。伯夷降典。又曰。伯夷播刑之迪。蓋迪民率典焉。王不度天性。故不導民循行其典。此非天作之師以教之者也。三者皆天棄我之故也。皆淫戲之所致也。度徒落反

述曰。引左傳者。昭三年文。康食。史記訓安食。釋詁云。康安也。莊十年左傳云。衣食所安。其義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鄭以不有自民言之也。蔡傳云。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蔡以不有自天言之也。然經言不虞不迪者。皆自王言之。則不有之文。宜一例也。或曰。此三者。皆自民言之也。今攷故天棄我者。承上文所謂訖我殷命而言也。此三者。即上文所謂惟王淫戲之實也。三者君失其職。則民失其資可知矣。苟惟自民言之。豈祖伊所以危言諫王者乎。而於下文所謂今我民罔弗欲喪者。亦於義未融也。或曰。詩臣工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詩烈祖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此其有康食者也。蔡反其義。則不有矣。經言天棄我故。蔡以不有自天言之也。今攷天棄我之故。以王淫戲而自絕也。則不有者宜自王言之矣。堯典云。食哉惟時。王不有康食。蓋違農時也。故大誓數紂之罪云。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言其違時也。且以句例求之。豈不虞

不迪者。亦自天言之乎。天無使民不善者也。虞度。釋言文。迪道。率循。釋詁文。人受天性而思其五常。則五典行焉。詳皋陶謨疏。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喪去聲摯音至台音怡

欲喪者。欲商之亡也。曰者。述民之言也。曷何也。大命。死亡之命也。詩曰。大命近止。摯至也。言大命曷不至。蒙上文而言也。故紂應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如台。史記訓柰何。言天子既不能君師乎民。今民無弗欲天之亡商。今王其柰何。蔡氏曰。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痛矣。

述曰。曷古通害。詩葛覃毛傳云。害何也。史記云。大命胡不

至胡猶曷也唐石經於命不之閒旁添胡字蓋未察其崇上文也大命近止詩雲漢文鄭箋云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以言此經謂紂之死亡也蔡傳云大命非常之命受大命者何不至受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詩蕩云大命以傾言殷商也苟如蔡說當曰以傾不當曰不摯矣釋詁云摯臻也至猶臻也今我民罔弗欲喪論衡引弗作不其藝增篇說之云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冀之也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是不然也蓋不欲王亡者若殷三仁伯夷也此天下臣也無不欲王亡者則天下民也荀子稱大誓云獨夫紂是也豈故益其語而懼之乎論語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非是之謂也彼自紂甚言之非自民甚言之也苟民猶有不欲王亡者武王何爲而誅一夫紂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紂終不悟以爲民雖欲亡我而不得也史記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蓋所謂不虞天性者於此見之矣○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述曰史遷之義以乎之一言訓此經而經遂明蓋善於經矣蘇氏之義自一端言之也此非善紂也其痛後世不容諫者之多乎明史云世宗齋醮海瑞上疏諫帝大怒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遂下瑞詔獄此亦所謂不如紂者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參七南反

反退也臯陶謨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祖伊既非面從則退而有言固忠誠之不自已也論語稱孔子請討亦退而有言也參猶列也上卽天也盤庚曰汝何生在上今紂之罪參列在天言天知其罪也奔告稱王退言稱乃罪乃功者殷質不嫌也非退言而不敬也臯陶謨曰帝愼乃在位固不嫌矣祖伊以紂不可諫退而言曰汝罪多參列在天乃能責生命于天乎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卽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于爾邦乎○蔡氏曰祖伊以西伯戡黎

奔告於紂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

述曰儀禮聘禮云三退反還則反者退也反與返通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江氏云今商書無祖甲反之文豈說文引此文而誤歟抑所引爲孔氏逸書歟史記云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此所以退言之故也僞傳云反報紂也蓋傳謂直對而反紂之言也今据其言曰不無戮于爾邦非對君之辭也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言參列也呂氏春秋云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蓋參列在天也釋詁云公事也詩采芑毛傳云公功也則功亦事也功有美

惡。循德有吉凶也。大學云。辟則爲天下僇矣。僇與戮通。蔡氏之義。今以其辯書序者移而合之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八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九

順德簡朝亮述

商書

微子

此微子以紂將亡殷。謀於箕子比干。而箕子答之也。繇微子而言。故以微子名篇。蔡氏曰。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鄭氏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鄭說非也。周書稱帝乙明德。豈以妾爲妻乎。長丁丈反

述曰。詩有客疏引鄭微子之命序注云。微采地名。書疏云。鄭以微與箕在圻內。繇今攷之。微固隸紂圻千里者也。今

在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史記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此蔡之所据也。鄭義見論語皇侃疏。呂氏春秋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既而爲妻而生紂。此傳聞之異也。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其說何也。奚不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乎。顧氏炎武謂省文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其例也。蓋啟以紂爲弟。天下皆知。故從其著而省文也。今攷於經。父師爲紂之官名。箕子爲父師。則箕子爲

紂之諸父可知也箕子爲紂之諸父而稱微子爲王子則微子非紂之諸父可知也哀九年左傳云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論語云周因於殷禮益周無以妾爲妻自殷然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酗況具反

父師少師者鄭氏謂父師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是也父師紂之官名箕子爲父師鄭氏謂箕子紂之諸父是也不稱叔父而稱官者明其爲貴戚也比干亦紂之諸父孟子所謂以紂爲兄之子也弗或史記訓不有亂治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謂將亡天下也厎致也遂者功成也陳列也公羊傳曰陳于大祖

酗者酒失也祖宗在上子孫在下故以上下言之言我祖成湯致功成而列於上我子孫以沈酗於酒以亂敗湯德於下蔡氏曰言我不言紂者過則歸己不忍斥言之也大音太

述曰鄭義見書疏論語皇侃疏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即周本紀之大師疵少師彊也蓋史遷之本父師作大師遷說以大師爲大師疵少師爲少師彊也漢書儒林傳云遷書微子篇多古文說此殆然歟抑雜采之歟以經攷之遷說非也經曰我罔爲臣僕又曰我不顧行遯安有持其祭樂器而奔周者乎且鄭亦傳古文者鄭本作父師父師尊稱大師疵不足以當之也漢書五行志云箕子在父師位是鄭與班同也或曰論語微子篇云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于海摯即疵陽即彊皆聲近而異也同在微子篇爲其爲微子所問也漢志謂紂樂官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者此也今攷論語稱師摯之始蓋與孔子同時未可以爲殷人也微子篇云殷有三仁焉繫之曰殷若大師摯諸人爲紂樂官必以殷繫之也今無所繫者以師摯既著他篇知其爲時人則其餘從可知也微子篇若丈人長沮桀溺皆與孔子同時而無與於微子者也漢書百

官公卿表云周官備矣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殆周因於殷者歟周官掌次云孤卿有邦事注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此所謂佐也攷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此所謂孤卿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還不言爲父爲兄也書疏引服虔者以爲紂之庶兄今鄭以爲紂之諸父者据經之父師而知也經稱父師若曰蓋史敘其官非惟自微子稱之則父師爲紂之官名也莊子云箕子胥餘司馬彪謂胥餘箕子名今無繇稽也詩天保鄭箋云或之言有也亂治釋詁文厎致釋言文老子云功遂身退又云功成事遂蓋遂爲功成之義也說文云陳列也引公羊傳

晉文二年文。說文云。酗。醉醬也。釋文云。酗。况具反。以酒爲凶曰酗。蓋讀與酗同。史記集解引馬云。下。下世也。然則馬以上爲上世矣。今不出之者。祖宗在上。子孫在下。以陳列言之。於文尤洽也。禮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蓋忠臣之義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好去聲淪音倫喪去聲涯五皆反

小大。猶少長也。草竊謂盜也。盜如莠之侵苗。故曰草竊。姦宄。說詳堯典。言殷民無不少長好草竊姦宄也。卿士。殷臣也。蔡氏謂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灋也。恆。常也。公羊傳曰。

生得曰獲。凡有辜罪者。乃無常獲。言皆縱之。無常灋也。左傳所謂紂爲天下逋逃主也。方。竝。興。起也。既無治罪。則弱者無所鳴冤。彊者無所畏灋。遂成爭鬬。故小民竝起相爲敵讎也。淪。率也。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喪者。如相率入水以亡也。津。水渡也。涯。水際也。越。及也。蔡氏曰。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下。猶使人悲。後世人主。可深監矣。監去聲

述曰。小大之義。不以小人大人言者。經下言卿士。則此不可以大人言也。不以小事大事言者。經下言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乃所竊之大者。則此不可以大事言也。以少長言者。猶小學大學之例也。若今之盜。雖少者猶然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以一句讀也。蓋罔不小大者。與論語稱無小大不同。呂氏春秋言耕者之盜云。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言莠之侵苗爲盜也。恆。常。釋詁文。引公羊傳者。昭二十三年文。史記云。乃無維獲。蓋還以恆爲縆而訓維也。詩天保云。如月之恆。釋文云。恆。亦作縆。縆者維之省也。說文云。縆。大索也。然則維而獲之。易所謂係用徽纆也。今不從者。以恆常言法。於義尤悉也。引左傳者。昭七年文。方。史記訓竝。蓋相方則相竝矣。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以一句讀也。蓋與下文方興沈酗于酒讀同。興。起。淪。率。釋言文。史記淪喪作典喪。孫氏謂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見紂之迷惑也。於是載其圖灋出亡之周。此典喪之義也。國

之有典。猶水之有津涯。典喪則國從而亡矣。餘今攷之。上文言紂之敗德。不旣典喪邪。今言其喪者。將然之辭。非謂是也。蓋淪之文殘。則爲典爾。引詩者。詩抑文。以詩言之。倫類入水。相率以亡。不悲甚乎。釋水云。由膝以上爲涉。易云。利涉大川。說文云。津。水渡也。釋水云。滸。水涯。謂水際也。說文云。踰。越也。則越亦踰也。凡相踰者。必相及也。廣雅云。越與也。與猶及也。梓材云。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者。及也。釋詁云。粵。于也。越與粵通。史記集解引馬云。于是至矣。于今到矣。今不從者。以經攷之病添文而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出去聲耄莫報反隮子齊反其音姬

曰者蔡氏謂微子更端之辭也。狂發於中而出於外。鴻範咎徵所謂曰狂者也。蔡氏謂紂發出狂。言我不言紂者。亦我用沈酗之義也。遜遯也。蔡氏謂我家老成人皆遯于荒野是也。牧誓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謂此也。指告者各指其顛隮而告之也。顛隕也。隮馬氏謂猶墜也。其語辭。詩云。子曰何其。言今爾無各指告予所隕墜者若之何哉。

蔡氏謂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更平聲遯徒困反

述曰。曲禮云。君子問更端。蓋更爲問端也。狂史記作往。集解引鄭云。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是鄭與遷同也。然釋文不言鄭本之異。則鄭或破字。讀狂爲往。未可

執也。梅本作狂。蓋形之近也。此所傳者異爾。非自梅本竄之也。以經攷之。作狂是也。箕子云。詔王子出迪。則出往之義。自箕子告之。非自微子言之也。微子先無避禍之心也。若微子自言出往。箕子何必謂王子弗出我乃顛隮乎。老子云。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經之言狂。非鄙語也。僞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傳失之矣。我者不斥言紂也。非誠言微子也。史記云。吾家保于喪。集解引馬云。卿大夫稱家。江氏云。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此以異文而通其義爾。書疏引鄭云。耄昏亂也。鄭訓雖非。然鄭本固作耄矣。僞傳云。在家耄亂。欲遯出於荒野。然經無在家之文。遯荒豈微子所欲邪。昭元年左傳云。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此以耄言昏亂也。耄與旄通。禮射義云。旄期稱道不亂。此以耄言老成人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釋言云。遜遯也。指史記作故。蓋文殘而異也。易繫辭傳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若顛隮者。所之之失也。以顛隮告之。蓋告戒也。今爾無指告予顛隮。以一句讀也。或讀曰。今爾無指告。曰予顛隮若之何其。今不從者。其讀弱也。顛隕。詳盤庚疏。馬義見史記集解。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注云。擠墜也。隮與擠通。引詩者。園有桃文。蓋魏風所歌焉。史記集解引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其。今不出之者。据微子及魏風言之。則其讀如姬。古之雅言。非齊魯之閒方言云爾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蔡氏曰。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忠厚敬君之意。與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是也。於微子不稱名而稱王子者。明其繫宗祀也。荒亡也。方興者。言殷人竝起而湎酒也。蔡氏曰。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述曰。荒史記訓亡。蔡傳云。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蔡以方將爲義。所謂甚之之意也。今以方竝爲義。而亦甚之。蓋於紂尤有徵焉。酒誥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而於殷之迪諸

臣則云。乃湎于酒。此沈酗之竝起者也。詩蕩云。天降滔德。女興是力。詩抑云。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亦其義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咈扶弗反耇工口反長丁丈反

畏畏者畏所當畏也。耇長者老成人也。舊有位人者舊家世臣。若盤庚所謂舊人共政也。二者非獨家耄已也。蔡氏曰。紂惟不畏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之。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先答之。

述曰。釋詁云。耇壽也。詩南山有臺傳云。耇老也。則耇長爲老成人也。或曰。舊有位人。謂致仕者。若左傳稱祁奚旣老而入言者也。然致仕與遜荒不同。非所答也。

尚書集注述疏　卷九　微子　八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祇音其牷音全

馬氏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氏曰。犧純毛。牷體完具。蔡氏曰。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述曰。馬義見釋文史記集解。論語云。其父攘羊。周生氏烈云。有因而盜。釋詁云。攘因也。今爾雅本作儴。釋文云。樊孫作攘。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謂往盜也。神祇詳堯典三禮疏。鄭義見周官犬人疏。詩閟宮云。享以騂犧。毛傳云。犧純也。周官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又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先鄭云。牷純也。然則犧牷皆訓純乎。蓋牷尨連文。則尨雜而牷純。犧牷連文。則後鄭之義是也。牷文從全。體完具之義也。詩我將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今曰將食者。盜將其牲而食之也。易无妄六三云。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獲罪而爲災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監去聲瘠在益反

監視也。凡責取於讎者必苦。如讎而斂民。苦斂之也。敵讎者民敵讎其上。非但民相敵讎也。不怠猶不息也。瘠瘦也。謂饑殍之民也。管子曰。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詔告也。古者詔爲上下之通稱。蔡氏曰。下視

尚書集注述疏　卷九　微子　九

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夫上以讎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告也。此答微子民相敵讎之語。

述曰。釋詁云。監視也。釋文云。讎如字。下同。鄭音疇。馬本作稠。謂數也。斂。馬鄭謂賦斂也。今不出之者。其說不如蔡之痛也。數斂苦矣。斂之如讎。則尤苦也。漢書食貨志云。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此管子所謂故蓋積也。捐瘠者猶所謂損瘠也。說文云。瘠瘦也。秦漢以來。天子稱詔。古未制焉。周官大宰云。以八柄詔王。注云。詔告也。此下告上者。亦稱詔而不嫌

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興起也。起受其災敗。言不去也。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蓋國亡不仕異姓。則無爲臣僕也。迪道也。出迪者當去之道也。猶孟子稱去父母國之道也。云言刻害也。蔡氏曰。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隕墜矣。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述曰。詩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朱子謂此罔爲臣僕之義也。迪道。釋言文道者行道也。又導而行之也。今不訓出行者。經下言王子弗出不言迪也。云言。詩何人斯毛傳義也。釋文引馬云。刻侵刻也。今訓害者。侵刻則害之矣。呂氏春秋云。紂之父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灋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申鄭者以推箕子舊云也。刻或作孩。弗或作不。論衡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性惡。不出衆庶也。論衡言衆庶者諸王子也。荀子云其出人不遠矣。此不出之義也。繇是言之經何不曰孩子不出王子乎。且我舊云上有微子曰之文。則下言我不顧行遯者。亦皆微子之言矣。孫氏謂微子不返顧而行遯。豈其

然乎。離騷云。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今曰不顧。非仁人之心也。江氏謂論衡誤爲微子之言。是矣。而又以論衡釋之。復爲父師之言。謂我舊云此孩子必亡國。非也。其云必亡國者。於經病添文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蔡氏曰。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以自達其志於先王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謹案微子謀於箕子比干。而比干不答者。何也。以箕子之言既盡。而比干心與之同。無可復言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蔡氏謂三仁之行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皆所謂自靖者也。然則微子之事。可不辯乎。左傳曰。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此左傳之失也。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此史記從左傳之失而又甚之者也。夫微子之去。所謂行遯者也。遯則不知其所之。安有面縛自歸如左氏所書者乎。且面縛者面之而左右縛也。又何能左牽羊右把茅乎。史記之疏。孔氏辯之矣。甚哉其誣也。蓋面縛自歸者武庚也。以言微子。妄傳之爾。樂記曰。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此投武庚於故殷之地也。方克

殷而言殷之後。必武庚也。其時微子方在遯焉。武庚自歸。故不月封之而曰投之。其地非宋也。而妄傳爲宋。則妄傳爲微子矣。於以知左氏所失之繇也。史記曰。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繇是覲之。微子既遯。久乃得之而命封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蓋微子於周爲客矣。雖封宋公。終身稱微子焉。亦所謂罔爲臣僕者也。嗚呼。後世之臣。其辯於此哉。

述曰。釋詁云。靖謀也。江氏云。王子其自謀哉。夫自謀何以遂能自獻乎。周語云。安靖神人。則靖者安也。論語云。於女安乎。求自安也。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絜也。凡禮言享獻者。皆所以自達也。獻猶達也。其志者。自靖之無佗也。易彖傳云。遯之時義大矣哉。遯者以行爲義者也。書疏引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繇鄭言之。於義未融也。比干之諫。冀紂終悟。非欲一死焉已也。僞傳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夫比干實無言。非省文也。易繫辭傳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比干蓋同心而默者也。史記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聽。遂去。比干彊諫。紂剖比干。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本紀云。殺比干。囚箕子。宋世家云。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微子遂行。遷敘三仁。其先後且歧矣。論語之敘。則足徵也。爲之奴者。箕子諫而紂囚以爲奴。箕子遂爲之奴也。非箕子懼而

自爲奴也。又非奴而後囚之也。樂記云。釋箕子之囚。謂囚奴也。易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貞。謂夫爲之奴者之仁也。是故爲之奴者。我興受其敗也。武王訪鴻範于箕子。箕子乃言之者。我罔爲臣僕也。史記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斯以列三仁者乎。引左傳者。傳六年文。孔氏之辯。蓋其書及左傳之疏也。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樂記言殷之後者。鄭禮注不以爲武庚而以爲微子也。失之矣。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蓋殷禮也。史記云。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此微子封宋。猶稱微子。不稱宋公。而微仲亦同。是世其忠孝也。非徒若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蔡公之弟稱蔡叔也。孟子所以謂微子。微仲。皆賢人也。三國志譙周傳云。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此譙周之藉口於左傳者也。是果爲不得已邪。後世之臣。其藉口於左傳而以微子自託也。非一世然矣。

尚書集注述疏卷九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周國名。武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

述曰。詩緜云。周原膴膴。此周之所繇名也。蓋自大王遷岐而居焉。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大與太同）

大誓（大音太）

大誓者武王伐紂而大誓之也。大者大也。以其爲誓之大。視牧誓尤備。故史有附見焉。其篇今亡。史記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閒。漢書說同。故藝文

志曰。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有大誓也。馬鄭本大誓。固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馬氏疑今之大誓不能備諸書所引之文。蓋其篇有文殘而闕者。與馬氏雖疑之。而不以爲僞也。故注之。迨傳鄭。鄭又注之。門所傳者信矣。東晉僞古文。乃因馬氏之疑。備采諸書所引者。而自爲大誓。迄於唐。而孔氏書疏尊僞古文。反稱馬鄭本大誓之僞而廢之也。其篇不亡於秦。而亡之者唐也。悲哉。陸氏釋文謂馬鄭所注者。皆伏生今文。非古文也。何失實也。然卽以今文言之。漢志言孔安國得壁本古文。其考之伏生壁本今文者。則曰。以考二十九篇。而不言考大誓之非是也。安見其僞乎。言大誓者。或曰今文後得。或曰古文後得。或曰漢武帝末得之。或曰漢宣帝時得之。然安國先於武帝末也久矣。其考之者今文也。大誓存焉。其以考之者古文也。大誓存焉。皆非後得也。則大誓可不察邪。鴻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其年克殷而釋箕子之囚。以是知大誓在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自十三年而追言之。故曰立十二年也。史記從書序。謂十一年伐紂。旣不然矣。而又以爲先於九年東觀兵。所謂書之失誣也。僞大誓曰。觀政于商。僞傳釋爲武王觀兵而還。以史記之誣誣之也。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孰謂武王而有是也。史記言楚子伐隨。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觀

政猶觀兵也。程子以爲今日而天命絕。則紂獨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絕。則紂君也。武王爲臣。敢以兵脅君乎。此其辯之明也。中庸之言武王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使先觀兵而後伐紂。是再戎衣也。以兵脅君。名則失焉。左傳以兵諫爲愛君。春秋之邪說也。然則大誓疏引今文曰。四月觀兵。何也。四月者。卽武王祭于畢之四月也。觀兵者。觀所陳之兵也。左傳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其爲文同也。夫武王先觀兵于商。不可也。武王旣伐紂而觀兵。可也。孟子曰。有攸不惟臣。東征。又曰。滅國者五十。周書世俘篇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此所以旣伐紂而觀兵之繇也。漢志引

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今曰四月觀兵。以是知其既伐紂而觀兵也。書疏於馬鄭本大誓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篇伐紂時事。然則四月觀兵之文在伐紂前矣。此史文之倒敘者也。今逸文所存其附見於大誓者亦多矣。蓋史於伐紂之所書。究言既伐後事。而倒敘之。讀者不察。遂以為先觀兵而後伐紂也。古史書年月日者。與春秋不同。若堯典洛誥。其年月日以前後互參而始明。蓋讀之易失也。或疑大誓蓋不書年。非也。釋文謂今文大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則書年可知矣。周書世俘篇曰。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維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

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此史文倒敘之徵也。四月者。即武王觀兵之四月也。世俘篇所以言征憝國於其間也。漢志引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世俘篇同。皆此四月也。漢志言是歲閏二月焉。爾雅曰。辟。君也。惟武王成君四方。通於殷命所有之國。然後可以祀天也。史重乎其事而特書。則四月倒敘於前矣。今之洛誥。非倒敘者乎。魄與霸通。越與粵通。惟與維通。謂史非倒敘。或錯簡焉。則馬鄭無言今古文大誓不同。而今古文悉史遷所知。其觀兵在前。豈其皆錯簡也。國語言穆王之伐犬戎曰。且觀之兵。而先言之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此非大誓所謂

觀兵也。爾雅曰。觀。示也。此言示之兵也。言大誓者以為先觀兵于商。是先示之兵也。則周語謂先王不觀兵。豈大誓之著而猶不知哉。堯典疏言三統厤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今漢志作還師。詩大明疏引漢志作逮師。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然則逮或為還。此言觀兵而還者。所繇失也。爾雅曰。逮。及也。言行及於師也。大誓曰。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此武王既伐紂而祭于畢。既祭而復渡孟津也。書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此伐紂而初渡孟津也。兩至孟津。皆十三年也。史倒敘之。讀者不察。以為其書年之闕。故或以為九年。十一年。而兩至焉。或以為十一年。十三年。而兩至焉。亦所繇失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大誓逸文。其可攷者。既祭于畢。有白魚赤烏。此禎祥之義。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者。史倒敘之。以其宜先著之也。其不與後世符瑞志同。以其實錄也。其篇首必有若世俘篇武王成辟四方云者。然後書大子發之祭。惜其已亡也。若夫漢書謂十三年伐紂矣。而又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此十三年者。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蓋以為文王受命稱王改元。則誣也。周書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此未可据以為稱王改元也。豈不可曰。受命為西伯。此其受命之九年乎。蓋以大事為言。猶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為十二年。會于承匡之歲。為七十三年也。文王者追稱之辭。禮大傳所謂追

王文王昌也。大誓疏謂鄭言文王生稱王。非也。大傳曰。文王伐崇則稱王。鄭其從而失之邪。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文王事殷五十年。武王事殷亦十餘年。故統之曰周之德也。周書程典篇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亦與論語同。周書柔武篇曰。維王元祀。此武王之改元也。使武王不改元。而本文王之後元年。武王何以紀年乎。僞大誓之言文王曰。大勳未集。此僞武成所謂惟九年。大統未集也。以漢書之誣誣之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以武王未伐紂言之也。非謂其未集也。近儒惜大誓之亡。遂采綴以爲篇。其於經不備。補以周書克殷世俘諸篇之文。或登傳爲經。且自

擬經文。或強分三篇。其與僞古文者將無同。以是成篇。非春秋傳信之義也。今謹采大誓逸文。擇十有四條。每條分節。皆空一字而離虛位焉。以不次之次列於篇。庶存二十九篇之略。其馬氏所舉五條。爲今古文所無者。及凡大誓而無今古文明据者。蓋皆在殘闕之中。故別存逸文之卷。欲其雜而不越也。嗚呼。苟察其誣。大誓雖亡。猶不亡也。乘去聲。櫜音皋。追王之王去聲。

述曰。太梅本作泰。左傳國語引作大。詩疏引今文作太。蓋經當作大也。書疏引馬書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大誓疏引馬序。而以僞孔傳序疏所引者參之也。襄三十一年左傳疏引馬略同。其大誓疏引今之大誓作今文大誓。非也。蓋馬言今之大誓。卽其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今攷書疏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

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此向子歆移博士書所以謂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也。蓋博士治今文者也。孟子趙注云。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大誓也。今之大誓後得以充學。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蓋此與別錄馬序略同。言尚書百二十篇者。据書緯言之爾。論衡云。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書疏引後漢史云。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大誓三篇。蓋此與論衡略同。繇是言之。河內女子所得之書。其書一也。大誓一篇而三分焉。論衡則自今文言之。後漢史則自古文言

之。將以爲緐古文而變今文者也。書疏引鄭書論云。民間得大誓。蓋鄭與馬略同。故釋文謂馬鄭皆疑之也。夫馬所以言後得者。將以大誓殘闕。今古文適同。莫校補焉。其異文。若鵰與烏者而已。如馬班之說。今古文分出壁中。安得殘闕適同如是乎。意後得者緐古文而變今文。迺適同矣。然所謂後得者。將得之武帝末乎。將得之宣帝時乎。皆傳聞之誤爾。書疏云。馬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蓋馬亦莫申其說也。書疏云。大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然史記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敎。則非徒總其辭也。漢書從史記。豈未察乎。書疏於得大誓者。謂劉向別

錄同於史記。而又引別錄言得之武帝末者。則向說實自歧矣。史記之作。未及武帝末也。何以遷得錄大誓乎。書疏引王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殆未察於向說歟。朱氏彝尊云。伏生所敎二十九篇。書序其一也。非也。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灋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北斗矣。故二十九篇。緐是推之。使伏生今文有序。則人皆知尚書百篇。烏有言此象乎。以此知伏生今文無序也。論衡云。或說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灋也。如或說。則二十九篇亦舍序而有大誓矣。彼謂百篇之序。孔子作也。豈自作而自選之乎。言選者。非舍序而有大誓。安可乎。書疏以篇從卷。謂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此不知今文固

無序也。釋文云。伏生口誦二十九篇傳授。又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此以有序言之也。皆非也。漢書建元元年。爲武帝元年。董子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元狩元年。爲武帝十九年。終軍上對云。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元狩五年。爲武帝二十三年。奏上司馬相如封禪書。於燎魚亦及焉。此皆非在武帝末者也。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上八百諸侯。此尤在武帝前矣。凡此所及者。不皆爲伏生大傳所有乎。然大傳有此者。猶其引九共曰。予辯上下。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

明上下。此無以知其爲篇也。大傳云。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此以其篇言之也。故大傳稱孔子之言云。六誓可以觀義。六誓者。大誓其一也。與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爲六。皆伏生所傳也。故平當受歐陽尚書。班伯受小夏侯尚書。以漢書攷之。皆引大誓焉。若夫古文四十五篇。漢志自其初讀時而紀之也。苟無大誓。將虛其一以待後得乎。亦何必爲是虛數也。苟其後得。又烏可不敘所從來。而統於魯共王所得邪。或曰。今古文自壁中先得。其後重得。亦据以爲言歟。然所謂博士說起。其書始定者。非所以言重得也。馬之釋經。蓋有失之者矣。其所謂似淺露者。安知非其失之者乎。周公告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論語云。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春秋所以絶筆於獲麟也。爲
其非禎祥也。然則大誓所言物感者。禎祥也。非神怪也。故
易之中孚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書有嘉禾之篇。無可疑
焉。論衡云。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其言書殘。是也。若大傳引
九共帝告者。蓋伏生壁本今文之殘闕也。尚書非百篇而
已。孔氏古文。雖多於伏生今文。亦幸存者也。其亡者過半
矣。若史記錄湯征。漢志引畢命者。蓋孔氏壁本古文之殘
闕也。此今古文殘闕不同也。大誓殘闕。今古文適同。何哉。
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則知酒誥召誥之脫簡矣。而大誓
所脫。不聞云何。孔安國得古文以考今文。則知逸十六篇
矣。而大誓非逸。不聞云何。馬鄭本大誓。三分其篇。若盤庚

然也。而諸書引大誓者。古文之無。不聞今文之有。嗚呼。是
豈無故哉。其殘闕在秦火之先者乎。非古文何以變今文。
今古文同出於一源。壁藏之本。今古文雖不同。其爲大誓
先秦殘闕之本則同也。夫禮籍多失。笙詩六篇。毛公既歎
其亡。是豈及秦火者邪。春秋之衰。學將落矣。戰國而後。孟
子既沒。荀卿僅存。蹇蹇而傳經者。微若一綫爾。雖在孔氏。
安知其不類正考甫後商頌之或亡者乎。洛誥脫簡。今古
文適同。其脫簡在秦火之先。皆可推也。嗚呼。大誓之篇。殘
闕者斯已矣。其殘闕所餘。徵馬班之信。而決馬鄭之疑。敢
忽乎哉。考與攷通。書疏爲梅本僞古文所惑。妄以爲馬鄭
本大誓用張霸古文之僞也。遂云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

時事。中下篇伐紂時事。此不僞其僞。而僞其不僞也。漢書
言霸之僞書。當時既黜之矣。人皆不用。況馬鄭乎。故王肅
且不以是難鄭也。而亦爲之注焉。閻氏因馬鄭之疑。而疑
所傳大誓之僞也。不亦失乎。互詳大名疏。書序云。惟十有
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又云。武
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今攷鴻範云。惟十
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序言十有一年伐殷者。非也。史記
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
二年。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
大誓。又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蓋
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也。序言一月不言正月者。以周方

伐殷。未改正朔也。猶詩豳風言一之日也。史遷於伐紂之
年。既從大誓序矣。而易一月爲十二月。則其下史文所謂
二月甲子者。何以能屬之乎。漢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漢志於大誓序以爲十一年伐紂
還歸。若史記所謂觀兵者。漢志於鴻範序以爲十三年遂
伐紂。故以大誓序一月戊午在十三年也。周語云。昔武王
伐殷。歲在鶉火。漢志云。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
鶉火。蓋以周語推之也。今据周本紀言武王即位九年。齊
世家同。然則漢志於十三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非也。
即位十三年而伐紂。則非在喪服可明也。伯夷列傳言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非其實也。苟爲不葬。經何以言祭于畢

乎周本紀言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此因古者以遷廟
主行而爲之說。爾。淮南子謂武王不爲三年之喪。非也。禮
記言三年之喪。金革無辟。孔子以魯公伯禽言之。不言武
王也。春秋諸侯卽位。皆書元年。其常也。自秦惠文始改十
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於是乎春
秋家以改元爲非常矣。漢儒釋經。雖文王亦誣之也。詩文
王疏於書序引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
入戊午蔀四十歲矣。鄭說之失。猶漢志也。史記三代世表。
自共和庚申而上。皆不能紀其年。則漢志及鄭。以厤譜推
之者。未可執也。僞大誓云。惟十有三年。言伐紂也。僞傳遂
以序十一年言觀兵。一月戊午言伐紂。皆襲漢志爲之也。

是其於序上文。則年不繫月。下文。則月不繫年矣。大傳云。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
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此十年
者七年之譌也。史記上文云。虞芮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
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蓋七年也。漢志云。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
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
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卽位十一年。
今攷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所謂文
王九十七者。妄矣。此受命者。受諸侯卽位之命也。周書文
傳篇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
呼。我身老矣。此受命者。受西伯之命也。竹書紀年云。帝辛
三十三年。王錫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
薨。此紀年僞書。襲周書而爲之說。爾。詩文王有聲云。文王
受命。有此武功。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受命者
受天之命也。自武王有天下。而推本言之也。故康誥云。天
乃大命文王。皆非稱王之謂也。文王世子稱文王爲君王
者。妄也。或曰。周語稱商王帝辛。史記亦以帝辛稱紂。夫紂
旣自帝。故命西伯爲王。爾。是不然也。左傳云。今之王。古之
帝也。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帝辛者。猶帝乙也。皆
廟稱也。史記於商之諸王。皆帝之也。不然。無逸何以猶稱

殷王受哉。金縢言成王之弁。而流言則謂之孺子。蓋尚幼
也。若所謂武王九十三者。則武王將八十而生成王矣。左
傳言武之穆云。邘晉應韓。蓋晉者。成王之母弟唐叔也。則
成王諸弟。武王又將九十而生之矣。詩豳譜疏。引大戴禮
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然据無逸
則文王百歲也。十五生武王。武王崩年。不踰百乎。周書度
邑篇言武王克殷而告叔旦云。維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
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
成。周本紀與周書同。然則克殷之年。武王猶未六十矣。多
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武王克殷六年而崩。旣崩
而殷畔也。去其畔年。則臣者五祀矣。周書明堂篇云。旣克

紂六年而武王崩是也。管子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此七年者六年之譌也。引楚子者宣三年左傳文。壹戎衣詳康誥疏。莊十九年左傳云。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范氏甯云。以兵諫爲愛君。是人君可得而脅也。引齊侯者僖四年左傳文。漢志云周書七十一篇。班氏自注云周史記。則隋志謂晉汲冢之書。非也。晉書武帝紀及晉荀勖束晳傳言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得竹書於魏安釐王冢中者。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汲冢之書。亦不列周書焉。文二年左傳引周書者。謂之周志。蓋古志也。其雜而不經。猶

孟子所謂好事者之言則有之矣。然史遷於克殷事多有采之者。說文引周書曰大翰若翬雉。又引周書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論語注引周書月令。鄭周禮注引周書王會。儀禮注言比黨州閭者亦引周書。皆在汲冢前。明其爲古志之僅存也。今辯而采之以資經焉可矣。其辯周書不當名逸者。今詳逸文蓋雖非尚書之逸。而漢志以周書隸尚書家。亦未嘗非經之資也。或疑其日有不月。與穆天子傳同。然周書多闕文。未可以是疑其僞也。彼僞竹書紀年者。其非日月之備乎。夫周書蓋周史記之雜者。非出於一人也。故周書大子晉篇。則史之語怪者矣。而其篇有云。如文王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此何其

言之符論語也。周書酆保篇云。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乃命曰。祀于上帝。此非其誣文王者乎。而周書程典篇所謂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者。豈九州之謂乎。豈祀于上帝而覗商王如無有者乎。或曰。以周書世俘篇攷之。乙未四月七日也。辛亥四月二十三日也。其四月二十二日。則世俘篇所謂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也。然則成辟于何所乎。今据周書言燎于周。而不言成辟于周。則八百諸侯奉以成君。其非在周卽位可知也。引國語者周語文。周頌則時邁之詩頌武王也。符瑞志見宋書。襄九年左傳云。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襄三十年左傳云。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蓋稱大事以數年。今人猶或然也。或曰。論語言樂以武爲未盡善。則周之至德。非統武王言也。是不然也。樂象成功。征誅不如揖讓。其時然也。中庸云。中庸其至矣乎。中庸言武王之達孝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則武王之德亦至德也。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鄭禮注云。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非也。以再成爲再兵。將其下文稱三成四成五成六成者。亦以兵數之邪。雜而不越。易繫辭傳文。

○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大音太。上下皆上聲

此非大誓篇首之文也。其篇首則亡矣。四月者。鄭氏謂周
四月。是也。蓋建卯之月。在二月甲子伐紂之後也。史倒敘
焉。說詳篇目。發。武王名。大子發者。祭稱也。禮曰。祭稱孝子
孝孫。金縢冊祝曰。丕子。曰元孫某。皆祭稱也。武王於祭時。
自稱大子發。故史從而稱之也。畢者。馬氏謂文王墓地名。
是也。此蓋武王伐紂之後。遂反而祭文王墓也。殆以師行
嘗道過其墓。與非常禮也。不於伐紂之先祭之者。其時師
行不可留也。且師行之禮。告廟不告墓也。孟津。鄭氏謂地
名。是也。左傳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於祭言上。於至言下者。
以地勢言之。雍地爲高。冀河爲下也。以人道言之。親墓爲
尊。兵所爲卑也。雍去聲爲下之下去聲

述曰。此詩思文疏所引文也。其疏稱大誓而引之。則曰。下
至于孟津之上。大傳引書曰者。同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
趙注引書曰者。與大傳同。惟無之上字。今從之。釋文云。大
誓年月不與序相應。蓋經言四月。序言一月。故也。孟子趙
注云。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蓋古說然矣。漢書劉向傳云。
文武周公葬于畢。括地志云。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
二十八里。畢原上。是也。今在陝西西安府咸寧縣南。或疑
自鎬至畢。非迂道乎。然牧誓言西土之師。役及蜀羌矣。且
師行無常。安知非道過之邪。禮記云。曾子問曰。宗子去在
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
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蓋古不墓祭也。古之

墓祭者。禮之變焉。檀弓云。展墓而入。亦反其國之禮爾。周
官冢人云。凡祭墓爲尸。注云。或禱祈焉。皆禮之變也。則祭
于畢可推也。後世祭墓。因禮之變。遂以爲常。雖非古也。而
孝子繇之矣。釋天云。濁謂之畢。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爲
濁。因星形以名。後漢書蘇竟傳云。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
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如其說。以句例求
之。則上之祭至于畢。下之祭至于孟津矣。然禮聞祭河。豈
聞祭津乎。如謂上則祭于畢。下則至于孟津。是曰上曰下。
皆綴旒也。經何不曰至于孟津。祭畢乎。馬義見史記集解。
王制云。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蓋告禰廟也。史記云。九
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又云。武王自稱大子

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蓋以此爲九年觀兵。非也。鄭
四月義見大傳注。又鄭云。卒父業。故稱大子。亦非也。引禮
者。雜記文。白虎通云。天子之子稱大子。尚書傳曰。大子發
升舟。此不以文王爲諸侯。而以爲天子。何其誣也。僖五年
左傳稱晉侯大子申生。又稱王大子鄭。蓋通稱焉爾。鄭孟
津義見詩思文疏。引左傳者。昭四年文。書疏云。孟者。河北
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也。水經注云。河水東逕平縣故城北。河南有鉤陳壘。世傳
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曰盟津。今河南河
南府孟津縣也。蓋南北通津。因而南蒙北稱爾。
〇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此蓋周公陳告發端之言也格至也正也周官疏曰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者則格言在其閒矣猶稱大子發是祭于畢後也

述曰此周官大祝疏所引文也其疏稱大誓而引之遂云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蓋馬鄭古文本大誓唐賈公彥顏師古司馬貞等皆引之以其篇目從今文則以爲今文爾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正稽古者正之於考古也立功者左傳所謂不朽者也功以事而成蓋立功當立事矣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丕鄭氏謂大也丕大重文者猶盤庚言丕乃敢大言也律鄭氏謂灋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中庸曰上律天時蓋言大天之大灋也漢書郊祀志引此以明之漢書平當傳言周公制配天之禮亦及此焉此殆周公稽古之格言以武王祭于畢後遂陳古者配天之功而告之也周公告君奭所謂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蓋若斯也高宗肜日所謂正事永年者亦若斯也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卽祭于畢之四月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將在此與朽休上聲

述曰此漢書郊祀志所引文也顏注云今文大誓也漢書平當傳所引者自可以永年而上其下有曰傳于亡窮無曰丕天之大律顏注云今文大誓之辭夫可以永年者傳于亡窮也將此爲釋經之辭而顏注未察之歟鄭義見漢書班固傳注其注引書與郊祀志同亦不及傳于亡窮也刑灋志云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大傳云丕天之大律皆可參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稱叔孫豹云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今獨稱立功者聖人以德成功而稽古者稱其成功之言蓋三不朽者舉一而皆統焉

○大子發拜手稽首

此蓋武王祭于畢後而受陳告之禮也大子發者因祭稱也

述曰此所引詳上文疏

○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涘音俟燎力召反

此蓋武王祭于畢後而升舟適有禎祥也詩疏引大子發升舟承上大子發上祭于畢而引之也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然則王者祭廟以步爲禮矣此伐紂之後自孟津而上祭于畢又自畢而下至于孟津其祭墓之禮道遠不能皆步必有于近畢之地變其常以爲禮焉故既祭之後升舟猶稱大子發者敬親之義子道也升舟之後稱王者臨下之義君道也周書世俘篇曰惟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此稱王之日也鄭氏謂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非也以此經之文在祭于畢後史稱曰王而

非言變稱王之繇。則始變稱王。必在祭于畢前。而其文亡矣。夫武王所繇變稱王者。二月甲子伐紂之後。八百諸侯必奉之以爲王。故武王以四月成辟四方。此易之革。所謂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如非諸侯奉之。將自稱王而革殷。則非應乎人矣。如稱王之始繇白魚之瑞。今史不書其所繇始。遽而稱王。不已突乎。魚陰類。民象也。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殷尙白。蓋殷民入于周之象也。大甲曰。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王者以得民爲瑞也。跪而取魚。敬也。涘厓也。燎者燔物以祭也。鄭氏謂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是矣。然祭于畢之日。史不書之。而書四月焉。今以經推之。其祭于畢。後乎稱王。可知也。其先後乎祀天。不可知也。將

後乎祀天與。則以燎者宜祀天而下矣。猶月令所謂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將先乎祀天與。此未舉燔柴之大祭。不可遽燔魚而祀天。則以燎者宜軍之社宗矣。猶武成所謂燎于周廟也。休美也。言雖美不敢以爲美也。遠去聲

述曰。此自出涘以燎而上。詩思文疏所引文也。其疏稱大誓云。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遂稱又云而引之。知其相承以祭時言也。大傳引書曰者。王舟作舟中。其餘同。而下有曰羣公咸曰。休哉。王逸天問注引羣公作羣臣。而下有曰周公曰。雖休勿休。漢書宣帝紀云。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蓋引此文而釋之。歟抑呂刑文也。鄭燎義見詩思文疏。其言稱王者同。又鄭云。白魚入

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鄭以此爲觀兵而還也。夫仁人在位。而武王伐之。天猶示之瑞乎。大子發既以瑞稱王。使殷王紂卒用仁人。則民無二王之謂何。即紂終可伐。乃先伐紂二年而稱王。則紂猶王也。亦民無二王之謂何。鄭言魚象者。鱉也。史記集解引馬云。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馬以魚爲兵象。亦鱉也。引易者。姤象傳文。姤九四云。包无魚。起凶。虞注云。魚謂初陰。巽爲魚。王注云。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詩無羊云。衆維魚矣。蓋占夢者以言民衆也。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謂魚陰類。民之象也。禮檀

弓云。殷人尙白。故馬鄭義同。大甲者。禮表記所引文也。今詳逸文。釋邱云。涘爲厓。說文云。涘水厓也。引周書曰。王出涘。說文云。尞柴祭天也。燎與尞通。此据司馬相如封禪書言燎魚者而爲之說爾。夫燔物以祭。禮皆曰燎。非必祭天也。祭禮有常。今即用魚。其變也。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此傳之釋大誓者歟。鄭大傳注云。惡讀爲亞。亞次也。觀臺。雲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故周官肆師注引大傳此文。以明宗廟之爲遷主也。肆師疏云。社主主殺戮。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觀臺後。繇是言之。則燎魚之祭可推也。武成者。漢志所引文也。今詳逸文。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周公曰茂哉茂哉（魄音拍）

五日者鄭氏謂燎後日數也復者回復也公羊傳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王屋王所舍也流猶七月流火之流烏鄭氏謂孝烏是也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達孝難知今祭于畢後而有赤烏火祥天章其達孝也周所繇尚赤也魄閒也迫然之閒也馬氏謂魄然安定意也五者數之尊也易象之位以五爲尊故鴻範五皇極焉穀者鄭氏謂穀記后稷之德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茂與懋通勉也亦雖休勿休之意也（雨去聲）

述曰流爲烏史記漢書皆同詩思文疏引作流之爲鵰其

餘自五至以穀俱來而上皆其疏所引文也其疏於大誓出涘以燎而下稱又云而引之史記無曰至於五日惟約敘之曰既渡自其聲魄而上皆有其文惟作其聲魄云漢書董仲舒傳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蓋復者茂之聲轉也大傳云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蓋傳釋經流爲烏之文也書堯典疏引賈逵奏尚書云流爲烏不言赤烏三足也傳殆据所聞言之也莊七年公羊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蓋雨者自上復于下也大傳云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此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爲尚書傳者蓋傳釋經周公曰茂哉茂哉之文也恐其恃之則勉而勸之矣鄭五日及穀義皆見詩思文疏又鄭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此鄭以爲文王九年崩武王於十一年觀兵迫十三年伐紂是曰五年遂以多方所謂五年者言五至也豈足据乎又鄭云鵰當爲鴉鴉烏也此鄭以古文鵰從今文烏也說文云烏孝烏也史記索隱引鄭義同蓋烏能反哺猶孝子之養親也禮檀弓云周人尚赤蓋火祥也魄閒釋詁文馬義見史記集解白虎通云魄猶迫然著人也蓋魄靜者也著人而安定也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漢書劉向

傳引其詩云飴我釐麰飴者貽之異文來古音釐也牟則省文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又爲行來之來是也茂勉釋詁文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漢書曰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蓋謂此也上附未詳或曰疏附之長官也周公書今亡（長丁丈反）

述曰此周官大祝疏所引文也其疏稱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遂引此文與漢書劉輔傳說同禮檀弓疏引尚書大誓云火流爲烏王動色變蓋櫽栝之辭也疏附詳君奭奔走疏

○四月觀兵。

此蓋武王伐紂之後將征四方而觀所陳之兵也。兵者統人與器而言。左傳曰敗鄭徒兵。又曰無以鑄兵。是執兵之人與所執之兵皆名曰兵也。大傳曰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蓋觀兵在先。火流在後。故大傳遂爲之說爾。今以經推之。觀兵不書日。殆觀不一觀。史爲此約記之文。與今其上下文亡。姑次此焉。堯典約記之文。固不以文之先後爲事次也。且觀兵亦不書地。蓋武王師行而觀兵。殆不一地矣。不必以地疑也。如必謂觀兵于孟津。是伐紂之後亦猶師渡孟津之次也。何以能速反而祭于四月閒乎。漢志引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

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庚戌者四月二十二日也。即以四月朔觀兵于孟津。周去孟津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其反周不三十日之行。而在二十日閒。何也。蓋觀兵果在孟津。安知非先命將東征。而武王暫反祭于周。固吉行非師行乎。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召誥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四日焉。則大誓可推也。漢志引武成曰。惟一月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今大誓曰。丙午逮師。蓋周師先發。武王于後兼程而逮之矣。則其佗又可推也。命將之將去聲朝音招

述曰。此書大誓疏所引文也。其疏謂今文大誓亦云四月觀兵也。𢇁今攷之。諸儒釆大誓者皆遺此而未察焉。引左傳者。隱四年及僖十八年文。顧氏謂古者兵以器稱。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非也。漢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蓋先於癸巳者五日矣。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齊側皆反

此蓋武王伐紂。在周國而誓師。猶湯誓於亳也。故不及友邦冢君。與牧誓不同。司馬在前。兵事也。牧誓司徒在前。官序也。諸節。馬氏謂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敬也。亢當作允。才古通哉。史記作信哉。蓋允信也。以訓詁代之爾。予無知者。謙辭也。有德臣。君十亂之九人也。左右。助也。予小子者。

自祖與父而言之辭。詩言召虎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諸侯之稱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今武王誓師方在諸侯。非此之謂也。公。事也。謂先祖先父之事也。必力者。必賞必罰。無不力也。先祖之遺。不言先父者。統于尊也。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有以明之也。

述曰。齊栗及有德臣從史記文。大傳無齊栗字。作有德之臣。其餘皆大傳所引文也。此或司徒在司馬前。非也。太平御覽引作司馬司徒司空。與史記同。詩大明疏云。大誓司馬在前。謂此也。月令疏引大傳云。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此領三卿之序也。先公。史記作先功。徐廣謂一云予小子

受先公功葢史遷以功訓公不知者又竄爲先公功也史
記檃栝此文而於其下云遂興師葢誓師之言也詩大明
疏引王云司馬大公也馬義見史記集解周官掌節云山
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所
謂諸節也馬言符節則舉其易明者而統之爾文八年左
傳云司馬握節而死葢有司之所受也孟子云書曰夔夔
齊栗詩采蘋毛傳云齊敬也魯語韋注云栗取敬栗其義
也呂氏春秋云周書曰允哉允哉則此經可推也釋詁云
哉始也哉古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故語辭之假借
者亦同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古本亂下無臣字亂

者皋陶謨列於九德者也其九人則爲有德臣故論語云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其一人謂文母葢不以臣稱
也論語所引者左傳引爲大誓今詳逸文葢古義也引詩
者江漢文釋詁云公事也詩六月云以奏膚公毛傳云公
功也功猶事也功以事而成也必力史記作畢立說苑引
作畢協白虎通引作必力葢形聲之近也管子云賞罰必
則下服度此必力之義也顧命云畢協賞罰其召公之美
成王者乎今武王言之則嫌於自美矣雖立賞罰苟不力
焉具文而已奚可哉

○師行師尚父左杖黄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總爾
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父方武反鉞音越旄音毛兕俟死反

此葢師行將渡而誓之也鄭氏曰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
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灋重
者是也軍灋重者斬也黄鉞白旄說詳牧誓蒼兕似牛一
角青色詩言兕觥葢取兕善浮不沈飲也蒼兕猶周官萍
氏馬氏謂主舟楫官名是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其於此誓見之乎與者分與之也磻百和反大音太
述曰此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有其文索隱云此文上下今
文大誓也史記云武王與大公作此大誓而於此文之上
云東伐以觀諸侯集否葢承大誓四月觀兵之文而失之
也周官伊耆氏疏引今文大誓此文作以誓曰無號字今
据鄭義則經云以誓又云號曰明矣鄭義見詩大明疏及

史記集解大傳云文王至磻谿見呂望釣文王拜之水經
注云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馬義見史記集解論衡云蒼
兕水獸一身九頭善覆船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非
也如其說何必言後至者斬乎釋獸云兕似牛注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今攷南中之牛入水善浮則蒼兕可明也索
隱云亦作蒼雉然以名乎主舟楫官非也萍氏詳酒誥疏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

此經文之有韻者也來古讀若釐葢此文之灋與孟子及
墨子所引大誓文之有韻者同今詳逸文史記言師尚父
之誓而曰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盟與孟
通

述曰此書疏稱馬氏書序所引文也詳篇目疏文選音紀總論注云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此非周書大誓文也蓋所謂逸周書者爾文選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云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卽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此其言湯者周書殷祝篇文也今稱又曰而引之則言武王者必所謂逸周書矣蓋以燎魚之祭爲郊也其所引周書不悉同則異文爾

○丙午逮師

丙午者越十三日而得序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日也戊午者一月二十八日丙午者一月十六日也周書世俘篇曰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蓋差一日也此在四月觀兵之後者史倒敘焉逮及也言武王自周行及於師也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還者逮之異文也史記曰乃還師歸蓋以爲觀兵而未伐紂者繇此也（還音旋）

述曰此昔堯典疏稱劉歆三統厤所引文也蓋稱今文大誓而引之漢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又云周正月辛卯朔遂云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顧氏謂志計行日誤者非也度與渡通詩六月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此漢志所据也詩大明疏引漢志還作逮以漢志上下文求之作逮是也王氏段氏江氏所据大傳皆作還今輯大傳本或作逮因書疏改之爾逮及釋言文史記云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此武王之言史遷采之百家非其實也文選幽通賦注稱應劭引此言爲周書且作帝紂非也文選音紀總論注引此言爲史記是也故詩閟宮疏引此言爲大誓說蓋說大誓者有此言爾漢人之例說易者或稱爲易漢書杜欽傳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此易緯之文也說禮者或稱爲禮說文引周禮曰三年一祫此禮緯之文也說書者或稱爲書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此古尚書

說之文也彼以大誓說爲周書亦其例也近儒多不察焉采之爲經失之矣馬氏書序言春秋引大誓者不亦以左傳爲春秋乎

○前師乃鼓𡔷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𡔷音掤譟音燥慆音滔）

前師者前進之師蓋師行也𡔷與掤通謂搏掤也詳臯陶謨譟者軍聲競也周官大司馬曰車徒皆譟蓋鼓以作士氣𡔷以節之時而譟焉皆兵灋也𡔷譟漢書作鳧藻或曰言前師鼓行和而相得若鳧藻也鳧得藻則讙呼蓋譟在其中矣慆鄭氏謂喜也不言前師乃慆者蒙上文也前後者皆前進之師而行有前後也歌聞于天舞動于地故言

至于上下也咸曰者師衆之言也古者以民爲師諸侯統之今皆若此言則人心皆同矣孜孜猶孳孳無怠者孳孳之心無已也詩言牧野之師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父母謂天子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今曰天將有立者其時武王未稱王故也盤庚之言政曰鞠人謀人之保居蓋有政則有居矣孔氏曰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讙與歡同）

述曰此自前歌後舞而上皆大傳有其文在惟丙午王還師之下詩大明疏所引者無𤼵字無曰師乃慆其餘自孜孜無怠而上皆其疏稱大誓而引之也其疏以咸曰爲衆勸武王之辭周官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𤼵譟慆說

文作慆引周書曰師乃慆蓋大傳於此雖無書曰之稱而實大誓文也自咸曰而下皆詩譜序疏稱大誓而引之也自天將而下詩鴻雁箋稱書曰而引之詩疏稱今大誓文也孔氏之義詩疏釋鄭箋所引文也白虎通引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此格作假無曰天地蓋異文也莊十年左傳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此兵家所爲以鼓進也王逸天問注云言武王三軍前歌後舞鳧藻讙呼蓋鳧藻者𤼵譟之聲轉也藻或作噪非也徒言鳧噪於軍情何有乎後漢書劉陶傳云武旅有鳧藻之士杜詩傳云將帥和睦士卒鳧藻其義也鄭義見大傳注說文云慆說也又云搯者抽刀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今詩作抽蓋古通也說文云孜孜汲汲也引周書曰孜孜無怠史記作孳孳引詩者大明文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逷古逖字逋百乎反長丁丈反弃與棄同說音悅共音恭）

史記曰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此蓋既渡而誓師也三正者三統之正也說詳甘誓蓋毀壞其三統之正則其事皆失時矣馬氏所以謂動逆天地人也逷遠也宗尊也牧誓作崇斷弃者斷而弃之也先祖之樂若湯之大濩及商頌也史記曰紂

使師涓作靡靡之樂怡亦說也蓋史有重文漢書引怡作以於文尤善焉維古通惟共古通恭勉殆作勖蓋勖勉也牧誓曰勖哉夫子凡言勖者四史記皆作勉其以訓詁代之與抑古本之異文與今不遽易者古本既亡傳用舊文愼之也夫子鄭氏謂丈夫之稱多方之言教告曰至于再至于三今言不可者謂不可待再三也其餘詳牧誓○謹案以上逸文十有四條今列於篇雖不次之次然亦頗可知矣其史瀺善乎變其文義善乎達其物象善乎微其用兵之狀善乎說其伐紂之辭善乎正蓋馬鄭所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信哉其爲史之經乎今幸存者又有十有三條別存逸文之卷合而觀之彼僞古文者其去此逸文

也。遠矣。濩音猾音揖亦說善乎說之說皆音悅
述曰。此自四方而下。至是使皆漢書谷永傳所引文也。其傳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其下遂引此文。顏注謂今文大誓也。漢書五行志所引略同。其餘皆史記所錄大誓文。蓋史記於此節之者。以所錄牧誓有其文也。自乃斷弃而下。至怡說婦人。漢書禮樂志所引略同。怡作以。顏注云。今文大誓之辭。是也。蓋馬鄭之注。猶有存焉。馬義見史記集解。遢遠。釋詁文。白虎通云。宗。尊也。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其義也。呂氏春秋云。武王告諸侯曰。商王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蓋凡事言姑且。言安息者。此細人之情也。禮檀弓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今紂於姑與息之臣。則近之也。然經言多罪。豈惟姑與息乎。周官大司樂注云。大濩。湯樂也。詩序云。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云。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此所言師涓者。異乎史記矣。釋詁。怡悅義同。蓋皋陶謨固以祇敬重文也。說與悅通。勖勉。釋詁文。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蓋鄭以爲王父之母弟也。今不出之者。以親者莫如紂之母弟。如鄭說則未言之也。

說文云。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詩東山序云。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此其言周公用兵者邪。若夫武王之伐紂也。用兵而民說之。則民歌且舞矣。易兌象傳云。兌說也。又云。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今讀大誓而觀其用兵。說何如也。史善爲之狀焉。蓋善乎說矣。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牧誓

此武王伐紂。將戰。而於牧野誓師也。牧。與坶通。說文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蓋紂都朝歌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

述曰。牧。古文作坶。漢志云。朝歌紂所都。水經注云。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今在河南衞輝府淇縣南。史記云。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鉞音越　麾音揮　逖音狄

甲子者。二月五日。在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漢志稱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昧爽者。自闇而明之時也。鄭氏說以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王者史追稱之也。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此王所以甲子朝至而誓也。野者。鄭氏謂郊外曰野。是也。蓋言牧野則郊外明矣。然安知其何郊乎。乃繫之曰商郊牧野。鄭氏謂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也。杖。持也。鉞。大斧也。以黃金之銅爲之。故稱黃鉞。左而持之。明不欲用殺也。白者西方之色。旄者。注旄牛尾爲旗。師繇西土。故主白旄。右

而執之以指麾。明必使用命也。曰者。武王所勞之辭。逖。遠也。蔡氏謂以其行役之遠而勞之也。勞。陳勞皆去聲

述曰。武成。今詳逸文。甲子在二月者。史記周本紀。周書世俘篇。皆同。僞傳云。甲子。二月四日。非也。說文云。昧爽。旦明也。又云。昧。闇也。鄭引詩義。見詩大明疏。今謂說以詩者。攷工記注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其例也。引國語者。周語文。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大傳云。商郊宿夜。士卒歌舞以待旦。因名焉。鄭野誓義見書疏。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詩駉毛傳云。郊外曰野。蓋毛以雅訓統言之也。今鄭從毛焉。王氏鳴盛云。鄭不引釋地者。嫌與經文之牧相雜也。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蓋與說文同。僞傳以爲近郊三十里地。非也。說文云。杖。持也。戉。大斧也。鉞與戉通。周官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易云。噬嗑亨。利用獄。六五云。噬乾肉。得黃金。蓋六五中象。黃者中色也。用獄之黃金。則罰之以鑄兵者。蓋銅也。大司寇所謂入鈞金也。非漢灋贖罪之黃金可爲飾者也。僞傳云。鉞以黃金飾斧。失之矣。用殺之道。無取乎飾也。互詳堯典金贖疏及呂刑罰鍰疏。或曰。堯典馬注云。金。黃金也。其據易義者歟。非也。易噬嗑九四云。噬乾胏。得金矢。此統言之曰金。非必黃金也。其六五言黃金者。以中象而言一端也。然則馬非據易義而據漢灋矣。以漢灋釋經。漢儒其或失之也。今僞傳則襲言漢灋者爾。周書克殷篇。

言黃鉞。又言元鉞。周書雖雜。不可謂周必無元鉞也。或曰。元鉞者以元金之鐵爲之。鄭大傳注所以釋罰鍰爲金鐵也。則黃鉞可推也。釋天云。注旄首曰旌。禮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綏。注云。綏爲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其義也。凡師之耳目。在將之旗鼓。白旄者猶白虎之義也。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右者西方也。麾與摩通。說文云。旌旗所以指摩也。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王所。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此言紂事者周書之誣也。而史記從之。則不辯其誣矣。大白者。史記所謂大白之旗也。墨子。尸子。荀子。言紂事

者。與周書略同。此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也。夫使紂未自燔而死。則武王必有若湯放桀者爲。烏有於餘燼而斬之者乎。經曰。左杖黃鉞。是武王誓師。且左其鉞不欲用也。而用之已死之紂乎。賈誼新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可信者也。逖與逷通。釋詁云。逷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長丁丈反髳莫包反濮百木反比毗志反

冢大也。友邦大君。諸侯交稱之辭。時武王猶諸侯也。御治也。治事之臣。統下文諸臣而言。周邦與友邦之臣皆是也。司徒。司馬。司空。蔡氏謂諸侯三卿也。亞次。旅眾也。蔡氏謂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蔡氏謂以兵守門者。猶周官師氏。王舉則從也。長者。分司之長。言率千人百人也。庸。盧。濮。南夷名。蜀。羌。髳。彭。西夷名。微。未詳。立政曰。夷微盧。八國皆從周之夷。故雖有南夷。而誓師統爲西土之人也。稱及者。所以殊之也。左傳曰。凡師出與謀曰及。諸夷之序。蓋以國之大小序之也。稱舉也。戈戟也。所以擊。比相次也。干盾也。所以扞。矛酋矛。夷矛也。所以刺。詩曰。二矛重英。蓋長短互用也。此呼邦君御事及諸夷。俾肅軍容而聽誓也。酋音由刺七亦反重平聲

述曰。釋詁云。冢大也。友邦。史記作有國。詩思齊鄭箋云。御

治也。詩崧高毛傳云。御治事之官也。亞次。釋言文。旅眾。釋詁文。林氏之奇云。亞者周官所謂立其貳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者周官所謂陳其殷也。殷眾士也。互詳酒誥梓材篇。周官師氏云。王舉則從。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文十六年左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又云。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杜注云。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桓十三年左傳云。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水經注云。沔水過中盧縣東。春秋盧戎之國也。昭九年左傳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周書王會篇云。正南百濮。蓋南夷也。上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也。中盧今湖北。

寃陽府南漳縣東北有中廬故城。華陽國志云。蜀之爲國。其地西奄岷嶓。今四川成都府也。詩殷武云。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國在西方者。說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今陝西甘肅以西之地也。髳與髦通。詩角弓云。如蠻如髦。箋云。髦西夷名。此後漢書西羌傳所以言羌髳也。後漢書岑彭傳云。征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此彭亡者古之彭也。蓋西夷也。武陽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也。經之爲序。先庸後濮者。庸人能率羣蠻。必大國也。濮分百濮。必小國也。濮以小而後之。則庸必以大而先之矣。其餘從可知也。春秋成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公羊傳云。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傳明其所以殊之也。今牧誓固爲之先矣。引左傳者宣七年文。稱一作偁。釋言云。偁舉也。郭注引書曰。偁爾戈。攷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柲猶柄也。說文云。比相次比也。釋言云。干扞也。方言云。盾關東謂之干。攷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矣。引詩者清人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牝頻引反逋百乎反長丁丈反

索散也。雞之司晨其雄者也。牝者無之。此以比婦人無與外事。與之則家之不祥。索然散矣。受者紂之聲轉也。婦者蔡氏謂妲己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蓋惟妲己之言是用也。肆祀者肆解牲體以祭。鄭氏謂肆祀祭名。是也。猶洛誥言殺禋也。答報也。蘇氏謂祭所以報也。遺謂先人遺體也。猶左傳言先君之遺姑姊妹也。王父者父之考也。遠則王父弟。近則母弟。故曰王父母弟。迪進也。謂進用其賢者也。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此言紂昏亂棄其先人肆祀而不報祭之。昏亂棄其先人遺王父母弟而不進用之也。墨子稱大誓曰。

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商書曰。吾家耄遜于荒。又曰。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謂此也。逋亡也。長如易小人道長之長。卿者上大夫也。故曰大夫卿士。此言紂於多罪亡逃者。崇重而長進之。信從而使用之。遂以爲臣。使得以爲惡。左傳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詩曰。以無陪無卿。謂此也。蔡氏謂紂惑于妲己。遂至如此。是也。此武王明紂之多罪。不敢不奉天以討之也。與音預妲音亶

述曰。禮檀弓云。吾離羣而索居。注云。索散也。爾雅之釋。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今言牝雞者。通言之爾。僖十五年左傳云。獲其雄狐。其例也。周官大宗伯云。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雁。亦通言之也。受義詳立政疏。晉語云。殷辛伐有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反內

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周官大祝云。凡大禋祀肆享。注云。
肆享祭宗廟也。典瑞云。以肆先王。注云。肆解牲體以祭。因
以爲名。蔡傳云。肆陳也。所當陳之祭祀。今攷詩雝云。相予
肆祀。鄭箋釋肆爲陳。此蔡之所据也。今不從者。此言祭名。
於文尤洽也。不答之不。梅本作弗。今從史記。蓋不答不迪。
經文宜一例也。以答爲報者。猶禮言答拜也。引遺義者昭
三年左傳文。王父母弟。漢石經作任父母弟。或曰。言先人
所遺任之父弟及母弟也。今据史記作王不作任。與大誓
同。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王氏樵云。王父弟者從兄弟也。
隱七年公羊傳云。母弟稱弟。言同嫡也。互詳大誓疏。迪進。
釋詁文。不迪。史記訓不用。言不進用之也。引迪義者詩桑

柔文。或曰。釋詁云。迪道也。盤庚云。不吉不迪。今言紂昏棄
其先人遺王父母弟而不道也。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
其九族焉。蓋親而非賢。有不進用之者。然昏棄之。豈親親
之道乎。則不道矣。今不出之者。不道之義。與不答非一例
也。僞傳云。不接之以道。此於經病添文也。大誓今詳逸文。
說文云。逋亡也。釋詁云。崇重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師叔楚
之崇也。小人道長。易否彖傳文。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
繇是推之。蓋天子亦然。詩所以言正大夫也。經不以卿大
夫士爲文。於文自適也。引逋逃者昭七年左傳文。其上文
云。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注云。荒大也。閱蒐也。蓋不受
亡逃也。引鄭義者詩蕩文。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

湯誓所以伐夏者也。今牧誓義同。故備陳商罪。而以一言
要之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蔡傳以此一言屬下節焉。
非其辭氣然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
羆。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
有戮。貔音毗。羆彼皮反

愆過也。步自車行而言。古者車戰。徒兵亦隨車也。古者以
周尺八尺爲步。夫子者尊卑之通稱也。戰者丈夫之事。男
子之彊。左傳稱孫子曰。闘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
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勖勉也。伐者鄭氏謂一擊

一刺曰一伐。蓋步伐之多少有數。不過于其數。則止而齊
焉。進退皆齊。兵灋之精也。尚庶幾也。桓桓鄭氏謂威武貌。
貔豹屬。白狐也。熊虎類。羆如熊。黃白文。于往也。大誥曰。予
翼以于。言庶幾威武如四獸然。齊往商郊也。御古通禦。史
記言四凶者曰。以御螭魅。左傳作禦。是也。御者捍而拒之。
所以爲禦也。馬鄭本作禦。謂弗禦其能來奔者。蓋受降而
不殺。異於禦寇也。武王以紂之無道。知紂師有能來奔者
矣。史記曰。紂師皆倒兵以戰。役謂伐紂之役也。蓋今日之
事者。總而起下之辭。以役西土者。總而承上之辭。言今日
誓師之事。以所謂止齊者。以所謂威武以于者。以所謂弗
御者。以茲數事役茲西土也。故又申勉焉。詩言以贈申伯。

以慰其心者其爲文同也左傳言城濮之戰曰胥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不猶言以役者乎此武王明出師之律反覆其辭而勉之又豫嚴其濫而戒之也〇或曰白虎通稱文家言天命己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爾然則牧誓稱王非史追稱之也其伐紂之先武王既稱王矣非也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此不足明牧誓之稱諸侯乎惟武王自以諸侯而稱衆諸侯也故經曰我友邦冢君與成王大誥稱我友邦君者不同使武王既稱王而其稱諸侯者猶稱我友邦冢君不稱我友邦君可乎牧誓在大誓之後猶諸侯也則大誓可知矣詩大明疏稱大誓曰天將有立父母父母者鴻範所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武王未

稱王故謂天將有立云爾夫未稱王則非天子也非天子則不可祭天故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僞大誓曰類于上帝僞武成曰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是誣也將伐紂而武自王遂祭天焉是貪商也則武王之志荒矣樂記稱孔子之辯武音者猶是也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又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夫貳者疑也禮坊記稱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其言紂克予者非其疑者與苟其伐紂之先既稱王而祭天矣則不疑固也詩何必釋其疑曰無貳爾心乎故伐紂者嫌疑也八百諸侯會而伐之雖嫌

疑而不嫌疑矣此商書所謂今我民罔弗欲喪也故荀子稱大誓曰獨夫紂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易所謂革之時也然伐紂豈必爲天子哉武王與衆諸侯同爾伐紂之後諸侯奉之爲天子人與之乎天與之也武王順以應之者又當在是矣於是乎稱王而祭天亦易所謂革之時也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此其時也若夫伐紂之先稱王而祭天則嫌疑矣何以白其不貪商而救民之心乎白虎通稱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是猶不知其不貪商而救民之心也夫舜禪讓者也亦既受終于文祖矣然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及朝

覲訟獄謳歌者皆歸然後踐天子位孟子論之曰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故禹亦避舜之子焉朱子以爲其避者嫌疑也是禪讓者猶嫌疑矣況誅伐者乎然則其得誅伐者何也孟子所謂天吏也夫天不言人心者天命之實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者也孟子稱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天吏者在伐罪救民之實而不在祭天告伐之文也則惟恭行天之罰焉蓋武之事猶湯之事也察乎此又何疑於湯誓乎又何惑於僞湯誥乎故禮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將以諸侯而祭天與不可也將稱王而祭天與不可也禮別嫌疑其義精也湯武知義必無不避嫌疑而有斯非禮

之禮也。且羣神者皆天命也。武王誓師必與衆諸侯用諸
侯之禮。祭其當祭之神而告之也。曲禮言諸侯曰。臨祭祀。
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則其祭稱也。今經無文者。蓋大誓闕
亡也。或曰。大誓序言一月者。建子之月也。於一月而以伐
紂祭天。其周之始郊與。非也。禮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蓋郊之用辛者。謂祈穀大雩卜辛日而郊
也。漢志稱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此武成之日也。
故凡卜郊者用辛焉。周之始郊者。謂周正建子。是月也。日
長至。周之歲於是乎始郊。自春祈穀夏大雩而言其始也。
故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歲之日至。不可必其爲辛
也。故別乎用辛者言之爾。非謂周代之始郊也。周代之始

郊。則四月辛亥也。蓋在牧之野既退而後矣。女音汝雩羽俱反
述曰。愆過。釋言文。曲禮云。驅之五步而立。此君車之以步
言也。則兵車可推也。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虎賁三千人。史記與孟子同。書序謂虎賁三百人。非也。司
馬灋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說
劍。蓋士者虎賁也。一車十人。三百兩者三千人也。其車徒
之衆。虎賁率焉。昭元年左傳稱晉魏舒毀車以爲行。五乘
爲三伍。蓋車戰於是乎始變矣。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
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步之大略也。詩大明疏
引鄭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此鄭据成十六年左傳言晉
人之勇爾。王者之師。豈徒好是乎。引孫子者宣十二年左

傳文。勖勉。釋詁文。哀十一年左傳言武叔之議戰云。是謂
我不成丈夫也。則夫子者相勉之辭也。鄭伐義見詩維清
疏。樂記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云。駟當爲四。武舞戰象
也。每奏四伐。鄭桓桓義見史記集解。釋訓云。桓桓威也。詩
序云。桓武志也。說文云。貔豹屬出貉國。釋獸云。貔白狐。其
子豰。又云。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羆如熊。黃白文。疏云。
醜類也。史記貔作羆。熊作豺。羆作離。文選西都賦注引歐
陽尚書說云。螭猛獸也。離與螭通。曲禮疏引鄭云。其威當
如獸之將攫搏也。蓋鄭以將戰言之也。今攷詩言有力如
虎。固統言之爾。御不作迓。釋文云。馬作禦。今攷史記集解
引鄭亦作禦。蓋馬鄭本與史記同。書疏云。王肅讀御爲禦。

蓋疏從梅本。則梅本作御也。今本作迓者。僞傳以迎訓御。
衛包遂改之爾。釋文作迓者。宋開寶中陳鄂改之。非陸氏
之舊也。釋詁云。迓迎也。詩鵲巢毛傳云。御迎也。僞傳云。能
奔降者不迎擊之。此於經病添文也。釋文引馬云。禦禁也。
然奔降者繇敵不繇我。以言禁降。於文未洽也。史記集解
引鄭云。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
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今攷釋詁云。殺克也。蓋轉注之。鄭
言不殺。其義然矣。於文未適也。將役於周。然後不殺。非王
者之無私也。亦何以勖軍中夫子乎。今攷以役西土之文。
非獨承上句而言。乃總承上文今日之事以下而言也。詩
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烝民

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總承之例也引役義者僖二十八年左傳文引侯興者詩大明文下引無貳者同鄭箋釋貳爲疑此釋詁義也樂記稱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樂云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注云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引天厓者詩閟宮文鄭箋云居殛也此釋言義也大誓武成皆詳逸文或曰武王於大誓則疑紂克予矣此於牧誓則知紂師克奔何也蓋大誓所疑者臨事而懼也牧誓所知者好謀而成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二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洪範

洪大範灋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則洛書爲九疇之大灋故曰洪範焉此箕子述禹以告武王而史敘之也

述曰洪大傳史記作鴻漢志作洪蓋古通也洪大範灋釋詁文引易者繫辭傳文河圖詳顧命篇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雒書灋而陳之洪範是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雒與洛通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姚氏謂此豈非九疇洛書之謂哉僞傳云洪範箕子作之蓋以洪範稱祀從商制左傳引洪範皆稱商書也今攷經言王訪于箕子稱王者周史之辭非箕子之辭也箕子之告武王稱而稱女不稱王也虞書臯陶謨云賦納以言僖二十七年左傳以此爲禹之言也遂引爲夏書今引洪範其例也左傳襄三年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蓋以爲箕子之言則不稱周書而稱商書矣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其以洪範先微子者繫之商書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有與又同

十有三祀者。武王克商之年也。訪謀也。記曰。釋箕子之囚。蓋在克商時矣。此武王所繇就謀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蔡氏謂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於箕子陳洪範後。言武王封之於朝鮮而不臣。是也。○謹案大傳曰。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然則箕子不臣周可知矣。大傳又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豈其實哉。蓋箕子自居朝鮮。周雖封之。未嘗受之。終身稱箕子焉爾。箕子者。故商之封也。鴻與洪通。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曷爲爲武王陳洪範。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

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朝音潮鮮音先　爲武之爲去聲）

述曰。訪謀。釋詁文。引記者。禮之樂記也。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序言箕子者。非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注云。以歸者惡不死位。然則此非所以言箕子也。論語云。箕子爲之奴。蓋紂囚之也。周書克殷篇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史記說同。則言箕子者。當言釋箕子之囚。不當言以箕子歸也。漢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此從序而爲之說。爾互詳微子篇。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

亦醜。故問以天道。此史遷以武王十一年伐紂而爲之說爾。蓋以爲武王將直問箕子。則箕子不忍言。而忖箕子以武王立殷後存亡國宜有告。武王亦以伐君爲醜。故不直問。而以天道言也。是烏知武王訪道之心乎。夫武王之心。以爲箕子知道而訪之。猶大戴禮言武王東面而受丹書于師尚父也。其心無他也。經曰。王訪于箕子。其爲文善矣。箕國今在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僖三十三年左傳云。晉敗狄于箕。蓋其地也。釋天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或曰。周書洛誥言烝祭歲。何也。今攷洛誥紀年。自有惟七年之文。祭歲則通言之爾。周易周詩。言年亦言歲也。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以告殷多士而稱祀矣。

亦有所因也。夫義可通稱。今況有所因。豈不可通言之以如其意乎。無逸言商者。言年不稱祀。蓋無所因也。宣三年左傳於商云。載祀六百。於周云。卜年七百。其曰載曰祀。自商而通言之也。其曰祀曰年。自商周而分言之也。史記宋世家云。武王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遷亦言箕子朝周者。非也。大傳固以其詩爲微子將往朝周而作矣。夫微子以客而朝周。可也。箕子以臣而朝周。不可也。史記云。所謂狡童者。紂也。亦非也。周黍離之詩云。此何人哉。誠不忍斥之也。此蓋謂紂子武庚

也殷所以爲虛武庚之叛也鄭詩狡童亦非斥其君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之日反相去聲

乃言者蔡氏謂難辭重其問也稱箕子者明其殷臣武王不臣之也騭史記訓定陰騭者蔡氏謂天冥冥中默定也相視也協合也顧命曰畢協賞罰言天默定下民者天視合其民之居蓋定福下民者視合其居德定咎下民者視合其居惡易曰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此箕子所以言洪範天人之應也彝常倫理也蔡氏謂秉彝人倫也攸所也常理所次敘則民得其居矣我不知其常理所次敘蓋欲求得其居也

述曰宣八年公羊傳云乃緩辭也蓋緩則有所難矣釋詁云騭升也呂氏春秋引此經而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史記云陰定下民蓋馬之陟升定而後發騭之訓定於文尤洽也釋文引馬云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今不從者爲迂也相視釋詁文又釋詁相助義同蔡傳以爲天輔民然於所謂協厥居者義不貫也漢志引此經應劭注以爲王者助天然經承惟天而言今言王者於經病添文也書疏引王與應劭略同詩正月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引詩洽作協則協者合也曰福曰咎曰德曰惡据箕子之言以明之也易夬象云居德則忌此德之所居也詳康誥敬忌疏論語云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惡之所居也孟子言居仁居不仁其義也引易者繫辭傳文彝常釋詁文倫理說文義也攸所釋言文詩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以見天倫皆人倫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陻音因汨工忽反斁多路反

乃言者蔡氏謂重其荅也陻塞汨亂陳列也鯀治洪水失水之道而塞之遂亂列乎五行蓋五行一氣其用相資鯀治水無功若掌火之焚山澤若木若金若土凡列在禹貢而彝倫賴之敘者亦皆亂矣畀與疇類也洪範之類有九

下文所陳是也知帝不與之者以後之賜禹知前之不與鯀也斁敗也九疇皆所以敘彝倫之類鯀不得之彝倫所以敗禹得之彝倫所以敘也殛死者殛鯀而流于羽山遂以死也嗣繼興起也左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言帝又言天者互文也錫賜也易所稱洛出書者蓋洛龜負文而出是爲九疇此天之賜禹者也

述曰陻說文引作垔謂塞也說文云汨治水也漢志引此經應劭注云汨亂也蓋反訓也說文云陳列也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謂使禹治水時也釋詁云畀予也畀猶予也疇類詳堯典疏史記云鴻範九等等猶類也斁說文引作殬謂敗也引左傳者僖三十三年文嗣繼

錫貺釋詁文興起釋言文鄭大傳注云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蓋鄭說傳之古矣非自緯文始也張衡則辯乎緯文者也衡所爲東京賦云龍圖授羲龜疇畀姒其說不亦然乎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所謂洪範九疇也大戴禮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謂明堂九室灋龜文也經言初言次言曰言所用者箕子述之之辭若言初則一而曰五行次則二而曰敬用者五事也其一五行至九五福六極凡二十九字皆洛書本文故

下文必先舉此本文而後申言也五行獨不言用者蔡氏謂無適而非用是也五行貫乎九疇經言諸所用皆五行之用而此獨不言用卽以見一五行爲洛書本文舉例於首也蓋既曰洛書書必有文非象數已也古文在龜猶左傳言有文在手之類也下文所申言者禹發之箕子述之所謂聖人則之也苟非聖人如禹安知一五行等本文謂何也雖禹發之非箕子亦無以述之也農厚也嚮謂嚮善也威古通畏史記作畏謂畏不善也蔡氏謂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因乎天五紀者天之示乎人是也皇極者天人之則也三德者天人之宜也蔡氏謂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庶徵者推天

而徵之人福極者人感而天應是也九疇之次皇極居中蔡氏以爲其上文四者皇極所以建也其下文四者皇極所以行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是也凡言用者皆天用之而君奉天用之者也蔡氏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省息井反

述曰漢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僞傳云龜文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書疏云傳以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禹加之也又云其敬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

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敘龜文惟有二十字大劉者焯也小劉者炫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與小劉同繇今攷之皆於義未悉也漢唐以前言龜文者雖異然皆謂其有書文與易說符也自宋而降世傳河圖洛書其所謂洛書者迺推易緯乾鑿度太一行九宮之數今見後漢書張衡傳注者也蓋有奇耦象數而無書文洛書本文惟四十五點爾聖人灋象九疇著焉然則宋之洛書非書也數也徒有其數易何以謂之洛出書乎朱子宋之蓋未察也蔡傳據世傳洛書之數者非也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也此世傳者

之所繇也然朱子於所謂洛書本文者亦嘗謂古字畫少
恐或有其模但今無所攷則朱子亦嘗疑其有書文矣今
攷於經其可也引大戴禮者盛德篇文後周盧辯注云清
龜文也蓋二九四龜文之前也七五三龜文之中也六一
八龜文之後也漢石經殘文爲天下王三德連文此以見
今文於下文一五行二五事等句無一二等字也史記於
此文初一曰次二曰等句惟無次字焉釋文書疏於此等
不言馬鄭本異蓋今本與馬鄭同隱元年左傳云仲子生
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孔疏云成季唐叔亦有文在
其手曰友曰虞古文虞作㕦魯作𣳜手文似之其友及夫
人固似之也襄十三年左傳云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

云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云農勉也蓋力勉則厚
矣書疏引鄭云農讀爲醲後漢書馬援傳云醲于用賞約
于用刑說文云醲厚酒也廣雅云醲厚也今攷古書假借
不加偏旁蓋農古通醲也酒力之厚亦勉爲之也亢倉子
云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故農有樸厚之義焉說文云襛衣
厚貌詩曰何彼襛矣其例也然則八政何以皆厚生也文
七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以
言此經司徒正德也貨利用也食及司空厚生也今約言
之正德利用亦厚生也貨者養生之資也攷工記所謂通
四方之珍異以資之也祀者所生之本也晉語稱民生於
三師教之其一也司徒所以敎也皋陶謨云撻以記之欲

竝生哉孟子云以生道殺民司寇也賓者生人相接之禮
伐木之詩天子所以燕友生也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
衆故八政皆厚生也釋文引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
名之書疏引王與馬同今不從者偏而不舉於文未適也
協漢志作叶古與叶通易文言云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成
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論語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蓋天人之則也蔡傳
云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緜蔡言之其遺乎正直之德
矣凡易之時義必剛柔得中蓋天人之宜也天人之人該
君與臣民而言也敬漢志作羞謂進用五事釋詁云羞進
也江氏云羞當爲苟古文苟作𦬽與羞相似故誤也說文

云苟自急勅也苟己力反江氏之說明於敬爲羞之繇矣
必易敬爲苟則固也又漢石經作艾蓋古通也詳堯典疏
經言六三德者言臣言人而其究言民蔡獨言治民者以
其究言之也且臣統於人而人亦俊民也或曰稽疑庶徵
亦不言數非也稽疑凡七庶徵爲五事之符皆其數也嚮
漢書谷永傳作饗五行志作嚮召誥云面稽天若此嚮之
義也詩我將云畏天之威此威之義也威漢書谷永傳作
畏與史記宋世家同蓋古通也詳皋陶謨疏漢志應劭注
云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集解
引馬威用說同今不出之者經言用者八當以君奉天爲
言徒言天用於義未盡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炎榮鉗反下上皆上聲）

自此而下禹敘之而箕子述之也一五行者先舉洛書本文也本文之下皆申言之辭凡九疇皆然五行之道以行於天者行於人故謂之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漢書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今以言此經鄭氏謂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是也從順也莊子曰金與火

相守則流蓋金流者順也革變也於易離下兌上曰革蓋金以火化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蔡氏曰潤而下炎而上曲而直從而革以性言也稼而穡以德言也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也爰於也於是稼穡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切於民用也（妃與配同）

述曰朱子云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蓋未察此爲洛書本文也白虎通云五行者言爲天行氣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今曰五行不曰五材者行以氣言材以質言謂之五行則五材在其中矣蓋氣以成質也引易者繫辭傳文妃以五成昭九年左傳文此漢書五行志引左傳而言之也妃古通配蓋生成之數萬物之原禮月令於春木言其數八於夏火言其數七於秋金言其數九於冬水言其數六皆以成數言也於中央土言其數五則以生數言明土王四時以生爲本也其義皆通於洪範者也黃氏宗羲謂有天生而地成無地生而天成非也易繫辭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天地之所以爲變化也鄭義見史記集解文七年左傳引夏書而釋之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此以五行所克者次之也其以土穀而二之貴穀也今以土穀而一之貴穀之生也陳氏大猷云凡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或曰易不言五

行非也今攷易說卦云兌正秋也坎者水也又云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然則震正春也離正夏也坎正冬也震者木也離者火也兌者金也坤土位於夏秋之閒所謂中央土也五行者行乎八卦而不窮所謂五位相得也易革象傳云順以從君也蓋從然後革故爲順焉史記集解引馬云金之性從人而更馬以從革爲一義非曲直之例也稼穡詳盤庚疏爰史記作曰釋詁云爰曰也以言此經則變曰爲爰何也釋詁云爰於也蓋文非一義焉作爲釋言文月令於盛德在木言其音角其味酸其臭羶載青旂於盛德在火言其音徵其味苦其臭焦載赤旂於中央土言其音宮其味甘其臭香載黃旂於盛德在金言其音商

其味辛。其臭腥。載白旂。於盛德在水。言其音羽。其味鹹。其臭朽。載元旂。皆五行所有者也。周書小開武篇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蓋與易言五位者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睿悅歲反 哲之舌反

從。順也。乂。古通艾。治也。哲。古通哲。智也。小旻之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蔡氏曰。睿者。通乎微也。聖者。無不通也。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

後能聽。而後能思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是也。貌恭而溫下。水之潤下也。言從而文明。火之炎上也。視明而曲直。木之曲直也。聽聰而從變。金之從革也。思睿而勤勞。土之稼穡也。朱子曰。此盡性踐形之事。○或曰。貌言視聽。非思不正。論語四勿不言思。何也。眞氏曰。勿云者思也。旻音文 膴音模

述曰。論語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蓋無以治事也。漢志引此經而釋之云。從順也。定八年左傳。於春秋從祀者。釋爲順祀。其例也。書疏引鄭云。我是而彼從。今以順爲義。是從者我順也。上下經文。五德一例也。而鄭義亦在其中矣。乂。治。

釋詁文。漢志作艾。釋言云。哲。智也。詩序云。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毛傳云。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又云。艾。治也。鄭箋云。靡。無。止。禮。膴。灋也。箋引此經。哲作哲。書疏云。鄭本作哲。讀爲哲。蓋鄭箋引書從今文以叶詩文。此書注則從古文也。亦鄭注禮用韓詩而箋詩表毛之例也。史記云。從作治。明作智。蓋今文作哲。史記訓智也。周官六德。亦知聖分言也。知與智通。易大有象傳云。明辨哲也。中庸以明辨爲智之事焉。睿。大傳作容。春秋繁露引此經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漢志釋之云。容寬也。說苑稱尹文對齊宣王云。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鄭大傳注云。容當爲睿。鄭以思之義非惟容焉已

也。釋文引馬云。睿通也。馬鄭從古文也。說文睿古文叡。謂深明也。通也。蓋深明則通乎微矣。書疏引王與說文略同。中庸言睿知。又言聖知達天德。蓋無不通也。詩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詩終南云。顏如渥丹。蓋貌澤永也。內經云。心主舌。詩抑云。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言者心之聲。心火也。君子颺言。小人蜚語。火在南方。有飛鳥之象焉。蓋言揚火也。蜚與飛通。木之性達散。肝木也。內經云。肝主目。蓋視散木也。凡聽者必斂容受之。內經云。秋氣之應養收之道。蓋聽收金也。土王四時而有通之。脾土也。內經云。脾在志爲思。蓋思通土也。此五事之敘。皆與經五行之敘同。蔡義於上下經文皆相貫也。禮月令疏引異義云。今文

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鄭不從古尚書說而從歐陽說謂今醫病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鄭駁是也白虎通與歐陽說同詩小宛云溫溫恭人蓋其溫恭而謙下也易繫辭傳於勞謙云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故彖傳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水之象也易有文言離爲文明此火之象也中庸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蓋曲視之明也視與眡通攷工記云置槷以縣眡以景蓋直視之明也易說卦云巽爲木爲繩直爲多白眼此木之象也左傳於臣之諫君而稱不聽者蓋不從其言而變也然則聽者從而變

也青蠅之詩所以憂聽讒之變也金從火而變此金之象也無逸云勤勞稼穡蓋耕者不動其土則不生思者不動其中則亦不生此土之象也此從蔡義而推之者也漢志稱五行傳云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者伏生大傳之說也易說卦云震東方也震動也論語云動容貌則貌木也易云兌正秋也兌說也兌爲口舌故兌從言爲說則言金也易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離爲目於是乎相見則視火也易云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坎爲耳故勞於聽而謀者歸之則聽水也易云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艮止也言得坤之土而止焉思其終始止其所也故艮

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則思土也此五事之敘不皆與經五行之敘同伏義於上下經文不皆相貫也然而伏義通於易者何也經言鯀陻洪水則水之行失爾而又言汩陳其五行以此見五行一氣實相資焉易與洪範各重其一端言之是以同歸而殊塗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是故貌水而通乎木易云坎爲水爲血卦內經云心生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貌者英華之發外也水生木也言火而通乎金夫心火也肺金也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臭者肺金之氣也同心之言其言亦斷金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火克金也視木而通乎火易云明兩作離兩目之火明也凡火衰

者視不明木生火也聽金而通乎水夫腎水也內經云腎主耳凡水衰者聽不聰金生水也土無不通故釋思之義皆同也或曰內經以治病爾不可以釋經也非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道在三才有是理斯有是氣有是氣斯有是形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也五行之行於人猶其行於天也故觀於內經而五行之氣可知矣彼亦各重其一端言之也鄭駁異義固以治病爲言也緣今攷之蔡義其有開之者乎漢志稱劉向者以恆雨言春秋大水當貌不恭之罰是貌水矣論衡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諺曰衆口鑠金是言火矣然則視之爲木聽之爲金亦躍如也此蔡義之所繇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蓋五事者形色也。曲禮云。儼若思。則思亦有其形色也。五事之德。詩所謂有物有則也。天性也。五德之用。則可以踐形矣。漢志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其言內外者。非也。經言貌曰恭。蓋恭者敬自內而形於外者也。書疏引鄭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其乂哲謀聖亦自臣言。蓋鄭以興作言之。於義未融也。五行傳皆自君言。是也。周子云。洪範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以足食爲先。周官九職所以首言三農生九穀也。貨者通其有無。九職所以又言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也。祀者祀禮。自天子郊社。至於民之祀先。蔡氏謂所以報本也。左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祀次於食貨也。食貨而祀。政雖未備。民與神則無憾矣。猶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鄭氏謂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敎民之官。是也。王制言司空之政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徒次於司空也。司寇掌明刑之官。刑其不帥敎者。猶皋陶次於司徒也。三者皆舉其官。明其餘皆有官也。賓者賓禮。王之賓。若周官以賓禮親邦國。諸侯之賓。若儀禮聘賓。民之賓。若王制七敎以賓客終也。蓋前政不舉。則遠人不賓。又賓者禮敎之盡。故次於此也。師者軍政也。所以定中國而威四夷也。自堯典以來。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皋陶爲士。大刑用甲兵。禹貢綏服。二百里奮武衛。逮乎周官司馬征伐。皆此意也。無兵則諸政必亂。故師者所以成諸政之終也。始於足食。終於足兵。八者皆王政之要也。凡五行之用。八政以興。食者五味。貨者五材。祀者四時。堯典言禹作司空。而曰汝平水土。司徒地官。敎以爲養土也。司寇秋官。義以爲刑。金也。賓禮。火也。師兵。金也。左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樂音落帥音率去上聲

述曰。引九職者周官大宰文。先鄭注云。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賈疏云。竝爾雅文。惟骨曰切。司農作珠。蓋疏參異文也。切之爲言於骨宜矣。漢書食貨志言布帛。言金刀。言龜貝。凡此之類。皆所以通其有無也。引成民者桓六年左傳文。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蓋凡祀皆其義也。而郊則大焉。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注以爲殷制也。禮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蓋水利田功。皆於居民得之矣。冬官司空。周官雖闕。可於王制求

之也。書疏引馬云。咎單爲湯司空。則司空般制也。周官大司徒云。使帥其屬而掌邦教。蓋憂其逸居無教也。大司徒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蓋教以爲養也。邦教人倫。非有所養亦不行也。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教亦養也。易云。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此司徒所以爲地官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鄭專以盜賊言。未盡其政也。周官大司寇云。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蓋以明刑也。鄭於三官之外亦皆以官言。如言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若大行人是也。今攷賓等五者雖皆有官。而以賓等五者爲官名不可也。周官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儀禮聘禮

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之內。王制云。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蓋以賓客終也。鄭專以朝覲言。亦未盡其政也。書疏云。八政以緩急爲次。三官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不盡。緜疏言之。師豈其緩乎。於司徒曰教。於司寇曰刑。亦何不盡者。蓋惟司空窮於立文。又不可獨言司空。故三者變文以見義爾。蔡傳云。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蔡於義未融也。其失成終之義乎。論語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蓋王者治兵。則中國諸侯有不賓服者。若荒土不治。若棄敎亂刑。若孟子言葛伯不祀而仇餉者。皆必征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言狄之五罪。而曰不祀一也。此湯之所以征葛伯也。襄四年左傳魏絳言和戎之五利。而曰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言貨也。土者司空之利也。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言食也。曰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言賓也。曰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言師也。此五利之四也。如是則司徒之教。司寇之刑。諸戎安有敢亂之者乎。非魏絳之能治兵。而諸戎能請和如是乎。襄三年左傳云。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明能治兵也。易土者。輕其土也。晉語所謂與之貨而獲其土也。苟無兵。則將與之貨且與之土。而猶無厭矣。故曰諸政必亂也。地官。秋官。周官之制。蓋亦監於殷代爾。引去兵者。襄二十七年左傳文。蓋宋子罕言弭兵之非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堯典曰。厤象日月星辰。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今言厤數於後者。以歲月日星辰不惟言厤數。下文亦言庶徵。故別之也。言厤數不言庶徵。則不足以知天人之應矣。蓋歲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月者坎象水也。而晦朔分焉。日者離象火也。而昏旦候焉。星者經星緯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皆布四方而配五行者也。厤數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述曰。五紀所言者。詳堯典篇。釋天有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皆所以紀也。易說卦云。坎爲月。離爲日。言其象也。蔡傳云。厤數者占步之灋。蔡於文未適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

志。此占之濾也。言庶徵也。厤書厤志。此步之濾也。言厤數也。書疏引鄭云。星五星也。蓋鄭亦以緯星言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有極者。猶易有大極也。蔡氏謂極猶北極之極。中立而四方所則焉者也。人君盡人倫之至。而無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斂衆。錫與也。保極。鄭氏謂守中也。言君立其有中之極。極者福之聚也。則聚是五福矣。用布是福與其庶民。惟是其庶民於汝君之中。與汝守中。蔡氏謂君民相與。是也。蓋五行之氣。五常之性。蘊焉。皆天地之中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三才之極。易所

謂三極也。洪範所以本原於帝者也。君與民同其極。皇極皆民極也。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君立三才之極。民於是乎守中焉。皇極之福。皆民福也。故詩曰。卜爾百福。又曰。永錫爾極。大音太差初牙反

述曰。皇君。釋詁文。詩皇矣毛傳云。皇大也。僞傳云。大建其有中。今攷下文云。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豈可謂惟大之中乎。此朱子所爲辨其非也。斂聚。釋詁文。釋詁云。錫予也。與猶予也。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引詩者。思文及楚茨文。福古音逼。與極韻也。鄭楚茨箋云。卜予也。毛讀立不破字。毛思文傳云。極中也。大學云。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又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極者。至善之則也。中庸云。中庸其至矣乎。釋詁云。極至也。此極之所以爲中也。釋天於星名云。北極謂之北辰。蓋北極者。星名也。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詩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大宰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蓋四方之民。皆所則焉。說文云。極棟也。棟在室中者也。漢志云。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易繫辭傳云。易有大極。又云。三極之道也。蓋以三才言之。天地合德而生人。天之大極。人之皇極也。大極貫乎八卦。故皇極貫乎九疇。易有大極。故洪範皇建其有極也。周子大極圖說云。無極而大極。朱子以詩言無聲無臭者申之。蓋周子之意如斯也。然於文未適也。夫曰無聲無臭。言所無

者聲臭可也。曰無極。言所無者極。不可也。老子云。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云。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然則周子之意。大異於老子。而其說則嫌也。故二程子未有稱其說者。朱氏彝尊謂道士陳摶嘗石刊無極圖於華山。此圖本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之說。蓋道家所謂取坎塡離者也。宋南渡。故朱子不得見之爾。繇是言之。則大極圖亦嫌也。且既曰無極。安有圖乎。雖然。舍其圖。擇其無極之言。則其說美矣。嗚呼。經所謂有極者。其義其文卓然。其不易哉。史記集解引馬云。民於汝取中。馬釋于爲取。詩七月毛傳義也。今不從者。論語云。民之於仁也。于猶於也。其義著焉。鄭義見史記集解。詩崧高箋云。保守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

保極。以一句讀也。其曰于汝極者。可微讀之爾。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比，毗志反〕

淫朋。蔡氏謂邪黨也。人者。下文所謂乂用之俊民。蔡氏以人爲有位者是也。詩曰宜民宜人。比德者朋比惡德也。論語曰。小人比而不周。此承上文而申言之。蓋庶民之乂用者爲人。庶民無有邪黨。此保極也。則人無有朋惡。亦保極也。惟君爲之極爾。

述曰。引詩者。假樂文。毛傳云。宜安民。宜官人。今經言庶民與人者。蔡傳平言之。於文未適也。朋比詳洛誥疏。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罹音離，好呼報反〕

蔡氏謂此言庶民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是也。罹。史記作離。麗也。咎惡也。不合於中。不麗於惡。蔡氏謂此中人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是也。而汝也。康安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色之安和也。蓋凡其庶民。有謀猷。有作爲。有操守。汝則念之。此下文所謂乂用俊民也。其富可知也。富者福也。庶民之中人。汝爲君則受之。汝安汝色。謂曰我所好者德。蓋欲其攸好德以慰予。自无咎而得中。庶幾成俊民也。此下文所謂是彝是訓也。攸好德者福也。是念之受之。汝則皆與之福矣。於庶民念之而能官人。於庶民受之而亦能官人。故曰是人。此其惟君之極。皆所謂于汝保極也。

述曰。易彖傳云。離麗也。廣雅云。咎惡也。易繫辭傳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孟子云。歸斯受之而已矣。謂教之也。中庸云。抑而强與。注云。而之言汝也。康史記訓安。引詩者泮水文。詩瞻卬毛傳云。富福也。今攷禮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蓋毛與禮同。蔡傳云。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蔡之釋而猶論語而今而後之例也。故以康色之言屬諸其人也。非也。論語云。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或曰。釋詁云。漮虛也。康與漮通。詩賓之初筵云。酌彼康爵。鄭箋云。康空也。空猶虛也。易咸象云。君子以虛受人。其謂此歟。非也。易言受者受教也。則取

乎虛。今言受者受而教之也。奚取此乎。或曰。此總承之文也。念之受之。君皆以康色之言而錫之福也。亦非也。夫大學言休休有容者。則其言色之虛也。於念之是矣。而於受之非也。若其言色之安也。以受之者或不安其色。而特言之爾。念之者無不安其色。又奚待言邪。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岐扃反〕

無古通毋。煢孤也。蔡氏謂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是也。毋畏者。馬氏謂不枉灋畏之也。蓋毋虐煢獨。則窮民且蒙福。而錫福於庶民者至矣。毋畏高明。則惡人不蒙福。而錫福於善人者至矣。

蔡氏以爲此結上文而起下文是也。

述曰。無虐煢獨。史記作毋侮鰥寡。釋文云。馬本作亡侮。蓋文雖異而義不異也。詩杕杜云。獨行睘睘。言無兄弟也。釋文云。睘亦作煢。詩正月云。哀此惸獨。釋文云。惸亦作煢。王逸楚辭注云。煢孤也。孟子云。老而無子曰獨。釋文引徐云。畏。鄭音威。蓋古通也。鄭以為高明則威之。然於無之為文。義不貫也。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謂有位之尊顯者也。馬義見史記集解。詩烝民云。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其義也。矜古通鰥。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行如字 辜音孤

蔡氏謂此言有位之人是也。詩曰。哀哉為猶。又曰。為猶不遠。蓋人不能有猷。則不能有為也。猶古通猷。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人不能有守。則不能有為也。經獨言有為者。舉一而統三也。羞進也。上文言庶民而念之者。則遂為有位之人矣。今言人之果有能於有為者。使進其行。則汝國其昌。蓋此言俊民。明其若考績而陟之。是使其行之有為者益進也。此下文所謂俊民用章也。正人者以人不正而正之也。論語曰。如正人何。富謂祿之也。周官曰。祿以馭其富。穀善也。蔡氏謂富之而後責其善也。有好者。蒙上文予攸好德而言。謂君好之也。自君言之。則言予攸好德。自告君言之。則言好于而家。其義一也。蓋曰有好于而。則猶一己之好爾。曰有好于而家。則以邦家故好之。此下文所謂無有作好也。上文言庶民而受之者。則或遂為有位之人矣。今言凡其以人不正而正之者。既富之。方乃善焉。善則汝王家有攸好之矣。是汝能富之使然也。汝弗能富之。使有攸好于汝王家。是人此其辜罪。言不善也。蔡氏謂此言中人是也。蓋君不可貧其人而責其善。若北門詩人。雖貧而念王事。尤不可以責中人也。無好者惡人當惡之。是無攸好也。福者富也。言于其無攸好者。汝雖與之富。其為汝不用德而用惡矣。蓋此言惡人。明其與中人不罹于咎者不同。則當惡之。此下文所謂無有作惡也。論語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今能於不可富者而惡之。乃能於可富者而好之。亦大學絜矩言好必言惡之義也。惡人用惡之惡如字 其餘皆烏路反

述曰。引詩者小旻及板文。蔡傳云。有能有才智者。蓋與有為平言之。於文未適也。潛夫論引書曰。人之有能。其句讀非也。論語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其例也。羞進。釋詁文。蔡傳云。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緣蔡言之。經何不言正人之有能有為乎。此言人待于正者爾。蓋中人也。偽傳云。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當善接之。如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蓋傳以方有並義。故釋為又也。詩黃鳥云。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毛傳云。穀善也。詩鹿鳴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箋云好猶善也皆僞傳之所据也係今攷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以詐而去於經病添文也蔡傳云厭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矣蔡之釋好猶僞傳也引周官者大宰文詩小宛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鄭箋云穀善也詩北門云終窶且貧又云王事適我蓋雖貧而念王事也今本于其無好下有德字非也當從古本史記云于其毋好蓋無作毋無德字毋好者戒君好之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蓋鄭本亦無德字也今攷于經行古音杭讀如詩示我周行之行與昌韻也家古音姑讀如詩宜其室家之家與辜韻也好即無

有作好之好與咎韻也此德字唐石經因僞傳而妄加之爾僞傳云於其無好德之人此傳加德字焉而言無好者不自君言之也書疏云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孫疏言之梅本經文亦無德字故釋文於此不言鄭本之異也蓋經言有好無好而不言德者蒙上省文宜一例也鄭讀曰于其無好汝從汝絕句釋作曰動作於文未適也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頗平聲義古音莪惡烏路反平平婢緜反

無偏者中也無頗者平也中則好惡平矣承上文予攸好德而言于其有好則好之無有自爲之好也于其無好則惡之無有自爲之惡也黨鄭氏謂朋黨也無黨者上文所謂無朋比也好惡無偏則無黨矣無黨者皆以無偏也反正反也詩曰無俾正反側不正也無黨則無正反亦無將反而不正矣王者皇也頗與義韻義古音義中庸曰義者宜也又曰而道自道也孟子曰夫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義以所宜者言道以所自行者言路以所共由者言皆互文也蔡氏謂皇極之所行是也蕩蕩者坦也論語曰君子坦蕩蕩平平者平也正直者所以中也亦互文也王道

者義路之所行也蔡氏謂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是也自此而上所謂皇極之敷言也蔡氏謂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曰者箕子述明之言也敷言者敷陳其言若詩之賦也彝者上文所謂彝倫也蓋本原于帝者以是彝倫爲是訓言則于帝其訓之矣此若詩稱帝謂也極之敷言不言皇極者以極訓民皇極皆民極也言凡其庶民於極之敷言既聞是訓能由是行則以近天子之光矣即上文言庶民而爲有位之人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曰者庶民相慶之言也大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述曰無者有無之無也史記皆作毋惟毋故無蓋戒之則無矣亦相因也易象以二五爲中者無偏也頗今本作陂釋文云陂音秘此宋開寶中校定釋文非陸氏在唐初已然也易泰九三云无平不陂新唐志言開元十四年詔改頗爲陂蓋以聲不協遂因易文改之也此不知義古音義而妄改以協之爾漢石經作頗呂氏春秋所引與石經同王氏應麟云宋宣和六年詔復爲頗是也周官肆師注云故書儀爲義今攷於詩儀皆音莪若詩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則義之古音可知也義與誼通宜亦音莪若詩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其例也荀

子引此經言好惡者而釋之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引反義者詩民勞文說文云反覆也詩何人斯云以極反側毛傳云反側不正直也詩采菽毛傳云平平辯治也蓋辯治之則平矣易坤文言云直其正也言六二之中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引作王道便便猶韓詩平平亦作便便也易履九二云履道坦坦亦蕩蕩之義也釋詁會合義同春秋言會蓋合而來也春秋言來歸蓋來而至也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云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今不出之者於義未融也史記云王極之敷言史記惟此不作皇極大傳皆作王極殆傳史記者誤爾史記集解引馬云王

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馬於經病添文也周官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蓋賦者敷也敷古通賦臯陶謨云敷納以言左傳引作賦納以言其義也詩皇矣云帝謂文王其推帝命之言者乎史記云于帝其順又云是順是行皆不作訓惟是彝是訓史記不作順蓋異文也史記集解引王肅訓爲順僞傳同以敷言求之於文未洽也蔡傳云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非也人者役民也言民而人在其中矣引易者觀六四文引龍光者詩蓼蕭文大學引詩者南山有臺文大傳云聖人在上其君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敎

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呂氏春秋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說文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董子云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其義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燮息協反

正直者所謂王道正直也此皇極之中德也克勝也剛者陽之健柔者陰之順皆五行之用也或以剛勝之或以柔勝之此以中德而權其宜乂用之爲敎治者也卽皇極之訓也康安也康誥曰用康乃心顧乃德深衣之禮曰以直其正又曰以安志而平心也蓋德性平康所謂無反無側

者。故乂用正直。而無事於克也。友。親也。剛。彊弗親者。剛而
無虐。剛而塞。彊而義。則剛克矣。燮。和也。柔。和可親者。寬而
栗。愿而恭。則柔克矣。沈潛者。沈深潛藏。此柔不遽進也。蔡
氏謂不及中者是也。柔而立。擾而毅。則剛克矣。高明者。高
峻明爽。此剛無餘蓄也。蔡氏謂過乎中者是也。亂而敬。直
而溫。簡而廉。簡而無傲。則柔克矣。高明者。治事之才。故以
亂言也。蓋人之性盡於九德。洪範三德。通乎堯典。皋陶謨
而納焉者也。人之性未中而偏者。有以克之。則剛柔於是
乎能正直。九德皆三德之用也。蔡氏謂彊弗友。剛克以剛
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
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是也。王

者乂用中德而克之。其能自克而有攸好德焉。所謂汝則
錫之福也。下文所以言惟辟作福也。王者乂用中德而克
之。其不能自克而無攸好德焉。所謂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也。下文所以言惟辟作威也。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
優。

述曰。克。勝。釋詁文。論語云。克己復禮爲仁。蓋克己私而復
乎禮之中也。釋言云。克。能也。勝之所以爲能也。易繫辭傳
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雜卦云。乾
剛。坤柔。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故乾九五則剛中。坤六二
則柔中焉。康。安。釋詁文。平康。以德性言。非下文所謂家用
平康也。襄七年左傳云。詩曰。好是正直。正直爲正。正曲爲

直。蓋所以爲中也。廣雅云。友。親也。今攷釋訓云。善兄弟爲
友。言兄弟也。詩關雎云。琴瑟友之。言夫婦也。中庸云。朋友
之交也。言朋友也。大誥云。我友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
友。言君臣也。詩伐木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吉日云。或羣
或友。雖禽獸亦以友言也。燮。和。釋詁文。史記燮作內。與納
通。春秋書納者。非和不納之也。潛。史記作漸。蓋古通也。左
傳所引同。易漸彖傳云。漸之進也。又云。止而巽。動不窮也。
蓋潛者所以爲漸之進也。非必退也。蔡傳以爲潛退。於義
未悉也。易乾文言云。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又云。進退无恆。
此剛克之中也。無以克之。若說卦所謂巽爲進退。爲不果
者。沈潛之失也。左傳杜注云。高明。猶亢爽也。今攷高者高

峻。卓然萬物之上。若論語所謂危言危行。孟子所謂尚志
也。非必亢也。無以克之。則亢矣。易謙彖傳云。卑以自牧也。
此柔克之中也。蓄與畜通。易大畜彖傳云。大畜。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九德。詳皋陶
謨篇。堯典言樂德者。不既開其先乎。今言簡而廉。非申之
以簡而無傲。無以見高明之實也。蓋高明者爲高簡。爲簡
明。而其失則傲焉。蔡傳云。平康。正直無爲而治是也。又於
彊弗友四者云。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又云。剛克柔
克者。威福予奪之用也。又云。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
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
納民於皇極者。蓋如此。今攷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

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釋文云齊才細反漢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蓋剛柔者性之用也繫乎氣稟不繫乎習俗又不繫乎時世也文五年左傳甯嬴言陽處父之剛云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蓋言治其德性也經云乂用三德則乂用者三德也此威福之所繇非以威福為乂用也正直者繇是而有福無威焉剛克者繇是而有福有威焉柔克者繇是而有福有威焉如威專於剛克將福亦專於柔克乎陽剛也陰柔也福賞陽也威罰陰也繇蔡言之於義未融也蓋自馬鄭已失之矣詩羔裘

疏史記集解書疏引鄭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功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王氏鳴盛謂周官大司寇云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約以此經平康為平國正直為中典彊弗友為亂國剛克為重典柔克則輕典也此申鄭而尤失也夫所謂克者以刑言之何以為三德也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以敬五刑者為三德非以刑典為三德也釋文史記集解引馬云克勝也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馬以剛克言威遂以詩潛雖伏矣易坤文言莊三十二年公羊傳而為之說爾經言沈潛不言謀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柔服德也言不以威也此馬以柔克言福也僞傳云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傳以天言者据中庸高明配天及文五年左傳也易坤彖傳云含弘光大則地非沈潛也或言世或言天地而喻君臣於文未適也孫氏云經言三德蓋謂君德有中和者有偏於剛

柔者必先自治至於中和然後可以作福作威故曰乂用三德乂言自治也今攷上文云皇建其有極則君德之中和可知也此言以三德治民則君之自治又可知也臯陶謨於君言迪德於官人言九德而君德在九德明矣九德官人作福也所謂天命有德也反是則天討有罪作威也呂刑言穆王之告諸侯云以成三德勉其自克也詩羔裘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又云三英粲兮毛傳云三英三德也蓋毛言三德自之子言之矣之子非君之稱也如孫氏言則下文言臣無有作福作威而臣之當自治者於經竟無見乎非洪範彝倫攸敘之義也引詩者長發文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辟必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
辟君也謂天子君天下也玉食稱玉者鄭氏謂珍美是也
蓋若食之在禹貢者焉非奢而無禮式也孟子曰勞心者
食於人天子一人勞心乎天下天下答天子一人之勞則
有玉食焉易之鼎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易之需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亦其意也臣者內而公卿
大夫外而諸侯皆天子之臣也側頗即上文所言者也僻
偏也史記作辟大學曰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蓋人之僻繇於臣之僻也
禮曰大臣法小臣廉忒變也此承上文而言惟皇極之君

於脩德者為祿富之福惟皇極之君於違德者為罹咎之
威惟皇極之君以勞心為福為威而享珍美之食若天子
之臣則無有是矣蓋臣之福與威皆受命於皇極之君當
貢天子以玉食也若臣之僭君有是者妄作其福妄作其
威遂妄玉其食其內必害于汝王家其外必凶于汝王國
有位之人以是側頗而僻庶民以是僭上而變矣此孟子
所謂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必言臣之玉食者小人威
福志求玉食也蓋天下當作之政賞罰盡之矣福者賞也
威者罰也皇極之君必乂用三德以主天下當作之政受
天下養焉君職不可失於臣也○謹案葉氏疑此經以為
殷紂雖自專而臣必有竊其威福者不然箕子不應為此

言也全氏因其疑而遂議之以為臯陶謨稱天命有德天
討有罪人君奉天而已惟辟而曰作福非天命矣曰作威
非天討矣何嘗不害之以凶也箕子於此未言之也且惟
辟而作威福即有竊其威福者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
肆而作之皆繇乎惟辟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為己作也然
箕子於上文曰無有作好即天命也無有作惡即天討也
其義亦互備焉後世人君專奉惟辟之三言而兢兢業業
之心絕矣彼王荊公豐亨豫大之說固本於周禮惟王不
會者則惟辟玉食其有疵也嗚呼是何其忘此經為九疇
之六三德乎作福作威以乂用三德而然也皇極之為也
其曰作者亦經言作內作外之作云爾此箕子以告武王

亦以告萬世之君非為殷紂言已也盤庚曰作福作災子
亦不敢動用非德災者威之及也蓋惟辟非作福作威之
凶而動用非德之凶也為其妄作威福非原於乂用三德
者也若盤庚者非能治其臣使不敢總貨寶而亂政者哉
盤庚之政皆當作焉非所謂用作凶也宜其為天下王而
玉食矣食於之食音嗣亨普庚反養去聲會音繪
述曰辟君釋詁文史記集解引馬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
諸侯也非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者自君其國爾皆天
子之臣也可以作福作威玉食乎春秋之書蓋罪諸侯之
無王而僭者也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於惟辟之三言云

此凡君抑臣之言也非也此君於其臣以三德治之豈抑之乎後世疑此經者自鄭之失啟之矣周官玉府云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則食玉屑賈疏謂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則玉火精可知是也此食玉也非玉食也玉食之玉猶詩所謂王欲玉女者蓋擬言之爾蔡傳云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蓋而之爲言蔡自大夫諸侯言之以爲戒其臣也今攷於經上文而邦而家皆自武王言之此當爲戒其君也箕子所告者武王也旣戒爲君者則爲臣者之戒不言而可知也僻漢石經作辟與史記同詩板云民之多

辟鄭箋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蓋邪則偏矣引詩者節南山文詩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師君幽王之臣也引禮者禮運文法者灋之省爾詩瞻卬云鞫人忮忒毛傳云忒變也漢書王嘉傳引此經而釋之云如此則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孫氏云詩抑毛傳云僭差也鳲鳩傳云忒疑也疑者疑貳不壹之謂也今不出之者僭上而變其戒尤深也王嘉引此經先威後福蓋今文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所引者同以義求之先福後威古文長矣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福古音逼與食韻也古文於此隔句而韻焉葉氏者適也宋史有傳全氏者祖望也乾隆時以博學闈周禮者古曰周官而已漢

志稱魏文侯時有其大司樂之章蓋古書也然非周公之書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云作誓命曰毁則爲賊此皆周公之言也今所謂周禮者何無其制言乎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故司書云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蓋玉食之禮其式可攷焉而膳夫云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然則謂攷于司會者何哉鄭注謂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之蓋未察周禮之自歧也唐太宗本之則以誤太子承乾矣況荆公王安石託周禮以行其奸者乎今以議周禮者議洪範之經若不審其爲箕子所傳武王所受孔子所錄三大聖人所惓惓於君職也者不亦過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霽子細反　驛音亦）

稽考也左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蓋卜筮所以考其疑也建亦立也此重文鄭氏謂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蔡氏謂龜曰卜蓍曰筮蓍龜無私卜筮者亦必無私擇人然後使之卜筮也不言一曰二曰者卜兆筮卦所遇無常也雨者鄭氏謂兆之體氣如雨然也霽史記作濟爾雅曰濟謂之霽鄭氏謂兆之光明如雨止也蒙史記作霧蓋兆如蒙陰也鄭氏謂氣不釋鬱冥冥也驛周官注作圛蔡氏謂驛者絡驛不屬鄭氏謂圛者色澤而光明也克者蔡氏謂交錯相勝也此五者占卜之用所謂卜五占用也史記作

占之用。鄭氏從用絕句焉。蔡氏謂雨兆爲水。霽兆爲火。蒙
兆爲木。驛兆爲金。克兆爲土。是也。內卦曰貞。易曰。貞者事
之幹也。貞其幹於內者也。外卦曰悔。易曰。吉凶悔吝者生
乎動者也。无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蓋雖凶吝
而可爲吉者。悔也。悔其動於外者也。蔡氏謂左傳。蠱之貞
風。其悔山。是也。遇卦曰貞。亦內也。之卦曰悔。亦外也。蔡氏
謂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此二者推筮之變。所謂二衍
忒也。衍推。忒變也。蓋五行生成之數。於筮推其變。易所謂
大衍之數也。五之與二。故曰凡七。卜五惟言占用者。卜兆
之體不變。異乎筮卦之數以變也。不言筮二占用者。從可
知也。

述曰。詩文王有聲云。考卜維王。毛傳云。考猶稽也。今轉注
之。盤庚所謂卜稽也。易繫辭傳云。以斷天下之疑。考而斷
之也。引左傳者。桓十一年文。曲禮云。龜爲卜。筴爲筮。筴者
蓍也。左傳哀十七年。言衛侯之卜。襄九年。言穆姜之筮。其
卜筮者。以凶爲吉。皆不以實告也。是其私也。鄭擇建義見
書疏。引爾雅者。釋天文。說文云。霽。雨止也。周官大卜鄭注
云。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此霽作濟。驛作圛。
蒙作蟊。克作尅。曰圛在曰蟊之上。與史記先圛後霧者同。
蓋鄭大卜注引書今文也。大卜疏引鄭云。曰雨者兆之體
氣如雨氣然。曰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蟊者氣不澤鬱
冥也。曰圛者色澤者。曰尅者氣色相犯入。此曰蟊在曰圛
之上。與今本先蒙後驛者同。蓋鄭注書從古文也。以經之
五行次之。則古文之次是也。書疏引鄭云。卜五占用。謂雨。
霽蒙驛克也。此於經文及其次皆與今本同。占用無之字。
書疏引鄭云。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不作濟。僞傳云。蒙
陰闇。又云。氣落驛不連屬。蒙不作雺。驛不作圛。書疏云。曰
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又云。雺聲近蒙。
鄭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此雺
不作蒙。又不作蟊。圛不作驛。其言落驛者。訓圛之義也。引
鄭則先圛後雺也。驛史記作涕。忒作貣。索隱云。涕。尚書作
圛。史記集解引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
貣。謂貞悔也。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

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
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
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
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此引鄭惟圛不作
涕。其餘則於經文及其次皆與史記同。蓋諸疏引鄭者。於
經之異同。既不一矣。注文多寡其不一又甚焉。大卜疏引
鄭釋蟊謂氣不澤鬱冥也者。或曰。蓋若詩雲漢所謂旱既
大甚。蘊隆蟲蟲也。言兆有蟊象也。蟊者木之孽也。釋訓云。
爞爞熏也。凡物熱蘊盛者。則熏而爲蟲矣。書疏引作氣澤
其鬱冥皆重文。集解引澤作釋。惟冥重文。又大卜疏引圛
者色澤者。惟五字而已。段氏。江氏謂此經之文。衛包改之。

此經之次。亂於梅本非也。蓋鄭注之文。今不悉見。或引者
易之。或譌焉。或鄭言某爲某。而引者刪之。未可知也。一月
之日終於晦。鄭以悔爲晦。非也。詩載驅云。齊子豈弟。鄭箋
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詩疏引古文作悌。史記
作涕。蓋悌之譌也。索隱云。涕泣相連之狀。非也。說文云。圛
回行也。商書曰。日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蓋半有半
無者。亦絡驛不屬也。絡與落通。莊子言落馬首。漢志言經
落。是也。驛與繹通。詩常武云。徐方繹騷。箋云。繹當作驛。釋
訓云。繹繹生也。疏引詩載芟云。驛驛其達。是也。釋山云。屬
者嶧。郭注云。言駱驛相連屬。此反訓也。駱與絡通。凡物之
絡驛者。皆相屬也。而皆不屬焉。金革於火而流。其象若斯

也。故雨止而晴者光明。火之象也。色澤而流者光明。金之
象也。若夫五行相克。自土言之。非惟克水已也。中央之土。
旁通四方。蓋橫而錯行也。通乎四方之所克者而克焉。則
無所不克矣。書疏云。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此唐時猶
知其然也。史記文帝本紀云。代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
橫庚庚。余爲天王。蓋有土之象也。周官大卜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象似玉瓦原
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頌謂繇。是也。璺與亹通。周
官卜師云。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菙氏云。凡卜以明
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注云。士喪禮。楚焞置于燋。

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杜子春云。焌或爲俊。是也。
菙與箠通。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
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凡卜象吉色
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疏云。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
體。象金木水火土也。釋文引馬云。占筮也。蔡傳云。占二貞
悔也。蓋從二絕句焉。非也。周官占人掌占龜。今經言三人
占。言卜筮也。易繫辭傳云。以卜筮者尚其占。非惟以占言
筮也。引易者文言及繫辭傳文。悔說文引作𠧪。引左傳者
僖十五年文。之卦者變卦所之也。若左傳言遇觀之否。其
例也。引國語者晉語文。八者陰爻之不變也。此卦震在屯。
則六二六三不變。震在豫。則上六不變。故曰皆八。其占皆

曰利建侯。宜晉公子之得國也。左傳稱穆姜之筮遇艮之
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六二不變者其八也。隨六二云。係
小子失丈夫。此其八之占也。中於穆姜矣。史以隨之彖辭
占之。不以實告也。周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簭人掌三
易。蓋其職也。簭與筮通。鄭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今
攷禮運云。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
焉。此殷易首坤也。易說卦云。坤以藏之。蓋歸藏之易也。或
曰易云。兼山艮。又云。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殆夏
易首艮。故稱連山歟。今無繇稽也。或曰夏殷之易以不變
者占。非也。左傳稱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

如君所。此必夏殷之易矣。固占其變也。秦不燔卜筮之書。夏殷之易旣亡。今存者周易也。易繫辭傳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今以朱子之義推而言之。蓋一三五七九者。天之數五也。則二十有五也。二四六八十者。地之數五也。則三十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妃以五成。則五行之位皆相得矣。故大衍之數五十也。蓍一本百莖。取蓍之五十莖以爲策。而虛其一焉。此所謂易有大極也。故其用四十有九也。以所用者信手而分左右執之。以象兩焉。此所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也。太與太通。掛者懸小指閒也。揲者以大指食指

攝而數之也。奇者數之餘也。奇幾平聲。扐者扐於將指無名指閒也。人之五指。一大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指。五小指也。言掛右一策於左之小指閒。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之策。以象四時。而歸餘於左之無名指閒。以象閏焉。又以四揲右之策。而再歸餘於左之將指閒。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得五者奇也。五去掛一則四。以四約之爲一。故爲奇。兩儀之陽數也。得九者耦也。九去掛一則八。以四約之爲二。故爲耦。兩儀之陰數也。以一變之餘者。刋於席中。其策之存者或四十焉。或四十四焉。分而掛之。揲而歸之。是謂再變。其掛扐之數。不四則八。得四者奇也。得八者耦也。不去掛一。以再變之餘者。刋於席中。

其策之存者。或四十焉。或三十六焉。或三十二焉。分而掛之。揲而歸之。是謂三變。易云。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營者經營也。分二者。一營也。掛一者。二營也。揲四者。三營也。歸奇者。四營也。易者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卦有六爻。則十有八變而成也。凡三變者。三奇曰大陽。其掛扐之數。十有三。去初掛之一。則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三。一奇象圜。而圜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則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大陽之象。九之數也。太與太通。凡密率一則圜三有奇。言圜三者。舉成數也。古非不知密率也。兩奇一耦。惟耦主之。曰少陰。其掛扐之數。十有七。去初掛之一。則十有六。以四

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圜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積二三一二之數。則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少陰之象。八之數也。兩耦一奇。惟奇主之。曰少陽。其掛扐之數。二十有一。去初掛之一。則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圜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積二二一三之數。則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少陽之象。七之數也。三耦曰大陰。其掛扐之數。二十有五。去初掛之一。則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

積三二之數則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大陰之象六之數也此所謂兩儀生四象也繇是而著六爻卦於是乎成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大陽變少陽不變故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大陰變少陰不變故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易於乾云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於坤云用六利永貞其例也易占之遺則左傳有存焉者矣虞氏翻云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兌震春兌秋坎冬离夏故兩儀生四象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离兌故四象生八卦如虞氏言將爲八卦生八卦乎惠氏棟云四象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亦非也分二以象兩謂

兩儀也不以分二者言將爲兩儀生三象乎离與離通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謂蓍數所繇生也非謂蓍之生也五行傳云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龜筴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曲禮疏引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然則蓍之生者希矣或曰蓍蒿屬一名因陳所在而有今陝西有一叢百莖者人謂之文王墓草蓋以爲蓍也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王逸注云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折竹卜曰篿靈氛古明占者也筳音廷篿音專繇是言之則屈子以竹而代蓍矣或曰於文巫竹爲筮殆古之遺歟易釋文謂鄭易注云衍演也王廙蜀才皆云衍廣也蓋推者演而廣之也蔡傳以衍忒爲推過總卜筮言則失其讀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是也卜筮立三人者蔡氏謂以相參考也占從二人者左傳謂從衆故也

述曰儀禮士喪禮云卜葬日占者三人或曰此其三兆三易者歟周官大卜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連山虙羲歸藏黃帝王氏洙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

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朱氏震以徵杜說而王氏應麟稱之者也繇今攷之此無以明其必然也然周易之爲周無疑也禹之時安有周易以備三人乎士喪禮疏引鄭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此鄭以周制言洪範也失之矣僞傳云夏殷周三法竝卜蓋與鄭同蔡傳言舊說之非者此也成六年左傳云善鈞從衆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汝謂武王也士事也鄭氏謂六卿掌事者是也蓋若左傳言鄭武公爲平王卿士也下文於卿士下言師尹者卽大夫庶士之爲長者也今不言師尹者省文也蓋卿士領大

夫庶士者也。庶民且及之。則大夫庶士可知矣。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此所以謀於其心者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所以謀於卿士而至庶民者也。周官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詩曰。詢于芻蕘。古之聖人有不達民隱而稽疑者乎。長丁丈反與音預

述曰。白虎通云。尚書曰。汝則有疑。謂武王也。所引脫大字。說文云。士。事也。鄭義見書疏。或曰。卿士者。卿大夫庶士也。今攷大夫庶士之爲長者非師尹乎。下文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固分言之也。引左傳者。隱三年文。經於稽疑之疇。言庶民者六。梅本於謀及庶民。獨作庶人。書疏於下文庶

民云。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今攷孟子云。庶人在官者。此非徒言庶人也。徒言庶人。則必非在官者矣。何嫌之有乎。漢石經作謀及庶民。經文一例也。今從之。夏書者。哀十八年左傳所引文也。周官士師云。以詔司寇斷獄蔽訟。則蔽亦斷也。釋言云。昆。後也。周官小司寇注云。詢。謀也。周語云。庶人傳語。此謀之所及也。引詩者。詩板文。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逢。馬氏謂大也。左傳稱秦伯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經曰大同。同。與逢韻。古繇辭之體然也。言子孫其大者。若左傳言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也。吉者。總占之辭。朱子曰。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人謀未必無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繇直祐反郟古洽反鄏而蜀反

述曰。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又云。是謂大同。此記禮者以爲自禹而後能小康。不能大同也。則雜於老氏之說矣。是烏知禹之洪範固有所謂大同者乎。馬義見釋文。史記。身作而身。子孫作而子孫。禮儒行云。衣逢掖之衣。注云。逢。猶大也。釋詁云。逢。遇也。僞傳以言此經。謂後世遇吉。蓋失其讀矣。當讀曰子孫其逢。以韻於大同之同。其吉之爲言。則總占焉。與下文言吉者。皆以一字爲句也。易言吉

而一字爲句者多矣。繇辭者。占辭也。閔二年左傳云。成季之繇。其例也。引左傳者。僖十五年及宣三年文。郟鄏者。洛邑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若盤庚賢王。不違卜而遷殷。其臣民之逆。皆反而從之。則吉矣。

述曰。遷殷之卜。詳盤庚篇。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卿士。下文所謂俊明者。簡在帝心。繇乎天命。此龜筮之所以從也。雖君民之逆。亦反而從之。故吉也。

述曰。下文云。乂用明。俊民用章。以此知卿士之才也。不然。

何以能貞龜筮之吉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庶民從則得衆矣。得衆則得天命。此龜筮之所以從也。雖君臣之逆。亦反而從之。故吉也。

述曰。大學言得天命而必言得衆者。以民從故也。卽孟子所謂得民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其義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者猶酒誥所謂內服外服也。此惟君謀而龜從。動在內服者。君近而易察。故吉也。動在外服者。君遠而難察。故凶也。不言筮從龜逆者。蔡氏謂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說

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孔子贊易。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述曰。史記集解引鄭云。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鄭之言境。非也。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禹貢所以不書冀州之境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言千里之內。千里之外。皆不以境言也。故周官職方氏於王畿言其外者。則不失其爲無外矣。蔡傳云。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今攷祭祀非必以內言也。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言祭祀也。鄭禮注云。出郊爲外事。是也。周官簭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重卜也。故爲之漸焉。簭與筮通。大事卜。小事筮。曲禮注之說也。禮雜記言大夫卜宅與葬日。則大事之類也。少牢饋食禮言筮日。則小事之類也。筮短龜長。僖四年左傳文。今攷僖十五年左傳云。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杜注据此而釋短長之義也。曲禮云。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蓋襲者謂三人占皆吉皆凶也。襲與習通。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其義也。周公三卜皆吉。不復三筮。是不相襲也。繇此推之。則三筮皆吉皆凶。亦不復三卜矣。易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之謂也。箕子言龜從筮逆者。先筮而後卜也。金縢大事。周公不先筮而後卜。則周官筮人亦言其常灋爾。僖二十五年左傳言晉將勤王。卜之。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則又先卜而後筮矣。蓋周易者文王周公皆繫辭焉。周人重之。故其灋不與箕子之陳洪範同。迨於春秋。亦不與周官常灋同。禮疏以先卜後筮爲春秋違禮者。非也。如其違禮。則如詩所謂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矣。何以晉勤王而果吉哉。晉勤王之吉。一卜一筮而已。蓋春秋之占又不必三人也。若是者。占之灋不必同。占之義無不同。此易之所以爲變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不動也。作動也。鄭氏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述曰。釋詁云。動作也。今轉注之。鄭義見史記集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暘音陽燠於六反廡無甫反

庶。衆。徵。驗也。燠。煖也。不言一曰二曰者。庶徵所遇無常也。

蔡氏曰。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氏謂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曰。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燠與奧通。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氏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有秩然而不可紊

者也。鄭氏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也。曰時者。言雨暘燠寒風皆驗於其時也。下文所謂時無易。時既易者。皆以驗之也。蕃。滋。廡。豐也。言五者之來既備。各以其時之敘。衆草且滋豐矣。則百穀從可知也。此卽休徵之時。所謂時無易者也。極。至也。一至備而凶者。必一至無而凶。如恆雨則無暘之類也。此卽咎徵之恆。所謂時既易者也。故下文遂申言之。煖乃管反烜音喧突他骨反

述曰。庶。衆。釋詁文。凡物有徵象者。皆得而驗之。服虔左傳注云。徵。驗也。暘。史記作陽。燠。煖。釋言文。史記燠作奧。蓋古通也。室奧則其煖矣。釋文於堯典引馬云。奧。煖也。吳氏者

仁傑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引易者。說卦文。易疏云。烜。乾也。引金寒者。閔二年左傳文。蓋狐突之言也。顏氏者。師古也。唐書有傳。鄭義見書疏。又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此鄭据五行傳言之也。禮月令於仲春云。始雨水。蓋雨有在木者也。孟子引曾子云。秋陽以暴之。蓋暘有在金者也。燠者。始於春木。而盛於夏火。蓋木生火也。寒者。始於秋金。而盛於冬水。蓋金生水也。此自五行之相資者言之。不與經五行之敘同也。詩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蓋土氣則風也。釋詁云。時。是也。覲禮云。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後漢書李雲傳

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荀爽傳云。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注云。韙。是也。然則漢讀時五者來備。蓋以時爲是也。猶上文立時人之時也。其曰之句例。與下文曰王省惟歲同。今不從者。下文言時者七。若無此曰時之文。遽而言之。於文未適也。蔡傳云。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繇蔡言之。其於所謂時無易者得之矣。而於所謂時既易者則遺之也。且於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者。亦複也。晉語云。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蓋百穀可知也。韋注云。蕃。滋也。廡。豐也。廡與蕪通。釋詁云。蕪。茂。豐也。極。至。釋詁文。凡物之至者曰極。至極者莫若中。故曰。中庸其至矣乎。蓋極。中也。至也。至則窮之矣。經言

皇極窮之乎至中之善也易繫辭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義也經言六極窮之乎至反中之咎也詩何人斯云以極反側易乾文言云窮之災也其義也孟子云又極之於其所往其例也經言極備極無者窮之乎至反中之時也易繫辭傳云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其義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時者下文所謂時無易也若語辭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蔡氏謂僭差豫怠是也易曰盱豫悔恆常也下文所謂時既易也蓋休徵爲吉咎徵爲凶貌澤者水其徵雨也貌恭作

肅則時雨狂乃貌不恭而無以作肅則常雨矣言揚者火其徵暘也言從作乂則時暘僭乃言不從而無以作乂則常暘矣視散者木其徵燠也視明作晢則時燠豫乃視不明而無以作晢則常燠矣聽收者金其徵寒也聽聰作謀則時寒急乃聽不聰而無以作謀則常寒矣思通者土其徵風也思睿作聖則時風蒙乃思不睿而無以作聖則常風矣○謹案此以五事分言乎庶徵者重其一端言之也天之道五行一氣其用之得失皆相因故鯀治水失道言鯀者則統之曰汨陳其五行禹治水成功言禹者則統之曰彝倫攸敘明五行得失之相因也於鯀禹皆言水者重其一端言之也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焉人之道五事一體其用之得失亦相因故堯以欽明文思而允恭言堯者則統之曰庶績咸熙紂敗德而狂言紂者則統之曰不虞天性明五事得失之相因也於堯先言明於紂獨言狂者重其一端言之也箕子之義會而通焉豈鑿也夫（夫音乎）

述曰釋言云若順也以言此經休徵則順咎徵則不順矣詩正月疏引鄭云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如鄭之言將天順其非乎非立言之善也引易者節六三文王注云若辭也易乾九三云夕惕若釋義當同禮器云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皆以若爲語辭也僭差詩抑毛傳義也易雜卦云謙輕而豫怠也豫六三云盱豫悔朱子云盱上視也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書疏引鄭

王本豫作舒釋言云舒緩也大傳作荼蓋文之假借也禮玉藻云諸侯荼鄭讀爲舒其例也蒙史記作霧大傳作雺漢志作霿書疏引鄭云蒙見冒亂也又引王云蒙瞀蒙則鄭王本亦作蒙矣恆史記訓常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晢厥罰恆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惟木金火水沴土此伏言庶徵不皆與經五行之敘同也其五行之敘以所受克者逆而數之與六府以所克者順而數之亦不同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省息井反

曰者箕子述明之辭也。省。察也。即所謂念用庶徵也。師。衆。尹。正也。蓋衆官之長也。言王所察於庶徵者。惟一歲之休咎。歲必積月日而成。故卿士佐王。以分王所察者。惟一月之休咎。衆官之長佐卿士。以分王所察者。惟一日之休咎。蓋繇日紀月。繇月紀歲。卿士師尹之省。皆王省也。易。變。旣。盡也。無變則得其時。盡變則失其時也。乂。謂政治也。章。顯。微。隱也。家。即上文而家之家。謂王家也。言家則國在其中。禮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也。蓋省庶徵而驗於其時。所用以見休咎之實者有如此。休徵非一歲之太。不成其休。咎徵

雖一日之小。遂成其咎。蔡氏謂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長丁丈反

述曰。省。史記作眚。春秋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蓋古通也。惟。史記皆作維。文異而義不異也。省。察。師。衆。釋詁文。尹。正。釋言文。釋詁云。正。長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僞傳與馬同。且以卿士如月。衆正如日。言之。又云。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今不從之者。如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苟其設喻。則徒如之而已。何以爲念用庶徵乎。蔡傳云。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有係一月。有係一日。各以其大小言也。今不從之者。經言以尊卑爲省。蔡言以尊卑爲徵。則窒矣。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此其歲秋成之月。一日閒咎徵。爾非師尹之徵。亦非卿士之徵。而王之徵也。蓋歲。月。日者。猶周官稱歲會月要日成。皆所以察也。書疏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今不從之者。鄭以此爲深言之。而不以此爲申言之。於義未融也。五事所致。豈其微哉。易繫辭傳云。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則易者變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旣者盡也。俊。史記作畯。蓋古通也。俊民來自

田閒。詩甫田所謂烝我髦士也。臯陶謨云。五服五章。言章明而顯之也。釋詁云。隱微也。今轉注之。引禮者禮運文。明。古音亡。轉爲盟。古通孟。則明與章及成皆韻也。此亦經文之有韻者也。明古音亡者。史記明都。周官作望諸。漢書作盟豬。詩巧言以盟韻長。其例也。明古通孟者。明都禹貢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大戴禮云。明。孟也。其例也。或曰。然則明古通孟者。不亂於今音乎。非也。蓋今古音雖有不同。然其漸流而變者。必有繇也。惟經不盡見。而古書殘失。則無以悉所繇爾。夫古之轉音。豈無異音者乎。若詩小旻以用韻卬。老子以用韻動。而易傳於剝則以用韻載。於豐則以用韻事。此顧氏攷古音而不能言之者也。蓋必古之用

有轉音之異矣。則古之明豈必無異音邪。今洪範以明韻章及成者。此其轉音而互韻也。今必謂其亂於今音。而以爲明與成古實不韻也。則其讀不如矣。豈其然乎。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庶徵之在庶民者也。星者衆星。庶民之象也。春秋書星隕如雨。漢志謂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亦足以見庶民惟星者矣。上文言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不言於其下者。以民不言省也。蔡氏謂民不言省者。民之休咎係乎上之所以從民欲者如何爾。是也。星有所好。象民有所好也。上文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言從好。則從惡可推也。卿士率師尹以佐王。而從民之好。象月會日行以成歲。而從星之好風好雨也。蓋和其民者。風雨無不和。徵諸星象。猶徵諸庶民。皆相應也。亦所謂念用庶徵也。易曰。潤之以風雨。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今言風雨。則暘燠寒可推也。風雨者成百穀以養民者也。漢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此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經言冬夏。則春秋可推也。漢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此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不言日者。鄭氏謂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是也。禮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月和則陰陽和。四時和。而風雨無不和矣。月會日行。月和者日必和也。今言月則日可推也。蔡氏謂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也。隕羽敏反。婁音樓。喪去聲。軫音袗。滂音旁。沱音駝。竅去聲。

述曰。姚氏舜牧云。此假天道明人事。非也。此所謂念用庶徵者。實象也。非設喻之假象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穀梁傳云。恆星者經星也。注云。經常也。左傳云。星隕如雨。與雨偕也。蓋如古通。而左氏釋如雨爲而雨。以言此異非也。公羊傳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霣與隕通。公羊氏言此異者是也。後世有此異。史皆書之矣。明顧氏既目驗焉。今亦目驗而知公羊氏之不誣也。徵諸庶民中庸文。引案晷者易繫辭傳文。漢書天文志之言日月也。据古厤言之。

以釋古經善矣。繇今攷之。星度不同。歲差故也。詳堯典疏。
黃道南之赤道。蓋朱道也。與赤道緯居天之中者不同。唐
書厤志云。月行合朔所交。以黃道內爲陰厤。外爲陽厤。冬
在陰厤。夏在陽厤。月行青道。冬在陽厤。夏在陰厤。月行白
道。春在陽厤。秋在陰厤。月行朱道。春在陰厤。秋在陽厤。月
行黑道。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行與黃道相合。此
唐志九行之說也。蓋厤家。以月行交於黃道者而九分之。
遂名以其方之色爾。核月之交。莫善於九行也。元郭守敬
作授時厤。用弧矢術。以月所行者謂之白道。而九行之法。
廢矣。漢志云。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
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引此經而說之云。言

失中道而東西也。僞傳云。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傳据漢志言之也。是風雨之占皆凶星也。失之矣。夫從民
者猶孟子言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從所惡可統
於從所欲之中。則言有好可矣。蔡傳云。星雖有好風好雨
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
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
非所以徇民矣。蔡言異好於義未融也。漢志引易者坤彖
文。蓋坤位西南。今東北從陽。則地事天之位也。箕者東方
蒼龍之宿也。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南箕者候之
於南也。箕主簸揚。其位在東方。則木也。木而簸揚。則風也。
內經所以言在地爲木。在天爲風也。書疏言鄭引春秋緯

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蓋緯襲於古而爲之說爾。軫者南
方朱鳥之宿也。易說卦云。巽爲風。巽位東南。軫位與巽同。
史記天官書云。軫爲車。主風。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其
象若斯也。孫子云。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
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蓋翼連於軫。飛鳥乘風也。壁者北方
元武之宿也。詩云。塞向墐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牖戶者
壁之象。塞之墐之。所以備風寒也。然則壁翼之星亦好風
者矣。周官大宗伯注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易說卦云。兌
爲澤。爲少女。兌位西方。少陰之位也。畢者西方白虎之宿
也。西方金也。其西南坤土之位也。金生水而土澤焉。雨也。
易小畜彖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上九云。既雨既處。又云。

月幾望。蓋以陰畜陽。迫月之盛而後雨也。引詩者漸漸之
石。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
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僞家語稱
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此僞
託之言也。詩毛傳云。月離陰星。則雨。緜毛言之。西陰方也。
畢在西。陰星也。非謂星之陰也。顧氏英白云。天街在畢之
陰。七政中道也。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夫離麗也。麗
而著之。則雨。行而近之。非麗而著之。則不雨。蓋驗之皆然
矣。彼疑於不雨者。蓋近畢疑以爲離也。書疏云。離畢多雨。
此天象自然。畢亦捕魚之物。故爾。朱子說詩本之。以爲瀌

魚則水淋漓若雨然也。然於古無徵也。釋天云。濁謂之畢。
郭注云掩兔之畢。因星形以名。詩云。有捄天畢。毛傳云捄
畢貌。畢所以掩兔。詩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則畢亦所以
取鳥也古無以捕魚名畢者。殆後世爲之爾。史記律書云。
濁者觸也。蓋畢雨滂沱觸水而濁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
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
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
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尙
妻之所好故也。今攷左傳於昭九年云。火水妃也於昭十
七年云水火之牡也。此鄭說之所繇也。然中庸云。子庶民
也民者子道也。非妻道也。經言從民而鄭言從妻非其象

也。從妻所好亦非立言之善也。月令於孟夏云日在畢。此
日躔所在可測而知也。然不可見矣。引禮者禮運文。於山
川言竅者祭灋所謂能出雲爲風雨者也。三五者十五也。
月之盈者三五蓋受日之陽也月之闕者三五蓋養月之
陰也。釋天云。四時和謂之玉燭。郭注以光照言之。蓋月和
之義也。海之潮汐物之胚胎且候月焉。況於風雨乎。今海
濱之人觀月暈弦望以爲風雨占猶有驗者。將從星之驗
昭然也。夏古音戶讀若詩無冬無夏之夏此亦經文之有
韻者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
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五福者用之以使人嚮善也。六極者用之以使人畏不善
也。蓋天用之以錫其君。故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君奉
天用之以錫其民人。故曰用敷錫厥庶民。又曰。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反是則爲六極矣。蔡氏謂在君則
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係於訓之行不行。是也。此五
行之用以理馭數者也。壽者君奭所謂天壽平格。論語所
謂仁者壽也。蔡氏謂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先之。中庸言舜
之大德曰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周官言王之馭羣臣曰爵
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言富則爵位之貴從可知也。古者
以祿爲富。無大富而不貴者。亦無旣貴而不富者。或謂五
福不言貴。非也。康樂寧安也。詩曰。俾爾壽而富。又曰眉壽

無有害。康寧者無有害也。此三者以遞備爲序也。攸所也。
所好者德。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孝經曰。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好德之實也。考成也。成而終命
若顧命言成王之彌留審訓。論語言曾子之將死知免也。
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攸好德者必
考終命。此二者又以相成爲序也。凡五者之福皆天所以
福之也。若堯舜名公師尙父是也。然天於有德有不以遞
備三者福之。若無逸不數湯武享國之壽伯夷叔齊不受
大賚之富而餓死冉牛之疾顏淵之短命皆不壽以康寧
則何以使人嚮善乎。是烏知其生而好德終而成德以成
名。二者皆天所以福之哉。福繇於德。經不言一曰攸好德。

而於次四言之者著成名之福也折者猶草木不當死而折之也折之則短矣是其凶也凶而短折若無逸所謂後王生則逸罔或克壽召誥所謂生子自貽命凶也蓋壽之反也亦考終命之反也蔡氏謂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之疾謂自取之疾若病酒及近女者也雖聖人不能無疾然卒以康寧而不罹於極者非自取之疾也憂謂自取之憂若詩所謂不殄心憂盤庚所謂勸憂也疾憂次於凶短折而甚於貧蓋康寧之反也貧謂自取之貧易言上慢下暴者曰慢藏誨盜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國之所以患貧也詩曰喪亂蔑資又曰降喪饑饉傷其貧也周官言王之馭羣臣曰奪以馭其貧論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蓋富之反也此四者以遞患爲序也惡者甘爲不善若暴君之殘亂臣賊子之忍也弱者不能自彊若魯昭公之旅死宋徽欽二宗之北狩鄭祭仲之被執不死爭也惡者死無足惜弱者死有遺恨蓋攸好德之反也亦考終命之反也此二者又以終及爲序也凡六者之極皆天所以極之也極之者窮之也自惡而上若桀紂幽厲堯之四凶是也然天於惡人有不以遞患四者極之若秦始皇曹魏公盜蹠者豈不別有以使人畏不善也天稔其惡令受惡名於萬世則天所以極之者有在也使其蚤凶短折而亡或疾或憂或貧而不敢逞焉何以知其惡之極而極之哉故能逃一時之誅而竊其福不能逃天下萬世之誅而蓋其

名其謂之惡也斯極之矣極繇於惡經不言一曰惡而於次五言之者著惡名之極也然又有不能自彊而求福者無成其德多陷於惡其謂之弱也亦極之矣惡則自窮而可誅弱則自窮而可悲皆深戒也故六極以二者終焉○嗚呼洪範之學造於後世微矣厤數洪範之一端也求其一端而遺其全體言數而數之理不明故聞五行傳之說則徒笑之而不復求之經也於是乎箕子之所戒者果集於其前猶不寤焉昔者小旻詩人傳箕子之學者也蓋蚤傷之矣夫五行傳之說其義原於經其失則鑿去其失存其義則以洪範通於春秋可也春秋書災異書大有年皆庶徵也而皆不言其所繇蓋春秋書行事者也以爲庶徵

皆行事之符天道必繇於人今未知人之得失者何也其此之政乎將彼之政乎宜皆省之也不言其所繇其省逾深也如是則同言一事何有疑於彼此所徵之異而舉以爲不足信哉夫天人之道五行一氣五事一體皆皇極之得失徵焉分言之而過者鑿也是故春秋不言庶徵之繇言事之道也春秋言於既事之後也洪範言庶徵之繇言學之道也洪範者王訪于箕子學於未事之先也言事則言其所當然者而已矣逆推之深求之反惑也況其鑿乎言學則非言其所以然者未至也箕子所告者武王聖人與聖人而言學必求其至也學與事之理無異言之者以顯微而異也春秋顯言之洪範微言之也馭音御父音甫不數之數上聲

蔑音滅蹠音炙稔如甚反
述曰。五福六極。次九同疇。蔡傳從而分節焉。則次九之文偏矣。說苑稱河間獻王云。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孫氏云。此作一曰富。則當云二曰壽。蓋異文也。引周官者。大宰文。中庸云。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曲禮云。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蓋庶人之富。其小富也。庶人賤者也。禮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尙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蓋富者。殷人之所貴也。引壽富者。詩閟宮文。引懿德者。詩烝民文。康。樂。寧。安。考。成。皆釋詁文。禮祭統云。福者。備也。今言之有序。蓋遞備焉。湯之享國。史記不

詳其年。然無逸不數之。必非歷年多矣。皇甫謐云。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此安爲之說爾。如其說。則文王爲諸侯。其享國之壽。無逸猶數之。何以不幷湯爲諸侯而言其享國乎。又何以不於所謂克壽者而言其百歲乎。武之享國五年而已。記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上壽也。無逸不於所謂克壽者言之。何歟。以此知記非其實也。詳大誓及金縢疏。史遷之爲伯夷列傳也。歎其餓死。而謂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卒以孔子言沒世之名而釋然也。其知德者乎。齊景公千駟之富。民亦無稱。此孔子之所傷也。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攸好德之義也。又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此考終命之義也。今不以言此經者。箕子所陳。蓋皇極之福。此邦有道之富貴也。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此之謂也。與邦無道之時異矣。故孔子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孔子之攸好德也。曲禮言臨難毋苟免。亦君子之考終命也。非箕子告武王之時義也。中庸云。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此舜以大孝之德而得之也。祿在位之中。富也。名者。攸好德也。既得其名。則其考終命可知也。蓋爲福爲極。至於名而益信矣。壽富康寧。在一時者也。名在天下萬世者也。故惡者雖竊其福於一時。而惡名逾章。善

者雖不得其福於一時。又從而困苦之。而善名逾章。則名之用於天下萬世也大矣。此本呂氏坤之義推而言之也。漢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書疏引鄭云。未齓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蓋皆意言之爾。今据此之爲文與考終命同。不可析爲三也。況極之用在人。奚爲以禽獸草木言邪。說文云。齓。毁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齓。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齓。苟其凶矣。豈其非短折邪。夭與殀通。金匱要略云。酒黃癉。蓋病酒之疾若斯也。昭元年左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蓋不節則自取其疾也。論語云。父母

惟其疾之憂。戒自取也。金滕言武王之疾瘳。論語言孔子之病閒。疾而康寧也。不殄心憂。詩桑柔文。詩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箋云。殄。絕也。引易者。繫辭傳文。蓋言解六三所謂致寇至者也。故解象傳云。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致戎者。傷財而貧也。喪亂蔑資。詩板文。詩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毛傳云。蔑。無。資。財也。降喪饑饉。詩雨無正文。詩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饑饉者。國不富歲也。則貧矣。春秋。昭公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蓋旅死於外。焉弱。故也。宋史言徽宗欽宗者。以其困於金人而北遷之也。則曰北狩。弱甚矣乎。蓋託春秋天王狩于河陽之義也。悲之也。春秋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

于鄭。鄭忽出奔衛。公羊傳云。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嗚呼。此廢君而從人也。豈權乎哉。此祭仲之弱。懼死於宋云爾。中庸云。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祭仲何不聞古人之風乎。謂之為權。孟子所謂春秋之邪說也。强。與彊通。秦始皇見史記。曹魏公者。操也。見通鑑漢紀。凡言見某史者。舉其事之核。或其文之美者也。此不言魏公見三國志者。以其非實錄也。史記云。盜蹠。日殺不辜。竟以壽終。通鑑齊紀云。建元元年。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囘少立名行。

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囘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蓋褚淵於齊高帝之篡而勸進也。彥囘。其字也。後周紀云。馮道少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師三公之位。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司馬氏光謂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也。歐陽氏修謂讀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若此者。竊其福於一時者也。而惡名至於今焉。孟子云。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此暴君之惡名也。始皇去諡。濾然至於今言之者。皆曰無道秦。終無滅於惡名也。襄二十年左

傳云。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亂臣賊子之惡名也。故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懼惡名之極也。其洪範所為極之威用者乎。通鑑唐紀云。朱全忠聞朱友恭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世。故萬世之惡名。孰如其極之者哉。此亂臣賊子之所懼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昭子謂平子云。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蓋傷其惡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不及五稔。蓋年穀一熟為一稔。故惡之積久者。亦稱稔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是昆吾稔之日也。書疏引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禍是人之所欲以

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爾朱子以尤好惡言之蔡傳謂以禍之急緩極之重輕爲先後猶鄭意也此其說則禍自三曰康寧而上極自四曰貧而上是皆然矣若夫攸好德者尤重而當急也今次四焉將輕而緩乎僞傳云惡醜陋弱尫劣書疏引鄭云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毁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所以弱也蔡傳云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其釋惡皆非也謂貌寢爲惡古有之矣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鬷蔑惡叔向曰今子少不颺謂其賢而貌寢也彼豈羅於極乎謂貌不恭爲惡則五事之用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皆惡也何獨於貌專之乎謂剛暴爲惡

此恆言云爾古人之辭剛柔之過皆惡也謂散文則剛柔皆惡對文則惡弱適反是剛柔之過違乎三德其反而對文猶所謂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是惡弱所以爲極之凶也是其尤重也今次五次六焉將可輕乎陳氏大猷云陷於不善者惡也其釋惡爲不善不可易也其言陷者猶未盡極之之義也論語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則惡者其志甘爲之也書疏引鄭云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又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

考終命鄭言佼好於經病添文也夫五事之用其致五福六極者通言之非分言之也德者五行之性也攸好德則五事備焉非惟其言從也以此見其餘皆不可執一者也今鄭分言之從五行傳而爲之說爾蓋以五配六則弱終於六若綴旒然不得已而以皇不極配之則偏矣五福皆皇極也六極皆皇不極也書疏謂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竝列其咎弱故爲六也非也此歐陽氏以爲失其條理者也漢志於貌云其極惡其福攸好德今鄭謂考終命者不同於言云其極憂其福康寧今鄭謂攸好德者不同於視云其極疾其福壽今鄭謂康寧者不同於聽云其極貧其福富惟此

鄭與之同於思云其極凶短折其福考終命今鄭謂壽者不同蓋分言之而不皆同則其義當通言之也漢志引五行傳云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厥極弱書疏謂五事休咎皆不致陰是陰氣不由五事陰屬皇極也非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杜注謂五行之節也緜今攷之風雨之氣著於庶徵矣陽燠則陽明之氣寒則陰晦之氣皆皇極之所致也陰者无陽之象也无陽者必不時暘也易坤上六云龍戰于野坤文言云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蓋乾龍之弱不能戰陰則无陽而失陽之氣矣故常陰也傳以皇不極言弱是也其以皇不極獨繫於弱非也是

故桀紂之不極惡也非弱也漢昌邑王之不極則弱也漢書夏侯勝傳云勝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以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蓋漢事與伏書應如桴鼓將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歟易乾象傳云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與彊通詩文王云自求多福蓋求之彊矣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皇極得失所以爲福極之原也九疇大瀍前八者得其敍則五福福之前八者失其敍則六極極之故次九之五六居終也今於五福之中以三者二者言之於六極之中以四者二者言之猶卜筮凡七而以五與二言之也養以之福左傳古本然也之猶適也今或作養之以福者誤也林氏云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與之也六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寤古通悟哀六年左傳云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猶皆也易繫辭傳云顯諸仁藏諸用蓋藏者其仁之微也用者其仁之顯也微與顯異而不異者也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尙書集注述疏卷十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三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金縢

金縢者。蓋因金縢之冊以名篇也。蔡氏謂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是也。

述曰。金縢篇惟冊祝則周公作之。爾其餘皆史文也。書序云。周公作金縢。此於義未悉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繫二年於既克商後者。蔡氏謂見其克商未久也。此周公

所以憂武王疾而請代之繇也。弗豫。不安也。

述曰。詩幽譜疏引鄭言武王云。文王終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鄭本文王之年言之。非也。其言有疾在伐紂之後二年。是也。蓋不數伐紂之年也。書疏引王云。克殷明年。繇王言之。則經何不云惟克商二年乎。釋詁云。豫。安也。說文引豫作悆。謂喜也。史記作不豫。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以政為言。於經病添文矣。易云。豫。順以動。豫六五云。貞疾。言疾之不豫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為去聲

二公者。史記謂大公召公也。穆如昭穆之穆。陳氏謂穆者幽陰深遠之意。是也。易曰。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曰穆卜。苟事既彰明。安用索之幽陰深遠乎。故下文曰。其勿穆卜。戚。憂也。言卜疾則先王憂也。蓋託辭以止之。大音太

述曰。穆。史記作繆。蓋古通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二公欲就文王廟卜。蓋鄭以為穆考文王也。然經言穆不言考。先王之為穆者不一也。釋訓云。穆穆。敬也。詩烝民毛傳云。穆。和也。蔡傳引李氏云。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繇是言之。下文曰。其勿穆卜。則窒矣。言勿卜則可也。言勿敬勿和以卜。不可也。今攷於禮。凡廟中太祖東嚮。其羣主合食於太祖者。南嚮曰昭。北嚮曰穆。蓋南者陽明。故曰昭。北者幽陰。故曰穆也。周書文酌篇云。三穆。其三曰龜從惟凶。蓋惟思也。龜從猶思其凶。言既卜而穆敬也。非此所謂穆

卜也。陳氏者。櫟也。元史有傳。引易者。繫辭傳文。戚憂。詩小明毛傳義也。禮文王世子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此記所言。蓋好事者因金縢而為之說爾。武王疾瘳後三年而終。此言文王與爾三之所繇也。互詳大誓篇目疏。書疏引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繇鄭言之。則周公又奚為自卜也。書疏難鄭云。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或曰。戚。近也。猶禮

言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孫氏以爲近穆考先王也。言當遠及三王。此緜鄭說而變之。於文未適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墠音善植音置大音太

功事也。言自以爲己事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者。三王之位也。三壇在墠中。故同墠也。周公爲所立壇於三壇之南方。言北面者。三壇南嚮也。植。鄭氏謂古置字。秉執也。璧圍珪方。禮神之玉。秉而置之。互文也。蔡氏曰。二公卜武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卜於宗廟。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也。

述曰。功事。詳堯典疏。禮祭灋鄭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疏引鄭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於唐石經不作于。其古本。今無緜稽也。論語云。植其杖而耘。漢石經論語植作置。蓋植爲古文。置爲今文也。鄭義見書疏。僞傳云。璧以禮神。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非也。珪與圭通。詩雲漢云。圭璧既卒。皆以禮神也。下文所以言屏璧與珪也。或曰。禮稱支子不祭。周公不告廟而爲壇以告者。支子之禮也。今攷禮則然矣。顧周公由斯禮者。何哉。非蔡義無以知周公之意也。蓋禮之變而正也。太古通太。据諸經引大誓可推也。唐石經作太王。從衞包之改爾。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遘工豆反屏必逞反

史者。祝史也。周公自以爲己事。則周公作冊。而史祝之也。某者。諱武王名也。禮曰。廟中不諱。是冊稱元孫發矣。鄭氏謂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遘遇。厲危也。丕大也。元亦大也。蔡氏謂丕子。元子。是也。武王者。大王王季之孫。文王之子。或稱元孫。或稱丕子。互稱以省文也。責。謂責其事天也。故下文以能事爲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三后在

天。故言天責三王也。旦。周公名也。仁者。仁親也。祭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故三王皆統稱曰考也。鬼。人鬼也。謂三王。神。天神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以見三王能事天矣。故周公請代。必順三王而能事鬼。然後能事神也。左傳言王追命衞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亦斯意也。言武王遇危虐將死之疾。如爾三王。是有元子事天之責于上天。請以旦代其身死。我仁而順我考。能多幹事之材。多執事之藝。能事人鬼天神。乃元孫不若旦能矣。言宜代之也。蓋質言於至親之前。非自伐也。敷。徧也。下地。對帝庭而言。寶命。謂重命也。蔡氏謂卽帝庭之命也。墜命。謂武王死也。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

徧助四方。用能保定爾三王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無不
敬畏。乃歎元孫無死而墜天之所降重命。我先王亦長有
所依歸。諾今之有責。初之降命。皆天也。三王在天。當使代
責而無墜命矣。即就也。歸俟爾命者。俟代死之命也。稱爾
稱我者。蔡氏謂無異膝下語其親也。屛藏也。藏璧與珪。言
不得事神也。蔡氏曰。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代武王之死。或
者疑之。蓋是時天下未安。使武王死。則變故有不可勝言
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死以輸危急。故卒得命於三王。今
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鬼神。而況於周公之聖乎。
○陳氏曰。孔子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於昭之於
烏者

述曰。冊義詳洛誥疏。某史記作王發。据冊文之實也。引禮
者曲禮文。鄭義見書疏。謂成王讀之者。据下文啟金縢之
書也。遘古通姤。易姤彖傳云。姤遇也。易乾九三云。夕惕若
厲。无咎。文言曰。雖危无咎矣。則厲者危也。蔡傳云。厲惡也。
此詩瞻卬毛傳義也。今不從者。惡疾非所以言武王也。丕
子史記作負子。後漢書隗囂傳云。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
無負子之責。段氏云。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
負者背也。此言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如段氏
言。死於有咎。豈所以言武王邪。白虎通云。諸侯疾曰負子。
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何注云。諸侯疾曰負茲。
蓋茲者子之聲轉也。今攷於經。如以負子爲疾稱。則經當

曰若爾元孫是有負子之責于天矣。今曰若爾三王。義不
貫也。書疏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
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蓋鄭以子爲子弗子之子。繇鄭言之。則方曰是有不子之
責于天。何遽曰以旦代某之身乎。亦義不貫也。丕大。釋詁
文。易云。乾爲君。又云。大哉乾元。詩六月毛傳云。元大也。僞
傳云。大子之責。釋文云。丕普悲反。馬同。蓋僞傳襲馬義也。
大子。猶元子也。蔡義與馬同。如不以元子言之。則經文惟
言元孫。是從大王王季爲稱。而遺文王也。晁氏以道云。丕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言上帝責三王以侍
子。侍子者。武王也。此其說。朱子嘗稱之矣。然以丕子爲侍

子。於文未適也。蔡傳云。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
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
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蓋蔡未得其說。而添文以釋之。遂
有是疑爾。引詩者文王及下武文。大學云。舅犯曰。仁親以
爲寶。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周官大宗伯云。掌建邦之
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自事
鬼而事神也。引左傳者昭七年文。陟猶顧命新陟王之陟。
恪猶詩執事有恪之恪。言陟死而恪敬也。予仁若考。論衡
引與今本同。史記作旦巧。蓋異文也。敷徧。詳堯典疏。史記
集解引馬云。布其道以佑助四方。馬釋敷爲布。而以其道
言之。於經病添文也。寶史記作葆。蓋古通也。即就。釋詁文。

說文云。屛蔽也。蔽之者藏之也。孝經云。親生之膝下。言愛而未嚴也。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蓋爾者命龜之辭。孫氏以言此經。於文未適也。上文固稱若爾三王也。詩思文云。莫匪爾極。爾稷也。詩酌云。實維爾公允師。爾武王也。姚氏据之。謂稱爾者冊祝之辭。是矣。然冊祝者何以必若斯乎。至親無文。從其膝下之質也。史記集解引馬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今不出之者。經言爾之許我。則武王當愈。既獲命矣。又何俟邪。所俟者代死之命爾。命之代死者我當死。故歸而俟焉。書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鄭答曰。君父病困。忠臣孝子不忍默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

命。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鄭志之言。蓋禮所謂疾病行禱五祀之義也。以言周公請代。則不如蔡義之悉矣。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云。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僞傳云。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蘇傳言之。是姑以爲教爾。豈知天命者哉。夫聖人無姑以爲教者也。唐書孝友傳云。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頮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匄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不化。翌日主愈。凡史傳中若此類者。亦孝通之徵也。左傳云。輸粟輸者轉也。史記云。轉輸。今言轉危爲安也。陳氏者經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三龜者。三人卜也。禮曰。占者三人。習重也。籥者馬氏謂藏卜兆書管也。蓋三龜而一皆重吉。所謂王其罔害也。開管見卜兆書。乃并周公是吉。所謂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也。曰者周公自言。而史與百執事聞之也。體兆象也。詩曰。體無咎言。請代而并不死。故曰新命。不言新命于天者。卜以卽命三王。由三王以請命于天。故以三王爲言也。圖謀也。易之坤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又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周公言惟永終是謀。謂謀終王事也。一人。馬氏謂天子也。王不死。周公并不死。得佐天子謀。故言此所俟命。是三王能念予天子一人也。

述曰。引禮者。士喪禮文。鴻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卜稽之道也。或謂三王。故卜三龜。非也。周官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體者。周官占人所謂君占體也。頌者。卜兆書也。易彖傳云。習坎重險也。則習者重也。馬籥義見釋文月令於孟冬云。愼管籥言愼藏也。冬司藏者也。并論衡引作逢。蓋逢者并之聲轉也。史記訓遇吉。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書疏引鄭云。占書亦合于是吉。鄭訓并爲合。非也。經言習吉。又言合吉。不辭費乎。如不以并周公爲言則周公請代。其死歟。其不死歟。經無文也。經不曰王新命

于三王。而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何也。若代死矣。何能惟
永終是圖邪。史記云。周公入賀武王曰。此以公曰爲入賀
之辭。非也。周公既卜不當使武王知也。周官占人鄭注云。
體兆象也。引詩者詩氓文。圖謀。釋詁文。馬一人義見史記
集解。白虎通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當一人
爾臣下謂之一人何。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
內。所共尊者一人爾。材古通纔。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瘳敕留反）

公歸。自壇而歸也。冊史所祝冊也。匱所以藏卜書也。縢緘
也。以金緘之。周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毄幣而比其命。言
以其命龜之辭。得命之兆。皆書于冊。毄以禮神之幣比而

合藏焉。蓋納此匱中也。蔡氏謂周公卜吉啟籥見書者。啟
此匱也。成王欲卜啟金縢之書者。亦啟此匱也。非周公始
爲此爲後計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疾瘉也。（毄古繫字　比毗志反　瘉音愈）

述曰。說文云。縢緘也。毄與繫通。釋詁云。翼敬也。釋言云。翌
明也。郭注引此經。翌不作翼。或曰。今本從衞包之改爾。或
曰。說文云。昱明日也。翼與翌通。皆昱之假借也。其今古文
異歟。翌又作翊。說文云。瘳疾瘉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喪去聲　儒如樹反）

武王之崩。在既克商五年。蓋疾瘳後三年也。管國名。叔鮮

封于管。其羣弟者蔡叔度霍叔處其所羣之弟也。稱及者
明管叔爲罪首也。列子曰。四國流言。蓋管蔡商奄。皆流言
也。然商奄繇於管蔡。而管叔則其罪首焉。流言者流播其
言。如無源之水也。孺子幼弱之稱。謂成王也。蔡氏曰。管叔
武王弟。周公兄。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管叔
覬覦。故流言以危動也。（鮮平聲　處上聲　覬音冀　覦音俞）

述曰。史記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此封禪書記
年之失也。周書明堂篇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
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此讀既克紂絕句。六年屬下讀。與
讀既克商二年絕句不同。蓋并克商之年數之。故曰六年。
今据多方所謂五祀者。其於此六年。數克商之年。而不數

其畔年。則此當從上文以言五年。不數克商之年也。詩幽
譜疏引鄭云。武王疾瘳後二年崩。時年九十三矣。此鄭從
記而推之爾。如其說。則無逸何以不數武王之年乎。雖享
國無多。獨不可於所謂克壽者言之乎。史記云。文王長子
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
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
封。次曰聃季載。周書作雒篇云。武王立王子祿父。俾守商
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所謂三監也。
管國今在河南開封府鄭州。孟子云。管叔以殷畔。獨稱管
叔。蓋罪首也。周語云。獸三爲羣。則羣者無不盈三也。管叔
及其所羣之弟二人。則三矣。或曰。三監者管蔡二。與祿父

而三皆監殷也。蓋不及霍叔焉。非也。經何不言及其弟而言及其羣弟乎。禮儒行云。聞流言不信。今成王則不信者也。史記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今攷於經。啟金縢之時。成王既弁。則武王崩時。成王雖少。非在強葆之中也。強葆猶襁褓也。互詳大誥篇。說文云。孺輸也。輸尙小也。蓋輸者弱之義也。懦从需。孺亦从需。故為弱也。需者須也。懦夫心弱。有所須也。孺子年弱。有所須也。此需之以弱言者也。釋言云。孺屬也。蓋有須於子者。則屬之矣。故詩常棣云。和樂且孺。此需之不以弱言者也。緜是推之。說文云。儒柔也。其執弱之義而失之乎。夫儒人之須用者也。周

官大宰云。儒以道得民。灋言云。通天地人曰儒。蓋人之須用者也。故易彖傳云。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儒从需。蓋聲緜義生也。此尤需之不以弱言者也。故六書之義。君子觀其通焉。詩邶鄘衛譜疏引鄭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是不然也。白虎通引此經而說之云。喪者亡也。不直言亡何。為孝子心不忍言。此以為既亡也。鄭以為免喪。蓋失之矣。且居攝者攝位而非攝政也。春秋之所不與也。周公如居攝。果不利於孺子矣。管叔之言。正言也。非流言也。則管叔之忠也。孟子何以謂之畔乎。史記云。管叔蔡叔疑周公。疑之云者。非其畔之罪名也。

左傳以管蔡甚閒為言。蓋閒之也。非疑之也。覬覦所緜生也。桓二年左傳云。下無覬覦。謂無希望也。管叔能乎。經文於國。於孺子。與上文於南方。於不作于。在金縢篇中而異矣。唐石經及注疏諸本皆然。段氏云。蓋相承如是。唐石經毛詩。于或作於。如於我乎夏屋渠渠。於女信處。是也。段說然矣。顧周易春秋。于字皆一例。書例當同。況同在一篇。尤不宜異。唐石經則連文且有異者。如孝經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是也。此蓋非古本也。今本左傳。于於之異尤多。釋詁云。于於也。義同。故傳者多異文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匹亦反

辟治也。管叔畔而流言。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周公言我之

不治。則我無以告我先王。其告二公者。二公輔政大臣。二公不疑。則成王不疑矣。○謹案鄭氏讀辟曰避。其言居東者。避之也。蔡氏從之。蓋以為管叔之畔。在居東二年之後。其初則流言云爾。而遽治之乎。且成王方疑周公。無緜請於王而治之也。是不然矣。左傳曰。周公為大宰。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武王既喪。周公以大宰攝政。古之制也。今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是畔而流言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流言者。謂周公之將而誅之也。史之書其流言也。明其畔周而為亂也。周公治之。治畔亂也。所以安其君而報先王也。非為一己也。避不即治。則畔亂遂成。先王其不血食矣。況避之二年乎。是故周公奉王

命東征。此公羊傳所謂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大誥曰。肆朕誕以爾東征。史記以爲成王命周公誅之者。此也。此禮所謂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周書作雒篇曰。武王。歲十二月。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二年。又作師旅。攻殷。辟三叔。故辟者作師旅而治之也。二年又作。則元年既作。明矣。左傳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又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其辟之謂與。繇是言之。居東二年。固東征也。苟避而居東。則鴟鴞之詩。其在未誅管蔡之先矣。其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何哉。毛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蓋鴟鴞者東征後之詩也。然則

王何以遽命周公東征乎。君奭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誦召公受武王之顧命也。詩曰維師尚父。謂武王之尊大公也。成王必不改焉。此周公所以必告二公。而不遽告王也。王命周公東征者。二公之力也。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二公在內。其必爲十夫翼矣。荀子曰。二公能持周公。豈不然哉。李氏謂成王聞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以爲不如漢昭帝之不疑將軍霍光也。則未察成王固有所以不疑周公者也。夫所謂疑者非佗也。謂孺子王疑周公之不利也。大誥東征。則授周公以天下之兵矣。此貪其不利之大也。使二公無能持之。而孺子王稍疑之。雖東征焉。亦命佗人爾。周公其能東乎。大宰大公之大音太辟兄無辟之辟音避惎音忌閒去聲

蔡蔡叔上蔡字素葛反尚父之父方武反音甫跋音拔

述曰。辟。說文引作㢟。謂治也。治或作法。段氏云。㢟法也。不作治。㢟从井。說文刑字下引易說云。井者法也。辟。治也。从乂。蓋乂。治也。其刑畫然。今攷古文多假借。且以法治之。亦義相因也。詩皇矣云。啟之辟之。言治地也。井地所以治也。今言治者。猶漢書言治梁獄。治淮南獄也。文六年左傳云辟刑獄。杜注云。辟。猶理也。蓋理者。治也。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師旅之征。則治之以大刑也。釋詁云。辟。法也。僞傳云。我不以法法三叔。或曰。傳下法字。殆治之譌也。不然。則不辭。釋文云。辟。鄭音避。蔡傳從鄭。本乎朱子者也。朱子暮年。與蔡氏帖。以辟說從鄭爲言。且謂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自是如此。故蔡從焉。然朱子鴟鴞傳云。東征二年。乃作此詩。則不從鄭矣。詩傳亦未嘗追改也。將以舜之南避。非處畔者歟。詩傳其終叶於經歟。史記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繇遷言之。則經當曰我之弗辟。我將以告我先王矣。引左傳者。定四年及昭元年文。大宰猶冢宰也。釋詁云。冢。大也。大。讀曰太。亦大之義也。杜注云。惎毒也。釋文云。蔡蔡叔。上蔡字。素達反。說文作䊛。杜注云。蔡。放也。引公羊傳者。莊三十二年文。互詳大誥疏。引禮者。曾子問文。詩大明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大師也。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李氏者。德裕也。唐書有傳。其論則通鑑漢紀引之。蓋與漢書

昭帝贊不同。狠跋者進退皆難也。然周公之難。豈成王使之然。李氏之論。猶未察也。詳下鴟鴞疏。立政云。孺子王矣。謂成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言畢定者。非也。奄不平於二年而平於三年。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是也。若魯世家所謂管蔡者。卽罪人也。所謂遂誅及放者。卽斯得也。豈不在居東二年乎。蓋居東者東征也。破斧之詩曰。周公東征。詩自美周公者言之也。今曰。周公居東。史自周公言之也。東征者周公所不忍言也。史方敘

周公之言。故居東者自周公言之也。既曰。周公居東二年。又曰。則罪人斯得。是東征在居東中矣。史之爲文。蓋若春秋之微而顯者也。不言殺武庚者。重誅罪首也。

述曰。釋文云。馬謂避居東都。今攷流言之年。未有東都也。詩豳譜及鴟鴞疏。引鄭云。居東者出處東國。以須君之察己。罪人。周公之屬黨。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今攷鄭言須察者。据春秋家古人臣待放于郊之禮也。墨子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或曰。關者管之聲轉也。左傳掩餘。史記作蓋餘。釋言云。弇蓋也。掩亦作揜。與弇通。弇與奄通。則商蓋卽商奄也。此鄭言避居之徵也。然如墨子言。則居東之後。鴟鴞之詩。所謂既取我子者。不得以誅管蔡言之。達於詩矣。此孟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鄭鴟鴞箋。以取子言罪其屬黨者。不已鑿乎。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繇鄭言之。將周公自救其屬黨爾。非救亂也。且如是。則史當目之曰其黨人。不當曰罪人矣。徒曰罪人。何以辨其爲周公之屬黨乎。列子云。周公居東。誅兄放弟。則墨子非也。當是時。商奄方畔。周公奉王命征之。東處于商奄。則討賊之宜也。辭三公而處于畔人之國。徒自陷于賊也。周公必不若是之愚矣。歸禾序云。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史記則謂歸于兵所也。蔡傳云。居東。居國之東也。方流言之起。未知罪人爲誰。二年後。始知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今攷史之書流言者。其先目而言之。則曰管叔及其羣弟。所以著罪人之名也。非未知其人也。其後統而言之。則曰罪人。蒙上文之辭也。繇蔡言之。則史之爲文。其先當曰有流言于國者。而管叔之名當書於二年後矣。詩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書疏引王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其言東征。是矣。然四國皆東也。東征則非能居洛已也。經何不曰居東洛乎。畔與叛通。成十四年左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言其文微。其義顯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尺夷反 鴞于驕反 誚在笑反）

于後者得罪人之後也。貽遺也。鴟鴞鸋鴂。惡鳥也。朱子謂詩託鳥言。鴟鴞取我子。比武庚敗管蔡也。周公以爲旣痛鴟鴞。迨今而後。必未雨而謀其室。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蓋周公所以于後貽詩者。欲成王毖其後而救亂也。史記敘其詩於東伐二年。歸報成王之時。是也。未猶大學言未有之未。誚讓也。言未敢誚讓者。自其心言之也。二公旣持之于先。公又以詩諭之于後。蓋王亦未敢誚讓公矣。言亦者。史意中先有王執書以泣之事。以爲其時非及此事。而亦未敢誚讓也。言王固不以流言疑周公也。論語稱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蓋子貢先自有惡。故所問以亦有惡發端焉。其爲文同也。○謹案

經曰。王亦未敢誚公。此史之特書者也。蓋示天下以成王之明也。詩序曰。鴟鴞救亂也。此子夏所傳之序。與史文不同而實皆同。言此懲管蔡之亂。而救亂于未形也。則非周公以王未知而遺詩矣。而序又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非子夏所傳之序。與史文若同而實不同。序言王未知者。蓋失乎史所謂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者也。史所謂弗及知者。在昔而不在今。非疑於流言也。謂弗及知其乞代武王之死也。此以死勤事之勞也。然公不使人知。雖成王之明。烏得而及知哉。故弗及知者。王之自責云爾。非天所繇動風雷之威也。天動威之繇。則在公乞代死之勤勞而被流言者矣。

久而不彰。可乎。故王執書以泣。此感傷也。非悔寤也。言悔寤者。始疑而終不疑。皆淆於詩序王未知之失也。繇是推之。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是也。而又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則非矣。九罭序同。故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而又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皆以爲王疑於流言而王未知也。與王弗及知其乞死者。皆絕不同。如以乞死言之。則朝廷之史與百執事。非不知也。夫狼跋爲進退有難。何哉。謂夫進而辟之。則兄弟之難。退而弗辟。則君臣之難。豈遠近進退之難邪。使難於王未知也。史記何以言周公奉王命東伐邪。大誥稱王命之言。皆至明也。使王未知而爲是言。是矯王命也。二公

聖人。必無是也。王察二公之矯命。將疑其與周公爲不利矣。是二公自取其疑。反無能持周公也。周公亦必不受矯命也。以是推其稱王命者。必非王未知也。且周公旣東。王受嘉禾。史記何以言王命歸禾于兵所邪。歸禾者。信而喜之也。故謂王未知者。其失皆自鴟鴞序啟之也。鄭氏從序。於是乎以王未知爲疑周公矣。於是乎以罪人爲周公之屬黨矣。遂爲之說曰。王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欲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經無欲誚之文。而鄭添之。則成王不疑周公之心。無以白於天下矣。漢劉氏傳魯詩。而通於金縢。則無毛詩序所謂王未知者也。故其上封事曰。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驩兜與

舜禹雖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
工管蔡。故以大治。蓋謂成王不疑於流言。其明與堯之知
人比也。洛誥言周公曰。不迷文武勤教。成王之詩曰。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蓋成王學于周公者也。故大戴禮
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緥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
大公爲大師。此其幼學可知也。以成王之性。幼而得聖人
以爲敎。雖當既弁。其明固若斯矣。漢書昭帝贊言流言之
變。成王不疑周公。從劉氏義焉。其義固明乎史之特書者
也。嗚呼。史知天下必有謂王感風雷之變而始未敢誚公
者。故於其未感也。而先書之曰。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之
明萬世不得而沒之也。史之爲文。至矣哉。遺唯季反鴟音
之惡鳥路反鴞驕上聲勝平聲大保以下之大皆音太　寧鴞音決有惡
述曰。釋言云。詒遺也。貽與詒通。鄭破爲怡。非也。釋鳥云。鴟
鴞鸋鴂。王逸楚辭注。以爲貪鳥也。貪則惡矣。文選注。引韓
詩章句云。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固其巢。
不託於大樹茂枝。反繫之葦蔄。風至蔄折。巢覆子破。此其
病也。此與荀子言蒙鳩者同。陸璣詩疏。謂之巧婦。皆不以
爲惡鳥也。然說詩者。以我子爲鴟鴞之子。則詩何以言鴟
鴞取我子乎。且自危其巢。非周公安王室之義也。引朱子
者。詩傳義也。詩小毖云。予其懲而毖後患。蓋成王繇是而
毖之矣。誚。史記作訓。蓋異文也。訓者。以其非而正之也。廣

雅云。訓順也。孫氏以言此經。非也。王順公。不當言敢順也。
段氏云。訓者訹之譌也。古信字。從言。從立心。蓋王亦未敢
信公也。此不殆於竄經邪。說文云。誚古文譙。引此經言之。
方言云。譙讓也。僞傳云。成王疑周公。猶未悟。欲讓公而未
敢。傳循鄭說也。寤與悟通。鄭說見詩鴟鴞疏。劉氏者向也。
漢書附楚元王傳。蓋傳言王少時。與魯申公受詩於浮邱
伯。向者王之後也。故傳魯詩。向所爲列女傳說苑新序諸
書。其引詩者。今可攷也。而鴟鴞則無聞。孟子趙注。以鴟鴞
爲刺邠君。或曰。其魯詩歟。以趙注引小弁者謂伯奇之作。
亦魯詩也。然以爲刺邠君。是鴟鴞說無與於成王。既若班
氏所謂非其本義矣。而非所謂魯爲近之者也。或曰。周公
託於邠君而告成王。將有近焉。亦意言之爾。非有向所引
者徵文也。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云。此
魯詩也。而欽說管蔡流言者云。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
之聽。其義亦如向上封事者。則魯詩鴟鴞說。必不以王未
知爲義。蓋與毛不同。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又云。毛公
之學。自言子夏所傳。然毛詩序或違乎經。則不皆子夏所
傳矣。晉武公列爲諸侯。篡也。毛詩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
此所謂所美非美然也。其不爲失之大者乎。釋文引沈重
云。案鄭詩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其曰大
序者。統言詩三百者也。統之乎關雎之始也。其曰小序者。
分言詩三百者也。蓋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

也。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其傳者之異。有若高子然。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在管蔡之先也。而常棣序云。閔管蔡之失道。何也。皆傳者之異也。後漢書云。衛宏作毛詩序。此其後焉者爾。傳者之異。固不在是也。不已在秦漢之先乎。然則鴟鴞諸序可不辯歟。夫毛傳之釋鴟鴞也。於序所謂救亂者得之矣。而於序所謂王未知者則不言也。其不言者。將其自作邪。凡毛傳皆不訓序。明序有其自作者存也。朱子辯序詳矣。而辯鴟鴞序云。此以金縢爲文。最有据。則於王未知之說。蓋與毛同。詩序云。伐柯。美周公也。蓋其時周公居東。成王親迎之也。史所謂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者。東人

其喜之矣。安見喜之者不美之乎。詩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毛傳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是也。中庸云。義者。宜也。又云。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國家之禮所以爲宜也。易云。妻道也。臣道也。君用禮其臣。猶夫用禮其妻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毛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此毛以中庸釋此詩者推之也。禮者。以人治人而求其宜則焉。猶執柯以伐柯也。毛傳云。踐。行列貌。是也。我者。東人自謂也。覯。見也。此釋詁義也。之子者。是子也。謂周公也。籩豆者。饗禮宜之。燕禮宜之也。成王既至。則禮乎周公矣。東人

見周公者。所以歌其籩豆粲然也。鄭箋云。朝廷羣臣。或於管蔡之言。疑於王迎之禮。此鄭從序所謂朝廷不知者而爲之說爾。當是時。朝廷羣臣。不有二公乎。不有史與百執事乎。若斯二三聖人君子。猶謂之不知乎。鄭箋云。王欲迎周公。當以燕饗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此鄭以東人實見之禮。而轉爲虛望之辭。通詩於書。非其實也。以詩攷之。則病添文矣。詩序云。九罭。美周公也。蓋其時。成王親迎周公。王既至而未踐奄。東人則願公之留師也。王既踐奄。東人則願公之留行也。斯以爲美焉。詩云。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毛傳云。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是也。言東方小邑。

利見大人。蓋服上公之服者也。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蓋鴻雁者秋旅而南來也。月令云。仲秋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今賦而比焉。鴻飛循渚。適次南居。東征二年之秋也。無所者。無成功所也。大誥云。天閟毖我成功所。僖三十二年左傳言勞師者。亦言勤而無所也。女者。東人相謂也。莊三年左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左傳疏云。再宿。得相信問也。今惟言信者。暫留而不敢多之辭。謂雖一二日。亦其幸也。猶永朝永夕之意也。蓋以金縢推之。二年之秋。其先。則罪人斯得焉。是東征四國。管蔡商皆平。而奄猶未平也。大傳所以謂三年踐奄也。奄者。數畔之國。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此在武王時。雖討之。非遷之也。今又從管蔡商而畔。苟不平之。豈大誥所謂成功所乎。當是時。王旣至矣。東人不知王之將踐奄也。且憂公未卒成功。而王迎之以歸也。故相與言曰。今公歸。則無成功所矣。幸於女再宿而留師乎。書序云。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此東征之成功也。東人至此。然後釋無所之憂爾。朱子云。公歸豈無所乎。以詩攷之。亦病泺文矣。例之下章。奚可曰公歸豈不復乎。詩云。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蓋鴻鴈者春歸而北來也。月令云。季冬之月。鴈北鄉。孟春之月。鴻鴈來。今賦而比焉。鴻飛循陸。瞻道北歸。東征三年之春也。蓋以多方推之。王來自奄。迎公以歸。曰惟五月。蓋夏三月矣。伐奄而

卒成功。必三年之春也。故相與言曰。今公歸則將不復來矣。幸於女再宿而留行乎。詩云。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依依不忍舍之辭。是以者總上文得見之幸。無所之憂。不復之泆而申結之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蓋公因用師而來。願王無以之遽歸也。以古通與。毛傳云。鴻不宜循渚也。周公未得禮也。又云。無與公歸之道也。此毛從序所謂朝廷不知者而爲之說爾。蓋其初公未得歸。猶伐奄故也。非未得禮而無所也。非欲與歸而無以也。通詩於書。亦非其實也。詩序云。狼跋。美周公也。蓋周公辟管蔡。進退不自失焉。詩云。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毛傳云。興也。跋。躐。疐

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繇今攷之。傳言進退有難。其象宜矣。然以狼不失其猛。而興周公不失其聖。非詩之擬於其倫也。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此先公且稱爲先王矣。今稱成王。而猶曰公孫乎。此毛從序所謂王不知者而爲之說爾。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蓋屨飾也。鄭箋云。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復成王之位。遁辟成功之大美。此鄭惑於居攝者也。故以孫爲復位焉。今攷論語云。危行言孫。又云。巽與之言。蓋孫古通巽也。孫。順也。此禮學記鄭注義也。

廣雅云。巽順也。論語云。孫以出之。易云。巽爲進退。故曰巽以行權。蓋孫者。行權之順也。周公辟管蔡。進退行權。其義皆順。公之孫也。有大美焉。赤舄者袞衣之屨也。進退之所行也。此詩之興。反興也。言狼則進退之難而自失矣。今公於管蔡之亂也。以言兄弟之私恩。將進而辟之則難。以言君臣之公義。將退而弗辟則難。而公則處之不自失者。公行權之順而大美。其赤舄進退几几然也。朱子云。孫讓也。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賊之口。得以加乎公。其立言亦有法矣。朱子之說。殆自春秋而推之者歟。春秋之法。日爲月侵。書曰。日有食之。不使陰侵乎陽也。然

謂日有食之。雖不言月。則固有食之者矣。未嘗言日之自晦也。爲其非書事之實也。耳與爾通。詩云。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此亦反興也。言狼老而貪殘。進退之難。終受狼之惡名矣。今公以國之元老。辟罪人以告先王。進不失忠臣之名。退不失孝子之實。公行權之順而大美。德音終不疵瑕也。朱子云。德音猶令聞也。若此者。伐柯諸詩既明。然後鴟鴞序可辯也。詩之辯既明。則金縢之史可明矣。郊與鬮通。嬌命者。若史記汲黯傳所謂矯制也。引大戴禮者。保傅篇文。綵與祿通。禮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蓋幼

學之徵也。引詩者。敬之文。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秋。居東二年之秋也。穫。刈穀也。電。霆也。偃。仆也。弁。朝服也。王弁。則已冠矣。左傳晉侯謂魯襄公年十二而可以冠。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則天子之禮可推也。則喪冠非娶之禮。亦可推也。大戴禮稱成王冠辭。祝之曰王。不曰太子。蓋喪冠也。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此宜冠之年也。即位。則宜行成人之禮也。周書作雒篇曰。武王歲十二月崩。則此二年之秋。成王年十五矣。迨周公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此開金縢之書。將卜天變焉。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說。今所得之說。即所祝之冊也。電音廷。冠去聲。大子大祝之大音太。洊音薦。

述曰。說文云。穫。刈穀也。又云。偃。僵也。仆猶僵也。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電作雨。論衡同。史記云。暴風雷雨。今攷下文云。天乃雨反風。明始不雨也。隱九年穀梁傳云。電。霆也。此釋天所謂疾雷爲霆者也。易繫辭傳云。鼓之以雷霆。噬嗑彖傳云。雷電合而章。禮孔子閒居云。風霆流形。今其大合以至者也。弁。史記訓朝服。周官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眡。古視字。禮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引左傳者。襄九年文。詩摽有梅疏。引許氏異義云。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

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也。鄭於此無駁焉。隱元年公羊疏。引異義云。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言弁。明已冠矣。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已冠。是喪冠也。蓋許氏疑之也。今攷雜記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蓋喪冠者。成人之禮。非娶也。然古尚書說不言武王以十二月崩。則於喪數不明矣。其言年十四者。不察居東二年也。賈誼新書云。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賢子之家而問焉。此言即位者非也。蓋二十則即政爾。大戴

禮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雝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雝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此祝而稱王。則武王既喪矣。其喪冠之辭也。佞或作年。猶公羊傳以佞夫爲年夫也。書疏文十二年穀梁疏引鄭云。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今不出之者。鄭言王年十五。蓋据大傳言康誥孟侯年十八。而推之。其所据者非也。鄭言爵弁。亦意言之爾。周官司服。無徵文也。禮檀弓言天子哭諸侯爵弁緇衣者。非其例也。荀子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緜是推之。蓋十二者言其始。而必無踰十九者歟。引易者震象傳文。說卦云。震爲雷。程子云。洊重也。上下皆震。雷重則威益

盛。是也。鴻範云。蒙恆風若。僞傳以言此經。失之矣。風雷之威。天爲流言於乞代死之勤勞者怒也。非怒乎王信流言也。成王大誥東征。不疑周公。非蒙也。秋大熟而遽風。非恆也。說。一作簡。此史記集解据徐廣言之也。周官占人注引作說。則鄭本既然矣。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言二公及王者。以周公嘗止二公之卜。故二公先異之也。諸語辭。信者信有也。噫歎辭。勿敢者命戒之辭。謂公戒我勿敢言。蓋君國憂危。不可不密。又公不自白其忠也。而人感公誠。非至此變。則無言之者。故王弗及知焉。此變之前。王不信流言。亦未敢誚讓公矣。然昔公乞代死之勤勞。而今被流言。王雖不信流言。終無繇知公乞代死之勤勞。則何以彰明之也。天於是乎動風雷之威而怒流言者。王於是乎因省變而知昔弗及知者。何天心之微而顯哉。天非怒王。而王以大怒自責者。省變之道當然也。王泣者。讀其書而感泣。蓋傷公乞代死之勤勞久而不彰也。勤勞者。禮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也。新馬本作親。當從之。逆迎也。周官有王以賓車逆之禮。若遠迎則未有焉。王遠迎公於東。禮以義起。特彰明之。故謂之宜也。○謹案東征之時。其畔者四國。所謂管蔡商奄也。周公居東二年。先誅管蔡。所

謂罪人斯得也。管叔以殷畔。得管叔。則黜殷商可知也。史記言殺武庚於二年也。其二年之秋。蓋公在奄矣。大傳曰。三年踐奄。則二年之秋。奄事未畢。周公不得歸也。謂成王疑周公。公將待王迎而後歸者。誣也。成王出迎周公。必東至于奄。書序謂成王踐奄者。蓋其實也。古者天子時而巡狩。成王之行。不足疑也。春秋魯襄公年十二。而會諸侯伐鄭。况成王既弁之久乎。况四國已平其三。而奄且將平。賊無能爲。成王不畏於東行乎。况成王東行。尤足息流言而靖人心乎。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蓋三年五月。王迎周公而至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有繇也。周之五月。

於夏爲三月焉。有先五月而歸者。詩所以言倉庚于飛也。有後五月而歸者。詩所以言熠燿宵行也。列子曰。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其曰居東三年。自四國言之。是也。其曰誅兄放弟。自三年言之。則非矣。

述曰。僞傳云。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蓋以經不言王及二公。而言二公及王也。此求其說而失之也。洛誥云。逸祝冊。則史一人爾。蔡傳以諸史爲言。非也。此猶左傳問諸水濱云爾。史記云。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是也。易繫辭傳云。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斯之謂矣。蔡傳云。皆歎言此實公命。而我勿敢言爾。繇蔡言之。是有命事也。無命戒也。則周公之慮疏矣。詩噫嘻

傳云。噫歎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今攷於經。周公乞代死以忠爲孝。史與百執事皆知之。非無知之者也。獨王弗及知爾。引禮者祭禮文。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大學云。在親民。蓋親者新之譌也。形聲皆近。古經輒互譌焉。迎與逆聲轉而義通也。詩東山疏引鄭云。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則鄭本作新矣。東山序鄭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此鄭言感悟者。以親迎爲言爾。其新逆史記作其迎。蓋以爲猶顧命之逆天威也。彼謂周公卒後與親迎義不同。親迎者禮之非常也。遠迎則尤非常也。周官云。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灋。今謂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饗食在廟。即有迎灋也。此親迎而非遠者也。禮運云。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詩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蔡傳以居東二年。與詩言三年不同。遂謂居東非東征。其未察乎。詩豳譜疏引王云。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書疏云。詩言去來。凡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故二年也。此於義未悉也。蓋奄者非二年斯得。固得之三年。金縢終於二年之秋。故未及言之。而詩則及言之也。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史記云。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則以管蔡統言之也。詩毛傳云。熠燿螢火

也。月令於仲春云。倉庚鳴。於季夏云。腐草爲螢。蓋周五月。夏三月也。春秋襄公九年。公會諸侯伐鄭。左傳稱晉侯言公年云。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引列子者見楊朱篇。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出郊者王迎公於東。而方出郊也。乃雨者始不雨而終雨也。反風者風旋而復其常也。木偃未拔。可起之土中而築之矣。歲禾自起。仍大孰焉。蓋王方出郊。則天之威怒皆平。以王於公乞代死之勤勞。既因此威怒流言者得而及知。今親迎以彰明之也。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天人之孚。其

逮有如此者。○謹案自王莽因椒酒以弒平帝。而猶託於金縢。遂以竊漢。於是乎說書者疑焉。蘇氏謂世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知言哉。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心之誠。天心所繇動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孝子以事其親。忠臣以事其君。皆相動於其天。君親者吾之天也。天者命吾之君親者也。非誠無以通之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蓋讀金縢而見之矣。莽莫朗反篡音訕

述曰。釋文云。築亦作筑。釋言云。筑拾也。釋文引馬云。築拾也。此以築通筑也。書疏引鄭同。又鄭云。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非也。經曰禾盡偃。又曰禾則盡起。則無待拾之矣。蓋築者築木之土也。先言木拔者書其甚也。後言

木偃者。書其備也。引易者解彖傳文。引禮者禮運文。易彖傳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思誠而已矣。孟子云。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此孟子本乎中庸以戒人之僞者也。引王莽者見漢書本傳。史記蒙恬列傳云。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記魯世家於錄金縢外。而存其說焉。故云。亦藏其策於府。段氏謂亦者。亦代武王之策也。蓋史遷不以恬說言金縢也。然傳聞恬說者。以言金縢。不遂異邪。或以爲恬讀未播之書。其言宜有徵矣。是烏知其必讀書而不傳異說乎。今攷於經。王弁而啟金縢。以此知初立之時。言周公負王以朝者。非也。則其佗可知也。詩有客云。亦白其馬。毛傳云。亦亦周也。鄭箋云。亦亦武庚也。段氏釋史記言亦者。以經通史也。論衡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或曰。漢書言遷書載金縢篇多古文說者。將在是歟。今攷魯世家敘周公奔楚。在誅管蔡之後。以被譖而奔。又非自金縢言之也。與此古文家說不同。且古文家言奔楚。是固失之矣。是周公居南也。

非居東也。或曰。戰國策云。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楚山。成十三年左傳言秦晉之戰云。迓晉侯於新楚。杜注云。新楚秦地。是也。蓋周公奔楚。依先墓焉。是亦失之矣。是周公居西也。非居東也。琴操云。成王年七歲。周公攝政。時誅管蔡之後。有譖公于王者。成王欲囚周公。周公奔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暴風疾雨。成王懼而發金縢。見周公爲武王禱以身贖之書。成王泣。取所讒公者誅之。如其言。經何以不言周公被譖而奔乎。且不言其死乎。或曰。自秋大熟而下。皆亳姑之逸文也。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今其書亡矣。大傳云。周公致政。又云。三

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
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也。周公死。天
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
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
葬之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故魯郊。所以
禮周公也。史記與大傳說略同。蓋亳姑之逸文。而誤合于
金縢者也。所謂其迎者。郊而迓天威也。或說非也。如其言。
將金縢之篇為無終矣。夫大傳今文家說。亦傳聞之辭爾。
成王君也。周公臣也。其臣于成王。天下無不知之矣。豈待
以一葬示天下哉。大傳云。成王幼弱。周公身居位。聽天下
之政。蓋以周公攝政。傳聞而為攝位。遂謂天下疑其不臣。

此所以言示天下臣于成王也。蓋失之矣。成周者洛也。据
洛誥。則周公奉成王命而留後于洛者也。成周文武之廟。
其久事之也。其欲葬成周者。猶禮檀弓言齊大公反葬於
周也。示不忘也。然不敢葬于畢也。畢者文王之墓在焉。成
王葬周公于畢。示天下周公之孝也。非不敢臣之義也。呂
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止之。
然則成王非賜魯郊矣。禮祭統云。昔者周公既沒。成王康
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蓋
傳聞之辭。將成王邪。將康王邪。實無其賜也。春秋之書。自
閔僖而書郊禘。明其非禮也。禮運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今以王出郊為郊祭。緣是而賜魯郊焉。誣也。

經書秋者。居東二年之秋也。史記云。周公卒後。秋。未穫。然
則為何年之秋乎。於文未適也。此史遷雜采而為之說爾。
所謂周公卒者。豈經文邪。大傳次金縢於大誥後。以其言
周公卒後開金縢者也。經云。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論衡引所作死。陳氏壽祺云。大傳以金縢之事聯
亳姑序為一者。蓋其故也。非也。於文未適也。段氏云。所作
死。蓋傳論衡者之誤爾。今攷論衡引書說云。成王狐疑於
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
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蓋亦今文
家說也。何其惑乎。易坤文言云。地道也。臣道也。又云。地道
无成而代有終也。故曰。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夫人臣雖有

王功。亦臣道而已矣。敢干天子之大禮哉。天子敢以其大
禮假人哉。疑而惜之。天何為而動怒於斯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三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大誥

誥。告也。王大告東征於天下也。史記曰。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是也。此蓋史作大誥之繇也。或以爲周公作大誥者。非也。○謹案金縢言三叔流言之罪曰。管叔及其羣弟。此史氏之言。直書不諱。孟子所謂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大誥言武庚蠢亂之罪曰。殷小腆。又曰。殷逋播臣。而不斥言管蔡者。此成王之言。蔡氏所謂爲親者諱也。監平聲 爲去聲

述曰。誥。告。釋詁文。爲親者諱。閔元年公羊傳文。蓋公羊子所聞於子夏者也。論語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其義也。公羊子以言春秋。而曰內大惡諱。非春秋史濾之實也。禮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敎也。蓋春秋於內大惡者。雖不直書。皆以屬辭比事而見之也。異乎其與人言則諱昭公之取同姓也。成十四年左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其斯爲不諱者乎。孔子脩春秋。而非職於史者也。若夫董狐齊大史。皆職於史焉。其不諱也。則直書之矣。彼當死其職者也。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厤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言也。蓋大告而言於爾衆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弔。蔡氏謂恤也。弗弔者。天不恤之也。左傳曰。天不弔。周。割。害也。割孝子之愛而喪其親。害之至痛者也。禮所謂創鉅痛甚也。天降割于我家。蔡氏以爲武王之喪。是也。不少延者。武王既喪。不少與延長也。洪。大也。稱大者。重其事也。惟。語辭。幼沖人。成王自謂也。嗣。繼也。彊。竟也。無竟。猶無窮也。服。事也。大惟我幼沖人。繼無窮大厤數之事。謂嗣位紀年也。造。爲也。爲猶作也。哲。智也。鴻範曰。明作哲。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君之於民。以哲智導而行之。則民無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爲大學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即大學致知之至也。言弗作哲以導民康安。況曰其有能至知

天命乎。臯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後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則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謂此也。○謹案鄭氏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申鄭之說者曰。洪。代也。代惟我幼沖人者。權稱王也。嗚呼。周公爲臣。可居攝王位而權稱王哉。王莽擬大誥。爲攝皇帝若曰之文。胡爲乎鄭不戒於莽賊也。夫君幼而臣攝政。則可。攝位稱王。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書隱公之攝位也。周公攝政。非攝位也。記曰。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鄭氏曰。天子。周公也。此記之

失而鄭不察之鄭之釋書猶乎記也史記曰武王旣崩成
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又曰周公
負王以朝是踐阼者謂周公負王以朝也然金縢言成王
之弁豈强葆而負之乎記稱仲尼之言曰成王幼不能涖
阼周公相踐阼而治又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蓋周公攝
政相成王以涖阼故謂周公爲踐阼而治也記稱曾子問
君薨而世子生孔子曰三日少師奉子以衰子升自西階
殯前北面謂不敢自阼階而升也子道也繇是推之君踰
年卽位升自阼階君道也則相君者之踐阼有繇也謂居
攝王位而權稱王者誣也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周公權稱王善何有焉然則多方云周公曰王若

曰多士云王若曰而以周公用告先之今皆不然何也大
誥者王命周公東征而大告於天下也征殷實征管叔也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不可以周公立文也創平聲朝直遙反依與扆同鄉
與嚮同强葆與襁褓同阼音胙涖音利相少皆去聲奉音捧衰音崔
述曰梅本猷在王若曰下此僞古文者竄之爾僞微子之
命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則其徵也僞傳云順大道以誥
天下衆國蓋失其本意矣僞古文者豈云大猷誥邪詩采
芑云克壯其猶此猶與猷通也文六年穀梁傳云猶之爲
言可以已也釋詁云猷已也又云咨已此也則已亦咨也
此僞古文者之所据也彼以爲多士亦云王曰猷告爾多
士將以猷之一字爲句爾今以經攷之下文云已予惟小

子如謂猷已也何以猷已之變文乎多方云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又云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猷告當
連讀焉如謂猷咨也若蔡傳以爲虞書帝曰咨之例也則
云嗚呼猷者於文未適也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
書疏云鄭本猷在誥下此從古文也漢書翟方進傳言王
莽依周書作大誥亦云大誥道此從今文也蓋以猷通繇
也釋宮云猷道也釋詁云繇道也然則今古文皆非猷在
王若曰下矣釋詁云猷言也郭注云猷者道道亦言也或
曰大誥道者猶下文所謂大化誘也謂導之也然以多方
多士推之則猷告者言告也今謂大誥言於文尤洽也而
所以導之者在其中矣釋詁云衆多也則多亦衆也襄十

三年吳乘楚喪而侵之左傳云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詩節南山文也詩釋文云弔如字又
丁歷反毛傳云弔至也鄭箋云至猶善也蓋弔之者必善
之也弔之則無不至矣此音轉而義相因也詩匪風傳云
弔傷也恤猶傷也此所以至而善之也引左傳者昭二十
六年文割釋文引馬本作害於文刀害爲割創痛之害也
禮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
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僞傳謂爲三監之害非也釋詁
云延長也書疏引鄭云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不從者爲
碎也洪大嗣繼釋詁文僞傳以延洪連讀非也沖人詳盤
庚疏疆竟詩七月傳義也釋詁云厤數也論語云堯曰咨

爾舜。天之麻數在爾躬。其義也。詩下武云。昭哉嗣服。鄭箋云。服事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麻服。以一句讀也。其曰幼沖人者。可微讀之爾。蓋大誥長句者多。先儒或失其讀焉。釋詁云。惟思也。書疏引王以惟爲念。蓋念猶思也。今不出之者。以篇中言惟者數。皆語辭也。釋言云。作造爲也。則造亦作也。呂刑云。兩造具備。史記錄呂刑。造作遭。王莽大誥云。予未遭其明悊。蓋以遭訓造也。又下文云。予遭天役。皆非也。成王言格知者。大學之宗也。朱子釋大學者。宗於是焉。此蔡義之所繇也。鄭說見書疏。釋詁云。鴻代也。郭注云。鴻雁知運代。鴻與洪通。隱公攝位。据隱元年左傳也。詳堯典在位疏。禮記明堂位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

周公爲攝政。此鄭義之正也。引記者。禮記明堂位文。王世子及曾子問文。周書明堂篇。此明堂位之所繇也。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蓋與明堂位同。阼階者東階也。詳顧命疏。引史記者。魯世家及蒙恬傳也。强葆猶襁褓也。衰者斬衰服也。引公羊傳者。桓十一年文。孟子云。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繇是言之。權之反經。蓋公羊子所聞於子夏者也。而傳以蔡仲廢君爲行權。則非也。今鄭以周公稱王爲行權。亦非也。蓋非有善者也。抱朴子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謬哉。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音以　賁彼義反

已語辭。猶咨也。若涉淵水。言險也。予惟往。言必涉也。易之未濟曰。利涉大川。言求我所濟也。敷布也。賁。蔡氏以爲賁飾。是也。易之賁曰。君子以明庶政。蓋敷政而飾之。故曰敷賁。前人。武王也。布其賁飾。皆所以布前人所受於天之命也。猶盤庚言用宏茲賁也。大功者伐殷之功也。下文所謂寧武圖功也。閉者閉而不用也。下文言天降威。此言天降威用者。蓋征伐爲天降威之用。所謂天討也。鴻範曰威用六極。言今茲不忘前人伐殷大功。則予不敢閉于天討焉。蓋武庚險亂。無以布飾新命。必往討之。前功乃光。易所謂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述曰。已。王莽大誥作熙。蓋以熙爲嘻。與咨義通也。釋詁咨

已義同。敷布。詳盤庚疏。王莽大誥賁訓奔走。讀賁如虎賁也。僞傳賁訓大道。讀賁如墳也。皆非也。易序卦云。賁者飾也。易謙象傳云。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王氏安石讀曰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朱子嘗稱之矣。今攷經之言卜有未事者。有臨事者。經云越茲蠢。蓋越者猶微子所謂越至于今也。則大艱卜辭未事之卜。非臨事之卜也。王氏以爲天降威不敢閉拒。故用龜而卽天命。則以未事爲臨事也。蓋猶失其讀歟。王莽大誥既以用寧爲言也。從用絕句者。下文云。寧王惟卜用。梓材云。肆王惟德用。其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遺唯季反　蠢尺允反

寧王蔡氏謂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遺貽也紹繼也蔡氏以爲介紹是也禮曰介紹而傳命今言龜能繼傳天之明命也卽命就龜所命也金縢曰卽命于元龜曰者述龜兆之卜辭蔡氏謂此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是也艱難也蓋武庚東畔是有大難于西周也東畔則必動師討之是西周人亦不靜也蔡氏曰蠢動而無知之貌釁嘗卽龜所命其兆已豫告矣及此果蠢然而動其卜驗如此難如字又去聲

述曰詩何彼穠矣疏引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今不出之者鄭於君奭寧王注云寧王者文王也於洛誥命寧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鄭不以寧王爲武王專稱也今攷周語云自后稷始基靖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則詩傳以平王爲文王者是也文王曰平王則寧王惟稱武王矣且經曰寧武故武王爲寧王非惟受命之稱也貽與詒通釋言云詒遺也今轉注之爾雅釋魚言龜者十其四曰寶龜釋詁云紹繼也引禮者聘義文詩板箋云卽就也王莽大誥云卽命居攝如周公故事江氏云据此則卽命謂居攝也孫氏云此言周公攝王以卽大命也是不然也夫莽誦六蓺以文姦言漢書蚤辨之矣今不辨之又從而据之乎卽命曰者猶左傳其繇曰之文也僞傳云曰語更端也失之矣書疏引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非也武庚東畔西周無應之者也釋詁云蠢動也說文云蠢蟲動也蓋蟲者無知而動也

釋訓云蠢不遜也蠢動則不遜矣詩采芑云蠢爾蠻荊言其畔也或曰越于也于此蠢動也蓋臨事之卜書疏引鄭謂時旣卜乃誥也非也經曰大艱曰不靜未有言卜吉者下文何以言卜吉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他典反疵在斯反

此承上文而言其蠢之干天討也殷謂武庚也腆厚也蔡氏謂小厚之國是也左傳曰不腆敝邑誕大紀理也敘與序通繼世之序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又曰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是天序周而使殷失其序矣殷之旣亡武庚不死社稷遂歸周而受國於殷故猶稱之曰殷蓋

今殷小厚乃大敢理其繼序則天降威焉謂今天討武庚也此申上文所謂天降威者也疵馬氏謂瑕也管叔以殷畔不斥言之故言我國有瑕爾蓋殷知我國有瑕民不安乃曰予復殷序反以鄙邑鄙我周邦此言殷誕敢之繇明天之所以降威也○謹案召誥曰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武庚者大邦殷之後也殷亡而死社稷焉宜也不死亦不歸周而言予復焉則武庚猶有說矣不死而歸周於是乎受國焉是武庚以大邦殷之後而旣爲殷小腆也倘何言予復乎今言予復者是歸周而畔周也是武庚之罪也挾音浹又音脅適音嫡

述曰方言云腆厚也引左傳者僖三十三年文書疏引鄭

云。朕謂小國也。又引王云。朕。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然鄭以朕爲不朕。非也。說文云。敟。主也。王以朕通敟。非其本義也。祿父者。武庚也。誕。大。釋詁文。詩棫樸箋云。理之爲紀。則紀者。理也。釋詁云。敘。緒也。詩閔予小子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蓋敘與序通也。引詩者。大明及時邁文。毛傳云。紂。殷之正適也。挾。達也。蓋毛以挾通浹也。朱子云。挾有也。又云。右。尊。序。次也。黃氏一正云。右者。尊於諸侯之上。序者。次於帝王之統。明其實爲天所子也。隱十一年左傳云。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又云。天而既厭周德矣。則殷失其序。皆天厭之也。墨子云。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亦以序爲言也。書疏引王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是

天下威也。非也。三叔。蓋大誥之所諱也。僞傳與王同。蔡傳以爲武庚敢畔。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有隙。故敢然。蔡於文未適也。經不曰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乎雖之爲言。非所以申其說也。江氏云。天降凶威。卽上文所謂天降害于我家也。非也。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喪者。亡也。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祝者。絕也。況孝子喪親。非天降害乎。鴻範云。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孝子喪親。謂爲凶威。非孝子之情也。詩常棣云。死喪之威。則謂管蔡誅死者。爾馬義見釋文。僖七年左傳云。不汝疵瑕。則疵者。瑕也。釋詁云。疵。病也。有瑕則爲病矣。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

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或以此爲知我國有疵者。非也。蓋大誥者。成王命周公東征而不疑也。非奄君所能料也。則成王言有疵者。謂流言。非謂疑於流言也。釋詁云。康。靜也。今不以言此經者。以下有民不靜之文也。釋詁云。康。安也。大學云。靜而后能安。蓋安靜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武庚者。君之子也。其義亦死社稷焉。昭十六年左傳云。鄭。鄙邑也。成十八年左傳云。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今言鄙我周邦者。殷小腆之自大也。方氏苞云。武庚之非難爲言。非也。蓋未以其歸周而畔周者言之爾。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敉亡婢反

今蠢者。承上文越茲蠢而言。翼日。猶翌日。謂明日也。獻。賢也。十夫。言有者。猶武王言予有亂十人也。予翼猶翼予。若左傳言余畀余毒也。翼。助。于。往也。敉。撫也。謂撫而定之也。左傳言武以安民。今故曰寧武。此武王之所以稱寧王也。圖。謀也。克殷所謀之武功也。左傳言武以定功。今不伐武庚。則安民之功。猶未定矣。下文言終寧王寧人之功。謂此也。大事。蔡氏謂戎事也。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卜并吉者。鄭氏謂三龜皆從也。蔡氏謂此卜於將伐武庚之日是也。言武庚今蠢然而動矣。今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爲我翼助以于征。撫定前人寧武所謀之功。此得人以濟。是我有大事之休美也。而我三卜又皆吉焉。蓋得人

又得吉卜。皆天休也。下文所謂天棐忱者也。而上文所謂天降威者明矣。

述曰。今蠢者古語之常也。昭二十四年左傳云。今王室實蠢蠢焉。釋言云。翌明也。翼與翌通。詳金縢疏。獻賢。詳堯典疏。大傳云。民儀有十夫。蓋異文也。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儀。其例也。予有亂十人。亂下無臣字。從論語古本也。詳大誓逸文。予與余通。昭十三年左傳云。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僖二十八年左傳云。莫余毒也已。皆古之倒文也。王莽大誥予翼訓爲予敬。非也。詩卷阿箋云。翼助也。棫樸箋云。于往也。敉撫。釋言文。釋詁云。武繼也。蔡傳從之。以爲敉寧而繼圖功。非也。下文云。敉寧王大命。又云。寧考圖功。則此謂

定其寧武圖功也。僞傳云。撫安武事。謀立其功。傳以撫安爲言。非也。立政云。亦越武王率惟敉功。蓋功以敉言也。宜十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六曰。綏萬邦。又云。夫武。禁暴戢兵定功安民。此楚子言克晉而及之也。故曰。猶有晉在。焉得定功。繇是言之。伐武庚所以定安民之功也。寧武者。武之安民者也。孟子云。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圖謀。休美。釋詁文。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鄭義見書疏。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其義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逋博孤反

肆故也。天子以其臣爲友。故曰友邦君。君。正也。謂官之正長也。古謂百官爲百姓。凡官必繫氏。獨稱尹氏者。統於其尊也。御事。治事之臣。莫尊於尹氏。莫卑於庶士。而御事則統稱焉。以吉卜告者。首明天討之命也。庶衆。于往也。殷卽殷小腆之殷。非謂大邦殷也。逋亡。播散也。易曰。歸而逋。又曰。歸逋竄也。蓋以王者不臣言之。則武庚爲客。以率土皆臣言之。則武庚爲臣。以既歸復畔言之。則武庚爲殷逋播臣。長丁丈反

述曰。肆故。釋詁文。友義詳酒誥疏。君正。釋言文。說文云。逋亡也。李登聲類云。播散也。引易者。訟九二及象傳文。詩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其詩云。我客戾止。此左傳所謂于周爲客也。則武庚未畔之先。其爲客可知矣。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以一句讀也。其曰庶邦者。可徵讀之爾。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曷

不言尹氏者。省文也。自卑而尊。以尹氏統於御事也。反者鄭氏謂反我之意也。罔不反曰以下。蔡氏謂此舉邦君御事欲王違卜之言是也。上文言民不康。則多邦之民必不靜矣。故上文於西土人則曰亦不靜焉。左傳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今言王宮邦君室者。蓋謂管蔡爲王室之親而不斥言之也。越于也。予小子者蔡氏以爲邦君自稱。是也。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考老也。成也。老成者父道也。

爾雅曰父爲考邦君父死子繼其稱考者則諸父也不曰
伯父叔父者文侯之命曰父義和蓋以諸父稱父焉翼敬
也謂諸父敬事者也考翼蒙越予而言明其爲邦君諸父
矣即御事之尊親者也故特言之害何也古以爲曷之假
借也言邦君御事無不反爲言曰此難之大者今民不靜
非在殷逋播臣亦惟在王宮之邦君室爾于予小子于予
諸父敬事者皆不可乎此征王何不違卜邪蓋以爲王室
之親不可征也公羊傳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此下文
所謂自恤者也恭音忌閟去聲
述曰詩桑柔云反予來赫謂反爲若斯也鄭義見書疏引
左傳者定四年文引詩者江漢文說文云者老也釋詁云

尚書集注述疏　卷十四　大誥　十三

考成也周書諡法篇亦以考爲成也引爾雅者釋親文禮
之所稱曰伯父曰叔父言諸父也釋詁云翼敬也蓋翼者
敬之容也論語云趨進翼如也詩大明云小心翼翼其義
也大誥者言事也故翼爲敬事焉考翼不與予翼同義者
詩卷阿云有馮有翼又云以引以翼毛傳云道可馮依以
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蓋文同而義異也王莽大誥云於
小子族父敬不可征江氏以言此經云三監于我小子爲
父行所當敬不可征王何不違卜乎行河岡反緜今攷之
此以予小子爲王之自稱矣其曰王害不違卜何又爲邦
君御事之言邪如其言經當曰越我王考翼矣蔡傳云越
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蔡義然矣今不出之

者蔡以父老爲言於文未洽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以
一句讀也其曰小子曰考翼者可微讀之爾詩葛覃毛傳
云害何也害古通曷僞傳云不可征則王室有害非也段
氏云今本於此篇作曷者五此獨作害僞傳不訓曷故衞
包不改之爾蔡傳云在王宮邦君室謂三叔不睦之故不
可不自反非也不可征者欲其自恤非責其自反也故下
文以自恤言之無言其自反者莊三十二年公羊傳言季
子於公子牙將立慶父云季子曰是將爲亂乎夫何敢又
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云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
辟兄君臣之義也閔二年公羊傳云殺公子牙今將爾季
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

尚書集注述疏　卷十四　大誥　十四

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鰥古頑反遺唯季反卬五剛反毖音祕
艱即上文艱大之艱也允信也造爲也皋陶謨曰天工人
其代之孟子曰天子一位又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天
子爲天吏而司征伐故曰予造天役遺猶詩政事一埤遺
我之遺投猶詩投我以桃之投曰大曰艱所謂艱大也卬
我也自恤者私憂也上文邦君御事言王室之親不可征
以家之私憂言也義宜也不避王室之親伐武庚以成克
殷之功以國之公義言也多士即庶士猶多邦即庶邦庶

衆所以多也。先言多士者。自卑而尊也。綏安。毖戒也。恤。卽
自恤。蒙上文也。寧考寧王也。寧考者家人之稱。自王室之
親而言。故獨稱寧考也。此承上文邦君御事之言而告之。
言故我沖人。長思其艱曰。嗚呼。武庚信蠢然而動矣。鰥寡
其尤哀哉。予爲天役。天貽大者投難者于我身。于予沖人。
不我私憂。此皆思而自言者也。以公義言之。宜爾邦君及
爾衆臣。爲安我之言曰。無自戒于私憂。不可不征之。以成
汝寧考克殷所圖之武功也。○謹案金縢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此周公之言。卽成王之所謂義也。明燕王
舉兵反。惠帝命將北伐。乃戒之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以
是之故。燕王卒亂王室而自立。非惠帝不知義而至斯乎。

埤音裨　將去聲

述曰。蔡傳云。此責邦君御事之避事。非也。不可征者。彼於
王室。知其私憂。昧其公義。蓋辨義之不明。爾非避事也。允
信。釋詁文。允蠢。猶今蠢也。鰥寡哀哉。猶詩鴻雁所謂哀此
鰥寡也。造。爲。釋詁文。呂刑云。非爾惟作天牧。其例也。蔡傳
云。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此於文未洽也。引詩者。北門
及抑文。釋詁云。卬。我也。不卬自恤。蓋倒文也。猶詩小旻所
謂不我告猶。詩谷風所謂不我屑以也。中庸云。義者宜也。
釋詁云。恤。憂也。綏。安也。又云。毖。愼也。蓋愼則戒之矣。廣韻
云。毖。告也。謂戒告也。酒誥所謂誥毖也。下文言天毖我者。
則戒告我也。詩桑柔云。爲謀爲毖。又云。告爾憂恤。此毖恤
之義也。引惠帝者。見明史本紀。經云。肆予沖人。永思艱曰。
又云。越予沖人。不卬自恤。又云。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
御事。皆以一句讀也。其曰沖人。曰邦君者。可微讀之爾。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
丕丕基。相去聲

替。廢也。小邦周者。蔡氏謂由百里而有天下也。大誓曰。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此武王之卜也。相。助也。上文言翼助
者。曰民獻有十夫。是天相助以民也。故下文言卜辭者。曰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畏。古通威。上文言紹天明。言天降威。
約之。則曰天明威。卽上帝命也。此承上文害不違卜而告

之。歎言予以卜爲上帝命。予惟小子。不敢廢上帝命。昔天
休美于克殷之寧王。興起我百里小邦周。寧王惟卜休是
用。故能安受此休命焉。今伐武庚。天其相助以十夫之民
矣。況亦惟卜休是用乎。乃歎此天明威。皆輔我大而又大
之業也。

述曰。替。廢。釋言文。孟子云。文王由方百里起。則武王纘緒
可知也。大誓者。周語所引文也。今詳逸文釋詁。相助義同。
畏。王莽大誥作威。蓋古通也。僞傳云。人獻十夫。是天助民。
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由今攷之。傳言天助民。於義未析
也。將天助於斯民歟。將天助以民獻歟。蔡傳云。今天相佑
斯民。況亦惟卜是用。是小民用卜。而我可廢卜乎。蔡之釋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4 版反内

紖於文未適也釋言云基經也郭注云基業所以自經營
釋詁云基始也蓋經營之始也下文言不棄基其義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省悉井反閟音祕棐音匪忱市林反）
舊人謂邦君及御事之舊從寧王者也上文言不可征者
有舊人焉故特呼舊人而申告之上文言爾邦君越爾御
事皆稱之曰爾今曰爾惟舊人蓋統稱也閟隱也猶左傳
所謂閟其事也閟毖者蓋隱爲毖戒之言天若告我也成
功所者成功之所也左傳曰勤而無所又曰以務烈所卒

猶終也言爾邦君及御事惟寧王舊人爾大能遠察爾知
寧王克殷何若勤勞哉今伐武庚天隱戒我以成功之所
我不敢不極終寧王所謀之事也大化者以公義忘私憂
是大變化也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誘謂誘進之也言我
友邦君不言御事者統於其尊也棐忱輔誠也辭卜辭易
曰辯吉凶者存乎辭上文言紹天明謂如介紹之傳辭也
下文言卜陳謂陳辭也考者詩所謂考卜也上文言翼助
者曰民獻有十夫是我民之輔誠也蓋我民輔誠卽天輔
誠其卜吉之實可攷焉非徒有辭也寧人蔡氏謂寧王之
臣是也君奭曰王人前寧人謂寧王之臣既死者也文侯
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左傳言欒盈稱其前人曰昔陪臣

書能輸力于王室蓋邦君爲王臣邦君之御事爲王之陪
臣今曰前寧人皆先臣也寧王之事卽前寧人之功也言
故我大變化以誘進我友邦君者蓋天輔誠卜辭其可考
諸我民之輔誠矣我何其不于前寧人謀其功之所終乎
若有疾蔡氏謂速攻治之也上文言天休于寧王下文言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故此言前寧人攸受休也畢終也曰
極卒圖事猶言極終圖功曰圖功攸終猶言終所圖事曰
攸受休畢猶言終所受事功之休互文也皆上文成乃寧
考圖功之意所謂成功所也言天亦惟以勤勞戒我民蓋
國之有亂速攻治之若人之有疾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所
受天休以終乎

述曰蔡傳云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上文考翼不
可征是也緜察言之考翼者御事也豈舊人惟邦君之御
事乎下文何以言我友邦君乎或曰此言我友邦君不言
御事殆御事無舊人歟非也此未察於其統稱者爾緜是
言之則前寧人亦統稱也丕王莽大誥作不蓋異文也釋
詁云毖神愼也說文云祕神也詩閟宮箋云閟神也蓋以
閟與毖祕通也愼者必憂勞廣雅云祕勞也王莽大誥云
天毖勞我成功所僞傳云閟愼也天愼勞我周家成功所
在傳以毖爲勞也段氏據莽說謂尚書當有毖字無閟字
今文多勞字非也莽損益擬之爾閔二年左傳云命以時
卒閟其事也蓋閟者隱而不發也僖三十二年左傳云勤

而無所必有悖心言動兵而無成功之所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用武而務成功之所也釋詁云卒終也引易者皆繫辭傳文詩文王有聲云考卜維王釋詁云謀進也詩衡門序云誘僖公也詩野有死麕傳云誘道也道之所以進之也棐忱詳康誥疏漢書孔光傳引忱作諶蓋古通也漢書注云棐匪通用蓋漢志錄禹貢匪皆作棐也朱子据之以為此言天非誠有辭其考之我民焉爾詩云天難忱斯又云其命匪諶朱子以為猶詩之義也今攷下文云越天棐忱則棐不可破為匪也偽傳云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傳蒙上文大化誘而言也蔡傳云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

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此與偽傳不同而亦以忱辭為言皆於義未融也曰天棐忱辭其句末綴以辭之一言者篇中句例多同曰嗣無疆大厤服曰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曰我有大事休曰天閟毖我成功所曰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惟大艱人皆其例也春秋云王人謂王臣也詩江漢云告于文人言召公之功也引欒書者襄二十一年左傳文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史記集解引僖十二年左傳服虔注云陪重也文十五年左傳云君之先臣此既死之稱也禮檀弓云生事畢而鬼事始則畢者終也自此經而下言害者五今本皆作曷蓋衞包改之爾王莽大誥皆作害則古本然也今當作害與上文王害不違卜之害同在大誥篇中宜一例也然害者曷之假借爾詩多作曷而葛覃作害毛傳云害何也詩今本不以訓何而改曷也蓋古本也然則佗詩之曷亦非以改而然也緜是推之書佗篇之曷亦其例也桑葚與桑黮鬯弓與韔弓詩互見焉孟子引湯誓曷作害矣亦安知古本不互見邪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厎之履反構古候反菑音緇

昔謂寧王前日也逝往也朕其逝者卽上文予惟往之義也言艱日思者卽上文永思艱曰之言也厎定構蓋也菑

反草也考翼蔡氏謂父敬事者也越于也言寧王昔日往伐殷今若昔日我其往伐殷逋播臣我言其艱而日思之如父作室既定法矣其子乃不肯為堂況肯構蓋乎其父菑田其子乃不肯播穀況肯穫斂乎其子如此其父敬事者其肯曰我有後人不棄我之始基乎故我何敢不于我撫定寧王所受大命也寧王者寧考也厥考者寧考之喻也此顧上文成乃寧考圖功而喻告之

述曰蔡傳云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非也上文言予翼以于者既曰今翼日矣緜蔡言之經言昔云爾何以不自昔而言今乎逝往釋詁文釋詁云厎定止也則厎亦定也易无妄六二云不菑畬董遇注云菑反

草也。互詳梓材疏。說文云。構蓋也。言蓋屋也。詩大田云。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則穧亦斂也。詩文王有聲云。以燕翼子。毛傳云。燕安。翼敬也。鄭箋云。安其敬事之子。引此經而明之。詩疏引鄭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今不出之者。蔡義與鄭同。蔡言考翼。於文尤洽也。僞傳云。其父敬事創業。傳文豈如蔡邪。或曰。其子弗肯。其父引翼其肯曰。予有後。當弗棄基。今不從者。上文考翼不可征。以引翼言之。則窒矣。當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書疏云。經言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經。蓋疏言其重文也。今本無重文。總而承之。於文自適也。或疑乎宊刪者。非也。馬鄭本時或異

同。今疏於此不言馬本重文。安知馬本必重文乎。安知今本不與馬本同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爾雅曰。父爲考。兄考。謂兄之爲父者。故下言厥子也。曲禮曰。死曰考。兄考。亦謂兄之爲父而死者。故下言伐厥子也。民養。蘇氏謂厮養。是也。蓋爲人僕役也。公羊傳曰。楚伐鄭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友者。友邦君之比例也。言若兄之爲父而死者。乃有兄之友。攻伐其兄之子。則兄之民養當相勸救之。今其反相勸弗救乎。蓋周公東征大誥。不斥言之。而特爲喻告焉。兄考。譬周公之於武王。有友。譬武庚。厥子。則成王自譬。民養。譬邦君御事。勸弗救。譬不可征也。

述曰。引公羊傳者。宣十二年文。何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漢書陳餘傳云。有厮養卒。注云。厮取薪者也。蔡傳以兄考爲父兄。於文未適也。又蔡以勸爲勸伐。非當時之實也。彼不可征者。豈勸武庚伐我乎。江氏云。管叔于周公。兄也。于成王。則父行也。友。譬武庚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是兄考有友伐厥子也。此未察乎大誥。諱管叔者。爾如其言。經當曰考兄。而不曰兄考矣。夏小正云。執養宮事。傳云。養。長也。王莽大誥以民養爲民長。今自設譬言之義不貫也。僞傳以養其勸言之。書疏謂養其勸伐之心。此於經病添文也。苟不言養其心。則所謂養其勸者何邪。且僞傳於此經謂以比四國將誅

而無救。是以伐厥子爲伐武庚也。則勸者。勸伐武庚矣。何以言不可征邪。夫伐厥子者。武庚伐我也。下文云。誕鄰胥伐于厥室。經亦自般畔言之也。武庚以殷之後而受國。蓋于周爲客。亦友邦君也。故稱友焉。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害敢不終朕畝。易如字喪去聲

肆力也。詩曰。肆伐大商。爽。明也。詩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於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卽民獻之十夫。言戎事。則以丈夫之義

言故曰十夫言天命則以生人之義言故曰十人上帝命者節上文所謂天降威者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猶無逸所謂訓告迪哲也亦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蓋上帝命討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導而行之非知無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則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於此見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蓋十人迪哲則天命討賊之義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節邦由是定非昏亂之邦矣故下文節又言天命之定邦也越于也上文言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今言十人迪哲者于人輔誠節于天輔誠也時是也戾定鄰近也室譬周室也鴟鴞之詩曰無毀我室終朕畝者上文所謂菑而播穫也成

王歎言今伐武庚其肆力哉爾衆邦君及爾御事凡明邦必由於哲智亦惟十人迪哲而知上帝命于人輔誠節于天輔誠爾是無敢改易十人討賊之法哉此爾當肆力者也況今既克殷天降定于周邦惟武庚爲大難之人獨此未定大近相伐于其室而爾不可征亦不知天降定之命不可改易故我則長自念曰今殷畔之難天惟亡殷譬若田夫我何敢不卒克殷之功而終我農畝哉此又我當肆力者也此顧上文格知天命而申告之難去聲

述曰肆力釋言文爽明詳康誥疏引肆伐者詩大明文引與明者詩黃鳥文詩甘棠序云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言明邦也王莽大誥以降戾爲降定蓋古訓也詩桑柔云民之

未戾職盜爲寇毛傳云戾定也鄰近詩正月毛傳義也蔡傳以十人爲武王十亂以越爲及以爾時爲爾於是時謂此以今昔互言繇蔡言之於經病添文也經無言昔武王者也又蔡以降戾爲降禍其於言天命不易者義不貫也詩文王云駿命不易今不以言此經者征伐之際以天命難保言之非所以靖人心也異乎詩之戒君者也詩韓奕云朕命不易以君命原於天命也故不可改焉僞傳云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非也詩鴟鴞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也蓋懼武庚伐于其室也二子者管蔡也詩不言二子毀我室者諱之也今大誥諱三叔焉猶詩義也故惟曰喪殷云爾穡王莽大

誥作嗇蓋古通也說文云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其義也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蔡傳於此分節焉則此經言矧者其文其義皆未竟矣既曰爾時罔敢易法矧況而深之則曰予害敢不終朕畝蓋言之相竟者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僭子念反

亦者顧上文天休于寧王而言也非極卜而可從者鴻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于從者謂於從不於違也率循也猶詩言率土也指者猶易言各指其所之也武庚東畔則前人疆土將不得循其所指矣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僭差也言天亦惟休美於前克殷之寧人予今伐武庚

何其極三龜之卜。雖小吉非極。敢弗於從卜。循寧人克殷有所指之疆土乎。況今卜三龜并吉是極卜也。是敢於從而不敢於違也。故朕大以爾邦君御事。指疆土而東征。蓋天命不差。卜之陳辭。惟若此矣。此顧上文害不違卜而申結之。○謹案破斧之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蓋周公奉成王大誥之命而征四國也。當是時。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專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爾。何其明哉。卜有大艱。天命先告焉。未事之所以明也。十人迪哲。二公當在焉。臨事之所以明也。其不疑蓋有繇也。故成王之所謂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於能察奸謀。而定天下之大艱也。豈類小智

不明者之所謂格知乎。金縢曰。王亦未敢誚公。稱其明也。謂其未感風雷而已然也。彼庶邦君及御事。以王宮邦君室為言。所謂我國有疵也。彼執親親之道。則疑於征三叔爾。彼亦不疑周公也。況成王乎。鄭氏謂成王疑周公者。其未察乎。以大誥為周公稱王。則大誥皆周公之言也。非成王之明也。豈不誣哉。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此言作大誥以周公相成王故也。非謂周公作大誥也。蓋與序言周公作無逸者不同。然周公既專征矣。而大誥稱王命。不斥言周公者。何也。所以尊王命而如公意也。尊王命。則君臣之公義。不得奪於兄弟之私恩。如公意。則東征者周公所不忍言也。然周公既專

征矣。而大誥稱成王之言曰。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又曰。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又曰。若昔朕其逝。此其辭以為成王親征者。何也。且成王若親征矣。而大誥稱成王之言曰。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又曰。肆朕誕以爾東征。此其辭以為成王親征。可也。以為命將專征。亦可也。則又何也。此皆兵事之權宜也。夫兵者國之大事也。古之天子諸侯。無不幼而習兵者。大夫士皆然。左傳稱王孫滿尚幼。觀秦師而知其敗。則幼習之矣。故其君之幼也。雖命將專征。未嘗不因時視師也。此非以幼君履危也。將師行而往視焉。將師勝而往視焉。非履危也。其幼而習兵也。春秋。魯襄公年十二。而會諸侯伐鄭。其師行而襄公往

視與伐鄭之役。方會諸侯。蓋師行也。今伐武庚。其師勝而成王往視與。多方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言來則有往矣。金縢於東征二年之秋。則曰王出郊。此成王之往也。年十有五爾。親迎周公。遂以視師蹤奄也。當是時。四國已平其三。而奄且將平矣。蓋師勝也。兵事無常。王之往視師亦無常。故大誥之辭。權宜皆通之辭也。而古之兵事。於是乎習之素矣。而古之文告。於是乎辭之達矣。若夫周官大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春秋之戰。猶尚卜也。而違卜者懼焉。大誥始終以卜言之。蔡氏謂其懇惻不已以涌天下之志。是也。後世君子。有能通天下之志者。則以當時天下之志因而通之。雖不言卜。亦猶古人言卜之意也夫。差初牙反大卜之大

音奉扶 音夫

述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蔡傳以與上文終朕畝者屬焉。則與下文言率寧人者反不屬矣。非也。蔡傳云。我何敢盡用卜。又云。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繇蔡言之。卜不吉。既可違矣。卜吉。則亦可違歟。非尙卜之義也。詩北山云。率土之濱。毛傳云。率。循也。指王莽大誥作旨。蓋古通也。易繫辭傳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謂辭旨也。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以一句讀也。其曰于從者。可微讀之爾。僞傳讀曰。敢弗于從。則下文言矧者。義不貫也。朱子謂大誥句甚長。今人都碎讀者。蓋若斯也。于從不以爲往從者。成王從卜。無待往從也。說文云。旨。美也。或以爲有美疆

土。於義未融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左傳文。白虎通云。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此以大誥爲周公之言。非也。孟子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今以爲誅弟。亦非也。詩抑毛傳云。僭。差也。詩破斧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叛與畔通。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非幼而習兵者不能言也。易象云。履虎尾。言履危之象也。春秋襄公九年。公會諸侯伐鄭。左傳言其未冠焉。詳金縢疏。說文云。貞。卜問也。詳洛誥疏。易同人彖傳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彖云。利涉大川。此與大誥言求朕攸濟者符也。蓋經術行焉。朱子嘗疑大誥緐而不切矣。繇今攷之。其疑有可釋者歟。而或疑十夫十人與十亂之異同也。夫武王有亂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則必不可以十夫爲十亂也。然十亂不有大公召公乎。經云。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今於金縢篇中。既謂二公在內。其必爲十夫翼矣。是二公當在十夫列也。而謂十夫卽十人。將同於十亂邪。是不然也。二公元老。在武王時列十亂之十人。在成王時列十夫之十人。其同而異者乎。而或又疑大誥爲周公作也。則未察乎書序之例也。無逸序云。周公作無逸。今大誥無其文也。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夫堯典。及堯之殂落者也。今可謂堯作堯典乎。謂史以是而作堯典

爾。大誥亦其例也。史記從書序者也。故記乎史作大誥者。與序義同。

尙書集注述疏卷十四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五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康誥

康者。白虎通謂采也。蓋采地之稱。康叔封於衞。而猶稱康者。猶魯稱周公。燕稱召公。皆旣封而以其采稱也。蔡氏曰。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衞侯。○謹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非也。蔡氏謂序者不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是也。此序所繇失也。經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康叔於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則旣爲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稱之。蔡氏所繇辯序也。不辯

乎此。亂賊託焉。漢王莽說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嗚呼。序者之失。遂生亂階。豈其微哉。或曰。史記從序。謂康叔少未得封也。曰。康叔武王同母弟也。禮記言武王九十三而終。雖不足徵矣。然武王之受命。蓋末受命也。則武王克殷而封諸侯。其年老矣。其同母弟必非幼者也。周書克殷篇曰。王卽位于社南。衞叔封傅禮。此史記所以言衞康叔封布兹也。蔡氏据之。謂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或曰。以左傳稽之。甯武子之爭衞祀也。則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言衞之命祀而不及武王。則非武王封之也。曰。封言其君。祀言其神。命封與命祀不同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又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蓋祀禮者周公成之。成王行之。而武王不及命焉。以左傳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繇曰。晉及魯衞。王母弟也。祝佗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且參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蓋叔者母弟之稱也。魯衞武王母弟。晉成王母弟也。夫以衞爲王母弟。分物以封。則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則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佗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蓋有繇也。子產言晉封之繇曰。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曷嘗自武王言之哉。且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蓋衞在其中矣。富辰言周之封建也。則曰。管蔡郕霍魯衞毛

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武王兄弟而武王封之。其之國者十有五人。公羊傳所謂周公不之魯也。謂康叔少未得封。故闕一人。則聃季尤少。又闕一人。何以盈十有五人乎。故佗之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蓋康叔與聃季。在武王時。其年皆可官矣。故佗言康叔之封也。則曰。聃季授土。此自武王已官之。非自成王始官之。故以母弟稱。不以叔父稱也。劉子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蓋武王克商。在位者六年。故蘇忿生與康叔。得以官於其閒也。安見武王官之而不命封乎。然則衞之命封。命於武王。非命於成王也。或曰。衞者紂

都故地。其初三叔監殷。皆紂都矣。康叔安所封也。曰商頌言邦畿千里。孟子言周制公侯皆方百里。彼紂都故地。殷及三監之餘。豈不足以封衛乎。夫殷者祿父也。周書作雒篇曰。武王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又曰。三叔及殷畔。周公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遂曰。俾康叔宇于殷。其曰殷。曰三叔。曰衛。則分地而並居也。臨衛以攻殷。則衛與殷鄰也。殷既潰矣。而後康叔宇于殷。則益衛之封也。宇者言乎其封域也。魯頌曰。復周公之宇。統其所謂錫之附庸而言也。如衛非先封。何以不曰建于衛而曰宇于殷邪。左傳言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然

則兼邶鄘衛者。自康叔然也。蓋衛者。武王封之。此康誥也。邶鄘者。其武王有益之與。其成王有益之與。武王有益之。故武王酒誥之妹邦。即詩鄘風之沫鄉。鄘漢志作庸。古通閻。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祝佗言命以康誥者。所以言取於有閻之土也。成王有益之。故周書言康叔之宇者。猶定亂而以薄姑益齊之封爾。非康誥也。燕平聲少開及分物之分皆去聲佗妥平聲屛音丙大叔大宰之大音太鐏音專十有之有音又邶音成聃音耿雍去聲郇音荀監平聲雒與洛同祿父之父方武反音甫邶音背鄘音庸閻音炎

述曰。胡氏寅云。康誥者。武王告康叔也。朱子注大學從之。此蔡義之所繇也。僞傳云。康。圻內國名。書疏云。馬王亦然。鄭以康爲謚。今攷其言。皆非也。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西北。此從馬王而爲之說爾。史記索隱引世本宋忠注云。康叔從康徙封衛。如其然也。史何以不稱衛誥如唐誥乎。周書豈無衛叔之稱乎。衛祝佗固以康誥言封衛也。史記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如父既謚康。子不得稱康伯也。譙周古史攷云。子牟伯立。蓋据左傳王孫牟而改稱也。世本云。康伯名髡。或作髦。杜氏世族譜云。王孫牟。康伯髦。則康伯原稱不可改也。哀二年左傳云。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如康之爲謚也。與襄公例稱。當曰康公。不當曰康叔矣。謚爲周道。周初若康叔大公。猶未以謚著也。謂史書其謚。若史記以康王之誥爲康誥者。非其例也。白虎通者。後漢書所稱諸儒會白虎觀議奏之經義也。蓋

班固集焉。白虎通云。文王十子。康。南。皆采也。康。謂康叔之康。或曰。南者。聃也。祝佗所稱聃季也。鄭詩譜云。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則周召者采也。周公封於魯。召公封於燕。天下皆稱曰周公召公。是采之名尤著也。康叔者。以字繫采也。叔字也。祝佗言康叔爲司寇。蓋出爲衛侯。入爲王卿。其食采於王畿如故也。誥稱康誥猶詩稱周南召南也。引王莽者漢書列傳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此言夢之言。不足徵也。互詳金縢疏。傳禮者相禮也。史記齊世家云。衛康叔封布采席。本紀作布茲。則茲者

席也。引甯武子者左傳僖三十一年文。引子革者昭十二年文。引祝佗者定四年文。引子產者昭元年文。引成鱄者昭二十八年文。引富辰者僖二十四年文。引劉子者成十一年文。引季札者襄二十九年文。引閻職者文十八年文。皆足徵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史記云。武王封周公於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於是卒相成王。其子伯禽就封。祝佗云。分魯公以殷民六族。遂云。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皆自周公不之魯言也。蓋封周公者武王。而使魯公之國者成王。自武王而及成王者也。互詳多方疏。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叔父者成王稱周公也。其曰建爾元子。而不曰建爾。

明成王非封周公也。昭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又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蓋分者。分物以封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此皆相發明者也。或曰。富辰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其下乃以十六國言之。然則周公傷管蔡二叔而後封建也。衞在十六國中。非成王封之而何。是不然也。武王封之時。周公定封建。故以周公言之。魯在十六國中。武王封之。非成王封之。据經傳而可知矣。則衞從可知也。其曰二叔者。杜氏謂夏殷之叔世。左傳疏謂與馬融義同。蓋古義

也。晉語言桀紂及幽王云。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昭六年左傳言夏商周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例也。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鄭詩箋亦然。皆非也。周公既傷二叔。則管蔡亡矣。何以封建十六國又言管蔡乎。所謂蔡者蔡叔也。文之昭也。非蔡叔之子蔡仲也。不可以蔡仲之命言也。況管不再封乎。左傳疏云。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爾。蓋未察其所繇異也。若夫十五人而不言其不同母者。則爲母弟八人。而五叔次焉。詳下朕其弟疏。大傳云。祿父及三監叛。蓋祿父者。武庚也。鄭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又云。殺武庚。伐三

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叔於衞。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鄭以邶鄘爲後世并之。非也。鄘與庸通。漢志云。邶以封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漢志以武庚列三監。不如鄭之從大傳也。然漢志與鄭皆從序說。而言三監之地者不同。皆意言之爾。以不知序失而欲申之也。周書世俘篇云。百弇以虎賁伐衞。蓋伐紂故伐衞也。是衞在紂時已名衞也。漢志。河內郡朝歌縣。紂所都。今河南衞輝府淇縣也。沬鄉。詳酒誥疏。洛誥云。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引作庸庸。亦庸古通闇之例也。昭二十年左傳齊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又云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漢志云。同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大公。顏師古云。武王封大公于齊。初未得爽鳩氏之地。成王以益之也。今攷益之者。蓋孟子所謂慶以地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魄音柏見亦燕反

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是也。蓋脫簡者篇首四十八字也。三月。在周公攝政之七年。据洛誥

篇終七年而繫之也。洛誥之史紀年。倒敘於篇終。此篇首三月。蓋從七年十二月而追敘其初也。哉始也。月始鈌而生魄。蔡氏謂十六日也。初基者始基之也。於洛作王者之都。故曰新大邑。自鎬京在西者而言之。故曰東國洛。民大和會者。呂氏謂民來赴役。猶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也。侯甸男采衞者此九服之五。皆九州中邦也。所以斥四方民之實也。言男邦者。互文也。不見要服者。鄭氏謂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見猶效也。士蔡氏謂事也。詩曰。勿士行枚。言百官布此民和。而效此作洛之事于周也。勤勞也。作洛之事既成。周公皆勞民之勞也。洪亦大也。洪大重文。猶詩稱宏大也。誥治者洛誥篇中。周公告成王。將以治洛而治四方也。蓋所告莫大焉。鎬下老反要平聲勞民讀勞去聲

述曰。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衞。詩豳譜疏以爲封衞侯者。非也。是倒文而曲說也。周官大司徒疏引鄭言康誥云。時周公居攝四年也。此詩疏之所繇也。周語云。侯衞賓服。韋注云。自侯至衞凡五圻。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衞。是也。蓋酒誥於殷既言侯衞矣。此豈可以衞侯爲言乎。大傳云。攝政五年。營成周。蓋不以爲作洛於攝政七年也。傳以爲五年作洛而侯衞民會。遂以爲四年建之爾。釋詁云。鴻代也。鄭以洪通鴻。書疏引鄭云。言周公代成王誥。蓋鄭以此爲康誥篇首。不知其脫簡。則從序而爲之說爾。或曰。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此以古文校今文。漢志固不言洛誥脫簡也。繇今攷之。書自古文而爲今文爾。孔孟之後。迄於先秦。經學既日微也。古文之書。安知其必無脫簡乎。大學錯簡。或猶据古本以爭之。若夫詩簡先後。三家不同。齊詩采蘋先草蟲。魯詩衞風以黍離爲後。皆與毛詩異。而毛詩周頌武之簡次。又與宣十二年左傳所次者不同。非不皆傳於古也。且秦火不及易矣。易繫辭天一地二之簡。程子謂脫簡於下焉。天數五地數五之簡。朱子謂脫簡於下焉。今以易文攷之。皆足徵也。今之易出於費氏。漢志謂費氏經與古文同。蓋古文易之脫簡。不以秦火而然

也。則康誥可推也。此脫簡四十八字。在康誥則綴旒而義窒。在洛誥則冠首而文完。經曰東國洛。曰誥治。其爲洛誥。卽經文而可据也。於康誥何有焉。大傳云。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又云。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緜傳言之。則營洛爲私矣。非周公意也。然傳引書而不言康誥。其說又不以康誥爲言。而言乎營洛。則此傳之說。或爲古洛誥之傳聞者歟。方氏苞云。康誥序及康誥之首。皆劉歆竄之爾。又云。康誥之首。其地其時。與多士篇應。而見士于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貢士于周。故公因而告之。是不然也。漢書王莽傳言公孫祿數歆之

罪云。顚倒五經。令學士疑惑。蓋以歆繼父向校書而歆附莽故也。今攷漢書藝文志。於尚書言向校者不言康誥脫簡。使歆自多士篇首而竄之。是以爲康誥脫簡也。豈歆不慮議者執向校以議之乎。夫顚倒者自其有而顚之倒之也。若竄其說於書序中。則自無而有矣。豈顚倒之謂乎。書序漢初旣出。當時以序爲孔子作。蓋序列經中也。則公孫祿何不數其竄無爲有乎。史記言康誥者與序同。方氏亦以爲歆竄之也。則公孫祿何不數其竄史文乎。史記在當時稱太史公書。非獨中祕有之也。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固爲多士之首矣。如以爲今康誥之首乃多士之首也。則旣曰惟三月哉生魄。又徒曰惟

三月。可乎。哉始。釋詁文。魄說文引作霸。謂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今不從者。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漢志引古文月采云。三日曰朏。如謂魄與朏同。何以召誥言三月丙午朏。此又言三月哉生魄乎。召誥之三月。非卽此作洛之三月乎。蓋魄與朏不同也。漢志引劉歆三統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注云。魄月質也。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此蔡義之所繇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月在三日則成魄。蓋禮記多漢儒爲之。故白虎通與禮記說同。未可執也。今以召誥攷之。周公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十四日丁巳郊祀。十五日戊午祭社。十六

日哉生魄。初基作邑。二十一日甲子。用書丕作。皆相參也。釋詁云。初基始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始基之矣。釋詁云。基謀也。書疏謂鄭以爲此時未作邑。而以基爲謀。蓋鄭自康誥言之也。然經言作而鄭言未作。則民會者奚事乎。九服詳酒誥疏。鄭義見書疏。史記天官書注云。效見也。今轉注之。引詩者東山文。毛傳云。士事也。勤勞。釋詁文。詩采薇序云。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杕杜序云。勞還役也。以役旣還而勞之。知事旣成而勞之也。周公於君奭以永遠念爲言。永遠者亦重文也。釋詁云。洪宏大也。詩民勞云。而式宏大。蓋大之大者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蔡氏謂武王也。王若曰者。史文之常。非代言也。左傳言踐土之盟。其載書亦爲王若曰之文也。孟長也。康叔監諸侯。則爲長矣。呂氏春秋曰。齊湣王周室之孟侯。小子後生也。封康叔名。蓋稱孟侯者明其宜不失所職也。稱朕其弟者。明其宜不負所親也。稱小子者明其宜不忘所教也。丁長文反。監平聲。湣與閔同。

述曰。引左傳者。定四年文。僞傳云。周公稱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此從序言之。於經病添文也。江氏從鄭說。於上文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故下偁王若曰。然仍是周公之命。故又云朕其弟。篇首申明代王誥。故下不嫌仍述周公之言。此江氏本惠氏棟說而申鄭者也。顧其所

謂不嫌者。非乃嫌乎。夫多士者代誥也。其篇首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遂云。王若曰。爾殷遺多士。而自王若曰下皆王之言。無一言爲周公之言者。何也。嫌也。不可以周公之言儳王之言也。且多方者亦代誥也。其篇首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遂云。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又云。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其必於周公曰下。嗚呼下。皆書王若曰者。何也。嫌也。故自王若曰下皆王之言。亦無一言爲周公之言者。代誥之體然也。今康誥王若曰下。言朕其弟者。必王之弟也。以其爲王之言也。緜鄭言之。則嫌矣。偁與稱通。大傳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知也。鄭大傳注云。孟迎也。書疏云。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蓋卽大傳之略說也。段氏云。孟。諸。一曰望諸。古字通也。望有迎義。王氏鳴盛云。大傳之說。秦火以前。先師遺義也。禮文王世子云。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是周公居攝時。以世子禮教成王。則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今不從者。伏說孟侯。雖古說而非古義也。禮稱仲尼之言者。夫固謂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今以孟侯呼之。將周公視成王如世子。妄使無爲而有爲乎。是奚所謂抗法者乎。故書疏難鄭云。豈

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不可信也。又云。鄭言周公代成王誥。何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引呂氏春秋者。正名篇文。其誠廉篇云。世爲長侯。孟侯者長侯也。此古義也。猶襄四年左傳之言元侯也。經稱王若曰孟侯。則鄭謂總告諸侯者。非也。監義詳梓材篇。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冄季載最少。此所次之詳也。定四年左傳言五叔無官者。謂管叔蔡叔曹叔成叔霍叔也。杜注不數曹叔而數毛叔冄者。殆文之譌爾。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祗音支。怙音戶。冒莫報反。殪於計反。勖許玉反。

惟乃語辭。猶下文言乃惟也。丕大。顯明也。丕顯考者言大明之父也。克能也。左傳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蔡氏謂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是也。鰥寡者德易遺而罰易及也。文王先窮民而不敢侮焉。則能德無不明。罰無不慎者矣。庸用。祗敬也。用可用。敬可敬。明德也。威可威。慎罰也。若是者使民知德而恥罰。所以明民也。蓋下文所謂新民者在是矣。中夏

有九州之區域。故曰區夏。越于也。文王起西周之土。三分天下有其二。先繇少者而漸有之。故曰一二邦。時是。怙恃也。冒者。如天之覆物也。戎殷。蔡氏謂大殷也。越及也。敘順也。惟時敘者。猶下文言有敘時曰時敘也。乃猶汝也。寡兄武王自謂也。蔡氏謂寡德之兄也。言文王用是明德慎罰而明民者。肇始造我區夏。于我一二邦漸以修治。既而凡我西土惟是明德慎罰者恃為覆冒。遂聞于上帝。而帝休美之。天乃因大命文王。殪滅大殷。文王大受其命及受其邦其民。皆惟是明德慎罰之敘順也。汝寡德之兄亦於是勖勉。故今汝小子封方在此東土焉。蓋區夏之中自西土而言。衞則衞為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功也。去上聲。易以智反。

述曰。惟乃不訓惟汝者。兄與弟言。無稱父為汝父也。此與乃寡兄之乃不同。盤庚云。乃咸大不宣乃心。亦文同而義異也。釋詁云。顯光也。明猶光也。引左傳者成二年文。務去之者。謂不妄罰而欲其無罰也。經曰慎罰不曰慎刑者。分言之。則刑罰不同。統言之。則刑亦罰也。故曰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大傳云。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据經之言鰥寡而知也。經不言獨孤者。從可推也。成八年左傳云。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傳不言慎罰者。慎罰亦在明德中也。詩小宛云。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蓋罰之易及也。宣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杜注云。用可用。敬可敬。繇是推之。則威可威也。釋詁云。庸勞也。釋訓云。庸庸勞也。可用則有勞矣。故曰。車服以庸。酒誥云。厥命罔顯于民。顯民者非顯于民也。新民。裕民。經文一例也。釋詁云。肇始也。論語云。區以別矣。別為九州者區域也。詩元

鳥云。肇域彼四海。言區夏也。越于。詳盤庚疏。中庸鄭注云。修治也。怙恃。釋詁文。古者天子執冒。禮說謂取其德覆天下也。蔡傳云。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蓋平言乎怙冒也。今攷君奭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繇是推之。則怙冒非平言也。孟子趙注論衡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江氏云。冒猶上進也。說文云。冃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是冒為上進之義也。今不從者。君奭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又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又云。丕冒。皆從冒絕句也。說文云。殪死也。言死滅也。釋詁云。戎大也。詩大明云。燮伐大商。周語引大誓云。戎商必克。言雖大商亦必克也。今詳逸文。宣六年左傳言伐狄云。將可殪也。引此經言之。杜注云。

殪盡也。言以兵伐殷盡滅之。如杜說。則為戎殪殷矣。或曰。殪當作壹。中庸云。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鄭破衣為殷。非中庸本文也。卽如鄭說。以言此經。亦病添文矣。況壹者實數也。宜言武王。豈可以言文王乎。偽傳云。殺兵殷。何其不辭也。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以一句讀也。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蓋越及也。言皆付而受之也。詩大明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其義也。偽傳云。大受其王命。於其國其民。惟是次序。蔡傳言邦民之時敘者略同。繇是言之。上下經文。皆不貫也。釋詁云。順敘也。今轉注之。寡兄者寡人之例也。詩思齊云。刑于寡妻。毛傳云。寡妻嫡妻也。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勖。今攷寡妻之訓。是也。鄭以此篇為周公代誥。訓寡兄為寡有之兄。非也。偽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蓋與鄭同。蔡傳云。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今之難蔡者。皆申鄭以爭之。謂寡兄之云。此其及武王者也。然三篇之文。何惟及寡兄一語而已乎。非立文之體也。且誥為典策。非家人之燕語。既於丕顯考稱文王。而不於寡兄稱甯王若武王。尤非尊君之體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衣去聲

自此而下三節。蔡氏以為言明德者。是也。在察。遹述也。乃猶汝也。乃文考者。自民言之也。紹繼也。衣者身服而依之也。往者往東土也。敷徧。丕大也。惟思。由行也。蓋求而思之。思而又求之。求之則聞而行之。互文也。耇老也。謂商老成人也。古先哲王。謂唐虞夏也。用以。保安。乂治也。言以安治民。梓材所謂引養也。宅猶安也。訓者老成人之德訓也。若箕子稱鴻範彝訓。洛誥稱惇典。殷獻民者也。遠思者。安其心而知德訓。大學知止者所以必格物致知也。知止則其心安宅焉。此明德以新民者所宜先也。康樂也。周官曰。康

樂安平。言以樂安民。梓材所謂引恬也。蓋非宅心知訓。無以乂民而保民。故其義貫乎二者之閒。皆互文也。蔡氏謂經緯以成文者若斯也。宏大也。天者蔡氏謂此心之天也。蓋承上文宅心而言。以下文宅天命推之。則心者天之所宅也。中庸曰。浩浩其天。此明德之原。易所謂天德也。宏于天者論語所謂人能宏道也。若順也。商書曰。民有不若德。詩曰。順德之行。裕寬也。洛誥曰。惇大成裕。內宏者外必裕。故蔡氏以心廣體胖言之也。武王之言而稱王命者。以乃身自康叔言之也。論語曰。邦有道不廢。今言不廢在王命者。倒文也。謂大德之身。蓋在王命不廢者也。酒誥曰。永不忘在王家。其為文同也。言汝念明德哉。今民將察乎敬述

汝文考者。汝必紹繼所聞於文考。身服而依其德言。汝往又必偏求于殷先明王商老成人。別求于古先明王。汝大而遠思其德。將心知既定。卽所聞以由行。庶幾用德斯民。則大其德于此心之天。而順德寬乎汝身。此不廢其身。必在王命矣。○謹案武王之言。今可攷也。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君子之德。此心之天。大畜之象也。蔡氏稱易而言此德焉。宜矣。其身有此德。苟非在王命不廢。將奚在哉。故大畜曰。不家食。吉。言不廢也。且不聞論語告干祿者言行之愼乎。曰。多聞闕疑。又曰。多見闕殆。夫疑殆者非宅心之安也。多其聞見。闕其疑殆。而愼其言行。則宅心知訓之道也。故論語曰。祿在其中矣。

其於所謂不廢在王命者。亦不足參乎。樂音落。胖步丹反。識音志。言行讀行去聲。

述曰。在蔡。遹述。紹繼。皆釋詁文。釋文引馬云。遹述也。從釋詁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衣服附在吾身。劉熙釋名云。衣。依也。則衣其衣者非身服而依之乎。詩賚箋云。敷偏也。丕。大。惟思。釋詁文。詩蕩云。人尚乎由行。毛傳云。行是道也。釋詁云。耇老壽也。則耇亦老也。商老成人。酒誥所謂殷獻臣耇可推也。保安。乂治。釋詁文。乂古通艾。詩南山有臺云。保艾爾後。毛傳云。保安也。艾養也。蓋艾者乂也。艾之治疾。治之所以養之也。故治民者取焉。釋言云。宅居也。居則安之矣。孟子云。仁人心也。又云。仁人之安宅也。僞傳以訓為訓

民。蔡傳亦同。此於義未融也。詩烝民云。古訓是式。此求于古也。詩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蓋典型之訓。皆老成人之德所存也。書疏引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鄭不舉唐。非稽古之備也。康樂。釋詁文。周官小行人云。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言民之樂安也。釋詁云。宏大也。引易者乾象傳及大畜象傳文。張氏清子云。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風雲之氣。皆天也。列子張湛注云。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繇是觀之。則君子之大畜者。必自有其天也。召誥云。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林氏以言此經。所謂稽謀自天者蓋在其中矣。引詩者詩抑文。廣雅云。裕寬也。詩角弓云。綽

綽有裕。毛傳云。綽綽寬也。裕饒也。則裕亦寬也。不以孟子有餘裕言之者。德無所謂有餘也。禮表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此老氏之言。論語辯之矣。非德裕也。易晉象傳云。裕无咎。未受命也。今之不廢。其裕而受命者也。僞傳云。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書疏申之。謂汝身不見廢。是也。然傳於裕之爲言。不既遺乎。詩韓弈云。無廢朕命。其文其義。皆與此經不同。蔡傳云。不廢在王之命。蔡於在之爲文。則礙焉。江氏云。在存也。蓋以爲不廢王命則存之也。然經何不遂言不廢王命邪。王命行之而不廢。豈惟存之已邪。古之爲文者。有倒文焉。詳下政人疏。荀子云。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此段氏据宋本

荀子所引者。蓋宏下有覆字。于作乎。命作庭。皆異文也。今攷於經。宏覆乎天。自民之保乂康保者言之。是矣。若夫所謂宅心知訓者。以宏覆言之。於義未融也。蓋此宜爲總承之辭故也。如以此爲偏連康保一言。則保乂一言。病乎短矣。其文固耦而非奇也。曰宏于天。曰宏王。於義皆融也。凡在王庭者。皆在王命而不廢矣。今方誥之。俾往而就國焉。則王命之稱。於文尤洽也。論語云。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又云。言寡尤。行寡悔。勞氏潼云。聞屬言。見屬行。此互文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威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古頑反。棐音匪。忱音沈。好呼報反）

恫痛。瘝病也。下文言康好逸豫。言大小之怨。言不惠不懋。皆身之痛病也。蓋此總下文而言也。言汝以爲身無痛病。非敬也。今以爲痛病汝身。汝敬之哉。棐輔。忱誠也。小人小民也。言天明威而輔人之誠。誠者明德之至也。蓋不誠則不輔。誠而後輔之。下文所以言惟命不于常也。此詩所謂命之不易者。言天威所輔之難也。此何自見乎。皋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情好惡。皆天威所自見也。見民情之難保。卽大可見天威所輔之難。蓋民情大可見。卽見之於小民難保也。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康

安。豫樂也。言民情之難保。汝往則盡汝心而保之。毋安好乎逸樂。乃其所以用保乂民也。怨不在大者雖小而怨也。怨亦不在小者雖小而大也。言我聞言民情者若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國語引此而說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其通於上下文者與。惠順也。堯典曰。亮采惠疇。懋勉也。皋陶謨曰。政事。懋哉懋哉。言汝順其不順者。汝勉其不勉者。此恫瘝乃身。戒逸豫而以敬求誠。蓋明德之至也。則民怨無由生焉。雖難保而可保矣。天威終輔其誠矣。此皆言明德也。而愼罰之義存焉。特未分而言之爾。蓋愼罰者

自明德而推之也。（易以智反。辟音僻。樂音落）

述曰。恫痛。釋言文。瘝與鰥通。釋詁云。鰥病也。書疏引鄭云。

刑罰及己爲痛病。僞傳云。治民除惡政。如痛病在汝身欲
去之。蔡傳云。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此皆於經添
文而偏言之也。皆未察此爲總下文者也。威今本作畏。攷
工記注云。故書畏作威。縣今攷之。釋詁郭注引天威棐忱。
風俗通引天威棐諶。此與文選幽通賦注所引者皆作威。
蓋古本也。今從之。釋詁云。棐輔俌也。則棐亦輔也。風俗通
引忱作諶。蓋古通也。釋詁云。諶誠也。說文云。忱誠也。僞傳
云。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傳於天
人之際。未能貫而言之也。蔡傳云。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
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爲難保。縣蔡言之。
於義未融也。雖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江氏云。天威輔誠。

於民情大可見矣。顧小民不易保也。今以本文言之。顧之
爲言。亦於義未融也。引詩者文王文。易咸象傳云。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於觀其所恆。亦云然。此所謂
民情大可見也。釋詁云。康安也。豫樂也。引國語者晉語文。
釋言云。惠順也。或曰。釋詁云。惠愛也。孟子云。仁者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言愛不愛也。然孟子有以及之文。其義明
矣。今惟曰愛不愛。將無晦乎。昭八年左傳引懋作茂。釋詁
云。茂勉也。

己。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己音以　應去聲

己語辭。猶咨也。服事也。上文言明德者。既言宏于天矣。此

言宏王者。蓋以德之宏者宏王也。其爲文猶左傳所謂勤
王。穀梁傳所謂大天子也。此武王之言。不稱朕而稱王者
以汝服自康叔言之也。應者與王應也。易義。凡與之同而
相助者則曰應。若无妄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言殷民者。衞故殷紂都也。左傳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天
命者卽民情大可見之天威也。天命言宅者詩所謂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也。言汝事惟宏王焉。王之宏者在克殷而
保殷民。汝其應之以保殷民乎。蓋王之宏者莫宏于安宅
天命之大。而民者天命之寶。必於保民者以作起新民。則
天命方安宅焉。此保民所以爲王之宏者也。汝之宏王。亦
惟助王安宅天命者。必作起新民。明宏王之事在新民也。

蓋新民者明德之功。蔡氏謂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是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故慎罰者明德而新民之一
事。以其事大。則分而言之矣。分民之分去聲。眷音睠

述曰。己義詳大誥疏。服事。釋詁文。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求
諸侯莫如勤王。言勤王事也。詩下泉云。四國有王。郇伯勞
之。言有王事而勞其勤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冬。天王
狩于河陽。穀梁傳云。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則言宏王者
可推也。昭八年左傳云。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
也。此檃栝引經之辭。非以乃服惟宏離經也。段氏執之。以
爲從宏絕句焉。非也。其讀曰。王應保殷民。將王之爲言。不
以汝服自康叔言之乎。是王言不稱朕而自稱王也。非體

也。僞傳云。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傳言應天。於
經病添文也。或曰。應與膺通。詩賚云。我應受之。周語韋注
云。應猶受也。王氏引之云。應保受保也。猶洛誥於民言承
保也。緜今攷之。通易於書。以相應言之。其於所謂助王者
躍如也。其受保不言而可知也。易坤彖傳云。應地无疆。亦
句例也。蔡傳云。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
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今不出之者。說文云。和。
相應也。則應者和也。以言此經。保安其民。無不和者。言保。
則和在其中矣。蔡於宏王與保民者平言之。則惟宏王之
惟。經文不偏乎。故經言亦惟者。蔡遂無以言之也。其於宅
天命與作新民者亦平言之。蓋未審矣。引左傳者定四年

文。蓋祝佗之言也。其上文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
公以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又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
康誥。遂云。分唐叔以懷姓九宗。命以唐誥。皆蒙上文周之
選建者而統言之也。此史家所謂統敘灋也。其分魯公與
分唐叔。蒙成王而言。其分康叔。蒙武王而言。傳文曷嘗言
成王分康叔邪。其分魯公而上特言周公者。以武王封周
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然後成王分魯公。不可不特言而遞
乎其閒也。此明與分康叔者爲統敘武王之文矣。彼偏舉
傳文。遺武王而言成王者。將不被乎。是故此所謂殷民者。
蓋誅紂後之殷民也。非誅武庚後之殷民也。引詩者皇矣

文。毛傳云。宅居也。鄭箋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蓋若安居
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眚所領反

自此而下十二節。蔡氏以爲言愼罰者是也。眚過也。謂過
誤也。終者以惡終也。典灋也。式用也。梓材有式典之稱。今
言式爾者。謂用不典如此也。不可不殺者。堯典所謂怙終
賊刑也。災害也。眚災謂過誤之害也。適爾者。蔡氏謂適偶
如此也。道言也。既言極其罪。使知其罪犯殺也。時是也。不
可殺者。堯典所謂眚災肆赦也。

述曰。禮緇衣引明作民。蓋聲近而譌也。眚過。災害。詳堯典
疏。釋詁云。典灋常也。則典亦灋也。灋古法字。王符潛夫論
引式作戒。蓋形近而譌也。式用。釋言文。僞傳云。用犯汝。蔡
傳云。用意如此。皆於經病添文也。詩伐木云。寧適不來。言
偶不來也。列子云。鄭國之治。偶耳。猶適爾也。孝經云。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道。大學鄭注云。道猶言也。蔡傳云。既自道
盡其情。又云。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此以
其情訓厥辜。非也。經言厥辜。自司罰者言之。傳言其情。則
自犯罪者言之矣。夫察其眚災。豈宜無所道而赦之乎。明
爲眚災。則彼之自道不言而可知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時。是也。是上文所謂殺不殺者也。勅古通敕。戒也。左傳曰。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言有順是者。乃其大明。殺者民畏服。不殺者民懷服。則惟民其勅戒而勉於和順矣。若有疾者。蔡氏謂以去疾之心去惡。是也。若有疾。則惟民其盡棄惡矣。此自殺者而推其餘也。若保赤子者。蔡氏謂以保赤子之心保善。是也。若保赤子。則惟民其樂治矣。此自不殺者而推其餘也。康乂者兼保乂康保言之也。

述曰。引左傳者僖二十三年文。僞傳以時乃連文。失其讀矣。勅古通敕。詳臯陶謨疏。僞傳訓勅正。言戒正之也。荀子

云。誠乎上。則下應如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蓋力者勅之文脫爾。而者若之聲轉爾。荀子說之。以爲其應之疾速焉。非經之本義也。上下經文。於文未適也。釋詁云。畢盡也。廣雅云。咎惡也。大學引若保赤子。若作如。聲轉而義通也。大學說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孟子說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皆經之本義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劓牛器反　刵如置反）

言刑與殺。重刑也。劓割鼻。刵斷耳。輕刑也。蔡氏謂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汝無或以己而

刑殺之。是也。又曰者。設爲康叔之辭。言既欲重之。又曰從輕也。自重而輕。且不可。況自輕而重乎。此互文也。今讀之曰。非汝封劓人刵人。無或劓人刵人。非汝封又曰刑殺人。無或刑殺人。此互文讀之。則得其自輕而重者矣。

述曰。虞翻易注云。割鼻爲劓。說文云。刵斷耳也。蔡傳云。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非也。呂刑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言有苗始淫爲之。非始制也。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蓋刵刑也。蔡傳云。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非也。康誥篇中。設辭者數。此當承非汝封而言也。多士云。今爾又曰。其句例也。古史互文之義。既省文。且舉隅也。或曰。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以一句讀也。非也。如其讀。則

又曰而下。於文未適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臬魚列反）

外事外服也。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蓋對內服而言。康叔以孟侯爲監。外事其所司也。臬灋也。經不曰汝陳時臬事。異於下文。以蒙上文外事而言也。司主也。師者猶史記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蓋即敷求于殷先哲王者而師之也。言今之外服。汝陳列是灋。主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或曰。左傳稱康叔爲司寇。蓋康叔以司寇封衛。故言慎罰之詳也。曰。非也。刑罰者諸侯外事之大者也。其或不慎。國命傾焉。豈以其爲司寇而後詳之哉。康誥詳慎罰。所以明諸侯外事之大者也。後世律書。雖至精之

意。能不自康誥推之邪。然使後世司外事者。其於刑罰。苟焉而已。遂大奸而虐無辜。則國命無可言矣。猶得徒問之司寇乎。監去聲

述曰。蔡傳引陳氏云。外事有司之事也。蓋以司為有司。江氏云。周官聽獄于外朝。故曰外事。皆於義未融也。說文云。臬射準的也。釋宮郭注云。臬門橜也。蓋有準限之灋焉。廣雅云。臬灋也。司。主。詳高宗肜日疏。周官云。宰夫辨其八職。二曰師。三曰司。今不以言此經者。於文未適也。引史記者賈誼過秦論稱野諺之言也。大傳引書曰。茲殷罰有倫。蓋不與司師連文。失其讀矣。或曰。師用殷罰者。周初得天下故也。若其後。何以師用殷罰為哉。是不然也。既曰殷罰有

倫。此孟子所謂殷受夏。周受殷者也。非必惟周初而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於宵反

又曰者承上文王曰之辭。蓋重提而告之也。要囚要辭以囚之。言結其獄也。蔡氏曰。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重如字　為去聲

述曰。多方篇書王曰終。書又曰者。丁寧而告之也。君奭篇書公曰。中書又曰者。重提而告之也。則康誥可推也。多方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言要辭以囚之也。周官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云。要之。為其罪灋之要辭。詩關雎毛傳云。服。思之也。詩疏引王申毛云。服膺思念之。旬時。詳堯典疏。周官大宰注云。蔽。斷也。昭十四年左傳云。蔽罪邢侯。其義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云。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云。三旬而職聽于朝。皆云。司寇聽之。方士云。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此旬時之制也。唐書言太宗云。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閒。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亦其遺也。歐陽氏修瀧岡阡表言其父為吏云。父治死獄。求其生。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彝音夷

義者時灋之宜也。次者適而就之也。禮曰。適次。遜順也。此

顧上文陳時臬者而申言其事。蔡氏曰。汝陳是灋事。罰斷以殷之常灋矣。其刑其殺。必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又不可以就汝封之意。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敘。汝惟曰。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所繇不中也。

述曰。中庸云。義者宜也。義古作誼。故訓之曰宜也。引禮者儀禮大射禮文。遜。順。詳堯典疏。釋詁云。彝。灋。常也。則彝者常灋也。荀子致仕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其宥坐篇。引即汝作即予。其餘所引同。蓋即汝下無封字。又無乃汝盡遜曰時敘之文。次作即。遜作順。殆所傳者異也。抑荀子檃栝而引之歟。其以先教

言之者。明德之義也。詩板箋云。卽就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未其有若者。言未見佗人有如之也。蔡氏謂年雖少而心獨善也。記曰。德者得也。凡得於心者謂之德。故武王自言曰。朕心朕德。蔡氏曰。汝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汝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艮心焉。

述曰。引記者。樂記文。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暋音閔憝徒對反

自得罪者。自甘爲之。蔡氏謂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攘者有因而盜也。商書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寇及

姦宄。說詳堯典。越者。蔡氏謂顚越也。盤庚曰。顚越不恭。于者。往取之也。言殺人。顚越人。而往取其貨也。暋強。憝怨也。此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蔡氏曰。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非爲之爲去聲強平聲當去聲

述曰。莊九年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言自甘也。荀子引書曰。凡人自得罪。民作人。說之云。莫不服罪而請。蓋以自得罪爲服罪焉。於文未適也。且上下經文。皆不貫也。攘義詳微子疏。詩蕩言殷商云。寇攘式內。鄭箋云。式用也。寇盜攘竊爲姦宄者。使用事於內。蓋商紂之不恤民怨也。詩七月云。一之日于貉。又云。晝爾于茅。毛傳云。于貉謂取狐貍皮也。鄭箋云。晝往取茅。蓋于者往取之也。暋強。釋詁文。說文

引作敃。說文云。憝怨也。周書曰。凡民罔不憝。此古文也。今從之。梅本不作弗。而無凡民二字。蓋文脫也。孟子引暋作閔。罔不憝作罔不譈。而有凡民二字。說文與之同。孟子趙注云。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然經無取之爲文。將曰殺於人於貨乎。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鞠音谷弔音的泯武軫反

元首也。大憝者。上文所謂罔不憝也。矧況也。言矧者以上

文所言非天親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字謂畜之也。天顯。蔡氏謂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鞠穉。弔至也。政人。謂爲政之人。猶酒誥所謂正事之臣也。不于我政人得罪。猶曰不得罪于我政人。此倒文也。泯滅也。曰者設爲康叔之辭。作罰。用罰也。盤庚曰。作丕刑于朕孫。言寇攘姦宄。首惡則大怨矣。況其惟不孝不友者。子不敬服其父事。大傷其父心。于父不能畜其子。乃惡其子。此以子不孝而父乃不慈也。于弟不念天倫顯然。乃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穉子之當哀。大不愛于弟。此以弟不友而兄亦不友也。不孝不友至此。若不于我爲政之人得罰罪。天所畀我民人彝倫大滅亂矣。汝惟曰。乃其速行文王用罰。刑罪此

而無赦焉。謚周官所謂不孝不弟之刑也。此又元惡大憝之尤者也。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不友亦原乎不孝也。經既曰于父。又曰于弟者。謂子不祗而于父乃不慈。則于弟必不恭也。惡烏路反 稺音稚

述曰。元首。釋詁文。矧況。釋言文。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孟子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字猶畜也。孝經云。則天之明。此昭二十五年左傳所謂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也。鞠稺。釋言文。蓋以兄視弟。雖長亦稺也。康王之誥云。無遺鞠子羞。其句例也。詩鴟鴞云。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稚也。鄭箋云。稚子當哀閔之。稚與稺通。蔡傳云。父母鞠養之勞。今不出之者。詩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又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蓋父不以鞠言也。弔至。釋詁文。蔡傳云。父子相夷。兄弟相賊。父子兄弟至於如此。今不從者。經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刑茲無赦。蓋特責乎爲子爲弟者。非咎其父兄也。周官大司徒所以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刑也。僞傳云。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恭不友。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非也。傳又云。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然則何以不罰政人之失教邪。經稱殷彝。則罰不必文王作也。蓋作若鴻範之用作爾。倒文者。非故揉之也。其辭氣之曲達有然也。詩崧高云。謝于誠歸。猶曰誠歸于謝。昭十一年左傳云。唯蔡於感。猶曰唯感於蔡。昭十八年左傳云。侈故之以。猶曰以侈之故。昭十九年左傳云。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又云。私族於謀。猶曰怒於室色於市。謀於私族。僖二十三年左傳云。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猶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論語云。於從政乎何有。猶曰何有於從政乎。皆倒文之例也。廣雅云。於于也。泯滅。詩桑柔毛傳義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共古通恭。昭二十年左傳云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蓋於此經檃栝而引之爾。非逸文也。故所引辭異而義同。此經之意。本言子不祗。則罪子不及父。弟不共。則罪弟不及兄。今引而伸之。則父不慈。兄不友。亦不及其子弟矣。此古人所以爲通經也。昭元年左傳

云。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此檃栝引經之例也。周官大司徒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則相及矣。與此經不同。周官者。鄭所稱周禮也。書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書疏辨之云。斯不然矣。康誥以骨月之親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灋。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簡八反

率循也。左傳曰。今鄭不率。盤庚曰。乃話民之弗率。今謂上文之不孝不友也。戛刑也。言矧者。以上文所言非在官也。

外者上文所謂外事。蓋外服之官也。統下諸官而言。庶子
周官諸子之職也。掌教國子。故曰庶子訓人。正長也。非正
不能長人。故曰正人。小臣掌傳小命。持各節以爲信。故曰
小臣諸節。蓋小臣無諸節。不能矯命以爲惡也。播敷謂布
言也。造爲也。念即念哉之念。庸即庸庸之庸。引長也。言不
孝不友之民。不率則大刑矣。況惟外服庶子訓人者。惟其
長人者及小臣持諸節者。乃別布言。造爲民之大譽。弗顧
念。弗效用。以病其君。是乃相引長爲惡。惟我怨也。已者歎
而言之。茲義謂不率大戛之義也。蓋外庶子諸官。上文所
謂政人也。政人不率。何以罪民。速行此義率先殺之。此又
不率大戛之急者也。○蔡氏曰。上言民曰刑。此言臣曰殺。

若用灋峻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非繩之以灋。孰知不
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正長
及長人之 長丁丈反
述曰。釋詁云。率循也。引左傳者宣十二年文。僞傳云。戛常
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蔡傳云。戛灋也。民不
率教。固大置之灋矣。此皆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灋刑戛
常也。戛與灋刑同訓。訓刑則不添文而自明矣。猶費誓言
大刑也。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以一句
讀也。其曰訓人。曰正人者。可徵讀之爾。禮燕義云。古者周
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
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此與周官諸子職同。鄭諸子注云。

或曰庶子。其義也。卒讀爲倅。國子者適子之副倅也。正長。
釋詁文。詩雲漢云。鞫哉庶正。箋云。庶正衆官之長也。周官
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蓋持節而傳命者也。凡庶子以下諸
官。所据徵文。皆內服之官職在王朝者也。而外服可推矣。
書疏云。鄭以訓人爲師長。今不從者。師長存正人之中也。
其曰庶子訓人。明其職也。言當知所以爲訓也。曰正人。言
當知所以爲正也。曰小臣諸節。言當知所以爲節也。禮玉
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此小臣諸節之
類也。異乎周官之掌節。大誓之諸節也。播敷皆布也。不以
爲詩之敷政者。以其造譽。知其布言也。猶多方言屑播天
命也。造爲。釋詁文。漢書王尊傳云。律無妻母之灋。聖人所

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云。歐陽尚書有此造
獄事也。孫氏疑其說此經。從造絕句焉。謂造獄非常。今別
爲傳播。以陷有名之人。同惡相引。是可誅也。非也。夫造獄
者。知執灋之權也。故漢人以言經術。如孫氏言。則弄灋者
爾。或曰。管蔡之誅。非常之獄也。大誥之經曰造哲。曰予造。
故東征誅之。此造獄之明也。似矣。然大誥經文言造不言
獄也。如歐陽說有然。亦於經病添文也。盤庚云。王播告之
修。不匿厥指。鴻範云。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皆君之播敷
而臣不敢別造者也。引長。釋詁文。率先詳皋陶謨疏。刑亂
國用重典。周官大司寇文。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乂。長丁丈反

君謂邦君。長謂諸侯之長。蓋康叔為孟侯。則兼乎君長者也。不能者不相能也。林氏謂如左傳所謂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也。外正者外官之長也其曰外者。明家人內也。小臣承家人而言。亦內也。周官有內小臣之職。經言外不言內者。省文也。稱王命者自君長言之也。蓋上文言用罰而治臣民者矣。此追本於君長。戒其非德以治也。言亦惟邦君惟諸侯之長。不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官之長。惟用罰之威焉。惟用威之虐焉。大棄王命。乃非德以治乎哉。

述曰。孝經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其所謂長者。

即外正為外官之長。是也。與經所謂惟長者異矣。引左傳者文十六年文。昭元年左傳云。昔高辛氏有二子。遂云。不相能也。亦其義也。外正與外庶子。其釋外不同。何也。庶子稱外。顧上文言外事者。統下文正人小臣言之。明其皆為天子外服之官也。外正稱外。別君長之家人小臣言之。明其自為諸侯外官之長也。易雜卦云。家人。內也。周官云。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此小臣以內名之者。自家人王后言之也。而諸侯可推矣。臯陶謨言樂者言下不言上。此省文之例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懌音亦

典者德之常經也。敬典者所以明德也。敬典則敬德而忌畏矣。蔡氏謂敬有所不忽。忌有所不敢。穆王訓刑。亦曰敬忌。是也。惟敬故忌。左傳曰。敬德之聚也。易曰。居德則忌。顧命曰。以敬忌天威。上文所言慎罰者。皆不忽其事。不敢罰之。不敢不罰之。敬忌焉而已矣。其不敢罰而保善者。所以寬民。其不敢不罰而去惡者。亦所以寬民。於是乎民服而懋和。所謂裕民也。裕民者寬以保民。而非縱以為寬者也。由即上文速由文王之由。故言由遂言文王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明德之敬也。而忌存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蓋文王者敬典之師也。此承上文而轉勉之。言汝亦自家而國。自內而外。無不能敬此德之常經。其所

由行。非威非虐。乃行寬民。惟若文王之敬而忌者。乃將寬民曰。我惟文王之有及。則予一人以汝德而說懌矣。蓋勉其明德以慎罰也。故下文遂總言之。於緝之於音烏說音悅

述曰。常經詳堯典疏。引左傳者僖三十三年文。引易者夬象傳文。引詩者文王及維清文。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灋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蓋懌作擇。一人上無則予之文。又無所謂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也。書疏引鄭云。敬忌。祇祇威威是也。江氏從鄭說參荀子所引者言之。謂一人以擇。庸庸是也。今攷說苑云。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

忌。此之謂也。則劉向固不自一端言之矣。詩頍弁云。庶幾說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自此而下四節。總言明德愼罰而申告之也。爽。明也。蔡氏謂明思乎民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康。安也。大誥所謂迪民康也。我時。謂繼殷之時也。康乂者。卽上文所謂惟民其康乂也。作。起也。記稱文子之言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求。卽上文敷求之求。眞氏謂作而求之。是也。猶詩言周德曰。世有哲王。又曰。世德作求。今民。謂今時化紂之民也。適。往也。謂適道也。上文言敷求于殷先哲王。蓋明德者當時之先務焉。故明其施政於民者而申告之。論語所謂道之以德。又所謂爲政以德也。言康叔明思乎民。導之吉德者安。我時其思殷先哲王之德。以樂治民。作起殷先王而求之。況今民無導之則不適道。今爲政者不導之。則無政在其國矣。蓋言愼罰者必明德也。

述曰。蔡傳云。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蔡言此下。非也。以德用罰。上文皆然矣。非至此下而然也。說文云。昧爽旦明。則爽者明也。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亦其義也。僞傳云。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蓋讀民迪連文。於文未適也。書疏云。鄭以迪下讀。蔡讀與鄭同。迪道。詳臯陶謨疏。經曰。作求。蓋二字句也。引記者。禮記檀弓文。鄭禮注云。

作起也。僞傳云。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蔡傳云。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民。爲等匹於商先王。又云。前旣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也。非也。武王雖自嚴。然今爲康誥。當嚴之康叔矣。謂武王以身示之。則武王旣自言。必有轉而言康叔者。何以此經無其文乎。經言我時其惟者。異乎多方言我惟時其者也。詩下武云。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又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毛傳云。武。繼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而毛於作求無傳焉。鄭箋云。下。猶後也。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蓋求

終。釋詁義也。索求者有終盡之義焉。鄭以言此詩。不可謂三后之德不終。而武王終之。遂謂終成其大功。然詩豈言世功邪。此與鄭言配行者。以詩攷之。皆於經病添文也。配古通妃。釋詁云。仇。妃。匹也。又云。妃。對也。朱子詩傳云。配對也。謂對三后也。而朱子於作求亦無傳焉。漢書匡衡傳引關雎好逑作好仇。蓋古通也。蔡本僞傳。以求通逑。蓋逑文從求。相求者有等匹之義焉。以詩攷之。求之於配。如其義皆匹也。則複矣。蘇氏轍云。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李氏樗云。武王所以配三后者。以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之也。此其得下武之義者乎。通詩於書。可旁通也。孫氏云。以安治民。爲終成殷先王之道。蓋以鄭箋言之也。

然武王伐殷。則更始也。豈為終邪。釋詁云。適之往也。僞傳云。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蔡傳義同。今攷下文。不曰迪屢未同乎。雖在堯時。猶誅四罪也。何有於今民乎。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定也。我我民也。蒙上文惟民而言。其為文。猶春秋書伐我也。蓋我者非武王自謂一人之辭。上文言民彝。固言天惟與我也。尚與上通。上文言自作不典。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蓋慎罰者治民之權變焉。故明其獲罪於天者而申告之。皋陶謨所謂天討有罪也。言予惟不可不監視於文

王及古先矣。予告汝明德者。告汝德之說于德之行。若予告汝明德以慎罰者。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蓋予所為說。以既迪民德。而後于罰非德者可決之行也。今惟民動而不靜。未定其心。導之屢矣。而心未同。此我民之非德也。明思天其罰殛我民。我民其不怨。惟其罪雖在小而少者當罰殛之。無在大。亦無在多。況曰其上顯聞于天之大而多者乎。蓋言明德者必慎罰也。

述曰。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以一句讀也。其曰德之說者。可徵讀之爾。戾定。詩桑柔毛傳義也。釋詁云。戾止也。定猶止也。春秋書伐我者。我魯也。若哀八年吳伐我者。是也。詩卷耳鄭箋。於我馬虺隤云。我我使臣也。於我姑酌彼金罍云。我我君也。禮器云。孔子曰。我戰則克。鄭注云。我我知禮者也。蓋我者自謂一人之辭。人皆有我。故又為統稱之辭。論語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非人皆有我。聖人何為以是告人乎。孟子言求仁之近也。則云。萬物皆備於我矣。亦其義也。詩陟岵云。上慎旃哉。朱子云。上猶尚也。鄭尚書贊云。尚者上也。釋詁云。監視也。蔡傳云。民苟有罪。卽在朕躬。蓋以我者武王自謂一人也。繇蔡言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蓋民之不迪。則罪在朕躬矣。若夫迪屢者。德之說也。迪屢未同。非于罰之行不可也。而猶曰罪在朕躬乎。君屢迪其民。而民未同。天乃罰其君而不罰其民。非天討也。多方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

未愛。又云。爾乃自作不典。遂云。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故云。則無我怨。皆與康誥相發明者也。釋言云。爽差也。差者失也。盤庚云。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今不以言此經者。蓋言失惟民。迪吉而安。似矣。然迪屢未同。則惡也。非失也。曰。失惟天其罰殛我。可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敬哉顧上文敬哉而申告之也。怨者卽上文所謂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也。彝者卽上文所謂民彝殷彝也。非謀者必非彝。慎罰者察之矣。蔽猶孟子言蔽於物之蔽。忱謂明德之誠。卽上文所謂天威棐忱也。敏德者敏行之德也。康安

也。心有所安。卽上文所謂宅心也。顧者言顧行。行顧言。皆所以顧德也。猷謀也。上文言明德曰。若德裕乃身。言愼罰曰。乃由裕民。今曰裕者兼德裕裕民言之也。瑕疵。殄絕也。瑕殄者眞氏以爲自民言之。蓋蒙上文也。下文言殄享。以天命之絕言。此言瑕殄。以民心之絕言。天命在民心。欲無殄享。先不瑕殄。故下文言乃以殷民世享也。言汝亦敬之哉。毋作民怨。勿以非謀非常蔽是諴。大則灋乎敏德。以安汝心。顧汝心之德而德裕。遠汝心之謀而裕民。其裕若此。乃以民安。則民不汝疵而絕之矣。蓋言明德愼罰者之保民也。○謹案蔡氏以爲此欲其不用罰者。非也。武王所以誥康叔者。自發端以迄終篇。皆文王克明德愼罰之義也。

愼罰者。不妄用罰也。非不用罰也。史稱成康之際。刑措不用。盛矣。文王非其時也。康叔亦非其時也。刑措者自愼罰而臻之者也。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中庸曰。必也使無訟乎。論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豈遽蘄其不用罰哉。遽蘄其不用罰。是措刑也。非刑措也。刑措善也。措刑害也。爲治者宜辯焉。敏行顧行之行去聲蘄音期

述曰。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以一句讀也。僞傳云。斷行是誠道。蔡傳云。斷以是誠。皆於經病添文也。蓋其讀曰蔽時忱。如不添文。而曰斷是誠。於文未適也。其釋蔽爲斷。是執上文所謂罰蔽殷彝者。未察乎文同而義異也。周官師氏云。以三德敎國子。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敏德之義也。中庸云。言顧行。行顧言。謂相顧也。猷謀。釋詁文。君奭云。告君乃猷裕。孫氏執之。讀此經曰。遠乃猷裕。且於上文乃由裕民。通由於猷。上下經文。於文未適也。僖七年左傳云。不女疵瑕。則瑕亦疵也。釋詁云。殄絕也。僞傳云。我不汝罪絕。蓋自武王言之也。然經固不言我也。詩鹿鳴云。君子是則是傚。明所灋也。釋詁云。迄至也。史記云。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蓋盛時也。錯與措通。莊子注云。蘄求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今也。惟命不于常者。謂天威棐忱。其命不于其常也。大

學引此而說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汝念哉。顧上文汝念哉而申告之也。享如無逸享國之享。上文言康叔助王宅天命。康叔若失天命。則康叔絕享國。卽王絕享國矣。故曰無我殄享。服事也。命者承上文惟命而言。明乃服命者。明乎汝服事天命者也。召誥曰。有夏服天命。蓋天命王者。分侯服以保民。而保民之事。在明德愼罰。則明德愼罰之事。皆所以服事天命也。此康叔所當明者也。上文言乃服惟宏王者。以王事言之。此言明乃服命者。以天事言之。今知王事皆天事也。則明矣。高乃聽者。卽上文所謂知訓也。酒誥曰。聰聽祖考之彝訓。蓋聽之高者。莫高於文王及古先之訓也。異乎漢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者矣。用

康乂民者顧上文而言。蓋言明德愼罰而保民者之宅天命也。

述曰。僞傳云。明汝所服行之命令。蔡傳云。明汝侯國服命。蔡謂服行所命也。江氏云。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以七爲節。皆於義未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則服事天命者可知也。引文帝者見漢書張釋之傳。蘇氏云。高乃聽。聽於古也。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所聽豈不高乎。今不出之者。康誥篇中。不稱文考爲古也。故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然蘇氏釋高者得之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一節。終提其要而申結之也。往哉命之就國之辭。替廢

也。勿廢敬典。卽上文所謂罔不克敬典也。此明德愼罰之要。非宅心知訓則不能也。上文所謂應保殷民者在是矣。聽朕告汝者。丁寧申告之辭。蓋天命立國。其世爲享國也。繇民心焉。敬典者保殷民以宅天命。乃以殷民世享矣。○謹案。周卜世三十。衞祀則及秦幷天下時也。國之世享。遠矣哉。蓋康誥之遺澤長也。幷平聲

述曰。替廢。釋詁文。告唐石經作誥。誥者告也。孫氏讀曰。典聽朕誥。謂與酒誥典聽朕毖同。此不知敬典爲誥中提要者也。宣三年左傳云。卜世三十。言周之享國也。史記衞世家云。秦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衞絕祀。是衞祀及秦幷天下時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五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六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酒誥

蔡氏曰。商紂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誥敎之。是也。蓋酒誥者。告康叔明大命以告妹邦之臣民。又告康叔以殷之當監者。於是乎推之殷舊臣及所監諸侯也。責君治臣。以爲民先焉。當監之監去聲所監之監平聲

述曰。韓非子云。康誥曰。毋彝酒。此酒誥而繫之康誥者。酒誥以告康叔。猶康誥也。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然則今文有脫簡矣。今不見其脫簡者。蓋馬鄭王本繇古文而來。梅本雖僞古文。而於今文所有者亦襲馬鄭王本故也。大傳引酒誥云。王曰。封。惟曰若圭璧。或疑此逸文在脫簡中者。然此與梓材若稽田例同。於酒誥奚取焉。陳氏壽祺云。今古文多寡異同。非一二矣。酒誥云。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此其異文也。非逸文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蔡氏謂卽詩之沬鄉也。大命者。武王謹酒之大敎也。告康叔當明之。○謹案康叔封衞。兼邶鄘而有之也。既於康誥詳之矣。鄭氏以詩鄘風言沬鄉者推之。謂妹邦康叔連屬之監。非也。蓋詩言邶鄘衞者。同風而不分也。故左傳曰。歌邶鄘衞。不與歌唐歌魏者同。顧氏謂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其分風者。後世經師之失也。左傳引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在邶風之首。繇是言之。則鄘之沬鄉亦衞也。夫康叔以孟侯監諸侯。下文言侯甸男衞者。則所監可知矣。如沬邦不在衞而在所監也。經於篇首。遽言沬邦。不已突乎。監平聲

述曰。王。一作成王。今本無成字。段氏謂僞孔刪之。非也。書疏引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又書疏云。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蓋三家者。歐陽大小夏侯也。釋文云。王。

馬本作成王。然釋文於此無言王本者。書疏引鄭云。成王言成道之王。然書疏於此無引王說者。然則釋文而無言王本也。安知彼所別見之王本。必非無成字乎。今本無成字。安知其必非王本之別見者乎。蓋王多異鄭。而僞孔多與王同也。釋文引馬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康叔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蓋馬以爲此成字非經之本文也。今据經言穆考文王。而不言武王。則王若曰者。武王之言也。非成王也。書王若曰者。周書之通例也。其作成王者。從書序之失而妄加之爾。或曰。康誥言王若曰者。周公

代之也。此誥言成王若曰者。成王親之也。緜今攷之。洛誥言王若曰者。固成王親之也。非周公代之也。史記云。周公懼康叔齒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故謂之酒誥以命之。則史記以此誥爲周公代王之言。與康誥王若曰之舊說同也。緜是言之。彼從序者於此經加成字。而義無所加。以是知其妄加之也。詩桑中云。沬之鄉矣。蓋在詩鄘風。今河南衞輝府淇縣沬鄉也。鄭說見詩桑中疏。及衞譜疏。引左傳者襄二十九年及襄二十一年文。詩之篇次齊魯韓毛。則或異矣。若黍離之詩。毛以之冠王風。魯以之殿衞風。故劉向新序言黍離者。謂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詩。以是知後世經師分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毖音祕喪行皆去聲

自此而下五節。皆武王之大命而告康叔當明之者也。乃語辭。文王世次爲穆。故曰穆考。肇始也。言始國者。對今有天下言也。毖戒也。庶衆也。言衆邦者。蔡氏謂文王爲西伯也。庶士衆士也。越及也。少正。蔡氏謂官之副貳也。御事治事之臣。統乎尊卑者也。民人也。民對天言。則爲上下之通稱。元祀大祭也。禮。庶人薦而不祭。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猶薦而已。今對薦而不祭者言。則凡祭皆爲大也。

與洛誥以特祭爲元祀者異矣。故此經言祀者自庶士而上焉。亦總也。行。行事也。越于也。言文王朝夕誥戒之曰。祭則此酒。惟天降命。其始此酒我民惟在大祭焉。天降命而又降威者。蓋我民所用大亂失德。總無非用酒惟行事。其于小大國所用失國。總無非用酒惟罪辜。此天所以降命而又降威也。行事之行平聲

述曰。乃不訓汝者。與康誥惟乃義同。蔡傳以誥毖妹邦。不應言乃穆考文王。非也。蔡以乃爲汝而失之也。如述先訓以告人。誥戒之體然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言管蔡諸國云。文之昭也。謂文王之子爲昭也。詩載見云。率時昭考。毛傳云。昭考武王也。然則文王爲穆矣。肇始釋詁文。詩小毖云。予其懲而毖後患。毛傳云。毖慎也。毛從釋詁義也。謂慎而先戒之也。周官大宰云。建其正。立其貳。陳其殷。注云。殷衆也。林氏云。庶士所謂殷也。少正所謂貳也。今攷周書嘗麥篇云。王命大正正刑書。則其貳於是乎稱矣。襄二十二年左傳稱鄭少正公孫僑。呂氏春秋稱魯少正卯。其例也。詩思齊鄭箋云。御治也。牧誓云。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而上以御事冠焉。梓材云。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而下以御事總焉。今言庶士者旅也。少正者亞也。御事者尊卑皆在其中矣。書疏引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蓋人爲之也。非天命之。則人不能爲之也。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

薦稻。蓋薦而不祭也。故酒誥無言庶民以祭飲者。周官酒
正云。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蓋祭皆以酒焉。以祭飲者。
蜡與宗廟之祭爾。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周官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周官之制。非文武之時也。
故酒誥不及焉。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
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蓋自春秋世言之。黨正之禮
衰矣。謂雖狂飲。非無道云爾。如文武之時而狂飲也。將謂
紂何。詩豐年云。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詩載芟文
同。此周頌之詩。皆言宗廟之祭也。大傳云。古者五十已下。
非烝社不敢遊飲。六十已上遊飲也。今攷王制云。九十飲

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傳言六十。蓋失之矣。月令云。
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飲烝。言烝祭則非民之大飲也。以民
無烝祭也。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不言民飲也。
奚古者之謂乎。書疏云。大劉以元爲始。蓋從釋詁義也。其
於肇始則複矣。亦義詳臯陶謨疏。行義詳堯典疏。蔡傳云。
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
言受酗酒曰。天毒降災。此蔡以爲天自酒降威。故人用以
喪德而喪邦也。繇是言之。天不將以酒陷人乎。箕子所言。
蓋臣子於君父無所歸咎之辭。未可執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言庶邦諸臣之小子也。小子者後生也。蔡氏謂小子血
氣未定。尤易縱酒。故文王誥教之也。正古通政。周官注引
作政。下文言庶士有正。又言正事之臣。蓋國政也。事家事
也。無古通毋。彝常也。小子以祭飲者。蓋旅酬之禮也。將行
也。言小子有國政有家事。慎毋常酒。於庶邦之飲則惟祭
爾。猶以德行之而無醉焉。易以豉反

述曰。周官疲人注云。故書正爲政。蓋古通也。論語云。政者
正也。引周官注者萍氏鄭注也。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
之小臣。非也。此不可以言小子也。論語稱冉子云。有政。孔
子辨之云。其事也。蓋國言政而家言事也。周官大司樂云。
合國之子弟。其小子而承國政者乎。禮記內則云。五十命
爲大夫。服官政。此非小子所及也。儀禮喪服小功章云。大

夫爲昆弟之長殤。則小子而爲大夫矣。國政遞焉。釋詁云。
正長也。以言此經。於文未洽也。僞傳云。小子民之子孫也。
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敎之皆無常酒。繇傳言之。民則庶人
也。下文言越庶國飲惟祀者。豈言庶人者乎。庶人則薦而
不祭也。傳言正官者。正長之說也。然經言有正有事者。小
子有之也。傳於經言有者不遺之乎。彝常。釋詁文。韓非子
云。彝酒常酒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兄弟弟子。賓弟子。有
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皆小子之謂也。其在旅酬。皆云。舉
觶于其長。中庸所謂旅酬下爲上也。迨相酬辯時。遂及乎
小子矣。辯古通徧。詩鹿鳴云。承筐是將。毛傳云。所以行幣
帛也。故詩敬之傳云。將行也。詩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又云。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大傳云。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詩楚茨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孰非以德行之者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言庶民之小子也。皆文王所以誥毖庶邦者也。上物蔡氏以爲稼穡。是也。鴻範曰。土爰稼穡。臧善也。言文王惟曰。我民迪導其小子。其心不愛酒。惟稼穡之愛。則其心善矣。管子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惟土物愛。以一端言。小德也。厥心臧。以全體言。大德也。中庸

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者。大德所繇成也。非二而一者乎。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觀人之道也。非所以修己也。言小子聰聽祖父所迪之常訓。其于小德大德。小子惟合一焉。蔡氏謂小子不可以謹酒爲小德。是也。少去聲

述曰。金氏履祥云。國之子弟。文王誥教之。凡民子弟。則使其民各迪導之。是也。釋詁云。臧善也。引管子者。小匡篇文。小大德者。猶小大節也。荀子云。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吾無觀其餘矣。此以明論語之言。蓋觀人之道也。詩思齊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自小德而造大德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長丁丈反賈音古養去聲洗心典反腆他典反

蔡氏謂此武王教妹土之民。是也。嗣續也。續爾股肱者。言嗣世力農也。艮耜之詩曰。續古之人。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純大也。專也。言以農事爲大而專之也。藝樹也。黍稷者。妹土之宜也。肇敏也。言敏力也。服事也。行曰商。止曰賈。今言遠服賈者。蓋孝子之心。雖遠行而若止。白虎通謂欲留供養之也。經不言工者。工賈相資。言賈則工可知也。以孝養其父母者。必奔走事其考其長。互文也。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通言之則亦同也。爾雅曰。父爲考。母爲

妣。慶喜也。自者謂孝思之自致也。言若農若賈。其父母喜焉。乃自絜厚致用酒。蔡氏謂洗以致其絜。腆以致其厚也。

○謹案民之孝養用酒也。蓋餕餘在其中矣。而經不言飲食醉飽。如下文臣之孝養云者。蓋與民言之。懼其不知而反失也。酒誥之意。其微矣乎。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民之不知者。必甚於臣之不知者也。此告民所以異於告臣也。邦音似絜與潔同餕音俊

述曰。釋詁云。嗣續繼也。則嗣亦續也。純大。釋詁文。賈逵晉語注云。純專也。凡事之大者必專之也。孟子云。樹藝五穀。則藝者樹也。鄭詩譜云。衛在冀州大行之東。周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蓋妹土之宜也。肇敏。釋言文。

服事。釋詁文。白虎通云。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書曰。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此以賈
用連讀焉。或据詩賈用不售者以申之。非其義也。其曰欽
厥。蓋異文也。引禮者曲禮文。引爾雅者釋親文。詩皇矣毛
傳云。慶善也。僞傳云。其父母善子之行。此於經病添文也。
書疏云。賈利而養。所以善之。此近承賈言而不言農也。則
偏矣。易兌彖傳云。九四之喜。有慶也。則慶者喜也。論語云。
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繇是言之。養親亦自致者
也。孝經云。養則致其樂。其義也。漢志云。洗絜也。絜與潔通。
禮郊特牲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注云。腆猶善也。厚幣者善

之也。說文云。腆設膳腆腆多也。蓋物多則厚矣。方言云。腆
厚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酒之致用者也。引
詩者。小宛文。毛傳云。醉而日富矣。今攷儒行云。多文以爲
富。富猶多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省悉井反
蔡氏謂此武王教妹土之臣。是也。有正者有政也。伯長也。
君子者。蔡氏謂賢之也。下迄於庶士。上統於庶伯。省文也。
庶士皆君子。庶伯皆有正。互文也。典常也。羞蔡氏謂養也。

者老也。君者父母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孝
經曰。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
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然則養老莫大於養父母矣。言爾
大能養老。惟父母家君也。上文曰考。曰父母。此曰君者。互
相備也。必於臣之孝養言父母爲君者。庶民則不達其義
也。醉飽者。餕父母之餘也。蓋大能養老者。以禮之大而言。
異乎禮之恆食矣。則餕而醉飽者。不亦寡乎。明非恆醉飽
也。永如以永終譽之永。觀省謂君觀臣德而有省也。禮曰。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饋祀之所繇
也。中德者無過不及也。羞進也。介助也。詩言神之聽之者。
則曰介爾景福。其言旣醉以酒者。亦曰介爾景福。今言自

介者。自承神惠之助也。用逸者以逸飲餕鬼神之餘也。言
朕大思觀臣者曰。爾能永此觀省。作事考於中德。爾庶幾
能進饋祀。爾乃自承神惠之助以逸飲也。此所謂無逸乃
逸也。正事者政事也。此乃信惟王政事之臣。觀省其臣之
辭也。若順也。元德者中德之所本也。蓋養親祀先。皆仁孝
之德焉。易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此所謂元德也。此總惟天之所順矣。王者順天之所順。
求孝子爲忠臣。此在王家所以永不忘也。其曰王臣。曰王
家者。方告其臣。故如其臣之稱也。蔡氏以觀省者自其臣
言之。謂反觀內省也。○謹案武王大命。酒禁也。其於民於
臣。必言其所可飲者。何也。蔡氏謂此不禁之禁也。孝養饋

祀。人果能此。且爲成德矣。何憂其湎酒哉。是也。蓋其不可
飲者。天之所以降威也。其所可飲者。天之所以降命也。酒
始於祀。孝養者。緜祀而推焉。皆天命也。佛氏絕酒。而不免
爲異端者。異乎此也。長丁丈反羞養養老之養上聲養父母孝養之養去聲羞平聲
述曰。伯長。典常。皆釋詁文。釋詁云。羞進也。說文云。羞从羊。
羊所進也。周官膳夫云。膳羞。儀禮有司徹云。羞庶羞。羞羞
者有所進以養之也。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
白鳥。傳云。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也。羞也者進也。不盡
食也。緜傳言之。養之而不盡食。亦將以爲養也。釋詁云。鮐
背耇老壽也。說文云。耇老人面凍梨若垢。蓋以聲爲義也。
僞傳云。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此於經病添文

也。或曰。惟君之文。禹貢惟木之例也。言養老與君也。非也。
桓二年穀梁傳云。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至尊者君。當曰
君及某。而曰與君乎哉。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
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定十三年左傳言衞公叔文子請
享靈公。蓋非禮也。故禮無臣享其君於家者。詩豳風云。朋
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蓋下之
愛上也。上自言之。則慢矣。儀禮喪服傳云。君至尊也。注云。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今武王大命其臣。康
叔明大命於其臣。皆以君告臣也。君方告臣謹酒。而曰臣
當大以酒養其君。可乎。此朵頤之言也。如以卿大夫稱君
言之。是告臣而啟之大飲也。必不然矣。禮內則云。父母在。

朝夕恆食。子婦佐餕。蓋餕父母之餘也。以永終譽。詩振鷺
文。禮射義云。可以觀德行。臯陶謨云。率作興事。屢省乃成。
此自君之觀省言之也。易觀象傳云。先王以省方。其例也。
引省義者。禮大傳文。鄭禮注云。省善也。鄭從釋詁義也。釋
詁又云。省察也。方氏愨云。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
功而見知也。言其君察知之也。祭灋云。大夫立三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適士二廟。曰考廟。
曰王考廟。皇考無廟。蓋大夫士之祭。皆不及其高祖也。必
干祫而後及焉。祫合祭也。葉氏夢得云。干上達也。引詩者
小明及既醉文。鄭小明箋云。介助也。神明聽之。將助女以
大福。其既醉箋亦以介助釋之。然則由祭神者言。是其自

介助也。或曰。釋詁云。介右也。言右助以副之也。禮曾子問
鄭介子注云。介副也。自介者蔡傳謂自副也。蓋祀爲正則
飲爲副焉。今不從者。自副之言。非孝子宜施於祀先者也。
祭統云。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又云。尸謖。君與卿四人餕。蓋
餕者所以承神惠也。釋言云。謖起也。召誥云。其稽我古人
之德。言不妄作也。周官籩人注云。饋食薦孰也。儀禮特牲
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也。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卿大夫之
祭也。書疏引鄭云。饋祀助祭於君。非也。孝經云。非先王之
德行不敢行。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又云。忠
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
孝也。饋食之禮。祭畢。飲酒。旅酬。爵無算。故曰逸也。詩賓之

初筵云。舉醻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敘也。蓋逸飲而有
節焉。此詩言射時也。而祭時可推矣。醻與酬通。孟子云。仁
之實。事親是也。孝養饋祀。事親而及其先也。中庸以事親
之孝爲大德。蓋元德也。卽中德也。大誥云。爾丕克遠省。此
蔡義之所繇也。義通。故存焉。然上下經文。則觀臣之義。於
義尤融也。經言作稽中德。蓋反觀內省者。亦該之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輔。徂存也。輔存邦君。對上文喪邦者言也。上文言庶邦
庶士。越少正御事。統言之。則皆曰御事。省文也。小子者。御
事之小子也。上文言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蓋輔存邦

君者。小子猶與焉。言我西土輔存邦君之御事及小子也。
上文言臣民。言臣民之小子。此惟言臣者。臣爲民先。言臣
則該民也。下文所以言勿辯乃司民湎于酒也。尙庶幾也。
腆。厚也。上文言腆用酒者。自酒之厚而言。此言腆于酒者。
自人之厚于酒而言。下文所謂荒腆也。故謹酒而不腆焉。
今繇是而受天命矣。非自輔存邦君而進之者乎。此一節。
呼康叔而告之。以結上文大命之意。而起下文監殷之義。
與音預 監去聲

述曰。棐。輔。詳康誥疏。徂。存。釋詁文。此反訓也。郭注云。以徂
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故爲今。是也。蓋存於此而後徂於彼。
既徂矣。則又存於彼焉。故徂者存也。史記屈原傳云。其存

君興國。蓋輔存之義也。釋詁云。徂往也。蔡傳云。輔佐文王
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今不從者。言輔佐文王。此於經
病添文也。上文言文王誥戒庶邦諸臣及諸臣之小子。欲
其輔存邦君而無喪。非以邦君御事平言之也。故下文亦
曰。惟御事厥棐有恭。皆此意也。僞傳云。我文王在西土。輔
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繇傳言之。上文言文
王誥戒庶邦者。何以無訓國君者乎。經言我西土。不言我
文王在西土也。如曰。我西土輔訓。非不辭邪。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
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相去聲 湎面善反 祗音支 辟必益反

自此而下三節。告康叔以殷之當監者也。迪者。謂其輔相
所導而行之也。臯陶謨言安民者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是天顯小民也。迪導而畏天顯之小民。蓋畏民。卽畏天也。
此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經。常。秉。執。哲。智也。中庸言達
德者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秉德之智也。迪導常德而
執其智。蓋蒙上文所謂迪者而言也。此猶臯陶謨所謂允
迪厥德。無逸所謂迪哲。君奭所謂純佑秉德也。咸。皆也。猶
徧也。殷成湯而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徧及焉。帝乙。紂父
也。恭者。蔡氏謂責難之恭也。不敢自暇者。若不遑暇食之

類也。不敢自逸者。即所謂無逸也。矧況。崇重也。言殷先哲
王。能成其王德者。以敬畏其輔相。惟哲王御事。其輔相有
責難之恭。故哲王畏之。皆不敢自暇而自逸也。況曰其敢
重飲乎。越于也。服事也。外與內。以王畿言。蓋外與內。皆服
事乎天子也。周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不言采者。省文也。
周服因於殷。故下文言康叔所監者亦同。邦伯謂方伯統
諸侯者也。于在外事。侯甸男衛諸服。以方伯而分治王事
焉。自王言之。皆御事也。尹正也。謂正長。亞次也。若上文少
正也。服謂從事。若下文服休服采也。工官也。宗工。主宗禮
百工者。洛誥以宗爲特祭之禮。蓋周因於殷者也。越及也。
百姓百官也。于在內事。百僚諸臣。皆御事也。宗工非御事

之常。故序常官之外。百官里居。嘗爲御事者。亦異於常官。
故二者之序相及也。罔無也。鄭氏曰。飲酒齊色曰湎。是也。
不敢者謹酒也。不暇者忘酒也。成王者蔡氏謂顧上文成
王而言。尹人者正人也。左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此
御事之尊者。禮曰。里尹。此御事之卑者。皆當正人也。祗敬。
辟灋也。正人者必敬灋。蓋灋者天顯之則。經德之常。所以
正人者也。言外與內之御事。惟輔助成其王德之顯。皆于
正人者敬灋焉。蓋必敬灋以正人。然後御事臣德之正。有
以輔助成其王德之顯也。所謂厥棐有恭也。其暇湎酒乎
哉。○謹案王德之成者。自成而助成者也。經於殷先哲王
之德。惟言其助成者。酒誥之言。武王所以求助也。其武王

之哲乎。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
師。士爲少師。鄭氏曰。所謂里庶尹也。夫百官里居。雖辭御
事之職。猶謹酒奉灋。以里庶尹而正人。豈不助王德化而
大天子之光哉。後世大夫士里居。其亦思有助王否也。
述曰。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典經也。則經者常也。蔡傳云。
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德所以處己也。秉哲所以
用人也。繇今攷之。經非對文。此於義未融也。中庸云。成己
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則經德不惟處己也。臯陶謨云。知人則哲。以智之大端
言也。鴻範云。明作哲。則秉哲不惟用人也。秉執。釋詁文。哲
智。釋言文。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

經德之謂也。又云。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此秉哲之
謂也。孟子所謂經德不回者。蓋知所秉也。以中庸之義推
之。成湯諸哲王。自明而誠。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孟
子以湯爲反之。非性之也。咸皆。釋詁文。詩豐年云。降福孔
皆。毛傳云。皆徧也。魯語云。小賜不咸。左傳謂之小惠未徧。
其義也。史記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禮
檀弓疏云。先儒皆以酒誥帝乙爲紂父。蓋不與緯同。檀弓
鄭注云。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蓋易
緯乾鑿度之說也。六世王者祖乙也。自湯至祖乙。不數兄
弟相及者。則祖乙爲湯以後六世孫也。殷又有帝乙者。謂
武乙也。史記云。武乙無道。又云。暴雷。武乙震死。此帝武乙

卽紂父之祖也。今攷孟子云。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蓋謂湯大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也。無逸稱其
在祖甲。則七作矣。祖甲者武丁之子也。孟子以武丁立文。
祖甲在武丁後。故不曰七作。而曰六七作也。今以祖乙爲
帝乙。所謂六七作者。不遂闕其三乎。則書之帝乙當爲紂
父也。此異乎帝武乙者也。易泰六五云。帝乙歸妹。其歸妹
六五亦云然。必以爲天乙湯者。亦無徵文也。安見其必非
紂父之帝乙乎。哀九年左傳云。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然
則微子之德。固帝乙之子也。非可以紂之不德而疑其父
也。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蓋不敢崇飲
而祀茲酒也。詩下武云。世有哲王。又云。世德作求。遂云。成

王之孚。言周之哲王有成也。此經爲之先矣。孟子云。責難
於君謂之恭。多方所以言進之恭也。崇重。服事。釋詁文。僞
傳云。崇聚也。傳以不敢聚飲者自殷御事言之。然重飲者
雖獨飲亦然也。豈必聚飲乎。此當自殷王言之。與下文紂
飲爲對觀也。覲禮云。侯氏肉袒。北面立。告聽事。天子辭於
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鄭注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
所用爲罪之事也。然則無事者言無所爲得罪之事也。以
其爲王治事故也。邦伯詳盤庚疏。白虎通云。尙書曰。侯甸
任衞作國伯。此男作任。邦作國。又多作字。蓋異文也。白虎
通云。男任也。尹正。亞次。釋言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
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之五官。曰司徒

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
也。曰天子之吏。鄭注云。此蓋殷制也。今攷左傳稱郯子云。
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
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然則五官之制尙矣。
司士者司事也。其天官大宰。不列六卿。雖異於周官。而六
事之人。夏書言之。殷奚必不因之而損益也。其果爲殷制
歟。無徵文也。其曰六大。曰五官。則庶尹也。而其亞可推矣。
職方之伯。殆王制所謂二伯也。蓋與方伯不同。天子之吏。
所謂御事也。鄭湎義見詩蕩疏。詩釋文引韓詩說云。飲酒
不出客曰湎。鯀今攷之。於文面水爲湎。鄭以酒顏言之也。
韓以客飲不出則所面者惟酒而已。說文云。湎沈于酒也。

引左傳者定四年文。禮雜記言無主之喪云。里尹主之。鄭
注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此
里尹職卑。異於鄭大傳注所謂里庶尹也。祗敬。辟灋。釋詁
文。或曰。釋詁云。辟君也。祗辟者敬君也。蔡傳云。上以助成
君德之著。下以助尹人祗辟。又引呂氏云。尹人者百官諸
侯之長也。蓋蔡以惟助之文貫而言之也。蔡不釋越。鯀蔡
言之。則越及也。然上文言庶尹矣。將庶尹助尹人乎。於文
未適也。僞傳云。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
正身敬灋。傳言德顯者。於文未洽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酣戶甘反泆音逸喪去聲
衋許力反很胡懇反罹音離
亦總也。謂我所聞總惟此言也。後嗣王。紂也。酣。酒樂也。言
紂以酒樂其身也。人受命于天。王者尤天所命也。今以天
命自王言之。故曰厥命。厥。其也。下文亦言殷墜厥命也。上
文言天顯小民。則其命顯于民矣。多士言紂罔顧天顯者。
而曰誕罔顯于天。則其命罔顯于民也。越。于也。詩之言紂
曰。斂怨以為德。今言敬保于怨不改也。猶盤庚言乃奉其
恫也。誕。大也。泆。蕩泆也。燕。燕飲也。史記曰。紂以酒為池。以

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今言大惟其縱
淫蕩于非常。以燕飲失其威儀也。衋。痛也。荒者。樂之無厭
也。言民無不痛傷心。紂惟荒樂而腆厚于酒也。息。燕息也。
詩曰。或燕燕居息。乃逸者甚於燕息之辭也。無逸言不知
勤勞者。而曰乃逸。此多方所謂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也。
上文言殷先哲王曰。不惟不敢。亦不暇。此言後嗣王曰。不
惟自息。乃逸。蓋德與不德皆極言之也。疾。害。很。戾也。商書
稱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今言其心害戾。不能畏死
也。商邑。殷之王都也。罹。憂也。言辜罪者皆在殷都。雖于殷
國亡滅亦無憂也。此牧誓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也。左傳
曰。明德以薦馨香。蓋思其祀也。今言弗思德馨香祀升聞

于天。此牧誓所謂昏棄厥肆祀弗答也。自酒者。猶三國志
言引酒自若也。言大惟民怨。民雖自怨。衆羣臣自酒也。腥
聞在上者。酒德不絜也。惟逸者。顧上文乃逸而言也。言天
無佗故。今無愛于殷。惟以其逸故也。民。人也。蔡氏謂猶曰
先民。君臣之通稱也。速。召也。言惟人自召其罪。蓋紂之君
臣皆酣酒也。○謹案紂酣酒而不以祀。至於酒德若斯。是
不知乎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也。此以見厥命罔顯
于民矣。安有念于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者哉。而其羣
飲者。則殷御事助成後嗣王酒德也。君臣若斯。天雖欲不
降威。不可也。詩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信
哉。然武王以是告康叔。而不以告妹邦者。妹土殷民。不忍

斥言也。夫紂燕喪威儀。雖死不畏者。豈不以酒德而自哲
邪。殷先哲王經德秉哲。紂豈不違之邪。詩曰。抑抑威儀。維
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
既醉止。威儀幡幡。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深悲其燕喪威
儀者之不哲也。非深於酒誥而能為是詩乎。樂音洛反平聲幡音番
述曰。呂氏春秋云。今召客者酒酣歌舞。蓋酒酣而作樂也。
酣者甘酒也。言味非言聲也。高誘注云。飲酒合樂曰酣。此
望文而為之說爾。說文云。酣。酒樂也。太平御覽引說文作
樂酒。蓋飲酒而樂也。故曰酣身。釋言云。厥。其也。僞傳以命
為政令。蔡傳云。紂命令不著於民。絲今攷之。上下經文。當
以天命言也。引怨義者詩蕩文。釋詁云。誕。大也。釋文云。泆

亦作佚。蓋形之近也。說文云。泆水所蕩泆也。蔡傳云。燕安也。此從詩文王有聲傳義也。蓋與僞傳同。今言燕飲者。於文尤洽也。說文云。壹傷痛也。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蓋荒亡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詩抑云。荒湛于酒。又云。女雖湛樂從。言樂之無厭也。僞傳以荒訓大。今攷於經。上文言誕大矣。此又言腆厚。則大不待言也。引息義者。詩北山文。經曰。乃逸。蓋二字句也。蔡傳云。不思自息其逸。蔡讀與僞傳同。失之矣。詩瞻卬云。蟊賊蟊疾。鄭箋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蓋疾者害也。說文云。很盭也。盭古戾字。孟子言很疾。又言狠戾。其義也。或曰。死辜連文。白虎通讀曰。在商邑。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羅愛釋詁文引

左傳者僖五年文。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以一句讀也。說文謂馨爲香之遠聞者。此對文之異也。三國志言關羽云。羽伸臂令醫劈之。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蓋自酒則不知所痛也。僞傳以自酒爲用酒。於文未善也。詩那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蓋先民者先人也。商頌王祀以稱其先人。則民者君臣之通稱也。大學云。在新民。又言新民云。先齊其家。謂家人也。而皆曰民焉。論語云。務民之義。朱子云。民人也。蓋民義者。必通乎君臣者也。互詳召誥疏。詩伐木鄭箋云。速召也。文王曰咨。詩蕩文。抑抑威儀。詩抑文。其未醉止。詩賓之初筵文。韓詩說云。賓之初筵。衞武公飲酒悔過也。毛傳云。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監去聲

監視也。言我不惟如此多告而已。將爲古人之監視焉。民人也。史記稱湯征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蓋古人之言也。上文言殷先哲王。言後嗣王紂。是皆當監者矣。此申結之。而惟言監紂者。莫近之人。莫大之惡也。監紂則監殷先哲王可知也。殷墜厥命。所謂用酒喪邦也。撫鎮撫也。左傳曰。訓衆而鎮撫之。時者蒙上文所謂今者而言。蓋今時也。治不之不音否

述曰。釋詁云。監視也。湯征今詳逸文。治不猶治否。蓋古通也。戰國策云。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蓋

因湯征之言而韻之也。於水於民。於不作于。唐石經及注疏諸本皆然。徐幹中論亦引作於。今攷釋詁云。于於也。酒誥篇中。惟此二字作於。其餘皆作于。此蓋引古之本文歟。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遂申之云。施於有政。蓋論語作於。引書作于。注疏本孝乎漢石經作孝于。今反而觀之。亦可推也。抑書文一例。而傳者之異歟。詳金縢疏。引左傳者桓十三年文。詩召旻云。維昔之富不如時。鄭箋云。時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苦八反大音太圻與畿同父音甫辟音闢

自此而下至篇終。皆自妹邦推之。責君治臣。以爲民先。而申告之嚴者也。劼毖者固戒也。此通下之文。皆固戒其剛制于酒也。經自大史而下。不言劼毖者。蒙上省文也。至康叔乃言剛制于酒者。通上省文也。獻賢也。臣非賢不用。故曰獻臣。懼或不賢。雖賢猶勉。當固戒之也。衞故殷都。有殷舊賢臣。所監亦有之。故先別言之也。康叔以孟侯爲監。侯甸男衞諸服。蓋所監之遠焉。蔡氏謂此與文王毖庶邦同也。自大史而下。則惟言衞國矣。大史。內史。鄭氏謂掌記言記行。是也。友者君以臣爲友。詩所謂友紀也。史在左右。特以友言之。下文諸臣。皆互見也。越及也。獻臣今新國賢臣也。對殷獻臣而言。蓋凡臣職之要者。皆特稱之。其餘羣臣。

則以獻臣統稱之也。宗工掌記功宗以宗禮百工。故曰百宗工。以其記諸獻臣之功。故與獻臣相次焉。史與宗工。特稱之者。皆記載之要也。此言矧者。新於舊。近於遠。況當固戒也。爾事猶事爾也。詩曰。豈不爾思。其爲文同也。服事。休。息也。言有事於休息者。鄭氏謂服休。燕息之近臣。是也。采。采服也。朝祭用之。言有事於采服者。鄭氏謂服采。朝祭之近臣。是也。此言矧者。況爲近臣也。若。順。疇。類也。言三卿各順其事類。猶堯典以惠疇言百揆也。蔡氏謂圻父司馬也。主封圻。農父司徒也。主農。宏父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是也。薄。驅也。詩曰。載驅薄薄。違者不從瀘而背之也。謂圻父驅其所違者。保安也。謂農父順其所安者。

辟與闢通。孟子曰。辟土地。詩曰。啟之辟之。謂宏父定其所辟者。此三卿之事。所謂順類也。先言圻父者。司馬主封圻。有詰禁焉。此監者爲急也。蔡氏謂禁湎酒爲急者。亦其職也。此言矧者。況爲大臣也。剛制于酒者。爲酒所剛制也。制。猶困也。易曰。困于酒食。論語所以言不爲酒困也。凡酒失皆狂。蓋酒之氣陽。其失則剛也。詩曰。旨酒思柔。又曰。飲酒溫克。溫克者。柔克也。懼其剛制也。自劼毖殷獻臣而下。皆以剛制于酒者固戒之矣。惟極乎康叔而倒見焉。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其爲文同也。蓋劼毖之義。自舊而新。自遠而近。自卑而尊。康叔爲衞君而監諸侯。則其本也。故劼毖之曰。況汝剛制于酒。此其辭嚴矣。朝直遙反　蟋蟀音悉　率牀下之下古音戶

述曰。釋詁云。劼固也。獻賢。詳皋陶謨疏。詩文王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言殷獻臣也。洛誥言殷獻民。其例也。周官職方氏云。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鄭禮注云。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賈疏云。侯之言候。爲王斥候。甸之言田。爲王治田出稅。男之言任也。爲王任其職理。采者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衞者爲王衞禦也。蠻之言縻。以政

敎廣來之。自此已下。皆夷狄矣。夷者以其在夷狄中。故以夷言之。鎭者。以其入夷狄深。故鎭守之。藩者。以其最外爲藩籬也。自侯服已下。各舉一爲號。皆互通也。其夷狄三服亦互通。是以大行人。總謂之藩國也。藩與藩通。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藩服也。以此知要服已上。九州之內也。皆中邦也。要服。卽蠻服也。言要束之而已。要服已下。經不及之者。非中邦也。大不作太。傳者或異焉爾。詳大誓疏。鄭大史內史義見禮玉藻疏。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疏引熊安期說者。謂襄二十

五年左傳云。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記動之事。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內史爲右史也。今攷漢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其於禮言則反之矣。禮言左動右言之書。互文也。尚書豈記言而不記事哉。襄三十年左傳於鄭云。使大史命伯石爲卿。則大史而記言者。豈不爲左史乎。覲禮云。大史是右。則何也。周書史記篇云。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將記言者左史也。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又異焉。夫周官史職無左右之名。今此經未嘗言左右也。左傳襄十四年於晉云。左史謂魏莊子。昭

十二年。於楚云。左史倚相。彼侯國之史。有左則有右可知也。然必以動言之記。左之右之。其不然乎。言人人殊。固有繇矣。蓋言動者左右史皆書之也。王制云。大史執簡記。大戴禮云。內史。大史。左右手也。職不分司。名不分繫。善夫。周官云。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蔡氏据之。以言侯國。今無以知其必然也。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孟子所以言堯之於舜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詩假樂云。燕及朋友。毛傳云。朋友。羣臣也。大誥云。我友邦君。蓋諸侯者。天子之友也。詩雲漢云。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鄭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蓋天子且然也。而諸侯明矣。

詩毛傳於雲漢云。宗。尊也。於臣工云。工。官也。故孫氏云。宗工謂尊官。是不然也。堯典云。允釐百工。蓋百官於是乎盡矣。旣曰百尊官。何以言經之刱況而尤尊者乎。或曰。周官之職。曰內宗。曰外宗。曰都宗人。曰家宗人。皆宗工也。似矣。然何以稱百宗工乎。亦不然也。洛誥云。予齊百工。又云。記功宗。以功作元祀。遂云。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故云。惇宗將禮。此所謂百宗工也。殷之宗工。盤庚之選勞大享者。是也。周因於殷而損益之。故殷曰宗工。周曰百宗工。蓋同而不同也。引爾思者。詩竹竿文。大誥言予翼。亦其例也。服事。休。息。釋詁文。鄭服休服采義見書疏。禮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

路寢聽政。使人覗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詩碩人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言君之休息也。有事於休息者。若周官小臣正王之燕服位。是也。采服。詳皐陶謨疏。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云。虞說曰。大采袞職也。少采黻衣也。有事於服采者。若周官司服掌王之吉服。是也。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蓋素絲而純采者也。眡與覗通。蔡傳云。曰友曰事。然有不可友者。孟子言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又云。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今不從者。攷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蓋天子稱王。諸侯稱公。坐而論道者君也。作而行之者臣也。僞周官云。三公論道經邦。亦非言侯國之

尚書集注述疏　卷十六　酒誥　毛

臣也。蔡殆以爲若孟子處齊爲賓師之類也。今攷孟子云。學焉而後臣之。學焉者事之也。臣之者起而作事也。旣臣之。則不同事之矣。且信曰事之。是孟子所謂師也。父兄也。爲弟子者。又安所固戒之乎。君之所事。禮絕百僚。其序宜在三卿之上。唐肅宗之於李泌。當時所稱白衣山人者。其禮猶然也。今以刱況言之。而在三卿之下。非其序矣。若夫服采同訓。是曰事事。亦於文未適也。蔡傳云。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蔡以若有汝義。爾猶汝也。王氏樵云。侯國三卿。名位通於天子。故謂之若疇。非謂三卿之禮與康叔等也。王氏据王制所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雖然。臣與君疇。非立文之體也。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韋注

云。疇匹也。釋詁云。仇匹也。郭注云。仇猶儔也。儔與疇通。此蔡義之所繇也。今攷詩關雎云。君子好逑。釋文云。逑亦作仇。毛傳云。逑匹也。逑假借爲仇。詩兔罝云。公侯好仇。是也。古義。疇不訓匹。釋詁云。疇誰也。問其爲誰。以其相類也。九家易注云。疇類也。蓋相類若田疇然。故相類則相竝。相匹則非相竝。其義不同也。釋詁云。妃匹也。妃古通配。君之配天。妻之配夫。臣之配享。其相匹也。豈相竝乎。鴻範九疇。史記訓爲九等。夫等者相竝之義也。且以匹君爲言。何不言汝疇而言若疇乎。此文上下皆稱汝也。何必變文乎。旣曰匹君。則曰圻父。曰農父。曰宏父。於文足矣。所言薄違若保定辟者。不亦文之綴旒乎。圻古通旂。詩毛傳云。旂父司馬

尚書集注述疏　卷十六　酒誥　耒

也。繇是推之。則三卿從可知也。三卿之名。不同周官。蓋武王之時。非必周官之制也。抑官有別名歟。旂父者宣王以後之詩。其稱名與酒誥同也。周官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建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蓋主封圻也。而詰禁行於斯矣。則侯國之制可推也。周官大司徒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蓺。蓋主農也。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又云。無曠土。無游民。詩白駒傳云。空大也。釋詁云。廓空大也。蓋主廓地居民也。詩大明云。維師尚父。蓋尊之也。引薄義者。詩載驅文。昭元年左傳云。未陳而薄之。謂迫之也。晉語韋注云。薄迫也。蔡傳云。圻父迫逐違命者。是矣。今攷詩毛傳云。薄薄疾驅聲也。蓋薄而迫之。則驅之矣。此言驅

者。於文尤洽也。疇詩祈父箋引作𠷎。釋文云。𠷎古疇字。本或作壽。詩疏引鄭酒誥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僞傳云。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蓋說與鄭異。而句讀亦同。咨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朱子云。舊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夐出諸儒之表。蔡傳從焉。引辟義者。詩皇矣文。蔡傳云。宏父。制其經界以定灋。蓋辟讀必益反。辟灋。說文義也。今辟讀闢者。以官曰宏父。辟之則宏。於文尤洽也。釋詁云。辟君也。僞傳云。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傳言矧況者。於文未適也。蔡傳云。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力制之也。又云。況汝之身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

酒乎。蘇蔡言之。非添可不之文。將曰。況汝謹於酒乎。是其美辭也。非其戒辭也。引易者。困九二文。旨酒思柔。詩桑扈及絲衣皆有其文。引温克者。詩小宛文。詩教有温柔之義。謂温者當柔也。詩抑云。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云。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故曰。温克者柔克也。柔克則非酒之所能剛克者矣。剛制。猶剛克也。引蟋蟀者。詩七月文。自在野而下。皆言蟋蟀之所在也。其文則倒見者也。釋言云。矧況也。孫氏云。矧詞也。詞與辭通。蓋以矧卽矤。從說文義也。此不得矧況之實。而以矧爲語辭。豈其然乎。

厥或誥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佚音逸。

此承上文而言。蓋侯甸男衞及諸臣之不受劼毖而羣飮者也。或誥者。告於康叔也。佚。失也。康叔旣奉王之大命以劼毖之。而爲上者。身爲民先。羣飮不率。此康誥所謂不率大戛。又所謂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乃不可不殺者也。苟其佚之。此盤庚所謂乃旣先惡于民。惟予一人有佚罰者也。周京師也。春秋曰。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此監者所以治庶邦之例也。蓋執則必拘之矣。予其殺者康誥所謂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也。下文言時同于殺者。卽同此也。

述曰。佚。失。詳盤庚疏。引春秋者。僖二十八年文。京師。詳洛誥疏。僞傳云。民羣聚飮酒。蔡傳云。羣飮者。商民聚飮爲姦惡者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云。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

灋曰當斬。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灋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此皆未察於上下之文也。其言民者。於經病添文也。周官司虣云。禁其以屬游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治其民之羣飮也。民之羣飮。康叔自治之。安所用執拘以歸于周乎。萬民之罪。必于周自治之。日亦不足矣。立政所以有兼于庶獄之戒也。拘。一作抲。說文云。抲。撝也。周書曰。盡執抲。蓋異文也。或曰。言執而撝去以歸于周也。然苟非拘之。則何能撝之邪。撝。猶麾也。孫氏云。殺同粲。左傳杜注云。粲。放也。此以殺羣飮者爲過。將破字以釋之爾。非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蠲音涓
此又言不受劼毖而湎酒。非羣飲者也。惟殷之迪諸臣者
紂導爲惡之諸臣也。惟工者。今之臣工也。其爲文。猶上文
言惟亞惟服也。其冠以又之爲文者。猶康誥言亦惟君惟
長也。上文言劼毖。故善覩之曰殷獻臣。此言不受劼毖而
湎酒。故追原之曰。惟殷之迪諸臣。上文言侯甸男衛。周之
臣工也。自大史至宏父。衛之臣工也。故統稱之曰。惟工。上
文於羣飲不目言之者。近承上文劼毖者。既目言之也。此
於湎酒目言之者。嫌非近承也。言又惟紂導爲惡之諸臣。
又惟今之臣工。既劼毖之。乃自湎于酒。以其非羣飲。勿用
遽殺之。姑惟再教戒之也。有斯明享。以用我教辭而異禮

也。蔡氏謂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
之享。是也。蓋享者。君賜其臣之大禮。左傳曰。享以訓恭儉。
又曰。爵盈而不飲。故其心有此教辭者。明其今不湎酒。以
享禮享之也。享與饗通。禮曰。饗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乃不
用我教辭者。是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以怙惡終也。我一人
武王自稱。因上文歸于周而言也。弗恤。猶上文言罔愛也。
蠲。絜也。國語曰。國人弗蠲。今言酒德不絜。則我不絜其事
也。時。是也。是同于羣飲之殺。堯典所謂怙終賊刑也。
述曰。蔡傳云。殷受迪導爲惡之諸臣百工。孫今改之。工官
也。卽臣工也。連殷言之。則惟工之文。不亦綴旒乎。僞傳云。
惟衆官化紂。乃沈湎于酒。此以惟工屬下讀焉。於文未適

也。隱元年穀梁傳云。殺世子母弟目君。蓋目言之也。目言
之者。猶名言之也。昭三年左傳云。不有寡君。言心之所無
而忘之也。詩墓門釋文。引鄭書注云。斯析也。所引不斥篇
名。今不以言此經者。爲迂也。引左傳者成十二年及昭五
年文。引禮者。聘義文。聘義言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者。與左
傳義同。僞傳云。汝有此明訓以享國。傳自康叔言之。上下
經文。義不貫也。或以諸臣享國言之。則諸臣豈皆有國乎。
釋詁云。蠲明也。詩天保毛傳云。蠲絜也。弗明則弗絜矣。故
以明享而覩湎酒者。絜何如也。引國語者。晉語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音辨
辯。蔡氏謂治也。侯甸男衛及諸臣。皆康叔之所司。故曰乃

司。言汝常聽我毖酒。苟不自毖而勿治汝司。則爲上者無
以爲民先。而民遂湎于酒矣。此終告康叔而嚴之。以結上
文劼毖之意。而通篇之義。皆終於此焉。蓋康叔臣於王而
君其國。侯甸男衛亦然。康叔先自毖。以治侯甸男衛及諸
臣。卽所謂御事助成王德顯也。妹邦之民。有不毖酒而從
王之大命哉。○謹案周官萍氏之職。幾酒謹酒。迄于漢而
酒禁猶存。文帝所以有酺五日之令也。景帝禁酤。歲旱而
然。濅漸弛矣。武帝榷酤。遂專利焉。呂氏謂古人惟恐人飲
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可慨甚矣。豈不然乎。又安知後世
可慨者。尤有非酒而甚于酒者乎。王者之興。非濅酒誥而
劼毖之。將何以蠲其事也。武侯治蜀。路無醉人。其濅古何

如哉。夫非酒而甚于酒者。則何異于非酒之酖邪。路無酖
人。斯其亟矣。萍音平。幾平聲。酺音蒲。榷古岳反。酖深上聲。
述曰。詩采菽毛傳云。平平。辯治也。則辯者治也。辯與辨辦
皆通。攷工記云。以辨民器。注云。辨猶具也。具之者治之也。
今之所謂辦也。江氏云。辯古徧字。言徧歧也。蓋蒙上文而
言也。然辯治者歧之而聽其歧焉。於義尤融也。僞傳云。辯
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此以辯通平。以平通伻也。
釋詁云。伻使也。傳以言此經。則迂矣。且失其讀矣。蔡傳云。
乃司。有司也。蔡於乃之爲言。猶略也。周官注云。萍以名官。
取其不沈溺。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
用酒也。引酺酤者見漢書本紀。文穎注云。漢律。三人以上。

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此漢之酒禁也。韋昭注云。以木渡水
曰榷。蓋官獨酤酒。禁民爲之。如設榷者之專利也。引武侯
者見三國志注。蓋罰二十以下。武侯慎之。其非本康誥而
濫酒誥者歟。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六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七

周書　　順德簡朝亮述

梓材

此康叔爲監。武王教以監者告庶邦之辭也。左傳。子金教
晉侯之言。論語。孟子。其於應對也。或代爲設辭。蓋古多有
之矣。非懼康叔齒少而爲之也。康誥曰。非汝封又曰劓刵
人。惟曰。未有遜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乃浴民曰。我惟
有及。皆武王爲康叔設辭之見端也。今篇中設辭。其有言
王之言。宜矣。其篇首言王者。則以所達邑邦君言之也。其
篇末言王者。又以所欲由康叔言之也。篇首以始之。篇末

以終之。而篇中則代監者所告焉。不亦備乎。先儒未得其
說。以爲此篇多脫簡者。非也。康誥曰。汝惟小子。乃服惟宏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今梓材亦此意也。
其言保民而達王者。皆所以宏王也。梓材名篇。異乎康誥
酒誥者。告康叔以告庶邦。稱誥則無所主名也。名曰梓材。
隨舉其文名之也。猶詩之名棫樸也。監平聲。少去聲。爲康叔之爲去聲。
述曰。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云。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蓋子金教之言而
稱孤。猶梓材教之言而稱王也。論語言孔子教子路之對
云。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孟子言教公都子之答云。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

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孟子言敎屋廬子之對云。於答是也何有。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蓋論語孟子之設辭。猶梓材之設辭也。其稱汝若恆越曰。稱惟曰。稱今王惟曰者。皆設辭而代監者所告也。則其篇中也。其自惟邦君而上言所達者。則其篇首也。其自已若茲監而下言所欲者。則其篇末也。皆無脫簡也。朱子謂梓材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子而自稱王。蓋疑其脫簡也。吳氏棫謂脫簡自王啟監以下。以爲是洛誥中書。蔡

傳謂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皆未察於古之爲文者也。若夫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或以爲梓材脫簡焉。繇今攷之。上下經文。皆不貫也。史記云。周公懼康叔齒少。爲梓材。示君子可灋。則此以周公爲說者。蓋以梓材爲成王之書。從書序也。失之矣。金氏履祥通鑑前編云。梓材。伏生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又云。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此於經文。亦意言之爾。釋文云。梓亦作杍。或曰。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商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杍。二子復往觀之。見杍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杍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杍古梓字。梓材之篇。蓋取諸此也。今不從者。經有三喻。獨梓材也邪。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以者邦君以之也。厥庶民者其邦君之庶民也。即下文言厥亂爲民之民也。暨厥臣者及其邦君之羣臣也。即下文言尹旅諸臣也。大家者大臣之家。邦君所命。而庶民羣臣所奉命而下達者也。即下文言司徒司馬司空諸大臣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故

庶民羣臣大臣之家。皆統稱之曰厥臣。所以明其同爲臣而達王。不惟省文已也。達者通行也。此言下達其上命。通而遵行也。猶儀禮言昏禮下達也。下文所謂引者。引而達之也。所謂迷者。迷而未達也。王制曰。自天子達。非有達王者。何以能自天子達乎。邦君者上則有王。下則有厥臣。今康叔爲邦君。康叔又監庶邦君也。故責邦君焉。自邦君言之。故不曰達子一人。而曰達王也。言以其庶民及其羣臣通而遵行乎大臣之家。以其臣通而遵行乎王。則惟邦君也。蓋邦君所能以之者。其事在下文也。今以下文大要言之。王保民者也。邦君敬勞以保民。則其臣亦敬勞以保民。引養引恬。引而達之。是邦君以厥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

王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王者保民也。保民則迷民且不迷而達。是邦君以厥庶民爲厥臣而達王矣。其以之達大家者即在是焉。蓋邦君命大臣保民。則厥亂爲民。其庶民無不從治。其羣臣無不從治民。下達其上大臣之命。通而遵行。是邦君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者。可知也。於是乎同爲臣而達王。非邦君能以之哉。詩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其言邦君之道也。勞去聲

述曰。中庸云。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以言此經。則厥臣之序可推也。孟子云。百乘之家。蓋大家也。書疏引鄭云。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鄭以與訓惟者。蓋如禹貢惟木之惟也。失之矣。經稱曰王。鄭

謂二王之後。於經病添文也。蔡傳云。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蔡以厥臣自王言之。於文未適也。經言邦君以厥臣。蓋自邦君言之也。此左傳所以有陪臣之稱也。凡言達者有上下之殊。中庸云。達乎天子。此上達也。王制言自天子達者。則下達矣。今以經下文攷之。皆下達之義也。僞傳云。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此雖以下達言。而以言下文。於義未融也。經言家不言都。傳以周官都家爲說。亦非也。說文云。達通也。中庸於達道言所以行之者。謂通行也。引詩者長發文。其詩下文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蓋商頌言元王契之事也。毛傳云。履禮也。鄭箋云。發行也。元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敎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敎令則盡行也。孔疏云。敎令盡行。是達之驗也。蓋以下達言也。此所謂達王者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

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勞力報反　監平聲　古巖反　爲去聲　屬音燭　辟音僻

汝若恆越曰者。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蓋貫一節而言也。若。如。恆。常。越。及也。謂汝如常言及之也。師師者相師灋也。猶皐陶謨言百僚師師也。司徒司馬司空。邦君之三卿。皆大臣也。上文所謂大家也。尹正也。若大夫爲正長。旅衆也。若衆士。皆羣臣也。上文所謂暨厥臣也。殺戮無辜曰厲。敬勞者敬以勞民而恐傷之也。肆故今也。徂往也。存也。歷人往犯罪者所過歷之人也。大戴禮曰。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戕害也。監者方伯連率之職。所以監治庶邦君也。康叔以孟侯爲監。酒誥所以言劼毖侯甸男衞也。寡者對衆之稱。

論語言無衆寡無敢慢者。敬寡之義也。寡負弱於寡婦。故敬寡尤以寡婦爲極焉。屬者。聯屬可依也。婦者蒙上文所謂寡者而言也。由。行也。容者容民也。承上文爲民而言。效白也。御事。治事之臣。統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而言也。引長。恬安。辟。偏也。言汝如常言及之曰。我有相師灋者。凡其臣曰。予無厲而妄殺人。亦其君無妄殺者。先敬以勞民。故今其臣往而存其敬勞焉。故今往姦宄。往殺人。所過歷之人。有不知情而可宥者宥之。故今亦見其君宥歷人之事。於害敗人有誤而可宥者宥之。是師師也。蓋王開置邦君之監者。其治爲民而已。王之命曰。無相害民。無相虐民。其敬勞至于敬寡。其敬寡至于聯屬寡婦。君臣合行以容民。王

其白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何以哉。以相引長養民也。以相引長安民也。自古王爲民若此矣。監者其無所偏也。此皆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也。蓋師師者敬以勞民。其養民也。其安民也。皆下文所謂保民也。師師者引而達之。王命遂行。此邦君以厥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王者也。正長之長丁丈反　率色類反

述曰。若。如。詳臯陶謨疏。恆。常。釋詁文。越。及。詳微子疏。曲禮云。長者不及。毋儳言。論語所以稱言及之也。釋言云。越。揚也。今不以越曰爲揚言者。以揚言非恆言之常也。僞傳云。汝惟君道使順常。傳遂以越曰爲於是曰。此添文釋之爾。昭四年左傳稱杜洩謂季孫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夫子者叔孫也。此邦君之三卿也。尹正。釋言文。詩雨無正云。正大夫離居。鄭箋云。正長也。旅衆。釋詁文。禮記禮器云。士旅之。儀禮燕禮云。士旅食。是士以旅言也。稱曰稱子者。孟子云。諸大夫皆曰。可殺。又云。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其例也。殺戮無辜曰厲。周書謚灋篇文。以言此經。非謚而義同也。易井象傳云。君子以勞民勸相。蓋勞者勞之。此井養不窮之象有然也。肆義詳盤庚疏。釋詁云。徂往也。又云。徂存也。蓋有所往。則有所存矣。互詳酒誥疏。引大戴禮者。子張問入官篇文。其上文云。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蓋歷與專對文。專者自己專之也。歷者自人歷之也。釋言云。辟。歷也。則歷亦辟也。文六年左傳云。辟刑獄。故曰歷

者獄之所由生也。蔡傳云。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非也。歷人知情而宥之。可乎。墨子引大誓云。小人見姦巧。乃閒不言也。發罪鈞。此歷人不知情者猶不宥也。此紂之厲殺人也。今詳逸文。戕義詳盤庚疏。春秋宣公十有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易小過九三云。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此故害之不可宥者矣。若夫誤害。則其可宥者也。今律。誤害者從減焉。釋文引馬云。戕殘也。今不出之者。蓋殘則害之甚者也。今言可宥。必誤害焉。甚不甚未可知也。周官大宰云。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引此經而言之。非也。詩旄邱序云。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則康叔爲監可明也。脩與修通。率與帥通。王制云。千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此與酒誥言劼毖侯甸男衞者義同。則非監一國也。蓋監
者察而治之。大小相維。治道然也。非疑而立之監也。王制
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又云。天
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此
大夫爲監。非康叔孟侯之例也。論衡引梓材曰。彊人。有王
開賢。厥率化民。蓋戕敗人宥作彊人有啓監作開賢。亂爲
作率化。皆今文之殘而譌者也。論衡說之。從人絕句焉。此
非經之本義也。哀二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無畏衆。蓋敬
寡則無及矣。王制云。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
此異稱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蓋謂

寡夫。此通稱也。今經自寡而推之婦者。言其極也。說文云。
媰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媰婦。蓋媰者屬之聲轉也。或
曰。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今
經之敬寡。卽矜寡也。蓋矜寡與媰婦對文也。非也。經言至
于者。言其極也。詩芣苢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是媰
婦非若矜寡之極也。經何以不曰至于媰婦至于敬寡乎。
此以見非經之本文也。僞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
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此託於孔鮒而爲僞爾僞
傳以屬婦爲妾婦。蓋僞與僞同。非經之本義也。以妾婦非
極。反在敬寡之下也。說文云。屬連也。言聯屬也。劉熙釋名
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蓋音轉而義通也。孟子云。

舍正路而不由。則由者行也。釋詁云。由從也。孟子云。由仁
義行。蓋由而從之者。則有行之之道焉。互詳康誥疏。易師
象傳云。君子以容民畜衆。蓋有所以容之者也。曲禮效駕
注云。白已駕。疏云。效白也。僞傳言效實。蔡傳言責效。皆於
經病添文也。廣雅云。效考也。以言此經。與所謂厥命者。於
文未洽也。引。長釋詁文。詩卷阿云。以引以翼。易兌上六云。
引兌。孟子云。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皆言乎相引長者也。
說文云。恬安也。周官大司徒云。以保息養萬民。以本俗安
萬民。此引養引恬之類也。大學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
則爲天下僇矣。朱子云。辟偏也。蓋辟與僻通也。而監者宜
愼矣。蔡傳以刑辟言之。非也。經言罔厲殺人。非罔攸刑辟
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
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
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菑側其反塈許氣反茨在私反雘音穫夾音協懌音亦先後之先去聲

惟曰者承上文汝若恆越曰而言。亦設爲監者告庶邦之
辭。蓋貫一節而言也。稽田計田功也。田一歲曰菑。敷菑布
始耕也。陳久。修治也。久治以勤終也。疆田畔也。畎田閒水
道也。垣墉者馬氏謂牆卑曰垣。高曰墉。是也。塗飾也。塈馬

氏謂堊色也。茨茅蓋也。梓良木名。樸木素也。斲攻木也。雘馬氏謂善丹也。今王惟曰而下。設爲監者述王之辭。先王。文王也。明德者敬以勞民之本也。康誥言保民者所以必先言明德也。勤用明德者以始之用功言。非勤不能用也。詩曰。文王既勤止。用明德者以終之成功言。能用則勤可知也。康誥言文王之明德曰。用肇造我區夏。懷思也。夾者左右之近也。享獻也。詩曰。莫敢不來享。作勤也。兄弟謂同姓及異姓者。方竝也。后諸侯也。式用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集者如鳥之來集也。越及也。言皇天付民及土者。庶邦來集。有人此有土也。康誥所以言文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也。述王言而曰肆王者。以所告自庶邦言之也。王

言稱王。康誥酒誥皆有之矣。懌說也。先後者先之後之。皆引而達之也。詩傳曰。相道前後曰先後。迷民者迷而未達之民也。易曰。先迷失道。詩曰。俾民不迷。言汝惟曰。所謂引養引恬者。若稽田也。若作室家梓材也。三者始既有然。終又惟其有然。皆相引長之勤。而後其田得以爲養。其室與器得以爲安也。今王惟曰。文王既勤用明德。懷德者思爲左右之近。則庶邦享獻。而動兄弟之國竝來矣。文王亦既用明德。諸侯用文王之典來集。則庶邦且大享獻矣。此以先王明德。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故今王惟德之用。和說而先後乎迷民。以說先王之用明德而受命。蓋先王既有然。今王又惟有然。是相引長也。庶邦君臣。今

念王言。先後乎迷民。相引長以養之安之。是和德說之也。卽下文所謂保民也。以迷民言之。舉難達者也。至于迷民亦說之。則不迷而達矣。此邦君以厥庶民爲厥臣而達王者也。（堊遏各反音惡說音悅相道之相去聲）

述曰。經之三喻。易繫辭傳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史記云。會稽者會計也。今言田功。若方田農事之程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陳久。詳盤庚疏。王氏引之云。陳治也。古通敶。周官稍人注引詩信南山云。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毛傳云。甸治也。繇今攷之。治修重文。於義未融也。僞傳釋爲陳列。於文未洽也。說文云。疆畍也。攷工記云。廣尺深尺謂之甽。蓋田閒水道也。說文云。垣牆也。吳語云。君有短垣而自踰之。釋宮云。牆謂之墉。詩良耜云。其崇如墉。易解上六所以言高墉之上也。塗與涂通。涂之所以爲飾也。釋宮云。牆謂之堊。說文云。堊白涂也。墍仰涂也。茨以茅葦蓋屋也。樸木素也。釋木云。椅梓。攷工記有梓人。貴良木也。此以斲爲攻木之工也。馬義皆見釋文。書疏謂鄭引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雘。說文云。雘善丹也。周書曰。惟其斁丹雘。蓋塗作斁也。書疏云。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蓋此文與上文斁作斁也。皆以音近而異也。引既勤者詩賚文。懷思釋詁文。禹貢云。夾右碣石。則夾以左右言也。左右則莫近焉。釋文云。夾音協。近也。僞傳云。懷遠爲近。此据僖七年左傳所謂懷遠以德也。江氏云。懷來諸侯爲夾輔。夾今陜反。

此据僖四年左傳所謂以夾輔周室也。皆自文王懷之而言也。詩皇矣云。予懷明德。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蓋言畏則懷可知也。故皆曰文王之德也。此自懷德者而言。詩汝墳所以歌父母孔邇也。以言此經。於義尤融也。經言后式典集。懷德之至也。享獻。釋詁文。引來享者詩殷武文。作勤。詳堯典疏。詩伐木云。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以同姓及異姓釋之也。成二年左傳云。晉與魯衛。兄弟也。此同姓者也。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此異姓者也。方竝。詳微子疏。后爲諸侯者。堯典言羣后。其例也。釋言云。式用也。引式典者詩我將

文。毛傳云。儀善。刑灋。典常也。王肅云。善用灋文王之常道。是也。詩言鳥之集者不一矣。皆謂來集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此從朱子以一句讀也。付馬本作附。懌說。詩板毛傳義也。引詩傳者詩緜毛傳文。相道猶相導也。引易者坤象傳文。釋言云。迷惑也。失道而惑。則未達于行矣。引不迷者詩節南山文。王氏鳴盛云。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已下。周公因誥康叔而幷戒成王之辭。通上康誥酒誥三篇總結之也。孫氏采其說焉。此從書序而爲之說爾。如其說。則篇首王若曰爲周公之辭。非事實也。非史灋也。誥臣而幷戒君。非文體也。梓材之義。其通乎康誥酒誥者。蓋旁通也。非以是總結也。三篇皆自結者。酒誥則惟言酒爾。奚所爲三篇之總結乎。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音以 監平聲

已語辭。猶咨也。上文設辭。皆武王之言。而皆爲監者之言。故武王於其終自歎而總結之曰。咨乎。當若此爲監矣。惟曰者。終又設爲康叔所欲之辭也。蓋庶邦君臣。敬以勞民。引養引恬。雖迷民猶使之達。其所以達王者。皆以保民而已矣。保民者達王之大要也。今於其終特揭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相引以達。則欲至于萬年矣。故永達王者惟永保民也。○謹案梓材與康誥皆言保民。康誥自明德愼罰而言。用其義刑義殺。則以宥與不宥者言之也。梓材自勤用明德而言。引養引恬。

則以宥者言之也。保民而先後乎迷民者。康誥所謂爽惟民迪吉康也。康誥仁而義。梓材義而仁。故曰惟德用也。洛誥曰。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蓋梓材之遺也。易曰。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梓材之誥。其有是也夫。厭於豔反 思去聲 夫音扶

違曰。已咨。詳大誥疏。引詩者楚茨文。儀禮少牢饋食禮言祝嘏云。來女孝孫。又云。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亦其義也。引爾雅者釋訓文。引易者臨象傳文。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七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八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召誥

召者。大保奭之采地名也。天下以稱之曰召公。成王將即政。召公與周公奉王命作洛。召公因周公歸而告王。史以是敘之為召誥也。蔡氏曰。召公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遠慮。蓋如此。奭始亦反 復音覆

述曰。召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西南。古所謂召亭者也。

召誥之書。召公當作洛時。以成王將即政而告之也。史記言作召誥於反政後。非也。蔡傳云。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於王。蓋以為召公自作書也。亦非也。史記言作召誥者。謂史作之也。蓋敘之為召誥也。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亦謂史作之也。此與序言周公作無逸者不同。如召誥為召公自作也。則惟曰越自乃御事。可矣。豈當曰旅王若公乎。漢志云。召誥脫簡二。謂今文也。蓋以中古文校之也。今梅本召誥。固取之馬鄭王古文本者。則皆無所脫矣。互詳酒誥疏。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自篇首而下七節。史敘召誥之繇也。二月者。成王七年之二月。據洛誥七年而知也。蔡氏曰。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乙未。二十一日是也。越。踰也。朝。早也。馬氏謂舉事尚朝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馬氏謂豐。文王廟所在也。蔡氏謂此以宅洛告廟是也。論語稱大夫不可徒行。而況于王乎。言王步者。明乎王之告廟也。漢志稱武成曰。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蓋以伐紂告廟也。鄭氏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恭也。從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是也。蓋武王廟在鎬焉。大傳言堯典者曰。假于禰祖。自禰至于祖。自親至于尊也。今召誥亦然也。此古史之簡而明也。○謹案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史記稱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雒與洛通。蔡氏以為宅洛者武王之志。成王成之。是也。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蓋定而成之也。故今王之告廟者。其告成也。假音格 詹音瞻 郟音夾 鄏音辱

述曰。史記云。周公行政七年。營雒邑。又云。成王七年二月乙未。蓋叶乎洛誥七年之文矣。洛古作雒。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詩文王疏。周官大司徒疏。引鄭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此鄭從大傳。以召誥在五年。不同洛誥之七年也。今攷洛誥稱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召誥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蓋其事同

矣。鄭從大傳。非也。又鄭云。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
正言正月。故也。亦非也。是時定天下久矣。豈猶未定正朔。
若大誓序之稱一月乎。凡日月一歲十二會焉。方會爲晦。
旣會爲朔。朔之後。晦之前。皆十五日。月在天上。日在地圖
之下。月當日衝。若相望然也。漢志引此經說之云。是歲二
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蓋据經而推之也。說文
云。越。踰也。朝。早。釋詁文。馬義見史記集解。詩文王有聲云。
作邑于豐。其言武王云。宅是鎬京。蓋文王遷豐。武王遷鎬
也。說文云。鎬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長安者。今陝西西安府
長安縣也。史記索隱云。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
五里。鄠縣者。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也。武成。今詳逸文。鄭義

見詩王風譜疏。曲禮疏。史記集解。說文云。步。行也。蓋鄭與
之同。堂下謂之步。釋宮文。曲禮所以言堂下布武也。武者
步之迹也。字書云。輦行曰步。非古義也。不以遠爲文者。据
經之爲文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若不遠然也。引左傳
者。桓二年及宣三年文。杜注云。武王遷九鼎時。但營雒邑。
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故傳曰。成王定
鼎于郟鄏。是也。宣三年左傳又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此其九鼎之緜歟。戰國策云。昔周伐殷而
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蓋遷之也。史記言武王營雒者。
皆本之周書度邑篇也。詹與瞻通。三塗。今在河南河南府
嵩縣南。昭十七年左傳云。請有事于雒與三塗。此其近洛

者也。嶽者。北嶽恒山也。鄙者。嶽麓之野也。天室者。天王之
居也。郟鄏者。以山而名也。周書作雒篇云。南繫于雒水。北
因于郟山。是也。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大音太先相皆去聲朏方尾反

大保召公之官也。相。視。宅。居也。蓋視洛所居也。越。于也。與
粤通。越若者。蔡氏謂古語辭也。越若來者。言召公于是來
也。武成言武王伐紂曰。粤若來二月。旣死霸。其爲文同也。
朏。月出也。漢志稱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戊申。蔡氏謂
三月五日也。洛者。洛汭之地也。說詳洛誥。卜宅。卜居也。得
卜者。洛誥所謂惟洛食也。經謂始度之也。營謂四表之也。

霸音魄度徒落反

述曰。相。視。釋詁文。宅。居。釋言文。武成者。漢志所引文也。今
詳逸文。覲禮云。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春秋桓公五年。冬。
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亦其例也。於文月出爲朏。古
文月采者。書疏引作周書月令。此疏文之譌也。漢書律麻
志注云。月采。說月之光采。或曰。魯語云。少采夕月。蓋言禮
月采服歟。漢書賈捐之傳云。吉行日五十里。顧氏炎武云。
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是也。孫
氏云。蓋七百里也。詩靈臺云。經之營之。又云。經始勿亟。毛
傳云。經。度之也。蓋始度之也。鄭箋云。營表其位。蓋四表之
也。王逸楚辭注云。南北爲經。東西爲營。非也。經言達觀于

新邑營者。豈不觀其南北乎。易繫辭傳云。四營而成易。攷
工記言匠人營國者。則云。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亦四營也。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以者。謂左右而率之也。庶眾也。庶殷者眾之殷人也。蓋因
下文所謂殷庶者。別其眾於庶邦之眾焉。蔡氏謂是時殷
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攻治也。位者。郊社。稷宗廟朝廷
城市之位也。下文所謂新邑營者。營其位也。水內曰汭。洛
汭者。統澗瀍言之也。朝直遙反　瀍直連反
述曰。庚戌。三月七日也。甲寅。三月十一日也。說文云。以用
也。今庶殷言乃以者。與下文庶邦冢君言乃以者同。釋以
為用。於義未融也。詳下文疏。殷民者殷人也。猶酒誥以民

為人之統稱也。殷民遷洛。詳多士篇。攻治。詳甘誓疏。周書
作雒篇云。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乃設丘兆
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又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遂云。乃位
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皆作洛之所攻者也。凡易
義言方位者。左陽而右陰。社稷者從地之類。而戮行于社
焉。陰道也。故社稷則右之也。宗廟者生人之本。而賞行于
祖焉。陽道也。故宗廟則左之也。其左右之位安在乎。周官
小宗伯鄭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也。鄭据諸侯言
之也。而王朝可推矣。聘禮云。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
公揖入。遂云。及廟門。此鄭之所据也。攷工記云。匠人營國
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蓋其位宜然也。周官朝士云。
掌建邦外朝之灋。注云。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大宰云。王
眡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亦其位宜然也。眡
與視通。禮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鄭注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蓋所
謂治朝也。治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之。則曰內朝。對燕朝
言之。則曰外朝。禮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其例也。
周官大僕云。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蓋燕朝者路寢也。
路寢則曰內朝。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其例也。周官
內宰云。凡建國。佐后立市。注云。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

成之義。是也。書疏引顧氏彪云。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
在北。皆其位宜然也。今以圖附召誥後焉。汭義詳堯典疏。
禹貢言導洛云。東北會于澗瀍。蓋澗瀍亦洛汭也。故洛誥
言澗瀍者。則統之曰惟洛食焉。書疏引鄭云。汭。隈曲中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達觀者通視之也。營謂諸位之所營者也。蓋位成而觀之。
周公以冢宰總其成也。
述曰。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官小宗伯云。兆為壇之營域。
此營位之例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一。豕一。

此周公以冢宰攝祭而告宅洛也。蓋位成而祭于其位也。
郊者。蔡氏謂祭天地也。故用二牛。是也。漢志稱禮記曰。兆
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蓋
在邑外。故曰用牲于郊。社者。祭后土之神也。周官曰。建國
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蓋位在庫門內者也。故曰社于新
邑。此惟祭告社者。土功故也。不言宗廟者。王已自周而祭
告于豐也。牛羊豕皆具。大牢也。蔡氏謂社用大牢。禮也。大音太
述曰。丁巳。三月十四日也。周官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
則攝位。言攝祭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
之。言冢宰之攝祭也。彼注不及歷焉。今攷禮月令注云。歷

猶次也。蓋以次而徧飲之也。僞傳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
非也。禮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於郊。故謂之
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故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此
言配祭之郊也。今此經無配以后稷之文。非以稷牛言也。
周書作雒篇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雒
與洛通。此言洛之所設于郊者爾。非言周公攝而祭告之
郊也。祭告之郊。蓋周官所謂類祭也。其禮與冬至圜丘之
郊不悉同。亦與祈農事之郊不悉同。襄七年左傳云。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此夏之正
月。周之三月也。周公以三月攝郊。告洛事非祈農事也。今

之祭告。祭于天地之位。以丁巳一日而分祭之也。告天而
不告地。無是義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然則
天地皆稱郊矣。牛二者。尊天地之辭。若稷牛於帝牛。經不
嘗別其文乎。周書世俘篇云。用牛于天于稷。蓋別其文也。
然則郊可以無配乎。宣三年公羊傳云。郊則曷為必祭稷。
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傳不得其義而為之說爾。
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則人之於天也。其孰
為主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
也。又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

配上帝也。繇是言之。后稷配天。豈以為外至之主哉。堯典
云。肆類于上帝。固不言所配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阮氏元以為此召誥所謂用牲于郊也。非也。后
稷配天。天子之禮也。周公既為是禮。必請天子始行之。周
公必不攝而始行之也。攝而始行之。非所以尊祖也。漢志
引武成云。辛亥祀于天位。周書世俘篇云。辛亥祀于位。用
籥于天位。又云。告于天于稷。然則武王既告于天于稷矣。
然未成乎其禮制也。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
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祀禮者周公
相成王而成之也。周公成郊祀。故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漢書平當傳引孝經而言之。亦以為周公制禮也。信二

十四年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言封建者周公定之也。不然。則傳言封建者凡十六
國。而魯在其中矣。將周公自封於魯乎。是爲曹魏公先也。
史記封禪書云。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非謂
其相成王而成之者乎。禮祭灋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大
折猶泰折也。詳堯典類祭疏。或曰。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
之道也。然則社于新邑。蓋祭地也。非也。祭灋云。王爲羣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
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
令所以稱命民社也。蓋社者地之道也。地者母之道也。人
於其母。皆得而親焉。故社者后土之神。所以神地之道也。

而非祭地之大禮也。今此經言社者。蓋所謂大社也。王制
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又云。天子。社稷皆大牢。則社不與
祭地同也。角如繭如栗者。所謂騂犢也。祭地尊之。禮從其
質而少者也。禮以羊豕爲少牢。則大牢者。三牲牛羊豕也。
祭社親之。禮從其文而多者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土正
曰后土。又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蓋傳言五行之
官也。故云。后土爲社。言句龍爲后土之官。而配食乎社也。
若夫左傳言周棄爲稷者。亦言后稷爲田正之官。而配食
乎稷也。故曰。稷田正也。蓋稷者五穀之長也。既以名其神。
又以名其官。書疏云。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
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也。蓋書疏統言乎鄭義歟。今此經

言社不言稷也。僞傳云。社稷共牢。書疏云。不言稷。省文也。
蓋失之矣。且僞傳謂句龍爲社。后稷爲稷。亦豈察於左傳
以配食言者乎。引周官者。小宗伯文。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者。蔡氏謂役書也。左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
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
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也。邦伯者邦國之伯。蓋州
伯也。言侯甸男服之邦伯。不言采衛者。先其近也。宋王氏
曰。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
以公命命諸侯也。○謹案林氏曰。自乙未之日距甲子。凡
一月爾。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是也。雖然。此非敏而時使

者哉。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故詩曰。定之
方中。作于楚宮。定者水之星也。以夏十月昏而正中。踰月
則日南至矣。今作洛之成。在周十有二月。爲夏十月焉。洛
誥可推也。周公用書。其量事期也。豫矣乎。經下文曰。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此統言用書後作洛之辭。經所以不繫
之乎日月也。作洛之始在周三月。爲夏正月焉。漸東作矣。
故攻位焉而已。書疏以爲遷都事大。農時役衆。何其誣哉。
牟音謀　度徒落反
栽平聲　定多佞反

述曰。甲子。三月二十一日也。引令役者。昭三十二年左傳
文。杜注云。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是也。邦伯詳
盤庚疏。引土功者。莊二十九年左傳文。栽者杜注謂樹板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7版　反外

榦也。引詩者定之方中文。釋天云。營室謂之定。蓋在北方。
故爲水之星也。作洛非遷都也。詳洛誥疏。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殷庶者殷之衆人也。自昔爲殷之衆而稱之也。上下文言
庶殷者衆之殷人也。自今爲周之衆而別之也。互文也。作
者作洛也。庶殷難化。今且大作焉。則周之邦伯大作可知
也。

述曰。洛誥云。伻來毖殷。蓋使來毖戒者。王慮庶殷不大作
也。此必周公將命殷庶時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
若公。復扶又反

呂氏以爲此周公將自洛歸鎬。召公因周公歸而達之王。
是也。蓋史敘之爲召誥者繇此也。以者謂左右而率之也。
冢大也。衆邦大君。自大保之稱諸侯而言也。經言出言復
入。不言始入者。互見而省文也。始入不取幣而出取幣者。
亦以見始入乃知公歸之可因也。幣者諸侯來洛獻王之
幣。下文所以言奉幣供王也。錫與也。旅陳也。謂陳幣而陳
告也。若如也。旅王若公者。旅王若旅公也。言若公者。蒙上
省文。猶左傳言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如我之欲善也。言
大保乃率諸侯出取獻王之幣。乃再入以與周公。大保言
曰。拜手稽首。今陳於王。如陳於公者焉。此陳幣而陳告。因
周公歸而達之王也。蓋言旅王若旅公。則公歸可知也。奉音

奉

述曰。朱子云。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爾。朱子與呂氏義同。
春秋僖公二十有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云。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於此經。蓋左右而率之也。大保乃以
庶殷者。率役衆。猶率師衆也。大保乃以庶邦冢君者。猶顧
命言大保畢公率諸侯入而左右也。冢大。釋詁文。與古通
予。釋詁云。錫予也。又云。錫賜也。今以賜言。於文未適也。旅
陳。釋詁文。若如。詳臯陶謨疏。引左傳者僖九年文。蓋亦史
文之古者也。昭十九年左傳云。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
蓋怒色也。亦蒙上省文也。書疏於上文周公至洛者引鄭
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於此文引鄭云。召公
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
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
賜周公。又引王云。爲戒成王賜周公也。僞傳云。王與周公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蓋傳於此經。與鄭王說略同。皆非也。
洛誥云。孺子來相宅。則王於相宅豈無事乎。洛誥云。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則王至新邑明矣。此洛誥所以不書王
至也。洛誥以祭事之重而特書。然王相宅之事。固以王在
新邑而明也。今召誥不書王至。則當書王在新邑矣。且洛
誥不書王至。亦不書公至也。今召誥則不然也。朱子云。公
至洛。皆書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略君如此也。朱子明乎公
至而王不至也。故謂王與周公以乙卯日至洛。則書王至

者尤重於書公至矣。且丁巳之郊。戊午之社。王當自祭焉。何以謂王無事也。若王以郊社之後至。當書曰。某日。王至于洛。大保以庶邦冢君覲王。此齊氏召南所以推朱子之說而辯之也。經言出取幣者。適一時之宜爾。豈以欲顯周公之故邪。經言入錫周公者。言大保率諸侯入與之也。非言王賜之也。今謂以王命賜周公。於經病添文也。儀禮鄉射禮云。主人以賓三揖。鄉飲酒禮有其文。以作與。蓋其義通也。今於此經。非其義也。夫召誥者惟召公之誥焉。非與諸侯敷奏者也。書疏引鄭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鄭自王賜言之也。然下文言奉幣供王。不言賜公也。春秋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此鄭說之所繇也。寶玉不盡於璋。故鄭殊而及之也。璋以皮者周官小行人合六幣之一也。鄭因公羊傳而推之爾。然公羊傳豈以爲召誥時之賜乎。江氏從鄭而益之云。旅陳也。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蓋王以旣得周公獻卜而來也。洛誥言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云。伻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周公以乙卯日至洛。安用伻來獻卜乎。僞傳非也。江氏辯僞傳者。蓋於洛誥得之矣。然其說以王在言之。則召誥何不爲洛誥王在新邑之文邪。蘇氏云。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今攷禮郊特牲云。旅幣無方。聘禮云。賓面。如覿幣。賈疏云。賓私面於卿。其幣與私覿於君同

也。漢書武帝紀云。復子若孫。顏注云。若者豫及之辭也。則蘇氏所言。似矣。然下文言奉幣供王。不言及公也。蓋禮無王庭而旅及私面之幣者。不二尊也。襄三年左傳言公及晉侯之盟云。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稽首。寡君懼矣。哀十七年左傳言公會齊侯之盟云。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繇此言之。經於大保旅王言拜手稽首者。不可以爲及公矣。書嘉禾序云。旅天子之命。謂陳告也。孟子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則旅陳者豈惟陳幣乎。呂氏云。陳戒成王。又云。陳王及公。然此篇無陳戒於公者也。且以王及公言之。則呂氏所謂召公因周公歸而達之王者。於經文無所見矣。何繇而知公歸也。下文所謂越自乃御事者。將王及公之御事邪。君臣以御事同稱。非立言之體也。僞傳云。陳王所宜順周公。蓋以若爲順也。然下文所陳自旦曰而外。皆非以公爲言也。何爲以順公者總挈之乎。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自此而下至篇終。皆召公陳告成王者。今陳告周公以達之也。誥告庶殷者言王誥告而治之。若多方多士之誥告。是也。洛誥所謂毖殷。亦誥告也。越于。自由也。御事者指言治事之臣。呂氏謂不敢指言成王。是也。左傳敘虞人之箴曰。敢告僕夫。此後世稱陛下之所繇也。言誥告其庶殷。必于由汝御事。蓋庶殷者天下所觀望也。故召公特言之。庶

殷難化。而上文言庶殷丕作矣。今作洛圖治。以治庶殷爲急。而非王德之化。雖誥告而罔聽焉。呂氏謂召公言其本是也。洛誥言毖殷者。必使殷懷王德。亦此意也。故下文皆以王德言之。陛傍禮反

述曰。釋詁云。由自也。今轉注之。詩思齊箋引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蓋引而節之歟。經下文云。王先服殷御事。言所自也。引左傳者襄四年文。後世稱陛下者蓋在堂陛下。則治事之臣也。僞傳云。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此傳自王在洛言之也。如其言。則經當曰越御事。如梓材之例矣。而所謂自乃者。不亦綴旒乎。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元首也。元子。鄭氏謂首子。是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天子爲元首焉。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謂殷紂也。言皇天上帝改其元子此大國殷之命。易所謂革者也。休美。恤憂也。言惟王受元子之命。無窮之美。亦無窮之憂。苟弗敬德。則不知憂而失其美矣。何其柰何弗敬德乎。重歎之也。適與嫡同

述曰。元首。釋詁文。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爲之首爾。今不出之者。爲其辭嫌於人皆天子也。引易者乾彖傳及革彖傳文。詩六月毛傳云。元大也。僞傳言大子。其義也。引詩者大明文。詳大誥紀敘疏。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以一句讀也。其曰上帝者。可微讀之爾。釋詁云。休美也。恤憂也。無疆詳大誥篇。廣雅云。曷何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瘝工頑反夫音扶攜音畦籲羊灼反

大邦殷者。猶上文大國殷也。邦國恆言。變文者互相備也。殷先哲王言多者。孟子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也。越于也。後王者紂也。後民者紂之民也。服事也。盤庚以後王告民者。則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康誥以保民言天者。則曰明

乃服命。蓋天命在民。後王當以後民而服事天命也。猶下文言欲王以小民祈天永命也。瘝病也。保抱保而抱之。攜持攜而持之。籲呼。亦總也。眷顧也。詩曰。乃眷西顧。疾速也。言天既遠終大邦殷之命矣。此殷多先哲王之靈在天。于其後王後民。此服事其天命。蓋殷先王不欲遠終其天命。而欲後王以後民服事之也。其後王終使明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故夫後民惟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呼天。往其逃亡。出則執之。其可哀如此。乃歎天總哀于四方之民。其遠終于殷眷顧所命。而改用勉德也。今王其速敬德哉。

述曰。詩烝民云。邦國若否。瞻卬云。邦國殄瘁。此邦國之恆

言也。詩崧高云。南國是式。又云。登是南邦。遂云。揉此萬邦。
聞于四國。此言邦言國之互相備也。其變文者。亦以成文
之聲而變之也。今以知史之爲文。一言無所苟也。服事。釋
詁文。瘝一作鰥。釋詁云。鰥病也。郭注引此經作鰥。康誥云。
瘝厥君。今言病民者。以經言哀民也。病民則病其君可知
也。說文云。籲呼也。亦總。詳臯陶謨疏。說文云。眷顧也。引詩
者皇矣文。釋詁云。逑疾也。今轉注之。釋詁云。遐遠也。詩下
武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今言殷之先王。明世德也。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以一句讀也。其曰後民者。可徵讀之
爾。書疏引王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
天也。僞傳云。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釋文云。夫知竝如

字。此猶曲禮鄭讀若夫之夫。以如字失之也。於文未適也。
釋詁云。知匹也。孫氏以言此經。謂丈夫有匹偶者。非也。既
曰婦子。則知其爲丈夫有匹偶者。何必又言夫知乎。且言
匹夫可也。言夫匹則晦而迂矣。今攷隱三年左傳釋文云。
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桓十三年左傳去。夫豈不知楚
師之盡行也。今讀夫知。當同。經言厥終者。承上文後王言
之也。言夫知者。承上文後民言之也。釋詁云。徂往也。詩北
風序云。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言徂往也。今往亡而出執。詩
桑柔所謂云徂何往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
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去聲墜去聲

此承上文言殷者而溯夏以及殷也。申氏謂夏違故曰相
古。殷近故曰今相。是也。先民者對後民而言。明其時天命
之保民者則先王也。天迪者天之導民也。猶多方言帝之
迪。詩言天之牖民也。於夏言子者。蔡氏謂禹傳之子。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民從之。又曰。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今言從
子者。民從夏禹之子也。保者保民也。面者。眞氏謂鄉之不
背也。若順也。無逸曰。非天攸若。今言天若者。天之所順也。
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是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有殷不
言先民者。蒙上省文也。格正也。蓋民格也。民去夏從殷。格
其不正而至於正。猶論語言民之且格也。易言湯之革者
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順乎天者順乎天之所順。是亦鄉而

考之也。言視古先民於有夏。天導民從夏禹之子而保之。
夏禹傳子而民從。則夏先王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而今
夏後王於後民之時。既墜失其天命矣。今視有殷。天導民
格正而保之。殷湯正夏而民格。則殷先王鄉而考乎天之
所順也。而今殷後王於後民之時。既墜失其天命矣。蓋天
命所繇墜失者。以其背天而不能稽之也。故下文以稽謀
自天言之。鄉與嚮同

述曰。申氏者時行也。明史有傳。酒誥言殷之後王云。惟民
自速辜。蔡傳云。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於此經
上文言後王後民者。蔡以爲指紂也。然則蔡謂先民亦先
王矣。僞傳云。視古先民有夏之王。蓋其說同。今攷詩那云。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蓋民人也。先民猶先人也。邢爲商頌。
先民者。先王也。然凡經之文。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今經言
後王。又言後民。言先哲王。又言先民。蓋對文也。非如酒誥
言惟民者之散文也。釋詁云。迪道也。導與道通。引詩者詩
板文。毛傳云。牖道也。或曰。釋詁云。迪作也。蓋天迪者。天作
也。繇今攷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書疏引鄭云。面猶回
向也。然回向者。先背而後向也。以言此經。非也。鄉與向通。
周官撢人鄭注云。面猶鄉也。以言此經。是也。孟子趙注云。
格。正也。論語何注同。蔡傳於先民有夏云。天啟迪之。又從
其子而保佑之。於有殷云。天啟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
保佑之。蔡言又者。於文未適也。多方云。惟帝降格于夏。言

天命格夏也。若夫天命無不正。安可言格正夏命乎。或曰。
苟云。天啟迪其格正有夏而保佑之。可矣。然經文當一例
也。今云。天啟迪其從子而保佑之。可乎。從子者。禮言婦人
之義也。今自夏禹言之。非也。詩時邁云。昊天其子之。釋詁
云。格。至也。以言此經。亦非也。僞傳云。夏禹能敬德。天道從
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云。天道所以至於保
安湯者。亦如禹。繇傳言之。則經何不於禹言至於保安者
乎。何不於湯言從而子安之乎。經言天若。非堯典欽若昊
天之例也。且言面鄉。則順天者在其中矣。莊元年穀梁傳
云。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此所謂
天若也。易繫辭傳云。天之所助者。順也。又云。履信思乎順。
思乎順者。考天之所順也。釋詁云。墜落也。邢疏云。左傳曰。
弗敢失墜。其義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有音又

此承上文面稽天若而言。無與毋通。遺棄也。壽耇者老成
人也。言我古人者。親之也。有與又通。自從也。言今王以沖
子嗣位。則毋棄老成人。蓋曰。其老成人能考我古人之德
也。況曰。其又能考謀從天乎。謂以知人而知天。莫如壽耇
之能也。蔡氏曰。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幼沖之主。
於老成之臣。尤易疏遠。故召公特言之。易以智反
述曰。詩谷風云。棄予如遺。則遺者棄也。釋詁云。耇老壽也。

漢書孔光傳引壽耇作耇老。蓋義同也。論語云。竊比於我
老彭。此我古人之例也。釋詁云。從自也。則自亦從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諴音咸碞五咸反

此顧上文言元子惟休惟恤者而申告之也。有王者。天下
共有之王也。春秋所以誅無王也。其者。蔡氏謂期之之辭。
諴和也。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和者。得其
心之道也。上文所謂疾敬德者。和民之本也。王不敢後者。
卽所謂疾也。蔡氏以爲不敢緩者是也。碞險也。大學曰。失
衆則失國。言民險也。蔡氏謂小民至微而至可畏。是也。言
有王雖幼。乃天之元子哉。王其大能敬德和于小民。則今

之休美矣。今王其和民不敢後也。以顧畏于民險焉。蓋知恤也。○謹案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碞者。豈以爲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碞也。蓋以是爲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爲諴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

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碞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碞在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碞也。而其險昭然矣。苟不顧畏于斯。必無以和其民也。是有王元子竟自失其民險也。其危矣哉。而不知者。以爲民碞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衆而詘言。犯上而作亂。皆民碞也。此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於召誥之義哉。蘇氏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斯喻也。猶嫌於莊

子所謂人心之險也。以其未挈乎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詘剮去聲

述曰。春秋誅無王者。春秋之公義也。非穀梁傳所謂桓無王之繫也。丕。說文引作不。蓋文之脫爾。或据以爲丕不古通。非也。諴和。說文義也。碞古通巖。書序傳巖。史記作傅險。則碞者險也。隱元年左傳云。制巖邑也。杜注以巖險言之。僞傳云。碞僭也。下民僭差。此傳妄以聲求義也。說文云。碞磛碞也。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然讀用顧上屬焉。於文未適也。蓋其引而節之歟。僞傳云。王不敢後能用之士。此於經病添文也。其讀用上屬焉。亦失之矣。引易者坎象傳文。引莊子者列禦寇篇文。論語云。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蓋察其好惡之公私也。大學言民之好惡者。好惡之公也。明德而非拂人之性者也。易訟象傳云。險而健。言其險之私也。坎象傳言天地之險者。言其險之公也。猶同曰道焉。而易有君子小人之分。召誥言天命言節性而言民碞也。則險之公也。非險之私也。金人畏宋之義民。其故有繇然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承上文言諴小民者而言作洛圖治也。來者來洛也。其時王在鎬。召公在洛。故期之曰王來。紹繼也。王爲天之元子而繼天。故告之曰紹上帝。服治也。事也。言自治事者以

王將親政也。土中者洛爲中國之地中也。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洛與雒通。周書作雒篇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爲天下之大湊。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皆土中之義也。旦周公名也。王氏謂禮君前臣名。是也。言王其來洛而繼上帝。將自治事于王土之中。在旦之言曰。其作洛大邑。其由是德配皇天。毖戒祀事于上下神祇。其由是宅中而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惟今之休美焉。景古影字

尚書集注述疏　卷十八　召誥　圭

尺有之有音又。湊千候反

述曰。紹繼。釋詁文。書疏云。鄭王皆以自爲用。蓋從詩執競毛傳義也。今於天子而言用事。則非矣。說文云。服治也。釋詁云。服事也。周官大司徒注云。晝漏半而置土圭。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互詳堯典疏。攷工記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漢書婁敬傳言成王都雒者。與史記略同。惟婁敬又云。以爲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如其言。將以鎬阻險。而洛不阻險乎。當是時。鎬爲西周。洛爲東周。成王非居洛而不居鎬也。豈其終阻險邪。夫居鎬者

非欲阻險也。居洛者非不設險也。易坎彖傳云。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曷嘗不言險哉。孟子云。地利不如人和。又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召公所謂敬德誠民者也。戰國策言吳起對魏武侯云。在德不在險。其義也。然非謂舍其險而居不險也。呂氏春秋言南宮括對魯穆公云。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此婁敬之說所繇也。繇今攷之。於以見子史所言其不如經言之善者若斯也。孟子云。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哉。王義見書疏。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毖戒祀事者詳洛誥疏。

尚書集注述疏　卷十八　召誥　西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比毗志反　邁莫敗反

此承上文治民而言。蔡氏謂治人當先服乎臣。是也。服者治之而受治也。若孟子所謂心服也。言服殷御事。不言服周御事者。殷臣難治。能治殷臣。則周臣可知也。上文言誥告庶殷矣。殷御事者。庶殷之統也。故必先服焉。比近。介助也。猶多方之言夾介也。性者天生人五常之性。蓋其氣之生理也。天生聖人。其性無待節之而無不節者矣。其生人而氣之偏者。於理不能無過不及之差。非節之無以爲中也。且氣麗形而生。其形之動。其氣而危其理者。又能無節欲乎。蔡氏以爲節其驕淫之性。是也。邁行也。詩曰。我日斯邁。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蓋性德所行者

第七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版反内

也。言王先治殷御事。以近助于我有周御事。必節其性。惟日以其性德行之。蓋治殷臣使有德行也。○謹案召誥之言性也。其先後言性者之歸乎。商書曰。不虞天性。虞者度也。無逸曰。天命自度。以其度而度之。所謂節性也。此先乎召誥言性者。非召誥安所明之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性者節其性而和不失中也。此孟子所謂性善也。所謂養其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性者節其性而欲不滅理也。此孟子所謂忍性也。故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惟忍性。然後能養其性。皆所以節性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則當有節之者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節之者善反之者也。此後乎召誥言性者。非召誥安所開之乎。（皆中之中爲行德行之行皆去聲度徒落反自度其度如字）

述曰。廣雅云。比近也。詩正月云。洽比其鄰。言近也。介助。詩行葦箋義也。釋詁云。介右也。而釋詁右助義同。蓋爲介者所以助也。蔡傳云。近副我周之御事。使其相觀爲善。縣蔡言之。蓋若多士所謂比事多遜也。然於上文言王先服者。義不貫也。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呂氏春秋云。節乎性也。注云。節猶和也。亦其義也。五常詳臯陶謨五典疏。適行。釋言文。引詩者小宛文。箋云。適行也。引易者乾文言文。樂記云。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今言知知者。言物至則心知知之也。樂記注云。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疏云。爲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非也。其言性之欲者。何也。論語云。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天理也。非人欲也。此性之欲之本也。詩關雎序云。發乎情。民之性也。史記云。國風好色而不淫。此皆天理也。皆非人欲也。此性之欲之不失也。今注引樂記者。其下文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蓋自申其義焉。此性之欲之失也。非性之欲之本也。或曰。言性者皆謂孟子與孔子不同。若司馬氏光者。且疑孟

子也。今乃同之乎。夫皆謂不同者。皆非也。皆未萃而言之爾。論語云。性相近也。程子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縣程子言之。性之本者。天地之性也。如其性之本非善歟。則氣質之性將有相違而不相近者矣。朱子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縣朱子言之。其兼而言者。明乎天地之性爲之本也。性善之端躍如也。孟子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此孔子之言性善也。論語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性善故也。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又云。父子之道。天性

也。君臣之義也。以性善而貴之也。故云。不在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謂其悖乎性之本也。此孔子
之言性善也。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孔子之言性善也。非性相
近之繇邪。一陰一陽。其氣則五行之氣相生也。其道則布
四德爲五常之理。善則其繼之者。謂天命之續而與人者
焉。象傳所謂物與无妄也。孟子所以言性善而謂人無有
不善也。性則其成之者。謂人生之定而受天者焉。自天而
繼續於人。人受天之氣以成形。皆受天之理以成性。蓋性
自人之生而生者也。於是乎天命之性。而氣質之性雜之。

則成性偏矣。其不雜之。則全矣。其全也。爲聖人焉。蓋所謂
君子之道者。其偏也。爲仁者焉。爲知者焉。衆則爲百姓焉。
雖其偏也。其性非不可復也。序卦云。復則不妄矣。象傳云。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而全焉。蓋亦所謂君子之道者。孟
子所以言性善而謂養其性也。養其天命之性也。孟子所
以言性善而又謂忍性也。忍其氣質之性也。故性之理生
於心。孟子不曰良知良能乎。故云。堯舜性之也。其無待養
之者也。人之氣質之偏。自其一端而養之。養之有序。吾性
中天理之節。將節於斯哉。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所謂養也。養而充

之。非達之不可也。故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
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若夫性之欲者。動
乎耳目口鼻四肢諸形之閒。忍之所以節之也。其無待忍
之者。孟子言君子所性而施於四體者。是矣。故云。形色天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其有待忍之者。孟子言陷溺
其心。言蔽於物而引之者。是也。繇是言之。所謂性善者。蓋
孟子私淑乎子思而願學孔子者也。中庸云。率性之謂道。
如其性非善歟。而率性也。道云乎哉。然而疑孟子者終以
有性不善而疑之也。非也。人性之端。情也。情善則性善可
知也。象之殺舜。不善孰羞焉。而見舜則忸怩。何哉。其情善
也。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韓子原

性。不疑於叔魚楊食我。越椒之不善乎。而其疑有可釋者。
孟子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方氏苞云。宋元兇
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
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繇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
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然則韓子所疑者不
亦可釋乎。多方云。惟狂克念作聖。性善故也。互詳多方疏。
或曰。孟子言四端者。必曰。人皆有之。孟子道性善。其義也。
趙注云。人生皆有善性。如趙氏言。蓋謂人之性皆有善也。
非謂人之性皆善也。然孟子稱堯舜而言之。豈有善已乎。
性善者言乎性之本也。皋陶謨陳九德于舜前。其采采而
變化氣質者有然也。或曰。程子云。性即理也。孟子注釆之。

何也。今攷鄭樂記注云。理猶性也。蓋所釋若同而微不同。朱子云。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孟子注也。於文尤洽也。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今朱子以所生者爲言。蓋理麗氣而生也。氣質之緜。亦在其中矣。劉氏敞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知與下愚可乎。曰。可。知愚非善惡也。嗚呼。古之言性者言治民也。無空言也。言治民者以言性爲空言。則召誥言治民者也。曷言性乎。言性者言治民之原也。不辯其原。民無緜治矣。今願釆其要而言之也。敢不辯焉。孔子引詩者。蒸與烝通。夷與彝通。永叔者歐陽脩之字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承上文王先服殷御事而言。蔡氏謂化臣必謹乎身。是也。作爲也。蔡氏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之也。是也。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故論語言南面者。必曰居敬。皆此意也。蓋上文所謂節性者。其德之和也。能敬而後能和。敬也者。蓋節性所緜人德也。於殷御事言節性。於王言敬德。互相備也。明乎其節性者必當敬德也。明乎其敬德者即以節性也。言敬而曰作所。蓋所行皆然。則惟日其邁可明也。多士之誥告者則勉之曰。爾克敬。多方之誥告者則戒之曰。不克敬于和。故王欲先服殷御事者。苟不敬德。必不可也。上文所謂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於此見之矣。共音拱

述曰。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而釋天題其後曰星名。則北辰者星也。或以對南極之北極爲言。非古義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監去聲

此顧上文言夏殷墜命者而申言之也。監視也。於夏言服天命。於殷言受天命。互文也。能服天命者乃受天命。故先言服命而後言受命焉。有歷年者猶君奭言多歷年所也。延長也。早者謂夏殷先已然也。蔡氏曰。夏殷歷年長短所

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德則墜命爾。

述曰。監視釋詁文。孫氏謂釋詁云。艾歷也。詩庭燎傳云。艾久也。則歷亦久也。是未可執也。孟子謂歷年多矣。不又謂歷年少乎。經不惟曰歷年。而曰有歷年。則多有之也。延長釋詁文。僞傳云。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傳言互文是矣。然失其先後所言之序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我者我王也。嗣繼也。若功猶其功也。孟子曰。以若所爲。嗣若功者蔡氏謂繼其敬德有歷年者也。服謂服事天命。蒙上文也。初服謂初即政也。言今王繼受其天命。我王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繼其功。蓋王今乃初事矣。明今爲嗣服

天命之始也。此結上文監于夏殷之意。而起下文知命在初之義。

述曰。我義詳康誥疏。嗣。繼。釋詁文。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以一句讀也。其曰二國命者。可微讀之爾。論衡云。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此檃栝引之。蓋連下文爲更端之辭。嗚呼作於戲。從今文也。僞傳云。繼順其功。此釋若爲順也。非也。王乃初服。僞傳以屬下節焉。似矣。然上文言受命者。必言服命。此備承之也。僞傳亦非也。蔡傳云。況王乃新邑初服乎。然經言宅新邑者。固在下文。此非以新邑言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承上文王乃初服而言。初生謂子幼少時也。漢書稱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愼初生之始也。貽。遺也。與詒通。詩曰。自詒伊戚。其言可反觀矣。歷年承吉凶而言。則長短可知。省文也。知今我初服。今知。倒文也。言王之初服。譬若生子。無不在其初生自遺哲命也。蓋天命生人。人性皆善。莫不命之以五常之明德。所謂哲也。今天其命哲矣。能敬德而不失其命哲者。則命之以吉。命之以歷年多。是我初服自貽哲命也。不敬德而失其命哲者。則命之以凶。命之以歷年少。是我初服不自貽哲命也。所以知吉凶之歷年者。我初服今知矣。蓋命哲者命之理也。命吉凶命歷年者。命之數也。初服者事之始也。吉凶歷年者事之終也。今之所知。以理知數。以始知終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其知於此也。○謹案經言命哲不言命愚。何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天之生人。命哲不命愚也。此孟子所以道性善也。其或愚者。則生人氣質之偏爾。是疾也。非命也。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論語所以言愚爲民疾也。論語言生人者。則曰。人之生也直。而言愚疾者。則曰。古之愚也直。故愚者而自貽哲命焉。中庸所謂或困而知之。雖愚必明也。愚者而不自貽哲命焉。論語所謂下愚不移也。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雖然。哲者非愚也。哲者而不自貽哲命焉。亦何以自成其哲哉。詩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蓋自戾也。少去聲貫

音慣遺唯季反

述曰。論衡引此經而說之云。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蓋以十五初入大學言也。今攷內則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皆所謂初生也。經固統言之也。引漢書者。賈誼上疏言教太子者也。僞傳云。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亦賈疏之意也。貽。遺。釋言文。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以一句讀也。其曰初生者。可微讀之爾。引自詒者。詩小明文。

詩靜女釋文云貽又作詒蓋義通也僞文詳康誥政人疏僞傳云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傳以三命言之則愚亦命也非也此經所不言也江氏說與僞傳同蔡傳云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何如爾初服而敬德則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蔡以其命哲者爲不可知將有其命愚者邪於義未融也孟子言歷年之多少則歷年豈必多邪蔡以歷年若永年與僞傳同皆偏也於文未適也引易者繫辭傳文釋詁云續繼也則繼亦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易繫辭傳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說卦云乾爲天爲父坤爲地

爲母天地之生人也爲之父母其繼續則同互詳上文疏引愚哲者詩抑文毛傳云職主也而傳無釋疾者焉朱子以稟賦之偏釋之也又朱子云戾反也言反其常蓋視毛傳言戾罪者則長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承上文言自貽哲命者而申告之也上文於初服言之以王初即政蓋嗣服天命之始也此於宅新邑言之以王新作洛蓋宅中配天之始也肆今也今惟王其疾敬德蓋丁寧申告之辭王其德之用者猶梓材言肆王惟德用也祈求也此非祭祀之祈也詩言聿修厥德者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所以求之者德之用也今王之用何以能自貽哲命乎王其德之用求天永命蓋求歷年之吉也

述曰僞傳云天已知我王初服政居新邑洛都傳連上文言之非也其以知爲天知淺矣詩敬之言天命云日監在茲豈惟知我初服居洛乎然傳分初服與宅新邑言之是矣蔡傳云宅新邑所謂初服也非也肆今釋詁文說文云祈求福也引詩者文王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以一句讀也其曰用者可微讀之爾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承上文王其德之用而言彝常灋也若順也商書曰民有不若德詩曰萬民是若言其惟王毋以小民過用非灋

亦敢殄戮用治之蓋治民當用德也民順德乃有功焉蔡氏謂疾敬德則緩用刑是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乃位乎天德今言王在元子之位其德則元是位在德元也刑灋越于也言其惟王用德而位在德元天下小民乃不敢淫用非彝惟灋王用德于天下則于王德顯矣此所謂民若有功也蓋上文言民碞者敬德而念民彝也此言民若者敬德而化非彝也皆所以誠小民也長丁丈反

述曰釋詁云彝灋常也則彝者常灋也引詩者閟宮文引易者乾文言文僞傳讀曰亦敢殄戮用乂民非也此傳以康誥讀用康乂民者推之爾然商書不曰用乂讎斂乎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以一句讀也。其曰非彝者。可微讀之。爾僞傳從彝絕句焉。則所謂勿以者。蓋不完矣。蔡傳云。惟順導民。則有功。民猶水也。水汎濫橫行。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其害愈甚。順而導之。可以成功。此蔡以民若爲若民也。於文未適也。詩烝民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民之順者。可言順民也。洛誥所以言若彝而棐民彝也。今曰小民淫用非彝。此民之不順者。是當使民順也。豈可言順民乎。孟子云。水逆行謂之洚水。禹之治水。使逆行之水皆順也。非順乎逆行之水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總結上文而申告之也。勤勞也。恤者。即所謂無疆惟恤也。其曰者。所期之辭也。式。用。替。廢也。以者。朱子謂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蓋左右而率之也。言今君上臣下皆勞憂。其所期者曰。我王受天命。大如有夏之歷年。用勿廢有殷之歷年。兼而受之。此天之永命也。蓋有所祈則有所受矣。今何以受之乎。欲王以小民受之也。明欲王疾敬德而諴小民也。孟子曰。民爲貴。又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林氏以爲即此天命在小民之意也。眞氏曰。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以民爲心。爾蔡氏曰。小民者勤恤之實也。與音預

述曰。勤勞。釋詁文。釋言云。式用也。替廢也。以義詳上文疏。漢志於夏云。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於殷云。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此言其大略爾。史記三代世表。夏殷之年固不詳也。孟子趙注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武是也。趙氏釋邱者。据司馬灋也。蓋民以邱爲數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奉方孔反

此敘召公自明其取幣告王之意。而申結上文也。予小臣者。王氏謂召公自謂是也。蓋謙辭。讎。對也。詩曰。以對于天下。對民者。猶洛誥所謂答其師也。釋文曰。讎。或作酬。蓋酬亦對答之義也。百君子者。王之諸臣。統殷周之御事而言

也。百君子爲民之望。當有以對民。故曰讎民百君子。越于也。善兄弟爲友。友民者。如兄弟而善其民。所謂諴小民也。王者父天母地。稱元子焉。四海之民。皆父母之子。皆兄弟也。故曰友民。威命者。王所以令百君子也。呂刑曰。德威惟威。明德者。即敬德之所成也。王者之德。惟敬故明。以此能諴和而友民者也。大學所以慎明德與民同好惡也。末。終也。終有者。顧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也。亦總也。勤。即勤恤之勤。奉幣者。召公之職也。周書克殷篇言武王之祀社者。則曰。召公奭贊采。今以陳庶邦冢君之幣也。而陳告焉。其曰惟恭奉幣者。其意猶曰惟謹奉職也。言召公終拜而言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于友善其民者。安受王

威命之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王之德總顯矣。予於此非敢謂勤。惟謹奉幣以供王能諴小民而求天永命。蓋召公自明其供職而助王也。自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而至此篇終。其旅王若旅公者蓋如此。而公固在百君子中矣。上文言欲王以小民受天命。此言予小臣敢以百君子受王命。所謂上下勤恤也。故召誥於是終焉。○謹案召誥之義。觀於其詩。皆足以發矣。詩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其詩曰。篤公劉。此非稽古人。而治民今休者乎。詩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其詩曰。愷弟君子。民之攸歸。此非以敬德治民。而祈天永命者乎。詩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詩曰。愷弟君子。俾爾彌爾性。又曰。爾受命長矣。君子者王也。彌性者王之敬德也。敬以節性。日邁不已。則彌終其性而盡之。所以能永命也。此非御事之賢而王所繇服之者乎。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吉士及吉人者百君子也。王爲君子。以天之元子。而位在德元。則百君子皆受命焉。媚于天子而媚于庶人者。受王命以友民也。此非御事之賢而能諴小民者乎。是故召公之詩與召誥同。以此見召誥之義萬世不能易也。奉職之奉如字　泂音迥卷音權

述曰。書疏引鄭云。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今不出之者。鄭說非因周公歸而告王也。王義見書疏。釋詁云。仇讎匹也。仇匹合也。合對也。詩兔罝云。公侯好仇。蓋異乎左傳所謂怨耦曰仇者矣。則讎義可明也。詩抑云。無言不讎。謂凡言則無不對之也。引詩者皇矣文。鄭箋云。對答也。繇是推之。今之責有司者猶曰。何以對民。亦古之遺言也。書疏引鄭云。百君子主之諸侯與羣吏。今言王之諸臣。皆統之矣。僞傳云。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之。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傳義然矣。於文未洽也。其釋以爲與。非也。且從百君子絕句焉。失其讀矣。蔡傳云。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順民也。非也。頑民者書

序之辭。云爾多士。云用告商王士。又云。爾殷遺多士。豈謂之頑民乎。今以殷之頑民爲周之讎民。尤非立言之體也。友順者蔡據洪範言彊弗友者推之也。然以爲周之友民。則何獨遺周之百君子乎。經言百君子。不斥言殷也。王氏應麟云。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亦非也。桓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然則當時謂之義士矣。豈謂之讎民乎。詩節南山云。俾民不迷。豈謂殷民乎。薛氏季宣云。讎民先於友民者。作洛以鎮商人爲先也。然經言先服殷御事矣。奚不曰先服讎民乎。蔡傳於此無釋越焉。繇蔡推之。則越及也。今言越于者。召誥言越者數。自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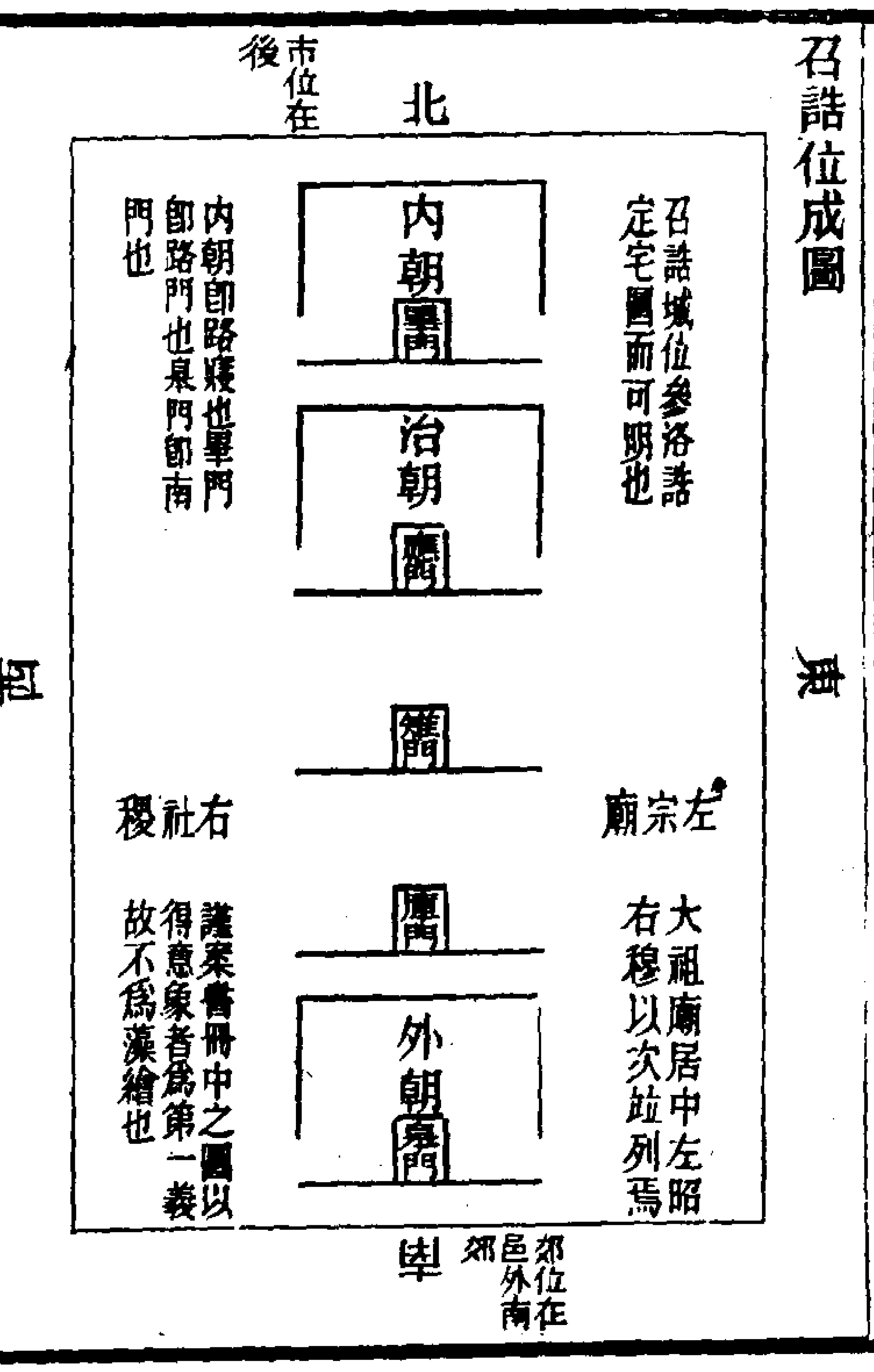
而外皆訓于也善兄弟爲友釋訓文白虎通云王者父天
母地爲天之子也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張子西銘
云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又云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
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此所謂友民也惟敬
故明者堯典欽明之義也易繫辭傳云其初難知其上易
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則末者終也經上文云王
厥有成命擬之之辭也今言其成於終焉或曰亦顯者言
王因亦顯也今不從者因亦之辭非所以尊君也詩十月
之交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以言此經非其義也成九年
左傳云敢拜大夫之重勤今自我言之故曰非敢勤也漢

書宣帝紀云臣下各奉職奏事奉職者奉事也今召公奉
事則奉幣焉周官大司徒云各共爾職共與供通釋訓云
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蔡傳云奉幣者蓋成王將舉新邑之
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今不出之者經言祈天非祭祀之
祈也成王新邑之祀烝祭也非祀天也祀天無助祭者也
夫奉幣者以是爲供職之辭爾未可執一以言之也經曰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曰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皆以一句讀也其曰百
君子曰友民曰奉幣者可微讀之爾或疑其句之長者此
不足疑也經上文之讀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之爲
文貫下而言也今敢以之以實相應焉當如例求之矣盤

庚大誥諸篇不有句之長者乎韓子云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蓋經之爲文也其氣莫盛焉故句之
長者宜矣其句之短者若所謂今休所謂王亦顯也豈不
宜哉詩公劉毛傳云篤厚也鄭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
隱三年左傳言詩泂酌云昭忠信也故曰潢汙行潦之水
可薦於鬼神其義也詩卷阿毛傳云彌終也藹藹猶濟濟
也毛之釋彌從釋言義也而傳無釋性者焉鄭箋云媚愛
也朱子云君子王也其詩言君子又言天子者朱子謂此
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呂氏祖謙云彌爾性者充
其性至於無虧也蓋以德性言之也今以毛言彌終者通
之不亦可乎易乾文言云知終終之蓋終其德性中庸所

謂盡性也繇是而永命焉易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其義也鄭箋云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繇鄭言
之蓋以性猶孝經毀不滅性之性也是彌性卽受命之長
也其於詩辭則複矣朱子言壽終者蓋與鄭同今以召誥
參之則詩言德性者躍如也

召誥位成圖



北
市位在後
召誥城位參洛誥定宅圖而可明也
內朝
治朝
外朝
內朝即路寢也畢門即路門也臬門即南門也
左宗廟
右社稷
大祖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竝列焉
謹案書冊中之圖以得意象者爲第一義故不爲藻繪也
郊位在邑外南郊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八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九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洛誥

此洛邑既成。史敘其在洛所誥者也。經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又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皆在洛而誥焉。故以洛誥名篇。○謹案洛誥篇首。脫簡在康誥。蓋惟斯脫簡而已。無闕文也。史爲洛誥。有倒敘之文。先儒未察。遂多疑之爾。史之敘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乃曰。在十有二月。終而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倒敘也。蓋七年。十有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也。然則王在新邑。必先乎

戊辰之祭日矣。特書王在新邑於祭日者。重祭事也。且明乎其爲洛祭也。王在新邑。其至新邑。可知也。其至之日。無事則不書。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蓋豐有廟焉。其書至者。以告廟之事而書也。今新邑郊社。召誥稱周公攝之矣。王至新邑。其日非無事乎。夫古史之文。洛誥倒敘者書日月而書年於終。猶堯典括敘者書日月而書年載於終。未可以春秋書法而例之也。其不書至者。則亦與後世之史書巡幸者異矣。召誥曰。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遂曰。丁巳。用牲于郊。又曰。戊午。乃社于新邑。皆蒙上文至于洛而言也。緜是推之。使經有以日書王至新邑之文。則此書曰。戊辰。王烝祭歲。可矣。不然。則書

日。戊辰。王烝于新邑。可矣。其文當蒙上而言矣。庸繫此王在新邑之文乎。以是知其非闕文也。以祭日而書王在新邑。其先乎祭日。周公告成王。成王因而告周公。其皆在新邑可知也。曰伻來。曰來相宅。曰王命予來。曰孺子來相宅。來者來新邑也。在新邑而告之。故曰來也。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之文。皆以倒敘王在新邑而明也。雖倒敘不嫌於不卽明者。其名篇旣曰洛誥。則其爲在洛之誥先挈之而明矣。況篇首脫簡之文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遂曰。乃洪大誥治。明乎其爲在洛之誥也。孔氏書疏。謂自戊辰已上。皆西都時所誥。是其爲鎬誥者多也。非皆洛誥也。蓋於倒敘者未察焉。經曰。伻來。以圖及獻卜。此未言伻之以毖殷而來也。其後則曰。伻來毖殷。此周公之自爲倒敘也。蓋王命毖殷之使。適來新邑。周公因王使歸以獻於王。若召誥之因周公歸而達之也。迨王在新邑。周公追言之而倒敘焉。史於是乎依之以爲倒敘。而佗文之倒敘亦因是者。其體勢然也。此史之善於文也。察乎倒敘之文。繇後推前。則其文無不達者矣。篇首脫簡之文曰。惟三月。哉生魄。亦繫於篇終倒敘之七年。蓋七年三月也。采蘋之詩曰。于以盛之。繼而曰。于以湘之。又繼而曰。于以奠之。皆未言何人也。終而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言其人矣。此其倒敘者也。挈音揭　鎬高上聲　盛平聲　齊側皆反

述曰。王氏安石云。洛誥多闕文。有不可解者。金氏履祥云。

召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類附。不嫌於雜。但其閒必有闕文錯簡也。陳氏櫟云。此篇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脫簡。梓材庶邦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乎。此先儒之多疑若斯也。若夫言王烝于新邑者。史之書灋有是乎。僖四年左傳言祭齊姜云。大子祭于曲沃。其例也。經云。祀于新邑。則議禮之辭爾。非記事也。詩采蘋毛傳云。湘亨也。奠置也。尸主。齊敬也。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湘作鬺。亨古烹字。洛誥在將反政之時。史記言作洛誥於反政後者非也。周書作雒篇云。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則洛誥可知也。洛與雒通。書疏云。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然經稱作冊逸誥者。豈告王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辟必益反　相去聲　瀍直連反　伻普耕反

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是也。蓋凡四十八字。爲洛誥篇首焉。今存其舊。故不移之。學者當先於康誥求之也。復白也。葉氏謂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也。辟君也。立政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咸告孺子王矣。程子以爲復子明辟者猶是也。自王如弗敢而

下。皆追言而復告之辭。基命者天始命之也。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定命者天保定之也。詩曰。天保定爾。蔡氏謂成王沖幼。如不敢及之也。允繼也。蔡氏謂繼大保。是也。周公於君奭曰保奭。今稱保不名者。猶堯典之稱稷也。召誥曰。惟大保先周公相宅。則周公固繼之也。其者期之之辭。言王其若此也。作為也。召誥稱旦曰。其自時中乂。又曰。治民今休。蓋以東土新邑其始基為民明君也。下文言奉答天命。言亂為四方新辟。皆此意也。乙卯蔡氏謂卽召誥之乙卯也。天子之居曰京師。洛師不言京。猶詩之鎬京不言師。省文也。河朔。河北也。水經曰。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蘇氏謂黎水。黎陽也。此卜而不用也。古帝王多都河北。黎水之地。

近殷舊都。故先卜之。史記所以言武王顧瞻有河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瀍水東。成周也。蔡氏謂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是也。食用也。言卜惟洛之用也。我者我大保也。召誥言大保卜宅。知非周公自我也。伻使也。王使來洛。卽下文伻來毖殷者也。來者以在新邑而言也。及逮也。卜辭非圖不明。故以洛圖逮之。若今言圖附也。言卜洛用吉。適王使來洛。以洛圖逮獻王卜辭也。此周公以王在新邑。追言獻卜而復告於王。將以發其誥治之端也。○謹案漢書王莽傳言羣臣奏曰。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是何其誣也。蔡氏曰。夫有失然後

有復。武王崩。成王立。周公位冢宰。總百工而已。成王未嘗一日不在君位。何復之有哉。蓋辯其誣也。雖周公以成王幼故。而七年致政。亦攝政也。非攝位也。使去聲

述曰。蔡傳云。此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非也。上文言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洛邑既成之辭也。告卜者將作洛邑之辭。於上文為不屬矣。繇蔡言之。經於拜手稽首。不當以遣使立文乎。曲禮云。願有復也。注云。復白也。葉氏者夢得也。宋史有傳。辟君。釋詁文。蔡傳云。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故曰子明辟。今攷隱七年穀梁傳云。諸侯之尊兄弟不得

以屬通。則天王可知也。蔡以兄之子為言。非也。引詩者昊天有成命及天保文。釋詁云。允繼也。大保稱保者。猶禮稱保傅之保也。僞傳云。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蓋傳訓保為安。從保絶句焉。則言所繼者非添文不可也。作為釋言文。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然則師者以其衆名其地也。詩王風譜疏引鄭云。至于洛邑之衆。於文未洽也。僞傳云。來至洛衆。蓋與鄭同。文獻通考云。衞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為黎水。黎陽故城今在河南衞輝府濬縣東北。書疏謂顧氏彪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說也。繇今攷之。周

之營洛。非以遷殷民而然也。周未營洛。殷民之遷已久矣。詳多士篇。洛瀍澗。詳禹貢篇。漢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今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春秋所謂王城者也。漢志。河南郡雒陽縣。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今在洛陽縣東三十里。雒古洛字。公羊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云。周道始成也。今攷平王東遷。乃都王城。自平王而下十二王皆同。迨敬王乃遷成周。其後赧王又居王城也。以天下言之。洛在東。鎬在西。平王以後稱東周者。洛邑王城也。以洛邑言之。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以後稱東周者。成周也。僞傳云。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孫氏云。食墨不必

吉。且周官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此卜洛王事。占體不占墨也。然孫氏從鄭。非也。詩王風譜疏引鄭云。觀召公所卜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此鄭以遷殷民言之爾。卜洛者。繫天下之重也。將惟以民食乎。易井初六云。井渫不食。虞翻注云。食。用也。國策云。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高誘注云。食。用也。老子云。而貴食母。河上公注云。食。用也。蓋食之者。用之也。食其高者。麗者。言用無卑陋也。母。猶本也。老子云。萬物之母。食母者。言用本也。今人言食。猶有稱之曰用者。亦古之遺言也。易云。用九用六。鴻範云。用靜用作。則卜筮以用爲言也。我義詳康誥疏。王氏充耘云。召誥言召公卜。洛誥言周公卜。何歟。蓋周召

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不容分彼此也。如其說。將周公非卜而自謂卜乎。此未察於釋我之古義也。史記云。周公復卜申視。蓋失之矣。哀十年左傳云。事不再令。卜不襲吉。周公豈不然邪。釋詁云。抨。使也。釋文云。抨又作伻。僞傳云。遣使來告成王。蓋以爲周公之使也。漢書劉向傳云。書曰。伻來以圖。此引而節之。未可執以離經也。釋言云。逮。及也。說文云。及。逮也。蓋轉注之。此不以暨及爲義者。經非言以圖及卜獻也。圖以明卜。下文所以言視卜。不言視圖也。今凡百吏書。其須圖者。皆言曰圖附。蓋古之遺也。今以圖附洛誥後焉。亦其例也。誥治者。從篇首脫簡之文而言也。論語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蓋總百工也。荀子

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嗚呼。荀卿祭酒。而爲是齊東野言乎。及者。兄終弟及也。所謂以枝代主也。猶莊三十二年公羊傳言魯一生一及也。生者。父死子繼也。周書度邑篇言武王謂周公云。乃今我兄弟相後。用建庶及。蓋荀子說之所繇也。韓詩外傳云。周公履天子之位。淮南子說苑同。皆如荀子說之誣爾。僞傳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傳言政者。於經病添文也。繇傳言之。則下文成王拜言者。不當先以復政言乎。自予惟乙卯而下。僞傳云。說

始卜定都。書疏以爲追述。是矣。然追述者當自王如弗敢而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相去聲

王拜手稽首者。蔡氏謂成王尊周公而重其禮也。休美也。言天之休命也。來相宅者自王在新邑而言。故不曰往相宅也。匹。配也。召誥稱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蓋宅於土中。其爲周配天之休美也。伻來之來。來至於洛也。伻來下之來。爲一字句焉。來歸於鎬也。詩曰。我行不來。蓋獻卜之時。王固在鎬。必言王使來洛而復言來鎬。則王乃可

言視予。故既曰伻來。又曰來。明其文同而義異也。猶堯典言明明。無逸言君子乃逸。詩言昔育恐育鞫也。視古示字。貞。卜問也。周官曰貞龜。左傳曰。衞侯貞卜。萬億年者言其永也。萬萬曰億。言公既相定宅洛。適王使來洛。及來歸。獻示予卜之休美而常吉者。此非予一人之貞卜。實我與公二人共此貞卜焉。公其有以助予永敬天之休命。今敬拜而求教誨之言。蓋卜休卽天休。必公之敎我。而後能永敬以承天休也。此王在新邑。以公之追言獻卜而復告於王者。故王遂追言卜休。卽求欽言於公而誥治也。

述曰。蔡傳云。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又云。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非也。王之言曰。來相宅。言來不言往。則王在新邑矣。非授使者之辭也。告卜者告吉也。非誨言也。繇蔡言之。是誨言不在下文矣。則下文敘周公之言者。不亦突乎。聘禮云。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謂拜手也。哀十七年左傳稱孟武伯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蓋諸侯相拜。猶不稽首也。今王以天子而稽首於周公者。異數也。蓋禮之重也。重於帝舜之拜臯陶也。王於周公。親之則叔父也。尊之則師傅而聖人也。臯陶聖人。而非以叔父爲師傅也。休。美。釋詁文。詩文王有聲傳云。匹。配也。引來義者詩采薇文。詩序云。采薇遣戍役也。鄭箋云。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此言來歸也。蓋有來至則有來歸矣。此六書之義。以相因而轉者。古之六書。四聲迭著。義轉而音

不必轉焉。初非若後世之音隨義轉也。後世之例。示人觀之者。讀觀去聲。人觀之者。讀觀平聲。此非古也。易觀彖傳云。大觀在上。又云。中正以觀天下。遂云。下觀而化也。豈異讀乎。互詳堯典疏。引育義者詩谷風文。毛傳云。育長。鞫窮也。鄭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孔疏申鄭云。育得兩訓。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是也。詩下文云。及爾顚覆。又云。既生既育。夫既育者今之既長也。是昔育者其昔之未長而稚者乎。鄭箋謂與爾顚覆盡力。事無所辟者。此未可以難鄭也。此猶論語所謂顚沛必於是也。蓋既生之所繇也。盤庚言自鞫自苦者。則責之云。汝萬民乃不生生。言其自安也。然則既生者必顚

覆無所辟而後能然矣。鞫與鞫通。朱子以育皆訓生。謂昔
時爲生。恐生理窮而及爾顛覆也。則於經以旣生殊旣育
者。將未察歟。爲生之爲。於詩病添文也。凡經之文同而義
異者。据其本文。求之於其上下文。其義必無隱焉。堯典言
明明者。何以知其異於呂刑稱堯時之明明也。非以其言
揚側陋而顯之邪。論語言賢賢。大學言老老。言長長。中庸
言親親。孟子言貴貴。皆其例也。無逸言君子乃逸者。何以
知其異於下文之小人乃逸也。非以其言君子所其無逸
而顯之邪。論語言斯焉取斯。亦其例也。今經於伻來下言
來者。何以知其異於伻來之來也。非以其言王在新邑而
顯之邪。王在新邑者。蓋王今適在洛。而昔固在鎬也。王今

適在洛。故於昔之伻往洛者言其得公視卜。而乃曰伻來。
則於洛言其來至也。王昔固在鎬。故於昔之伻來洛者。言
其視予卜休。而乃曰來。則於鎬言其來歸也。此古史之文。
若隱而無隱者也。書疏引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今攷
詩王風譜疏引鄭云。瀍水東旣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
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蓋鄭以澗水東
瀍水西者召公所卜矣。則鄭以瀍水東者周公所又卜也。
故謂獻卜使二人爾。是不然也。召誥言大保卜宅。不言周
公卜宅也。上文言我乃卜我又卜者。我之爲言皆我大保
也。上文言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兼兩卜言之矣。何以不言
伻來來乎。僞傳云。遣使來。來視我以卜美常吉。書疏云。上

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如其說。則言伻來視予。可矣。
何必重言來來也。蔡於重言者無傳焉。略之也。故來之一
言。雖小乎。然洛誥之疑。繇是而生矣。詩鹿鳴鄭箋云。視古
示字。釋文引馬云。貞當也。孫氏謂易師彖傳云。貞正也。言
正當之也。今不從者。卜之吉我二人共當之。是王自謂當
之矣。非求誨言之謙也。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
周官大卜云。國大遷則貞龜。又云。凡國大貞。注云。問事之
正曰貞。引左傳者哀十七年文。詩伐檀毛傳云。萬萬曰億。
鄭箋云。十萬曰億。蓋所釋不同。今以楚語攷之。其言百姓
千品萬官億醜兆民也。則云。官有十醜爲億醜。蓋以十加
焉。韋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以萬萬爲億。此韋据國

語而爲之說爾。毛讀先秦之書。烏知其說非亦古數乎。享
年之數尙永。宜從其多者言也。算家謂數有三等。十萬曰
億。十億曰兆。下數也。百萬曰億。萬億曰兆。中數也。萬萬曰
億。億億曰兆。上數也。廣雅云。誨教也。詩緜蠻云。教之誨之。
此對文則異也。其散文則通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
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自此而下五節。皆周公誨言而誥治者也。肇始。稱舉也。今
王於新邑始舉其禮也。殷蔡氏謂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
殷同。秩敘也。無文者祀典所未載也。下文言記功宗者。所

以使之有文。是皆敘其無文也。工官也。伻使也。周公在洛。而得齊在鎬百官。使從王于洛者。以冢宰而遥命之也。且召誥言旅王若公者。則公嘗自洛歸鎬矣。將於此豫齊百官與。有事者祭也。左傳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凡祭之日。百官以有事為榮。故惟謂之曰庶幾有事。今王即命者今烝祭即事。王宜即命之也。記功謂記載其有功者也。宗尊也。元大也。大祀所以尊之也。周官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此從祀之大也。下文言烝祭歲者。則從祀之大在是矣。言今王即命百官曰。記載其有功者而尊之。以功為大祀焉。蓋命百官記已沒之功臣。所以章前人也。惟命曰。汝百官受此記祀功臣之命。當篤厚于弼輔矣。蓋篤弼則汝亦有功。

又沒而從祀。所以勸來者也。視與示通。功載者記功之籍也。酒誥序官所謂百宗工者。當掌其功載也。乃汝者汝王也。臯陶謨禹亦汝帝也。悉盡也。蔡氏謂大示功載。公則百工效之皆公。私則百工效之皆私。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此周公誨言。以新邑之祀當務之急也。故先告焉。（使如字幾平聲）

述曰。肇始。釋詁文。釋言云。稱好也。又云。偁舉也。今以稱為偁之假借焉。易豫象傳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說文云。作樂之盛稱殷。則殷者盛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言盛禮也。書疏引鄭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待明年即政頒

行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此與白虎通說略同。鄭推大傳而意言之爾。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鄭所繇推也。江氏云。殷禮尚質故無文。蓋申鄭也。今不從者。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安見六年必不頒周禮乎。經於十二月之祭言騂牛者。實惟七年。蓋周禮之尚赤也。豈殷禮之尚白乎。偽傳言始舉殷家禮者與鄭同。秩序。工官。詳堯典疏。引左傳者僖九年文。釋文云。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蓋曰或作日。文之譌也。或以即命日言之。或以日記言之。皆無當於今之烝祭也。白虎通云。宗尊也。詩六月毛傳云。元大也。引周官者司勳文。祭灋云。聖王之制祭祀也。灋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所謂記功宗者若斯也。酒誥云。百宗工。其序官次於獻臣。而與大史內史為列焉。獻臣者當有功也。史以記言記事。百宗工以記功宗也。若周官司勳。其例也。即命百官。則命百宗工可知也。不專命百宗工者。蓋皆命百官。然後得記功之備也。百官記之。必有察之而為功載焉。則百宗工當掌之矣。釋詁云。篤厚也。說文云。弼輔也。蔡傳云。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繇蔡言之。將功臣猶存。豫命以沒後之祀乎。下文言烝祭歲者。即命之實也。非豫命之文也。生賜祀典。後世有之。古無有也。左傳於僖五年云。勳在王室。藏于盟府。於僖二十六年云。載在

盟府。則功載可明也。悉盡。釋詁文。敎工。一作學功。大傳云。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蓋伏生引舊傳釋之也。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書疏引王云。此其盡自敎百官。謂正身以先之。今不出之者。爲汎也。未承上文而言也。僞傳與王同。孟子云。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又云。急先務也。蓋史所稱識時務者惟俊傑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燄以冉反。灼音勺

孺子。鄭氏謂成王。是也。立政所謂孺子王也。蓋孺子幼弱之稱。曲禮言人生二十。曰弱。故洛誥之年。成王年二十矣。

猶以孺子稱也。記言舅犯謂公子重耳曰。孺子其辭焉。稱曰孺子。親愛之也。朋。蔡氏謂比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重言其朋者。丁寧之也。往。如易言有攸往之往。謂所行也。無與毋通。敘謂火行之次也。言孺子其可朋比乎。孺子其可朋比乎。其有所往。毋若火行始微燄燄然。其所灼爇。將敘次而不其滅絕也。蓋朋比之私。其始則甚微。其漸則至於不可遏。林氏以爲若漢唐朋黨之禍。是也。此結上文敎工之意。而起下文往敬之義也。往敬者若彝及撫事焉。則必無朋私矣。○謹案周公告成王。而憂其朋者。何哉。君之於臣也。以君子之道言之。則有朋友之美焉。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昭明。遂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此君以其臣爲朋友也。周書不稱友邦及大史友內史友乎。故君之於臣也。以小人之道言之。則有朋黨之患焉。凡朋黨之私。異乎朋友之直也。臣之朋黨。而君不察之。則亦君之朋黨矣。漢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臣之朋友也。元帝宜引而爲君之朋友也。而宏恭石顯誣望之等。則曰。朋黨相稱舉。是恭顯自爲朋黨之小人。反以誣君子也。而元帝卒免望之等爲庶人。則元帝非其朋者邪。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是非不知朋黨之患也。而李德裕卒爲李宗閔所傾。文宗所用皆朋黨之人。則文宗非其朋者邪。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遂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詩序謂嘉成王也。此王之朋友也。非王之朋黨也。其聞周公之告而絕其朋

也哉。重平聲。比毗志反。爇始劣反。更平聲。樂音落

述曰。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孺子。幼少之稱。今言幼弱者。弱猶少也。言弱則洽乎孺之爲文矣。子而有所需者。年弱故也。幼少之稱。以言小子。不其洽乎。詳金縢疏。引記者。禮記檀弓文。廣雅云。朋。比也。凡物相比者曰朋。周官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詩正月所以言洽比其鄰也。大傳云。八家爲鄰。三鄰爲朋。蓋相比也。論語云。君子周而不比。戒朋從也。引朋義者。易咸九四文。朋者。於其所往而從之也。從之則來矣。有攸往者。易每言之。統乎其所行也。今言行往。則以火行譬之也。故下文云。汝往敬哉。僞傳云。戒其自今已往。於義未融也。王豈昔朋者乎。說文云。燄。火行微燄

倓然也。廣雅云。灼爇也。僞傳以灼敘連文失其讀矣。釋文云。馬讀敘屬下。今從之。後漢書爰延傳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蓋檃栝此經而言之也。漢書梅福傳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庸庸者倓倓之聲轉也。莊十四年左傳杜注引作炎炎。亦異文也。大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引朋黨者見通鑑漢紀唐紀。引詩者既醉及假樂文。鄭既醉箋云。介助。昭光也。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毛既醉傳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毛假樂傳云。假嘉也。朋友羣臣也。鄭假樂箋云。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灋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是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順也。彝者下文所謂民彝也。詩曰。民之秉彝。撫。鎭撫也。左傳曰。鎭撫王室。事。王事也。故下文以汝事言之。周謂鎬也。鎬洛皆稱周。据上下文而別也。自在周言之。故曰往新邑。不曰來新邑也。卽。就。僚。官。作。爲。惇。厚也。裕。寬也。康誥曰。裕乃以民寧。今承上文有僚而言。下文所謂彼裕我民也。言其若順民彝及鎭撫王事皆如我焉。蓋不以朋私也。惟以在鎬之官往洛邑。使之嚮往而就洛有官。蓋官之留後治洛者。皆不以朋私也。使之明於若彝及撫事而爲之。則有功矣。使之厚於所爲而大之。則成寬民之裕矣。汝能使有僚如此。則汝永有譽辭矣。

述曰。引詩者烝民文。引左傳者成二年文。左傳於文十二年云。鎭撫其社稷。亦其義也。詩板云。及爾同僚。我卽爾謀。毛傳云。僚官也。鄭箋云。卽就也。今以中庸之義通之。若彝者能盡其性。修身以道也。撫事者凡事之立。所以治天下國家也。明作有功者明善而篤行之。及於成功也。惇與敦通。惇大成裕者敦厚而致廣大。故至誠之裕。足以有容也。汝永有辭者君子以永終譽也。經下文惟以裕言。明其遞而成之也。於是乎王之名終有成焉。故皆遞而言之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爽侮。辟必益反

此言撫事之要也。梓材曰。庶邦享。又曰。庶邦丕享。蓋武王述文王之事也。所以明其鎭撫諸侯者也。今欲終其事。則鎭撫諸侯者。斯其要焉。此周公所以歎而言之也。稱公曰者更端之辭。蓋撫事萬端。而撫事之要。其大端也。故更端而申言之。下文言若彝之本。皆大端也。沖子謂成王沖幼也。終者終其事也。大誥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此終武王者卽終文王也。蔡氏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識者察而知之也。辟。君也。諸侯各君其國。故曰百辟。享。獻也。多者有餘也。不享者孟子謂爲其不成享也。役志者蔡氏謂用志也。爽。失也。侮如或敢侮予之侮。言

汝其謹察諸侯享獻焉。亦察其有不享獻焉。享獻者有餘於禮儀。若禮儀不及乎幣物。是惟曰不享獻焉。是惟諸侯侮之。不用志于享獻也。是凡民侮之。亦惟曰不享獻矣。則惟事其失於侮矣。蓋不能鎮撫諸侯者。必不能鎮撫其民。而侮之者衆也。蔡氏謂舉國無享上之誠。安得不爲叛亂。是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顧氏以爲其言不享也。上文先言若彝者。爲政之序也。此先言撫事者。諸侯享獻于新邑。當務之急也。○蘇氏曰。春秋傳晉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更平聲 弭音敉 賄虎猥反

羨似面反 苴音睢

述曰。曲禮云。君子問更端。然則自爲更端者。不必以問而然也。沖義詳盤庚疏。或曰。終者。終周公之事也。此非立言之體也。易坤六三云。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言臣道也。聞臣終君事者矣。未聞君終臣事者也。享獻。釋詁文。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陳幣。元繚璧。豹虎皮十二。蓋洛邑之享。若斯之類也。今本惟曰不享。孟子所引無惟字。漢書郊祀志所引與今本同。禮曰。用民之力。謂役民也。蓋役之者用之也。爽。失。詳盤庚疏。或敢侮予。詩鴟鴞文。書疏引鄭云。儀不及物。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鄭言威者失之矣。王者天威。享者言儀不言威也。詩湛露云。莫不令儀。此言諸侯見天子也。不言威也。僞傳言威儀與鄭同。引春秋傳者。襄二十五年左傳文。杜注云。弭。止也。引方鎮者見唐書。言唐弊於藩鎮之繇也。孟子云。以羨補不足。今賄者託爲羨餘之財也。苞與包通。禹貢云。厥包橘柚。易姤九二云。包有魚。詩野有死麕云。白茅包之。曲禮苞苴注云。苴藉也。蓋若易言藉之用茅也。今賄者託爲苞苴之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頒音班 蘉音忙

此言若彝之本也。乃惟者。自撫事而轉言之也。頒者布而分行之也。上言頒朕。下言朕教。明所頒者朕教也。其頒之

者。卽其聽之也。不暇者。言王之不自暇也。酒誥曰。不敢自暇自逸。無逸曰。不遑暇食。今以言所頒者之宜勉也。上文言若彝如予。則棐民彝者。自昔教之矣。今期其聽從也。棐。輔也。蘉。馬氏謂勉也。蓋勉則不暇矣。時者。無逸所謂享國之年也。永。長也。商書以民德言年之永不永也。篤敘。厚敘也。皋陶謨曰。惇敘九族。鴻範曰。彝倫攸敘。正。長也。詩傳曰。天子謂同姓曰父。文侯之命曰。父義和。而言其前人者。則曰。亦惟先正。然則文侯者。正父也。正言其官。尊。父言其族親也。不若者。承上文民彝而言。謂不順民彝也。左傳曰。王昬不若。商書曰。民有不若德。今求其罔不若焉。召誥言王乂民之非彝者。則曰民若有功。蓋無不若彝也。言撫事者。

豈不先若彝乎。乃惟孺子頒行我而不自暇焉。是聽我敎汝于輔民彝者。汝乃於是輔民彝者而自暇不勉也。汝之時其惟不長哉。勉而厚敘汝彝倫中正長之諸父也。則民彝無不若順矣。蓋親親之道。若彝之本也。此其所以輔民彝者也。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長丁丈反

述曰。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以一句讀也。頒亦作攽。說文云。攽分也。書曰。乃惟孺子攽。蓋從攽絕句焉。失其讀矣。書疏引鄭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僞傳云。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此非立言之體也。以臯陶謨元首股肱之義求之。當言臣分君任。豈當言君分臣任乎。周官大宰匪頒注云。頒

讀爲班布之班。則頒者布也。鄭祭義注云。頒之言分也。蓋布而分行之也。蔡傳云。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繇今孜之。周公攝政。既七年之久矣。苟有不暇爲者。周公誥治。何繇以如予告之也。江氏云。朕有所不暇聽。蓋從聽絕句焉。亦失其讀矣。棐輔。詳康誥疏。馬義見釋文。釋詁云。孟勉也。孟者。䆟之聲轉也。經曰乃是。又曰乃時。蓋時不訓是也。僞傳云。汝是惟不可長哉。此於義未悉也。釋詁云。惇篤厚也。正長。釋詁文。詩雲漢云。羣公先正。又云。鞫哉庶正。毛傳云。先正百辟卿士也。鄭箋云。庶正。衆官之長也。蓋正者官之尊也。引詩傳者。詩伐木毛傳文。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謂之叔父。蓋毛据禮言之也。僞傳云。厚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書疏云。正父謂武王也。言其德正。故稱正父。蔡傳云。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命矣。繇今孜之。下文言武王者稱曰。乃光烈考武王。則此言乃正父者。非稱武王也。且洛誥皆文武竝稱。則此豈當遽以乃正父稱武王乎。其讀予厲上者。皆非也。旣曰罔不若予。則所謂不敢廢乃命者誰也。謂天下人不敢廢焉。於經病添文也。蔡以若予爲上文之如予。則經何不曰罔不如予。而變若予之文也。豈其無故而變文乎。凡經皆無無故而變文者也。此未可執下文罔不若時爲言也。若時者非自如時而變文也。經爲文學。其必辨文乎。引左傳者昭二十六年文。蓋傳言幽王

也。

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一節。周公自言致仕也。顧上文新邑有僚而言。廢者不行也。詩言無廢朕命者。則曰。虔共爾位。然則致仕去位者嫌於廢王命矣。周公將言致仕。故先言予不敢廢汝命也。往者顧上文其往而言。謂所行也。言汝若彝及撫事。汝其有所往。汝敬之哉。明農謂致仕者明教農人也。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畢入。此所謂明農也。明農者酒誥以里居而助王

之義。此不敢廢王命之實也。彼謂治洛之官。所謂新邑有僚也。裕民者。卽上文自明作之有功至於惇大以成裕者也。用。以。戾。至也。彼治洛之官。寬裕我民。則民不違以至矣。明予可致仕。以治洛固有人也。恭共音

述曰。引詩者韓奕文。僞傳云。汝往居新邑。蔡傳亦以往洛言之也。此於義未悉也。經言王在新邑。是來洛也。今豈宜以汝往洛爲言乎。或曰。在新邑而言往者。往鎬也。卽下文予往已之往也。成王於時往鎬。則卽政矣。故戒之以敬也。似矣。然今方在洛。未往鎬也。亦可無敬哉。蓋敬者非佗也。敬於若彝也。敬於撫事也。無所往而不敬者矣。然則此所謂往者。統乎其所行也。非以一時一地一事而言已也。與

下文予往之往同而不同。彼偏言之。此統言之也。易言有攸往者。皆統言之也。今不得偏言於往洛往鎬之行也。大傳言傅者。猶禮稱外傅之傅。謂傅敎之也。大傳鄭注云。餘子。猶衆子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適與嫡通。說文云。以。用也。今轉注之。戾。至。釋詁文。蔡傳云。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此添文釋之爾。苟不添文。將曰洛裕我民乎。此所謂彼者。當以人言。不以地言也。王在新邑。苟以地言。當如多士所稱茲洛者矣。豈稱彼邪。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自此而下七節。蔡氏謂成王答周公而留之是也。保。安也。明保者。王必能明而後能安也。易曰。王明。竝受其福。稱。舉。丕。大。顯。明也。上文稱敎工。稱若彝。稱撫事者。皆舉大明德也。稱之。則能使王明。卽能使王安矣。揚。續也。蓋凡物之不續終者。以其不揚也。孝經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故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易言小狐汔濟者。則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以其終之不揚也。顧命曰。道揚末命。遂曰。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此揚之而續終也。烈。業也。揚續文武之烈業。上文所謂惟終也。惟明則知所以揚之。庶幾能不失先業而保之也。奉答天命者。上文所謂敬天之休也。惟明則知所以答之。庶幾能不失天命而保之也。恆。久也。蓋和

而可久也。以篇首言之。作洛則民大和會矣。今既作而誥治之。將和而可久也。師者洛師也。顧上文而言。詩曰。王配于京。亦不言鎬焉。居師猶居京也。蓋和久於四方之民而居洛師也。惟明則知所以久之。庶幾能不失民和而保之也。言公今明而保予沖子。公之誨言稱大明德者。皆明予沖子也。故以予小子保先業於天民之際以自保焉。下文言保文武受命民者。皆所以保予沖子也。汔音仡濡音需

述曰。引王明者。易井九三文。詩天保云。詒爾多福。蓋保之以福也。詩烝民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又云。維仲山甫舉之。言舉德也。釋詁云。揚。續也。引不續者。易未濟彖傳文。朱子云。汔。幾也。此從詩民勞鄭箋義也。蓋幾濟者。將終之

象也。濡其尾者不揚之象也。故曰不續終也。釋言云。振古也。亦其例也。蓋凡物之不終古者。以其不振也。中庸云。振河海而不洩。河海古矣。以振而古者也。詩載芟云。振古如茲。蓋有自來矣。毛傳云。振自也。此義之相因者也。鄭箋云。振亦古也。乃古古而如此。則於振之所以爲古者。將未察歟。振之所以爲古。猶揚之所以爲續也。蓋此經之文。皆於上文誨言者而答之。如不以揚續爲言。則所謂揚文武烈者。答公之何言乎。僞傳云。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繇今攷之。留公之言。固在下文。此始答而遽言之。非言之序也。於經病添文也。文武之業。天下稱之久矣。豈待用我小子而褒揚之乎。烈業。釋詁文。易彖傳云。恆久也。大傳云。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蓋烈作德烈。答作對。又多萬邦之文。此今文之異也。詩皇矣箋云。對答也。引詩者下武文。蔡傳云。居師者宅其衆也。此因乎僞傳之釋師者。不以地言。於文未適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將行也。言今當如公誨言厚功宗而行禮。舉敘大祭。皆記敘其未有文者。

述曰。將行。詳酒誥疏。釋詁云。將大也。僞傳從之。蔡傳同。其於元祀則複矣。元之爲大。無疑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阮氏元以爲

此洛誥所謂惇宗將禮也。非也。經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此自功臣從祀者言之。酒誥所以稱百宗工也。經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功臣從祀之繇也。所謂功宗也。宗祀者。以文王配上帝。而無功臣從祀者也。月令於季秋云。是月也。大饗帝。蓋宗祀行焉。非烝祭也。詩我將疏謂祭灋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從鄭禮注之失而言之也。以宗祀之宗。釋爲祖宗之宗。以宗廟文武之祀。釋爲明堂之祀。其斯爲歧中之歧者乎。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御魚據反旁與旁同

旁大也。穆穆美也。御治。衡平也。御衡者。猶詩於伊尹言阿衡也。不迷者。蔡氏以爲不失。是也。易曰。先迷失道。詩曰。俾民不迷。言惟公之美德。明而光于君臣上下。勤而施于遐邇四方。大作穆穆以美之治平。上下四方。皆不失文武所勤之敎。公之德敎如此。予小子惟蚤夜毖戒祀事而已。蓋無所爲也。蔡氏謂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阿於何反

述曰。上下者。僞傳以天地言之。非也。周公人臣。此與堯典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不悉同。且下文不迷。當承上文言也。可曰天地不迷乎。如以不迷自公言之。則所美非所美也。夫烈風雷雨。是迷也。故堯典美舜曰弗迷。若文武勤敎。非迷也。而美周公曰不迷。豈不以美凡民者美聖人乎。

易說卦云。乾爲天。爲君。坤文言云。地道也。臣道也。蓋自人臣言之。言君臣。則天地之義存焉。旁與旁通。古本作旁。今從之。廣雅云。旁大也。詳堯典方鳩疏。釋訓云。穆穆敬也。僞傳以敬言之。釋詁云。穆穆美也。今言美不言敬者。敬存於公德之中。美發於光施之後也。御不作迓。僞傳訓御爲迎。謂以迎太平。衞包則改之爲迓爾。漢詔引作御。釋文云。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馬鄭王本皆作御矣。如其作迓。無此音也。段氏謂反語非出馬鄭王。蓋以其訓而推其音。是也。反與翻通。反語者。魏孫氏炎始爲之也。其兩字者。上取其音之位焉。雙聲也。下取其音之類焉。疊韻也。於位得音。如射的然。詩關雎爲三百之首。參差雙聲也。窈窕疊韻也。蓋

天定也。故人盡能焉。通志以爲始於西域者。失之矣。詩思齊鄭箋云。御治也。漢志云。衡平也。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文選六代論注引鄭云。稱上曰衡。鄭意亦爲平也。詩長發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箋云。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繇是推之。此如大學平天下之絜矩也。倚古音讀若阿。詩淇奧以猗與磋磨爲韻。其例也。釋詁云。迷惑也。有所惑則失之矣。引先迷者。易彖傳文。引不迷者。詩節南山文。不迷文武勤教。以一句讀也。大傳引孔子言周公之德云。旁作穆穆。至于海表。魏志注引漢詔云。至德光昭。御衡不迷。此用經檃栝之辭。非離經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衞侯使與甯

喜言者也。書疏以言此經。則非禮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矣。毖戒詳酒誥疏。儀禮少牢饋食禮云。宿戒尸。言戒祀事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公之功。所以輔導者厚。當無不如是。蔡氏謂言未可以去也。

述曰。釋詁云。迪道也。道與導通。詳臯陶謨疏。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辟必益反

此與上文連稱王曰者。更端之辭。猶康誥之例也。言予小子其自洛而退。就君於鎬。今命公於洛留後焉。蔡氏曰。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後之義也。

述曰。經連稱王曰。而周公無答辭。朱子嘗於此疑有闕文矣。繇今攷之。蓋王更端之辭云爾。王未言終。周公不遽答之。周公於王言終。則爲統答之辭。今下文可攷也。蓋王言之勤。皆一意焉。周公無繇分答也。蔡傳云。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中。而成王未欲舍鎬京之舊。故留公治洛。非也。夫作洛則宅中矣。豈欲遷都乎哉。昭三十二年左傳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詩車攻序云。宣王復古也。復會諸侯於東都。言復成王之舊也。以此見東都則洛。西都則鎬。其始未嘗議遷也。議遷必告廟。成王乃違之邪。左傳桓二年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在宣三年云。成王定鼎于郟鄏。史記云。成王使召公

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此足徵也。此成王所以自
洛而退也。雒與洛通。經下文云。惟告周公其後。詩烈文疏
引鄭云。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封伯禽也。孫鄭言之。
則此命公後。是封伯禽也。僞傳云。命立公後。蓋與鄭同。文
十三年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主。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爲後也。定
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謂冊命也。此鄭所謂封伯禽者也。
今据經言其後。鄭言其宜爲後。於經病添文也。其後者謂
周公也。非謂伯禽也。蔡傳据經言其後之其者。以辨焉。且
謂攷之費誓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

已久矣。是也。互詳多方疏。唐書有留後之官。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敉音米監平聲

迪卽上文棐迪篤之迪。亂治也。定于宗禮者非定宗禮也。
如曰定宗禮焉。則方宗禮而秩定之。上文記功宗。是也。今
曰定于宗禮焉。則既宗禮而監定之。下文監我士師工。是
也。蓋以上文言之。宗禮果行。稱秩元祀。既教工矣。而百官
受宗禮之命。以篤弼期之者。非得其後監工。猶未定也。敉
撫也。大誥言敉功。謂撫定前人之功也。克敉公功者。公去
而後人能撫定其功也。其後卽下文周公其後也。言將其
後者與公婉言之辭。監察也。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爲民。今
言留後而監之也。士事也。卽見士于周之士。師者洛師也。
工官也。事于洛師之官。卽新邑有僚也。士師猶仕洛也。師
工猶京官也。四輔。若堯典之四鄰也。記稱周之官曰。設四
輔。言四方宜迪導而治。如既宗禮而猶未監定于宗禮。亦
未能撫定公棐迪篤之功。迪導。則將必其留後。監定我事
于洛師之官。大保文武所受之民。治而爲四鄰之輔。蓋迪
亂者留公之義也。此周公所以不得辭也。

述曰。亂治。釋詁文。敉撫。釋言文。僞傳云。四方雖道治。猶未
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此傳以
爲留公定禮也。然宗禮者及今烝祭而行。周公非及今去
也。今與之定禮。豈待留之乎。且如其言。經當曰未定宗禮

矣。奚曰未定于宗禮邪。蔡傳云。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
公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寧者也。今攷大誥
云。敉寧武圖功。此蔡推以敉寧之說而失之也。大誥當以
寧武言。不當以敉寧言也。言敉其寧武所圖之功也。寧武
者寧王之武也。若夫命寧者。以賜酒言也。今以爲安定其
功。此可以言後世功臣之望賜者矣。漢唐功臣。或望賜而
賜之。此所以安定其功也。豈可以言成王賜周公者乎。且
經言定于之于者。蔡不遺之歟。盤庚言浮言之衆者。則云。
恐沈于衆。不可以爲沈衆也。孟子言天下之定者。則云。定
于一。不可以爲定一也。或曰。未定于宗禮。本其始而言也。
上文言宗禮者。王如公言而秩定之矣。其始。公未誨言。則

未定于宗禮也。此以見公去則凡事亦未能定焉。言始既未定于宗禮。今亦未能撫定公功。此於經言亦未之亦者。以始既對今亦而言。於經病添文也。方言云。監察也。僞傳云。監篤我政事衆官。傳釋師爲衆。以人言之。不以地言。於義未融也。篤與督通。釋詁云。監視也。蔡傳云。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蔡言監我者。於文未適也。士師工者朱子謂士也。師也。工也。蔡意殆亦然也。百工而惟以士與師言之。蓋非經之本義也。詩文王有聲傳云。仕事也。於文士人爲仕。則士猶仕也。師爲洛師。則士師猶仕洛也。孟子稱周霄云。晉國亦仕國也。言仕洛者與言仕晉同。蔡傳云。治爲宗周之四輔。漢三輔蓋本諸此。今不從者。漢三輔京兆尹也。左

馮翊也。右扶風也。漢制不可以言周也。經曰洛師。猶鎬京也。尊之曰京師。所以君天下也。周官所謂惟王建國以爲民極也。周制不以輔言之也。僞傳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書疏謂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不以官言之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遂云。設四輔。蓋周之官有四輔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大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

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此所謂四輔也。大戴禮千乘篇云。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亦其義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祗音支斁音亦

定謂監定之也。承上文而言。往往鎬也。往在祭後。今王決留公而先言之也。予往已者言予往鎬而已。明公定則無後憂也。肅進。將奉。祗敬。歡說也。困謂相困也。斁厭也。康事者上文所謂保民之事也。康誥曰。用康保民。替廢也。享者無逸所謂享國也。康誥曰。無我殄享。今言世享繇公致之也。四方其世享。猶曰其世享四方。倒文也。世享者世世享

之也。以四方言享者。猶多方言享天之命。則必言以爾多方也。言公監定洛。予往鎬而己。予於公功。進奉之。敬說之。公毋去而相困哉。我惟無斁其保民之康事。公勿去而廢儀刑。我其世世享四方矣。說音悅

述曰。釋詁云。定止也。蔡傳云。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蓋蔡之釋定者。不與上文未定之定同。然言定止。則監定者未明也。言監定則止洛在其中矣。僞傳云。公留以安定我。傳不言監定。於文未洽也。朱子云。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今攷下文云。惟告周公其後。則此爲王於未祭告之前而決言。非於既祭告之後而決歸也。肅進。釋詁文。詩我將箋云。將猶奉也。蓋將者奉而行之也。說文云。歡喜

樂也。喜樂則說之矣。漢書杜欽傳云。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敢忘王室也。書稱公毋困我。蓋哉作我也。漢書元后傳所引同。以形近而異也。周書祭公篇云。公無困我哉。或因以疑此經。謂經脫我字也。否則經哉下倒我字也。非也。凡困之義有兩焉。曰。自困也。曰。相困也。經以相困爲言。則所謂困我者。以困之一言而見矣。說文云。斁解也。斁與解通。替廢。釋言文。釋詁云。刑。灋也。詩文王云。儀刑文王。言灋之也。蔡傳云。四方世世享公之德。蔡以享自公言之。不自王言之。於義未融也。或曰。享者。卽上文百辟享及民享也。今不從者。上文撫事若彝。既竝言之而言享者。撫事也。今獨承之。其於若彝則偏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自此而下三節。蔡氏謂周公許成王留者。是也。周公義不得辭。故拜受王命焉。言來者。在洛之誥。故也。承保者。蔡氏謂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成王以文王爲祖。故曰文祖。越。及也。詩曰。既右烈考。烈。光也。重文以美之。故曰光烈考。不言武王受命民者。省文也。恭者。蔡氏謂責難於君謂之恭。是也。言今惟大我責難之恭也。蓋周公拜命。而益恭無已焉。季漢武侯之謹慎。其資於此者乎。

述曰。越。及。詳梓材疏。僞傳釋越爲於。上下經文皆不貫也。引詩者。詩雝文。鄭箋云。烈。光也。從釋詁義也。釋訓云。烈烈。威也。詩雝疏引鄭洛誥注。以烈爲威。蓋以重文而異也。釋詁云。烈。業也。僞傳云。大業之父。繇今攷之。言光則威與業存焉。大誓所以惟言于湯有光也。詩載見云。休有烈光。此亦重文者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以一句讀也。其曰受命民者。可徵讀之爾。責難於君謂之恭。孟子文。釋詁云。宏。大也。言季漢者。三國志尊蜀之辭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言孺子來相宅者。王在新邑也。惇。厚也。言不薄之也。典。謂以天敘之典爲國典者也。皋陶謨曰。敕我五典五惇哉。禮所以稱乞言者有惇史也。獻。賢也。民。人也。康誥言知訓者。

則曰。商耇成人。蓋殷賢人知典訓者也。蔡氏謂文獻者爲治之大要。是也。自殷言之者。召誥先殷之意也。皋陶謨所謂萬邦黎獻者。以先殷而可推也。王將卽政。故曰新辟。亂爲者。對上文亂爲四輔而言。蓋君臣交勉以有爲也。恭者敬之著於外也。論語言行於天下者。則曰。恭則不侮。鴻範所以言恭作肅也。恭先者。蔡氏謂以恭而倡後王。是也。詩之言恭者。則曰。先民有作。必言作周之先者。以先開後。上文所謂世享也。言其大惇典於殷之賢人。治而爲四方新君。蓋所謂恭也。顧爲周之恭先矣。蓋求賢則典明而國治。孟子稱明君之恭。所以善其禮下也。堯典爲稽古之先。所以祖其允恭也。曰者。周公所期之言也。言其自是宅中而

治。萬國皆美。惟王有成功。蓋卽召誥旦曰之言也。蔡氏謂
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也。倡音唱
述曰。惇厚。釋詁文。引禮者內則文。其言五帝養老而不乞
言也。曰。有善則記之爲惇史。其言三王養老而乞言也。曰。
皆有惇史。注云。惇史。史惇厚者也。蓋謂史書其行其言之
惇厚考也。所謂典也。於典之惇厚者。我從而惇厚之。所謂
惇典也。民。人。詳酒誥疏。以賢人爲統稱。則酒誥所謂殷獻
臣者在其中矣。皐陶謨言無教逸欲于有邦者。則云。無教
逸欲有邦。今洛誥言其大惇典于殷獻民者。則云。其大惇
典殷獻民。其爲文同也。蔡傳云。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
民。繇蔡言之。則典之爲言。於文未適也。詩蘀兮云。倡予和

女。倡之者先之也。引詩者詩那文。詩武云。克開厥後。言有
先也。江氏云。作立周邦。以恭敬爲先務。此以詩文王序言
作周者推之也。於義未融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單音丹
稱旦者。君前臣名也。多子者。諸大夫也。御事者。統稱治事
諸臣也。師。衆也。上文言洛師者。以其衆名之也。孚。信也。易
之泰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此信於其所以者也。
易之中孚曰。孚乃化邦也。此信於其邦之衆也。孚先者。蔡
氏謂以信而倡後人。是也。顧命言齊信者。則曰。不二心之
臣。文侯之命言昭事者。則曰。亦惟先正。皆明先臣之有爲

也。言予旦以諸大夫及治事諸臣。篤厚文武成業。以答其
受命民之衆。蓋所謂孚也。願爲周之孚先矣。禮稱逸詩曰。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謂孚先也。考。成也。武
王爲昭考。故成王爲昭子。下文以朕子言之。則此知以朕
昭子言之也。言昭子。不言文孫。言文祖德。不言昭考德。互
見而省文也。刑者。儀刑前人也。上文言公勿替刑矣。蓋恐
其廢而不成。今言以所篤于前人者。成其儀刑也。單。盡也。
言予以此孚成我昭子儀刑。乃盡文祖之德。蓋卽上文汝
惟沖子惟終之意也。蔡氏謂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翩音偏
述曰。曲禮云。君前臣名。察乎予旦之名。其時猶未致政也。

則謂周公稱王者何邪。子者男子之美稱。論語左傳諸書
於大夫皆稱子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則王朝可推
也。御事詳酒誥疏。師衆。孚信。皆釋詁文。引以孚者易泰六
四文。何氏楷云。此陰陽交泰之爻也。翩翩羣飛而下貌。以
三陰皆求陽也。是也。蓋爻辭與謙六五同。陽象實。陰象虛。
故象傳云。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君子虛中而信焉。故象傳
云。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諸家言易者。程朱之義長矣。然釋
泰六四者以小人言之。其適疏者歟。互詳皐陶謨四鄰疏。
引化邦者易中孚彖傳文。程傳云。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
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引禮者緇衣文。釋詁云。考
成也。詩載見云。率見昭考。毛傳云。昭考武王也。然則昭子

者自昭考而名之也。猶曰昭考之子焉。李氏光地云、昭子
武王。對文考言。則曰昭子。非也。子者對考之稱。今周公告
成王而稱武王。豈當曰朕昭子乎。詩天保箋云。單盡也。詩
維天之命疏引上文鄭文祖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
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又引鄭此注云。成我所用明子
之灋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皥之屬。爲用
其灋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灋度而損益用之。此鄭惑
於緯文而爲之說爾。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五
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
矩。唐虞謂之五府。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祀五帝之所
也。緜緯言之。文祖者五帝之廟名。而以稱文王。豈正名乎

夫文王稱文祖者。非佗也。以文王之文稱之也。今謂德稱
帝之文祖。而以稱焉。則幸而文祖與光烈考竝稱。其祖考
之文。適相類爾。使文王德稱靈府。則必稱靈府矣。以靈府
與光烈考竝稱。何不類乎。且周曰明堂。今不曰明堂。而曰
文祖。非周制也。言明堂者旣爲祀所矣。則言明堂之灋。可
也。今言明堂之德。不可也。祀帝之帝。以德言也。祀所之所。
非以德言也。江氏原於惠氏而從鄭矣。孫氏王氏皆從焉。
蓋其蔽也。僞傳於上文云。汝文德之祖文王。蓋不與鄭同。
於此文云。我所成明子灋。猶與鄭同。蔡傳云。昭子。猶明辟
也。親之。故曰子。吳氏澄云。昭猶君奭篇昭文王昭武王之
昭。成我昭明乎子之儀刑。緜是言之。則經惟言文祖也。而

於武王闕矣。上下經文。何以皆文武竝稱乎。於文未洽也。
朕昭子者。卽成王而見武王也。蓋異乎下文稱朕子者矣。
立政云。繼自今文子文孫。此通稱也。今言文孫者自文祖
而推之也。非通稱也。釋文引馬云。單信也。蓋以單通亶。從
詩天保毛傳義也。以言此經。於義未融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秬音巨。鬯音暢。卣由手反。又音
由。遘工豆反。
厭于豔反。
此一節。顧上文伻來而言。蓋追言其毖殷及禋于文武者。
因以結上文篤前人成烈之意也。毖殷者毖戒作洛之庶

殷也。乃命者使來所命也。寧予者使周公祭以受福。是康
寧之也。鴻範五福。三曰康寧。詩言饗祭者。則曰。亦其福女。
此以見命祭者爲寧予矣。秬黑黍也。一稃二米。鬯鬱草也。
以秬釀香草爲酒也。卣中尊也。祭文武。故二卣。曰者使命
述王之辭也。禋者精意以享也。言以是命之。曰顯明禋也。
王拜手稽首以美獻焉。宿者林氏謂與曲禮君言不宿於
家之宿同。宋王氏謂不敢宿而卽禋祭也。蓋以召誥參之。
此之伻來。當在卜洛郊社之後。庶殷丕作之前。王以庶殷
將作洛也。故特遣使而毖戒之。當是時。王自鎬至豐。旣告
文武之廟矣。王以周公在洛攝郊社之祭。而於洛未祭文
武也。故遂使命而禋祭之。不言禋于文武之廟者。洛未有

廟。禋祭于其位。猶郊社皆祭于其位也。所謂庶殷攻位。位成者也。此毖殷與命禋。所以同一王使也。迨王使來歸鎬焉。周公因而獻卜矣。蓋周公於伻來者倒敘而追言之也。其不與獻卜連言者。以中有問答斷之也。其始王在鎬。庶殷在洛。伻往而毖殷。今於毖殷言伻來者。自王在新邑而言也。來洛命禋。知其祭於洛也。命禋宜先。毖殷宜後。今先毖殷而後命禋者。毖殷作洛。因作洛而命禋故也。惠順也。篤即上文篤前人成烈之篤。敘者篤行之敘也。詩之言成王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又曰。繼序思不忘。蓋謂此也。序與敘通。下文言承敘者。奉行其敘也。遘遇也。自疾猶自害也。自者。周之自謂也。對殷而言。周嘗遇自害者矣。大誥

言殷小腆之害曰。若有疾。故今言其無有也。厭馬氏謂飫也。引考者。引長而考成也。梓材言用德者所謂引養引恬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此萬年之考成也。觀者殷人觀而化也。朕子者我天子也。謂成王也。詩曰。昊天其子之。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此周公以王在新邑。追言其毖殷及禋于文武者。而誥治之大。遂以是終焉。言王順乎篤于文武者而敘之。必無有遇自害。萬年飫於汝德。所毖庶殷乃亦引長而考成。是王德使殷乃奉順篤之敘。殷萬年其長觀我天子而思德矣。蓋篤于文武。此臣之篤信也。所謂作周孚先也。順乎篤于文武者而敘之。此王之恭順也。所謂作周恭先也。以先開後。引于萬年。所謂世享也。自殷

言之者殷且觀感。則四方無不觀感者也。○謹案此之伻來。與上文伻來者同一王使焉。周公倒敘而追言之。以欲連言之而不得也。蓋周公方追言獻卜。王亦追言卜休。而王即拜求誨言。周公乃為誨言以告王。王因而告退。王答公而留之。公乃許留。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乃單文祖德者。相告依依。其於所言伻來。固連者斷之也。公於其語終。則遙接而追言之爾。左傳言魏絳請和戎。而晉侯好田。魏絳及之。乃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言后羿淫于原獸。且引虞人之箴。蓋中斷者數百言。皆不及和戎也。迨其後稱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絳言乃連之。其為文同也。漢書霍

光傳曰。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蓋所奏之罪未終也。則稱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乃曰。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此漢書之文。連者斷之。既斷而又連之者也。而古史實先焉。稃音孚飫覓據反羿五計反

述曰。陳氏大猷云。此上下疑有闕文。蓋未察其倒敘者也。經曰伻來。曰毖殷。曰乃命寧予。皆離讀焉。引福女者詩閟宮文。猶詩既醉所謂介爾景福也。此禮所以言祭則受福也。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詩生民毛傳同。說文云。秬黑黍也。一稃二米。此以秬統秠而言。周官鬯人鄭注亦統言之也。詩生民疏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有二

米者。必言二米。以嘉異之物。鬯當用之也。鄭志答張逸云。
秬卽其皮。秠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也。詩江漢云。秬鬯一
卣。毛傳云。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是也。鄭箋云。秬
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鬯也。周官鬯人鄭注同。蓋
不從毛也。今攷鬱文從鬯。周官鬱人鄭司農注云。鬱草名。
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草也。則毛義長矣。釋器云。卣中尊也。
鄭鬯人注從之。謂尊者彝爲上。罍爲下。以此知卣爲中也。
詩言一卣者。與文侯之命同。特祭其前文人也。今言二卣
者。明其祭文武。故也。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金縢云。爲壇
於南方北面。蓋爲位而祭之也。詩何彼襛矣疏引鄭云。周
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

之。蓋鄭讀曰乃命寧失之矣。江氏云。此寧王當謂武王。蓋
營洛。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洛愼教殷民者。乃受命于武
王。蓋從鄭而微變之也。今据經言寧。不言王。此於經病添
文也。如其說。經不當曰乃命于寧王乎。互詳大誥疏。僞傳
云。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愼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其言文武者。亦於經病添文也。經之伻從伻嚮伻殷。其異
於伻來。宜也。据上下文而可明也。猶伻來來之例也。若夫
經言伻來者三。以上下文求之。皆無異也。於此而添文異
之。不亂經乎。書疏云。鄭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
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旣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
之廟。告成洛邑。此鄭讀子屬下而釋之。非也。經言明禋。不

言禋于明堂也。經言禋于文王武王。不言禋于文武之廟
也。若夫經言烝祭歲者。則言王入大室祼。此言祭廟之明
文也。豈待添文者乎。僞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
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旣告而致政。成王留
之本說之。又云。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非也。
夫周公祭告太平。不由王命而私以其酒祭之乎。書疏云
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爾。未必且見
太平。卽此日告也。孫疏言之。然則經有不實之文乎。何其
疑經而信傳也。或曰。傳言潔告。將言不宿酒歟。亦非也。論
語云。沽酒市脯不食。則不祭可知也。詩伐木傳云。酤一宿
酒也。秬鬯必非酤矣。酤猶一宿也。私以其酒能不宿酒乎。

蘇氏云。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
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敬之至者。則其
禮如祭也歟。蔡傳從之。且謂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周公
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林氏云。如蘇氏言。則寧予如
禮記所謂康周公。然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使誠致之周
公。則一卣可矣。何必二哉。釋言云。惠順也。引惠篤者詩維
天之命文。毛傳云。成王能厚行之也。鄭箋云。大順我文王
之意。欲使後王皆厚行之。引繼序者詩閔予小子文。鄭箋
云。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忘也。序古通敘。釋詁云。敘緒也。
毛傳云。序緒也。蓋義同。遘遇。釋詁文。孟子云。非疾痛害事
也。則疾者害也。馬義見釋文。論語云。食不厭精。釋文云。厭

於甤反。蓋食雖精。而不求厭飫之也。詩角弓云。如食宜饇。飫與饇通。則厭者飫也。詩旣醉云。旣飽爾德。君子萬年。其義也。釋詁云。引長也考成也。引子孫者詩楚茨文。易觀彖傳云。下觀而化也。引其子者詩時邁文。自悳篤敘至殷乃引考者。蔡傳云。此祭之祝辭。非也。今攷祝辭用韻者多。儀禮其可知也。其不用韻。若金縢冊祝者。則史以冊祝言之。明其爲祝辭也。洛誥固有言冊祝矣。然不錄其辭也。蔡傳云。王使殷人承敘萬年。蓋失其讀矣。讀萬年屬下。當與上文萬年句同。詩江漢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又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毛傳云。考成也。江漢之義。繇乎洛誥之

文也。引左傳者襄四年文。襄二十五年左傳言齊崔杼慶封者云。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杜注謂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此左傳之文。亦連者斷之也。而非遙接也。魏志注云。抄略諸郡。謂奪之也。今謂奪之而答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大音太　祼音灌　有音又

此一節。史倒敘其文。以結通篇者也。戊辰謂祭日。蓋七年十二月戊辰也。於祭日書王在新邑焉。則王在新邑必先乎祭日可知也。則上文所言皆在新邑而言可知也。自堯典以來。古史之簡。蓋有以互推而明者矣。周祭用夏正。祭以首時。周十有二月。夏十月孟冬也。冬祭曰烝。歲者蔡氏以爲歲舉之祭。是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騂赤牲也。禮曰。周人尙赤。牲用騂。蔡氏謂宗廟禮大牢。此用特牛者。周公留後。故舉盛禮也。作冊者作所祝冊也。逸史逸也。特書其人。重之也。大戴禮稱四輔之一焉。祝冊者以冊告文武也。告者適因烝祭而告之也。其者言今其若此也。蓋告神不敢專之辭。故不曰告周公後也。蔡氏謂祝不佗及。惟告周公其後。重其事也。王賓者諸侯也。周官曰。以賓禮親

邦國。殺禋者祭名也。殺牲禋祭。遂以爲名。猶牧誓稱肆祀也。王賓以殺禋而皆至。言助祭也。蔡氏謂杞宋猶虞賓者。蓋在其中矣。大室者王氏謂淸廟中央之室也。祼者灌也。蔡氏謂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特言祼者。祭禮之重也。禮曰。獻之屬莫重於祼。不言功宗從祀者。上文已言。省文也。作冊者作所誥冊也。誥者以冊告周公也。在十有二月者。倒敘戊辰所繫之月也。上文曰受民。曰受命民。此曰受命者。明保民所以保天命也。於留後言保民。於攝政言保天命。互文也。保民者繼於將來。故將留後而言之。保天命者驗於旣往。故旣攝政而言之。七年者謂周公攝政七年。倒敘十二月所繫之年也。篇首言惟三月者。皆於七

年縣之也。
述曰。蔡傳云。此史記祭祀冊誥以附篇末也。蔡言附記者
失之矣。書疏云。自戊辰已上。未有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
然總結者豈惟年月乎。亦未察其倒敘者也。漢志言劉歆
三統術者引此經說之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此
言晦者。亦意言之爾。蓋置閏以算。自召誥三月丙午朏而
推之。書疏謂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然史記年表。自共
和以前則不能詳。今所推者奚足据乎。僞傳以戊辰晦言
之。從漢志也。周書周月篇云。我周改正。巡狩祭享。猶自夏
焉。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今攷夏小正
云。正月啟蟄。桓五年左傳云。凡祀。啟蟄而郊。蓋以首時也。

冬祭曰烝。釋天文。釋詁云。烝衆也。蓋冬祭則萬物衆也。周
官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其義也。月令於孟冬云。大飲
烝。謂夏十月也。周官大司馬云。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
中與仲通。此祭於仲月者。非正祭也。其上文云。中夏教茇
舍。獻禽以享礿。賈疏云。此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自在
孟月。是也。故大司馬又云。中春教振旅。獻禽以祭社。中秋
教治兵。致禽以祀祊。蓋不自春祠秋嘗言也。引歲義者儀
禮少牢饋食文。王在新邑烝祭歲。以一句讀也。其曰新邑
者。可微讀之爾。僞傳云。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然傳
不釋歲焉。疏矣。釋文云。王在新邑。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
烝。詩烈文疏引鄭云。歲者。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

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蓋鄭讀之例。若
讀春秋己卯烝者然。於是乎以祭歲爲歲朝朝享矣。周官
司尊彝注云。朝享謂朝受政于廟。詩烈文序云。成王即政。
諸侯助祭也。此鄭說之所繇也。然經下文不曰惟七年乎。
蓋即此歲也。經固不言成王元年矣。鄭去周公攝政之年。
而以成王即政之年改元也。不亦誣乎。周書成開篇云。成
王元年。周公曰。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此大誥所謂殷逋
播臣也。然則大誥之年。成王不既改元乎。春秋之義。凡君
即位。踰年改元。無即政改元也。歲朝之朝。如字讀。朝享之
朝。直遙反。引騂義者禮檀弓文。禮郊特牲云。君子大牢而
祭謂之禮。蓋大牢者牛一。羊一。豕一也。禮有以少爲貴者。

則盛乃用特焉。曲禮云。牛曰一元大武。其牲號也。冊漢志
引作策。聘禮云。百名以上書於策。此其制也。逸。大戴禮作
佚。春秋傳所稱史佚者也。詳上四輔疏。祭統云。古者明君
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此逸祝
之繇也。引周官者大宗伯文。易觀六四云。利用賓于王。所
謂王賓也。書疏引王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
封其子。此承上文言之。於文未適也。僞傳與王同。郊特牲
云。旣灌然後迎牲。夫祼猶灌也。此未祼而先言殺禋者。何
也。殺禋者賓稱其祭之名爾。非特殺之實之序也。大傳云。
倘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謂賓以祭至也。鄭大傳注云。大
室明堂中央室也。鄭不言清廟焉。僞傳云。大室清廟。而傳

釋咸格者。謂王皆至其廟親告也。非也。經言格不言廟也。蓋與易言王假有廟者不同。假古通格。釋文引馬云。大室廟中之夾室。非也。夾者左右翼也。祼不在中室乎。王義見書疏。月令云。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蓋廟有五室。中央者大室也。則清廟亦其制也。詩周頌序云。清廟祀文王也。蓋頌者天子之詩。其序主天子祀之而言也。故序云。執競祀武王也。言天子祀之也。商頌序云。那祀成湯也。言天子祀之也。皆一例也。清廟序又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言周公率諸侯以助天子之祭也。猶顧命言大保畢公率諸侯以見王也。鄭箋云。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此從大傳而失之也。鄭箋又云。周公祭文王。蓋以為周公

居攝而祭也。則失之大者矣。惜夫詩疏又申鄭箋而失之也。夫周公朝諸侯。猶周官所謂諸侯相朝者爾。孔疏謂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何其以明堂位之誣而亂序義也。序言周公朝諸侯。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也。故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傳云。相助也。毛傳不言攝祭。蓋言其助天子之祭也。此洛誥所謂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者也。或曰。詩雝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清廟之詩。言相不言天子。則周公攝祭也。是不然也。凡周頌之言祀者。皆天子祀之也。其詩多無天子之文。詩人以其詩之為頌也。則不言天子。而皆言天子可知矣。安得謂非天子祀之乎。如其為攝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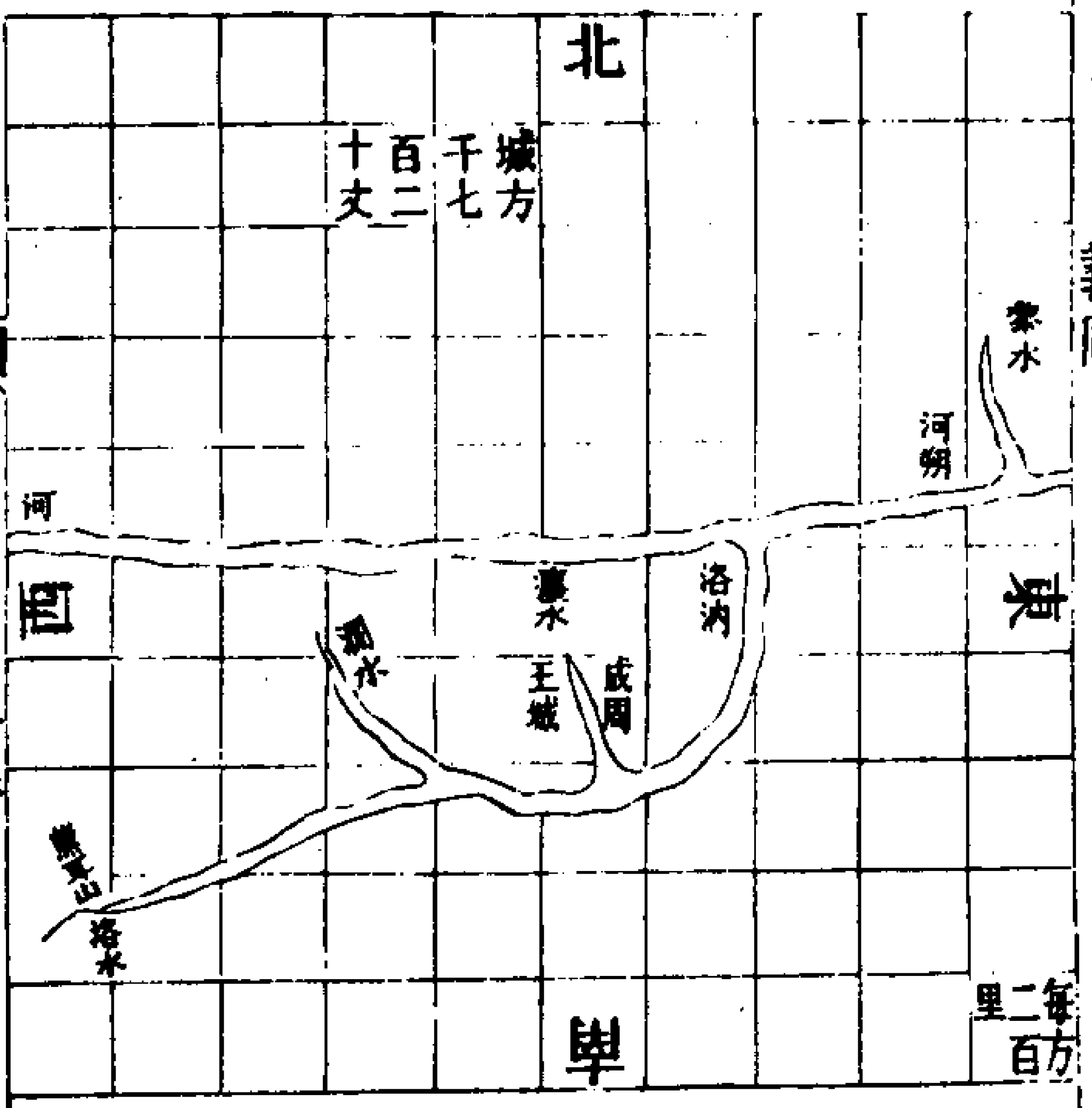
之詩也。則惟攝祭者歌之矣。何以記禮者每言升歌清廟也。皆不言其為攝祭也。且周公營洛。其攝祭郊社如召誥云者。以洛邑未成。成王未至故也。及既成洛邑。則成王宜至焉。既至。則宜祭焉。當是時。成王年二十矣。四方諸侯萬民。其欲近天子之光者。何如其望哉。天子以新邑故。其首基而臨四方諸侯萬民者。何如其重哉。而猶曰周公攝祭也。則洛邑既成之始。成王未至洛也。此非周公所以相成王宅洛之道也。繇是言之。詩序所謂清廟祀文王者。必成王也。雖有他故。猶必待而行也。況其無他故乎。清廟言文不言武者。文之德統乎武之德也。其合而祭之者。王制所謂天子祫烝也。朱子詩傳於清廟云。此周公既成洛邑而

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又云。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朱子引大傳而善言詩序者也。朱子辯序。而清廟序則從之矣。引祼義者禮祭統文。周官大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祼之言灌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又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鄭箋云。黃流秬鬯也。易觀彖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謂始祼之時。祭禮之重也。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此諸侯之策誥也。則王朝可推也。大傳云。周公攝

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鄭据大傳言之。以爲召誥攝政五年之事。洛誥七年之事。於是乎破召誥二月旣望爲一月。三月丙午朏爲二月矣。江氏以鄭說推之。謂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則戊辰其十二日也。是不然也。破經文而申傳說。可乎。互詳召誥疏。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以一句讀也。其日受命者。可微讀之爾。釋文於僞傳云。誕保文武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蓋失其讀矣。吳氏云。周公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此亦意言之爾。蔡傳從之。非也。洛誥旣書年矣。如吳氏言。反不以其年繫所書之日月乎。史記云。周公行政七年。反政成王。周書明堂篇。及韓非子說同。皆足徵也。釋文。及詩文王

疏。周官天官疏引鄭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文武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非也。詩文王疏引尚書中候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此鄭從緯文。無足据者。俯取白魚。則從大誓矣。然謂文武受命七年而崩。皆非也。詳大誓疏。夫使其崩年皆是。周公豈必自以七年襲其數乎。王可卽政。適在七年爾。況以經攷之。其崩年皆非邪。嗚呼。洛誥之書。自漢宋而逮於今。蓋釋其疑者希矣。朱子謂書不須盡解。此不得已之言。所謂闕疑也。苟有可釋其疑者。豈不願其解之盡乎。以經通經。發明大義。使經術之用。復明於天下。固朱子之願也。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洛誥定宅圖　召誥義同



禹貢曰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蓋澗瀍皆東南入洛也宅洛爲土中故王城立四方之極焉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九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版　反內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多士

多士者召誥所謂殷御事也。周公治洛之初。以成王命告多士。召誥所謂王先服殷御事也。蔡氏曰。多士。誥體也。○吳氏曰。方商民遷洛之時。成周未作。其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洛。故其言如此。

蔡氏曰。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紂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而役遠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是也。王制曰。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蓋營洛役殷民。明來徙之既久也。如作洛而後遷民。則力役之政。何以及於將徙者哉。然則多士次洛誥之後。宜矣。而豈宜先於多方乎。多方曰。王來自奄。今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先而多士後也。今之篇次。蓋傳者失其次也。逖音狄。比毗志反。賓去聲。期與朞同

述曰。史記於營洛後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此從書序而失之也。吳氏者棫也。其書裨傳。宋史藝文志著錄焉。紂都。詳康誥疏。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蔡氏曰。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公治洛之初是也。于。於也。曰新邑洛者。明告命亦宜新也。用告者。用王命告之也。曰商王士者。蔡氏謂貴之也。

述曰。史記魯世家言周公七年歸政。被譖奔楚。乃云成王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蓋異說之失也。今攷於經。此周公以王命告多士爾。豈戒王之淫泆者乎。書疏引鄭云。成王元年三月。鄭以爲成王即政改元。非也。詳洛誥疏。周書世俘篇云。薦殷俘王士百人。言商

王士也。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以一句讀也。其曰新邑洛者。可徵讀之爾。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喪去聲

自此而下至篇終。周公以王命告之也。殷遺者。謂殷亡之所遺也。弗弔者。天不弔殷也。旻天者。馬氏謂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是也。言旻天大下喪亡于殷商也。佑。助也。與右通。詩曰。保右命之。今言天於我有周則佑而命之也。將。奉也。言周奉之也。王罰者。以王灋罰之。謂伐紂也。曰將天明威致王罰者。詩所謂致天之屆也。敕。正也。易稱湯武順天。今言正殷命而順之也。終者。終其事也。

易所謂代有終也。曰敕殷命終于帝者。下文所謂告敕于帝。又所謂丕靈承帝事也。屆音戒

述曰。秋曰旻天。釋天文。詳堯典昊天疏。馬義見釋文。釋詁右助義同。佑與右蓋其通也。將奉。詳洛誥疏。引詩者假樂及閟宮文。鄭箋云。屆殛也。詩六月毛傳云。飭正也。敕猶飭也。詳皋陶謨疏。引易者革彖傳及坤文言文。曰將天明威致王罰。曰敕殷命終于帝。僞傳從威從命絕句者。失其讀也。爲碎也。非其辭氣然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畀必利反

肆今也。言今爾多士者。呼而告之也。言我小國者。猶大誥言小邦周也。弋馬氏謂取也。蓋以翼通弋也。蔡氏謂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不畀者。不與殷也。允信也。言信無固亂也。蔡氏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弼我者輔我周也。蔡氏謂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也。位者天子之位也。

述曰。肆今。釋詁文。翼梅本作弋。蓋翼者弋之假借也。古六書音同則假借。作翼者古本也。今竄爲弋。爾僞傳云。弋取也。釋文云。弋馬本作翼。義同。書疏云。鄭王本弋作翼。王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命。蓋鄭義亦爲取也。詩騶虞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言取獸也。今從馬義者。於文尤洽也。故王與馬同。易小過六五云。公弋取彼在穴。則弋者取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言惟天不畀之實。言天又言帝者。互文相備也。秉執也。明畏者即上文所謂明威也。蓋威則畏之矣。皋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上帝無爲。惟我下民所執而爲之者。皆惟天之明威。言民之不與。即天之不與也。蔡氏曰。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述曰。秉執。釋詁文。釋文云。畏如字。一音威。蓋以畏通威也。今不出之者。上下經文威與畏其義相因也。其文不相歧也。梅本皋陶謨云。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彼連文而言則相歧矣。其上文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豈相歧者乎。詩烝民

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既有秉彝。未有不秉爲者也。此其實理之實用焉。僞傳云。惟我周下民秉心爲我。秉以心言。於經病添文也。釋文云。爲于僞反。此從傳也。於文未適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泆音逸

引猶引養引恬之引。謂引達以長也。猶多方言帝之迪。導也。逸者無逸所謂艱難乃逸。蓋享國之逸也。引逸者示之以適逸之道焉。適往也。多方曰。有夏誕厥逸。此無逸所謂不知艱難乃逸。既誕也。今下文所以言大淫泆也。以是爲逸。則于享國之逸不知所適矣。則惟者申言其事之辭。降

格者蔡氏謂與呂刑降格同。呂氏以爲降格災異也。時是也。是夏桀也。蓋于時者蒙上文有夏而言。淫過也。有辭謂罪辭。猶呂刑所謂鰥寡有辭于罰。聞者聞其罪辭也。康誥言厥罪者曰。其尙顯聞于天。元大也。元命者享國之大命也。呂刑曰。自作元命。詩之蕩曰。大命以傾。致罰者上文所謂致王罰也。言我聞言夏事者曰。上帝將引逸以長其享國之逸。有夏不適往于逸。何則。惟帝降格災異而心嚮于是矣。蓋將以譴告之。警懼之。此所謂引逸也。夏不能用帝命。大過蕩泆而有罪辭。惟是罪辭聞於天者。皆無可念其聞。天其惟廢大命降致王罰。蓋自降格者反而致之。此所謂不適逸也。譴棄淺反

述曰。引義詳梓材篇。逸論衡引作佚。或曰。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不貢士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其在斯歟。非也。大傳所謂適者。以諸侯之士適天子之國也。若書序言伊尹去亳適夏者也。有夏天子。其進賢又何適乎。或曰。釋詁如適義同。佚則者引佚之則也。大傳所謂一再三者。其則也。言不如佚則也。蓋從則絕句焉。如其言。大傳當必以適則不適則言之。豈當徒以適不適言之乎。蓋大傳所謂不適者。非以言此經也。堯典云。明明揚側陋。皆進賢也。故孟子言湯曰。立賢無方。非惟以遺佚言也。論衡語增篇云。經曰。上帝引佚。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其自然篇云。上帝引佚。謂舜禹也。而其爲說亦同。夫論衡者今文家說也。豈不習於大傳者乎。其言此經。謂任賢者佚也。蓋佚而不勞。則進賢之義在其中矣。故下文言湯者。以俊民甸四方言也。或曰。素問云。天地之所收引也。王冰注云。引謂引使收斂也。則引逸者收其逸也。若引繩然。引而長者亦引而收。兩義相因。則反訓也。息之爲生。擾之爲馴。廢之爲置。其訓類然也。呂氏春秋云。聖人必先適欲。高誘注云。適猶節也。管子云。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不適逸者不節其

逸也。此欲以下文言淫泆者言之也。繇今攷之。周公曰。無逸。豈徒收而節之已乎。釋詁云。適往也。下文貳適我適。皆一例也。漢書董仲舒傳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此降格之義也。何則者。蓋起下文之辭也。漢書贊用之矣。曰則惟帝降格嚮于時。曰夏弗克庸帝。僞傳讀曰。嚮于時夏。然則弗克庸帝者誰也。如以爲蒙上文而言。則非矣。於文未適也。詩時邁云。肆于時夏。毛傳云。夏大也。詩思文云。陳常于時夏。鄭箋以歌九夏言之。今此經之讀。非其例也。酒誥云。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其例也。詩有客毛傳云。淫

大也。今未可訓大淫爲大大也。易大過彖傳云。大者過也。
蓋大而過度者則淫矣。隱三年左傳云。驕奢淫泆。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蓋四者以寵祿過者而過焉。驕則
氣盈之過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云。淫過也。說文云。泆水所
蕩泆也。釋文云。泆又作佾。馬本作屑。謂過也。今攷多方云。
屑有辭。或据此改爲屑有辭。則固矣。蔡傳引呂氏云。雖有
矯誣之辭。天罔念聞之。此据多方言屑有辭者而言也。今
不從者。雖之爲言。於義未析也。天聞而罔念之。非罔念聞
之也。且据下文而言。有辭謂罪辭也。元大。詩采芑毛傳義
也。易彖傳云。大哉乾元。其義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革謂去故也。革夏。卽易所謂革也。蔡氏曰。甸治也。孟子稱
湯立賢無方。蓋俊民布治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
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卽殷之亡。湯之興。卽武之興也。多士
觀此。可以自反矣。

述曰。易說卦云。革去故也。革彖傳言湯武者云。順乎天而
應乎人。詩信南山傳云。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
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帝乙紂父也。左傳曰。明德以薦馨香。此明德所以恤祀也。
恤憂也。憂不德之將失祀也。蓋自成湯至于紂父帝乙。殷
諸王無不然矣。亦總丕大建立。保安。乂治也。言殷諸王之
明德。總惟天大立之。以安治有殷也。配天者猶詩言殷之
克配上帝也。澤者德澤也。其澤者猶詩序言先王之澤也。
此猶曰其澤罔不配天。蓋倒文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天之澤所以澤乎萬物
也。而君德配天者其澤可知矣。言殷諸王總無敢違帝焉。
蓋無不配天者是其澤也。

述曰。帝乙詳酒誥疏。引左傳者僖五年文。史記言多士云。
無不率祀明德。此恤祀作率祀。又在明德上。蓋異文也。亦
總。詳皐陶謨疏。引詩者文王文。引詩序者關雎序文。引易
者乾彖傳文。僞傳云。無不配天布其德澤。蔡傳云。無不配
天以澤民。皆未察其倒文者也。非其辭氣然也。倒文之例。
古多有之矣。詳康誥政人疏。曰亦惟天丕建。蒙上文殷諸

王之明德而言也。蔡傳於此分節焉。則所謂丕建者疑於
突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
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祗音支

後嗣王者紂也。天顯者天所顯也。上文所謂天明威也。康
誥曰。弗念天顯。民祗者民所敬也。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遹
乃文考。然則殷先王勤家者民所敬也。言在今殷後嗣王
紂。不以天顯爲顯。是大無顯于天矣。況曰其有聽念于殷
先人之勤勞王家乎。故大過其蕩泆。無顧于天所顯而民
所敬者。惟是上帝不保安之。降若此大喪亡也。

述曰。泆史記作佚。酒誥云。迪畏天顯小民。言天顯之小民也。今曰天顯民祗。對文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紂無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此添文言之。未察其爲對文爾。史記言多士云。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則以對文言之矣。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結上文而言之也。言惟天不與殷者。以紂不明其德也。此紂之有辭于罰也。凡四方小大助紂之國亡。無非有罪辭于致罰。蓋皆不明其德也。孟子言武王之伐紂曰。滅國者五十。其謂斯乎。

述曰。周書世俘篇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亦所謂小大邦喪者也。蔡傳以爲汎言而擬紂。非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

此更端而告之也。靈。善也。割殷。林氏謂與湯誓割正夏同。敕者。上文所謂敕殷命也。言今惟我周武王大善承天命之事。今帝有命曰。割正殷。我當告其敕正殷命者于帝也。言不得不伐殷也。

述曰。詩定之方中箋云。靈。善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此承上文而告之也。我事者。卽我周王所承之帝事也。貳。疑也。易曰。因貳以濟民行。適。往也。不貳適者。不疑於所往也。詩言武王伐紂之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蔡氏以爲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呂氏春秋曰。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禮言以天下爲一家者。蓋天下適往焉。詩言殷士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蔡氏以爲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我事及王家皆言適者。其爲文猶詩言王事適我也。蔡氏曰。言割殷之事。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行去聲。女音汝

述曰。釋詁云。貳。疑也。引易者。繫辭傳文。蔡義引詩者。大明及文王文。朱子云。侯。維也。此釋詁義也。引呂氏春秋者。下賢篇文。引禮者。禮運文。釋詁云。適。之往也。僞傳云。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此傳以我事爲天下事也。傳於上文義不貫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追言其從武庚之叛而赦之也。予其曰者。王繇今而述其昔之言也。洪。大也。動者。東征至西遷。皆震動也。蔡氏謂王言予其曰。乃汝大非灋。我非爾動。變自爾邑是也。猶伊訓所謂天誅造攻自牧宮也。卽。就。戾。罪也。言天就于殷大罪者。蓋言天卽誅武庚也。不斥言之者。姚氏謂所以慰其臣子也。蓋與大誥告天下者不同。肆者。董氏謂肆赦也。故下文曰。予惟率肆矜爾。言予亦念天既就于殷大罪矣。肆赦爾而不正治之也。

述曰。洪大。釋詁文。伊訓者。孟子所引書文也。今詳逸文卽

就詩氓箋義也釋詁云戾罪也姚氏者鼐也乾隆時以文學稱周官大司馬云賊殺其親則正之蓋正治之也肆赦詳堯典疏董氏者琮也宋儒蔡傳以紂死武庚又死言殷邦大戾以肆訓故以不正言邪以為言當遷也繇是言之則不正之故將謂地乎將謂天乎於文未適也或曰此言動者惟言遷動也非也方謂其洪無度使不言東征震動而肆赦之可遽言遷乎非言之序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更端而追言其遷洛也猷言也謂言告爾多士也時是也是肆不正也蓋顧上文而言下文云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則遷者以肆而罰其遷也洛在鎬京之東紂都之西自多士言之故曰西爾焉猶東山詩之言我東也奉承也康樂寧安也無違者蒙上文我一人而言後者林氏謂稽留天命也有後猶或後也言予惟是肆不正者其遷居洛而西爾非我一人承德而不樂安爾居是惟天罰遷之命我一人無可違者故我遷之不敢或後焉今無我怨也

述曰猷言詳大誥疏猷告爾多士以一句讀也蔡傳云時是也指殷大戾而言此於義未析也夫遷者猶王制所謂移之郊移之遂也以殷叛之罪而移之爾豈以殷地之惡邪予惟時者猶多方言我惟時也我一人者猶下文言予一人也其變文者若堯典予與朕之變文也詳堯典疏江氏云西止息也說文云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今据經言居矣如又以止息言之則複也釋詁云康樂也寧安也偽傳云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蔡傳略同而蔡以後為後命謂有他罰繇今攷之其以無違自汝而言上下經文非其辭氣然也其釋後者皆於經病添文也言或後者詩天保箋云或之言有也今轉注之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此即其所知而告之也冊謂書記典謂常經蓋殷先人有冊典而可知者既知乎殷革有夏之命矣今周革有殷之命從可知也

述曰冊與策通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典經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即其所言而告之也迪進簡擇服事也聽用者謂不遽用之將聽而用之也肆故今也天邑商者從商為天子之舊稱也率猶皆也肆矜者謂肆不正而哀矜之也蓋顧上文而言天命者用德之命也皋陶謨曰天命有德言今爾又以夏而言曰夏多士進擇在王朝有事在百官蓋罪予不用多士也予一人惟不遽用人而聽用德故今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又不求備惟皆肆赦其不德而哀矜爾

非予不用爾多士之罪。蓋求而矜之。將聽而用之。是惟天命有德焉。多方曰克閱于乃邑謀介。謀之者將聽而用之也。

述曰。迪進。釋詁文。簡擇。詩簡兮鄭箋義也。肆義詳盤庚疏。白虎通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今攷於經。周豈不言新邑大邑新大邑乎。書疏引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鄭以爲亦本其舊稱也。書疏引王云。商爲我之天邑。王於文未適也。率義詳湯誓疏。蔡傳云。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乎。非也。蓋失誥辭之善矣。多方於殷多士云。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蓋以將大用勉之也。豈告之不用而絕之乎。其言循商故事。與僞傳訓率肆者同。然商之故事。經不言其用夏多士邪。非徒矜恤也。其以殷多士爲頑民。亦失之矣。其辯書序而未悉者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比毗志反

此言昔遷洛之欲其多遜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蓋多方之誥。自昔然矣。今追言之也。降下也。四國。管蔡商奄也。遐逖遠也。蔡氏謂遠居于洛也。比近也。宗謂宗周。蓋鎬京也。其時未作洛。無東都大邑。故於宗周言近事焉。言昔我來自踐奄。我大下爾四國民之告命。我乃明致爾天罰。遷移爾遠居于洛。欲爾近事而臣我宗周多順也。蓋罰之遷洛東於紂都爲遠。以去逆焉。西於宗周爲近。以效順焉。去逆效順。天命之公也。上文以遷爲天命者。非空言也。

述曰。漢石經。王曰下有告爾之文。蓋所傳者異也。降下。釋言文。四國詳多方篇。蔡傳云。降猶今遞降等云者。言四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蓋以命爲民命也。今不從者。下文云。予惟時命有申。謂申是告命也。緜蔡言之。則下文失所承矣。多方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亦謂用我下爾告命也。且以降罪爲降爾命。亦於文未適也。民罪可降等矣。民命可降等乎。書疏引王云。君爲民命。僞傳云。民命

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非也。既曰降下。何以爲誅之乎。君爲民命。豈可卽以民命目君乎。皆於文未適也。下文言命有申者。傳固以爲教命申戒之也。則王說以爲民命者。傳與之同。違於經矣。釋詁云。遐遠也。說文云。逖遠也。古文作逿。釋詁云。逿遠也。比近。詳召誥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賓去聲

此言今作洛之欲其多遜也。不爾殺者。卽所謂肆不正也。蓋自昔言之至今爲信。故曰。今予惟不爾殺。時命者。是昔來自奄之降命也。卽多方所命四國殷多士者也。申。重也。

蓋昔惟初命今惟申命也易曰重巽以申命大邑東都也罔無攸所也賓古通擯馬氏謂卻也無所卻者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也會四方于洛之土中其何所賓乎言今朕在爾遷洛後營作大邑于此洛予惟欲會四方而無所賓卻矣亦惟欲爾多士所服事奔走于大邑而臣我多順也言臣我不言臣我宗者其時既作洛有東都大邑故以奔走言臣我焉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重平聲

述曰引易者巽彖傳文茲洛漢石經作茲雒下文茲雒同蔡傳云言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今不從者周制

東西分陝實統南北言之故成王顧命則東西諸侯至焉宗周鎬京蓋猶古之賓于四門者也雖無東都豈可謂無所乎若其言多士者而曰爾無所處於經病添文也馬義見釋文僞傳云無所賓外蓋與馬同戰國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秦傳錄之擯作賓蓋古通也六國表序云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亦其義也蔡傳引吳氏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今攷下文其辭且勉之且戒之則皆期之者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一句讀也其曰多士者可微讀之爾吳氏蓋失其讀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果案反

自此而下至篇終皆申命而告之也尚庶幾也有者猶詩言保有也故下文以不有戒之幹謂正事也此多士所以爲遜之實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又曰貞正也故君子則有正事之幹焉蓋多方稱謀介者即今所謂聽用德也非正事之幹何以爲德哉寧幹止者其爲文猶詩言緝熙敬止也言爾乃庶幾保有爾土乎爾乃庶幾安於正事而止爾土乎幾平聲

述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今轉注之詩閟宮云保有鳧繹今言尚有者保有之例也幹唐石經作幹非也段氏云幹从木倝聲若从干則兩聲無形矣引易者乾文言及師彖傳文引敬止者詩文王文僞傳云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

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此從書序而爲之說爾蔡傳謂此於文義似矣其事則非也詳多方疏蔡傳云爾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蔡以幹及止分所寧而平言之也今攷下文云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則寧幹者故止焉非平言之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啻與翅同

敬者寧幹之大要也多方言克敬于和者固終舉其大要矣今言敬不言和者克敬而幹事焉其和可知也所謂遜也畀與也言天惟將與哀矜爾謂其自致天之福也不啻猶不但也罰者多方所謂我乃大罰殛之也此勉而戒之

述曰。無逸云。不啻不敢含怒。鄭以不但訓之。釋文云。啻徐本作翅。亦義同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宅居也。繼謂世之也。言爾惟是居爾邑世爾居。此所謂有爾土也。有年者謂久居之有年也。蓋有幹者必有年矣。有幹者足以幹事而其德貞固也。則無不可久居焉。此所謂寧幹止也。言爾其以有幹而有年于此洛也。爾小子者謂其子孫也。蔡氏謂言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是也。此以亡國之餘勉之爲起家之祖。殷多士有不樂爲君子之幹事者乎。何誥辭之善也。

述曰。宅居釋言文。有年者偽傳以爲有豐年。蔡傳以爲有壽考。皆於義未融也。書疏引王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其謂久居之有年歟。然於文未洽也。偽傳云。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而遷。善傳之釋遷。不承上文遷居西爾而言非也。善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者王自謂又有言也。猶上文予其曰之例也。此於誥終而爲丁寧不盡之辭。蓋王謂今又有言。謂是予乃或有告言。亦言爾所居。此王示多士以不忘爾居也。爾多士於所居宜何如不忘哉。以爲爾不克敬。則將失爾所居矣。○謹案多士之誥。自多方之誥而申之也。其辭若有異。其義實皆同。君子於此而會通之。得三善焉。王言之善達也。物情之善推也。史文之善變也。

述曰。蔡傳云。王曰之下。當有闕文。此殆据多方篇末王曰又曰之例也。繇今攷之。經文上下相屬。蓋無闕文焉。古史之文非一例也。左傳注云。丁寧鉦也。蓋以儆衆者。其聲丁寧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一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無逸

蔡氏曰。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其意深矣。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亂。此特治其流爾。無逸者治其源也。更平聲

述曰。無逸石經作毋劮。大傳作毋佚。史記魯世家作毋逸。漢書梅福傳作亡逸。蓋古通也。無逸次洛誥多士之後。則

蔡氏以爲成王初政者是也。無逸次君奭多方之前。則呂氏以爲東征既定者是也。秦火而後。書之篇次。或非其次矣。故兩存焉。史記魯世家以爲周公奔楚。故於反歸之後。遂云。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蓋異說也。安見周公奔楚乎。詳金縢疏。白虎通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或以爲此無當作亡。謂亡篇之逸文。今攷大傳引毋佚有此文。則或說非也。段氏云。蓋古文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駁異如此也。經稱祖甲者。與所稱中宗高宗不同。史傳亦不言祖甲稱宗也。蔡傳統之曰三宗。失之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嗚呼者鄭氏謂將戒成王。欲以深感之也。君子者在上之稱也。對小人在下而言。猶中庸稱王天下者爲君子也。所者猶召誥所謂王敬作所也。蔡氏謂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無不在是焉。無逸者君子之勞也。康誥曰。無康好逸豫。稼穡之艱難者。若詩豳風七月所陳也。知艱難而以稼穡爲先者。蔡氏謂民事莫勞於稼穡是也。先知乎此。則凡民事之艱難者從可知矣。乃逸者蘇氏謂艱難乃所以逸。是也。下文言無逸者享國之壽。所謂乃逸也。詩曰。逸豫無期。盤庚曰。胥及逸勤。依者不可離也。小人之依者。稼穡蓋小民之不可離也。猶多方言民之麗也。蔡氏謂稼穡小民所恃以生。是也。既知乎此。則凡小民之不可離者從可知矣。

言君子於何所乎。君子所其無逸。先知乎稼穡之艱難。而無逸乃逸焉。則以所先知者非他。知小民之依也。此一篇之大要也。蓋所當無者之逸。非逸道也。艱難乃逸之逸。則逸道也。多方曰。有夏誕厥逸。此不能無逸者也。多士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此不能艱難乃逸者也。彼徒知逸之爲逸。又烏知無逸之爲逸乎。王天下讀王去聲豳音彬離去聲

述曰。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君子。謂在官長者。非也。下文自中宗至文王。皆君子也。僞傳云。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蓋傳意與鄭同。書疏引鄭云。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引逸豫者詩白駒文。說文云。依倚也。蓋倚則不可離矣。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室

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言無稼穡之恃也。江氏云。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張一弛之道也。蓋江說本於論衡者也。如其說。是無逸者時而逸焉。非所其無逸之義也。呂氏云。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蓋呂說自下文推之者也。下文於高宗云。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於祖甲云。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此呂說之所繇也。然中宗及文王豈先備嘗稼穡之艱難者乎。且經言所其無逸矣。奚可言乃處於安逸邪。蔡傳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蓋與呂說略同。僞傳云。稼穡艱難。先知之。乃謀逸豫。謀之

爲言。則添文而戾矣。今攷詩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無逸乃逸之義也。易豫象傳云。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又云。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蓋豫之文同。而其義不同。則經言逸者可推也。於無逸言逸道者。猶孟子於勞民言佚道也。逸與佚通。王氏引之云。依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說文云。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蓋依亦隱也。周語云。勤恤民隱。韋注云。隱痛也。今不從者。爲迂也。或曰。下文言小人之依者。必其言小人之隱也。故爲小人而後知之。如謂稼穡爲小民所依恃。則亦易知爾。何待爲小人哉。是不然也。商書言紂云。不有康食。孟子言諸侯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則不知所依恃者矣。下文言小人乃逸者。則小民且不知所依恃也。若夫中宗及文王。雖未爲小人。又豈不知小人之依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相去聲　諺音彥

此以小民之事喻成王也。相視也。勤勞稼穡者。其父母之無逸也。其子不知艱難。則不勤勞而逸矣。乃逸者猶多方所謂後王逸厥逸也。諺謂鄙諺。蓋逸言也。既如論語既而曰之既。誕大也。蓋大逸也。猶多方所謂誕厥逸也。否不可也。言其子乃逸豫。乃鄙諺。既且誕妄。其不可。則竟侮其父母。曰。昔之人徒勤勞而無聞知。蓋其所否者。其誕如此。不徒諺也。蔡氏曰。劉裕子孫。見其服用。笑曰。田舍翁得此亦

過矣。此之謂也。

述曰。相視。釋詁文。僞傳釋諺爲叛諺。今攷論語云。由也喭。集解引鄭注云。子路之行失於吸喭也。傳以叛諺通吸喭。非也。彼小人豈賢者之失乎。漢書賈誼傳有鄙諺之稱。漢石經。諺作憲。蓋聲近而譌也。詩板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或以言此經。則晦矣。且逸豫不該欣之義乎。釋詁云。誕大也。漢石經。誕作延。蓋文殘也。否作不。蓋古通也。或讀曰。既誕不則。謂既大不變也。然侮厥上非連則之文。於文未適也。況下文亦有否則之文邪。蔡傳云。既又誕妄。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蓋以否爲不然也。夫既不誕。則胡爲侮其父母邪。孟子云。否。不然。蓋否與不然異也。昭二十年左傳云。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則否者不可也。
論語云。予所否者。其例也。劉裕者宋武帝也。蔡所引者見
宋書。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度如字祗音支有音又
中宗者鄭氏以爲大戊。是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稱宗者
尊之也。古文尚書說謂其廟宗而不毀也。寅敬也。嚴恭者
以外貌言。寅畏者以內心言。自度者蔡氏以爲自律。是也。
以天命而自律。若大戊以桑穀之祥而脩省也。祗敬也。康
誥曰。小民難保。此所以治民敬懼也。荒廢。寧安也。馬氏謂
不敢荒廢自安。是也。蓋天命繫於民。敬天者必勤民。此無

逸之實也。肆故也。論語曰。仁者壽。君奭曰。天壽平格。此無
逸者所以享國之壽也。多士所謂上帝引逸者。繇此故也。
此言中宗之無逸乃逸也。大音太穀音谷省悉井反
述曰。鄭義見詩商頌譜疏。漢書賈誼傳云。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蓋賈誼時古禮多存也。史記云。帝大戊立。殷復興。諸
侯歸之。故稱中宗。詩烈祖序云。祀中宗也。詩疏稱許氏異
義引古文尚書說云。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蓋古文
家据禮而說之也。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蓋殷五
廟也。契爲大祖。百世不祧。其廟不毀。高曾祖禰四廟。親盡
則祧。迭毀其廟。惟稱宗者不毀爾。鴻範云。貌曰恭。則嚴恭
當然也。釋文云。嚴馬作儼。今攷曲禮云。儼若思。亦以外貌
言也。寅敬。釋詁文。書疏引鄭云。恭在貌。敬在心。今不出之
者以無嚴畏之文也。度漢石經作亮。此文殘而譌也。江氏
云。度代洛反。圖度也。圖度天命。非也。多方云。洪惟圖天之
命。弗永寅念于祀。則寅畏者不可以圖度天命言也。度當
讀如字。堯典言律度者。度繇律生而爲濾也。今以喻自脩
焉。猶大學於絜矩言天命也。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
桑穀共生於朝。史記說之云。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其
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蓋脩省之事也。桑穀木名也。
荒廢。詳盤庚疏。肆故。釋詁文。享。漢石經作饗。蓋古通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陰如字又亮音梁陰闇平聲
高宗者鄭氏謂武丁也。時是。舊久也。是久勞于外者。馬氏
謂武丁爲大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勞於外也。爰于。暨與
也。言其勞于外者。于是與小民勞也。蓋明高宗知稼穡之
艱難也。作起也。或有也。亮陰大傳作梁闇。鄭氏謂楣謂之
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居凶廬。柱楣。不言
政事。是也。言者三年喪畢而言政事也。雍和也。謂所言之
順也。嘉善也。靖安也。謂靖亂而安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商頌之美高宗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孟子曰。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此其勤勞不敢荒寧而善安殷邦。至
于小邦大邦。無時或怨其不安也。商頌曰。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謂高宗享國之壽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乃逸也。五
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大子之大音太　闇平聲
述曰。鄭義見詩商頌譜疏。下引鄭同。史記云。帝小乙崩。子
帝武丁立。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
王也。經讀曰。其在高宗。與下文其在祖甲讀同。時屬下讀。
徐幹中論引作寔。釋詁云。時寔是也。舊史記訓久。蓋舊者
則必久矣。馬舊勞義見史記集解。又集解引鄭略同。而以
役爲師役焉。爰于。暨與。皆釋詁文。作。起。詳盤庚疏。亮陰論
語作諒陰。史記作亮闇。漢書作涼陰。鄭本作諒闇。而鄭從
大傳轉作梁闇。蓋古書假借也。史記云。乃有亮闇。三年不
言。蓋以或訓有也。互詳微子疏。呂氏云。乃或者賢聖之君

未必盡然也。今攷論語言此義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呂說非也。晉書言杜
預議皇大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聽於冢宰。信
默而不言。或以此傳爲馬義也。僞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
言。襲其義也。亮信。從釋詁也。杜預託於信默之義。以爲釋
服心喪。而不遂服三年。蓋以文姦言者爾。何晏論語集解
引孔安國注。與杜所引傳同。或曰。論語孔注亦僞爲也。楣
謂之梁。釋宮文。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凷。既虞。翦
屛柱楣。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喪
服傳賈疏云。既虞之後。乃改廬。西鄉開戶。翦戶旁兩廂屛
之餘草。豎柱施梁。此梁闇之制也。禮大傳云。非喪事不言。

蓋不言政事也。雍和。詳堯典疏。禮坊記說。雍作讙。注云。讙
當爲歡。繇今攷之。雍則言者之義也。讙則聽言者之義也。
雍蓋經之本文也。書疏引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
羣臣皆和諧。今不從者。經曰。三年不言。則經所謂言者。必
三年後也。非言於不言之時也。蓋言者言政事也。嘉史記
作密。詩昊天有成命傳云。密寧也。嘉善。釋詁文。蔡傳云。嘉
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
之嘉則不可。蔡以爲嘉德而靖邦人也。易乾文言云。嘉會
足以合禮。定十年左傳云。嘉樂不野合。此蔡說之所繇也。
今不出之者。爲其於武丁則汎也。靖安。詳盤庚疏。釋詁云。
靖謀也。僞傳云。善謀殷國。詩昊天有成命傳云。靖和也。或

以言此經。皆汎也。引易者。既濟九三文。引商頌者。殷武文。
書疏引鄭云。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蔡傳以爲小大者
民也。今不從者。經下文亦曰至于小大。當各承上文言之
也。顧命云。安勸小大庶邦。論語云。在邦無怨。其例也。論衡
云。高宗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百三四十歲矣。蓋言百
年者。與漢石經同。史記作五十五年。殆誤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者。鄭氏謂武丁子帝甲也。馬氏謂祖甲有兄祖庚。而
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閒。
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史記曰。武丁崩。子祖庚立。祖

庚崩。弟祖甲立。蓋雖逃而起其卽位也。以其久爲小人。于是知小人之依矣。惠愛庶衆也。能保愛于衆民。則民不失其小人之依矣。其保民者至于不敢侮鰥寡。則小人之無依者亦不失其依矣。祖甲未享國之年。以久爲小人推之。必歴年多。加之享國。其壽可知也。此言祖甲之無逸乃逸也。○孫氏曰。周公之意。非以天子必居民閒而後知小人之依。高宗祖甲事實如斯。故據言之爾。是也。此猶漢書言宣帝徽時居民閒。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也。長丁丈反少去聲

述曰。鄭義見書疏。馬義見史記集解。又書疏引鄭與馬同。呂氏春秋云。孝己疑。注云。孝己殷王高宗子也。後漢書郅惲傳云。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是高宗

嘗有廢立之事矣。若祖庚則欲廢而終立者也。書疏史記集解引王云。祖甲湯孫大甲也。僞傳云。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蓋與王同。今攷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其下闕焉。蓋今文肆高宗之享國百年連自時厥後也。洪氏隸釋載其文。謂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繇是推之。漢書韋元成傳稱劉歆等議云。於殷大甲曰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佚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蓋今文之說也。僞傳釋古文。而以祖甲爲大甲。與今文之說同。然古文先後之次。與今文則不同。史記集解引王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非也。僞傳云。此以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亦非也。史記殷本紀云。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此采國語而爲之說爾。國語者或以爲春秋外傳也。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此僞傳所爲不以帝甲言也。然執史傳以疑經。可乎。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甲可知也。蔡傳以祖甲爲帝甲。而謂國語不足盡信。是也。孟子云。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蓋謂湯大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也。其在祖甲。則七作矣。祖甲者武丁子也。孟子以武丁立文。祖甲在武丁後。故不曰七作。而曰六七作也。古文於祖甲之下云。自時厥後立王。謂自帝甲後也。陳氏師凱謂如以祖甲爲大甲。則中宗高宗皆大甲後人。安得言罔或克壽邪。是也。宜三年

左傳於商云。載祀六百。晉語云。商之饗國三十一王。韋注云。自湯至紂也。如大甲後立王無踰十年者。何以盈其祀數邪。饗與享通。下文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其言自言及者。蔡傳謂因其先後而枚舉之辭。蔡据經之本文也。段氏謂今文當云。自殷王大宗及中宗及高宗。此亦意言之爾。豈必經之本文乎。蓋今文之次亦可疑也。史遷通今古文矣。史記魯世家錄其在祖甲之文在高宗之下。安見史遷所錄者必古文之次而非今文之次邪。且以大甲言之。有於今古文皆窒者。孟子云。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今言大甲舊爲小人。則

言大甲之過矣。而未有言其悔過之文也。何以遽言作其
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乎。蓋其室也。僞傳云。在桐三年。思集
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此於經病添文也。釋
詁云。爰于於也。蓋爰者承上文之辭。如僞傳不添文。則爰
之爲言。無所承矣。史記魯世家錄此經云。其在祖甲。不義
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此所錄者。將檃括錄之
歟。抑異文歟。其言久爲小人于外者。若上文所謂舊勞于
外爰曁小人也。蓋以小民言。豈以小人之行言邪。夫祖甲
者名也。僞傳言大甲云。殷亦祖其功。故稱祖。非也。史記殷
本紀云。大甲稱大宗。豈稱祖乎。殷王若祖乙。祖辛。祖丁。其
名祖者不一也。豈祖其功者之多乎。蔡傳謂殷以甲名者

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稱祖甲。是
也。蓋大甲苟爲祖甲。其子孫必不復名祖甲也。惠愛。釋詁
文。孫氏者繼有也。明史有傳。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
六年。或四三年。耽丁南反樂盧各反

時是也。立王者嗣立之王也。生則逸者言自初生而即逸
也。重言之者痛辭也。耽者樂之甚也。從者從而忘反也。言
年不言享國者。夭年不足言享國也。此言殷後王之不能
無逸乃逸也。○謹案鴻範五福一曰壽。五福以壽爲先也。
而無逸者享焉。鴻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六極以夭而不壽
爲先也。而生則逸者罹焉。蔡氏曰。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
此篇專以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
也。乘平聲夭上聲罹音離惡烏路反

述曰。立王。詳高宗肜日疏。中論引生則逸。無重文。蓋節之
也。荀子稱魯哀公云。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此言諸侯之生則逸者也。而立王可
知矣。詩常棣釋文引韓詩說云。湛樂之甚也。中庸引詩。湛
作耽。蓋古通也。詩抑云。女雖湛樂從。孫無逸之文也。孟子
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蓋從有
忘反之義焉。四三年。中論引作三四年。然漢書杜欽傳亦
引作四三年。蓋古史變文。以見八七六五之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
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
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大音太鮮平聲昃音仄

亦者亦殷王也。大王亶父也。文王之祖。王季季歷也。文王
之父。蔡氏謂言大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將論文王之
無逸。故述其先也。抑畏者無逸之本。下文言文王曰柔。曰
恭。曰不敢。皆原抑畏之心發之爾。卑服者以尊者而用卑
者之服也。蔡氏謂猶禹惡衣服也。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
食。自奉之薄。皆可推矣。即就也。言文王卑己之服而就民
之功。明不以自奉者擾民也。天作之詩曰。大王荒之。又曰。

文王康之。蔡氏謂康功安民之功。是也。孟子言文王曰。制其田里。又曰。耕者九一。蔡氏謂田功養民之功。是也。此梓材所謂引養引恬者也。上文言先知稼穡之艱難。言知小人之依者。於此見焉。徽和。懿美也。徽和之柔。其柔之中也。懿美之恭。其恭之德也。抑之詩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抑畏之實。所以能懷保小民者也。懷和也。言懷和以保小民。蓋知小人之依也。鮮生也。鰥寡小民之窮而無告者。言惠愛以生鰥寡。蓋知小人之依而無不至也。蔡氏謂於鰥寡則賙給使之生。是也。此其懷保小民之先者也。昃。日西側也。皇。古遑字。暇也。皇暇重文。猶艱難之例也。咸。猶徧也。自朝至于日中且昃。猶不皇暇

而食。用以徧和乎萬民。此明文王之勤勞也。盤樂也。遊者遊行。田者田獵。以用也。蓋遊田有其正者。苟盤樂之。則妄供而虐民矣。文王爲西伯。其勤勞不敢盤樂于遊田。故無用妄供。用衆邦惟正之供而已。此其咸和萬民之大者也。受命者。鄭氏謂受殷王嗣位之命也。中身者中其身之年也。記曰。文王九十七乃終。以中身言之。何以爲享國五十年乎。公孫丑言於孟子曰。文王百年而後崩。則符矣。此言文王之無逸乃逸也。○謹案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則諸賢有任其勤勞者矣。而文王不皇暇食。何也。蓋無逸者立政之本。非文王之勤勞。則無以立政也。蔡氏曰。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

程書府文帝衛士傳飧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瞷音閒　飧音孫

述曰。詩有客云。亦白其馬。毛傳云。亦。亦周也。鄭箋云。亦亦武庚也。此釋亦之例也。史記云。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中庸云。追王大王王季。是也。易謙象傳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蓋謙抑之義也。釋文云。卑。馬本作俾。使也。或曰。釋詁云。服事也。言使事也。此於文未洽也。論語云。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文王無逸。其道當同也。徽和。詳堯典疏。懿美。釋詁文。柔之中者。若易坤六二之中也。詩抑。國語作懿。蓋懿古音抑。故義通也。詩抑毛傳云。抑抑。愼密也。蓋抑畏之義也。詩皇皇者華

傳云。懷和也。鮮古作鱻。謂生魚也。此本義也。引而信之。凡物之生者曰鮮。則鮮者生也。物鮮則善矣。釋詁云。鮮善也。反而求之。凡物之少生者曰鮮。詩蓼莪云。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毛傳云。鮮寡也。然則惠及鰥寡者。必愛以生之也。僞傳云。加惠鮮乏鰥寡之人。此於文未適也。漢書谷永傳引鮮作于。漢石經同。蓋今文之異也。孟子言鰥寡獨孤云。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惠鮮可明也。昃與仄通。易豐彖傳云。日中則昃。說文云。仄。日在西方時側也。皇。今本作遑。此衛包改之。爾書疏於下文皇自敬德云。鄭以皇爲暇。則此不遑當作不皇矣。楚語引作不皇暇食。蓋與下文無皇曰之皇同。禮表記

引詩皇恤我後。亦不作遑也。釋言云。偟暇也。偟與皇通。咸義詳酒誥疏。釋詁云。盤樂也。孟子引晏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言遊之正者也。隱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言田之正者也。孟子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言遊田之不正者也。蔡傳云。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今以春

秋傳攷之。若晉責鄭幣。使鄭伯從公侯之賦。豈其正乎。自秦而後。郡縣之世。與封建不同。唐制未可以證經也。楚語云。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蓋檃栝而引之也。此正作政。供作恭。皆異文也。鄭義見書疏。詩瞻彼洛矣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蓋受嗣位之命也。引記者。禮文王世子文。僞傳云。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此傳不知記之妄也。互詳金縢疏。呂氏春秋云。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同。或曰。經言五十年。舉大者言之爾。非也。以上文例之。豈不可云五十有一年乎。呂說不足据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與程通。舊唐書太宗本紀言隋文帝云。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飧而食。此皆似無逸而非無逸之道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酗況具反

此承上文殷王文王而告戒成王也。其者期之之辭。猶召誥言王其疾敬德也。無古通毋。淫過也。觀者自上文遊田而推之也。孟子言齊景公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觀之正者。非左傳言魯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

社之不正也。無逸之逸。謂逸豫之不正而不可有者。無淫于逸之逸。謂逸豫之正而不可過者。淫而過之。則正者亦不正矣。淫于逸者。若酒誥所謂罔愛于殷惟逸也。無淫于逸者。若酒誥所謂爾乃自介用逸也。于觀下言于逸而後言于遊于田者。以明觀與遊田皆逸也。又以明逸不盡於觀與遊田。故言于逸以統其餘也。若酒誥之言逸者可推矣。惟正之供。承上文言文王者而言。皇暇也。毋皇者若酒誥所謂不敢自暇自逸也。訓者以是得正而爲訓也。若順也。顧命曰。皇天用訓厥道。召誥曰。面稽天若。蓋民所訓者。卽天所順也。時人謂是人君也。猶下文言茲四人也。丕大。愆過。迷惑也。酒德凶德也。言繼昔殷王文王而自今嗣王。

則必其毋淫過于凡所謂逸者。如文王用萬民惟正之供
焉。嗣王毋自暇曰。今日姑甚樂爾。是乃非民所訓。非天所
順。是人君非小〻也。大則有過矣。彼殷王受之惑亂而沈
酗于酒德者。亦自一日爲之漸也。今其毋若是哉。蓋毋淫
逸而妄供以耽樂。卽知小人之依也。於殷特以受爲戒。則
必如殷先哲王可知也。
述曰。蔡傳云。則灋也。其指文王而言。上文言遊田而不言
觀逸。以大而包小也。今不從者。觀逸遊田。孰大孰小。奚以
分焉。觀逸爲上文所不言。而以灋其之文承之。於文未適
也。篇中言則者數。皆相承之辭也。淫過。詳多士疏。書疏引
鄭云。淫者侵淫不止。亦過之義也。漢書谷永傳云。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蓋異文也。
逸與劮通。漢石經殘文有酒毋劮于遊田維七字。維下闕
二字。而共字猶存。此今文也。蓋與漢書略同。皇漢石經作
兄。古況字也。此聲近而譌爾。詩常棣釋文云。況或作兄。管
子書以兄爲況者不一也。愆與僁通。釋言云。僁過也。蔡傳
云。時人大灋其過逸。江氏云。是人大則效之。斯有愆尤矣。
今不從者。康誥云。丕則敏德。蓋有德者可言則也。若有愆
者不可言則矣。孝經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迷惑。釋言文。
漢書翼奉傳引酗作配。亦異文也。說文云。配酒色也。僞傳
云。以酒爲凶。謂之酗。書疏云。酗從酒。以凶爲聲。是酗爲凶
酒之名也。葢疏讀酗若凶歟。說文云。酌醉醟也。微子釋文

云。酗兄具反。說文作酌。然釋文不言其從凶從句之繇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譸張爲幻。譸竹求反　幻音患
上文周公之言。自人君所行者言之。自此而下。自人臣訓
告其君者言之。蓋以申言其無逸而知小人之依也。古之
人謂殷王文王之臣也。下文所以又言人乃訓之也。胥相
也。言人臣皆相若此也。保安也。惠順也。孝經曰。將順其美。
保惠者謂安順其所已及焉。教誨者謂教誨其所未及焉。
皆所以訓告也。下文所以獨言訓告也。言我所聞於古者
曰。古之人君旣自期於無逸矣。古之人臣猶皆相訓告之。
於其所已及者。相訓告而安順之。於其所未及者。相訓告

而教誨之。此下文所謂迪哲也。民者自人臣而推之也。詩
曰。宜民宜人。譸張誑也。幻詐惑也。誑爲詐惑。則導其君之
逸。而忘小人之依。此堯典所謂讒說也。蓋人臣皆以正訓
其君。下文所謂人乃或譸張爲幻者。胥無是矣。民知人臣
皆以正訓其君。則民不敢以讒說妄干其君。故民無或相
誑爲詐惑也。此言民無或相爲之。則人無或爲之可知也。
下文言人乃或爲之。則民乃或相爲之可知也。互見以省
文也。誑居況反
述曰。古之人者。僞傳以古之君臣言之。今据下文。則言人
臣之告君。非言人君之告臣也。僞傳以爲君臣相告。非也。
胥相。釋詁文。惠順。釋言文。蔡傳於訓告與保惠教誨者皆

平言之。蓋未察乎下文獨言訓告者也。引詩者假樂文。釋訓云。侜張。誑也。郭注引書曰。無或侜張爲幻。蓋譸作侜。無民胥字焉。說文云。譸。詶也。又云。幻。相詐惑也。皆引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蓋譸與今本同。亦無民胥字焉。此引而節之爾。未可執是而疑今本之妄添也。鴻範云。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又云。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皆民與人相因之義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刑灋也。否謂民以正刑之變亂爲不可也。重言否者。痛辭也。詛謂阻其事。祝謂祈其殃。皆於祭爲之也。此承上文而反言以明之。蓋若於此古之人相訓告者。其不聽焉。人臣乃以非所訓者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灋。至于小政大政。民不可。則其心違上而怨矣。不可。則其口且怨而詛祝矣。蓋以不知小人之依而致怨也。怨乎人之所訓非正訓也。下文所謂人乃或譸張爲幻也。殃音央

述曰。此厥不聽。下文亦有其言。蔡傳皆自成王言之。於經病添文也。下文於其終云。嗣王其監于茲。則此未可遽自成王言之也。刑。灋。釋詁文。論語云。政者。正也。詩關雎序云。政有小大。蓋小大者。承上文正刑而言也。眞氏云。篇中兩至于小大。蓋皆爲民而言。非也。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如以民言之。猶可也。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如以民言之。

則當從民絕句矣。然以例上文。則句不一例也。今從大絕句。則民之爲言。不亦綴旒乎。蔡傳於上文。以否爲不然。蓋反語辭也。以言此文。其曰至于小大者。安可遽云民不然則怨乎。以其語之所承無所反也。詩蕩云。侯作侯祝。釋文云。作。或作詛。襄十七年左傳云。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釋名云。詛。阻也。隱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詩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詛者阻其事也。昭二十年左傳云。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又云。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此言祝史之祝也。故謂之有益也。今言詛者之祝。則祝爲有損矣。蓋祝者祈其殃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謗者詛祝之怨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上文言胥訓告者。皆迪導也。哲智也。以其智之所知。能知小人之依也。故稱哲王焉。蓋此四人君皆以人臣所迪導者而智也。君奭言文王之五臣曰。茲迪彝教。又曰。迪知天威。亦此意也。此申言上文古之人猶胥訓告之意。

述曰。迪。道。哲。智。詳臯陶謨疏。蔡傳云。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蔡以爲迪有由行之義焉。言能行其所知也。然以言此經。於義未融也。上文云。君子

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以行而知也。非徒知而已也。朱子於中庸。言道之不明者。自賢不肖之不行而言之。然則知有以行而明者矣。此所謂知因行而無終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智反　啻與翅同

詈駡也。汝謂殷王文王也。皇大也。敬德者君子無逸之所也。言聞告則大自敬德。其怨詈所謂愆過者。卽曰我之愆過也。蔡氏謂反諸其身。不尤其人。是也。允誠也。言其受過之心誠若是也。蔡氏謂蓋於小人之依。心誠知之也。不啻猶不但也。鄭氏謂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

得失。是也。此言四人迪哲之德。民之所以無或譸張爲幻也。

述曰。說文云。詈罵也。皇大也。釋詁云。允誠也。又云。允信也。江氏云。我之過。信如是怨詈之言。今不從者。允若時之文。當與下文則若時爲一例也。啻古通翅。不翅者不止也。故以不但言之也。鄭義見書疏。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其知此經之義者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辟必益反　綽音卓　叢才公反

此承上文而反言以明之。蓋若於此迪哲而敬德者其不聽焉。人臣乃或誑爲詐惑而告之。則信之而致怨矣。曰者人或告之之辭也。則若時者明其不知小人之依若是也。辟灋也。不長念其灋者。上文所謂變亂先王之正刑也。綽裕也。若上文引爲朕愆者則寬裕其心矣。今不然也。辜亦罪也。罪自司刑者言。辜自犯刑者言。互文也。叢聚也。蔡氏曰。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聚於人君之一身。

述曰。辟灋。釋詁文。又釋詁云。辟君也。僞傳云。不長念其爲君之道。蔡傳義同。此於經病添文也。如曰。不長念其君。則

告臣非告君矣。書疏引王云。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此專自下文言之爾。於義未悉也。詩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衆。綽緩也。僞傳以言此經。謂不寬緩其心。於義未融也。釋言云。寬綽也。今此經將重文乎。孟子云。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則寬裕之義也。康誥云。不于我政人得罪。蓋罪自司刑者言也。酒誥云。惟民自速辜。蓋辜自犯刑者言也。詩十月之交云。無罪無辜。蓋對文則異也。其散文則通矣。說文云。叢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監去聲

監視也。茲謂上文所申言者也。此歎言以結上文之意。蔡氏謂其言有盡而意則無窮也。謹案無逸乃逸者。爲其

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勞而得逸也。彼小民之勞。其可用爲衛之漑畦五丈夫。所以可令守國者。謂乎小民之能無逸也。鄧析將教以巧者之機。以爲逸而不勞。不曰昔之人無聞知乎。是烏知可逸者必不可勞。民于是乎乃逸乃諺既誕矣。民于是乎胥譸張爲幻矣。將誰與守國哉。守國無人。安所言享國之年也。宋璟爲無逸圖以獻天子。其知相之道乎。爲其之爲去聲漑音概畦音謪令平聲璟音景相去聲

述曰。監。視。釋詁文。劉向說苑云。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漑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鄧析去。行數

十里。顏色不懌。自病。曰。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緜是言之。豈不以小民之能無逸邪。引宋璟者見唐書。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二　　順德簡朝亮

周書

君奭 奭始亦反

蔡氏曰。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言。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名篇。○謹案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今以序攷之於經。皆無以見其爲不說者也。史記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蔡氏謂其爲序所誤。是也。蓋於攝政時言其不說也。列子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彼好事者爲之久矣。而鄭氏釋序者又異焉。謂周公既攝王

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蓋於反政時言之也。凡鄭釋書。皆以爲周公居王位而攝政故也。不愈誣哉。程子謂不說者。召公不敢自安也。周公作書勉之。然不自安者而謂之不說。則序之爲文。豈其善邪。經稱周公謂君奭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國以知事。其見於經者固明也。序豈有見乎。以篇次言之。君奭次無逸而在多士之後。則非攝政時矣。其反政時與。惟書之次。或非其次也。然其時雖異。而其義之得失則同。以爲周公留召公。則大臣之義也。以爲周公自留故賊莽得而託之矣。相去聲說音悅好去聲與平聲

述曰。釋文引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蓋釋序也。

樂記言武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此馬之所据也。或曰。周公其以冢宰兼內相者歟。鄭說見書疏。又史記集解引馬說者。蓋與鄭同。漢書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此從序而爲之說爾。失召公不說。序者云然。迺以爲經之所著乎。是未察序非孔子作也。詳書序辨。漢書王莽傳言羣臣奏云。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云。不居攝則恐隧失天命。遂說之以書曰在家不知。蓋以經言在家爲不居

攝也。此莽臣之託於序者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喪去聲佚音逸

蔡氏曰。君者尊之之辭。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是也。弗弔者天不恤之也。喪者喪亡也。墜者墜失也。我不敢者周公自我也。孚信也。若轉語辭。棐輔。忱誠也。康誥曰。天威棐忱。言天輔人之誠也。嗚呼者永歎之辭。時是也。是我者言君奭自謂也。永遠長久也。天威者天命之可畏也。越及也。臯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故言天威及我民也。尤過也。人謂以人臣佐人君也。無過違乎天威及我民。必惟其人而能之也。在我者承上文我有周而言。後嗣子孫謂成王也。恭上下者蔡氏謂敬天敬民。是也。即所謂罔尤違也。佚失也。前人謂文武也。周公告召公。言天之降命。自殷而周矣。我不敢知而決曰。其基長信于受命之休。安知其必得天之命乎。若天惟輔人之誠。我亦不敢知而決曰。其終出于弗弔之不祥。安知其不得人之誠乎。嗚呼。君已自任其人曰。是我也。我亦不敢安于上帝命。弗長久念天威及我民無過違者。蓋念惟其人焉。如在我有周後嗣子孫。大不能敬上天下民。而遏失前人受命之光者。

苟人臣在家則不知之矣。明當在國而知之也。此周公以召公欲退老在家。而憂乎在國無人。致其所以留之之意也。其言天命而曰惟人者。一篇之大要也。永歎之永亦如字

述曰。林氏云。尊之爲君。如棄謂之后稷也。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錄今攷之。僖二十四年左傳言文王之子者凡十六國。不言燕也。莊十三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蓋禮大傳所謂別子爲祖者歟。論衡云。召公周公之兄。非也。君奭稱名。非弟所以稱兄也。弗弔。詳大誥篇。墜失。詳召誥疏。孚信。釋詁文。釋言云。若順也。僞傳以言此經。於義未融也。棐忱。詳康誥疏。嗚呼者書之通言也。漢石經殘文。於般庚。毋劬作於戲。漢書

擬大誥作烏虖。皆音同而假借焉。說文云。於古文烏。又云。
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其義也。詩抑云。
於乎小子。詩釋文云。於音烏。乎音呼。蓋以其異文爲音也。
詩淸廟毛傳云。於歎辭也。然則嗚呼者永歎之辭也。僞傳
云。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此從序而失之也。李氏光
地云。已止也。君已者呼召公而止之也。如其說。上下經文。
義不貫也。君已者。對我亦而言也。釋詁云。永長也。中庸云。
悠遠。又云。悠久。則遠者久也。越及。詳微子疏。論語包注云。
尤過也。尤與訧通。詩綠衣云。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蓋念其
無尤也。論語云。無違。桓二年左傳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不忘者。念其無違也。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以一句讀也。其日上帝命者。可微讀之
爾。蓋以不敢之文貫之而下也。下文云。予惟用閔于天越
民。卽以此之長句而約之也。朱子云。諸誥多長句。而朱子
讀此經曰。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猶未竟其長也。
經曰。惟人。蓋二字句也。從蔡讀焉。史之爲文。以短句爲長
句之駐也。僞傳釋越爲於。而從上帝命從天威皆絕句焉。
又釋在爲存。讀曰。惟人在我後嗣子孫。皆失之矣。或曰。漢
書王莽傳引此經云。我嗣事子孫。繇是推之。則漢讀曰惟
人在。今不從者。以讀之未宜。非其辭氣然也。多士云。在今
後嗣王。立政云。其在受德暋。此在之爲文。其例也。後嗣作
嗣事。此今文也。佚失。詳盤庚疏。蔡傳云。可得謂在家而不
知乎。蔡以不知爲活辭。蓋不知。知也。猶下文不允不惠之
例也。今不從者。以未顯乎留召公之意也。僞傳云。我老在
家則不得知。傳以爲周公自留也。嗚呼君已曰而下。蔡傳
從而分節焉。則時我之文爲不屬矣。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
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易以智反　施以豉反

天命不易。蔡氏說以詩曰。命不易哉。諶信也。諶與忱通。詩
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經歷重文。猶永遠也。弗克經歷者。
爲成王沖幼言之。謂少不更事也。恭卽上文恭上下之恭。
謂恭上下之明德也。蔡氏謂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
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前人之恭明德也。在今者對在

昔墜命而言。旦周公名也。言予小子。文言非克有正者。吳
氏謂皆謙辭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下文多言迪者。自
此發焉。前人光顧上文而言。施移也。我沖子謂成王也。言
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於我沖子有所正也。其迪導我沖子
者。惟前人光移于我沖子者焉。蓋迪導而使之經歷嗣前
人也。重更俱平聲

述曰。引詩者。敬之及大明文。諶信。釋詁文。禮文王世子注
云。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者也。今少者異焉。釋詁云。迪道
也。詳臯陶謨疏。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以一句讀也。迪
之一言。則微讀焉。洛誥云。迪將其後。其讀同也。詩葛覃毛
傳云。施移也。詩皇矣云。施于孫子。鄭箋云。施延也。蓋移之

者延之也。經下文所以言德延也。漢書王莽傳引書曰。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蓋命不易上。無天字。天難諶作天應棐諶。其隊作亡隊。皆異文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承上文公曰之辭。重提而告之也。寧王。武王也。猶大誥所稱也。於德不言文王者。武王之德。本乎文王之德也。釋。舍也。於受命不言武王者。文王受命。開乎武王受命也。周公又言天命不可信。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延長之。則天不用舍于文王受命矣。是天不可信而可信以人者也。此結上文天命惟人之意。○謹案篇中書又曰者再。何史文之善敘邪。呂氏曰。史敘其語之既終復續。幷其詞而寫之者也。重如字 舍上聲

述曰。書疏引鄭云。又曰。人又云也。鄭以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然經何以不言人曰乎。釋文引馬本。我道作我迪。蓋異文也。此承上文所謂迪者而言也。其對天言之。則不如言我道矣。我道者。自天道而決於人道也。於文尤洽也。寧王詳大誥篇。書疏引鄭云。寧王者。文王也。非也。晉語韋注云。釋。舍也。釋詁云。延。長也。書疏引王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此從序而爲之說爾。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大音太 扈音戶

自此而下四節。告召公以殷惟其人而不隆命也。伊尹。湯之臣也。大甲。湯適孫。大宗也。保衡。伊尹之官。詩商頌謂之阿衡也。鄭氏曰。伊尹。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是也。於湯時稱伊尹。於大甲時稱其官。互相備也。大戊。中宗也。伊陟。鄭氏謂伊尹之子也。臣扈。蔡氏謂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也。巫。氏。咸。名。蓋巫者先世官族之氏也。祖乙。大戊之孫也。巫賢或曰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言甘盤不言傅說者。周公言其時有若斯人。非必備舉之也。猶下文於周不言大公望也。格。至也。

言感而至之也。言皇天。又言上帝者。備其稱也。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是也。召誥曰。皇天上帝。多士曰。旻天。而再言之曰。上帝。其爲文同也。乂。相也。言治其事而相之也。相王家。則格于皇天上帝矣。其有所格者。必其有所相也。皆互文也。巫賢之下不繫辭者。蒙上省文也。下文於此六人。皆言其保乂有殷。而明乎天壽平格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其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天者。祇此五王乎。適音嫡 說音悅 大音太 相去聲

述曰。詩蕩疏引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鄭之釋尹。非也。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子得嬰兒。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蓋古說也。是雖不足据

乎。然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則在野以尹名矣。豈以
尹天下之故乎。猶曰。孟子或追稱爾。禮緇衣引尹吉者。則
云。惟尹躬。是尹自稱名也。孫子稱伊摯。蓋摯非其本名也。
其傳聞之異歟。史記云。伊尹名阿衡。誣也。佐與莘通。史記
云。大甲。成湯適長孫也。蓋大丁之子。大丁未立而卒也。詩
長發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蓋言
湯時也。鄭保衡義。見書疏詩蕩疏。蔡傳云。大戊。大甲之孫。
今攷史記殷本紀云。大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大庚立。崩。子
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此大戊爲大甲之孫也。
釋文引馬云。大戊。大甲子。馬据史記三代世表言之也。世
表以大戊爲沃丁弟。則亦大甲子也。蓋史遷兩存焉。鄭伊

陟義見詩蕩疏。江氏云。鄭蓋据世本而知也。今世本亡矣。
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
咸。作咸乂四篇。此雖篇亡。而伊陟之忠可知也。書序云。湯
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蓋疑至臣扈者。
以二臣名篇也。則湯時有臣扈矣。夫以殷本紀攷之。湯至
大戊。凡九君。而三代世表不詳其年。烏知其間諸王不有
夭年者。湯之臣扈。豈必不以大年逮事大戊耶。今必以爲
二人。何也。蓋使臣扈一人。而光輔九君也。則周公必特言
之。史必特書之矣。一人分書。不有伊尹保衡之例在乎。今
既不然。陳氏經謂若詩與春秋。家父同名。是也。隱八年左
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蓋命氏爲之先也。咸乂序釋文

引馬云。巫咸。名咸。殷之巫也。馬之釋巫。非也。周官有司巫
之職。卑官而已。禮表記云。殷人尊神。豈言其以巫相乎。楚
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此設辭云爾。史記云。中宗崩。子仲丁
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此祖乙爲大
戊之孫也。僞傳云。巫賢。咸子。書疏謂相傳云然也。史記云。
大甲稱大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爲高宗。言廟號也。甘盤史
記作甘般。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傳說並書。皆武丁之臣
也。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
名曰說。於是使百工求之。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爲相。殷國
大治。則說固殷之賢也。或以爲說非舊臣。故周公不言之。
非也。伊尹在湯時。亦非舊臣。何以於湯時言之乎。江氏云。

釋詁。說。般義同。豈般之言說歟。蓋疑其爲一人。而欲求經
之備也。格。至。釋詁文。史記集解引馬云。道至于上帝。謂奉
天時也。馬言道者。於文未洽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皇天。北
極大帝也。上帝。大微中其所統也。大與太通。下大皞同。今
攷禮月令云。皇天上帝。鄭注云。皇天。北辰燿魄寶。冬至所
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蓋與此說同。皆据春秋緯文
也。淮南子云。大微者。大一之庭也。月令疏云。大微爲天庭。
中有五帝座。其說也。故鄭以五帝統焉。何其以緯亂經也。
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尊稱之備也。猶皇天上帝也。五帝
者。五人帝也。禮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以五帝非天。

謂五人帝。是也。今以月令言之。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是月也。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迎春於東郊。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月也。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迎夏於南郊。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蓋分王乎四時者也。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是月也。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迎秋於西郊。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迎冬於北郊。此天子迎四時之氣也。則必祀天帝於四郊矣。祀天帝而以人帝配其食也。則必祀五帝若大皞者矣。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其義也。四郊之兆。以天帝言之。則一而已矣。無以別也。故以所配五人帝別焉。其服大裘而冕者。則冬而合祀五人

帝也。大裘者。冬服也。其服與祀昊天上帝同者。以五人帝行天之四時。而本配祀於天帝故也。月令於孟冬云。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而言季冬畢祀者。則云。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此五人帝與昊天上帝竝言者也。司服之五帝。當爲五人帝。其例也。鄭月令注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是也。而鄭小宗伯注云。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昊與皞通。蓋鄭以五帝爲天帝也。亦据春秋緯文也。綠鄭言之。則昊天上帝之與五帝也。將六天而六帝乎。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其義

安在乎。申鄭者。謂五帝合之。則一帝也。然既曰五帝。豈禮所謂決嫌疑者。而有此乎。宜王肅聖證論之難鄭也。不可以人廢言也。宜程子以鄭學之徒爲大惑也。禮疏必從鄭者。疏例無駁。不知事師無犯無隱之義也。唐長孫無忌則奏言鄭失矣。馬氏端臨云。程子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如此。則曰帝可矣。何必列於五。且於祀上帝之外別祀五帝乎。蓋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岳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卽天。不可。五岳不出地之外。而謂五岳卽地。不可。蓋以五帝爲天之五行之主也。此異乎鄭之稱緯爲名者也。然禮之稱五人帝者。非以五行故。而列於五邪。夫地言五岳可也。天言五帝可

乎。戰國之末。爭東帝西帝矣。漢文帝與趙佗書。責兩帝竝立矣。天人之理。一也。朱子曰。今郊祀增成十帝。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朱子所謂十帝者。自天之五帝爲之漸也。天言五帝。可乎。其不可也。易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云。兌。正秋也。坎者。水也。則天之四時。五行。可知也。則帝之主宰乎天者。可知也。而易惟稱帝焉。豈稱五帝哉。此易之爲稱。蓋通乎春秋特尊天王者也。楊氏復云。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非也。夫司四時者。易說卦所謂帝也。自大極分兩儀而已然也。其帝則一也。易所以言享上帝也。五帝。則配享之人帝也。非

天帝也。非一而五之也。或曰。漢書魏相傳云。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蓋以月令大昊五者爲天之五帝之名也。此變乎鄭之稱緯爲名者也。然天之五帝之嫌。其實不與鄭同乎。且魏相之說。謂五人帝之神。非謂天帝也。故其說云。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蓋明王瀆五人帝之乘四時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言五行之官也。月令所謂帝之大臣也。以此明大昊五者皆人帝也。僞家語稱康子問五帝。孔子言昔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康子乃引傳言五正者而問之。則曰。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謂配上帝也。其下文云。唐虞夏殷周。不得配五帝。謂無配爲五人帝也。此禮郊特牲疏謂家語王肅私定者也。蓋借以難鄭云爾。家語所謂其神者。自人言之也。所謂五行之主者。亦自人言之

也。馬氏及或說據之。皆反失其本意者也。然則周官大司寇何以言禋祀五帝乎。蓋禋者祀神之通稱。非必祀天也。周語云。精意以享。禋也。分王之王。讀去聲。禮記釋文云。句古侯反。周官釋文云。熛必消反。汁音叶。蓋汁之義亦叶也。乂相。詳多方疏。史記云。巫咸治王家。蓋治者乂之訓也。然非兼相之義而言。是臣治王家也。非相治矣。豈立言之善乎。蔡傳引呂氏之說。以爲伊尹於湯。以聖輔聖。伊陟臣扈於大戊。以賢輔賢。其治化所格。或天或帝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淺深見矣。巫咸祇言其乂王家。次於二臣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又次於巫咸也。此不察其互文而失之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皆也。惟。語辭。茲。此也。蓋蒙上文所謂有若者而言也。言惟有若此六人。蓋隨舉之辭。猶下文於武王言惟茲四人也。陳謂以道陳告於君。卽上下文所謂迪者之事也。若孟子言陳善。詩序言陳王業。所謂有陳也。保。安。乂。治也。陟者蔡氏以爲升遐是也。顧命曰。惟新陟王。配天者。配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統之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此周禮也。殷禮蓋五王皆配天焉。此承上文而言。蓋殷五王皆惟有若此六人有所陳告。遂安治有殷。故殷禮於其升遐以配祀天。其享國多歷年所也。左傳曰。商載祀六百。遐音瑕

述曰。率。皆。詳湯誓疏。惟。語辭。於經多矣。今必釋之者。明乎
惟不訓獨也。殷賢臣。非獨此六人也。詩序云。七月。陳王業
也。論語稱周任之言云。陳力就列。言相道也。史記集解引
王云。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僞傳略同。此於
文未洽也。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釋文云。假。音遐。蓋古
通也。釋詁云。假。陟。登。升也。朱氏彬云。配天者。受命爲天子
也。非必如孝經后稷配天之謂也。詩文王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洛誥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中庸云。凡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皆其義也。故多士云。殷王
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蓋統自成湯至于帝乙而言
也。繇朱氏言之以言殷王配天。可也。以言殷禮陟配天。不

可也。夫禮行於陟王而配祀天者。則殷之特禮也。若五王
宜也。論語云。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配天者殷禮之
大。周其因而損益歟。或曰。禮祭灋云。殷人禘嚳而郊冥。周
人禘嚳而郊稷。然則配天者。郊冥也。郊冥猶郊稷也。禮無
與於殷之五王也。非也。今欲辨郊。先與辨禘。則郊可知矣。
詩商頌序云。長發。大禘也。其詩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詩之歌大禘也。何以言有娀而不言嚳乎。頌其母而忘其
父。詩人不若斯之悖也。詩元鳥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蓋
商契者有娀呑鳥卵而生也。使有娀爲嚳之妃。而曰元鳥
生商也。何其悖哉。易繫辭傳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元
鳥所以生商也。詩周頌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夫后稷棄

也。生而棄之。故以名焉。詩生民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
云。履帝武敏歆。遂云。居然生子。釋訓云。武。迹也。敏。拇也。蓋
周棄者履帝武敏而生也。詩亦言姜嫄而不言嚳也。詩斯
干云。似續妣祖。妣。姜嫄也。祖。后稷也。易所以言過其祖遇
其妣也。周官大司樂所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上也。皆不
言嚳也。今祭灋之言。皆曰禘嚳。其未可執者若斯矣。其言
郊冥。則亦未可執也。安見殷五王不與於郊也。禮之祭灋。
宋乎國語者也。豈如尙書之足徵邪。禮運云。宋之郊也。契
也。則言郊冥者。非也。禮運疏謂後王改之者。亦執祭灋而
爲之說爾。且祭灋云。冥勤其官而水死。注云。冥。契六世之
孫也。其官元冥。水官也。故郎以祭灋言之。周人郊稷。殷人

宜郊契。今郊冥與郊稷不同。是冥以有功而郊也。則殷五
王皆有功矣。陟而配天。其斯爲殷禮之與於郊者乎。詩周
頌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孝經所謂配上帝也。猶
后稷配天也。故孝經以配天而統之也。則周之配天。實亦
不惟后稷焉。其何疑於殷五王哉。引左傳者。宣三年文。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
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屏賓領反 辟必益反
純。大。佑。助也。商實者。蔡氏謂國有人則實也。孟子曰。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是也。又商實者。其爲文猶左傳言鄭昭宋
聾也。謂商之實德也。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百姓百

官也。王人。猶春秋所謂王人也。蔡氏謂王臣之微者也。小
臣。蒙上文百官而言。屏藩屏也。侯甸。外服之近者。對下文
四方而言。矧。況。咸。同也。奔走者。大臣也。蒙上文百官而言。
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此四行大臣。獨稱奔走者。以其職在喻德宣譽。使天下人
奔走有事于四方者也。內外大臣。爲奔走者非一人。故謂
同奔走焉。明大臣尤執德而藩屏商也。惟茲。與上文惟茲
同。謂殷六人也。稱。舉。乂。相。辟。君也。小筮者。著龜之信也。言
天惟大助命商者。則以商得賢人之實也。自內而百官之
微如王人。無不執德以明憂。外而百官之小臣。猶藩屏侯
甸。況內外大臣同奔走者乎。惟此殷六人。惟百官之德是

舉。用以相其君。故天子一人。有事于天下四方。如卜筮然。
無不以是德信之也。蓋相臣之道。莫大於以人事君。此故
特言殷六人舉德而格天者也。下文所以告召公明我俊
民也。左先後行皆去聲
述曰。純。大。釋詁文。佑。與右通。釋詁。右。助。義同。鄭昭宋聾。宣
十四年左傳文。引實義者。詩長發文。蓋實有伊尹者。實左
右以助商王。此商之德所繇實也。詩板云。不實於亶。又云。
天之方難。毛傳云。亶。誠也。蓋誠者實德之孚也。言周之不
實。而天難之也。則此經可反觀矣。下文云。偶王在亶。蓋言
實也。百姓。詳堯典篇。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
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皆殷之百官也。書疏引王云。

王人。猶君人也。非也。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
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傳云。王
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詩桑扈云。
萬邦之屏。昭九年左傳云。以蕃屏周。其義也。蕃古通藩。詩
閟宮云。克咸厥功。鄭箋云。咸。同也。引奔走者。詩緜文。走詩
作奏。詩釋文云。奏。亦作走。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
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
奔走。使人歸趨之。是也。大傳以此四行爲文王四臣。詩疏
云。傳因有四人爲之說爾。詩以此四行該羣臣。明非一臣
有一行也。詳下閎夭疏。辟。君。釋詁文。僞傳云。天惟大佑助
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

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藩屏侯甸之服。小臣且
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又云。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
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蓋傳從百姓從
秉德從惟茲。皆絕句焉。失之矣。其言王人者與王說同。蔡
傳云。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
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
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蔡言矧者。於文未適也。或曰。矧與
弞通。說文云。弞。況也。詞也。詞與辭通。此爲語辭。不訓況也。
非也。是烏知此辭卽爲況者之辭乎。不然。則矧爲何語之
辭也。豈凡語皆用之乎。釋言云。矧。況也。不稱辭者。蓋槩之
釋言。明乎其爲況者之辭也。今不辨其辭。何以求況者之

實邪。故六書小學。執之者非。輕之者亦非。易傳之文。善夫。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壽者無逸所謂享國克壽也。卽上文之多歷年所也。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天無私。壽惟平格于天者則壽之。是也。嗣繼也。威猶皋陶謨否則威之之威。永念者上文所謂永遠念天威也。造成也。言天壽惟平格焉。彼殷既得人而安治有殷矣。有殷猶繼而天滅威之。此以見前王自天壽。後王自天威。天壽所以常平。天命所以難固也。今汝永念天威。則天有固命。其治光明我新成之國。蓋所謂平格也。
○謹案經上文言天命者。謂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以此知天命之平也。平格者。以人心之平。感乎天命之平。其亶然而平者。皆其亶然而誠者也。亶然猶坦然也。其平格也。自人言之。則下文所謂在亶也。自天言之。則上文所謂棐忱也。棐忱者以天命之平。固乎天命之長。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遂曰。萬壽無疆。言其能平格也。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遂曰。昊天不平。我王不寧。言師尹相王而不平也。則昊天所不平矣。天所平者必寧。天所不平者必不寧。詩曰。壽考且寧。烏有不寧而壽考者乎。繇是推之。此無逸所以傷殷後王之罔或克壽也。亶坦音

述曰。書疏引鄭云。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鄭言殷六臣也。然殷五王得六臣以保乂有殷者也。書疏引王義以爲兼言君臣。是也。僞傳云。天壽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之以威。傳所謂故者非也。經上文云。多歷年所。是天壽也。其壽之故。經言其保乂有殷故也。今傳之言。適倒之矣。其釋嗣者於文未適也。呂氏云。殷紂繼嗣天位。乃罹滅亡之威。於經病添文也。嗣繼釋詁文。孟子云。繼而有師命。其例也。猶今人言嗣後也。造成詳下文疏。荀子。路亶卽露袒。說文云。壇之言坦也。則亶然猶坦然也。詩常棣云。亶其然乎。蓋亶然行之。則平矣。亶然示之。則誠矣。故大學言平天下者。必先誠意焉。引萬壽者。詩天保文。引不平者。詩節南山文。鄭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

朱子云。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此皆未叶乎詩之本義也。襄十三年。吳乘楚喪而侵之。左傳云。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詩節南山文也。此猶昭二十六年左傳所謂天不弔周也。亦猶君奭言殷者所謂弗弔也。詩釋文云。弔如字。又丁歷反。鄭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又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今以左傳稽之。鄭言不弔者非也。則言愬不平者亦非也。此不平與不弔。當自天言之也。猶呂刑所謂上帝不蠲也。朱子言不弔者與左傳義同。然則昊天既不弔矣。豈使之不平者邪。引壽考者詩殷武文。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自此而下四節。告召公以文武惟其人而不墜命也。在昔上帝割者。承上文有殷嗣天滅威而言也。多士曰。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申重也。勸勉也。即下文所謂迪者之事也。多方曰。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然則勸者人勸之矣。此承上文惟人而言也。言重勸武王者。明既勸文王之德而受命也。下文所以先自文王言之也。躬身也。言在昔上帝割殷。則帝命必有所集矣。惟其人重勉武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其身。此承上文天命惟人之意。而起下文有人而迪文武之端。重平聲

述曰。在昔上帝割。從蔡讀焉。禮緇衣云。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禮注云。古文周田

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段氏云。今博士讀者。今文尚書也。此於讀字逗之。與他注某讀爲某者不同。鄭禮注云。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今攷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義同。此鄭之所据也。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言天勸之。不言人勸之。上下經文義不貫也。寧王者。下文稱曰武王。大誥所謂寧武也。非文王也。詩大雅云。文王以寧。非稱號也。商頌長發之詩。既稱湯矣。又稱湯曰武王。此互稱之例也。如以寧王爲文王。則經何以言申勸哉。夏氏僎云。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此自武王言之。是矣。其言天勸者。亦非也。說文云。勸勉也。躬身。釋詁文。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古百反 閎音宏 夭於驕反 散素但反 顛丁田反 括古活反

尚庶幾也。有夏者所有中夏也。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康誥所謂用肇造我區夏也。修和者修而和之也。蔡氏以爲康誥所謂越我一二邦以修。無逸所謂用咸和萬民也。亦者亦殷王也。虢國名。叔字。文王弟也。閎散宜泰南宮皆氏也。夭生顛括皆名也。不言大公望者。呂氏謂一時詳略隨言。非爲人物評也。蔡氏曰。言文王庶幾能修和我有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人也。大音太

述曰。亦義詳無逸疏。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繇今攷之。漢志。右扶風虢縣。此

西虢也。虢叔封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也。漢志。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此東虢也。虢仲封焉。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也。墨子云。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又云。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此足徵也。僞傳云。散氏。宜生名。蓋傳本之五經異義也。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堯取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云。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散宜者氏也。大傳云。西伯囚羑里。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相與學訟于大公。大公知三子賢。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蓋古說也。晉語云。文王敬友二虢。其即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蓋南宮氏多才者也。若周書克殷篇

稱曰忽曰伯達者。皆可謀焉。而括當在其中矣。史記云。西伯曰文王。禮下賢者。太顛閎夭。散宜生。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美女文馬。奇物。獻之紂。乃赦西伯。蓋太顛卽泰顛也。而大傳言囚事者。不盡與史記同。大傳云。文王以閎夭。大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文王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又云。孔子曰。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蓋四友卽四臣也。書疏詩緜疏引鄭云。詩傳說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又鄭云。不及呂望者。大師也。周公謙。不敢自比焉。此鄭從序而爲之說爾。詩大明云。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毛傳云。師大師也。鄭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史記云。大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大公望。孫子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未知牙之爲名歟。孟子云。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蓋知道者也。鄭稱詩傳說者。其韓詩魯詩之說邪。蓋鄭先通韓魯。而後箋毛詩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蔑亡結反見音現冒莫報反

往來者。言五人或往或來。常親之也。茲迪者。於此迪導文王也。迪彝教。卽迪德也。皋陶謨曰。允迪厥德。蔑。無也。夏氏謂周公又反言。若五人不能爲文王往來。於此導其常教。則文王無德降及於國人矣。亦惟者。轉語辭。蔡氏謂上旣反言。此又正言也。曰秉德。曰天威。皆顧上文而言。知天威者。知天威棐忱也。昭。明也。卽所迪者之明也。見。著也。言德之著也。冒者。如天之覆物也。中庸言至聖之德曰。見而民莫不敬。遂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蓋見冒也。言亦惟五人大助以執德。導其知天威。乃惟是明乎文王。導其德著爲覆冒。遂聞而格于上帝。惟是我周受有殷之命哉。康誥曰。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此之謂也。○謹案經上文曰。天維純佑命。以天之大助言也。此曰。亦維純佑秉德。以人之大助言也。蓋人大助之。故天大助之。互相明也。其言聞于上帝而受命者。卽所謂純佑命也。佑與祐通。易之大有曰。自天祐之。而繫辭傳則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非以人之所助。明天之所助乎。能爲之爲去聲覆浮去聲

述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以一句讀也。蔑。無。詩板毛傳義也。書疏引鄭云。蔑。小也。周書祭公篇云。追學于文武之蔑。孔鼂注云。蔑。微德也。蓋微猶小也。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夏氏者。僎也。宋史藝文志著錄焉。僞傳讀此經曰。亦惟純佑。曰。秉德迪知天威。蔡傳同。皆承上文而言。以爲天亦惟純佑命也。不以爲五人純佑秉德也。如其說。則經不當云天亦惟純佑命乎。且方言天之純佑。何遽言秉德乎。於文

未適也。僞傳謂文王秉德。蔡傳謂秉德之臣。皆於經病添
文也。詩既醉云。昭明有融。則昭者明也。易乾文言云。見龍
在田。天下文明。蓋見者其德文明之著也。冒義詳康誥疏。
釋文云。冒馬作勖。勉也。今攷於經。作冒是也。下文云。丕冒。
又云。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蓋明其爲覆冒之義也。乃惟時
昭文王迪見冒。以一句讀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上文五人。而此言四人者。蔡氏謂虢叔先死也。上文於文
王言命。而此於武王言祿者。蔡氏謂文王始受命。武王富
有天下也。將。奉。劉。殺也。單。盡也。猶洛誥於稱德者言乃單

文祖德也。言武王惟有若此四人。庶幾導其有天祿。其後
與武王大奉天威。同殺其敵。惟有若此四人明乎武王。惟
其德之覆冒焉。使武王大盡舉其覆冒之德也。蓋文王冒
西土者。武王則冒天下矣。此下文所以言丕冒也。○謹案
以十亂言之。今所及者四人。爾有婦人焉。異乎君奭。其不
及。宜也。詳略隨言。死生當異。其不及。亦宜也。若夫周公今
與召公言。昔皆迪武王者也。而今皆不及焉。何哉。蓋大臣
之義。不言前功。且讓其功於同官也。其所自及者。則今當
迪我沖子而已矣。
述曰。書疏引鄭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鄭
於死者不斥言也。今攷史記云。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
夭。皆執劍以衞。又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又云。命南宮括展九鼎。皆不言虢叔
也。周書克殷篇與史記略同。其言散粟者。則南宮忽也。其
言遷九鼎者。則南宮伯達也。而亦皆不言虢叔也。太與泰
通。括與适通。墨子云。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适散宜生。蓋
四人備見而虢叔闕焉。然則虢叔其先死矣。僞孔叢子云。
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此襲於古而爲之說爾。論語十亂。
馬注亦不言虢叔也。將。奉。詳洛誥疏。劉。殺。釋詁文。惟茲四
人昭武王惟冒。以一句讀也。冒。說文引作䀮。蓋古文之假
借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造才老反又七報反
自此而下至篇終。周公告召公當二人勖王而不墜命也。
今在者。對昔在殷及文武之臣而言。游謂浮行也。小子後
生也。對下文耇造德而言。周公於召公。自稱曰予小子。則
稱曰小子者。謂後進諸後生也。洛誥言周公所稱多子者。
小子在其中矣。酒誥言小子曰。有正有事。亦諸臣之小子
也。召公以老成人去位。將至彼小子在老成人之位。德望
未孚。不敢責難。與未在位同。周書芮良夫篇曰。惟爾執政
小子。同先王之臣。其爲文同也。我者我王也。顧上文我沖
子而言。責者責難也。孟子所謂責難於君也。收。聚也。上文

既言文武之德矣。此言聚文武之德而收之也。詩言成王頌文王之德曰。我其收之。蓋收文之德者。統乎收武之德也。勖勉也。勉我王也。故下文以明勖者言偶王也。耇老也。造鄭氏謂成也。言召公爲老成人也。於德言降者。上文所謂德降于國人也。不以王德不降爲言。而以耇造德爲言者。上文言無五人迪文王。則文王無德降。是王德繇老成人之德也。老成人之德可降。自王降之。今無老成人勖王。是老成人之德不降也。言鳴鳥者。召公之詩曰。鳳皇鳴矣。當此時也。格者。上文所謂天壽平格也。言今在我小子旦。若浮行大水。予所往者。與汝奭其共濟焉。苟彼小子在汝老成人之位。則同於未在位爾。蓋小子初在位。小有進言。

大無我王責難也。所聚文武之德而收之者。無勉王之不及矣。老成人之德不自王而降矣。我王則今鳴瑞鳥將不聞。況曰其有能平格乎。

述曰。詩板毛傳云。游行也。釋水云。順流而下曰遡游。蓋游者浮行也。蔡傳云。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僞傳云。成王同於未在位卽政時。皆非也。立政稱成王曰孺子王。洛誥稱王。又稱孺子。今經曰我沖子。於偶王曰王。亦其義也。如周公自稱曰予小子。而稱成王亦曰小子。不嫌於等君乎。王以小子在位。而曰同未在位。不嫌於無君乎。或曰。誕語辭。故生民之詩言誕者凡八。皆語辭也。非釋詁誕大之義也。是不然也。誕蓋語辭之稱大者也。

今人言多曰大。亦猶然也。我義詳康誥疏。收。聚。釋詁文。詩周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毛傳云。假。嘉。收。聚也。又云。成王能厚行之也。鄭箋云。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收斂之。大順文王之意。是也。蓋通詩於書。自成王言收者。其義皆符也。詩不及武王者。方祭文王故也。然武王丕承。則其德統於斯矣。僞傳云。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者。書疏云。收教王朝之臣。此於文未適也。文選郭有道碑云。收朋勤誨。豈謂此邪。呂氏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無勉王之不逮。此於經病添文也。說文云。斂收也。今轉注之。然謂召公收斂不添文曰退藏。則

晦矣。江氏云。大毋責我收斂。此以爲周公自留而失之也。其讀又非也。經何不曰誕無責我收乎。吳語韋注云。收還也。孫氏云。大無責我還國。其失與江氏同。耇老。釋詁文。釋言云。造爲也。爲之則有成矣。說文云。造就也。就之則遂成矣。或曰。訓詁之繇。凡若釋造者。何也。此文義之以一端而相生者也。故孳生則曰字焉。其以一端而相生者。猶易之序卦也。夫需者。豈悉飲食乎。而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豈悉訟乎。而曰。飲食必有訟。蓋以一端言也。序卦類有然也。魏志注引鄭云。耇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位。鄭釋降者。非也。隱十一年左傳云。其能降以相從也。此言降不言德也。鄭舍德降而言降

志於文未洽也。鄭引造義者詩思齊文。今從鄭而節焉。嫌乎雒小子之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釋鳥郭注以爲瑞應鳥焉。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蓋其物歟。引鳴義者詩卷阿文。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監去聲)

肆今也。茲謂上文所告者也。即茲誥也。艱難也。上文所謂天命不易也。猷謀也。裕寬也。謂寬而不迫也。孟子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今召公告退而不迫焉。則裕矣。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召公以耇造告退。禮也。周公留之者。裕也。此又禮所謂若不得謝者與。迷惑也。詩曰。其在

于今。興迷亂于政。言君今其監視于此告乎。我有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難。今告君乃謀告退之裕。我人臣不以有周後人迷惑矣。蓋即上文言我後嗣子孫之意也。下文言明勖者。即不以後人迷也。(綽音卓)

述曰。肆今。艱難。釋詁文。易釋文引蠱六四馬注云。裕寬也。互詳康誥疏。引禮者。曲禮文。蔡傳引呂氏云。召公遭破斧之時。心勞力瘁。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此以常情言召公也。非也。書疏引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此從序而爲之說爾。釋言云。迷惑也。引詩者。詩抑文。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亶丁但反)

前人武王也。敷布。悉盡也。命者顧命也。作爲。極中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民極也。作汝民極者。爲汝民則也。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此鴻範所以言人民之作極也。曰者。武王顧命之辭也。召公受武王顧命。故周公追述焉。明勖者。明以勉王也。上文所謂勖不及而不以迷也。偶合也。猶配也。配古通妃。國語曰。鎮撫國家。爲王妃兮。蓋偶者仇匹之義。猶詩言公侯好仇也。亶誠也。誠者天命之本。所以作民極者也。所謂天棐忱者棐在斯也。詩曰。不實于亶。後王於以墜命焉。故大學

言君子誠意者。則言無所不用其極也。乘者載而行之也。言前人武王敷布其心。乃盡以顧命汝。爲汝民德之極。其盡命者曰。汝明以勉王。所配王者在誠而已。其載行此大命。惟於文王德大承其無窮之憂。此顧命之辭也。蓋亦所謂秉德明恤也。不言大承其休。而言大承其恤者。憂其墜命也。文王之德。以知恤而爲德也。召誥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其武王顧命之意與。(立如字　妃音配)

述曰。敷布。詳盤庚疏。悉盡。詳洛誥疏。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引立我者。詩思文文。鄭箋讀立爲粒。非也。毛傳不破字。是也。蓋論語所謂己欲立而立人也。毛傳云。極中也。引徧爲者。詩天保文。釋言云。作爲也。釋詁云。偶妃合也。則偶亦

妃也。引國語者。晉語文。王妃者。配王也。引好仇者。詩兔罝文。詩關雎云。君子好逑。釋文云。逑亦作仇。毛傳云。逑匹也。釋詁云。仇匹也。桓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蓋耦與偶通。妃與配通。怨耦之仇。則仇之本義也。好仇之仇。則逑之假借也。詩假樂云。率由羣匹。鄭箋云。循用羣臣之匹耦。其例也。蔡傳引蘇氏云。明勉孺子。如耕之有偶也。此釋偶爲耦。而以耕耦言之。非也。耕耦者相竝也。非以臣配君之比也。夫天子配天。以子配父也。豈相竝哉。則配王可明矣。易坤文言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緜是言之。淑女配君子。則曰好逑。賢才配公侯。則曰好仇。配之而非相竝也。故功臣配享。亦以配稱焉。善乎古經之立言也。昭三十二

年左傳云。物生有陪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此史墨之言耦也。邪說也。不可以亂經也。亶。誠。釋詁文。引不實者。詩板文。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載而行之者。以乘車喻焉。知恤。詳立政篇。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以一句讀也。江氏讀曰。惟文王德丕承。此非其辭氣然也。孟子云。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蓋丕承者丕承其恤也。以隆命爲憂。而承德焉。於是乎有不隆命之烈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否步鄙反

允。誠也。保。謂大保也。蓋奭之官。禮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然則奭之責無可辭矣。言今告汝我誠者。以君奭非他。乃保奭也。顧命曰。大保奭。蓋召公餘是久職焉。否。塞也。易之否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又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所謂大否也。肆。今也。念天威。顧上文而言。蓋言其汝能敬。以予言監視于殷亡之大否塞。今念我天威焉。易之否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眞氏曰。言天威。曰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也。大保之大音太長丁丈反苞音包

述曰。釋詁云。允。信也。又云。允。誠也。引禮者。文王世子文。引易者。否彖傳及九五文。程傳云。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也。桑之爲物。其根深

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易序卦云。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蓋否爲物之塞焉。引詩者。我將文。詩崧高傳云。肆長也。長猶大也。蔡傳以大念言之。如其說。經不當承上文言永念乎。奚必變文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與堪同

不允。允也。其爲文。猶多方之言不忌也。誥。告也。襄。成也。謂助成之也。臯陶謨曰。思曰贊贊襄哉。我者。我王也。故下文言二人者三。皆不曰我二人焉。滋。益。戡。勝也。明者。章明之

也。鴻範曰。俊民用章。必於召公先言敬德者。中庸所謂取
人以身也。丕時者大時也。猶今言盛時也。易之泰曰。小往
大來。蓋君子大而小人小焉。俊民既明。君子道長之時也。
故曰大時。言予不誠而惟若此告乎。蓋告之誠也。予惟曰。
襄成我王者在予與汝二人。汝聞言其有合哉。亦言曰。在
是二人。今天之休命日益至。惟是二人力寡且不勝。其汝
能敬德。章明我俊德之民。可在讓後人于衆賢大時矣。蓋
言今僅二人未得賢而讓之。非退老時也。勝平聲長丁丈反
述曰。詩文王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不顯顯也。顯
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
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今言不允者其例也。襄成詳皋陶

謨疏。經於此言我者。非我二人也。我王也。蔡傳以我二人
爲說。則所襄者何也。故蔡傳云。王業之成。此於經病添文
也。僞傳以文武言我二人。此於文未適也。說文云。滋益也。
釋詁云。堪勝也。戡與堪通。引易者泰彖文。禮學記云。大時
不齊。此以四時爲大時也。蓋與此經釋義不同。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厚。棐輔也。我者我王也。式用也。咸同也。詩曰。克咸厥功。
不言武王功者。武王纘文王之緒。故以文王統之也。丕冒
旨顧上文所言文武之冒也。海隅出日者。鄭氏謂四海之
隅。日出所照。是也。蓋以地圜求之。海隅有不見出日者。中

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以霜
露言。則不見出日者也。今隨言而略之。爾傳從也。周公告
召公。言當厚于輔王。是在二人。我王既用能至于今日之
美。我王將同成文王之功于不懈。大其覆冒至于海隅出
日。無不率從。蓋言必厚輔之。然後不懈也。圜與圓同隊音墜
述曰。篤棐詳洛誥疏。式用釋言文。蔡傳引吳氏云。周公未
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此以我爲周公自我也。非
也。自言其功。豈立言之體邪。且以自我言之。則謂我式克
至于今日休。既不歸美於王。亦不分美於二人矣。上文謂
篤棐時二人何也。如以我爲我二人也。則奚不以爲我王
乎。稱我王者。尊君之義也。引詩者閟宮文。詳上文疏中庸

云。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今自文王言之。明克殷之
功也。鄭義見魏志注。經言出日。鄭以日出言之。倒文而義
明也。蔡傳云。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非也。徒舉
東隅。經何以言丕冒乎。地圜詳堯典璇璣疏。釋詁云。俾從
也。詩閟宮云。至于海邦。又云。莫不率從。其義也。魏志注引
鄭云。俾使也。亦從釋詁也。於文未洽也。大傳云。交趾之南。
有越裳國。周公攝政六年。越裳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
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
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
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此越裳

之率從也今未知當此經之先後歟質古通贄別風淮雨
殘文之譌也帝王世紀作烈風淫雨亦豈必其本文邪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臯陶謨曰朕言惠不惠也猶上文言不允也閔
傷念也言我不順而若此多告乎蓋予之順也予惟用傷
念于天及民爾此上文所謂永遠念者也
述曰詩汝墳釋文云閔傷念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祇音文
民德上文所謂民極也蔡氏曰上文言天及民而民心者
天命之本也故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言惟汝知民德亦

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是也祇敬也言
祇又言敬者猶臯陶謨言祇敬也蓋丁寗之辭若茲者卽
若茲誥也往如易言有攸往之往謂所行也用以也言汝
敬若茲誥汝所往當敬以治民焉蓋告以治民明不可退
也蔡氏曰厥後召公旣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
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林氏曰無逸君奭皆周公之
言方其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
其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
所當也吕氏曰後世權位相軋排之使去則有之挽之使
留蓋亦鮮矣郝氏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不息之誠
未嘗衰於耄年也吾嘗爲之事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

懈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所當之當去聲軋音札鮮上聲
述曰書疏引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
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此鄭從序而失之也民德豈託言
者乎且經無召公答辭安知其意說乎詩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蓋終之則非敬不能也易復初九馬注云祇辭
也孫氏以言此經謂我所告祇如此而已緜今攷之非上
文若茲多誥之意也往義詳洛誥疏蔡傳云往敬用治此
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蔡言飭遣者非也周公自
稱曰予小子敢飭遣召公乎論衡云召公年百有八十今
以顧命言召公相者推之殆然也史記云馮唐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率與帥通禮祭義云夫言豈一端而已夫
各有所當也莊子云名也者相軋也謂傾之也郝氏者敬
也明史有傳洛誥留周公者周公已留史錄其答辭今君
奭無之蓋史略之爾王氏柏云周公拳拳求助故召公竟
無佗辭是矣然豈無願留之辭邪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三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多方

多方者周公以成王命而告之也經曰王來自奄又曰爾乃自時洛邑蓋管蔡商奄四國遞平遂以殷民遷洛於是乎告四國告殷多士而因以告多方焉以四國殷多士在多方之中也故篇名統之曰多方○謹案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卽多方所謂王來自奄也則多方當先於多士而次大誥之後矣今之篇次蓋傳者失其次也經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旣崩而殷叛今言臣

者五祀則不數其叛年也大誥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此費誓所謂淮夷徐戎並興也費誓獨言征徐戎者以淮夷則成王命王師東伐之也成王征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蒲姑序曰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此左傳所謂周有徐奄也今此經以多方統淮徐其斥言四國不斥言淮徐者以夷戎因四國而動也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此言四國之亂也此詩所謂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又所謂于今三年也詩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經獨言王來自奄者以金縢攷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蓋旣誅管蔡矣旣誅管蔡則殷商遂平故曰二年克殷也惟奄則三年克之其二年之秋王出

逆周公故至奄而踐之焉此王來自奄之繇也書序於多士無逸君奭之後次成王征次將蒲姑次多方次周官而周官序曰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然則其事固同時也而書序之次失之矣史記皆與序同故次多方於周公攝政七年反政成王之後以經攷之非其次也若反政之後奄與淮夷又叛則多方當獨言奄矣何以又言四國乎且旣言四國而又言殷者尤反覆乎多方有周公曰王若曰之文以周公攝政故也若其反政則多方之文何以不如多士言周公用告而直稱王若曰乎數上聲費音祕

述曰書疏於成王征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此鄭疑書序之次而

不得其說也其以伐管蔡繫攝政三年者非也詳金縢疏蔡傳云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費誓言淮夷徐戎並興卽其事也此蔡傳從書序之次而失之也其失則因乎僞傳者也今攷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史記云武王封周公於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於是卒相成王其子伯禽就封又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則費誓當在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時矣非成王卽政時也大傳云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祿父者武庚也此奄與武庚爲叛也若其後又叛無徵文也引左傳者昭元年文

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
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此皆言武王之事也顧氏炎武謂
孟子言伐奄者卽成王踐奄也因伐紂連言之爾非也如
孟子不皆言武王之事不當若是爲文也定四年左傳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蓋成王命魯公就封所因者武王所伐商奄之民
也昭九年左傳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其謂
是歟不然則成王命以伯禽傳何必自武王克商言之乎
蓋奄者紂黨也武王伐紂遂討奄矣武王旣喪奄與武庚
爲叛故成王踐奄也蒲姑之士武王有之遷奄君于蒲姑
者成王也引詩者破斧及東山文蘇氏曰大誥多方多士

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
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麤
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王如父母也使周無周公則
殆矣朱子言殷叛者與蘇氏略同謂樂毅伐齊亦如是也
朱子据孟子言燕人畔者言之也畔與叛通今攷殷叛者
殷小腆反覆而致斯爾此四國之叛非殷民皆叛也非念
殷先王而致斯也念殷先王者孰若伯夷義士箕子不臣
周乎皆未嘗以復殷而舉兵也武王取殷而殷民悅其異
於齊之取燕而燕民不悅者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者周公攝政三年之五月也經言四國則不惟奄矣
而曰王來自奄王惟至奄也鄭氏曰奄國在淮夷之㫄蔡
氏曰宗周鎬京也㫄與旁同
述曰鄭義見詩豳譜疏又史記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
之北此鄭釋成王征序也然則其㫄於北歟奄與𨛜通說
文云𨛜國在魯非也左傳杜注不言奄所在蓋疑之矣括
地志云兗州府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豈其然乎夫
括地志者唐魏王泰爲之此從說文而爲之說爾漢志云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注云淹中里名也蓋奄與淹中不
同故注不以奄言也史記言武王封周公於曲阜矣其後
伯禽就封此左傳所謂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也杜
注云少皡之虛曲阜也在魯城內是也今在山東兗州府

曲阜縣蓋少皡之虛非奄虛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伐奄
矣而武王未以奄遷也如奄在曲阜則武王安得以封周
公哉費誓者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時也如奄在曲阜是
奄亂卽魯亂也伯禽何以能誓而征徐戎邪左傳言魯公
因商奄之民蓋魯因奄之民非因奄之地也猶因商之民
非因商之地也商者紂都康誥所稱東土也故左傳云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於魯所因者以爲四
國流言時商奄之民也失之矣當是時商奄未平奚有其
民而因之也所謂因者民先至而魯因於後也互詳洛誥
其後疏林氏云奄者淮夷之一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
氏也非也春秋之書辨內外之辭如奄爲淮夷則所謂四

國者。管蔡商內也。奄外也。內外之辭。必殊奄矣。當言管蔡商及奄也。經豈統之曰四國乎。牧誓於庸蜀諸人。書之曰及。其義也。故鄭謂奄國在淮夷之旁。明奄非淮夷也。王氏鳴盛云。孟子上文言伐奄。飛廉下文言兼夷狄以申之。史記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與飛通。則飛廉者夷也。而奄可知矣。此王氏申鄭而反失之也。其言飛廉是矣。然孟子亦約言之爾。上文言誅紂。豈紂亦夷乎。如謂紂及奄非夷。以其無道而夷之。則與本爲夷者異矣。且上文言滅國者五十。安知不有夷國與飛廉黨者乎。亦未可執奄而夷之也。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呂氏云。王都天下之宗也。東遷都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衞孔悝之鼎銘曰。卽宮于宗周。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洛也。此呂氏据禮祭統文而推之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總告而先命之也。言周公曰而乃言王若曰者。蓋周公未攝政也。呂氏謂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史著周公嘗稱王也。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猷。言也。猷告者言告也。四國。管蔡商奄也。多方者。衆邦在天下四方者也。蓋謂言告四國而及多方也。君。正也。立政曰尹伯。謂長官也。下文所謂胥伯多正也。蓋殷之諸侯及官君及民人也。此言告四國多方。而又特告殷者。蔡氏以爲主殷。是也。

酒誥曰。殷獻臣。又曰。殷之迪諸臣。亦特告殷者也。不言多方諸侯尹民者。史之省文也。於殷從可知也。降。下也。命謂告命也。以王命而徧爲下告。故曰大降爾命。罔。無也。○謹案多方之誥。在大艱之後者也。卒繇是而定國焉。何也。古者君有大命。告之于庭。臣民共之。多方之誥。其勤而告之者悉矣。定國之效。其在君與臣民之不相隔者乎。此周公所以惓惓於王命也。長丁丈反　惓音拳

述曰。猷言。釋詁文。猷告爾四國多方。以一句讀也。詳大誥疏。詩鴟鴞云。正是四國。詩下泉云。四國有王。言四方之國也。書疏於下文引王云。四國。四方之國。今不從者。經言四國。又言多方。則不以四方之國言也。蓋對文則異矣。況其下文所告之異乎。詩破斧傳亦不以四方之國言者。蓋詩之本文言周公東征。遂言四國。是皇明其爲管蔡商奄之四國也。君。正。釋言文。詳梓材疏。僞傳云。殷之諸侯正民者。非也。尹民分言。猶尹旅之例也。下文云。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斥民言之也。降。下。釋言文。蔡傳云。言殷民罪應誅。我大降宥爾命。非也。經之上文。豈惟言民乎。宥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夫命者。我之告命也。故下文云。爾不克勸忱我命。又云。我惟祇告爾命。蓋經文一例也。庭告詳盤庚疏。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發端而起下文也。洪。大也。惟。語辭。圖。謀也。下文所謂大淫圖天之命也。呂氏曰。天命可受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

而非天命之公矣寅敬也言凡大惟謀天之命者皆不長
敬念于祭祀也蓋下文言殷紂因言夏桀者皆圖天之命
而殄祀者也故先爲起下文之辭而四國圖天之命而殄
祀者不斥言之則自明矣何詰辭之善也
述曰圖謀寅敬釋詁文僞傳言此經云謂夏桀今攷下文
此於義未悉也蔡傳則斥商奄言之此於經病添文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此溯夏桀而告之也降下格正也蓋自天而下正之也蔡
氏謂帝降災異以譴告桀也誕大也此無逸所謂不知艱
難乃逸既誕也蔡氏謂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

爲治是也蓋有夏大其逸豫則不以帝降格者而憂民矣
慼憂也蔡氏謂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憂民之
實乎淫過勸勉也帝之迪者帝之降格將譴告之所以迪
導之也言夏桀乃大過昏亂不能一日勉于帝之迪導者
猶多士所謂弗克庸帝也攸所也 譴棄淺反
述曰漢書董仲舒傳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
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又云此災
異所緣而起也誕大釋詁文慼與戚通詩小明傳云戚憂
也淫過詳多士疏說文云勸勉也宣三年左傳云桀有昏
德新序云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言其昏德也蔡傳
云此上疑有闕文非也蓋蔡傳於上文斥商奄言之以言

此經義不貫也則疑其闕文爾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
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
懫日欽劓割夏邑 懫音至劓魚器反
此承上文乃大淫昏而言也圖帝之命卽圖天之命也言
天又言帝者互文相備也開謂不閉也易曰開物成務麗
如易言離麗也之麗蔡氏謂民所依以生者是也此無逸
所謂小人之依也蓋帝之命繫乎民今夏桀其謀帝之命
不能開于民之依言閉其民生也崇重也甲蔡氏謂始也
其因始于內變蓋桀嬖有施氏女妹喜也或曰因仍甲狎
也猶重習也鄭氏謂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也靈善

旅衆也善承于衆民猶論語言使民如承大祭也言桀乃
大下罰民重亂有夏其因始于內變遂不能善承于衆民
蓋內亂則外虐其民矣丕惟者大思也責難於君謂之恭
恭者君當進之也進之恭者其爲文猶書逸文作之君作
之師也舒者寬舒下文所謂明德慎罰者也叨與饕通貪
也懫忿戾也劓卽降罰也獨言劓者桀時多用此刑也割
害也言桀于衆民有責難之恭者無大思進之恭以大寬
于民亦惟夏民貪而忿戾者則日敬進之故以劓罰害其
國焉 嬖音譬妹音末重習之重平聲行去聲
述曰天帝詳堯典篇引易者繫辭傳及離彖傳文僞傳云
桀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釋文云麗力馳反此從

傳讀若魚麗之音也。非也。䌛傳言之。則經當言君之麗。不當言民之麗矣。施政教者君也。非民也。傳於文未適也。孫氏云。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呂刑云。越茲麗刑。又云。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王制云。郵罰麗于事。蓋麗刑也。言桀不能開釋于民之麗刑者。孫說非也。下文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又云。開釋無辜。蓋桀之虐民。非民之麗刑也。麗刑則非無辜矣。豈皆開釋乎。此所謂開者。言開百為也。非開釋之開也。周書程典篇云。開乃無患。蓋以其不閉之也。崇。重。釋詁文。甲者。十日之始。蓋有始之義焉。晉語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寵。呂氏春秋云。桀聽于末嬉言。內。嬖也。末嬉與妺喜通。

釋詁云。仍。因也。今轉注之。釋言云。甲。狎也。鄭義見書疏。周官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定之方中箋云。靈。善也。旅。衆。釋詁文。責難於君謂之恭。孟子文。釋詁云。藎。進也。詩文王云。王之藎臣。言其進之也。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所引書文也。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以一句讀也。其曰恭者。可徵讀之爾。說文云。饕。貪也。重文作叨。說文引懫作懫。懫謂忿戾也。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以一句讀也。其曰民者。可徵讀之爾。史記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呂氏春秋云。桀染于羊辛。又云。羊辛任威。此桀臣之害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此承上文。言天以桀失民主之道而絕之也。顯。光也。殄。絕也。刑殄者。以兵伐桀而絕之也。國語曰。大刑用甲兵。言天惟是求民主。乃大下光美之命于成湯。命其刑絕有夏也。

述曰。釋詁云。顯。光也。殄。絕也。引國語者。魯語文。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此申言桀惡。以明其失民主之道也。畀。與也。多士曰。惟天不畀純。大也。蔡氏謂天不與桀者大也。以。用也。義民者。上文所謂恭者也。永者。以爾義民之永也。言用之長也。多享者。下文所謂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也。言桀乃惟用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用于多享。蓋若伊尹五就桀者。則暫用之

而不能永也。上文所謂罔丕惟進之恭也。保享于民者。民為天命之實。必于民保其多享也。上文言民之麗者。蓋有百為矣。百為之開。易所謂開而當名辨物也。周書有大開小開。文開武開諸篇。蓋百為之類也。言夏桀所敬多士。皆非義民。大不能明保其多享于民。乃相惟虐罰于民。至于百事大閉而不能開。蔡氏謂上文所謂叨懫日欽。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當去聲

述曰。釋詁。畀。予也。義同。予。古通與。純。大。釋詁文。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荀子云。湯鑒於夏桀。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非謂其以義民永于多享乎。引易者。繫辭傳文。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蔡氏曰。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姚氏曰。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爾。

述曰。簡擇。詩簡兮箋義也。論語稱湯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江氏以言此經。義不貫也。上文云。天惟時求民主。下文云。簡畀殷命。則簡者。簡民主也。非謂湯之簡賢也。姚氏者舜牧也。明史藝文志著錄焉。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此言湯得民主之道也。不曰厥刑民而曰厥民刑者。厥刑民。自湯刑之於民言之。是湯用勸也。則未知其民之果勸否也。厥民刑。自民之於湯刑言之。是民用勸也。猶孝經言民用和睦也。則其民之果勸可知也。蓋湯慎其民之麗。則以其開百爲也。民乃勸勉焉。其民雖刑罰。則以其非虐民也。民用勸勉焉。

述曰。蔡傳云。民皆儀刑而用勸勉。此据詩有儀刑之義也。釋詁云。刑。常也。王氏引之云。言其民常用勸勉也。今不從者。上文言降罰。下文言慎罰。則刑者。刑罰也。墨子嘗稱湯之官刑矣。經曰乃勸。曰用勸。以二字爲句也。下文云。亦克用勸。則此文之讀宜然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慎厥麗者。明德之事也。大學所以言慎德而不專民利也。厥民刑者。慎罰之事也。康誥所以言義刑而可迪民德也。

此言自成湯以至于帝乙。無不得民主之道者。民亦能用勸勉焉。

述曰。帝乙。詳酒誥篇。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要平聲

此申言慎罰之勸也。非明德無以慎罰。慎罰而民猶勸焉。則明德而民皆勸可知也。要囚者。要辭以囚之也。言結其獄也。凡要囚之。則絕戮之矣。蓋要囚絕戮其多罪者。則民勸勉於惡惡。開釋其無辜者。則民勸勉於好善。此罔不慎罰。而其民所以亦能用勸者也。惡惡上惡字烏路反好去聲

述曰。要囚詳康誥篇。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辟必亦反

辟君也。爾君者殷紂也。享天之命者。若無逸言享國之年。皆天之命也。蓋自成湯以至于帝乙。無不以民勸而爲民主矣。今至于爾君。弗能用爾多方享天簡民主之命。言民弗克勸也。此猶夏桀之不克多享也。

述曰。辟君。釋詁文。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此申言夏殷而告之也。言嗚呼而乃言王若曰者。史言周公傳王命而情見乎辭。至于歎息也。呂氏謂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庸用也。釋蔡氏謂去之也。言夏殷之亡。非天必用以去有夏。非天必用以去有殷也。故下文又反覆以桀紂明之。見賢去聲

述曰。易繫辭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歎息者情之所見也。晉語韋注云。釋。舍也。舍之者。去之也。禮言釋服。蓋去之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上文夏殷並言。此急而先言殷者。以主殷故也。淫。過也。圖天之命。顧上文而言也。屑者。瑣屑不安也。言天於有殷非庸釋者。乃惟爾君殷紂。用爾多方而大過謀天之命。瑣屑不安而有辭。商書稱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蓋其瑣屑不安者也。天豈得不釋之乎。故下文以降時喪言之。喪去聲

述曰。蔡傳云。以下二章推之。此上當有闕文。此以其未言夏先言殷而疑之也。然不先言殷。則所告者緩矣。且失所

主矣。蓋非闕文也。屑與屑通。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則瑣也。昭五年左傳云。屑屑焉。方言云。屑屑。不安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喪間皆去聲

此承上文申言殷者。溯夏而申言之也。集。就也。詩曰。有命既集。享者。上文所謂天命之多享也。間。代也。言彼天釋有夏者。乃惟夏桀。圖謀其政。不就於天命之多享。天遂下是喪亡。以有殷代之也。明非天庸釋有夏也。

述曰。引詩者。大明文。毛傳云。集。就也。詩疏云。鳥止謂之集。是集為就也。間。代。釋詁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音捐

此承上文申言夏者。遂殷而申言之也。無逸言艱難乃逸者。是無逸其逸也。無逸言不知艱難乃逸者。是逸其逸也。蠲。絜也。酒誥曰。弗蠲乃事。自政言之也。呂刑曰。上帝不蠲。自天言之也。烝。衆也。言此天釋有殷者。乃惟爾商後王紂。逸其逸。圖謀其政。不絜者衆。故天惟下是喪亡也。明非天庸釋有殷也。絜與潔同

述曰。蠲。絜。詩天保毛傳義也。烝。衆。釋詁文。釋文引馬云。蠲。明也。烝。升也。蠲。明。釋言文。釋詁云。烝。進也。升猶進也。孫氏云。言無明德升聞于天。此言德言聞。於經病添文也。江氏云。不絜升聞于上。此猶酒誥言腥聞在上也。然苟言升不言聞。於文未洽也。絜與潔通。蔡傳云。不潔而穢。不進而息。此析而言之。則碎矣。且如曰不絜不進。將無晦乎。僞傳云。

不絜進于善。亦於經病添文也。孫今攷之。不蠲烝。猶上文言惟天不畀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承上文言殷者而推其將釋未釋之時也。聖者。程子謂通明之稱也。周官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罔念者。無念也。猶康誥言弗念也。詩曰。具曰予聖。聖而弗念。則作狂之漸。蔡氏謂禹戒舜無若丹朱傲是也。鴻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狂而能念。則作聖之功。蔡氏謂大甲悔過是也。須。待也。暇者。以年日假之也。其曰五年者。以天道一變推之也。易曰。五歲再閏。蓋天道五年則一變焉。故古之言人國之亡者。

以是爲遲速晉卜偃言虢之亡曰是天奪之鑒又曰不可
以五稔晉叔向言鄭伯有之亡曰所謂不及五稔者言其
亡之速也五稔即五年也今經言天之須紂者則曰五年
言其亡之遲也以爲殷紂之狂宜其速亡今至武王伐紂
之年乃亡者以此知天惟須其一變也此自紂亡之年而
推其前之不遽亡爾猶鴻範言天之錫禹而推其前之不
畀鯀也僞傳言五年曰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非也武
王固無觀兵而還師者矣如以服喪三年爲須紂也則天
豈以須紂故而喪文王乎或曰五年之實殆在周書大誓
武成諸篇闕亡之中非也蓋經推天心以爲言則無可爲
斥實之辭子孫謂紂也言紂爲殷子孫紂雖狂天不遽釋

有殷惟以五年待而假之殷子孫大作民主蓋庶幾其克
念作民主之聖矣而紂無可念而聽天命者明天不得不
釋之也○或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
愚不移今聖狂以一念作之何也曰上知者生而知之安
而行之其不有罔念者也若堯舜性之之聖也雖習不移
也聖而戒其罔念者若湯武反之之聖也以習而移也舜
雖性之禹猶戒舜知其不自聖也下愚者自暴不可與有
言自棄不可與有爲其不有克念者也若微子言紂之狂
也性雖近而不習不習則不移也非其性之不善也故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也者習

之所繇正也念也者學之所繇本也知仁上知之知去聲大甲之大音太稔而
甚反還音旋喪文王之喪去聲兌讀作說音悅
述曰引周官者大司徒文引詩者正月文須待釋詁文暇
一作夏詩皇矣及武疏引鄭云夏之言暇故待暇其終至
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鄭
言五年者非也僞傳則因鄭說而小變之爾蓋傳自九年
數之也詳大誓疏蔡傳云五年必有指實而言蔡亦意言
之爾或曰言既克商五年而殺武庚也非也五年之中周
既誕作民主矣亦何所須乎下文言臣我監五祀豈稱五
年乎如其言則此下諸文皆不貫也或曰夏者有夏也此
天將釋有殷而又不釋有夏故須待有夏之子孫若杞鄫

者也亦非也經以夏證殷爾如直以待有夏言何與於告
殷乎禮記鄉飲酒義云夏之爲言假也大傳云夏者假也
暇與夏通則暇者假也詩武疏引此經云天惟五年須暇
湯之子孫蓋有湯字今本無之此承上文而言雖不言湯
亦明也其言暇之子孫與上文所謂進之恭者其爲文同
也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以一句讀也其曰子
孫者可微讀之爾詩疏引之蓋失其讀歟引易者繫辭傳
文引卜偃者僖二年左傳文蓋爲僖五年晉滅虢言也引
叔向者襄二十七年左傳文蓋爲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
也杜注云稔熟也又云稔年也釋文云穀一熟故爲一年
是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安而行之孟子云堯舜性之

也。又云。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又云。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程子以下愚言紂。而以自暴自棄爲下愚。蓋以孟子明孔子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韓子原性。自孔子謂不移者而言之。以爲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然則下愚以性不善而不移也。其於上知。是性相遠也。豈其然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蓋百姓亦繼天地而生焉。固繼善者也。其成性之偏。非其惡也。成性則人受之矣。人受之則有

雜乎氣質之性者矣。孟子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而又言忍性也。夫苟非性善。又何以能責之忍性哉。此性相近之繇也。相近則反之而可矣。故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或曰。紂習於惡而移者爾。非也。紂之父曰帝乙。周書以明德稱矣。微子。紂庶兄也。箕子其父師也。比干其少師也。西伯其大臣也。祖伊其諫臣也。豈所謂習於惡而移者乎。妲己及蜚廉惡來。助紂者爾。非紂習之而移也。然紂處諸聖賢閒。卒以賊仁義而爲一夫。何也。自暴自棄而不習於善故也。是下愚也。夫愚者不及知。不知所以行。中庸言道之不行也。則曰。愚者不及也。況下愚乎。兌命者禮學記所引文也。兌古通說。詩武疏云。天生紂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須暇者。設教之言爾。今書疏言此經者略同。且謂其實非天望其後悔也。是何其釋經而反以違經也。夫苟非其實。何以爲教哉。漢書董仲舒傳。於天出災異以告警之者。謂其仁愛人君。則明於其須暇者也。僞傳云。事無可念。言無可聽。蓋以爲若多士所謂天罔念聞也。然多士所謂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者。非謂紂之聽祖訓而念之乎。則此當自紂之念聽言也。言紂之不克念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上文以言夏者言殷。既言乎天降時喪。紂罔可作民主矣。

此又言乎有邦閒之。而求其代殷作民主者也。威者鄭氏謂災異之威也。開之爲言牖也。若詩言天之牖民也。多士之言紂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則天宜開牖其顧天者矣。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言天惟求民主於爾多方。大動以災異之威。將開牖其顧天者。惟若爾多方。無堪顧之。明其不得代殷作民主也。祇音支 諟音是

述曰。鄭義見詩譜序疏。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又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此災異之威也。孫氏謂墨子言紂云。天不序其德。夜中十日。雨土于亳。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此紂時之災異也。引詩者詩板文。大甲者大學所引文也。諟古是字。詩譜序疏引鄭云。

顧由視念也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由與猶通蔡傳以顧爲眷顧與鄭略同今不從者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此言天顧也非言顧天也釋詁云堪勝也今不出之者堪爲今之恒言可無訓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言周以有邦閒之而代殷作民主者固天簡之也典主也天子則主祭神天矣神天猶皇天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言惟我周王善承于衆民則能堪用德惟宜主神天蓋衆民者神天之命所繫也此多士所謂丕

靈承帝事也卽上文所謂顧天也式用也教者呂氏謂思若起之行若翼之非諄諄然教之也休者若伐紂之卜休也君正也言我周既用德矣天惟用教我以休美簡我畀以殷命遂以民主正爾多方此詩所謂於昭于天皇以閒之也猶上文所謂克以爾多方簡也○自周公曰王若曰而下至此十八節皆總告而先命之者也蓋殷紂圖天之命猶乎夏桀天求如湯之代夏者而代殷焉爾多方不能應天之求故以命我周也呂氏謂今天既命我周爾猶不靜何邪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信哉故下文遂分告而申命之（於昭之於音烏讋之涉反）

述曰說文云敷主也典與敷通引易者說卦文詩云皇矣上帝毛傳云皇大也蓋皇天之義也釋言云式用也引詩者詩桓文鄭桓箋云皇君也漢書注云讋懼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自此而下四節皆分告四國而申命之也上文總告之辭既曰我惟大降爾命矣故於此分告之辭則別之曰四國民經不言四國君者四國之叛罪其君而赦其民故今之告命不及其君也告命四國而不斥言二叔者爲親者諱也曷敢者何敢也言大降爾命者明所以多誥之繇也（爲去聲）

述曰多方之文經自挈之云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又云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

民命又云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皆挈下而秩然也白虎通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甫與父通繇今攷之多方及多士諸篇皆周公傳成王之命者豈以兄弟言乎宜稱其爲親者諱焉僞傳於上文云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於此經云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何其妄也書疏云大下黜又云民命謂民以君爲命此曲說也下文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僞傳則云汝其有不用我命傳不自歧邪彼疏安能以我命爲民命邪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勉其將來而告之也。忱。信。裕。寬也。信則無不可行。故進退有餘裕也。不信而四國叛亂。則多方雖寬。亦無所容矣。爾何不信而裕之于爾多方乎。介。助也。夾助。猶左傳所謂夾輔也。乂。古通艾。相也。言治其事而相之也。享天之命。顧上文而言也。爾何不夾助而相我周王享天之命乎。尙猶也。畋。治田也。言宅與田者。蔡氏謂叛罪則豬其宅收其田也。惠。順。熙。光也。享天之命。則有光矣。順之者。鴻範所謂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也。言今爾猶居爾宅治爾田。爾何不順王光天之命乎。曷。何也。諸言爾曷不者。所以勉其將來也。自上文言今我誥者。而婉言之也。相去聲 豬音豬

述曰。忱。信。裕。寬。詳康誥疏。論語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又云。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孟子云。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介。助。詳召誥疏。僖四年左傳云。以夾輔周室。蓋輔者助也。僞傳云。夾。近也。釋文云。夾音協。疏云。夾其旁。故近也。釋詁云。介。大也。又云。介。善也。僞傳以爲近大於文未適也。孫氏以爲近善於義未融也。乂王者至善也。豈近之已乎。釋詁云。乂。治也。又云。艾。相也。詩或肅或艾。漢志艾用三德。鴻範皆作乂。蓋古通也。詩常武箋云。猶。尙也。今轉注之。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王孫滿尙幼。謂猶幼也。此尙不訓庶幾者。以經有曷不之文。異於下文言尙永力畋爾田者也。猶鴻範釋極者之宜異也。說文引此經而說之云。畋。平田也。治猶平也。禮檀弓云。汙其宮而豬焉。言斷獄逆之獄也。詩無田甫田疏引書宅爾宅田爾田。蓋畋作田也。惠。順。釋言文。熙。光。釋詁文。周語云。熙。廣也。蔡傳以言此經。今不從者。天命至廣。不可言廣之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戒其將來而告之也。迪屢者。迪導之屢次也。卽下文謂此誥爲教告之再三者也。故上文稱多誥焉。愛謂仁愛也。上文所謂夾介惠王者。愛君也。所謂爾宅爾田者。自愛也。爾乃迪導之屢次而不靜乎。是爾心其未愛矣。蓋未愛之心。爾乃諸惡所繇動也。故特言之。宅猶安也。爾乃不大安天命乎。播猶康誥乃別播敷之播。瑣屑而播敷天命。猶上

文所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也。爾乃瑣屑不安而播敷天命乎。典。灋也。圖忱者謀信也。以不灋圖忱。非上文所謂忱裕也。蓋小人謀信于君子而欺之也。爾乃自爲不灋而謀信于正直乎。諸言爾乃者。所以戒其將來也。自上文言今爾者。而轉言之也。王氏謂戒其將來。是也。○謹案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又其言不可不殺者曰。自作不典。繇是言之。如多方此經。果數其旣往非。戒其將來也。則當卽大罰殛之。尙何爲以此多誥而教告之再三邪。大誥言殷小腆者曰。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四國君之武庚。所爲不大宅天命而屑播天命。自作不典者也。故大誥言民不靜者。

從其君之叛也彼四國君我既大罰殛之矣今暨於四國
君之既往而戒乎四國民之將來蓋此之所告宜然也
述曰釋詁云迪道也道與導通釋詁屢數義同僞傳云汝
所蹈行數爲不安蓋以道通蹈也釋詁云迪作也孫氏云
迪屢猶言屢迪汝數作不靜皆於文未適也況非其事實
乎今以康誥言迪屢未同者推之其上文云爽惟民迪吉
康又云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謂迪導也
迪導之數則屢次矣僞傳云未愛我周蔡傳云未知自愛
兼而言之皆仁愛也孟子云曠安宅而不居蓋宅有安之
義焉蔡傳云爾乃不大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今据
經言爾乃者四皆別一義也不大安天命是輕棄之也非

別一義也釋詁云典灋常也則典亦灋也爾乃自作不典
圖忱于正以一句讀也釋詁云正長也江氏以言此經謂
謀取信于長上非也不典之民則叛上也奚謀取信乎若
以從四國君而言則非其自作也王義見書疏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

時是也是今之誥也戰懼也要囚者上文所謂要囚殄戮
多罪也再三者承教告而言上文所謂多誥也猶史記言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殛誅秉執速召也蓋四國民從
其君之叛今罪其君而赦其民赦之而幸有田宅則非要
囚之矣苟其又叛當要囚之故今之教告欲免後之要囚
焉言今我惟是其教告爾者我惟是其懼要囚爾也今教
告至于再三矣乃有又叛不用我下爾告命我乃其要囚
而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而不樂安爾乃惟爾自召其
罪也

述曰戰懼釋詁文大傳云戰者憚驚之也蓋戰有懼之義
焉引史記者屈原傳言離騷篇也僞傳於上文王來自奄
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其國於此
經云其教告之謂訊以文告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
其朋黨蓋僞傳以戰爲戰伐以爲伐紂其一也故僞傳又
云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

之事是不然也如其說則戰要囚之故大罰殛之也經何
以又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乎蔡傳云
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是亦不然也康誥云要囚服念五
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此所謂要囚殄戮多罪也然則
赦之而幸有田宅者不可謂要囚之也漢書梁懷王傳言
天子遣持節者移書云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
蓋檃栝此經而教告之也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則速亦
召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自此而下六節皆分告多士而申命之也蓋主殷言者多
也稱有方者猶上文稱有邦也此以多士而變多方之文

爾

述曰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一句讀也如於上文讀王若曰猷以猷之一字爲句焉則此云嗚呼猷者於文未適也下文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蔡傳以連此經而言之則告有方多士與告殷多士者其言無以別矣下文云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蔡傳云多方疑作多士蓋緐是而致疑也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監平聲臬魚列反

自此而下四節告殷多士也主殷故先之監謂三監也五祀五年也從殷制言故曰祀武王既克商五年而崩其卽

天子位在克商之年也蓋在位六年矣既崩而殷叛本其未叛而言不數其叛年故殷多士則臣我監五祀也越于也曰胥曰伯曰正皆長也蔡氏謂周官以爲名是也多衆也多正者猶洛誥言多子也不言小大多胥多伯者互見省文也臬灋也蓋今爾奔走臣事我三監者五祀矣于爾惟有小大衆長官焉爾當無不能灋也灋與法通大學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長丁丈反

述曰僞傳云監謂成周之監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書疏引王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蓋僞傳與王同此從多士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而爲之說爾夫成周土中樂土也既遷之矣而五年還之何也下文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豈五年而謂之永乎蔡傳云

監洛邑之遷民者也殷士遷洛臣服我監于今五年又云成周既成而成王卽政成王卽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爾今言五祀則殷民之遷固在作洛前矣此蔡不從多士序也夫作洛前而遷殷民蔡義得焉謂成王卽政而殷民遷者既五祀也不猶失乎互詳多士疏周官地官注云正胥皆長也釋詁云胥相也有相人之才故長人也釋詁云伯長也爾無正箋云正長也周官之名若大胥小胥宗伯宮伯酒正黨正者是也釋詁云衆多也今轉注之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蓋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

政也此所引書不稱篇名將多方之異文歟將佗篇之逸文歟宣十五年公羊傳與大傳說同然無所引書也江氏云胥謂緐役緐役亦賦也故曰胥賦周官胥徒注云此民給緐役者小司徒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蓋多政存焉此申伏義也以列此篇上下經文義不貫也臬灋詳康誥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睦敬和也自作不和蔡氏謂其身也爾室不睦蔡氏謂其家也此告殷多士故稱其邑焉言爾身爾家皆惟和其不和者至於爾邑皆能明是和此治內及外之灋也則爾惟

能勤汝事矣。召誥言殷御事者曰節性。惟日其邁。蓋和以勤也。此申言上文克臬之義。

述曰。說文云。睦敬和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不忌忌也。其爲文猶詩言不顯不時也。康誥曰。惟文王之敬忌。蓋所敬者吉德。所忌者凶德也。凶德者上文所謂不和不睦者也。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又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蓋不貴則忌之矣。易之言君子曰居德則忌。言忌于凶德也。中庸所以戒小人而無忌憚也。臯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又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日嚴

祇敬六德。言敬于吉德也。爾雅曰穆穆敬也。惟敬而後能和。吉德之事也。左傳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記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此上文所謂勤事也。亦總也。則以者猶論語則以學文之例也。閱簡也。介者上文所謂夾介也。言今爾猶不忌于凶德乎。總則以吉德穆穆之敬在汝位。斯我能簡于汝邑謀介助矣。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蓋謀介也。此結上文惟和之意。而起下文大介之義。

述曰。詩桑柔云。胡斯畏忌。則忌者畏也。詩文王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此古之活辭也。孝經言雖得之者。謂雖以凶德而自得也。樂記云。德者得也。唐元宗注云。雖得志於人上。志之爲言。以言孝經。病添文矣。引易者夬象傳文。詳康誥疏。引爾雅者釋訓文。引左傳者文十八年文。引記者樂記文。亦總詳臯陶謨疏。穆穆敬德。蓋莫大焉。不可以亦且言也。如以亦且言。不當曰則亦以乎。易繫辭傳云。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曰亦曰則。其辭類然也。釋詁云。則灋也。以言此經。於文未適也。周官大司馬云。中冬教大閱。注云。簡軍實。則閱者簡也。蔡傳云。忌畏也。穆穆和敬貌。爾多士庶幾不畏頑民凶德。亦則以和敬處爾位。以潛消其戾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尚何可畏之有

哉。此蔡自爲其義。而於其事則非也。多士云。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然則殷多士固從叛者也。言凶德者。以戒殷多士也。非以言頑民也。說文云。惎忌也。周書曰。上不惎于凶德。此所引無爾字。尚作上。忌作惎。蓋異文也。上古通尚。於文亦適也。江氏以君上言之。非也。王命之誥。豈宜以上之忌不忌爲言乎。僞傳云。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入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自時洛邑者。以將還洛而言也。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言既命而遂遷

之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又曰我惟大降爾命今曰爾乃自時洛邑言將遷而特命之也洛邑者未作洛之稱也既作洛之稱召誥則曰新邑洛誥則曰洛師洛誥之脫簡則曰新大邑多士則曰新邑洛皆無稱洛邑者今曰洛邑亦可見遷殷民非作洛後告多方非作洛卽政後也尙庶幾也言田不言宅者從可知也大介謂夾介之大者猶禮稱上介也詩曰是用大介今曰其大介者自殷多士而簡其大介者也以大臣助王言則曰大介以大臣服官言則曰大僚蓋殷多士皆臣我監而未揚于王庭故以王之大臣期之也賚賜迪進也尙上也大僚則上矣服事僚官也言爾乃自是洛邑庶幾永力治爾田天惟將與哀矜爾我有周

惟於其大介而賜爾進擇在王朝上爾之事有事在大位之官也多士之言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今曰大僚則如其意而過焉此申言上文謀介之意

述曰洛與雒通周書作雒篇云武王歲十二月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以畔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二年又作師旅攻殷辟三叔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又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孔鼂注云九畢成周之地夫成周者洛也其遷從叛之俘稱曰獻民非書濟也然此固見遷殷民於作雒前矣釋言云庶幾尙也今轉注之此尙不訓猶者以經有永力之文異於上文言今爾尙畋爾田者也儀禮聘禮云上介及衆介蓋衆介助使者上介尤尊也

引詩者詩酌文鄭箋云介助也有致死之士助之是也釋詁云賚錫賜也蔡傳云我有周亦將大助錫爾蓋經言其大介者蔡謂將大助也以爲其者將然之辭賚者周大助之也此於義未融也經曰夾介曰謀介曰大介皆自殷人而言也其者簡殷多士之辭經曰天惟曰我有周惟曰其大介其之爲言躍如也釋詁云迪進也寮官也僚與寮通易云大有上吉謂上九也繫辭傳說之云又以尙賢也言尙賢於上也易蠱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今則事王侯而尙其事者乎於文自適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土頗採皆平聲

此告有方多士也故曰惟爾多方享獻也言獻誠也若商書所謂人自獻者也言凡民者以多士爲凡民之表也王命者卽今之告命也探取逖遠也言爾不能相勸信我之告命爾總則惟不能獻誠凡爾民將惟曰不獻誠矣爾乃惟逸豫惟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惟爾多方自取天罰之威我則致爾天威之罰當離遠爾土也王制言移之不變者則曰屏之遠方蓋離逖之罰也此不惟若今殷多士之移爾遐逖者矣以今王命若斯而多方猶大違之故其罰尤遠也屏并上聲

述曰享獻探取釋詁文或曰經於不克享言亦者自殷多

士言之也。非也。上文告殷多士者。固期其克享也。孫氏以不克享天命爲言。亦非也。蓋此無天命之文。與上文言不克享者不同。洛誥云。凡民惟曰不享。蓋其不獻誠也。釋詁云。遏遠也。逖與遏通。書疏引鄭云。分簡奪汝土也。今以逖義言之。鄭於文未洽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祗音支

此總告而申結之也。其先之總告者。既曰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故今之總告者。終致戒焉。祗敬也。又曰者。丁寧之辭。呂氏謂所以形容其惓惓誥已終而猶有餘也。時是也。初者。蔡氏謂與之更始也。言敬于和者。終舉誥中之大

要也。其不克若斯者。是不知王命多誥而自取戾也。故曰則無我怨。蔡氏曰。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可見。是也。更平聲

述曰。時惟爾初從初絕句焉。孫氏讀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蓋以爲今遷之故也。是誥已終矣。而又以一言追責之。彼聞者何以堪乎。是失其誥辭之善也。且如其讀。經當如多士之言遷者曰。無我怨可矣。則之爲言於文未適也。則無我怨者。毖後云爾。豈懲前者耶。僞傳云。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蓋孫氏言遷不言誅。而讀與傳同。傳固遺乎則之爲言矣。多方一篇。有總告焉。有分告焉。三國志云。周公之誥煩而悉。蓋若斯者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三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四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立政

此周公告成王以人立政也。卽國所繇立也。萬世之政要也。史於是乎記焉。

述曰。序云。周公作立政。史記說同。今攷下文云。周公若曰。又云。周公曰。則周史記之。非周公所作也。蔡傳云。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亦從序而爲之說爾。繇蔡言之。周公所作者。孰爲其首邪。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左音佐。綴之銳反。賁音奔。鮮上聲

周公自言其拜者。所以重其告也。嗣天子王者。言繼天子之王也。蓋以人立政。天子所以代天工而爲天下王也。用以也。咸猶徧也。此周公一人之言。統以下文常伯諸政徧戒于王也。左右助也。言王之助也。伯長也。常長民者。牧也。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蓋伯與牧一也。今言常伯。不惟州伯焉。凡大臣司牧而長民者。皆是也。常任。謂常任事也。準。灋平也。準人。平灋之人也。蔡氏以此爲下文三事。是也。不言牧人。任人。常準者。互文而可知也。故下文總之曰。其惟克用常人。呂氏謂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輔政大臣別名爾。是也。此先常伯。次常任。次準人。序之正也。故下文曰。惟有司之牧夫。蓋立政必先養民也。下文於夏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於自古商人及周文王曰。立事。牧夫。準人。序之變也。於文武曰。任人。準夫。牧。於成王曰。立事。準人。牧夫。亦序之變也。序之正。以明其常職。序之變。以明其迭用。皆互文也。經獨無先準人者。蓋立政不先用灋也。綴衣者。聯綴室衣。若周官幕人之職也。顧命曰。狄設黼扆綴衣。蓋近臣也。列女傳曰。楚頃襄王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以此見綴衣當愼焉。虎賁者。如虎之奔。周官虎賁氏也。亦近臣也。呂氏謂於侍御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爾。是也。此先綴衣。次虎賁。下文曰。虎賁綴衣。亦互文也。明其奉侍無常所也。蓋常伯常任準人。大臣之左右王者也。綴衣虎賁。近臣之左右王者也。又書周公曰者。特敘其歎重之辭也。休美。恤憂。鮮少也。蔡氏曰。周公歎言美矣此官。然知憂其得人者少也。長丁丈反。幕音莫。頃平聲

述曰。書疏引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周公讚羣臣之辭。蔡傳從之。非也。顧命云。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此會羣臣而告之者。言天子也。豈言百官乎。今攷經下文云。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是其爲周公一人之言也。蓋周公爲冢宰。統百官焉。其言百官。宜也。若百官自言之。不嫌於

干進乎。咸義詳酒誥疏。釋詁。左右與助義同。如以左右之近言之。則常伯牧民。非常在王左右者也。林氏云。常伯而曰左右者。蓋以牧伯兼公卿也。今攷經下文云。大都小伯。又云。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皆自常伯等而推言之。皆非常在王左右者也。蓋以左右之助言之。則遠近大小。兼公卿與不兼者。無不在其中矣。書疏於下文言文武者引王云。牧者。諸侯之長也。於義未悉也。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漢書百官表注云。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蓋言常任。亦侍中也。皆以左右之近而爲之說。爾。伯。長。釋詁文。說文引作攸。蓋古文之假借

也。說文云。準。平也。从水。又云。灋平也。平之如水。莊子云。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灋也。漢石經。準作辟。釋詁云。辟。灋也。揚雄雍州牧箴。綴衣作贅衣。詩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贅旒然。贅與綴通。其例也。詩長發毛傳云。綴。表也。蓋聯綴之以表其外也。周官云。幕人。下士一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坐上承塵也。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蓋綴之爲室衣也。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僞傳以言此經。謂綴衣。掌衣服。非也。司服之官。蓋統於下文左右百司矣。如綴衣非以室衣言也。顧命何以言出綴衣于庭乎。宋史太祖紀云。荊南節度使高繼沖。進柱衣屛風。此雖微而慎書之者也。周官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蓋近臣也。釋詁云。鮮。罕也。罕。猶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敎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籲羊灼反恂音荀行平聲

此言夏后之知恤也。有室者。有夏之有室。蓋王室也。競。彊也。大競。謂至彊也。詩曰。無競維人。籲。呼也。俊。謂賢人。蓋招呼賢人也。賢人皆上帝之命。故籲俊卽尊上帝焉。論語稱湯所以言簡在帝心也。知卽知恤之知。迪知。謂導之使知

也。猶君奭言迪知天威也。忱。誠。恂。信也。九德者。蔡氏謂卽皋陶謨與禹所言之九德。是也。九德非徒信于其所言。而誠信于其所行。此籲俊之道也。皋陶謨所謂亦行有九德也。此承上文知恤而言。蓋古之人臣以茲迪導者。惟有夏焉。乃其有夏王室至彊者。惟招呼賢人以尊上帝。有導其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者也。敢告敎者。卽其所迪導也。孟子所以言臣其所受敎也。宅。居也。謂以人居官也。蘇氏曰。事。謂常任。牧。謂常伯。準。謂準人。是也。丕。大也。謀面而以大訓言德。論語所謂論篤色莊者也。言迪導者。乃敢告敎其君曰。今拜手稽首我君矣。曰。官居乃任事。官居乃牧伯。官居乃準人。此惟我君矣。謀面而以大訓言德。則遂乃官居其

一第六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3版反外

人。是徒信于其所言。非誠信于其所行也。此乃三考所居無義德之民矣。此以明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也。而周公今拜言于王者。不旣古之人有然乎。此亦以明之矣。

述曰。競彊。釋言文。僞傳云。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彊。非也。私室大彊。則凶于而國矣。豈宜稱邪。蔡傳云。當王室大彊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此於義未融也。無競維人。詩抑及烈文皆有其文。毛烈文傳云。競彊也。鄭抑箋云。人君爲政。无彊于得賢人。其義也。說文云。籲呼也。釋言云。俊髦也。髦者。賢人。詩棫樸所以言髦士也。說文云。忱誠也。恂信。釋詁文。宅居。釋言文。書疏引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今攷上文告成王者。必從周制矣。而亦曰常伯。則牧

伯通稱也。互詳盤庚疏。廣雅云。訓順也。蔡傳云。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今不出之者。訓言之義。於義尤悉也。下文云。不訓于德。亦訓言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或曰。治謀也。周書芮良夫篇云。飾言事王。寶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顚覆。此謀面之害也。堯典云。五宅三居。僞傳以三宅爲三居。以爲罪無義民也。於文未洽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言夏桀之不知恤也。往任者。蔡氏謂往昔先王任三宅也。言夏桀昏德。惟乃弗爲往者俊德之任。是惟任暴德也。故桀亡無後焉。桀德暴德。皆稱德者。孝經所謂凶德也。

述曰。宣三年左傳云。桀有昏德。蓋桀亦德其所德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見賢徧反

此言商湯之知恤也。越及也。陟升也。蔡氏謂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也。釐理。耿光也。升而大理上帝之光命。若孟子言治天職也。蔡氏曰。宅以位言。俊以德言。三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有常伯常任準人之德者。是也。鴻範曰。俊民用章。君奭曰。明我俊民。然則三俊其章明而未宅官者矣。蔡氏謂三俊其儲養待用也。卽就也。言湯用爲三有宅者。能就是宅。稱曰三有俊者。能就是俊。蓋亦忱恂而得人也。惟思。式灋也。湯嚴思乎三宅三俊而大灋之。故能

用是三宅三俊。呂氏謂若孟子言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見德者。著其德也。中庸稱至誠之德曰。見而民莫不敬。言其近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以和于其邑。其遠在四方。用大灋乎三宅三俊者。著其德。此中庸所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厭去聲

述曰。陟升。釐理。詳堯典疏。說文引杜林云。耿光也。僞傳云。剛柔正直。三德之俊。此不承上文而言。於義未融也。詩板箋云。卽就也。惟思。釋詁文。說文云。式灋也。蔡傳云。四方觀灋。大之至也。蔡讀見如字焉。今攷於經。其連言用者。皆湯用之也。繇蔡言之。則用丕式者。是民用之。非湯用之也。其義歧矣。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暋眉謹反

此言商受之不知恤也。受德猶桀德。馬氏謂受所爲德也。暋強也。言務力而自強者也。詩之言受曰。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羞進也。進刑者尚刑罰而進用之也。蓋暴德者必先暴刑焉。庶衆也。言受德所自強者。惟進刑暴德之人。同居于其國。乃惟衆習逸德之人。同任于其政。蓋受所自強者。皆不當自強者也。同于厥邦者必同于厥政。互文也。非暴德無以成其逸德。故皆有同焉。伻使。式用。奄大。甸治也。言上帝敬罰之。乃使我周有此中夏。用商所受命。而大治萬民也。強平聲

述曰。馬義見釋文。周書克殷篇云。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云。受德乃紂也。西伯戡黎序云。奔告于受。書疏於其序引鄭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僞傳云。受德紂字。蓋襲而爲之說焉。緐今攷之。受與紂聲之轉爾。豈其稱受德乎。如以受德爲稱。則上文所謂桀德者何邪。釋詁云。務昏暋強也。蓋暋與務與昏亦義同。皆強力以自勉之也。強讀平聲。康誥云。暋不畏死。其義也。今此經義同。強讀上聲。盤庚云。不昬作勞。其義也。爾雅釋文云。強其丈反。於義未悉也。釋詁云。台朕畀予也。台朕義讀予平聲。台畀義讀予上聲。爾雅釋文云。予羊女反。亦於義未悉也。詳堯典不台疏。引詩者。詩蕩文。詳堯典滔天疏。羞進。庶衆。皆釋詁文。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以一句讀也。其曰人者。可微讀之爾。下句讀亦然也。書疏引王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此王据多方言之也。然立政之義。存乎嚴敬。非以寛假爲義也。伻使。詳洛誥疏。式用。釋言文。說文云。奄大有餘也。詩信南山毛傳云。甸治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灼音勺　長丁丈反

自此而下三節。言文武之知恤也。灼明也。長伯統三事而言。蔡氏曰。三宅三俊皆曰心者。所謂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立人長伯也。夏之尊帝。商之鑑命。周

之敬事。其義一也。

述曰。灼一作焯。說文云。焯明也。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漢石經。俊作畯。今攷給古會字。蓋俊之文殘而譌爾。說文固作俊也。蔡傳云。長伯。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今不出之者。以偏言乎常伯之牧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蔡氏謂此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以職言。故曰事。是也。夫者若詩言三事大夫也。準人。可曰準夫。則任人可曰任夫。而牧人。牧夫。可知矣。皆互文也。作爲也。立政首言三事

者。百官之長也。吳氏曰。其長既賢。則其所用無不賢者矣。長丁丈反

述曰。僞傳云。爲天地人之三事。此於經病添文也。引詩者雨無正文。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趣七口反攜音畦大史之大音太阪音反

此承上文三事而推言之。以明立政之不可遺也。趣馬者掌馬以聽取用者也。虎賁綴衣趣馬特見其名者。呂氏謂以其扈衞親近也。尹。正也。小官之正長。若周官虎賁氏之下有旅賁氏。趣馬之下有牧師也。左右攜僕者。僕在左右

爲攜持者也。若周官大僕之贊弓矢御僕之相盥也。百司庶府者。蔡氏謂若周官司裘司服內府大府之屬也。自虎賁而下至此。皆內臣在王朝者也。經言表臣不言內臣者。省文而可知也。大都小伯者。呂氏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不言伯。小伯不言都。互文也。董氏謂猶詩言鉦人伐鼓也。藝人者執技以事上者也。特見其名者。呂氏謂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也。表。外也。呂氏謂表對裏之辭也。外臣百司者。若周官司市司關之屬也。自大都而下至此。皆外臣在王畿者也。周以藝人爲郊人。故序都伯之下焉。大史者史官也。特見其名者。呂氏謂以其公天下後世之是非也。大史察內外而記之。故序內外臣之下焉。尹伯者統言

內外臣之正長也。庶。衆也。蓋衆皆常吉士也。呂氏謂歷數衆職而總結之是也。皐陶謨言九德之人曰。彰厥有常。吉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者。蔡氏謂此諸侯之官。是也。說詳牧誓。蓋文王爲西伯。武王有天下。皆循諸侯之官。司徒等爲諸侯三卿。故特見其名也。微盧者。夷之二國名。牧誓所謂微盧人也。或曰。牧誓所及者西夷南夷也。盧爲南夷。則微必西夷矣。立政言文武之際。自西而南。當兼言之也。烝衆也。三亳者。三分湯之舊都。鄭氏謂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阪。險也。蓋山之坡阪。盤庚所謂適于山也。言夷人微盧之衆。三分亳都之險。皆爲之立尹。此邊隘之官也。皐陶謨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微盧以其衆而尹之。若周

官夷服而外也。禮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三亳以其險而尹之。若周官之司險也。蓋自文王以西伯專征伐時而已然也。言微盧以見四夷。言三亳以見中邦。亦省文而可知也。自司徒以下。惟數其職者。蔡氏謂蒙上庶常吉士之文也。○謹案虎賁諸近臣。都伯藝人之微。以言立政者何哉。蓋天子之朝大臣也。有其時。而常親者惟侍御焉。天子則與之習而漸移者也。詩曰。蹶維趣馬。幽王之政乖矣。周官若膳夫寺人者。皆以屬於冢宰。其意微哉。漢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則猶經術之遺也。季漢武侯表言於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其明於立政者乎。古之天下。雖封建也。其在都伯。猶今之郡縣任爵。官

卑而親民。天子之政所繇行者也。禮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故曰。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此所以厲其爲吉士也。進而遠之。取其曲藝之長。而不以蔽乎大道也。故虞書稱堯流共工而咨垂。垂拜而讓。則其以德進者有之矣。非顧命稱垂之竹矢已也。左傳稱夏書曰。工執藝事以諫。則其以事舉以言揚者有之矣。明乎曲藝之人。皆以德事言三者誓之也。所謂三而一有者。明乎三者之百。爲彼惟一有爾。雖異於三而有一也。彼豈憸人之無有乎。魯語曰。莊公丹桓宮之

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此藝人也。非憸人也。其吉士也。古之立政者。豈其迂邪。長丁丈反大僕大府之大音太相去聲鉦音征數上聲覈㲉音還袁降音洪騣居衛反唾吐臥反遠去聲尊音樽

述曰。周官云。趣馬下士。阜一人。掌贊正良馬。以聽馭夫。蓋趣者。聽其取用也。校人云。三乘爲阜。阜一趣馬。詩雲漢云。趣馬師氏。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此毛言荒政也。而馬政通乎立政者可推矣。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此明趣馬之爲吉士也。匽者後行。漢書所謂匽從也。釋言云。尹正也。詩雨無正箋云。正長也。周官云。旅賁氏中士二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牧師下士四人。掌牧地。皆統於其長也。周官云。大僕下大夫二人。掌正王之服位。王射則贊弓矢。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周官言司言府而爲內臣者。蔡氏略稱焉。若司几筵司尊彝玉府天府諸官。皆其屬也。周官云。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司馬灋曰。王國四百里爲縣。又云。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董氏者琮也。宋儒。鉦人伐鼓。詩采芑文。鉦人伐鉦。鼓人伐鼓。今互文爾。禮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蓋藝者技也。禮月令云。命工師效功。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此淫巧之戒也。禮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此機詐之患也。封讀爲窆。謂下棺也。蔡傳云。呂氏曰。表外也。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也。繇令攷之。表臣次都伯者。蓋在王畿之外臣也。異乎在王朝之內臣矣。以周官言之。外府亦內臣也。內司服謂司后服者。司服謂司王服者。而不名之曰外也。司服亦內臣也。王制云。大史執簡記。蓋史之記言記動者也。詳酒誥疏。說文云。吉善也。僞傳云。衆掌常事之善士。疏云。謂士爲長官者。此不以爲總結之辭。非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蓋諸侯之官也。牧誓釋䖍詳矣。而於

微未詳。今存或說焉。將墜緒其可尋也。烝。衆。釋詁文。多方云。不蠲烝。其例也。釋詁云。烝君也。今不以言此經者。尹。猶君也。於國人曰君。於天子曰尹。言君不言衆。無以見其設官之繇也。烝與阪對文。尹蓋兼承之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繇今攷之。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如三亳歸周。而文王自以官守之。非服事之義也。史記云。武乙去亳。徙河北。蓋紂都因焉。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蓋亳都也。漢志。河內郡朝歌縣。紂所都。此以亳視之。則亳在西矣。文王以西伯專征伐。設官守險。固其職也。不當以服文王者言也。偃師者。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朝歌者

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漢志。河南郡成皋縣。故虎牢。或曰制。成皋者。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也。隱元年左傳云。制巖邑也。巖者險也。續漢志。河南尹。緱氏縣有轘轅關。緱氏者連偃師。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戰國策云。塞轘轅緱氏之口。塞其險也。降谷者。函谷也。王氏鳴盛云。古讀降若洪。江氏云。降蓋函之聲轉也。續漢志。宏農郡宏農縣。故秦函谷關。蓋因險為關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咸谷關於新安。宏農者。今河南陝州靈寶縣也。新安者。今河南河南府新安縣也。繇是言之。成皋。轘轅。降谷。三者。湯之時不必有其名。而皆有其險。三者皆亳也。月令云。邱陵阪險。則阪者山之坡險也。漢書王尊傳云。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

折阪。曰。奈何數乘此險。言阪險也。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阪。蓋尸鄉在偃師。湯之都也。書疏引皇甫謐云。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蔡傳從之。非也。盤庚言湯之適于山者。蔡從鄭三亳義焉。今此經奚可違也。莊十二年左傳云。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遂云。公子御說奔亳。此蒙亳也。亳古通薄。漢志。山陽郡薄縣。臣瓚云。湯所都。此後漢之穀熟縣也。湯未遷偃師。則居之矣。蓋蒙與穀熟。皆古商邱也。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王氏云。商邱平衍。與成皋等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是也。且商邱在東。非文王為西伯所能尹也。三亳猶三晉也。三齊也。皆一地而三分之也。昭四年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云。汳

水東逕大蒙城北。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為北亳矣。括地志說同。且云。因景山為名。非也。蒙亳之景山。蓋後人稱之爾。豈古名乎。景亳者。偃師也。湯既遷偃師而亦稱亳者。不忘本也。盤庚序云。將治亳殷。蓋湯舊都也。詩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故詩元鳥云。邦畿千里。遂云。景員維河。此景亳所繇稱也。湯有天下。去商邱而都此焉。其地北大河。南與東西皆山也。故曰適于山。或曰。三亳者。商州之西亳也。偃師之南亳也。近燕之北亳也。東亳非阪。故不及焉。商邱其東亳也。史記六國表云。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皆在西方。列女傳云。契長。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蓋

亳者商也。此亳之始稱也。今陜西商州也。與漢杜陵近。湯之時統爲西亳者也。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今陜西。西安府。咸寧縣也。史記封禪書云。雍州亳社。秦本紀云。寧公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此自商而稱亳者也。戰國策云。韓西有宜陽商阪之塞。今在商州東南九十里。蓋亳阪也。昭九年左傳云。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杜注於亳闕焉。傳言列之。必邊險也。此近燕之北亳也。今不從者。以非一地而三分之也。且如其說。天下有四亳焉。今稱之爲三。非正名也。或曰。阪尹。地名也。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其義也。經以夷之一言冠之者。曰微。曰盧。曰烝。曰三亳。曰阪。曰尹。其地皆有夷也。蔡傳謂或以烝爲夷

名矣。左傳以亳與肅愼同稱。則三亳亦夷也。今不從者。但言其地。不言其官。而上無可蒙之文。於文未適也。周官云。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又云。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蓋阪尹也。引名山者。禮王制文。蹶維趣馬。詩十月之交文。蹶者幽王之臣名也。引孔安國者。見宋書百官志。引武侯者。見三國志。此以史通經也。引藝事者。禮文王世子及王制文。禮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遠之者。不日俊選。曰郊人。賤技藝。是其然矣。禮注云。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是不然也。蓋三者。卽上文德事言也。非曲藝之三說也。三而有一。不可以言三而一有也。禮注云。董仲舒曰。

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蓋鄭讀曰遠之。曰於成均。是亦不然也。遠之於成均。以一句讀也。下文以及者。蒙上文遠之而言也。虞庠郊學。猶東膠也。東序也。瞽宗也。非成均也。

今謹奉乾隆十三年

欽定禮記義疏而脩說焉。蓋以周官言之。大司徒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此天子辟雍制也。古者四郊鄉學。其國學則成均也。鄉大夫以鄉飲酒禮。禮鄉之秀士。取爵堂上之尊。乃升秀士於郊學。王制謂之選士。是也。大司徒以賓興之禮。論選士於郊學。乃升選士之秀者於成均。王制謂之俊士。是也。曲藝者偏端之藝也。其於選士。不可同

日語矣。戒誓而他日又語之。後於論選士者。所以別之也。其語之三者。曰德進。曰事舉。曰言揚。夫豈以三者責其有哉。然三者之善。將有百爲。彼曲藝者雖一不有也。是憸人也。立政之所戒也。故必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列。而以其藝爲之序。謂之郊人。遠之於俊士。以及遠之於選士也。遠之者厲之也。欲其以吉士進也。樂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遠而下焉者。不將使進而上焉者乎。禮器云。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其在斯矣。禮言齒者。蓋以齒讓焉。夏書者襄十四年左傳所引文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自此而下三節。中言文王之知恤也。此承上文而言。蓋文

王不宅之謀面。惟能其宅心。乃能立此常任事常司牧之人。用能俊其有俊德者焉。蓋三宅於三俊取之。其克知三有宅心者。卽其灼見三有俊心而不失也。此於三事不言準人者。以任人牧人之克立。則準人之克立可知也。大學所以言明德而使無訟也。成王終文王之政而久之。則遂刑措矣。非文王克立者啓之乎。

述曰。僞傳云。文王惟其能居心。傳以宅心爲居心。猶公羊傳言處心也。朱子云。宅心卽三有宅心爾。若以爲處心。則云。克宅厥心。蓋朱子察傳之失也。漢石經。厥上無克字。作維厥度心。此今文也。維與惟。義同。度與宅。則聲近而譌爾。詩皇矣云。帝度其心。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而說之云。心

能制義曰度。江氏以言此經。於文未適也。以朱子之言例之。如江氏說。則云。維度厥心。豈本文乎。刑措詳康誥疏。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衆號令也。庶獄衆刑獄也。庶愼衆戒愼之政也。罔攸兼者蔡氏謂不敢下侵庶職是也。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此罔攸兼者也。用以。違去也。猶洛誥謂用戾爲以至也。言文王無所兼于庶職。惟有司之牧夫。是訓之以去。此如舜之命官。惟告之曰。往欽哉。蓋元首之明。布股肱而無叢脞者也。經於庶獄不言準人者。以其通於司牧之事也。呂刑言典獄者曰。非爾惟作天牧。謂此也。故下文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經於庶言庶愼不言常任者。亦以其通於司牧之事也。左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言司牧。則常任準人皆在其中矣。蓋三事必備言之者。明其分職之才。三事或專言之者。明其通治之要也。○謹案爲治之道。在知人而任之。惟以人立政而已矣。中庸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灋。蓋君於其人者。知之明而任之專。則治灋以治人而立也。苟不任人而任灋焉。將自察其灋。必有下侵而兼之者。而人將遁於灋外。以委其咎於君。是兼之爲害也。昔諸葛丞相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亮謝之。夫爲相者。猶不可下侵也。而況天子王乎。諸葛丞相非任灋者。猶不可下侵也。而況任

灋下侵者。能爲治乎。簿音部。顒音融。

述曰。孫氏云。庶獄庶愼。謂凡諸獄事衆當愼之。下文云。式敬爾由獄。遂云。茲式有愼。故知愼卽愼獄也。緜今攷之。庶獄在所愼之中。而庶愼不盡於獄也。周書八繁篇序云。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今其篇亡。夫王者之政。簡而不繁。蓋罔攸兼之義也。新序云。王者勞於求人。逸於得賢。僞傳以言此經。似矣。然經曰罔攸兼。下文又曰罔敢知。則此非以逸而不勞者言也。言文王恤其下侵者也。說文云。以用也。今轉注之。論語云。違之。謂去之也。僖九年左傳云。天威不違顏咫尺。謂若去之不遠也。蔡傳云。訓用命及違命者。命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蓋訓其用命者宜矣。

違命者責之治之而已。豈訓其違命者乎。引左傳者襄十四年文。引荀子者君道篇文。荀子之言。此其不疵者也。引諸葛丞相者見通鑑魏紀。或曰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是其任瀆也。皆下侵而兼之者也。今不言之何也。蓋此所謂任瀆者。任艮瀆也。宜以兼不兼者辨之也。秦瀆不艮。雖不兼焉。亦亡秦矣。何足言邪。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蔡氏曰。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爾。此言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

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學者察焉。

述曰。書疏云。衆獄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何疏言之妄乎。老者老聃也。著道德經。世稱老子。其言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西漢之初。有稱黃帝之言者。以老氏傅之。漢書所謂黃老也。漢治頗行焉。先王之政。於是乎不立矣。莊者莊周也。其著書述老氏無爲者。世稱莊子。魏晉之閒。士大夫淸譚。以老莊爲宗。於是乎有神州陸沈之禍。今攷於史。未嘗不歎傷之也。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論語稱曾子之言者義同。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敉音米

此申言武王之知恤也。敉撫。替廢也。義德者即上文言九德義民也。容德者容此義德也。三宅三俊皆所以容之也。秦誓言人之彥聖。曰是能容之。蓋容德也。言亦及武王。率循文王惟撫定其功。不敢廢其所用義德。率循文王惟義德是謀。文王容此義德。武王亦從其容此義德。以竝受此大而又大之業。蓋文王受命。武王亦竝受命也。蔡氏謂周公於君奭言五臣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猶此也。

述曰。敉撫替廢。詳大誥疏。蔡傳云。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蔡言容德者。

以秦誓休休有容而推之也。然秦誓所謂有容者。言於人之德有容也。今言其人有容之德。豈可約之曰容德乎。於文未洽也。義德容德非對文。据上文九德義民而可知也。僞傳云。從文王寬容之德。蘇傳言之。則云從寬德可矣。謂寬德爲容德。可乎。亦於文未洽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相閒皆去聲

自此而下六節。言成王之當知恤也。稱曰孺子者。親之也。稱曰王者。尊之也。孺子王矣者。親之尊之而稱美之辭。詩曰。皇王烝哉。其爲文同也。我者。蔡氏謂我王也。三事皆立

第 34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4 版反内

政。獨於任人言立事者。互文也。灼知者。明知也。若。順也。上
文所謂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者。灼知其心所順
也。非灼知無以爲灼見也。凡人順於斯者。必常於斯。所謂
庶常吉士者。順則其常矣。蔡氏謂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
曰。察其所安。知人之要也。俾。使。亂。治也。相。助也。皋陶謨所
謂左右有民也。受民者。即受丕丕基之實也。猶洛誥言受
命必言受民也。間者。雜於其間而間之也。勿有間之者。上
文所謂罔攸兼。罔敢知也。末。終。惟。思也。美士。爲彥。蔡氏謂
終思成德之美士。是也。上文所謂嚴惟丕式也。周公歎言
孺子王矣。繼昔人而自今我王其立政乎。立之以任事。立
之以準人。立之以牧夫。我王於三事其能明知其心所順

者。則大乃使治焉。相助我所受于天命之民。和平我衆刑
獄衆戒慎之政。時則毋有雜於其間而間之。自時而一共
話。時而一自言。我王則終思成德之美士。用乂治我所受
民。其勿有間之者如此。所謂大乃使治也。皆以其心所順
者。忱恂而決之也。左音佐。其間之間。平聲。
述曰。孺子。詳洛誥疏。王。義詳鴻範疏。蔡傳云。孺子今既王
矣。此不以孺子王連稱。蔡本僞傳言之也。繇今攷之。經文
當一例也。下文云。咸告孺子王矣。又云。今文子文孫孺子
王矣。不皆以孺子王連稱乎。引詩者。文王有聲文。釋詁云。
烝。君也。詩毛傳同。繇詩言之。是曰皇王君哉。蓋哉者稱美
之辭。今矣之爲辭亦然也。詩清廟傳云。相。助也。釋詁云。間

代也。代之則雜於其間矣。蔡傳云。戒其勿以小人間之。蔡
之爲義。下文所謂其勿以憸人也。然經言克灼知厥若矣。
則其勿以憸人可知也。所可憂者君之意雜於其間爾。是
不在我王終思者邪。故下文云。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蓋勿有間之也。論衡引勿作物。
以爲災物間至也。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上下經文義不
貫也。末。終。詳召誥疏。美士爲彥。釋訓文。釋詁云。話。言也。今
對文則異焉。說文云。話。會合善言也。謂共話之言也。論語
云。寢不言。謂自言之言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徽。善也。受人之善言者。統受之乎古今人。若周公於無逸。
於君奭。皆稱曰我聞。蓋明其爲古今人之言。而非一己之
言。則誠善言也。文子文孫者。蔡氏謂成王。武王之文子。文
王之文孫。是也。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蓋武王後文王。
以允文開之。當爲文子矣。是成王於武王亦爲文子。於文
王則爲文孫也。故洛誥稱文王曰文祖。誤者。自誤也。蔡氏
謂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長也。統
百司之官。上文所謂長伯也。周公歎言予旦既受人立政
之善言。徧告之孺子王矣。繼昔人而自今爲文子文孫者。
其毋以己誤于衆刑獄衆戒慎之政。惟長官是治之。此申
言上文勿有間之者也。

述曰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微作微蓋曰且以前人之微言此殘文所存者也漢書藝文志注云微言精微之言也釋詁云徽善也引詩者詩武文蔡傳云成王之時禮樂廱度守成尚文故曰文此於義未融也將以爲開掰尚武乎詩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蓋文王者統武功於文德之中也故武王功成而武詩歌之者謂以允文開之也論語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斯文者斯道也故禮者斯文也而軍禮之武存焉文武之道文以開武武以承文斯道然也詩江漢者言中興之武功也而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何也天下猶有文德未洽者乎非武功以平之則文德無繇洽也故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爲文子文孫言

之也將尚文邪將尚武邪先王之道開掰與守成皆無偏尚也孫氏云守文之子孫亦於義未融也史記外戚世家云繼體守文之君索隱云守文者謂非受命掰制但守先帝瀍度爾今周公告成王者豈守文若是乎禮樂制度成王之時則有定制者矣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故稱成王之爲子孫皆曰文焉經固言文不言守也正長

詳康誥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繹音亦憸七廉反勱音邁相去聲

上文自夏以來言之此言自古者蓋皐陶謨言九德自夏以前也不言武王者統於文王也上下文所以言文子文孫也繹如繹絲然尋其端而至於終也凡繹者必有所由今由其貌其言而繹其外而繹其中是也蓋忱恂而非謀面克知三有宅心者由繹之道也於是乎灼知厥若而其心所順者皆繹之而明矣乃俾乂者謂宅之三事使治也猶上文言乃俾亂也憸人馬氏謂憸利佞人也不訓于德者蓋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必有非所訓而訓焉若無逸所謂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也罔顯者無光顯也呂氏謂君子陽類用則其國昌明小人陰類用則其國晻昧是也鴻範曰乂用明俊民用章乂用昬

不明俊民用微此在其世而見之也經連言則者申釋之辭言昔人立政立之以任事立之以牧夫立之以準人則其能三宅之者以其能由繹之如此而乃宅之三事使治也蓋能不妄宅之所以能宅之也其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佞人者以不訓于德是無光顯在其世也蓋所訓似德而非德所以不用也此皆申言上文昔人立政之義也故又以繼自今立政申告焉勱相者勉力而助也晻與暗同

述曰說文云繹抽絲也方言云繇曰繹之廣雅云繹終也蓋終者自其端而尋之也孟子言心之四端皆中形於外也蔡傳云既能宅以安其職又能繹以盡其才茲其所以能俾乂也今攷經言俾乂者猶堯典言有能俾乂也今日

宅之。是居官矣。卽俾乂也。緜蔡言之。俾之爲文。則凝矣。經不當曰茲乃乂乎。詩小弁箋云。由。用也。釋詁云。繹陳也。僞傳云。能用陳之。書疏引王云。能用陳其才力。皆於義未融也。馬義見釋文。說文云。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又云。論問也。周書曰。勿以諭人。蓋論者憸之假借爾。此古文也。君子陽明。小人陰晻。易象之義皆然也。說文云。勱勉力也。引此經而言之。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而言。於勿誤獨申言庶獄者。蔡氏謂挈其尤重也。於庶獄獨申言牧夫者。貴其生道也。孟子曰。以生道殺民。又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然則司獄

者當求乎司牧矣。蓋立政之效。至于刑措四十餘年。皆司牧者馴養焉。其要在君不以己誤之也。明太祖賢君。而于庶獄有以己怒誤之者。惜哉。迄乎明之嗣君。則其爲詔獄也。其誤殺人者多矣。雖有司爭之。莫救也。

述曰。僞傳云。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傳於牧夫之義略焉。程子釋孟子云。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引詔獄者見明史太祖世宗諸本紀。自史記而下。君之誤于庶獄者。更僕難數也。故近而鑒諸明爾。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起一反

詰。馬氏謂實也。戎亦兵也。蓋重文。陟猶堯典陟方之陟。謂巡狩所升行也。方。大也。海表。四海之外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覲。見也。耿光者。顯光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蓋文王爲西伯。專征伐。統武功於文德之中。文德之光。卽武功之光也。惟能兵者見焉。揚。續也。大烈者大業也。詩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蓋大競之業也。惟能兵者續焉。

此總承上文言今之立政者而以戎兵言之。蓋戎兵者國之大事。立政所難能也。今其三事皆以人立政。其能實爾戎兵。以升行禹服之迹。大行天下。至于四海之外。無有不畏德威而服焉。以是見文王之顯光。而不失爲文孫。以是

續武王之大業而不失爲文子。其能若此者。惟其三事皆以人立政。則其能若此也。○謹案上文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則於所謂三事者。於所謂三有宅心者。其克灼知厥若。皆可知也。故總而承之曰。其克詰爾戎兵。蓋得人則彊。其能兵矣。所謂大競也。夫戎兵之政。立事以任兵職。準人以嚴兵灋。庶愼以先兵戒。人固知焉。而孰知非三事皆以人立政者。不能兵哉。左傳稱隨武子曰。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立政之義也。申叔時曰。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其斯爲不可敵者乎。易師之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蓋兵政以牧夫而立也。故左傳

稱齊師伐魯。曹劌請見莊公。問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爲夫庶獄之不誤也。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詩以吉甫北伐。賴其友也。歌之曰。張仲孝友。非言吉士者乎。古之觀人者。必觀於其微。詩以兔罝之野人。雖在中林猶肅肅也。歌之曰。公侯腹心。非言宅心者乎。此立政之所以能兵也。後之兵家。有不及其能者矣。言兵者不求諸周公之政。而耀乎海表。召旻之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君子於以悲禹迹焉。作音作　於皇之於音烏　厖莫江反　蹶居衛反

述曰。馬義見釋文。周官大司寇注云。詰謹也。說文云。詰問也。蓋謹而問之。則得其實矣。說文云。戎兵也。詩抑云。弓矢戎兵。亦重文也。禹服。詳禹貢篇。方大。詳堯典疏。齊語云。君有此士也三萬。以方行于天下。其例也。引爾雅者釋地文。蓋四海之外。不自釋水言也。覲見釋詁文。耿漢石經作鮮。此今文也。大傳與石經同。釋詁云。顯頌光也。耿與頌通。則耿亦顯也。引武功者詩文王有聲文。大誓者墨子所引文也。乍古通作。今詳逸文。揚纘詳洛誥篇。釋詁云。烈業也。引維烈者詩武文。蔡傳云。耿光德也。大烈業也。今攷孟子引大誓云。于湯有光。則光者亦以武功言之。非偏言文德也。文王武功。皇矣諸詩。不歌之邪。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蓋文王爲西伯。其服事殷

也。以天子之命而專征伐焉。此文王之所以爲文者。統武功於文德之中也。孰謂善於經者而爲文弱子乎。蔡傳云。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焉。或曰。周公之訓。其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乎。曰。周公詰兵。繼勿誤庶獄之後。獄尚恐誤。況六師之命乎。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今不出之者。堯典兵刑同掌于士。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周官。司馬掌兵。司寇掌刑。其職固不同也。經於此言其克者。總承上文之辭。故於三事所謂立事準人牧夫者。此皆不斥言之。以此爲總承之辭也。如呂氏言。則此其克者更端之辭。是不然矣。果爲更端。安可不斥言三事乎。下文云。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總結以人立政之義也。亦自此總承者而總結之爾。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言兵政之大也。引隨武子者左傳宣十二年文。引申叔時者成十六年文。引曹劌者莊十年文。說文云。厖厚也。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宋時書生告金兀朮之言也。引張仲者詩六月文。引腹心者詩兔罝文。或曰。後世兵制。與古不同。而以立政言之。可乎。夫今之鄉兵。亦古制之遺也。且兵制雖不同。其意則無不同。史遷有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悲夫。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總結上文而申告之也。後王者對古先王及文武而言。

蓋成王及凡嗣王皆在其中矣。常人者上文所謂常吉士也。

述曰。蔡傳云。此并周後王而告之也。今攷周公於君奭云。在我後嗣子孫。謂成王也。然則後王者統稱之辭云爾。經曰常伯。亦曰牧人曰常任。亦曰任人。皆謂常人也。經曰準人。而不曰常準。以常人言之。則亦可曰常準矣。以此見經蓋互文也。

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呼大史者。蔡氏謂以蘇公之事告大史。使書以爲式也。蘇者蔡氏謂國名也。左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

司寇。是也。式濾也。爾謂大史。以其爲史官而掌刑典也。王制曰。大史執簡記。周官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其五曰刑典。故於由獄稱爾焉。由獄者所由行之刑獄也。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又曰。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長者若無逸言王享國之壽也。蓋司寇則國之司命也。茲者謂此蘇公也。列者蘇氏謂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言周公於其終若曰。大史乎。今於司寇慎獄之蘇公。濾之而敬爾所由行之刑獄。以壽我王國。於此蘇公濾之而有慎焉。當以比列用其得中之罰也。此周公告大史以司寇可書之式。以申結上文所謂勿誤于庶獄者也。蓋大史可書者皆書。今特於庶獄告之。則三事之式。可知矣。則大史之要亦可知矣。

故立政以是終焉。比如字又必利反

述曰。引左傳者成十一年文。詩何人斯序云。蘇公刺暴公也。毛傳云。蘇畿內國名。詩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溫。是也。隱十一年左傳言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蓋十二邑也。有溫在焉。今河南懷慶府溫縣也。蔡傳云。蘇忿生爲司寇。用敬其所由之獄。此以爾爲其。非本文也。釋言云。式用也。僞傳云。告大史。書疏云。昔司寇蘇公。既能用濾。汝大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行於我王國。此從傳而申之。以爾爲大史也。是矣。其言式者。以訓用。訓濾而兼之。於文未洽也。以長爲長行。於經病添文也。由用。詩小弁鄭箋義也。易噬嗑彖云。利用獄。蓋由之則用而行之矣。江氏云。式濾也。俾

其濾善。讀曰。司寇蘇公式。此於經言爾者不其窒邪。蓋未察乎此告大史式濾之也。經曰。式敬爾由獄。式之一言。則徹讀焉。或曰。蘇公當武王時。安知成王時不與大史同朝乎。是不然也。周官。大史下大夫也。司寇卿也。經不當先卑而後尊也。司寇蘇公。俾官。俾國。俾爵。大史惟俾官。江氏据之。以爲非同朝而竝呼。是也。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言疑獄也。注云。已行故事曰比。釋文云。比例也。蓋若漢之決事比也。於文列人爲例。禮服周云。上附下附。列也。今刑例亦附之也。周官云。小司寇登中于天府。言斷獄之中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四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五

周書　　順德簡朝亮述

顧命

鄭氏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蔡氏曰。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敘其事爲篇。是也。康王之誥。史以附於篇末。故史連其文爾。伏生今文合之。則史之舊也。書序分康王之誥爲篇。非也。蓋武王之終。成王之始。流言之變。王室危矣。呂氏謂以是之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所以正其始。

述曰。說文云。顧。還視也。禮緇衣稱葉公顧命。其例也。釋文

引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馬以爲念者。顧之因也。鄭義見書疏史記集解。梅本自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書疏云。馬鄭本自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繇疏言之。馬鄭本者蓋古文本也。史記云。康王卽位。徧告諸侯。作康誥。卽康王之誥也。史遷蓋從序焉。朱子以爲除序讀之。文勢自連。則從伏生今文本也。定元年穀梁傳云。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此呂氏之義所繇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懌音亦

此史敘顧命之繇也。哉。始也。蔡氏謂始生魄十六日也。不懌不說也。蓋言疾危。猶金縢言弗豫也。疾危而惟曰不懌者。元吳氏謂臣子不忍斥言也。說音悅

述曰。哉生魄。詳康誥疏。魄與霸通。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及反政後。成王卽政。始爲元年。蓋謂非卽位改元也。漢志稱三統術引此經而說之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蓋以此四月在成王卽政後三十年也。然經言哉生魄。又言甲子。則必非同日也。歆以爲十五日甲子。非也。且以成王卽政始爲元年。誣也。成王命伯禽俾侯于魯者。豈不在卽位改元之歲乎。詳洛誥疏。夫以漢志言之。則成王在位三十七年矣。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七年陟。蓋僞者襲漢志爲之也。詩烈文疏書疏引鄭云。此成王二十

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鄭以爲成王三十七年。去周公居東二年。及居攝七年。則二十八年矣。皆非也。詳金縢疏。居攝六年者。將致政之年。故鄭以爲改元年之見端爾。鄭於洛誥。亦以爲卽政改元也。失之矣。劉恕通鑑外紀引王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蓋與鄭同。史記周本紀。不詳成王之年。三代世表自共和以前亦不詳。蓋闕疑也。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疾不解也。漢志引作王有疾不豫。蓋從今文也。詩頍弁云。庶幾說懌。則懌者說也。吳氏者澄也。元史有傳。稱元者以別宋吳棫之稱氏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相去聲被皮義反几音倚

此言王將顧命而猶能敬也。洮頮皆水。馬氏謂洮髮頮面

也。相者鄭氏謂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也。冕服蔡氏謂袞冕也。被者。病不能服而覆其身也。憑玉几者將發命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爾。猶致潔致嚴。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大音太纔音材憊蒲拜反

述曰。馬義見釋文。詩生民云。釋之叟叟。毛傳云。釋淅米也。叟叟聲也。釋訓云。溞溞淅也。郭注云。洮米聲。玉藻云。沐稷而靧粱。蓋洮者以淅米水沐髮也。漢志注云。沬古靧字。說文云。沬洒面也。類古文沬。段氏云。類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吳志注引虞翻別傳云。翻奏鄭解顧命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怪也。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此言鄭失也。段

氏云。爲濯之上有脫文。當曰。洮讀爲濯。周官守祧注云。古文祧爲濯。其例也。解爲澣衣。於事或乖。而澣衣自釋濯爾。非統類言之也。周官云。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禮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注云。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冕。元冕。今攷周官司服言冕服者六。元冕其下也。書疏謂顧命傳重。不惟服元冕而已。是也。覲禮云。天子設斧衣于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書疏据之。謂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此蔡義之所繇也。憑佗經作馮。若易論語馮河是也。說文引作凭。謂依几也。廣韻云。纔僅也。易遯象傳云。有疾憊也。言疾困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大音太奭音釋芮如銳反彤音同

此言王將顧命而召羣臣也。同召者。謂一時同召之也。大保者召公也。不稱召公而稱奭者。特書名也。所以著一人爲四世之舊臣也。如書曰召公。則將疑其非一人矣。鄭氏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蔡氏曰。六卿。冢宰召公領之。司徒芮伯爲之。宗伯彤伯爲之。司馬畢公領之。司寇衛侯爲之。司空毛公領之。大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諸侯入爲天子公卿。是也。三公。大師大傅大保其序也。今先大保者。各以其職任爲序。不以爵秩也。師氏司王朝所以察美善也。虎臣虎賁氏。所以備非常也。皆顧命時之要職。故皆書官焉。百尹。百官之長。御事治事之臣。統言而

同召之也。大皆音太賁音奔長丁丈反

述曰。漢石經之殘者。有召大保之文。大不作太。蓋經之本文也。召公詳召誥及君奭篇。詩有召南。言召公於文王時也。文武成康。則遞於四世矣。此詩卷阿序所稱召康公者也。詩江漢序又稱召穆公爲召公焉。則非一人也。鄭義見詩淇奧疏。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繇今攷之。周官六卿之序。天地四時。秋官司寇。其次五也。經序衛侯。適其次焉。則其餘之序可知也。詩桑柔疏引鄭云。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鄭不以芮伯次司徒。非其序也。於鄭言以六卿爲正次者戕矣。殆詩疏所引之誤歟。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隱五年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

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蓋天下之二伯也。陳氏師凱云。畢公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大師矣。其毛公爲大傅可知也。三公詳微子篇。三公兼官。漢謂之曰領。此以後而明前爾。書序云。芮伯作旅巢命。詩桑柔疏引鄭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有芮鄉。漢志所謂故芮國也。書疏引王云。彤姒姓之國。蓋據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也。路史云。彤伯爵。成王子。則以爲姬姓矣。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有彤城。通鑑胡注言彤國所在者以此也。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今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僖二十四年左傳

言文之昭者十六國。畢毛在焉。是皆文王子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者今甘肅秦州也。然水經注言毛泉者。不言其爲毛國也。史記云。武王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蓋毛公也。定四年左傳云。聃季爲司空。又云。五叔無官。此聃季者史記管蔡世家所謂聃季載也。杜五叔注有毛叔聃而無曹叔振鐸。豈以顧命毛公次司空而以爲毛叔聃歟。然則聃非無官也。豈此爲聃季注而脫於五叔下歟。抑涉十六國毛聃爲文之昭者而致譌也。詩淇奧序云。衛武公入相於周。此畿外諸侯之言入也。鄭語云。桓公爲周司徒。隱三年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皆其例也。以王朝言之。則畿內諸侯亦言入矣。周官云。師

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媺古美字。虎賁詳立政篇。漢書古今人表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唐顏師古注云。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孫氏云。蓋今文尚書也。唐諱虎曰武。班氏之表。以師氏龍臣爲人名。不以爲官名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幾平聲

自此而下五節。敘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也。病者疾之甚。臻至。彌終。獲得也。嗣卽下文嗣德之嗣。訓卽文武大訓之訓。言今疾大進。惟危矣。病且日至。病旣不去而終留。恐不得誓言後嗣。此予審訓言以命汝羣臣也。蓋非誓而謂

之誓言者。明其言之謹信也。

述曰。易序卦云。漸者進也。幾危。臻至。釋詁文。論語云。子疾病。病者疾之甚也。彌終。釋言文。孫氏云。旣命當終而淹留。當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如曰旣終而留。則不辭矣。凡田與戰之得者皆曰獲。則獲者得也。曲禮云。約信曰誓。釋言云。誓謹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重平聲肄以至反

宣著也。重光者文武相繼爲重明也。蔡氏謂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也。麗猶依也。易之離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又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蓋麗乎正則定矣。

下文所以言自治威儀也。威儀卽自麗其身者也。肄習。集就也。言先王文武著重明之光。定其明所麗者而敷教焉。則皆習之矣。習其教則不違之矣。以能通於殷而就大命也。蓋明而自麗。君之明依於仁。臣之明依於忠。父之明依於慈。子之明依於孝。皆明德之光也。皆定麗也。故以身教者從。繇是達之。化成天下。大命於以集焉。下文所謂誕受羑若者。以此也。

述曰。宣著。詳臯陶謨疏。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此馬据漢志以太初厤之厤元言之也。非文武之時也。且經於重光言宣者。言文武之德也。豈言文武之時乎。史

記云。虞舜者名曰重華。蓋重華者舜之號也。今於辯僞古文舜典者詳焉。奠定。詳禹貢疏。引易者離象傳及彖傳文。易晉彖傳云。順而麗乎大明。亦其所自麗者也。僞傳云。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傳訓麗爲施也。釋文云。麗力馳反。蓋讀若詩魚麗之麗矣。毛傳云。麗歷也。豈訓施乎。其言定天命。於經病添文也。詩谷風毛傳云。肄勞也。以言此經。非也。蔡傳云。麗依也。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蔡据多方所謂民之麗也。然不自重光言之。於義未融也。說文云。肄習也。江氏云。重言肄者病甚而語吃也。此以漢書周昌傳所謂期期者推之也。非也。其義當承而言之也。若中庸所謂明則動動則變也。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蓋文異而義不異也。說文云。達通也。詩小旻云。是用不集。毛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集作就。蓋古音同。故義通也。詩大明云。有命既集。毛傳與小旻傳同。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迓音訝。逾音踰

此承上文集大命而言。侗。蔡氏謂愚也。成王自稱。迓迎也。天威者卽大命之威也。大訓者卽所以集大命之敎也。蔡氏謂大訓述天命者。是也。下文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逾越也。言敬迎天命。繼守文武大敎。無敢昏而越之。蓋恐失其重光也。

述曰。揚子灋言云。倥侗顓蒙。蓋侗者愚也。釋文云。馬本作詷。謂共也。徐鍇本說文引周書曰。在后之詷。徐鉉本所引

者。后上多夏字。蓋後作后者。古通也。夏衍文。詷則侗之假借爾。江氏云。夏中夏也。后謂諸侯。言在中夏諸侯之共主。非也。主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且成王無自稱之辭。上下經文皆不貫也。迓迎。釋詁文。迓古通訝。儀禮訝賓。周官訝士。其例也。段氏云。迓天寶以前必作御。今本衞包改之也。御訓治。謂用天威治民也。卽訓迎。亦當作御。非也。經不言民。今豈當曰敬治天威乎。則訓迎必矣。鄭曲禮自御注云。御當爲迓。迓迎也。然則此經作迓是也。豈衞包改之乎。說文云。逾。越進也。引此經而說之。逾猶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釗音昭

殆者。蔡氏謂殆將也。興起。悟覺也。元子。大子也。稱元子者蔡氏謂正其統也。釗康王名。言天今降我疾。殆將寢疾而不起不覺矣。爾庶幾明是我言。以敬保大子釗大濟于王事艱難也。大子之大音太

述曰。禮檀弓言孔子云。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僞傳云。今天下疾危殆。蓋從殆絕句焉。非也。王憑玉几以言。今且興而悟矣。慮其殆將弗能也。興。起。釋言文。悟與寤通。詩考槃毛傳云。寤覺也。釋文云。覺交孝反。又如字。詩兔爰云。尚寐無覺。謂死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夫音乎　幾平聲

此顧命之大要也。柔安。邇近也。說詳堯典。安何也。禮曰。安取彼。思夫。猶思乎也。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蔡氏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自治者正其身而不假外求也。冒蒙而前也。貢進也。非幾不善之幾也。蔡氏謂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之微。孔子所謂知幾也。言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今何以勸小大衆邦。必思乎人自治于威儀。爾羣臣毋以釗蒙而前進于不善之幾。蓋庶邦遠也。威儀近也。幾尤其近也。苟有非幾。當明而先止之。斯自治其近者。而己柔安矣。於是乎其遠者勸焉。則人亦柔安也。所謂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也。威儀自麗其身。今自治而奠定之。是以身教也。孰不勸而肄習不違乎。此卽文武大訓。而顧命則審訓命之者也。臯陶謨曰。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皆思乎此也。此詩言文王者所以言萬邦作孚也。孟子言武王者所以言不泄邇不忘遠也。大學言平天下者所以言皆自明也。中庸言慎獨者所以言知遠之近。知微之顯也。○謹案自治威儀。而以柔安言之。何也。衛武公之詩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蓋其思自治之敬也。其柔安之道與。尹吉甫之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威儀是力。故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蓋其補非幾之闕也。其皆柔安之道與。斯道也。非卽成王之死而不忘者乎。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呂氏曰。曾子將終。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閒。然則道之同也。泄音薛

述曰。引禮者曲禮文。疏云。安取彼。猶何取彼。蓋以安爲何也。易同人象傳疏同。論語云。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亦其例也。僞傳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蔡傳云。安寧勸導。小大不可偏。皆於文未適也。釋詁云。柔安也。今言柔又言安。豈複也乎。此以安爲何。與所謂思夫者爲

呼應之辭。上下經文。皆相貫也。易繫辭傳云。履信思乎順。蓋諸經以夫爲語助者。多與乎同。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襄三十一年左傳文。蓋古訓也。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蓋民者人也。猶詩稱先民。統君臣而言也。僞傳云。羣臣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於威儀。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於非危之事。此傳讀夫若扶也。論語云。夫人不言。其例也。釋文云。夫人如字。注同。非也。此据召誥傳夫讀如字。而失之也。蔡傳云。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爾。蔡以思夫爲言。與傳言夫人者不同。言人自亂于威儀。猶商書言人自獻于先王也。蔡以思自成王言

之。若成王至是乃思之者。於義未融也。傳以思自羣臣言之。於義未悉也。經固統釗與羣臣言之也。傳釋幾爲危。書疏謂非事危事。以事言之。於經病添文也。釋文云。冒馬鄭王作勖。蓋異文也。或曰。於非幾言勖勉者。猶盤庚言勸憂也。釋文云。貢馬鄭王作贛。馬云。陷也。江氏云。說文。贛作竷。故馬義然也。又云。冒觸也。周語云。宜觸冒人。非幾不善也。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說文云。吉善也。然則幾爲善矣。幾爲善。則非幾爲不善矣。言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此江氏之申馬義也。孫今攷之。易繫辭傳云。知幾其神乎。蓋知幾則有吉無凶。故曰吉之先見者也。豈謂幾之必吉邪。幾者動之微。非幾猶未陷也。蒙而前進。則陷

矣。蔡義與馬義不同。而該馬義於其中也。說文云。冒冢而前也。冢今作蒙。言蔽其目也。襄四年左傳云。冒于原獸。杜注云。冒貪也。蓋貪于原獸。則蒙而前矣。凡物之上進者皆曰貢。則貢者進也。或曰。周語云。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文十八年左傳云。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杜注云。冒亦貪也。詩楚茨毛傳云。幾期也。孟子云。不及貢。謂不及貢期也。以言此經。言汝無以釗貪貢于非期。此古說也。史記言顧命者云。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今顧命中。惟冒爲多欲之義爾。釋文云。冒一音墨。是古說以爲貪墨也。今不從者。於義未深也。君子防微。有止欲於其先者矣。引萬邦者。詩文王文。孟子

趙注云。泄狎也。朱子云。邇者人所易狎。蓋非幾所繇動也。引威儀者。詩抑及烝民文。鄭箋云。柔安也。又云。嘉美也。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莊三十二年穀梁傳云。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范注云。齊絜。蓋正其終也。史記云。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錯與措通。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還音旋

此言既顧命而王崩也。還者羣臣退也。綴衣。謂所聯綴之室衣。出者徹之也。庭謂路寢之庭。蔡氏以爲若喪大記疾病君徹縣者是也。翼日明日也。天子死曰崩。縣音懸

述曰。綴衣。詳立政篇。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

殯于路寢。穀梁傳云。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則王
崩可知也。周官小胥云。王宮縣。諸侯軒縣。蓋樂縣也。疾病
則徹焉。天子死曰崩。曲禮文。周官幕人疏引鄭云。連綴小
斂大斂之衣于庭中。蓋鄭讀曰還出。失之矣。下文何以言
設綴衣于大斂後乎。禮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
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注云。辟不懷也。王制云。六十歲
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此大夫以下且然。況於王乎。江氏以鄭說為豫凶事。是也。
釋文云。王崩。馬本作成王崩。馬云。安民立政曰成。馬之釋
成。從周書謚灋也。漢志白虎通所引者與馬同。周官鄭司
農注於司几筵引有成字。於天府引則無之。蓋異文也。或

曰。成者王生稱之也。蓋生號也。沒以為謚焉。呂氏春秋云。
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抱少主而成之。
故曰成王。史記魯世家云。周公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成王之叔。此成者王生稱之也。非也。此史之追稱
云爾。史記晉世家云。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侯母。
蓋頃公母者史之追稱。左傳本稱寡君之母也。漢本紀云。
家令說太公曰。今高祖雖子。人主也。漢書改高祖為皇帝。
從本稱也。史之追稱。古有之矣。左傳云。陳桓公方有寵于
王。其例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其詩云。二后
受之。成王不敢康。周語引此詩而釋之云。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韋昭云。謂文武成其王功。

非謂周成王身也。詩鄭箋與周語義同。此猶酒誥言殷者
亦言成王德顯也。賈誼新書云。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
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非也。郊祀
之詩。必周公相成王為之也。制禮作樂。孰大於是乎。必非
遞康王為之也。既為成王郊祀之詩。雖成王生有其稱。若
商頌湯稱武王者。亦豈稱之以郊祀哉。曲禮云。父前子名。
王之事天。猶事父也。是未可据詩以為生號也。且生號亦
不然矣。經下文言新陟王。此進告者所稱也。以王崩未諡
亦無生號也。苟有生號。則進告者當從之稱成王矣。何以
稱曰新陟王乎。然而今又不從成王為追稱者。何也。春秋
書崩者。書曰天王崩。則史稱王崩者。於文尤適也。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賁音奔
此言卽特禮而主喪也。稱大保命者。蔡氏謂以冢宰攝政
也。仲南宮氏也。桓毛其名。此二人。卽上文所謂虎臣也。故
以二干戈而率虎賁焉。周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
百人。今百人。其尤者也。俾使也。爰引也。呂氏也。姜姓之後。伋
其名。稱齊侯呂伋者。明其為王舅也。成王母邑姜。齊大公
呂望之女。伋大公之子丁公也。逆迎也。范氏謂特出而迎
之。所以顯之於眾。是也。經言逆不言出者。非闕文也。係上
文可知也。上文顧命所言者。皆元子釗本在之辭。不言召
立焉。今而逆之。則其出可知也。此古史之簡而明也。子釗

者王在喪之稱。蓋稱子稱名。若親存也。南門謂外朝所在
之臯門。蓋王朝五門。臯門爲至南。故又名之曰南門。南門
之外。萬民所聚也。延。進也。從後詔禮曰延。翼室謂路寢之
東夾室。蓋初喪未諒闇也。恤憂。宅居。宗。主也。謂進入夾室
憂居主喪焉。蓋迎而進之者。齊侯也。萬民聚觀。非虎臣衛
之。不肅也。所命三人。書氏書名。愼其人也。此大保召公戒
於流言之變而爲之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以致萬
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今王立元子釗。則無詢矣。然萬
民於子釗猶未覩也。非釋衆疑之道也。今自南門而出入
焉。是歷乎外朝致萬民之所也。萬民不昭然哉。呂氏曰。發
命者冢宰。承命者勳戚顯諸侯。慮患深矣。入自端門。萬民

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
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
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之制。不可廢也。大公之大音太。朝直遙反。諒闇皆平聲。闇音奄。
述曰。仲氏者。隱八年左傳所謂以字爲氏也。君奭稱南宮
括。則毛。蓋賢臣之後也。漢書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蓋
異文也。周官虎賁氏云。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其下旅賁氏云。喪紀則執戈盾。蓋以旅助乎虎賁也。俾。使。
釋詁文。說文云。爰引也。故援者以手引之也。周語云。祚四
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蓋呂者。四嶽之後也。昭十二年
左傳云。齊王舅也。傳自呂伋事康王者言之也。杜注云。成

王母齊大公女。此昭元年左傳所謂武王邑姜也。史記齊
世家云。大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蓋齊侯也。釋詁云。爰于也
又云。于。於也。僞傳云。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
索虎賁百人。伋爲天子虎賁氏。非也。周之兵。司馬掌之。虎
賁氏屬焉。當是時。領司馬者畢公也。虎賁氏秩下大夫。今
勳戚顯諸侯如呂伋者。豈入而兼爲之乎。如兼爲之。何以
大保不卽命呂伋乎。索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逆迎。說文
義也。范氏者。祖禹也。宋史有傳。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
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則王崩可推
也。此所稱者。謂其民臣稱之也。文九年公羊傳云。以諸侯
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
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
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
不忍當也。此所稱者。謂天子諸侯之自稱也。故白虎通釋
之云。謂稱王發號令也。若夫經下文稱子釗爲王者。何也。
春秋繁露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
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
之辭也。詳下文疏。僞傳云。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大子之尊。
故出於路寢門外。蔡傳言路寢門者略同。緜今攷之。路寢
門者。經稱之曰畢門。不稱南門也。外朝詳召誥攷位疏。五
門詳下文疏。或曰。此大子在外奔喪而逆之也。無逸云。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則大子有在外者。如其說。則成王之
命。何以不言召立元子釗邪。覲禮云。擯者延之曰。升。注云。
從後詔禮曰延。釋詁云。延進也。喪禮既殯。居倚廬。蓋在中
門外之東。所謂諒闇也。今未殯。居翼室。必路寢之東矣。夾
室東西。如鳥之翼也。喪大記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
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則此之居東可推也。喪大記注云。
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白虎通言宗族云。宗尊也。爲先
祖主也。蓋尊之所以主之也。漢書周勃傳云。謁者持戟衛
端門。今言端門。以明南門之正爾。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
此四世也。閽寺者蓋周官奄人寺人也。唐之宦官其職也。
若敬宗卽位二年。宦官劉克明等弒帝。立絳王悟。宦官王

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卽位。是爲文宗。若武宗疾。
不能言。宦官定策立太叔忱。帝崩。太叔忱卽位。是爲宣宗。
若懿宗崩。宦官立少子普王儼爲太子。卽位。是爲僖宗。皆
閽寺執國命者也。見新舊唐書。

丁卯。命作冊度。

此將傳顧命而先有作也。丁卯。王崩之三日也。命者承上
文大保而言。其命於三日者。宋王氏謂大斂後也。冊者顧
命之書冊也。命大史作之。度者傳冊之灋度也。命大宗作
之。經不言所命者。皆見下文也。禮以義起。故謂之作。
述曰。儀禮士喪禮。自死之日言之。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
而儀禮無言天子之喪者。於是乎言天子斂日異矣。王氏

安石云。尊卑皆同。故以丁卯爲大斂日焉。書疏於下文引
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今攷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
王以乙丑崩。辛未爲七日。壬申爲八日。鄭以大斂與殯同
日。而云然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云。與猶數
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
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
今鄭不數乙丑。則壬申爲七日。是癸酉爲大斂之明日也。
然曲禮下文。不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乎。生者與之來日。
故弔之。死者與之往日。故傷之。豈如鄭說乎。孝經云。三日
而食。敎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中庸云。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夫三日而食。非以既大斂乎。如天

子以七日大斂。且以來日數也。是八日而食矣。其不毀而
滅性乎。僞傳云。命史爲冊書灋度。蔡傳同。書疏云。經不言
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非也。經何以言命士須材乎。周
官。內史掌策命。疏固据言之矣。而疏云。既作策書。因作受
策灋度。繇是言之。是豈史兼作之乎。策與冊通。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相去聲

此本書其傳顧命之日。而先於是日言喪紀也。癸酉。既殯
之二日也。言大保文言伯相者。互文相備也。蔡氏謂召公
以西伯爲相也。周官。山虞之屬。皆士爲之。故今命焉。須需
也。言待用而取之也。材謂材木。將以爲槨也。禮曰。既殯。旬
而布材。謹案下文所敘者。陳設而傳顧命。遞乎朝享而

反喪服。皆癸酉之日也。蓋自丁卯之日。凡所命者。作冊焉。作度焉。其事以七日而皆豫矣。其陳設之文雖繁。其行禮之節實簡。固可行之一日間也。何疑於冊命之重而史不日哉。先儒以爲闕文。非也。癸酉之日。先命須材者喪事嚴也。其陳設卽於癸酉之日者。神席不可以先虛。重器不可以遽褻。崇敬之道也。褻先結反

述曰。周官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注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蓋東伯西伯也。隱五年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書疏引王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蔡言西伯者。據下文大保率西方諸侯也。或曰。相卽相被冕服之相。伯其長也。非也。材木蓋送死之大事。豈不以冢宰

命之乎。且士者統百祀虞人而言也。非冢宰何以能命之乎。周官云。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此士之職也。易彖傳云。需須也。今轉注之。引禮者。檀弓文。注云。材。椁材也。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此言棺也。又云。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此言棺之椁也。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人神均慶。沒則等其哀傷。是也。充虞問於孟子云。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謂材木之事也。此喪紀不可緩者也。

狄設黼扆綴衣。扆依上聲

自此而下八節。方傳顧命而陳設之度也。狄者蔡氏謂供役者也。喪大記曰。狄人設階。不言命狄者。統於上文命作冊度之中也。扆者依也。黼扆者繪黼爲斧文之飾。在王位後而依之也。禮說以爲如屛風然。蓋狄之所設者。設於路寢。如王生時。經先言此者。以四嚮皆兼設之也。蔡氏謂不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之也。依如字

述曰。祭統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翟與狄通。蓋吏役通稱也。書疏云。狄設亦伯相命之。不言所命。從上省文也。疏言省文是矣。其言伯相命之。於義未悉也。論語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從上之作冊度者命之爾。釋器云。黼謂之斧。詳皐陶謨篇。扆漢石經作衣。蓋衣者依也。亦扆之義也。釋

宮云。牖戶之閒謂之扆。書疏引李巡云。謂牖之東戶之西。是也。扆與依通。周官司几筵云。王位設黼依。注云。依之制如屛風然。蓋以漢制明之也。黼依者覲禮所謂斧依也。扆以戶牖之閒而名。本其初言之爾。其後隨王位所依而設焉。經下文不惟言牖閒者以此也。禮郊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蔡義之所繇也。

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重平聲篾眠結反純中盾反

牖戶之閒謂之扆。此黼扆之正位也。蓋路寢之北。其中爲室。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故黼扆在其閒。則南嚮焉。經不言戶閒。省文也。敷布也。篾鄭氏謂析竹之次青者。是也。蓋滅上青而取次青。編以爲席。蔡氏謂桃枝席也。禮曰。天子

之席五重。今布而重之。篾席則其上重也。周官所謂加次
席黼純也。白與黑謂之黼。緣謂之純。席飾也。華玉美采之
玉。几飾也。仍因也。蔡氏謂因生時所設也。周官曰凶事仍
几。是也。蓋事死如事生。欲其神之來安也。王氏謂此見羣
臣覲諸侯之坐也。緣去聲
述曰。牖戶之間謂之扆。釋宮文。蓋爾雅釋宮言禮者必稽
焉。朱子脩儀禮釋宮一篇。其大略也。今言路寢者資之矣。
周官司几筵注引鄉作鄉。說文引敷作布。鄭義見書疏。禮
器疏引鄭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非也。周官司
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
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先鄭云。紛讀爲粉。謂白繡也。後鄭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
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
次列成文。今攷桃枝竹也。釋草云。桃枝四寸有節。蓋其宜
於篾者也。篾說文引作蔑。則文之假借爾。必謂文不從竹
而改蔑者固也。說文云。蔑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緜是推
之易剝初六云。剝牀以足蔑貞凶。象傳云以滅下也。今析
竹者剝而滅之。故爲篾焉。釋文引馬云。篾纖蒻也。引禮者
禮器文。周官司几筵云。掌五席之名物。明王位之席五重
也。蓋筵席通稱。延之則爲筵矣。藉之則爲席矣。詩行葦云。
肆筵設席。其義也。詩斯干云。下莞上簟。言寢席也。而坐席
可推矣。今以敷重言之。其下莞筵一重。其上繅席再重。又

其上次席再重。是以三爲五也。白與黑謂之黼。攷工記文。
緣謂之純。釋器文。仍因。釋詁文。周官司几筵云。凡吉事變
几。凶事仍几。注云。吉事王祭宗廟。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
之也。是矣。又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非也。
鄭於此經篾席。又何以言新之而不言略之者乎。喪禮。凡
復。必以死者之衣。求之以生時之常也。今仍几亦然也。書
疏於僞傳言四坐者。謂王肅說皆同。蓋襲王爲之也。
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厎之履反
東西牆謂之序。蓋路寢室外之堂東西牆也。經自西序而
東序者。以王殯在西階之上也。厎平也。謂蒲平。馬氏以爲
青蒲。是也。綴表也。聯綴之以表其外。謂繢繡也。周官所謂
蒲筵繢純也。凡黼紛皆畫而後繢。經分言之者互文也。文
貝者若餘蚳之貝黃白文。餘泉之貝白黃文。可爲飾也。鄭
氏謂此旦夕聽事之坐也。繢音繪　蚳音池
述曰。東西牆謂之序。釋宮文。郭注云。所以序別內外。是也。
禮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殯時尚西也。詩大東云。
周道如砥。毛傳以砥平釋之。孟子引作厎。則厎者平也。釋
名云。蒲苹也。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苹本作平。太平御覽引說
文云。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也。世謂蒲平。馬義見釋文書疏。
引鄭云。厎致也。篾纖致席也。致與緻通。說文云。緻密也。緜
鄭言之。則篾其未致矣。夫篾有其致者。上文稱篾席。奚以
知其未致也。牖閒之席。正位也。反不設其致者乎。詩長發

云爲下國綴旒毛傳云綴表也大戴禮盛德篇云赤綴戶也白綴牖也蓋聯綴之以表其外也周官司几筵云蒲筵繢純注云繢畫文也然畫純爲畫矣何繢純亦爲畫乎或曰釋言云畫形也蓋畫成形者攷工記云山以章水以龍所謂畫也繢分次者攷工記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所謂繢也緜今攷之所引攷工記者其上文云畫繢之事雜五色其下文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其貫於上下文云五采備謂之繡蓋統言之非析言之也賈疏云以繢繡皆畫之又云凡繡亦畫乃刺之是也互詳臯陶謨疏周官司几筵所謂純者有四焉紛畫黼繢也惟無所謂綴純者焉蓋綴純者其繢純也爾雅釋魚云餘蚔黃白文餘泉

白黃文蓋貝之稱名者凡十斯二者則以文稱也書疏於僞傳言此坐者謂鄭王亦以爲然蓋王與鄭同而僞者襲之也儀禮士相見禮云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注云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也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緜是言之則旦夕聽事非必東嚮也而可於東嚮言之矣鄉與嚮通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雕多條反

豐茂也謂豐草王氏以爲豐莞是也周官所謂莞筵也書雜五色將繢則先畫也雕瑑也王氏謂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 莞音官

述曰豐茂釋詁文詩湛露云在彼豐草言其茂也釋草云莞苻離又云䕲鼠莞郭注皆以莞席言之詩斯干箋云莞小蒲之席也夫草之小者亦茂故曰豐焉易彖傳云豐大也六二云豐其蔀釋文云蔀鄭作菩謂小席說文云菩草也書疏引鄭云豐席刮凍竹席或曰說文云凍冰也又云刷刮也則刮亦刷也周官云淩人秋刷言刷冰也鄭以言竹席之光寒也今不從者以言乎豐於文未洽也書疏引鄭云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鄭自一端言之爾釋器云玉謂之彫彫謂之琢雕與彫通禮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此天子之養國老者也饗禮大於燕今言饗者舉其大也饗禮今亡燕禮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卽位于席西鄉蓋阼階在東序前也此諸侯之燕羣臣者也鄉與嚮通緜是推之則王之燕可推也則王之饗亦可推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夾工洽反筍詢上聲又音筍紛音分漆音七

西夾謂路寢西序外之夾室所謂翼室也不設東夾席者王方恤宅其中也筍竹萌其皮爲箬箬宜編席焉馬氏謂筍箬箬也筍古通笱析之亦宜編席焉鄭氏謂筍析竹青

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鄭氏謂元組也。漆木汁。
可髹飾者。王氏謂此親屬私宴之坐也。箁蒲侯反箬音弱髹音休
述曰。禮雜記有夾室之稱。夾室者自東堂西堂言之也。書
疏以爲夾中央之室。非也。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於
東夾南。今經言西夾。則東夾可推也。或曰。夾非夾室也。夾
者東西序外之稱爾。聘禮宰夫設飱。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蓋西夾亦西堂上也。如其說。則經何以無東夾席乎。經所
謂翼室者安在乎。夾室豈不可與堂通乎。筍竹萌。釋草文。
馬義見釋文。說文云。箁竹箬也。又云。楚謂竹皮曰箁。蓋馬
以爲筍之籜皮也。鄭筍義見禮器疏。周官均人公旬注云。
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蓋古通也。今以說文

遺筠字焉。必謂禮器之文後改者。固也。經下文云。一人冕
執劉。說文亦遺劉字焉。幸而漢天子姓劉氏。皆知其所遺
爾。否則不又疑之乎。禮器釋文云。筠于貧反。鄭云。竹之青
皮也。顧命釋文於馬義云。筍息允反。又引徐云。子竹爲席。
于貧反。蓋徐氏邈之說也。僞傳云。筍蒻竹。徐氏以爲子竹
者。猶傳意也。然子竹爲席。則編之而不析者。將何以純之
乎。鄭紛義見書疏。說文云。組綬屬。鄭周官司几筵注。所以
言紛如綬也。漆者桼之假借也。說文云。桼木汁。可以髹物。
象形。桼如水滴而下。蓋詩之所謂漆也。周官大宗伯云。以
飮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詩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其詩
云。厭厭夜飮。在宗載考。鄭箋云。夜飮之禮在宗室。同姓諸

侯則成之。蓋私燕在室中也。宴與燕通。詩采蘋云。于以奠
之。宗室牖下。此大夫之禮也。況天子宗室。其牖下豈私燕
乎。明必在夾室也。詩楚茨云。備言燕私。此祭畢之燕。則存
乎東序矣。與此宴於無事者不同。儀禮特牲饋食禮云。祝
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阼俎主人之俎。設于東
序下。亦將燕也。此士之祭畢之燕也。不旣在東序乎。況王
之燕乎。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重平聲琬音宛琰以冉反

越踰也。五重之玉不名者。所寶非在此玉也。蓋古者布席
於地。如陳寶席上。則已卑矣。今席置重玉。踰玉之五重。而

陳赤刀諸寶於其上焉。所以成大觀也。赤刀者若公劉之
詩所謂鞞琫容刀也。赤者刀飾。周尙赤也。大訓者上文所
謂文武之大訓也。蓋堯舜禹湯之道。皆於大訓傳之矣。宏
璧大璧也。琬圭也。琰亦圭也。大玉與夷玉相次。蓋視夷玉
尤遠者。若周書王會篇稱伊尹四方獻令。謂正北以白玉
爲獻也。夷玉。鄭氏謂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蔡氏以爲鳴
球是也。蓋球之天成非人爲者。故寶之也。河圖者易所謂
河出圖。聖人則之也。禮曰。河出馬圖。蓋龍馬負圖。神物之
寶也。陳寶以重玉藉之。在西序者陳東嚮之前。在東序者
陳西嚮之前。皆以北爲上。蓋牖閒南嚮故也。史於北面敘
之。則自下而上矣。寶莫重於大訓焉。成王嗣守大訓者也。

今殯於西階之上。故西序所陳、大訓正東嚮之中。貴其爲文德之本也。知大訓必正中者。以大訓既不在上。必不可在下也。其上大璧琬琰。貴其爲文德之器也。其下赤刀。貴其爲武功之用也。正中而上文下武。王者之治也。赤刀於下衡陳之。則可以配其上矣。或赤刀不一而配之也。東序不正西嚮之中。以明西序大訓正中之獨尊也。東序惟以上下言之。河圖神物。故上焉。天球亦神物。故次上焉。貴其爲文德之象也。夷玉遠物。故下焉。大玉尤遠物。故至下焉。王者不荒於遠也。必陳遠物者。貴其爲文德服遠人之效也。上文所謂柔遠能邇也。周官天府之職曰。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楊氏以爲示能

傳者是也。○謹案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灋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此河圖爲作八卦者觀灋之文也。非河圖卽八卦也。河圖蓋周衰亡之。不傳久矣。今以易大衍之數。所謂五位者。列而爲圖。一六位於北。二七位於南。三八位於東。四九位於西。五十位於中。此固易之圖也。古如有是圖。當在大訓中矣。蓋書策之圖。猶洛誥所謂圖也。非所謂河圖也。況其推易緯而圖之。乃謂神物之本然。豈足徵乎。鞞必鼎反琫音捧珣音詢玗云吁反琪音其衡音横

述曰。說文云。踰越也。今轉注之。釋文引馬云。越玉。越地所獻之玉也。然越非產玉。周書王會篇無言南方之獻玉者。

僞傳云。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所寶。蓋傳釋越爲於。以大璧琬琰爲二重。以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非也。夫寶陳序北。則西序東嚮者。豈大訓亦旁睨而不嚮之乎。琬琰固二重。則六而非五矣。易觀彖傳云。大觀在上。今陳寶者象焉。書疏引鄭云。赤刀。武王誅紂時刀。今無以見其必然也。詩公劉毛傳云。容刀。言有武事也。蓋武事之容也。疏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此所以爲容也。周官天府疏引鄭云。大訓者先王德教。虞書典謨是也。今不出之者。以未顧上文而言也。書疏引鄭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鄭以琬琰蒙宏之文也。攷工記云。大琮十有二寸。此宗后所守之度也。鄭以推王之大璧爾。攷工記云。琬

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此王使所執之瑞也。鄭以推王之琬琰爾。攷工記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注云。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又典瑞注云。羨長也。書疏引鄭云。大玉華山之球也。今攷釋地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則石也。非球也。釋文引馬云。夷玉東夷之玉也。鄭義見書疏。鄭緜馬而實之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今言東北者。周官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是也。說文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蓋鄭與之同。僞傳云。夷常也。蓋以夷通彝。然常玉則何寶之乎。書疏引鄭云。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又鄭於大玉三者云。皆璞。

未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今攷大玉夷玉始然矣。若夫名之曰球。雖未琢治固禮器也。球貴其聲。不以色貴也。釋文引馬云。球玉磬。此蔡義之所緐也。引易者繫辭傳文。引禮者禮運文。注云。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或曰。周官庾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其出於河者。猶漢武時天馬出於渥洼水中也。僞傳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傳以爲河圖卽八卦也。論語孔注云。河圖八卦是也。此與書疏引王肅顧命注同。或曰。論語孔注亦僞孔爲之爾。今攷漢志云。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此豈以爲河圖卽八卦乎。虙與伏通。史記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胡氏渭据

之。謂河圖亡於其時也。殆然矣。故自漢世無傳河圖者。迨於宋世華山道士陳摶傳河圖於种放諸人。莫知其所緐始也。其圖爲白黑點者五十有五焉。易之象。實者陽也。今白而虛之。虛者陰也。今黑而實之。失其象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易緯乾鑿度云。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蓋四正四維。皆通乎中央也。鄭易注言大衍及四象者。皆以生成之數言之。鄭乾鑿度注云。易有四象。文王用焉。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四營而成易。由是而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數。此鄭以緯傳經而爲之說爾。雖然。緯固不以九宮爲河圖也。鄭易注云。春秋緯曰。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

九篇。洛書有六篇。然則與摶所傳者異矣。蓋摶推九宮而爲河圖也。且通其說於洛書焉。而申之者。以爲是圖也。吾儒失之。流於彼家。斯未察歟。朱子采之。蔡傳從之。蓋喜其數之實。通乎大衍也。而忘其圖之名襲乎河圖也。雖然。辨其名而觀其實。蓋數之五位存焉。胡氏辨之。而以爲數之五位。卽天地之數。五奇五偶云爾。是言其數。而失其數之位也。則過矣。互詳鴻範疏。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蓋不惟以伏羲言也。伏羲者包犧也。以聲轉而異焉。周官天府疏引鄭云。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鄭亦不惟以伏羲言也。江氏云。河圖。文王

所受者。墨子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是也。周受命所自。故寶之。今不從者。山海經多誕。讖緯書言河圖。其亦斯誕也。而鄭惑焉。墨子之言。孟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此其誕之所從來遠矣。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此書緯也。廣博物志引尸子云。禹理鴻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尸子之言。猶墨子也。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並出。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宋志之言。猶書緯也。若夫晉志。則言黃帝創受河圖矣。論語讖。則言五老告舜河圖矣。其誕又班班若斯也。緐今攷之。天命之始。將開斯文。

馬圖之象。所謂觀鳥獸之文也。易固著其爲包犧氏也。所
謂聖人則之者此也。謂文王周公受河圖。將言其則之作
易矣。黄帝舜禹受河圖。何無所則而作乎。謂劉歆稱河圖
洛書相爲經緯。將言禹之鴻範亦河圖之則也。則箕子言
天錫禹鴻範。何不遂言其錫河圖乎。禹於河圖無所則而
作也。天何爲而錫之乎。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此猶檀弓稱孔子言明王不作。而天下莫能宗予也。
其言猶詩之比興。蓋傷時者難言之也。非謂古者屢致河
圖。今必思其又致也。漢書儒林傳謂歎己不逢明君。是也。
董子謂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則以辭害意
矣。孔子得位。將必致河圖乎。虞書云。鳳皇來儀。召公之詩

云。鳳皇鳴矣。是其再至也。非先期之也。周公謂召公云。我
則鳴鳥不聞。於既聞者懼其去也。非先期之也。論語云。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未聞自決其所致何
祥也。且鳳鳥再至召公歌之。周公言之。河圖數出何易不
言其數出也。然河圖之出。若易若書若論語皆言之矣。歐
陽氏猶不信焉。其亦以世言河圖之多誣也。而欲絕之乎。
其弊也則疑經。然以信經故而遂信諸子百氏之書。其弊
也則亂經。慎哉。閻氏云。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出於九峯
山下。龍首馬身。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賀。以爲與麟至同符。
閻氏蓋謂不必伏義而然矣。顧其言龍駒不虛也。其言若
負河圖者。則形容之辭爾。豈河圖云乎。文選典引注稱蔡

邕云。尚書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蓋蔡邕從今文也。顓
頊者以大玉夷玉天球之殘文而譌也。如以爲顓頊氏河
圖。則洛書何以不繫禹也。或曰。顓頊者丹書也。今攷大戴
禮云。武王踐阼之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
存乎。曰。在丹書。又云。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彊。怠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是言之。是顓
頊之書名丹書也。非以顓頊名書也。俞氏琰云。天球玉也。
河圖與天球並列。蓋玉之有文者。非也。胡氏云。赤刀金也。
大訓與赤刀並列。亦將爲金之有文者乎。或曰。文德武功。
既皆貴之矣。而又正中而上文下武。何也。蓋皆貴之而不
能無上下也。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古者文武不分途。

一人而兼將相之用。詩六月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何其
美乎。詩泮水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其美固若斯也。迄於
春秋之世。猶不失其美焉。故武功之事。所以使文德之行。
詩江漢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言召虎武功而終及之
也。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故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
詩小戎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蓋雖秦風之言武功也。不
猶以文德言乎。其後秦設武功爵。則異乎古之秦風矣。明
太祖以武功得天下者也。而尊孔子文德。罷武成廟大公
之祀。則曰。大公鷹揚而授丹書。蓋太祖辯乎武功統於文
德之中也。即辯乎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書疏引鄭云。
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今不出之者。楊氏之義。於義

尤悉也

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鼖音墳兌徒外反

此陳寶而無越玉五重者也鄭氏謂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蔡氏謂皆巧工中灋度是也垂舜共工也舞衣謂樂舞之衣也大貝文貝之大者紂囚文王時以之獻紂殷亡復歸於周焉鄭氏稱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大鼓謂之鼖房者路寢之北其東西房連中室者也房當東西夾之北房之南戶嚮東西序焉聘禮記曰自西階升巡曰負右房而立此可推也今陳寶在房則輝映乎東西序矣經自西房而東房者

以王殯在西階之上也舞衣樂之容大貝禮之飾鼖鼓樂之節貴文德也其在西房陳之者西方物之所成禮樂以成德爲美也舞衣鼖鼓皆樂用焉今不相次而陳大貝於中者樂之和分禮之中而爲之且以禮飾而免於難示子孫以憂患之不可忘故正其中也戈兵之近弓矢兵之遠貴武功也其在東房陳之者東方物之所生兵以生道殺民也戈及弓矢皆遞陳不正其中者兵宜遠近交資且臣位不正其中而物勒工名弓有和之名和雖異代之臣亦同臣禮故不正其中也大貝如車渠宜大觀矣舞衣則椸枷鼖鼓則或足或楹或縣戈則柲鐏弓則虎韔矢則魚服今經不言者以省文而可知也蓋皆無越玉五重者也○

謹案陳寶之日喪事嚴矣而有司之命一物之陳皆有精意存焉召公元老其治事之才何如也而紀其事者史文之達使百世下如得之目前亦何如其懿哉中纍之中去聲難去聲椸音移枷音架縣古懸字柲音祕鐏在困反韔音鬯

述曰僞傳云允國所爲舞衣蓋僞古文允征者允謂國名也孫傳言之是史之爲文國名人名不一例也於文未適也禮記明堂位於國名云崇鼎越棘於人名云垂之和鐘彼妄記者猶別其文矣豈古史反不逮之乎鄭義見周官天府疏大傳云西伯既伐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靑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

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此文王之免於難也攷工記云車人爲車軻長三尺渠三軻者三注云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是也大鼓謂之鼖釋樂文鼖與賁通詩所謂賁鼓也周官天府疏引鄭云此鼖非攷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周物何須獨寶鄭亦意言之爾夫周物之美固其寶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蓋不正其中也論語云立不中門蓋臣禮類然也月令云命工師效功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蓋古之制也曲禮

云。不同梔枷。注云。梔可以枷衣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
足。殷楹鼓。周縣鼓。注云。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
也。縣縣之簨虡也。戈柲詳牧誓疏。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
注云。鋭底曰鐏。詩小戎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毛傳云。虎
虎皮也。韔弓室也。詩采薇云。象弭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
也。鄭箋云。服矢服也。詩采芑云。方叔元老。毛傳云。元大也。
今召公元老。非十亂之班乎。故以治事之才稱也。易小畜
象傳云。君子以懿文德。釋詁云。懿美也。蓋史文美矣。其敘
而可圖者。今以圖附顧命後焉。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輅音路 阼音胙

輅周官注引作路。綴謂聯綴也。猶漢書言屬車在後也。先
謂先導也。次猶攷工記相次之次。周官巾車之職曰。王之
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
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衞。木路以田。以封蕃國。蓋玉路以祀
不以封。明其大也。繇是以降。則殺之。玉路之行。殺者屬而
相次。尤殺者遠而先導。蔡氏謂王乘玉路。綴之者金路也。
故金路謂之綴輅。遠者木路也。故木路謂之先輅。以木路
爲先輅。則象路革路爲次輅矣。是也。蓋五路之禮。革路禮
之武車也。其餘皆禮之德車也。獨以德車之象路相次者。
象路以朝。革路以卽戎。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蓋諸
侯不朝。斯王不以朝而以卽戎矣。此象路與革路所以相
次也。猶陳賓明文德武功之義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
也。門側之堂謂之塾。今言路寢門內也。面南面也。以門內
北面言之。則左西而右東焉。經於階不言前。而以面言之。
於塾不言東西。而以左右言之。明北面與南面車轅相面
也。自西而東者。敬王殯也。先輅與大輅相面。明導大輅之
先也。明綴輅次輅皆從大輅之後也。次輅與綴輅相面。明
次輅亦以次而綴之也。周官典路之職曰。掌王之五路。若
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蔡氏謂大喪出輅。
禮也。殺音曬 屬音燭

述曰。輅作路者。周官典路注所引文也。漢書賈捐之傳云。
文帝詔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蓋車行而於後屬之也。攷

工記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以相反者爲相次。
今德車與武車亦相反也。曲禮云。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疏
云。謂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其義也。周官巾車
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大戴禮朝事篇同。禮器郊特牲言
大路繁纓一就者。蓋所聞異也。繁與樊通。巾車注云。樊讀
如鞶帶之鞶。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
之。十二就。就成也。巾車云。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
而木路不言就焉。蓋降殺以兩。木路三就。不言可知也。郊
特牲云。先路三就。是也。巾車注謂木路飾與革路同。非也。
禮器云。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云。次路五就。合之。則與巾
車言象革者同。而次路之相次。昭然矣。綴輅典路注引作贅。

書疏典路疏引鄭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贅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孫氏謂五路之貳巾車無文大戴禮朝事篇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是大路有貳也朝於五禮屬賓則金路以賓亦宜陳之今不陳者蓋喪中受朝不迎賓無所用金路也此申鄭而言之也今以周官攷之道僕於象路云掌貳車戎僕於戎車云掌倅車田僕於田路云掌佐車倅與佐皆貳也而皆非典路掌之然則出路不出其貳也出路者事死如事生爲成王

也非爲康王也安有以喪不迎賓而不陳者乎周官車僕云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又云大喪廞革車注云萃猶副也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疏云王喪遣車九乘此五乘之外加以玉金象木四者則九乘矣孫是言之五路皆出遣車且然則顧命可推也萃者倅也皆貳也鄭釋廞爲興從釋詁義也車僕言大喪所興者亦不言各以其萃也故典路言出路者統五路而言未嘗析言其所出也僞傳云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蓋傳不言革也書疏引馬王者皆云兵事非常故不陳之也皆於義未悉也禮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其

上文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其曰阼者士冠禮注云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門側之堂謂之塾釋宮文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熟思其事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音辨綦音其刃音認戺音祀戣音逵瞿羣虞反銳以稅反

此方傳顧命而兵衞之度也弁士服雀弁者鄭氏謂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也惠兵器或曰惠順也蓋兵宜順人者鄭氏謂蓋斜刃也畢門路寢門王朝五門畢於是門也綦

亦作騏蓋古通也鄭氏謂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戟也上刃者執而樹其刃也牧誓曰王左杖黃鉞又曰稱爾戈立爾矛皆上刃也凡人衆之會執兵者必上刃而後可行且無以刃嚮人之嫌獨於執戈言之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故史於此又獨不言立焉明其皆互文也戺砌也立而夾賓階之砌者二人阼階亦同故四人也冕大夫服劉兵器或曰劉殺也蓋兵宜斬殺者鄭氏謂蓋今鑱斧也鉞大斧也東西之堂謂夾室之前蓋東西廂也鄭氏謂序內半以前曰堂是也戣瞿皆兵器或曰戣文從癸篆文癸象水四入形蓋兵有四鋒象癸之形者韓詩外傳謂物旁出曰瞿孫是推之蓋兵有鋒旁出者鄭氏謂瞿蓋今三鋒矛也

垂者東西序前之堂廉也。鋭兵器。或曰。鋭芒也。蓋兵得兌
金之芒者。鄭氏謂矛屬也。側階北堂之階也。蓋西房北墉
而已。東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以其側於東。故曰側
階。此達於燕寢者。嚴內外之防。故以大夫主之也。經於立
皆不言面者。察視非常。面無定也。自東而西者。敬王生時
之正位也。自牖閒南嚮而言。以執兵者不皆近殯也。○謹
案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衞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
而燕私。則從容養德。有事而禦侮。則堅守腹心。下及秦漢。
陛楯執戟。尚餘一二焉。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視
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繇是言之。古
制豈不當采邪。夫方傳顧命。其兵衞若斯矣。則居恆之兵

衞可知也。鑱士銜反。從音鬆。陛傍禮反。楯音盾。
述曰。士冠禮云。爵弁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則弁者士
服也。鄭義見書疏。其下。自騏義外。所引鄭同。白虎通云。周
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
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是也。惠順釋言文。明
堂位注云。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是也。路門畫虎。亦曰虎
門。鄭騏義見詩鳲鳩及駉疏。釋文云。綦馬本作騏。謂青黑
色也。蓋鄭與馬同。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綦也。綥帛蒼
艾色也。段氏云。綥綦古今字是也。詩出其東門傳云。綦巾。
蒼艾色。其側也。戈鉞。詳牧誓篇。廣雅云。戺砌也。僞傳云。堂
廉曰戺。非也。張衡西京賦云。金戺玉階。蓋戺以階言。不以

堂言也。經固言兩階戺也。說文云。戺古文戺。蓋砌象人之
兩頤也。周官司服云。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則冕者大夫
服也。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雀
弁則無前低後高之制。是也。劉熙釋詁文。釋宮云。室有東
西廂曰廟。郭注云。夾室前堂。其義也。癸篆文作𥎊。說文云。
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蓋戣亦象形也。書疏引鄭云。
戣瞿蓋今三鋒矛也。鄭釋戣者。殆非也。經戣瞿別文。豈其
同乎。韓詩外傳云。直日車前。瞿曰芣苡。蓋生於兩旁謂之
瞿。古與衢通。楚辭云。靡萍九衢。其側也。或曰。說文云。瞿鷹
隼之視也。蓋鷹將擊鳥。必先視之。用武者象焉。故詩曰。時
維鷹揚。蓋瞿者兵可鷹視擊之者也。釋詁邊垂義同。鄉飲

酒禮云。設席於堂廉。注云。側邊曰廉。是也。蔡傳引說文云。
鈗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
蔡傳据之。謂鋭當作鈗。非也。釋文云。鋭以稅反。不言說文
作鈗。蔡所据者。非古善本說文也。段氏云。玉篇無鈗字。蓋
玉篇所据尚書作鋭也。廣韻十七準無鈗字。十四泰曰。鋭
矛也。蓋所据與玉篇同。毛氏六經正誤曰。鋭矛屬。說文音
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鋭利之鋭。非兵器也。當從
說文音。蓋毛氏所据說文作鋭也。繇是言之。說文作鋭。讀
若兌。此古善本也。說文又云。鋭芒也。此後人以鋭譌鈗。遂
移分之爾。經原作鋭。或疑衞包改之。誤矣。段說是也。成二
年左傳云。鋭司徒免乎。杜注云。鋭司徒主鋭兵者。漢書高

帝紀云朕親被堅執銳顏注云銳謂利兵此銳非兵名也今言兵器以銳而名與惠劉例同故皆謂之執則釋文之音可通也儀禮士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蓋自東房言之也儀禮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蓋自北堂言之也而王朝可推矣書疏云側階鄭王皆以為東下階也今攷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禮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言奔喪也禮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則側階者東下階也蓋對西下階而言也以言此經非也經言立者一人則西下階無人矣非其稱也或曰以康王恤宅於東故特命一人爾然則成王殯於西竟缺一人乎蓋東堂東垂既有人矣東

下階可無人也其不可無人者惟北階焉書疏云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非也夫宿衛豈不敬新陟王乎史記滑稽傳云秦始皇時有陛楯郎說文云陛升高階也楯闌檻也漢書東方朔傳云是時朔陛戟殿下蓋漢制因於秦也班固西都賦云周廬千列言宿衛也漢書酷吏傳云椎埋為姦注云椎殺人而埋之此異於詩所謂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者矣釋詁云恆常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隮子西反）

此方傳顧命而即位之度也麻冕者以麻為冕重女功之始也黼裳者斧文之裳也隮升也由賓階升者子釗不敢踐阼而當主也子釗未踰年稱王者臣尊其君之稱春秋

書王猛王子猛亦喪未踰年也王麻冕黼裳皆吉服者王不敢凶服也蓋傳先王顧命而為天子繫天地社稷之重故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言天子既殯而祭天地社稷也祭則不敢凶服焉今凶服所以哀先王也若冊命則先王命嗣天子王矣以吉服將之敬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卿士者統大保大宗而外之卿士也邦君者以時祭而至之諸侯也周官司服無蟻之稱蟻者鄭氏謂色玄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鄭氏謂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也蓋以王殯在西階之上也呂氏曰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純吉服有位於班列不純凶服酌吉凶之閒示禮之變也（紼音弗　纁音溫）

述曰白虎通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又白虎通云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不忘本也太平御覽引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蔡傳說同儀禮喪服傳注云布八十縷為一升蓋三十升者二千四百縷也江氏永云古布幅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焉若容三十升之縷則今尺一分幾容一十八縷矣此必不能為者也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

倚於衣之例。麻冕亦不過十五升。蓋今尺一分。容九縷焉。已難成矣。姚氏云。麻冕何服也。曰。緇衣十五升服也。禮言冠而不言服。則服如其冠矣。是元端服也。釋詁云。躋升也。隮與躋通。詩蝃蝀毛傳云。隮升也。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注云。常若親存也。坊記云。升自客階。弔於賓位。敎民追孝也。注云。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則今之既殯可知也。顧氏炎武云。顧命中有脫簡焉。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矣。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也。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今攷顧氏言脫簡者。非也。先王顧

命。蓋傳重之大者也。既殯則當傳之矣。踰年而後傳之。非所以重先王之命也。春秋。昭公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蓋猛者未踰年之君也。宜書曰子。春秋稱子猛曰王。明其宜爲王者也。今顧命稱子釗曰王。亦明其宜爲王者也。故下文云。王義嗣德。此立政所謂嗣天子王也。蘇氏云。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獨不可以喪服乎。此據禮曾子問言冠禮者言之也。蓋以此吉服爲非禮也。蔡傳從焉。然

據冠禮以言此經。非其例也。漢志云。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猶王制之義也。茀與紼通。王制注云。紼輴車索。疏云。未葬之前。屬茀於輴。以備火災。是也。蓋越茀者。既殯而祭之也。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又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繇是推之。蓋郊社之祭。廢於初喪。而行於既殯也。禮郊特牲云。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此言郊道之民也。而況於親郊者乎。曾子問云。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

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注云。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檀弓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亦其義也。朱子語類言顧命者。嘗言此於禮爲非矣。然朱子答潘時舉之問也。又言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未之學。蓋謂此類爾。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吉服。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卿士詳鴻範篇。鄭蟻義見太平御覽。夏小正傳云。元駒也者蟻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釋宮文。鄭卽

位義見書疏。蔡傳云。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非也。位在
中庭。豈升階乎。
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隮。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大音太　奉音捧　瑁音冒　御如字）
此方傳顧命而進冊之度也。蔡氏曰。大宗。宗伯也。彤。纁也。
大保受遺。大史奉冊。大宗相禮。故皆祭服。是也。承。薦也。介
圭言承。同瑁言奉。蓋奉而薦之。互文也。介。大也。圭大尺二
寸。謂之玠。鄭氏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大宗伯一人與
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
是也。同。祭酒器。馬氏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也。瑁。玉器。言天
子之德覆冒天下也。攷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大保大宗奉而薦先王之重器於嗣王。蔡氏謂其有主道
焉。故升自阼階是也。書者。所書顧命之冊也。御。進也。言大
史進王以冊命之書也。書稱冊命。則進讀可知也。鄭氏曰。
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
以命王嗣位之事。（相去聲　玠音介）
述曰。攷工記云。三入爲纁。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
竀。三染謂之纁。竀與赬通。郭注云。淺赤也。則纁者。三入之
赤也。詩靜女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蓋彤者纁也。周官司服
注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易言衣裳。蓋取諸乾坤。天
色元。地色黃。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是纁也。
說文云。承。奉也。以言此經。則複矣。聘禮記言執圭云。授如
爭承。此奉執不足盡承之義也。昭十二年左傳云。奉承齊
犧。則奉而薦之也。臯陶謨言承之者。亦薦之之意也。介。大。
釋詁文。圭大尺二寸。謂之玠。釋器文。詩崧高云。錫爾介圭。
釋器注引詩介作玠。蓋古通也。攷工記云。鎮圭尺有二寸。
天子守之。蓋介圭也。鄭上宗義。見書疏。蓋据周官之序官
言之也。吳志注言虞翻奏云。鄭解顧命康王執瑁。古冃字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桮。又馬融注亦以爲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
於元。此言鄭失也。孫氏云。虞以同爲冃。非也。經下文言王
受同者。則云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是同爲酒器。
故大保可受焉。則不可謂之冃也。江氏云。同。圭瓚也。以挹

鬯祼祭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
差也。經下文言大保者。則云以異同秉璋以酢。蓋彼同爲
璋瓚也。則此同爲圭瓚矣。此江氏之申鄭也。經下文云。乃
受同瑁。白虎通引同作銅。蓋今文也。虞之所謂今經也。孫
氏云。銅亦酒器也。以所飾之金而名也。白虎通云。圭瓚秬
鬯。玉飾其本。金飾其中。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其義也。或
曰。古本惟作冃。鄭本惟作同。非同冃二文兼也。非也。經下
文云。乃受同瑁。書疏引鄭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
受瑁。是鄭本二文兼也。僞傳云。同。爵名。從說文義也。今言
祭酒器者。上下經文。据以言之。而不質言也。馬義蓋名同
之所繇也。虞謂其不得。非也。其於瑁以冒名。一例也。冒義

詳堯典班瑞疏。蔡傳引蘇氏云。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此以御王爲王御。非也。詩六月毛傳云。御進也。鄭冊命義
見書疏。又鄭云。御猶嚮也。蓋以御通迓。言迎而嚮之也。然
詩傳之訓。於文尤洽也。禮少儀云。詔辭自右。則大史東面
可知也。王正立者。謂北面立也。禮曾子問言君薨而世子
生者則云。三日。少師奉子以衰。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其
例也。南史沈文阿傳云。千人無君。不敗則亂。成王在喪。禍
幾覆國。是以始殯受冊。蓋示天下以有主。是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卞音弁燮息協反

此大史傳顧命而陳告之度也。蔡氏曰。成王顧命之言書

之冊矣。此大史口陳者是也。蓋太史讀冊書後而陳告焉。
皇后大君也。道言。揚續。末終也。謂道言以揚續其末終之
命。卽顧命也。曰汝者蔡氏謂父前子名之義。是也。大史稱
曰汝而無嫌者。古人固汝其君也。若皐陶謨洛誥有然也。
況其臨之以先王之冊命也。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者。呂氏
謂訓所以守位也。臨君者居上臨下而君之也。易曰。知臨。
大君之宜。大卞者。王氏謂大灋也。率亦循也。燮亦和也。皆
重文。答對也。蓋能答對之。然後能揚續之也。猶詩所謂對
揚王休也。大史言曰。大君先王力疾憑玉几。道言以揚續
其末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有臨而君周邦。必率循
訓中之大灋。庶柔和乎天下。以對揚文武之重光大訓焉。

知音智

述曰。釋詁云。皇大也。后君也。孝經云。非先王之灋言不敢
道。則道者言也。揚續。釋詁文。互詳洛誥疏。末終。詳召誥疏。
易未濟彖傳云。不續終也。曲禮云。父前子名。今以汝爲稱。
自父子言之也。臨君周邦。文選責躬詩注。引作君臨周邦。
以易義通之。則臨君是也。引易者臨六五文。中庸云。唯天
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僞傳以大卞爲大灋。
書疏謂王肅亦同。蓋傳襲王爲之也。卞者弁省文也。詩小
弁。漢書作小卞。其例也。士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注云。
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繇是言之。弁者周
之灋服也。此大卞所以爲大灋也。釋詁云。率循也。詩假樂

云。率由舊章。循灋之謂也。釋詁云。燮和也。鴻範云。燮友柔
克。柔和之謂也。引詩者江漢文。鄭箋云。對答也。詩皇矣云。
以對于天下。鄭箋釋對者同。則答亦對也。詩江漢云。召公
是似。毛傳云。似嗣也。詩良耜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其義
也。此明召虎於王命之休美。所以對答之者。卽所以揚續
之也。鄭箋以稱揚言之。是矣。然稱揚者豈不爲似續者乎。
詩言其對答之。顧命言其答對之。蓋以轉注而然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音藐

此王聞顧命而敬答之度也。眇眇微也。禮。天子未除喪曰
予小子。蓋自初喪當然。今從而加末稱爾。亂治也。四方何

能而治之。惟自治者則能而治四方矣。言王聞顧命而再拜。既起。乃答言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將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蓋聞命敬之。自恐不能也。蔡氏曰。顧命言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故大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述曰。眇眇。微也。此文選幽通賦曹大家注義也。引禮者曲禮文。僞傳云。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託不能。蔡傳說同。詩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此僞傳之說所緜也。今攷於經。而者轉語辭。於文尤洽也。先王之前。無所用其謙辭。此非託不能者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咤丁故反音妒又音託

自此而下二節。既傳顧命而饗祭之度也。經言受同瑁不言受介圭者。省文也。受同以宿祭。不獨言受同而連言受瑁者。瑁與介圭皆玉。必言受瑁。而後受介圭可知也。宿與縮通。禮曰。縮酌用茅。縮者沃酒茅上。留其滓而去之也。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今言三祭。則三宿者縮酒也。祭謂祭成王。咤謂奠其祭酒器也。皆言三者。禮成於三也。曰者上宗告神之辭也。饗者告神祈饗其祭也。猶禮所謂祝饗也。滓壯士反共音供

述曰。白虎通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此答作對。同作銅。且引而節之焉。經上文云。大保承介圭。僞傳云。奉以奠康王所位。書疏云。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爾。是不然也。介圭重器。徒奠之而無授受。非禮也。夫受瑁不見所執之文。則王受而奠之矣。介圭當亦然也。凡稱宿者。謂留而去之也。留其滓而去之。則以茅宿酒也。宿古通縮。蓋古字多不加偏旁也。引禮者郊特牲文。引左傳者僖四年文。說文引傳縮作莤。亦古通也。周官司尊彝云。醴齊縮酌。注云。醴齊濁。泲之以茅。縮去滓也。鄭司農云。故書齊爲齍。讀爲齊和之齊。釋文云。齍子兮反。儀禮特牲饋食禮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釋詁云。肅進也。僞傳云。王三進爵。蓋破字釋之。非本文

也。書疏引鄭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此鄭破宿爲肅也。且鄭以咤文從宅。宅有居之義焉。遂反乎前進而爲之說爾。釋文云。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妒。徐音託。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今攷說文。詫从宀。託聲。引此經而說之。蓋從古文也。或曰。咤謂悲咤。猶禮言祝聲三也。然經言王非言祝也。當冊命而悲咤。可乎。儀禮士虞禮云。祝饗。注云。饗告神饗也。士虞記云。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云。饗勸彊尸之辭也。圭絜也。緜是推之。初喪無尸。今上宗曰饗者。當以告神言也。蔡傳云。傳神命以饗告。非也。僞傳云。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此傳据特牲少牢之禮推

之也。若所謂主人受嘏福者也。然禮之言嘏。不與賓異乎。經於大保飲福者。惟曰嚌焉而已。則王不飲福可知也。鄒氏季友云。吉祭尸祭酒。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非也。此以酒祭成王也。豈祭酒邪。下文祭嚌之祭。則祭酒矣。蓋其時祭酒者在大保也。不在王焉。如鄒氏言。將此經無王祭成王者乎。非禮也。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酢才各反 嚌才細反

大保受同者。受異同於宗人也。故曰授宗人同。繼又曰大保受同。終又曰授宗人同。明宗人以同授大保也。經言異同。貫乎上下文之閒。明大保受同。皆異同也。降者。自堂而

降。蓋祭禮之盥在階下也。盥者。盥同。承上文而言。祭禮以盥洗致絜也。異同者。不敢用王之同也。半圭曰璋。蔡氏曰。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是也。蓋大保受顧命。今既冊命於王。王祭之後。大保宜報祭焉。蓋報顧命也。宗人者。對大宗之稱。蓋上宗之小宗伯也。大宗則上宗之大宗伯。其時贊王禮矣。授宗人同者。將拜。故也。拜者。以既冊命而拜王。重傳命也。王答拜者。皆重傳命也。經又言大保受同者。受嘏福之同也。祭者。祭酒也。祭禮飲酒。皆先祭之。若食之祭于豆閒。不忘本也。今以飲福而祭酒焉。嚌者。嘗酒至齒也。蔡氏謂大保在喪。歆神之賜。而不甘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宅。居也。蔡氏謂大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也。拜者。既事畢而拜王。重禮成也。王答拜者。皆重禮成也。經言降。不言升者。蓋此言秉璋以酢。下文又言大保降。則其升可知也。言祭嚌而宅。則酢而宅拜而宅。又可知也。皆史之省文也。嘏古雅反 歆許金反

述曰。僞傳云。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蓋傳以爲王以同授大保也。今攷其時。無王所饗同。若禮所謂實爵於篚者。今經無其文也。蔡傳云。大保受王所咤之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繇蔡言之。則同既王所咤矣。大保何繇而受王所咤之同也。如受之。則經不言大保授王之同。於何人。而遽言以異同乎。如謂此下言授宗人同者。卽王之

同。則經言奉同瑁者上宗也。豈以王之同授宗人乎。且上下相牽。於文未適也。蓋經於大保受同者再言之。固連文以明之也。蔡於此而分節焉。則未察之矣。儀禮少牢饋食禮云。設洗于阼階東南。又云。主人降洗爵。蓋降盥也。則大保可推也。僞傳云。大保以盥手洗異同。然上文言大保承介圭矣。豈至是乃盥手乎。半圭曰璋。詩斯干毛傳文。周官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攷工記云。祼圭尺有二寸。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也。蓋以圭爲柄也。繅與藻通。玉人注云。繅。藉也。雜

一第八六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 版反内

記注云。藻藉玉者也。釋詁云。酢報也。蓋飲而報之者謂之
酢。祭而報之者亦謂之酢也。易繫辭傳云。顯道神德行。是
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箋者問而報之。猶以酢稱也。
周官司尊彝之職。言以祭而獻者。尊皆有罍。皆云。諸臣之
所昨也。注云。昨讀爲酢。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江氏以言
此經。非也。經言秉璋以酢。猶郊特牲所謂灌用圭璋也。蓋
報祭也。諸臣之所酢。豈秉璋以酢乎。江氏謂酢者旣獻則
自酢也。蓋以下言受同之祭爲祭獻也。則經何以未獻而
先酢乎。引璋義者繼祭統文。蔡傳云。以同授宗人而拜尸。
王答拜者代尸拜也。非也。將以爲承祼尸言之。則士虞禮
有尸答拜之文。王何爲而代尸拜乎。且初喪無尸。檀弓所

以言虞而立尸也。將以爲死者之尸不能拜。故王代之。則
成王旣殯。豈禮所稱在牀曰尸乎。禮燕義云。君舉旅於賓。
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
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而今之答拜可推矣。儀禮少牢
饋食禮云。嘏于主人。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士虞禮
言祝之受爵者。則云。取肺坐祭。嚌之。又云。祭酒。嘗之。其言
饗尸者。則云。祭于豆閒。皆祭始爲酒食者也。僞傳云。大保
旣拜而祭。傳以爲至是始報祭也。則上言以酢者何邪。蔡
傳云。大保復受同以祭。蔡承報祭言之也。則王三祭而禮
一成。大保報祭而禮再成。君一而臣二。非禮也。禮雜記云。
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注云。嚌

啐皆嘗也。嚌至齒。啐至口。蓋嚌者且不啐也。金氏履祥云。
大保攝飲福。非也。此非大保之攝祭也。周語云。王歆大牢。
韋注云。歆饗也。宅居。釋言文。論語云。居吾語女。蓋宅之爲
文。猶居之一言也。

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收者徹禮器也。大保旣降。則有司徹矣。大保不言出者。下
文言大保入應門左。則其出可知也。廟門路寢門。所謂畢
門也。變其文者。蔡氏謂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是也。廟貌
也。顧命陳設多文。皆所以貌鬼神也。史記以爲先王廟者。
非也。禮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祖者先王廟也。
周不殯于廟。今諸侯奚于王旣殯而至廟乎。左傳曰。凡夫

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也。此非謂先王廟也。猶曰不殯于宮
爾。服氏之釋傳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是也。禮曰。
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蓋以所殯爲廟也。今此經
亦然也。俟者俟見王也。不言卿士者。蔡氏謂言諸侯則卿
士可知也。此結上文。以爲傳顧命之終。而起下文以爲將
朝享之端。朝直遙反

述曰。儀禮少牢饋食篇。其下篇云。有司徹。謂禮畢而收徹
也。大傳云。廟者貌也。引禮者檀弓及雜記文。檀弓注云。朝
謂遷柩於廟。是也。引左傳者僖八年文。杜氏云。將葬不以
殯過廟。邵氏云。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檀弓疏云。鄭以爲
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此釋傳者皆非也。服

氏之義。檀弓疏所引服虔左傳注也。蓋善於經矣。僖三十二年左傳云。晉文公卒。殯于曲沃。鄭志答趙商問者。以爲去絳從祖殯。末世禮異。非也。傳言殯于曲沃。曷嘗言殯于祖乎。雜記注云。廟所殯宮。此言諸侯行而喪歸之禮也。儀禮士喪禮云。巫止于廟門外。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廟。此廟即士之殯宮在適寢者也。亦其義也。適與嫡通。史記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蓋以牖間南嚮而下。其陳設者皆廟中也。今攷周官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繇是推之。今諸侯之出廟門也。則二公率諸侯入雉門。而後入應門矣。經何以不言入雉門乎。然猶曰省文也。若夫王在廟中。經不言

王出廟門。又不言入應門。而遽曰王出在應門之內乎。史必無如是之省文也。以是知其非先王廟也。孫氏云。史遷言見於先王廟者。經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此廟門即南門也。蓋欲申史記而失之也。夫經言南門。其上文無言廟者。何以知爲廟之南門也。且逆子釗者在乙丑王崩後焉。出廟門者在癸酉冊命後焉。其書日固不同也。顧氏云。記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此疑其闕文者也。亦以爲先王廟而疑之爾。

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應去聲。乘繩證反。奉音捧。壤如丈反

此既受顧命而朝享也。蓋王未釋冕。諸侯朝享焉。以受先王命。嗣天子王。敬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皆不敢凶服也。應門之內者畢門之外也。治朝在焉。蓋王出而在治朝也。諸侯者。以時祭而至適遭王喪者也。周官言諸侯者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賈氏周官說曰。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繇是言之。則四時之祭皆一時而四方諸侯有至焉。故王崩九日。而有西方東方諸侯也。二伯分東西而治。言東西則南北兼之矣。大保爲西伯。畢公爲東伯。各率其方之諸侯而入。蓋入則左西右東也。布陳也。四馬曰乘。黃朱黃馬朱鬣也。賓者王以諸侯

爲賓也。洛誥所以言王賓也。稱者賓釋辭而稱其所奉之兼禮也。圭命圭。所以朝。幣合幣。所以享。常禮朝而後享。今以王喪而遽行。鄭氏謂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是也。曰者賓釋辭所稱也。臣衛者諸侯爲王臣而藩衛也。言一二者衆也。敢者釋辭之謹也。壤猶禹貢咸則三壤之壤。言敢執壤地所出者陳奠之。謂庭實也。禮曰。庭實唯國所有。於再拜稽首言皆者。明釋辭不皆也。鄭氏謂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者再拜稽首而已。是也。義宜也。王在喪未嗣位。故以嗣德爲言。蔡氏謂此史氏之辭也。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也。弔

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
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
也答拜所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朝直遙反屛賓領反趨七喻反重平
睪夫音乎含胡闇反襚音遂
述曰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治朝詳召誥位成疏顧氏云
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召公率西方諸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然七日之閒諸侯何緣
而畢至乎今攷經上文言七日癸酉者自乙丑王崩言之
則九日也經言率諸侯者非言諸侯畢至也如以爲畢至
矣則下文言侯甸男衞而不言要服也豈其畢至乎蓋未
察其以時祭而至者也引周官者大宗伯文賈氏之義詩

韓奕疏所引賈逵周官說也互詳堯典四朝疏并與蕃通
廣韻云嚮向也二伯分東西而治者隱五年公羊傳自陝
而言之者也漢宏農郡陝縣今河南陝州也樂記云五成
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蓋記之左右以南面言今經之左右
以北面言也書疏引王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蓋其時周
公既沒矣昭二十六年左傳言幣錦云百兩一布杜注云
布陳之今馬乘亦然也詩叔于田云乘乘黃毛傳云四馬
皆黃蓋一車四馬也今喪之朝禮與覲禮言九馬者不同
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顧命諸侯皆布乘黃朱言獻四
黃馬朱鬣也今攷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
取而朱其尾鬣蓋馬之鬣貴朱也白虎通云書曰黼黻衣

黃朱紱蓋異文也武氏億云寰古通擯賓稱是擯者之辭
非也如其說則稱曰一二臣衞何邪鄭義見書疏下引鄭
同又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爾諸侯當璧
以帛亦有庭實鄭之釋圭非也周官云小行人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六幣所
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
之後也今經之言圭非享圭也蓋命圭也詳堯典五瑞疏
說文云周書曰稱奉介圭蓋多介字焉詩韓奕云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謂命圭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奠圭降拜升成
拜明臣禮也奉國土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此朝而
後享也凡常禮朝無兼享者焉經上文云惟四月此周之

孟夏於正歲爲仲春蓋春朝也通言之四時皆曰朝若孟
子所謂諸侯朝於天子也周之九服其次五曰衞服通言
之皆臣衞也以衆而爲一二之稱猶曰二三臣也凡禮之
言敢者皆以明其謹也昏禮言執鴈者亦言奠鴈蓋執而
陳奠之也引庭實者儀禮覲禮文蓋庭實所陳亦在覲禮
所享束帛加璧之外也則此經可推也祭義云義者宜此
者也襄十四年左傳云君義嗣也引重耳者禮檀弓言晉
獻公之喪也禮雜記於弔者則云主孤西面弔者入升堂
致命子拜稽顙於含者襚者皆云子拜稽顙蓋子者主孤
也適子爲後者也含者含玉襚者襚衣皆喪禮也周官云
司士正朝儀之位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蓋王日視朝之禮也。則無王答拜者也。周官云。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大戴禮朝事篇同。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蓋王朝諸侯之禮也。皆無王答拜者也。以此知朝而答拜者喪禮也。蘇氏云。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

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蔡傳從焉。然据諸侯以言此經。非其例也。夫天子之喪。其受冊命也。與禮言祭天地社稷之義同。其不敢凶服。禮也。天子爵服而受冊命。諸侯既在矣。於是乎諸侯必朝王。明其宜嗣也。朝之嘉服。卽冊命時之嘉服。而不敢遽釋者也。若夫諸侯之喪。未冊命焉。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此王制所謂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豈同此王禮哉。然則異國之大夫。求見主國之新君者。亦豈同此朝王之禮哉。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自此而下四節。以朝而進言。卽申顧命之義也。大保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呂氏謂六卿前列。是也。經言相揖。則其爲羣臣可知也。相揖承咸進而言。則其爲羣臣之進可知也。蓋冢宰及司徒。皆進與羣臣相揖進也。皆再拜稽首者。明羣臣拜告者同也。曰者。大保一人奏羣臣所告者也。天子者。天之元子也。上文所謂王義嗣德者。嗣天子王也。以此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故敢敬告焉。蔡氏曰。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述曰。周官六卿之制。天官冢宰。地官司徒。實統乎春夏秋冬之官。蓋其前列也。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音誘

以大邦殷爲言者。蔡氏謂明有天下不足恃也。誕大也。羑

古通牖。謂天所牖也。詩曰。天之牖民。若順也。謂天所順也。天之於民。必付大訓者。明善以牖之。則無不順者矣。無逸曰。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天所牖而順者。天作君師之大命也。天大命以所牖而順者。文武則以大訓而大受焉。上文所謂陳教集大命。下文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恤憂也。言皇天改革大邦殷天子之命。以殷忝君師。不能大命以天所牖而順者也。惟我周大訓如文武大受乎天所牖而順者。以其能恤茲西土也。蓋以羑若爲恤。下文所以言用奉恤厥若也。文武大受命而能恤天下者。先自能恤一方而見也。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故其言監于有殷者。必曰

而稽天若。今之敬告者。猶召誥也。夫於天若者。面而稽之。
非卽以孏之乎。
述曰。天之孏民。詩板文。若。順。釋言文。孟子云。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以君敎爲師訓也。今詳逸文。蔡傳云。
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又云。
或曰。羑若。卽下文厥若也。羑厥或譌。蓋蔡以爲未詳也。繇
今攷之。經文非譌也。羑里猶牖里爾。今徒曰羑。如以牖之
一言爲名。不可也。且羑里之囚。文王之事。此不可以父統
子也。今安得兼言武王乎。釋文引馬云。羑。道也。書疏引王
義同。詩板毛傳云。孏。道也。鄭箋云。道民以禮義。蓋羑與孏
其義同也。史記云。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漢書景十三王

傳作孏里。蓋古通也。詩板疏云。孏誘古通。韓詩外傳孏作
誘。繇是言之。誘而道之。所以進善也。道古導字。詩野有死
麕云。吉士誘之。毛傳云。誘。道也。釋詁云。誘。進也。說文羊部
云。羑。進善也。又厶部。羑重文作誘。古文作羑。蓋羑與誘其
義亦同也。金氏据說文言之。以爲猶左傳言天誘其衷。是
矣。然不承上文大訓而言。於義未融也。詩衡門序云。誘僖
公也。論語云。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樂記引詩云。誘民孔易。
亦詩板文也。毛詩作孏。蓋孏則道之明而進之善也。是訓
之順也。詩抑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易繫辭傳云。天之所助者順也。四國順之。蓋天順之也。
然則以羑若爲恤者。何也。立政云。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而

於文王云。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又云。國則罔有立政
用恤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於武王云。以並受此丕
丕基。此官人之訓。蓋誕受羑若而克恤者也。卽孏民之類
也。詩所謂孏民之民。謂人也。上下通言之也。僞傳云。文武
大受天道而順之。此以誕受羑爲言。於文未適也。江氏云。
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進順之。孫氏云。惟文武大受
而善順之。皆於義未融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戡音堪。遺唯季反
陟。升遐也。蔡氏謂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是也。
畢。盡。協。合。戡。克。敷。徧。遺。貽也。賞者。天命所以章有德。罰者
天命所以討有罪。賞罰者。文武大訓之要也。凡賞罰之協

於訓者。必協民心。而協天命。民心順之。斯天命順之矣。所
謂羑若也。然非審訓以察於自治之幾。則好惡皆非。而賞
罰罔協矣。況其能畢協乎。惟成王嗣訓。盡合乎天命之賞
罰。故文武之功有未定者。克定其功。若大誥所謂敉寧武
圖功也。用是徧貽後王之美矣。蓋此與成王顧命之義。皆
相發也。
述曰。陟義詳君奭篇。曲禮云。卒哭乃諱。蓋謚以易名。則諱
矣。卒哭。蓋旣葬後也。郊特牲疏云。畢。盡也。戡。克。釋詁文。貽
與詒通。釋言云。詒。遺也。今轉注之。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皇。大也。師。衆也。六師。天子六軍也。六師者。民心之衆。天命

存焉。必其畢協賞罰。以天所屬而順者爲其兵訓。然後能張大之。蓋兵訓固大訓之要者也。高祖文王也。猶商書稱湯爲高祖也。詩之言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蓋周有六師。始於文王。實天命之。此我高祖文王寡有之命也。武王以之伐紂而無壞焉。成王以之定周而無壞焉。今王嗣訓。敬之哉。敬而得民心。以張大乎六師。將天命亦無壞矣。言天不改命也。○謹案蔡氏曰。張皇六師。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尙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則陵遲之漸見矣。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嗚呼。

是其所歎。非一世然也。且六師之道。衆以張之。則不可一日而弛之。皇以大之。則不可他術而小之。先王之訓。繇乎典謨。皋陶象刑。固言兵也。豈以守成而始言兵邪。詩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其詩曰。以作六師。所謂思古者。文王在其中矣。詩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其詩於伐密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於伐崇曰。順帝之則。蓋帝謂者。推民心之衆而知天命也。是帝有所順。文王順之而無私也。所謂大訓而誕受羨若者。於此見之也。所謂審訓而柔遠能邇者。亦於此見之也。此武功以文德而立也。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其詩曰。整我六師。不猶顧命之訓乎。勝平聲　監去聲

援音袁又于願反　歆許金反　羨錢面反

述曰。白虎通云。皇大也。師衆。易彖傳文。釋詁義同。天子六軍。詩瞻彼洛矣毛傳義也。文王之時。以諸侯成六師。及武王爲天子。制六軍焉。周官小司徒云。五師爲軍。司馬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又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今軍師通言者。詩棫樸疏引鄭釋臨碩難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是也。易師九二云。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此師之協賞也。上六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師之協罰也。王氏樵云。張皇六師。本畢協賞罰而言。是矣。然不承上文羨若而言。於義未悉也。祭法

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蓋康王謂文王爲曾祖。今言高祖者。謂功德高也。非謂曾祖之父也。昭十七年左傳稱郯子云。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謂其始祖也。昭十五年左傳稱王謂籍談云。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謂其九世祖也。六師及之。詩棫樸文。有此武功。詩文王有聲文。詩思齊云。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以言此經。則天命文王。蓋寡有之命也。僞傳云。寡有之教命。傳不以天命爲言。於義未融也。書疏引王云。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王於文末洽也。陵遲者。陂陁也。言漸卑也。荀子云。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詩皇矣毛傳云。無是畔道。援取無是貪羨。鄭箋云。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

羨者侵人土地也。論語云。天何言哉。孟子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詩稱帝謂者。大誓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蓋推民心之衆而知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

自此而下三節。以朝而答言。卽亦申顧命之義也。侯甸男衞者。統舉之辭。故不言采也。周官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來見之數。以始爲諸侯來見之歲而數之也。始爲諸侯者。先後不同。則一時而諸服有來見者焉。今經不言要者。舉今所見言之。要服適未至也。凡經敍諸服

之文。言其遠者。統其近者。其尤遠者不言。則未至矣。洛誥之脫簡曰。侯甸男邦采衞。其不言要者。未至也。役不及遠也。酒誥曰。侯甸男衞。其不言采者。統舉也。衞遠而采近。告遠則告近可知也。召誥曰。侯甸男邦伯。其不言采衞者。未至也。役不逮及也。遠可統近。近不可統遠。今此經亦然也。禮。天子朝諸侯曰予一人。今稱予一人而名者。蔡氏謂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報誥者。林氏謂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也。蔡氏曰。報誥不言羣臣。以外見內。要平聲之數讀數去聲數之讀數上聲

述曰。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馬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今致於經。當從其同也。引周官者大行人文。周頌譜疏引鄭云。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此鄭以成王三十七年而爲之說爾。蓋周制十二年一巡守焉。鄭推以諸服來見之歲也。鄭亦据周官大行人也。然衞服因王疾而留。則要服雖遠。其義奚可遣之乎。且王疾不得見。又安所得旣事乎。引禮者曲禮文。禮疏引此經而說之云。稱予一人者。以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一人。是矣。然稱予一人而名。則其異於常禮者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厎之履反屏賓領反

此統羣臣諸侯而報誥也。丕大也。孟子曰。穀祿不平。今言平者。穀祿之平也。富者賞之以祿也。周官曰。祿以馭其富。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則無惡人致富而不平者矣。是大平富也。賞之協也。務專務也。咎者罰之以罪也。盤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罰。不務咎者非不咎也。鴻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是務德不務咎也。蓋惟於有咎而不可富者。則致咎焉。罰之協也。厎致也。富則致其賞善之至。咎則致其罰惡之至。富不能齊。而齊之以賞善之信。咎不能齊。而齊之以罰惡之信。賞罰之畢協也。昭光。亦總也。熊羆之士。若牧誓所稱如熊如羆也。謂猛士也。不二心之臣。若盤庚

所稱永肩一心也。謂忠臣也。惟賞罰光明則總有焉。以土
心服而願爲之臣也。此皆足以張皇六師者也。乂相也。端
命正命也。易之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訓者大訓也。皇天
用訓其道。猶論語稱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顧命之篇。成
王首曰審訓。實之曰文武大訓。故大訓爲陳寶之莫重焉。
迨大史告康王者。必曰嗣訓。申之曰文武光訓。今康王推
用訓於皇天。則終以一言蔽之矣。鴻範曰。皇極之敷言。是
彝是訓。于帝其訓。今言天有其道。文武代訓之也。所謂誕
受羑若也。畀與也。屛藩屛也。在存也。下文所謂心在也。我
後之人者康王也。亦自我也。言昔聖君文武。大平
其賞善之富。不專務於罰惡之咎。致賞罰之至而齊之以

信。用其畢協賞罰者光明于天下。則總有熊羆之猛士不
二心之忠臣。足以張皇六師者保相王家。用正命于上帝。
皇天用文武代訓其道。付其誕受羑若者與之四方。先王
乃命封諸侯而樹四方藩屛。使諸侯存我後之人焉。蓋此
與敬告者之義。皆相發也。故謂之報誥也。相去聲
述曰。丕大。釋詁文。引周官者大宰文。互詳鴻範篇。詩召旻
云。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云。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蓋
不平之富也。釋詁云。務彊也。蓋專務者其力從而勉彊焉。
昭二十四年左傳云。君其務德。言專務也。鴻範云。不罹于
咎。此咎者惡也。易解象傳云。又誰咎也。謂人有惡而我咎
其人。此罰之所繇也。呂刑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

辭于罰。蓋罰之以罪也。厎致。釋言文。易乾文言云。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此致其至者也。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不致其至者也。
僞傳云。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
之道。蓋傳以富爲美也。釋言云。齊中也。書疏引王云。文武
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立大中之道也。釋文云。馬讀厎
至齊絕句。江氏云。務趣。咎災也。皆說文義也。文武大平富
天下之民。使不趣于咎災。致行至中。其誠信用能昭明于
天下。蓋與馬讀同。皆於文未適也。夫致至則中矣。論語云。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致至者致中也。齊信者齊之以
信。猶論語言齊之以禮也。猶禮言齊不齊以致其齊也。蔡

傳云。丕平富者溥平富民。言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
惡。言罰之謹也。文武務德不務罰。又云。厎至者推行而厎
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蔡不承上文而言於義
未融也。以富爲富民。於經病添文也。論語云。庶矣哉。又云。
富之。言富民也。承上文所謂庶者而言也。若夫論語以大
賚言富者。詩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
人也。蓋大賚之富。言大封而祿之也。自官人言。不自安民
言。今經亦言富不言民也。蓋言富民。則富善人之義未明。
言善人之富。則民之富在其中矣。能官人。無不能安民也。
以此見經之善於立言也。昭光。釋詁文。詩豐年云。亦有高
廩。鄭箋云。亦大也。亦與奕通。釋詁云。奕大也。蓋大總之義

也。互詳皋陶謨疏。又。相。詳君奭疏。僞傳云。文武既聖。則亦有猛士忠臣。安治王家。傳以亦對既而言。是經所謂則者。於文未適也。蔡傳釋爲而又有。然經何以言則亦有乎。蔡傳云。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夫言求助。是矣。然康王言文武聖德。葢言其畢協賞罰。能使有人才之助也。非言其既聖而又有助也。如其說。此經當有言予一人釗不德者。若上文所謂眇眇予末小子也。則可矣。今經無其文。是康王以既聖者自比也。欲求助而先自聖。可乎。陳氏雅言云。文武之聖。無賴於助。當時則亦有之。是不然也。文武雖聖。能無助而有天下邪。周官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葢木鐸者振之以警聽訓者也。論語封人

所稱。葢言天將以夫子爲訓於後世也。皇侃疏引孔綽云。千載之下。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譚信於今矣。廣雅云。訓順也。葢訓者所以爲順也。僞傳云。大天用順其道。此不以訓承上文言非也。上文言羑若者。羑言訓。若言順。則經之稱訓。不兼順之義矣。顧命稱訓者六。皆謂大訓也。釋詁云。畀予也。與古通予。屏義詳君奭疏。在存。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稱衞獻公使讓大叔文子云。吾子獨不在寡人。吳語稱天子訊讓之言云。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予一人。葢在者心存之也。我義詳康誥疏。自乃命而下。蔡傳分節於下焉。於文未適也。且蔡於我後之人。不統以成王言之。則報誥無及成王者矣。敬告者言成王。而報誥不及焉。非所以爲報誥也。然則康王於此。何以不特言成王也。敬告者以賞罰言成王矣。康王推賞罰於文武言之。皆以申成王賞罰之義也。吳氏澄云。言先王有臣。所以厲羣臣也。言先王建侯。所以厲諸侯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遺唯季反　鞠居六反

此特呼諸侯而報誥也。羣臣常見。諸侯不常見。故特呼諸侯也。禮。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葢呼伯父則庶邦統焉。尚庶幾也。胥相。暨與也。顧謂顧念也。綏安也。自上而安下者也。臣服猶上文臣衞也。葢九服諸侯。以藩屏言。則曰臣衞。以治事言。則曰臣服。上文言建侯樹屏矣。是先王封國。

俾有所安而治事焉。故曰綏爾先公之臣服。猶盤庚言遷國而謂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也。今猶曰尚胥暨顧于先王綏爾先公之臣服。葢倒文也。厥其也。厥若者謂羑若也。上文言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矣。是先王以羑若爲恤。今用臣心奉先王而恤其若也。君奭曰。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亦此意也。鞠子穉子。康王自謂也。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建侯安爾先公之臣事者于先王。雖爾諸侯身在外服。乃心無不在王家。用以奉先王恤羑若焉。無貽我穉子之恥也。穉音稚

述曰。覲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此天子呼諸侯之禮也。

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繇是言之。則召公畢公皆同姓也。皆伯父也。召公爲冢宰而統羣臣。召公與畢公爲二伯而統諸侯。則呼伯父者內外皆在其中也。今不以言此經。何也。蓋召公爲冢宰。畢公爲司馬。皆在內而非在外也。公羊傳言天子三公云。一相處乎內。則二伯亦在外矣。然召公始封。奚所謂爾先公乎。史記謂武王封召公於北燕也。綏安。釋詁文。僞傳云。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遹循之。傳以爲安循。於經病添文也。蔡傳云。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蔡以爲安道。亦於經病添文也。林氏云。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念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此以爲綏安先公也。今攷綏者以升車之綏推之也。蓋綏在車上。自下升車者受之以安。故自上而安下。其義皆曰綏。詩烈祖云。綏我眉壽。詩雝云。綏予孝子。其例也。今謂子孫綏爾先公。非立言之體也。詩樛木云。福履綏之。天祿安之也。詩南有嘉魚云。嘉賓式燕綏之。君命安之也。今承上文建侯而言綏者。蓋自上而安下也。詩桓云。綏萬邦。詩民勞云。以綏四國。此僖四年左傳所謂以德綏諸侯也。周官夏采云。以乘車建綏。注云。綏當爲緌。釋詁云。緌。繼也。孫氏以言此經。從顧絕句焉。謂庶幾相與顧在我。繼爾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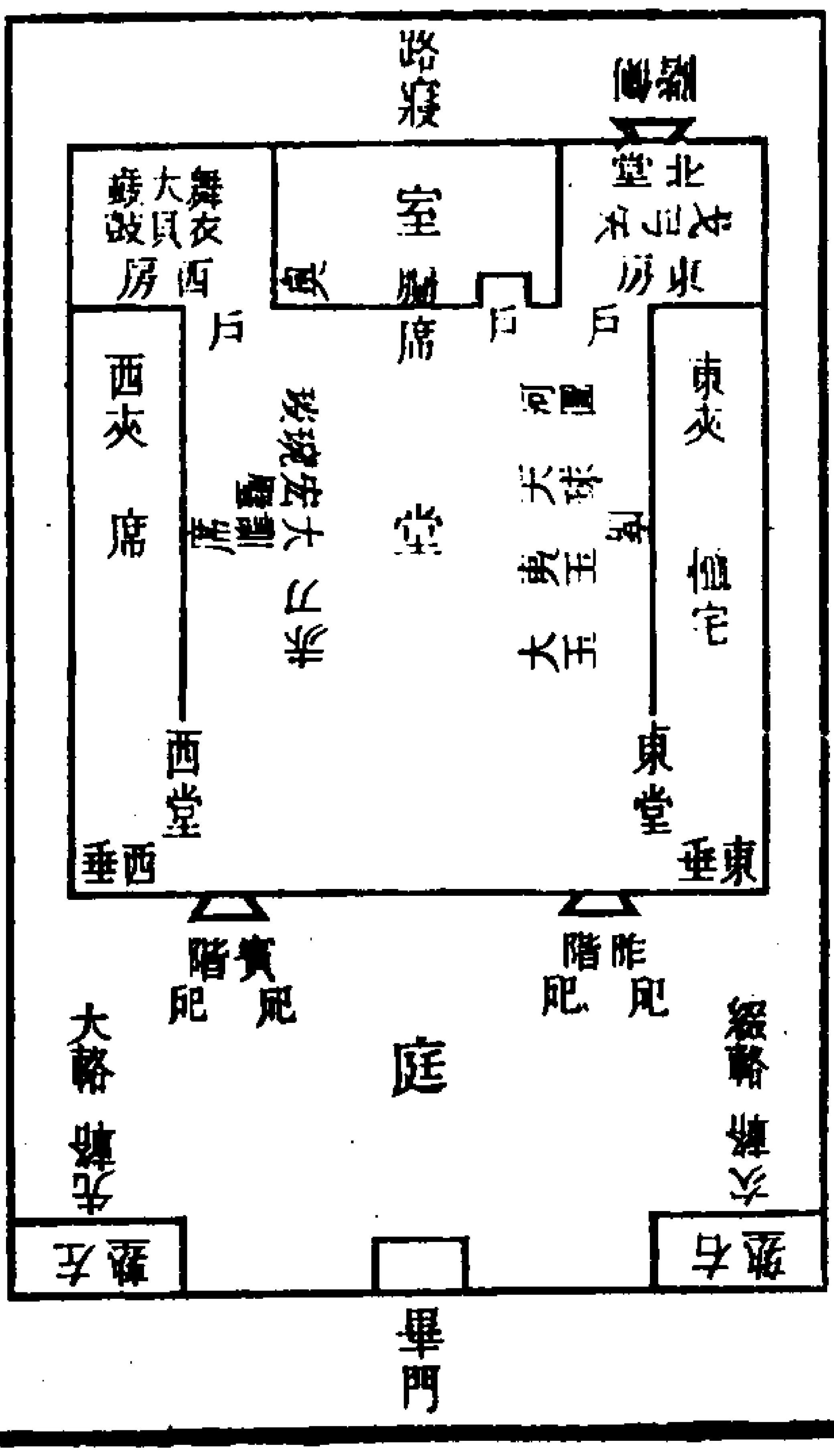
之臣服于先王。此破字釋之。非經本文也。其以顧在我爲言。於經病添文也。倒文之例。多士諸篇皆有之矣。詳康誥政人疏。盤庚云。猶胥顧于箴言。此顧于連文者也。漢書谷永傳。乃心引作迺心。罔不引作無不。蓋文異而義不異也。僞傳云。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蔡傳云。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此不承上文而言。皆於義未融也。蔡釋厥若者。於文未適也。鞠稺。詳康誥疏。廣雅云。羞。恥也。稺子之羞。禮所謂國恥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此結上文既受顧命而朝享之事也。公者。下尊其上之通稱。史以稱羣臣之三公及諸侯。故曰羣公。蓋言羣公則羣臣諸侯皆統焉。釋冕反喪服。獨於王言之者。明羣臣諸侯之從王也。鄭氏曰。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衰初回反

述曰。春秋書公者。五等諸侯皆然也。則通稱可知也。白虎通云。尚書曰。王釋冕喪服。此今本脫反字爾。白虎通引此經而說之云。釋冕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則所引經當有反字矣。鄭義見書疏。又鄭云。羣公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鄭言諸臣。非也。諸臣之卑者不稱公也。

顧命作度圖顧命南門應門與否諾位成圖同



堯典與義同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五終

門弟子校梊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六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費誓費音祕

費近魯地名。魯師徂於費而誓之也。蓋史敘其辭焉。費亦作肹。○謹案魯頌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此成王告周公之辭也。魯公伯禽就封卽位。蓋在成王元年。卽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時也。大誥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此其時矣。故費誓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言就封之始也。史記曰。武王封周公于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於是卒相成王。其子伯禽就封。又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是也。禮記稱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言禮者謂伯禽蓋有母喪。而費誓焉。急王事也。儀禮喪服。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故父在爲母期者。禮也。而亦稱三年之喪。左傳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后之喪。其一也。然則費誓與大誥不當相次乎。衞武公詩。抑。及賓之初筵。亦次於周雅閒也。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蓋諸侯無專征。今誓言曰征者。明魯奉王命而征之也。故繫之周書。衞武公詩。其

自誓者。諸侯之風也。而入爲周卿士。意存王室。則周雅錄
焉。費誓其可推也。今費誓次於呂刑之前。失其次矣。鄭氏
古文本已然。蓋存其舊而不敢改之也。猶周書多方。亦失
其次爾。僞古文本遂以費誓改次於秦誓之前。僞傳以爲
此二誓者皆侯國事。而繫之周書。猶詩周頌之後錄魯頌
也。是烏知古本文侯之命與秦誓固相次乎。此見周所以
衰而秦所以興也。聖人有微意焉。不可亂也。辟音避禮與及下句讀與平聲肹音戲有爲爲毋讀爲去聲期與犇同
述曰。費說文引作粊。周官雍氏注同。蓋古文也。大傳作鮮。
史記作肸。與肸通。皆異文也。史記索隱云。肸卽魯季氏費
邑。孫氏云。肸與費。蓋聲相近爾。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也。隱

元年左傳云。費伯率師城郎。蓋春秋之初。則爲國也。僖元
年左傳云。公賜季友之田。及費。蓋魯幷之也。僞傳云。費魯
東郊地名。非也。此以書序言東郊不開者而爲之說爾。引
魯頌者詩閟宮文。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也。蔡傳引
呂氏說。以爲費誓在伯禽初封之時。而其年無斥實焉。蔡
於洛誥。以爲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是也。其言周公避居
二年而後東征。非也。詳金縢篇。蔡於多方。又以爲費誓在
成王卽政之時。則亂於僞傳者也。僞傳言洛誥命公後者。
以爲成王卽政伯禽就封也。失之矣。引禮記者曾子問文。
禮注引粊誓而說之云。急王事也。禮疏云。伯禽爲母喪也。
引左傳者昭十五年文。其上文云。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八月。戊寅。王穆后崩。蓋言景王者也。儀禮喪服。父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詩序云。抑。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或疑武公爲諸侯。不當厲王
時矣。緜今攷之。詩疏引侯苞韓詩說云。衛武公刺王室。亦
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蓋韓詩言王室也。而不言厲王也。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
公刺時也。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此淇奧序所謂入相於
周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韓詩說云。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此言其自警也。姜氏炳章云。此猶微子言紂惡而曰我用
沈酗于酒也。蓋刺時則王室賴之矣。書堯典疏云。百篇次
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

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蓋疏言其不同者。僞孔改鄭本
之次也。故疏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蓋疏言鄭原於
賈也。賈傳古文者也。且据疏言之。鄭本蔡仲之命在費誓
前。第九十六。此同時之書。而皆失其次也。定四年左傳云。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
乘。徒七十人。其子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
王而命之以蔡。蓋此必在踐奄之後矣。書序云。成王東伐
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今僞孔以蔡仲之命改次于成王
征前。非也。以此知僞孔所改次者妄改之也。左傳釋文云。
蔡蔡叔。上蔡字。素達反。杜注云。蔡放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譁戶瓜反

公者國人尊其君之通稱也。嗟咨歎聲。人者鄭氏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也。無譁者毋讙也。聽命者聽誓也。徂存也。往也。茲此也。謂費也。蓋存者在此而留待也。往者繇此而進征也。淮夷應三監之叛。連徐戎以興徐戎之叛。淮夷主之也。故二者並興而先淮夷。猶春秋之義主兵者先書也。此魯征徐戎而不可不言淮夷也。興起也。言在費而存留。繇費而往征。今存留而將往征者此費焉。以淮浦之夷及徐州之戎皆並起亂也。魯在徐州。經下文所以言征徐戎也。讙音喧

述曰。春秋書薨。十二公皆書公焉。尊其君也。春秋書葬佗國之君。亦書公焉。蓋通稱也。非必其爵爲公也。詩泮水云。

魯侯戾止。又云。從公于邁。其義也。猶五等之君皆曰諸侯。非必其爵爲侯也。釋詁。嗟咨義同。鄭義見書疏。鄭不惟言軍人者。以下文求之。居人亦所戒也。說文云。譁讙也。經曰。徂茲。蓋二字句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其句例不同而同也。釋詁云。徂存也。又云。徂往也。蓋有所往則有所存矣。梓材所以言肆徂厥敬勞也。今有所存則又有所往矣。費誓所以言徂茲也。皆義之兼訓而相生者也。漢志云。古文讀應爾雅。信哉。僞傳云。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蓋徂茲屬下讀焉。於文未適也。江氏云。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爲寇者。此於僞傳小變之矣。然經下文云。甲戌。我惟征徐戎。不言征淮夷也。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今以爲魯並征之也。豈其然乎。蔡傳引蘇氏云。徂茲猶曰往者。蓋以爲昔淮夷之興叛也此以僞傳於多方言淮夷屢叛者謀之也。豈有徵文者邪。且如其說。而下文無今者云何。則往者興叛。今何爲而誓師乎。亦於文未適也。孫氏云。聽我敎命。往此費地。然在費而誓。不當曰來此邪。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故詩常武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言淮北之夷也。詩閟宮云。遂荒徐宅。言魯在徐州也。周官雍氏注云。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周官釋文云。徐劉本作郄。說文云。郄邾下邑也。魯東有郄城。史記魯世家云。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云。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云。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今在山東兖州府滕縣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力彫反冑直救反敿居夭反弔音的鍛丁亂反

呂氏謂此先戎備是也。敹蔡氏謂縫完也。乃猶汝也。敿鄭氏謂猶繫也。甲以蔽身。冑以冒首。古皆以革爲之也。干以扞外。詩所稱龍盾之合也。弔至也。蓋善敹者當善敿。毋敢不至於善也。下文則亦惟曰善矣。備者弓矢之利。而一弓百矢也。鍛鍊。礪磨也。弓矢以命中。戈以擊敵。矛以刺殺。鋒刃統雜器而言。故終舉之也。甲冑及干。皆自衛者焉。弓矢。長兵也。戈矛鋒刃。短兵也。長短互用。皆攻入者焉。蔡氏謂先自衛而後攻人。其序也。○謹案諸戎器必稱乃者何也。明乎乃自爲之。用其所可爲之器。而非佗求也。攷工記曰。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乃自爲之。則無弗能爲良者矣。敵國豈能制乃之死命乎。故凡爲戎器也。地不同。時不同。則器不同。其乃自爲之者。蓋無不同。杅侯榦反刺七亦反佗與他同斤舉欣反削相入聲

述曰。敹史記訓陳。說文云。敹擇也。引此經而說之。蓋縫完者則陳之而擇其不完矣。其義相因也。書疏引鄭云。敹謂穿徹之。蔡與鄭義同。而蔡義尤易明焉。說文云。敿繫連也。引此經而說之。鄭義見書疏。攷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蓋縫革而屬之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而云。司馬灋。胄从革。蓋胄亦縫革也。其異乎秦漢後。甲胄以鐵者邪。干。及戈矛。詳牧誓篇。引詩者。小戎文。

毛傳云。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是也。干者盾也。敿則合焉。書疏引鄭云。弔至。猶善也。今攷釋詁云。弔至也。鄭言至猶善者。其於此經則複矣。易繫辭傳云。弧矢之利。弓者弧也。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蓋一弓百矢也。詩閟宮云。束矢其搜。毛傳云。五十矢爲束。蓋以總束百矢者而分之歟。詩公劉云。取厲取鍛。毛傳云。鍛石也。鄭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廣雅云。鍛椎也。夫椎者。火金而石以鍊之也。既鍊則水以淬之矣。蔡傳云。鍛淬也。於義未悉也。昭十二年左傳云。磨厲以須。遂云吾刃將斬矣。蓋言鋒刃也。厲與礪通。攷工記言之。斤者斧之宜乎斫也。削者刀之宜乎削也。盤庚所謂制乃短長之命者。死命也。蓋制其命則短其長而死矣。而敵國何制焉。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舍去聲牿音谷擭華化反又音獲敜乃協反穽與阱同

此愼軍舍也。蔡氏謂此令軍在所之居民。是也。淫大也。詩曰。既有淫威。舍止也。兵灋三十里爲一舍。今止於費。命築命征。非一舍之常而已。故曰大舍焉。牿牛馬牢也。言今惟大舍於費。而牢牛馬也。杜閉也。擭謂爲機以獲獸者。敜塞也。穽謂爲坎以陷獸者。常刑。常典之刑也。蓋牛以行輓運。馬以行兵車。皆軍興所宜急者。苟納牿於機坎之中。則傷牿矣。故以常刑戒之也。輓音晚

述曰。呂氏謂此除道路。非也。牿不在道路者也。淫大。釋詁

文。引詩者。有客文。周官大司馬云。中夏教茇舍。注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灋。蓋舍者。止也。詩采芑鄭箋云。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蓋兵灋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三舍注義同。僞傳云。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放牧也。蔡傳略同。非也。既大放之。則非牿矣。下文何以言牿之傷乎。費今近敵。宜牿不宜放也。況大放乎。將敵至而後求之乎。書疏云。鄭以牿爲桎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使不得走失。或曰。蓋鄭訓舍爲施也。然何以爲大施邪。或曰。舍者牛馬之休舍也。然今言軍舍。則大舍也。牛馬在其中矣。如或說經不當以牛馬先立文邪。說文云。牿牛馬牢也。周書曰。今惟牿牛馬。蓋大徐本也。無淫舍二字。小徐本有淫字。無舍字。蓋文之脫爾。

釋文云。杜。又作敵。說文云。敵閉也。周官冥氏云。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穽與阱通。雍氏云。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彼注引此經而說之。謂時秋也。殆不必然也。雍氏常令非軍令也。書疏引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今攻魯語云。鳥獸成。設穽鄂。此鄭說所繇也。蓋以木枝設獸而有獲也。今不出之者。爲擭之機。非必柞鄂也。大傳云。擭捕獸機檻。亦其義也。釋文云。擭華化反。徐戶覈反。蓋徐音獲。其義亦爲獲焉。以聲轉而義生也。段氏云。覈讀作獲。集韻以入一屋。此不察也。說文云。𢼄塞也。引此經而說之。中庸云。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則軍舍可不慎乎。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祗音支

呂氏謂此嚴部伍是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鄭氏謂風走逸也。周官曰臣妾聚斂疏材。又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此卽下文之運糧芻者。皆及軍而遂反也。故其臣不稱士卒焉。則其妾亦非以婦女從軍矣。逋亡也。言亡逃也。勿敢者禁之之辭。越踰。逐追也。詩曰。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踰次而追之也。祗敬也。復反也。易曰。喪馬勿逐自復。商度。賚賜也。乃猶若也。不復者不反之也。易曰。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蘇氏曰。軍以各居其所爲灋。若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以發之。禁其主不得逐。則軍自定。得此者當敬復其主。我度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是也。無敢者毋敢也。猶勿敢也。鄭氏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是也。垣者卑牆也。牆者高墉也。蓋居民之室家也。爾雅曰。牆謂之墉。梓材曰。若作室家。旣勤垣墉。誘者導之逋逃也。言毋敢爲寇攘。其敢爲寇攘者。踰入居民之室家。或竊盜焉。或誘亡焉。則常刑所不貸矣。○謹案岳武穆之治軍也。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非其部伍之嚴而能若是乎。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其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其所爲軍灋。宋史稱

之。蓋與此經之義隱相符也。嗚呼。後世以民養兵。以兵衞民。而兵或且爲民之寇。則何以禦寇哉。隸音逮舂音中槀與稱同喪去聲度徒落反于易山易之易以智反[illegible]音[illegible]

述曰。兵灋以五人爲伍。統於部將。則爲部伍焉。僖四年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中軍風于澤。杜預注云。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則風者走逸也。蓋風之於物。相感而行。馬牛相誘者猶然也。鄭義見史記集解。下引鄭同。又鄭云。臣妾廝役之屬。蓋鄭以爲給軍中廝役也。若宣十二年公羊傳所稱廝役者也。此可以言臣。不可以言妾也。漢書李陵傳云。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

女子乎。陵搜得。皆斬之。則妾爲厮役。非兵瀆也。僖二十二
年左傳云。戎事不邇女器。此古之制也。引周官者。大宰及
司厲文。大宰注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曰。將生
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蓋注据僖十七年左傳也。
又注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今經下文言芻茭。亦疏材
之類也。司厲注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又鄭司農云。謂
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今以周
官攷之。罪隸百有二十人。舂人有女舂。稾人有女稾。此臣
妾之繇也。今經下文言糗糧。固舂稾之事也。繇是言之。凡
運芻糧者。皆以給軍而及軍焉。既及則遂反矣。墨子備城
守篇云。守瀆。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此

言城守之急。死亡之變。若唐書言張巡之守睢陽者也。非
常瀆也。故丁女倍於丈夫。而老小皆備焉。書疏云。古人或
以婦女從軍。孫氏据墨子。而謂疏爲是也。失之矣。費誓之
時。豈宜非常瀆者乎。詩東山云。婦歎于室。小戎云。言念君
子。蓋詩自常瀆言之。皆以婦女無從軍。故爾。不然。何不相
從而徒歎念之哉。說文云。逋亡也。越逾也。逐追也。踰與逾
通。引詩者。擊鼓文。詩執競毛傳云。反復也。今轉注之。引易
者。睽初九及旅象傳文。漢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
章度也。蓋章度則度之矣。孰與熟通。釋詁云。賚賜也。戰國
策云。齊無天下之規。蓋規畫而謀之也。寇攘詳康誥及呂
刑篇。引爾雅者釋宮文。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峙直里反糗去九反楨音貞榦
干大辟芻初俱反茭音交

呂氏謂此立期會。是也。甲戌者。先期之日也。論語曰。慢令
致期謂之暴。今先期之也。經上文曰。淮夷徐戎竝興。今獨
言征徐戎者。書序謂成王東伐淮夷也。征者。魯奉王命而
征之也。大誥稱成王告庶邦君曰。肆朕誕以爾東征。魯當
奉焉。禮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此周官所謂八命作牧者。
蓋魯以州牧帥諸侯。近征徐戎也。峙乃糗糧。不獨言魯人
者。元吳氏謂諸侯同征。糧當自賚。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

是也。魯人。費人。在其中矣。峙具也。糗者。熬擣爲乾餱也。糧
者。行道穀食也。逮及也。此而不及。壹食不繼。敵乘其饑。無
論其不供不多矣。故以不及爲戒也。大刑者。馬氏謂死刑
也。言魯人以別之者。蘇氏謂當時有諸侯之師也。邑外曰
郊。郊有鄉焉。郊外曰遂。遂者郊之副也。蔡氏謂天子六軍。
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木在牆兩端而
正其築謂之楨。木在牆兩旁而固其築謂之榦。今言築城
也。此若易供者。然人疑一日之間。既使之征。未必又使之
築。將有不供矣。故以不供爲戒也。甲戌之日。以是日征是
日築者。蔡氏謂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不言
所築之地者。兵尚神密也。詩言南仲之築曰。城彼朔方。而

其先則惟曰。往城于方。亦不言其地也。後世爭地利而築之速者。經因開其先矣。無餘刑。非殺者。王氏謂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者。入于罪隸。不殺之。是也。蓋特不殺之爾。其坐者必無遺。明乎乏軍興則誤國。而軍灋之嚴若此。俾其家人皆相戒焉。庶幾其終不誤也。芻者生芻也。茭者。鄭氏謂乾芻也。此若易多者。然人常賤馬牛之食。而忘軍人賴馬牛以存。將有不多矣。故以不多爲戒也。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蔡氏謂地近而致便也。○呂氏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縣當有扈之變。伯禽之就封。縣當夷戎之變。其誓師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無遺也。帥音率。齊側稽反。熬敖平聲。擣音討

乾音干。聚才候反。行陣之行音杭

述曰。惟征。白虎通引作維征。蔡傳云。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此蔡未察乎淮夷爲王師所伐也。當是時。徐戎因淮夷而起。爾使魯獨攻徐戎。而非王師伐淮夷。則淮夷不救徐戎乎。引禮者王制文。引周官者大宗伯文。僞傳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傳言七百里者。非也。禮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此記者之誣也。孟子云。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豈不信乎。詩閟宮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禮注据之。以爲七百里者。兼附庸言之也。夫附庸若顓臾者。論語稱其在邦域之中矣。今封方百里。而附庸方六百里。以是爲邦域。將末大於本之甚乎。孟子云。今魯方百里者五。不言其方百里者七也。孟子不且云在所損乎。僞傳知七百里不可以爲封也。則又以爲監焉。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又云。州方千里。蓋州牧之職也。則所監者豈惟七百里乎。蓋傳失之矣。文侯之命云。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此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詩旱麓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其義也。繇是推之。禮所謂賜弓矢然後征者。八命作牧也。以所賜非秬鬯也。今明乎魯爲州牧者。以經之言征。蓋統諸侯而征之也。經所爲言魯人以別之也。峙具。釋詁文。禮內則注云。糗擣熬穀也。蓋既熬而擣之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周官廩

人注云。行道曰糧。蓋若兵灋言千里饋糧也。饋糧猶齎糧也。說文云。糧。穀食也。蓋不熬不擣者也。說文云。餱。乾食也。周書曰。峙乃餱粻。蓋餱粻與糗糧。皆音之近爾。皆文異而義同。詩伐木云。乾餱以愆。公劉云。迺裹餱糧。崧高云。以峙其粻。式遄其行。亦其義也。逮及。釋言文。馬義見史記集解。漢書有乏軍興之灋。蓋大者則死焉。史記集解引王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此王据禮稱四郊者推之也。非也。周官大司馬云。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又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人爲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家。一人。伍。一比。兩。一閭。卒。一

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也。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遂副
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三遂副焉。大司徒云。五家爲
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文
云。帥六鄉之衆庶。蓋鄉者萬有二千五百家也。六鄉所以
制六軍也。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
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又云。帥六遂之役而致之。蓋遂者
亦萬有二千五百家也。六遂所以副六軍也。遂在郊外。其
制遞分。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故遂人云以起政役。政
役者征役也。此天子之制也。此以知三鄉三遂者諸侯之
制也。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則鄉也。牧則遂
也。郊自牧而言。遂自鄉而言。今經之爲文。互相備也。言郊

則牧見焉。言遂則鄉見焉。孫炎云。邑國都也。鄭司農云。六
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
之遂。二十里之郊。則魯之三郊三遂可推也。而王推以四
郊。失之矣。僞傳與王同。遂副於郊。經竝言之。其迭休歟。其
畢出歟。今經無明文。斯不質言也。周官小司徒注云。司馬
灋。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魯頌所以言公車千乘。公
徒三萬也。此徵調之數也。留其有餘。以補不虞。則異乎周
官制軍之數矣。論語疏云。司馬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此與周官注所引不同。蓋司馬灋者。齊威王
時使大夫爲之也。本周官司馬灋。而齊景公時。司馬田穰
苴兵灋附焉。今据史記而可知也。此司馬灋不同之繇也。

釋詁云。楨幹也。舍人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
當牆兩邊障土者。如舍人言。二者不同。以言此經。猶糗糧
芻茭之例也。而釋詁以幹釋楨者。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也。於文貞木爲楨。易云。貞正也。又云。貞者事之幹也。故木
正而後可幹焉。說文云。幹築牆耑木也。耑與端通。端者正
也。引詩者出車文。僞傳云。甲戌日當築敵壘距堙之屬。然
築若斯者。且戰且築。奚待楨幹乎。襄六年左傳云。甲寅堙
之。杜注云。堙土山也。宣十五年公羊傳云。楚子圍宋。使司
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何休云。堙距堙也。王義見書疏。史
記言趙王以趙括爲將。其母請於王云。括不可使。王終遣
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禮檀弓言杞梁之

妻對齊莊公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
執。此古之軍灋隨坐者也。書疏引鄭云。無餘刑非殺者。謂
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
舂槀。不殺之。鄭之言奴。是矣。蓋据周官司厲之灋也。然女
子之奴。則舂槀云爾。以女子給軍中廝役。可乎。詩白駒云。
生芻一束。說文云。芻刈草也。茭乾芻也。鄭義見書疏。說文
云。騾馬疾走也。蓋言其遽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六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七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呂刑

穆王命呂侯作贖刑。王咨度之。遂以其刑告之天下。故曰呂刑。蓋始稱焉。漢志曰。穆王命甫侯作刑。禮記孝經皆稱之曰甫刑。蔡氏謂呂後爲甫。是也。○謹案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其與呂刑不同。何也。蔡氏曰。蓋所謂贖者。官府學校鞭扑之刑爾。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若五刑。則未嘗

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贖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入穀贖罪法。亦未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而有是贖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以斂民財。孔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書哀矜。猶見三代之遺云爾。辟匹亦反。敞昌兩反。曾音層。[illegible]音贊

述曰。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此宣王時之詩也。甫者四嶽之後。周語所謂有呂也。宣王之時。呂改爲甫焉。史記言呂刑者云。命曰甫刑。失其始稱矣。墨子不有呂刑之稱乎。書疏云。記傳稱甫刑者。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是也。史記集解云。呂在南陽宛縣西。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也。引穀贖者見漢書。昭十二年左傳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蓋祈招者。猶孟子言徵招角招也。招樂名。以此詩樂祈於王。故曰祈招。昭二十六年左傳云。以祈王身。其例也。杜注以爲祈父名招。非也。愔愔者祈招之音也。式用也。金玉皆有度而制形。用民力亦如之。故曰形民之力。凡醉飽之心無度者也。故祈其無是心焉。蘇氏云。易頤之象曰。君子以節飲食。其節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是也。今所傳

汲冢穆天子傳者。亦託於古而言王之無度爾。姚氏云。呂侯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蔡氏非之。是未知立法之意也。夫呂侯之贖者。以其疑也。堯典金贖。亦謂五刑之疑也。當唐虞時。蓋金贖與流宥參用之。其在後世。法不行於四裔。能投之四人乎。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尚蒙授田於君。貧富未懸絕。雖金贖千鍰。猶可也。後世則有十金之產者希矣。此古今之變也。蘇姚氏言之。於義未融也。堯典言流宥五刑。豈曰贖宥五刑乎。其言金贖者。承鞭扑而言。固連言作以明之也。穆王之世。雖荒服不至。史記言之。然周制九服。服數之廣。豈絕無可流者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或水旱不時。或兵役。或疾病死

亡。雖非後世之無田也。豈曰不貧。詩小宛云。哀我塡寡。宜岸宜獄。贖之可乎。其不可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度徒洛反

此史敘呂刑之繇也。命者。漢志謂王命作刑也。命呂侯而曰呂命。猶誥康叔而曰康誥也。百年者在位享國之年。耄謂耄誤也。詩曰。匪我言耄。荒。謂荒忽也。猶樂記言志荒也。穆王所以耄荒者。蔡氏謂穆王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也。度謀也。與呂侯度之。猶詩言周爰咨度也。詰。謹也。言惟呂侯之命焉。穆王享國百年。既耄而荒。咨度呂侯作贖刑。以謹四方。蔡氏謂史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是也。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

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經曰作刑。所以見五刑之贖興於穆王也。辟必益反

述曰。書疏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周穆王以呂侯爲相。鄭引書說者。書疏謂書緯有是言也。僞傳云。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或曰。蓋命以三公領司寇也。繇今攷之。經曰惟呂命。不曰三公。不曰司寇。其下文曰度作刑。其篇名曰呂刑。漢志以爲王命作刑也。則不添文而明矣。呂侯作刑。其爲司寇歟。抑不爲司寇歟。未可知也。若子產鑄刑書。不必其爲司寇也。經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伯夷典禮者也。豈典獄者乎。無逸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今言穆王其德雖異。其爲文蓋不得不略同。故亦曰享國百年

也。史記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是穆王之壽百有餘歲焉。其享國非百年也。是不然也。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言文王之壽百年也。今言穆王。其德雖異。其爲文安得不略同耶。今此經無其文也。列子云。穆王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則史記不悉同。論衡云。高宗享國百年。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繇是推之。安知穆王必非幼沖卽位乎。穆王者史記謂昭王子滿也。僖四年左傳云。昭王南征而不復。則昭王不以天年終也。穆王卽位。豈必爲春秋五十耶。經言享國百年者。見其與無逸之高宗同。經言耄荒者。見其與高宗之無逸不同。此史之善敘也。耄。漢志引

作眊。蓋眊則誤焉。引耄義者。詩板文。鄭箋云。老耄有失誤。是也。昭元年左傳云。老將知而耄及之。其義也。知與智通。禮射義云。旄期稱道不亂。旄與耄通。蓋耄者易亂也。僞傳云。穆王耄亂。則過矣。呂刑自言贖而外。不可以人廢言也。或曰。耄者言其年也。非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如以年言。則穆王百年。當曰期頤。不當曰耄矣。楚辭云。荒忽其焉極。蓋荒忽者古之遺言也。樂記云。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注云。荒。老耄也。書曰。王耄荒。是鄭今書之注。雖亡猶不亡也。釋文引馬云。度。法度也。非也。穆王之贖。非法度也。蘇氏云。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荒度土功。蓋以荒度連言而讀耄爲一字句焉。非也。穆王之

度。不可以爲之荒度比也。漢書刑灋志云。穆王眊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其言命甫侯作刑。是也。其於經言度者。專自
甫侯言之。非也。經言度者。承王言之也。灋。古法字。周官太
宰注云。書曰。度作詳刑。蓋鄭本有詳字也。度。謀。釋詁文。引
詩者。皇皇者華文。周官大司寇云。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注云。詰。謹也。引此經而說之。周官布憲云。以詰四方。注云。
使四方謹行之。引三辟者。昭六年左傳文。釋詁云。辟。辠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
宄。奪攘矯虔。蚩尺之反　鴟音蚩　義如字又音儀　矯居表反　虔其然反
此言作亂之始。以明有刑之繇也。若。語辭。若古有訓。蓋冒
下文言古之辭。大戴禮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蓋以其貪

亂。自諸侯而貶之爲庶人也。史記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蚩尤最爲暴。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蔡氏謂鴻荒之世敦厖。蚩尤始開亂
端。是也。延。引也。平民。齊民也。鴟梟類。蓋盜亦有道。蔡氏謂
以鴟張爲義也。或曰。古字。儀。作義。蓋言儀狀。鄭氏謂盜賊
狀如鴟梟。鈔掠人物也。虔。謂彊而行殺也。左傳曰。虔劉我
邊垂。言古蚩尤惟初作亂。遂引及于齊民。無不作寇賊者。
故以鴟張爲義。而內姦外宄焉。無因則劫奪。有因則盜攘。
弱者則矯詐。彊者則虔劉。蓋所以不得不有刑也。豕音椓　厖莫江反　梟音鴞　掠力灼反　劫訖業反
述曰。荀子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

其所由來者也。非也。今攷於經。蓋足以知之矣。引大戴禮
者。用兵篇文。蓋孔子之言也。戰國策云。黃帝伐涿鹿而禽
蚩尤。蓋史記與之同。管子云。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
水經注云。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此所
謂涿鹿之野也。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也。釋文引馬云。蚩
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僞傳與馬同。書疏引鄭云。蚩尤霸
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
也。蓋鄭知馬之失矣。然鄭說亦未爲悉得也。詳下文疏。說
文云。厖。厚也。釋詁。延。引。義同。詩伐木鄭箋云。平。齊等也。漢
志云。亂齊民。注云。齊民。若今言平民矣。釋鳥云。梟。鴟。詩瞻
卬云。爲梟爲鴟。則鴟梟類也。釋文云。義。亦作誼。蓋古通也。

鴟義者。猶孟子言非義之義也。大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
其刑宮。此之言義。蓋義之正也。大戴禮千乘篇云。誘居室
家有君子曰義。飭五兵及木石曰賊。此義與賊同稱。蓋誘
有夫之婦爲義妻。以非義爲義也。詩國風婦人稱其夫爲
君子也。亢倉子云。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吳志孫堅傳言董
卓云。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此蔡之所据也。易否象傳云。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中庸所以言小人之道也。孝經謂
之凶德焉。今言鴟義。其例也。莊子云。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古字。儀作義。詳鴻範疏。鄭義

見書疏。史記云。儀狀端正。言君子也。若易以鴻儀象君子也。反而求之。則以鴟儀象小人矣。王氏引之讀義爲俄。以邪側言之。則破字也。引之者王氏名也。釋文引馬云。鴟輕也。蓋以鴟通蚩。廣雅云。蚩輕也。馬以爲盜賊之輕義也。然經言蚩尤。又言鴟義。今以鴟通蚩。其於爲文則雜矣。王符潛夫論云。其民乃竝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此不言引書。蓋用微子呂刑之文者。其曰消義。殆異文歟。姦宄詳堯典疏。奪說文引作敓。謂彊取也。說文云。欲去以力脅止曰劫。一曰。以力去曰劫。言奪去也。攘義詳微子疏。矯周官司刑疏引作撟。漢書武帝紀云。撟虔吏。韋注云。稱詐爲撟。彊取爲虔。韋之釋撟。若周官禁暴氏所謂撟誣犯禁

者也。其釋虔者。於義未悉也。釋詁云。虔固也。說文云。虔虎行貌。方言云。虔殺也。蓋彊而行殺也。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注云。虔劉皆殺也。司刑疏引鄭云。撟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亦於義未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劓牛器反刵如置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麗去聲幷必政反差初宜反

此言淫刑之始。以爲贖刑之地也。苗謂三苗。民人也。古以爲上下通稱。此統其君而言也。酒誥之言紂曰。惟民自速辜。靈善也。下文言德之中者。所謂用善也。制謂制作五刑者殺戮與劓刵椓黥也。以此五刑治有罪。則爲祥刑之善。以此五刑及無罪。則爲淫刑之虐。辜罪。爰于。淫過也。言苗民不用善。其制作不以善而以刑焉。惟作五虐之淫刑名之曰法。殺戮無罪。于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陰黥面矣。此互文也。明淫爲殺戮。而劓等四者皆無辜。所謂五虐之刑也。越于。麗附。差別也。凡刑人。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今于此附刑法者皆幷無辭有辭而爲法制。無別其有辭者。是其虐也。○謹案古者蚩尤作亂。而黃帝禽殺之。此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也。此古之刑所繇始也。皋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唐虞之時。所以皋陶作士而司兵也。而穆王不言之者。以周制兵刑分職。且大刑無與於贖刑故也。康誥言劓刵人矣。今此經下文言五刑者。有剕無刵。

蓋二者之差當略同。而或用其一焉。刵淫則剕必淫。剕正則刵必正。經文互相備也。無與之與音預

述曰。書疏引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非也。堯時四罪。共工。三苗。其罪之二也。不可以爲一也。書疏禮緇衣疏引鄭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繇今攷之。鄭以苗民爲九黎。非也。此据國語而失其

本文者也。詳下文疏。三苗居於西裔者。堯竄之。非顓頊流
之也。堯竄之者。以三苗在國而爲惡。非若共工等之在朝
也。民者冥也。鄭据孝經緯而言之爾。經言蚩尤作亂。以明
有刑之繇。非謂蚩尤重刑也。淫刑之重。如苗民效蚩尤爲
之。是蚩尤始爲淫刑矣。經奚言始自苗民乎。墨子引禹誓
云。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又云。以征有苗。此禹誅之也。而穆
王所未明言者也。民人。詳酒誥疏。靈善。詳盤庚疏。僞傳云。
不用善化民。傳言化民。於經病添文也。墨子云。昔者聖王
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
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
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

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蓋墨子亦言用刑之善也。
然非先用善。何以能善用刑乎。經豈惟曰苗民制以刑。弗
用靈乎。弗作否。靈作練。制作折。虐作殺。皆異文也。禮緇衣
引之。弗作匪。靈作命。孫氏云。制折。匪否。聲之近也。段氏云。
靈練雙聲。以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也。緇衣作命者。
古靈令皆訓善。命者令之譌也。或曰。制以刑者制亂民以
刑也。承上文而言。非也。如其言。經何以言殺戮無辜乎。下
文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今言苗民之制刑不中者也。經
曰。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又曰。越茲麗刑。并制。皆以一句讀
也。其曰刑者。皆可微讀之爾。法古作灋。法省文也。釋詁云。
辜辠也。秦改辠作罪。爰于釋詁文。釋詁云。淫大也。易大過
彖傳云。大者過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云。淫過也。周官云。小
司寇以八辟麗邦灋。注云。麗附也。王制云。郵罰麗於事。注
義同。蓋有所附者則有所施矣。詩正月疏引鄭云。麗施也。
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釋詁云。差擇也。蓋擇而別之。所
以爲差等也。孟子云。其祿以是爲差。其例也。引國語者魯
語文。劓刵。說文引作刖劓。釋詁云。刵刖也。椓說文引作斀。
詩召旻云。昏椓靡共。箋云。椓毀陰也。書疏引鄭云。刵斷耳。
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
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蓋鄭本刵先於劓。其釋淫刑
者。以刑之深刻言。不以附刑之深刻言也。今攷下文云。方
告無辜於上。則淫刑者濫及無辜。謂附刑者也。書堯典疏

引鄭本劓刵劅剠。謂夏侯等書爲臏宮劓割頭庶剠。蓋此
引鄭本文劓先於刵。與今本同。劅作劓。黥作剠。皆鄭本異
文也。夏侯等今文有臏無刵。蓋臏亦刵之屬也。庶即下文
苗民庶戮庶威之庶。獨於剠言庶者。互文也。周官庶氏注
云。庶讀如藥煑之煑。孫氏以言今文。謂剠以墨。故煑也。則
鑿矣。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
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漸音沾。泯面忍反。棼音紛。覆芳服反。詛側助反。監去聲）

此申言苗民之淫刑也。蔡氏曰。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起
相漸染。爲昏爲亂。是也。蓋淫刑之時。民興訟獄以相誣。故

昏亂焉。中。謂中心也。左傳曰。信不由中。覆謂反覆也。戰國策言反覆者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今言民無中心于信。則反覆矣。故以反覆而詛盟也。詩曰。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又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蓋昏亂之時。人不相信而信於神也。下文所以言降格也。庶衆也。方大也。詩曰。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是大告之也。腥謂苗德之惡也。猶酒誥所謂腥聞在上也。下文所以言上帝不蠲也。言爲所虐威之衆戮者。大告無罪于上天。故上帝視苗民。無有馨香明德。其淫刑所發聞者惟惡德之腥爾。長丁文反　憮火吳反

述曰。漢書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言漸染也。大傳云。苗民

用刑。而民興犯漸。蓋伏義也。易文言云。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言犯漸也。孫氏云。漸猶詐也。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此申伏義也。然漸豈猶詐乎。易彖傳云。漸之進也。蓋因而爲漸染焉。或仁焉。或詐焉。荀子楊注以爲漸進。是也。且伏義雖古。其於經言胥者不遺之乎。今蔡義之明。卽伏義亦該於斯也。論衡云。蚩尤之民。湎湎紛紛。此王氏充用今文者。蓋文異而義同也。漢書敘傳。亦用今文焉。王氏以苗民爲蚩尤之民。非也。引左傳者隱三年文。詩雨無正傳云。覆反也。詩桑柔箋釋覆背爲反背。蓋義同。僞傳云。以反背詛盟之約。傳無以見苗民之信於神也。則經下文何以言降格乎。王制注云。覆

敗也。孫氏云。以敗詛盟。其失與僞傳同。引戰國策者張儀說趙王之言。以爲蘇秦不可信也。或曰。覆猶重也。蓋以屢詛盟也。然今言反覆。則重義在其中矣。引詩者何人斯及巧言文。何人斯傳云。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詛之。巧言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又云。憮傲也。周官云。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襄十一年左傳云。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其義也。方大。詳堯典疏。論衡引作旁。亦大也。詳洛誥疏。僖五年左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若苗民則無有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自此而下二節。言堯之治苗而明刑也。皇帝謂堯也。報者

當其罪而報之。呂氏謂苗民自取。是也。猶下文言報以庶尤也。威者下文所謂天威德威也。遏止也。言帝堯哀憫衆戮者之不辜。報淫刑之虐以祥刑之威。遂止絕苗民。無繼世在下土。堯典曰。竄三苗于三危。當如字

述曰。書疏謂鄭以此皇帝爲顓頊。非也。此据國語而失其本文者也。詳下文疏。蔡傳以此皇帝爲舜。亦非也。此未察予堯老舜攝也。舜攝而竄三苗。實堯命之也。說文云。報當辠人也。若史記張釋之傳所謂奏當也。辠古罪字。不辜猶無辜也。無辜自其民言。不辜自司民者言。以。一作用。論衡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蓋承上文虐威而言。以爲苗民之相報也。於文未適也。遏止。

一三八七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7

釋詁文。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平聲

降下。格正也。蓋神降下而格正之也。猶多方言惟帝降格于夏也。蘇氏謂若有神降于莘是也。此承上文而言。蓋地之民於天之神。或詛盟焉。或告無辜焉。神降下而格正之。則地天於是乎通矣。故能絕其通。則無有降格也。國語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然則堯時之不忘舊者。謂亦絕地天通也。別天地之分主。而以世敘言之。統堯時絕地天通於其中也。書始堯典。從古最著者惟堯。故經言堯之治苗。不言顓頊之治黎也。猶經亦不言夏商重黎也。逮及也。明明察也。棐古通匪。墨子引作不。匪常猶不常也。下文言棐彝者。言輔其常道也。非察乎不常。則無以輔其常道也。蓋重黎既復舊常矣。羣后之及其臣在下者。革不常刑。正不常祀。明明察乎不常。故鰥寡且無蔽蓋也。顧氏曰。國亂無政。詛盟事起。而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矣。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不復有求於神。故曰。

有道之世。其鬼不神。皞音皓揉忍九反顓頊音專旭屬音燭

述曰。降下。釋言文。釋詁云。格至也。釋言云。格來也。今不以言此經者。詩抑云。神之格思。皋陶謨云。祖考來格。此常道所宜有者也。不可以言罔有降格也。孟子趙注云。格正也。莊三十二年左傳云。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夫降之而觀其惡者。蓋格正之也。周語云。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此內史過之言。左傳所不敘者也。爲其言神而近於怪也。且杜伯射王。與春秋祝聃射王之惡同。非所謂觀其惡也。韋注云。融祝融也。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檮杌鯀也。夷羊神獸。鸑鷟鳳名。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射宣王。中心而死。韋言杜伯者。亦何所觀邪。呂氏云。三苗昏虐。民聽於神。此妖所以興也。蓋据左傳言妖由人興者言之也。非也。天之降格。豈所謂妖乎。以楚語稽之。言神非言妖也。僞傳云。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以此爲堯事。是也。其以重黎爲羲和。非也。詳堯典疏。引國語者。楚語文。皞與昊通。韋注云。齊同也。薦重也。正長也。屬會也。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絕

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通之道。育長也。鄭志答趙商者。與唐說同。揚雄變言云。北正黎。其說也。今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黎與犂通。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則所謂火正黎者。非誤也。蓋兼司也。書疏謂其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蓋疏言鄭者。言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而不言至鰥寡無蓋也。或以爲此鄭本與墨子所引同。非也。蓋書疏据楚語言之。而經言羣后者十四字之文。非楚語言顓頊者所及焉。故略之爾。釋文固不言鄭本與今本異也。然鄭之爲說。非也。楚語云。是謂絕地天通。自顓頊言之。然楚語於顓頊言九黎。不言三苗也。鄭乃以經之苗民爲九黎之君乎。苗曰三苗。黎曰九黎。其族類多寡固不同。楚語未嘗言九黎之後若所謂重黎之後者也。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所謂其後者。謂自顓頊而後。非謂九黎後人也。逮及。釋言文。釋訓云。明明察也。漢志錄禹貢之文。匪皆作棐。蓋古通也。釋詁。棐輔義同。呂氏云。輔助常道。今不從者。以其下有棐彝之文也。如輔常義同。經何必變文乎。墨子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此所引者其文之上下。與今本不同。逮作肆。此墨子文殘而譌爾。棐常作不常。無蓋作不蓋。此異文也。有

辭上無鰥寡字。于苗作有苗。惟作維。亦異文也。其羣后上有曰字。非書辭也。曰者引書之辭。蒙墨子上文道之曰而言。蓋墨子約舉經上下文。段氏以爲棍摭不同。是也。說文云。肆陳也。江氏謂下民之辭曰。羣后之所陳在下。明其有徵也。江氏以曰爲書辭。自下民而言。非也。下民豈可謂羣后爲在下乎。如曰在下民。則非經本文矣。且於文未適也。三國志鍾繇傳引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異於墨子。與今本同。然則据墨子而謂梅本竄之者。非也。且經言羣后明明無蓋者。其文統言堯時。經下文言穆穆明明棐彝者。其文亦統言舜時。蓋相配焉。如移其文於下。則堯時惟命重黎已乎。於義未悉也。高誘淮南子注云。蓋蔽也。老子云。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自此而下六節。言舜之治苗而明刑也。皇帝謂舜也。清問。馬氏以爲清訊。是也。周官小司寇之職曰。訊萬民。詩曰。淑問如皋陶。今言皇帝清問下民者。則親問也。此下情所以無不達也。古者皇帝巡狩省耕省斂。常與民親。宜其清問及之與。蓋堯竄苗而遏絕之。鰥寡既無蓋矣。舜初卽位。其未竄之苗。又有頑者焉。舜乃清問下民。雖鰥寡亦敢有罪辭于苗。蓋帝德之威。故惟刑之威是無虐威也。帝德之明。故惟刑之明是無昏亂也。皋陶謨稱禹言於舜曰。苗頑弗

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
方施象刑惟明。故表記稱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
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訊音信省悉井反之與讀與平聲
述曰。經言皇帝者再。以其爲二人。故也。苟爲一人。則相貫
成文。奚爲言皇帝者再乎。鄭以爲二人者得之。而稱顓頊
及堯則失之矣。禮表記引此經。蓋以虞帝爲稱。則舜之事
也。此既爲舜。其上當爲堯。無疑也。其以爲一人者。僞傳以
爲堯也。於上言皇帝者得之。而於此則失之矣。蔡傳以爲
舜也。於上言皇帝者失之。而於此則得之矣。孟子趙注云。
甫刑曰。帝淸問下民。蓋今文無皇字焉。趙以帝爲天。謂天
不能問民。以爲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也。亦失之矣。馬義

見釋文。引詩者泮水文。鄭箋云。淑。善也。巡狩。詳堯典疏。省
耕省斂。詳無逸遊田疏。惟威梅本作惟畏。其失與皋陶謨
威作畏同。經之爲文。必不若是歧也。禮表記引作惟威。蓋
古本也。今從之。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種主勇反殖音直

乃命三后者。堯典言舜初卽位而命之也。功。事也。言憂事
于民也。降。謂下教也。典。禮也。折猶下文折獄之折。蓋教禮
者豫戒以刑而折之也。言伯夷下教民禮。其折民者惟刑。
下文所謂播刑之迪也。蘇氏謂失禮則入刑。是也。主名者
山川有名。而未有主名。禹則域某山某川以爲一州主也。
種如詩誕降嘉種之種。言稷下教布種也。農。三農也。殖。生
長也。嘉。美也。殷。盛也。盛于民者。猶左傳所謂成民也。蓋伯
夷敘典。正德所以止刑。禹數土而稷播穀。厚生所以正德。
此三后成其事功。惟殷盛于民功也。○或曰。伯夷者呂侯
之祖也。呂刑不稱契之敷敎。亦不稱皋陶之明刑。而曰伯
夷降典。折民惟刑。且以伯夷居禹稷之先。蓋呂侯私其祖
而攘其功也。是不然也。夫伯夷作秩宗而典三禮。衆僉舉
之。舜俞命之。其功著於堯典。豈至呂侯始稱之邪。苗民瀆
神。伯夷典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其教苗民。視司徒爲當
務之急。其不稱契者。爲苗民言之也。其於伯夷言刑者。大
傳所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其不稱皋陶者。則穆王與呂侯

度作刑之私也。明刑莫善於皋陶。而皋陶無五刑之曠。稱
皋陶則五刑無可爲曠也。其先言伯夷者。呂刑以刑爲主。
伯夷播刑之迪。宜先之也。或曰。後漢書稱楊賜拜廷尉。自
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
之也。遂固辭焉。申其說者。且曰。左傳稱臧文仲聞六與蓼
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史記曰。禹封皋陶之後於英六。
又曰。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又曰。英布者其先豈
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故北史稱高允曰。皋陶
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繇是言之。甚矣法家之
不可爲也。是何其言之惑也。孔子不爲魯司寇乎。堯典稱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皋陶作士。卒以分北三苗。此其功何如也。三后者豈三人獨稱后邪。經上文有羣后之稱。則皋陶亦后也。史記稱湯誥。言古禹皋陶后稷者曰。三公咸有功于民。則皋陶豈不與民功哉。中庸稱繼絕世。謂有功者而然也。若皋陶。其宜繼者也。且自秦兼并以來。雖堯舜禹稷契有能存國而祀之者乎。非皋陶特不祀也。然迄於今而秩祀典者。皋陶與堯舜禹稷契皆同。則以明刑故也。左傳稱十世宥之。闔以其祖之功。而宥子孫之刑者矣。未聞以子孫之刑。而疑其祖之功者也。桀紂是誅。將繇禹湯乎。長丁丈反。不與之與音預。蓼音了。繇音肇。頊學上聲。㬎許忍反

述曰。功事。詩七月毛傳義也。釋詁云。績功也。又云。績事也。

則功者事也。易繫辭傳云。以行其典禮。則典者禮也。折墨子引作哲。漢志引作悊。班氏謂制禮以止刑。蓋悊與折義同。釋文云。折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蓋悊與哲義同。今不從馬者。於文未適也。江氏云。智其民然後示之以刑。言示之者。於經病添文也。如曰。智民惟刑。則窒矣。下文折獄。大傳亦作哲獄。蓋古字音同多假借爾。僞傳云。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非也。禹貢山川。皆自有名。非禹名之也。引詩者生民文。釋文云。種章用反。蓋以爲種之也。非也。種主勇反。孟子云。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周官職方氏云。豫州其穀宜五種。其例也。周官大宰云。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昭十八年左傳云。夫學殖也。不殖將落。杜注云。殖生長也。嘉美。釋詁文。殷盛。詳洛誥疏。桓六年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言其成民功之盛也。墨子引殷作假。江氏云。假至也。其功至于民也。後漢書楊賜傳注云。吝恥也。引六蓼者文五年左傳文。英蓼猶六蓼也。六。蓋姓英氏也。孟子云。孔子爲魯司寇。定元年左傳同。湯誥今詳逸文。襄二十一年左傳言祁奚救叔向云。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此以宣子囚叔向也。故言叔向之功焉。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祗音支

士者舜時刑官。蓋皋陶爲之。然皋陶無五刑之贖。若曰皋陶制刑。則不利於穆王之贖法矣。故不稱皋陶而統之曰

士。此耄荒者之隱微也。不言民而言百姓者。以明百族之民不同。而同制于刑之至中。異乎有苗幷制虐刑者也。祗敬也。以教敬德者。蓋刑以威其不率教者故也。

述曰。後漢書梁統傳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此士作爰。中作衷。蓋異文也。段氏云。作爰作衷者。今文也。作士作中者。古文也。是也。衷中也。義同。或曰。作士者梅本改之爾。非也。釋詁云。爰于也。以爲皇帝于是制刑乎。則論語稱舜無爲而治矣。今言恤功者。皆三后爲之也。制刑非舜爲之也。謂此經不稱皋陶。上下文言刑者皆稱伯夷。以爲伯夷于是制刑乎。則此承三后之文。安可獨言伯夷也。以此見爰之爲言不如士也。僞傳云。皋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

以敎民敬德。蘇今攷之。傳言皋陶。非穆王所斥言也。此經
承上文惟殷于民而言。蓋敎者敎民也。百姓者民也。傳以
百姓爲百官。而傳又言敎民。是反失經之本文也。其於上
文。則隔矣。經下文云。在今爾安百姓。謂安民也。與論語言
安百姓者同。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敬也。曲禮曰。天子穆穆。堯典言羣后者曰。四門穆穆。
蓋自天子君天下言之。則皇帝在上。羣后在下矣。自諸侯
君一國言之。則羣后在上。其臣在下矣。此猶上文言堯者
言皇帝之命。又言羣后之逮在下也。率。循。乂。治。棐。輔。彝。常

也。言當舜之時。君以穆穆之敬而在上。臣以明明之察而
在下。灼然于四方者。無不惟其德之勤。故遂乃明于制刑
之中。循而治于民。以輔其常道。所謂以敎祗德也。
述曰。釋訓云。穆穆。敬也。詩雝云。天子穆穆。蓋與曲禮義同。
詩文王云。穆穆文王。蓋文王在紂時亦諸侯也。灼義詳立
政疏。率。循。乂。治。彝。常。皆釋詁文。棐。輔。說文義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訖居迄反
典。主也。訖。止也。謂止而絕之也。威者。上文所謂德威惟威
也。富者。下文所謂貨也。言舜時主獄者。德威惟威。若皋陶
謨舜言否則威之者。蓋非止而絕于威也。然異乎有苗庶
威奪貨。則惟止而絕于富焉。敬忌者。敬德而忌畏也。康誥

言愼罰者所以必言敬忌也。擇言者可擇之過言也。孝經
曰。口無擇言。蓋主獄者敬德而忌畏。無有可擇之過言在
其身。故必威之以刑之中。而不富于獄貨也。○謹案左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受之爲天命之中。反之爲天討
之刑。此刑之中所繇制也。其制本乎天。不因乎人也。故曰。
非訖于威。則後世無眚而赦不法而輕者。失其中也。其曰。
惟訖于富。則穆王贖及五刑者。不導之富乎。
述曰。說文云。敷。主也。典與敷通。訖。止。釋詁文。僖九年穀梁
傳云。毋訖糴。蓋訖者止而絕之也。僞傳云。堯時主獄。有威
有德。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傳言訖絕者。是
矣。其以德威分言之。非也。傳於上文作德威惟畏。故也。然

德則褱之矣。非威則曷畏之乎。書疏云。非止絕於威。有犯
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止絕於富。無貨寘自絕矣。此
申傳而明也。蔡傳云。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
獄。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
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蔡釋非爲非惟者。於經病添文矣。
且不叶乎經文一例也。下文云。非終惟終。又云。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又云。非從惟從。又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皆言
非若是。惟若是也。而不言非惟若是也。詩瞻卬毛傳云。富
福也。禮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孫氏云。言主獄不當終于
作威。惟終于作福。今攷經之言貨也。數言之。且言貨爲私
家。則富者言貨爾。非言福也。易繫辭傳云。小懲而大戒。此

小人之禍也。是主獄者作禍存乎作威之中也。何不當終之有。禮表記所引者。敬忌下有而字。身作躬。蓋異文也。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天德者。天明威之德也。皋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今舜爲皇帝。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是能天德也。元命者國之大命也。多士曰。厥惟廢元命。作者不廢之謂也。配享者配天而享大命也。詩曰。永言配命。多方曰。享天之命。蓋舜用典獄。惟能天德。則天作大命。實舜自作大命。故天之大命在上。舜配天而享大命者在下矣。此明乎典獄者國之司命也。天子奉天而用典獄。則國之大命存焉。

述曰。詩采芑毛傳云。元。大也。書疏引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鄭於文未洽也。引詩者文王文。蔡傳言此經。又於下文言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者。皆自典獄者言之。非也。人臣不可以言配天也。王氏充耘謂自人君用典獄者言之。是也。立政稱周公告大史云。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王氏以爲卽此意也。下文所以言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監去聲。懲音澂。斷多亂反。蠲音捐。

此告諸侯以監懲。而結上文之意也。司政典獄。謂四方諸侯。此周之羣后也。左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此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也。蓋典獄所以稱天牧也。言非爾惟爲天牧乎。播猶商書言播告之播。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商書曰。不迪率典。蓋上文言伯夷降典。是迪也。而又言折民惟刑。則降典之時。播告以刑而迪典矣。故曰播刑之迪也。言今爾何所監視。非是伯夷播告民刑之迪典乎。明今之當監者在是也。其今爾何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于獄辭之麗附。無擇吉德者觀于五刑之中法。明今之當懲者在是也。威者上文所謂虐威也。凡獄貨者。必衆虐威焉。則人不敢不貨之

矣。故謂之奪貨也。不蠲。鄭氏以爲不絜。是也。國語曰。不蠲其爲。蓋惟是苗民衆虐威以奪貨。其斷獄幷制五虐之刑。以亂乎無罪。上帝以苗爲不絜。降咎罪于三苗。故苗民無辭于罪罰。遂乃絕其繼世焉。此申言其所以當懲者也。

述曰。引左傳者襄十四年文。迪道。詳皋陶謨疏。禮緇衣云。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禮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迪。道也。言施刑之道。鄭之釋播。非也。伯夷未及施刑者也。蔡傳云。伯夷布刑以啟迪斯民。蔡不明言迪典也。則嫌於迪刑矣。又蔡云。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此蔡於上文所謂士者。斥言皋陶。遂以爲舍皋陶爾。今攷呂刑皆舍皋陶。以其無五刑之瀆也。蓋耄荒所避就者。惟出其探本之論

焉。豈用刑者猶舍臯陶而不足監哉。詩小毖鄭箋云。懲艾
也。戒猶艾也。而戒之義著焉。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以
一句讀也。蔡傳云。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今
不從者。經言庶威。不言亂政也。此於經病添文也。經言奪
貨。不言貨奪之也。此於文未適也。鄭義見書疏。詩天保毛
傳云。蠲。絜也。引國語者楚語文。蓋言神不絜九黎之所爲
也。三苗復九黎之德。則復不絜矣。互詳酒誥疏。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諸侯以格命而申結上文之意也。曲禮曰。五官之長
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蓋統四
方諸侯者也。今稱伯父不稱伯舅者。其時職方二伯。皆同
姓也。故異姓諸侯統焉。仲叔在伯兄季弟之閒。互文也。其
爲仲兄叔兄仲弟叔弟可知也。幼子童孫者。穆王享國百
年。雖幼童之子孫。亦已爲諸侯也。庶謂庶幾也。格命者格
天之命也。君奭曰天壽平格。今言庶幾有格命。卽上文所
謂自作元命也。由用也。慰安也。國語曰。諸侯朝修天子之
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
卽安。蓋所用自安者。日勤故也。戒謂己日行已事之戒也。
言今爾司政典獄。無不用安於日勤。爾無或戒於不勤也。

蔡氏謂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日勤故刑當。不
勤則刑失。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
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論語言齊之以刑者。必進之曰齊
之以禮。蔡氏謂刑非所恃以治。天爲一日之用。是也。一日
言其暫也。非終者蔡氏謂卽康誥大罪非終之謂。是也。蓋
過之當宥者也。惟終者蔡氏謂卽康誥小罪惟終之謂。是
也。蓋故之當罪者也。言天以刑齊于不齊之民。其使我者
惟一日爾。其宥在非終。與其罪在惟終。與皆在所犯人。明
俾我者又非輕重在我也。尚庶幾也。逆迎也。畏古通威。蓋
威者所以使之畏也。休美也。凡典獄者。罪則用使威畏焉。
宥則用使休美焉。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三德者鴻

範所謂正直剛克柔克也。慶善也。萬億曰兆。左傳曰。天子
曰兆民。衆數也。言爾庶幾敬迎天之元命。以承奉予一人。
我雖欲威畏之。爾且勿威畏之。我雖欲休美之。爾且勿休
美之。惟敬慎五刑。以成正直剛柔之三德。蓋刑之中。皆德
之中也。則予一人有善。而兆衆之民賴之。其安寧惟永長
矣。此所謂格命也。長丁丈反幾平聲省悉井反慆音滔　錯淸各反鞫音谷刑當讀當去聲

述曰。伯父詳顧命疏。二伯同姓。若周召分陝者其例也。蔡
傳云。此告同姓諸侯也。蔡未察乎伯父之統異姓諸侯也。
呂氏枏云。舉其親者而言之。欲其言之易入也非也。異姓
之疏。必其言之難入乎。何覩同異姓之歧也。庶幾詳下文
疏。書疏引鄭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蓋鄭据釋詁。格登

義同。今不從者。爲晦也。釋文云。日入賨反。一音日。蓋本作日也。不作曰焉。江氏云。今女無不從安。猶曰勤勞。女無有以不勤爲戒者此以作曰爲說也。繇今攷之。釋詁。由從繇同。詩天保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江說從之。若夫慰訓安者。謂安慰也。非謂安逸也。且呂刑者新布之刑。戒之可矣。何以遽責之乎。如謂責其舊習也。則穆王去成康未久爾。豈諸侯無或勤者乎。詩小弁鄭箋云。由用也。詩緜毛傳云。慰安也。引國語者魯語文。韋注云。業事也。工官也。慆慢也。易繫辭傳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今參驗而錯用焉。釋言云。訧言也。勤窮也。謂以言窮之也。後漢書楊賜傳云。尙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此于作乎。民作人。傳作假。蓋異文也。

隱十一年左傳云。假手于我寡人。假我亦俾我之義也。釋文云。傳馬本作矜。矜哀也。又引馬云。齊中也。江氏云。假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非考終與。惟考終與。實在乎人。言敬德則徼天眷而永年也。此言假年者。据傳二十八年左傳文也。然假年而謂之假一日。可乎。亦既假之。則當言惟終在人。不當言非終矣。經下文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今言天中乎人。於文未適也。釋言云。殷齊中也。惟殷于民之殷。與此齊不訓中者。以經自有言中之文也。荀同言中。經豈數變文邪。僞傳讀此經。曰俾我。曰一日非終。曰惟終在人。皆絕句焉。謂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

所終。在人所行。此於經病添文也。非終惟終。當與非從惟從之讀同。逆迻詳金縢疏。威古通畏。詳鴻範疏。詩六月云。蠻荊來威。言來畏也。鄭箋云。來服宣王之威。此於詩病添文也。夏書者文七年左傳所引文也。今詳逸文。大誓云。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釋詁云。休美也。漢書宣帝紀云。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顏注云。周書呂刑之辭。蓋引此經而釋爲祇事不怠邪。然安見其必非大誓之辭也。漢書外戚傳云。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與今本同。僞傳云。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畏。雖見美。勿自謂有美。蓋傳猶漢書之說也。此不如蒙上文爾我而言也。釋詁云。休息也。江氏以言此經。則非畏與休對言

之義矣。周語云。爲晉休慼。韋注云。休喜也。王氏引之以言此經。蓋畏與喜對言也。然典獄哀矜。則勿喜是矣。安所云雖喜乎。通鑑漢紀云。孝文帝前三年。張釋之爲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此雖畏勿畏之義也。胡注云。得言捕得也。共讀曰恭。長陵高祖陵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
刑。注云。又當作宥。是也。此雖休勿休之義也。慶善。詩皇矣
毛傳義也。慶不訓喜者。典獄當哀矜而勿喜也。萬億曰兆。
禮內則鄭注兆民義也。互詳洛誥疏。引左傳者閔元年文。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
非刑。何度非及。度徒洛反
自此而下至篇終十節。皆告諸侯以祥刑也。吁。歎辭。蓋歎
而呼諸侯來前也。言有邦又言有土者。諸侯國有封土。明
百姓生於其土也。以吉人制刑之中。百姓於是乎安。故曰
祥刑。祥亦作詳。鄭氏謂審察之也。及。蔡氏謂逮也。漢世詔
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蘇氏謂獄吏以多逮爲利。度其非

同惡者則勿逮。可也。言在今爾諸侯欲安民。何所宜擇。非
邦之官人乎。何所宜敬。非人之制刑乎。何所宜度。非刑之
逮及乎。蓋訊鞫之難。恐以有罪而及無罪。雖敬刑之人。亦
或失所度焉。故特言之也。下文所謂兩造具備者。統所及
而言也。
述曰。吁。墨子引作於。詩清廟毛傳云。於。歎辭。釋文云。吁馬
作于。于。於也。蓋從釋詁也。祥今本與史記錄呂刑者同。鄭
詳義見後漢書劉愷傳注。說文云。詳。審議也。釋詁云。度。謀
也。釋文引馬義同。今不出之者。以無訓自明也。釋言云。逮
及也。說文云。及。逮也。蓋轉注焉。廣雅云。及。連也。蓋逮之則
連之矣。隱六年左傳云。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桓二年公羊
傳云。及者何。累也。史記云。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
非其宜與。蓋度作宅。今文也。故史遷訓居。或曰。此堯典所
謂五宅三居者歟。釋詁云。及。與也。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
書疏引王云。度世輕重所宜。蓋釋及爲世也。僞傳與王同。
今攷禮運云。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云。大人世
及以爲禮。注云。大人諸侯也。而世及無注焉。其言天下爲
家者。則注云。傳位於子。是其爲父子世及可知也。禮疏云。
父子曰世。兄弟曰及。非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魯一生
一及。何休云。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今禮言世及
者。以親之傳子而言也。非所謂一生一及也。且兄弟相繼。
不亦世及乎。魯僖公者。閔公庶兄也。閔公爲君。僖公臣焉。

僖公繼閔公。則如子矣。僖元年公羊傳云。此非子也。其稱
子何。臣子一例也。故史記殷本紀於兄弟相及者。皆以世
言也。蓋及有世之義焉。王以言此經。非也。經下文云。刑罰
世輕世重。繇王言之。此何不言世而言及邪。言世者其文
明。言及者其文晦。經必爲是變文。奚取也。墨子引呂刑云。
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
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可及也。此邦作國。爾作女。爾安作而安。何擇上有女字。皆
文異而義同也。詳作訟。非作言作不。此墨子文殘而譌爾。
蓋墨子多殘。以孟子闢之。其書幾廢故也。或曰。言者吉之
譌也。非也。吉人而曰何擇。可乎。繇墨子言之。及者及古也。

一第三山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版反內

然經言及不言古也。此於經病添文也。經上文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下文云。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皆謂何某非某乎。此經文一例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造七報反

此言聽獄之宜正者也。造至也。蔡氏謂兩爭者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是也。具俱也。謂兩造之主者及者俱備也。師衆也。謂衆刑官。五辭者蔡氏謂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孚信也。正蔡氏謂質也。罰者贖也。下文所謂罰鍰也。服治也。猶上服下服之服也。過者若周官三宥之過失也。易之解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蓋五辭核信。既聽之而質于五刑。

五刑不核。將贖之而質于五罰。蔡氏謂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五罰不治。遂宥之而質于五過。蔡氏謂辭與罰又不應。罰之疑者也。應去聲

述曰。周官云。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注云。造至也。蔡引周官者。以釋兩造之聽焉。非有所入也。則不言禁矣。今攷大司寇注云。訟者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疏云。不實則沒入官。是也。又注云。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疏云。是禁民省事之法。非也。彼豈必自服者乎。周官豈惟省事者乎。蓋民之興訟也。有以小事而誣人者。及被訟者至。則興訟者反不至。即至矣。坐之誣告。其罪則輕。而被訟者以曠時之久也。受累多矣。民又有以小事而害人者。以爲彼難於訟我也。即訟矣。彼有訟累。我無重罪。則彼適爲我害也。故察其訟者。必使兩至而入束矢焉。其直者乃反其所入。其有不至。或無所入者。是不直也。有司將窮治其人。而無待聽之矣。此所以能禁民訟也。淮南子云。齊桓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角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繇是推之。束箭者束矢也。出此則入彼焉。蓋其訟之輕也。故周官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亦其獄之輕也。此禁民之僞券書而致人於獄者也。注云。劑今券書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

斤曰鈞。是也。易象云。噬嗑亨。利用獄。其象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此其占也。蓋束矢鈞金。周官職金所謂金罰貨罰也。不直者罰之。直者必反其所入矣。雖然。直者窮民。何以得所入乎。則肺石路鼓之能達之也。周官云。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注云。肺石赤石也。周官云。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注云。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繇是推之。雖在窮民。其訟也。安有不能達而兩至哉。或曰。造猶造端之造。謂作事之端也。易訟象傳云。君子以作事謀始。今不從者。訟端。或彼獨造

也。而此無造焉。非必兩造也。若詩言我生之初尚無造也。具俱。詩節南山毛傳義也。蔡傳云。具備者詞證皆在也。今攷詞者若左傳所謂獻狀也。詞與辭通。凡聽訟之善。若詩言召伯聽於甘棠下者。其民豈必獻狀乎。故行露女子亦聽其辭而已矣。經固以聽五辭爲言也。且證者上文所謂及也。其證可言造者。猶盤庚稱有衆咸造也。其詞則安可言造邪。江氏云。師士師也。今以周官言之。若大司寇。若小司寇。若鄉士。刑官之衆。皆有聽焉。非特士師也。釋詁云。師衆也。孫氏云。五辭者周官小司寇之五聽也。非也。五聽之一曰辭聽。其餘四者豈在辭乎。夫五罰者麗於五刑之罰也。經下文可據也。則五辭宜一例矣。王制云。無簡不聽。注

云。簡誠也。蓋有可核者則誠矣。今訓核不訓誠者。以簡孚連文也。釋詁云。孚信也。信者誠也。周官云。大司馬簡稽鄉民。謂簡而稽之也。蓋簡有核之義焉。詩緜云。虞芮質厥成。毛傳云。質成也。成平也。今轉注之。正猶平也。平猶質也。服治。說文義也。周官云。司刺掌三宥之灋。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蓋過失之宥。堯典所謂眚災肆赦也。孫氏云。罰之不從。則聽獄者之過也。江氏云。五過。卽下文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也。此皆從下文馬鄭注而言也。如其言。是聽獄者之惡也。豈惟過乎。是亂于五惡也。豈正于五過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才斯反

此言聽獄者之私罪也。疵病也。蔡氏曰。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是也。蓋赦過之病。固反而報德矣。然或赦此則害彼焉。是亦反而報怨也。來交好也。詩曰。知子之來之。又曰。惠然肯來。今言交好之私。故終見其疵也。其罪惟均者。以此之疵。故出人罪。其疵者之罪。與本犯之罪同也。經言五過之故出。不言五刑五罰之故入者。蔡氏謂舉輕以見重也。克能也。言其必審而後能此也。蓋下文數見焉。今言其必審此疵而後能均此罪也。○謹案典獄之疵有五。而經上下文惟言貨者。何也。蓋以貨爲疵。則無所不疵者矣。貨之者。將以貨而動其官。期其反。煽其內。因其來也。求貨者將以貨而諂其官。遂其反。饜其內。贈其來也。謁於歇反賄虎猥反賂音路好上聲煽音扇諂丑琰反饜餘贍反贈昨亘反

述曰。疵病。釋詁文。吳志陸凱傳云。所在長吏。務行威勢。此官之疵也。猶漢書言貴勢也。孟子引曾子云。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反報之例也。詩執競毛傳云。反復也。僞傳云。詐反囚辭。蓋讀反若飜。漢書所謂反獄也。此詐爲平反也。今以諸病言之。孰不可詐反者邪。曲禮云。內言不出於梱。注云。內言女職也。詩卷耳序云。無私謁之心。蓋女謁也。說苑言湯以旱自責云。苞苴行邪。女謁盛邪。此言內而兼言貨也。蓋以賄賂託苞苴之禮而行。孟子所謂是貨之也。蔡傳云。來干請也。今不從者。以諸病皆干請也。僞傳云。舊相往來。傳言往者。於經病添文也。禮尚往來。然高明之家。蓋

有來而不往者矣。引來之者。詩女曰雞鳴文。其下文云。知子之好之。則來者交好也。引肯來者詩終風文。釋文云。來馬本作求又引馬云。求請賕也。其於言貨者則複矣。昭元年左傳云。叔孫曰。我以貨免。言求人以貨也。昭二十三年左傳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言求人之貨也。其求也。皆貨也。若漢律所謂受賕也。史記集解引馬云。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蓋馬以惟官五者爲五過也。非也。史記云。五過之疵。官獄內獄。此史遷訓惟官惟內者也。五過之疵。而約其二焉。是不以惟官五者爲五過也。夫惟官五者五惡也。所謂疵也。聽獄者之私罪也。五惡不可以五過言也。均史記作鈞。蓋古通也。克漢志引作核。蓋核者克之聲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七　呂刑　卅三

近也。詩十月之交云。豔妻煽方處。言內寵也。毛傳云。美色曰豔。煽熾也。王氏安石云。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聘禮注云。賄送也。蓋以其來而賄之也。而惟貨託焉。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言聽獄之慎疑者也。蔡氏曰。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是也。故其必審此疑而後能有此赦也。周官小司寇言聽獄訟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其言聽民之所刺宥者。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今上文所言者。兩造具備而師聽之。五辭於是乎簡孚。蓋辭聽也。然師聽雖衆。而簡孚猶未衆也。故簡孚當有衆焉。蓋聽訊之衆也。然稽之者衆。而非不稽於其人也。故惟貌當有稽焉。蓋色氣耳目之聽也。至是而聽獄之道無遺矣。其無可核者不聽焉。則無所謂疑也。故史記訓之曰。無簡不疑。凡若此者。俱以嚴敬天之威刑也。刺七賜反

述曰。書疏引鄭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蓋鄭以爲五過卽惟官五者也。遂以禮記王制爲言爾。今攷王制云。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以言此經之五過。是也。王制云。赦從重。注云。雖罪重猶赦之。其義也。若夫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注云。爲人易犯。繇是言之。過而違禁。則輕矣。而不赦者。彼注亦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七　呂刑　卅四

以爲人將易犯也。蓋與此經之五過自五刑五罰之重而遞減者不同。鄭說非也。故書疏難鄭云。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顚倒一至此乎。周官小司寇注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又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是也。湯誓云。今爾有衆。其言有衆者。猶有邦有土之例也。盤庚云。綏爰有衆。其義也。卽皋陶謨所謂有民也。今言有衆者。以有稽連言。則與湯誓不同。蓋有衆對未衆而言也。卽羣臣羣吏萬民之衆也。蔡傳云。惟察其貌。所謂色聽也。此於義未悉也。論語云。色思溫。貌思恭。此對言也。鴻範云。貌曰恭。而不言色

焉。此統言也。蓋貌統乎色。而不惟色也。氣充乎貌者也。耳目者視聽之貌也。王氏樵云。蓋察之視聽氣色之間也。貌史記作訊。蓋異文也。然經言簡孚有衆。則訊之義昭然矣。言訊不言貌。非其備也。貌說文引作緢。段氏云。此說文存孔壁古文之舊。爾古文作緢。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也。乃改作貌焉。如周官故書作某。經師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之。而異乎故書矣。故釋文書疏不言馬鄭訓惟貌之異焉。是也。或曰。說文云。緢旄絲也。說文之字。以類次之。今系部次纖次細次緢。則察微之義也。今攷五聽之道。於貌稽之。所以察微也。徒言緢以察微。而不明其於貌稽之。則不知察微者云何矣。且史記訓共釋詁云。共

具也。蓋轉注焉。俱猶共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辟匹亦反鍰戶關反剕扶謂反差初宜反屬音蜀

此言五刑之贖也。墨黥面。劓割鼻。剕刖足。宮者丈夫割勢下蠶室。女子閉於宮中。禮蠶室亦稱宮。故其刑皆曰宮。大辟斬首。辟罪也。鍰鄭氏謂六兩也。又曰。鍰六兩太半兩。閱者簡而閱之。實者孚而實之。蔡氏曰。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是也。五罰之屬分言之。而五刑合言之者。明其分屬與五罰同也。○謹案周官。司刑。掌五刑之灋。其罪二千五百。今呂刑三千者。蔡氏謂比舊輕罪爲多。而重罪爲減。是也。然臯陶無五刑之贖。周官亦無此焉。小司寇訊於衆而宥之者。此王制所謂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也。蓋疑則赦之而已矣。不以罰贖爲也。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謂是與。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蓋其獄訟之輕者。士罰其不勝者。大司寇所以有束矢鈞金之入也。此王制所謂凡作刑罰。輕無赦也。非五刑之罰也。五刑之罰。可贖之以金鍰。嗚呼。自穆王之耄荒始也。灋與法通。刖音月汜古汎字是與之與平聲

述曰。墨史記作黥。周官司刑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

窒之。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劓義詳康誥疏。剕史記漢志作臏。蓋與大傳同。說文云。髕厀耑也。臏與髕通。蓋臏則厀傷。剕則趾傷。皆足刑也。昭三年左傳云。踊貴屨賤。踊者剕也。襄二十九年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蓋鄭据周官司刑言刖罪也。或据鄭以臏爲苗民之虐刑。非也。釋詁云。剕刖也。此二者實同。非周改之也。則言臯陶改者亦非也。周官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夏刑臏辟三百。則鄭說歧矣。史記云。孫子臏腳。蓋戰國猶然也。周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後漢書光武紀云。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注云。蠶室

宮刑獄名。刑者畏風。作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今攷禮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遂云。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蓋宮者蠶室也。此文夫腐刑所以亦謂之宮也。蔡傳云。宮淫刑也。今攷大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此宮刑之始也。其後則坐他罪者亦宮焉。昭五年左傳言楚子之得志云。以羊舌肸爲司宮。則非坐淫也。漢書司馬遷傳云。茸以蠶室。則遷坐救李陵故也。崔浩漢律序云。漢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非也。漢書景帝紀元年詔云。孝文皇帝除宮刑。重絕人之世也。蓋文景後其有復之歟。故西魏大統十三年乃除宮刑。今據通鑑而可知也。或曰。周官掌戮云。宮者使守內。所謂司宮也。此宮刑所繇名也。是不然也。蓋蠶室既刑。謂之宮者。然後使之守內而司宮。爾掌戮云。墨者使守門。豈墨爲門刑乎。禮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蓋不得保首領以沒者也。釋詁云。辟。辠也。辠今作罪。釋文云。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又釋文謂說文云。鍰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蓋釋文引鄭者與鄭大傳注義同。大傳云。一饌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此亦以六兩爲言也。饌之與鍰。以聲近而假借爾。饌又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所稱呂刑金選。是也。漢書食貨志。選作撰。皆異文也。釋文引爾雅者。僞小爾雅也。今本說文。六

鋝之六。脫字焉。不與釋文所引同。或曰。亦譌爲六也。馬引賈說者。蓋賈傳古文。其於今文家從大傳六兩之說。則以爲俗儒。爾攷工記云。桃氏爲劒。上制重九鋝。馬蓋据之。推劒之鋝不得輕也。故謂俗儒近是焉。攷工記者。補周官所闕之冬官也。史記。鍰作率。徐廣云。率音刷。蓋鍰之聲轉也。周官職金疏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繇是言之。鄭言六兩者。從今文說也。攷工記冶氏疏引王與鄭此義同。鄭不從古文說。爲其輕之甚也。虞書金贖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價相依附。此鄭又存一義也。攷工記桃氏九鋝注云。重三斤十二兩。鄭亦以六兩太半兩爲言也。鄭冶氏三鋝注同。冶氏疏云。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則十六銖爲太半兩也。淮南子云。秋分而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以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則鍰之數可推也。簡閱。詳盤庚疏。惟倍。史記作倍灑。蓋灑讀若釃。以音同而假借爾。蓋與孟子言倍蓰者同。即經下文倍差之義也。孟子趙注云。五倍曰蓰。此自孟子言十百千萬者而差之也。今則以倍而差之爾。徐廣

云。瀍。一作徙徐遂以五倍爲言非也。釋文。史記集解引馬云。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今不出之者。以上下之鍰差等之。則五百鍰昭然也。六百。史記作五百。周官云。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蓋二千五百也。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而其言刑者云。五刑之屬三千。蓋孔子之時猶呂刑也。僖十八年左傳云。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蓋金者。銅也。或爲鐵焉。古以鑄兵者也。非黃金也。黃金千鍰。人之可贖者有幾乎。夏書。今詳逸文。周官職金疏云。既言金罰。又曰貨罰者。出

罰之家。時或無金。卽出貨以當金直。是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比如字。僭子念反

此言刑罰之比例者也。比者。若王制所謂小大之比也。蔡氏謂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古通毋。僭差也。辭者。卽上文所謂五辭也。或竄亂焉。或翻亂焉。皆亂辭也。蓋易差矣。不行者。謂昔所行法而今不行也。言上附下附而比罪焉。比其獄辭。則毋差於亂辭。比其行法。則勿用乎不行。惟察則其辭實矣。惟法則其行宜矣。其必審此上下而後能比此罪也。差。側加反。竄。七亂反。翻。反平聲。易。以智反

述曰。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王制釋文云。比。例也。周官大司寇云。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詩抑毛傳云。僭。差也。僞傳云。無聽僭亂之辭。此之言聽。於經病添文也。無僭與勿用對文。非以僭亂爲言也。經上文云。因差有辭。其句例也。漢書刑灋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若此者。其於五辭也。必有竄之。翻之。而亂之者矣。定讞者其惟察而無差乎。康誥云。司師茲殷罰有倫。又云。乃其速由文王作罰。此昔法之行於今者也。所謂惟法也。不然。則勿用之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言刑罰之權宜者也。服。治也。蔡氏謂事在上刑而情適

輕。則服下刑。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康誥所謂小罪惟終者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言服之有權。則諸罰不執一矣。蔡氏謂權者進退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周官大司寇言詰刑者。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蔡氏謂此隨世而爲輕重者也。倫。理也。康誥所謂殷罰有倫也。要猶孝經言要道之要。蓋倫得其要。所謂刑之中也。蔡氏曰。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其倫要蓋有不可紊者矣。

述曰。說文云。𠬝治也。服與𠬝通。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言

以上刑治之也。周官云。司刺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其義也。後漢書劉愷傳云。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此適作挾也。且引而節之歟。李賢注引此經而釋之。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蓋言乎一人二罪也。以爲挾而兼有焉。今不從者。以非此所謂權者也。其言一人二罪者。經不曰有并兩刑乎。挾與浹通。詩大明毛傳云。挾達也。適猶達也。蓋有所適。則有所達矣。言適而達於權也。易繫辭傳云。巽以行權。說卦云。巽爲進退。蓋權必進退於衡之中也。蔡傳云。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蔡以爲權不失乎經者也。然旣謂之權。則不可謂之經矣。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孟子云。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蓋所謂經也。孟子云。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蓋所謂善也。權宜而適刑之中。惟輕焉。惟重焉。雖其反於經也。皆祥刑之善也。周官大司寇注云。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亂國。篡弒叛逆之國。是也。倫。理。說文義也。孝經云。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則治刑之要可推也。易繫辭傳云。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非無要也。無常要也。言有要而不可爲執一也。權者其變也。惟與唯通。詩正月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毛傳云。倫道。脊理也。鄭箋云。皆有道理。緜是言之。理猶道也。其於詩義。則複矣。蓋脊要也。讀要去聲。其平聲者。皆以一義轉也。說文云。要身之中也。要與腰通。要者脊之要也。故在中

焉。今治刑之要。皆其中也。荀子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後漢書應劭傳引世作時。其說與荀子義同。今不從者。以非此所謂權者也。蓋荀子自一端言之歟。周官司刑注云。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疏云。夏刑以下。据呂刑而言。此臏辟三百。與五百異。宮辟五百。與三百異。疏謂轉寫者誤也。蓋疏以鄭從呂刑序所謂訓夏贖刑者也。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此非從序說也。今文無序也。而此適可以傳序說焉。司刑惟二千五百爾。則以爲周之變也。然呂刑言穆王矣。曷嘗言夏刑乎。詳書

序辯。荀子云。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緜荀子言之。孫氏謂其斷章取義。是矣。夫賦詩斷章。左傳稱焉。荀子以之言書。非本義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差初宜反上時掌反并必政反

此言折獄而獄成者也。病謂困而傷財也。蓋罰以懲戒。雖非死刑。然人極于困而傷財矣。佞者口給而亂義也。以此決獄。則訟者雖無辭。而實不得其情。且或亂之矣。折。決也。良善也。言非佞人之能決獄。惟善人之能決獄也。差。別也。

上文言罔差有辭矣。則有辭無辭之差可知也。上文言其罰倍差矣。則上刑下刑輕罰重罰之差可知也。從者從其差等也。言折獄之良者。無不在刑之至中。察五辭于有無上下輕重之差。非從此差等與。惟從此差等與。蓋察其在中也。上文言敬。此言哀敬者。折獄惟哀故敬也。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啓開也。刑書者法令之書也。猶後世所謂律也。胥相也。占者如卜筮之啓書而占度也。咸皆也。庶謂庶幾也。言折獄之良者。以所哀之敬而折獄。明開法令之書。相與占度之。皆庶幾乎中正。其刑之與。其罰之與。其必審此中正而後能折此獄也。輸者轉而獻之也。謂獻其獄成也。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

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林氏謂此所謂獄成而孚。輸而孚也。上謂輸上者也。蔡氏謂上獄當備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度徒洛反 參七南反 讞音獻

述曰。詩大東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則病者困而傷財也。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言佞也。孟子引孔子云。惡佞。恐其亂義也。論語稱子路折獄者。言其信而決之也。易序卦云。賁者飾也。故賁之象曰。无敢折獄。蓋佞者敢飾而決之也。詩鶉之奔奔傳云。良善也。漢書宣帝詔云。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政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僞傳云。察囚辭在於差錯。蔡傳云。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訟必於其差而察之。今攷上文云。師聽五辭。蓋察失辭者在其中矣。此言獄成之辭。則察於從其差等者焉。呂刑言差者三。宜一例也。徐幹中論云。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蓋以爲差者輕重之平也。卽差等也。大傳云。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孔叢子襲之。以爲孔子釋此經之言也。其下文又云。辭不可從。則斷以情。皆僞爲之爾。夫聽獄者從其情之辭而已矣。安有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者乎。僞傳云。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蓋與孔叢子義同。其言僞辭者。以爲辭之差也。其

言本情者。於經病添文也。如其言。經不當曰非從于差。惟從于情乎。經上文云。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如以非訖惟訖爲文。則不知訖者云何矣。經上文云。非終惟終。蓋上下之終。文同而義亦同。非從惟從。亦其例也。蔡傳云。非從惟從者。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蔡未斥乎此爲何從也。大傳云。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蓋矜者敬之聲轉也。折作哲。蓋假借焉。漢書于定國傳贊云。哀鰥哲獄。矜古通鰥。猶詩何人不矜之例也。經上文言哀矜者。哀而矜之也。此言哀敬者。哀而敬之也。蓋矜在其中矣。昭六年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夫辟者法也。縣叔向言之。今穆王言刑書何也。蓋叔向所議者。鑄刑書而民覩之也。非謂先王無刑書也。啓刑書以爲占。上下比罪。適輕適重。是所謂議事以制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然則仲尼不譏子產。何也。仲尼言晉之刑書。固曰晉國之亂制也。若夫鄭之刑書。則子產復叔向書所謂吾以救世也。其後鄭卒以治。故論語稱之曰惠人也。左傳孔疏云。李悝作法。蕭何造律。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疆域闊遠。

戶口滋多。酷吏刑誅。肆情難測。不得不作法以壽之。疑則讞之上府。故天下以治也。縣疏言之。蓋郡縣之世。異乎封建。布刑於書。若唐律者。猶子產救世之心也。易繫辭傳云。以卜筮者尚其占。鴻範所謂謀及者也。釋詁云。度謀也。金縢云。啟籥見書。言占度也。論語云。回也其庶乎。蓋庶者庶幾也。故易繫辭傳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蓋輸者轉而獻之也。僞傳云。輸汝信於王。此釋而爲汝也。於文未適也。周官云。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王制注云。又當作宥。陳氏經云。一人有兩罪。一罪有兩法。幷上之以聽命。不敢專也。今攷後世例。繁一罪而兩法者有之。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則法無兩歧者矣。江氏云。有一罪而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閒。則幷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此以獄之未成而疑者言也。非也。經固言獄成而孚者也。太平御覽引鄭大傳注云。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鄭言上一罪者。謂其重一罪也。禮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云。讞之言白也。蓋獻其獄成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淸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相去聲

此申告諸侯而終祥刑之義也。官伯者。上文所謂伯父也。曲禮所以稱五官之長曰伯也。族姓者。上文伯兄以下也。篇中諸侯之稱。數變文者。互相備也。相。馬氏謂助也。言我今言刑者多懼辭。我敬于刑乎。則有天德者惟此刑矣。今天以刑助治民。我當作配命在下焉。此上文所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也。明淸者。明而淸也。蔡氏謂明者無蔽。淸者無汙也。單辭者。蔡氏謂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是也。而私之不爲尤易乎。蓋獨有單辭。始以無證而不明。既明矣。終以無證則敢爲獄貨。而不淸。故特言單辭於先也。此猶上文言皇帝惟明而淸問者。特言鰥寡有辭也。亂治也。言民獄之治也。兩辭者兩造爭辭也。家猶禮不家

於喪之家。蓋富之以爲家也。私家卽獄貨也。蓋私家者雖明而不清。以不清而同不明。故必不中也。言敬刑者。當明清于無證單辭。是民獄之尤難治者當治焉。是民獄之尤易不治者當治焉。則民獄之治當無不中矣。故聽獄之兩造爭辭。毋或私家于獄之兩造爭辭。蓋亦當明清而無不中也。此自單辭而至兩辭。皆不當獄貨也。獄貨者蔡氏謂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者罪事也。蔡氏謂猶罪狀也。尤罪也。在命者蒙上文而言。謂在所罰不中之命也。孝經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今在命之在。其爲文猶此也。令善也。在于天下之在。猶居也。大誓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蓋庶民有善政居于天下也。今無得有焉。言

獄貨而不中者。非府聚其貨寶也。惟府聚其罪事爾。天報之以衆罪。此長可畏者惟天報之罰也。此非天命不中。惟其人在所罰不中之命。使天罰不至此極。其庶民無得有善政居于天下矣。明司政典獄者不畏天之罰。則不敬民之治也。蓋穆王贖刑。惕懼獄者多。故申告而嚴戒焉。○謹案立政稱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蓋敬以求中。此典獄者之德也。呂刑言敬言中者數矣。所謂有德惟刑者也。經上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成於此乎。（五官之長讀長丁丈反數入聲汚音烏易以智反鬻音欲）

述曰。僞傳云。族同族。姓異姓也。書疏引襄十二年左傳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蓋疏以申言乎同異也。非也。左傳不又曰同姓於宗廟乎。詩麟趾所謂公族公姓者。皆周之宗也。馬義見釋文。釋詁。相助義同。此馬所据也。蔡傳云。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今攷穆王言刑。卽言刑之用也。蔡求用於言之外。於義未融也。易繫辭傳云。四多懼。蓋其辭危也。孟子引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今不以言此經者。蓋蒙上文朕敬而言。謂自作元命也。非謂天作之也。後漢書朱浮傳云。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云。單辭謂無證據也。故光武本紀云。明察單辭。注云。單辭猶偏聽也。或曰。單辭猶論語所謂片言也。論語孔注云。片猶偏也。非也。論語不曰可以折獄之片言。而曰片言可以折獄。則朱子以

爲子路片言者。是也。邱氏濬云。獄辭之初造者必單。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及夫兩造具備。則有兩辭矣。此以兩辭之分者爲單辭。於義未析也。民之亂罔不中。蓋絕句焉。其下文所謂非德于民之中者乎。僞傳云。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傳失其讀矣。如其言。則民治之由。何以舍其聽單辭者邪。引家義者禮檀弓文。昭十四年左傳云。鮒也鬻獄。此以獄爲市也。周官云。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蓋府所以藏也。有聚之義焉。昭十二年左傳稱昭子云。吾不爲怨府。杜注云。怨禍之聚。其義也。詩崧高毛傳云。功事也。大傳云。獄貨非可寶也。貪人之寶。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其功者也。

蓋傳亦以功爲事也。言未有能其事。則其爲罪事可知也。尢古通訧。說文云。訧罪也。周書曰。報以庶訧。蓋古文也。易坤文言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所以報也。令善。釋詁文。凡民所在者。卽所居也。若在齊卽居齊也。若在魯卽居魯也。大誓今詳逸文。周官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小司寇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故典獄者必敬以求中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屬音蜀

此豫告嗣孫而永祥刑之訓也。嗣孫謂世世諸侯嗣位者也。上文曰。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又曰。民之亂。罔不中。蓋典

獄者敬以求中。刑之中。皆德之中也。德之中。皆民之中也。左傳所以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以成德于刑之中者。成德于民之中乎。尙庶幾也。明聽者。聽訓辭也。猶上文所謂皆聽朕言也。辭者。訓辭也。以言哲人。卽上文所謂若古有訓也。非穆王自稱哲人也。極猶上文天罰不極之極。五極者。蔡氏以爲五刑是也。猶鴻範於威用者言六極也。五刑皆以窮其罪。故曰五極焉。屬者。上文所謂五刑之屬也。而五罰之屬在是矣。言嗣孫庶幾明聽之哉。古哲人惟五刑有無窮之訓辭。凡屬于五刑之極者。皆得中而有善。此所謂祥刑也。蓋當明聽其訓辭也。嘉善。師衆也。民有民之中。是以謂之善衆也。祥刑者。懲不善以警衆。使不善者復善也。蔡氏曰。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謹案。尉繚有言曰。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也。然非觀乎甫刑。其欲致善審之明也可乎哉。故非觀乎無私。則不可以導明之原也。經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而今皆絕焉。故曰。明清于單辭。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蓋其導明之原也遠矣。非觀乎自勤。則不可以厲明之實也。經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而今皆愼焉。故曰。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蓋其厲明之實也大矣。非觀乎廣聽。則不

可以備明之用也。經曰。師聽五辭。又曰。簡孚有衆。惟貌有稽。周官所謂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者。皆其衆也。周官所謂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皆其辭其貌也。而今皆考焉。故曰。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蓋其備明之用也至矣。大傳稱孔子曰。甫刑可以觀誡。明者其有不觀乎。尉音鬱　繚音僚　箠之累反　笞音蚩　脅音協　勝平聲　酷苦沃反

述曰。吳志步騭傳云。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其讀此經。非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以一句讀也。或曰。此與墨子引哲民惟刑者例同。然則自民言之。哲民惟刑已乎。自君言之。哲人亦惟刑已乎。大學言聽訟必使無訟。何也。蔡傳云。哲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其以一句讀也是矣。然以

辭爲譬辭與僞傳略同。則上文所謂明聽者何聽邪。且如
非明聽此訓辭也。則告爾孫者豈其備邪。或曰明聽者聽
獄辭也。胡氏士行云。哲人則天理明。其於聽刑之際。雖僞
辭無窮。而各附之極。刑無不中。斯慶豈外至乎。如其言。盡
哲人則絕句焉。於文未適也。江氏云。哲人惟于刑無竟之
讞辭。此承上文明聽而言。蓋其明于聽獄也。如其言。則子
路哲人也。片言可以折獄。豈必無竟之辭乎。窮極詳鴻範
疏。詩思文毛傳云。極中也。僞傳云。折獄屬五常之中。蓋傳
言五極。與易之三極例同。所謂民之中也。或曰五極五刑
之中也。今攷於經。自罔中于信而外。其言中者九。皆無變
文也。此下方言咸中。而於此釋極爲中焉。則複矣。嘉善師

衆。皆釋詁文。漢書藝文志云。尉繚子二十九篇。班氏自注
云。六國時。顏師古云。尉姓。繚名也。今所引者將理篇文。箠
以竹爲之。蓋笞之具也。漢書刑灋志云。景帝詔曰。笞者所
以教之也。其定箠令。楚義詳堯典扑刑疏。唐書云。太宗嘗
觀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詔罪人無得鞭背。蓋
猶漢之笞法也。厲與勵通。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七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八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文侯之命

此平王策命晉文侯爲方伯也。蓋幽王娶於申。曰申后。生
大子宜臼。既而得褒姒。嬖之。生伯服。史記曰。幽王廢申后
及大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
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
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大子宜臼。是爲平王。國語曰。晉文
侯於是乎定天子。此平王所以策命之也。殺古通弒。○謹
案幽王之禍。黍離閔焉。若申侯若犬戎者。平王及其臣所

不與共戴天之讎也。不可以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不可
以偏安而莫振宗周之恥也。平王所以命文侯者。何爲而
不念之乎。蘇氏曰。宗周覆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
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言厲王之禍
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予讀文侯之
命。知平王之無志。東周之不復興也。蔡氏曰。平王以申侯
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弒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
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
其委靡不自振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示戒於天下後世
而存之與。大音太。臼音舅。褒音報平聲。姒音似。嬖音[illegible]。繒音增。殺音弒。驪音離。虜音魯。賂音路。句音溝。閒去聲。

述曰。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釋文云。馬本無平字。經稱王若曰。父義和。史記集解引馬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此不言文侯字義和也。史記晉世家以爲襄王命文侯重耳焉。劉向新序同。今不從者。經言義和者三。如非其字之稱。於文未適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言襄王賜晉侯者。弓矢秬鬯與此所命同。而曰。用平禮也。非謂用平王此禮乎。詩旱麓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此周官所謂九命作伯也。卽曲禮所謂職方之伯也。詩白華序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取與娶通。詩小弁毛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臼與咎通。詩正月云。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毛傳云。褒國也。姒姓也。昭二十六年左傳言幽王云。天不弔周。王昬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此王子朝之辭也。所謂諸侯者。晉文侯鄭武公也。詩譜云。鄭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其事也。隱六年左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依於此也。然所謂攜王者何哉。杜注云。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孔疏引劉炫云。幽王立伯服爲大子。爾而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黨立之爲王也。又引汲冢書紀年云。伯盤與幽王死于戲。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竝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故引束晳云。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

作伯盤。非攜王。而孔疏不謂然也。蓋從杜注焉。古文者汲冢古文也。卽竹書紀年也。自孔疏言之。則唐本也。馬氏驌云。文侯之命。平王報其立己之功。望之以殺攜王也。平王既立于申。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王之弒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知其冢嗣之當立也。不知其與弒之當誅也。虢公知其與殺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此据紀年推之也。然杜於左傳後序言紀年者詳矣。言汲冢書散亂。古文不能盡通。且言其與經傳乖異。是奚足据乎。杜注所以不言攜王余臣也。釋言云。替廢也。左傳言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是既廢彼而後立此也。安見二王竝立乎。又安見二十一年之久而始殺之乎。如攜王余臣以大子

與殺故而立也。則傳何以言其奸命乎。今曰奸命。則杜言伯服者不誣也。晉語云。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大子宜臼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繇是言之。則立伯服者虢石父也。謂虢公翰立王子余臣者。豈其實邪。且平王之罪。謂其忘讎。是也。謂其與弒。非也。苟其與弒。則重耳之命。尚何以用平禮爲美乎。夫大子非與弒而當王。文侯定之。是文侯之美也。定之而王忘讎。則平王之罪。非繇乎文侯也。大子與弒而不當王。文侯定之。是文侯之不美也。以襄王用平禮。知平王非與弒也。小弁之詩。孟子所謂親親也。詩序稱大子之傅作焉。然則大子固得傅之教而非楚商臣忍其親者也。其忘讎之罪。則無所逃於天地閒

矣。與弑之與讀若預。顧氏云。攜王之攜地名。猶厲王流彘。
詩人謂之汾王也。然顧氏從紀年。失之矣。如以伯服言之。
是也。夫左傳言王嗣者。猶顧命言大子釗爲義嗣也。其非
王嗣而奸命者。必伯服也。舍伯服而言王子余臣。豈不失
其奸命之尤者乎。周語云杞繒由太姒。史記索隱云。繒國
名。夏同姓。繒與鄫通。今在山東兖州府嶧縣也。鄫山今在
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南。詩板鄭箋云。卽就也。引國語者。鄭
語文。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
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范氏甯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此以爲孔
子降之。明其不能復雅也。胡氏安國云。詩降於黍離。書止

於文侯之命。於是乎春秋作矣。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云。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
亡也。春秋始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今攷
左傳云。季札請觀於周樂。爲之歌王。曰其周之東乎。蓋東
遷以後。其爲王政也。異乎詩序所謂形四方之風者。黍離
之降。其詩自降也。孔子不得而降之也。孔子之先。魯固爲
季札而歌王矣。王之風。王之詩也。不得謂之詩亡也。雖雅
亡。亦雅亡爾。不得謂之詩亡也。詩亡者詩皆亡也。王政不
修而雅亡。王政不修則無以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神
明而頌亡。王政不修則巡狩述職之典廢。國史不得明得
失之迹。而風亡。風亡者。王氏通謂天子不采詩。諸侯不貢

詩。是也。孔子之時。詩既亡。而作春秋。故春秋之時。其詩猶
有存者。詩不皆亡於平王之時也。黍離之詩曰。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蓋閔國之無人也。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注云。父者己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儀禮喪
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言無禮也。禮哀公問云。物恥
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注云。振猶救也。禮足以救之。足
以興復之。是也。季漢武侯謂王業不可偏安者。不忘國恥
故也。顧氏炎武云。平王東遷。周之臣子美其名爾。其實不
然也。幽王之亡。宗社蕩然。鎬京之地。已爲西戎所有。平王
乃自申而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是也。蓋東周
以偏安而不可爲也。春秋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左

傳云。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
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狄與翟通。史記衛世家
云。翟於是遂入。殺懿公。又云。戴公申元年卒。立其弟燬爲
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故左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敎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詩定之方中。所以歌而美之也。史記越世家云。吳王闔
廬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
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
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
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

不可。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闔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句踐曰。

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王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大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大子。吳王使人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敝。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

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繇衞與越而觀之。句踐之謀。豈及文公之道邪。然皆足以振其恥也。況行文公之道。而御句踐之謀邪。宜蘇氏之慨乎平王矣。蔡氏申其說而明其所繇者。將非感於宋之南乎。檇讀若醉。公羊傳謂之醉李。差初佳反。即左傳所稱夫差也。罷敝之罷。古通疲。禮玉藻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所謂旋旋也。以言平王。猶謂其揖讓而救火爾。平王之世。鴻範所謂家用不寧也。非所謂家用平康也。引春秋傳者。昭二十六年文。晉語韋注云。釋舍也。詩桓毛傳云。閒代也。文八年左傳杜注云。效猶致也。蓋宣王之初。諸侯舍其位以代王政。及其久也。宣王有志而後致官政於王焉。史記周本紀云。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

公。大夫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厲王不聽。國人謗王。召公諫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大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得脫。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大子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其事也。陸氏粲云。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注云。共國。伯爵。和名。莊子云。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云。共伯立宣王。復歸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負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則共和者共伯和也。繇今攷之。是未可執之以難史遷也。安知共和之世。

不又有諸侯共伯和者適在其間乎。以其皆與釋位效官之義符也。詩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其詩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又云。不與我戍許。蓋許近於申者也。申今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許今在河南許州也。蔡謂平王忘讎者。朱子揚之水傳義也。此春秋之志也。蔡義得其宗矣。近世尚書家江王孫段諸儒。於蔡義之大若斯者。猶不采之。而學者又習以近儒為宗。嗚呼。經術之微。非一人一日之故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左去聲 辟必益反

蔡氏曰。同姓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也。不名者尊之也。馬氏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是也。集就也。詩之言文王曰。有命既集。正長也。先正者。鄭氏謂先臣公卿大夫也。左右助也。辟君也。越于。猷道也。率循。從順也。無不循順者。猶論語言先王之道。小大由之也。肆故也。先祖文武也。經於帝命獨言文王者。先正事文王。遂事武王。而武王受命因乎文王。若君奭立政所稱皆然也。今言先祖。則統乎文武矣。懷安也。言文武之德。上則昭明而升聞于天。下則布聞在人。惟是上帝就其命于文王。亦惟先臣之長能助而明事其君。于小大所謀之道無不循順者。蓋在下之人心循順。則在上之天心集命也。故先祖文武皆安在位焉。長丁丈反

述曰。同姓稱父。詳呂刑疏。書疏云。鄭讀義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孫疏言之。此鄭據釋詁。以為字配其名也。今攷桓二年左傳云。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師服曰。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此大子即文侯也。史記晉世家所謂仇者讎也。然則其字義和者其名仇之反配也。釋文云。義亦作誼。蓋當如字讀焉。說文云。昭日明也。升史記作登。猶酒誥所謂登聞于天也。馬義見史記集解。經曰。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曰。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皆以一句讀也。引詩者大明文。毛傳云。集就也。互詳多方疏。文王史記作文武。今作文王。蓋馬鄭本也。於義自融也。正長釋詁文。鄭義見

魏志武帝紀注。禮緇衣云。昔吾有先正。詩雲漢毛傳云。先正百辟卿士也。釋詁。左右與助義同。漢書谷永傳云。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永引經者。顏注云。周書君牙之辭。非也。永時未有僞古文。蓋引此經也。然永失其讀矣。如其說。則經言克者不若綴旒乎。經以左右之助言。非以左右之近言也。釋詁云。辟君也。繇道也。猷古通繇。禮緇衣引君牙云。爾有嘉謀嘉猷。注云。猷道也。率循。釋詁文。從順。詳鴻範疏。詩采菽云。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鄭箋云。連屬之國亦循順之。蓋自左右之近言也。今經之為文。則言凡在下者罔不循順焉。釋詁。懷安義同。江氏云。先祖該成康以下。非也。此猶僞傳言後世先祖也。夫成

康以下若厲王者。能安在位乎。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
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造才老反
閔傷也。造爲也。謂嗣文武之所爲。承上文而言也。詩曰。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丕愆。大失也。言天丕愆者。以君父之
愆。無所歸咎。而歸咎于天也。若板蕩之詩皆然也。冒傷予
小子。欲嗣文武之所爲而天今大失也。殄絕也。資澤者下
民所資用之恩澤也。詩曰。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裘王氏
謂兵也。純大也。言絕其資用之惠澤于下民。侵兵于我國
家者大。蓋內則民窮。外則寇患也。卽就也。詩曰。我卽爾謀。

孟子曰。欲有謀焉則就之。耆壽俊者老成人也。服事也。曰
者王自明其呼祖之辭也。呼祖及父者。蓋疾痛之呼。若史
記所謂人窮則反本也。詩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伊維。績
事也。言就我治事之臣。無或老成人在其事。予一人則無
能。惟祖之曰。祖乎。父乎。其維憂我躬。遂歎苟有事予一人。
其永安在位矣。蔡氏曰。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先正之昭
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謹案侵兵者申侯與犬戎爲之
也。平王以此爲天丕愆焉。又烏知其所歸咎哉。立政曰。古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平王之時。既無
耆壽俊矣。何無一籲俊之謀也。呂氏曰。平王徒望諸侯之
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彊。燕昵小國之君爾。慨然有復讎之

志。而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已哉。蹻居表反喪去聲蔑音滅燕平聲慨音溉
述曰。詩周頌云。閔予小子。鄭箋云。閔悼傷之言也。引造義
者詩酌文。毛傳云。蹻蹻武貌。造爲也。傳以爲武王嗣文王
之所爲也。呂刑云。兩造具備。史記集解云。造一作遭。或曰。
此古通也。非也。詩周頌不曰遭家不造乎。書疏引王云。遭
天之大愆。則以造通遭爾。僞傳義同。蔡傳云。嗣位之初。爲
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蔡不承上文而言。於義未融也。昭
二十六年左傳杜注云。愆失也。詩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
其詩云。上帝板板。故云。天之方難。又云。天之方虐。毛傳云。
上帝以稱王者也。鄭箋云。天斥王也。詩序云。蕩。召穆公傷
周室大壞也。其詩云。蕩蕩上帝。故云。疾威上帝。又云。其命

多辟。毛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釋詁云。殄絕也。引資義者
詩板文。毛傳云。蔑無。資財也。鄭箋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
施衆民。詩桑柔云。國步蔑資。鄭箋以資爲民之資用也。王
義見書疏。說文云。戎兵也。蔡傳云。戎狄侵陵。此以侵戎爲
戎侵。於文未適也。釋詁云。純大也。引卽義者詩板文。鄭箋
云。卽就也。詩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詩云。皇父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
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毛傳云。豔妻褒姒。是也。林氏据此
詩以明其無耆壽俊也。漢書成帝紀云。詔曰。書不云乎。卽
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蓋異文也。引忍予者。詩雲漢
文。僞傳云。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

念我身。蔡傳義同。今攷王稱諸侯者。禮有伯父叔父之稱。不稱祖也。苟以稱諸侯。則經文相承矣。何又加曰之文乎。其文加曰非加王曰。則曰者王之自明也。非史氏辭也。俾繼。績事。皆釋詁文。又釋詁云。績功也。蔡傳從之。今訓事者。承上文昭事而言。於文尤洽也。戰國策云。燕王噲既立。舉國屬子之。三年。燕國大亂。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郭隗先生對曰。臣聞古

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此燕昭王得士以復讎者也。苟不得士。將與不知恥之人而共國。必不能復讎矣。何以能雪恥乎。以孟子稽之。齊宣王勝燕。未久。而燕人畔。宣王亦卒。迨燕昭王二十八年而報齊。則在閔王矣。史記以爲湣王伐燕。非也。湣與閔通。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扞侯榦反

昭光也。顯祖。文人。蔡氏以爲皆謂唐叔。卽上文先正也。肇敏。刑灋也。紹繼也。謂繼立也。乃辟。平王自謂也。追孝者前人之孝。後人追之也。詩曰。遹追來孝。多。卽多少之多。修猶遠也。楚辭曰。路修遠以多艱兮。扞衞也。言汝能光汝顯祖。汝敏于灋文武。以會諸侯繼立乃君。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既多遠衞我于艱難。若汝者我所嘉美也。○謹案經不

曰汝某而曰汝克者。以文侯之既事言也。文侯之既事。無佗焉。會一二諸侯也。繼立平王也。然所謂肇刑文武者。將惟是而已哉。平王其亦思文謨武烈之謂何也。遹音聿佗與他同

述曰。昭光釋詁文。僞傳云。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此釋昭爲明也。則非添文不洽矣。史記晉世家云。晉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今山西太原府也。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肇敏。釋詁文。又釋詁云。肇始也。蔡傳云。固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今不從者。蓋顯祖實始刑文武焉。則追孝者固繼之也。非始之也。釋詁云。刑灋也。紹繼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鄭

箋云。逌逌。來勤也。文王逌追王季勤孝。是也。來。勤。釋詁義
也。僞傳云。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
謂救周誅犬戎。蓋傳釋多者。据周官司勳文也。非也。史記
晉鄭世家。皆無言其時誅犬戎者。周本紀言諸侯立平王。
東遷於雒邑。辟戎寇。則何戰之有乎。且其讀曰。汝多修。於
文未適也。楚辭云。夫惟靈修之故也。王逸注云。修。遠也。今
以楚辭言之。靈修者卽楚辭所謂好修也。釋詁云。靈。善也。
修如臯陶謨身修之修。王注非也。然其訓修爲遠者。据楚
辭所謂修遠也。詩六月毛傳云。修。長也。凡長者則遠矣。文
六年左傳杜注云。扞。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不有行者。
誰扞牧圉。其義也。扞古文作戰。說文云。周書曰。戰我于艱。

此引而節之。爾。僞傳執以離經。失其讀矣。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秬音巨。鬯音暢。卣由手反。又音由。彤音同）

師。衆也。古者籍民衆以爲兵。視師卽視兵也。賚。賜也。秬鬯
者。以秬黍釀鬯草也。卣。中尊也。說詳洛誥。詩曰。釐爾圭瓚。
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此宣王所以賞召穆公平淮夷之功
也。今經不言圭瓚者。從可知也。彤。赤。盧。黑也。左傳曰。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
矢千。今惟盧弓矢不及其數。爾。玈與盧通。文侯非有平犬
戎之功。而平王以賜之者。爲其有立己之功也。四馬曰乘。

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亦天子賜諸侯之禮也。往。謂往
歸也。惠者。上文所謂賚澤也。康。安也。荒寧者。怠安也。簡恤
者。簡閱其衆而惠恤之也。鄭氏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
都不言鄙。繇近以及遠也。○謹案成王之顧命曰。柔遠能
邇。召公申其義以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康王申其義以告
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謂遠者。何如
其遠哉。今平王乃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又曰。簡恤爾都。
而於王室六師。顧無與文侯謀之也。則其所謂遠者安在
乎。（籍音藉。愾音慨。玈音盧。爲其之爲去聲。乘繩證反。予上聲）

述曰。師。衆。詳顧命疏。籍。謂書之也。周官小宰注。所謂伍籍
也。賚。賜。釋詁文。引秬鬯者。詩江漢文。毛傳云。釐。賜也。圭瓚

詳顧命秉璋疏。引左傳者。文四年文。蓋言詩彤弓之義也。
杜注云。愾。怒也。詩毛傳云。彤弓。朱弓也。則朱者赤也。詩釋
文云。玈或作旅。譌。非也。段氏云。魏三體石經。於文侯之命。
盧作旅。蓋古本也。孫氏云。周官司儀注云。旅讀爲鴻臚之
臚。則旅者盧之假借也。說文云。齊謂黑爲黸。蓋盧其省文
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
瓚。則資鬯於天子。蓋重其賜也。周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
以授勞者。注云。勞者。勤勞王事。引此經而說之。蓋賞其勞
也。引乘馬者。詩采菽文。周官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故周
官云。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蓋馬四匹爲乘也。蔡
傳云。馬供武用。蔡以爲戎馬也。今不出之者。左傳言襄王

命晉侯云。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今此經無文也。則未
知其爲戎輅之馬歟。抑爲大輅之馬歟。周書謚灋篇云。好
樂怠政曰荒。蓋荒怠也。釋詁云。寧安也。周官大宗伯云。大
田之禮。簡衆也。桓六年左傳云。大閱。簡車馬也。則簡者閱
也。鄭義見書疏。蓋鄭据周官之都鄙言也。覲禮云。伯父無
事。歸寧乃邦。此禮之常也。非所以馭變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八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九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秦誓

此秦穆公以師敗悔過而誓言也。蓋穆公與鄭盟。使杞子
成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勤而無所。必
有悖心。公辭焉。及出師。蹇叔哭師。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閒。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

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
而無禮。必敗。及滑。知鄭之既知備也。於是乎悖心果動矣。
滅滑而還。晉人禦秦師于殽。敗之。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晉襄公之母文嬴。秦穆公之女也。請三帥。幸
舍之。秦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
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此以左傳稽之。而秦誓
皆符矣。書序以此爲作秦誓之繇。蔡氏從之。是也。○謹案
周書終文侯之命。而秦誓繫之。相次以終焉。何也。此周衰
而秦興之幾也。晉文侯立平王而東遷。史記稱秦襄公以
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是周以
文武興王之地猶不守也。故秦風無衣之詩曰。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此西周遺民望平王以復仇也。遺民
者。國風二南之遺也。平王棄其地。斯棄其民矣。嗚呼。惜哉。
左傳稱季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
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蓋秦自襄而迄於穆。孟子所謂用
夏變夷者也。文侯之命。歎無耇壽俊。乃不思求其人而用
之。秦誓則悔不用人而思之。大學稱秦誓而明君子平天
下之道焉。雖穆公非皆踐誓言者。然其所思則已遠矣。周
棄文武興王之地。其後人又不思用人。則終弱。秦得文武
興王之地。其後人又能思用人。則漸强。周衰而秦興。聖人
蓋於此知微矣。夫豈讖緯云乎哉。蹇居偃反。與師之與音預。胄直救反。乘去聲。輕
如字又去聲。嬴音盈。帥色類反。舍上聲。嚮音向。幾平聲。爲之之爲去聲。譙楚譙反

述曰。史記秦本紀云。秦姓嬴氏。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非子
好馬及畜。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分
土爲附庸。邑之秦。今甘肅秦州也。秦本紀云。襄公於是始
國。蓋秦本附庸。以襄公封諸侯。而始國於岐山以西也。故
史記六國表序云。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蓋
有緐也。賓古通擯。言穆公者。据僖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左
傳也。公羊傳穀梁傳謂百里奚與蹇叔同諫。皆送其子而
哭之。史記秦本紀同。本紀又以孟明視爲百里傒子也。以
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也。傒與奚通。今以孟子稱之。百
里奚相秦者也。故公穀言此諫者。以百里奚爲先。而相臣
不以直諫自明。故蹇叔之諫尤聞於天下。而左氏獨稱之

歟。秦本紀云。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授之國政。傒讓曰。
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緐是推之。蓋此諫殆
亦讓其知名者矣。据經下文言良士旅力者。則其有同諫
可知也。繆與穆通。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也。滑近晉之
國。襄二十九年左傳言晉之侵小云。虞虢焦滑。皆姬姓也。
殽今在河南河南府澠池縣西。釋言云。替廢也。不廢其襲
鄭之謀也。文二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
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
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
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文三年左傳云。秦伯伐
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

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
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也。而史記以爲伐晉得慶。秦誓作於其時。謂卒得孟明之
慶。非也。金氏履祥從之。其未察乎。誓云。亦尙一人之慶。蓋
所謂一介臣也。非孟明也。孟明者勇夫也。雖其後懼而增
德。亦改其勇夫之爲。而豈遂足當所謂一介臣者乎。左傳
先後無言作此誓者。今以誓多痛辭。其必在殽敗郊哭時
也。豈類於伐晉得慶之辭乎。公羊傳云。要之殽而擊之。匹
馬隻輪無反者。穀梁傳同。史記從公穀焉。故云。大破秦軍。
無一人得脫者。則以爲其時之誓不當稱我士聽無譁矣。
然左傳言鄉師而哭。蓋公穀非其實也。且彭衙之敗。由勇

夫之欲也。非黃髮之詢也。故焚舟之役。春秋書曰。秦人伐晉。而左傳實爲秦伯焉。明其非皆踐誓言也。僞傳云。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然錄秦誓而以悔過汎言之。則其悔而未改者。又豈足尊乎。詩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非也。蓋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也。無衣之序。則傳者之失矣。定四年左傳言秦救楚云。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是序言刺用兵者不相反邪。鄭箋釋王于興師。則云。於王興師。詩疏遂云。於王法興師。今自興之。王不興也。此從序而爲之說爾。於文未適也。謝氏枋得云。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

知天下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興起。況親炙其人乎。引季札者。襄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杜据詩秦風序言之也。秦仲者。非子之孫。襄公之祖也。後世若魏書遼金元諸史。不皆有秦風之感哉。李氏謹思云。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彊。春秋於秦。每人之。以尊周也。而天下之勢。駸駸趨於秦。孔子不見其幾乎。今孜周之弱而不彊者。非東遷則必然也。以不思用人。故也。論語稱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羅氏洪先云。秦誓悔過

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今孜穆公悔過尙其報殽之役。遷善猶未盡也。王氏炎云。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也。書亦不得廢其言。今孜書終秦誓者。非惟其言已也。以其悔過之明。能思用人。卒使孟明勇夫。且懼思以收其用。豈與彼甘心自弱者比乎。故周之弱也。棄地焉。不思用人焉。其理必終弱者也。秦之彊也。得地焉。能思用人焉。其理必漸彊者也。論語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可知者。皆決於禮焉。禮者非佗也。其理之本乎天。而人所宜然也。故記曰。禮也者理也。又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蓋非空言也。自李氏而下。三者之言。皆

得其一端。而當酌之者也。酌之。則其理章章矣。此所謂經術也。凡讖緯之書。曰圖讖。曰毖緯。皆誣以孔子知來。漢人且謂之內學焉。五經之緯及論語孝經。所謂七緯也。後漢光武之興。與讖適符。遂蔽而讀之廡下。故後漢書張衡傳云。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義。乃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是也。今孜史記趙世家云。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蓋秦既有焉。故曰。亡秦者胡也。曰。明年祖龍死。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皆讖也。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傳不以讖言也。何休注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

瀸。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
此何休以讖釋經也。是誣也。彗者孛星也。春秋哀公十有
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其說也。胡者秦始皇之
子胡亥也。隋志云。宋大明中。始禁圖讖。煬帝卽位。乃發使
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
死。自是無復其學。似也。而後世猶有述焉。以經籍之讖緯
至今存也。而史籍羣書無論矣。此歐陽氏脩所以請刪之
也。明史劉基傳贊云。基以儒者有用之學。輔翊治平。而好
事者多以讖緯術數妄爲傅會。其語近誕。非深知基者。信
矣。宋邵子爲皇極經世之書。其言易也。則自爲其術數焉。

非孔子所謂易也。然邵子豈讖緯者流乎。邵子云。穆公悔
過之辭。非惟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
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譁戶瓜反
公者秦穆公也。曰者史敘其誓辭也。士者師衆之美稱也。
猶牧誓稱夫子也。穆公鄉師而哭。故稱我士焉。無譁者毋
譁也。羣言者衆言也。衆言之首者蔡氏謂第一義也。民人
也。訖止也。謂止而絕之也。若是者起下文之辭。盤安也。傳
從也。左傳曰。從善如流。艱亦難也。凡人當止而絕自己若
是之多安。蓋責人此無難。其自安而責人。若是也。惟受人
責從如水流。是惟難哉。其自安而不受人責。又若是也。此
自己若是之多安也。皆當止而絕之也。此穆公悔其自安。
責蹇叔而不受蹇叔之責。今乃知古人之言爲首戒也。譁音
喧
述曰。書疏引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
之。非也。穆公郊次。以師敗之餘。鄉而哭之。雖羣臣萬民皆
在焉。宜獨呼我士也。禮曾子問注云。首本也。僞傳云。衆言
之本要。其義也。而蔡義尤易明焉。易乾象云。見羣龍无首。
彖傳云。首出庶物。其例也。民人。詳酒誥疏。釋詁云。訖止也。
商書云。天旣訖我殷命。周書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皆謂止而絕之也。今此經宜一例也。釋詁云。豫般樂也。豫
安也。則般亦安也。盤與般通。釋詁云。俾從也。引左傳者成

八年文。僞傳云。民盡用順是多樂。蓋以訖止則有盡之義
焉。釋自爲用者。詩執競毛傳義也。釋言云。若順也。後漢書
東平憲王蒼傳云。詔曰。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書疏引
之以申傳也。緣傳言之。則經言責人者。不若綴旒乎。傳以
責人而下。非古人之言。於文未適也。蔡傳云。凡人盡自若
是多安於徇己。緣蔡言之。古人之言。其言自安者。徒言人
盡若是也。而不言止而絕其若是也。則言病不言藥也。何
以爲羣言之首乎。又蔡云。穆公悔不聽蹇叔之言。是矣。蓋
不受責也。然不且責蹇叔邪。江氏云。民止自順是多樂。亦
言病不言藥也。言民止是多樂自順也。釋詁云。俾使也。書
疏云。使如水之流下。於義未融也。釋詁云。艱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逾音踰
逾益。邁往也。蓋日月且往且來。今我心之憂者。以日月益往。如弗謂來。夏氏以爲憂改過之無日也。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述曰。呂氏春秋高誘注云。逾益也。詩蟋蟀云。日月其邁。毛傳云。邁行也。蓋行則自斯而往矣。或曰。小雅正月之詩。昏姻孔云。蓋云旋也。此毛傳義也。詩釋文謂云又作員。商頌元鳥之詩。景員維河。鄭箋謂員古文作云。書疏於此經。謂員卽云也。然則古本作員矣。下文雖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引作雖則員然。今皆作云者。衛包改之爾。今攷書疏引王注。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而不言王釋員爲云。安知古

本不又作云乎。鄭風出其東門之詩。聊樂我員。詩釋文謂員亦作云。其例也。此之異文。蓋古通焉。以云來爲旋來。亦一義也。而下文云然。未可釋曰旋然。亦奚其執也。夫不觀衛風雄雉之詩乎。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云猶謂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音記
謀不異古人者。稱曰古之謀人。謂蹇叔也。謀不過今人者。稱曰今之謀人。謂三帥也。忌如詩叔善射忌之忌。語辭也。姑且也。尚庶幾也。猷謀。詢訪也。黃髮者髮白復黃。老成人也。愆失也。言惟古之謀人。則曰。未肯就予矣。蓋難親也。惟今之謀人。且將以爲可親。蓋就予也。雖則謂然。庶幾謀訪此黃髮者。則親古之謀人。而無所失爾。幾平聲

述曰。古之謀人。非古人也。今人而古人之也。魏志云。陳登字元龍。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說文云。古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僞傳云。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蔡傳云。忌疾也。以其不就己而疾之。蓋讀忌如字焉。以斯屬辭於文未適也。詩瞻卬云。維予胥忌。其辭不可以反觀乎。此文之忌。猶下文之猗。皆語辭也。蓋秦誓一篇。其文辭多類詩焉。引忌義者詩大叔于田文。其詩之言忌也。凡八。毛傳云。忌辭也。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詩揚之水箋云。彼其之子。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

是也。說文云。惎毒也。周書曰。來就惎惎。蓋周書者古文佗篇之辭也。或以爲此經異文者。非也。姑且。詩卷耳毛傳義也。詩菀柳箋云。尚庶幾也。釋詁云。猷謀也。又云。詢訪謀也。則詢亦訪也。釋言云。猷肯可也。今言肯詢。言可詢。皆非穆公自責之辭也。詩閟宮云。黃髮兒齒。釋詁說之爲壽也。邢疏引舍人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漢書李尋傳注引愆作㥰。釋言云。㥰過也。失猶過也。此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義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仡許訖反截音捷諞數連反
番番老貌。黃髮白白而生皤皤然也。旅力同力也。詩曰。靡

有旅力。愆猶上文則罔所愆之愆。言我既失之也。尙猶也。詩曰。不尙有舊。仡仡勇貌。不違者猶論語稱莫子違也。上一文所以言自盤姑親也。截截便巧貌。馬氏謂辭省也。諞言便巧言也。君子謂在上之人。皇公羊傳作丮。蓋古通也。多者稱美也。猶漢書言帝以此多之也。言皤皤然良士。昔以直諫同力。我既失之矣。今我猶幸得其人有之也。仡仡然勇夫。昔以出師射御。不我違矣。今我猶不欲之也。惟截截然善於便巧言者。昔使君子背盟改易其辭矣。今我丮多美而有之乎。蔡氏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是也。公羊傳謂百里奚與蹇叔同諫。穀梁傳亦然。此經所以稱旅力也。省生上聲

述曰。詩崧高云。申伯番番。釋訓云。番番勇也。僞傳以言此經。則非不欲勇夫之義也。蓋番者皤之省文也。說文云。皤老人髮白貌也。史記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蓋合而言之也。引旅力者詩桑柔文。鄭箋云。曾無有同力諫諍。今攷詩北山云。旅力方剛。毛傳云。旅衆也。衆則其力同矣。漢志云。呂旅也。周官以六呂爲六同。其例也。僞傳云。衆力已過老。傳釋愆者。於文未洽也。說文云。呂脊骨也。重文作膂。旅與膂通。或以言此經。非也。黃髮之老。宜曰膂力既衰。豈宜謂之愆乎。詩氓云。匪我愆期。言我愆其期也。則此言我愆其力矣。引尙有者詩召旻文。朱子云。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詩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鄭箋以尙有爲猶有

也。亦其義也。蓋與尙訓庶幾者不同。蔡傳云。我庶幾得而有之。此其可也。蔡傳云。我庶幾不欲用之。此其不可也。夫不欲斯不欲矣。不當以庶幾爲言也。蔡因僞傳而失之也。詩皇矣云。崇墉仡仡。今言人立如城。蓋其勇也。釋文引馬云。訖訖無所省錄之貌。蓋馬不作仡仡焉。繇馬言之。當曰我則不欲矣。豈曰我尙不欲乎。後漢書注云。違失也。書疏云。射御不失。於義未融也。曰旅力既愆。曰射御不違。曰俾君子易辭。皆關穆公言之。經文一例也。射御者出師之事也。穆公命出師。而三帥不違。其非射御不違邪。馬義見釋文。馬云。辭省要。今以諞言非誠要也。故節焉。說文云。諞便巧言也。引此經而說之。釋文云。諞馬本作偏。馬云。偏少也。

蔡傳云。皇遑通。我遑暇多有之哉。此以不遑爲遑。猶左傳以不敢爲敢也。然諞言者小人也。絕小人則大君之急務。不當以暇不暇爲言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云。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柰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此傳錄秦誓之異文也。繆與穆通。說文於籀文辭作辝。蓋與怠之文近也。公羊傳何注云。竫猶撰也。易怠猶輕慢也。說文云。戔賊也。周書曰。戔戔巧言。亦異文也。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於無逸。皇作兄。詩桑柔云。倉兄塡兮。毛傳云。兄滋也。其義爲況。詩釋文云。兄音況。本亦作況。則皇古通況也。蓋以音轉而假借焉。大傳

云。皇於聽獄乎。鄭大傳注。以皇爲況。其義也。後漢書馮異傳云。諸將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帝以此多之。則多者稱美也。詩魚麗云。物其多矣。又云。物其有矣。今言多有。非其例也。諞言小人。君當絕之。雖少有可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斷丁亂反猗於宜反好呼報反啻音翅冒莫報反惡烏路反

昧昧暗也。暗自思之者。夙夜幽獨之思也。一介大學引作一个。蓋古通也。下文所以言一人也。如有一人。則能如是。

況不惟一人乎。史記謂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是也。斷斷者。鄭氏謂誠一之貌也。猗。大學引作兮。蔡氏謂猗語辭也。技者。才藝也。誠一之臣。其德量所容者大。不以一己之才藝爲能。於是乎人見其無他才藝矣。或曰。他技者。鄭氏謂異端之技也。繇鄭言之。誠一之臣。惟有容人之善也。其無異端之技乎。故經言人之有技。不言人之有他技也。他技者。似利而非利者也。禮言民之興藝者。則曰。尚技。而其言所禁者。則曰。作奇技以疑衆。蓋有技。而無他技也。休美也。休休者。其心美之又美焉。蓋容善之量無窮也。故擬之曰。其如有容。如者。擬之無窮之辭也。若己有之者。鄭氏謂樂人有善之甚也。彥者。德之成美也。聖者。德之通明也。

不啻。猶不但也。亦言其甚也。蔡氏謂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是能容之者。是休休而能容其才其德也。職。主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其所以主乎保子孫黎民之利也。冒。大學引作媢。蔡氏謂忌也。疾。害也。違者。鄭氏謂拂戾也。俾。使也。違。大學引作通。鄭氏謂通於君也。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鑑此足矣。擬疑上聲樂音落拂扶弗反甫方武反

述曰。廣雅云。昧昧。暗也。僞傳以屬上焉。謂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非也。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焉。釋詁云。惟。思也。則此豈屬上邪。今之分屬。從蔡傳也。釋文引馬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此於文未適也。下文言致殆

者亦蒙一介臣而言也。楚辭云。彼堯舜之耿介兮。孟子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今言斷斷。則耿介在其中矣。左傳於襄八年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於昭二十八年云。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則一介猶一个也。必執說文無个者。固也。於文。分竹爲个。史記貨殖傳云。竹竿萬个。蓋古稱也。易繫辭傳云。斷可識矣。故斷斷者必誠一焉。鄭義釋禮大學所引文也。下引鄭同。詩伐檀云。河水淸且漣猗。詩疏云。猗。辭也。書疏云。猗。兮之類也。公羊傳作焉。蓋焉亦辭也。史記馮驩傳云。無他伎能。技與伎通。謂才能也。禮坊記云。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注云。技猶藝也。又云。人君貴尚能者。不吝賜車服。是也。蓋尚技所以賤車也。而民

藝以興矣。作奇技以疑衆。禮王制文。言所禁也。或曰。公羊
傳何注云。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蓋義與鄭同。害者利之反也。書疏引王云。斷斷守善之貌。
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然容善之大。豈徒
守善而已乎。蓋王以容爲容過也。不其失乎。詩蟋蟀云。良
士休休。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言所美也。大學釋文引鄭
書注云。休休寬容貌。然其心非以貌言也。易繫辭傳云。擬
之而後言。今非擬其心之量邪。立政云。成德之彥。則成美
矣。釋訓云。美士爲彥。美其德也。聖義詳多方篇。不啻詳無
逸篇。是大學引作寔。釋詁云。寔是也。亦職大學引作尚亦。
論衡引作亦尚。廣雅云。尚主也。漢官儀。尚食尚方。其例也。

職主。釋詁文。論衡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此失其讀
矣。蓋歧視乎子孫黎民也。夫非保黎民。必無以保子孫。大
學不有失衆則失國之憂乎。好善而皆保之。此大學所謂
以義爲利也。所保者能獨私其子孫乎。經曰。人之有技。冒
疾以惡之。然則若己有之者。明其好之也。故能容其才其
德者。皆以好善統焉。鄭大學注云。媢妒也。忌猶妒也。疾害。
詳洛誥疏。臯陶謨云。予違汝弼。拂與弼通。此違而能拂。雖
拂而不戾者也。今言其拂戾焉。蓋義以相反而相生也。蔡
傳云。違背也。拂戾則必背之矣。詩十月之交云。噂沓背憎。
職競由人。蓋其拂戾可知也。殆危。釋詁文。古之傳經者。其
異文也。將口傳之異歟。將簡書之異歟。如有一介之如。及

如自之如。大學皆引作若。釋文云。他亦作它。鄭大學注云。
彥或作盤。皆異文也。盤者彥之聲近也。大學所引者。其如
有容焉。此多焉字也。蓋其文之成聲尤善矣。以保大學引
作以能保。其於下文言以不能保者。尤相應也。新唐書云。
房元齡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杜如晦臨機輒斷。元齡
每議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
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
謀。當世語良相者。必曰房杜云。贊曰。唐柳芳有言。帝定禍
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衞善兵。而
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諒其然乎。新唐書云。李林甫
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

卒不可得也。又云。張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
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時帝詔天下士。有一
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
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
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
留才。若此者非千秋金鑑也邪。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五骨反　隉五結反

杌隉者危而不安也。曰爰由自也。一人上文所謂一介臣
也。懷安。慶善也。言國之危而不安者。爰自一人。國之榮而
安者。亦庶幾一人之善。蔡氏謂安危繫於所任一人。是也。
蓋穆公惓惓乎用人之辨矣。此結上文言一介臣之意。而

由思不已焉。惓音拳

述曰。杌亦作阢。說文云。隉危也。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又云。阢石山戴土也。蓋山之險危者有阢也。則亦不安矣。然必改杌爲阢者非也。易困上六云。困于葛藟。于臲卼。薛虞本作劓杌。今易釋文言之。蓋所傳者異也。張氏九成云。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皆不安者也。釋詁云。爰曰也。今轉注之。由自。懷安。皆釋詁文。慶善。詩皇矣毛傳義也。呂氏云。安危由我一人所任。穆公所以責己也。如呂氏言。蓋大學所謂一人定國者歟。然於經病添文矣。經言一人。不言一人所任也。呂刑云。一人有慶。此天子之辭。穆公以自道焉。則嫌也。今從蔡義。而責己所任者不亦該乎。

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九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十

順德簡朝亮述

逸文

序尚書者舉尚書百篇。今亡者過半矣。況書不惟百篇已乎。若禹誓湯說拚誥諸篇。皆序者無之也。其逸文。今猶有存者。雖然。不可不察也。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采逸文而察之。其爲言之難。不亦微哉。今之於尚書也。其似逸文而皆非者。則有五焉。有古志之書。而非孔子雅言者。有逸文而僞者。有異文而譌者。有檃栝其經而引之者。有經說而以其經目之者。此五者。皆非逸文也。漢志曰。周書七十一篇。蓋不以逸名之。非尚書之逸也。然說文。爾雅

郭注。皆名之曰逸周書。其將疑於僞乎。文二年左傳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今其文在周書中也。而左傳謂之周志。不謂之周書。不與其凡引周書者同。蓋愼之矣。漢志曰。周史六弢六篇。蓋莊子所謂金版六弢者與。若此者。則古志之書。而非孔子雅言者也。苟不察焉。其采之而純者希矣。王莽之纂先贊辭曰。假皇帝僞者乃爲嘉禾曰。假王莅政。漢志曰。唐帝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僞者乃爲書言曰。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若此者。則逸文而僞者也。苟不察焉。其書之亡者以爲猶有逸文。於其僞而信之。將小人之巧。而君子售其欺非天下之憂乎。無逸有厥亦惟我周之文。白虎通則言曰。

厥兆天子爵。此今文也。酒誥言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大傳則言王曰。封。惟曰。若圭壁。盤庚言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大傳則言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今文也。伏生壁中本之殘也。若此者。則異文而譌者也。苟不察焉。其書之存者。執其逸文。而疑其有闕也。信道不篤。孰階之厲乎。僖三十三年左傳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約於今康誥之文。而其義皆同。若此者。則檃栝其經而引之者也。苟不察焉。則未觀其通矣。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偁旻天。此古尚書說也。猶其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蓋以詩傳亦統

於詩也。若此者。則經說而以其經目之者也。苟不察焉。是比於孔子易傳。今尊之爲經也。夫比於孔子。可乎。故此五者皆非逸文也。今察而采之。凡經傳諸史所引尚書逸文。有知篇名者。有不知篇名而有繫代者。有不知篇名亦無繫代者。綴爲三卷。亦注而疏之。庶求其義焉。蓋逸文所存。雖一二微言。而容光之照。於是乎知日月之明矣。且僞古文者。有襲乎逸文而竄之。今僞者既芟。而不勤勤於逸文。則疏也。論語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皆詩辭也。論語引之。皆不明言爲詩。論語及孟子所引書。有不明言爲書者。蓋亦論語引詩之例也。曰奚爲後我。孟子再引之。一則言書。一則不言書。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萬章引之。亦不言堯典矣。故今於此類。謹采爲逸文。以聖賢攷古。必宗尚書也。今古文大誓逸文。列二十九篇中。故每條分節。皆空一字。而離虛位焉。明其不次之次也。今此三卷。既稱逸文。其不次之次明矣。其條分者。皆不空焉。譌音莪檃音隱栝音括儳音蒼陷反弢音韜偁與稱同奰音備芟音衫

述曰。漢書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顏注謂劉向云。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然顏從向說。非也。左傳引周書者。謂之周志云爾。豈尚書之餘乎。南史劉顯傳云。任昉得一缺簡。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梁書劉顯傳同。蓋

顯猶向說也。莊子云。金版六弢。司馬彪注云。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大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今以漢志攷之。周史六弢六篇。蓋隸儒家者流。班固自注云。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則周史之書也。顏注以爲今之六韜。非也。今之六韜。後人襲而爲之爾。淮南子云。其曲中規。檃栝之力。謂約而括之也。曲禮云。毋儳言。鄭注云。儳猶暫也。非類雜。孔疏云。暫然雜師長之說也。引相及者詳康誥疏。易貴旁通。所謂觀其會通也。

凡逸文知篇名者五十七條。

虞書

九共　逸文一條

鄭氏曰。九共九篇逸。馬氏曰。共灋也。大傳曰。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敎。是也。共音恭 美惡之惡如字 好去聲 惡烏路反

述曰。鄭義見書疏。馬義見釋文。蓋馬言九共序也。詩長發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毛傳云。共灋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平平婢緜反

辯治也。民居下土。故曰辯下土焉。蓋治水後治民之辭也。平平者九共之灋。猶鴻範言王道平平也。詩傳曰。平平辯治也。使民者九共之灋當令其民若斯也。敖慢也。與傲通。堯典曰。象傲。皋陶謨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無逸曰。侮厥父母。亦敖也。左傳曰。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皆敖也。

禮曰。荒怠敖慢。故曰。敖不可長。左傳曰。無敖禮。蓋敖者民之大戒也。無敖者九共之所以爲灋也。馮音憑 長丁丈反

述曰。此大傳所引九共文也。大傳之虞夏傳。其言九共者。稱書曰而引之。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使民無敖。路史引作民以無敖。蓋異文也。九共序云。帝釐下土。今未知帝堯歟。帝舜歟。則無以言予之自謂者歟。辯治說文義也。引詩傳若采菽毛傳文。蓋辯治之。則平平然矣。引左傳者襄十三年及定四年文。杜注云。馮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也。引禮者哀公問及曲禮文。

夏書

禹誓逸文一條

此禹既卽位而征有苗之誓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蓋誓緜禹始也。

述曰。引穀梁傳者隱八年文。其下文云。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蓋周官有司盟。此成王時也。則不及禹湯武三王矣。隱三年左傳云。周鄭交質。此周衰時也。則不及夏商二伯矣。夏伯昆吾。商伯豕韋大彭也。范注以爲齊桓晉文者。非也。桓文則及其時矣。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爾羣。以征有苗。濟子禮反 台弋之反

濟濟衆貌。台我也。言我小子者禹自爲辭。不稱帝命。明禹既卽位之辭也。稱舉。茲此也。羣者君所有之衆也。對會也。

言非我小子敢行舉亂。惟蠢然而動者此有苗也。當用天威之罰焉。今若予者。既爲君而統率爾羣衆矣。故會爾羣衆。以征伐此有苗也。若禹誓者。非皋陶謨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明其何遷乎有苗也。其不負其羣衆者邪。易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去聲

述曰。此墨子兼愛篇所引禹誓文也。蓋孟子辯墨者嚴矣。今逸文据之者。据其所引之經也。非惑於墨子也。墨家者流。非九家之一歟。漢志云。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瘉與愈通。詩文王云。濟濟多士。言衆也。白虎通云。君者羣也。則羣者君所有之衆也。釋詁云。會對也。則對亦會也。蓋相對者以相會而然也。引易者師彖

第 5?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0 版正式

傳文

五子之歌 逸文一條

史記曰夏后帝啓崩子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蓋作歌以刺五子也周書嘗麥篇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斯足徵矣大音太刺七賜反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樂音落將將與鏘鏘同莧胡甸反音倪湛音沈渝音輸

啓開乃汝也溢古通佚言開汝淫佚康樂也蓋先王未有此焉今開之自汝爾夏書不諱啓者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且夏時未有諱也或曰啓乃當作啓子非也如曰

啓子不當稱啓子某乎今徒稱啓子是父名而子反不名也野于飲食猶曰飲食于野倒文也若詩言謝于誠歸也將將磬聲銘者名也月令曰物勒工名明堂位曰垂之和鐘叔之離磬皆銘之也或曰莧磬蓋磬名莧讀爲詩傳俔磬之俔此文之假借焉爾雅曰閒俔也則俔亦閒也閒磬猶離磬也蓋磬必遠致而琢之然後能銘之則用民力者多矣言將將然銘此莧磬以民力也獨言磬者樂之難成聲者也故堯典獨言擊石拊石也左傳稱祈招之詩曰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今此歌則相反焉湛古通沈凡溺者必沈濁今言其溺酒也渝古通輸言輸轉其食于野也萬舞干舞也翼翼閒暇貌章聞于大亦倒文也若左傳言私族於謀也于於也用以也式用也言其淫樂大于章聞天以是弗用之也左傳稱孔子之言曰嘉樂不野合此歌之所以爲刺也閒去聲招音韶康樂之樂音落其餘皆音岳

述曰此墨子非樂篇所引武觀文也墨子云於武觀曰遂稱此文而引之楚語云啓有五觀蓋武者五之聲近也武觀卽五子之歌也故皆有韻焉說命云啓乃心此言啓乃者不同其爲文可借而反觀矣多士言淫佚今言淫溢蓋古通也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則夏時未有諱也若夫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雝云克昌厥後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皆禮之不諱者也引詩者崧高文詩執競云磬筦將將孫氏云莧當作筦蓋以爲形近而譌也然筦雖可銘

猶易爲之豈如磬之難乎以力邪禮祭統云銘者自名也或曰詩大明云俔天之妹毛傳云俔磬也釋文云俔韓詩作磬磬譬也詩大叔于田云抑磬控忌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魯語云室如縣磬左傳作縣罄若此者皆以磬譬焉縣與懸通引爾雅者釋言文明堂位注云和離者次序其聲縣也疏云縣磬之時希疏相離是也蓋離之則有閒矣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閒者所以辨也引祈招者昭十二年左傳文詳呂刑疏春秋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左傳作渝公穀作輸蓋古通也詩簡兮鄭箋云萬舞干舞也詩采薇毛傳云翼翼閑也閑與閒通詩信南山疏云翼翼閒暇之名引私族者昭十九年左傳文江氏云大當爲天今

如字釋之。經文自適也。樂記云。大章章之也。今反其義。非淫樂而大章乎。引野合者定十年左傳文。

允征 逸文一條

史記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氏曰。允臣名。中音仲 湎面善反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鄭義見史記集解。

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元黃者幣之色也。昭顯也。夏書而稱周王者。周非代名也。國語曰。忠信爲周。大學言平天下者曰。忠信以得之。明其爲天下王也。商書之尹吉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言周相也。而周王可推矣。言其篚獻元黃者。以顯我忠信之王也。

蓋允奉王命以專征。而民喜迎之者與。與相去聲

述曰。此書堯典疏稱鄭禹貢注所引允征文也。孟子云。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蓋匪古通篚。匪厥與厥篚義同。而周王則義不同。孟子謂周武王也。言周武王伐紂時也。酒誥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言商之能成其王德者也。豈謂周成王乎。今言周王。其例也。釋詁云。顯昭釗見也。則昭亦顯也。郭注云。逸書曰。釗我周王。蓋昭或作釗。亦顯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尹吉者禮緇衣所引文也。

商書

帝告 逸文一條

史記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告與誥通。或曰。帝告者。殆猶詩之帝謂也。商頌曰。古帝命武湯。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引帝謂者詩皇矣文。引帝命者詩元鳥文。

施章乃服。明上下。

乃汝也。或曰。殆謂湯也。濤服自湯主之也。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帝告稱乃者。殆猶帝謂稱爾也。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言施章也。而本乎天命矣。此所以爲帝告也。明上下者。明服之等也。大傳曰。湯令未命爲士。不得衣繡。庶人衣布帛。蓋引此而說之也。左傳曰。子產爲政。使上下有服。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其知斯義者與。衣繡衣布之衣去聲 褚張呂反

述曰。此大傳所引帝告文也。大傳之殷傳。稱帝告書曰而引之。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引左傳者襄三十年文。杜注云。褚畜也。奢侈者畏罪。故畜藏。是也。周官大司徒云。同衣服。鄭注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明乎其等同也。

湯征 逸文一條

史記曰。湯征諸侯。謂此也。史記次湯征於湯誓之前。此未伐桀時也。禮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今曰湯征。猶允征也。[illegible]其有王命專征之賜也。故湯征而進善者。則以王官稱焉。或以湯征與帝告爲夏書。蓋有繇也。桀時有湯征。猶紂時有西伯戡黎也。

第乙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40版反內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引禮者王制文。此不以夏殷周之禮爲言。明三代皆同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治不之不音否）

治不之不。古通否。明哉者。伊尹美湯言知道之明也。蓋聽此言。卽聽道矣。是言之能聽道者也。進者進於夏王之朝也。君國子民者。諸侯也。進諸侯而在王官。蓋入爲王朝卿士也。湯乃進其君國子民之爲善者。皆以諸侯在王官。且申勉焉。此視民知治也。大罰殛之者。謂征之也。湯言征汝諸侯之不能敬命者。以不能君其國而子其民也。故無赦焉。此視民知不也。酒誥稱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其謂此乎。

述曰。此史記殷本紀所錄湯征文也。蓋今古文皆無湯征。而史記得錄之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大傳引九共帝告文。亦伏生壁本之殘也。今大傳不引湯征文。其出於孔氏者歟。史遷從安國問焉。則得錄之矣。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他說者也。

湯誓　逸文二條

今古文湯誓。辭義皆備也。無闕文焉。或曰。大誓三篇。蓋湯誓亦不一篇也。今分篇者亡。其逸文殆在分篇中爾。（大音太）

述曰。或以逸文次今古文湯誓閒。反傷之矣。失其辭氣。故也。

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辠與罪同）

余一人者。夏時之汎稱。非天子辭也。周語則引以言晉侯矣。辠。古罪字。以。古通與。無與。猶無及也。左傳曰。諸侯曰萬民。當伐桀時。湯亦諸侯爾。今不曰萬民。而曰萬夫者。軍中之稱也。牧誓曰。千夫長。百夫長。今統言之。則萬夫矣。左傳曰。聞敵彊而退。非夫也。蓋軍中稱丈夫之勇焉。商書曰。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苟其失謀。則罪在其長之一人矣。此湯之誓師而自責者與。故周語引此而說之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愼也。（長丁丈反）

述曰。此周語所引湯誓文也。蓋內史過言晉侯者。稱在湯誓曰而引之。韋注云。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余與予通。曲禮言天子之稱曰予一人。韋注以言此經。非也。此後王之禮。不可以言湯在夏時也。詩江有汜鄭箋云。以。猶與也。蓋古通也。故韓文與多作以焉。引左傳者。閔元年及宣十二年文。商書者。呂氏春秋所引文也。

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勠音六）

聿。遂也。元。大也。大聖。謂伊尹也。勠力。幷力也。湯伐桀時。未有天下。而言以治天下者。此追言伊尹五就桀時也。蓋湯貢士於桀。方與之圖治矣。豈意其有元聖而不用哉。明今誓而伐桀。救天下之亂也。

述曰。此墨子尙賢篇所引湯誓文也。詩蟋蟀毛傳云。聿。遂

也。元大。詳沿詁疏。說文云。勠并力也。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是也。禮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其義也。

湯說逸文一條

湯說者。湯禱雨而告說於天也。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六曰說。金縢曰。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則湯說非誣也。大音太。示與祇同

述曰。湯說或以爲湯誓者。非也。詳下文疏。

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履湯名。元牡黑牲也。禮曰。殷人牲用白。今用元牡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猶周人牲用騂。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也。昭明也。上天后者。謂天帝也。大旱者。湯既克夏。大旱七年也。其曰今天大旱。而謂卽當朕身者。湯自省其身也。簡閱也。言其善其罪。惟簡閱在天心也。其曰萬方有罪。而謂卽當朕身者。湯自責其身也。湯以爲我身有罪。則宜災及我身。無災及萬方也。蓋湯禱雨而告說於天者。用賢伐罪。責己愛民。皆王道之大者焉。騂息營反

述曰。此墨子兼愛篇所引湯說文也。論語云。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論語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餘今攷之。論語與墨子所引者。文不皆同而義同。孔注以湯說爲湯誓。蓋因周語而改之也。非也。周語云。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辠古罪字。蓋與墨子所引者文義不同。湯誓稱萬夫焉。諸侯統軍衆之辭也。湯說稱萬方焉。天子有天下之辭也。皆無可蒙也。呂氏春秋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此言禱雨者。蓋與

湯說義同。而言萬夫者。則呂氏屬辭之未審也。彼固不稱書辭也。且墨子所引者。先大誓焉。次禹誓焉。次湯說焉。次周詩焉。故其文云。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如湯說果爲湯誓歟。則當約之曰。不惟誓命爲然。可矣。而乃曰。不惟誓命與湯誓爲然。何其不辭之甚乎。然則湯說之非湯誓也。豈不足徵邪。其論語所引者。互詳不知篇名逸文。漢書鼂錯傳云。湯有七年之旱。言五年者。文之譌也。襄十年左傳云。請以桑林。言宋用殷樂也。以湯禱雨者名之也。引禮者。檀弓文。引詩者。大田文。鄭箋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鄭據周官牧人文也。釋文云。黝伊糾反。黑也。詩疏云。鄭以明騂黝爲別方之牲爾。非謂四方之祭

在陽祀陰祀之中也。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詩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爾。放與倣通。今攷詩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又云。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緜是言之。以騂者祀去螟之火神也。以黑者祀興雨之水神也。故特舉二方焉。豈惟以韻句已乎。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注云。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例也。詩既醉云。介爾昭明。則昭者明也。釋詁云。天帝后君也。則后者天帝也。簡閱。詳盤庚疏。

仲虺之誥　逸文三條

左傳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今言仲虺之誥者。史記謂在湯伐夏而歸時也。虺許偉反

述曰。引左傳者定元年文。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亡者謂自亡者也。若春秋書梁亡是也。侮之。謂亡之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而又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自亡者。是自侮也。從而侮之。是亡之也。大學曰。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然則敖惰亦有其正也。今侮亡猶此也。或曰。侮古通務。左傳曰。可不務乎。今曰。亡者務之。謂自亡者務亡之。明不得姑息也。亂者謂自亂者也。若左傳言陳亂。是也。取之。謂滅之也。周官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大司馬之灋也。蓋自亡者則當侮之以推亡。自亂者則當取之以止亂。以其自亡與自亂也。皆自弱焉。非兼弱則資敵而無以自存矣。梁亡則秦遂取梁。陳亂則楚幾縣陳。皆資敵也。周之方伯不能兼弱故也。則仲虺之誥宜明矣。故左傳引此而說之曰。兼弱也。又曰。推亡固存。國之道也。此亡者當亡。亂者亦當亡。以道言之。豈同乎以力者兼弱於彊哉。中庸言天道者所以言傾者覆之也。季漢武侯謀益州。而曰。劉璋闇弱。其知道乎。辟音僻行去聲幾平聲

述曰。此襄十四年左傳所引文也。蓋中行獻子稱仲虺有言曰而引之。又說之云。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其說獨言亡

者。亂在亡中也。襄三十年左傳子皮引仲虺之志同。惟上下句互易焉。則所傳者異也。其說之亦同。惟道作利焉。則以義爲利也。宣十二年左傳隨武子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蓋檃栝其文而引之。又以兼弱說之。其義皆同。凡引經者。可約文而不可添文也。故古有爲之檃栝者矣。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梁亡。左傳云。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梁伯好土功。民罷而弗堪。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罷與疲通。公羊傳云。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敖惰有其正者。若孟子隱几而待留行之客也。釋言云。務侮也。則侮亦務也。詩常棣云。外禦其務。左傳國語引詩。務作侮。蓋以聲近而假借焉。或

曰。詩言禦務。則從侮之本義也。書言侮亡。則從務之本義也。可不務乎。隱三年左傳文。今之恆言。凡事皆言務也。務之承亡者而言。則務亡之也。宣十一年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曰。今縣陳。貪其富也。乃復封陳。此公羊傳所以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也。引劉璋者。見三國志。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爽厥師。惡烏路反

仲虺告君而稱我者。古人之質也。猶臯陶謨禹稱予於帝前也。夏人謂桀也。仲虺當桀時。親聞其布命。故言我聞于夏人也。矯虛言也。左傳言淫君者曰。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今謂虛

言天命焉。多士曰。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此所以矯天命而布命于下也。式用。爽失。師衆也。言帝用是惡之。以失其衆也。數上聲

述曰。此墨子非命篇所引仲虺之告文也。告與誥通。墨子說之云。彼用無爲有。故謂之矯。亦謂其虛言也。非命篇上中下所引文。蓋不皆同。惡亦作憎。爽亦作喪。或曰。增古通憎。亦惡也。孟子云。士憎茲多口。趙注云。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詩皇矣云。憎其式廓。或釋之云。言增其用者大。此釋憎爲增也。則亦可釋增爲憎矣。周語云。晉侯爽二。韋注云。爽當爲喪。然爽與喪皆言乎其失也。蓋聲近而義通焉。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式用。釋言文。爽失。詳盤庚疏。師衆。釋詁文。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自爲者。自己爲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爲者。通上省文也。霸伯也。諸侯之長也。左傳曰。四王之王也。又曰。五伯之霸也。然則湯時固言霸矣。疑猶禮言師保疑丞之疑。故與師友竝言。蓋疑則謀於人也。○謹案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若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國語言晉文之長事賈它也。得疑者存。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來樂毅也。皆自爲得之也。非繇敵國爲之也。非繇異國爲之也。士雖有繇敵國異國而來者。非受命於其國

之君臣而來閒我也。故我得之以爲己用焉。師其所當師。友其所當友。疑其所當疑。誠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幽王所以亡也。故曰。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謀國者宜何如自省哉。長丁丈反賈古雅反它安平聲燕平聲隗五罪反樂音岳閒去聲訑音馳省悉井反

述曰。此荀子堯問篇所引文也。蓋稱中蘬之言而引之。中蘬者仲虺也。呂氏春秋云。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蓋異文

也。引左傳者。成二年文。杜注云。四王。禹湯文武。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引禮者。文王世子文。大傳云。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詳臯陶謨四鄰疏。晉語云。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此三人者。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蓋僖二十三年左傳所謂三士者也。亦文六年左傳所謂大師賈佗者也。佗與它通。引燕昭者。詳文侯之命疏。古之爲士者。其仕也。無受命於其國之君臣而仕他國焉。忠而不貳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敎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

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敎之貳也。繇是言之。晉人而仕晉焉。猶不貳也。況他國乎。故古之大夫。非有君命不私覿。禮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哀八年左傳云。君子違不適讎國。違者去國也。如適讎國而仕之。則謀其所去國矣。襄二十六年左傳言楚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之奔晉者。皆怨楚也。乃爲晉謀。以害楚焉。故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不然則敵國之士。閒我也。我雖師之友之。疑而問之。彼亦不爲我忠也。豈仲虺所謂自爲得之邪。故古無越國而求賢。異國且然。讎國無不然。敵國者讎國之幾也。閔子騫辭費宰。而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汶上者。自魯之齊也。異國也。漢衰而三國猶然也。期期

者。期以期年也。辟與僻通。引詩者。正月文。詩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是也。通鑑周紀云。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此子思之言。通鑑采焉。則采之僞孔叢子者也。蓋僞者襲詩義而竄之爾。

湯誥　逸文一條

史記曰。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蓋克夏後而告諸侯也。

故史記錄湯誥而申之曰。以令諸侯。絀音黜還音旋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辨。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女音汝濟子禮反瀆音獨蚩尺之反弗予之予音與

維與惟通。商三月。夏二月也。此堯典仲春東作時也。月令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今湯且自至焉。此示諸侯以身勤民事也。羣后。卽諸侯也。后。君也。以臣於天子言。則曰

諸侯。以君於其國言。則曰羣后。故兼稱焉。毋者戒之之辭。女與汝通。蓋湯言當戒其不有功于民勤勞迺事者。我乃以女不勤大罰殛女。則勿我怨矣。曰者湯爲更端之辭也。湯克夏還亳。亳者商邱也。自商邱之望言之。故於東言江。於北言濟。於西言河。於南言淮也。瀆者水所注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說詳禹貢。已修者洪水既治也。居者平土安居也。降播者下敎播穀也。農三農也。殖生長也。三公。禹臯陶后稷也。此猶春秋於諸侯皆稱公也。后古通後。有立者司馬氏謂建立其後也。蚩尤黃帝時諸侯之貪暴者也。說詳呂刑。作亂百姓者言不勤民事而始作亂于民也。帝黃帝也。弗予者弗與也。謂黃帝

滅之也。狀者可據之事狀也。左傳言晉數曹者曰獻狀。則責其有功狀焉。今謂蚩尤有罪狀也。蓋湯言禹臯陶后稷勤民之功。則諸侯宜有勸矣。言蚩尤害民之狀。則諸侯宜有戒矣。先王者若夏之先王也。而古帝亦以先王統焉。禮稱上古曰先王。易所以稱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曰者先王所言之辭也。不道者謂諸侯不勤民事也。之往也。左傳言往就國者曰之國。蓋湯言先王之言我不可不勉矣。先王之言曰。諸侯不道。勿使往而在國焉。女勿以我勉行斯言而怨也。爾雅曰。于於也。迺乃也。至於東郊。不有功於民。於當作于。勤力迺事。迺當作乃。蓋經文皆一例焉。其有功乎民。乎亦當作于。皆非本文也。○謹案史記錄書。約而

錄之者爲多。湯誥殆未盡於斯也。然以斯求之。則湯之勸民可知矣。其先於水利農功乎。農功者天下之大本也。無水利不可以爲農功。故東郊民事。必稽古之水利農功而言也。湯誥言禹臯陶后稷曰三公咸有功于民。蓋臯陶當從禹治水者也。故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而後世言臯陶者乃稱呂刑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以其司刑也。豈不妄哉。數上聲王天下之王去聲不與之與音預

述曰。此史記所錄湯誥文也。禮月令注云。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后君。釋詁文。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以一句讀也。其曰民者可微讀之爾。蓋戒其不勤民事也。故此以毋爲言。其下以罰殛爲言。皆相貫也。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

邱縣也。詳今古文湯誓疏。釋水云。注澮曰瀆。則瀆者水所注也。引四瀆者釋水文。農殖詳呂刑疏。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以后爲後。蓋古通也。司馬氏者貞也。唐書藝文志著錄焉。今所引者其史記索隱義也。索隱云。帝天也。非也。經言有狀。當自人言之。謂黃帝也。下文言先王者帝在其中矣。引獻狀者僖二十八年左傳文。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言上古也。引易者繫辭傳文。曰不道之曰。索隱以此曰爲湯言。則所謂先王言者云何。於文未適也。之往。釋詁文。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言往就國也。引爾雅者釋詁文。此逸文一條而三節者也。非湯誥全文。故不稱篇。而亦以條繫焉。若

條分之者三。則無以知其條貫矣。

咸有一德 逸文二條

史記曰。伊尹作咸有一德。蓋鄭氏所謂伊尹之誥也。史記以次湯誥後焉。明其在湯時告言也。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辯。鄭義詳下文疏。

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尹者伊尹自名也。躬身也。自以尹身言之也。湯號也。詩曰。古帝命武湯。伊尹在湯時告言。而稱其君之號者。殆伊尹告勉同官之辭。一。禮緇衣引作壹。蓋引此以明君臣之不疑惑也。鄭氏曰。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是也。盤庚之誥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其商後王知一德者乎。大誓所以稱

十人之同心同德也。大音太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尹吉文也。蓋稱尹吉曰而引之。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是也。壹與一通。說文云。躳身也。躬與躳通。釋詁云。身我也。蓋自言也。孟子引伊尹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蓋湯者稱其君之號也。引詩者元鳥文。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天讀爲先 相去聲

鄭氏曰。天當爲先字之誤。是也。見者朝見也。蓋伊尹溯其五就桀時也。西邑夏者。鄭氏謂夏之邑在亳西是也。亳爲商邸。與爲偃師。與皆西邑夏也。自由也。臯陶謨曰。自我五

禮。蓋由禮焉。今言由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易之乾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易之坤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蓋終者必貞夫忠信而終也。相者相湯也。新序曰。伊尹遂適湯。湯立爲相。是也。言尹躬先見桀于西邑夏。由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亂亦進也。見桀則明於有守而終去。若中庸所謂國無道至死不變者也。尹躬今相湯。亦惟忠信而有終。此伊尹之治亦進也。相湯則期於有爲而終事。若中庸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也。此殆伊尹以相道告勉同官。猶周公之於君奭者與。蓋忠信者。咸有一德之實也。相道也。忠信不變而能終。則必無所溺矣。故禮緇衣引此以明其慎所溺也。詩曰。行歸

于周。其尹誥之謂乎。夫音平 行去聲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尹吉文也。緇衣云。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遂引此文以明之。鄭注云。尹吉亦尹誥也。蓋鄭亦以爲咸有一德也。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云。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明先見桀而後相湯也。故孟子云。治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夏邑及亳。詳湯誓疏。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引易者乾文言及坤六三文。易繫辭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貞夫忠信。則咸有一德矣。忠體也。主於內者也。信用也。主於外者也。皆以一德終也。故坤象傳云。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引詩者

都人士文。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又鄭云。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又云。見或爲敗。緐今攷之。鄭以先爲先祖。非也。如其說。則經言尹先可矣。躬之爲言。不若綴旒乎。敗者見之文殘而譌爾。則先之於天亦然也。

伊訓　逸文五條

史記曰。湯崩。大子大丁未立而卒。迺立大丁之弟外丙。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卽位四年崩。迺立大丁之子大甲。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中與仲通。太大音

述曰。史記言外丙中壬者。與孟子同。蓋不從書序也。詳書序辯。

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十有二之有音又

商曰祀。今稱元年者。所傳異文也。猶孟子引堯典三載爲三年也。商正建丑。十有二月者。子月也。時冬至焉。卽夏十有一月也。朔者月之始一日也。不言大甲祀于先王而言伊尹者。此伊尹以冢宰攝祭也。猶召誥言周公之攝郊祭也。誕大也。資者謀之以相資也。禮曰。事君先資其言。鄭氏釋禮者。則曰資謀也。蓋資古通咨。堯典曰。咨十有二牧。咨謀也。有牧者四方所有之州牧也。猶皋陶謨言有邦也。有牧爲諸侯之長。故大謀焉。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周制也。而商制可推矣。其曰方明者。言其德四方皆明也。周書度邑篇稱武王言定天保者曰。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則商祀稱方明者。蓋其然也。商大甲繼仲壬而立。大甲元年。有仲壬之服。其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則冬至也。漢志引此而說之曰。言雖有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也。緐是言之。祀于先王者。周書所謂殷禮陟配天也。先王者湯也。以經言方明。知其祀先王于方明也。示湯之德四方皆明也。有牧在四方。當以先王明德爲謀也。則大謀有牧以方明

矣。蓋因先王配天之祀。謀之以相資也。故方明之義。其祀于先王者。卽以謀有牧焉。其祀禮也。皆治道也。長丁丈反琥音虎璜音黃度徒洛反茀音紼

述曰。此漢書律厤志所引伊訓文也。蓋從劉歆三統術而引之。其說云。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今攷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顚覆湯之典刑。則大甲元年有仲壬之服也。豈謂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乎。劉歆遺仲壬四年。則所推朔旦冬至者。其以爲旦也。不足据矣。然以商十有二月而祀先王于方明。則其爲冬至配天之祀可知也。茀與紼通。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紼者喪車之紼也。詳顧命疏。唯與惟通。春秋繁露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然則大甲當祭矣。史記言放大甲者。在旣立三年。今方元年。非以放故而攝祭也。其攝祭當有佗故焉。若禮說所謂王有疾不與祭者歟。今書亡。無緐稽也。說文云。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云。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是也。釋詁云。誕大也。引先資者。禮表記文。覲禮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是也。史記周本紀言方明者。與周書度邑篇同。詩天保云。天保定爾。釋詁云。服事也。釋言云。及逮也。今言定天保者。自我定之。我維光顯其事。庶幾逮乎德之四方皆明也。蓋方明者以明德爲神明也。僖五年左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言祀神也。或曰。元年者大甲喪畢之元年也。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故孟子言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皆言三年之喪畢焉。蓋殷以前則喪畢而卽位改元也。其踰年而卽位改元。則周制爾。此大甲元年。以喪畢祀于先王。而諸侯來覲。遂大合有牧。率諸侯祀方明也。緜今攷之。殷以前喪畢而卽位。是矣。其言喪畢而改元。非也。堯典無改元之文。蓋古史書年。以前後互參而始明。與後世史文不同也。今曰。大甲元年。則書改元

矣。如以爲喪畢改之。則在喪三年。史之所書。其以爲先君之年乎。則先君之終已無年也。其以爲今君之年乎。則今君之始未改元也。將窮於書矣。故踰年而改元。史遵宜然也。覲禮所謂反祀方明者。承上文天子而言。蓋天子祀之也。禮無天子率諸侯祀方明者也。則冢宰攝祭者可知也。臯陶謨云。無敎逸欲有邦。不言于有邦也。而于之爲言。如在言閒矣。今伊訓云。誕資有牧方明。不言以方明也。而以之爲言。如在言閒矣。皆古史文之簡而明者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誅者誅桀也。以誅桀爲天誅者。孟子所謂天吏也。造者始作之也。自從也。趙氏曰。牧宮桀宮。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是也。蓋言桀之自伐焉。多方言桀者曰。因甲于內亂。自其宮言之也。或曰。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夏以牧名天子宮焉。朕我也。伊尹自謂也。載始也。亳湯都。謂商邱也。言我始謀誅桀者從亳都也。孟子所以言伊尹說湯伐夏也。蓋誅桀者正天下之事。非伊尹正己。則不能始謀誅桀而正天下。故孟子引此以明伊尹之正己也。明必無以割烹要湯者也。說舒芮反　要平聲

述曰。此孟子所引伊訓文也。趙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是也。中庸云。造端乎夫婦。則造者始作之也。釋詁云。從自也。則自亦從也。趙氏者岐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其孟子注義也。孟子云。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趙氏之義。亦取諸

此也。引左傳者襄十四年文。載。始。詩載見毛傳義也。孟子云。湯始征。自葛載。其例也。商邱。詳湯誓疏。趙注云。朕我也。謂湯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今不從者。以朕爲湯則言與伊尹謀者。於經病添文矣。且如朕非伊尹。則孟子奚引之以言伊尹乎。

載孚在亳。

載之言則也。蓋承上文之辭。今其文亡矣。或曰。以車載俘也。孚古通俘。此伐夏之俘。若周書世俘篇言伐殷之俘也。俘取也。取之以爲戰勝之信。故於文從孚焉。孚信也。書典寶序曰。俘厥寶玉。鄭氏引此而說之也。其孚在亳者。湯非貪之也。殆以信示後世。陳寶而昭其戒也。此典寶所繇作與。

述曰。此鄭典寶序注所引伊訓文也。蓋書堯典疏稱焉。其注云。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蓋逸古文也。詩時邁鄭箋云。載之言則也。俘取。孚信。釋詁文。陳寶。詳顧命疏。

征是三朡。朡音聰

三朡者。殆猶三苗三毫之稱也。續漢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鬷與朡通。易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今曰三朡。未知其爲邑與。其爲國與。蓋伐桀後而遂征之也。則必其爲桀之助惡者矣。濟子禮反

述曰。此所引詳上文疏。引易者。謙象傳文。三鬷亭今在山東曹州府定陶縣。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拂扶弗反

命。謂教命也。若鄭氏釋說命者言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從命。猶從諫也。若高宗從說命也。下文所以言爲上則明也。如爲下者以從命爲遜。則何諫之有乎。拂違也。曲禮曰。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今言爲上者從教命而不拂。斯爲下者可微諫而不倦矣。蓋無有逃之也。論語曰。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今言爲上從諫者則明。斯爲下微諫者則遜矣。蓋無待犯之也。此告爲上者之辭。若告爲下者。則臣道豈惟微諫之遜已哉。比干史魚。論語何稱焉。荀子引此。以言臣事暴君者。非也。既曰暴君。蓋不可言爲上則明矣。說音悅

述曰。此荀子所引書文也。荀子臣道篇稱書曰而引之。楊倞荀子注云。書伊訓也。今攷楊倞在唐時。逸古文伊訓既亡矣。其言此爲伊訓者。或謂其妄據僞古文伊訓爾。然僞伊訓與此多不同。安見其必妄據邪。孫氏謂其或據舊說也。義疑。故以存伊訓後焉。無逸云。古之人猶胥訓告。今此告爲上者之辭。固訓告也。無以明其必非伊訓也。荀子引書。多類詩之斷章取義焉。若康誥言有疾。呂刑言惟齊非齊。荀子說之。皆非本義也。此亦非書之言臣道如斯也。白虎通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

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關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質指其事。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厲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蓋班氏稱孔子之言也。而必非孔子之言也。夫事君者。因所事而從五諫。今必謂從諷之諫也。可乎。孔子告子路以犯之。故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其義也。古者比干之仁。史魚之直。孔子所以皆稱之也。班氏作漢書。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後漢書譏焉。宜其不辨乎非孔子之言者也。繇是推之。荀子引書。其以言臣事暴君者。豈書之本義云乎哉。大學鄭注云。達拂戾也。則拂亦達也。達則無不戾

矣。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注以曹羈爲順諫也。此曲禮所謂不顯諫也。臣道之一端也。

大甲　逸文四條

史記曰。伊尹作大甲訓三篇。大音太

述曰。史記與書序略同。詳書序辯。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辟必益反

后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王者子民。則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

知尊君而親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與安矣。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故二君而啓其爭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無能相與安矣。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孟子曰。民爲貴。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蓋天子之貴由民以爲君。當無賤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苟得民。則四方皆與君之矣。苟不得民。則四方無與君之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故曰。辟則爲天下僇矣。明無與君之也。繇是言之。民依於君。君依於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經

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稱民權。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經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職。而不逞君權。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萬世不可以佗求者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其能君其民哉。辟則之辟音僻

述曰。此禮表記所引大甲文也。后君。胥相。寧安。皆釋詁文。詩桑柔云。載胥及溺。憂民之言也。以義詳湯誓逸文疏。引君民者易繫辭傳文。朱子云。君謂陽。民謂陰。又云。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朱氏震云。陽卦。一君而偏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

之道。是也。鄭禮注云。民非君不能以相安。今不出之者。以之爲言。於義未析也。故言胥以者遂倒之矣。辟。君。釋詁文。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成辟四方。其義也。引得民者。易屯象傳文。易說卦云。乾以君之。詩公劉所以言君之也。民權者非民碞之義也。詳召誥篇。君職者乃君德之用也。詳鴻範篇。引咸宥者易乾彖傳文。

顧諟天之明命。諟音是

大學言明德而引此焉。朱子曰。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述曰。此大學所引大甲文也。朱子之義釋大學所引文也。

諟古通是。是猶此也。廣雅云。諟是也。玉篇云。諟審也。大學鄭注云。顧念也。諟猶正也。今不從者。以天命無不正。不可言正天命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孽魚列反

孽。禍。違去也。天作禍者。趙氏謂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活朱子謂生也。或作逭。鄭氏謂逃也。自作禍者。若桀紂死亡之罪。皆不可以幸逃生矣。逭乎煥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大甲文也。禮緇衣引大甲者。猶可違作可逭也。不可活作不可以逭。蓋異文也。孟子言自求禍者。引此而說之。則孽者禍也。違去。詳立政疏。史記云。祥桑枯死而去。言大戊之去禍也。詳書序疏。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雊雉詳高宗肜日篇。呂氏春秋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此趙氏之所据也。守心者在心而守之也。詩載芟箋云。活生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逭逃。釋言文。

趙氏云。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此据史記殷本紀言帝武乙也。今不出之者。以桀紂之事尤深切著明也。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覆芳服反　省悉井反　括故活反

毋者。伊尹戒大甲之辭。越猶盤庚言顛越之越。覆。鄭氏謂敗也。言毋顛越其命令以自覆敗也。虞謂虞人也。蓋掌山澤之射獵焉。括謂矢末之與弦相會者。鄭氏曰。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釋弦發矢。是也。發命者所省若是焉則所施中度而無覆敗者矣。鄭氏曰。爲政當以己心參於羣臣萬民。

百乃施也。弩怒上聲。中去聲。參七南反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大甲文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兵
瀆有覆軍之稱。則覆者敗也。虞義詳堯典疏。釋名云。矢末
曰括。謂與弦相會也。詩車舝毛傳云。括會也。今矢括亦以
名之矣。說文云。弩弓有臂者。釋名云。弩鉤弦曰牙。似齒牙
也。蓋弩之發動所繇也。故曰機焉。度謂瀆度也。所擬者以
射瀆擬之也。易繫辭傳云。擬之而後言。則發命可知也。凡
言參者。三而參之也。機也。括也。度也。則三也。鄭言爲政者
云。可乃施也。可之爲言。當微讀焉。謂臣民皆可也。

說命　逸文八條

說與兌通。說命者。史之特書。以師道尊焉。鄭氏曰。傳說作

書以命高宗。信哉。此明其爲師也。蓋据諸所引文而知之
矣。學記云。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故學記引兌命者三。皆其言學以命教
之也。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臣其所受教者也。師道也。
說音悅
述曰。鄭義詳下文疏。

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闇平聲
此史敘說命之繇也。鄭氏曰。闇讀如鶬。謂廬也。梁闇說詳
無逸。大傳曰。居廬三年。未嘗言國事。鶬音諳
述曰。此大傳所引說命文也。大傳之殷傳。其書說命者稱
書曰而引之。梁闇論語引作諒陰。禮喪服四制引作諒闇。

蓋巽文也。鄭義釋大傳所引文也。

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此亦史敘說命之繇也。余我也。高宗自謂也。正者以言正
之也。論語曰。四方之政行焉。又曰。政者正也。蓋王言則正
四方矣。韋氏曰。類善也。茲此也。
述曰。此楚語所引文也。楚語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
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
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
書。遂稱曰。以余而下之文而引之。賈逵唐固皆以武丁所
作書爲說命焉。韋注云。非也。其時未得傅說。繇今攷之。傅
說雖未得爾。而此當爲說命者。蓋史敘說命之繇也。猶史

敘顧命之繇。非必顧命之辭也。武丁者高宗名也。武丁作
書以示卿士矣。故其後得傅說。說亦爲書以命高宗也。余
我。釋詁文。韋氏者昭也。三國志有傳。史改昭作曜。爲晉諱
爾。今所引者其國語注義也。類善。釋詁文。

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
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
余。無余棄也。女音汝。瞑莫遍反。眩于絢反。瘳勑留反。跣先典反
此高宗得說而勤求其命教之也。若者設喻之辭。金以利
用也。女與汝通。厲者韋氏謂使磨厲己也。津水渡也。舟所
以濟也。旱不雨也。霖雨旱之望也。左傳曰。凡雨自三日以
往爲霖。啓開也。乃猶汝也。高宗於說言汝心者。猶立政言

克知三有宅心也。此史所以稱季漢武侯開誠心也。沃者拒彼注茲而洗之養之也。周官曰。沃王盥。春秋傳說言井地者曰。有溉曰沃。朕我也。高宗於說言我心者。猶康誥言朕心朕德惟乃知也。蓋開汝心而沃我心。其沃而洗之。則心之理無不明矣。此易所以言洗心也。其沃而養之。則心之理將日生矣。此孟子所以言養心也。瞑眩者翕目而目無常主也。今以藥之攻疾而然也。瘳瘉也。韋氏謂以藥喻忠言也。跣徒足也。跣不視地。喻妄行也。交者通同不相隔也。修余者修我身也。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今高宗以下交而望說之上交。故曰必交修余也。如下交而不上交。則余爲女棄矣。翕音吸 瘉與愈同

述曰。此楚語所引文也。楚語稱武丁作書。明其不言矣。乃云。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遂稱曰若金而下之文而引之。蓋白公子張以諫楚靈王也。孟子云。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云。書逸篇也。王符潛夫論所引者。與楚語略同。若津水。作若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大旱。又引之云。爾交修余無棄。蓋異文也。韋氏之義。釋楚語所引文也。厲不作礪。臯陶謨云。庶明厲翼。其例也。津義詳微子疏。引霖雨者。隱九年左傳文。史記於堯典。啓訓開。今從其訓焉。引武侯者。見三國志。禮檀弓稱晉平公謂杜蕢者。則云爾心或開予。然非先開汝心。又何能開子乎。其義可互明也。詩泂酌云。挹彼注茲。可以餴饎。又云。可以濯溉。鄭箋云。挹之注之。可以沃酒食之餴者。毛傳云。濯滌也。詩疏引說文云。滌洗也。則沃義可推也。引王盥者。周官小臣文。僖二十三年左傳云。奉匜沃盥。亦其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衍沃。釋文引賈逵說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蓋沃則土得水以爲養也。說文云。沃灌溉也。易繫辭傳云。聖人以此洗心。其上文言蓍卦爻也。則爲聖人以此焉。釋文云。洗。王肅韓悉禮反。京荀作先。石經同。蓋王本作洗。古本也。非韓伯讀先爲洗也。京房荀爽從異文爾。或曰。先心者易繫辭傳所謂以前民用也。非也。以前民用。言知來也。豈先心乎。鴻範之義。其先則謀及乃心。其後則謀及卜筮。故夏書曰官占唯

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釋言云。昆後也。洗古通洒。襄二十一年左傳云。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周書芮良夫篇云。其惟洗爾心。亦其義也。唯與惟通。韋氏釋啓沃云。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今不出之者。偏承上文。於義未融也。說文云。瞑翕目也。眩目無常主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蓋毒者言藥之攻疾以治之也。猶易師彖傳言聖人以此毒天下也。易釋文引馬云。毒治也。周官。醫師掌聚毒藥以共藥事。共與供通。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蓋注稱孟子言若藥者焉。此以明飲藥而毒也。瘳義詳盤庚疏。漢書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蓋善喻也。禮云。徒跣。謂徒足而行也。或曰。詩

青蠅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反而言之。則有德爲交修矣。修治也。韋氏云。交夾也。蓋交相若斯。是夾之也。繇今攷之。高宗今所告者。非告羣臣也。告傅說一人也。安所謂交相若斯乎。楚語云。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交戒我。繇是言之。則交者通同不相隔也。易泰交之義也。故必欲見以交儆焉。左史倚相非自謂一人乎。其於羣臣言交戒者。人自爲交也。舍我者不交我也。余棄猶棄余。棄

余猶舍我也。或曰。交修者交互治之。非一事也。今以泰交言之。萬物通矣。其志同矣。所謂交互治之者亦在其中矣。苟非泰交。雖一事能治之乎。

念終始典于學。

此說之言學以命教之也。易曰。終則有始。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焉。蓋念終始常于學。此無息之學也。其多方所謂克念作聖者與。○謹案禮文王世子引此以明舉大事必慎其終始也。鄭氏說之曰。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義之府。蓋典于學爲順文焉。學記引此以明教學爲先也。鄭氏說之曰。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蓋典于學爲倒文焉。此異義也。其皆通邪。典于學猶曰學于典。若左傳言

室於怒市於色也。于於也。舍上聲

述曰。此禮文王世子所引兌命文也。學記所引文同。鄭學記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非也。古字多假借爾。易說卦云。兌說也。義通則假借焉。段氏云。禮記引說命者凡六。皆作兌命。說亦兌聲也。引終始者易彖傳文。釋詁云。典常也。僖二十七年左傳云。詩書義之府也。蓋府者聚也。詳呂刑疏。禮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蓋大學也。言其地也。禮疏以此于學言其地焉。非也。典經。釋言文。經者六經也。論語四教之所謂文也。行及忠信之所終。無不繇文始也。於是而受業焉。於是而畢業焉。於是而成大業焉。論語四科之所謂文學也。德行及言語政事之所終。無不繇文學始也。

四科者人備四教。而其長有四科也。非先分四科而人惟一科以教之也。此學之終始所宜念也。漢光武受尚書。略通大義。而東漢以興。明太祖初未學也。乃以好經術達時務而平天下。故謂劉基曰。先生數以孔子之言導予。今史皆稱之矣。嗚呼。美哉。此萬世帝王所以必親經筵而不可廢也。引左傳者昭十九年文。

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孫音遜

此說之言學以命教之也。敬者學之謹也。孫者學之順也。學記謂孫其業也。敏如論語敏於事之敏。鄭氏謂疾也。學者務及時而疾是也。厥其也。脩與修通。來者有所至也。猶易言吉大來也。蓋學之敬謹而孫順者。務及時而疾。則其

脩學乃有來矣。故學記引此以明君子之學也。○謹案論語曰。脩已以敬。其學之所繇終始者乎。異學非敬也雜學非敬也。學先王之學而有裨於天下焉。則敬也。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非敬則安能乎。禮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論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敬而孫。孫而務時敏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厥脩當來。至是而乃來也。裨音皮識音志行去聲緝七入反

述曰。此禮學記所引兌命文也。兌與說通。學記云。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鄭義釋學記所引文也。

又鄭云。敬孫。敬道孫業也。今不出之者以其承禮上文而言。此經則無所承也。又鄭云其所脩之業乃來。今亦不出之者。以其承務時敏而言。此於敬孫則遺之也。易彖象傳云。順以巽也。則巽者順也。孫與巽通。論語云。言孫。又云。巽與之言。其義通也。孫猶遜也。蓋遜之則順之矣。敏疾。詩甫田毛傳義也。楚語引交修。不作脩。學記引厥脩。不作修。今書亡。不知其孰爲本文歟。其文則古通也。各從其所引文。不以經文一例而易焉。愼之也。引易者既濟彖傳文。引禮者曲禮文。論語云。默而識之。易大畜象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貫強識也。引詩者敬之文。毛傳云。將行也。朱子云。緝續。熙明也。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是也。韓子云。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此言爲文師古聖賢人者也。非逢原之一端乎。

學學半。學學上胡孝反音斆下如字

此說之言學以命敎之也。上學。敎人也。下學。己學也。鄭氏曰。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是也。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然則敎人者不收溫故知新之益乎。故學記引此以明敎學相長也。禮曰。二十而冠。博學不敎。及其學成。豈不敎與。雖敎也而亦學焉。君子終其身於學哉。學人之學音斆長丁文反冠去聲

述曰。此禮學記所引兌命文也。兌與說通。或曰。敎人者居學之半焉。敎人。成物也。己學。成己也。中庸云。成己。仁也。成

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此學之全也。知與智通。孟子稱子貢言孔子者。則云。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孔子以學之智而體成己之仁。以敎之仁而用成物之智。外內合焉。則全矣。繇今攷之。性之合外內也。不可分而半之也。外全也。內全也。成物非半也。成物不全不可也。成己非半也。成己不全不可也。分而半之。不其言之病乎。蓋中庸言性也。以成德言也。說命言學也。以勉學言也。所繇言者異矣。鄭自學記言之。其本義歟。引禮者內則文。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笥息嗣反省悉井反

此說言禍患所繇喜怒所用者。以命敎之也。口者言之自出也。自高宗言之。則天子之言矣。蓋令乎天下者也。宜首

稱焉。起者所繇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鄭氏謂羞猶辱也。惟口起羞者。鄭氏謂當慎言。是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詩所以謂無言不讎也。甲冑者身之兵備也。兵備在身。人皆見而知之。其佗兵備無不知矣。故特言甲冑也。惟甲冑起兵者。當陰備。不使疑忌也。兵瀎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今乃且形於甲冑乎。史記稱子貢之言曰。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此兵所繇起也。或曰。甲介也。禮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如其失也。軍容不肅。則必不能兵。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蓋禍患所繇者。口與甲冑。則其大者焉。衣裳者國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當藏

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賜也。猶詩美彤弓者稱其受言藏之也。史稱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況章服乎。干戈者國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謀動兵者之身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鄭氏謂當恕己。不尚害人。是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以其能省故也。蓋喜怒所用者。衣裳與干戈。則其大者焉。

○謹案說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冑干戈之閒。何哉。易之師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師之道。錫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錫命之言也。衣裳者錫命之用也。甲冑干戈者行師之

用也。忝此衣裳。乃爲之命。孰司喉舌。四海羞之。於是乎甲冑無謀。干戈不戢矣。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晉文公所以伐曹而數之也。好上聲。覘音占。彤音同。袴音庫。降戶江反。壘音藟。彼其之其音記。芾音弗。不稱之稱去聲。數上聲。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兌命文也。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作書以命高宗也。引羞義者易恆九三文。引口義者詩正月文。詩抑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蓋讎猶報也。釋詁云。讎匹也。詩疏云。匹敵相報是也。甲冑詳費誓篇。引兵瀎者孫子文。蓋五行之象。兵金象也。主陰。易之師象。一陽而五陰焉。陰者形而無形者也。引子貢者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蓋爲越之報吳言之也。互詳文侯之命疏。引

禮者曲禮文。注云。介甲也。今轉注之。禮檀弓言孔子稱覘宋者云。善哉覘國乎。注云。覘闚視也。殷之章服。今無徵矣。以臯陶謨繪繡之章。而攷之周官司服也。其損益不從可見邪。曲禮注云。方曰笥。蓋藏衣器也。引韓昭侯者見通鑑周紀。管子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明有待也。論語云。季氏將伐顓臾。遂云。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非謂其不自省乎。引左傳者僖十九年文。干戈詳牧誓篇。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又鄭云。衣裳朝祭之服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繇今攷之。以慎軍旅之事而言。則甲冑與干戈無異矣。何其獨於甲冑言起兵乎。詩

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鄭言在笥者似也。是儉不中禮也。非其大者焉。何其與上下文不類乎。樂記云。羽旄干戚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先王之所以飾怒也。衣裳干戈。亦其義也。詩烝民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其所謂出自口矣乎。引赤芾者詩候人文。毛傳云。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是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傳自車言。詩自服言。蓋言赤芾而衣裳見矣。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說言爵人所慎。祭神所戒者。以命教之也。古者爵有德於大廟。禮也。故說命言祭而先稱爵焉。鄭氏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是也。民人也。上下之通稱。若商頌所謂先民也。抑說命以民言之而不敢斥其君與。以高宗肜日求之。則高宗蓋有煩於祭祀者矣。故說命此經之義。與祖己同。祖己亦以民言之也。立者立之不廢也。大誓曰。立功立事。而汝也。言凡人當立汝之正事。此祖己所謂正厥事也。上文言爵無及惡德者。蓋立德焉。即民之正事所繇立也。純專也。大也。言若專大汝之祭祀。是反爲不敬。此祖己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之謂也。純鄭氏謂或爲煩。其義通也。凡事之不正而專大者。其事必無不煩。故下文以事煩爲戒也。言祭

祀之事煩。則亂正矣。亂正而事神。則難乎其爲事神矣。晉艸弗福之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今亂正者則不恆其德也。則惡德幸爵而恆安其位也。乃惟煩於祭祀。以不敬而事神。將欲求福。不亦難乎。故禮緇衣引此以明無恆之人也。○謹案說命逸文。惟八條而已。其條分惟不次之次而已。今讀之何使人若忘其闕失邪。文則古而義則明。其氣之盛也。猶若斯乎商書灝灝爾。其視僞說命三篇之襲取者何如哉。蓋古之爲書者。其服習之。皆久以深。及其達於用而誦稱之。皆其書之精意存焉。聖君聖相。其問對如聞堂陛間也。

大廟之大音太　遠去聲　共音恭　好去聲　福古音逼　灝音浩　相去聲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兌命文也。兌與說通。祭統云。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蓋當無濫及焉。宜告神矣。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又鄭云。純猶皆也。故鄭承其所釋爵無及惡德者言之遂云。民將立以爲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繇鄭言之。其讀曰民立而正。曰事純。曰。而祭祀。是爲不敬。蓋失其讀矣。鄭釋此者。於文未適也。中庸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所謂豫者豫誠也。正則無不誠矣。立德詳大誓疏。純義詳酒誥疏。純之訓同。而所繇異也。有所繇而純正焉。有所繇而純不正焉。今之恆言猶是也。引詩者小明文。其上文云。念彼共人。又云。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其釋之者。朱子以靖。逸靜。而共義闕焉。謝氏枋得云。靖。如書自靖之靖。共。如商頌溫恭朝夕之恭。是也。共古通恭。上文共人。猶詩小宛言溫溫恭人也。毛傳云。靖謀也。而共義闕焉。鄭箋云。共具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好。猶與也。故鄭於上文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此於詩病添文矣。如曰。念彼具人。何不辭也。襄七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毛傳義同。鄭箋云。介。助也。毛傳云。景。大也。凡釋詩。當采其長者而用焉。執漢宋一家言以求之。皆未善也。善於經者。以經通經。庶乎其可也。六經之義。皆一原而分焉。其執一者非也。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或曰。鄭箋言謀具爾位者。不適符爵無及惡德者乎。是何不思言靜恭爾位者。固適符也。今以鄭箋爲家瀆而必執之。則鄭言共人者。可旁通乎。福讀如逼。古音也。左傳釋詩者。直統於正之中。易坤文言所謂直其正也。故此經獨言正也。論語云。難乎有恆矣。猶其所謂難矣哉。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蓋六藝也。所謂六經也。今樂經雖亡而不亡也。詩爲樂章焉。禮有樂節焉。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蓋學之始也。其後三年言敬業者。經業也。五年言博習者。習經在其中也。七年言論學者。經學在其中也。九年言知類通達者。自通經而通於萬物也。蓋學之終也。則爲之者久矣。古稱治經

曰爲。論語稱爲周南召南。孟子稱爲詩。其例也。稱曰爲者。明其爲人在此經矣。禮經解云。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此誦習之誦。自爲書時言也。數色角反。數數然誦習也。貫與慣通。韓非子云。稱詩書以爲誦。此誦稱之誦。自用書時言也。孟子爲王誦之。述其事也。而言經者亦述焉。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於是求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此聖君而得聖相者也。宋史秦檜傳云。會惇獻檜詩。稱曰聖相。則戾矣。嗚呼。爵無及惡德。豈不然哉。詩桑柔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信乎。陛

義詳召誥御事疏。

高宗之訓　逸文一條

此訓之作。史記謂祖己立高宗之廟。遂作此訓焉。

述曰。此史記不從書序也。詳高宗肜日篇。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讙音歡

鄭氏曰。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是也。說音悅

述曰。此禮坊記所引文也。蓋稱高宗云而引之。鄭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孔疏云。尚書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也。故云名篇在尚書。是也。或以爲高宗之言者。失之矣。禮檀弓言子張稱書曰而引之者。三年上有高宗字。不言上無其惟字。蓋此文

之異爾。鄭言小乙者。釋坊記所引文也。鄭言譴義者。釋檀弓所引文也。鄭坊記注云。譴當爲歡。聲之誤也。非也。今從檀弓注焉。譴古通歡。史記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蓋譴猶驩也。皆古通也。

周書

大誓 逸文十三條

此大誓逸文。無今古文明据者也。蓋皆在殘闕之中矣。故別於今古文所傳者而錄焉。善學者合而觀之。可也。大音太

述曰。言殘闕者。詳今古文大誓篇目疏。

獨夫紂。

此一言。大誓之大要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述曰。此荀子議兵篇所引大誓文也。孟子趙注稱書曰而引之。書疏稱馬序所引者。紂作受。蓋疏從僞古文而改之爾。襄三十一年左傳疏。稱馬序所引者。猶引之云。獨夫紂。蓋紂者受之聲轉也。今文作紂。古文作受。其義亦同。惟以此知書疏於馬序有改焉。

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僇音勠葆與保同

夷。平。居。坐也。平坐。謂箕踞不危坐也。論語曰。原壤夷俟。蓋夷居則不安拜祀之禮焉。此其不肯事神之狀也。上帝神之尊也。故先之。神者統祇而言也。厥先者。其先人也。人鬼也。神。天神也。祇。地祇也。此堯典所謂三禮也。棄之不祀。是棄禮也。民。人也。說命之告高宗曰。民立而正事。酒誥之言紂曰。惟民自速辜。蓋民者古爲上下賢愚之通稱也。言吾民有命者。猶本篇之謂人有命也。僇古通勠。言力爲也。務者事務也。其務承上文而言。則鬼神之事也。蓋紂言吾人自有天命。毋力爲其鬼神之務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左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紂豈知之乎。縱猶釋也。多方曰。非天庸釋有殷。言不得不釋之也。葆古通保。詩所謂天保也。言紂自縱釋之。自棄其命而弗自

保矣。則天亦縱釋之。棄紂之命而弗保紂也。左傳曰。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瑕。繇是推之。成子之惰。且棄其命矣。况紂爲天子而不祀乎。吾民之命。不可棄也。紂乃以吾民有命而棄之乎。商書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皆紂啓之也。此大誓明紂爲天棄而亡之也。○謹案皋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祀也者。五禮之吉禮也。天子之孝。其禮莫大乎

郊祀以配上帝。縣斯以降。皆推事人之理而事鬼神也。天秩我也。我曷能棄哉。左傳言晉將伐狄而數其五罪也。則曰。不祀。一也。其言狄有恃以致其罪也。則曰。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蓋不誣矣。紂棄禮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恃天命之以有才爾。恃天命之以有衆爾。故人之於祀禮也。煩而變禮者。天變其物焉。恃而棄禮者。天棄其人焉。高宗肜日之雊雉。天變其物也。煩而變禮也。說命於是乎戒民之亂祀矣。大誓之伐紂。天棄其人也。恃而棄禮也。左傳於是乎誅狄之不祀矣。（攘若丈反賑市軫反養神之養去聲膰音藩數上聲）

述曰。此墨子所引大誓文也。墨子引此者三。皆稱大誓焉。其文略同而多譌。今曰棄厥先。曰毋僇其務。從墨子非命

中篇所引文也。曰神祇。從墨子天志中篇所引文也。其餘則從非命上篇所引文也。非命上篇。祇引作禔。天志中篇。吾民有命引作吾有命。皆異文也。禔古通祇。釋詁云。平。夷。易也。則夷亦平也。古者謂居為坐。論語稱孔子告子路者。則曰居。猶孝經所謂復坐也。詩采薇云。不遑啓居。鄭箋云。啓跪也。綠今攷之。古者席地而坐焉。危坐如跪。平坐如箕。曲禮云。坐毋箕。是也。漢書謂之箕踞焉。禮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故神統祇焉。史記項羽本紀云。將戮力而攻秦。漢書項籍傳作勠力。說文云。勠。并力也。甘誓奴戮之戮。史記作僇。皆古通也。墨子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為其務。此墨子託於經而自明爾。引致力者。桓六年左傳文。或曰。論語云。固天縱之將聖。反而言之。則縱惡矣。宣六年左傳云。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將所謂天亦縱之者乎。非也。此春秋之邪說也。天心至仁。豈縱惡乎。殪戎殷者。言紂自棄其命而天殪之也。此多方所謂非天庸釋有殷也。蓋紂為惡而自稔焉。天能無稔其惡以決棄乎。史記匈奴傳云。葆塞。言保邊也。蓋古通也。詩我將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自保也。苟不自保。安有詩所謂天保之九如者乎。引勤禮者。成十三年左傳文。杜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膰祭肉。瑕音地。孔疏云。脤之器以蜃飾。因名焉。蓋疏据周官掌蜃言之也。又疏云。祭肉膰而薦者為膰。是也。養以之福。不作養之以福。

從左傳古本也。漢書五行志律厤志所引者。皆然也。杜注云。養威儀以致福。蓋叶傳文也。釋詁。適之義同。養以適福。則致福矣。養神者。孔疏以為事神是也。蓋補杜注之闕焉。論語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蓋養者事也。言犬馬知事人而不知敬也。孟子云。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則同養者同事也。其例也。肅者成子之謚也。郊配詳君奭疏。論語云。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獨言事鬼者。以人鬼尤易明也。而事神可推矣。引不祀者。宣十五年左傳文。史記云。紂材力過人。矜人臣以能。蓋有才也。程子所以謂紂自棄而為下愚也。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紂之虐刑也。言小民見姦巧矣。乃聞其不言告也。事發則罪鈞同焉。梓材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蓋其君無厲殺人。故今往姦宄往殺人。所過歷之人。有不知情而可宥者宥之也。此武王告康叔者。異於紂之虐刑矣。夫歷人則見姦巧者也。然有見姦巧而不知其爲姦巧者。其不言告也。豈可不宥之而罪之乎。

述曰。此墨子尚同篇所引大誓文也。墨子云。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辟與僻通。孫氏云。此猶漢書言武帝作見知灋也。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

萬萬曰億。萬億曰兆。極衆之數也。夷平也。夷人。謂平民也。亦總也。離者不同也。德根於心。離德則必離心矣。余我也。亂謂治才。皋陶謨列於九德者也。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是也。言紂有億兆之平民。而總有離德焉。蓋無治才而失衆也。我有治才之十人。而同心以同德焉。蓋皆衆之望也。○謹案論語稱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蓋言乎才難也。予古通余。或曰。誓師不宜及婦人。且此誓方以用婦人爲紂罪矣。而又自及婦人乎。非也。文母者。文王后妃大姒。武王之母也。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其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左傳說之曰。能官人也。此所以爲治才也。其志所懷。則非婦人與外事者也。蓋內助云爾。紂用婦人而棄賢。不適相反哉。武王誓師。及聖母焉。宜也。如以婦人爲邑姜。是武王及其妻焉。其於用婦人也。則嫌矣。或曰。婦人者。殷人之譌也。非也。殷人事周。非忠也。猶以爲治才乎。大音太　姒音似　詖彼寄反　行古杭反　與音預　謁音俄

述曰。此昭二十四年左傳所引大誓文也。杜注云。今大誓無此語。成二年左傳云。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蓋檃栝而引之也。詩豐年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禮內則注云。萬億曰兆。蓋與國語以十登數者異焉。詳洛誥疏。詩桑柔毛傳云。夷平也。曲禮云。在醜夷不爭。鄭注云。醜衆也。夷猶儕也。釋文云。儕等也。經曰。夷人。則平等之人矣。蓋平民也。左傳杜注云。紂衆億兆。兼有四夷。此於經病添文也。以經之本文言之。言夷不言夏。安知億兆者何人乎。是惟言億兆之四夷人也。可乎。江氏難杜云。紂暴虐。中夏且叛。安得有四夷。此未能難之矣。墨子云。傳曰。南夏蠻夷醜貉。此非武王言紂之所有乎。蓋醜在句中。互文也。南蠻東夷北貉。皆醜衆也。故牧誓所及者。惟西戎爾。然則天下雖離。當時不可謂非紂有也。貉與貊通。亦總。詳顧命疏。釋詁云。予余我也。蓋余與予通也。唐石經。論語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此陸氏釋文之舊異乎今刪本者也。王氏應麟困學

紀聞云。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襄二十八年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是也。蓋加臣字者。後人誤於僞古文爾。馬義釋論語所引文也。左傳疏引鄭論語注。與馬義同。而十人首稱文母焉。詩雝云。亦右文母。毛傳云。文母大姒也。馬以言此經。蓋言武王有文德之母也。劉氏敞疑子無臣母。改爲邑姜。蓋邑姜者。武王之妻。昭元年左傳所謂武王邑姜也。易坤文言云。妻道也。臣道也。此劉說所繇也。然未察於古本矣。臯陶謨言官人者。以亂爲九德之一焉。有亂十人。與論語上文舜有臣五人。其爲文同。劉氏疑不成文。非也。管子云。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蓋異文也。其以余爲武王。與叔孫

穆子說同。猶左傳君子引大誓者以余爲周也。有臣三千者。孟子所謂虎賁三千人也。虎賁者臣也。夫有亂十人。可統乎有臣三千矣。則管子所引者當爲異文也。不如左傳所引者之善焉。苟不爲異文。而又條分之。則大誓豈當若是之辭繁邪。詩卷耳疏云。險詖者不正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是也。詩女曰雞鳴云。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亦內助焉爾。則卷耳之義可推也。引官人者襄十五年左傳文。晉語云。文王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重之以周召畢榮。韋注云。榮。榮公也。蓋武王皆得有焉。其餘詳召誥君奭顧命諸篇。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乍音作

乍古通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今必言于西土者。原其始也。其爲文。猶孟子稱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康誥曰。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蓋其光于四方者。皆始于西土焉。號平聲

述曰。此墨子兼愛篇所引大誓文也。古鐘鼎款識。作書爲乍。蓋古通也。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坊記曰。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蓋引此以明之也。鄭氏曰。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

無罪言有德是也。以武王伐紂無不克矣。而言紂克予者。論語所謂臨事而懼也。無良言無善也。

述曰。此禮坊記所引大誓文也。鄭注云。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蓋鄭本可明也。襄三十一年左傳疏稱馬序所引者。與坊記同。今書疏於馬序改紂作受矣。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釋詁云。勝克也。今轉注之。詩角弓鄭箋云。良善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自由也。天之視聽無形也。由我民之視聽而視聽焉。此易言其順乎天者。必言其應乎人也。

述曰。此孟子所引大誓文也。趙注云。自從也。言天之視聽

從人所欲也。今攷釋詁云。由從自也。則自爲由。亦爲從也。
然大誓又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則當有所由而從之矣。
今訓由者。於文尤洽也。引易者革彖傳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此大誓之言本乎臯陶謨者也。天聰明者天之視聽也。鴻
範曰。視曰明。聽曰聰。
述曰。此詩烝民鄭箋所引文也。其箋稱書曰而引之。詩疏
云。大誓文也。蓋疏据鄭古文本歟。然無今文明据矣。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

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以民爲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
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無不從之
也。○謹案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託於大誓
者。以人欲爲天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蓋人性之欲。有由天理
而不化於外物焉。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性之
欲之正也。人性之欲。有雜人欲而化於外物焉。故樂記曰。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
天必絕之矣。而妄以爲天必從之乎。好去聲。惡烏路反。拂扶弗反。迂音虛。悖音背。
述曰。此襄三十一年左傳所引大誓文也。蓋魯穆叔稱大

誓而引之。杜注云。今大誓無此文。昭元年左傳。鄭子羽亦
稱大誓而引之。杜注云。逸書。蓋杜循國語注焉。周語。鄭語。
所引文同。韋注亦謂此散亡矣。此不可不察也。夫魯穆叔
於公作楚宮者。則引此而說之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
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既而公薨于楚宮。然欲楚者。欲
之不正也。其以是死者。天絕之也。非天從之也。穆叔所言。
非大誓之本義也。鄭子羽於齊國子。衞齊子。陳公子招言
憂者。則引此而說之曰。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既而齊
衞陳皆有患。然兆憂者。非所欲也。兆憂而憂至。自作孽也。
非天從之也。子羽所言。亦非大誓之本義也。周語單襄公
於王叔𨶹郤至者。則引此而說之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

乎。既而郤至死難。王叔奔晉。然欲郤至者。欲之不正也。其
奔晉者。天絕之也。非天從之也。單襄公所言。皆非大誓之
本義也。然則大誓之本義安在乎。鄭語史伯引此以明周
幽王之必弊者。其本義也。韋注云。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
之亡。天必從之。是也。繇是言之。此引大誓者四。而得其本
義者一。則未及春秋時也。失其本義者三。則皆在春秋時
也。此昭十八年左傳所以言周亂而學將落也。非大誓所
繇散亡之漸邪。今雖散亡久矣。而逸文幸存也。苟不察焉。
後世誣民者將託此誣之矣。互詳今古文大誓篇目疏。朱
子云。拂。逆也。引樂記者詳召誥篇。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襲音習

第 41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1　版反外

朕我也。武王自謂也。協韋氏謂合也。襲重。休美也。祥者韋
氏謂福之先見者。是也。若白魚赤烏之類也。言我夢合我
卜矣。而又重于美祥焉。故單襄公說之曰。以三襲也。戎大
也。雖大商亦必克之也。詩曰。燮伐大商。○謹案周官有占
夢。有大卜。皆司王事者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此
豈故察之微而難知者邪。以至誠之道察之。其微也。斯其
顯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今絲大誓而推
之。高宗則象夢焉。盤庚周公則用卜焉。君奭言休祥則聞
鳴鳥焉。古之察之者。皆以自考也。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何予聖者訊之不以自考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非考卜之宜矣。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君子慎之哉。重平

聲單音善燮息協反訊音信

述曰。此周語所引大誓文也。蓋單襄公稱吾聞之大誓故
曰而引之。韋注云。故故事也。釋詁云。諧協和也。則協者諧
和而合之也。哀十年左傳云。卜不襲吉。杜注云。襲重也。今
非言卜之相重。而言夢卜與休祥之相重也。襲于之于。其
為文以此焉。昭七年左傳云。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不言
三襲者。以傳言衛事無休祥也。衛筮而武王卜。今亦通言
之爾。卜筮詳鴻範篇。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大公
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書疏云。六韜後人所作。非實事也。
易繫辭傳云。吉事有祥。然凶事亦有焉。若大戊之祥桑也。
則禍也。今祥曰休祥。則福也。韋義釋周語所引文也。戎大。

詳康誥疏。韋氏云。戎兵也。以兵伐商。此於經病添文也。如
曰兵商。則不辭矣。引大商者。詩大明文。引占夢者詩正月
文。毛傳云。故老元老。訊問也。鄭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
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信徵祥之甚。繇鄭言之。是訊之
占夢也。斯不可矣。然宣王中興。其斯干無羊之詩。皆訊之
占夢也。非其政事乎。豈其信徵祥之甚乎。詩下文云。具曰
予聖。此當貫下文言之也。朱子云。故老舊臣也。占夢官名。
掌占夢者也。又云。其訊之。則皆自以為聖人。是也。而朱子
於詩言召彼者略焉。則未詳其互文也。其互文曰。召彼占
夢。訊之故老。猶詩采芑所謂鉦人伐鼓也。詩出車云。召彼
僕夫。謂之載矣。載者僕夫之事也。故相承言之。今非其例

也。引既厭者詩小旻文。猶古通猷。詩文王有聲云。考卜維
王。箋云。維龜正之。蓋其宜也。引考祥者易履上九文。朱子
云。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其義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經文之有韻者也。侵于之疆者。于謂往取也。蓋侵所往
取之疆界。則于彼紂矣。趙氏謂侵紂之疆界是也。朱子曰。
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
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述曰。此孟子所引大誓文也。書疏稱馬序所引者。則取于
殘作取彼凶殘。殺伐作我伐。蓋疏從偽古文而改之爾。襄
三十一年左傳疏稱馬序所引者云。則取于凶殘。此多凶

字。無彼字。蓋又竄之在孟子。僞古文鬮也。謂往取爲于者。
詳康誥疏。于者或于此焉。或于彼焉。詩出車云。于彼牧矣。
其例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惡音烏行古者杭喪去聲
此伐紂後。既成君而告戒之辭。蓋附見於大誓焉。惡乎猶
何者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又云。惡乎宜乎。其爲文
同也。或曰。惡古通烏。烏乎。猶嗚呼也。長歎之辭。其行。謂天
行。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行讀如詩寘彼周行之
行。古音也。此經文之有韻者也。鑑謂自鏡也。言惡乎爲君

子乎。天有顯明之德。其所行甚章著焉。今爲君子鑑戒者
不遠。蓋在彼殷王紂爾。凡曰謂者四。皆述殷王之言也。暴
者牧誓所謂暴虐也。不常者康誥所謂惟命不于常也。九
有九州也。商頌曰。奄有九有。不順者無逸所謂非天攸若
也。祝斷也。公羊傳曰。天祝予。盤庚曰。罔知天之斷命。喪者
喪亡也。君奭曰。天降喪于殷。今言斷命而降其喪亡也。大
帝者猶湯所謂皇皇后帝也。蓋天亡殷而周受之。則君子
之鑑可知矣。言鑑者非誓師伐之之辭。而既伐鑑之之辭。
則史之附見也。其附見者以發明大誓之意也。詩曰。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其是之謂乎。鑒與
鑑通。○謹案大戴禮稱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此黃帝顓頊之道也。師尚父以告武王矣。其道非開堯典
之先者乎。尚書獨載堯以來。堯典之首。則曰。欽明。欽敬也。
敬則明矣。詩所以言文王緝熙敬止也。孔子所以言敬而
極之蠻貊夷狄也。朱子所以尊程子之主敬也。謂敬不可
行。是怠勝敬矣。宜紂之滅也。雖然。喜怠者豈不謂主敬之
迂哉。嗚呼。是何其言紂之言而不懼也。斷多管反不易之易以智反顓頊音
專旭
述曰。此墨子非命篇所引大誓文也。蓋稱大誓之言而引
之。其說爲非命者。墨子之蔽爾。引天行者易剝彖傳文。引
周行者詩卷耳文。詩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蓋周鑑
可知也。鑑者鑒文之異焉。史記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

以自鏡也。唐相張九齡獻千秋金鑑錄。宋相司馬光脩資
治通鑑書。皆自鏡之義也。引九有者詩元鳥文。毛傳云。九
有九州也。引天祝者哀十四年公羊傳文。何注云。祝斷也。
引宜鑒者詩文王文。毛傳云。駿大也。丹書詳尚書大名疏。
引敬止者。詩文王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
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與音預
罔誣也。刑者或死或不死也。附下而罔上者。無君也。故誅
死焉。附上而罔下者。無民也。故服刑焉。與聞國政而無益
于民者。曠官也。故黜退焉。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蔽賢也。
故放逐焉。皆惡其爲小人也。易師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蓋師終之戒也。此殆伐紂後告戒其臣者與。亦史之附見也。惡烏路反

述曰。此說苑臣術篇所引大誓文也。蓋說苑者劉向著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矣。然班氏稱向博極羣書者也。今未知其古文乎。其今文乎。其見之佗說乎。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與此略同。則用經之意而非明引之也。漢書注云。罔誣也。或曰。夫不能進賢者。豈無不知所舉非知而蔽之者乎。蓋此在曠官中矣。大學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言爲蔽賢者罪也。或曰。安知此經非言紂臣乎。蓋以牧誓攷之。紂臣多罪。是其罔下也。是其不能進賢也。然紂臣暴虐。豈惟無益于民邪。紂既不君。亦何

言罔上邪。

武成　逸文四條

武成者。伐紂而武功成也。鄭氏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蓋亡於漢光武時矣。

述曰。鄭義詳書序辯。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㫄與旁通霸音魄翌音翼

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不言正月者。未改正朔也。漢志曰。周正月。辛卯朔。又曰。死霸朔也。蓋辛卯朔。壬辰旁之。霸古通魄。說詳康誥。翌明也。與翼通。猶召誥言翼日也。朝早也。堂下謂之步。說詳召誥。周鎬京也。朝步自周者。明乎武王以伐紂告廟也。于往也。

述曰。此漢書律麻志所引武成文也。翌明。釋言文。詩君子于役箋云。君子于往行役。蓋于者往也。

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粤古通越。于也。言武王于是來也。猶召誥言越若來也。既巳也。甲子者卽牧誓所稱之日也。禮曰。子卯不樂。蓋桀以乙卯亡。而紂以甲子亡也。咸同。劉殺也。樂音洛

述曰。此漢書律麻志所引武成文也。詩汝墳毛傳云。既巳也。引禮者檀弓文。咸同。詳君奭疏。劉殺。釋詁文。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燎力召反馘音域

惟與維通。周書世俘篇曰。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蓋伐紂武成。武王成君爲天下王也。故於四月告廟祀天焉。漢志曰。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是也。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今周廟內事也。而以庚戌剛日焉。祀天。外事也。而以辛亥柔日焉。此非常祭也。一時之宜也。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亦剛日也。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亦柔日也。皆非常祭也。燎者燔物以祭也。禮曰。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今燎祀者。以武成爲天下王而告廟也。天位者蓋周始祀天。圜丘未成。先爲天位于周也。猶召誥亦位成而郊也。禮曰。郊之用辛也。蓋卜郊者因武成辛亥爲吉也。此祀天者。以武成爲天下王而告天也。禮曰。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謂此也。此武王祀天之始也。乙卯者。內事以柔日也。祀馘常祭也。庶國者會伐紂之諸侯也。以者。左右牽之以祀也。馘獲也。詩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顏氏謂獻于廟而告祀是也。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辟必益反。共音供。圜與圓同。大室之大音太

述曰。此漢書律厤志所引武成文也。引外內者。禮曲禮文。引薪燎者。禮月令文。圜丘。詳堯典類祭疏。引用辛者。禮郊特牲文。引既事者。禮大傳文。以義詳召誥疏。馘獲。釋詁文。引詩傳者。皇矣毛傳文。顏氏者。師古也。唐書有傳。今所引者。其漢書注義也。引樂記者。今樂記無之也。蔡邕明堂論稱焉。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蓋與

樂記同。京者。周之鎬京也。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魯頌云。在泮獻馘。皆于學言之也。而于廟可推矣。周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其義也。鄭志云。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是也。今所馘者。牧誓所稱多罪也。周書世俘篇云。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又云。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蓋與漢志引武成說同。武成言朝步自周者。以始行言。故其日癸

巳也。世俘言步自于周者。以既至言。故其日丁未也。大誓云。丙午逮師。丁未者其次日也。若夫世俘篇言六月庚戌之燎者。其下又云。大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此周書之雜而不經者也。互詳今古文大誓及牧誓篇。

血流浮杵。杵昌呂反

杵。舂杵也。血流浮之。此史形容其戰功之辭。趙氏以為言事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有為言之也。以戰國策攷之。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繇是推之。蓋戰

國嗜殺。必有藉口於武成斯言者。故孟子辯焉。猶其明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也。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說之曰。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蓋當不以辭害意也。聘禮曰。百名以上書于策。則策為百字矣。孟子言二三策者。蓋以武成大略言之也。言取其大略云爾。其所謂血流浮杵者。則不盡信也。或以此謂孟子疑經。或以此謂孟子時尚書已亂。是不又以辭害意乎。故孔子之言。有子且辯其有為言之也。舂音鍾。有為之為去聲。應平聲。漂音飄。鹵音櫓。孑音挈

述曰。此論衡語增篇所引武成文也。蓋論衡者王充著焉。充在東漢之初。則猶及見武成也。易繫辭傳云。斷木為杵。蓋所以舂也。曲禮云。舂不相。注云。相謂送杵聲。是也。釋文

云。相息亮反。趙氏之義釋孟子所言武成也。說文云。漂浮也。櫓大盾也。鹵與櫓通。朱子云。孑獨立之貌。遺脫也。以意逆之。詩人之志在於憂旱。是也。以禮檀弓攷之。曾子稱夫子之言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子游云。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而有子則先辯之云。是非君子之言也。既而又先辯之云。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注云。喪謂仕失位也。

揜誥　逸文一條

揜與奄通。蓋以成王踐奄而有是誥焉。揜音奄

述曰。易豫傳云。困剛揜也。釋文云。揜本又作掩。虞作弇。則揜古通奄也。成王征序云。遂踐奄。或曰。揜誥卽成王征也。

非也。此執書序百篇而言之爾。詳書序辯。

遂踐奄。

踐履也。蓋物有履而滅之者焉。今謂成王履其地而滅之也。

述曰。此大傳所引揜誥文也。大傳之周傳。引揜誥而說之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今不從者。左傳言齊地云。蒲姑氏因之。則書序謂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者。是也。詩破斧疏引大傳而辯之云。傳謂殺其身。則奄君見殺。與序不同。傳非也。繇是言之。如傳說爲引成王征序者。則何以不同序說乎。蓋伏生今文無序也。蒲與薄通。大傳又以薄姑爲奄君名也。則宜不同序說矣。明此所引而說之者揜誥文也。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踐履。說文義也。詩行葦云。牛羊勿踐履。蓋戒其履而滅之也。互詳書序辯。

君陳　逸文三條

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蓋正長也。成周在洛之東。故繫之曰東郊。成周之正。王官之長也。此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者與。若酒誥毖庶邦之臣也。故其辭稱爾君焉。長丁丈反

述曰。詩雨無正鄭箋云。正長也。成周詳書序辯。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乎音嗚呼

此稱爾君者明乎君陳告庶邦之臣也。如告庶官而入告我王。則當皆言我君矣。今告庶邦之臣。則曰爾君。庶邦之臣自稱。則曰我君。蓋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焉。君陳言此。則入告我王者不亦可推乎。故禮記引此。以明善則歸君也。嘉善也。謀以事言。猷以理言。鄭氏曰。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是也。蓋良者君德之良也。大誓曰。惟予小子無良。以此見君德當良也。顯者我君良德之顯也。

述曰。此禮坊記所引君陳文也。蓋稱君陳曰而引之。鄭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詳書序辯。釋詁云。嘉善也。繇道也。猷與繇通。釋詁云。猷謀也。蓋散文則通也。今對文則異矣。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釋詁云。元良首也。詩角弓鄭

箋云。良善也。易彖傳云。大哉乾元。又云。首出庶物。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易說卦云。乾爲君。爲首。言君德之良善也。詩鶉之奔奔云。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則君德當良矣。春秋繁露云。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遂稱我君之德而上之文而引之。且說之云。此爲人臣之濮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蓋董子言良臣也。其言不顯諫者。亦自一端言之。爾臯陶謨云。股肱良哉。今以良臣之顯者言之。亦謂人臣相告之辭也。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信道不篤者也。若如。克能也。如己弗能見者。願見之甚也。由。從也。鄭氏謂用也。己亦不能從而用之。則豈惟見

猶未見乎。而念聖之心。自是止矣。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君陳文也。緇衣云。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遂引此文以明之。則信道弗篤。蓋其本義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釋詁云。由。從自也。則由亦從也。由用。詩君子陽陽傳義也。今兼訓之。欲其尤易明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鄭氏曰。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是也。蓋君陳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者。於此其可見與。季漢武侯發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明衆謀之出入也。內音納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君陳文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虞度。釋詁文。引武侯者見三國志。幼宰者董和之字也。

畢命 逸文一條

史記曰。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蓋命畢公以分成周郊之居里也。

述曰。史記與書序同。詳書序疏。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朏方尾反

十有二年者。漢志謂康王也。朏。月出也。說詳召誥。策者策命畢公而治洛之成周也。豐。邑名。刑。灋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蓋分成周郊之居里。其猶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者與。此殆以文王作豐爲灋也。詩曰。作邑于豐。今言作策

而特曰豐刑焉。則豐刑者畢命策中之大要也。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亦大要也。冊與策通。多士曰。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故畢命猶分居里焉。

述曰。此漢書律厤志所引畢命文也。漢志言劉歆三統術者。謂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則稱畢命豐刑曰而引之。夫畢命今古文皆無之也。漢志得引之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大傳引九共及帝告文。亦伏生壁本之殘也。今大傳無引畢命文。其出於孔氏者歟。此史記錄湯征之例也。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佗說者

也其疑劉歆之僞者。非也。詳僞古文書疏稱漢志所引文。策下有書字。蓋疏之衍文也。以洛誥例之。言作策則書在其中矣。唐書麻志言僧一行以康王十二年爲乙酉歲焉。此据竹書紀年推之爾。史記三代世表。共和庚申以前。固無甲子紀年也。經曰。豐刑。蓋二字句也。引式刑者詩我將文。毛傳云。刑灋也。引作豐者詩文王有聲文。豐邑詳召誥疏。

君牙 逸文二條

君牙臣名。書序謂穆王命之爲大司徒也。蓋史以臣名名篇。

述曰。君牙詳書序辯。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資如字讀

資取也。禰取而用之也。越語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蓋資皮剝資冬矣。資絺剝資夏矣。祈者。祭而求之也。祭灋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周官大祝掌六祈。四曰禜。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是祈寒暑也。今經之言互文也。言夏日而暑雨。小民苦之。則惟曰怨焉。以爲祈暑不可也。將取於冬而祈寒乎。小民又苦之。則亦惟曰怨焉。今互言之。蓋曰。冬日寒雨。小民惟曰怨。資夏祈暑。小民亦惟曰怨。故緇衣引此。以明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也。鄭氏曰。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是也。然則君不當如寒暑之中而和民乎。絺音希相近如字讀大音太禜音詠

述曰。此禮緇衣所引君雅文也。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此言作者。謂以臣名作篇名焉。攷工記云。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云。資取也。亦稱杜子春說以越語者矣。越語注云。資取也。絺爲也。精曰絺。麤曰綌。說文云。祈求福也。祭灋言相近者。鄭讀爲禳祈。亦祈寒暑也。其無乃破字歟。張子讀如字。是也。詳堯典六宗疏。引左傳者昭元年文。詩雨無正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說文云。凡雨之屬皆从雨。繇是言之。古者四聲。其義皆通焉。夏雨之雨上聲。雨雪之雨去聲。此後世之讀云爾。說文云。雪凝雨。凝古作冰。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今以互文言之。言寒雨則雪在其中矣。

故經之爲文。至文也。雖一字安能動乎。康誥云。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多怨故也。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又鄭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故鄭云。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江氏云。鄭君。北海高密人。居故齊地也。齊與魯鄰。是以悉齊魯之方言也。今不從鄭者。傳經非惟以言傳也。言傳亦非必方言也。不有古本在乎。苟如字而通焉。古義將在斯矣。奚其破字爲也。

蔡仲之命 逸文一條

左傳曰。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蓋蔡仲之命也。惎音忌閒去聲蔡蔡叔上

第一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2版反內

蔡字素葛反乘去聲行去聲帥音率見亦燕反

述曰。引左傳者定四年文。杜注云。碁毒也。蔡蔡叔。上蔡字。杜注云。蔡放也。

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胡杜氏謂蔡仲名也。毋若者命戒之辭。爾考者胡之父蔡叔度也。違王命者蔡叔從管叔以殷畔也。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其王命蔡仲之義乎。蠱音古

述曰。此定四年左傳所引文也。蓋稱其命書云而引之。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引易者蠱六五文。易序卦云。蠱者事也。易雜卦云。蠱則飭也。蓋事壞則飭之矣。或曰。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何也。蓋曰父之道者。游氏所謂當

改而可未改者是也。春秋。文公十有六年。毀泉臺。公羊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夫勿居者徐改之也。言祖則父可明也。苟父之喪未三年。而遽毀之。不尤譏邪。若夫父違王命。當遽改者也。故蔡仲之命。於是乎戒焉。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十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一

順德簡朝亮述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而有繫代者三十五條

夏書

逸文十七條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戴丁代反

衆者民衆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傳戴皇天之戴。謂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乾爲天。爲君。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萬國之衆。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

下。此以知民不當挾衆而自主矣。蓋衆非元后何戴焉。以如易能以衆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衆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衆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失衆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衆而自彊矣。蓋后非衆無以守邦焉。財古通裁。長丁丈反挾音脅相去聲左右民之左音佐睢音綏

述曰。此周語所引夏書文也。韋注云。逸書也。引左傳者僖

十五年文。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蓋共戴者天也。春
秋隱公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傳云。書曰。衛人立
晉。衆也。公羊傳云。立者不宜立也。穀梁傳與公羊傳義同。
然則春秋雖以衆辭書之。此固不得爲元后之戴也。引乾
義者易彖傳文言及說卦文易師彖傳云。師衆也。又云。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
以。蓋古之師皆民衆也。引財成者易泰象傳文。釋文云。財
荀作裁。蓋古通也。釋詁云。左右導也。左讀爲佐。去聲。然與
左讀上聲者通焉。蓋左者佐也。釋詁。導助義同。易師象傳
云。君子以容民畜衆。詩節南山所謂以畜萬邦也。詳盤庚
疏。韋注云。元善也。戴奉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唐守

睢陽者張巡也。見通鑑唐紀。論語之去兵。蓋兵器不足焉。
古之兵人。皆民也。奚去乎。互詳大誓疏。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董東上聲　壞扶怪反
休美也。威猶詩蠻荊來威之威。畏也。董督也。用者用使其
然也。鴻範曰。百穀用成。又曰。俊民用章。其爲文同也。以九
歌爲勸者詩敎也。若皋陶謨稱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也。言
戒之。用使其休美焉。督之。用使其威畏焉。勸之以九歌。勿
使其衰壞焉。蓋九歌啓樂也。楚辭曰。啓九辯與九歌兮。此
以詩歌之樂。詠歎從容。勸入於隱微而不覺。其助乎戒董
所不及者多矣。左傳引此而說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其皆明其義而敎之者與。○謹
案天地之生人也。其性有五常。動而爲五聲。詩序曰。聲成
文謂之音。夫歌者人聲之成文而不可已者也。聖人於是
而作樂焉。其天地之中聲乎。故禮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
今之人聲猶古也。是古樂雖亡而不亡也。夫人聲而不成
文。其歌也惟逸惟誕。惟野惟迂。惟浮惟弱。其歌能勸乎哉。
善爲歌者。鼓之舞之。其必爲人聲之成文而不可已者也。
則勸矣。從七容反
述曰。此文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蓋稱夏書曰而引之。
杜注云。逸書。是也。休美。釋詁文。威古通畏。鴻範云。威用六
極。史記錄鴻範威作畏。呂刑云。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亦對

文也。引詩者采芑文。鄭箋云。來服宣王之威。此於詩病添
文也。來威者來畏也。皋陶謨云。否則威之。蓋自董之者言
也。威之則畏之矣。今言用畏。蓋自受其董之者言也。釋詁
云。董督正也。則董亦督也。杜注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有
罪則督之以威刑。非也。大誓云。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
休勿休。今經言休。不言勿休。如不添文。可曰戒之以休乎。
且經言用休用威。不言以休以威。明不與以九歌一例也。
大戴禮四代篇云。子曰。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
可。進一不可。蓋夏書之義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夫民生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無使黜嫚謂之幅利。蓋以
三事言之也。五聲詳堯典疏。引禮者郊特牲文。易繫辭傳

云、鼓之舞之以盡神、今於樂歌見之矣。說文云。虞書曰、洪水浩浩。此其檃栝堯典之文歟。說文云。虞書曰。旁逑僝功、又曰、怨匹曰逑。今攷釋詁云。偶匹也。偶與耦通。詩關雎云。君子好逑。亦作好仇。蓋古通也。桓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凡左傳引書者。皆明言之。今不明言、殆非引書也。說文自虞書而言又曰者。其或譌歟。抑經說而以其經目之歟。僝與孱通。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廣大也。運猶易日月運行之運。動也。天子所行。行乎天下。則大動焉。惟天子之德。然後大動者乃神也。故武功皆文德所行。其大動而乃武者。皆其大動而乃文也。不亦神乎。

此自武而言文者。其因兵事言之與。江漢之詩。言武功也。而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聞去聲

述曰。此呂氏春秋諭大篇所引夏書文也。高誘注云。逸書也。廣大。詩六月毛傳義也。易繫辭傳云。廣大配天地。蓋廣則大矣。史記云。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此高祖爲天子。而言其所以有天下者也。況天子而德廣所及者乎。子房者張良之字也。引運行者易繫辭傳文。易疏云。運動而行。是也。詩江漢毛傳云矢施也。

皋陶邁種德。邁莫敗反　種去聲

種德者猶農之種而大之也。杜氏云。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謹案言種德者。其善言皋陶乎。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蓋皆以善其種也。此皋陶謨所以言禮言義而言謨明之哲也。易之无妄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傳曰。不耕穫。未富也。蓋穫者耕有所獲而得富也。今不於耕而妄期其穫焉。故論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又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此皋陶謨所以言有德而言采采之事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蓋終以成其種也。此皋陶謨所以言九德而言有常之吉也。孟子稱孔子之言曰。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左傳稱周任之言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此皋陶

謨所以言命有德而不能不言討有罪也。嗚呼。皋陶之德茂矣。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湯誥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是禹之德也。不亦皋陶之德乎。皋陶明刑也。而勉種德焉。其明刑也。皆其明德也。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遂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則皋陶之德何如哉。耨奴豆反　无音無　穫音蠖　菑側其反　畬以諸反　種之美之種上聲　荑音題　稗蒲賣反　夫仁之夫音扶　惡莠惡鄉原之惡烏路反　原去聲　任平聲　去上聲

述曰。此莊八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說文云。勱勉力也。杜以邁通勱焉。釋言云。邁行也。蓋勉而行之也。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脩與修通。禮疏云。耨耘草是也。謨明謂謀於明者也。講學之道也。引易者无妄六二

文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何氏楷云。不方耕而望其穫。不方菑而望其畬。學者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朱子云。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朱子之義。以何氏之義參之。則叶乎易傳矣。易傳無言不菑畬者。以其義可推也。朱子云。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引見惡者。隱六年左傳文。引淑問者。詩泮水文。鄭箋云。淑。善也。

昏墨賊殺。

左傳稱叔向之言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蓋己之惡。則不美矣。而掠取美者。賂之也。國政於是乎昏亂焉。叔向言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者。謂此也。杜氏曰。墨。不潔之稱。是也。後世所謂贓汚也。堯典曰。怙終賊刑。言其不忌也。故叔向引此。以明在官者之三罪也。○謹案論語稱季康子問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孔子於康子。不告以康誥所謂用其義殺者。何哉。蓋康子。盜國也。大夫之可殺者也。經所謂昏墨賊殺者。其例可知也。以可殺之人。而告之以殺人。此大亂之道也。後世治枉灋贓之重者。與之者死。則昏也。受之者死。則墨也。其治擅殺者死。則賊也。此康誥所謂瘝厥君時。乃引惡也。故曰。乃其速由茲義率殺。謂其在官者也。嗚呼。此而不殺。何以治民之無道者哉。掠力灼反。贓音藏。汚音烏。

述曰。此昭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是也。蓋叔向引之者。以言三罪焉。雍子買直。昏也。叔魚鬻獄。墨也。刑侯專殺。賊也。皆在官者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念者。念人也。臯陶謨云。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蓋念人也。茲。此也。在者。己所在也。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所在卽所藏也。釋。舍也。猶詩稱舍旃也。名言者。名之而言也。若論語稱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允。信也。言凡念人於此者。則己在於此焉。若念其舍於此者。則己在舍於此焉。蓋謂言行之改過也。大學所謂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也。若念其名言於此者。則己在名言於此焉。蓋謂

正言也。若念其信出於此者。則己在信出於此焉。蓋謂實行也。大學所謂有諸己而后求諸人也。其念若此。乃惟帝之念事矣。功。事也。故左傳引此而說之曰。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又曰。順事恕施也。由己可矣。后與後通。舍上聲。旃諸延反。行去聲。

述曰。此襄二十一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左傳稱臧武仲云。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蓋武仲釋夏書之辭。襄二十三年左傳稱仲尼云。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左傳稱孔子云。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蓋皆與武仲所釋者義同。茲。此。釋詁文。杜注云。釋。除也。晉語韋注云。釋。舍也。舍猶除也。今訓

舍者於文尤洽也。引詩者采苓文。朱子云。旃之也。姑舍置之。其義也。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蹈音導毳昌芮反橋音喬

抑。治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言八年者自用功之日言也。今言十三年者。自成功之日言也。禹貢於兖州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告成功。當在其時矣。毳與橇通。其形如箕者。橋以木爲之。管子曰。禹身決瀆。斬高橋下。是也。車舟毳橋。皋陶謨所謂四載也。蹈踐之也。即就之也。皆以載其行也。蓋禹治水之勤勞至此。彼受君命以從事。而宿其家。不遄其行者。能有濟乎。遄音專

述曰。此史記河渠書所引夏書文也。孟子趙注云。抑。治也。引管子者。形勢篇文。史記集解引徐廣云。橋。近遙反。四載。詳皋陶謨疏。說文云。蹈。踐也。詩板鄭箋云。即。就也。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此詩崧高所以言式遄其行也。鄭箋云。遄。速也。

地平天成

自地而言天者。蓋以禹平水土而言。左傳引此而試之曰。稱也。蓋地不平。則天不成。無以稱之矣。鴻範所以言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也。左傳言堯之舉八愷者曰。使主后土。地平天成。以平爲成也。稱去聲

述曰。此僖二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又云。地平其化。天成其施。杜於平成者。對言之。則經何不曰天成地平乎。引八愷者。文十八年左傳文。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關。賈氏謂通也。和。猶平也。漢志曰。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財用輕重之灋也。石與鈞皆通而平之。互文也。論語言謹權量者。則曰。四方之政行焉。以其通而平之也。有者不患其無之謂也。蓋財用輕重之灋。彼此無不通。亦無不平。天下不敢以財用爲奸。於是乎天王之府。則不患其無而有矣。故單穆公引此以明錢幣之權輕重也。賈古雅反奸與姦同單音善

述曰。此周語所引夏書文也。蓋單穆公稱夏書曰而引之。

韋注云。逸書也。賈氏者。逵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文選魏都賦注所采其國語注義也。凡物之相關者。皆相通也。賈釋關爲通。蓋必鈞猶石例焉。如賈釋鈞爲平。其於關義。若綴旒然。必無之也。詩伐木云。終和且平。蓋和者必平矣。昭二十年左傳所謂平之以和也。夫和者其相關而相和者乎。釋詁云。關關音聲和也。其義可推也。韋氏云。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緜今攷之。周官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蓋國非凶札者。關征未嘗無也。此周官之灋。不可以言夏書矣。孟子云。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其非古無關

征邪。文王在殷時不猶然邪。以文二年左傳言之。孔子譏臧文仲云。其不仁者三。而曰。廢六關。其一焉。杜注云。六關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杜說非也。公羊何注云。廢置也。此反訓也。置六關。所以爲不仁也。王肅僞家語。亦曰。置六關。用反訓也。昭二十年左傳。美齊侯之毀關焉。若夫釋關爲衡。此緐石義而爲之說爾。無徵文也。月令云。鈞衡石。豈言關石乎。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古有卜筮之官。故曰官占。唯與惟通。蔽。杜氏謂斷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昆。杜氏謂後也。命者。以所卜事告龜也。周官曰。大卜命龜。元龜。大龜也。稱龜卜。則著筮可知矣。言唯能

先斷人心之志。乃後命于大龜焉。○謹案鴻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蓋卜筮之先。所謀者皆人心也。雖民之志。亦能蔽之矣。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非先盡其人謀之能邪。

昔我　　聖祖之征準夷也。以其爲寇。非用兵無以威服焉。命大學士李光地筮之。遇復之頤。其緐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光地變色。　　聖祖笑曰。逆虜迷復。我征之必克矣。既而如所占。則唯能蔽志故也。斷丁亂反。大卜之大音太。與音預。頤音怡。緐直兪反。眚所景反。虜音魯。

述曰。此哀十八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周官有大卜及簭人。蓋古之官也。簭與筮通。蔽。斷。周官大宰注義也。說文云。志者心之所之也。昆。後。釋言文。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引鬼謀者。易繫辭傳文。蓋傳言天地之數者。則云。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又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則統鬼言之也。今稱鬼謀。則統神言之也。朱子云。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朱子斯以易言中庸者歟。卦象之辭曰緐。韋氏云。緐。由也。言吉凶所由生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在復之頤曰。迷復凶。蓋復上六也。象傳云。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頤上九云。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傳云。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古之占者。其一爻變。亦占之卦焉。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帥音率。行古音杭。

堯自陶而居唐。號陶唐氏。韋氏謂猶湯稱殷商也。帥。古通率。循也。故孔子引此而說之曰。率常可矣。天常。天之五常也。冀方者。冀州之方也。言所都以統四方也。堯都平陽。桀都安邑。皆在冀州。今因桀而溯堯焉。言陶唐不言有虞者。舜承乎堯也。行讀如詩寘彼周行之行。古音也。此經文之有韻者也。凡爲政者。理之爲紀。張之爲綱。皆天常之所行也。詩曰。四方之綱。又曰。之綱之紀。今失其天常之所行。則亂之矣。滅亡者。杜氏謂夏桀也。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是也。○謹案楚昭王知死而弗禜祭焉。且不立其子而讓羣

臣焉既死而羣臣卒立其子。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夫孔子所謂大道者。非佗也。天常也。故孔子言昭王而引此焉。然則大道豈迂乎。繇是言之。司馬侯以晉侯之有恃也。則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皆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何司馬侯之善言大道邪。先王德音。有不繇天常之大道邪。自後世言之。冀之北土。若遼金元者。與國則有之矣。而其究皆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然則大道豈迂乎。縈音詠大室之大音太遼音僚

述曰。此哀六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其孔子引之者乎。杜

注云。逸書是也。韋義見書疏。蓋僞五子之歌疏引焉。漢志濟陰郡定陶縣。濟與泲通。說文云。陶再成邱也。在泲陰。又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定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繇今攷之。言平陽者是也。舜因堯都。故經以陶唐統之也。漢志河東郡蒲反縣。不言舜都焉。反與坂通。桀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安邑縣也。詳湯誓疏。引詩者。假樂文。詩疏云。綱紀者。以結網喻爲政也。朱子云。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以諧聲得義焉。杜氏之義

釋左傳所引文也。杜氏云。縈禳祭。是也。引司馬侯者。昭四年左傳文。四嶽。四方之嶽也。詳堯典篇。三塗陽城皆山名也。三塗今在河南河南府嵩縣西南。陽城今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北。大室。外方也。中南。終南也。此與荊山皆詳禹貢篇。脩與修通。杜氏云。亨。通也。杜据易義言之也。遼金元。三史其與國者詳焉。皆古冀方也。北方之國也。南方無馬。異乎北方。魏太武譏劉宋爲無足之國矣。迨趙宋時。岳飛之背嵬軍。所將者惟五百人爾。以麻札刀入陣。不破金之十萬拐子馬乎。劉錡將萬人。所恃者惟長斧爾。如牆而進。不亦破之乎。苟宋之紀綱不亂也。雖冀方馬彊。亦何患焉。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遒音酋鐸待洛反徇音旬

遒聚也。振木鐸而行。則聚衆聽焉。故曰遒人。徇徧也。杜氏曰。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是也。此漢志所謂行人采詩者也。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皋陶謨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則采詩在夏之先矣。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蓋周制采詩則達乎國史也。其必監於夏之遒人者與。故左傳引此以明瞽爲詩也。師衆也。官師者。百官之衆也。規正也。周髀曰。圜出於方。方出於矩。故曰環矩以爲圜。蓋規圜出於矩方也。於是乎正物

矣。詩序曰。沔水。規宣王也。相規者。相與規正其君。若無逸所謂胥教誨也。故左傳引此。以明大夫規誨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謂藝人也。國語曰。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蓋工執藝事以諫也。故左傳引此。以明百工獻藝也。○謹案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況其爭之多乎。夫諫者爭也。以公義爭其不義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專也。而願聞其過。是故諫無常職。人人可以盡言於吾君。遒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諫也。徧乎百工。則衆矣。詩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國

語曰。庶人傳語。又曰。風聽臚言于市。皆衆諫之義也。然而古之士民其氣不囂者。何也。非挾衆故也。以義之正者爲公。非以言之衆者爲公也。夫諫者何爲而知義之正乎。古之學校。六經之術明也。謠音遙刺七賜反譎古穴反音玦以風之風去聲監去聲沔音湎楹音盈擿音角爭去聲芻音初蕘音饒臚音盧囂音枵

述曰。此襄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蓋師曠引此而說之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師曠亦以夏書規晉侯也。杜注云。逸書也。詩長發毛傳云。遒聚也。則遒人可推矣。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而無遒人之官。蓋與夏不同也。今以其徇于路。則謂之行人爾。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蓋顏注亦以遒人明之也。周官小宰云。徇以木鐸。注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徇。徧也。釋詁文。詩江漢毛傳云。旬。徧也。故徇從旬也。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引詩序者。關雎序文。其上文云。聲成文謂之音。詩主文者也。蓋譎託文辭而諫焉。論語云。周監於二代。則夏制亦因之爲損益也。周官。瞽矇爲大師之屬。蓋歌所采詩。則瞽爲之也。師。衆。釋詁文。詩沔水鄭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周語云。近臣盡規。今言官師。豈惟近臣乎。杜注云。官師大夫。自相規正。非也。上下經文當以正君言也。正君。則自正可知也。引匠師者。魯語文。釋詁云。替。廢也。引詩者。烝民及板文。鄭箋云。衮職者不敢斥

王之言也。毛傳云。善補過也。又云。芻蕘。薪采者。是也。引傳語者。周語文。引臚言者。晉語文。韋注云。臚。傳也。今攷釋言云。臚。敘也。蓋敘其言而傳之也。說文云。囂。聲也。蓋氣之不靜而發於聲者焉。挾衆。互詳盤庚篇。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三失者。三失乎人也。韋氏曰。明。著也。不見。未形也。是也。言己之於人。每易失焉。故一人竟有三失之者。人之怨己。豈在其著乎。雖在未形。今於是圖謀之矣。此言省察之宜先也。易以智反省悉井反

述曰。此晉語所引夏書文也。其下二句。成十六年左傳引而說之云。將慎其細也。韋氏之義。釋晉語所引文也。不言

一人自爲三失。而必言三失乎人者。以怨亦自人而言也。晉語言知伯國引此而諫知襄子者。以其戲韓康子故也。是自三失乎人者言之也。韋氏云。三失。三失人也。今不出之者。於文未洽也。中庸云。著則明。蓋明者著也。史記趙世家云。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不見者亦見之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此慎疑獄之道也。蓋言之而惻然矣。與其者。設爲相及之辭。寧者。自願之辭。其爲文。論語有同焉。經者常刑之正也。惻音測

述曰。此襄二十六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說文云。寧。願辭也。

成允成功。

杜氏曰。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是也。蓋以五行言之。萬物之成功係乎土。土者信也。故以五常言之。萬事之成功係乎信。論語曰。信以成之。其謂是與。

述曰。此襄五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允信。釋詁文。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五常詳皋陶謨五典疏。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嗇音穡

辰者。日月之會也。說詳堯典。杜氏曰。集安。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是也。左傳言日食者引此而說之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瞽樂工也。奏進也。謂進爲之也。詩曰。矇瞍奏公奏鼓者。所以警也。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蓋引此而說之也。嗇夫殆司告命之官也。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今其馳告日食與。庶人殆若孟子言庶人在官者也。故與瞽及嗇夫同事與。馳者車行之疾。走者徒行之疾。皆敏事也。杜氏曰。爲救日食備也。○謹案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聖人明乎天之常度而成之也。蓋日月一歲而十二會。方會而終謂之晦。既會而始謂之朔。朔以後。晦以前。分十五日。日月相對謂之望。其望也。日在地圜之下。月在天上。受日之光。於是乎月盈矣。或蔽於地焉。則月失日之光而月食。此春秋所不書也。天上之辰。晦朔之交。日月之會。東西度同。南北

道同。則月掩日之光而日食。春秋書曰。日有食之。其不言食之者。不與陰之侵陽也。日陽也。月陰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言非常之異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蓋日食者。雖天之常度乎。惟陽也而陰侵之。則非常之異矣。故聖人謹焉。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而況乎日食哉。日陽也。君之象也。月陰也。臣之象也。春秋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其不言敗之者。猶其書日食不言食之者也。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不言召之者。書曰。衛侯出奔齊。不言出之者。皆書日食之義也。故日食者數也。謹日食者理也。以理馭數者天也。後世之史。其有所書。或以日食而詔求直言。猶古義也。言數者乃不求數之

理焉。而笑脩省爲迂。乃曰。此未明乎天之常度也。何舉國之皇皇若斯也。嗚呼。其實不思經術之用哉。矇音蒙瞍音叟洊音薦省悉井反馭音御

述曰。此昭十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文也。杜注云。逸書也。凡鳥集則安。詩鴻雁序所以言安集也。房者。人所宿之舍也。今以言天象焉。江氏云。二十八宿有房星。月令云。季秋之月。日在房。是也。杜不以房爲星者。夏小正云。八月。辰則伏。辰謂房星也。蓋夏正建酉之月。日次于房。而房伏矣。此據左傳說之者。爲夏正四月焉。則建巳之月。日不在房宿也。江氏之辯是也。周官有瞽矇之職。禮謂之樂工。而夏制可明矣。說文云。奏進也。詩六月毛傳云。奏爲也。蓋進爲之也。

矇瞍奏公詩靈臺文。毛傳云。公事也。明進爲其事也。周官膳夫注云。殺牲盛饌曰舉。今不舉者。變常也。覲禮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春秋傳曰。嗇夫馳。卽此經也。鄭以周官所存。無嗇夫焉。而周官司空職亡。則疑其屬之爾。且夏制非必同也。漢制。有上林嗇夫。有鄉嗇夫。豈其因於古歟。周官大司馬云。車馳徒走。言疾行也。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蓋於月望則有焉。春秋。隱公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以記異而言經也。此通乎春秋之微者矣。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蓋謂食之者不可知。聖人知其不可知遂作不可知之辭。則智也。此未通乎春秋之微者矣。春秋非以爲不可知也。引詩者十月之交文。引易者震象傳文。易疏云。洊者重也。脩與修通。引敗績者成元年春秋文。引王狩者僖二十八年春秋文。引奔齊者襄十四年春秋文。

有窮后羿。

杜氏曰。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是也。窮曰有窮者。猶皋陶謨有邦之稱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蓋羿篡夏矣。羿之臣寒浞殺之。浞因羿室。生澆。奡者澆也。聲轉而文異爾。少康復夏。則滅澆焉。故左傳言有窮后羿而及澆也。奡音傲盪音蕩篡初患反浞在角反澆音驍

述曰。此襄四年左傳所引夏訓文也。杜注云。夏訓夏書。今

攷商書之篇曰伊訓。曰高宗之訓。其例也。今不知爲夏書何篇之訓焉。左傳疏云。窮以有配之。猶言有夏有周。非也。夫羿非篡者乎。儗之夏周。可乎。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左傳所引者。蓋魏絳與晉侯言和戎而及之也。魏絳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此左傳言有窮之亡也。而少康之興則哀元年左傳詳焉。蓋伍員與吳子言越行成而及之也。伍員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繇是言之。此可以補書之亡者矣。惜夫書序不言之。史遷猶不以左傳所言者錄之也。史記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讀之若無事然者。不亦疏乎。杜注云。鉏。羿本國。寒國。東氏。悛。改也。燼遺民。后杼少康子。基。毒也。諜。候也。司馬彪云。方十里爲成。周官司馬序云。五百人爲旅。是也。嗚呼。少康以十里之地。而用五百人。卒以中興。其書雖亡。猶可以逸事推焉。後世聞其風者。宜有慨矣。左傳釋文云。鉏。仕居反。髡。苦門反。尨莫邦反。相息亮反。悛七全反。鬲音革。豷許器反。斟之林反。灌古亂反。過古禾反。燼才忍反。少詩照反。杼直呂反。麀音憂。恢苦回反。緡亡巾反。娠音震。基音忌。妻七計反。女音汝。是也。亭古通烹。尋古通鄩。虞羿之虞。樂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今夏時有羿。蓋以善射而號之曰羿焉。論語孔注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非也。兵灋左右衝殺者謂之盪。顧氏炎武以爲盪舟者戰也。楚辭云。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謂此也。是其然矣。若夫竹書紀年者。言澆大戰。覆舟滅之。則襲楚辭而爲之說爾。

尚書 逸文四條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丁丈反 謀古音媒

廟貌也。廟稱五世者。大祖之廟與高曾祖禰四親之廟也。

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五世也。周制有文武二祧。則七廟矣。而商制五廟焉。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怪。異也。此與語怪者不同。楚辭天問之說曰。屈原見楚先王之廟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而問之。若此者。蓋其廟觀示其怪也。廟有常怪之觀。若淮南子言明堂者堯舜桀紂矣。今不言觀常而言觀怪者。以起下文生謀非常故也。萬夫之長。謂爲將者。牧誓曰。千夫長。百夫長。則其將非萬夫之長乎。生謀者。生新其謀。謂奇謀也。故承上文觀怪而言。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謀所繇生也。蓋合五世以廟貌焉。是聚異象之大者也。則可以觀怪矣。今合萬夫以長衆焉。是聚奇

謀之大者也。則可以生謀矣。故呂氏春秋引此以明論大之謀也。此如詩之興體也。鴻範皇極之敷言。商箕子亦爲詩言之也。謀讀若媒。毛詩皆然。古音也。四聲古皆可通。此經文之有韻者也。○謹案虞書則服有繪繡之觀象焉。商書則廟有畫壁之觀怪焉。古人瀍戒觸目皆然也。大祖之大音太曾音增禰乃禮反祧音挑詭古委反與去聲

述曰。此呂氏春秋論大篇所引商書文也。高誘注云。逸書。是也。廟貌。詳顧命疏。引記者禮喪服小記文。七廟之祧。今於僞古文咸有一德詳焉。高誘注云。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長大也。太故可以生奇謀也。此其釋怪者非也。怪魅或無形。將何以觀之邪。江

氏云。若春秋傳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是之謂怪乎。如其說。是聞怪而非觀怪也。且先王之廟。而以怪魅言之。非體也。今攷論大篇云。山太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太則有蛟龍黿鼉鱣鮪。遂引此商書焉。則怪者廟中畫壁之象也。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此鑄鼎之象也。而畫壁之象。其爲得失所繫乎。淮南子云。文王周觀得失。皆著於明堂。故明堂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蓋堯舜常也。桀紂怪也。皆所以觀也。觀示釋言文。引在上者易觀彖傳文。其下文云。中正以觀天下。遂云。下觀而化也。蓋觀示於人。則人觀之矣。其義相因也。古不以四聲異也。此必言觀怪自其廟示之者。以言生謀自其長生之也。興體當一例焉。引楚辭說者。王逸楚辭天問注義也。引君子者易繫辭傳文。蓋傳又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此易象也。故生則大而新矣。韓子云。易奇而正。信哉。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興體也。亦古音也。論大篇所言者。螇讀若奚。鹽鐵論云。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而聲亡。是也。蛆讀若苴。爾雅釋蟲云。蒺藜蝍蛆。關尹子云。蝍蛆食蛇。是也。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比訿志反隹與惟同葆與保同

於時言方者。蓋方正其時也。貞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明萬物之各正也。故蟲曰貞蟲。互文也。亦可言貞獸百蟲也。易所以言物與无妄也。允信也。及者若易言信及豚魚也。今於飛鳥言信及者。是百鳥以貞矣。其信及走獸昆蟲可知也。亦互文也。莫無也。比相次也。方者正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蓋正則方矣。矧況也。隹古通惟。蓋文之假借也。言矧惟者。周書康誥有同焉。胡何也。寧安也。葆古通保。蓋商書歎言古者有夏之時。方其未有禍也。百走獸昆蟲之貞。以與飛鳥。皆信及之。無不相次以正焉。況惟人面。其信及者何敢異心乎。故山川鬼

神其信及者亦無敢不安也。是共信也。所謂共允也。有夏以能共信者合天下保下土。其時則未有禍矣。非能共信無以合天下。非合天下。無以保下土。蓋保下土者保天下也。今我商若能共信乎。則惟天下之合。下土之保。言保合大和。如有夏之時也。夏書曰。成允成功。今於共信者見之矣。此中庸所以言至誠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也。（大音太）

述曰。此墨子明鬼篇所引商書文也。詩簡兮云。日之方中。謂方正其時也。易師彖傳云。貞正也。引各正者易乾彖傳文。引物與者易无妄彖傳文。引信及者易中孚彖傳文。禮郊特牲云。昆蟲毋作。鄭注無釋昆焉。文選注云。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是也。莫無。詩谷風鄭箋義也。說文云。比相次比也。引方義者易坤文言文。古鐘鼎款識。惟作隹。蓋古通也。墨子本或作夠在。或作允任。皆形近而譌爾。於文未洽也。論語云。信則人任焉。以言乎人心。是矣。以言乎山川鬼神。豈任之謂邪。則何以總上文也。或曰。共古通恭。論語云。恭則不侮。亦先信而言也。皆所以行於天下也。繇今攷之上文言允及者。言誠信所及也。蓋恭敬在其中矣。此與論語分言恭信者同而不同。苟於此而分言之。則上文何以不言恭乎。胡。何。詩日月毛傳義也。葆義詳大誓逸文。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周禮也。蓋自

殷商而已然矣。孟子所以言殷受夏。周受殷。於今爲烈也。三千者。繇三百而益之。時不同也。

述曰。此呂氏春秋孝行篇所引商書文也。高誘注云。商湯所制灋也。

以相陵懱。（懱音蔑）

許氏曰。懱。輕易也。或曰。此殆言懱人者以相陵而懱之與。（易以智反）

述曰。此說文所引商書文也。許氏者慎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其說文義也。

周書　逸文十四條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序曰。皇天親有德。此之謂也。康誥曰。天威棐忱。蓋忱者德之誠也。棐者輔其德也。非德不輔。則無親矣。此皇天之威也。可不畏乎。是皆於此通焉。

述曰。此僖五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杜注云。逸書。是也。引詩序者泂酌序文。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曲禮稱黍曰薌合。稷曰明粢。此祭禮之稱也。馨蓋香之遠聞者。酒誥言殷紂曰。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呂刑言有苗曰。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謂其不以明德薦也。（薌音鄉　粢音咨）

述曰。此僖五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蓋承上文周書稱又曰而引之。薌與香通。說文云。馨香之遠聞者。今從其義焉。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繄音伊
民。人也。繄。猶是也。蓋人不易其祭物。而惟德是物焉。服氏曰。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饗。有德則饗。言物為有德用也。
述曰。此僖五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蓋承上文周書稱又曰而引之。服氏云。繄發聲也。此於文未洽也。杜於隱元年注云。繄語助。猶服說也。詩雄雉云。自詒伊戚。鄭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左傳釋文云。繄是也。服氏者虔也。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詩泂酌疏所采其左傳注義也。杜注於此襲服義云爾。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匱求位反

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備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功易事也。三寶者所以通有無也。史記曰。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蓋錢布諸用皆準乎三品之金以為寶也。而周之三寶可推矣。斷而不續曰絕。虞者山澤之虞也。財者貨財也。竭而不生曰匱。微而不多曰少。蓋足民之食。其原出於農。備身之事。其原出於工。行幣之寶。其原出於商。取地之財。其原出於虞。故史記引此而說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於此也。今不出焉。則失其原而不利矣。○謹案周官曰。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今周書約九職而統言之。其言農也。而三農與園圃臣妾統焉。其言工也。而百工與嬪婦閒民統焉。其言商也。而商與賈統焉。其言虞也。而虞衡與藪牧統焉。故農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能斷之商。工商者濟乎農而資乎虞也。虞者農工商所繇賴也。此與九職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無遺矣。豈待佗求哉。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柰之何奪而失任。使其利原之不出也。空去聲。大音太。毓古育字。藪音叟。嬪毗人反。枲胥里

反音蒽閒音閑龍音聾
述曰。此史記貨殖列傳所引周書文也。孟子云。空乏其身。蓋乏者空而不有也。禮月令云。振乏絕。禮疏引蔡氏云。暫無曰乏。不續曰絕。其釋絕是也。若乏者豈必暫無乎。孟子云。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言百工之事也。引三品者見史記平準書。周官云。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蓋泉者古之錢也。此以錢瀍行之也。漢書食貨志云。大公為周立九府圜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蓋皆有所準也。周官云。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注云。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

不偏也。史記索隱云。刀者錢也。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易損六五云。十朋之龜。震六二云。億喪貝。皆言其寶也。故爾雅釋魚而及龜貝焉。詩菁菁者莪云。錫我百朋。鄭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此漢志所以言元龜之直十朋也。蓋亦皆有所準也。史記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引周書而申之也。明其為山澤之虞也。辟與闢通。宣十二年左傳云。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匱者竭而不生也。詩既醉毛傳云。匱竭也。說文云。少不多也。周書言四者不惟衣食焉。今言衣食者。舉要言之也。三農詳呂刑疏。九穀嬪義詳堯典疏。八材詳鴻範食貨疏。臣妾詳費誓疏。周官大宰鄭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

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毓古育字。是也。周官有山虞澤虞。有林衡川衡。今言山澤之材。不言林川者。賈疏以為互舉。是也。亦以山可統林。澤可統川也。賈疏云。飭勤也。釋言云。賄財也。說文云。枲麻也。詩豳風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箋云。場圃同地耳。孔疏云。農夫築場於圃。以治穀也。釋天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皆言其荒也。疏與蔬通。詩豳風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云。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毛傳云。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鄭箋云。乾荼之菜。惡木之薪。繇是推之。若臣妾也。其疏材也。亦農功也。漢書食貨志云。冬。民

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蓋禮所謂婦功也。詩載芟云。侯彊侯以。鄭箋云。彊有餘力者。以謂閒民。朱子云。能左右之曰以。所謂轉移執事者。繇是言之。蓋傭工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其商而以賈言之者邪。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此命虞也。蓋考牧在其中矣。易屯六三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而傳明之云。以從禽也。禮月令云。百工咸理。遂云。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此國工之道也。孟子云。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市商之戒也。朱子云。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罔

謂罔羅取之也。然則非淫巧。非龍斷者何如也。夏書言藝事之諫。酒誥言服賈之孝。善夫。閔二年左傳云。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此當齊桓公定中夏時也。衛之政皆自中夏言之也。農及工商。求材用也。故同務焉。詩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又於其終云。騋牝三千。非亦衛文公之務材者乎。則虞之職可推也。

允哉允哉。

允信也。重言允哉者。丁寧之辭也。夏書曰。成允成功。商書曰。允及飛鳥。是皆於此通焉。故呂氏春秋引此而說之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非信則百事不滿也。重平聲

述曰。此呂氏春秋貴信篇所引周書文也。高誘注云。逸書

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稱周書數文王之德而引此焉。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蓋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其斯爲有德之力乎。大國有力者也。言畏其力。則懷其德可知矣。小國無力者也。言懷其德。則畏其力可知矣。故左傳說之曰。言畏而愛之也。蓋懷之者愛之也。數上聲

述曰。此襄三十一年左傳所引周書文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

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言習事之時而引此焉。逮。及也。先時者不待習事之時而先之。不逮時者不及習事之時而後之。此非若費誓軍興時之事也。而必殺之無赦者。先王嚴乎有司不奉命而分時習事者也。論語曰。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然則先王之制。其申命先有司矣。今聞天子之命而敢不奉也。其先時者。必其有利於先之而奸其事者焉。是殃民也。其不逮時者。必其有忍於後之而窳其事者焉。是殃民也。有殃民之罪者。殺之無赦。此嚴乎有司也。康誥所謂率殺之義也。天下有司知不奉天子之命而至於先後殃民。則無所逃罪。敢不戒乎。繇是而天下安矣。且無殺矣。苟其不察。疑若過焉。躍躍乎其先時也。訿訿乎其不逮時也。何其殃民而不殺邪。窳音庾躍音藥訿音紫

述曰。此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韓詩外傳所引者。殺作死。逮作及。稱周制曰而引之。則此爲周書焉。荀子引此而說之云。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韓詩外傳說略同。探讀若貪。釋言云。探。試也。蓋分時習事。則民不試爲之也。逮。及。釋言文。詩巧言云。躍躍毚兔。毛傳云。毚兔。狡兔也。釋訓云。躍躍。迅也。詩召旻云。皋皋訿訿。毛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說文云。窳。惰也。蓋草木皆自樹立。惟瓜窳在穴中。臥而不起。若惰者然也。

粵三日丁亥。粵音曰

此古史書日之灋也。許氏曰。粵。于也。或曰。粵古通越。踰也。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言所踰也。古史多不日者。與春秋書灋不同。其不可不日者。則書日焉。

述曰。此說文所引周書文也。粵。于。釋詁文。越。踰。詳召誥疏。大誥云。有大艱于西土。又云。越茲蠢。說文云。周書曰。我有𢧵于西。此其檃栝大誥之文歟。𢧵。古文蠢。

宮中之冗食。冗而隴反

冗。許氏謂散也。冗食者。散職宮人之食也。周官曰。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周官說以散吏稱矣。今宮中無吏。蓋散職宮人也。而食及焉。則其宮政之肅可知矣。雖在宮人。安有以不給食故而乞賂於公卿大夫士者乎。散上聲槀與槁

同共音供朝直遙反路音路

述曰。此說文所引周書文也。引周官說者周官稾人賈疏義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畜許又反

此周書之言。高氏謂周公所作也。蓋周公言民以告戒其君也。善之者孔子所謂以道導之也。畜高氏謂好也。蓋以諧聲訓焉。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自臣言之。今言民之好君也。盤庚曰。汝共作我畜民。不善之者孔子所謂不以道導之也。讎敵也。商書之言紂曰。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惟君之讎民也。於是乎有民之讎君。大學告有國者曰。辟則為天下僇矣。蓋敵而後僇之也。周公以民之讎君而告戒

其君。猶孟子以臣之讎君而告戒其君。皆忠君而止亂也。如非告戒其君而與民言之。則導亂矣。可乎哉。彼導亂者。欲託於此焉。適以自賊也。好去聲辟音僻

述曰。此呂氏春秋適威篇所引周書文也。高氏云。周書周公所作。蓋高氏猶及見乎逸書也。高氏者誘也。後漢涿郡人。而史失錄焉。呂氏春秋。戰國策。淮南子。高氏皆注之。今皆傳之也。禮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繇是推之。臣之好君。畜之順也。民之好君。亦畜之順也。互詳盤庚疏。讎敵。釋詁文。說苑云。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其斯為周書之義乎。又說苑言尹逸對成王者。與呂氏所引文略同。將取之周書者邪。若夫周書芮良夫篇。則世所稱逸周書之篇也。非呂氏所引之周書也。芮良夫云。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蓋義同而文不同。亦告戒其君焉。讎與仇通。賈誼新書云。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此賈誼所以為過秦論也。禮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孟子告齊宣王者所以明臣視君如寇讎也。孟子受學乎子思。豈不信邪。

以左道事君者誅。

左者不便也。人右則便。左則不便。凡天下異端。與聖人大道相左者。皆不便也。故曰左道焉。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此而以之事君。必亂政矣。其誅殺之也。宜哉。孝經言五刑之罪。而舉其大者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夫左道者。非聖人而至於無上無親者也。罪莫大焉。孟子閑先聖之道。而辯楊墨。懼其禽獸相食也。猶口誅之。況奉王章乎。要平聲

述曰。此漢書王商傳所引周書文也。襄十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孔疏云。人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是也。而左道可推矣。彼從左道者。豈無所謂便乎。荀子云。所謂便者。不便

之便也、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斯亦云然、王制鄭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此鄭据漢律言之、爾於義未悉也。朱子論語要君注云。要有挾而求也。法者律之省文。

來就惎惎。惎音忌

許氏曰。惎毒也、或曰。來就者。自彼來就此也。惎者畏人之毒己也。詩芣苢毛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惎惎亦然。言自彼來就此者、以惎之又惎爾、明不得不來就而避毒也。左傳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其非來就惎惎者乎。今此周書亡矣。不知周書於此溯夏少康之事與。抑言佗事與。芣音浮苢音以過平聲澆音囂相去聲緡莫巾反娠音震竇音豆庖步交反

述曰、此說文所引周書文也、引左傳者、哀元年文。詳夏書逸文有窮疏。有過、有虞、皆有邦之稱也。杜注云、澆封於過。后緡相妻。娠懷身也。后緡有仍氏女。惎毒也。戒備也。椒澆臣。虞舜後諸侯也。

若臨深淵、若履薄氷。氷必陵反

若。如也、氷與冰通。孝經言諸侯之孝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周書與詩通矣。蓋凡事皆然、其不惟諸侯乎。故呂氏春秋引此而說之曰。言愼事也。

述曰、此呂氏春秋愼大篇所引周書文也。冰古凝字、後人氷作冰、故通焉。孝經引詩者、小旻文。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過。非惡也、有功之人、而或過焉。苟記其過而忘其功。豈君人者之大度哉。

述曰。此漢書陳湯傳所引周書文也。蓋谷永爲湯訟冤上書而引之、君人者、隱三年左傳有其文也、夫爲君者。其君人者乎。淮南子云。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韓非子云。周書曰。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此皆稱周書者、何其適相反歟。且皆非也。夫上下之言、亦辯其善不善者而已矣。豈惟用不用之辯乎。高誘於淮南子而斡旋之。故其注云。用可否相濟也。然非其本文之義矣。彼韓非子所謂用者。又何說邪。禮坊記云。上酌民言。豈若周書之云乎、戰

國策云。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韓非子所引者同。王符潛夫論云。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此皆兵家之謀云爾、若此類者。雖稱周書。必非孔子雅言之書也。列女傳云。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蓋引此者、蓋將之妻也。其說之以告蓋將云、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是其然矣。今以周書攷之。其於君臣父母兄弟交友妻子之閒。所言先後者、其立文則明而悉也。其於交友妻子之閒、所言先後者、其立文則未明而悉也。中庸云。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何其立文之善乎。蓋將之蕃古沓反。詩葛藟毛傳云。昆兄也。昆與晜通。釋親云。晜兄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二

順德簡朝亮述

逸文

凡逸文不知篇名亦無繫代者二十九條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是也。論語敘帝王之道而引此以先焉。咨嗟也。稱爾舜者。親之如家人也。猶堯典之稱汝舜也。厤卽堯典厤象之厤。蓋厤數以紀天。而天之厤數。以天子卽位之年紀之。今傳帝位而紀年。則天之厤數在遞傳者之身矣。故史記厤書引此。以明堯禪舜申戒文祖云然也。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是也。信執其中者。中庸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其堯典欽明之用乎。鴻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故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中者皇極之德也。非信執之。無以建之也。四海者天下王所及也。天祿則五福而無六極焉。易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故曰其義不困窮矣。困窮者。君失其中也。此堯之所以咨嗟也。終絕也。朱子曰。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禪音善

述曰。此論語所引文也。論語所引不稱書。其下文引予小子履者。今以墨子所引者推之。則書文也。又其下文引在予一人者。今以說苑所引者推之。則書文也。而此當一例焉。此繇禪位而告戒之。堯舜之道。孰有大於此者乎。苟書

無其文。則書之所錄者何等也。此而不錄。不遺其大者哉。古之史。皆聖人之徒也。當無遺矣。必也此其書文乎。信古者必雅言書。此孔子祖述堯舜之大者也。或曰。此殆舜典之文歟。舜典既亡。今無緐稽也。朱子之義釋論語所引文也。古無年號而有紀年。堯典云。二十有八載。其例也。論語邢疏引鄭云。厤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鄭以讖緯言經。失之矣。何氏晏云。厤數謂列次也。此於義未析也。朱子云。厤數帝王相繼之次。猶歲時節氣先後也。然經豈言猶厤數邪。包氏咸云。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此於文未洽也。孟子云。堯舜性者也。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蓋教者以擇善

而明。以固執而誠也。堯曰。允執其中。雖性也。而亦教焉。此聖不自聖也。堯典之首曰欽。欽者誠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其爲中。一也。堯典所以統言欽明也。引易者需彖傳文。謂需九五也。釋詁云。卒終也。則終亦卒也。絕猶卒也。

洚水警余。洚音降

孟子言堯時之水。而引此焉。趙氏曰。洪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是也。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故孟子說之曰。洚水者洪水也。警朱子謂戒也。余我也。堯自謂也。○謹案洚水之災。天也。而堯曰警余。人也。蓋遇災而自省焉。其天之變乎。其人之戒也。此宜爲萬世灋哉。尚書獨載堯以來。此萬世謹災異者之祖也。鴻範之徵。春秋之書。於是乎不可失矣。則將以警之故也。省悉井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是也。說文云。警戒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說文云。書曰。竹箭如榗。此殆禹貢之說歟。蓋經說而以其經目之歟。抑逸書也。榗子賤反。說文云。榗木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見亦燕反齊側皆反

孟子言舜既爲天子之孝而引此焉。趙氏曰。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愼戰懼貌。朱子曰。允信。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謹案堯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蓋舜之爲天子而踐帝位也。方堯三年喪畢焉。則舜年六十有三矣。史記曰。舜

踐帝位。往朝父。夔夔唯謹。如子道。謂此也。瞽瞍於此而允若乎。則於此之前不猶怨慕乎。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豈虛言哉。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瞽瞍之漸進於善也。自舜生三十。而踰乎徵庸三十。漸進而亦允若焉。孟子所謂厎豫也。不格姦者孝感之始。亦允若者孝感之成。以此見瞽瞍之頑非大孝不能化也。故曰。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有音又朝直遙反厎之履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是也。周書謚灋篇云。載事也。史記云。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其言載者。非言此文也。或曰。說文云。夔如龍

一足。蓋神物也。故敬懼焉。凡敬懼者每重言。則曰夔夔也。
猶懼兵而言戰戰也。中庸云。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論語
云。使民戰栗。言敬懼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
也。唯古通惟。如子道者。蓋如禮之謂也。趙氏云。孟子時。尚
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
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趙氏意言之爾。如其說。則若
言舜于田號泣者。言父母使舜完廩者。言舜封象有庳者。
皆逸書也。猶言舜流共工于幽州者。今在堯典。所言亦不
稱書也。然若萬章所言者。又疑其不皆逸書。若所謂於傳
有之者。則古志亦傳也。豈必皆逸書哉。孟子言封象有庳
者云。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庳。此之謂也。以古通與。言不及貢與政而接見于有庳
之君也。趙注云。不待朝貢。歲歲自至。謂若天子以政事接
見有庳之君者。然孟子上文言天子使吏治其國。是象無
政事也。天下知之矣。奚爲若以政事乎。趙注云。此常常以
下。皆尚書逸篇之辭。今無以見此必逸書也。且不及貢以
下。方爲引古之辭。不及貢以上。當爲孟子之辭。今据本文
而可知也。夫尚書凡百二十篇。蓋尚書緯云然。豈足据乎。
逸書舜典。鄭氏及見其文矣。趙氏在前。而謂舜典亡失邪。
是趙氏不見逸書也。凡尚書不在所立今文二十九篇者。
漢例皆謂之逸書。故趙氏得以例而名曰逸書焉。孟子云。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此其逸書歟。抑其古志歟。厎豫互詳堯典疏。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是也。
易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今言孝友。其正家
者乎。是之謂家政。政者正也。昔魯賊臣季孫意如出其君
昭公。久之。公薨于乾侯。蓋出而死焉。於是意如擅立君。公
之二子。公衍。公爲。皆不立。而立公之母弟宋。蓋定公也。定
公以魯先公血食故。則不得不立。雖然。意如固在也。定公
將何如不失孝友哉。國政之難可知矣。此定公元年孔子
不可以仕也。或以奚不爲政問焉。今而答之。國政不可言

也。孝友可言也。故孔子引此而說之曰。施於有政。是亦爲
政。奚其爲爲政。蓋孝友者家政也。而國政在其中矣。以此
歎聖人之用經術而善言也。其後孔子仕於定公九年。則
意如既卒矣。故左傳曰。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
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蓋至是乃得同魯
先公之兆域矣。其二子亦無猜焉。則孝友之義明也。○謹
案書之爲文。善矣。雖在逸文。何其曲而達邪。禮曰。禮乎禮。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蓋有自焉。易傳曰。其旨
遠。其辭文。非玩其辭而善之者乎。書之逸文。其猶可玩也。
六經所以稱斯文也。薨呼肱反乾音干猜倉才反

述曰。此論語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包氏者咸也。

後漢書有傳。今所引者其論語注義也。漢石經。孝乎作孝于。釋文云。孝于如字。一作孝乎。蓋乎者本文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釋詁云。于。於也。引易傳者家人彖傳文。論語云。政者正也。乾侯。晉邑。此据昭三十二年春秋及左傳言之也。僖九年左傳云。送往事居。耦俱無猜。杜注云。送死事生。兩無猜恨。其義也。包氏云。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是也。引禮者仲尼燕居文。引爾雅者釋訓文。再引易傳者繫辭傳文。論語。施於不作施于。非書文也。其辯僞君陳者。詳僞古文。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近去聲上時掌反上聲）

近者。恩近而親之也。民可近者。韋氏謂可以恩近。是也。鴻範之言庶民曰。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父母者可近之謂也。上者高上而陵之也。民不可上者。韋氏謂不可高上。是也。易之言建侯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下者。不可上之謂也。（下去聲）

述曰。此周語所引書文也。蓋單襄公稱書曰而引之。韋注云。逸書。此不誣矣。引易者屯彖傳文。其屯之彖所謂利建侯者。在斯彖焉。韋氏之義。釋周語所引文也。

聖有謩勳。明徵定保。（謩與謨同）

左傳稱祁奚請免叔向之囚。而引此焉。叔向以其弟羊舌虎之罪累之也。聖者周官所稱六德之一也。謩古通謨。杜氏曰。謩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是也。徵驗也。左傳

曰。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謂明驗焉。左傳曰。以徵過也。今則其徵功矣。故祁奚說之曰。謀而鮮過。保安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驗而定安之。蓋有功之人。不可累於有罪之人也。於是叔向免焉。祁奚用經術之力也。（祁音其累去聲軌音宄鮮上聲）

述曰。此襄二十一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祁奚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此不誣矣。羊舌虎之罪。黨欒盈也。六德之聖。詳多方疏。釋詁云。謨。謀也。勳。功也。謩與謨通。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鴻範聖哲分言。今杜統言者。以聖則無不哲也。引左傳者襄二十一年及襄二十八年文。軌度者。灋度也。信其軌度。今倒文也。杜注云。徵驗也。今從之。昭三十年左傳云。非公。且徵過也。杜注云。徵明也。今杜於此文云。當明定安之。而無釋徵焉。則以爲徵亦明也。於文未洽也。

葛伯仇餉。（餉式尚反）

葛者。趙氏謂夏諸侯嬴姓之國也。伯爵也。餉者餉耕之野饁也。今以孟子釋此者攷之。蓋湯居亳。是曰商邱。與葛爲鄰。葛伯不祀。謂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衆往爲之耕。葛伯使民奪其餉耕者。雖童子猶殺之。何葛伯之仇童子若斯哉。仇者讎也。湯始征。蓋征葛焉。先復讎也。湯十一征而先復讎。則復讎之義。豈不前乎春秋而大著於天下哉。故孟子說之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嬴音盈饁炎輒反爲鄰之爲如字其餘去聲）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文。僖十七年左傳云。葛嬴。此葛女以其姓稱也。葛鄰詳湯誓疏及書序辯。釋詁云。饁饋也。孫炎云。饁野之餉。是也。言餉耕也。釋詁云。仇讎敵也。蓋孟子以讎釋仇也。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霓五稽反

趙氏曰。言天下信湯之德。遠國思望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是也。雲者易所謂雲行雨施也。趙氏曰。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施去聲虹見之見亦燕反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孟子梁惠王篇稱書曰而引

之。其下文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趙注云。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孟子滕文公篇云。書曰。葛伯仇餉。其下又引此二篇之文。一征作始征。始作載。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民望之作民之望之。雲霓作雨。不止作弗止。耕者作芸者。弔上無而字。若作如。蘇作無罰。皆異文也。故孟子兩存焉。其湯始征之上。不稱書曰者。王氏鳴盛云。湯始征。與葛伯仇餉同其篇。上引仇餉者。既稱書曰矣。則雖中以釋書閒之。而下引始征者。亦不加書曰焉。以同其篇也。其下引徯我后者。又加書曰焉。以非同其篇也。王說似矣。或曰。此引徯我后者。其下文云。有攸不惟臣。東征。亦不加書曰焉。將亦同其篇乎。多方多士之篇。湯武連言。固同其篇也。故孟子言東征矣。其下引書乃稱大誓曰者。則異之也。或說亦似矣。今書闕。不質言也。夫古人引書。有不明言爲書者。以士皆習其書。則無不知矣。明言之可也。不明言之亦可也。論語引詩亦猶斯也。其同引一書。或稱書。或不稱書。則隨其辭氣而然。非以一例爲也。孟子盡心篇引奚爲後我以上三句之文。亦不稱書。東面句在南面句之下。亦異文也。故孟子兩存焉。引易者乾彖傳文。釋天云。蝃蝀虹也。詩鄘風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又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蝃與螮通。毛傳云。蝃蝀虹也。隮升也。蓋升之爲虹也。虹朝西莫東。以日光而升。周官云。眡祲掌十煇之灋。九曰隮。鄭注云。隮虹也。蓋霓者隮之聲近也。緐是言之。

故雨則虹見矣。如以爲虹見雨止焉。其何以言大旱之望乎。趙氏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

徯我后。后來其蘇。徯音奚

此言夏民望湯之來也。趙氏曰。徯待。后君也。朱子曰。蘇復生也。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詳上文疏。徯待。后君。皆釋詁文。宣八年左傳云。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言復生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敘帝王之道而引此焉。此與墨子所引湯說者。文不

皆同而義同。視墨子所引者。其文尤善矣。湯說有今天大旱之辭。蓋湯既克夏。大旱七年。而禱雨於天也。此其禱雨告天之辭。履湯名。元牡。黑牲也。禮曰。殷人牲用白。今用元牡者。蓋元之色黑。則水也。禱雨故也。猶周人牲用騂。而其詩言興雨者。則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也。昭。明也。皇皇大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有罪不敢赦。謂伐桀也。賢才以代天工。故曰帝臣。不蔽者若相伊尹立賢無方。是也。簡閱也。鄭氏謂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蓋承有罪及帝臣而言。無以湯說作無及。以古通與。無與猶無及也。萬方者有天下之辭也。蓋湯初有天下。遇大災而自省。其昭明告天者。以天誅正桀罪。以天職任賢臣。自省而自責焉。勤勤

以爲萬方請命。故不失民心者。遂不失天心。雖大災而卒定天下矣。論語以湯之道上繼堯舜禹而下開武王也。宜哉。相去聲省悉井反

述曰。此論語所引文也。曰上不稱書。以墨子所引湯說明之。則知其爲書辭矣。孔安國論語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又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蓋以湯說爲湯誓焉。縣今攷之。其在今古文湯誓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告天而祭上帝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是湯先自爲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且萬方者有天下之辭。湯伐桀時。猶諸侯爾。非有萬方也。其自言有罪。而曰無以萬方。豈所宜言者乎。明其祭告在伐桀有天下後也。是湯說也。非湯誓也。互詳湯說疏。禮檀弓云。夏后氏牲用元。此孔說所繇也。白虎通云。論語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其言元牡者與孔說同。皆非也。其曰皇天上帝者。蓋異文也。今不以論語所引者幷爲湯說。而別出之。何也。蓋文不皆同而義同。古之人或口相傳授焉。則有斯矣。然安知湯禱雨一事。不有又在佗篇而不惟湯說者乎。若治水一事。堯典言之。皐陶謨言之。禹貢言之。其文有相參而見者也。引禮者檀弓文。引詩者大田文。詳湯說疏。詩皇矣毛傳云。皇大也。則皇皇者重言乎其大也。詩閟宮鄭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孟子云。湯執中。立賢無方。蓋方

者。猶後世所稱資格也。簡閱。詳盤庚疏。詩簡兮箋云。簡擇也。蓋閱之。則擇之矣。鄭義見書疏。蓋僞湯誥疏引焉。釋經之家。其釋此經而誤於僞湯誥者。上下經文。皆不貫也。詳僞古文。或曰。据墨子以釋經。可乎。夫据墨子之言。不可也。若夫墨子所引之經。則古本也。從而据之。是据古本之經也。非据墨子之言也。

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狎胡甲反

子。我也。伊尹言子。不言大甲者。過則稱己。忠臣之義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又曰。我其發出狂。亦言我不言紂也。或曰。古之稱我者。有通言之稱。君奭曰。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我者我成王也。今伊尹稱子。猶

稱我也。我大甲也。非伊尹自我也。狎習也。不順者逆理也。孟子曰。大甲顛覆湯之典刑。所謂不順也。史記曰。大甲既立三年。不明。非喪畢而亦不順乎。無以變之。則習之矣。其政乖矣。伊尹將放之而不及政焉。所以使不習于不順也。此孟子所謂伊尹之志也。乃先言曰。我當不習于不順。故公孫丑引此而說之曰。放大甲于桐。放者不及政也。史記曰。放之三年。伊尹攝行政。蓋喪畢而放之也。孟子曰。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此史記所謂伊尹迎大甲而授之政也。蓋去其不順而不習之者久矣。大音太覆芳服反處上聲

述曰。此孟子盡心篇所引文也。蓋公孫丑引之而不稱書。

然其稱伊尹曰者。非史之記言。何繇書也。伊尹此言。明君臣大義之權。尚書無不登之矣。必也此其書文乎。釋詁云。予我也。狎習也。隱三年左傳云。去順效逆。蓋逆理所以不順也。不及政者。以孟子言舜放象者推之也。此據史記而明矣。大甲在喪。伊尹以冢宰攝行政三年。常也。大甲除喪。非沖子。當行政焉。伊尹又攝行政三年。非常也。故謂之放也。朱子云。狎習見也。不順言大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趙注於此略焉。僞大甲云。予弗狎于弗順。蓋弗與不義同。僞者襲此而故爲異文爾。蔡氏云。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蓋與朱子異焉。繇今攷之。狎習也。習見之見。於經病添文也。且以予不習見而放其君。其於立言也。亦嫌矣。如以爲不順之人歟。不又添文乎。且伊尹爲相。若朝有不順之人。懼其君之狎之也。當明相職而去其人矣。安有不去其人。而放其君以避之乎。夫蔡釋微子言我者善矣。奚不推之而釋此也。其通言我者。詳康誥洛誥諸篇。今稱君奭篇之我。以我王故也。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衡與橫同

降者降生也。作爲也。國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今天降生下民。則父生之矣。於是乎爲之君以厚其生而食之。爲之師以正其生而教之。皆天作之也。惟曰者本乎

天心言之也。猶詩之帝謂也。今明乎天謂所以寵君師之意也。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君師以人代天工。則其助天矣。寵者光寵也。詩曰。何天之龍。龍者寵也。趙氏謂以助天光寵之也。於四方言有罪者。所謂萬方有罪也。去有罪則無罪矣。我者我君師也。在卽罪在朕躬之在。惟我在猶曰惟在我。倒文也。四方惟有罪之惡乎。是君師其不能助天也。惟我君師有罪所在焉。四方惟無罪之善乎。是君師其能助天也。惟我君師無罪所在焉。趙氏謂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也。於君師言天下者。蓋天子統乎天下而爲君師。諸侯布乎天下而爲君師。故言天下以盡之也。曷何也。越者顛越也。盤庚曰。顛越不恭。衡古橫字。於于也。書

例作于。今引者異焉。蓋四方善惡。繫在君師。則天下君師。何敢有衡行而顚越其志者哉。故獨夫紂以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本乎天心而恥之。恥紂失君師之職。其所行皆遵天而行也。此伐紂之繇也。食音嗣長丁丈反何上聲龍音寵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也。趙注自厥志而上爲書辭。一人而下爲釋書之辭。繇今攷之。孟子上文。引皇矣之詩而說之曰。此文王之勇也。今引書而亦說之曰。此武王之勇也。則書辭至武王恥之矣。王氏鳴盛謂當一例焉。是也。釋言云。降。下也。今經言下民。而曰天降。言降生也。楚辭云。帷庚寅吾以降。此屈原自謝其生也。詩崧高言嶽之降生。而天降可明矣。降古音

洪。今音絳。蓋以四聲異焉。釋言云。作。爲也。引國語者晉語文。此文之序。其言君師者先後不同。互見也。自家而言。生則教而後受食也。古者丁壯受田焉。自國而言。生則食而後可教也。足食則民信之矣。韋注云。食謂祿也。族類也。其釋食。非也。民生不皆仕焉。而曰非祿不長。可乎。食之者養之也。厚生也。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易坤文言云。直其正也。故厚生者必正德焉。引帝謂者詩皇矣文。引天龍者詩長發文。鄭箋云。龍當作寵。詩蓼蕭云。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萬方者自四方而分之也。我義及倒文。詳康誥疏。趙氏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其助上帝寵之。趙氏以一句讀也。而讀四方屬下焉。此本文之義也。朱子云。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旣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蓋朱子之說。以僞古文大誓誤之也。僞者於此書。襲而竄之。則云。寵綏四方。其自厥志而上爲書辭。僞者與趙注同。朱子釋孟子時。未察乎僞古文也。推所異同。以釋孟子所引文。則失其本文之義矣。其言有罪無罪者。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在。察也。江氏云。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察焉。然君師者非察焉而已矣。於義未融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孟子言武王伐殷而引此焉。王者武王也。厥其也。角趙氏謂

頟角也。稽首拜也。拜者頭至地稽留焉。史記曰。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謂此也。稽首若崩厥角。今倒文焉。朱子言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頟音額爲去聲

述曰。此孟子所引文也。蓋孟子盡心篇引之。所引不稱書。其上文云。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所引亦不稱書。一例也。然南面諸文。孟子梁惠王篇稱書曰而引之。其爲書文無疑矣。則王曰無畏諸文。明其皆書文也。趙氏及朱子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頟與額通。趙氏云。頟角屖厥地。釋文云。屖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是也。屖古通遲。漢書諸侯王表序云。厥角稽

首。應劭注云。厥者頓也。趙氏釋厥者。蓋與應說同。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厥其。釋言文。䣛與稽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敘帝王之道而引此焉。周親至親也。紂雖有至親。不如周之有仁人。此言武王所以克商有天下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孟子稱孔子言此詩者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其斯道與。百姓謂民也。百姓苟有過。在我一人之過。此言武王有天下而自責也。論語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其有過也。故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者萬方之民也。有過者有罪之緐也。蓋帝王當自責焉。唐德宗召亂蒙

塵。而其下罪已詔也。天下猶懷之。況非德宗者乎。服古音匐夫音扶好去聲

述曰。此論語所引文也。論語所引不稱書。今攷說苑云。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列女傳所引者與說苑同。蓋稱昔者武王有言曰而引之。墨子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蓋墨子所引者與此略同。如作若。百姓有過作萬方有罪。在作維。皆義通也。緣三者而參觀之。則此爲書文矣。古者書亦稱傳焉。荀子云。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書呂刑文也。孟子言誅一夫紂者。則云。於傳有之。此書大誓所謂獨夫紂也。故漢書亦稱論語爲傳歟。墨子所引者。今於辨僞古文武成者詳焉。文三年左傳云。舉人之周也。言用人之至也。杜注云。周備也。蓋備則無不至矣。引詩者文王文。此以武王克商而推本乎文王也。毛傳云。麗數也。朱子云。十萬曰億。侯維也。朱子釋侯者從釋詁義。爾釋詁云。服事也。蓋商之孫子。其衆數不徒十萬矣。今上帝既命周。則其衆維于周服事焉。朱子云。皆臣服于周。是也。蓋率土皆臣也。釋詁云。侯君也。鄭箋云。爲君於周九服之中。非也。爲君者安得十萬之衆乎。僞大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皆有所襲而竄之爾。其下則襲此論語所引文也。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少仁人。此傳承上文言之也。少仁人者謂十亂也。朱子引傳以釋論語所引文。易少仁人爲多仁人。則非僞者之本意矣。夫僞傳者僞孔安國爲之也。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蓋異於僞傳若斯也。緣今攷之。論語上文言周有大賚者。自武王而言。宣十二年左傳以詩賚爲大武之三章焉。則墨子引此稱武王者不誣矣。武王既沒。於是乎有管蔡之誅。今何以遽言於此乎。詩有客云。亦白其馬。蓋微子之來。周用之矣。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去之朝鮮。終不臣周。史記可攷焉。所謂我罔爲臣僕也。箕子既不來。用之其何有。或曰。論語孔注亦僞爲之爾。以漢書皆不言之

也。論語集解。何晏自敘之矣。則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然則何晏奚所傳而錄之乎。引德宗者見唐書。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此武王伐紂後而東征也。其以臣不臣言者。克商有天下之辭也。攸所也。惟語辭。康誥曰。亦惟君惟長。酒誥曰。惟亞惟服。今言惟臣。其爲文同也。蓋武王克商。天下惟臣矣。其東國紂黨有所不惟臣者。則征而正之焉。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言東征也。綏安也。言士女者小人之稱也。謂民之

士女也。安其小人。則安其君子可知也。匪古篚字。匪承實者也。元黃者色幣也。紹繼也。以周繼商也。夏人於商王曰。徯我后。今商人而稱我周王。朱子以爲猶所謂我后也。見趙氏謂見周王也。休美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今言繼我周王得見之美也。蓋迎而見之也。言臣附者君子之辭也。君子迎之。則小人迎之可知也。故孟子引此而說之曰。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蓋以互文申其義也。相去聲 食音嗣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孟子上文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其下遂連此文而引之。不加書曰焉。蓋蒙上書曰之文也。趙注云。尚書逸篇也。不惟臣。或作不爲臣。譌也。趙注云。武王東征。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蓋讀不爲活辭。言有攸不惟臣乎。惟臣矣。其若多方言不忌者歟。此於文未適也。然以是知古本作不惟臣矣。武王伐奄。詳多方疏。朱子云。飛廉紂幸臣也。綏安。紹繼。皆釋詁文。朱子及趙氏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釋詁云。休美也。引詩者菁菁者莪文。鄭箋云。休者休休然。詩疏云。我心則休休然而美。其義也。朱子云。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元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休美也。言武王順天休命。事之者皆見休也。此朱子之說。以僞古文武成誤之也。僞者於此書。襲而竄之。則云。惟其士女。篚厥元黃。又云。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是幣迎者士女也。非君子也。休者天休也。非見休也。豈孟子所引文乎。孟子釋書之辭。自其君子而下。趙氏皆以爲書辭。非也。其上文云。書曰。葛伯仇餉。孟子引之。亦從而釋之矣。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丕大。顯明也。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謨謀也。立政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繇乎皋陶謨者也。而文王之謀在是焉。故立政言武王率文王者曰。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蓋從乎容九德者之謨也。則受之而丕承矣。承繼也。烈者功烈也。詩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佑助也。啓開也。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然則文武皆能開

其後矣。後人趙氏謂成康也。其殆然與。蓋我後人能正者惟成康也。咸皆也。言文武之大。其助開我後人。皆得以取正而無所缺焉。顧命曰。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非我後人成王之命康王者乎。於音烏

述曰。此孟子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趙注云。尚書逸篇也。詩權輿毛傳云。承繼也。中庸云。善繼人之志。言武王之孝也。詩序云。淸廟祀文王也。其詩云。不顯不承。此讀不爲活辭。鄭箋云。是不承順文王與。言其承順之也。蓋順之則繼之矣。其詩言顯者。顯文王也。與此言文王之顯者不同。引維烈者詩武文。毛傳云。烈業也。此從釋詁義也。鄭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是

也。趙注云。烈光也。此亦從釋詁義也。繇今攷之。蓋功烈者丕承之實也。謨烈對文。宜以功烈言之。而烈光在其中矣。詩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其詩云。休有烈光。言功烈之光也。釋詁。右助義同。佑與右通。引克開者詩武文。鄭箋云。信有文德哉文王也。又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是也。成康而下。後人若宣王者。不悉正焉。詩沔水所以規宣王也。趙氏之義釋孟子所引文也。或曰。以正者自文武以之也。然文武以正。豈煩言乎。惟後人以正之難爾。言後人以正。明文武之克闢者大也。

厥辟不辟。忝厥祖。

禮坊記言孝敬之道而引此焉。厥其。辟君。忝辱也。蓋其君受之於其祖。宜君君而無忝者也。鄭氏曰。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是也。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若此者其相褻而辱之者也。褻音薛謔許約反

述曰。此禮坊記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忝辱。釋言文。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春秋繁露云。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此忝作去。祖作祗。蓋異文也。此或無不辟之文。則脫之爾。今從永樂大典本也。其下文國君不君則臣不臣也。夫祗者敬也。其上文所謂可豫而不可去者也。此言其君不君而去其敬也。禮運鄭注云。與僕相等輩而處。是無

尊卑也。孔疏云。齊齒等輩是也。鄭注云。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蓋鄭据宣十年左傳言之也。相之者相往也。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韋氏曰。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所成功。是也。易之需曰。利涉大川。傳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斯其能得中而有忍者乎。易之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傳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蓋不能得中而有忍者矣。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故匹夫之勇。終無濟焉。需音須陷咸去聲汔許訖反濡音儒

述曰。此周語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有之曰而引之。韋注云。

逸書也。濟成。釋言文。易言旣濟者。事之成也。韋氏之義釋周語所引文也。引易者需及未濟彖文。其傳皆彖傳也。朱子云。需待也。又云。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未濟初六云。濡其尾。吝。張氏振淵以爲此彖所謂小狐者也。新進喜事。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聖作則。

左傳言以善人爲則而引此焉。聖者善人之極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蓋聖者本乎善而通乎神者也。作爲也。則杜氏謂法也。蓋法者灋之省文也。中庸言君子之道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

曰。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蓋則與法對文者異。散文者通也。今稱作則。明則亦灋也。是通之而言行兼之矣。鴻範曰。睿作聖。言聖之成己也。今曰。聖作則。言聖之成物也。君陳曰。旣見聖。亦不克由聖。言不能則之也。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言能則之也。自後世言之。所謂聖者。安可以佗求而妄稱乎。六經者聖作則之書也。聖道所以明於百世者。六經之明故也。百世聖人。其制有不同。其道無不同。故其言也。其行也。善則之而已矣。如其道非聖道也。必其制非聖制也。作則云乎哉。行而之行如字。其餘去聲。

述曰。此昭六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叔向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也。則灋。釋詁文。杜氏之義釋左傳所引文也。

欲敗度。縱敗禮。

欲者身有之欲也。自其身而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皆言其欲也。故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縱者心縱其欲也。自其心而言也。曲禮曰。欲不可縱。度者禮所當爲之灋也。卽身之灋也。凡性之欲麗於其身而爲人欲者。於是乎制之矣。詩曰。禮儀卒度。禮者度所繇生之理也。卽心之理也。凡性之欲發於其心而爲天理者。於是乎體之矣。記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禮器曰。禮者體也。蓋體其理也。今身之欲而心縱焉。是其欲敗度者。皆以其縱敗禮也。故左傳稱子皮告子產者引此而說之曰。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繇是推之。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自克乎己之欲也。戒其敗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夫寡欲者不縱其多也。則心之理以有所養而能存。故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明其敗也。或曰。孟子不曰所欲與之聚之乎。豈不然乎。是烏知與之聚之者其所欲天理也。今與之聚之乎禮之度也。豈不大異於縱欲者以人欲自敗哉。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古先王爲禮之度者。何也。將以節性之欲也。使其不自敗而人化物也。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自敗也。佚與逸同。

述曰。此昭十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子皮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是也。引詩者楚茨文。毛傳云。度。虞度也。鄭箋云。卒。盡也。引記者樂記文。互詳臯陶謨及召誥疏。或曰。昔周子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則以孟子言寡欲者爲說也。而申之曰。蓋寡焉以至於無。何也。夫周子之言是也。而以申孟子之言。非也。孟子之言。今以樂記言性之欲者明之。蓋性之欲有天理焉。有人欲焉。存其天理之欲。去其人欲之欲。非寡欲乎。孟子所以不言無欲而言寡欲也。召誥云。節性。惟日其邁。寡欲者其日有節邪。周子之言。今以樂記言天理人欲者明之。存其天理。去其六欲。非無欲乎。周子所以言無欲而不惟言寡欲也。襄三十年左傳云。子產曰。無欲實難。今敢畏難邪。故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信哉。然孟子之言無待以此申之。而其言至矣。朱子釋孟子所以不引周子之言也。蔡氏清云。孟子言欲之不可無者。故惟曰寡。周子言欲之不可有者。故必曰無。此言周子得之矣。其言孟子。於義未融也。然周子申孟子者。亦以名亭故而偶言之爾。或以此而疑於佛氏焉。則妄也。

德幾無小。幾平聲

德者德之不忘也。蓋受人之德也。左傳稱楚王謂晉知罃曰。然則德我乎。幾期也。小者小德也。論語曰。無小大。詩曰。無小無大。今言無小。其爲文同也。言受人之德而期報者。無論其爲小德焉。蓋大德固期報之。卽小德亦期報之也。

○謹案晉骫桑下餓人。報趙宣孟食之之德也。美矣。其符於此書者矣。呂氏春秋引此而說之曰。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蓋德一士者。則一士所德焉。故其下文曰。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以東周昭文君資之也。夫張儀不足言也。然以是明乎德之自受者言也。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蓋詩人不得已之言也。則德之自施者言爾。夫君子之道。施者非德之而期報也。受者當德之而期報也。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桃李小焉者爾。其無小也夫。知去聲罃音罌骫音委食音嗣夫音扶

述曰。此呂氏春秋報更篇所引書文也。蓋言趙宣孟之德云。此書所謂德幾無小者也。說苑復恩篇言趙宣孟者說同。所引此文無幾字焉。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今呂氏春秋說略同。而謂其鬭死焉。宣孟者趙盾也。盾名。孟字。宣謚也。骫桑者翳桑也。聲轉而文異爾。呂氏春秋言其食之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食。將以遺母。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此與左傳亦略同。蓋報更篇所繇名也。更讀去聲。女與汝通。後漢書樊曄傳云。光武微時。嘗以事拘于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言期報也。引德我者

成三年左傳文。詩楚茨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毛傳云。幾期也。此神之期報也。而人其可知矣。引無小者詩泮水文。引忘德者詩谷風文。引投報者詩抑文。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論語曰。本立而道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蓋大樹其德之本也。則其德滋生矣。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蓋嚴除其害之本也。則其害盡絕矣。惟樹德焉。惟除害焉。莫如知其本以及其餘者也。菁音青莪音俄樂音落錯音措迸屏上聲去上聲芟音衫蘊音蘊

述曰。此戰國策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詩毛傳云。菁菁盛貌。釋草云。莪蘿蒿也。毛傳從之。朱子云。錯舍置也。諸衆也。唯古通惟。迸古通屏。引左傳者隱六年文。杜注云。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蓋大學言放流之者。芟夷之義也。用蘊之盡也。論語言錯諸枉者。蘊崇之義也。去黨之盡也。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稱趙良說商君而引此焉。恃賴也。恃德之恃。猶論語利仁之利也。不恃力而恃德。猶大學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論語云。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此非德與力之辯乎。後世楚漢之際。漢昌而楚亡。若斯類者。廣矣。明太祖謂諸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巨。士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嗚呼。自太祖言之。其惟獨無所恃之足恃哉。其所言者。皆六經之所謂德也。孔孟之術也。是其獨無所恃而恃德也。恃德則人心歸之。賢才翼之。天命開之。故大競於海內。而有三代王者之風。羣雄皆不足以當矣。士誠恃富。財力之雄也。然士誠汰而苛。器小無遠圖。友諒恃彊。兵力之雄也。然友諒志驕。惟阻兵而自逞。皆非德也。雖欲後亡。安可得哉。今觀於明太祖之滅斯雄也。則知經術其大競焉。惜夫商君在秦時。闇此而不寤也。說舒芮反汰音泰苛音柯逞丑郢反

述曰。此史記商君列傳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索隱以爲孔子所刪之餘。則誣也。彼何所見而謂其必所刪者邪。說文云。恃賴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恃先王之命。其例也。羿奡詳逸文夏書疏。引楚漢者見通鑑漢紀。引明事者見明史本紀徐達列傳。汰者荀子所謂奢汰也。

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貳去上聲

勿者。戒之之辭。去邪而疑。則雖邪亦不覺矣。若唐德宗之於盧杞者是也。任賢而貳。則雖賢亦漸離矣。若唐德宗之於陸贄者是也。

述曰。此戰國策所引書文也。蓋稱書云而引之。引德宗者見通鑑唐紀。

第44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　版反內

咨爾伯。

咨嗟也。稱爾伯者。大臣不名也。此敬大臣之禮也。猶所謂咨四岳也。禮曰。國君不名卿老。以天子固不名大臣也。岳與嶽通。大傳曰。四嶽八伯。蓋嶽有其二焉。盤庚曰。邦伯。謂州伯也。皆大臣也。今書闕。則未知其爲嶽伯與。爲州伯與。

述曰。此白虎通所引尚書文也。其說云。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或曰。此白虎通所引者。今文堯典也。古文堯典曰。咨伯。無爾字。此異文也。非逸文也。或曰。此多爾字。所引稱尚書。不稱堯典也。安知其必爲堯典文乎。白虎通引尚書言考黜者。今所傳尚書豈有之乎。緜今攷之。義疑而皆有說也。故兩存焉。引禮者曲禮文。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槐音懷

唯與惟維皆通。松柏梓栗槐。皆木名也。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此周官小宗伯所謂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者也。論語言社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此以王都之大社言也。王都之大社。爲天下羣姓立之。大一統也。故論語以告魯哀公焉。今曰。大社唯松。蓋夏社也。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周官曰。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月令曰。命民社。蓋四方皆有社也。故大社而外。則言東南西北之社焉。周官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名其社與其野。蓋社樹以主名而各異也。樹以表社。古之遺也。而柏梓栗槐。於是乎異矣。爲去聲長丁丈反屬音燭單音丹壝維癸反

述曰。此白虎通所引尚書文也。蓋其社稷篇稱尚書逸篇而引之。詩天保云。如松柏之茂。蓋松者百木之長也。於文從公。柏貞性嚮西。於文從白。白西方正色也。釋木云。椅梓。說文云。梓楸也。夏小正云。八月。栗零。㮚古栗字。說文云。㮚其實下垂。蓋象形也。釋木云。櫰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周官朝士注云。槐之言懷也。此五者皆木之美者也。禮郊特牲疏云。單盡也。周官大司徒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

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此鄭釋也。緜今攷之。壝者遺土也。猶委土也。蓋遺土築之。內壇而外堳埒焉。說文云。埒庳垣也。庳讀脾上聲。猶卑也。卑垣若目上之眉然。故曰堳埒。賈疏以壝專言外。則失鄭義矣。鄭言田主者。非也。周官籥章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詩甫田云。以御田祖。其稱與籥章同。然則豈稱田主乎。今謂樹木以依田祖之神。而社稷之神遂依之。然則田祖社稷同樹乎。是等於戰國策所謂神叢也。非所以尊國之社稷也。夫社稷之壝。則以遺土依其神矣。后土曰社。稷生於土。神所依也。樹以表社。非以依神也。言社樹者。以社統稷焉。

稷生於土也。周官云。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蓋不言稷也。統之也。樹之者封人。則以封表故也。大司徒之文。其上言社稷之壝矣。其下言樹木以名其社。蓋不言稷也。統之也。若夫后土之社。非上帝之郊不統焉。堯典云。肆類于上帝。不言后土。統之也。今乃以田祖統社稷而爲依乎。祭灋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禮疏云。大社在庫門之內。右也。王社所在。或云。與大社同。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也。而疏從崔氏焉。詩載芟序云。春藉田以祈社稷也。此疏之所据也。亦言依田祖者之所据也。然以藉田故而祈社稷。安見社稷必在藉田邪。且社稷之壝。大社其先也。庫門之內。則無田矣。豈亦依田

祖乎。蓋失之矣。夫所謂田主者。謂主名也。呂刑云。主名山川。其例也。社之功主乎田功。野之制主乎田制。今四方樹之者。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則其木爲田主名矣。故曰。樹之田主。其爲文上下互相明也。詩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其句例也。或曰。今据論語而言社矣。論語云。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云。社。如字。鄭本作主。鄭云。主。田主。謂社也。文二年左傳孔疏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皆以爲廟主。然則問主者何也。今攷齊魯論語作問主焉。張禹包咸周氏廟主之說。是祖也。非社也。何休公羊傳注同。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雖兵事也。而常事亦可推矣。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於社

則爲懼。於祖則爲敬。猶莊二十四年左傳言婦贄之栗以告虔也。孔子何爲而責之乎。論語集解錄孔說者。則言社也。無言主也。豈其刪之歟。鄭說以主爲田主者。是田祖之樹也。謂社樹也。非謂與廟主竝稱之社主也。周官小宗伯注云。社主蓋用石爲之。此鄭釋也。豈謂木主乎。且郊社大禮也。依其神者皆以壇也。禮無言郊之作主也。禮亦無言社之作主也。言社之作主者。說禮家之言云爾。申鄭者曰。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主以木爲之。其能久乎。說文云。宔。宗廟宔祏也。如社而宔之。不類喪國之社屋之乎。淮南子云。殷人社用石。此宋史志所以言石主也。難鄭者曰。周官肆師云。凡師不功。則助

牽主車。賈疏云。主有二。謂社石主。遷廟木主也。然石主牽之。不亦難乎。以木爲之。可也。淮南子與論語言以柏者違矣。襄二十五年左傳言鄭入陳者。則云。陳侯擁社。杜注云。抱社主示服也。惟木主而可擁焉爾。此其說皆非也。古者師行。以遷廟之主行。何也。爲乎七廟五廟無虛主也。曾子問可攷也。然則社如有主。必不可以虛主也。而社之遷主。則喪國之社也。安可行乎。周官小宗伯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蓋主者廟主也。經於社不言主也。鄭注云。社主曰軍社。非經之本文也。周官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鄭注言設軍社者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蓋後鄭引

先鄭之說焉。師行。今左傳作軍行。此鄭衆据定四年左傳言之也。其善於經矣。夫所謂軍社者。師行則特設而立之也。明乎社之無作主也。故祝奉祓社之釁鼓以從焉。所謂軍社也。杜注云奉社主也。非左傳之本文也。禮記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今奉釁鼓者非貴命乎。社而行戮。鼓所以聲其罪也。然則古論語作問社者其本文乎。御覽引五經異義云。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周官賈疏謂夏居平陽。蓋以禹始因乎舜都也。論語言以松者蓋稱夏后氏焉。明乎天子

以之也。自王都言也。則殷人。周人。皆言天子可知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殷亡國之社也。天子班於天下諸侯以示戒者也。今將緜是而言王都之社歟。韓非子稱管仲告桓公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明有樹也。塗之者封土而塗之也。社壝也。莊子云。匠石見櫟社樹。其大蔽牛。雖寓言爾。亦明有樹也。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此班氏檃括周官而言。固無田祖之說也。其下遂徵於書。而引此焉。朱氏申云。樹者立木以爲表也。猶班義也。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少上聲

三年一考者。三考之始也。大傳所謂小考也。少黜以地者。示小懲也。堯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蓋舜繼堯而治之要也。所謂允執厥中者。卽於始一考焉而見之矣。今不知此何代之書也。雖唐虞之際。亦不能無可黜之人。况三代乎。是在黜之者有執中之權爾。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黜之者錯之也。錯不遽錯。使之戒以懲往。使之悔以瞻來。今而三年始一考也。則有少黜之者矣。於士大夫之易與者。而少黜之。雖黜千百人也。奚裨哉。內而公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不戒如故也。外而公侯伯子男之有封地者。不戒如故也。羣吏有司。仰食其地者。安可戒邪。今而三年始一考也。則有少黜以地者矣。故白虎通言考黜

者曰。何以知始考輒黜之也。則申其義而引此焉。此豈闇弱而不知所黜乎。豈姑息而不忍所黜乎。豈苛察而不惜所黜乎。豈憤激而不減所黜乎。豈外彊中餒欲爲威厲而姑有所黜乎。此其以大道爲觀省乎。知人之明也。愛人之術也。執中之權也。雖始一考焉。其㴱當若此也。錯音措易以智反裨音皮輒陟葉反餒奴罪反省悉井反

述曰。此白虎通所引尚書文也。蓋其考黜篇稱尚書曰而引之。易繫辭傳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若君子之過。不亦懲之乎。古人言不難取者。則云。此易與耳。漢書時有是言也。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蓋采地有然也。公卿則大夫之尊者。若周召爲二公之食采也。孟子云。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蓋封地有然也。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蓋自公而下。侯伯子男。遞減百焉。至於諸男。猶方百里也。以開方之數求之。中邦之地。諸侯之衆。能足封乎。夫周公封魯。儉於百里。孟子言之矣。以此見周官果非周公作也。互詳費誓疏。輒猶郎也。史傳習用焉。若輒復。輒敢之類也。

居安思危。

左傳稱魏絳以晉侯賜樂樂和戎而引此焉。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孔子之傳。其言易而有思之不忘者與。夫易言亡也。而傳必言亂言危。何也。蓋危者非亡則亂。而亡者必亂於其先。其勢之相因故也。然則惟亂惟亡。則身危矣。惟治惟存。則身安矣。有國家者何所思而能身安也哉。則亦思乎其身之所居而已矣。此書所以言居安思危也。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蓋康者安也。思之者敢大安乎。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蓋處者居也。靖共者有不思其居乎。正直者其思可通神。所以雖危不危之道也。是皆於此通焉。故魏絳告晉侯者。引此而說之曰。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蓋以規晉侯安於和戎之安也。嗚呼。是不當爲萬世規乎。（上樂音岳下樂音落苞音包己音以大音太處上聲共音恭女音汝）

述曰。此襄十一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魏絳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是也。引易者繫辭傳文。苞桑。詳君奭大否疏。引詩者蟋蟀及小明文。靖共。詳逸文說命疏。釋言云。式用也。朱子云。穀祿也。以猶與也。蓋言用祿與女也。詩天保云。俾爾戩穀。毛傳云。戩福。穀祿也。今朱子釋祿。亦天保傳義也。詩江有汜云。不我以。鄭箋云。以猶與也。今朱子釋與。亦江有汜箋義也。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蓋慎而敬者懼之所繇也。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蓋慎而敬者誠之所存也。故以是不困而有終焉。

述曰。此襄二十五年左傳所引書文也。蓋稱書曰而引之。杜注云。逸書。是也。周書常訓篇。蓋世所稱逸周書之篇矣。常訓云。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蓋義同而文不同。終字不重。其重者非古本逸周書也。引易者繫辭傳文。晉語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韋注云。西方謂周也。今攷西方之書。與國語他引書者不同。猶左傳稱周志者非周之尚書也。白虎通云。尚書曰。裕汝衆。蓋盤庚格汝衆之異文爾。漢書武五子傳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此其檃栝鴻範之文歟。抑其異文歟。賈誼新書云。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言道不遠人也。有讀若以。蓋古音爲韻焉。漢書稱賈誼上疏云。非

亶倒縣而已。亶古通但。緜是推之。大道亶亶。猶易言履道
坦坦也。然今之新書。非誼之原本矣。且古志亦稱書。非必
尙書也。縣與懸通。韓非子云。書曰。既彫既琢。還歸其樸。此
其尙書歟。抑其古志歟。若夫史記蔡澤傳云。書曰。成功之
下。不可久處。此豈異老子所謂成功而不居者乎。漢張良
以之免禍矣。然克商成功。周公與召公皆在朝也。逮乎成
王。召公退老。周公留之。今君奭篇可攷也。久而至於顧命。
先召公焉。蓋成功之下。其進乎。其退乎。於義決之可也。如
其義乎。若召公者。雖久處也。奚不可哉。越絕書云。益死之
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于益。此之謂也。今
攷史記夏本紀云。帝禹舉益。任之政七年。帝禹東巡狩。至

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
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禹雖授益。益之
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
之子也。於是啓遂卽天子之位。此史遷符於孟子者也。楚
辭云。啓代益作后。非謂此邪。夫益之讓。辟啓也。誠也。讓而
遂所讓。其心安焉。晉書束晳傳稱竹書紀年者。言益干啓
位。啓殺之。何其誣也。今如越絕書所引經。豈無徵乎。然稱
經不稱書。無以見其必爲尙書也。辟。與避通。箕山之陽。孟
子。陽作陰。越絕書者。漢袁康所著也。

尙書集注述疏卷三十二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尙書集注述疏卷末上

附錄　順德簡朝亮述

書序辯

書序非孔子作也。朱子謂其爲周秦閒人作也。蔡氏謂其
淺陋。其閒有與經相戾者。緜今攷之。豈不然邪。史記孔子
世家云。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
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
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此
以書序爲孔子作者。非也。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
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
作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蓋漢志與史記同。從漢

志者。謂經與序皆伏生藏之。然伏生大傳言祥桑穀於高
宗之訓。與序言大戊者不同。大傳言奄君薄姑。與序言遷
奄君於蒲姑者不同。伏生今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而同
篇。亦與序不同也。論衡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灋北斗
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北斗矣。故二十九篇。緜是推
之。使伏生今文有序。則人皆知尙書百篇。烏有言此象乎。
以此知伏生今文無序也。伏生藏經。非藏序也。書疏言馬
鄭皆云。書序孔子作。劉歆移博士書。亦言孔子序書。蓋皆
與史記同。然史記亦有不從書序者。若伊訓盤庚高宗肜
日。秦誓諸篇。是也。史記云。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如孔子
序書。而猶有不可從者乎。西伯戡黎序稱殷受不稱紂者。

鄭謂史掌書。知其本也。蓋鄭以爲書序之文。史自作之。而孔子修之。今謂孔子作序者。猶修春秋而謂之作也。然史之爲書。皆自序其事於其篇。則書所緐作既明。又可因而爲次矣。豈如詩非序不明易非序雖次者乎。書而又序。若綴旒然。古史不當若斯也。史記漢書倣之而作序焉。皆未察爾。且二史者。司馬氏班氏皆自作之。爲一家言。其序皆相應也。而書序或不應其書。則其序非史之自作矣。今序者凡六十七序。而書百篇。蓋篇異而序有同。然左傳襄四年有夏訓。定四年有伯禽。有唐誥。墨子有禹誓。有湯説。大傳有揜誥。史記有大戊。今書序皆無之。蓋書不惟百篇已也。孫氏寶侗旣疑之矣。夏以羿浞之禍。國統中絕者且四

十年。少康以其子杼。自一成一旅而中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爲古來中興之極盛。其臣若靡若有鬲若虞思若女艾者。皆人傑也。襄四年哀元年左傳及國語言之皆詳。而序不及少康中興君臣之一人。何哉。齊氏召南所以據此而疑百篇之序也。揚雄謂書序不如易。而何其未察於此乎。古之爲序者。皆於後編之。若易序卦詩序皆然也。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書疏云。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今僞傳以其序分冠諸篇。若毛公之分詩序者。非其舊也。今仍其舊。附錄而辯焉。亦蔡氏之例也。夫書序者蓋周秦閒經師之一説云爾。然書或亡而序有存。亦辯焉而察其是非。以不違經。可也。其辯而及僞古文者。使不得託於序而爲僞也。纂音撰穀音谷大戊之大音太浞士角反杼除上聲女音汝厠音次冠去聲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林氏云。書序自爲一篇。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疏引鄭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又鄭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此鄭釋序言遜讓者也。然經言欽明文思。而序言聰明文思。經言光被四表。而序言光宅天下。序亦何裨於經乎。易夬象傳云。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今經曰明。則聰在其中矣。釋詁云。欽敬也。堯典首言欽。蓋敬者書之第一義也。論語言堯舜者所以推本於脩己以敬也。序言聰而不言欽。可乎。孟子云。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蓋自此

而後。則言舜在位克終者焉。所以著堯讓天下之得人也。豈惟言其將遜于位已乎。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僞古文者以堯典止於帝曰欽哉。非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序言側微。卽經言側陋也。堯聞之者。豈惟聰明乎。何不以孝德言乎。中庸言至聖者。固不惟聰明也。舜典今亡。僞古文者以堯典愼徽五典已下爲舜典焉。非也。或曰。舜典不亡。今堯典自帝曰欽哉已上。此序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者也。蓋堯典也。自愼徽五典已下。此序所謂將使嗣位歷試諸難者也。蓋舜典也。大學云。帝典曰。克明俊德。是古

不稱堯典舜典而統稱帝典也。蓋二典篇同而序異。循顧命分爲康王之誥也。僞古文亦因序而分篇爾。其舜典首曰若稽古帝舜已下。凡二十八字。則僞也。今攷孟子云。堯典曰。放勳乃徂落。則孟子不稱帝典而稱堯典矣。且稱堯典於愼徽五典已下矣。然則舜典非合於堯典矣。逸古文之自有舜典也。信哉。書大名疏引鄭舜典序注云。入麓伐木。則鄭所見逸古文舜典。非有言伐木者乎。列女傳云。舜選於林木。入於大麓。蓋有繇也。尚書古文十六篇。不立學官。漢時皆謂之逸。故稱逸古文焉。襄十四年左傳云。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注云。逸詩。蓋以毛詩不立故也。則逸書可推也。然毛詩雖逸。今幸存焉。晉永嘉之亂。而逸

書皆亡矣。是今無繇而見逸古文也。今所見者。則東晉僞古文爾。序與敘通。孟子趙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蓋堯典所載者。若孟子言堯老舜攝也。逸書所載者。自承其上文而言。則逸書舜典所載也。然逸書舜典。鄭猶見之。而趙說謂其亡失者。非也。此未攷乎逸古文爾。孟子趙注所引者。皆今文也。其所謂尚書凡百二十篇者。据書緯言之爾。孟子諸所言舜事。有不稱書曰者。有稱書曰不稱篇名者。如趙說。既不見逸書。何以知其所載乎。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汨工忽反音骨共音恭槀與槁同飫於庶反

釋文引馬云。釐理也。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今攷詩長發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此一讀所繇也。易繫辭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未濟象傳云。君子以愼辨物居方。今言方設居方者。謂於其方而設所居之方也。別生分類。所以居方也。釋詁云。淈治也。郭注云。書序作汨。周語云。汨越九原。宅居九隩。蓋序與之同。楚辭云。不任汨鴻。王逸注云。汨治也。說文云。汨治水也。或曰。汨作者蓋治水而有所爲歟。釋文引馬云。共灋也。今攷詩長發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毛傳云。共灋也。或曰。九共者蓋水土既平。下國小大之灋有九共歟。故大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敎。書曰。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此所謂共灋也。今詳逸文。劉氏敞云。九共。九邱也。蓋以邱無旁阜。古文與共近焉。今以大傳言之。奚其破字爲也。或曰。槀者以其枯槁而槁之也。周官槀人云。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周官注云。槀讀爲犒師之犒。其義也。蓋治水功成。當犒食而槀飫歟。此殆皆治水後之書。故十一篇而序同。書堯典疏引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槀飫亡。厖莫江反平平婢緜反冗而隴反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

釋詁云。矢陳也。申重也。書疏引鄭云。大禹謨逸。今僞古文大禹謨。非鄭所謂逸書也。僞者又竄棄爲益。而以皋陶謨

帝曰來禹已下爲益稷焉。則以其言暨益暨稷者而竄之爾。書疏於益稷云。馬鄭王所据書序。此篇名棄稷。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𦈢疏言之。何其不於此而加祭乎。序言帝舜申之者。此殆舜令棄稷申大禹臯陶謨也。故三篇而序同。蓋逸古文棄稷篇。揚雄得見之矣。揚雄灋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若益稷篇。則稷無一言。揚雄何以稱稷之言乎。此閻氏所以辯之也。孔氏於詩齊譜疏引弼成五服者。稱曰臯陶謨。而於書疏則從益稷之稱。而斥馬鄭王爲妄說。其不矛盾之甚乎。此王氏鳴盛所以辯之也。或疑棄者周之祖。周人錄書。奚不諱歟。此曲禮所謂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者也。自堯典而至棄稷。皆虞書之序也。書疏引鄭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蓋鄭從大傳。兼稱虞夏而言之也。虞以受之唐者傳之夏。逮乎商周。所謂五家也。而統之曰虞夏書。別之曰商書。曰周書。是五家而三科也。故論衡言唐虞夏殷周之號。而曰。其褒五家大矣。今不稱虞夏書者。以古無兼稱也。詳虞書大名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任而鴆反

書疏引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也。周官云。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𦈢是推之。任土者。悉禹貢一篇之義矣。序曰。任土。蓋二字句也。以序上下文求之。於文未適也。段氏疑其下有作禹貢之文。將曰。任土作貢。作禹貢。亦於文未適也。釋文云。貢或作贛。磽口交反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猶易所謂龍戰于野也。蔡氏云。大戰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猶書王伐鄭。不曰與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與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孔子作乎。繻音須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大音太

史記云。夏后帝啓崩。子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蓋從序也。釋文引馬云。須。止也。此

釋詁義也。書堯典疏引鄭云。避亂于洛汭。蓋鄭言五子所須之故也。又鄭云。五子之歌逸。今僞古文五子之歌。非鄭所謂逸書也。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韋注云。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蓋韋据昭元年左傳也。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啓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蓋亦据楚語焉。而皆据逸書五子之歌者也。五觀者。墨子所稱武觀也。漢志。東郡畔觀縣。此以五子之亂而名也。今山東曹州府觀城縣也。楚辭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云。夏康。啓子大康也。引

此序而說之。則云。此逸篇也。是也。詩既醉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釋宮云。宮中衖謂之壼。衖與巷通。蓋家巷則宜永守矣。須于洛汭者。失乎家巷也。王逸注云。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非也。周書嘗麥篇云。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攷釋詁云。胥相也。周書以五子非一人。故曰胥興焉。竹書紀年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紀年亦襲而為之爾。段氏据之。以為五子非五人也。武即五也。季子則一人也。蓋以武者五之聲近也。孫氏云。其曰季子。則五觀者其第五子也。然序不曰兄弟五人乎。周書言五子胥興作亂矣。豈一人乎。左傳斟灌。史記夏本紀作斟氏戈氏。鄭禹貢注。和讀曰桓。段氏以此例之。謂歌即觀也。蓋地名之歌者往觀也。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是不然矣。皋陶謨有詩歌。鴻範敷言亦詩歌也。古者詩歌未及商頌周詩之多。故史書其詩歌之事。而詩亦列於書矣。猶後世言詩言賦。而古則賦在詩中也。五子之歌。蓋作歌刺五子者。偽古文以為五子自作歌。非也。墨子引武觀之文。皆有韻焉。是所謂五子之歌也。今詳逸文。（更平聲。難去聲。壼音闘。斷音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湎音緬）

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蓋羲和者司時日之官也。至夏猶世其職焉。羲和王朝之官。序言往征之者。蓋羲和以湎淫之故。將在其國歟。將在其采邑歟。史記夏本紀錄此序者。謂為帝中康時。蓋史遷從孔安國問。而見古文者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允臣名。書疏引鄭云。允征逸。今偽古文允征。非鄭所謂逸書也。偽古文云。允侯。偽傳云。允國之君。皆妄也。夫以允為國名。而序錄焉。則當言允侯往征之矣。不當言允往征之也。序言若斯。則以允為臣名故也。自禹貢而至允征。皆夏書之序也。（中音仲）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周語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蓋元王者契也。十有四世者湯也。史記殷本紀云。契封於商。今陝西商州也。列女傳云。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契長。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蓋商有亳稱也。此始遷也。夫契生長於有娀氏之國。則有娀其始居矣。山海經云。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云。有娀在不周之北。此不足据也。史記云。桀敗於有娀之虛。蓋其近安邑者歟。契封於商。自有娀遷而就之。蓋與詩言后稷之封所謂即有邰家室者不同。今以殷之子孫而言商亳也。自先王之國言之。則曰始封。自先王之居言之。則曰始遷。宜也。商亳為始封。雖屢遷而仍故稱焉。示不忘本也。列女傳

所以謂其後世世居亳也。水經渭水注云。鄭都城北。故蕃
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今陝西同州府華州也。此
再遷也。荀子云。契元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今砥石
不詳其地矣。蓋自蕃而遷之。既而又遷于商。此三遷四遷
也。書疏稱世本云。昭明居砥石。猶略焉。殷本紀云。昭明卒。
子相土立。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
土因之。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此五遷也。迨其後當有
自商邱而又遷于商者。商有亳稱。湯因之。則居亳矣。此六
遷也。其六遷何以知非湯乎。蓋盤庚言五遷者。而湯有其
二焉。湯之遷豈不爲次七次八乎。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亳者商也。先王者契元王也。商亳元王之所封也。湯居

商亳則因前人之遷爾。居亳自先王始也。非自湯始也。言
湯始居者。自湯言之。且對其後湯之終遷者言之。湯自商
亳而遷于商邱。亦稱亳焉。孟子所以言湯居亳與葛爲鄰
也此七遷也。盤庚序言亳殷者。盤庚所謂先王適于山也。
湯自商邱而遷之也。亦稱亳焉。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
此八遷也。而溯湯之始。始乎居亳。則從先王封商之居矣。
蓋故亳也稱契爲先王者。猶周語稱昔我先王世后稷也。
史記云。湯起于亳。在西方。其商亳之謂乎。詩元鳥疏引中
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天乙者湯也。此緯文亦
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此鄭
以湯始居亳者爲居偃師也。失之矣。詳盤庚及立政疏。或

曰。帝告者。殆猶詩之帝謂也。釐理也。其猶汨作序所謂釐
下土者歟。沃如魯語沃土之沃。蓋理之使爲沃也。襄二十
五年左傳云。井衍沃。其斯以釐之者歟。詩元鳥云。宅殷土
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將在斯歟。故帝告釐沃二
篇而序同。在湯征諸篇之前。殆其義也。僞傳云。契父帝嚳。
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非也。大戴禮帝繫篇
云。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產契。此傳之所据也。
今攷詩長發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詩元鳥云。天命元
鳥。降而生商。繇詩言之。安所謂契父帝嚳者乎。列女傳引
詩言之。而不言帝嚳也。信矣。詳君奭配天疏及僞大誓篇。
史記云。顓頊崩。高辛立。是爲帝嚳。漢志。東郡濮陽縣。故帝

邱顓頊虛。今在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北。漢志。河南郡偃師
縣尸鄉。殷商所都。蓋不言偃師爲帝嚳虛也。漢偃師縣。今
隸河南府者是也。虛與墟通。括地志云。偃師本帝嚳墟。此
與僞傳說同。史記集解引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
邱城南。或曰。此偃師近其地也。然序言從先王居者。言其
地同。非近之而已。況冢所在。豈必居所在乎。舜葬蒼梧。非
居所在矣。告。史記作誥。蓋古通也。索隱云。一作佶。孫氏云。
告與嚳通。漢書古今人表作佶。蓋以爲帝告卽先王也。非
也。僞傳云。告來居。書疏云。或當告帝嚳也。然則帝告爲告
帝乎。於文未適也。史記無釐沃。其以帝告釐沃爲一篇歟。
大傳引帝告者。今詳逸文。書疏引鄭云。帝告亡。釐沃亡。砥音

厎闕音遏妭音皮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史記從此序焉。而錄湯征之辭。今詳逸文。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又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緐是言之。亳與葛鄰。亳者商邱也。詳湯誓

疏。鄭帝告序注以亳爲偃師。江氏執之。而反疑孟子往耕之說。不亦惑乎。孟子趙注云。葛夏諸侯嬴姓之國也。又云。載始也。其於所引書。皆以爲逸篇。書疏引鄭云。湯征亡。遺唯季反盛平聲往爲之爲去聲要平聲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湯未伐夏。亳者商邱也。醜者醜其無道也。孫子云。商之興也。伊摯在夏。蓋以爲用閒也。是不知大聖人之心矣。豈其然乎。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緐趙言之。此明古義以言大聖人者也。禮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故伊尹適夏焉。大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其義也。亳古通薄。大傳云。夏人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蓋所以適夏而復歸也。大傳注云。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是也。遇者詩所謂邂逅相遇也。汝與女通。哀元年左傳云。使女艾諜澆。蓋汝者夏之官族也。方史記作房。書疏引鄭云。汝鳩亡。汝方亡。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用閒之閒去聲閒居之閒音閑樂皆音落更平聲較剛入聲諜達協反澆音鴞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禮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夏社與亳社同。程子云。湯以爲國亡則社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屋之也。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也。陳氏櫟云。商不遷夏社。周亦不遷商社。故亳社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緐是言之。則或以欲遷不可而疑湯之妄舉者。不若有釋之邪。然序言不可者。爲人不可歟。爲湯不可歟。於義未析也。謂序以明書。序義何未析若斯也。則序之爲文。豈其善邪。書疏周官大宗伯疏引鄭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

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蓋鄭据孟子之義推之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灋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祭灋與魯語同。魯語。厲山氏作烈山氏。農作柱。以左傳參之。明其同也。皆鄭之所据也。然序言勝夏。豈言湯旱乎。其言遷社者。豈改祀之謂乎。書疏引鄭云。夏社亡。是鄭亦未見其書而言之也。緣序言之。鄭說則非矣。書

疏云。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稷配食者也。夫句龍爲后土而配食。自商祀之。亦商社焉。何以名夏社哉。夏社者。蓋亳社之例也。哀四年穀梁傳云。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屋屏。戒也。漢書郊祀志應劭注。與鄭義同。僞傳言變置社稷而不可者。與鄭略同。然僞傳不自湯旱言之。而自革夏言之。亦非也。革夏者無改其社神之義也。書疏引鄭云。疑至臣扈亡。又引馬云。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馬亦意言之爾。豈見其書乎。君奭云。在大戊。時則有若臣扈。蓋與此非一人也。詳君奭疏。史記。夏社在湯誥典寶之後。此以事次之。蓋序之舊也。史記無疑至臣扈。殆以其書亡而略之歟。句音鉤屏賓領反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相去聲陑音而

陑謂自所升者之名也。今所在未詳。釋文云。陑音而。僞傳云。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此傳以兵灋言之爾。湯仁義之師。安用出此乎。其言陑所在。亦無徵文也。書疏引鄭云。鳴條南夷地名。僞傳云。在安邑之西。括地志與僞傳同。皇甫謐云。今安邑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何得在南夷乎。緣今攷之。此不足以難鄭也。韋者鄭語所謂彭姓豕韋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在商爲豕韋氏。杜

注云。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是也。今在河南衛輝府滑縣。顧者鄭語所謂己姓顧也。哀二十一年左傳云。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其地也。今在山東曹州府范縣。昆吾者鄭語所謂己姓昆吾也。昭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哀十七年左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此以許後屬衛而稱舊許也。今在河南許州。緣是言之。湯自商邱出師。先伐韋顧。旋伐昆吾。蓋伐桀而先翦其三蘖焉。史記云。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其用兵之序乎。桀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安邑縣也。昆吾與桀相去千里。其亡國必非同日矣。其同以乙卯亡者。謂死亡也。孟子云。湯放桀。彼桀亡國之日。豈遽死邪。昭十八年左

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禮檀弓云。子卯不樂。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又釋文云。鄭同。蓋謂死亡也。然則桀之南奔宜攷矣。魯語云。桀奔南巢。今安徽廬州府巢縣也。呂氏春秋云。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子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云。焦或作巢。史記云。桀敗於有娀之虛。奔於鳴條。周書殷祝篇云。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又云。徙于魯。遂云。去居南巢。蓋自安邑而南奔也。孟子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今鄭謂南夷者。殆名同而地異者歟。王氏云。蓋謂東南也。地之四隅。古多通言之也。今攷大傳云。桀徙于魯。桀曰。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列女傳云。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則南巢將在海外歟。淮南子云。桀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則將自東海而浮江歟。書疏云。孔以湯誓次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又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孫疏言之。書序之次。僞孔不同。皆其改鄭本也。今從鄭焉。鄭於成王征諸序。疑非其次。而不擅改之也。以此見書序之次蓋有非其次者矣。

湯誓當次前。典寶次焉。夏社。疑至。臣扈。又次焉。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朡音總俘音孚

莊十一年左傳云。凡師。大崩曰敗績。三朡者。殆猶三苗三亳之稱也。續漢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也。鬷與朡通。僞傳云。三朡國名。江氏云。以其言伐。則三朡自是國矣。今攷易晉上九云。維用伐邑。此非邑亦言伐者乎。今不質言篇亡故也。書堯典疏引鄭云。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蓋鄭釋之以逸古文伊訓也。孚古通俘。俘者取之以爲戰勝之信也。故於文從孚焉。釋詁云。俘取也。春秋。莊公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左傳言之曰衛寶。言所取也。周書世俘篇云。武王俘商舊寶玉。而湯之伐桀可明矣。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注云。言用玉禮神。使風雨和也。僞傳以言此序。非也。以其爲桀之寶玉也。湯俘之者。殆以信示後世。陳寶而昭其戒也。典寶之作。其爲周官天府之濫歟。詳顧命疏。書疏引鄭云。典寶逸。釋文云。誼或作義。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坰古螢反音扃虺許偉反

大坰地名。史記作泰卷。今所在未詳。仲虺荀子作中蘬。史記作中鸓。定元年左傳云。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趙注云。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今僞古文仲虺之誥。則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仲虺之誥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史記作絀。蓋古通也。書疏引鄭云。湯誥逸。今僞古文湯

誥。非鄭所謂逸書也。史記錄湯誥之辭。今詳逸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書疏引鄭云。咸有一德逸。今僞古文咸有一德。非鄭所謂逸書也。禮緇衣引尹吉者。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壹與一通。段氏云。此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也。則馬鄭亦未嘗備見十六篇矣。書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今攷史記亦在湯誥後。當成湯時。僞古文以爲當大甲時。故僞孔遂改其次爾。書堯典疏引鄭咸有一德序注云。伊陟臣扈曰。此鄭注闕文。

今無繇稽也。然以此知鄭嘗引伊陟臣扈之辭矣。

咎單作明居。咎其九反音舅單音善

釋文云。單音善。今無以見其必爲本讀也。史記集解引馬云。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灋也。馬以王制司空度地居民者推之歟。書疏引鄭云。明居亡。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大音太

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今序曰。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不其疏乎。大戴禮云。成湯崩。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武丁崩。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此晉語所謂商之饗國三十一王也。如不以外丙仲壬言之。則闕矣。仲與中通。史記云。湯崩。大子大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大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大丁之子大甲。大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大甲。帝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此史遷亦不從序者也。書疏以史遷爲妄。豈孟子而亦妄哉。蔡氏云。儒者以序爲孔子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是可歎也。蘇氏云。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大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是也。僞傳於此序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故於僞伊訓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於僞大甲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蓋傳以爲大甲以孫繼祖。成湯既沒。其年卽稱大甲元年也。此以僞古文而言序爾。則因序

之疏而益其誣也。然則序可不辯歟。孔子作春秋。凡書元年。皆終其先君之年。然後踰年改元者。其作易傳而無繇稽年也。則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蓋不書年矣。其有若此序書年而疏者乎。僞傳。太不作大。說文云。肆極陳也。釋詁云。徂往也。后君也。蓋徂后者既往之君也。史記集解引鄭云。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灋度也。書疏引鄭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今僞古文伊訓。非鄭所謂逸書也。或曰。蓋三篇皆稱成湯者。故序推本之爾。然既推本之。序豈當書年若此邪。程子云。古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大甲差長。故立之也。程子之說。若襄九年左傳晉侯謂公年爲十二年也。繇是言之。則仲

壬長于外丙矣。孟子何以先言外丙乎。非齒年之義也。孟子趙注。以繼立紀年。與史記同。適音嫡長丁丈反差初賣反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

史記云。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此在喪三年也。今序言既立。不言三年。亦其疏矣。緜序言之。何以見在喪三年放之者又三年乎。史記云。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蓋言放者。猶孟子言象不得有爲於其國。故謂之放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釋詁云。思念也。庸常也。孟子云。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

復歸于亳。蓋以大甲之念其常也。朱子謂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是也。史記云。伊尹迎大甲而授之政。迺作大甲訓三篇。今僞古文大甲。非史遷所謂三篇之訓也。書疏引鄭云。大甲三篇亡。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僞傳云。桐湯葬地也。此以僞古文而言序爾。非也。詳僞古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史記云。殷褒帝大甲。稱大宗。大宗崩。子沃丁立。蘇氏云。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攷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歟。書疏引鄭云。沃丁亡。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也。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相去聲大音太穀音谷朝直遙反

釋文引馬云。大戊大甲子。馬据史記三代世表也。史記殷本紀。大戊爲小甲弟。大庚子。義疑。故兩存焉。共生者俱生也。史記云。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蓋史記與序同。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

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蓋大傳以言高宗之訓也。則與序不同。漢志從大傳焉。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皆以言湯也。蓋傳聞又不同。說苑以言大戊者。謂大戊卜之湯廟。其殆因而言湯者乎。桑與穀皆木也。故以大拱言之。而祖己謂之野草者。通言之爾。猶周官六摯獸亦謂之禽也。木之初生。若草然也。祥者天以吉凶先告人也。昭十八年左傳云。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此凶祥也。今亳有祥。亦然。異乎中庸所謂禎祥者矣。禎祥者易傳所謂吉事有祥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兩手搤之

曰拱。鄭据孟子言拱把之桐梓也。釋文引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乂。治也。今攷楚語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而周官稱男巫女巫。故馬別焉。書疏引鄭云。巫咸。巫官。蓋與馬同。皆非也。巫咸之巫。氏也。猶伊陟之伊也。史爲書瀎。當一例也。蓋巫者先世官族之氏也。漢志注云。贊說也。孫氏云。咸爲巫官。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如孫氏言。是用巫也。史遷何以稱伊陟言妖不勝德乎君奭何以稱巫咸乂王家乎。今篇曰咸乂。所謂乂者。非巫能之也。互詳君奭篇。乂。古通艾。史記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今序無大戊。蓋遺之也。江氏云。此序當云。作咸乂四篇。大戊。如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之例也。

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於字下加二畫而已。序下文云。大戊贊于伊陟。是承此序之下也。蓋大戊字下。皆二畫重文而兩屬焉。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如江氏言。今無以見其必然也。經之重文。今不誤焉。而序獨誤邪。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今序無伯禽。是遺之也。此大戊者。安知非序遺之。而史遷備之邪。書疏引鄭云。咸乂四篇亡。（搤與扼同　覡夷益反　重平聲）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此史遷見逸古文原命而錄序焉。史記無伊陟。猶其無疑至臣扈也。殆以其書亡而略之歟。史記集解引馬云。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馬見逸古文原命而釋序焉。書疏引鄭云。伊陟。亡。原命。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囂五羔反）

仲丁與中通。史記云。大戊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中丁立。書史記作隞。與敖通。詩車攻毛傳云。敖。地名。今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云。濟水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搏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狩今詩作獸。史記云中丁書闕不具。書疏引鄭云。仲丁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亶丁但反　相去聲）

史記云。帝中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即河亶甲所都也。今在

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南。書疏引鄭云。河亶甲亡。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圯扶鄙反）

史記云。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史記。圯作遷。耿作邢。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是也。今在山西絳州河津縣西。釋文引馬云。圯。毀也。書疏引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祖乙亡。繇是推之。此篇既亡。鄭亦意言之爾。夫祖乙果以不徙而善之。則盤庚何以徙而善之乎。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言先王之遷曰。于今五邦。謂古之五遷也。故繼言之

曰。今不承于古。而序乃曰。盤庚五遷。不違經乎。蔡氏云。序
者攷之不詳。謬云爾也。五邦者五國都也。盤庚從湯居亳。
不可又謂之一邦。是也。釋文引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
耿也。繇馬言之。則皆古之五遷矣。且使盤庚之遷而次五
焉。序亦不當言盤庚五遷。類於盤庚自爲五遷也。况盤庚
之遷非次五者乎。史記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
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此非誤於序言之
所類者邪。釋文引馬云。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
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非也。盤庚誥體也。左傳不稱
盤庚之誥乎。錄其誥者。固取其誥之能徙而立功也。書疏
引束晳云。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漢書項

羽傳云。洹水南殷虛上。今安陽西有殷。蓋束晳以爲殷在
河北。與亳在河南者不同。遂妄言孔壁古文本爾。書疏史
記集解引鄭云。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治於亳之殷地。商
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然則鄭本作將治亳殷矣。史記云。
乃遂涉河。南治亳。豈言始宅殷乎。史記云。武乙去亳。徙河
北。此紂所繇滅于朝歌也。書疏云。蓋後王有自亳遷于洹
水南。又遷于朝歌。此自漢書推之也。書疏引汲冢古文云。
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
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竹書紀年之妄也。孔氏於
書疏斥其不經矣。而於左傳疏亦辯焉。謂王隱晉書束晳
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

斗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粗尾細。似科斗蟲。故
俗名焉。大凡七十五卷。紀年十二卷。周王遊行三卷。今謂
穆天子傳。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
寫之。勖等於時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轉寫益誤。此左
傳疏据王隱晉書而辯之也。杜氏左傳後序云。汲冢書多
妄。不可訓知。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
惟特記晉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
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紀
年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
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大甲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然

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
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繇是推之。則孔氏斥而辯之者。非
虛也。而况後人之多竄僞也。今本紀年。自春秋後皆用周
正。豈其皆用夏正者乎。紀年云。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
于奄。路史据之。以囂相耿庇奄爲五邦。則失之矣。書疏引
紀年云。盤庚自奄遷于殷。今本紀年云。盤庚自奄遷于蒙
北。曰殷。其竄僞若斯也。紀年言大甲十年者。書疏引作七
年。蓋大甲在喪三年。放之者又三年。故紀年以七年爲說
爾。其作十年者。非也。洹音桓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音悅

詩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此史遷從序而較序尤詳者也。其采之佗說歟。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是也。墨子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此孟子所謂傅說舉於版築之閒也。傅巖者傅險也。書疏引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州。與墨子同。今不詳其地矣。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前。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顚軨坂也。蓋巖在虞虢之閒焉。於北海則遠矣。今在山西

解州平陸縣東北。書疏引馬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引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蓋馬鄭與史記同。說文云。夐營求也。从旻人在穴中。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巖穴也。段氏云。百工營求之營。大徐作夐者非。許引書序而釋之。以證人在穴中。此證字形。非證字義。是也。蓋夐者人在穴中。以營求之而舉目也。如曰百工夐求。豈先知說必在巖乎。說禮緇衣引作兌。鄭注云。兌當爲說。謂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是也名之曰說命。以師道尊焉。今僞古文說命。則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說命三篇亡。程子云。高宗思得聖賢之人。聖賢之人應其感矣。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大公。蓋素知之。恐羣臣未信。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此所謂肜也。序言祭成湯。不言明日。無以知其爲肜矣。蔡氏云。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爲近廟。非成湯也。辯詳本篇。飛漢志引作蜚。書疏引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此鄭以易鼎象及離爲雉者言之也。亦以鴻範五行傳言赤祥爲視不明者言之也。雉則離火之赤也。而僞傳以爲耳不聰之異焉。皆從序而爲之說爾。然經言越有雊雉。不言升鼎耳也。序者言之。於經病添

文矣。或曰。此序補史所未言者也。是信序而反議經之疏也。不已惑乎。高宗之訓。大傳以祥桑穀說之也。詳咸乂序。書疏引鄭云。高宗之訓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書疏詩文王疏引鄭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又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今攷詩緜云。虞芮質厥成。毛傳云。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

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相讓所爭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此鄭之所据也。竟與境通。

鄭言三伐者。蓋据大傳伐耆之前。言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也。耆與黎通。邘與盂通。亦作于。犬亦作畎。韓非子云。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豐。三事舉而紂惡之。今鄭以咎周爲紂惡之也。江氏云。詩皇矣言文王伐密者。則云以按徂旅。孟子引作以遏徂莒。此因伐密須而克莒也。則亦因伐犬夷而舉豐矣。蓋大傳與韓非子同。鄭訓乘爲勝者。若算術乘除之乘。以少進多而相勝也。詩文王疏引大傳之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于虎口而克耆。亦鄭之所据也。今大

傳或曰。西伯既戡耆。紂囚之。此與殷傳不同。以大傳本亡。後人輯之或誤也。釋文引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馬言咎周者非也。如其說。則序當言殷始咎于周矣。然鄭以咎周爲紂惡之。則序何以不言囚而釋之。而遽言周人乘黎乎。則鄭說亦非也。僞傳以乘黎爲咎周之繇。故云。所以見惡。此序者之本意也。史記云。祖伊聞之而始咎周。蓋從序也。繇今攷之。序不違經乎。經曰。西伯既戡黎。明戡黎者西伯專征之職也。周無可咎也。序言周人乘黎。而不稱之曰西伯。則遂爲咎周之辭。經豈若斯乎。夫紂無道者也。西伯戡黎。非伐無道邪。則伐紂之徵見矣。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蔡氏云。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序言殷始咎周。未明祖伊之意。是也。惡烏路反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錯音措

錯如論語舉錯之錯。釋文引馬云。錯廢也。以佗序例之。當云。微子誥父師少師。作微子。今乃言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乎。於文未適也。書疏云。微子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蓋疏曲言之爾。自帝告而至微子。皆商書之序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大音太

以洪範序攷之。此當爲十有三年。辯詳本篇。史記言蒼兕

之誓者。則云。武王與大公作此大誓。此言其將渡也。史記言師畢渡孟津者。則云。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此言其既渡也。然則序以大誓三篇皆言於既渡後者。其所言未析矣。今僞古文大誓。非馬鄭所傳之大誓也。大皆音太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据昭十年左傳云。百兩必千人。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言三百人非也。辯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音志

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蔡氏以此爲歸獸也。史記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蓋與今本序文不同。周書世俘篇言伐

紂之後者。則云。武王狩禽。蓋謂此也。史記云。記政事。識猶
記也。或曰。周語稱周文公之頌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此
詩時邁文也。宣十二年左傳所謂昔武王克商作頌也。詩
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守與狩通。孟子云。巡狩者巡
所守也。今殆言武王之行狩敕將政事所繇記也。而武於
是乎成矣。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蓋
時邁之義也。非謂武成乎。書疏引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武成逸。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蓋亡於漢光武時矣。
今僞古文武成。非鄭所謂逸書也。櫜音羔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鄭大傳注云。武庚字祿甫。紂子也。甫與父通。史記云。封紂

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蓋與序同。序言以箕子歸者。猶春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之例也。失之矣。辯詳本篇。史記言
武王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
以天道。蓋洪範次分器後矣。今攷經云。惟十有三祀。以此
序言之。則伐紂當在其年也。此洪範次分器前。殆非失焉。
父方武反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房奮反

邦史記作封。蓋古通也。孫氏云。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
書。謂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即周語所稱邦內甸服邦
外侯服也。釋文云。班又作般。史記集解引鄭云。宗彝宗廟
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今攷釋器云。彝卣罍器
也。又云。卣中尊也。周官鬯人鄭注云。卣中尊。尊者彝爲上。
罍爲下。其義也。周官司尊彝云。掌六彝六尊之位。蓋六彝
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也。此彝與尊異者。江氏
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故鄭序官注云。彝亦尊也。鬱鬯
曰彝。彝灋也。言爲尊之灋也。史記云。分殷之器物。著分器
非惟彝尊也。定四年左傳云。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又云。分之官司彝器。杜注云。繁弱弓名。昭十五年左
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
之。以處參虛。繇是推之。則分器其不一矣。昭二十八年左
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者四十人。此同姓諸侯也。荀子云。周公立七十一
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三當作五。魯語云。古者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然異
姓諸侯若師尚父者。非勝殷之將乎。豈當如昭十二年左
傳所謂楚無分者乎。書疏引鄭云。分器亡。斝古雅反蜼力癸反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獒五羔反大音太

釋文引馬云。獒作豪。酋豪也。書疏引鄭云。獒讀曰豪。西戎
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此馬鄭得見逸古文而言之也。爾雅釋畜云。狗四尺爲獒。
馬鄭豈不知之乎。蓋以旅獒則異於釋畜者焉。說文云。獒
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其不引尚書而引

宣二年春秋傳也。以旅獒非言犬故也。呂氏春秋云。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種爲酋豪。此漢書趙充國傳所以稱先零豪也。或曰。詩采薇序云。西有昆夷之患。蓋患犬夷也。大傳云。文王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昆與混通。詩緜云。混夷駾矣。故豪假借爲獒焉。書疏引鄭云。旅獒逸。僞古文云。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蓋以釋畜言之。非鄭所謂逸書也。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今不言命者。酋豪未有爵也。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子者爵也。旅獒不可爲西旅之獒者。以旅巢命相次而知也。釋詁云。

旅陳也。今謂陳告其豪也。蓋與西旅之旅不同。書疏云。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今据鄭言西戎。又言國人。則鄭以旅爲國名矣。鄭言獻見其豪者。豈武王西征而西旅自獻其豪歟。殆猶獻俘之獻也。詩魯頌云。在泮獻囚。謂獻俘也。而自獻者可推矣。周書世俘篇云。咸劉商王紂。又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蓋伐紂後有西征也。世俘者大俘也。嗾蘇后反音叟　氐音低　僰音匐　笮音昨　長丁丈反　種上聲　零音憐　駾他外反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禮王制疏。周官象胥疏。引鄭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今攷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此鄭之所据也。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今稱伯者。鄭王制注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然五等之爵。殷制何必不然。若微子。則稱子矣。蓋自堯典已言輯五瑞也。魯語云。桀奔南巢。韋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安徽廬州府巢縣也。然則巢非九州之外矣。或曰。如鄭說。則南巢將在海外歟。詳湯誓疏。詩桑柔疏引鄭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是也。漢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今陜西同州府朝邑縣南。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亦鄭之所据也。旅巢命者陳告巢伯之命也。書疏引鄭云。旅巢命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云。馬本作有疾不豫。馬本是也。金縢之篇周公所作

者冊祝也。其事之始末著於篇。則史所作焉。今序曰。周公作金縢。不其疏乎。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監平聲

史記云。武王崩。大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蓋從序也。叛與畔通。書疏詩東山疏引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

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貶退也。蓋鄭之釋序者。非也。鄭以爲武王崩。既免喪。而周公欲居攝。三監流言。周公避居。二年。成王感悟。迎周公還。於是乎居攝而誅叛。則去武王崩者四年矣。而序猶繫之武王崩乎。此非序之本意也。詳金滕疏。鄭言三監。是矣。鄭据周書作雒篇及大傳之義也。然以言此序。則非也。序言三監與漢志同。詳康誥疏。僞傳云。三監。管蔡商。此序之本意也。書疏云。序上下相顧爲文。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知即此三監也。又疏云。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

焉。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繇疏言之。序有命字。或作將黜殷者。脫文爾。惎音忌　閒去聲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詩有客疏引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宋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鄭言投宋者。蓋從樂記而失之也。詳微子篇。夫微子之命者。繫以殷爵。不稱宋公。周史其體微子之心以名篇者乎。顧氏炎武云。微子於周。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是也。今僞古文微子之命。則襲而爲之爾。書疏引鄭云。微子之命亡。僞傳云。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上公。爲湯後。傳言奔周者。蓋從史記而失之也。其言奔周則命爲上公。是命於武王克殷時矣。此傳與序違也。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以漢景帝諱啓也。今傳不諱之。亦以此知傳之爲僞孔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穎余頃反

昭十五年左傳云。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昭元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孰與熟通。史記魯世家。畝作母。或曰。母古通拇。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注云。拇迹大指處。說文云。穎

禾末也。蓋禾本如拇然。今謂其本則異。其末則同也。或曰。母猶本也。老子云。萬物之母。禾異母者。禾異本也。今攷大傳言嘉禾云。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繇是言之。畝不破字焉可也。言同穎者而稱異畝。則知其長大矣。史記集解引鄭云。二苗同爲一穗。鄭不言三苗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魯世家云。以餽周公於東土。歸古通餽。東土者。言東征之兵所也。蓋遷說與序同。書疏引鄭云。歸禾亡。大叔之大音太　穗音遂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書疏引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釋詁云。旅。陳也。史記周本紀。旅作魯。說文云。𣃦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

蓋古通也。大傳言嘉禾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言嘉禾者。蓋與大傳同。外傳云。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互詳君奭海隅疏。書疏引鄭云。嘉禾亡。大誥序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歸禾序云。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緜是言之。鄭於大誥言周公稱王者。其不與序違邪。上上聲重平聲譯音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詩邶鄘衛譜疏引鄭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此鄭以爲康叔因管蔡之國。若王制所謂因國也。此序之本意也。又鄭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此鄭以霍叔列三監中。非序之本意也。今攷於經。則序誤矣。武王之弟曰康叔。胡氏云。康叔成王叔父也。經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兄子也。經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蔡傳從之。而辯序誤焉。故蔡云。康誥篇首錯簡。序因誤爲成王之書。是也。詩邶鄘衛譜疏引王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非也。辯詳本篇。書疏云。古字。邦封同。此邦康叔。若分器序邦諸侯也。揚雄灋言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此言酒誥無序也。然序者蓋三篇而序同。非無序也。以皆封康叔而告之也。惟序者不察乎武王告之爾。自武王而言。此非當次於分器後哉。爲因之爲去聲俄我平聲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相去聲

此序所言。經皆言之矣。以此見書不待序而明也。詩王譜疏引鄭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夫鄭於召誥言王自後往者。經豈有文乎。辯詳本篇。伏生今文無序也。而大傳言召誥者。蓋與此序同。其文之適合歟。其歐陽生輩之見此序而雜之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使去聲

洛誥之篇。豈獨言使來告卜已乎。若毖殷。若命禋于文武。

若王烝祭歲。若告周公其後。今皆不及焉。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宣十六年公羊傳疏引鄭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鄭言居攝七年者。自武王既喪三年。周公避居二年。及迎還。則居攝元年也。蓋與史記自武王崩而言行政七年者不同。鄭失之矣。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詩王風譜疏引鄭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江氏云。頑民不服於周。緜不忘故主也。自商言之。固不失爲義士矣。桓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謂頑民也。此江氏之申鄭而申序者也。非也。史記言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大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克商。伯夷叔齊恥食周粟而餓死。孔子稱焉。烏有義士而謂之頑民者乎。史記云。成王既遷殷遺民。亦不從序言頑民也。孫氏云。頑民。衆民也。臯陶謨云。庶頑讒說。史記說爲諸衆讒嬖。是諸訓庶。衆訓頑也。鄭語云。非親則頑。謂非親戚卽衆人也。頑以元爲聲。元元者衆民也。此孫氏申序而爲之說爾。夫史記多以訓代經矣。豈無約變其文者乎。且安知臯陶謨於此必無今古文之異乎。蓋諸衆者皆庶之義。而衆非訓頑也。猶嬖非訓說也。讒說者讒言也。孫氏謂說者嬖之。若周語稱厲王說榮夷公也。蓋釋說如兌說之說也。則迂矣。如謂以訓代經。當一例也。彼鄭語下文言好讒慝近頑童者。豈謂其衆乎。是申序

而無可申也。且周遷殷民。在作雒之先。則未有成周矣。今序者曰。成周既成。蔡氏所以謂序者攷之不詳也。辯詳本篇。或曰。稱殷獻民。何也。今攷周書作雒篇言三監之畔者則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遂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蓋作雒之先。殷民已遷也。其以從畔之民謂之獻民。不亦失乎。王氏鳴盛以此獻民爲義士之徵。非也。夫武王克商。若伯夷叔齊之餓死。若箕子之不臣周者。義士也。今既臣周而又畔之。不可謂之義士也。亦不可謂之獻民也。然序謂之頑民。則非周所宜言也。經曰商王士。又曰多士。何其善稱之邪。此以見經之善而序之未善也。誥史記作告。蓋誥者告也。兌說之說音悅

周公作無逸。

無逸之篇。稱周公曰者凡七。蓋史敘其辭。而非周公作之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序言召公不說者。非也。辯詳本篇。史記集解引馬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此從序而爲之說爾。釋文引馬云。師氏。保氏。皆大夫官。書疏引鄭云。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蓋馬鄭据周禮之周官。無師保而有師氏保氏焉。遂以言此序也。非也。周官保氏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

保。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鄭志引周官者。書亡篇之逸文也。緜鄭言之。則成王初時。異乎制周禮時也。豈其然邪。經云。公曰。保奭。是保非保氏也。則師非師氏矣。顧命云。太保奭。此非成王初時也。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又云。大師皇父。鄭箋云。大師者公兼官也。蓋宣王時且然也。禮文王世子云。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然則周禮之周官無師保者。以不必備故也。唯與惟通。賈子云。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蓋三公也。周公緜大傅而爲大師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大師大傅大保。大公之大音太。踐以淺反。

征今本作政。釋文云。政馬本作征。馬云。正也。絲馬言之。此孟子所謂征之爲言正也。書疏詩破斧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絲今攷之。鄭疑序非其次者。是也。蓋据大傳言三年踐奄也。鄭釋踐者。則破字焉。禮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翦。翦猶殺也。此不言殺者。遷其君故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此鄭說所絲也。史記。踐作殘。蓋文之譌爾。王者之兵無殘

也。其不曰滅奄。而必曰踐奄者。何也。則踐非破字也。踐奄者。成王履其地而滅之也。說文云。踐。履也。蓋物有履而滅之者焉。呂氏春秋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踐。往也。蓋往則履之矣。然不有王踐伐之者乎。夫管蔡商奄。所謂四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以此知成王於四國。獨至奄也。是履其地而滅之也。鄭言伐諸叛國。成王皆往。非也。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居東者。東征也。其二年之秋。則曰。王出郊。王出郊者。以迎周公而往東也。故三年遂踐奄矣。微子之命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康誥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皆尊王命以爲言。非成王皆往也。今曰遂踐奄者。則成王往東而遂踐奄也。

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明成王惟踐奄而歸也。其佗。皆無以歸言也。此其所以爲成王征也。自此而下。有將蒲姑。有多方。皆當次於大誥後矣。書疏引鄭云。成王政亡。或曰。征伐者。國之大政也。故曰成王政焉。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蒲史記作薄。釋文引馬本。與史記同。史記集解引馬云。薄姑。齊地。詩破斧疏引鄭云。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絲今攷之。昭二十年左傳。齊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又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則蒲姑齊地也。今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

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蓋奄君之佞也。其言奄君蒲姑者。非也。或曰。史記云。遷其君蒲姑。蓋與大傳同。則蒲姑奄君名也。故左傳云。蒲姑氏。此序。于衍文也。今据篇名曰將蒲姑。蓋自奄而將蒲姑也。將行也。將行遷之。則將行其地也。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蒲姑地名也。非君名也。古有以字爲氏者矣。無以名爲氏者也。蓋奄君因其地而稱蒲姑氏焉。于非衍文也。將行。詩既醉毛傳義也。書疏引鄭云。將蒲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以經之事攷之。多方宜先也。多士宜後也。蓋多方當次於大誥後矣。此非其次也。辯詳本篇。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還音旋

史記。黜作絀。滅作襲。而義與序同。然史記次周官者。則於成王即政後而次之也。是其時周公攝政七年反政成王也。失之矣。豈黜殷亦在成王即政後乎。僞傳云。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非也。序連言之者。以其事之同時爾。詳多方篇。周禮之周官保氏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又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事。此其言殆聞之自鄭歟。蓋得諸成王周官亡篇之逸文也。大傳云。攝政三年踐奄。此成王征序所謂東伐淮夷遂踐奄也。非其事之同時者邪。書疏云。孔以周官次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

政前。第八十六。又引鄭云。周官亡。

周公作立政。

立政之篇。稱周公曰者一。稱周公若曰者再。蓋史敘其辭。而非周公作之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以賁誓攷之。淮夷徐戎皆東夷也。皆王命伐之也。肅愼史記作息愼。釋文引馬本同。史記集解引鄭云。息愼或謂之肅愼。是也。大戴禮云。海之外肅愼。言虞舜時之來服也。則其國古矣。昭九年左傳云。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周書王會篇云。北方稷愼。蓋肅愼也。國在東北。古以北方統稱焉。今盛京東北吉林黑龍江地也。來賀者賀東伐而武功成也。魯語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繇是言之。肅愼氏其慕德之勤者乎。於武王來貢。於成王來賀。書而美之。其足風四海也。大矣哉。或曰。魯語注云。方賄所居之方貨賄也。今肅愼來賀。則有方賄矣。王以賜榮伯而命之。是爲賄肅愼之命也。釋詁云。畀賜也。史記云。王賜榮伯。此從序也。蓋俾當作畀矣。釋文云。俾馬本作辨。儀禮士虞記注云。古文。班或爲辨。周

官大宰注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蓋辨古班字。則班亦賜也。是不然矣。史記集解引馬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馬据晉語稱周召畢榮者。明乎其同姓也。蓋與魯語言分異姓者不同。且如或說。其篇當曰肅愼賄之命矣。奚曰賄肅愼之命乎。或曰。釋詁云。俾使也。聘禮云。賄用束紡。聘禮記云。重賄反幣。蓋昭五年左傳所謂贈賄也。此肅愼來賀。殆於其歸也。而贈賄焉。故王使榮伯作是命歟。書疏引鄭云。賄肅愼之命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薨呼恆反

大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又云。周公致政。三年之

後。周公老于豐。蓋周公致政。留後于洛。三年之後。遂老于豐也。故鎬京京師也。洛師京師也。豐者文王之廟在焉。皆京師也。猶詩公劉稱京師之野也。漢書杜欽傳云。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王。示不忘王室也。說文云。薨公侯卒也。周公將沒。欲葬成周者。亦示不忘王室也。其不敢葬畢可知也。畢者文王之墓在焉。成王葬周公于畢。示天下周公之孝也。詳大誓金縢疏。黃氏度云。周公從葬。猶後世陪葬山陵也。書疏引鄭云。亳姑亡。僞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幷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此傳亦意言之爾。夫將蒲姑序。蒲亦作薄。亳與薄通。然序同一篇。豈當自爲異文邪。如亳姑而幷及者。豈當主

之以名篇邪。且將遷奄君。蓋謀於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後矣。今至周公既沒。則七八年之久也。彼亡國之君。豈當久而定之邪。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坊記有引君陳者焉。禮緇衣亦引之也。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今無以見其必然也。繇鄭言之。周公既沒。三年喪畢。然後君陳可正成周。則成周無正。不已久乎。且序何以不言喪畢乎。王都之官。當喪畢而就之也。蓋異於諸侯自君其國者矣。書疏引鄭云。君陳亡。則鄭亦未見其書而言之也。今僞古文君陳。則襲而爲之爾。禮王制郊特牲疏周官載師疏引鄭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

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是也。杜子春載師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蓋與司馬灋同。此鄭說所繇也。漢志。河南郡河南縣。蓋王城也。漢志。河南郡雒陽縣。蓋成周也。成周在王城之東也。雒與洛通。詳洛誥疏。詩雨無正箋云。正長也。今言成周之正者。蓋王官之長也。以禮坊記緇衣所引君陳者推之。殆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也。今詳逸文。坊音防長丁丈反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相去聲

顧命之篇。大訓其大要也。而序不及焉。是序無以悉一篇之義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詁云。尸主也。伏生今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蓋史連其文故也。夫史連其文。安得其序分之乎。史記云作康誥。蓋從序而省文也。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畢作畢公。蓋其本文也。今本脫文爾。漢志引畢命豐刑者。蓋與此序相應焉。豐刑者畢命策中之大要也。故畢命曰。王命作策。豐刑。冊與策通。漢志所引文。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猶伏生壁本有九共帝告之殘也。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佗說者也。今詳逸文。釋詁云。刑灋也。蓋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矣。此分居里於成周之郊。殆以文王作豐爲灋歟。亦多士言邑居之義也。書疏引鄭

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又
鄭云。畢命亡。段氏云。亡。疑當作逸。惠氏云。逸書二十四篇。
有冏命。冏當為畢之誤也。蓋以畢古冏字也。此皆欲明鄭
所謂今其逸篇者焉。而於義則有遺矣。史記云穆王閔文
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大僕國之政。作臩命。此史遷据
逸書言之。故較其本序尤詳也。說文云。周書曰。伯臩。蓋即
伯冏也。則冏命在逸書矣。豈其誤乎。蓋鄭之時。有所傳畢
命逸篇。鄭謂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則不同乎與此
序相應者。故斥其非也。言非畢命逸篇也。其與此序相應
者。若漢志所引畢命亡篇之逸文。明乎其是也。今僞古文
畢命。則襲而為之爾。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此周書也。今序乃別而稱之曰周。蔡氏謂序之無義。是也。
下篇亦然。今僞古文君牙。則襲而為之爾。書疏引鄭云。君
牙亡。或曰。君陳君牙。皆稱之曰君。猶君奭之例也。是大臣
相告者也。今攷君奭云。我沖子。又數稱之曰我。皆我君也。
蓋大臣相告者宜然也。君陳之逸文云。爾有嘉謀嘉猷。入
告爾君于內。其稱之曰爾君。豈大臣相告者乎。繇是推之。
君牙之稱。亦無以見其必猶君奭也。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冏九永反大音太

冏。史記作臩。說文同。周官云。大僕下大夫二人。注云。僕侍
御於君之名。大僕其長也。是也。蓋稱曰大僕。其為長可知

矣。今序又稱正焉。如曰。正長也。其於大僕。若綴旒然。論語
云。政者正也。則正者所以為政也。今言為大僕政也。史記
云。乃命伯臩申誡大僕國之政。是也。僞古文冏命云。今予
命汝作大正。蓋以為大僕長也。非序之本意也。書疏引鄭
云。冏命逸。長丁丈反大正之大如字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王謂成王。蔡仲者蔡叔之子也。叔雖有罪。仲仍封蔡者。明
不絕叔於蔡也。親親之道也。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
也。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
費誓前。第九十六。辯詳費誓篇。今僞古文蔡仲之命。則襲
而為之爾。書疏引鄭云。蔡仲之命亡。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論語稱伯禽曰魯公。不名也。論語非史也。今序曰伯禽。序
者以為史瘧然也。經言淮夷徐戎。今序曰徐夷。不嫌於徐
之夷乎。此於文未適也。書疏云。孔以費誓次文侯之命後。
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辯詳本篇。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者呂侯。即甫侯也。經曰。惟呂命。此漢志所謂王命甫侯
作刑也。序者以為呂命穆王。失之矣。史記云。甫侯言於王。
作修刑辟。蓋從序也。禮緇衣注云傅說作書以命高宗。蓋
言說命也。段氏以言此序。孫氏据之。而讀經曰。惟呂命王。
皆失之矣。夫高宗之於說也。非學記所謂當其為師則弗

臣者乎。言說命者自師道言。不自臣道言也。今穆王之於呂也。雖咨度之。亦臣道也。非師道也。何繇言呂命穆王乎。且說命稱名。今呂命不稱名。非立文之體也。如讀經曰。惟呂命王。則下言車國百年者。孰享之乎。江氏云。呂侯受命於穆王。此於序病添文也。僞傳云。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蓋讀序從呂命絕句焉。然經之始端曰。惟呂命。以起下文也。今讀序曰。呂命。非以起下文也。於文未適也。或曰。呂命者命由呂出也。然序稱穆王之訓矣。則豈呂執國命邪。夏中夏也。訓夏者。經所謂以詰四方也。僞傳云。訓夏禹贖刑之法。非也。經固不言此贖爲禹刑也。蔡氏謂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官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是也。大傳云。

夏后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饌。非也。皋陶謨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禹固以皋陶之言爲可行者也。其何不刑之有。饌義詳本篇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以書疏言鄭本者攷之。則文侯之命與秦誓相次也。辯詳秦誓篇。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帥音率。崤音殽。還音旋

呂氏云。秦因杞子之聞。潛師襲鄭。書灋宜曰襲。不宜曰伐。是也。此序之失也。崤左傳作殽。史記言封殽尸後而作誓。蓋不從序也。然序言敗還而作者。則叶於經矣。此序之得也。辯詳本篇。自大誓而至秦誓。皆周書之序也。

尙書集注述疏卷末上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附錄　　順德簡朝亮述

[library stamp]

僞古文

東晉古文尚書。僞古文也。唐孔氏穎達從而立之。則售其僞矣。迨於宋。而朱子疑焉。謂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今文則難讀。此可疑也。且謂其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也。而猶執朱子未定之言。而不察其所疑乎朱子之疑。蓋啓之於吳氏棫之稗傳也。元吳氏澄謂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弱。不類秦漢前之文。此繇朱子之疑而有察也。自是以來。儒者頗辨焉。若明梅氏鷟。歸氏有光。非其斷斷者邪。國朝諸儒辨僞古文者。若惠氏棟。江氏聲。王氏鳴盛。段氏玉裁。孫氏星衍。姚氏鼐。皆其著也。而閻氏若璩爲之先。蓋東晉古文。於是乎等漢

張霸百兩篇之僞矣。雖然。僞古文。其亦有說也。史稱宇文周主親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亦稱此言也。太宗對羣臣言。自矜位兼將相。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言曰。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帝謝之。然則僞古文。其可爲王者師也。是不可不辯也。韓非子云。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是言之。僞古文之說。其不失先王之意也。希矣。彼烏能以所襲之義。而衆所竊之非義哉。蓋僞者或襲尚書逸文。而竊之。其佗百家。亦雜采焉。故辯之者。如不言僞者所襲之義也。是其義有然也。則人將以爲皆古文經矣。又烏知其皆襲之乎。然惟言僞者所襲之義。而不言僞者所竊之非義也。是未明僞者之亂經而賊道也。則人將以爲後人用古文。而非僞者襲而竊之矣。又烏知僞者所爲。以一時餙利。得罪於三代上之古聖賢人。而當爲萬世誅絕者乎。今參諸儒之說以明之。諸儒之說。所稱載籍既同。則不爲識別。而識別其自爲辯之說。其說之偏者慢者。不存焉。嗚呼。

萬世公義。天下難誣。宜明僞者之亂經而賊道也。其辯僞詳尚書大名疏者。此不具矣。僞孔安國傳。則或隨乎此而辯焉。

虞書

舜典

漢孔氏得逸古文十六篇。有舜典焉。蓋亡於東晉前矣。何僞古文者。分堯典愼徽五典已下。而爲舜典乎。舜典首二十八字。則僞而又僞者也。陸氏釋文云。江左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

得。上之。又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故云。梁武時。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蓋釋文不以舜典首爲然也。孔氏書疏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

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蓋釋文言姚方興造之者。書疏則隱而不言也。釋文云。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是二十八字。不登經文矣。今登之者。書疏從劉炫爲之也。劉氏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造舜典孔傳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此王氏所以疑濬哲已下十六字。劉炫之僞也。蓋以古文孝經僞閨門章。當時亦以爲劉炫爲之也。然梅本何以不於舜典首蚤加其僞哉。此僞者之巧也。蓋梅本以堯典止於帝曰欽哉。明其下則爲舜典矣。而又故爲舜典之亡。若古本之殘者。以自掩焉。王氏謂因其太完。恐致人疑。是也。孟子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孟子所稱堯典者也。今僞者竊之爲舜典乎。漢書王莽傳。稱堯典十有二州。後漢書光武時張純稱堯典二月東巡守。章帝時陳寵稱堯典眚災肆赦。晉書武帝時張髦稱堯典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皆不以爲舜典也。論衡稱堯典。舜巡守者亦同。以此知僞者始分之也。胡爲乎書疏而從其僞也。然賈公彥於儀禮注。引扑作敎刑。徐彥於公羊傳注。引二月東巡守。皆疏稱堯典文。蓋以馬鄭王古文本堯典。與伏生今文本同。堯典皆終於舜之陟方乃死也。漢書百官表序所引者。自命羲和至龍作納言。顏師古云。皆堯典文。蓋顏雖卒從僞也。而其始猶未沒焉。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

八索九邱。今皆亡。惟堯典存。緣是言之。將季漢時。逸古文舜典遂亡乎。若漢建武之際亡武成也。吳志程秉傳云。秉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然則熙當季漢時矣。苟二典如姚本。則熙何以不言舜典存哉。毛氏奇齡。既申僞古文矣。且謂舜典首二十八字。出之於王肅本也。蓋彊讀釋文而連之爾。然釋文曰。聊出之。曰。於王注無施也。豈連讀者邪。雖連讀之。其所謂無施也者何邪。孔叢子稱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非也。蓋孔叢子亦僞也。朱子蚤辯焉。惠氏謂其以僞扶僞。信哉。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

乃命以位。

大戴禮帝繫云。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史記云。虞舜者名曰重華。蓋重華者帝號之名也。猶史記稱帝堯者放勳也。堯典云。曰若稽古。遂云。帝堯曰放勳。宜孟子以放勳爲堯號也。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則文命亦禹號也。僞大禹謨云。曰若稽古大禹。遂云。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蓋僞者襲堯典而異其讀也。遂失其義焉。今僞舜典首者。則與僞大禹謨同矣。安見重華爲舜號乎。楚辭奚目舜以重華也。釋文云。重直龍反。御覽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蓋書緯文也。此其所襲也。宋書禮志言高堂隆議改朔云。書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然文選注不於此稱中候文邪。蓋隆以書緯爲書逸文也。詳僞逸文。今不襲其稱帝舜曰重華者。何也。蓋愼徽五典已下。以將言舜之爲帝也。而先言舜之爲臣。如遽稱帝號於前。能無追敘之多乎。則苦無所襲矣。況非僞大禹謨文命非號之例邪。如舍重華而不言。則又苦無所襲矣。此僞者之窮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毛氏据之。謂舜典首二十八字。漢末有引之者。非也。何不思僞者襲而竄之乎。魏志言曹操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今僞古文猶斯詐也。詩長發云。濬哲維商。易乾文言云。天下文明。詩那云。溫恭朝夕。常武云。王猶允塞。淮南子

云。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說文云。元幽遠也。皆其所襲也。老子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又云。元德深矣遠矣。莊子云。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元德。蓋莊述老者也。淮南子以道家述老而妄稱舜焉。王氏云。僞者以道家言入舜典。此其所以爲僞也。

大禹謨

釋詁云。謨謀也。今以皋陶謨攷之。則臣言於君而共謀之也。故以臣立篇名。稱之曰大禹謨。猶皋陶謨也。皋陶謨有舜禹之言。皆發明皋陶之謀也。今之大禹謨。則僞也。故僞者記舜之讓禹焉。是君言於臣也。其讓無待禹謀也。非禹謨也。且僞者記舜之命征苗焉。亦君言於臣也。其命無及禹謀也。非禹謨也。其禹誓于師。則禹誓也。非禹謨也。其益贊于禹。則益謀而禹從之也。非禹謨也。夫堯之讓舜及竄苗者。皆自堯典書之矣。記舜事者不當在舜典乎。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堯典云。曰若稽古。蓋絕句焉。周書武穆篇有其文。其讀同也。大戴禮帝繫云。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云。夏禹名曰文命。蓋文命者王號之名也。猶堯典稱帝堯曰放勳也。今僞者襲而竄之。何其讀其義之異乎。是文命非號也。禹貢云。聲教訖于四海。又云。祇台德先。大誥云。敷前人受命。皆其所襲也。或曰。今讀之云。大禹曰文命。豈不可邪。然則敷于四海者謂何也。禹貢云。禹敷土。毛氏謂卽敷四海也。非也。

僞者不固言敷于四海乎。夫言禹所敷者土。可也。言禹所敷者四海。則窒矣。其不以文命爲王號也。爲下文地也。蓋以大禹謨者禹爲臣而謀於舜也。故不得稱王號於前也。如舍文命而不言。則又苦無所襲矣。此僞者之窮也。皋陶謨云。曰若稽古。遂云。皋陶曰。允迪厥德。蓋稱皋陶曰者。敘臣言於君之體也。此所以爲皋陶謨也。今大禹謨何先不稱禹曰乎。僞者妄以臣謨而襲帝典也。於其下文云。曰。后克艱厥后。是不稱禹曰也。非敘臣言於君之體也。後人不察。反以此例皋陶謨。非也。曰若稽古皋陶。以皋陶上屬焉。是亦不稱皋陶曰也。豈其體哉。此僞者之亂經也。蘇氏云。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

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爲名允迪乎。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蓋不知以皋陶曰絕句也。臣謨非帝典之類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而通古文者也。然猶曰。史記多疏。若孟子則非疏也。私淑於孔子者也。猶不知類邪。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釋詁云。艱難也。論語云。爲君難。爲臣不易。立政云。茲乃俾乂。康誥云。丕則敏德。此其所襲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堯典云。帝曰。俞。無逸云。允若時。盤庚云。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易乾彖傳云。萬國咸寧。鴻範云。無虐煢獨。孟子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易繫辭傳云。困窮而通。此其所襲也。君奭云。予不允惟若茲誥。皋陶謨云。惟帝時舉。今襲而竄之爾。荀子云。堯舜南面而聽天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管子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詩隰桑序云。君子在野。莊子云。堯不傲無告。不廢窮民。皆其所襲也。孟子言舜云。舍己從人。今竄之爲舜言而稱堯爾。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

釋文云。舍音捨。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孟子言禹薦益矣。蓋益者禹之所親也。故僞大禹謨則稱益言爾。都者襲皋陶謨爲之也。呂氏春秋引夏書云。天子

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王甚神聖。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其所襲也。易說卦云。乾爲天。後漢書黃瓊傳云。皇乾眷命。詩皇矣云。乃眷西顧。又云。奄有四方。鴻範云。以爲天下王。皆其所襲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釋言云。惠順也。釋詁云。迪道也。太平御覽引尸子稱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景如響。此舜言也。今竄之爲禹言爾。淮南子高誘注云。景古影字。蓋誘當漢末。有影字焉。非於晉葛洪字苑始也。今僞大禹謨作影。顏氏家訓所引同。亦非唐衞包改之矣。何虞夏書而用後人字乎。此王氏所

以辯其僞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堯典云。吁。咈哉。又云。欽哉。詩抑云。用戒不虞。盤庚云。正法度。無逸云。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云。無皇曰。今日耽樂。易繫辭傳云。一致而百慮。臯陶謨云。百工熙哉。此其所襲也。戰國策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今僞者襲而竄之。倒其辭而綴其下焉。苟去邪者有所疑而謀去不成也。不將曰疑謀勿成乎。且鴻範言有大疑而謀及者。若論語所謂好謀而成也。今曰疑謀。是疑而謀者尚疑其所

謀也。疑之云者。謂不成也。旣謂之成。豈疑謀乎。詩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又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疑謀不成也。若三國志言袁紹劉表皆好謀無決也。安在戒其勿成乎。此僞者之窒也。僞傳云。疑則勿行。夫行者非成之訓也。行則豈必成邪。釋言云。干求也。康誥云。造民大譽。禮哀公問云。百姓歸之名。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僖二十年左傳云。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襄十年左傳云。專欲難成。詩殷武云。莫敢不來王。皆其所襲也。禮哀公問云。荒怠敖慢。後漢書崔駰傳云。無殆無荒。今僞者竄殆爲怠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臯陶謨云。夔曰。於。又云。帝其念哉。文十三年左傳云。命在養民。禹貢云。六府孔修。易乾文言云。利者義之和也。此其所襲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今禹何以言德惟善政邪。豈孟子之言而違經邪。正德非善敎邪。夫善政養民也。鴻範言五行。而八政一曰食。其義也。善敎亦養民也。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義也。使禹言養民者果曰德惟善政。則孟子必不以善政善敎分言之也。孟子善於經者也。自戒之用休而下。襲文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辥逸文。左傳引

此文而釋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釋書之辭也。今竄之爲禹言。爾雅釋詁云。俾使也。夏書作勿使。今作俾勿。亦竄之也。楚辭云。啓九辯與九歌兮。王逸注云。九辯九歌禹樂也。引左傳言九歌者而說之。皆其所襲也。然九辯九歌。楚辭自啓言之矣。王注自禹言之。是違乎楚辭矣。蓋九歌者啓樂也。啓者禹之子也。啓卽位而後有啓樂也。何禹告舜者而告以其子之樂乎。大傳云。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惠氏据之。謂彼獨無九歌也。則九歌乃啓樂矣。故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亦自啓言之也。或曰。棘

急也。猶詩采薇鄭箋義也。商者堯之子均封於商也。此夏啓所急賓者焉。楚辭言啓樂而及賓商。猶虞書言舜樂而及虞賓也。

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夏書曰。地平天成。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史記云。厥美帝功。萬世載之。此其所襲也。臯陶謨云。時乃功惟敘。言敘三苗也。史記謨爲舜稱禹功之辭。今僞者襲之。蓋以起下文舜之讓禹焉。夫舜以九功爲禹功。而禹於此無辭讓之言。可乎。且臯陶謨所言。皆所謀也。大禹謨當亦然。今舜稱禹功。非所謀也。何以爲大禹謨邪。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僞爲舜讓位之言也。格汝禹者。襲堯典言格汝舜也。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今於堯典言舜在位五十載者。去十有七年。則爲三十有三載矣。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耄與旄通。射義云。旄期稱道不亂。釋詁云。師。衆也。此其所襲也。說文云。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蓋說文。据孔氏古文也。今耄不作眊者。則僞也。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蓋竹書紀年亦僞也。此僞與僞同也。僞傳云。稱總我衆。欲使攝。蓋傳探下文終陟元后而言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堯典云。舜讓于德。明其德無能受堯之讓也。故僞禹讓者襲焉。詩南山有臺云。民之父母。詩小弁云。靡依匪母。君爽云。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此其所襲也。莊八年左傳云。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閻氏云。德乃降者。釋書之辭。是也。宣十二年左傳云。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昭十年左傳云。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其例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其例皆然。中庸云。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

今僞者曰。德乃降。何其以釋書之辭而爲書辭乎。蓋降古音洪。今詩可攷焉。顧氏炎武詳之矣。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古音亦同。故僞者竄之也。自念茲在茲而下。襲襄二十一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揚雄灋言云。夫欲售僞者必假眞。故僞古文必假於逸文焉。今僞者襲而竄之。茲者茲臯陶也。則非夏書之本義矣。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繇是言之。禹薦臯陶。蓋在禹既立之後也。不在舜讓禹之初也。或曰。堯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讓于稷契暨臯陶。今稷契既卒。則禹讓不及焉。非也。昭九年左傳云。我

自夏以后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史記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閻氏据之。謂稷契逮夏。其時非既卒也。是矣。然猶曰。契稷雖在。禹讓帝位。則獨讓皋陶爾。且下文言枚卜功臣。則稷契不亦該乎。是未足以明其僞也。若夫帝位與臣位不同。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讓之。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讓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讓皋陶也。故堯典言堯讓四岳帝位。岳不受。岳雖知有舜。不以讓也。其舉舜者以帝命而舉之也。非自岳讓之也。其後言堯讓舜帝位。舜讓于德。曷嘗言舜讓于何人哉。今言禹者。乃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皋陶。是以帝位等臣位

也。則僞也。僞者下文。言帝聞禹言。遂稱皋陶之功。若不得已而稱焉。而帝於禹以帝位讓皋陶。若弗聞也者。曾不一言之。非聖人之情也。其時皋陶將何以自安邪。蓋君讓位于其臣。其臣不受。其義無自讓于何人。如不受而自讓于何人。而其君不從。豈不令其君之辭窮哉。其君既辭窮。豈不令其人當君前而立嫌疑之地哉。以此知禹必無令其然也。四岳舉舜。有帝命焉。其時舜方在下。不當君前也。如舜當君前。則岳必有如易所謂君子之愼密者矣。智者之義。雖聖人不當如是乎。堯典稱帝曰。我其試哉。試之云者。明不遽以帝位與之也。孟子所謂堯薦舜於天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況人臣能以天下與人乎。如禹不受讓。而自讓皋陶。是人臣以天下與人也。於義則不能也。昧義不足以爲禹也。而猶謂僞者之不誣乎。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堯典云。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又云。惟明克允。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此其所襲也。蓋命皋陶者次於命契敬敷五教之後也。故襲之而稱弼教焉。孟子云。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說文云。干犯也。文四年左傳云。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呂刑云。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堯典云。惟時懋哉。皆其所襲也。通典引商鞅書云。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亦其所襲也。猶與猷通。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無逸言皇自敬德云。厥愆曰朕之愆。泰誓云。則罔所愆。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云。寬則得衆。孟子云。罪人不孥。又云。仕者世祿。此其所襲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皆其所襲也。論衡云。推行謬誤。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荀子云。魯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焉。亦其所

襲也。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罪疑也。今僞者因罪而及功爾。堯典云。明試以功。明者言其無疑也。然則贊堯者非以功疑言之矣。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荀子云。舜曰。惟予從欲而治。詩序云。形四方之風。又云。風以動之。此其所襲也。釋詁云。休。美也。僞者襲之。以書辭多用焉。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來禹者。襲臯陶謨爲之也。孟子云。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

洪水也。洚古音洪。故以音爲訓焉。今竄作降。古音亦同。僞傳云。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則失洪水之義矣。儆與警通。襄五年左傳云。夏書曰。成允成功。此其所襲也。史記云。禹爲人。敏給克勤。今又言克儉者。襲論語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也。釋詁云。假。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觀樂云。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易繫辭傳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荀子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老子云。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所襲也。釋詁云。茂。勉也。嘉。美也。丕。大也。績。功也。懋與茂通。僖十二年左傳云。王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堯典言命舜云。汝陟帝位。今襲而竄之爾。余與予通。厤數詳下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論語云。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此其所襲也。今詳述文。荀子解蔽篇云。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又云。君子一於道。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皆其所襲也。僞者以爲人心危而道心微。故道精於一。惟精者在惟一焉。允執者。一也。中者道也。允執其中。則其心一於道而能精矣。僞傳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蓋僞傳

言精一者。猶未詳也。若夫朱子說以中庸。非僞經之本意也。朱子中庸章句序引此文而說之云。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云。其曰

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蓋朱子引此文而說之。世所稱十六字之心傳者。謂此文也。然僞者以爲道精於一。緜乎荀子云然。初非若朱子之說精而後一也。然荀子引道經言舜者。蓋舜之治於其幾而無所蔽。朱子言危微者。非知幾之義乎。於道無則得之矣。今緜道經以言中庸。可也。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和亦中也。和者中之用也。發而中節者道心也。自未發而發焉。其閒不亦微哉。發而不中節者人心也。危莫危於斯矣。故曰。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危微之幾者獨也。知幾者愼獨也。明君子者明善誠身之君子也。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朱子之說。其於文也。則誤之乎僞經。其於義也。則通之乎道經。言中庸者宜辯焉。荀子云。空室之中。有人焉。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閒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危。此荀子之申言道經也。惠氏云。荀子言危微者。危猶中庸之愼獨也。微猶中庸之至誠也。此以爲與朱子之說異也。奚不思其爲義之相因而無異者乎。蓋危者危之。故不危焉。易繫辭傳云。危者使平。此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也。微者微之。故不微焉。中庸

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所謂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然或以是而謂古文之非僞也。則荀子何以不稱大禹謨亦不稱書而必稱道經哉。王氏云。荀子引今古文尚書者。凡十有六。蓋稱書曰而引之。或冠以篇名。惟引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不稱書而稱傳。然孟子言於傳有之。傳亦書也。若言誅一夫紂者。其例也。今荀子獨於此稱道經。則知非尚書也。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閒人。晚晉書已盛行。故彊作斡旋如此。是也。夫荀子言危微精一者也。荀子所引道經者。則言危微未言精一矣。如道經果爲虞書也。是豈未言精一者乎。荀子當盡引之而徵其言矣。何以引其言

危微者而遺其言精一者哉。以此知僞者合道經荀子寘之爲虞書也。大戴禮踐阼篇云。武王問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又云。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蓋道書之言者。言書之言也。師尚父道之也。今不可以道經爲言經者。以其文無所屬也。則孰道之乎。道經者蓋古籍也。猶道在丹書之類也。周官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安知其無道經邪。荀子於上文云。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此荀子所以引道經而徵其言也。荀子時。古籍存焉。其解蔽篇引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又引詩曰。墨以爲明。

狐狸而蒼。皆非今所傳之詩也。其古籍乎。則道經可明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荀子云。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君子慎之。襄四年左傳云。咨親爲詢。咨猶問也。周語云。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此其所襲也。臯陶謨云。慎乃在位。論語云。修己以敬。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墨子云。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皆其所襲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哀十七年左傳言楚云。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杜注云。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蓋杜以銜枚不言者推之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不亦誣乎。夫禹以諸功臣皆可讓帝位也者。則其先何爲而獨讓臯陶乎。既獨讓臯陶。則臯陶在諸功臣之上。與所謂義鈞從卜者異矣。雖禹讓而帝未俞之。禹何不再言臯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諸功臣可卜而讓之。則其先獨讓臯陶。非禹之誠也。聖人而有不誠者乎。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義鈞則卜。此立君而從卜者也。僞傳云。枚。謂歷卜之。蓋傳以枚數乎物者推之也。然左傳言枚卜子良者。一人而已。奚歷卜之邪。哀十八年左傳云。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唯與惟通。釋言云。昆後也。明有先也。故竄能爲先焉。易繫辭傳云。人謀鬼謀。鴻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皆其所襲也。哀十年左傳云。卜不襲吉。襲古通習。禮表記云。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故僞傳釋習者亦同。然舜以天下之重。既知禹而讓之。此所謂不疑何卜也。堯典言讓舜者。有言堯卜乎。將以爲舜不卜而如卜也。故曰。鬼神其依。其者意言之辭。則不卜而如卜也。豈所謂卜不襲吉乎。此僞者之窒也。不疑何卜者。桓十一年左傳義也。堯典云。禹拜稽首。儀禮云。敢固辭。論語云。子曰。毋。堯典云。往哉。汝諧。亦其所襲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堯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今襲而竄之爾。禮祭灋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項而宗堯。今僞者以堯爲神宗也。僞傳云。神宗。文祖之宗廟。則非僞經之本意矣。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蓋僞與僞同也。書疏云。總率百官。若舜受禪之初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墨子兼愛篇。引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爾羣。以征有苗。此禹既即位者也。今詳逸文。蓋堯典言舜在堯時而竄三苗矣。及舜即位。皋陶謨猶謂苗頑也。故堯典則稱舜分北三苗。今禹即位。誓而征之。此苗頑既服。至禹時而又蠢然動也。後世所以恆有苗防也。今乃以禹誓竄之於舜時乎。禹誓稱小子者。禹自爲辭。不稱帝命也。明禹既即

位故也。苟爲舜時之誓。則墨子所引者。何以不曰奉辭邪。戰國策云。禹攻三苗。又云。三苗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此禹誓之繇也。隱八年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荀子說同。然則舜時無禹誓矣。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遂云。舜伐有苗。此言舜在堯時也。故荀子成相篇云。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蓋舜在堯時。伐苗而干戈不用也。故竄苗焉爾。服古音逼。韓非子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子謂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者。此也。以禹從舜之修教也。堯典言舜三考黜陟者。而曰。分北三苗。以其修教

三年也。今僞者不言禹將伐之而舜不可。乃言舜命禹徂征乎。且言征之不服而始修敎乎。以修教三年者言七旬乎。僖十九年左傳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其所襲也。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又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遂云。罔有馨香德。故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此僞者所以言其昏迷者也。墨子非攻篇云。昔禹征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蓋墨子於此皆語神焉。其於禹也。則言高陽乃命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蓋高陽者神也。或曰。舜之神也。舜爲高陽六世孫。故云然。今僞者襲而竄之。遂於征苗時言感神爾。釋詁云。徂往也。肆故也。僞者襲之。以書辭多用焉。詩隰桑序云。小人在

位。君子在野。鄭語云。奉辭伐罪。書咸乂序云。伊陟贊于巫咸。釋詁云。屆至也。詩閟宮云。致天之屆。易彖傳云。天道虧盈而益謙。漢諱盈曰滿焉。大傳云。舜耕于歷山。召誥云。其丕能諴于小民。孝經云。通於神明。皋陶謨云。禹拜昌言。曰。俞。襄十年左傳云。是實班師。莊八年穀梁傳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其所襲也。萬章問孟子云。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孟子引長息云。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史記廉頗傳云。負荊謝罪。亦其所襲也。後漢書云。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深引過而已。夫過可引也。慝可引乎。詩柏舟云。之死矢靡慝。蓋誓於其母也。毛傳云。慝邪也。孟子云。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此史氏之

辭也。今竄之爲益贊于禹之辭。豈不悖哉。夫益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爲辭。而曰。至諴感神。矧茲有苗。是益爲舜臣。而斥天子之父。以爲有苗之不若也。顧氏棟高謂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此在後世。則爲大逆不道。是也。而禹猶以昌言拜乎。孔子之對陳司敗也。爲魯昭公諱焉。其義安在也。堯典云。岳曰。瞽子。以舜方在下也。今以天子之父。而稱之曰瞽。亦豈禮也邪。釋文云。濟子禮反。屆音戒。虩亡高反。見武巾反。慝他側反。見賢遍反。夔求龜反。齊側皆反。

夏書

五子之歌

楚語云。啓有五觀。謂啓之五子也。墨子作武觀。武者五之

聲近也。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此墨子引五子之歌也。今詳逸文。蓋其歌之辭古矣。今五子之歌無墨子所引者。其歌之辭非古也。則僞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古文當作大。釋詁云。尸主也。僞傳云。主以尊位爲逸豫。則失其讀矣。僞經之讀曰。太康尸位。曰以逸豫滅厥德。其本意也。史記云。夏后帝啓崩。子帝大康立。書序云。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蓋作歌以刺五子也。非五子作歌也。史記與書序同。周書嘗麥篇云。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此以其假手於國政而無正也。故忘伯禹之命者五子也。今僞者乃言五子述大禹之戒乎。然則所謂御其母以從者。其僞可知也。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啓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此據楚語稱啓有五觀也。五讀若武。故墨子引武觀者。即五觀也。武觀歌體也。即五子之歌也。其歌刺五子之淫樂也。漢書古今人表。以五子列九等之下中。蓋等於下愚矣。何僞者適相反邪。襄四年左傳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遂說之云。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蓋言羿之好田者若此。其下言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蓋不忍羿之好田者又若此。今僞者竄之爲大康之事。爾然則所謂十旬弗反者。其僞可知也。畋與田通。竹書紀年云。帝大康元年。畋于洛表。蓋僞與僞同也。晏子春秋云。文王不敢盤游于田。蓋異乎無逸作盤于遊田也。今僞者襲晏子焉。游與遊通。貳攜貳也。襲閔元年左傳義也。徯待也。襲釋詁義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皇祖者襲儀禮爲之也。周語云。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注云。上陵也。今僞者乃以不可上而爲不可下乎，以周語攷之。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民惡其上，其下文云。郤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所引書者必當作上也，不當作下也。僞者惟圖用韻爾。此王氏所以辯其僞也。且尤不可不辯者，書之本文。謂民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卽可近之義也。今僞者竄之，謂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則悖矣，不其害哉。成十六年左傳云，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引之，其上文則云。一人三失。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淮南子云。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

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中庸云。夫婦之愚。召誥云。曷其奈何弗敬。皆其所襲也。劉向新序云。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周宣王石鼓詩云。趍趍六馬。大戴禮云。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書王會篇云。天子車立馬乘六。荀子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亦其所襲也。騶與御通，王氏云。下，予，馬之韻。以四聲通爲一音。下讀若戶。馬讀若姥。古音也。然用韻太稀。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且無韻焉。則非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越語云。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宣二年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戰國策言後世亡國有以酒，以味，以色，以高臺陂池者。遂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此其所襲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襲哀六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左傳疏云。賈，服，孫，杜，皆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大康時。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緜疏言之。則賈逵，服虔，孫毓，杜預也，賈固傳古文者。而不以此爲大康時也，則此古文之僞可知矣。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蓋天常者，道也。今僞者約其文。故夏書作其行。僞者作厥道，蓋竄之也，釋言云。厥，其也。詩小弁鄭箋云。行，道也。夏書云，乃滅而亡。非其文之曲者乎。僞者竄之。其

文不如也。皇甫謐帝王世紀言都冀州者。引此僞古文焉。晉書云。謐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蓋有繇也。梁柳則遷傳乎梅賾者也。詳尙書大名疏。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其爲文襲詩辭也。周語云。夏書有之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龢古通和，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周官有六典八則。多士云，有冊有典。詩文王有聲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又云。閔周室之顚覆。蓋猶小雅言周宗既滅也。史記云。衞絕祀。皆其所襲也。有與祀韻者，有讀若以。古音也。今詩可攷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其爲文襲詩辭也。釋詁云。疇誰也。詩巧言云。顏之厚矣。晉語云。忸怩顏。墨子云。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哀十六年左傳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此其所襲也。孟子云。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釋詁云。鬱陶繇喜也。郭注引孟子而言之。又郭云。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邢疏云。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今僞者反喜爲悲。古無是訓也。宋玉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亦其所襲也。

允征

堯典疏引鄭禹貢注云。允征曰。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蓋逸古文也。今允征無此文者。則僞也。魯語云。忠信爲周。周王者忠信之王也。今詳逸文。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

仲。古通中。史記云。帝大康崩。弟中康立。又云。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蓋從書序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允臣名。則允。非國名也。今僞者乃以爲允侯乎。允而爲臣名也。故史記言允往征之。允而爲國名也。則所謂往者。國能自往乎。史遷通古文者也。其言豈妄邪。顧命云。允之舞衣。又云。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夫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臣名也。當一例也。竹書紀年云。仲康命允侯率師征羲和。蓋僞與僞同也。僞傳云。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蓋傳以僞五子之歌言羿距太康也。又從之以僞焉。襄四年左傳言后羿云。因夏民以代夏政。又引虞箴云。在帝夷羿。是言其篡代也。不言其有所廢立也。且僞允征亦無言羿者。何有於羿之廢立邪。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焉。蔡氏以爲羲和黨於羿焉。皆僞傳誤之也。金氏履祥辯僞傳者。知羿之稱帝。非有所廢立矣。而又言羿距太康也。則誤於僞五子之歌爾。僞允征之文。不曰惟仲康肇位。亦不曰四海之內。而曰惟仲康肇位四海。不曰命允侯掌六師。而曰允侯命掌六師。則僞者之不辭也。襄五年公羊傳云。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蓋不成辭也。今僞者之不辭。其數有焉。釋詁云。肇始也。越語云。宮中之樂。無至酒荒。此其所襲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襄二十一年左傳言祁奚救叔向云。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今僞者襲而竄之爾。謨與謩通。夫書多異文。而此經作勳。必本文也。其作訓者。則僞也。蓋祁奚竝引詩書。縱以訓爲勳。豈以書爲詩乎。惠訓以釋詩也。如今允征則當以釋書矣。僞者竄之。求與罪狀羲和者合也。此梅氏僞

所以辯其僞也。漢書董仲舒傳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戒之義本乎春秋者也。故僞者襲焉。釋詁云。憲灋也。詩皇矣云。修之平之。言修治也。孟子云。相與輔相之。詩江漢云。明明天子。皆其所襲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自以諫以上。襲襄十四年左傳所引夏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周官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皆其所襲也。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詩抑云。顚覆厥德。荒湛于酒。荀子君道篇云。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釋詁云。俶始也。鴻範云。五紀。三曰日。四曰星辰。釋詁云。尸。主也。此其所襲也。或曰。尸者如祭之尸也。言居其位而不爲其事也。今攷詩板云。善人載尸。然則以尸言不善人。可乎。僞傳謂主其官。此僞經之本意也。春秋昭公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古謂之正月。以其爲六陽之正。無陰慝也。詩正月云。正月繁霜。其例也。而魯平子昧於斯矣。以爲正月者謂歲首也。故止用禮者焉。左傳云。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蓋周禮之因乎夏者也。今僞者乃以孟夏月朔竄之爲季秋月朔乎。書疏引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竹書紀年云。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其言秋九月者與僞古文同。其言五年者。又不同。蓋僞古文自仲康肇位言之。則元年也。皆僞也。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皆無甲子紀年。竹書則溯乎黃帝元年而紀之。不其鑿乎。唐傅仁均等大衍厤議。以爲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食在房二度焉。此附會於紀年者也。後之造大同厤者。以爲元年日食焉。此附會於僞古文者也。閻氏辯僞古文矣。而謂仲康元年爲壬戌者。緐乎皇極經世也。其以厤術推之。謂此日食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者。豈不惑邪。左傳之引夏書言日食也。豈嘗言何王之世邪。鄭禹貢注。則引允征矣。而鄭覲禮注云。春秋傳曰。嗇夫馳。何其不引允征也。則傳所引者。必不在允征中矣。此王氏所以皆斥而辯之也。荀子君道篇云。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稱周制曰而引之。殺作死。逮作及。蓋周書也。今以爲夏書。且以爲政典者。則僞也。周官云。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此非周制云乎。且荀子引此書而說

之云。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韓詩外傳說略同。皆統以分時習事而言。今僞者專言先王誅其失厤象者也。則荀與韓何以不專言之乎。探音貪。釋言云。探試也。蓋分時習事。則民不試爲之也。林氏之奇云。政典以下。誓師之辭。然誓師非惟言先後時也。且此言先王之誅。而不以政典言之。則無徵矣。林氏不知其僞云爾。惠氏云。其後僞三墳書者。遂以政典爲三皇之書。誰其作俑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詩敬之傳云。將行也。牧誓云。惟恭行天之罰。管子云。衆寡同力。僖二十八年左傳云。皆獎王室。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隱四年左傳云。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史記趙世家云。崑山之玉。三國志鍾會傳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此其所襲也。釋言云。逸過也。釋詁云。殲盡也。孟子云。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蓋其德無敵焉。今言逸德。猶稱之曰天吏。何邪。易離上九云。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蓋醜類也。脅從亦類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誅其渠帥。渠猶大也。禮檀弓注云。魁猶首也。皆其所襲也。孟子云。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又云。亦以新子之國。詩文王云。其命維新。亦其所襲也。惟與維通。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昭二十三年左傳稱吳公子光云。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閻氏以爲此任威滅愛之言。而謀逆如公子光者。喜聞之爾。非書辭也。今僞者竄之。則以所聞者爲書辭矣。是誣也。其罪可勝誅乎。孫子云。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威愛所宜兼濟也。豈古之書辭而不及兵家言邪。李衛公問對亦僞也。然以孫子之義。引此僞古文而問之。乃對之云。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其非猶知兼濟之道歟。蔡氏云。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濟不可以不嚴

也。似矣。然禮檀弓稱曾子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則言愛者不有以德乎。呂刑云。德威惟威。雖軍旅亦不捐也。孫氏繼有云。此所謂威愛者。當自其臨時言之。然臨時之威。孰非德威乎。釋詁云。勝克也。則克亦勝也。若水之克火也。易稱水火。旣濟占焉。無相克也。則威愛可明也。薛氏季宣云。威克厥愛。濟人之實也。愛克厥威。適以害仁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此以爲威者兵征之也。卽上文所謂天子威命也。然以上文言之。殲厥渠魁者。威也。脅從罔治者。愛也。烈于猛火者。戒其威之過也。非所謂威克厥愛也。況僞者之意。其言威者。本以戒其衆爾。僞傳云。勉以用命。戒以辟戮。其本意也。懋勉也。繇是言之。釋經

之家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商書

仲虺之誥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凡無而反有者。以其有所襲而爲之爾。將以揜其有而反無者焉。俾逸古文之篇若備也。書序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蓋其篇當有言至于大坰者。今僞古文則不言之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魯語云。桀奔南巢。淮南子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此其所襲也。南巢。詳書序辯。襄二十九年左傳言季札觀樂云。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

德。釋詁云。台我也。襄二十二年左傳云。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楚語云。使無以寡君爲口實。皆其所襲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周書文酌篇云。民生而有欲。文九年公羊傳云。不可一日無君。多方云。天惟時求民主。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釋詁云。時是也。乂治也。此其所襲也。聖邪之知。古通智。故又言勇智焉。宣三年左傳云。桀有昏德。詩長發云。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又云。何天之龍。敷奏其勇。鄭箋云。龍當作寵。釋詁云。錫賜也。天錫者其寵也。易離象傳云。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師象傳云。懷萬邦也。詩閟宮云。纘禹之緒。詩殷武云。設都于禹之績。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若順也。皆其所襲也。魏志注云。不欲使忠良與淫昏共受塗炭。蓋明帝之露布也。文選應璩與從弟書云。濟蒸民於塗炭。史記云。人主天下之儀表也。荀子君道篇云。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亦其所襲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墨子非命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爽厥師。蓋爽師者。失衆也。告與誥通。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僞傳云。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其相

反有如此者。立政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非言帝用商受所命也。一則商興。一則代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今言用爽厥師矣。其下文云。簡賢附勢。不相承也。吳氏疑有脫文。非也。此僞者文之疏也。豈文之脫邪。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昭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正醜直。實蕃有徒。實與寔通。蕃與繁通。釋詁云。肇始也。孟子云。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定十年左傳云。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無逸云。至于小大。又云。殺無辜。詩小宛云。戰戰兢兢。此其所襲也。僞傳

云。簡略也。此僞經之本意也。豈本義乎。後漢書王渙傳稱
陳寵對和帝云。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故韋彪傳云。
國以簡賢爲務。蓋簡如簡在帝心之簡也。若夫附勢者必
害賢也。豈惟略之乎。列子云。仕逐勢。言附之也。釋文云。秕
悲里反。史記云。桀囚湯於夏臺。今僞者言其始以桀視湯。
如以苗粟視莠秕。將必不相容而欲去之。此以囚湯故而
爲之說爾。姚氏謂如其然也。則湯爲自活之計。如石敬瑭
而已。明其必不然也。蓋戾乎湯誓伐夏救民之心矣。金氏
云。此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爲。非也。其未察其僞乎。僞
者曰。矧予之德言足聽聞。以一句讀也。其曰德者。微讀焉。
以爲言其德則動聽也。僞傳云。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

乎。非僞經之本意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中庸云。遠色。月令云。去聲色。論語云。而貨殖焉。大學云。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云。不以利爲利。此其所襲也。秦誓
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論語云。過則勿憚改。易繫辭傳云。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魯語云。湯以寬
治民。大傳云。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易乾文言云。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孟子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閔元
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皆其所襲也。皋陶謨云。懋哉懋哉。
漢書引懋作茂。釋詁云。茂勉也。僞傳云。勉於德者。則勉之
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蓋傳以其重文言之也。詩角
弓云。如塗塗附。詩魚藻云。魚在在藻。又云。王在在鎬。今僞
者襲其爲文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
湯始征之。作湯征。史記說同。孟子梁惠王篇云。書曰。湯一
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爲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滕文公篇
云。書曰。葛伯仇餉。又云。湯始征。自葛載。皆書文也。今詳逸
文。蓋與書序言湯征者符矣。史記錄湯征之文。非備也。孟

子所引者。今未知其爲湯征之文歟。然固知其必非仲虺
之誥也。何也。稱湯者稱其君之號。此史臣之辭也。仲虺告
君。不得直稱其君之號也。今竄之曰。初征自葛。以此知其
僞焉。釋言云。攸所也。釋詁云。徂往也。易晉象傳云。往有慶
也。詩抑鄭箋云。舊久也。皆其所襲也。史記周本紀云。訢戴
武王。言喜戴周也。今竄之爲戴商爾。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佑與右通。釋詁。右助義同。孟子云。放勳曰。輔之翼之。言輔
德也。易大壯象云。不能退。不能遂。蓋遂者進也。詩揚之水
序云。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此其所襲也。襄三十年左傳
云。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

之利也。宜十二年左傳云。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又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此於仲虺之志。非惟引其取亂侮亡者乎。引志而釋之。則明其推亡固存矣。故言兼弱者徵諸書之仲虺焉。言攻昧者徵諸詩之汋焉。今僞者襲而竄之。乃皆以爲書辭乎。使書辭皆誠然也。何春秋時徵文之不符也。且言攻昧者何舍書文而不徵。而反徵詩無攻昧之文者哉。鴻範云。而邦其昌。亦其所襲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易繫辭傳云。日新之謂盛德。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曰。小國懷其德。易彖傳云。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漢諱盈曰滿焉。孟子云。湯執中。易坤文言云。義以方外。孟子云。以禮存心。釋言云。昆後也。此其所襲也。言王言亡者。襲荀子所引中蘬之言爲之也。呂氏春秋所引略同。今詳逸文。中與仲通。蘬與虺通。中庸云。舜好問。言大知也。反之則小矣。詩角弓毛傳云。裕饒也。亦其所襲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昬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書曰。愼始而敬終。閔元年左傳云。親有禮。覆昬亂。霸王之器也。此其所襲也。晉語云。樹于有禮。遂云。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晉語引詩者長發文。其上文言帝命不違也。釋詁云。欽敬也。皆其所襲也。

湯誥

湯誥之文。史記殷本紀錄焉。今詳逸文。蓋其誥之辭古矣。今湯誥無史遷所錄者。其誥之辭非古也。則僞也。幸其蒐之未悉。而其僞厭然如見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書序云。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史記說同。此其所襲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盤庚云。誕告用亶。又云。明聽朕言。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皆其所襲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語云。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韋注云。衷中也。吳語云。天降衷于吳。晉語云。以君之靈。鬼神降衷。此其所襲也。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詩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毛傳云。彝常也。釋詁云。彝恆常也。韓非子云。孔子曰。絜哉。民性有恆。釋言云。若順也。釋詁云。綏安也。猷道也。后君也。猷與繇通。皆其所襲也。僞傳云。順人有常之性。能安其道則爲君。傳以爲若者君順之也。蔡氏以爲天命降中於人。具仁義禮智信之理。順而

有常性矣。然人之稟受。不無淸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而後能安其道也。蔡據受中之義言之也。蓋與僞傳不同。今據僞君牙云。民心罔中。惟爾之中。罔中者無中也。言民并順而有常性也。則傳言君順之者。固僞經之本意矣。此僞古文雜采諸書而非得其意之所安也。王氏應麟云。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繇今攷之。其言三始者。皆僞古文也。惠氏所以明其不可據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桓二年左傳云。今滅德立違。鴻範云。惟辟作威。詩小旻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詩桑柔云。寧爲荼毒。呂刑云。方告無辜于上。晉語云。上下神祇。無不徧諭。此其所襲也。釋詁云。罹憂也。詩兔爰云。逢此百罹。又云。逢此百凶。詩小弁云。我獨于罹。又云。何辜于天。皆其所襲也。釋文云。罹力之反。僞傳云。罹被也。傳以爲若鴻範不罹于咎之罹也。非僞經之本意也。周語云。天道賞善而罰淫。成五年左傳云。神福仁而禍淫。商書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湯誓云。夏氏有罪。亦其所襲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誓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淮南子稱高皇帝云。以與百姓請命于皇天。此其所襲也。墨子引湯誓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蓋湯誓之逸文也。今竄之爲湯誥爾。論語云。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與墨子所引湯說義同。今詳逸文。蓋言湯禱雨而祭天也。萬方者有天下之辭。湯伐桀時。猶諸侯爾。非有萬方也。其自言有罪而曰。無以萬方。豈所宜言者乎。明其祭告在伐桀有天下後也。論語所引文。蓋義皆貫焉。今僞者以爲伐桀而祭天。何竄之若斯其妄也。此與僞大誓言武王類于上帝者其妄

同。易革彖傳言湯武云。順乎天而應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實也。其應乎人者皆其順乎天也。孟子所謂天吏也。豈以諸侯而祭天。妄爲應天者邪。湯誓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禮。將伐桀而祭上帝。是湯先自爲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此僞者之亂經也。互詳湯誓及牧誓篇。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釋詁云。孚信也。隱十一年左傳云。許既伏其罪矣。蓋自伐許言之也。此其所襲也。詩抑毛傳云。僭差也。大誥云。敷賁。敷前人受命。易序卦云。賁者飾也。易坤文言云。天地變化。

草木蕃。魯語注云。殖蕃也。輯與集通。漢書郊祀歌云。輯萬
國。皆其所襲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墨子引湯說云。履未知得罪于上下。釋詁云。慄懼也。戰國
策云。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哀十五年左傳云。雖隕于深淵。
則天命也。此其所襲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
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僞者分而竄
之。則遂以先王爲湯爾。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此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蓋僞者分論語所引文。其言祭
天者。以爲湯伐桀時也。其言萬方者。以爲湯有天下後也。
分而竄之。於是乎論語所引文。遂義不貫矣。釋經之家。此
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康誥云。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釋詁云。諶。誠也。忱與諶通。
詩蕩云。鮮克有終。此其所襲也。

伊訓

書疏引鄭典寶序注云。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
蓋逸古文也。今伊訓無此文者。則僞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
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
顧命云。庶邦侯甸男衞。今不言男衞者。僞古文之疏也。酒
誥言殷者。稱侯甸男衞焉。論語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詩商頌云。衎我烈祖。高宗肜日云。乃訓于王。此
其所襲也。漢書律厤志云。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服。以冬
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也。今僞者竄之爲卽位
見祖乎。僞傳云。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蓋傳自
僞經推之。而言其崩年改元也。伊訓序云。成湯旣沒。太甲

元年。此其妄也。而僞者襲焉。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僞者何不察也。漢志。
大。不作太。孟子書序同。僞古文作太。蔡氏云。太甲繼仲壬
之後。服仲壬之喪。而曰湯崩。奠殯而告。誤矣。蘇氏云。崩年
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蓋皆察傳之非也。而
未察經之僞也。蔡氏云。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
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三代雖正朔不同。
然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
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漢初仍秦正。
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矣。惟其以正
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蘇

蔡言之。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胡氏安國春秋傳言夏時冠周月者。亦据此僞經而失之也。蓋未攷乎漢志所引伊訓文也。漢志言商之冬、季在商之十二月。明其在子月也。朱子於胡傳辯焉。蔡氏豈未聞歟。僖五年左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言周之冬、季在周之正月。亦明其在子月也。蓋正朔之改。皆改月數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云。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以此知商之十二月。非正朔也。則非於是月改元也。周官言正歲。皆自夏正言之。而與其自周正言正月之吉者不同。周詩或言夏正。亦其例也。孟子云。七八月之閒旱。蓋夏之五六月

也。其月數皆周改之也。漢書高帝紀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次而書十一月。書十二月。次而書春正月。顏注云。凡此諸月。皆太初正厤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正月。當時謂之四月爾。此以追改言之也。劉氏攽云。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爾。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蓋秦之十月。史誤爲漢之十月焉。此以失改言之也。皆言其改月數也。僞太甲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僞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卽吉服。繇是推之。則崩年改元也。此僞經之不經也。蜀志云。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

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大赦。改元。蓋季漢之亂故也。湯時豈亂世乎。蔡氏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吳氏云。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卽位柩前。方居憂。伊尹乃至商廟祠先王。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先王。而獨言厥祖者。眷眷於湯也。稱湯以訓。故不及外丙仲壬爾。此蔡引吳氏仁傑之說而明之也。非僞經之本意也。吳氏言喪三年不祭。則禮王制足以徵矣。是太甲不至廟也。是伊尹亦在喪不攝祭也。何爲言奉太甲而見祖邪。蔡氏言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則非其本文也。蓋僞者以爲太甲卽位。特禮行焉。故奠殯之盛。則謂之祠

也。非朝夕常奠然也。奠殯而告之重。則謂之祗見也。非主喪常見然也。則僞傳所言者。固僞經之本意矣。唐書王元感傳言張柬之引此僞經而說以顧命焉。亦未攷乎漢志所引伊訓文也。或曰。漢志引方明。當作乃明。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其未察其僞乎。釋天云。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今漢志所引稱元年者。所傳異文也。猶孟子引堯典三載爲三年也。自引之者通稱之也。或以經稱元祀。必其本文。遂謂此經皆非僞焉。烏知僞者竄之之巧邪。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曰咸若而上。襲墨子所引商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賈誼新書云。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詩假樂云。子孫千億。又云。率由舊章。隱十一年左傳云。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此其所襲也。不曰假手于我有商。而曰假手于我有命。則僞者之不辭也。孟子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孟子趙注云。牧宮桀宮。是也。其曰造攻者。言桀造自伐之禍於其宮也。此多方言桀者所謂因甲于內亂也。非徒言其始攻之地也。今乃以牧宮竄之爲鳴條乎。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王氏云。言鳴條者。敗桀之終事也。又安得爲始攻乎。詳書序辯。詩文王云。陳錫哉周。左

傳引哉作載。毛傳云。哉載也。鄭箋云。哉始也。皆其所襲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詩商頌言湯云。聖敬日躋。又云。武王載旆。禮祭灋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皋陶謨云。黎民懷之。此其所襲也。顧命云。王義嗣德。召誥云。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祭義云。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皆其所襲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揚雄解嘲云。上世之士。人綱人紀。詩商頌云。先民有作。釋詁云。時是也。釋言云。若順也。襄九年左傳云。君明臣忠。論語云。無求備於一人。亢倉子云。君子檢身。常若有過。此其所襲也。荀子臣道篇云。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蓋言臣道也。而因於君道焉。今詳逸文。從命猶從諫也。若高宗從說命也。拂者咈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康誥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墨子尚賢篇云。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此其所襲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墨子非樂篇云。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蓋刑而罰之也。此其所襲也。或曰。釋詁云。衛垂也。絲之垂者幾何。今無繇稽也。閻氏云。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於何時也。昭六年左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又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則湯之官刑。作於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或曰。鞭作官刑。虞舜有之。何獨湯無之邪。夫湯時五

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惟所謂三風十愆者。爲官刑一書以豫告。湯固未嘗有也。鄭詩譜云。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五世至幽公。陳之變風作矣。今攷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蓋巫者恆舞而歌也。巫風也。說文云。酣樂酒也。皆其所襲也。史記云。匹夫殉財。無逸云。則其無淫于遊于田。畋與田通。論語云。侮聖人之言。周書有耆德篇。詩民勞云。以近有德。易比六三云。比之匪人。鄭語云。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蓋角而伏犀。豐下以盈者。古以相人之正直也。韋注云。固陋也。孝經云。匡救其惡。蒙初六云。發蒙。利用刑人。亦其所襲也。論語言三愆者。皆有謂焉。今僞者襲其爲文也。周書文酌篇云。欲有一極。極

有七事。若此類者。周書屢以數言之也。今襲而竄之爾。昭十四年左傳云。貪以敗官爲墨。夏書曰。昬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今日其刑墨者。謂殺之也。以其貪而不知匡救也。僞傳云。墨刑。鑿其額涅以墨。然今且喪家亡國。而黥墨之已乎。非僞經之本意也。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蓋僞傳据之而僞經不据之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墨子引湯之官刑。逸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懷喪。蓋佯佯猶洋洋也。詩閟宮云。萬舞洋洋。黃者簧也。古笙中之簧。以黃金爲之也。詩巧言云。巧言如簧。章與彰通。殆古作佯詩召旻云。今也日蹙國百里。此日殃之類也。詩終風毛傳云。懷傷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夫黃言者樂極舞者之言也。非嘉言也。故上帝以是亡之。今僞者乃反其辭乎。易坤文言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繫辭傳云。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三國志注稱蜀先主敕後主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皆其所襲也。

太甲上

太甲三篇。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太古文當

作大。書序云。伊尹作大甲三篇。今太甲亦爲上中下篇。蓋僞之者三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釋言云。惠順也。詩商頌云。實維阿衡。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此其所襲也。倚古音阿。君奭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書疏引鄭云。伊尹湯以爲阿衡。至大甲改曰保衡。今於大甲稱阿衡者。則僞也。使逸古文誠有大甲焉。而有阿衡之稱。則鄭通逸古文者也。安有以阿衡爲湯時專稱乎。孟子云。大甲顚覆湯之典刑。言不順于先王也。蓋善乎其立言矣。今以爲不順于阿衡。非立言之體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維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大學云。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論語云。禱爾於上下神祇。禮哀公問云。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詩大明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君奭云。其集大命于厥躬。盤庚云。厎綏四方。此其所襲也。洛誥云。和恆四方民居師。謂居洛師也。以京師言也。今僞者不知。以爲居衆焉。釋言云。宅。居也。釋詁云。師。衆也。僞傳云。居天下之衆。其本意也。詩長發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蓋詩美伊尹之功也。今僞者竄之爲伊尹之言乎。不自伐其功乎。左古通佐。釋詁。左右。助也。義同。釋詁

云。辟。君也。肆。故今也。又業。緒義同。皆其所襲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相亦有終而上。襲禮緇衣所引尹吉文爲之也。今詳逸文。王氏云。緇衣篇上引大甲。下引尹吉。則尹吉斷非大甲矣。今僞者襲而竄之爾。魯語云。忠信爲周。今尹吉義同。王氏栢云。周當作君。篆文之近也。金氏履祥從之。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蓋尹吉言自周者。本伊尹之言己也。而僞者以言夏王。又益之以言其後嗣王。故自周之文。則若爲自君之譌矣。此僞者之亂經也。厥辟而下。襲禮坊記所引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春秋繁露云。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皆其所襲也。

王惟庸罔念聞。

書序云。大甲思庸。今僞者襲焉。多士云。惟時天罔念聞。今襲其僞文。以一句讀也。僞仲虺之誥云。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其爲文之艱。與此略同。釋詁云。庸。常也。言王惟於常道無思念聞之也。僞傳云。言大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蓋從庸絕句焉。非僞經之本意也。此庸不訓用。與僞說命王庸作書之庸則不同。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禮緇衣云。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僞者於此文也字厥度之厥字。皆去焉。而竄之以上下文爾。昭三年左傳云。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孟子云。坐以待旦。淮南子云。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皆其所襲也。竄昧旦爲昧爽者。襲牧誓爲之也。王氏謂其因復待旦文也。旁與菊通。周書大匡篇云。菊匡於衆。菊。猶大也。釋詁云。迪。道也。桓二年左傳云。夫德儉而有度。金縢云。惟永終是圖。皐陶謨云。安汝止。詩文王云。無念爾祖。易坤象傳云。君子攸行。康誥云。則予一人以懌。洛誥云。汝永有辭。亦其所襲也。

王未克變。

此僞者爲安氏之言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隱元年左傳云。多行不義。漢書賈誼傳云。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吳語云。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詩節南山云。俾民不迷。此其所襲也。孟子盡心篇云。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于桐。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孟子趙注云。放之於桐邑。史記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今攷史記云。放之於桐宮。蓋鄭猶史遷義也。僞傳云。經營桐墓立宮。傳言桐墓者。明其居近先王也。然漢尚書家何無其說乎。夫孔安國漢武帝時人也。閻氏云。如孔傳說。是漢

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漢書言劉向告成帝者。猶曰殷湯無葬處乎。是也。史記集解及文獻通考引皇覽云。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得湯冢。又云。湯冢在汾陰縣北東郭。去縣三里。今在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則其地去湯都偃師遠矣。豈宜放大甲邪。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蓋据漢志湯都偃師也。然則桐在偃師矣。不言其有湯墓也。續漢志。梁國之縣。曰虞。曰薄。虞有桐地。有桐亭。薄有湯冢。蓋薄者後漢所稱穀熟也。今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漢志注云。薄湯所都。謂未遷偃師時也。然則桐近穀熟矣。此不知湯遷偃師而傳聞之失歟。顧其言湯冢者。亦不以桐地言也。其佗說後乎此者。又奚可執乎。况其据僞經以爲說乎。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居憂者。襲顧命言恤宅也。釋詁云。恤憂也。釋言云。宅居也。史記云。帝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灋。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然則大甲之放也。在既立三年矣。湯喪既畢。王豈居憂乎。克終允德者。襲孟子言大甲悔過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僞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今言三祀者。自彼元祀而數之也。僞傳云。湯以

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卽吉服。蓋傳自僞經而推之也。故傳釋伊訓序云。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此非禮之大者也。公羊傳云。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今於先君崩年而卽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曾謂伊尹爲相而有是乎。大。與太通。孟子云。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孟子所謂三年者。非在喪之年也。史記云。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大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於是伊尹迺迎大甲而授之政。史記所謂既立三年

者。則在喪之年也。蓋放之者又三年。王氏謂先後凡六年。
是也。夫大甲在喪。伊尹必有訓之者。訓之三年而不明。不
得已而放之。此易所謂巽以行權也。今之僞經。謂放之者
爲在喪三年。則大甲卽位之初。斯放之矣。何其不巽而悖
乎。漢昌邑王入嗣昭帝。受璽二十七日。遂廢之。以王在外
淫素狂縱也。霍光不察。故遽立而遽廢焉。今之僞經。將以
伊尹之權等諸霍光乎。是烏知在喪三年。放之者又三年。
大甲歸亳之年。其六祀也。非三祀也。何爲以冕服卽吉而
歸乎。則僞也。以此知其崩年改元者皆僞也。若夫二十六
月者。與王肅喪禮之說同。而異乎鄭氏。故閻氏以爲僞經
僞傳皆肅之徒爲之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

大祥。中月而禫。此禮閒傳言父母之喪者也。鄭注云。中猶
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禫
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王說難鄭者。以爲中月。謂月中也。
與尚書文王中身之中同。禮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
樂。繇是言之。則二十六月而卽吉也。故禮三年問云。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
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僖公三
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二年。冬。公子
遂如齊納幣。左傳云。禮也。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
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故禮說從王者。以爲喪服四制云。
祥之日鼓素琴。檀弓云。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又云。孔子既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皆王說之所繇也。
而禮疏申鄭者。以爲學記云。中年考校。喪服小記云。妾祔
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皆以中爲閒也。所謂是月
禫者。非承上文祥而縞言之。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無上文所承也。二十五月而言喪畢者。据喪事終除衰去
杖也。其餘哀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其以出入四年執小記
喪三年爲難者。雜記云。期之喪。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
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也。明小記据喪之大斷也。春秋書
文公納幣者。公羊傳云。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言非
禮也。大戴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
鄭依用焉。故禮說從鄭者。以爲白虎通言禫者與大戴同。

若魯人踰月之善。非至善也。蓋彼善於此而已。孔子既祥。
十日則笙歌焉。是未踰月矣。豈自戾其言邪。此記者失之
爾。其鼓素琴於祥之日也。猶未離其素也。既禫且縣而不
樂。孟獻子其知徙月樂者乎。公羊傳云。三年之喪。實以二
十五月。實之云者。以中月後二十七月。爲其餘哀故也。士
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
未配。閻氏云。此是月也。則承上文言之。又與檀弓不同。如
中月則大祥月之中歟。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也。不已贅乎。
蓋王說似是而實非也。今僞者襲之。短喪忘親。罪莫大焉。
詩文王云。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殷祭也。王制云。殷人冔
而祭。周人冕而祭。今於殷言冕服者。襲論語於禹言黻冕

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四方而上。襲禮表記所引大甲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表記所引者。曰。無能胥以寧。釋言云。罔無也。盤庚云。不能胥匡以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召誥云。無疆惟休。皆其所襲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王拜手稽首者。襲洛誥爲之也。詩皇矣云。其德克明。克明克類。昭十年左傳云。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酒誥云。惟民自

速辜。此其所襲也。禮緇衣云。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孟子引之。可違上有猶字。下無也字。不可下惟一活字焉。今僞者襲而竄之爾。襄十三年左傳云。未及習師保之教訓。孝經云。匡救其惡。孟子云。放勳曰。匡之直之。遂曰。又從而振德之。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睽象云。无初有終。皆其所襲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拜手稽首者。襲洛誥言周公者爲之也。皋陶謨云。慎厥身修。故云。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云。元首明哉。蓋協猶諧也。皆其所襲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淮南子云。湯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召誥云。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孟子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此其所襲也。釋言云。厥其也。今不以爲並其有邦之鄰。而以爲並其有邦其鄰。則僞者之不辭也。僞傳云。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君來無罰。蓋從邦絕句。而厥鄰下屬焉。則非其本讀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康誥云。無康好逸豫。孝經云。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脩與修通。詩下武云。永言孝思。孟子云。禮下。蓋言恭也。論語云。貌

思恭。又云。視思明。聽思聰。楚語云。國君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洛誥云。我惟無斁其康事。此其所襲也。其曰。視乃厥祖。則僞者之不辭也。厥或作烈。後人以其不辭。輒易以聲近字焉。僞傳云。瀘視其祖而行之。此釋厥爲其。知厥祖實本文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釋詁云。申重也。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三十三年左傳云。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易坤文

言云。敬義立而德不孤。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論語云。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蓋惠者。仁也。中庸言鬼神之德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釋詁云。諶誠也。忱與諶通。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釋詁云。艱難也。此其所襲也。王氏應麟云。太甲言誠之始也。眞氏德秀云。唐虞時未有誠字。始見於此。其皆未察其僞乎。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易乾文言云。閑邪存其誠。蓋誠之原於天者遠矣。文十八年左傳云。明允篤誠。此季文子以言高陽氏之八愷者也。亦据虞書而言舜臣堯舉八愷者也。其必虞書有誠之爲言。而後季文子据以言之矣。豈其自太甲始哉。堯典云。岳曰。否德。僞傳云。否不

也。易師初六云。否臧凶。否與不通。韓非子云。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淮南子云。與亂同道。難與爲謀。易乾彖傳云。大明終始。詩江漢云。明明天子。皆其所襲也。王氏曰。此與僞蔡仲之命。略同。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詩文王云。聿修厥德。又云。克配上帝。釋詁云。令善也。緒事也。無逸云。嗣王其監于茲。中庸云。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其所襲也。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襄十一年左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易繫辭傳云。危者安其位者也。皆其所襲也。酒誥云。亦罔非酒惟行。又云。亦罔非酒惟辜。又云。罔愛于殷惟逸。今襲其爲文也。荀子云。愼終如始。漢書云。忠言逆耳利於行。易說卦云。巽順也。遜與巽通。論語云。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亦其所襲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大學云。慮而后能得。昭二十七年左傳云。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蓋獲者。得也。中庸云。無爲而成。謂聖人也。孟子云。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王制云。言僞而辯。孟子云。孔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

恐其亂信也。詩蕩云。殷不用舊。蓋亂舊政也。史記蔡澤傳云。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老子云。功成而不居。又云。功成身退。天之道。君奭云。厥基永孚于休。此其所襲也。禮文王世子云。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此語世子之辭也。今竄之爲告君之辭爾。王氏云。仍用成字。以其韻也。釋詁云。元良首也。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彖傳云。大哉乾元。又云。首出庶物。說卦云。乾爲君。爲首。言一人之首善也。詩角弓箋云。良。善也。善則其首矣。皆其所襲也。僞咸有一德云。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今此篇終。戒乎亂舊政者焉。爲其言復政故也。戒乎居成功者焉。爲其言告歸故也。此僞者之巧也。

咸有一德

此篇之次。史記以次湯誥後焉。在成湯時。不在大甲時。史記索隱謂其失次。非也。蓋執僞古文之次而次之也。禮緇衣引此篇者。則稱尹吉。鄭注以尹告釋之。蓋伊尹告勉同官之辭也。故尹吉云。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湯者稱其君之號也。在湯時而告勉同官。則稱其君之號矣。今僞者竄之爲告大甲爾。於是乎以次大甲後焉。壹與一通。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洛誥云。朕復子明辟。僞傳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此於洛誥失之矣。今僞經而言復政也。不猶此乎。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謂告歸也。戰國策云。商君告歸。此其所襲

也。史記殷本紀云。大甲崩。子沃丁立。書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在沃丁時而卒也。湯爲諸侯。已得伊尹。溯而求之。其享大年可知也。今僞者乃遂以爲告歸邪。王氏云。其篇有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是大甲歸亳。伊尹輒翩然歸矣。何其謬也。君奭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相大甲之日方長也。今以僞經言之。伊尹於大甲。其居憂也。遽放之而自攝焉。其歸亳也。遽復政焉。若始終未嘗相之者。書疏云。伊尹欲歸。大甲留之。此逝辭云爾。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君奭云。天難諶。詩文王云。天命靡常。高宗肜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易恆六五云。恆其德。釋詁云。典。恆常也。釋言云。厥。其也。易繫辭傳云。何以守位曰仁。蓋仁者德也。守之則保之矣。墨子引大誓云。上帝不常。九有以亡。此其所襲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多士云。夏弗克庸帝。又云。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多方云。弗永寅念于祀。又云。乃胥惟虐于民。故云。天惟時求民主。遂云。代夏作民主。此其所襲也。詩皇矣云。皇矣上帝。又云。監觀四方。詩卷阿云。百神爾主矣。詩商頌云。奄有九有。皆

其所襲也。禮緇衣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又云。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今僞者襲而竄之爾。釋詁。及。暨義同。故竄之也。而有終之說。以竄之大甲篇焉。則亂矣。其天命有九有者。乃承惟尹躬暨湯而言也。然則伊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將伊尹亦有九有而與湯共天下乎。此僞者之窘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佑與祐通。易大有上九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繫辭傳云。祐者助也。詩泂酌云。民之攸歸。

詩㞢云。二三其德。成八年左傳云。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此其所襲也。詩商頌云。天命降監。又云。不僭不濫。呂刑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臯陶謨云。吉哉。言吉德也。孝經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說文云。吉善也。商書云。天毒降災。明其凶也。易繫辭傳云。吉事有祥。皆其所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召誥云。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又云。今王嗣受厥命。故云。王乃初服。荀子云。愼終如始。終始惟一。夫是之謂大吉。大學云。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此其所襲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

和惟一。

臯陶謨云。能官人。論語云。舉賢才。材與才通。詩卷耳序云。求賢審官。詩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禮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其所襲也。惟與唯通。釋文云。爲上之爲于僞反。爲民同。爲德之爲如字。爲下同。徐皆于僞反。繇徐言之。則困僞經之本意矣。夫臣爲上者。不必爲德也。故言爲上者惟其爲德。臣爲下者不必爲民也。故言爲下者惟其爲民。其本意也。僞傳云。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則其本意不明矣。易否九五云。其亡其亡。言難且愼也。詩序云。鳲鳩。刺不壹也。毛傳云。平均如一。蓋非和無

以爲平均也。皆其所襲也。詩桑柔云。爲謀爲毖。爲如字。古音。亦四聲通也。詩皇矣云。其菑其翳。酒誥云。惟亞惟服。康誥云。惟威惟虐。今僞者襲其爲文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

論語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易繫辭傳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其所襲也。易乾彖傳云。大哉乾元。謂君德大也。蓋德大則其言必大矣。禮緇衣云。王言如綸。蓋稱美之也。詩大明云。無貳爾心。詩黍苗云。王心則寧。詩楚茨云。以綏後祿。釋詁云。厎致也。詩烝民云。天生烝民。皆其所襲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如詩之興體而敷言也。今詳逸文。謀古音媒。蓋與怪韻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其以五廟爲七廟也。猶王肅聖證論稱七廟而難鄭焉。惠氏所以疑肅爲僞古文也。釋文云。長丁丈反。僞傳云。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長能齊萬夫。其政可知。繇是言之。觀政者觀於萬夫之長也。而觀德者則自七世之廟。七廟之外而觀之矣。何上下文不相應邪。或曰。僞傳非僞經之本意也。淮南子云。文王周觀得失。皆著于明堂。故明堂四門牖。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蓋所以觀也。僞者以是爲觀德

焉。其本意也。然如或說。亦豈商書之本義乎。且七廟之制。周制也。非商制也。禮祭灋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永始四年。韋元成議云。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依用焉。成六年公羊何注。亦與韋議同。禮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也。大祖后稷也。而劉歆之說。以爲天子七廟。加文武之廟而九。王說從之。以爲周祖文王而宗武王。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不得云三昭三穆也。二祧者高祖之父及祖也。緜今攷之。王制者盧

氏植謂漢文帝時博士作也。彼見乎文武二祧。文穆而武昭。故合於親廟四焉。則爲三昭三穆云爾。禮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蓋不言七廟也。此韋議之所緜也。而鄭義可明矣。鄭以爲庶子王者。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春秋時衞侯元有兄縶是也。而王說以爲受命之王初基。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自外繼立。承正統之後。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若漢宣帝別立悼皇考廟也。非也。夫七廟之禮。若皆王者之常。則受命之王宜七廟矣。記言王者。豈惟言受命之王乎。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既自外繼立焉。而猶自立四廟。可乎哉。漢悼皇考廟。義不當立也。其在

後世。宋之濮王。明之興獻王。皆於是乎失之矣。僖十五年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王說据之。以爲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也。亦非也。夫傳亦從周制而爲之說爾。禮器云。天子七廟。又云。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蓋鄭言祫祭大祖廟時也。今謂文武之廟在七廟之外歟。是周有九廟也。則當言周旅酬八尸矣。禮尊后稷而言六尸。明文武之廟在七廟之中也。王者五廟。其常禮也。言五廟者特言大祖。其餘則四廟焉。高曾祖禰。蓋四世之親也。禮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服制所存。廟制通焉。此喪服小記所以言立四廟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緜是推之。大夫士之廟。雖遞殺乎。其祭猶通四世也。以此見王立四廟宜也。尊其大祖。世其二祧。而七廟隆矣。禮曾子問稱孔子答之云。七廟無虛主。又稱老耼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明四廟者別大祖與二祧言之也。周官守祧八人。蓋姜嫄廟及七廟則八也。姜嫄者大祖后稷之所自出也。姜嫄之祧尊。故以祧統廟焉。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亦舉尊言之也。大戴禮云。有天下者事七世。荀子說同。皆自周制言之也。盧氏云。七廟。據周也。僞家語云。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然則商書何以言五世之廟哉。禮記疏稱馬昭言王肅僞家語者。不虛也。今之僞古文。其竄商書者。猶僞家語之說也。新唐書藝文志。於古文尚

書云。徐邈注逸篇三卷。此逸篇出於僞古文後也。宋初猶存。李昉等脩太平御覽蓋引之矣。其引逸篇此經。與僞古文同。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周語云。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禮表記云。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蓋逸古文也。今僞大禹謨及大甲篇皆襲焉。惠氏云。此又竊其意而變其辭爾。閻氏云。周語表記所引文。以上民衆非后興下后非民衆也。此爲告君之辭。今乃倒之。則爲告民之辭。非伊尹告大甲者矣。是也。荀子云中蘼之言曰。自爲謀

而莫己若者亡。謂自廣以狹人也。若漢書言夜郎國王自大者也。孟子言伊尹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皆其所襲也。

說命上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說命者史之特書。以師道尊焉。禮緇衣引兌命者。鄭注云。兌當爲說。謂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此鄭明其爲師也。蓋据諸所引文而知之矣。學記云。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故學記引兌命者三。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臣其所受教者也。師道也。今僞者不知。以爲若畢命。冏命。及呂刑稱惟呂命焉。故云命之曰。朝夕納誨。又云。欽予時命。並云。惟說命。總百官。是以說命爲高宗命之也。臣道也。則高宗以天子而受教於說者。其美弗章矣。是烏知史之特書說命者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顧命云。恤宅宗。釋詁云。恤憂也。昭十二年左傳云。請免喪而後聽命。此其所襲也。無逸稱高宗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皆其所襲也。然其惟之其。自下文而躍焉。今去言乃雍之文。而遽曰。其惟弗言。則僞者之不辭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此襲楚語爲之也。說詳下文。鴻範云。明作哲。昭六年左傳云。書曰。聖作則。易說卦云。乾爲天。爲君。故乾彖傳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詩烝民云。式是百辟。皆其所襲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呂氏春秋云。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楚語云。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釋詁云。台余我也。此其所襲也。書序云。高宗夢得說。其非楚語所謂象夢者邪。蓋不言夢帝賚也。今乃以象夢者竄之爲夢帝賚乎。詩長發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詩烝民云。天監有周。昭假于

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易姤彖傳云。姤遇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故姤之九五云。有隕自天。繇是言之。天而降生賢才矣。則有遇焉。賢才皆帝賚也。帝賚奚待乎夢哉。故言象夢。則繇其所本言也。言夢帝賚。則益其所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此襲楚語爲之也。說詳下文。荀子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言其形也。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史記云。舉以爲相。呂氏春秋云。傅說殷之胥靡也。上相天子。皆其所襲也。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是也。僞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

食。傳以爲說賢不當犯刑。故曰代焉。夫築者罰刑。今代刑人而築。是奸也。可謂賢乎。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蓋傭者其築役與罰刑相均直也。非代役也。釋詁云。傭均也。說文云。傭均直也。明不以代役言也。蓋相隨坐刑。非其罪也。賈誼鵩鳥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此不誣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楚語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遂稱曰若金而下至用傷之文。王符潛夫論略同。楚語津水。王論作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大旱。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礪楚語作厲。弗作不。歲王論作時。今僞者竄之也。隱五年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故楚語稱公。而僞者於上文稱相焉。詩板云。及爾同僚。盤庚云。迪高后。康誥云。用康保民。禮緇衣引尹吉云。相亦惟終。皆其所襲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周官宰夫云。諸臣之復。蓋復者反報於王也。說苑云。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釋詁云。疇誰也。祗敬也。釋言云。若順也。此其所襲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呂刑云。惟呂命。此其所襲也。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此總之爲文。蓋僞與僞同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文十三年左傳云。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此其所襲也。墨子尚同篇云。先

王之書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或曰。輕者卿之聲誤也。故墨子云。奉以卿士師長。辯者辯其職事也。天均者猶臯陶謨言天工也。詩節南山云。秉國之均。其下云天子是毗。此治天均也。蓋天道存焉。釋詁云。亂治也。惟與維通。逸與佚通。皆其所襲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臯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揚雄灋言云。惟天爲聰。惟天爲明。釋詁云。憲灋也。堯典云。欽若昊天。鴻範云。從作乂。此其所襲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自厥躬而上。襲禮緇衣所引兌命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說文云。戎兵也。故竄兵爲戎焉。戒者襲中庸言戒愼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皆其所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臯陶謨云。無曠庶官。昭十六年左傳云。皆昵燕好也。昭三十二年左傳云。我十二親昵甥舅。詩大東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詩節南山云。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此其所襲也。禮緇衣云。兌命曰。爵罔及惡德。皆其所襲也。今詳逸文。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又云。慮而后能得。易繫辭傳云。待時而動。論語云。願無伐善。荀子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此其所襲也。襄十一年左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皆其所襲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定元年左傳云。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喜者必不恥焉。此其所襲也。僞傳云。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傳自所襲者推之也。論語言政云。居之無倦。皆其所襲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禮緇衣云。兌命曰。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夫純而祭祀者。非黷乎祭祀之事。禮也。釋詁云。時是也。欽敬也。故皆竄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詩谷風毛傳云。旨美也。詩抜云。我言維服。惟與維通。詩角弓鄭箋云。良善也。論語云。聞斯行諸。此其所襲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詩江漢云。虎拜稽首。昭十年左傳云。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遷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釋詁云。諶誠也。忱與諶通。此其所襲也。厥咎者襲鴻範傳爲之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來汝說者。襲堯典言格汝舜皋陶謨言來禹也。宅居也。襲釋言義也。釋詁云。及暨與也。則暨亦及也。僞傳云。既學而中廢。與今其終遂無顯明。蓋傳以及今之終而言也。繇是推之。此僞古文其僞中之僞者乎。竹書紀年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此紀年之僞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蓋楚語所謂以入于河也。入于河而暨小人勤勞也。無逸云。作其即位。蓋楚語所謂自河徂亳也。亳者殷師之都。徂亳而即位也。今爲紀年者。以爲入于河而就學焉。則妄矣。惠氏以爲此紀年因楚語也。王氏謂紀年雖僞。此尚可信也。皆非也。夫武丁爲世子。豈非天下之本哉。其學也。宜如禮所謂世子入學者。何爲而野處乎。甘盤野處而受世子之就學也。是甘盤不如漢之四皓唐之白衣山人李泌者矣。何以爲賢乎。君奭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其賢足稱也。蓋與保衡伊陟臣扈巫咸等儷美焉。故曰。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此其勤在王室。豈野處而未就殷都者能之乎。謂甘盤既就殷都。乃從武丁于外。而武丁學焉。是勞餘之學也。則紀年所書。言學不言勞。何也。且無逸言舊勞于外。豈言舊學于外乎。此紀年之僞可知也。今爲古文者。又襲紀年而竄之。以爲既學

而入于河也。則僞中之僞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詩載芟云。爲酒爲醴。月令云。麴糵必時。詩商頌云。亦有和羹。昭二十年左傳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釋言云。邁行也。此其所襲也。楚語引武丁之言云。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王符潛夫論引之云。爾交修余。無棄。予與余通。釋言云。罔無也。今襲而竄之爾。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曰王者。襲皋陶謨稱禹曰帝也。楚語云。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周書芮良夫篇云。古人求多聞以監戒。詩烝民云。古訓是式。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博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其所襲也。漢志引大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鴻範傳云。建立也。皆其所襲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

自乃來而上。襲禮學記所引兌命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孫古通遜。學記引之曰。敬孫。蓋以明乎記所謂敬道孫業者也。今僞者竄之曰。惟學遜志。是烏知非敬無繇志學乎。釋詁云。懷思也。詩鼓鐘云。懷允不忘。易小畜象傳云。德積載也。皆其所襲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自于學而上。襲禮學記文王世子所引兌命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蓋惟之爲言。則僞者益以語辭而連之爾。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詩假樂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釋詁云。憲灋也。皆其所襲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釋言云。式用也。後漢書云。傅毅迪志詩曰。俊乂式序。秩彼殷宗。蓋言傅說爲相時也。旁與旁通。周書大匡篇云。旁匡於衆。旁猶大也。詩時邁云。式序在位。鄭箋云。以其有俊乂。

用次第處位。此其所襲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詩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臯陶謨云。股肱良哉。傅毅迪志詩亦稱爰作股肱也。此其所襲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者襲文侯之命也。禮緇衣稱詩云。昔吾有先正。儀禮鄉射禮云。作衆賓射。言作起於先也。孟子云。若撻之於市朝。詩商頌云。衎我烈祖。洛誥云。公明保予沖子。此其所襲也。孟子言伊尹之就湯聘云。既而幡然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此稱伊尹之言也。孟子云。伊尹。聖之任者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此明伊尹之心也。今僞者竄之爲伊尹之言乎。是於其淺者而稱伊尹也。心之所思。有不惟口之所言者矣。君奭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蓋保衡者大甲稱伊尹之官也。若湯所稱則阿衡也。詩商頌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皆自湯而言之也。今合而竄之。何其末析邪。三國志云。曹植上疏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後漢書云。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皆其所襲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僞傳云。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此僞經之本意也。繇是言之。高宗不將以食傲賢者乎。蔡氏云。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繇今攷之。共治之共。其君之其。皆非本文所有焉。樂記云。紹者繼也。文侯之命云。用會紹乃辟。釋詁云。永長也。綏安也。此其所襲也。僞傳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蓋以一句連言之也。則固僞經之本讀矣。僞者襲書之長言之體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詩江漢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又云。天子萬壽。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此其所襲也。

周書

泰誓上

蔡氏云。泰誓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蓋疑其有僞者也。吳氏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疑其書之晚出。非盡本文也。繇是推之。非皆爲察僞古文之漸乎。蓋僞者以所襲之義。參於所竄之非義焉。故辯義者皆漸察之也。墨子云。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閻氏謂此則僞大誓之所遺矣。於其所遺。豈不足明其僞邪。大僞古文作泰。今据左傳作大。與墨子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惟十有三年者。襲漢書律厤志爲之也。古史不書時。與春秋不同。召誥云。惟二月。既望。多方云。惟五月。丁亥。其例也。故大誓序所言者。亦言一月。不曰春焉。今曰春者。則僞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此襲牧誓大誥諸文爲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易說卦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禮運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莊子云。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後漢書劉陶傳云。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此其所襲也。釋詁云。亶誠也。詩祈父云。亶不聰。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鴻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皆其所襲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受者紂也。今文稱紂。古文稱受。以聲轉而異也。故僞者襲焉。微子云。我用沈酗于酒。詩蕩云。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文十八年左傳云。貪于飲食。冒于貨賂。蓋冒猶貪也。昭四年左傳云。紂作淫虐。此其所襲也。史記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邱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灋。炮格淮南子作炮烙。墨子云。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皆其所襲也。荀子君子篇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蓋荀子非言桀紂之實也。今僞者竄之爲紂事爾。孟子云。士無世官。大戴禮云。紂作宮室高臺汙池。以爲民虐。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亦其所襲也。釋文云。陂彼皮反。刳口胡反。剔他歷反。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

邦冢君。觀政于商。

此襲漢志爲之也。僞傳云。觀政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蓋觀政者觀兵也。夫奉天命而伐商。義也。觀兵于商。非義也。詳今古文大誓篇。鴻範云。帝乃震怒。詩敬之毛傳云。將行也。史記楚世家云。楚武王伐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言觀兵也。宣三年左傳云。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皆其所襲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昭二十年左傳云。神怒民痛。無悛于心。說文云。悛。止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既者。盡也。商書稱箕子云。今殷民乃攘竊

神祇之犧牷牲。此其所襲也。其餘則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墨子所引者曰。吾民有命。毋僇其務。夫民人也。酒誥云。惟民自速辜。言紂也。僇古通勠。言力爲之也。其務謂鬼神之事也。墨子所以言與鬼神爲其務也。蓋紂言吾人自有天命。毋力爲其鬼神之務也。釋言云。務侮也。詩常棣云。外禦其務。左傳引詩。務作侮。則非此文其務之義也。今僞古文竄吾民爲吾有民者。以不知吾民爲吾人之通言也。既曰吾有民有命。何以言毋僇其務乎。故又竄之曰。罔懲其侮。皆亂乎墨子所引文也。其下文所引者。曰。天亦縱之。棄而弗葆。今僞者去之。而又竄其上文之辭。閻氏謂以合箕子之言。且下接孟子所引書文也。釋文云。悛。七全反。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蓋孟子稱書曰而引之。不稱大誓也。其下文所引者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辭也。孟子趙注不察焉。以爲一人而下。則釋書之辭也。今僞者去之。而又竄其上文之辭。則以言武王者爲武王之言矣。豈本義乎。釋文云。相。息亮反。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隱十一年左傳云。不度德。不量力。此其所襲也。昭二十四

年左傳云。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蓋引經而徵之也。今乃以傳言同德度義者竄之爲大誓乎。僞者以爲德者心德也。義則其人之時宜。故竄之也。左傳古本。亂下無臣字焉。今詳逸文。管子灋禁篇云。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此與左傳所引者不同。蓋異文也。故僞者襲之而兼焉。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其所襲也。宣六年左傳云。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其下文云。周書曰。殪戎殷。今僞者襲而竄之爾。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禮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此天子之禮也。古尚書說云。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今自伐紂時言之。武王亦諸侯爾。其以天子之禮而類焉。將何類之有乎。則僞也。金氏据之。以爲舉兵稱王。行天子之禮也。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詩皇矣云。是類是禡。言文王也。毛傳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爾雅釋天附祭名云。是禷是禡。師祭也。類與禷通。蓋於內師祭謂之類。與天子之類祭不同。故文王以諸侯行之也。天子之類祭。郊也。郊者於外也。非於內也。詩疏及爾雅注

引王制言之。皆非也。此祭名附於釋天。不可執釋天以爲祭天也。据禡非祭天。可明也。淮南子云。有不行王道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高誘注云。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則類者非必祭天矣。春秋繁露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遂言棫樸之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定八年公羊何注引此詩言郊者義同。夫辟王者追稱之辭爾。禮言郊者。器用陶匏。豈奉璋乎。奉璋而祼。宗廟之禮。鄭箋是也。且其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傳云。槱積也。毛不言祭天也。鄭箋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非也。周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蓋槱燎非祭天也。月令云。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彼百祀豈無薪燎乎。安必其郊祀而然也。詩疏申鄭者。以爲文王受命稱王。則妄矣。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終。孔子稱焉。其足徵也。三國志注言吳主權未郊祀。羣臣据漢志匡衡奏言文王郊祀者而請行之。權曰。文王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衡說非典。不可用也。信哉。何爲乎虞喜以詩之槱燎爲徵也。詩大明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豈郊事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其義也。而武王可知矣。詩緜云。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言大王也。毛傳云。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釋天附講武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

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詩毛傳同。王制云。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此諸侯之禮也。當伐紂時。則惟用諸侯之禮而已矣。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謂既事稱天子王之後。非謂始事伐紂之初也。牧誓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不言祭天也。史記亦不言之也。互詳牧誓篇。詩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其詩云。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所謂武王者克商以後之稱也。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宣十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作武。蓋以桓爲武之六章也。武王者當時之稱。遂因以爲謚焉。詩商頌云。武王載旆。固當時所以稱湯也。緜是言之。當伐紂時。武非王也。則諸侯之類祭也。

非祭天爲天子之類祭也。其後用桓之詩者。則天子用之矣。豈可以言伐紂時乎。或曰。周以諸侯而郊祀。繇后稷始也。詩生民云。卽有邰家室。又云。以歸肇祀。毛傳云。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肇始也。始歸郊祀也。鄭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然則后稷郊祀。何也。其說詩者之失乎。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其詩所以推之者遠矣。故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毛傳云。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迄至也。毛言我者無斥實焉。鄭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何芳臭

之誠得其時乎。是也。然箋以我爲我后稷者。非也。此今以后稷配天者之自我也。庶謂庶幾也。朱子云。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又云。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此言其尊祖配天之祭也。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此非朱子得序之意者乎。繇鄭言之。是我后稷祭天矣。其於經文。孰爲我尊祖配天者邪。鄭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衆民無罪過。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是序之意。不於經文內得之。而於經文外添之也。不其失乎。故鄭以肇爲兆。則破字也。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非其義也。以后稷爲二王之後。則惑於緯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緯以周之於杞宋者誣稷也。毛雖

先秦之遺。而亦失之者。豈若高子不知小弁乎。則蔽於魯頌之郊祀也。而不知春秋譏魯郊也。魯頌云。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春秋所以於閔僖譏之也。魯不當郊。明邰不當郊也。然則謂周以諸侯而郊祀者。非也。且生民之詩。非徼求之。何以明說詩者之失乎。其詩云。厥初生民。時爲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云。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蓋毛所謂高辛氏帝者。帝嚳也。毛以爲姜嫄祀郊禖。履帝嚳之武迹。敏事而行。神歆饗之。遂

有子焉。鄭以爲姜嫄祀郊禖。履上帝之拇迹。歆歆然如有感。遂有子焉。其說雖不悉同。而皆言其以嚳妃祀郊禖也。則旣求有子矣。雖疑拇迹。豈有子棄之乎。故列女傳不言此焉。繇今攷之。姜嫄。女子也。非嚳妃也。詩所以言姜嫄而不言嚳也。周人非知母而不知父也。周有姜嫄廟而世祀之。無嚳廟也。后稷之封。卽封於其母之國也。豈無故哉。夫女子。無子者也。易繫辭傳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雖女子而不無子焉。張子云。天地之始。固未有人也。則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今自詩而言。民。人也。克禋克祀者。周頌所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也。弗猶不也。居然者坐致而竟然也。言姜嫄所生人如何乎。其人能配天禋祀。

以故姜嫄女子而不無子矣。明天特生之異也。故云。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言生人若此。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安乎。豈不安其配天禋祀乎。蓋女子以不無子者。旣居然生子矣。明天特生之異。必其配祀無不安也。詩序所謂推以配天者。此其詩一章。二章所以推之之繇也。其詩卒章。言上帝居歆者。與此爲相應也。其詩三章言誕寘之隘巷者。明其棄而不死之異也。后稷所以名棄也。詩魯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蓋不言姜嫄祀郊禖也。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亦不言有娀祀郊禖也。周人所以因商頌祧有娀者而祧姜嫄也。互詳君奭配天疏。列女傳云。履

迹而孕。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則何謂克禋克祀乎。皆失之矣。或曰。周書酆保篇云。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乃命曰。祀于上帝。言文王也。何也。此周史記之雜者也。當愼擇焉。周書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蓋六州者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則言九州者。非其實也。商方祀天。勤事商者。豈祀天而奪之乎。尤非其實也。或曰。周書武寤篇云。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孔鼂注云。牧野將戰。先禱天地也。何也。此孔注之失也。論語云。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豈謂天地乎。晉語云。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亦侯國也。周書世俘篇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蓋禮所謂旣事而柴也。今大誓言祭天。此僞者之亂經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多士云。天惟畀矜爾。召誥云。天亦哀于四方民。此其所襲也。言從欲者。襲左傳國語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爾尚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禮運云。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其所襲也。時哉者。襲論語之爲文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非與鱄設諸謀弑逆之時乎。禮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非父死因以爲利之時乎。今僞者襲而竄之爾。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戊午者。襲書序爲之也。莊三年左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書序云。戊午。師渡孟津。蓋戊午者方渡之一日爾。今書次者。則僞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此襲湯誓牧誓諸文爲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文十八年左傳云。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行父雖未獲吉人。

去一凶矣。此季文子使史克對君問之辭也。行父文子名
也。詩天保云。惟日不足。此其所襲也。言我聞者。襲牧誓稱
古人之言以發端也。犂古通黎。墨子云。昔者殷王紂播棄
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尸子云。昔者商紂有臣曰王子
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皆其所襲也。微子云。卿士
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又云。
我用沈酗於酒。昭十六年左傳云。皆昵燕好也。易云。比之
匪人。皋陶謨云。朋淫于家。召誥云。以哀籲天。酒誥云。弗惟
德馨香祀登聞于天。亦其所襲也。仇與讎通。釋文云。比毗
志反。晉語云。威權在君。荀子云。境內之事。人主無有知之。
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今竄之爲脅權爾。僞傳云。脅上權

命。以相誅滅。其本意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
湯。降黜夏命。

以夏先言者。襲多方。多士爲之也。於天降言黜夏命者。襲
書序言黜殷命也。釋詁云。辟君也。釋言云。若順也。太公六
韜云。夫紂流毒諸侯。欺侮羣臣。失百姓之心。皆其所襲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此於上文及上篇所言者。其辭雖異也。其意多複焉。僞者
豈不知乎。將別爲之。則苦無所襲矣。禮坊記云。食浮於人。
蓋浮者勝而浮多也。易序卦云。剝者剝也。言喪之盡也。禮

文王世子云。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蓋君德之善也。宣
二年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
言虐殺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蓋四
輔之一也。此其所襲也。自謂己而下。襲墨子所引大誓文
爲之也。今詳逸文。監與鑑通。墨子所引者曰。爲鑑不遠。在
彼殷王。蓋伐紂後告戒之辭。而史以附於大誓者也。今乃
以殷王竄之爲夏王乎。且言於伐紂時乎。墨子所引者。經
文之用韻者也。曰。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曰。上帝不順。祝降
其喪。今竄之僞大誓下篇。曰。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今竄之
僞伊訓篇。而在大誓則去焉。閻氏云。此於用韻之文。盡失
其本來矣。釋文云。喪息浪反。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大誥云。今天其相民。此其所襲也。自朕夢而下。襲周語所
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

自同心同德而上。襲左傳所引大誓文爲之也。左傳所引
者曰。余有亂十人。論語引此文。余作予。皆無臣字。舊本釋
文可攷也。故馬鄭論語注。皆以文母列十人。以明有婦人
焉。而不疑子之臣母也。管子云。大誓曰。武王有臣三千而
一心。今僞者襲而竄之。遂加臣字爾。唐石經於論語旁加
臣字。則本無臣字可知也。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今詳逸

文。荀曰亂臣。則子無臣母焉。其列十人者。不以文母而以邑姜矣。雖皆婦人。然自武王言之。文母則其母也。邑姜則其妻也。誓師而及其母。則不嫌於用婦人。誓師而及其妻。則嫌矣。非所以伐紂之道也。史記言大誓云。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而謂武王不自嫌哉。此僞者之亂經也。自雖有周親而下。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墨子引此文。與論語略同。蓋稱傳曰而引之。不稱大誓也。今詳逸文。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言視聽者。襲孟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言予過者。襲論語所引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湯誓云。今朕必往。此以亳衆不欲往而告之也。武王伐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

侯。則無不欲往者矣。而曰今朕必往。奚爲乎。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襲孟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其與孟子所引者有不同。皆竄之也。文不同而意同。亦僞者故爲異文爾。孟子所引者。曰則取于殘。非其文之曲者乎。僞者竄之。其文不如也。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勖哉夫子者。襲牧誓爲之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此其所襲也。僞傳云。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蓋以爲紂不易敵也。孟子云。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其言武王弔民時邪。史記云。武王至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此其猶孟子所稱邪。蓋弔民而民拜之也。今以爲誓師乎。若崩厥角。稽首。蓋敘事之辭也。今以爲王言乎。稽首者。蓋百姓之喜也。今以爲懍懍乎。皆竄之也。此閻氏所以辯其僞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書云。咸有一德。盤庚云。永肩一心。詩武云。耆定厥功。此其所襲也。漢志引大誓云。立功立事。可以永年。皆其所襲也。詳今古文大誓篇。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今襲其爲文也。詩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蓋文王既有六師矣。呂氏春秋云。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周語云。布戎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此其所襲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牧誓云。逖矣西土之人。此其所襲也。酒誥云。我西土棐徂邦君。又云。越庶伯君子。今襲其爲文也。言天顯者。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彰與章通。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此於上篇及中篇所言者。其辭雖異也。其意多複焉。夏書云。威侮五行。蓋五常者五行之理也。禮哀公問云。荒怠敖慢。言弗敬也。商書云。惟王淫戲用自絕。荀悅漢紀云。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于天。言自取之也。酒誥云。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此其所襲也。淮南子云。紂斮朝涉之脛。史記云。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詳古通佯。呂氏春秋以斮脛剖心與刳剔孕婦。謂之三淫。又謂之殺三不辜。釋詁云。痡病也。皆其所襲也。僞傳云。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蓋卽淮南子之說也。史記言大誓云。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牧誓有此文。宗作崇。宣

三年左傳云。商紂暴虐。此其下文所謂姦回昏亂者也。商書云。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吾家耄遜于荒。父師若曰。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又曰。我不顧行遯。則放黜可知也。詩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則其所屏棄故也。王制云。屏之遠方。蓋屏者遠棄之也。王制言作淫聲奇技。月令言作淫巧。漢志言紂爲淫聲以悅婦人。亦其所襲也。列女傳云。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今僞者襲而竄之爾。釋文云。斮。側略反。痡。普吳反。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言帝祝者。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說文云。周書曰。孜孜無怠。皆其所襲也。詳今古文大誓篇。其餘襲湯誓。牧誓諸文爲之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荀子議兵篇云。湯武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大誓曰。獨夫紂。此其所襲也。今詳逸文。呂氏春秋云。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淮南子云。伊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此古人之言。以告戒其君爾。今竄之爲民相告之言。且竄之爲武王以告勸其民。則妄矣。況曰汝世讎乎哉。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蓋一夫者獨夫也。獨夫非君也。故以獨夫而誅之。則天下萬世之公也。此伐紂之道也。以汝世讎而誅之。則一己之私也。非伐紂之道也。何僞者之妄乎。哀元年左傳云。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此告吳滅越而去寇讎也。戰國策引此爲書辭。去疾作除害。今襲而竄之爾。莊十七年穀梁傳云。殲者盡也。釋詁云。迪進也。登成也。辟君也。又云。滅殄絕也。則殄亦滅也。宣二年左傳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皆其所襲也。言洪惟。言誕以爾者。襲大誥多方諸文爲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此襲墨子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墨子所引者。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言四方之光。繇西土始也。何史文之曲而達也。孟子稱長息言舜云。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其爲文同也。今僞者竄之爲對文爾。乍古通作。康誥云。誕受厥命。多方云。尹爾多方。皆在有天下後言之矣。今武王方伐殷。其下文且以受克予爲言也。乃遽自言誕受多方乎。墨子所引者。曰。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此其告言附於大誓而見焉。非其誓師也。今乃以爲誓師乎。且不言大帝。則於何而受之乎。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襲禮坊記所引大誓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武成

逸古文。有武成焉。鄭書序注云。武成建武之際亡。信矣。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蓋其校書時。武成猶存也。漢志云。尚書五十七篇。蓋武成既亡也。今有武成者。則僞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此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旁古文當作菊。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蔡氏云。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蓋言其錯簡也。繇今攷之。則僞者故爲錯簡爾。將使人謂孔壁中古本有然也。是不疑其太完矣。能無信乎。言四月者。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今詳逸文。漢志所引者。其言月也。曰死霸。曰生霸。今僞者竄之爲生明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今襲其爲文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史記略同。史記云。放牛於桃林之虛。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皆其所襲也。僞傳云。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弗復乘用。蓋傳以禹貢大華言之也。閻氏云。華山非大華也。此水經注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也。胡三省

通鑑華陽君注可攷也。今在陝西商州雒南縣東北。與桃林之野相望焉。山海經云。桃林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今河南陝州靈寶縣至陝西潼關。皆其野也。豈乏水草之地哉。史記言周穆王時。造父於桃林得驊騮綠耳溫驪之乘以獻。非周初歸馬之遺種乎。若夫大華山陽。蓋禹貢梁州地也。武王歸馬於斯則遠矣。且如僞傳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邪。韓詩外傳云。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今謂武王爲之乎。何其歸之非長養之地乎。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漢志云。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此逸古文也。書疏斥之曰。僞武成。是僞其不僞也。則不僞其僞矣。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今僞者以爲庚戌。剛日也。宜於外事而柴望焉。丁未柔日也。宜於內事而祀廟焉。故皆竄之也。今攷祭告武成。一時之宜。安可以常祭例之乎。召誥云。丁巳。用牲于郊。亦柔日也。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亦剛日也。皆非常祭也。一時之宜也。禮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今僞者以爲庚戌祭焉。辛亥又祭焉。是數也。故遂竄之也。今攷宗廟之祭。

異其四時。其不數宜矣。爲其所祭者同也。若夫其所祭者不同。今日廟而翼日郊。非所謂數也。召誥云。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周公之禮也。禮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蓋武成以辛亥郊也。故凡卜郊者用辛焉。今僞者曰。庚戌。柴望。禮何以不言郊之用庚乎。凡書言越日者。其數從本日言之。召誥云。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其例也。今其日丁未。越三日斯己酉矣。今言庚戌者。則僞也。召誥云。侯。甸。男邦伯。洛誥脫簡於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衞。顧命云。庶邦侯。甸。男。衞。皆其序也。今僞者曰。甸。侯。衞。豈其序乎。寔爲以禹貢甸。侯言周制也。且曰。邦。甸。侯。衞。則僞者之不辭也。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逡與駿通。此其所襲也。釋詁云。駿。大也。又云。駿。速也。詩清廟云。駿奔走在廟。皆其所襲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言既生魄者。襲漢志所引武成文爲之也。魄與霸通。釋詁云。冢。大也。大誥云。肆予告我友邦君。又云。爾庶邦君。此成王以天子而稱諸侯也。故不稱冢君焉。牧誓云。我友邦冢君。此武王自以諸侯而稱所會諸侯也。故稱冢君焉。今僞者於下文王言。則不稱冢君而稱羣后也。而於此文敘事。反稱冢君乎。此僞者之疏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詩生民云。時維后稷。又云。即有邰家室。詩公劉云。篤公劉。史記云。文武攸興。古公王跡。又云。王瑞自大王興。迹與跡通。詩皇矣云。維此王季。又云。王此大邦。周語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又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此其所襲也。禮大傳云。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言牧野既退。同時

而追王三王也。其言追王文王。是矣。若大王王季。非追王於其時也。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明文王先追王也。今据詩緜云。古公亶父。蓋未追王也。而其詩則云。文王蹶厥生。蓋既追王也。中庸豈不足徵乎。金縢云。公乃自以爲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史乃册祝曰。若爾三王。此在既克商二年矣。豈告武成時乎。且自金縢言之。安知其敘所告者非史之追稱歟。又安知其敘所祝者非册之統稱歟。周語云。我先王不窋。蓋與先王后稷皆以非追王而統稱王也。韋注云。商頌亦以契爲元王也。然則三王之稱。未可以爲同時而追王也。彼禮大傳之失。而僞者襲焉。奚可哉。洛誥云。篤前人成烈。多士云。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禮祭統云。衞孔悝之鼎銘曰。其勤公家。周書祭公篇云。用應受天命。膺與應通。康誥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又云。誕受厥命。言文王也。中夏而區分之。則多方矣。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皆其所襲也。詩大明云。有命既集。言天命集於文王也。今僞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非也。詳今古文大誓篇。中庸云。善繼人之志。言武王也。今僞者竄之。則武王之志荒矣。閻氏云。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也。此所謂志者。欲集大統之志也。大王之太

釋文音太。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周語云。布令于商。厎紂之多罪。韋注云。厎致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皇天后土。謂天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蓋禮言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周官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此其所襲也。然伐紂時豈祭天乎。詳僞大誓。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墨子所引

傳文也。蓋傳亦書也。自雖有而下。與論語所引者略同。閻氏云。此武王既定天下。或望祀或巡狩而告岱宗之辭也。故論語所引者亦炎於周有大賚後焉是也。詩桑柔毛傳云。隧道也。詩緜毛傳云。醜衆也。醜在句中互文也。南蠻東夷北貉。獨不言西戎者。牧誓云。逖矣西土之人。則西戎若蜀羌髳彭者。皆周有之也。或曰。蓋武王將事於泰山之道。其傳曰。泰山乎。有道曾孫周王有事於伐商大事。既得仁人。庶幾作事以敬乎。彼商紂有中夏及衆外夷矣。且商所有者。豈惟有中外之衆哉。雖有至親。不如周之仁人。此所以克商而有萬方也。今萬方有罪。惟予一人之罪。敢不敬乎。此其傳之本義也。緜今攷之。墨子所引者。曰周王。曰萬

方。其爲既定天下無疑也。今僞者乃竄之爲伐紂時祭告乎。詩大明云。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蓋伐紂時稱侯不稱王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爾。夫敘事之文。若牧誓稱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爲祝辭。則無追加之者也。禮郊特牲云。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今曰有道曾孫者。亦其例也。曲禮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今不曰周侯而曰周王者。則僞也。或曰。史記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蓋自周以前。王非天子號也。是不然也。詩長發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非商之天子稱王者乎。故詩殷武云。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明諸侯不稱王也。商王廟號則稱帝焉。蓋周

所貶者。謂廟號不稱帝爾。史記殷周本紀可攷也。今僞者豈謂是乎。湯誓云。不敢不正。王制云。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襄八年左傳云。以討亂略。周官職方氏云。四夷八蠻九貉五戎。貊與貉通。君奭云。罔不率俾。皆其所襲也。昭七年左傳云。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今僞者竄之爲告神爾。或曰。此承上文王若曰之辭。亦告諸侯也。非錯簡也。其錯簡者。惟既生魄一節之文。脫於丁未一節下焉。其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皆追敘而告諸侯者也。是不然也。書疏於僞武成。雖不察之矣。然自王若曰至無作神羞。則疑之云。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不得惟誦禱辭而已。蓋以爲其辭之不次也。如以

追敘言之。所謂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者。其於上下文尤不次矣。以是知其故爲錯簡也。此僞者之巧也。僞傳讀曰。罔不率。曰。俾恭天承命。非僞經之本意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釋詁云。肆故今也。書堯典疏稱鄭禹貢注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此夏書稱周王者。周非代名也。魯語云。忠信爲周。謂忠信之王也。今僞者竄之爲周武王爾。其餘則襲孟子所引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孟子所引者曰。紹我周王。昭與紹聲相近也。故竄之也。孟子所引者。史敘事之辭也。今

以爲武王自述焉。則其辭夸矣。大誥云。興我小邦周。豈或夸乎。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僞者故爲錯簡也。蔡氏云。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蓋合下文言之也。下文自既戊午至萬姓悅服。僞者當分節焉。蔡氏以此合之。非僞者之本意也。襄十八年左傳云。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云。唯爾有神裁之。惟與唯通。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公子城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予。哀二年左傳云。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此其所襲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大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
陳。未畢而雨。漢志云。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此其所襲也。然於戊午。則蒙上文惟一
月而言矣。於癸亥甲子。則不月焉。此僞者之疏也。牧誓云。
時甲子昧爽。此史之日而不月者也。以所書皆其日其事
也。且必佗篇既書月焉。安有同篇更端。而或月或不月乎。
不自亂乎。易大有象傳云。順天休命。詩大明云。殷商之旅。

其會如林。又云。矢于牧野。史記云。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
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此與荀子言紂卒易鄉者略同。
中庸云。壹戎衣而有天下。一與壹通。六韜云。聚國而爲天
下。各樂其所。命之曰大定。皆其所襲也。古謂敗奔曰北。史
記管仲傳云。吾三戰三北。是也。夫孟子於武成。不信其血
之流杵者。何哉。以其言戰也。故論衡云。察武成之篇。牧野
之戰。血流浮杵。蓋統言其戰也。未析言其倒戈之北也。當
論衡時。武成不猶存邪。如既析言其倒戈之北也。孟子奚
爲不信之乎。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此荀
子明其意而言之。以史未析言故也。今連倒戈之北爲文
者。則僞也。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復盤庚之政。史記云。釋

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又云。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樂記云。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論語云。周有大賚。亦其所襲也。史記云。式智者之
門。謂箕子也。蓋留侯世家言之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水
經注云。朝歌南牧野有比干墓。今在河南衞輝府汲縣北。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敎。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僞武成之篇終也。蔡氏云。此當在大邑周之下。漢書地
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此其所襲也。書疏引孟子班爵祿章言之。非僞經之
本意也。閻氏云。孟子言爵五等。天子列焉。其地四等。豈三

等乎。禮文王世子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
能也。又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
賢也。惟與唯通。堯典云。敬敷五敎。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
皆其所襲也。釋詁云。惇篤厚也。則惇亦篤也。論語所謂篤
信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蓋明義者若斯也。文二年左傳云。爲穆公故。尊秦也。謂
之崇德。以秦伯猶用孟明。孟明懼而增德也。魯語云。高圉
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又云。皆有功烈於民者也。蓋
報先世之功者若斯也。文四年左傳云。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
宴。蓋報當世之功者若斯也。管子云。垂拱而天下治。亦其

所襲也。古史之文。堯典中有約敘瀍焉。今襲其爲文也。惟食哉祭之惟。猶與也。襲禹貢惟木之惟也。

旅獒

釋詁云。旅陳也。釋文引馬云。獒作豪。酋豪也。書疏引鄭云。獒讀曰豪。蓋皆以爲西戎之豪也。其曰旅者。謂陳告西戎之豪也。詳書序辯。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亦陳告之也。故序以旅巢命次旅獒後焉。僞傳云。犬高四尺曰獒。此釋畜義也。蓋如字釋之。謂以貢獒而陳戒也。夫逸古文旅獒。馬鄭既傳之矣。苟其篇有貢獒之文。則馬鄭安有以獒爲豪者哉。說文云。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其不引尚書而引宣二年春秋傳也。以旅獒非言

犬故也。今言貢獒者。則僞也。自僞者言之。周書於巢伯曰旅巢。於獒犬亦曰旅獒。何其不類乎。此僞者之窒也。林氏以旅獒爲西旅之獒。此以序言西旅獻獒者推之也。亦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魯語云。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此其所襲也。書序云。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蓋獒者豪之假借也。鄭以爲西戎獻見其豪。殆猶獻俘之獻也。今僞者竄之。則遂以爲獻犬爾。周書王會篇。言渠叟之鼩犬。匈奴之狡犬矣。而不言西旅之獒也。且言伊尹制獻令矣。其於正南甌鄧桂國。請令以矩狗爲獻。而於正西昆侖狗國。則無獻犬之令也。僞者以爲今獻獒其不如令歟。將大保能無訓歟。則其所旅陳者。既曰用訓于王。此召誥所謂旅王也。而其篇乃名之曰旅獒。周書有如是不辭者邪。鼩音駒。文選注引周書。鼩不作駒。今從之。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孝經云。昔者明王。大學云。先慎乎德。釋詁云。賓服也。盤庚云。無有遠邇。僖七年左傳云。諸侯官受方物。此其所襲也。惟服食器用者。襲禹貢而約言之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魯語云。仲尼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又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其所襲也。釋詁云。展誠也。僞傳云。是用誠信其親親。此僞經之本意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禮表記云。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此其所襲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蓋耳目爲物之役爾。心能役耳目而不役於耳目者
也。荀子云。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蓋不以心爲形役。故萬物皆致役其心焉。若夫聲則役於
耳。色則役於目。猶莊子所謂終身役役也。昭元年左傳云。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此其所
襲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職貢不乏。玩好時至。詩關雎序
云。在心爲志。論語云。志於道。禮深衣云。以安志而平心也。
樂記云。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蓋道在故也。皆
其所襲也。襄十四年左傳云。衞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衞侯。
衞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其言糞土也。子展子鮮聞

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說。蓋道則說而接之矣。亦其所
襲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淮南子云。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僖十五年左傳
云。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
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大學云。楚書曰。惟善以
爲寶。張衡東京賦云。所貴惟賢。所寶惟穀。襄四年左傳云。
遠至邇安。此其所襲也。釋詁云。格。來也。釋言云。格。至也。夫
漢文帝卻千里馬。光武帝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其不寶
遠物也。史皆稱焉。謂先王治四海之道當然也。非以冀遠
人來至也。如僞者言。豈不反導其君騖廣而荒哉。論語云。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此言順與也。所謂遠人者。自
中國言之也。蓋來其所當來者也。豈如僞者言乎。史記云。
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或
以言此文。非僞者之本意也。彼以爲西旅貢獒與征而得
之者不同。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呂刑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周書諡法篇
云。細行受細名。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易繫辭傳云。

小人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傷猶累也。臯陶謨云。允迪
厥德。盤庚云。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此其所襲也。周
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詩殷武云。莫敢
不來王。鄭箋云。世見曰王。皆其所襲也。僞傳云。天子乃世
世王天下。非僞經之本意也。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
孟子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今襲而竄之爾。閻氏云。井可
言九仞。山當以百仞言也。僞傳云。八尺曰仞。非也。王氏云。
攷工記言澮廣二尋深二仞者。尋仞變文。則仞非八尺之
尋也。鄭儀禮注云。七尺曰仞。蓋與包咸論語注同。釋文云。
行下孟反。累劣僞反。

微子之命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王氏云。此篇用四言
排句者多商周之際。其文固如是乎。恐西漢亦無斯體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多士云。王曰。猷告爾多士。此猷告當連讀焉。僞古文者妄
以猷之一字爲句也。失其讀矣。釋詁云。猷。已也。又云。咨已
此也。則已亦咨也。此僞者之所据也。今攷多方云。王若曰。
猷告爾四國多方。又云。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如謂
猷咨也。則云嗚呼猷者。於文未適也。釋詁云。猷言也。則猷
告者言告也。豈以猷之一字爲句乎。哀九年左傳云。微子
帝乙之元子也。漢書平當傳引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

以永年。傳于亡窮。亡與無通。漢冊蓋有惟稽古之文也。禮
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禮郊特牲云。繼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此其所襲也。皋陶謨云。虞賓在位。賓
猶客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於周爲客。詩有客云。亦白
其馬。蓋尙白者殷先王之禮物也。易觀六四云。利用賓于
王。皆其所襲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
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詩商頌云。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蓋言
齊言聖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
廣淵。今襲而竄之爾。多方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多士云。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康誥云。誕受厥
命。禮祭灋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魯語。虐作邪。漢書云。
慶流苗裔。皆其所襲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文元年左傳云。踐修舊好。詩振鷺云。以永終譽。以此知微
子之有令聞也舊矣。詩文王云。令聞不已。詩商頌云。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僖十二年左傳云。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王曰。子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此其所襲也。篤與督通。詩生民云。上帝居歆。詩閟宮云。建
爾元子。康誥云。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皆其所襲也。下民

祗協者。襲多士言民祗也。漢書董賢傳云。上以賢爲大司
馬衞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亦
其所襲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
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康誥言知訓者則云。商耇成人。若微子其人也。故僞者襲
焉。康誥云。往盡乃心。又云。明乃服命。詩假樂云。率由舊章。
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此其所襲也。
詩商頌云。衎我烈祖。釋詁云。律。則。灋也。詩抑云。維民之則。
言民灋之也。今襲而竄之爾。文侯之命云。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詩節南山云。天子是毗。康誥云。乃以殷民世享。詩

文王云。蒨邦作孚。詩崧高云。式是南邦。又云。南國是式。詩
振鷺云。我客戾止。又云。在此無斁。皆其所襲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康誥云。往哉。又云。勿替敬典。詩韓奕云。無廢朕命。釋詁云。
替廢也。襄十四年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
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此其所襲也。
蔡仲之命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蔡仲之祖。文王也。卽
成王之祖也。洛誥稱周公告成王者。則云。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繇是推之。成王告蔡仲。當言我文祖矣。今蔡仲之命。
則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以成王而稱文王曰乃祖。旣無
美稱。且若成王與蔡仲不同祖者。非僞古文之不能自揜

也夫。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大宰。釋詁云。冢。大也。大與太通。詩
臣工毛傳云。工。官也。論語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三年。此其所襲也。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
于庶人。三年不齒。
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稱及者。明管叔爲罪
首也。今曰。羣叔流言。是孰爲罪首乎。非史之書法也。襄二
十五年左傳云。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唯與惟通。

周書作雒篇云。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
蔡叔于郭淩。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
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周官大司寇云。
三年不齒。此其所襲也。詩車鄰。今與鄰韻。則淩與鄰古音
通矣。故僞者竄之也。周書孔鼂注云。郭淩地名。蓋不詳所
在焉。僞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閻氏云。此臆說也。釋文
云。蔡蔡叔上蔡字素達反。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呂刑云。以敎祗德。今以蔡叔之刑也。故僞者襲焉。定四年
左傳言蔡叔云。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書序云。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
侯位。此其所襲也。僞傳云。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書疏

申之。謂周官冢宰。施則于都鄙。建其長。立其兩。是立二卿
也。且謂史記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周公不就魯。安
得舉之。蓋以史遷說爲謬矣。然周公亦何不能使魯公用
之乎。魯之卿士。自周公視之。皆己卿士也。書序云。武王旣
勝殷。邦諸侯。史記錄序邦作封。蓋古通也。故僞者襲焉。僞
傳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
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非也。漢志。汝南郡
上蔡縣。自注云。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
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左傳杜注同。繇是言之。安所得圻
內之蔡乎。閻氏云。蔡叔父子所封。同在上蔡。是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定四年左傳言蔡仲改行帥德。王命之以蔡矣。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其所襲也。率與帥通。釋宮云。猷道也。蓋行迹之所繇也。康誥云。小子封。又云。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詩閟宮云。俾侯于東。易象傳云。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魯語云。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皆其所襲也。言爾尙爾乃者。襲酒誥爲之也。孝經云。以孝事君則忠。釋詁云。邁行也。呂刑云。罔不惟德之勤。漢書蕭望之傳云。作憲垂灋。爲無窮之規。亦其所襲也。康誥云。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其言乃文考者。汝文考也。自民於康叔言之也。非自武王於康叔言之也。蓋兄之告弟。無稱乃父焉。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酒誥云。乃穆考文王。其言乃者。語辭也。非訓汝也。今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此言乃者。非訓汝不可也。蓋若盤庚告臣稱乃祖者矣。非成王所以命同祖之蔡仲也。何其妄哉。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與僞大甲下篇略同。蓋僞者雖有所襲而苦不能多也。亦僞者之窮也。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其所襲也。惟厥之惟。思也。襲釋詁義也。孟子云。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其斯非各有所歸乎。仁則善。不仁則惡。治則興存。亂則廢亡。今僞者襲而竄之爾。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釋詁云。績事也。今僞者襲焉。釋詁云。績功也。僞傳云。勉汝所立之功。立之爲言。非其本文也。禮檀弓云。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此禮運所謂講信脩睦者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詩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此其所襲也。康誥云。小人難保。故云。用康保民。詩假樂云。率由舊章。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鴻範云。視曰明。聽曰聰。明作哲。聰作謀。蓋其不妄作者也。鴻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又云。皇極之敷言。蓋正言之無側者也。故云。人用側頗僻。則其側言可知矣。詩抑云。謹爾侯度。此盤庚所謂正法度者也。皆其所襲也。康誥云。則予一人以懌。文侯之命云。若汝予嘉。亦其所襲也。或曰。詳古通祥。善也。此非僞經之本意也。僞傳云。詳審汝視聽。其本意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康誥云。往哉。封。又云。聽朕告汝。盤庚云。無荒失朕命。此其
所襲也。
周官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書疏引鄭云。周官亡。
蓋鄭傳逸古文而知之矣。鄭志稱趙商引周官文而問之
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鄭於書序。立政次
周官後焉。今立政官名。僞周官不與之同。僞者乃竄而次
立政於其前也。若立政之先。官名猶未定者然爾。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詩桓云。綏萬邦。周語韋注云。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存省
之。詩韓奕云。榦不庭方。釋詁云。庭直也。毛傳同。隱十年左
傳云。以王命討不庭。襄十六年左傳云。同討不庭。閔元年
左傳云。天子曰兆民。易林云。鼎足承德。多方云。王來自奄。
至于宗周。此其所襲也。書序云。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
豐。作周官。皆其所襲也。周九服而言六服者。自要服之內
言之。皆中邦也。僞者以爲官制之所及也。其言巡侯甸。則
室矣。成王東征踐奄。豈皆侯甸乎。董正者。襲釋詁義也。治
官者。襲周官冢宰義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詩巧言云。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老子云。爲之于未有。治之
于未亂。此其所襲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
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文稱王曰矣。此又加曰。若綴旒然也。襲周書言又曰者
而失之也。堯典云。曰若稽古。又云。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
又云。班瑞于羣后。而其總百事者。則云。使宅百揆。立政云。
和我庶獄庶慎。易乾彖傳云。萬國咸寧。此其所襲也。禮明
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今僞
者襲而竄之爾。其不言官五十者。虞承於唐。堯典固言百
工故也。闞氏云。文雖不同。亦夏商之官倍於唐虞也。釋詁
云。乂。治也。立政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遂云。國則罔

有立政用憸人。皆其所襲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祗勤于德者。襲呂刑爲之也。詩車舝云。高山仰止。釋詁云。
時是也。釋言云。逮及也。若順也。迪道也。道與導通。皆其所
襲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
其人。
禮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
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唯與惟通。此其所襲也。周官保氏疏
引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

三年事。此周禮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蓋鄭以周禮有師氏保氏。而無師保也。今於書君奭序辯焉。其言周禮者。漢志所謂周官經也。其引成王周官者。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佗說者也。今僞者襲之而益其辭爾。攷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漢書陳平傳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塡與鎭通。漢書丙吉傳云。三公典調和陰陽。蓋漢制以丞相爲三公也。釋詁云。燮和也。皆其所襲也。太本不作大。故釋文無音焉。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周禮之周官云。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蓋言三公。未言其分名也。攷工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周官掌次注云。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王制注義同。貳猶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賈誼新書略同。此其所襲也。易繫辭傳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堯典云。欽哉。惟時亮天功。釋詁云。欽寅敬也。曲禮言天子云。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皆其所襲也。釋文云。少詩照反。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釋詁云。冢。大也。太古通太。大宰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此其所襲也。

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

周官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敎。以佐王安擾邦國。鄭禮注云。擾亦安也。大宰云。二曰敎典。以擾萬民。堯典云。敕我五典。又云。敬敷五敎。蓋五敎者五典之敎也。周官云。司徒掌十有二敎。蓋以五敎析之也。此其所襲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官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又云。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此其所襲

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官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王六軍。詩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毛傳云。天子六軍。顧命云。張皇六師。此其所襲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周官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又云。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馬禮注云。詰猶窮也。此其所襲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周禮之周官。六官也。而冬官亡矣。小宰云。冬官掌邦事。其

事可推也。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又云。咨禹。汝平水土。王制
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定四年左傳云。
聃季爲司空。又云。聃季授土。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蓋
管仲之遷。士。農。工。商。皆異居也。此其所襲也。僞傳云。主國
空土以居民。傳言司空者未析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
空。穴也。古人穴居。其義也。蓋以名居民之官。不忘本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官。天。地。春。夏。秋。冬。六卿之職。各統其官。皆云。使帥其屬。
率。與帥通。宣三年左傳云。貢金九牧。蓋九牧者九州之伯
也。周語云。先王之於民也。阜其財求。韋注云。阜。大也。此其
所襲也。周官小宰鄭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

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
有述天授職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皆其所襲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
周官大行人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
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
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緜是言之。蕃國者要服之外夷服
鎭服蕃服也。皆九州之外也。故繼世而朝焉。要服之內皆

九州之內也。蓋中邦也。其六服皆以服數而朝矣。今僞者
乃言五服之朝已乎。且言六年一朝已乎。僞者於篇首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是自要服之內言之也。今朝者五服。
而要服不朝。何以爲六服承德乎。昭十三年左傳云。叔向
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此春
秋之霸。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蓋變乎周制。遂
託古制而行之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故閒朝之制。亦三
年一朝矣。今僞者非其制也。書疏以此悉傳於叔向之言。
則惑矣。周之九服。不數王畿。蔡氏幷王畿爲六服焉。將以
通乎五服之朝也。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自考制度而下。

襲堯典爲之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自此而下。僞爲訓迪之辭也。漢書劉向傳云。易曰。渙汗其
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令而反。是反汗
也。後漢書胡廣傳云。政令惟汗。往而不反。文六年左傳云。
以私害公。說文云。倉頡作書。背厶者謂之公。皋陶謨云。黎
民懷之。詩鼓鐘云。懷允不忘。此其所襲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
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昭六年左

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詩節南山云。俾民不迷。堯典云。曰若稽古。釋詁云。典。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事不師古。孟子云。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漢書張釋之傳云。文帝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文帝迺止不拜嗇夫。蓋防其亂也。此其所襲也。論語云。疑思問。又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爲者學也。皋陶謨云。在治忽。禮哀公問云。荒怠敖慢。襄二十一年左傳云。怠禮失政。曲禮云。宦學事師。又云。涖官行灋。莅與涖通。禮學記云。官先事。禮緇衣引兌命云。事煩則亂。皆其所襲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孟子云。尚志。又云。大人之事備矣。蓋功者事也。易繫辭傳云。可大則賢人之業。蓋廣者大也。易乾文言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呂刑云。罔不惟德之勤。此其所襲也。論語云。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蓋何有者無難之辭。無難則罔後艱矣。史記云。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非有後艱者乎。官人五服。斧爲之章。貴能斷也。皆其所襲也。釋文云。斷丁亂反。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戰國策云。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儉德之共也。共與恭通。孟子云。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襄二十年左傳云。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泰誓云。其心休休焉。詩甫田云。勞心忉忉。襄十一年左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此其所襲也。揚雄太元云。出禮。不畏入畏。今襲而竄之爾。范望太元注云。出禮入刑。今僞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其本意也。僞者曰。作僞心勞日拙。是何其不自反乎。是將謂僞古文者。雖心勞也。而日巧矣。而後世察之者日嚴。卒以亂經故而干賊道之罪名。豈不拙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荀子云。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者寵則必榮。漢書劉向傳云。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此其所襲也。僖五年左傳云。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蓋尨茸者狐裘之雜也。以與國政之雜焉。厖與尨通。釋文云。厖武江反。其本讀也。周官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禮注云。故書尨作厖。杜子春云。尨謂雜色不純。今僞者竄之爲政厖爾。釋言云。偁舉也。稱好也。詩賓之初筵云。各奏爾能。易比六三云。比之匪人。孟子云。以爲不勝其任矣。皆其所襲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詩雨無正云。三事大夫。釋詁云。亂治也。釋詁。右助義同。佑與右通。康誥云。用康保民。洛誥云。我惟無斁其康事。此其所襲也。

君陳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禮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此言蓋者。鄭亦以篇亡而不決之爾。或曰。漢書王莽傳云。周公之子七人。蓋伯禽及凡蔣邢茅胙祭也。魏志武帝紀注云。周公八子。竝爲侯伯。將以君陳合言之歟。今無緐稽也。僞傳云。君陳臣名。因以名篇。然其篇曰君陳。而不曰君陳之命。則決其非命君陳之辭也。且据禮坊記所引者而推之。亦決其非命君陳之辭也。是

亦異於左傳言命以伯禽者矣。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夫成周之正。王官之長也。此殆君陳爲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也。酒誥毖庶邦之臣。其例也。史錄其辭。故名之曰君陳焉。必不如僞者命君陳之辭也。趙氏孟頫云。書不幸而至於亡。今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其僞亂之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周語云。令德孝恭。康誥云。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堯典云。欽哉。釋詁云。欽敬也。襄十四年左傳云。王賜齊侯命曰。敬之哉。此其所襲也。論語云。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何晏集解云。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蓋自兄弟而上。皆書辭也。漢讀不以孝乎絕句焉。蔡邕石經。孝乎作孝于。則且不能從于絕句矣。說苑云。孔子曰。詩不云乎。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論語引書。非其例也。今詳逸文。自施於而下。皆孔子釋書之辭。故於不作于。與論語本文作於者。一例也。且孔子稱書云者。不稱君陳也。今僞者襲而竄之爾。釋經之家。反据此以釋論語焉。此豈不爲僞者所誤邪。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左傳云。王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師保萬民。又云。茲率舅氏之典。釋詁云。典常也。康誥云。惟民其康乂。此其所襲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僖五年左傳云。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皋陶謨云。予思日孜孜。康誥云。無康好逸豫。此其所襲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自由聖而上。襲禮緇衣所引君陳文爲之也。論語云。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今僞者竄之。徒言風
草。豈其析乎。王氏所以斥其割剝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多方云。圖厥政。釋詁云。艱難也。論語云。爲之難。僖十年左
傳云。不有廢也。其何以興。論語云。繹之爲貴。此其所襲也。
其餘則襲禮緇衣所引君陳文爲之也。今詳逸文。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襲禮坊記所引君陳文爲之也。今詳逸文。釋詁云。后君
也。坊記所引者。曰。爾君。曰。我君。謂庶邦之君也。蓋君陳爲
成周之正。而告庶邦之臣。故稱爾君焉。其臣自稱。則我君

也。禮緇衣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曰師。曰庶。皆
言衆也。亦可見其告庶邦之臣也。坊記所引者。則云。於乎。
是惟良顯哉。鄭注云。美君之德。蓋爲臣者相告我君其若
是也。今僞者乃竄之爲君命臣稱君善而美以良臣乎。坊
記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遂引君陳此文而明
之。王氏云。大誓爲人子之辭。則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辭矣。
是也。蓋君陳爲人臣愛君之辭。猶大誓爲人子愛親之辭
也。春秋繁露引此文而釋之云。此爲人臣之灋也。古之良
大夫。其事君皆若是。蓋董子以良爲良臣。與鄭不同。而以

其辭爲人臣之辭。亦無不同。皆不言成王命君陳也。葛氏
云。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至於有過。則將誰
執哉。此蔡氏所從也。王氏應麟云。善則稱君。事君之禮。然
君以是告其臣。其弊爲諛。闇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
之疑不可解矣。此皆察斯言之失也。而未察古文之僞也。
夫成王顧命。疾既彌留。猶無以失言亂命者。豈其治命而
反失之也。顧命云。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今導諛之非。成
王必能察其幾矣。閻氏云。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
辟如成王爲之乎。惠氏云。果成王失言。孔子胡爲錄之以
訓後世乎。此僞者之亂經也。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
丕訓者。襲立政爲之也。鴻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鬼谷子
云。與貴言者依於勢。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事皆決于法。刻
削。毋仁恩和義。毋古通無。此其所襲也。易說卦言倚數者。
蓋倚此以起彼焉。今竄之爲倚法爾。昭二十年左傳云。猛
以濟寬。政寬則民慢。學記云。相說以解。又云。待其從容。皆
其所襲也。釋文云。從。七容反。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
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
不宥。
禮文王世子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釋言云。厥其也。若

順也。詩大叔于田毛傳云。狃。習也。堯典云。寇賊姦宄。康誥云。自作不典。又云。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釋詁云。典。瀆常也。不典者。敗常瀆也。細。猶小也。此其所襲也。周官司刺有三宥之文。今竄之爲三不宥爾。其日。姦宄。日敗常。日亂俗。蔡氏以爲三也。此僞經之本意也。然姦宄非二者邪。則四之。而非三矣。成十六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蓋二者不同也。宄與軌通。僞傳云。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此傳言三犯。非僞經之本意也。書疏云。此所犯小。言三者。冉猶可赦爾。然姦宄敗亂。雖小必治之。此易所謂小懲而大誡也。豈待三乎。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皋陶謨云。庶頑讒說。又云。格。則承之庸之。蓋不忿疾之也。論語云。無求備於一人。又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周語云。書有之曰。必有忍。若能有濟也。韋注云。若。猶乃也。中庸云。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故云。大德敦化。此其所襲也。盤庚云。予其懋簡相爾。蓋簡者閱也。禮學記引兌命云。厥修乃來。其不來者。即其不修也。以此知當閱而別之也。詩十月之交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皆其所襲也。論語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繇是推之。直者必良。枉者必不良。如朱木之良不良然也。今襲而竄之爾。夫枉能使直。斯謂之率矣。非以良化其不良乎。今言以良率其不良。則僞者之不辭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十六年左傳云。民生厚而德正。白虎通云。性者生也。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禮緇衣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其所襲也。康誥云。汝亦罔不克敬典。此告汝德之說也。孝經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蓋在善猶在德也。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易升初六云。允升。大吉。詩巧言云。秩秩大猷。詩賚云。

我應受之。毛傳云。應。當也。膺與應通。詩閟宮毛傳云。膺。當也。襄十三年左傳云。應受多福。洛誥云。汝永有辭。皆其所襲也。

畢命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史記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此史遷從書序而錄之也。今本書序。言冊畢。不言冊畢公者。脫文也。蓋冊命畢公而治洛之成周也。冊與策通。漢書律厤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此漢志所引者。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或曰。書亡篇之逸文。見於他說者也。蓋與此

序相應焉。豐刑者畢命策中之大要也。其言作策而特言豐刑。則足以知其爲大要矣。洛誥言王命作冊者。以大要言之。刑云。惟告周公其後。畢命當亦然也。今詳逸文。書疏引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蓋鄭之時。有以冊命霍侯者爲畢命之逸篇。而鄭斥其非也。以其不同乎與此序相應者。故書疏引鄭云。畢命亡。而不曰畢命逸也。與此序相應者。若漢志所引者是也。書疏不僞東晉古文。而反僞漢志所引者。何其惑之甚乎。夫畢命豐刑。漢志本諸劉歆三統術所引者也。苟其僞焉。班氏豈不察之。而錄於漢志邪。班氏爲藝文志。其於尙書家皆察之矣。豈售其僞哉。漢書王莽傳言公孫祿數歆之罪

云。顚倒五經。令學士疑惑。蓋因其有而顚之倒之。非以無爲有而僞之也。鄭於此無以漢志爲非也。書疏云。不知豐刑之言何也。今攷豐邑名。刑灋也。序云。分居里成周郊。言分成周郊之居里也。蓋猶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者。此殆以文王作豐爲灋歟。是豐刑之義與此序相應也。多士云。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故畢命猶分居里焉。僞傳云。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傳言序成周者。非也。序於此屬上讀焉。成周者以地言也。君陳序不曰東郊成周乎。僞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又云。申畫郊圻。愼固封守。又云。公其惟時成周。此傳之所繇也。蓋僞畢命者昧豐刑之義焉。而於序亦失其讀矣。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多方云。至于宗周。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詩臣工鄭箋云。釐理也。此其所襲也。其餘則襲漢志所引畢命文爲之也。畢命序亦其所襲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稱父師者襲微子爲之也。洛誥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此其所襲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

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釋詁云。左右相導也。襄十四年左傳云。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多士云。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鴻範云。家用平康。故鴻範言而家者。猶厥家也。釋詁云。綏康安也。此其所襲也。洛誥云。伻來毖殷。多士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多士云。比事臣我宗多遜。密邇王室者。比事臣我宗也。式化厥訓者。多遜也。左傳有密邇之文。釋言云。式用也。皆其所襲也。今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蓋殷民叛而即遷之。其時未有成周矣。序豈足據乎。今僞者以洛誥之毖殷而始言遷洛也。非襲序之失邪。夫所謂頑民者。序則言之。而經無是言也。故多士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

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又云。王曰。告爾殷多士。豈嘗目
之頑民而宜言以羞於衆哉。今僞者以頑民竄之爲康王
之言也。非所以安殷民也。是誣也。古者以歲星紀年。歲星
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謂之紀。猶月令稱月窮于紀
者。以十二月紀之也。今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漢志言之矣。
自成王七年營成周。迄於康王十二年。故僞者稱既歷三
紀焉。孝經云。移風易俗。論語云。必世而後仁。昭四年左傳
云。若苟無四方之虞。康誥云。則予一人以懌。亦其所襲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

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其以宋升降乎。蓋升降猶盛衰也。禮
檀弓所以言道隆道汚也。易彖傳云。革之時大矣哉。蓋時
變斯俗變矣。釋詁云。臧善也。詩小旻云。謀臧不從。不臧覆
用。蓋如孟子言不善變也。此其所襲也。僞者以爲政由俗
變。善變者道升而民有所勸焉。不善變者道降而民無所
勸焉。晉語云。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韋注云。物事也。
釋詁。弼輔義同。亮相義同。晉語云。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
尹。重之以周召畢榮。蓋畢公之相自文王始矣。迨成王顧
命。召畢公焉。文武成康。蓋四世也。桓二年公羊傳云。孔父
正色而立於朝。魏志王觀傳云。治身帥下。率與帥通。漢書
薛宣傳云。垂拱蒙成。愼子云。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
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淮南子云。武王之佐五
人。高誘注云。謂周公召公大公畢公毛公也。武王垂拱而
受成功焉。皆其所襲也。洛誥云。予沖子夙夜毖祀。今襲其
爲文也。釋詁云。祗敬也。僞傳云。無不敬奉。則其稱言者謂
歟。非僞經之本意也。僞經以爲敬父師之言也。盤庚云。古
我先王。將多于前功。所謂多者。先王多之也。今曰。嘉績多
于先王。此美子孫之臣。稱先王而自多。非善則稱親之義
也。豈孝子孝孫所宜言乎。且康王之時。以實事求之。其能
多于文武者何績也。此僞者之窒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
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
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書序所謂分居里成周郊者。今僞古文於此爲之說焉。六
韜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禮緇衣云。有國家者章義癉惡。
以示民厚。文六年左傳云。樹之風聲。告之訓典。此其所襲
也。禮緇衣釋文云。義尚書作善。蓋据此僞古文也。宋本緇
衣作善。非唐石經之舊也。彰與章通。釋文云。癉丁但反。王
制云。司空度地居民。又云。司徒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
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
變。移之遂。今僞者襲之。以此爲分別居里矣。而無以明其
爲豐刑之義也。率與帥通。申畫者襲漢書地理志言畫埜
也。封守者襲禮言封疆之臣也。僞者以此爲成定周郊矣。

豈序之本意乎。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公其念哉。

論語云。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易彖傳云。恆。久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易繫辭傳云。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此體要之例也。荀悅漢紀後序云。通達體要。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其所襲也。韓非子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論語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漢書稱張釋之諫文帝云。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蓋賢乎利口者之憂也。釋詁云。殄。絕也。皆其所襲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禮經解云。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詩宛邱序云。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其詩云。子之湯兮。毛傳云。湯。蕩也。史記十二諸侯表序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其詩云。德音孔昭。則反刺其陵德也。昭元年左傳云。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此陵德可知也。易頤象傳云。道大悖也。詩關雎序云。上以風化下。蓋變風。斯敝化矣。戰國策云。妻子衣服麗都。孟子云。同乎流俗。此其所襲也。漢書劉向傳云。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蓋席猶藉也。詩抑鄭箋云。舊。久也。定四年左傳云。無怙富。無恃寵。無敖禮。無驕能。釋言云。怙。恃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服美不稱。必以惡終。易家人初九云。閑有家。易大畜九三云。利艱貞。日閑輿衛。皆其所襲也。詩板毛傳云。資。財也。論語云。富而好禮。大誓云。可以永年。顧命云。大訓。又云。丕平富。故云。皇天用訓厥道。詩烝民云。古訓是式。洪範云。既富方穀。又云。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立政云。不敢替厥義德。又云。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亦其所襲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放心既收。是不踰閑者也。何以言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乎。偽者於上文言殷民者。曰式化厥訓。曰世變風移。蓋殷士在殷民中矣。士

者民之望也。未有士風未移而民風可移者也。今於此又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曰將由惡終。豈不自相矛盾邪。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詩長發云。不剛不柔。哀二十七年左傳云。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蓋衷者中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思其始而成其終。此子產之言政也。呂刑云。三后成功。釋

言云。厎致也。淮南子云。堯治天下。政敎平。德潤洽。荀子云。澤被生民。論語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襄十三年左傳云。應受多福。膺與應通。召誥云。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鴻範云。是訓是行。史記訓作順。蓋訓者順也。說文云。式灋也。釋詁云。乂治也。此其所襲也。桓三年穀梁傳云。既者盡也。論語云。無衆寡。無敢慢。釋詁云。烈業也。休美也。皆其所襲也。召誥云。王先服殷御事。蓋成王之初。殷叛未久。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此其時也。而豈所論於康王既歷三紀者乎。康王而後。周室之危。史氏所書。卒不由殷士也。則其有榦有年于茲洛者久矣。故成王顧命無及殷士焉。宣十六年公羊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云。周道始成。是也。蓋

成周之名。因其事以名其地。其成周之事。則在作洛之始矣。豈至畢命而後言成周乎。今僞者云。惟公克成厥終。又云。公其惟時成周。然則康王以前。其始未成也。何以名成周乎。僞者於篇首云。以成周之衆。則成周者以地言也。何其自戾邪。此僞者之疏也。

君牙

此逸古文無之也。今有之者。則僞也。書序云。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今僞者襲焉。夫此周書也。史之爲文。當曰爲大司徒。不當曰爲周大司徒。蔡氏謂序之無義。是也。然序言作君牙之繇。非以作君牙爲命君牙之辭也。蓋其篇曰君牙。不曰君牙之命。則與冏命不同。序以爲此篇所言。在君牙爲大司徒時也。奚不可乎。今僞者乃以爲命君牙乎。或曰。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則今亦命以君牙矣。然君牙猶君陳也。君陳非命君陳之辭。則以君牙爲命君牙。豈必然邪。禮緇衣云。子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繇是言之。安知此非告君之辭邪。虞書之謨。其篇曰棄稷。蓋告君者也。君牙或其例也。牙與雅通。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盤庚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又云。世選爾勞。僖九年左傳云。加之以忠貞。周官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

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下　僞古文　臺

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常云。日月爲常。大常之大與太通。此其所襲也。詩江漢云。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蓋天子以事命之。則稱其先人也。必指而稱之。使聞之者知其人而昭其事焉。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其稱南仲者。猶其稱召公也。詩韓奕云。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又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此入覲之常。有稱祖考而無指者矣。非以事命之也。今王命君牙爲大司徒。非以事命之乎。而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何以不指而稱之乎。則若無所襲矣。此僞者之窮也。僞者於下文云。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

前人。襲詩江漢義也。然欲襲其稱召公之例而不能。故又於下文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襲詩韓奕義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禮坊記稱大誓云。惟予小子無良。顧命云。嗣守文武大訓。釋詁云。緒業事也。則緒亦業也。釋詁云。左右助勴也。則左右亦助也。左與佐通。顧命云。其能而亂四方。易彖云。履虎尾。詩小宛云。如履薄冰。月令孟春云。魚上冰。蓋冰自春而薄矣。此其所襲也。先正之臣。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先王之臣。今攷僞傳云。父祖之臣。蓋承上文而言。則原作先正矣。漢書谷永傳云。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蓋永引文侯之命

文而失其讀也。顏注云。周書君牙之辭。非也。此不知永時無僞君牙爾。然以此知顏所見僞君牙本亦作先正焉。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皋陶謨云。汝翼。大誥云。予翼以于。周語云。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說文云。膂脊骨也。釋詁云。纘繼也。服事也。纘與纂通。襄十四年左傳云。王賜齊侯命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此其所襲也。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釋詁云。宏大也。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釋言云。式用也。周官大司徒云。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詩抑云。維民之則。論語稱孔子對季康子云。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此其所襲也。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蓋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所謂性善也。今何以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乎。詩思文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云。極中也。此非民心罔中之謂也。僞傳云。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夫民心苟無中。又何能從汝而取中乎。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孟子曰。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禮義者是聖人之所生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惡以詆孟子者也。今僞者乃竄之爲經義

乎。毛讀立如字。荀子言僞者。僞古通爲。謂人爲之也。非以誠僞言也。詳堯典南譌疏。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釋詁云。艱難也。大誥有永思艱之文。老子云。圖難于其易。康誥云。裕乃以民寧。此其所襲也。其餘則襲禮緇衣所引君雅文爲之也。雅古通牙。蓋假借也。今詳逸文。緇衣所引者。曰。夏日暑雨。曰。資冬祈寒。此互文也。文之至也。其文惟一資字。而上文從怨絕句焉。今僞者以資通咨。遂竄之爲兩怨咨爾。緇衣祈不作祁。今亦竄之爾。夫緇衣所引者。孔子引之也。必其本文也。如僞古文。將孔子引書而失其本

文乎。釋詁云。咨嗟也。詩吉日毛傳云。祁大也。皆其所襲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自罔缺而上襲孟子所引書文爲之也。今詳逸文。僞者以佑啓爲啓佑。以無缺爲罔缺。蓋故爲異文爾。釋言云。若順也。顧命云。用奉恤厥若。又云。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此其所襲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禮緇衣稱詩云。昔吾有先正。釋詁云。由從自也。則由亦從也。詩小弁鄭箋云。由用也。蓋從之則用之矣。釋詁云。時是

也。說文云。式灋也。釋言云。攸所也。釋詁云。辟君也。乂治也。此其所襲也。釋詁云。亂治也。蓋亂者本訓。治者反訓也。蓋書之篇中。有文同義同者。多方云。崇亂有夏。又云。因甲于內亂。是也。有文異義同者。君奭云。厥亂明我新造邦。又云。往敬用治。是也。有文同義異者。盤庚云。茲予有亂政同位。又云。亂越我家。是也。然未有亂與治亂同在篇中。如僞古文者。僞說命云。惟以亂民。又云。惟治亂在庭官。僞周官云。制治于未亂。又云。亂爾有政。今僞君牙云。克左右亂四方。又云。民之治亂在茲。其亦傷於蕪矣。

冏命

書序云。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序於周書而稱周者。其失與君牙序同。其言爲正者。猶論語於大夫而曾爲政也。所謂政者正也。非正長之義也。周官大僕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小臣祭僕御僕隸僕諸官。皆僕也。而屬於大僕焉。周官注云。僕侍御於君之名。大僕其長也。是也。蓋大與太通。大者大也。稱曰大僕。其爲長可知矣。又稱正焉。如曰正長也。其於大僕若綴旒然。史記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䍐申誡大僕國之政。作䍐命。復寧。蓋序言爲正者。所謂國之政也。此史遷據逸古文言之。而較序尤詳者也。䍐與冏通。周官云。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

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繇是言之。則大僕豈惟出入侍御之司哉。蓋有所待於國而掌其政焉。故申誡大僕國之政。史遂言其復寧也。而僞古文云。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僞傳云。太僕長。太御。中大夫。蓋不知正以言政。非以言長也。御與馭通。周官。大馭掌馭玉路。其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諸官。皆馭王車也。秦制。大馭之職。以大僕爲之。今僞者竊之爲周制爾。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應劭云。大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閻氏謂此僞經僞傳所從出者。是也。今冏命兼大馭於大僕之中。而又不詳於所謂國之政者。與史遷說不同。則僞也。史記云。穆王

立五十五年崩。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耄荒。僞古文以其耄而德荒也。故於僞君牙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今於僞冏命云。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皆爲初卽位之辭。此僞者之巧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釋言云。宅。居也。釋詁云。丕。大也。后。君也。今曰。居大君。則僞者之不辭也。僞傳云。居大君之位。傳言位者。非其本文也。禮祭義云。必有怵惕之心。易乾九三云。夕惕若。厲。无咎。枚乘七發云。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詩小戎云。載寢載興。成二年左傳云。吾知免矣。無逸云。厥愆。則曰朕之愆。此其所襲

也。莊七年春秋有夜中之文。言中夜也。詩葛覃毛傳云。中谷。谷中也。皆其所襲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小宛云。人之齊聖。釋言云。齊。中也。禮運云。大臣灋。小臣廉。成十七年左傳云。能與忠良。吉孰大焉。詩雨無正毛傳云。暬御侍御也。釋詁云。辟。君也。易繫辭傳云。其出入以度。古史之記事者。有起居注焉。漢獻帝起居注。唐書藝文志猶存也。禮經解云。發號出令。詩閟宮云。萬民是若。洛誥云。萬邦咸休。此其所襲也。立政言文武云。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皆云。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今僞者襲其義而約其辭爾。釋文云。從。才用反。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禮坊記稱大誓云。惟予小子無良。賈誼新書云。選天下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又云。大傅匡其不及。此其所襲也。說苑云。孔子曰。木受繩則直。說文云。糾。繩三合也。昭六年左傳云。糾之以政。言合繩之也。禮經解云。易曰。差若豪釐。繆以千里。謬與繆通。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趙注云。格。正也。釋詁云。紹。繼也。

烈。業也。皆其所襲也。襄四年左傳云。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蓋古者糾諫無常職焉。禮運云。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蓋禮言王中者。謂前後左右而王居其中也。今襲而竄之爾。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汝作者。襲堯典爲之也。釋詁云。茂。勉也。懋與茂通。楚語稱武丁之言云。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余與予通。漢書宣帝紀云。以匡朕之不逮。此其所襲也。書序言伯冏爲大僕正。不言大正也。今何以言大正而不言僕乎。將其職爲何正乎。僞傳云。欲其致正羣僕。傳以爲正者長也。長者所以正

人之不正也。則史遷所謂申誡大僕國之政者孰爲國之政乎。此僞者之疏也。釋詁云。逮及也。上文言不及。今又言不逮。其亦傷於蕪矣。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臯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論語云。友便僻。詩卷阿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云。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鄭箋云。媚愛也。詩駟鐵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毛傳云。能以道媚於上下者。蓋反之則爲側媚矣。立政云。其惟吉士。此其所襲也。鄭氏說周官以爲府史以下。官長自辟。僚屬則皆王之命士。蓋鄭据周官而推之也。其自辟者。若漢州郡掾史從事。悉任之牧守。是也。書

疏云。命士以上。人主所用。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大僕正愼簡僚屬也。此僞者之本意也。多方云。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又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蓋謀介者未遠大介也。是未遠大僚也。則愼簡乃僚在其中矣。故僞者襲焉。唐陸贄欲使諸官各舉其屬。亦多方謀介之義也。唐魏元同上言云。穆王以伯冏爲大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其未察其僞乎。蓋此言本多方言謀介者也。則僞者所襲之義也。其言大僕正。不本史遷言國之政者也。則僞者所竊之非義也。釋文云。便婢緜反。辟匹亦反。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襄四年左傳云。於虞人之箴曰。敢告僕夫。蓋明僕臣之宜正也。孟子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詩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蕩云。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其所襲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釋詁云。卽尼也。則尼者卽而近之也。昵與尼通。昭十六年左傳云。皆昵燕好也。立政云。其勿以憸人。臯陶謨云。臣作朕股肱耳目。釋詁云。迪道也。道與導通。此其所襲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呂刑云。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故言官之疵者。則云。惟貨。遂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此獄貨也。今竊之爲僕貨爾。釋詁云。鰥病也。瘝與鰥通。桓二年左傳云。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釋詁云。時是也。祗敬也。辟君也。辜辠也。辠古罪字。此其所襲也。康誥云。瘝厥君。今襲其爲文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堯典言舜命官而終之云。欽哉。釋詁。弼輔義同。釋詁云。彝常也。憲灋也。此其所襲也。

附錄

僞逸文

凡僞逸文無篇名者二條。有篇名者一條。

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此宋書禮志稱高堂隆所引書文也。蓋隆在曹魏時議改朔。則稱書曰而引焉。今攷太平御覽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書緯考河命文也。釋詁云。欽敬也。翼敬義同。釋詁云。皇君也。或曰。彼以爲舜之爲君。恭己南面。君敬其可象也。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舜始即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也。蓋皇作黃。政作正。則此爲書緯文。無疑矣。漢書杜欽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此易緯通卦驗文也。而所引稱易焉。則中候此文必有所引稱書者。今隆遂竄之爲書文爾。宋志稱隆此議所引者而詳之也。有稱易通卦驗曰者。有稱詩推度灾曰者。有稱春秋元命苞曰者。皆緯文也。惟此不稱緯而稱書焉。非隆故竄之。以符魏託禪讓而改朔者乎。則僞也。蓋改朔者三正行焉。堯舜禹之禪讓。無改朔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此與堯典仲夏之星火同。論語言夏時而不稱唐虞者。猶其言夏禮而不稱唐虞也。以堯舜禹之禪讓而道同也。故据經則舜無改朔者。而緯則有之。不其妄邪。鄭堯典注云。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亦惑於詩緯推度灾文也。詳堯典篇夫三正之尚。寅正尚黑。丑正尚白。子正尚赤。如舜正建子。是尚赤非尚黃矣。何以言建黃授正乎。三國志言魏青龍五年。山荏縣黃龍見。於是改寅正爲丑正。服色尚

黃。因而誣舜故也。繇是言之。凡緯文皆託爲孔子之書。皆僞也。所謂欽翼皇象者。書緯之本文也。所謂建皇授政改朔者。高堂隆以獻媚當時而竄之也。所謂建黃授正改朔者。皇甫謐以傅會前人而竄之也。其異文也。皆僞而又僞者也。江氏云。建皇者。所謂建用皇極也。蓋江氏信此逸文而釋之也。非也。其本文言皇不言極也。或曰。彼以爲禪讓而建立之爲君也。故授政焉。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

此太平御覽所引書文也。蓋宋李昉等纂脩御覽。則稱尚書逸篇而引焉。諸侯或作諸使。文之形近而譌也。繇今攷之。宋太平御覽原於北齊修文御覽者也。其得引此文。殆漢之僞尚書雜存於類書中者歟。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是堯雖讓舜。而舜猶欲丹朱之繼位也。舜之心豈以丹朱爲不肖哉。丹朱之不肖。自舜言之。則不敬其君之子也。是簒也。自堯言之。則知子之明也。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漢書律厤志云。唐帝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然則使丹朱爲諸侯者堯也。非舜也。堯以丹朱爲不肖也。今尚書逸篇所言者。則僞也。江氏采之。疑爲舜典之文。失之矣。

周書

嘉禾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此漢書王莽傳所引嘉禾文也。蓋莽羣臣上書。則稱書逸嘉禾篇而引焉。遂說之云。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其說可乎。繇今攷之。此僞逸文爾。逸古文十六篇。無嘉禾也。書疏引鄭云。嘉禾亡。孫氏謂此所引嘉禾文。則亡書之殘文僅存者。王氏說同。非也。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蓋東者東征之所也。史記所謂以歸周公于兵所也。旅陳也。周公在東而旅天子之命歟。則東無先王之廟也。此與洛誥言以秬鬯二卣命曰明禋者。其禮不同。安見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乎。周公歸自東而旅天子之命歟。則周公考文王而無私家之廟也。至先王之廟奉鬯立

于阼階者。王禮也。此與顧命言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者。其禮不同。又安見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乎。江氏云。東征之時。爲壇壝宮以象廟。此江氏據周官掌舍言之也。是天子之事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此記禮者之妄也。江氏以言此文。是言周公居攝而稱之也。宜其用天子禮而爲壇壝宮矣。釋詁云。假升也。江氏云。言公升王位。是誣也。或曰。假古通格。正也。商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莅臨也。今謂格王臨政也。此周公贊于王者也。然格王云者。祖己自言也。豈贊于王乎。周公贊于王而自言格王。非人臣進言之體也。且周公贊于王。則亦如顧命之奉同可矣。奉鬯奚爲者。繇是言之。其曰逸嘉禾篇。則

僞也。蓋莽之臣僞之也。以假王爲莽稱假皇帝之徵也。詩靈臺疏引尸子云。周公假爲天子。韓非子同。此僞者之所繇也。莽好符瑞。故託於嘉禾。而曰。勤和天下。蓋禾者和也。凡禮自後而詔之進者。則稱曰延。今僞者襲焉。段氏云此蓋取諸張霸百兩篇者。亦非也。張霸之書。漢書所謂以中書校之非是者。則當時皆知其僞矣。此莽之臣必不取之也。夫嘉禾既逸古文所無者。今僞逸嘉禾。數言而已。彼以爲得諸壁本之殘。則其僞也。豈難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則王莽時可知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末下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讀書堂答問目錄

目次

尙書集注述疏序說
尙書大名疏說
虞書
夏書
商書
周書
逸文
書序辯
僞古文
尙書集注述疏後序

凡壹百十壹條同爲壹卷

讀書堂答問

節先生答問繫乎尙書者。今述而編焉。本其所爲書之次次之也。凡壹百十壹條。同爲壹卷。

門弟子張子沂謹編

尙書集注述疏序說答問十一條

或問曰。今尙書集注述疏序。所辯僞古文者詳矣。彼僞者繇經及傳。何爲爲之哉。其何如人也。答曰。自焦氏循言之。彼僞者在魏晉閒。則有心人也。蓋言禮記明堂位篇。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辯。且廣之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也。厥後魏曹氏晉司馬氏。無不沿莽之故事焉。僞者蓋見當時魏晉所爲。其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使亂臣賊子喜。束晳等之僞竹書。舜而囚堯。啓而殺益。大甲而殺伊尹。君臣易位。上下相攻。邪說亂經。至於如此。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大甲諸古文。以陰與竹書相齟齬。又託孔氏傳。以黜鄭氏。俾君臣上下之義可明。其傳特謂周公不稱王。而稱成王命以誥也。勝鄭氏遠甚。惟其觸時忌焉。故自隱其姓名爾。嗚呼。僞者何幸而有焦氏爲之脫罪哉。是將爲人棄我取邪。雖然。其罪終不能脫也。夫有心人而肯自爲僞乎。詩之主文而譎諫。春秋之微而顯志而晦。安在僞託而始能無忌乎。鄭注之誣。猶以注說亂經爾。非以僞經亂經也。竹書之誣。猶以僞史亂經爾。非以僞經亂經也。今欲止邪說亂經之亂。而

乃爲僞經以止之。則經且自亂也。不益其亂之甚乎。然則僞古文者必非有心人也。是漢僞古文百兩篇之故技也。是利心人也。其僞孔傳者欲以申僞古文而售其欺也。其傳多襲王肅焉。明堂位疏云。大誥王若曰者。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今僞者襲王說云然。豈其特說乎。王說豈不既難鄭乎。故僞傳謂周公不稱王者。此鄭校人告子產以畜魚之說也。豈不謂然。而烹魚之利心遂矣。

何猷問曰。今序云。僞大禹謨言舜以帝位讓禹。禹以舜之帝位讓臯陶。是誣也。今讀僞古文。禹薦臯陶。若舉賢於帝爾。非直以帝位讓之也。答曰。僞古文云。禹曰。朕德罔克。於是乎薦臯陶。其薦之也。卽其讓之矣。以其承上文舜讓位而言也。

猷又問曰。官天下之時。與後世家天下不同。謂人臣不可以帝位讓人。殆後世則然爾。答曰。如官天下之時。其臣可以帝位讓人歟。則四岳既知有舜。而不先以讓之也。是爲不忠。堯不知四岳之不忠。而竟先以天下讓四岳也。是爲不明。今四岳承帝命而後薦舜焉。明官天下之時。其臣不可以帝位讓人也。若承帝命則可也。孟子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繇是言之。蓋天子承天命而後可以天位讓人也。則人臣承帝命而後可以帝位讓人矣。此古義然也。

猷又問曰。堯典云。舜讓于德。雖不言讓何人。而以帝位讓人。則一也。何不如四岳言否德忝帝位。絕不言讓人乎。答曰。舜讓于德。猶四岳承帝命而薦舜之義也。以帝有明明揚側陋之命於先也。言此經者。當顧上文而言。使舜與四岳易地也。則舜當如四岳之言。絕不言讓人矣。蓋古文之義精如此。而僞古文似是而非。足以惑人。雖朱子亦不覺爲所誤也。蔡傳序云。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其未察於斯乎。

何猷問曰。僞大禹謨枚卜功臣。今序辨之矣。然禹薦臯陶。而帝未命之。故請卜焉。殆非其初心不誠也。夫用人之權。義必歸君。而讓帝位尤與常事不同。帝未命之。而禹猶再言。不殆專乎。且功臣多矣。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將宜決於卜歟。旣卜功臣。而臯陶亦在其中矣。答曰。義鈞從卜。左

傳卜立君之例也。禹獨讓臯陶於先。非義鈞也。獨讓則禹之明而誠也。是不疑也。不疑何卜。其後胡爲而援義鈞從卜之例邪。是其獨讓之心不誠矣。無帝命而薦人爲天子。一言且不可。何有於再言乎。再言之說。則縱而禽之爾。臣於其君。固有再言之道在也。如知人未明。而以卜決焉。是與常人徼於神者同。非所以言帝位也。何以爲聖人。

陳汝廉問曰。僞大禹謨至諴感神。矧茲有苗。今序辯之者。以其斥天子之父也。然有疑焉。古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孔子乃譏季氏。人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而謚濾可名幽厲。蓋公論在人也。季漢武侯出師表云。先帝與臣論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此以人臣而引列祖爲鑒者

有之矣偽古文其近是歟答曰蓋非其大夫者公言其非也而謂季氏則私論之爾謚灋者史灋也若春秋直書之義也稱者稱說之辭若魯臣稱昭公取同姓焉非禮也武侯表言直矣然使桓靈為後主之父其表言豈如是哉公羊傳云臣子一例也論語云子為父隱則臣當為天子之父隱矣皋陶謨禹為鯀隱於四罪而舉其三孔子為昭公隱稱其知禮而與春秋書灋不同何偽古文失斯義也姚氏鼐云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頑苗可謂不倫之甚是矣然議其不倫猶未辯乎㓨之為言也

何猷問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以臣而斥后罪且施之暴君之朝蓋古者忌諱未嚴也益贊之云猶有說乎答

曰此詩其在西周時歟則直諫之義也其在東周時歟亡國之后詩人斥之宜矣凡詩人所刺皆時方憂危不得已也益贊之云豈不得已者邪

陳汝廉問曰偽五子之歌云民可近不可下此雖偽古文而與孟子民為貴之義同今序以反言辯之何也答曰此以明偽者襲義而竄文之非也凡經之為文善矣正而言之其文順也反而言之其文亦順也今偽者於此不能然也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今偽者為之不尤難乎

何猷問曰偽允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蔡氏以馭將士言今序辯之者引閻氏之辯矣若薛氏季宣以伐罪言則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也苟以此通其本文將亦通焉答曰如薛氏言蓋於其本文皆不可通也將以殲渠魁為威不殲渠魁為愛歟則當云愛克厥威佚有罪豈徒言允罔功已乎將以治脅從為威不治脅從為愛歟則當云威克厥愛允罔功愛克厥威允濟豈得如今所言乎或曰對將士而明言馭之之灋曰克彼則濟克此則罔功雖偽古文亦何至不類若此邪嗚呼是不知此其所以為偽也

陳汝廉問曰孟子言不嗜殺人此仁者愛人也後世行之如漢光武勅馮異宋太祖誡曹彬是也今偽古文而言威克厥愛乎赤眉之亂鄧禹不能定蓋以威克厥愛而不濟

焉馮異定之蓋以愛克厥威而有功焉答曰若馮異者威愛兼濟也非愛克厥威也以兵定亂則威矣而不嗜殺人則威中有愛焉

汝廉又問曰威愛兼濟者若孔子所謂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也蓋其上也惟子產有言其次莫如用猛此豈不可申偽古文威克厥愛之言乎答曰子產惠人也而曰用猛為子大叔尚寬者言之也孔子雅言無及斯矣尚書則雅言也必言其上焉偽者以其次為雅言可乎

尚書大名疏說答問四條

馬錫鐃問曰尚書大名疏此為文者何答曰文則長矣而無可減者此今古文尚書之案徵也其間蓋自為始終者

屢焉。皆有提焉。有束焉。有結焉。既分而貫焉。蓋長如不長也。本史家書志之例而言經也。彼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者。雖司馬氏通鑑。亦無如之何。今以俟君子乎爾。

或問曰。大名疏云。易言三五則有闕。此言三五者何。答曰。伏生大傳云。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謂三皇五帝也。伏與虙通。

梁燮唐問曰。虙生之壽期頤。天也。不如是。則尚書二十九篇。無繇而傳。雖二帝三王之事。皆芒芒然也。豈非萬古如長夜哉。答曰。易不云乎。碩果不食。此剝之所以能復也。非濟南之老。雖既耄而持之。釆茲碩果。不自食焉。天亦安所與而代爲之力乎。天也。亦人也。

張子沂問曰。今尚書注。其於漢宋何如也。答曰。凡釋經者。謂漢注長訓詁乎。朱子之訓詁。則有鄭注大不及焉。若釋大學格物致知者。宗乎大誥格知天命。而吾身家國天下之事物皆明也。後世從之則明。明則彊而治也。違之則愚。愚則弱而亂也。謂宋注長義理乎。毛鄭之義理。則有朱子猶未察焉。若釋詩卷耳者。謹乎牧誓牝雞無晨。而未察詩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後世淑女。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其何非婦人無與外事也。故釋經者經術治世之原也。今釋尚書。而徒漢之宋之乎。然則其孰可乎。叶經可也。

虞書答問二十九條

黃其動問曰。天左旋。日月右旋。然乎。答曰。周髀云。日行一度。此以右旋言之也。周髀云。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以左旋言之也。此互見之文也。月左旋則日左旋見矣。蓋日月皆從天而行。天左旋者也。周髀紀其數。符堯典焉。其數也。其理也。其理存其數之中也。日陽剛而健行。君道也。月陰柔而順行。臣道也。周髀知其數而知其理者也。微矣乎。故推左旋之數則難也。周髀於是乎推右旋之數。其數則日月皆違天而弗從。其推之則易也。此泰西灋之所繇也。彼習者蔽焉。其於周髀二者得一而失一也。乃以非堯典。嗚呼。堯典而可非也邪。淮南子云。日月東行。而人謂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斯言也。其通於周髀者乎。左

東而右西。氏與抵通。大抵者統言之辭也。

或問曰。堯典天象圖。而地圖在焉。何也。答曰。蓋天統乎地也。故步天者皆宅地之四方。

或問曰。禮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部。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此黃帝迄周其言日躔者同。孫氏据之以推堯典焉。而謂古無歲差之說。何也。答曰。周書月令篇今亡矣。禮月令出於呂氏春秋。呂氏以月令言黃帝時。實昧乎歲差也。尚書獨載堯以來。易傳言黃帝而不詳。今呂氏乃詳其乙卯日躔也。豈足徵乎。雖先秦古書。亦誣也。歲差者中星先後不同。蓋厤灋之變而得其常。從古已然。後

世始詳之也。非後世始有之也。

或問曰。堯典仲春節注云。厥其也。析散也。何不云。厥其。析散也。答曰。此以下文承析散爲言。當別出焉。故一訓一也。與斅訓一也不同。

何猷問曰。堯典登庸節注旣明堯不傳子矣。而巽位節疏又云。諸臣烏知堯必終以天下讓人乎。此若相矛盾焉。答曰。非然也。堯子丹朱之惡。堯不以一人病天下。終不傳子。堯之心如是也。而不可以言諸臣之心亦如是也。蓋古之有天下者。世傳子孫。所從來遠矣。史記言黃帝顓頊帝嚳者可攷也。丹朱雖不肖。或有遷善之時。其後經言丹朱者曰。虞賓在位。蓋聞樂而感化也。當時敎冑子。則用樂焉。敢

謂其終不可遷善乎。故諸臣之心。必不可自以知人之明竟丹朱佗日也。此待天子之子。當如是矣。

猷又問曰。巽位節疏云。傳子。則其慮民也深。此疏本韓子言之。蓋以言傳子者是矣。而韓子以言禹者。非歟。答曰。非也。禹傳賢非傳子也。禹非傳子。而其子啓終亦傳者。孟子所謂天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舉益任之政七年。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孟子所以言益避禹之子也。今韓子以爲禹傳子焉。則禹未嘗以天下授益也。益奚爲而避禹之子乎。益避之者。史記所謂益讓禹之子也。禹之子受益之讓。不以非禹命而爲不孝者。何哉。順天下之人心以守宗廟社稷故也。楚辭天問云。啓代益作后。越絕書云。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于益。此之謂也。信夫。

何藻華問曰。堯典象恭注云。宋高宗曰。秦檜樸忠過人。朕得一佳士也。游酢薦檜人才可方荀文若。嗚呼。難哉。此言荀彧者何如也。答曰。范氏後漢書。司馬氏資治通鑑。皆言荀彧矣。而皆不如陳氏三國志之評也。魏志評曰。荀彧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蓋謂其不知魏大祖焉。今游氏之云。其於彧也。亦徒取其才云爾。鑑鑒字同。

或問曰。堯典云。象恭滔天。今注云。滔慢也。其義可旁通乎。答曰。哀十七年左傳云。天命不慆。杜注云。慆疑也。釋文云。慆又作滔。蓋天命不疑。當恭行之也。若僞恭者則反疑天

命矣。亦慢天之意也。堯允恭而敬天。共工僞恭而慢天。以此旁通可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命不滔。此足徵古本焉。

何猷問曰。堯典舜孝疏云。舜五十而慕。蓋怨慕也。今竊思之。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何也。答曰。孟子云。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蓋慕者有不得焉。則怨而慕也。若慕者有得焉。則慕而不怨也。今於大孝者統言之。則爲終身之慕矣。

猷又問曰。象挾瞽瞍而謀殺舜。雖未成也。而謂之曰不格姦。則春秋家何以言誅心乎。答曰。誅心者其心之惡可誅也。今自不格姦而底豫者。則感而化矣。安有其心之惡可誅乎。此伯夷叔齊所以不念舊惡也。而況其在家人乎。

猷又問曰。象既不格姦矣。而孟子言舜封象者。何以言使吏治其國也。答曰。象至不仁。其昔嘗然矣。屢萌屢止。而乃至於今也。今象雖不然。而舜之慮民也深。則恐象又復然。能無慎之而代治乎。其究也。象不犯天子之吏。而不暴彼民。無或如漢諸侯王之失道也。非象烝烝而進於善邪。

猷又問曰。今疏言舜孝者。据孟子而言之也。然孟子言淮注江者。與禹貢不同。言湯學於伊尹矣。而其言由堯舜至於湯者。則曰。若伊尹則見而知之。非又伊尹學於湯歟。若此者其奚据也。答曰。孟子於禹貢不同而同。今禹貢疏詳焉。湯與伊尹皆聖人也。君師其臣。臣師其君。其斯為聖王聖相者乎。

或問曰。堯典舜孝疏言捐階矣。蓋捐者瞽瞍弃之而舜取之也。此捐之反訓。何也。答曰。天地生人。古今一也。故今人之言。猶有古音與古義存焉。詩古音。來讀如釐。今人之文。來讀如萊。則古音亡矣。而今人之言。於來亦古音也。今人之文。捐無反訓。則古義亡矣。而今人之言。於捐亦古義也。故其人捐貲者曰捐。其責取人捐貲者亦曰捐。此其訓相因而相反者也。

或問曰。堯典疏云。堯之試舜。以官之者試之。非以妻之者試之也。孟子云。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繇是言之。堯以舜為友而親之。非試之也。此言甥言友者何。答曰。爾雅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詩伐木云。以速諸舅。而其詩則以為燕朋友也。故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舅道也。亦友道行焉。詩義自堯時而先之矣。

何猷問曰。四岳不名。而舜禹皆名。今堯典注謂名之為親之。何也。答曰。今人於朋舊之間。其敬之愛之者。必加以尊稱。若夫敬愛之至。每至忘形。而稱謂反略焉。即此情也。故曰。堯舜與人同爾。

何猷問曰。堯典文祖疏云。五廟者殷商之禮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夫夏承唐虞。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然則唐虞之禮殆五廟乎。今讀此而未達焉。唐虞之際。其禮亡矣。此繇殷而言夏。繇夏而言唐虞。何也。論語云。所損益可知也。

豈惟言所因邪。馬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蓋廟制殆非自所因言矣。答曰。董子引論語而說之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故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蓋因於夏猶因於唐虞也。論語云。周監於二代。亦以唐虞該夏代中也。今於唐虞曰。殆五廟乎。殆之云者。即以夏殷所損益而疑也。是不於所因質言矣。三綱五常。其所因也。而所損益者。則綱常之制度爾。故三代達禮。有綱常理同而制度亦同者。今禮記中猶可攷也。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例也。論語本文。其言禮者貫下而言。所損益者。因禮中所損益也。損益之上言所者。明其有因之而不損益

者也。古經之文。其精如此。故經學稱文學焉。

或問曰。今所引文。凡字異者。皆云。某與某通。若此類者。或再三見焉。何也。答曰。此以存所引之原文也。非惟通焉而已。所引不同。故再三見焉。非複也。不然。則轉書之者淆矣。

何猷問曰。堯典巡守節疏云。古天子習于跋涉者也。舜所以納于大麓也。夫舜在大麓時。非未爲天子乎。答曰。舜在大麓時。未爲天子也。然其所以納于大麓者。使之習勞。爲將讓位爲天子也。猶無逸舊勞于外之意也。

猷又問曰。今巡守節疏攷五嶽之詳。何也。答曰。五嶽萬世之祀典也。此豈如近世漢學家攷据無用者哉。今南嶽祀衡山。古禮也。釋經者乃失爾雅霍山之義。謂南嶽在灊焉。

如攷之不詳。後世有漢武其人者。又因而改祀矣。顧氏炎武云。立言不爲一時。若斯類也。夫南嶽改祀。若無害焉。彼烏知舍遠從近。卽患偷安。其所謂江漢閒難涉者。不明古天子無逸習勞。方足以彊中邦也。而自大者反以其國君長四海遠遊之說。睨傲我旁。乃目聖道爲迂。嗚呼。孰使經術大義之不明也夫。

或問曰。周語云。服物昭庸。非堯典所稱車服以庸者歟。答曰。庸者功也。自唐而虞而夏而殷而周。服物不同。昭功則同。服物者其灋之麤迹也。昭功者其灋之精意也。麤迹不同。精意則同。如得其麤迹也。而失其精意焉。其爲灋也雖二帝三王之灋。猶虛也。而況其佗乎。

陳汝康問曰。堯典云。食哉惟時。蓋咨牧焉。凡在官者。皆當以民食爲先。何獨於牧言之乎。答曰。稷農官也。而州牧非使民以時。則違農時矣。禹貢分州。皆言厥田。此州牧所司也。言牧。則一州之官統焉。

李禮興問明史。答曰。堯典云。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好異者以爲此經中之習聞也。彼嘗讀明史流賊傳乎。明二百七十有六年天下之亡。亡於流賊也。而動流賊者。以關中大饑故也。咨牧之謀。不神乎哉。而以習聞舍之。古聖末如之何矣。

或問曰。堯典柔遠注云。柔安也。又云。所謂柔者。王政撫之。柔服以安也。何也。答曰。昭三十年左傳稱子西諫楚子云。

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蓋以吳光規其民而將用之也。而其言柔服者。非王政撫之矣。能無懼乎。

或問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又云。伯益作井。赤冀作臼。蓋呂說於此。列聖王二十官焉。后益伯益其二官也。列女傳曹大家注云。皋陶之子伯益也。今堯典疏旣辯其非矣。彼曹大家說。豈以后益而致誤歟。答曰。此無以見其必然也。呂說諸官。蓋先後約稱之爾。非必同時也。故其終曰巫咸作筮。巫咸者殷臣也。君奭稱焉。

或問曰。昭二十八年左傳稱叔向之母之言也。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

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然乎。答曰。此傳聞之失也。夫元妻者以其黑名之也。然其曰有仍氏生女。則女也。女而取之。然後可以元妻名之也。今乃先名之乎。女之美也。如夔之父母命取之。非夔自貪美也。今言夔取之。則自貪美焉。是好色也。而夔安有是乎。堯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此舜命夔以堯時之舊職也。堯知人之明。安有爲好色者所欺乎。如曰。知人者惟帝其難之。則夔典樂必無效矣。而舜復命之。乃致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也。是豈不足見教胄子之效乎。而教胄子者乃自有此封豕之子也。豈不能自教子乎。如曰。夔之子獨不受教也。豈

不能從皋陶扑作教刑。而遽傳子以自取滅乎。如曰。夔晚而生子。不及教之而卒也。則以夔典樂之效。必無自貪美而取妻者。其晚而生子而不肖也。天也。烏得以其子之不肖而謂其妻之不德乎。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此以其先世之德而然也。豈滅國絕世皆其先世之不德乎。有窮后羿。篡夏之凶也。而滅夔之後。豈其實爲封豕乎。於以見后羿欲滅夔之後。遂加伯封以惡名。且誣其先世也。而傳聞之失。繇是迄春秋時矣。

或問曰。堯典稱舜者云。陟方乃死。此舜崩於巡狩蒼梧之日也。其年非百一十二歲乎。而或疑之矣。答曰。彼疑此者。奚不徵諸禮邪。今以此見古聖人之勤民事也。於其年之蚤暮。身之死生。地之遐邇。而皆無閒也。蓋先王制禮之心。繇此章矣。禮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禮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禮曾子問云。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夫椑者。禮家謂天子之棺而水兕革被之者也。天子巡狩而出疆。必以此爲喪之戒備。而不嫌於豫凶事者。何哉。天子巡狩。其所適也。皆其家也。生則主之。死則終之。蚤年然也。暮年無不然。邇地然也。遐地無不然。先王制禮之心。其示天子無一時一地之不可以勤民事也。其原於舜者乎。史記云。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禹之崩也。其以死勤事也。猶舜也。此鴻範五福之考終命也。椑讀若闢。曲禮云。天子

不言出。非也。易離上九云。王用出征。金縢云。王出郊。皆言出也。

或問曰。堯典之史。所記者何如也。答曰。曾氏鞏云。此所記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或問曰。淮南子脩務篇云。堯眉八采。九竅通同。而正公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灋。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繇是言之。其所謂天質也歟。答曰。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今如讀堯典皋陶謨也。豈不足辯學於四聖人之大者哉。彼淮南子者。亦以

為人之生也。天質之異者希。而棄學不脩務焉。不可也。奚恃天質乎。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陳汝廉問曰。皋陶謨言作服之象。六者言作會焉。六者言絺繡焉。鄭氏云。會讀爲繪。絺讀爲黹。黹紩也。衣用繪。裳用繡。諸家從之。殆非也。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凡作服。繪而後繡。繡必先繪。其省文互見歟。詩唐風云。素衣朱襮。又云。素衣朱繡。蓋繡黼也。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詩孔疏詳焉。此非衣亦用繡乎。如徒繪也。則服之而旋汚矣。周官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五采備謂之繡。賈疏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職也。殆古灋有然。答曰。此互

文是也。當改從之。詩小雅云。鉦人伐鼓。又云。發彼小豝。殪此大兕。皆互文也。堯典禹貢君奭諸篇。其以互文而明者可徵也。

夏書答問二條

伍蘭請以禹貢荊州亦宜桑也。乃與黃其動徵故實焉。得南齊書韓係伯傳襄陽種桑之事。問曰。此農書所謂荊桑者歟。答曰。爾雅釋木云。楔荊桃。郭注云。今櫻桃。蓋不以荊州言也。則荊桑或亦然。殆以不柔如荊而得名也。農書謂桑之柔者爲魯桑。而非魯產焉。魯桑殆女桑之轉音也。詩豳風云。猗彼女桑。毛傳云。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蓋桑之柔而可束者也。若荊桑則其不柔者也。韓係伯事今

疏當采之矣。

或問曰。尚書大名疏言黃帝史倉頡。從說文也。禹貢疏。引蒼頡篇。不作倉。其從者何。答曰。從漢書藝文志也。廣韻云。倉姓倉頡之後。通志据風俗通云。蒼氏。八愷蒼舒之後。今兩存焉。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蓋與漢志同。

商書答問四條

何猷問曰。湯誓疏。引周書殷祝篇云。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湯以此三讓。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繇是言之。薄古通亳。其遽歸而復亳。何也。

古者其有璽乎。其天子之坐。湯設之乎。湯三讓而終即位。其讓誠乎。答曰。湯之伐桀也。亳衆舍穡事而從焉。其放桀則遽歸。事之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璽書追而與之。此季武子之書也。蓋古大夫猶璽書焉。漢書惟天子言璽書者。因秦制爾。書典寶序於伐桀後言俘厥寶玉也。則俘璽在伐桀時矣。湯既復亳。豈湯大會三千諸侯哉。蓋三千諸侯大會也。此衆奉湯爲天子。故也。則設天子之坐者必諸侯也。易之言湯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如湯大會諸侯而即位歟。是人應之也。非應乎人矣。則富天下而伐桀也。其異於後世亂臣賊子者幾何哉。書曰。三千諸侯大會。善乎其史灋也。後世亂臣賊子不得而託之也。當伐桀時。湯與彼

三千者皆諸侯爾。史記言湯稱王於桀未敗之前。是湯先自爲天子也。豈不誣哉。三讓者禮之固辭。固辭不獲。然後受之義也。舜以揖讓而讓于德焉。湯以征誅而讓于有道焉。其讓也不同。其讓之誠也則同。

或問曰。釋詁云。迪作也。作者起去之謂也。盤庚云。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汝不遷則罹罪。汝無能作而起去焉。殆一義乎。答曰。似也。而於經下文言乃祖乃父不救者未能關也。

鄧卿雲問曰。盤庚云。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言種者以姦宄言也。宣十五年左傳杜注云。潞赤狄之別種。孔疏引劉炫云。賤之同草木。故稱種。今盤庚戒遷民者意亦然歟。答

曰。種有美惡之類。貴賤分焉。劉說偏言之爾。後漢書竇融傳云。融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若此者。蓋遷而貴之者矣。

黃中理問曰。孟子言齊桓之命云。無以妾爲妻。哀二十四年左傳云。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今以商書微子鄭注言之。則紂母初爲妾後爲妻矣。何也。答曰。呂氏春秋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爲妾。旣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欲置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灋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夫所謂據灋者。其必據殷禮也。論語云。周因於殷禮。蓋夫爲妻綱。禮之三綱繫焉。周制無以妾爲妻。此殷禮而周因之者也。周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酒誥多方皆稱帝乙焉。帝乙者紂之父也。是明德齊家之君也。非失禮者也。如廢嫡立庶。太史據灋而爭之。而帝乙可從矣。則以妾爲妻。太史當據灋而爭之。而帝乙豈不從乎。以此知呂說則傳聞之異也。鄭注本之。非也。史記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蓋異母也。蔡傳從之。是也。以此明帝乙非以妾爲妻也。莊十九年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故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此周制也。白虎通稱天子禮同。又稱或

說天子娶十二女。而曰。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隱元年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杜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國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繇是推之。則殷禮可明也。儀禮喪服云。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蓋士大夫再娶也。若諸侯。則繼室非繼母比焉。

周書答問四十二條

陳汝廉問曰。史記武王觀兵之說。大誓注辯其誣矣。大誓云。四月觀兵。今注謂旣伐紂而觀兵也。蓋据周書世俘篇而明其爲倒敘之文也。然有疑焉。古文周書首大誓。此伐紂起兵也。次牧誓。此伐紂將戰也。次武成。此伐紂功成也。

縣是言之。大誓敘伐紂焉。何爲而言旣伐後事乎。竊意武王觀兵。如救焚拯溺。出於不得已之爲。冀幸吾君之一悟也。紂庶幾改之。不亦可以已乎。答曰。此言冀幸者。猶左傳以鬻拳兵諫爲愛君也。此非義之義也。夫史遷有附見焉。堯典則舜附見也。史究言堯崩後事也。而大誓可明矣。孟子引大誓云。爲鑑不遠。在彼殷王。又云。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此武王卽位後之辭。其附見昭然也。而觀兵可明矣。如於此而不辯焉。後世亂臣賊子。其託於武王觀兵者衆也。

張子沂問曰。牧誓注云[illegible]言祭天詳矣。而禮無將伐桀紂而祭天者。將以諸侯而祭天與。不可也。將稱王而祭天與。不可也。禮別嫌疑。其義精也。今竊思之。湯武無其祭。則禮

無其文。而必謂禮別嫌疑焉。何也。答曰。此禮無者。蓋禮之理無之也。非惟禮之文無之也。記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今禮文多闕。豈以禮無其文。遂謂湯武無其祭乎。惟禮之理無之。則禮之文無之矣。故斷於其義焉。

或問曰。鴻範疏引論衡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諺曰。衆口鑠金。其義可旁通乎。答曰。昭五年左傳云。穆叔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此周易其旁通鴻範者乎。金生於土。山艮土也。火焚而山敗。亦鑠金矣。言火也。杜注云。艮爲言。孔疏謂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爲言。非也。主人有言。明夷之辭。本以離不以艮也。蓋說卦之文。省文而互見者爲多。堯典疏詳焉。其曰。說言乎兌。以此見上文帝出言乎震。齊言乎巽。相見言乎離。致役言乎坤也。故下文於巽曰。言萬物之潔齊也。其曰。成言乎艮。以此見上文戰言乎乾。勞言乎坎也。故下文於乾曰。言陰陽相薄也。獨於兌艮先著言乎之文者。以說其成故也。其於艮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非皆自兌秋西成而成之者耶。是兌秋之說皆說其成也。故曰。兌爲澤。而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此非說其以澤而成之者耶。大學釋淇澳之詩。始曰。道學也。終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道言也。獨於詩歌其始終者而著之也。今說卦之文。獨於物說其成者而著之也。皆省文而

互見也。故曰。兌說也。而先統之曰。萬物之所說也。說則言乎兌。非可連說言而釋之。虞氏以兌之言釋說言也。則萬物之所說者。豈皆有言者乎。其曰。兌爲口舌。自兌之一端而爲之也。此不可爲典要也。非以口舌統乎萬物也。故曰。艮止也。艮之象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蓋言之止其序也。豈敗言乎。敗言者致敗之言也。非彼敗此言也。敗言者對成言之辭。而非成言乎艮之謂也。成則言乎艮。非可連成言而釋之。如以艮之言釋成言也。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者。亦豈皆有言者乎。周易筮也。非卜也。莊叔以此筮示卜楚丘者。大卜領簭人。周官之職也。簭與筮通。

張子沂問曰。鴻範云。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

內吉。作外凶。孔疏云。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爾卿士庶民有一從。亦是二從。吉凶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蓋孔疏以爲省文互見焉。而謂左傳言筮短龜長者。則卜人爲晉獻公言之爾。何也。答曰。左傳卜人之言。如古無其言。雖晉獻公不能辯之。諸大夫媚獻公者。豈不能辯之邪。鴻範經文。皆以龜筮相次焉。無以筮龜相次也。筮短龜長。殷道然也。箕子之筮無周易故也。禮稱孔子言殷道者。則云吾得坤乾焉。蓋殷易首坤也。今以周易首乾之善。殷易首坤。不有短乎。則殷筮爲短。宜矣。其在周易也。蓋龜筮同長。而晉獻公時猶言筮短者。其故宜知也。筮古作簭。周官云。大卜掌三易之灋。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又云。簭人掌三易。蓋以大卜領簭人也。其三易皆重。未有獨長周易也。金縢卜疾。周公自卜焉。而不用筮也。大誥卜師。以周公東征卜焉。而亦不用筮也。何也。筮短龜長。古灋也。天下所習知也。如周公稱文王與己之繫辭。而獨長周易。以竝龜長。非謙道也。且不令習知筮短者遽疑之乎。是欲決疑而適滋疑也。以是之故。迄晉獻公時而古灋猶存矣。其時三易同占。今左傳可攷焉。天生孔子。學易窮年。於是乎以聖知聖。乃粲然明周易之獨長也。蓋三易皆重。而孔子贊周易。猶三正迭行。而孔子善夏時。至矣哉。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明其義同長也。漢志龜書五十二卷。其佗龜兆諸書。微矣。今且亡焉。秦不燔卜筮之書。蓋龜書自亡也。而周易今存。則爲五經之原矣。孔疏其未察於斯乎。夫鴻範之義。作內者君從而臣民不從。然君近而易察乎臣民。故吉也。作外者君從而臣民不從。則君遠而難察乎臣民。故凶也。而又必重決於龜從。雖筮從龜逆猶不可也。則君謀而不用臣民者寡矣。此以人事之實而決於龜也。豈徒卜乎。如從孔疏而互言之。則臣民從而君不從。何以爲作內吉作外凶乎。君在內之日多也。臣民在外之日多也。既有龜從筮逆而行臣民之謀。又有筮從龜逆而亦行之。則臣民而不用君謀者衆矣。非人事所宜也。

或問曰。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今注云。辟治也。又云。周公治之。治畔亂也。其義可旁通乎。答曰。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子產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此以伐陳而溯先王之治罪也。唯與惟通。杜注云。辟誅也。今据說文云。誅討也。謂治罪焉。此旁通乎子產之義也。

或問曰。朱子言金縢者何如也。答曰。朱子之言金縢也。蓋不同。當以其答徐元聘者斷焉。朱子云。王室至親。而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坐視不救哉。帥師征之。義也。馬鄭以爲東避。乃不達時務之言。其斯非朱子義符大誥者乎。

或問曰。金縢注以冠爲成人之禮。此据儀禮士冠禮者歟。

答曰。天子冠禮。今亡矣。此漢志所謂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今其義通焉。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云。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

或問曰。大誥注辯周公稱王矣。周書明堂篇云。周公攝政君天下。何也。答曰。旣攝政焉。豈君天下乎。君者尹之謂也。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釋詁云。尹正也。

粱士新問曰。大誥云。天降威。又云。知我國有疵。蓋疵者謂管蔡流言也。則威者亦威管蔡歟。詩常棣云。死喪之威。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焉。答曰。大誥上文。言天降威矣。此承上文而言。蓋威武庚也。武庚知我國有疵也。如曰威管蔡。則我國有疵者孰知之乎。

或問曰。大誥云。爽邦由哲。今注云。爽明也。其義可旁通乎。答曰。詩烝民云。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而遂申之云。旣明且哲。此亦所謂爽邦由哲者也。蓋以仲山甫而旁通焉。可矣。鄭箋云。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今大誥東征邦國之人。皆知討賊無惑於流言而詢周公者。以十人之哲若否旣明故也。詩以明若否者。自一端而言。哲者自全體而言。故曰。旣明且哲。蓋與鴻範言明作哲者不同而同。

或問曰。康誥蔡傳云。應和也。何如。答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詩曰。莫其德音。德正應和曰莫。蓋應和者自德音言之也。則洽矣。今康誥言宏王。是上下應助也。如易象之應焉。乃洽也。故皐陶謨言帝臣者。則稱敢不敬應焉。

或問曰。詩桑柔云。天不我將。鄭箋云。將養也。養讀如字。酒誥云。德將無醉。謂德養也。何如。答曰。德將者承上文祀酒而言。蓋以禮行酒也。故曰德將焉。詩旣醉云。爾殽旣將。毛傳云。將行也。其例也。此於文尤洽也。

陳達隆問曰。酒誥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說文云。腆設膳腆腆多也。何也。答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漢書王吉傳稱韓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皆重言而明義也。其例也。

或問曰。召誥僞傳言郊社者有所襲乎。答曰。此襲王肅說也。禮郊特牲疏引王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召誥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唯祭句

龍。無配祭之人。蓋聖證論之難鄭也。僞傳與王同。非也。經言牛二者。竝尊也。郊祀天地也。配則非竝尊也。是經於郊不言配也。則於社亦不言配矣。社祭土神也。此周公攝而告祭。未可以常禮之配例之也。

或問曰。禮祭灋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昭二十九年左傳所謂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也。禮郊特牲疏引王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灋及左傳句龍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此通之者豈通之乎。答曰。漢仲長

統有社祭土神答焉。蓋答侍中鄧義之難而聞於荀彧者也。禮家稱之矣。彼王難鄭者。今當推仲氏之義而通之也。夫郊社之禮。中庸著焉。祭灋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蓋祭天稱郊。后稷配天亦稱郊也。則祭土神稱社。句龍配土神亦稱社矣。祀以爲社。豈不可謂之配食乎。

或問曰。召誥言社不言稷。僞傳云。社稷共牢。孔疏云。不言稷。省文也。然乎。答曰。禮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大牢。皆之爲言。蓋非共牢也。詩緜云。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此禮言將出征者所謂宜乎社也。周官所謂設軍社者亦緜此也。此不及稷者也。今周公以土功故而祭社焉。禮不及稷矣。當營洛時。社稷皆位成而已。尤不疑於常禮社稷之壝也。

或問曰。召誥注。多言史之爲文。何也。答曰。此以釋脫簡之疑也。盧乎知漢志而不知馬鄭本者焉。蓋大名疏詳所緜矣。

何猷問曰。召誥云。用顧畏于民喦。外注云。恃民喦之險也。此爲文者何。答曰。此猶言恃民險之險也。其必以民喦言者。經文故也。

猷又問曰。外注推言民喦者。上言平民險。下言恃民險。其何別爾。此爲文者何。答曰。此別之乎敵國之文也。我國不得民險之平。其險則爲天下僇矣。敵國不得我國民險之平。同仇殺敵。其險之足恃何如也。惟和民者則民險皆平。我國於我民有然。敵國於我民亦然。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此其義特互乎上下文之閒。蓋脫而接接而脫也。

猷又問曰。召誥土中疏云。將以鎬阻險而洛不阻險乎。當是時。鎬爲西周。洛爲東周。成王非居洛而不居鎬也。豈其終阻險邪。蓋疏辯婁敬所言洛不阻險也。此爲文者何。答曰。阻險者阻於險也。猶左傳州吁阻兵之阻也。阻險以人事言。異乎險阻以地利言。此爲文者。連上下文而達焉。欲其曲也。

何猷問曰。今召誥疏。遐遠也。自時之自由也。而注不出之。直以遠代遐。以由代自焉。何也。答曰。此以訓詁代經文也。史記之例也。今於經文之易者。適存其一體。爾其難者。注必出之。且再出之矣。

何猷問曰。召誥云。節性。惟日其邁。今注云。節其性而和不失中也。此孟子所謂性善也。今讀此而未達焉。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善也。則無待於節之者矣。如有待於節之。斯其性有不善歟。蓋性善本然。若非用力而然也。答曰。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則節性者。非謂性有不善而節之也。孟子本性善而言者。則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明乎節序而養之也。皆節性之義也。皆用力焉。非如王陽明致良知之說也。故曰。彊恕而行。夫孟子之言四端也。偏端緜全體而來。其所謂性善者。以偏端溯其全體之本然也。性善而所發不皆中節焉。雜於其性之欲也。孟子不有忍性云乎。

忍之。則不亂其節序也。亦節性之義也。故今注皆備焉。

或問曰。今釋節性者。斯於性理學案諸書何如也。答曰。今釋節性者。蓋本六經言性之精而釋之者也。斯於性理學案諸書。其繁枝不旣翦乎。

或問曰。洛誥云。伻來。來。今注云。伻來之來。來至於洛也。伻來下之來。爲一字句焉。來歸於鎬也。詩曰。我行不來。今疏引詩采薇箋云。來猶反也。其義可旁通乎。答曰。禮月令云。仲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此南來也。則來至矣。月令云。季冬之月。鴈北鄉。孟春之月。鴻鴈來。此北來也。則來歸矣。蓋來以相因而義轉焉。今以月令言之。猶曰鴈來。來。此旁通也。夫洛誥來之一言。蓋小故爾。然繇漢迄今。失其訓焉。遂使洛誥多辭。不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繇是洛誥大義。芒芒然不知所求。而意其闕文也。豈小故哉。夫周公爾雅。孔子易傳。古訓章矣。自攷据家小學相高。遺大義之用。繁枝傷根。乃叢脞而爲天下病。而好異者遂欲舉古訓而芟之。悲哉。噎而廢食。死將我卽。何其不念先聖先師傳經之勿替也。

何猷問曰。洛誥云。其大惇典殷獻民。何也。答曰。此微文于獻也。蓋惇典下省于字焉。漢書句例。亦時有也。若云。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則受易下省于字焉。

馬錫饒摹洛誥之圖而栞焉。問開方之灋。答曰。周髀云。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此開方之灋所繇推也。雖以百爲開方。亦其義也。

或問曰。釋詁云。靖。謀也。無逸云。嘉靖殷邦。今注云。靖。安也。豈古義歟。答曰。靖古通靜。釋詁云。康。靜也。又云。康。安也。則靜者安也。哀十六年左傳云。安靖楚國。蓋古義焉。凡國之靖亂而安之者。必有謀也。言安則謀在其中矣。

或問曰。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而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乃終。何也。答曰。文王之壽百年。則五十年爲中身焉。非九十七已也。予初爲無逸注時。据經文而言百年矣。然文王世子篇。雖漢人記之。而列禮經中。僞孔傳從之。蔡傳說同。予欲得旁通者而破焉。未有得也。旣而久之。詠述兒山中讀孟子。予偶聽之。適讀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則得之矣。乃歎目前之典。諸家失之。予初亦失之也。昔顧亭林厲學。歲令諸生侍讀經史。端坐聽之。遂成日知錄焉。溫故而知新。可不勉乎。

或問曰。君奭云。有殷嗣天滅威。其言滅威者何也。答曰。蓋以國滅而君滅言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蓋吳敗胡沈之師也。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今言殷亡而紂誅死。是天滅威之也。蓋威紂也。如惟以國滅言。則言滅威者。於文未洽也。酒誥曰。越殷國滅無罹。則惟以國滅言矣。

黃守毅問曰。君奭云。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今注何如。答曰。朱子云。釋經傳注。惟古注不作成文。蓋

朱子嘉之。謂若詩毛傳也。所謂作成文者。辯乎不叶經解氣而作者焉。其作之叶經。若鄭箋有申毛而釋詩者。奚不作邪。朱子釋四書。釋詩。釋易。皆兼毛鄭之體而釋之也。今於君奭釋小子釋收者。敢不求所兼邪。凡所釋二十九篇。皆汲汲於斯者也。

梁修爲問曰。周書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此周公告嗣天子王者也。而其下言庶常吉士者。則又有別而稱之曰藝人。夫藝人者後世所求之四海者也。而立政不以藝人作三事。何哉。豈周公陳立政猶未知所立乎。答曰。三事者自克知三有宅心而來者也。三有宅而謂之三事者。蓋三事繫乎王身家國天下之物焉。其三有宅心也。非古大學格吾身家國天下之物而致知誠意以正心者乎。藝人亦吉士也。既曰藝人。則論語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三事大受者也。蓋三事繫乎王身家國天下之物焉。而非曲藝之物所能囿也。故立政之道。周公之智也。朱子釋大學而與之符也。後世不師之。則不可以立政者也。

陳端問兵。答曰。能兵者必吉士乎。昔周公立政。用吉士之心。無謀諸海表焉。而用是士也。於是乎海表皆咸之矣。吉哉。蓋立政所謂其惟吉士也。即所謂惟克厥宅心也。故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皆吉士之心可用也。顧命言昔君文武者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豈不然乎。士而二心。海表之憂也。

劉德驥問明史。答曰。立政云。克知三有宅心。此兵政所繇立也。予讀明史袁崇煥傳。而歎彼其死也。莊烈帝誤殺之也。胡爲乎不克知其心哉。而徒言兵政乎。故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何猷問曰。顧命言逆子釗者云。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今注引呂氏云。發命者冢宰。承命者勳戚顯諸侯。慮患深矣。然呂氏有云。傳命者兩朝臣。奚不引之歟。答曰。此刪之也。呂氏以閽寺爲說。故有朝臣之云。惟朝臣非必賢也。明史閹黨傳中諸人。蓋二三朝臣矣。不適患乎。今注云。所命三人。書氏書名。慎其人也。而桓毛兩賢。則該矣。

陳汝晃問曰。顧命云。王麻冕黼裳。注云。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言天子既殯。而祭天地社稷也。祭則不敢凶服焉。今凶服所以哀先王也。若冊命則先王命嗣天子王矣。以吉服將之。敬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此言今凶服者何。佗注言今者。多言本文。今既麻冕黼裳。則吉服矣。而言今凶服乎。如曰夫凶服。可乎。答曰。此言今者。自經上下文而言之也。蓋今一日[illegible]自凶而即吉。亦自吉而反喪。皆今爲之也。如易以夫之爲文。則弱而緩矣。不叶本事。則不叶本文矣。

汝晃又問曰。王麻冕節疏云。朱子言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然則朱子非謂王侯義同邪。而

下文疏言王受朝享者乃言諸侯之禮與王禮不同以明蘇氏說之非則朱子說可改之否乎答曰今疏蓋從朱子之義而明之非有違也諸侯之義必有即位吉服之禮與常禮不同今疏言祭神諸吉服者可推矣而與王禮必不同則禮之殺焉予之爲此書也凡引先儒舊說字句之閒有刪之無改之其或改之者惟近儒說爾爲其義洽而其文未洽也雖或改之其義必同原文其說必繫原名亦朱子四書注之例也

黃德鄰問曰春秋書名書字何也答曰此奚不旁通於禮與周書乎禮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蓋與曲禮言君前臣名者不同此春秋孔父書字之繇也

先其君而沒故也非以襃之而然也其襃之者則在直書其及於死者矣孔子沒而續經書焉書名不書字也則書名者非貶之也春秋襃貶皆繫乎其所書之事或字或名從舊史文也周書顧命云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蓋大保特書名元老也顧命云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蓋子釗書名在喪也逆者皆書名愼之也周書史灋蓋與春秋不同而同

或問曰文侯之命其生而稱諡何也答曰此史追稱爾隱四年左傳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其例也

伍蘭清問曰文侯之命疏引戰國策云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今据戰國策資治通鑑骨皆作首孰譌乎答曰古人用斯典者多言市駿骨蓋漢本作骨焉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云燕君市駿馬之骨此從古本也言骨則首在其中首者骨之譌也韓非子敘此者不譌矣

蘭清又問曰今疏引戰國策云千里馬之至者三今据戰國策資治通鑑作千里之馬至者三孰勝乎答曰今疏所引文据明陳仁錫本也上文皆言千里馬文灋宜一例焉此文勝矣且其辭氣舒也古本當然韓非子敘此無之字弗如也

伍蘭清問曰畢氏續資治通鑑何如也答曰司馬氏則爲論矣惜其未有焉昔徽欽二宗北狩而宋晏然忘之也蔡

氏釋書所以獨悲於文侯之命也後之人而有論此者乎其痛論當何如哉

陳冠南問曰秦誓古人有言節注云此秦穆公悔其自安責蹇叔而不受蹇叔之責今乃知古人之言爲首戒也此爲文者何答曰若云責蹇叔而不受其責蓋捷也而其之爲文則消矣以上文悔其之其謂穆公也

逸文答問八條

馮國彥問曰逸文夏書道人注引詩序云吟詠情性以風其上今本或作性情何如答曰此譌也易乾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易自天之命而言宜先言性詩序自人之志而言宜先言情

張子沂問曰。董子春秋繁露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也。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繇是言之。安有所謂民主哉。安有所謂君主國弱哉。答曰。董子言春秋者。其通於書乎。大甲之逸文曰。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其義也。爾雅云。后辟君也。

成九齡問曰。尚書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逸文乎。答曰。非也。盤庚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此古文也。今大傳所稱者。卽其異文也。此今文也。蓋伏生壁本殘闕而譌爾。或曰。孟子云。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佐湯王。猶師尙父佐武王也。殷人稱之曰湯任父。言卑者若易所謂卑以自牧也。應言者若易所謂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蓋若其德明哉。在湯任父者。則雖言卑而人應其言矣。德明。故也。今不從者。以湯任父之說無徵也。非亦郢書燕說乎。

或問曰。論語稱湯祭上帝者。論語孔注則据墨子引湯誓爲。漢學家從之。而不言墨子引湯說也。何也。答曰。書序無湯說篇名。漢學家蔽於序故也。

張子沂問曰。古之君子。釋經而明事者。何也。答曰。其事之於經也。皆其文其義之所有也。此經術也。宋胡氏傳春秋。其得之者。經所有也。其失之者。非經所有也。

或問曰。釋經之家。有稱佗經而晦者。何也。答曰。其有爲爲之者乎。以視九十老人懼而藏經者辜也。其有爲爲之者乎。

或問曰。今讀尚書集註述疏焉。注多稱曰。疏多稱云。此爲文者何。雖其小也。敢請。答曰。屬文之灋。欲其辭之相屬也。論語多稱子曰。禮坊記多稱子云。其例也。論語稱牢曰子云。坊記稱子言之。則變文矣。諸子引詩書者云曰不同。其辭之相屬也必同。

何歆問曰。今尚書集注之引子家也。若老莊墨子諸書。述疏必詳其篇名。而疏自引之者其篇名或詳或略焉。何也。答曰。其詳之者備攷也。其略之者去繁也。且爲文宜有體焉。方言一事。舉子家爲旁通。而其篇名與上下文不類也。若詳其篇名則雜矣。何以爲潔乎。蓋注不詳其篇名。而必

繇疏詳之。欲注之潔也。疏循注則惟詳其篇名。亦欲疏之潔也。故注不引子家而疏自引之者。皆詳略從其宜也。孟子云。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蓋詳篇名以知旱也。而其佗則略矣。引經且然。況子家乎。其篇名不類者。非必若墨子兼愛篇荀子性惡篇也。凡與所爲文上下義不貫者。皆然也。若夫引周書者。從漢志不稱逸焉。其於經之周書也。則名同。故皆詳其篇名。

書序辯 答問壹條

梁士訢問曰。尚書序。朱子謂周秦閒人作也。何也。答曰。此可以周書序明之矣。周書者世所稱逸周書也。漢志云。周書七十一篇。蓋連序數之也。此班固從劉向焉。則周書序

亦舊矣。其於尚書序則相若也。周書序效尚書序歟。抑二者皆出於一歟。然周書序必非周史自作也。其序與周書不相應者有焉。蓋亦周秦閒人作也。尚書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序以聰明而改經之欽明也。豈其善乎。周書度訓篇。其首也。度訓序云。昔在文王。商紂竝立。困于虐政。序以服事殷者而謂之竝立也。則悖矣。尚書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此其失實也。周書成開序云。武王既沒。成王元年。此其不失實也。尚書西伯戡黎篇云。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言紂之淫戲民失其常性也。周書常訓篇云。天有常性。人有常順。此非民性邪。常訓序云。紂作淫亂。民散。無性冒常。何其不善言民也。雖然。猶有采焉。

周書銓灋序云。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信哉。用人而銓之。若習於諛者。則國人以諛爲常也。苟其不慎。則銓者皆非矣。錄是言之。周書序其宜辯也。尚書序能無辯乎。辯者辯其得失也。

僞古文答問九條

馮春林錄僞古文及言其僞者。問曰。閻氏之言何如也。答曰。古文多二十五篇。朱子言之者數矣。然朱子釋諸經猶有引之者。則以未暇專攷之深也。專攷之深者。其於閻氏始之乎。而致閻氏知從事於斯也。則以朱子本疑之而致然也。陸氏隴其言古文者。殆未察於朱子本疑之者歟。凡僞者諸篇。雖諸家攷之。猶未悉也。蓋宜有深之又深者焉。

非苟也。中庸云。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此義宜深也。欲其不誣也。故曰。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春林又問曰。僞古文二十五篇。而同爲一卷也。又不音焉。何也。答曰。不使僞經之得如經也。其釋文之音。則或參於辯僞閒爾。

春林又問曰。東晉僞古文。凡辯僞者無引東晉後之書歟。答曰。然。

馬錫饒問曰。僞古文之辯非一焉。此爲文者何。答曰。此爲文之次。卽其本文而次之者多。如不次之者。必有辯義乎其閒。不然。則就所引文也。而所引文。又或次之以經史子

集焉。雖其變不一也。皆欲其各適其適也。於僞大甲則辯三年之喪。於僞咸有一德則辯七世之廟。於僞大誓則辯類于上帝。若此者其爲文也。敢不盡乎。

或問曰。僞伊訓及僞大甲篇中同引史記。而詳略不同。何也。答曰。互相備也。

陳汝晃問曰。今辯僞武成者引史記云。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此所次則僞經如之矣。史記周本紀。先商容而後比干。所次不同。何也。答曰。僞經所次。襲史記殷本紀焉。

或問曰。僞允征云。爾衆士同力王室。僞說命云。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皆常言也。其所襲者何。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

2040792
S
Z121·5
15

云同恤王室又云戮力壹心好惡同之此其所襲也桓八
年公羊傳云顯則不敬言祭也釋詁云欽敬也亦其所襲
也
梁上訢問曰僞說命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何也答曰蓋
襲昭十年左傳及司馬兵灋而爲是言者然是言也古之
人皆爲一時一事言之爾非言學也禮緇衣鄭注云傅說
作書以命高宗故學記稱說命焉則言學矣言學則豈當
有是乎大學言誠意正心脩身者力行也而必先之以格
物致知故曰知止而后有定未嘗易言之也伯夷伊尹柳
下惠其力行之聖與孔子同其不及孔子者致知之智也
蓋孟子言之矣夫三聖且艱於知也况其佗乎智者知之

過愚者不及知皆知之艱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
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亦皆知之艱也蓋中庸
言之矣則說命非也張氏栻云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
宗舊學甘盤而知之故也若常人則以致知爲先此朱子
稱之也然謂高宗舊學甘盤者亦僞古文襲僞竹書而言
之爾豈足徵邪程子則正言之曰知之亦艱其言學也明
哉蓋未察其爲僞經也而其言之非則既察之矣故曰抑
亦先覺者是賢乎
或問曰僞說命云惟賢非后不食朱子云言人君當任養
賢之責也繇是言之僞說命其非失歟答曰此其僞也朱
子未察之爾漢書徐穉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彼賢如徐穉其人者僞說命其謂之何伊尹之未就湯也
野耕而食且高宗初見說而有是言乎是以說爲朵頤也
尚書集注述疏後序　答問壹條
張子沂問曰後序之文諸据經而言之者不惟舉其大要
而必詳其訓詁何也答曰古之以訓詁成文者若左傳之
釋春秋及言諸經則有然也若國語若漢書劉向列傳五
行志若韓文書類其言諸經亦有然蓋易繫辭傳諸据經
而言之者皆大要矣而訓詁亦詳以非詳其訓詁則雖舉
其大要而言下亦不明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
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其例也故
易之序卦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恒者久也詩之

關雎序曰風風也教也雅者正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序體亦有然也其不嫌於碎者
訓詁而大要存焉故也今後序之文諸据經而言之者其
經之古義後人所言多未悉或且失之今必求如古之以
訓詁成文者將斯序灼然其不惑也以上答問共壹百十
壹條

尚書集注述疏後附栞

21101000445414